

异世界迷宫最深部为目标

第 7 章

作者 割内タリサ

插画 鹈饲沙树

翻译 落地死的流星、点缀光辉

相川缇娅拉

2019/08/08



AIM THE DEEPEST PART OF THE
DIFFERENT WORLD LABYRINTH
HAPPY BIRTHDAY NOTHFIE 04/02

目录

7 - 1 章. 愛の告白	9
265. 收集血液	9
266. Living Dead	52
267. 魔法	79
268. 圣人式特训	104
269. 特训特训	139
270. 最后的尔虞我诈	169
271. 仪式开始	219
272. 妨碍	250
273. 不放弃的心	291
274. 第一手棋	331
275. 将军	355
276. 是真是假	408
277. 『再诞』	451
278. 爱的告白	496

279. 第一话	527
280. 读第一话	557
7 - 2 章. 命の値打ち	572
281. 此后	572
282. 拉丝缇娅拉的野望	610
283. 约会	628
284. 新队友	664
285. 等级提升	685
286. 与生俱来的挑战者	725
287. 与生俱来的失败者	790
288. 到达	832
289. 大圣都	847
290. 地下街	882
291. 圣女	909
292. 世界树	940
293. 血之理的盗窃者	988

294. 理之力	1037
295. 元老院	1075
296. 注视着那个背影	1114
297. 物语之夜	1138
298. 旧识	1167
299. 再战	1210
300. 坦率的心	1246
301. 地下街的战斗	1284
302. Hero	1324
303. 尘埃落定	1352
304. 朋友	1375
305. 圣女的始点	1410
306. 心	1455
307. 过去与	1482
308. 章節之始	1520
309. 狂信徒们	1575

310. 第一回合	1603
311. 地の底	1643
312. ■■ 六十，盈满 ■■。■■ 与君， 同 ■■■。	1685
313. 第 ■ 十 ■■ 练『■■』	1706
314. ■■■、■■■■■——	1744
315. ■	1768
316.	1781
317. 『魔法』之线于斯断裂	1795
318. Epilogue 前篇	1818
319. Epilogue 后篇	1849

7 - 3 章. 愛よりも命よりも **1889**

320. 血之源泉	1889
321. 暗杀的失格	1909
322. 千年之阶的前方	1936
323. 认识死亡	1974

324. 镜之魔力	2011
325. 逃脱	2043
326. 再次	2086
327. 错识（认贼作母）	2123
328. 自那日以来一直	2164
329. 自彼日之后已经	2198
330. 自此日开始	2220
321. 暗杀的失格	2267
332. 唯有与她共处的每日	2290
333. 今后的日子	2312
334. 旗手	2372
335. 第二回合	2423
336. 阶梯	2467
337. 不老不死	2487
338. 城堡的顶端	2512
339. 拉古涅的第三节	2524

340. 光之理的盗窃者与星之理的盗窃者	2525
341. 光	2556
342. 『反狱』六十，盈满产声。惟愿与 君，同日降生。	2572
343. 拉古涅・卡伊库欧拉——	2616
344. 死	2654
345. 第六十之试练『反狱』	2682
346. 闭幕	2732

7 - 1 章. 愛の告白

265. 收集血液

迷宫联合国是由五个国家共同构成的。

如果要问这五个国家中，哪一个最为富饶，我想所有人都会回答是『弗茨亚茨』。

至于理由——首先，弗茨亚茨不仅在军力和财力上睥睨群雄，同时历史也最为悠久。如此一来，弗茨亚茨在联合国当中的话语权便水涨船高，自然容易攫取诸国的领头人的地位。它对联合国施政的影响力一大，那么自然而然的，就易于成为经济的中心。

这理由单纯至极，同时又难以颠覆。

因为弗茨亚茨既有的优势，导致有名的贵族辈出，人才与金钱的流动更是形成了良性循环，使得它坐稳了大陆第一的宝座。

现如今在我面前的这条街道便是例证，富丽堂皇一词可以说就是为了它而存在的。

像这样身着五颜六色的服饰的人，在他国是非常少见的。然而，行走于我面前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却全都打扮得光鲜亮丽。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出这个国家的物流和平均收入的水准之高。

当然，弗茨亚茨举国各地也并非都是这样富裕。只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在富裕阶层中也比较特殊罢了。

这条街的名字是『十一区十字路口』。

作为弗茨亚茨北部的道路交错口，同时也是闻名他国的景点。

在这个十字路口上当然铺设有一道又一道的『魔石线』，愣是将石构的地面变为了宝石构造的地面。

道宽更是不得了，足够让二十个成年人携手并

进，道路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十字型，堪称杰作。两条路的交差点当然是宽广到可以让你尽情骑马游乐的水平——并且在十字路口的中心，还建有喷泉和长椅、以及一座『雕像』。

这个尊号骑士国家的国家、不知为何十分热衷于树立偶像，在这种类型的地方总是少不了什么人的石雕。说实话，我经常觉得这种东西实在碍事，还是早早撤去为好。

我坐在『十一区十字路口』的长椅上，侧目瞄了石雕一眼。

这尊雕像雕刻着一对年轻的夫妇。我记得他们是在我生前声名显赫的贵族，有着将本土和开拓地之间的贸易路线联系起来的丰功伟绩。对这份伟业自谓满意的他们通过为国家捐赠大量资金的方式，在国内建起了自己的雕像。

讲道理，这种事怎样都好了。

我觉得，走在这条街上的所有弗茨亚茨的国民，想法应该都跟我差不多。顺应时势一夜暴富的贵族如何如何，我们都不是很有兴趣。

然而，这尊雕像传有一个逸话。就是这个逸话为它增加了附加价值，行人们也多有求于此。

所谓的附加价值，来源于这尊雕像的独特性，它是一尊少见的雕有夫妇二人的雕像，这引来了一个『毫无根据的流言』。时至今日，说这个流言才是这尊雕像的存在意义，我想也不为过吧。

现在在我周围到处都是两两成行的贵族。

其中尤以男女情侣为多，不仅年龄层低，氛围也十分甜蜜。

虽然原委到底如何已经不可考，但在人们不觉之间，『十一区十字路口』已成为有名的约会场所，甚至有“只要在这里告白就一定能成功。”的传闻。

而我则一边坐在长椅上噎着买来当午饭的硬面包，一面在心里气得想给这个传闻砸得稀巴烂。

“可恶，我为啥要在这种地方吃饭啊.....真是的，都怪大圣堂的位置不好.....为啥偏偏要建在那儿啊.....”

我顺便还迁怒于自己工作的场所。

因为我现在的立场是弗茨亚茨的骑士，而直属的上司们又都生活在大圣堂之内。这让我不论是工作还是做报告，怎么都得去大圣堂才行。

于是呢，在大圣堂干点啥之后，我总得填饱肚子是吧。

当然，大圣堂内是有提供伙食的地方的。虽然是这样.....可是作为一个曾一度辞任大圣堂的骑士的人，要我去利用那里实在是强人所难。

作为骑士，我的立场本就错综复杂。虽然名义上是大贵族家的季子，但真正的出身却不详。我这

么个身份的人一会儿成了『天上之七骑士』，一会儿又成了元老院直属的骑士，一会儿又变回了大圣堂的骑士，这么一番周折下来，当然会催生出不必要的流言蜚语。

哪怕不是那种以骑士为业勤勤恳恳地工作想要出人头地的贵族，如果在食堂里遇到我这种感觉就不干净的人，肯定也免不了几番寻衅。

因为上述原因，我被搞得无处容身，只能在离大圣堂最近的公共广场吃午饭。

“唉……”

用过了以贵族而言简直不可理喻的午餐之后，我叹了口气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见我孤零零地在这里吃饭，周围的情侣们纷纷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搞不好我是被他们当成了约会被人放鸽子的悲惨少年了。

那种事儿有我那不幸的主君一个人就够了，可别

算上我。想到这里，我连忙逃离周围人的视线向着弗茨亚茨的南方赶去。

我一边在心里想着下一次遇到我主就把『十一区十字路口』介绍给他，一边将思维切换到工作时的模式。

——我现在有任务在身。

而且是作为骑士，接受了弗茨亚茨大圣堂的最高负责人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的密令。

任务内容为『收集千年前的圣人缇娅拉的血液』。这一周来，我的所有行动都是以此为中心。

任务进程可谓一帆风顺。

但凡是体内宿有圣人的『血』的『魔石人类』，必然会表现得才华横溢，因此识别起来并不是难事。但也正是因为满溢的才气导致普通的骑士难以与之交涉。这时候就轮到等级特别高的我出马了。

简而言之就是用力量说话，让因为『血』的缘故而态度强势的『魔石人类』们好好听话。只是说白了，这本质上就是两个人在比拼借来的力量孰大孰小，故而也是对我的一种精神伤害。

不过我的辛劳也是有意义的，这个任务现在已经快要完成了。

尚待回收的『血』本就只剩一成左右，在此之上，『血』的持有者的身份也都调查了个差不多，那事情做起来当然就顺利了。

以联合国的迷宫为目标，我漫步于弗茨亚茨的街头。

之所以要去迷宫，是因为最后一个持有『血』的『魔石人类』是迷宫的探索者。

而且据说那孩子跟我还见过面。

在路上，我不忘去弗茨亚茨的商店准备探索时必要的物品。

将应急的食物等用品塞进腰后的背包，沿着街上的『魔石线』径直前进，最后我终于抵达了迷宫门口。

弗茨亚茨的迷宫入口稍稍有些特殊，不仅经过国家的修缮，而且定期还会进行清扫。附近建有可供利用的水渠，并且随时有站岗的警备兵。无论清洁还是治安都臻于完美。

在我即将穿过入口的时候，警备兵注意到了我作为大圣堂骑士之证明的臂章，这令他露出了紧张的神情。彼此轻轻地行过一礼后，我便进入了迷宫。

接着，一道令人怀念的光景便映入了我的眼帘。灰暗的石构回廊，还有散发着淡淡光芒的『正道』。

因为才刚进入迷宫，所以环境还不算太暗，但迷宫特有的霉味儿已经进入了鼻腔。

这里便是我在一周前因为缇缇的缘故而陷入桎梏的场所。虽然因为那件事让我产生了不想再来这里的轻度心理阴影，但等到再次造访的时候，我却莫名地感到了安心。

说实话，恐怕这种时常与死亡相伴的世界，才是我真正的归宿吧。尽管这个念头下意识地在脑海中闪过，但我并没有予以否定。

“我回来了啊……行了，虽然难得又来一次迷宫探索，不过还是让我趁早搞定吧。——『Wind・风疾走』。”

我将风魔法构筑而出。虽然发动的是基础魔法『Wind』，但这并非普通的『Wind』。将艾德在魔法的基础训练中传授给我的知识最大限度地活用，并纯熟地运用缇缇教我的魔力控制的技巧，最后再遵从基督的教导喊出从心而生的招式名。于是乎，将我在学生时代习得的魔法知识——

“创造新魔法是不可能的。”这一常识加以颠覆的属于我的新魔法便应运而生。

“奔驰疾走吧！”

我将基础魔法『Wind』升华为辅助奔跑的魔法，并借助它的力量跑了起来。

因为等级的提高，我的脚力原本就已经出离人外，此时又有风的加持，跑起来更是如鱼得水。

随着奔跑，我的步幅也渐次扩大。

从一米到两米、两米到四米、四米到八米，这已经不是奔跑，而是近似于滑翔的疾走。

我以通常数倍的速度在『正道』上前进，路上遇到了数名其他的探索者。因为碍事，我不得不移步墙壁。有风的帮助在，就算我将天花板当做跑道也不可能跌落。

我的风魔法已经有了如此长足的长进。

当然，这并非我自己的力量。

而是拜兄长大人、海莉、诺文、缇缇、艾德所赐。
.....只是，想必这时候缇缇和艾德已经都消失了吧。距离基督从联合国出发已经过去了一周。如果事情进展顺利，那本土那边的事情应该已经告一段落了。

.....

到底是为什么呢，总觉得消失的尽是有恩的人。

我一面对这份事实感到寂寥，一面进一步构筑魔法。

“——『Wind』。”

虽然又是这个基础魔法，不过理所当然的，它有另一番用处。

风在迷宫内到处梭巡，与此同时，一种近似于第六感的魔法的感官不断拓展。

这个魔法的灵感来自剑术导师诺文，而不是魔法

的导师们。

或许是因为我一直待在基督这个教学手册一样的人身边的缘故吧。虽然我还做不到将诺文的技能『感应』完全掌握，但姑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模仿。

用风感知移动的物体，然后用『直觉』推测详细的状况。

我现在要寻找的目标是由一对少年少女组成的二人组。

如果找到了特征差不多的人，就在远处观察一下确认是否正确，错误自然是难免的，只要一直找下去就好。

就这样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在我快要到二十层的时候，我终于发现了目标。

“——找到了……！外表跟情报相符。而且也能感觉到『血』的迹象！”

在与十九层的『正道』相去甚远的地方，我发现了两名比我年纪还小的探索者在与 Boss 交战。两个人的打扮怎么看都让人觉得不像是能在二十层附近战斗的探索者。虽然与战斗相关的武具都不错，但外衣鞋子都非常寒酸。

据情报所示，他们两人都要去医院治病，为此承担着高额的医疗费，想必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吧。之所以在远离『正道』的危险区域同 Boss 战斗，恐怕也是为了获取稀有的魔石卖钱，而不是想要更多的经验值。因为跟手头的情报多有符合，我不禁松了口气。

这次的对象是急需金钱的探索者。

感觉交涉起来应该会轻松很多。

再怎么说明我们这边也有大圣堂提供资金。据说光是拉丝缇娅拉个人能够动用的金额就是天文数字。情况不顺的话只要拿钱往人脸上砸便是。

我一边在远处旁观二人的战斗，一边在脑袋里模拟交涉的办法。

然而，我旁观了挺长一段时间，可战斗却迟迟不结束——岂止如此，战况还越来越恶化了。

他们的对手是 Boss 级怪物、不死蛇妖。

我在学院曾听老师讲过这种怪物。我记得这是一种腐化的人形怪物、体内饲养着无数的蛇。特点是异乎寻常的再生能力。

以体力几乎无穷的僵尸系怪物为对手，战斗拖得越久就越不利。

更何况他们两个年纪还小，身体尚·未·完·成。若当真如情报所示，两人还『患有疾病』的话，那他们肯定比成年探索者还要劳累。

“唉……”

我叹了口气，感觉再观望下去会很麻烦。

还是强行介入他们的战斗好了。

如果他们颇有微词，那到时候就说是工作的关系搪塞过去吧。

说做就做，我一鼓作气直接冲到了两人身前。

“——『Tauz Schuss • Wind』!!”（译注：即之前的『TowsSchuss • Wind』我又查了一波，觉得前面的似乎是某种取自拉丁语的造语，意为终焉）

旋即便有大量的风锥在空中生成，并从四面八方方向不死蛇妖袭去。

对付僵尸类的怪物，以最大火力将之扫荡是最好的选择。

缇缇传授我的这个魔法虽然对魔力的消耗十分剧烈，但在这种场合中却能发挥无与伦比的力量。

结果敌人被风属性的大魔法秒杀，转眼间就变成了光之粒子并掉下一颗魔石。我捡起魔石并将之

丢给二人组。

“抢了你们的怪非常抱歉。我实在是急事要办.....当然，魔石是属于你们的，请不用担心。”

既然我是个工作中的骑士，那么就算对方比自己年少语气也得谦恭一些。

少年虽然接过魔石，但他没有放松警惕而是盯着我回答道。

“.....哪里，敌人比想象中还要难对付，你能出手相助实在是帮大忙了。敢问你是.....是骑士吗？”

“我姑且是弗茨亚茨的上级骑士。你看、臂章和剑都在这里。”

骑士在这种时候往往易于获取一定程度的信赖，这点是相当不赖的。

当然，联合国内也不缺谎称自己是骑士的人，但

那种行为属于严惩不怠的重罪。

少年细致入微地观察起我来。

肩膀上的臂章、还有右手上的弗茨亚茨配发的剑。接着，他又看向挂在我腰际的剩下三把剑。剑的模样是他观察的要点。

我现在身上一共带着四把剑。

其一是弗茨亚茨配发的『骑士的剑』，以及『赫勒比勒夏因家的神圣双剑』还有『Sylph・Rokh・Bringer』。

在确认到这四把剑全都价值不菲后，少年推测我身份不低。这让他的戒心缓和了一些。

见状，我开始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是莱纳・赫勒比勒夏因。姑且是大圣堂的现人神拉丝缇娅拉大人的直属骑士。你们两位是艾尔和艾米丽对吗？”

少年少女——原本是奴隶的艾尔和『魔石人类』

艾米丽回答道。

“是的。正是如此。”

“我是艾米丽。可是，你为什么知道我们的名字.....”

见名字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我掌握，二人有些狐疑地退了一步。

“我们之前似乎是有一面之缘，你们还记得吗？虽然我当时失去了意识所以完全没有印象就是了.....”

据情报所示，我与这两个人似乎有过接触。只是，那个时候的我既没有意识，同时还饿得要死，实在是记不住有没有这码事了。

“啊！是那个时候的！？是那个差点死掉的人！是前辈的队友来着！”

虽然我是一头雾水，但艾尔君的表情倒是明畅了不少。

“是的，我就是那个人。你能记得真是太好了。
”

既然这样那话就好说了。而且看上去他们似乎把基督当做了前辈尊崇，这样交涉起来应该能顺利不少。

“你就是那·个·人——、真·的·是……！”
艾米丽也和艾尔君一样很是惊讶。

只是，她的惊讶要更甚于身旁的少年，而且不知为何，我总觉得令她感到惊讶的是什么『别的东西』。虽然不知道原委……但就是有一种莫名的违和感。

“没错，我就是那个人……大概吧。怎么了吗？你为什么这么惊讶？”

“不、没什么，只是看你比想象中要强，所以……”

“你们在迷宫应该也见识过那两个人的力量了吧？跟他们比起来，我这算不得什么……”

“那个.....其实是因为我们一直以为莱纳先生只是搭前辈的便车的.....”

艾米丽的意思是，她们原本以为我的实力很菜，但想不到我居然能在反手间将敌人击毙。

听完她的解释，虽然我那股违和感还在，但毕竟不能逼问谈判对象，所以我决定不予追究。

“.....吓到你们了呢，真是不好意思。下次有机会我会使用动静轻一些的魔法的。”

“啊、不是，我们没有埋怨你的意思。你能出手相助是真的太好了。非常感谢。”

艾米丽连忙垂下头。我摆了摆手表示“不用介意”，藉此为这个话题画上了休止符。

接着艾尔切入了正题。

“那么，你刚才说有急事、请问是什么事呢.....”

“不是什么坏事。不过，严格来说，我不是找你们两个人有事，而是来单独找你做『交易』的。

”

说着，我看向了艾米丽。

“找我、是吗？”

艾米丽听完十分吃惊，她将手收在胸前，眼睛也瞪得圆圆的。

“没错。我是来买你体内的『圣人缇娅拉的血』的。”

我坦荡地说道。

只是，因为我过于开门见山，以至于艾尔和艾米丽都没能跟上话题。两人全都歪着头等我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真没办法。

余剩的说明就留到去大圣堂的路上做好了。

“在这里就先说这么多，具体的交涉让我们在外面进行吧。弗茨亚茨大圣堂欢迎你们的光临。”

我向两人发出邀请，领他们走向通往『圣堂』的

道路。

尽管两人感到不可思议，但还是跟了上来。

啊啊，骑士这个职业果然好办事。

就连如此拙劣的诱拐都能轻而易举地成功。

就这样，我顺利地迷宫捕获了这对儿少年少女。

就用大圣堂下发的经费请两人吃顿好的，然后慢慢交涉吧。

我一边在心里盘算着，一边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地点是珍贵的藏品比比皆是、不胜枚举的一道回廊。

我正领着艾尔和艾米丽走在装饰奢华的弗茨亚茨大圣堂之中。

目的地是拉丝缇娅拉所在的房间。

路上，我对两人的疑问一一作出解答。

“——那个、也就是说艾米丽不会有危险是吗？不、不对，是说会让她摆脱危险的境遇是吗？”

“没错，正是如此。艾尔你理解得很快嘛。当然，我们不仅会付钱，也会全力为你们的治疗提供协助。我的上司是无法对你们这样的孩子的困难坐视不管的性格……不，应该说她是会绞尽脑汁地找借口为你们提供帮助的人才对。”

艾尔最先看重的是搭档少女的安全。

关于这方面的事，我回答他的全都是实话。如果继续持有『圣人缇娅拉』的『血』，那保不准会遭受居心叵测的人的袭击，所以还是『将血抽离』更为安全。

当然，因为『将血抽离』，艾米丽的才能会有所减损，只是拉丝缇娅拉为此提供的补偿想必会远在损失之上。

尽管我力求做到解释详尽，但走在艾尔身后的少

女艾米丽仍然垂着头。

“艾米丽，有什么问题吗？”

“诶、诶.....？那个、就是觉得运气有点太好了什么的.....”

突然被我搭话，艾米丽连忙回应。

或许是我们这边提出的条件太好以至于让她产生了戒心。

“确实。这对你们来说的确是异乎寻常的好运。可是在这个世上就是会发生这种事。尽管这世上存在着无数不可抗力的不幸，但像这样不讲道理的好运也是存在的。如果你们愿意接受的话，那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件幸事。”

说到不讲道理的好运，那我主基督在各地施与的善行应该是典例.....可是总觉得那些事实在是太扯淡，就算讲出来也没有说服力，所以我就按下不表了。艾米丽虽然没有解除戒心，但她还是

点了点头。

虽然艾尔相信了我的说辞，但艾米丽的表情却不甚明朗。

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剔除掉场面话，将有些黑暗的部分透露出来。

“如果你们不想太麻烦的话，只拿钱也没问题哦？拿了钱之后我们之间就互不相欠，这种形式也是可以的。当然如果实在是不放心的话，那不要钱也行哦？”

将尽可能多的选项提示给他们之后，我又在事前将最不讲道理的部分告知出来。

“——只是，你们没有拒绝交易的权利。

此乃国家既定之事项，对于国民——换句话说、对作为平民的你们来说是没有拒绝的余地的。在非常情况下，我甚至会将你们两人打晕然后带到上司那里强行把事情解决。容我先同你们致歉。

”

我明明白白地将己方持有的权力和暴力加以坦白。

听到这番话，艾尔君面色发青，与之相对的，艾米丽却放下了心。

这反应清楚明白地印证了二人的性格是如此相辅相成。

自己之所以会有想要为两人加油的心思，是因为我长大成人了吗……话说从刚才开始就想吐槽了，我这不是跟海因兄长一个样子了吗。

“当然，我刚才说的只是最终手段。在事情发展到那一步之前，这边是会不遗余力地向你们展现我们的诚意的。有什么想问的你们可以随便问，也可以同此前已经将血抽离的『魔石人类』咨询情况。『血』被抽离之后的『魔石人类』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你们可以亲眼确认。交涉的时间

很宽裕。”

说着，我突然将目光移向窗外。

正好在窗外的庭院中有一名正在工作的少女。

她也是协助『收集血液』的其中一名『魔石人类』。之前的工作环境恶劣到让人怯于谈及，但后来她被拉丝缇娅拉买下，并成为了这里的侍女。

我一并让两人也看向那名少女。

但说实话，这没什么值得夸赞的。一言以蔽之，那干的就是买卖人身的交易。

可是，像这样将暗面的东西透露出来之后，艾米丽似乎镇静了下来，她先于艾尔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这样的话……那关于之前提到的金额的问题，请再多出一点——”

“喂、喂！艾米丽，你说什么呢！”

见搭档要讨价还价，艾尔连忙出言制止。

艾米丽表情认真地回应道。

“可是……果然最重要的还是钱啊……”

“话是这么说，可是！”

艾尔君再往下说的话，本来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可能就要黄了。

我连忙插话道。

“艾尔，讨价还价是你们应得的权利。只是，关于金额的问题就不是我负责的了，这件事还是跟上面的人商量吧……”

虽然我作为贵族掌握了最低限度的知识，但在金钱交涉的问题上，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外行。因为我不便擅自决定，所以就把这事全推给接下来即将见到的人物好了。

“莱纳先生上面的人……？”

“没错。『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会直接同你们面对面地交涉。”

拉丝缇娅拉的房间已经近在眼前，也差不多可以搬出她的名号了。

这可是现在联合国人气最高、同时也是兼具世界第一的神圣感与尊贵感的少女的名字。

嗯—，然而我还是觉得很扯就是了……

“拉、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大人……？”

“难道说是那个……现人神？那不是大圣堂里最尊贵的人物吗……？”

“是的，正是那位拉丝缇娅拉。”

两人惊得目瞪口呆。

不过这也难怪。

拉丝缇娅拉是如今联合国最著名的人物。而且到了纵观历史也找不出几个能跟她匹敌的人的水平。

因为觉得两人的表情很是有趣，我不禁开玩笑说。

“搞不好的话.....拉丝缇娅拉大人或许会当场给你们两人的身体治好呢。毕竟我们的公主殿下就像一座活着的魔法图书馆啊。”

这还真不是不可能。

那个善良到发傻的主君是想要拯救全世界所有的『魔石人类』的。

据说她为了能尽可能多地帮助『魔石人类』，甚至在暗地里跟站在对立面的『北方同盟』的艾德互通有无。

我最近才知道，之所以能在一年的时间里将『血』差不多收集完毕，是多亏了艾德也为『魔石人类』的『抽取血液』提供了帮助，然后将『血』匀给了拉丝缇娅拉。

在听说了这件事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认识的那个像老师一般的艾德还没有消失，不禁露出了苦笑。

“可、可是。为什么、拉丝缇娅拉大人为什么要亲自见我们……？”

“等见到她就知道了。……不如说，她已经来了。”

我们已经来到拉丝缇娅拉的房间前面了。

察觉到我们的到来，拉丝缇娅拉正欲出门迎接，这都是风告知于我的。

我话音刚落，距离最近的房间的门便被推开。接着，可谓是这个国家身份最尊贵的少女、拉丝缇娅拉现出了身影。

“——欢迎来到大圣堂！你好啊，我亲爱的妹妹！”

缭乱的金发、一如既往的便服、带着满面的笑容，现人神大人就此降临。

艾尔和艾米丽看到这一幕自是惊愕不已。只有艾米丽勉强地挤出声音问道。

“妹、妹妹.....?”

“没错，妹妹。因为我也是『魔石人类』啊。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吧？”

“诶、诶诶？诶 e 诶.....?”

突然就被当做家人，艾米丽混乱到了极点。

“好了，来这边来这边。到我的房间里谈吧。点心都准备好了。”

接着，拉丝缇娅拉连连招手，催促两人进入自己的房间。然而两人的身体似乎没那么容易挪动。艾米丽看向我，确认面前的少女所言是否属实。

“拉丝缇娅拉大人跟我一样是『魔石人类』.....?”

“正是如此。怎样？刚才说的好运的事，你现在多少能接受了吧？”

我表示因为与出身相联系，故而这并非不自然的好运。

可即使如此，艾米丽的表情也不见变化。但拉丝缇娅拉强行牵起了她的手，打算把她带进房间。途中也不忘向艾尔招手。

“好了，男朋友君也来这边。”

艾尔的混乱当然不在艾米丽之下。他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回应拉丝缇娅拉这与她自己身份不符的轻佻的招待，于是只好用求助的眼光看向我。

“艾尔也一起进去吧。请你跟艾米丽一起听听我家公主殿下怎么说。”

我向他示以微笑并挥了挥手。

或许是我的反应让他感到了安心，艾尔点了点头。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从刚才开始他就莫名地信任我。

“那、那个、莱纳先生，总之非常感谢你……!!”

“我只是完成自己的工作罢了……不过既然你

跟我道谢，那我就心领了。”

明明还不知道进了房间之后会被怎么样呢，艾尔倒是十分郑重地同我道起了谢。我以社交辞令给予他答复，随后便目送着两人的身影消失在拉丝缇娅拉的房间里。

如此一来，又有两个前途有望的年轻人着了弗茨亚茨的道。

面对拉丝缇娅拉提出的破格的条件，两人肯定立马就会付诸同意吧。别看那样子，但我那位傻主人相当富有骗人的魅力。那奇妙的说服力想必会轻而易举地将纯真的两人俘获。

我一边想着这些大不敬的事，一边远离拉丝缇娅拉的房间。这时，我在稍远处望见了几张熟面孔。在回廊另一侧走来了两名骑士。

是我的前辈塞拉还有拉古涅。

“我都看到了，辛苦你了啊。果然把这事交给你

办没错。要是我出马的话，估计只能给那两个孩子吓倒。”

“辛苦喽~！”

最顶级的骑士『天上之七骑士』居然少见地凑齐了两人。这就意味着近期内将有大事发生。

而那所谓的大事，不出意外的话——

“彼此彼此。既然你们两人聚集在了一起，就意味着时候差不多了吧？”

“没错，就是这样了。恐怕对那名少女的『血』的抽离将是最后的仪式。拉丝缇娅拉大人也会在同同时抽离自己体内的『血』，并转移到地下的少女身上。”

现在拉古涅也成为了我们计划中的成员。因为仪式将近，塞拉挑选了值得信赖的伙伴加入了计划。

“不过，还是有一点令人不安。就是不知道斐勒

卢托那家伙有什么打算……”

弗茨亚茨原代理宰相斐勒卢托。

到了最近这个时期，他有了些可疑的举止。塞拉认为他可能还没有放弃将圣人的力量据为己有。

“报告、大圣堂目前已进入警戒态势！警戒对象是己方同僚！”

拉古涅敬了个礼并报出自己工作的成果。既没有特殊的魔法也没有特殊的技能的她，基本上负责情报的收集和巡查。

一言以蔽之，侍奉拉丝缇娅拉的骑士实力都极其优异。

虽然这话说来有点自负的味道，但我和塞拉加上拉古涅这三人的阵容，想必是大圣堂历史上首屈一指的。

即使如此，为保万全，我还是事先提请。

“如果仪式当天出了意外，我会打头阵迎击。请

你们两位尽可能守候在拉丝缇娅拉的身边。”

“……唔。你是在顾虑我的身体？”

“怎么会。只是适才适用罢了。”

我不可能会有那种顾虑。

为主君牺牲乃是骑士的使命、是夙愿。

我之所以这么建议，只是觉得塞拉的『魔人化』相较于攻击更适合防御罢了。

除此之外，一般的敌人只要有我一个人就足以应付。

“以一群人为对手的话，还是我的风魔法更好用。个子更高行动也敏捷的塞拉就请以自己的身体为盾牌好好守护拉丝缇娅拉和那个少女吧。如果你没能守护好她的话，我会恨你一辈子的。”

“呼，你倒真敢说。用不着你这话，我当然会赌上自己这条命守护大小姐。”

正如她所言，为了拉丝缇娅拉，塞拉可以毫不犹

豫地牺牲自己。

她确实有这份觉悟，并且值得我信任。

我担心的是——

“呜、呜诶～，莱纳口气变得好差啊～。一年前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这样的性格啊。”

“这才是我的本性。不如说，骑士这玩意儿不都是这样么。稍微变强了那么一点就搞得一副傲视群雄的样子。”

“啊啊～，那个谦逊可爱的莱纳没有了～。不知不觉间就变坏了啊～。”

“我从最开始就是这样了。”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名唤拉古涅·卡伊库欧拉的骑士。

虽然只是出于『直觉』，但她总给我一种捉摸不透的感觉。

我并不像塞拉那样信任她。不，说到底，我对塞

拉和拉丝缇娅拉都不是很信任，那不信任拉古涅也是理所当然。

尽管我答应协助『圣人缇娅拉的复活』，但基督向我下达的『守护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的命令优先度要更高。

为了保证不论发生怎样的意外我都能将之化解，我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

特别是不能放松对拉古涅·卡伊库欧拉的监视.....

想到这里我绷紧了脸，这时，塞拉出声说道。

“好了，你今天带来的那个叫艾米丽的孩子就交给我们吧。接下来直到仪式举行的日子为止，你尽管去休息便是。毕竟仪式当天的护卫还是要多多仰仗你啊。”

“我明白了.....”

再怎么说明塞拉也惯于担任部队的队长了，考虑到

我这一周来的辛苦，她毫不犹豫地向我下达了休息的命令。

虽然我的 MP 和 HP 都没有什么问题，但为了免于仪式当天精力涣散，我还是老实地遵从了她的吩咐。

“那就容我去赫勒比勒夏因家的别墅休息吧。”

“嗯，那样就挺好。芙兰琉莱她现在应该也在那里。我听说你从回来之后还一次都没去跟自己的姐姐见面来着……？”

“……不光是姐姐大人。所有的家人我都没见过面。……嘛，机会难得，那我就去打个招呼好了。”

“那样就好。毕竟家人可是很重要的啊。”

“你说的是……”

虽然可能的话我是不想再跟家人见面的，但因为怯于拒绝塞拉的善意，所以我还是决定去跟家里

人打个招呼。

家人很重要吗.....我也这么认为。

看到那个珍视妹妹的基督和珍视弟弟的缇缇，这个想法就变得更加强烈了。

可是，这世上还是有一种人，虽然有家人，但却被禁止以『家人』的身份与之相处。

而我——『莱纳·赫勒比勒夏因』既没有『故乡』也没有『家人』，我一无所有。

我这与垃圾同列的贱命的归宿，只寄存于主君之下。

除那之外，任何场所于我而言都无所谓。

我是这样想的。

可是即使如此，在这世上交际仍是举足轻重的活动。

在贵族的社会中尤其如此。为了那所谓的交际，我在告别了两名前辈骑士之后，以往赴工作的态

度移步自家的宅邸。

距我上次回到赫勒比勒夏因家已经隔了一年有余。

就这样，将『收集血液』的工作全部完成后的我，前往了姐姐大人所在的别墅。

266. Living Dead

弗茨亚茨这个国家的领土被细分为了一个个的区域，区域的数字则是划分生活在该区域的市民阶级的标准。

数字较大的区域中生活着低阶级的平民，数字较小的区域中生活着高阶级的贵族。区域总数近百，个位数区域是只有大贵族才能居住的地方。赫勒比勒夏因家的地位极高，位列联合国四大贵族之席。故而宅邸占用的土地即使在个位数区域也属特别。

我一回到这个富丽堂皇的宅邸，最先做的便是去向家主问好。

虽然不是太情愿，但这既是一种礼节也是我的一份义务。我逮到家里的一名侍女，命她去将我回来了这件事通知家主，接着便在玄关口掩藏气息静静地等待了起来。可能的话，我希望在不被多

余的人看到的情况下履行这份义务。

等了一小会儿之后，一名兄长现身了。

他以像是见到沟鼠一样的表情看着我。

“……莱纳吗？”

来者是与海因兄长大人一样有一头艳丽金发的赫勒比勒夏因家次男——卢卡·赫勒比勒夏因。

因为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都要被拿去跟完美的海因兄长大人相比较而令性格有些不好相处的这位兄长，目前算是这栋宅邸的代主人。

卢卡兄长有些厌恶地砸了下舌，接着以他的方式迎接我道。

“到联合国来了吗？真亏你还能像个没事儿人一样抛头露脸啊。”

“是的。因为骑士的工作，我现在滞留在联合国。”

“我没兴趣问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反正又是些

脏活儿吧？你就记着别给本家添麻烦就行。”

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我死了，也不要给本家添麻烦，要自己一个人死在犄角旮旯。

事实上他是在暗中告诫我不要做出与海因兄长一样的行为。由衷地爱着赫勒比勒夏因家的这位次男，心里恐怕是十分担心我以后会不会做出与长男相同的行径吧。

并且他的疑念可谓是一语成谶，故而我只有垂下头恭敬地说。

“这是当然。我发誓一定不会辜负被赫勒比勒夏因家收养的这份恩情。”

“谁知道呢……”

卢卡兄长一脸无语地看着故作谦恭的我。或许是明白说什么都没用吧，他很快就叹了口气接着义务性地表示了欢迎。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你自便吧。”

“非常感谢。”

就这样，义务性的问候结束了。

我一边感到放心地叹了口气，一边目送着卢卡兄长离去。

能够相安无事地结束真是太好了。幸好出迎的人是卢卡兄长这样优秀的骑士。如果换成三男以下的那帮因嫉妒而失常的兄弟们，事情肯定会麻烦许多。

——还是说，会像现在正通过玄关对面的走廊的义父一样，一言不发地直接离去呢。

见到义父的身影，我立马向着走廊的方向俯首致意。而面对我这个一年未见的季子，义父仅仅只是瞄了一眼罢了。

就算我遭受着兄弟们的厌恶，最后就那样丧命的话，义父他也只会有这点反应而已吧。我很清楚自己义理上的双亲直到我死掉为止都会一直对

我漠不关心。

“呼……真有种回到家的实感啊……”

赫勒比勒夏因家还是老样子，这让我感到了安心。接着，我向毕恭毕敬地候在玄关一隅的侍女搭话道。

“多谢了。这样我的招呼就算打完了。接下来我会在宅邸的庭院里打发时间，你回去工作吧。”

我对帮忙唤来兄长的侍女道谢，接着便打算移步到宅邸外面的庭院。这是出于尽可能不要招来麻烦事的顾虑。

“哪里、莱纳大人。只是……”

“……怎么了吗？”

侍女的反应有点蹊跷。

是有什么让她感到难办的事吗。

这么想来，从刚才开始我就感觉到一股奇妙的视线。本以为只是侍女们见我这个不遭人待见的人

物回来了而投来的好奇的视线……然而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如今的我还是能辨别得了区区侍女的视线的。

——这是……来自某个更高等级的人物的监视？

当我根据侍女的反应而进行着推测的时候，从身后传来了一道声音。

“莱纳!!”

这是一道充满活力的女性的声音。

等到用肉眼确认了声音主人的样貌时，我不由地呻吟了一声。

“噫——”

赫勒比勒夏因家的七女芙兰琉莱·赫勒比勒夏因沿着与卢卡兄长离去的截然相反的方向跑了过来。

我冲侍女瞄了一眼，结果她十分抱歉地俯下了身子。想必是没有遵守我的“务必要对芙兰姐姐

大人保密”的命令吧。

为了找到卢卡兄长而在走廊里梭巡的侍女被姐姐大人搭茬，然后被强行逼问出了目的的光景立马就浮现在了我脑中。

“好久不见了，姐姐大人。”

自觉麻烦上身的我同她问候道。

姐姐大人听了笑着回应。

“是啊，真是好久不见了。你个子长高了没？面相倒是变了一些呢。”

“基本没什么变化啦。”

虽然过去了一年，但我的外表还是老样子。

姐姐大人用与卢卡兄长截然不同的态度欢迎道。

“你一直不露脸，让我觉得你有些变了呢。虽然是成了本土那边的骑士，但怎么说也应该回家看看吧？你毕竟也是赫勒比勒夏因家的一员啊……”

这个人真是看不懂家里的风向.....

不，是看得懂却不以为意吗.....

赫勒比勒夏因家最优秀的女儿是这个样子，我家当主想必是头疼不已吧。

姐姐那随性的性格令我露出苦笑，我同她致谢道。

“非常感谢。有姐姐大人这番话就够了。”

“姆姆，你这说的也太客气了吧。”

或许是觉得我的态度有些见外，姐姐大人的表情有些不满——不过她没有过分追究只是上前一步向我靠近过来。

“所以呢，你这阵子都在做什么？”

接着她毫不客气地直逼核心问题。这个人还是老样子直球连发。

“.....因为是机密任务我什么都不能说。恐怕今后也会一直与姐姐大人在不同的地方行动吧。说

来惭愧，看来我是没办法一直做守护姐姐大人的盾了。”

我找了个恰如其分的理由摇了摇头，告诉她自己不能像在学院那时候一样守护她了。

以前的我曾有做海因兄长大人和芙兰姐姐大人的替死鬼的想法。不过如今的我已经不会再那样想了。那样不过只是自我满足罢了。我现在由衷地这样想。

这一年过去，我已经变了。

不，还是说是因为与缇缇之间的交流，让我改变了对姐姐这一存在的看法吗？

总而言之，经过与守护者和主君基督之间的战斗，我确实有了相当的成长。

可芙兰姐姐大人听到我的话却摇了摇头。

“没有的事……莱纳一直都是守护我的盾啊。”

但看她的表情我就能明白，她并不是什么都不想

地就否定了我的意见。

“而我则是为了扫除你的敌人而存在的剑。如果你有什么麻烦的话，尽管跟我说吧。就算是赌上这条命，我也一定要成为弟弟的助力。”

她拍着胸脯向我露出了一年前不会有的笑容。

芙兰姐姐也跟我一样有了改变。

人在十几岁这个年龄段，每一年的份量都不轻。稍微把目光转移一阵子，等回过神来就会发现对方简直已经脱胎换骨了。可是，看着这个成长了的姐姐，我的反应则是——

“姐、姐姐大人……你……”

你是不是傻？

我差点把这话说出口。

说实话，总觉得她比以前还傻了。

哪个世界有为了守护盾牌而把自己的身体当成盾牌用的骑士啊。

“我说了什么奇怪的话吗？”

“当然奇怪了。就算是赌上这条命……什么的，勉强自己去保护些什么然后赔了夫人又折兵可是傻子才干的事儿哦？那种事很不好，只要适度帮下忙就可以了。我们都不是不知分寸的小孩子了啊……”

“姆姆。确、确实是这样呢……相信彼此，适度地进行帮助才是最好的、总长也是这么跟我说的来着……剑也好盾也好，使用过度的话只会弄坏而已——说起来，我还被总长批评过要好好对待剑与盾呢。”

姐姐大人提到的总长……应该是『天上之七骑士』的佩露修娜·库艾伽吧？

总长，我由衷地感谢你。

多亏了你这一年的指导，我姐姐那率性而为的性格才能得到缓和，并且成为这样一个能做些纤细

思考的女性了啊。

因为在这个赫勒比勒夏因家里就只有娇惯芙兰姐姐的无能的笨蛋，所以像你这样能叱责她的存在是真的很贵重。讲道理，我早都放弃了治好姐姐的笨蛋性格了。

“……总觉得你在想些很失礼的事情诶。”

“我对姐姐大人想些失礼的事？怎么可能呢。不如说我是绝对不会饶恕敢对我敬爱的姐姐大人失礼的家伙的。”

面对姐姐那莫名敏锐的直觉，我连忙佯装不知。就是在这一瞬间，我感到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自己和她确实还是一对真正的姐弟。

“呵呵。你还挺能说的……”

芙兰姐姐大人耸了耸肩拿我没辙地笑了一声——接着她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

“……差不多该切入正题了。是时候来将刚才提

到的适度的帮助付诸实际了哦，莱纳。”

“好的，嘛.....前提是我能帮得上忙的话.....”

这急转直下的严肃氛围吓了我一跳，我一面含糊其辞一面等姐姐大人下一句话。

“我说你.....是不是知道涡波大人的事情？”

“.....不、不知道。”

然而，在听到她下一句话的瞬间，我终于察觉到她不惜紧赶慢赶也要将我逮住的意图，这次换我呆住了。

“看你这表情、你果然是知道对吧！！我早就猜到元老院对莱纳下达的命令是跟大英雄涡波大人有关的了！！在加上最近这几天来流传于联合国的涡波大人现身的传闻，以及莱纳恰逢其时的归还！！这要是还推理不出来，那我妄为赫勒比勒夏因之女！！来吧，快给我招了！涡波大人现在到底在哪里！！”

姐姐大人带着确信向我逼近过来。

.....真是失态。

我明明都预想过这种情况了，却没能干净利落地回答说我不知道。

我暗自思忖起来。

首先是我的基本方针——那就是绝对不能让姐姐大人跟基督相见。

原因在于，一旦让他们遇到的话姐姐大人就会陷入不幸。

虽然我很尊敬主君基督的人格，但是在他的女性关系上，请容我做出差劲透顶的评价。

虽然我知道那不是出于他的本意，但队伍的男女比例失调到那种地步是极其异常的。原本来说，正常的倾向是女性只和女性组队，藉此避免麻烦事。就算是男女混合的队伍，那也都是建立在学院学生彼此组成了确定的情侣关系的基础之上

的。只有一个男性却有一堆女性的队伍，正常来说根本不可能存在。

也就是说，跟全是对自己抱有好意的女孩子组成一个队伍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跟我的熟人打听过去，大家在提到『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的时候，都觉得他是个哪天被女孩子从背后捅死也绝不为怪的英雄中的英雄，因他器量的宏大而肃然起敬。

虽然也能说是英雄好色，但一言以蔽之他就是个诓骗女孩子的超级人渣。

因此，要我把自己重要的姐姐介绍给那种差劲的男人，我绝对是敬谢不敏的。

进一步来说，我也不愿意看到姐姐大人哪一天死于主君周围的女人的暗杀。

.....嗯。决定了，果然还是不能让他们见面。

所以是真的失态啊。

明明极力想避免这样的事态，可我却因为姐姐大人太可爱而大意了。

因而我只能避开她的目光继续说谎。

“.....不是，我真的不知道。”

“少给我撒谎!!”

但却被对方抢着否定了自己的说法，接着姐姐大人再次上前了一步。

“来吧，快带我去见他！快快快！”

再这样下去的话搞不好又会像以前一样输给姐姐特权的。

我逃也似地继续说谎道。

“不是，所以说这是机密任务我不能透露啊.....拜托你体谅一下.....”

“就算是这样我也想知道啊！我想见到他啊！这一年来终究没有比得过涡波大人的人！果然我还

是非涡波大人不可!! ”

真是惊人，原来姐姐大人这一年里都没跟任何人交往。

别看这样，她再怎么说是赫勒比勒夏因家的才女。为数不少的贵族都心系于她，义父大人为了给她找到最好的对象应该也是相当费力才对。

在那当中恐怕少不了四大贵族、甚至是与王族同列的公爵家的亲缘吧。

而姐姐大人似乎是给那些全都踹掉并一直保持着单身。这可不简单。

“姐、姐姐大人。难道说，你把所有的亲缘都毁了.....? 作为骑士姑且不论，作为贵族那样做实在是.....”

“在身为一个贵族之前，我更是一名少女!! ”

听到她这蠢得爆炸的回答，我只能苦笑。

可恶真是麻烦死了.....

跟缇缇是另一种风格的难对付。

但是现在的我应该是可以带着笑容渡过这道难关的。

如果是作为学院学生那时候的我，恐怕已经被姐姐特权压倒而吐出主君的所在了。但是我已经不再是那个时候的自己了。我已经成长了。

“既然姐姐大人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也没办法了……确实如姐姐大人所料，这一年来我一直担任着『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大人的近卫。并且就在最近，我顺利地完成了将他带到联合国的任务。可是，我的任务至此为止。那位大人之后的行踪就不在我的掌握之内了。因为在将他带回来之后，我就在当天转任为大圣堂的骑士了……”

简直是巧舌如簧啊我。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为最近总是跟性格糟糕的

人接触，连我也变得不地道起来了。

简单来说，就是跟帕林库洛和诺斯菲那种欺诈师学坏了。

“.....你、你真的不知道吗？”

“是的。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地点.....是在古尔亚德的港口。在那之后就.....”

“港口.....姆姆姆.....”

讲到古尔亚德，那可是联系整个联合国与本土所有国家的港口。

只要这么说，那基督的去向这种事儿接下来根本就无从谈起。

“好了.....我能说的话也就这么多了。看到姐姐大人别来无恙，我也放心了。我差不多该告辞了。”

我装出工作很忙的样子，打算逃离赫勒比勒夏因家。

可能的话，我希望姐姐大人能在与我和基督扯不上关系的地方，得到她应得的幸福。

在我准备离开之前，姐姐大人最后一次叫住我问道。

“莱纳，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对缇亚——使徒西斯大人的事情有什么了解么？”

“西斯大人.....？我只知道她被『北方同盟』拉拢过去了而已.....”

因为我没有料到这个名字会从姐姐大人的口中听到，所以回答起来也未作掩饰。

我记得她曾经也是基督的同伴来着，可是姐姐大人跟她还有什么交集吗.....？

“好吧.....你也不清楚的话那就算了。我只是有些在意而已。”

虽然看她的样子不像只是有点在意，但姐姐大人终究没有继续问些什么。

虽然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当主大人当初是为什么要收养我，但总之今后就让我自力更生吧。

以我个人而言，有很多能向赫勒比勒夏因家报恩的方法。

我就这么一边走一边重新审视自己在赫勒比勒夏因家的立场，可是——

“这种感觉是……怎么回事……”

在漫步于弗茨亚茨的街道时，我感到一股违和感。

虽然我程度稍轻地将风拓展开来前去调查，但还是摸不到头绪。不，说到底我就搞不懂这种诡异的感觉到底是什么。

尽管这种未尝相识的感觉令我感到了困惑，但我还是战战兢兢地推测起来。

“这是有人在看着我……？”

虽然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想，但我却只能这样

推测。

想到这里，我自然开始移步前往人烟稀少的地方。

离开弗茨亚茨的个位数区域，离开充满活力的场所，一直移动到即将离开联合国的地方。

联合国五国都没有建起外墙，基本都只是拉了条『魔石线』便作罢。这里没有任何拒绝冒险者前来的机制，随时都是来者不拒的态度。

周围的怪物会受到『魔石线』的阻碍，同时也会定期派遣探索者进行狩猎减少怪物的数量。

所以来到这个地方的话，就没什么遮蔽物了。

能看到的只有平原和『魔石线』还有为数不多的人。

我警惕着试图确认敌人的位置。

——就在这时。

“——挺能干的嘛。你果然很敏锐啊，莱纳。”

有人向我搭话。

而且还是从背后传来的声音。

“——!?”

我大吃一惊并立刻纵身向前一跃，接着转身。

随后我看到在那里的人物，惊讶更上了一层楼。

“你、你为什么……能动……?”

比起问那个人物为什么在那儿，我更在意的是那人为什么能动的问题。

对方就是这么一个让我不得不这么问的人物。

因为在那里的是心脏理应已经停止跳动的少女。

身高比我稍微高了一些，色素淡薄的金发在胸口切得整整齐齐，肌肤白得有些病态，身上只穿了一件丝质衣物。样貌与拉丝缇娅拉相似都显得工整美丽，但与那个堪称美之具现化的少女比起来还是有所不及。她的眼角和嘴边长着痣，脸上还零星地带着雀斑。

毫无疑问，这是我一周前见到的那个被保管在大圣堂地下的『魔石人类』——是我亲自确认过心脏已经停止跳动的少女。

可那名少女此时却在我面前活力四射地跟钟摆一样将脑袋摆来摆去。

“嘿嘿嘿～。吓到了吧？靠气势动起来的哟～。”

少女解答道。

但是光是这样我是不可能解除警戒的。我以临战态势将双手抵在腰间的剑上问道。

“你是什・么・人……!?”

这是出自直觉的发问。

现在在我面前的这名少女，其内在是异乎寻常且深不可测的『某种存在』。她释放的存在感绝对不是普通的『魔石人类』能比的。

“我是缇娅拉哦。在这个时代被尊崇为了圣人来着～。耶(^-^)V～。”

“『圣人缇娅拉』……！”

少女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相信她的说辞。当然这也是我的直觉。因为在我发问之前心里就已经有这个揣测了。从她身上流溢而出的魔力确实有这等光辉。

“实际上我跟西斯姐一样，在很久之前就已经苏醒了。这次刚好借到了个不错的身体，所以就过来找你了。吓到了吗？呐、吓到了吗？”

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却称名圣人的少女讪笑着向我接近了过来。

“等、等等、别靠近我……。不是，我不是不信任你的意思。只是那啥，给我点儿思考的时间……。不、请给我一些时间。”

这可以说是让计划本末倒置的唐突的邂逅令我困惑不已。

如果少女的话确凿无疑，那我现在可是跟弗茨亚

茨的夙愿迎面相向啊。所以当然得用敬语跟她交谈不可了——不对不是这种问题。如果这是真的，那跟她说话本身就已经诚惶诚恐了。

就这样，我与她——『莱纳·赫勒比勒夏因』与『缇娅拉·弗茨亚茨』相遇了。而且我是比对『再诞』翘首以盼的弗茨亚茨的所有人更早、甚至比作为主君的拉丝缇娅拉和基督还有更早地，同她相遇了。

267. 魔法

总而言之，我们来到了联合国外，移动到了平原中的树荫间。这里的话便不会引人注目，可以慢慢地对话了，但——

“姑且是来到了不显眼的地方……怎样？感想如何。”

倚靠在树上的少女屈着身子从下方瞄了过来。

“那个，十分抱歉……圣人缇娅拉大人，请恕我失礼了。我本平民出身，所以……”

俯视圣人实乃不敬，于是我立马屈膝俯首。与之相对，少女只是摇了摇头并将我扶了起来。

“用不着这么毕恭毕敬的啦～。我不过只是『圣人缇娅拉』的碎片。是近似于残留思念一样的东西，并不是本人哦。”

“残、残留思念，是吗……？”

“那个什么，正在同你交谈的这个我只是为了给

『在千年后苏醒的相川涡波』说明情况而存在的魔法。事实上，现在的我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记忆也断断续续的。为了和『圣人缇娅拉』加以区别，请用魔法『缇娅拉小姐』这样亲切的叫法称呼我吧，敬语也没有必要用哦。”

困惑不断的我得到了少女细致入微的解释。虽然不能保证面前的少女所言句句属实，但是她没有恶意这点还是确凿无疑的。

而且少女刚才表示自己是一种魔法。

这是否意味着她与基督的同伴莉帕是同样的存在的呢。学识浅薄的我无从辨识，但姑且将她视作与正八经儿的人类不同的一种存在好了。

另外就是，她也与我的主君们一样，都是对过于僵硬的交往方式感到苦手的类型。

这一点的话，只要看到在沉默不语的我面前比着V型手势的她就一目了然了。

“耶—~，耶—~。”

这举止看得人真是相当不得劲。

可是这或许就是她特有的交流方式吧。至少看到这一幕的我已经没了继续使用敬语的意思了。

“我知道了，缇娅拉小姐。这样的话我也能轻松不少。”

“嗯，我这边也是哦~。”

见我冷静下来并用上了更加自然的语气，缇娅拉小姐也不再摆那个V型手势了。

虽然是流于形式，但这样一来我们姑且算是结成了一种平等的关系。

“.....我想要向你打听的事情堆积如山。虽然有些冒昧，能拜托你回答一下吗？”

“你先请吧。我就是因为这个才来找你的嘛。”

少女将手向我平伸过来，她从容而悠然地将会话的先手让给了我。

少女的这番举止透着与此前脱胎换骨一般的沉着感，令人感到一种与她的外表不相衬的稳重。不过这也难怪，毕竟她是那个圣人缇娅拉啊。

“首先，就为我的主君拉丝缇娅拉打听下吧。如果说你只是一个『凭依到谁身上同他人交流魔法』的话，那么到头来不论怎么做『圣人缇娅拉』的『再诞』都无法成功吗？”

“这个就要视『再诞』的定义而言了。说实话，我觉得会直接将这个不完全的魔法『缇娅拉小姐』视作传说中的『圣人缇娅拉』的人恐怕就为数不少。毕竟人的自我啦意识啦原本就是十分暧昧的东西嘛。但是——”

缇娅拉小姐给出的答复既不是 YES 也不是 NO，而是一种两者皆可的说法。

这模棱两可的回答令我皱紧了眉头。

这又是与姐姐大人和缇缇不同的另一种难对付。

就好像是在和基督或者帕林库洛说话一样，莫名得绕圈子而且爱抠道理。

“我绝对不认为现在的我就是我哦。……举个例子，你真的觉得那个美丽的海莉姐姐是你的兄长吗？你真的认为千年前那个传说中的始祖涡波和现在的相川涡波是同一个人吗？二者同样都使用着女性的肉体，并且由于记忆的丧失而接二连三地招致意识层面的不完全，价值观在各种方面也有微妙的不一致，即便如此他们也是同一个人物——他们真的复活了什么的，你能如此断言吗？”

有些复杂的话题接二连三地向我抛来。

虽然听得有些头疼，但我差不多领会她要表达的意思了。

要点就是，现在在我面前侃侃而谈的这个魔法『缇娅拉小姐』并不认为自己和『圣人缇娅拉』是

同一个人物。

但是，如果要我对干脆举出来的这些例子给出答复的话，那么我的回答是——

“话虽如此，但给出的判断还是因人而异。和你的想法一样，都觉得答案要视当事人的看法而定。”

对方抢先一步将答案说了出来。

而且跟我心中所想几乎是一字不差。

“……是啊，我就是这么想的。答案因人而异，仅此而已。”

尽管我表面故作镇定，但心里却惊讶无比。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但我方才的思考绝对是被她看了个一清二楚。如此精准的预读实在是过于非同寻常，只能认为她拥有相应的技能或是预知魔法。

但是我还是稳住了平静的神态。

毕竟以面前这个人物的水平，这种程度的事根本不在话下。我早就做好了相应的觉悟，既然她能够与那个基督立于同样的舞台，那有这种事自在情理之中。

“理所当然了……答案绝对不是唯一的，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嘛。但是，我和师父两个人在千年前是这样想的。能够将自己就是自己予以证明的，是强有力的思念。以及，纠缠于尘世的『留恋』的强度。”

她口中所说的师父，恐怕指的就是基督吧。

我刚在心里想到如果是基督会怎么想，这个想法便被缇娅拉小姐看破而解释了起来。

从刚才开始，注视着我的那双黄金眼瞳就给人以深浅莫测的观感。随着时间每分每秒的流逝，我愈发强烈地感到面前的少女就是传说中的那位伟人。

“师父拥有『想要拯救相川阳滝』的『留恋』，所以他在千年后仍然能作为相川涡波生存于世。与之相对的，我却没有任何的『留恋』哟。所以呢，我丝毫没有作为『圣人缇娅拉』重生于世的想法。因此，现在存在于此的是魔法——・魔・法・『缇娅拉小姐』！”

对方一而再再而三地预读了我的想法并抢先作答，藉此确立了自己与『圣人缇娅拉』不同的立场。

可是我终究还是难以相信她的主张。因为在我面前强调自己只是一个魔法的少女至今为止表现出来的存在感实在是太过强大了。

“你真的什么『留恋』都没有吗？”

“是真的哦。在一千年前，『圣人缇娅拉』死了。而且是了无『留恋』地死去了。与其他人不同，我可是把想干的都干了哟。”

“但是，那个.....拉丝缇娅拉跟我说，你和始祖
涡波不是有恋爱关系的吗.....你难道不想借这
次机会和心爱之人一起幸福地生活下去吗？”

“诶~.....不不不，我绝对没有那个想法哦~。”
我试着谈及她可能抱有的『留恋』，结果立马就
遭到了否定。

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居然会被她否定得如
此轻描淡写，这令我一时呆住了。

“看你好像误会了的样子，事实上我并没有将师
父当做异性来看待哦。我更像是将他当做一位兄
长.....这么说阳滝姐估计会跟我发火吧。总之
师父对我而言就像是父亲一样哦。作为一个值得
倚靠的师父.....作・为・家・人来说我最喜欢他
了。”

既非异性亦非兄长，而是将自己的师父当作父亲
来看待。

——真是如此吗？

缇娅拉小姐所说的这些话，将迄今为止的所有前提统统推翻了。

与拉丝缇娅拉所描述的『圣人缇娅拉』的人物形象实在是相去甚远。

看到我的表情，缇娅拉小姐可能是又看透了我的想法，没等我开口发问她便回答起来。

“是那孩子——拉丝亲她搞错了呀。她擅自把自己的想法当成了我的了。”

在眉头紧皱的我面前，缇娅拉小姐滔滔不绝表明一切全都是拉丝缇娅拉的误会。

她这番言行举止与我所认识的那个拉丝缇娅拉倒是十分相似。

“喜欢我家师父喜欢到无法自拔的我家女儿可真是的，怎么能对我的人生进行追忆并加以感受呢，这可不行呀～。这就像是把自己当成主人公代

入到一部能完全投影的小说里去了一样……我来模仿下哦，你听听看感觉如何？诶～，咳哼咳哼。”

轻咳了两声之后，她灵巧的模仿起了拉丝缇娅拉的嗓音。

接着她以精湛的演技营造出一种好像拉丝缇娅拉就在我眼前的错觉，并代替拉丝缇娅拉将其内心想法展露了出来。

“『——这本书真有趣啊～。呼呼，这里面出现的圣人缇娅拉，绝对超级喜欢涡波的吧！肯定喜欢他没跑了！因为涡波超级帅嘛！啊啊～，涡波、简直帅爆了！如果这是一个物语的话，那缇娅拉绝对是女主角嘛！女主角必须与主人公结合才行！缇娅拉与涡波必须要来一个幸福的吻才可以，必须得是这样一个 HappyEnd！除此之外的结局我绝不认同！』——什么的～我家女儿肯定

是这么想的吧。认为相川涡波十分帅气的明明只有那孩子而已，可她擅自认为我也觉得师父很帅气什么的。我稍微有点生气哦。明明我只觉得师父是个有点废柴的爸爸而已的说。我们的故事并不是什么爱情故事，而是温暖人心的亲子物语才对哦。”

此外她还点明了我那两位主君是多么的废柴。

尽管我一直避免去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事实上那个拉丝缇娅拉也是个比基督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废柴人类。虽然这话听来令人惭愧，但她这番解释确实是让我一下子就接受了。

了解了情况之后，我点了点头，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家丑被揭的羞愧之情。

“……刚才的解释已经足够了。你们的情况我已经充分了解了。”

“太好了太好了。刚才谈到『再诞』的话题的时

候，莱纳的眉毛都要皱成一条了，所以这次就试着用了小剧场的风格加以说明哦。”

“真是抱歉，我脑袋的运转速度可不如你们那么快。毕竟出身没法比啊。”

“但是你和师父不同，你能够清楚地把握到本质呢。判断力也不错。跟那个空有聪明的脑筋却用不到正地方的师父比起来，你可要厉害多了——”

不知为何，我被毫无保留地称赞了一番。

总觉得稍微了解到一点缇娅拉小姐的性格了。

虽然她给人感觉飘忽不定内心又深不可测，但却能将他人的心理一览无遗并句句中的，深谙驭人之道。

“那么，你真的对现世兴趣全无吗？这对身为莱文教信徒的我来说可是感到很意外啊。打从我小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听说你想要为了救世而『再

诞』来着……”

“那个传承只是被后世的信者编造出来的啦，基本上都是假的哟。要说作为魔法『缇娅拉小姐』的我的唯一的任务的话，那就是让等级 1 的师父不要輕易地死掉而暂且照顾他个一天左右……可这件事我家女儿也已经给办好了呢。所以说，我真的无事可做了。”

“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面前呢。”

“嗯。这个才是正题。真不愧是你，很懂嘛~。”
缇娅拉小姐以“就是这个！”的模样笑了笑。
然而，我却觉得将话题拉回正轨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是她巧妙的诱导所致。
感觉这个少女着实擅长操纵他人。一想到千年前的她可能就是利用这等话术和手段攫取了『圣人』之位，就让我深感此人的话不可尽信。

“虽然我的女儿是想将『血』全部纳入这个容器之内，藉此将我复活——”

缇娅拉小姐指着自己的胸口，把尸体称之为容器。

“但我却不要那样。说实话，被她这样做了我也很困扰的。就算复活了我也没有可以做的事情啊。”

而后她又摇了摇头表示不想让拉丝缇娅拉的想法成真。

接着，她转而指向我的胸口。

“所以说呢，我想将力量托付给莱纳·赫勒比勒夏因。我希望你来继承这个『血』。”

她表示要让与缇娅拉毫无因缘的我来继承力量。因为此前我已经隐隐约约地料到了她会这么说，故而不骄不躁地反问道。

“为什么是我？那种事你不应该选基督或者拉丝

缇娅拉才对吗。”

“嗯～虽然有许多许多的理由啦……不过最关键的一点，应该是因为只・有・你・能・战・胜・阳・滝・姐・吧？”

然而这一次，她的回答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想。

听到意料之外的那个名字，我发自心底地感到了不可思议。

也唯有这一次，我以动摇的口气向她提问道。

“哈？阳滝……？是说基督的妹妹吗？不不，这太奇怪了吧。为什么我会和基督的妹妹战斗啊？”

“你・会・和・她・战・斗・的・哦。而且搞不好的话，你会同时与相川兄妹两个人战斗。说实话，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世界危机了。所以我需要让你的实力来个飞跃性的提升哦。因为我也没什么『留恋』，所以就适当的像世人流传的传说

那样，随便为世界和平做点贡献吧。”

尽管口气还是那样戏谑，但她却断言了——我将来会与基督他们战斗。

她之前明明说自己是魔法而不是圣人，但是刚才那句话听起来就好像圣人的预言一般。

然而，纵使我为莱文教的信徒，我仍然难以接受这道预言。

“说什么傻话。不论发生什么，我都不可能同我主战斗的。我可是他的骑士啊？是为了守护他而存在的骑士。”

“正因如此啊。正因为你是师父的骑士……所以唯有你、到时候绝对会为了师父而与师父战斗。既非『诅咒』亦非『契约』，你会以自己的意志做出那个选择。”

虽然就算听到这番解释我还是觉得莫名其妙，但缇娅拉小姐却自信满满。

只能认为这里面有什么是我无法理解的理由了。
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转移话题。

“归根究底，就算你说要转移到我身上，可那种事不是只有对『魔石人类』才能做到的吗？”

缇娅拉小姐应该察觉到我在故意转移话题了吧。
然而她还是干脆利落地答道。

“这个当然，如果想要彻底的复制转移的话，那确实是非『魔石人类』不可了。但是，如果只是转移力量的话，那还用不到那样大费周章。那个办法你应该已经很了解了吧？移动完成之后，用你的意识将这个魔法『缇娅拉小姐』的意识给击溃掉便是。于是呢，我的力量的一部分便会留在你的『血』里。这种程度的事儿，只要你待在仪式的场所附近就可以了。”

从海莉那里得到了一部分力量的我确实能清楚地理解她这番话的意思。

一言以蔽之就是她会在我体内自杀，并将剩下的魔力当做饯别礼送给我。

“我对你的生死倒是没有兴趣，如果你要免费把力量送给我那我也不会推辞。可是，要是做了那种事，我肯定会被拉丝缇娅拉怨恨吧。这件事你跟拉丝缇娅拉谈妥了吗？”

“谈妥？不存在的。”

“喂。”

到了最关键的问题却还在这里开玩笑，这不由地让我的声音染上了几分怒色。

“就是因为感觉不太可能谈妥，所以我才会过来找你哦。我家女儿现在是打定心思觉得我抱有『这次一定要跟相川涡波结合』的『留恋』呢。明明我试了好几次想用托梦的方式说服她，但她根本不相信诶。我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够让我把固执到那种程度的女儿说服了。”

缇娅拉小姐这话可不能听过就算了。

“剩下的时间.....我说你没事吧.....? 难道说, 你就快.....”

“还差一点就要完全消灭了呢~。因为勉为其难地出来活动, 所以魔法『缇娅拉小姐』的寿命正宛如流水般消逝哟。就和莉帕一样, 魔法生命体这种东西如果做些和使命不一样的事情就会十分痛苦呢-.....”

听到我提出的问题, 缇娅拉小姐的表情崩坏扭曲了。

定睛一看会发现她身上流有一层薄薄的冷汗。不再掩饰自己的状态之后, 缇娅拉小姐的状况显得岌岌可危。

从那个表情来看, 她确实是在消耗仅剩的时间来和我交谈的。

可能她现在已经没有一丝余裕, 也许真的仅仅只

是想要将力量留给我而已。她现在表情值得我去这样相信。

“.....既然你要将力量给我，那我就收下了。”
——看到她那痛苦的表情，我妥协了。

虽然因为缇娅拉小姐有点可疑所以我产生了戒心，但原本的话，我对力量可是求之不得的。
谈到这时候，我在心里情・非・得・已・地如是想到。

“哦～。多谢啦。我就知道莱纳会这么说的。”

“可是要怎么转移呢？我对神圣魔法可不是那么擅长啊。”

圣人缇娅拉的『血』在我体内可是一滴都没有。
用普通的手段应该是没办法将力量转移到我体内的。

“我打算利用即将在几天后举行的『转移血』的仪式哦。如果顺利的话，到时候会搞得像仪式因

意外而失败了一样.....但实际上『血』的力量会被直接传送给莱纳。我是有好好考虑过不给你添麻烦的移动方法的，你放心吧。”

“嘛，要是那样应该就不会被拉丝缇娅拉怨恨了吧.....”

听起来像是没问题的样子。

如果我在这里拒绝了她的提议，那结果就只是缇娅拉小姐在几天之后完全消灭罢了。

就算拉丝缇娅拉直到最后都对『圣人缇娅拉』的『再诞』深信不疑，可她本人却丝毫没有那个意思，那么那个仪式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所以我接受她的提议便是最为妥当的解决方法了。

——不过说老实话，我对于圣人的力量还是很有兴趣的。

这也是当然的，我想要获得力量。有多少来多

少。以和守护者战斗为基准的话，增强力量绝对不亏。

更何况缇娅拉小姐希望我继承她的力量。

其实在缇缇那个时候我就有想了，年长又时日无多的家伙往往有对别的什么人能成为自己活过的证明感到欣慰的倾向。缇娅拉小姐的话也让我感受到了类似的意念。

我下定了决心，就当做是对老年人的关怀，姑且帮面前这个年纪远在外表之上的老婆婆实现一下最后的愿望好了。

接着，我将不久前才对拉丝缇娅拉发过的誓又原原本本地重复了一遍。

这简直就不配为一个骑士的宣言令我在心里痛骂自己真是个垃圾，尽管如此我还是向面前的少女低下了头。

“我明白了。骑士莱纳·赫勒比勒夏因发誓会助

你的计划一臂之力。”

见我事到如今还故作恭敬地扮作一个骑士，缇娅拉小姐也笑着配合道。

“非常感谢。……我在此认可莱纳·赫勒比勒夏因为我的骑士。望你能不遗余力地助我实现目的。”

看到她毫不客气地就搞起了主君的扮相，我也露出苦笑。

我一抬起头，便看到缇娅拉小姐也是跟我一样的表情。

就这样，我十分干脆地将效力的对象从拉丝缇娅拉切换为了缇娅拉小姐。

到了这个时候，我有些领会到“唯有莱纳·赫勒比勒夏因会为了基督而与基督相战”这番话的意思了。

对身为主君的基督和拉丝缇娅拉说谎、还毫不犹

豫地想要杀死对那两人而言十分重要的人并夺走她的力量的我，确实有作为背叛者的素养。发现了自己新的一面的我同缇娅拉小姐握了握手，接着便和她商讨起了窃取仪式成果的计划。

268. 圣人式特训

“姆姆。看来时间还有剩呢。”

结成共犯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即将举行的『仪式』商定了相应的计划。

因为计划很快就决定好了，所以时间上还有些余裕。我首先打算问清楚缇娅拉小姐剩下的时间具体还有多久。

“缇娅拉小姐，你还剩下多少时间能活动？”

“到消灭为止差不多还有几个小时吧？中间睡个觉休息一下的话，应该能多续一会儿。”

缇娅拉小姐若无其事地表明自己剩下的寿命不到一天。

然而，即使时日无多，她的表情仍是一副无关痛痒。

“所以说呢！我决定陪你稍微训练一下哦！”

缇娅拉小姐摆了个莫名其妙的 Pose，带着十分

开朗的笑容道出了她相较于自己更优先他人的决意。

她的反应令我十分疑惑。

就算真的没有任何『留恋』，可都到最后了，总应该有些想做的事才对吧。至少如果换做我的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至少是想见姐姐大人和基督一眼同他们说说话的。

或许直到仪式结束为止才能理解缇娅拉小姐的想法吧，想到这里，我注视起摆出奇妙姿势的她的身体。

她的身体实在是过于纤细小巧、魔力也很贫乏。一言以蔽之，我不觉得凭借这样的身体能够承受的了战斗的折腾。

“你说训练.....难道你要用这具身体做我的对手吗？”

我听说这具身体原来的主人级别挺低的来着。

就算体内宿有缇娅拉小姐的『血』，但在属性上就差了太多了。

“嗯.....我说莱纳。你难道是以状态的数值来判断的？太落伍了哦！”

“落伍.....？”

缇娅拉小姐看破了我以等级和状态为标准评判实力的想法，她笑着表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状态什么的，那可是师父在最开始的最开始设计出来的规则哦。在搭载了最新规则的我看来，这根本就是落后于时代的东西。现在的时代已经属于『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了。”

『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

我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词。

记得是拉丝缇娅拉和拉古涅她们两个人谈过这东西，不过她们也没详细说明过这到底是个怎么回事。

——如此这般的，我的思考再次被缇娅拉小姐看破，她在我发问前便开口解释道。

“所谓的『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呢，总的来说就是像『精神力』呀『运气』呀、还有『直觉』呀这些暧昧的东西。还有『爱的力量』应该也算吧？如果这些东西的数值比较高的话，就算状态有差距也能打个翻身仗哦。你没有过这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吗？明明对手的属性明显比自己低，可是却输给了对方，你有过这种经历吧？就是那个了那个。”

就算在实力上有优势，鹿死谁手也未为可知——我本以为这是兵家常事，可缇娅拉小姐却说其中的原因也可以予以数值化。

“并且呢，『理的盗窃者』们的『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全都低得不可理喻哟。他们正所谓是人生的败北早已经被注定了的货真价实的弱者。”

“你说『理的盗窃者』是弱者……？”

对直接与他们战斗过的我来说，这话才是真正的不可理喻。我从来不觉得那帮堪称强大之代名词的怪物是弱者。

“而我的『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就特别高哦。所以无所谓状态的数值如何，我都很强哦。超级强的哦～。”

缇娅拉小姐在那里自鸣得意地冲着空气干挥拳头，并且还说自己比『理的盗窃者』们还强。我觉得她的主张不可尽信。

应该又是将我的疑念看破了吧，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她同我拉开距离，并赤手空拳地摆好架势冲我招了招手。

“行了，放马过来吧。我陪你切磋切磋。”

“……那就让我确认一下你刚才的话是否属实吧。”

锻炼本就正中我所好，练习比试更是求之不得。

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场简易的决斗。

决斗场所是一片广袤的草原。

形式为一对一的实战决斗。

说实话，我不觉得自己会输。

首先我现在是联合国等级最高的骑士，而对手的等级只有个位数。这种局势你拿去问谁肯定都会压我赢。

话虽如此，我确实从对面的缇娅拉小姐身上感受到了一股不同于魔力的压力。

纵然实力一再劣化，但对方毕竟还是那个圣人大人。

我全神贯注地构筑出风魔法。

“——『Wind・风疾走（Sky Runner）』。”

我发动在迷宫里使用过的辅助移动的魔法，接着超出了字面的描述，我没有奔跑而是一跃而起。

移动的目的地是缇娅拉小姐的正上方。

我在空中翻了个跟斗，以倒悬的姿势踩了空气一脚，而后从正上方拔剑挥出。这是缇缇在迷宫里传授给我的『风剑术』中的一招。

“太嫩了！”

然而，缇娅拉小姐对这异乎寻常的空中轨道却是洞若观火。我用剑背面挥出的一闪被她在毫厘之间避过——岂止如此，她还用手指夹住了挥空的剑身。

哪怕有丝毫闪失都会让她的手指被剑斩断，可她就是成功地铸就了此等神技。她只在一瞬间用手指别了一下——仅仅如此，在那一瞬之间，握着剑的我的架势就被她的两根手指搞垮了。接着，从空中跌落的我的下巴结结实实地吃了她一拳。

“什么——！！”

须臾之间，在空中战斗时至关重要的平衡感便弃

我远去。

因为等级的上升而磨砺得与怪物一样刚强的我的意识，在一刹那间直接飞到了九霄云外。

转瞬即来的连续技接踵而至。

在那之后我就再也没弄清楚都发生了什么。

曾几何时我便呈大字型躺倒在地，鼻尖上面则悬着缇娅拉小姐的拳头。

如果这一拳当真砸落下来，那就算等级有别，我肯定也免不了受伤。而缇娅拉小姐手上如果拿着武器，那我更是有丧命的可能。

“……………!!”

我为之愕然。

我确实想过对方的实力或许会很强，但还是没料到自己会在反手之间便铩羽而归。

骑在我身上的缇娅拉小姐看到我摆出投降的表情后笑得是眉飞色舞。

“——哈、哈哈哈哈！卑鄙！你刚才喊的那个是师父起的魔法名吗！？给人逗笑之后再攻过来什么的太卑鄙了吧！”

明明要做训练，可她却没有进行技术上的指导，而是率先吐槽起了招式名。

虽然非常十分以及极其的不情愿，但我还是坦白说这是我自己创造魔法。

“不、刚才那个不是基督而是我自己起名创造出来的魔法……可是，那都是因为基督跟我说名字越帅气越方便喊效果就越强，所以我无可奈何才……才像这样……加个注音什么的，好像威力会提高来着。”

说来自是理所当然了，我绝对不是喜欢才这么做的。

只是遵照主君的指示，为了增强力量才喊出技能名的而已。

“嗯—，那是你被骗了哦，莱纳。”

“……诶？我、我被骗了？”

这可是重磅消息。

哑然之后接着目瞪口呆，我不由地反问起来。

“虽然灌注心意确实是挺重要的，但名字就不打紧了哦？注音什么的，那就纯是师父的个人兴趣罢了。师父可真是的，又在欺骗纯真无邪的孩子了呢。唉……”

好像仅仅只是基督的个人兴趣诶。

虽然我一直都在怀疑招式名啥的绝对是他的兴趣吧来着，到今天总算是实锤了。

知道这个真相之后，心头的怒意顿时烧得滚沸——不，等等。先冷静一下。

以主君基督的性格而言，我不觉得他是个会骗人的人。毕竟本人都一再强调讨厌说谎了。

“……不，我看那样子，基督好像是真的这么认

为的。他应该没有恶意的.....应该、大概吧。”

我是这样相信的。请让我相信下去吧。

不然的话，下次再见到他的时候，我可能会冲他砍过去的。

“嗯。我也知道师父应该没有恶意啦。不过，就是因为他没有恶意所以才麻烦呢。哈哈，真是的，师父还是老样子啊.....还跟我那时候一样呢。”

缇娅拉小姐一面眺望远方一面从我身上离开。

虽然对缅怀起过去的她感到抱歉，不过我还是立马站起身询问刚才那一战的评价。对此时的我来说，比起过去的往事，还是训练的重要性更高。

“可是、想不到我真的败给了使用这具身体的你啊.....我本以为自己变得挺强了的呢。”

“莱纳很强哦。把你放在千年前，我想也相当了得了。不过啊，我这人已经惯于应付飞在天上的家伙了。说实话，收拾起来超轻松的！”

明明我是以相当的自信选择从空中发动奇袭，但她却表示我的选择打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

能够在天空中飞行的魔法放眼联合国会用的人也屈指可数。我本以为肯定能出其不意，可不成想却正中她下怀。

“是这样啊。我确实听说过以前兽人的种类和数量都很多来着。是因为有一大堆像斯诺和缇缇那样的兽人，所以你才惯于应付的吗？”

“其实是因为在过去，欲望强烈的龙跟各种各样的种族进行了交配，导致有翼种泛滥了来着。给它们全灭掉真是费了一番功夫哦。总而言之，我很擅长对付飞在空中的家伙啦。”

“原来如此，所以是那份经验增强了『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是吗？”

“不是哦，经验就是经验，跟『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不一样啦。”

“原来不一样啊！”

那你刚刚说个什么劲啊……

我对好一番捉弄人的缇娅拉小姐怒目而视，催促她赶紧继续。

缇娅拉小姐见状嫣然一笑，接着终于切入了正题。

“那个呢～，在刚才的战斗中经验的作用虽然很大，但是『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也有好好地发挥作用哦。因为我的『精神力』极其坚韧，所以在战斗中是绝对不会因恐惧而手脚发抖的，自然也不会有任何的踌躇。同时我的『直觉』也非常敏锐，就算我不看莱纳的动作也能猜到你会攻击哪里。另外就是我的『运气』也很好，所以莫名其妙地就是容易赢。”

“……………”

跟我扯淡呢这是。

这说明模棱两可得远超我的预想。

听说无法精确地予以数值化，所以我也做好了没办法讲得太明白的心理准备，可是暧昧到这种程度的话，那让人根本无从相信。

“虽然你现在可能无法相信，但慢慢就会体会到的。毕竟莱纳你的『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也很高嘛。所以我才说只有你能战胜阳潼姐哦。”

“我的『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也很高吗……？可我完全没有那个感觉啊……”

至今为止，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受上天恩惠之人。

在学院上学的时候，我也不认为自己的直觉或者运气有什么过人的地方。

举例而言，我的『素质』这一属性跟基督他们比起来低到不堪入目，甚至就连兄长和姐姐也比不了。就算你事到如今再跟我说有才能什么的，我

也不可能那么简单就付诸同意。

“啊，直截了当地说，你的『素质』就是渣渣。『运气』也很差，『直觉』也谈不上出类拔萃。只是.....除了这些之外的东西，那就不一样了。莱纳·赫勒比勒夏因意志的坚强是非同寻常的。”
才能和运气这些我想要的东西全都被否定了个遍，不过缇娅拉小姐唯独挑中了一点大加赞赏。那就是意志的坚强——换句话说就是『精神力』。

“那个～，这方面很强的话就能在战斗中不至于手脚发抖了吗.....？”

还有就是她说的不会有任何踌躇。

总觉得这在战斗中实在是过于派不上用场，我不禁有些扫兴。

区区恐惧和迷茫，这种东西换作任何人只要做好觉悟就能轻而易举地予以克服吧。我实在不认为这是什么特别有利的长处。

“啊哈～。你现在的想法可是非常失礼的哦，莱纳。看来你是那种因为心灵过于强大而无法理解他人的恐惧和迷茫的性质呢。你虽然知道人类有那种感情，但是你却无法产生共鸣。果然啊，你跟阳潼姐还有勒伽西很相似。”

“等等。你刚才才是把我和帕林库洛那家伙相提并论了？”

自觉这简直是于我而言最大的侮辱，我怒气冲冲地上前一步。

“不，我可没有将你和他相提并论哦。因为嘛，帕林库洛·勒伽西不仅在你唯一的长处、也就是『精神力』方面远远凌驾于你，而且他的『直觉』和『运气』也都很好。而阳潼姐她则在一切层面上凌驾于帕林库洛·勒伽西。虽然相似，但你们之间却有云泥之别。”

缇娅拉小姐断言说我虽然与他们相似，但层次上

却绝不可同日而语。

说帕林库洛那家伙有超脱状态之外的强大实力，这我倒是同意。

可是，居然说基督的妹妹远远凌驾于那个男人，这就让人觉得云里雾里了。

如果她说的是真的，那基督的妹妹的危险度可就不得了了。想当然耳，我心中的不安又一次被缇娅拉小姐洞破。

“你暂且抱有那种程度的认识就好。阳滝姐确实是极其危险的存在。说实话，就是全盛期的我恐怕也赢不过她。”

“居然能让身为圣人的你说到这等地步吗……”
我刚才已经见识到了缇娅拉小姐实力的凤毛麟角。如果她取回了原本的身体，想必能跟基督和缇缇匹敌。可就算是这样，相川阳滝似乎仍是令她在战斗之前就自觉全无胜算的存在。

“不仅拥有那种骇人的力量，阳渢姐的性格更是糟糕透顶。她奉行的是将碍事者统统排除的信条，为人极其冷酷。我想莱纳你们谁都没法跟她相安无事吧。”

“是、是那种人吗。所以你之前才会说我以后会和基督的妹妹战斗啊。”

“嗯，你会的。因为阳渢姐她毫无疑问会做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不能接受的事』。我听她本人亲口说的，所以不会有错。”

缇娅拉小姐意味深长地说着基督的妹妹的话题。只是从先前开始，与妹妹小姐有关的事的描述就十分抽象。趁现在时间上还有余裕，我打算再问清楚些。

“缇娅拉小姐。既然有时间的话，我想多听你讲一些过去的事情。说实话，我非常在意啊……妹妹小姐到底是要做什么呢……？”

“.....嗯——。”

但缇娅拉小姐却在这时候阖上了话匣子。

正因为她此前无论是什么话题都回答得轻松写意，所以这番深思熟虑才愈显耐人寻味。就这样，在仔细思考了一番后，她又莞尔一笑——随后摇了摇头。

“算了，不行不行。比起说这种到时候自会明白的事情，还是先陪你训练要紧。等到面对阳淹姐的时候，你总得能派上用场才行嘛。”

她很显然是想将话题搪塞过去。

如果知趣的话那么这里应该理解她的用意不再深究。可是这件事毕竟牵扯到基督的亲人，我不能那么容易就松口。

“就算你说到时候自会明白.....这我根本不可能接受吧。等妹妹小姐要越轨的时候，我没准能阻止她呢。只要一点就好，拜托你简明扼要地给

我讲一下吧。”

“就算你要我讲重点我也很难办呢。这件事如果不把我人生的全过程都给你讲明白的话，那你也是没法相信的。可是要讲那个光用一天可不够……嗯，果然还是不行、这事儿你还是死心吧！反正就算你知道了也是阻止不了的！不如说我都没能阻止得了，所以莱纳绝对是做不到的！现在最重要的问题，还是等阳渢姐苏醒的时候你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与她战斗哦！”

看样子我太弱了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拿我自己不成器做借口的话，那我可真是无言以对了。

正如她所言，莱纳·赫勒比勒夏因的力量不足，这点在与诺斯菲的战斗中我已经了然于胸。

于是乎，相较于战斗的理由，我决定先将手伸向战斗来临时的保险。

“.....我明白了。既然你不想说那就算了吧。我也想多获得一些时间让自己变强啊。就算发生了什么问题，到时候我也只有不遗余力地去阻止了。”

“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果然莱纳你很懂嘛！跟哪里的谁就是不一样，你不会为了些有的没的烦恼来烦恼去呀！对自己的内心诚实的品性可是远比贤能重要的优点哦！”

虽然隐约感觉她是在说主君的坏话，不过因为我基本上赞同她的观点，所以就权当这只是称赞而坦率地接受好了。

脱线的话题也谈完了，我们转而重新开始了训练。

“好的，那来继续特训吧。首先就让莱纳获得能够持续挑战强大的对手的坚强的内心好了。然后再稍微教你点技能吧。”

“不，我倒是希望能以技能的传授为中心来着……”

“那种事你去找迷宫的守护者帮忙不就好了嘛。越是潜入迷宫就会变得越强，那里就是有这么个规则了。只要跟出现在自己面前的 Boss 和守护者战斗的话，到时候自然就会变强的。比起那个，还是内心的强度更重要，这个是真的非常重要。”

在缇娅拉小姐口中，让联合国的人们赌上性命进行攻略的迷宫只不过是个恰如其分的狩猎场而已。不过如果事实真的有她说的那么简单，那我恐怕都不会跟基督相遇。

“不是谁都能变得像你这样强的啊……要不要我告诉你我跟迷宫的 Boss 和守护者战斗差点死了几次啊……？”

“……啊～，是这么回事啊。原本实力就太弱了，

所以就算在迷宫里努力也难见天日呢。……这样的话就没办法了啊。好吧，那首先就先让你掌握最低限度的技能吧。”

“非常感谢。那就拜托你了。”

我这位新师父倒是没有很固执，她很善解人意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好了，那么传说中的圣人的特训到底是怎样的呢？我有些跃跃欲试地等待着她下一步的行动。

“好的，那么首先是这个。——魔法『Light・Cuffs』。”

缇娅拉小姐令手发出白光，并在我双手的手腕处施加了魔法。尽管是以光为形式的魔法，不过它却有着切实的重量。简单来说，那就是一对纯白色的手铐。

“好的，那么接下来是这个。把这个戴在头上～。”

接着递到我手上的是令人怀念的特训道具——一条黑色的棉布。

“手铐和眼罩.....？又、又来了吗.....”

“嗯？又？”

“艾德和诺文也给我做过类似的特训来着。”

“嘿~，那两个人给你.....？这么说的话，那你应该已经掌握了『地之理的盗窃者』的技能『感应』的一枝半叶了吧。拜『木之理的盗窃者』所赐，魔法的基础应该也掌握得差不多了.....”

在魔法的基础这方面，主要还是艾德的姐姐缇缇的功劳。

基督他在各种方面上.....似乎也起到了帮助。不对，并没有什么帮助。到头来他传授我的所谓技巧不过就是瞎说的，只是让我无端受辱罢了。

“你的风魔法虽然也有待提高，不过首先是还是来掌握技能吧。就算是学会一百种魔法，也不比

掌握技能『感应』一个来得强。”

“技能『感应』.....?我也能掌握那个技能吗.....?”

“不，我觉得你这辈子应该都够呛。那个技能以凡人之资再怎么努力也是触及不到的。”

“喂。”

被她用一直梦寐以求的技能嘲弄，我不禁放出了几分杀气。

我是真的想揍她一拳了诶，差不多可以了吧。

“不要生气嘛~。我也不是故意使坏才这么说的，只是想告诉你我没法保证能让你掌握它而已。只有那个技能，是连我也不敢跟你打包票说肯定能拿下的。就带着如果掌握了的话那就算赚到了的心情来特训吧？”

看来单纯只是因为诺文的技能难度太高，而不是她故意想钓起我的兴趣再一棒子打死，于是我勉

为其难地点点头。

“我明白了。我也知道『感应』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掌握的技能。这个技能我会赌上整个人生细水长流地去掌握的。”

“好的，那主题就是增强『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与此同时再顺带挑战一下掌握技能『感应』了呢。既然这样的话，那让我想想特训的内容哦——”

缇娅拉小姐将手抵在下巴上思索起来。

不过她只是姆姆姆地呻吟了几秒钟便立马找到了答案。这个人似乎也跟拉丝缇娅拉是同一个类型，都是不知烦恼为何物的人。

“决定了，接下来就要让你反复体验濒临死境的感觉！我觉得这样应该是见效最快的了。”

“我光是听了就想打道回府诶……”

真亏您能把濒死这个词儿说得这么轻描淡写。

就算是一贯进行些胡来的锻炼的我，听到这种特训也心有余悸。

“就是要通过对濒死的反复体验来锻炼内心和感性嘛。这是在千年前由大家实证过的特训方法啦，放心吧。”

我没有怀疑缇娅拉小姐的话的意思。正如她说，对死境的跨越一定能让人收获颇丰吧。

可是，方法再怎么经过实证，不想尝试就是不想尝试啊。

更何况以我的使命而言，也不能在实践以外的训练中暴尸荒野。

“我绝对不会让你死掉的，放心吧。你当陪你训练的是什么人啊。”

见我兴致缺缺，缇娅拉小姐强调起自己魔法始祖的身份。

恐怕缇娅拉小姐是这个世界上对回复魔法造诣

最深的人吧。只是，她现在的身体并没有多少魔力，不确定要素太多了。

我还是眉头紧蹙没有首肯。

“如果有危险的话，我会用掉这最后一点生命为你使用真・正・的『神圣魔法』的。我向你保证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会死。请相信我，莱纳。”

或许是见我始终不愿同意而有些焦心了吧，她甚至说出了不惜牺牲自己最后的生命的话。

她把话说到这种地步，我也不得不给予回应了。

“不，我的意思是，就算不做到这种地步，应该也有其它的办法吧——”

“请让我这么做吧。我觉得让莱纳变强才是我最后的使命。我不想敷衍了事以至后悔。”

缇娅拉小姐以毫无血色的面容放话说愿意为我奉献出自己仅剩的一切。

虽然从之前开始我就觉得她对我有种莫名的执

着，但我还是想不到她居然愿意做到这个份上。
我询问她那份执着的理由。

“缇娅拉小姐，你为什么要为我做到这种地步……”

“……不就是因为我很希望你会做的事么？”

“这个我知道。如果基督和妹妹小姐将来要走上错误的轨道，我去和他们战斗就好了吧？就当做特训的回礼，我向你保证我会的。不如说，如果发生了那种事，那我肯定会为了主君而行动，这是绝对的。”

“嗯，这个我放心。不过，事实上，我对你的期待还不仅止于此。”

看来她还有别的事想让我做。

我用目光催促缇娅拉小姐道明其它的目的。

对此，她以有些羞涩——但却是今天最为真挚的眼神看向我给予了回答。

——那是决定了我的生涯的『预言』亦或是『诅咒』。

“我最希望的……还是能让像你这样的孩子，抵达『最深部』。”

“哈？『最深部』……？”

“既不是盗取了理而变强的人、也不是作为使徒的迪普拉库拉和西斯还有勒伽西、更不是被圣人选中的人们、亦不是身为异邦人的相川兄妹，而是希望与任何一条优异的血脉都没有关系的——诞生于这个世界的普通的人类的、也没有惊世骇俗的力量的你——”

将感到疑惑的我搁在一旁，缇娅拉小姐继续说着。

从她口中道出的名字，全都是千年前传说中的存在。可是，为这个大陆所尊崇的莱文教的圣人、却将所有那些一并摒弃，反而期许着我的到

达——

“——我希望你能以『异·世·界迷宫』的『最深部』为目标。然后，我希望你能拯救世界。”

这个话题实在是过于宏大了。

我既没有实感，也无从产生共鸣。

当然，我不假思索地摇头拒绝道。

“很抱歉，缇娅拉小姐。这我不能答应你。这愿望跟我实在是太脱节了。说实话，我对迷宫攻略和世界和平都没有兴趣。那码事儿还是拜托别人吧……”

如果基督邀请我探索迷宫的话，我自然乐意奉陪。可是，到那时候会抵达『最深部』的也是基督而不是我。

我想要的，只有我力所能及的重要的那么几个人——只要将那几个人保护好就够了。我肯定会用尽我整个人生去完成这个心愿，至死方休。我

只有这点儿器量而已，这便是我给自己的评价。明明如此，可却突然要我拯救世界什么的，这我听了也只有困扰罢了。

这不是有没有共鸣的问题，从现实的角度考虑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嗯。我就知道莱纳会这么说。你确实对迷宫没有任何兴趣呢。嘛，这个我不强求，你只要把这番话记在脑海的一隅便是。”

缇娅拉小姐很坦然地退了一步。

看上去她一开始就料到我会拒绝了。并且，她是在明知我会拒绝的基础上，还坚持将这番话说给我听的……不知怎么，我能感受到这一点。

“只是留个印象的话，那也行……”

“好了，那这个话题也到此为止。总觉得谈话拖得有点久了，赶紧开始特训吧。不过要稍微换个地方才行。这里离城区太近了，可能会被人看到

的。”

这样一来，她想说的就全说完了吧。缇娅拉小姐匆匆忙忙地行动了起来。看样子她不打算再回答我什么问题了。

我叹了口气附和道。

“要是你被人看到的话那确实不妙了啊……要去更远的地方吗？”

“是呢。可能的话有点秘境的感觉的地方最好。能有怪物出没的比较危险的地方是最理想的。”

“要以怪物为对手进行特训吗？那我正好知道有个好地方。那边有一座可以采掘魔石的森林，再往北去有一座深谷——”

“呼嗯呼嗯。看样子有个有意思的地方呢——”
缇娅拉小姐和我一同离开平原前往了开拓地的危险区域。

——就这样，与圣人缇娅拉的对话告一段落，真

正的特训开始了。

这一天的特训的内容十分单纯。十分单纯而且不讲道理。

刚来到位于开拓地的怪物蔓延的山谷，我就遭到缇娅拉小姐的背刺——因为一种从未见过的魔法而导致魔力完全枯竭，还因为精神污染给脑袋折腾了个够呛，然后在戴着眼罩和手铐的情况下被推下了悬崖。

要是有个闪失就是连回复魔法都苟不回来的即死。在从悬崖上跌落的途中，如果我没用手臂护住脑袋的话我就真的歇菜了。

等我掉到谷底给怪物群包围起来的时候，我意识到濒死体验不是在开玩笑，是玩真的。

然而，这还只是拿来试手的最初的特训。

自此之后，我每天都要被干得快要挂掉一次，藉此磨砺魔法和技能——就在这样严苛的锻炼中，

我消磨着到仪式开始为止的时间。

269. 特训特训

与缇娅拉小姐相遇之后，我可以说是片刻不停地接受着她的训练。

话虽如此，但那并不是她无时无刻地待在我身边陪练的意思。只是前一天告别的时候留下一个课题，然后利用到第二天晚上为止的时间将这个课题完成罢了——换句话说，就是她会一天一次地出来杀我个半死。如此往复。

这样做的话，就可以避免浪费缇娅拉小姐余剩的时间，同时还能让我掌握相应的技能。

每过一天，那个濒死体验就会变得更加骇人。

既然是一种锻炼，那么逐步增加负担自是理所当然，可是要我说实话，我还是觉得她的做法有点疯狂。

比如说，在疲惫不堪的状态下给我丢到迷宫里去，或者给我浑身砍出二十处伤口之后再把我沉

进湖水里，再或者是走在街上的时候突然跳出来给我一记背刺——因为形形色色的拷问，我现在心里真的是苦不堪言。

虽然缇娅拉小姐嘴上表示“我很擅长手下留情点到为止的，放心吧放心吧”，可是这话换个层面理解，不就是说明她深谙不至于将人折磨致死的拷问之道吗？

要不是我此前已经走过几次鬼门关，搞不好现在已经被她弄死了诶。

虽说我是希望这只是我自己的误解，但不知为何我脑海中就是止不住地浮现出她看着我拼命垂死挣扎而如沐春风的光景。

就在我怀疑她是不是因为跟基督一样有着诡异的兴趣而喜欢折腾人的时候——

“——啊，『表示』上有新技能了耶。”

在我已经懒得数这是第几次从鬼门关溜一圈回

来的时候，缇娅拉小姐望着虚空如此这般地说道。

今天我们是第一天相遇的那座平原上进行训练的。

传说中的圣人缇娅拉大人果然拥有一双能掌握一切信息的『神眼』。据说她的眼睛是神官们驱使的确认状态的能力的强化版，而现在她就是用那双眼睛确认到我掌握了新的技能。

我一面使用神圣魔法治疗伤口，一面同她打听技能的详情。

“终、终于有了啊.....要是再没有起色的话，我搞不好会按捺不住朝你砍过去诶.....所以呢，我到底掌握了什么技能.....?”

“.....哎哟喂，惨了。”

“喂。”

盯着虚空的缇娅拉小姐突然背过了脸。简直就像

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一样。

“哎呀～，其实捏，你之前的技能栏上是有正在成长中的数值还不到 1.00 的技能『感应』的来着……可是那个技能呢、摇身一变变成了别的技能了耶！真是没办法呢，果然只是将人逼到穷途末路这种程度是不够掌握阿雷亚斯家的奥义的说～，就算是我也实在是料不到呀～。技能突然就改头换面了呢。实在是没办法嘛～，这个太难搞了！”

“喂、喂……！你这家伙，意思是说诺文留给我的技能被搞没了？还都是你害的……！？”

“可是可是，那个技能实在是没办法嘛！那个是只有天才才能掌握的技能，反正莱纳也是没戏的不是么！嗯嗯，反正你也是掌握不了滴！别在意别在意！”

“我不在意你个毛线球啊！！那可是我最憧憬的

技能啊！”

明明我一直都希望能获得跟基督一样的技能，可是听她刚才这番话我怕是再也无法掌握技能『感应』了。

“对、对不起……顺带一说新的技能叫『恶感』来着。那个啥～，我记得这应该是特化了危险感知能力的技能来着？效果跟技能『感应』差不多的所以消消气哦～。”

新技能的名字叫作『恶感』。

这名字给人的印象就不太积极。

因为是烙在自己身上的技能，所以隐约之间我差不多能明白它有什么效果。

因为我去鬼门关走了太多次，所以对濒临绝境的状态感到习惯了。因为这份经验，做出什么行动会让我陷入绝境，以及在绝境面前该怎么做——我变得能更容易地解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了。一言

以蔽之，这就是一种专门为了垂死挣扎而存在的技术。

“唉……算了，谢谢你，缇娅拉小姐。我觉得这个技能也不错。”

冷静地去想的话，让我掌握跟基督和诺文那两个剑术天才一样的技能确实有点异想天开。

比起埋怨，还是应该向赋予我新力量的缇娅拉小姐道谢更合理。

“那肯定是好技能嘛。毕竟这个技能是跟『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挂钩的哦。”

“啊，是这样啊……掌握了这个技能的话，那个数值也会相应的获得提高吗……？”

“没错。不如说我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哦。莱纳现在的第六感呀直感呀——也就是『直觉』应该已经被磨炼得相当敏锐了哦。这时候就趁热打铁地再来一场模拟战试试吧。”

说着，缇娅拉小姐像最开始那样赤手空拳地摆好架势。与之相对，我以骑士和弟子的双重身份同她深深地行了一礼。

师徒双方在草原上招呼道。

“……请多指教。”

“唔姆。随便放马过来吧。”

她话音刚落，我便飞奔而出。

与第一天的空中突袭不同，这次我选择俯下身奔驰在地面上。我尽可能地将身体放低，然后挥出插在剑鞘里的『Sylph・Rokh・Bringer』直取缇娅拉小姐的下颚。

不同于早先，缇娅拉小姐这次未能将拼尽全力的我的动作纳入眼底。

我自以为这次定能成功命中——恰逢此时，脑后突然席卷起一股有如黑雾般的不安感。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感受到的，那种『事情进展不顺利时幡

然上涌的不快感』化作重量压在了我身上。

我连忙收回了这招上挑。与此同时，我注意到缇娅拉小姐的视线明明完全不在我身上，但却实现了一记漂亮的回避。

“——！”

难道说，我能预测出攻击会被对手避开了……？
一面讶然于这不可思议的现象，我一面继续采取攻击。

这次是一记横扫，目标是缇娅拉小姐的腹部。

这次并没有产生方才那种感觉。于是我带着自信将攻击维持到了最后。

而缇娅拉小姐十分从容地避开了我的攻击。

接着她在闪避的姿势下向我伸出手。

再怎么说我也没有嫩到会被对手空手摆平的地步。不过缇娅拉小姐也没有弱到那么简单就会被我的剑击中。

双方就在这样难解难分的状态下反复持续了数十回合的攻防。

就在这时，我一开始感觉到的那股『不快的重量』再次从脑后溢出并压在背脊之上。而且这次的重・量・还・不・轻。

然而，虽然有这种感觉，但我却对该如何处理这个情报感到一筹莫展。结果正如这股不详的预感所示，缇娅拉小姐在毫厘之间避过了我的攻击，并利用这个空隙将我扫倒在地。

我难看地跌在地上，而后缇娅拉小姐的拳头又于咫尺之间悬在眼前。

“咕、又是我输了……虽然输了，可是感觉跟之前不一样了……？虽然只有那么一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虽然吃下了败果，不过确实有一种我至今为止不曾感受到的『违和感』。

如果说那种莫名其妙的『违和感』就是所谓的『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的话，那就可以证明缇娅拉小姐之前并无虚言。因为她那轻飘飘的态度，我本来心中有所怀疑，不过刚才我确实发现自己的感觉较先前更敏锐了。

因为一种神秘莫测的『直觉』，我有时候能察觉到缇娅拉小姐的回避行动。

可是，这到底是怎么一种原理呢.....

这个现象实在是过于不可思议了。明明没有消费魔力，但却获得了魔法一般的效果。

基督和诺文体会到的就是这种感觉吗.....？

不，不对，我觉得他们两个跟我应该不一样。

与刀刀必中的那两个天才不同，我的攻击全都没有打中对手。莫名其妙地萦绕在脑海中的，尽是对失败的预感。成功的预感全然无迹可寻。

那恐怕就是相反的吧。

这是与技能『感应』的效果背道而驰的技能。

也就是说，这并不是用来预测成功，而是用来预测失败的技能——？

在我自顾自地陷入沉思时，缇娅拉小姐再度通过表情猜出了我的想法，并以她的风格解释起来。当然，是骑在我身上解释的。

“呜哇～，战斗方式好别扭……感觉变得有点奇怪了呢。难道说是只能读取自己的『失败』吗？”

“嗯，是的……就是变得能感受到“这样做不行”了。可是却完全没有“这样做是对的”的感觉。”

“这只能归咎于性格了呢。性格上有些卑屈的莱纳特化了对『失败』的感知。怪不得会掌握『恶感』这种少见的技能啊。唉，我本来是想将我拥有的技能——『锐感』或者『直感』教给你的呢，

是真的变得奇怪了啊.....”

“不，就算是这样它还是有用处的。只是，我不明白它的原理.....说实话，一种完全不明所以的感觉幡然上涌，感觉蛮恶心的。”

“这个捏~，濒死——就是说，莱纳因为数度命悬一线，导致灵魂变得敏感起来了。用于生产魔力的灵魂的感觉变敏锐了的话，自然就易于读取魔力的流势——原理好像就是这样了。”

“死将灵魂的感觉磨砺得更敏锐了.....？”

缇娅拉小姐的独家理论听得我眉头紧蹙。

如果把她刚才这番话讲给学院的教师，那肯定会被付之一笑。教会的神父听了则会摇首表示绝无可能。

“嗯。就是这样哦。跟感觉原本就很敏锐的天才们不同，你不做到这种地步是没法和他们踏入同一领域的。”

可是，在我面前的圣人大人却对这套理论坚信不疑。听口气，虽然她自己也知道说法有些奇怪，但她仍然坚持表示原·理·就·是·这·样。

“啊，顺带一说，这个感觉必须要常去鬼门关转几圈才能一直保持哦，不然的话几个月就会消失的，虽然是我的经验论，但这个板上钉钉的。”

“啥，不定期去鬼门关转圈的话，这个技能就会消失吗？”

“所以要经常厕身于战场才行哦.....不过莱纳的话，这个要求肯定是能满足的呢，没问题。”
这个观点我也深以为然。

只要我继续陪在基督身边，我就肯定会一直同实力更胜于我的对手战斗，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地涉足险境。同时，无论会遭遇怎样的危险，我都绝对不会离开他身边。这正是我自身的夙愿。

那么这个唤作『恶感』的技能，便是连基督的同伴们都不具备的仅属于我的力量了吧。

因为产生了少许的优越感，我的嘴角不禁微微上扬。见状，缇娅拉小姐满意地笑了笑继续道。

“看来你很中意这个技能呢。太好了……好滴好滴，那就带着驾驭这个技能的想法再来一回吧。啊，这次我也会用上各种各样的技能的，所以借我把剑用用。差不多也是时候该给你的『剑术』磨砺一下了。”

“你还要帮我练习『剑术』吗？那就请用这边这个外观华丽的——”

一听到要帮忙训练我饶有兴致的技能，我立马将身上外观最为奢华的剑——『赫勒比勒夏因家的双剑』递给她。虽然我单纯是觉得外观奢华与圣人的身份更加匹配，但不想却遭到拒绝，缇娅拉小姐指着我爱上的魔剑说道。

“不用了，『Rokh・Bringer』我已经用习惯了，就把它借我吧。虽然现在似乎是改名叫『Sylph・Rokh・Bringer』了呢。”

因为没有理由拒绝，我边将『Sylph・Rokh・Bringer』转交给她边问道。

“用惯了……？啊，说起来，诺文跟我说过这把剑是圣人的遗产来着啊。”（译注：诺文外传中提到）

“别看这样我可是做过一阵子的『神铁锻冶师』的哦。实际上这把剑是我亲手打造的呢。”

“是这样吗。啊……那个，非常抱歉。这边擅自做了些改造……”

“不用在意啦。反正遗产这玩意儿有上千件呢。而且这把剑被改造得相当不错，我反倒感到佩服了哦。原本就只是一把与持有者共鸣的剑而已，现在已经彻底成为专属于莱纳的魔剑了呢。”

“不知道你认不认得.....这是由北方千年前的一位将领、雷纳尔多·沃尔斯改造的。”

“是那个人改造的？这么说的话，你是在迷宫里遇到他了呢。这人的命运啊，它就不可预料.....在这千年后的时代里、原来如此，是这样吗.....”

缇娅拉小姐若有所感地打量着剑身。

她露出了跟诺文如出一辙的眼神。想必在这把剑上寄宿着只有生活在千年前的人才能体察到的某种念想吧。

被召唤到千年之后的世界，并在那里遇到了能够证明自己曾经活过的信物——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这辈子恐怕都无法理解吧。

“好滴，缅怀过去就到此为止！比起过去，还是现在更重要！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训练了哦！时间稍纵即逝，可要好好珍惜才行呢！”

意识到我在盯着她看的缇娅拉小姐连忙回过神，随后立马拔剑出鞘并摆好架势严阵以待。

“嗯，那就再一次请你多多指教了。”

为了不辜负缇娅拉小姐顾及活在当下的我而珍惜时间的心意，我忍住了打听她和雷纳尔多先生是什么关系的念头，并驾着『赫勒比勒夏因家的双剑』冲了上去。

距离转瞬间便缩减为零，双方的剑咬合在一处。缇娅拉小姐并不愿意与我角力，她立马将接合在一起的剑抽离。不出所料，她施展着高水准的『剑术』，通过技量回避了力量的对决。

与先前那场空手迎战剑鞘的战斗不同，这场对练未能立马决出胜负。

我仗着速度和力量持续发动攻击，而缇娅拉小姐则以敏锐到犯规的直觉加以化解，战斗就这样僵持着。

我觉得缇娅拉小姐是有意将战斗延长的。她的意思应该是想要我在此期间好好运用新获得的技能。

我全神贯注地磨砺着自己的意识。

刚才缇娅拉小姐用了“灵魂的感觉”这个词。既然这样，那就让死亡进一步迫近，更加深刻地去认识寄宿在这具身体中的灵魂，藉此——

“我说我说，小莱纳~，你有喜欢的人吗？”

因为缇娅拉小姐突然发问，害的我意识的集中被搅乱了。

她一边挥剑一边露出坏笑。

“.....”

有你个大头鬼。

一定要说的话，也就那个人了吧。

啊，不好，意识发散了。比起想这个还是灵魂的感觉更重要。死亡——要将意识集中到对手的剑

锋上，藉此将感觉磨砺得更加澄澈。

“诶、嗯~.....? 在刹那间浮现在你脑海中的是、唔哇，居然・是・姐・姐.....这让人有点担心你的将来哟。就我个人在千年前的经验来看，那可是什么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哦.....?”

“喂、喂！快给我停下你那个读心的技能!!”
我一面粗暴地挥剑攻击一边有些心焦气躁地喊道。

从相遇以来我隐隐约约就在怀疑了，现在看来果然没错！

这家伙能够读取别人内心的想法！

“哦呀~，暴露啦？不过我不会停的哦？我刚才不是就说了接下来要开动技能战斗了嘛。”

“我是要你停止发动跟战斗没关系的技能好吗！”

“这也是一种很巧妙的战术哟。要是因为这种程

度的攻击就使得内心被搅乱的话，那你做梦都别想在实战中驾驭『恶感』了哦~。”

战术。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挑衅。

既然她这么说，那我再反驳就不太好看了。

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得重新集中精力挥剑。

“没错没错，这是挑衅哦。就算拥有好用的技能，可是如果因为内心的动摇而不能物尽其用的话，那不是暴殄天物嘛。首先得让你习惯嘴炮才行哦。呵~呵呵。”

缇娅拉小姐一面摆出几乎令人联想起帕林库洛的表情，一面将嘴炮战术贯彻到底。

虽然是我的推测，不过我觉得这并不是她原本的战斗方式。

在有关千年前的传说中，我从没听说过圣人缇娅拉擅长打嘴炮，而且也觉得这不合她的风格。那么，既然她在战斗前说要锻炼我，这也就表

示——她这样做是在让我预习今后会遇到的敌人的长处。

既然这样，那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不被对手的话语迷惑并将自己的节奏一以贯之。

“这几天里我稍微观察了下你的私生活，怎么说呢，莱纳你啊，可真是个姐控诶~。”

不管受到怎样的诽谤和中伤，我的剑都不会动摇。

甚至要带着余裕反讽对手的『挑衅』。

“明明还有那么多可爱的女孩子的说~。啊，对了，你觉得我家女儿怎么样？”

在剑戟交错之际，我叹了口气给出回答。

不能一直这么被动，我要反唇相讥。

“哈。别提了。她是最不可能的。”

“姆、姆姆。你对我家女儿的哪里不满意了哟!?”

“说实话，全部。”

“全、全部.....?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那孩子明明就有优点不是嘛？比、比如说长相什么的.....”

“那我反过来问你，那家伙除了长相还有可取之处吗？”

如果这能稍微让她动气的话，那或许能让她的剑招露出破绽.....

“唔唔、好不甘心，居然无法反驳.....说起来，我以前也被说过类似的话来着啊——。说来也是啊，我们就是这样的啊——。到头来，就是摆来看的花瓶呢.....”

可不知为何她居然接受了我的批评，反而真的变得沮丧了起来。

感觉和拉丝缇娅拉很像，都莫名地妄自菲薄。这难道就是血脉相承吗。

话虽如此，但缇娅拉小姐并未展露几分破绽。母

女俩就连在精神重振得贼快这点上都是这么像，她立马又恢复了明畅的表情边谈边战斗。

“那其余的女孩子呢——比方说拉古涅和塞拉又如何？莱纳对她们有意思吗？”

“……这个话题还要继续下去吗？”

“要继续滴。”

回答得真果断。

明明都已经证明了嘴炮不会让我产生动摇了，可她不知怎么的倒是紧咬不放。

说起来，我从海因兄长大人那里听说过来着。据说拉丝缇娅拉那家伙特别喜欢唠嗑，而且尤其青睐恋爱八卦。

……搞不好缇娅拉小姐可能单纯只是想唠唠嗑而已。寿命所剩不多的她是为了节约时间才一边战斗一边跟我闲聊的，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否认。

“……………”

就当做是对我精神的锻炼吧。

毋庸置疑的是，可能会在之后同我们战斗的『理的盗窃者』有喜欢打嘴仗的明确倾向。我必须得像缇娅拉小姐和基督那样，能够一边战斗一边将精力投放到别处，不然无法保证我能应付今后的战斗。

于是我将回答和战斗平行开来共同进行。

“双方对我来说都只是同样作为『天上之七骑士』的同僚罢了，我对她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而且归根结底，我的人生并没有赋予自己考虑那码事的余裕。”

“……哼・嗯・～。你是认真回答的啊，真没意思。不过话说回来，『天上之七骑士』吗～。说起来还有这东西来着啊。因为『预言』的传承有了齟齬，结果让这东西远远背离了它原本的使命啊。”

“嘿诶～，还有这回事？作为信徒，我有些在意了啊。『天上之七骑士』原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

“那个原本是打算用来准备几名护卫护送师父前往『最深部』的啊，可曾几何时间就成了为了我而存在的骑士了。我也吓了一跳的说。”

“啊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不是挺重要的么。”

“重不重要这个就另说了。本来只是为了对抗千年前的那七名『理的盗窃者』而一时起意的造物罢了。”

“可是，这个一时起意也是出于你所谓的『直觉』吧？”

对至今为止的训练，我也是有所领悟的。

缇娅拉小姐绝对不会说没有意义的话。乍一看是毫无意义的特训，其中必然蕴含着某种特定的理

由，她所有的发言都值得好好斟酌一番。

她口中的“一时起意”的意义，对我们来说绝不仅止于“一时起意”这种程度。

她随便产生的直觉近乎于百发百中的预知。

换句话说那就是“绝对会成真的预言。”正因为她拥有能够与曾是始祖的基督的『预知』相提并论的力量，她才会在千年前被唤作圣人吧。

“哦？看来莱纳蛮懂的呢。没错，我的『直觉』让我确信师父一个人的话一定会在某处遭遇失败，所以认为需要集齐七名可靠的同伴。不过就算我不特地准备，师父他也会自行凑齐同伴就是了。”

“七人……”

缇娅拉小姐将人数说的很明白。

虽然不知道那到底都是谁，但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其中的一员。数一数一年前『舞斗大会』那时候

陪在基督身边的同伴的人数，便知道余剩的席位不多了。

为了成为真正的『天上之七骑士』，我一面在心中发誓自己绝对会变强，一面奋力挥动手中的双剑。

面对突如其来的强击，缇娅拉小姐在讶然之余并没有选择拮抗而是向后闪身。

“哦～。”

一直以来都边说话便游刃有余地化解着我的攻击的缇娅拉小姐后退了。看来我的技能开始捕捉到对手的动作了。

我将双剑的剑刃比向缇娅拉小姐，表示自己绝不会在此止步不前。

“我很快就会将这萦绕在脑中的感觉——将你所所谓的『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全部予以理解的。在你消失之前，我一定会做到。”

“……我拭目以待。”

听到我傲慢的发言，缇娅拉小姐嫣然一笑。

接着，为了让我的宣言成真，她也打算提高训练的强度。

“既然这样，那我就再使用一些更加卑鄙的技能给你逼得更紧点吧。毕竟我都是个老婆婆了，所以技能很丰富的哦。而且我也很擅长诱导他人的思考的说～。嘿嘿嘿嘿～。”

缇娅拉小姐持剑的架势有些变了。到目前为止始终带着微笑、以飘然的神态战斗的她终于露出了有些认真的表情。

带着那双锐利的目光，她向前踏出一步。

——然而，没等迈出第二步，她突然慌慌张张地喊道。

“——！？糟、糟了！拉丝亲在往我们这边赶！！”

缇娅拉小姐猛地转过身望向联合国街市的方向。在这片辽阔的平原上虽然还看不到拉丝缇娅拉的身影，但她似乎是依靠那丰富的技能发现了什么端倪。

不等我回应，她便跑向附近的草丛。

“仪式的准备已经告成了！？我接下来要扼杀呼吸和心脏的跳动！之后的事就拜托你了！”

在留下一句相当危险的发言之后，缇娅拉小姐便完美地藏匿到了草丛中。可能这也是一种技能的效果吧，明明知道她的藏身之处在哪儿，但她的身影却无迹可寻。

怀揣着一种被抛下不顾的心情，我依她所言望向了城市的方向。

不消片刻，我便看到一个虽然身影只有豆粒大小、但却明显散发着与他人不同的光彩的人物向这边接近了过来。

于是我立马装出一个人在挥剑锻炼的模样。

为了不让拉丝缇娅拉察觉到缇娅拉小姐留下的蛛丝马迹，我慎而又慎地迎接拉丝缇娅拉的到来——

270. 最后的尔虞我诈

“咦？刚才有谁在吗？”

拉丝缇娅拉开口向在树荫下练习挥剑的我问道。

“没啊，一直都只有我一个……因为这段时间挺闲的，所以就来练练剑术。”

拜缇娅拉小姐方才的训练所赐，我习得了表面一套心里一套的手法，可以装出毫不知情的样子回答她的质疑。

拉丝缇娅拉虽然在一时间露出不可思议的微妙表情，但很快便恢复了原状，在我身边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接着，她一边旁观我练剑一边说道。

“呼……莱纳真是模范生啊。无论是作为骑士还是作为学院的学生都是。”

若是要就认真的特点加以赞赏，那比起我其实还有更配得上模范二字的人。

举例来说的话——

“比起我，还是库艾伽原总长和兄长大人更符合模范骑士的定义吧。”

“嗯—，他们两个人给人的感觉更偏向工作的社会人吧。都是因为工作才做的骑士。在我看来，真正符合骑士的内涵的只有莱纳了。”

“这可真是……多谢你的夸奖。”

听到她的理由后，我坦率地接受了夸奖。

接着心头不禁涌起一阵慨意，看来我确实是有所成长了。

如果是『舞斗大会』那时候的我，根本不可能和拉丝缇娅拉在一起对兄长大人品头论足。可如今的我就连听到拉丝缇娅拉评价兄长大人是“因为工作才做的骑士”，也不会怒上心头。

确实，事到如今我已经明白，兄长大人并不是一个将一切都守护得尽善尽美的完美无缺的骑士，

他也是一个普通的男人。小时候的我之所以会将兄长大人看作完美的骑士，恐怕是因为看到不遗余力地将工作处理到最好的兄长大人的背影而产生了错觉吧。

“.....那么接下来有好消息要告诉出色的骑士莱纳哦。”

我一个人沉浸在了感怀之中，而拉丝缇娅拉在一旁守望了良久，随后嫣然一笑将她此次前来的理由告知了我。

“关于之前你带来的艾尔君和艾米丽，我已经成功地从两人那里取得了『抽取血液』的许可了。仪式的准备基本也已经完成。如果顺利的话，今天晚上所有的准备就能告终，明天早上就可以正式举行仪式了。”

“.....你特地跑这么远来找我，就是为了传达这件事？”

今天早上我离开赫勒比勒夏因家的宅邸的时候，没有将自己的行踪报知任何人。

如果说执大圣堂牛耳的拉丝缇娅拉专程为了寻找去向不明的我跑了这么一趟远路的话……那我心里还真有点过意不去。

“嗯，姑且算是这样吧。话是这么说，可是冥・冥・之・中我就能感觉到莱纳在这里，所以没多久就找到你了哦。我从以前开始直觉就很好嘛。”

“啊、是这样啊……”

我一瞬间差点将视线转向树丛。

拉丝缇娅拉的直觉之所以能如此敏锐，其源头恐怕出自缇娅拉小姐。那么在这个自称直觉超常的少女面前，我就绝对不能对一旁的树丛付之一瞥。

我拼命地将自己的意识集中到面前的拉丝缇娅

拉身上。

“所以呢，莱纳接下来可以回到大圣堂集合了。啊，不过你来大圣堂之前记得回你家一趟哦。塞拉她现在正和那两人一起在你家等着呢。他们两个好像是想和你道谢来着。”

拉丝缇娅拉如此这般地安排道。

听她这话我就明白，她们应该是四个人一起结伴去我家找我了。

可是因为我人不在赫勒比勒夏因家的宅邸，所以拉丝缇娅拉无奈之下只好亲自动身找我。

明明身份最为尊贵，但在找人这种杂事上却亲力亲为，这点颇有拉丝缇娅拉的风格。

“艾尔他们在我家啊。可是，那天明明都好一顿感谢过我了不是么……”

“即使如此他们还是想正式同你道谢嘛。哎呀～，果然是我的好妹妹。『魔石人类』全都是好孩子

呢。”

“有这码事？我倒是觉得艾米丽那丫头跟你很像，都麻烦得不得了。”

“哪有哪有，女孩子大家都是这样的啦。”

拉丝缇娅拉嘴里的这个“大家”，难道是指基督的那帮同伴吗？如果是这样，那我就明白了，确实那帮人在麻烦度上是无人能出其右的，跟她们比起来，什么人都不麻烦了。

我带着复杂的表情放弃了跟她理论的念头，这时拉丝缇娅拉突然火急火燎地踏上了归途。

“那行了，莱纳赶紧回你家去一趟吧。我就先返回大圣堂了。毕竟还有点准备需要做。”

在一年前的圣诞祭那场仪式上，弗茨亚茨派出了大量的神官协助发动魔法，但这一次，拉丝缇娅拉打算仅仅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将问题解决。拜此所赐任务量也不小，所以准备工作一直拖到了

现在。

拉丝缇娅拉十分忙碌地——同时又像个即将参加祭典的小孩子一样双眼熠熠生辉。

我聚精会神地观察着这样的她。

虽然是难得的一次两人独处进行交谈的机会……但她的表现却十分平常。

不对，与其说是平常，不如说是态度亲切恰如其分的理想上司吧。一面用玩笑排解掉部下心中的不安，一面无时无刻不以笑容示人。让人有一种只要跟随她就万无一失的安心感。就像一个从容而悠然的大姐姐。

有感于她的这种姿态，我心里不免产生了几分期待。

尽管缇娅拉小姐断言说不可能讲得通，但没准好好和她谈谈的话，或许会——

“拉丝缇娅拉，你稍微等一等。”

“嗯？怎么了怎么了？”

“我最后有一件事想问问你的看法.....如果——我是说如果哦？如果圣人缇娅拉对明天的仪式.....如果她本人并不期望自己的『再诞』的话，你要怎么办？”

这位理想的上司在听到我的问题后，转过身斩钉截铁地答道。

“——不・可・能・有・那・种・事。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如此同时，一股亟欲将我整个人压垮的迫力扑面而来。

直到方才为止还支配全场的和谐氛围于顷刻间烟消云散，拉丝缇娅拉浑身泄露出尖锐刺骨的魔力。

我险些被迫力压倒打个踉跄摔倒在地。

“.....!!”

明明我正全神贯注地握着剑，处于堪称临战态势的状况——可她仅出一言，便差点令我屈膝俯首。当然了，她释放的压力既非战意亦非杀意。单纯只是拉丝缇娅拉在听到不合心意的质问时，以坚定的口气做出回答罢了。

即使是这样，也有如此骇人的压迫感。

她那铿锵有力的回答令我大感震撼。

仿若女神临凡的美丽身姿配以与爬虫类相似的双眸，嵌在她眼眶中那好似能将一切燃烧殆尽的太阳般的金瞳闪着炽人的光辉。若是不以为意地窥视她的眼瞳，便会在转眼间被其深邃勾去魂魄。与她本人是否抱有恶意全然无关，凡是被她吸引的人结局都一如扑火的飞蛾。

这便是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的本质。

——何·等·可·怕。

明明知道以实力（等级）而言，我可以胜过她，

但我还是对她感到了恐惧。

这让我再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不过是空中楼阁。

可是就算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为了特地花费时间陪我训练的老师，我也不能在此退让。我掸掉心头的恐惧，以毅然的口气回答道。

“你为什么能这么肯定？你明明既没有见过她，也没有和她交流过……”

“虽然我确实没见过，但却看过了缇娅拉大人的人生哦。所以我是能明白的。”

拉丝缇娅拉继续自信十足地断言道。

就像她早就未雨绸缪地在心里决定好这些问题的答案了一样。

但看到我仍然没有退让的意思，她开始将自己做出断言的根据娓娓道来。

“缇娅拉大人她啊……在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就

一直厕身于因病弱而不能迈出房间一步的生活了。在她身边的，就只有一名侍女和堆满了书籍的房间。尽管如此，因为出身尊贵，她还是能一直在那个房间里被抚养长大。因为自诞生以来就受到『魔之毒』的秽犯，她的生活就是每日每夜地为病症所苦。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在生与死的境界线上挣扎就是她生命的全部。缇娅拉大人就这样跌入了绝望的深渊。并憎恨着世界。她深感自己会就这样在不为任何人所知的情况下，就连自己诞生于世的意义都没有的情况下，在饱受痛苦折磨的情况下往生，因而即将放弃自己的人生……”

那是缇娅拉小姐幼少之时的记忆。

而拉丝缇娅拉则像是在倾诉自己的经历一样如数家珍。

“——就在这个时候，涡波出现了。涡波告诉她

“我或许有能力将你治好”，并为她打开了那久封不开的房门。那简直就像天光荡除阴晦一直照进了深海一般.....在深海之中有如扇贝一样画地为牢的缇娅拉大人的心，也因之卸除了桎梏.....而后，那·个·故·事便拉开了帷幕。”

拉丝缇娅拉像吟游诗人那样神气十足地描述着缇娅拉小姐的故事，并在一番铺陈酝酿后颇为自满地谈及了涡波的登场。

因为情绪的高涨，她的脸颊染上了两抹红晕，身边跃动的魔力牵动着那头金色的秀发，流溢着太阳般的热意的双眸愈加闪耀。

“在那之后，涡波每天都会为病床上的缇娅拉大人看病。虽然本人说那只是为了找到治疗妹妹的办法而做的实验，但涡波心里肯定是在担心缇娅拉大人的情况的。毕竟那可是涡波嘛。然后呢，缇娅拉大人便从涡波那里感受到了本应由双亲

赋予她的人的温暖……”

尽管拉丝缇娅拉说得津津有味，但我在这样的她面前却只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

我能体会到她那充满热情的兴奋感。可是，可是她这般姿态实在是充满了狂气，以至于让我想即刻阖目塞耳。

“后来的事一如你所知，缇娅拉大人的身体被涡波成功治好了。她从绝望的深渊中被拉了上来。嘛，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她在这里死掉的话，那弗茨亚茨的历史也就要跟她一起消失在历史长河里了。……在那之后，缇娅拉大人的痊愈以『奇迹』著称于世，也让她恢复了原来的公主身份。父王对此大感激动，甚至传出了她有可能继位成为下任女王的流言。不过，事到如今缇娅拉大人自然是对王位的继承权视若草芥。那种东西根本就无所谓。这不是当然的嘛——”

我感到了不可思议，为什么面前这名少女，可以将别人的经历讲得如此津津有味呢。

看上去就和缇娅拉小姐说的一样，她仿佛把自己看作了那场发生在千年前的故事的当事人。

“因为远比王位更具魅力的东西已经出现在她的眼前了啊。那就是为了拯救这个世界而降临于弗茨亚茨的五位英雄！三名『使徒』——以及随他们而来的两名『异邦人』！特别是作为她救命恩人的涡波，缇娅拉大人想要陪在他的身边！她想要在涡波的身边，与他一起前进，与他一同走过自己的人生！比起什么公主的身份，与涡波一起的冒险要有魅力得多！！”

以这句话为结尾，拉丝缇娅拉猛地换了口气。

经过刚才那番肆无忌惮的自我表现，拉丝缇娅拉想必是十分满足吧。因为她在这方面有着跟兄长大人相似的癖好，所以我姑且可以冷静地加以分

析。

接着，将心中的热情一吐而尽之后，拉丝缇娅稍稍恢复了冷静。意识到自己连篇累牍地讲的太过投入的她变得有些不好意思。

“……总、总而言之，缇娅拉大人必须要和涡波结合才行。他们两个人必须要在千年后的现在重逢不可。”

在此时的她身上，已经没有了先前那种好似会以恐怖将一切冻结的压迫感。这名令人几乎错看为女神下凡的少女，只是在闹别扭般地固执己见罢了。

“因为啊，跟我不一样，她才是真正的公主大人。她不是我这种仿制出来的被造物。没错，就是这样。那个人——并・不・是・我。不是我啊。”
就在她试图用这句话总结上述话题的时候，她露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表情。

双目微睁、眉头紧蹙，与此同时嘴角又稍稍上扬。看上去既有些伤感，又有些喜悦——同时还有几分期待。

虽然不知道到底是怎样一种心情催生出了她这样的表情，但我还是以在个人认知中最有可能与之相近的情感推测道。

“你……你在羡慕缇娅拉小姐吗？”

“羡慕？”

想也知道，我的推测没有命中靶心。但为人体贴善良的拉丝缇娅拉不会一口将之否定，而是稍微思考了一番。

“或许是那样吧。毕竟我有时候嫉妒心也算挺强的嘛……不过呢，我对缇娅拉大人，肯定是喜欢的感情大过其它一切的。我是她的故事的铁杆粉丝，由衷地希望她能得到幸福。嗯嗯，我要为她加油。”

她以与贪鄙完全无缘的、一种无比优雅的笑容如此回答道。

虽然我没有缇娅拉小姐那样敏锐的『直觉』，但我还是认为这是拉丝缇娅拉的真情实感。也正因如此，才有诸多事宜令我感到不能接受。

“可是，你不是也喜欢基督吗……？那你为什么要如此轻易地将心上人拱手送出？”

此前我已经确认到他们两个是两情相悦的了。

刚才还知道拉丝缇娅拉也不是没有嫉妒心。

纵然如此，面前的这名少女却要拱手将意中之人让出。

拉丝缇娅拉十分轻描淡写地道出了这个矛盾的问题的答案。

“嗯～，我想……应该是顺序上的问题吧？”

“顺序……？”

“就是按『喜欢』这份心意的大小排下来的顺序。”

我的『喜欢』、大概也就到玛利亚和斯诺她们的十分之一吧。我觉得恋爱故事这东西，还是应该以『喜欢』的程度最重的人为优先。这可是基本原则哦。”

恋爱故事的基本原则……？

听到这话，我直接呆若木鸡。

虽然从很早之前我就有感觉了，现在看来面前这名少女果然很不对劲。

方才那番话让她的邪门之处更为突出。

拉丝缇娅拉是自说自话地设定了一个规则，然后再自行遵守。她所设立的规则诚可谓戏剧和小说中约定俗成的东西。概以言之就是——作为一个不是特别喜欢主人公的次要角色，她没有资格与主人公一起迎来幸福美满的结局。

所以她才会如此干脆地将机会让给缇娅拉小姐。她对将机会拱手相送这种选择毫无抵触。

恐怕就算不是缇娅拉小姐，换来那个原奴隶少女或者龙人少女横刀夺爱，她也一样能心甘情愿地笑着祝福他们吧。

这样感觉起来，她的所谓『喜欢』的感情，程度可能真的比常人淡薄了一些……

不，不对。

居然说这个又暴力又好给人添麻烦的女人感情比常人淡薄，这绝对是搞错了。

她是一个对万事万物都能尽情享受，无论何时何地都面带欢笑的人。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这名少女无时无刻不在讴歌人生。

迷宫探索也好在世界上冒险也好，战斗也好日常也好，危险也好安全也好，敌人也好同伴也好，所有一切都令她为之陶醉。要说唯一令她感到悲伤的，就只有自觉连故事的舞台都登不上这件事而已。

所以应该说，正因为她的『喜欢』要比常人更加浓烈、更加万能，所以她的独占欲才会如此扭曲……—

——说服这种人？怎么可能。

预料到如果进行说服会得到怎样的结果的我，最后放弃了这个念头。

像我这种正常人的思维模式，跟拉丝缇娅拉那属于自己的价值观肯定无法产生共鸣。

恐怕只有基督其他的那些女性同伴，才能跟上她的思考并进行说服吧。

想到这里，我不得已地选择同意她的看法。至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就交给我主基督解决吧。这才是最好的办法。不如说，我绝对不想过多地牵扯到她的问题里。感觉那样会很不妙。

“……我明白了。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了，那就没问题。我不会再说什么了。”

“不愧是海因的弟弟！你能理解我喽！？”

讲道理，要是没有兄长大人这个前车之鉴，那她刚才的主张我怕是连一丢丢都理解不了。她的话就是如此有悖常理。

对这一点，我不做虚饰地坦诚相告。毕竟我可不想被这种人看作同类。

“没那回事，虽然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要我产生共鸣是不可能的。我就直说了吧，你的思考回路我根本就理解不了。”

“诶？……切～。算了，反正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不说这些了，这个话题算是告一段落了吧？”

“嗯，已经足够了。我已经明白你对圣人缇娅拉的『再诞』的执着远胜其他任何人了。”

如此一来明天的仪式我就可以甩开心理负担地放心背叛了。

虽然感到有些对不住拉丝缇娅拉，但我觉得还是缇娅拉小姐更『正经』一些。

所以我要站到缇娅拉小姐的一边。

大致来说，『正经』与否是我用来判别信用程度的一个基准。

“好滴～。那我这就动身赶回大圣堂做准备喽。等你去你家那边把事情解决好之后，也要尽快赶过来哦。如果情况一切顺利的话，今天夜里仪式也许就可以开始了。”

当我在心里下定了背叛的决心时，拉丝缇娅拉小跑着往市内赶去。我挥手同她告别道。

“好，那你先回去吧。我去跟塞拉她们见上一面，然后就去你那里。”

“拜～拜～。”

拉丝缇娅拉背对着我挥了挥手。

虽说是小跑，但凭借拉丝缇娅拉那强悍的身体能

力，要彻底从我的视野中消去身姿也用不上多久。直到那时为止，我一直像个忠诚的骑士般向她挥手致意——等她的背影彻底消失后，我扬声向一旁问道。

“你为什么要一直对她放任自流啊，看看她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姑且先对自称是她母亲的曾经的圣人抱怨一下当今时代的圣人的异常之处好了。

“诶诶诶？怪我喽？”

缇娅拉小姐无精打采地从树荫里走出来，一脸无奈地摇了摇头。

“那可不是我的错哦。等我开始活动的时候，那孩子就已经是这副模样了。不如说，我还挺生气的呢，真亏弗茨亚茨敢给她培养成那样啊。”

“那你的意思是怪我们这边的教育人员喽？我记得负责教育她的是兄长大人和帕林库洛来

着.....”

“赫勒比勒夏因的末裔和勒伽西的转生.....？如果是那两个人的话.....那应该是勒伽西的错吧！毕竟勒伽西基本上属于那种不正经的人嘛！”

“果然吗.....既然圣人夫人都这么说了，那就肯定不会有错了.....！可恶，都是帕林库洛的错.....！”

要我说的话，感觉应该对这个问题负责的其实是兄长夫人才对，但是这锅还是给帕林库洛背了。反正只要让那家伙背锅在道理上总能讲得通，这也没办法。

我和缇娅拉小姐在尽情地开罪于帕林库洛之后，冷静地整理起了现状。

“玩笑话先说到这里.....刚才拉丝缇娅拉提到的你最喜欢涡波这点，是真的吗？至少拉丝缇娅拉那家伙是对此坚信不疑才决定将他让给你的

啊。”

“哎呀～，要说喜欢那当然是相当喜欢了。不过我觉得算不上第一吧？绝对算不上。在女儿体内看到了小缇亚、小玛利亚、小斯诺的表现之后，说实话，我觉得我根本不是对手呀。”

“倒也是。没有正常人能比得上她们。”

缇娅拉小姐的力量和技术虽然远超群伦，但比较起来性格还是很正经的。在爱情程度上跟基督身边那帮人比起来，她还差了些火候。

“我家女儿为什么会那样执迷不悟呢……真是搞不懂啊。但这样看来，我跟她的『亲和』肯定是没戏唱了。我的声音已经没法传达给女儿了……”

说到『亲和』这个词，我之前在与帕林库洛战斗时曾听到过。我对这个词的理解，只限于它是使用『理的盗窃者』的力量所必须的一个条件而已。

我刚在心里想着希望获得更加详尽的解释，缇娅拉小姐便一如既往地觉察到了我的想法。

“嗯？你不知道吗？既然这样，那回去的路上我就给你解释一下好了。毕竟这东西跟明天的仪式也不无关系嘛。算是魔法的真髓之一了。”

“那可真是多谢。”

就这样，我们特别挑选了一条不会撞见拉丝缇娅拉的道路，缓缓地向自家的宅邸走去。

在归途中，我们的谈话不由地染上了离别的色彩。

“仪式的准备就要完成了吗……这样的话，刚才的训练应该就是最后一次了吧……”

“是啊，看来明天我们就要告别了啊。”

“明天、吗……”

一想到这便是最后一场训练，我的步伐不禁迟缓了许多。尽管总是置身死地，但到一切结束的时

候再去回想，总觉得这段时间还挺有乐趣的。
但我们不会因此止足。因为双方都有比这份寂寞的心情更重要的事物。在缓缓走了两三步之后，我们的脚步又变得了无踌躇。



——所谓的『亲和』即是人生的叠合。

好像是指灵魂有多么酷似的意思。

同质的灵魂叠合在一起，升华到更高的次元，这就是『亲和』。

原本的话，亡逝的灵魂会溶解到世界之中。可是，如果同质的灵魂就在附近，那么在溶解到世界里之前就会被同质的灵魂所吸收。尽管缇娅拉小姐将她在千年前历经形形色色的魔法开发之后发现的『魔法的真髓』解释给我听，但说实话我听得是云里雾里。

感觉就像『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一样，虽然根

据千年前的经验总结能够确认它的存在，但却无法说明得有条有理，是十分暧昧的现象。

我勉强能理解到的，就是现在的拉丝缇娅拉和缇娅拉小姐的灵魂已彻底殊离——一旦两个灵魂进入同一个肉体，那么灵魂的矛盾就会带来冲突，直到其中一方消灭为止才能了事。

反过来说，作为基督同伴的那名原奴隶少女和『火之理的盗窃者』的灵魂就极其相似——所以两个灵魂得以完美地融合在一具身体当中。

在返回赫勒比勒夏因家的路上，我听缇娅拉小姐解释完了『亲和』的详情，并在正门前的位置暂告分头行动。

“那我先藏到你家院子里好了。”

“诶？你也要进去吗？”

“嗯，因为我也想听听他们两个怎么说。我会掩藏身影悄悄听的，放心吧。”

留下这句话之后，本以为应该会直接回到大圣堂的缇娅拉小姐一头扎进了宅邸的庭院。

虽然庭院里会定期有佣人过来检查，但缇娅拉小姐应该是不会被抓到的。

我对师父的本事放了一百个心，随后动身走进了宅邸。

紧接着便有一名侍女凑到身边，告诉我有客人到访。

正如拉丝缇娅拉所言，塞拉她们此时正在客房里等我。

途中虽然被蔑视我的家人投以不怀好意的目光，但为了不让前辈久等，我还是快步移动着。

尽管是我的客人，但对方毕竟是雷迪安特家的骑士，雷迪安特家作为贵族格段不低，所以还是会为她们提供上等的客房。

我就着快步行走的势头一把推开了房门。

里面的三位访客的身份正如预想中的一样。

骑士塞拉、探索者艾尔还有艾米丽。见我匆匆赶到，塞拉首先开口招呼说。

“打扰了。看这样子，你应该跟大小姐谈过了吧。”

“抱歉我来迟了。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比较闲，所以我去郊外练剑了。”

“嚯～。你度假的方式真是令人敬佩啊。真希望我们那边的年轻骑士们都能跟你学学，不要成天闲散度日。”

我和塞拉轻轻抬了抬手互相寒暄道。

坐在里边的两名探索者向我深深地低下了头，我笑了笑说没有这个必要。

“话说回来，你姐姐还是老样子，真是不得了啊……在我们等你的时候，她找我好一番盘问来着……”

“姐姐大人她.....啊，是问你基督的事情吧？”

“是啊。『舞斗大会』大会那时候她明明都被甩了，可看样子还是没死心呢。我费了好大的功夫才给她糊弄过去。”

“只不过是甩了而已，这点程度的事是阻止不了姐姐大人的。”

塞拉沉着脸跟我报告她与姐姐大人之间的交流。看到她的表情，我就知道她的遭遇跟我之前如出一辙。再仔细一看，还会发现另外两人也是同样的表情。看来我家姐姐收集起情报来根本不管对方是谁。

感觉总有一天她或许会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基督身边去，真是可怕。

“行了，先不提你的姐姐，赶紧进入正题吧。大小姐已经完成了和你带来的这两个孩子的交涉，仪式的准备也即将告成。她希望直接在明天早上

开始仪式，你这边方便吗？”

“当然方便，我随时都能就位。”

“这可真是让人放心的答复。你能成为我们的同伴真是太好了。”

对我来说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回答，可塞拉听后还是深感放心。

接着这个话题，待在后面的两个人走上前。

艾尔又一次深深地低下了头向我道谢说。

“莱纳先生，实在是非常感谢你。多亏了你，我们两个的病终于能治好了。”

“啊，是拉丝缇娅拉答应帮你们治疗了吗？这确实是件好事。不过我之前不是说过用不着道谢了吗？我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已。”

“即使如此，想到你为了促成这个结果的辛劳，我们也必须向你道谢才行。”

艾米丽也随艾尔一起低下了头。

这两个人确实是很懂礼貌。

“顺带一说，我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会待在大圣堂外面。因为如果到时候发生了什么不测，我在场只会让你们束手束脚而已……如果艾米丽被敌人绑做了人质，我肯定会以解救艾米丽为优先，弃大局于不顾的。”

随后，艾尔将他于仪式当天的所在告诉了我。

虽然我觉得让他在场充当艾米丽的强心剂也并无不可，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安排。

连当事人艾米丽也以坚定的语气同意道。

“嗯。如 • 果 • 有 • 人 • 做 • 了 • 人 • 质 • 的 • 话，艾尔在场会非常麻烦……所以你一定要在外面躲好。不稳定要素一定要全部排除才可以。我一个人也没问题的，放心吧，艾尔。”

“我不会担心的啦，毕竟有莱纳先生在呢。”

两人做着有些危险的预测。

说的就好像仪式当天肯定少不了敌人袭击一样。

“塞拉……难道说……”

“我把话说明白了。仪式当天，斐勒卢托那家伙肯定会有动作。”

“居然如此肯定吗。理由是？”

塞拉以充满愤慨的语气认真地解释道。

“那家伙非常露骨地上下其手，将我调离了大圣堂。因为这个缘故，我现在就得立即出发前往本土。宅邸外面就有一堆迎接我过去的人。我之所以现在还能留在这里，都是拿出发之前需要时间将自己的业务转交给你做挡箭牌才能实现的，但也只能争取到一点时间罢了。”

塞拉居然会在如此关键的时候离开拉丝缇娅拉身边……？

虽然不知道斐勒卢托是怎么操作的，但他这步棋下的着实了得。

“在本土那边的库艾伽原总长遭遇了事故。为了填补她暂时离职的空缺，我必须赶去本土任职。”

“库艾伽总长她……？”

“事故本身再怎么说不至于是斐勒卢托的安排。不过肯定是那家伙暗中作祟，勾结元老院将我选作了继任的骑士。既然他处心积虑地将我调离，那么趁着仪式的警备空虚的机会，他肯定会采取行动。”

“既然你都清楚他的目的了，那无视调职命令不就好了……？”

“无视命令的话，那危险的是大小姐的立场。毕竟战斗不止今天一天。必须要处处小心，免得授人口实。……而且大小姐也命令我过去。”

想必塞拉也不愿如此吧。她一脸不甘地告知了自己明天不能参加仪式的事实——不过她看向我的

眼睛，以充满自信的语气说道。

“……我和大小姐都相信你的能力。你的实力已经超越了兄长海因，身心双方都是弗茨亚茨当下第一的骑士。只要有你这张王牌在，我们就不会输。”

她与我四目相对，表明拉丝缇娅拉的王牌不是自己而是我。

我拼命地忍住了移开目光的念头。

说实话，我的良心痛的不得了。

明明我就是个将背叛看得轻如鸿毛的连垃圾都不如的骑士……

“用不着露出这种表情。当然了，为了补上我的空缺，我有拜托靠得住的骑士在仪式当天负责护卫。”

看来我那不是滋味的表情，被塞拉自顾自地理解到了其它的方向。

为了消除年少的部下心中的不安，她特别强调了增援的存在。

至于她提到的增援是谁，我心里有数。

“是拉古涅吧。”

“没错，其中一人是拉古涅。虽然我还找了另一个人……不过那边应该是赶不上了吧。明天就由你们两个共同分担护卫的职责吧。”

虽然还有第三个人，但因为是不确定因素，所以并没有被算在人数里面。

明天的护卫有两个人——也就是说，我们只能以两人的配置，让一年前备有上千名警备人员的仪式成功举行。对于如此难题，塞拉伴随激励一同委托道。

“我相信有你们两个人在的话，就算大圣堂的骑士全部倒戈，应该也没有问题。”

以大圣堂所有的骑士为对手——确实，算・上・

拉·古·涅·在·内·的·所·有·人，我都能以一人之力解决掉。

风魔法在对多数敌人的攻击中有十足的优势。

哪怕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我也只要用风魔法像茧一样将神殿包裹起来就行了。拜至今为止的特训所赐，我可以将该魔法维持数个小时。

只要没有能跟守护者匹敌的对手出现，护卫就不会出任何差错。

而且基本就没有人能跟守护者匹敌，所以说高枕无忧应该不为过。

“放心交给我吧。我一定会将拉丝缇娅拉保护好的。我向手中的剑发誓。”

我扬声许下骑士的誓言，以求摘除塞拉的不安。说实话，我不能保证让一切都如拉丝缇娅拉的心意。

但是她的性命我一定会守护好，就算要以我的命

为交换也在所不辞。

可能是对我的话感到满意了吧，时间所剩不多的塞拉起身打算离开房间。

“嗯。那就拜托了。”

塞拉的语气宛如此生的告别一样郑重。

接下来她就要一路离开联合国了吧。将该讲的话都讲完之后，塞拉就那样离开了房间。艾尔和艾米丽在又一次致谢之后也跟着她离开了。

于是客房中便只剩下我一个人。

这样跟拉丝缇娅拉的约定也就完成了。

我立马在空荡的房间中放话。

“你都听到了？”

“嗯。明天可要当心了。我大概有种预感，明天一定会有变故。”

缇娅拉小姐推开房间的窗户，像猴子一样用俊敏的动作跳进了房间。看来她一直躲在墙边探听着

里面的对话。

而且还自相矛盾地同时用『大概』和『一定』作出了『预言』。

看来还是以塞拉担心的情况会成真为前提采取行动为好。

“既然这样，那我就得尽快赶到大圣堂保护拉丝缇娅拉才行了……”

“我也得赶紧回到地下室了呢。等仪式的准备完毕之后，必然会将这具身体移送到大圣堂的说。”

我们一同赶往大圣堂为接下来的事情做好准备。路上，缇娅拉小姐有些欣喜地说道。

“时候终于到了啊。可以说明天正是检验特训成果的好机会呀……！”

“是啊……可说实话，我觉得自己跟之前比起来没有变强太多……”

就算跟缇娅拉小姐虚张声势也没意义，所以我据实相告。

“嗯。说实话我也觉得教的不咋样。”

“喂！”

而作为师父的缇娅拉小姐回答得也是毫不忌讳。

“啊哈哈。嘛，虽然说不上完美，但是该教的也都教了吧。”

“……之后我会自行锻炼的。很感谢你的教导。”

这也是我司空见惯的发展了。

千年前的伟人们大抵时间都不是很多。所以无论是诺文还是艾德，亦或是缇缇——都只是将他们擅长的技能的骨干传授给我，剩下的则要靠我自己来添枝加叶以期彻底修成。

事到如今我已不会对这样的事感到不满。有的只有感谢罢了。

我们一边谈笑，一边离开赫勒比勒夏因家，移步弗茨亚茨的街道，穿过『第十一区十字路口』，抵达了大圣堂。

一如既往的，如城塞一般的大圣堂被护栏和护城河环绕着。在通往正门的大桥上，守卫着不少负责警备的骑士。

虽然我能堂堂正正地直接通过正门，但缇娅拉小姐就不一样了。

“那我要从后院那边潜进去了，拜拜~。”

缇娅拉小姐理所当然地打算偷偷潜入。想必她出来的时候也是这么干的吧。就和刚才进入自家宅邸之前那时候一样，我依旧不担心她出什么问题。

“那明天见了。”

“嗯，明天见。”

为了明天即将到来的彼此人生最后的离别，我们

互相道完了今天的告别。

接着，我一边和负责警备的骑士打招呼一边穿过正门，而缇娅拉小姐则向着大圣堂的后方跑去。

我在大圣堂辽阔的内庭中迈步行进。

因为路上有大得浪费的花坛和长得惊人的阶梯，所以要抵达建筑物是很费功夫的一件事。来到大圣堂门前的我，立马察觉到周遭的氛围相较于此前有了不小的改变。

我在与自己擦身而过的骑士们身上感到了一种违和感。

那是非常微小的违和感——比如说遇到了在这个时间段里一般不常见到的骑士，还有骑士们的表情稍稍有些僵硬，再有就是庭院内的杂音稍稍抬高了一点——也就只有这种程度而已。

但连日来经过磨砺的我的直觉，却让自己产生了一份确信。

明天，我会与自己的同僚交手。

尽管在这些骑士中还有我在艾尔多拉琉学院的同窗——可即使如此，明天我照样会毫不犹豫地向他们挥剑。

我再次坚定决心，并迈出脚步。

随后时刻笼罩着大圣堂的结界轻轻拂过了我的身躯。我没有在乎被结界触摸的感觉，一门心思地赶往建筑物最深处的神殿。

预定要举办仪式的场所与一年前相同。

主君拉丝缇娅拉此时应该就在那里。

在我来到神殿大门口的时候，我听到里面传来女孩子交谈的声音。就算不竖起耳朵探听，我也知道声音的主人以及谈话的内容是什么。

“——终于能见到她了……！能见到传说中的缇娅拉大人了……！！拉古涅，这・可・是・那・个、那个缇娅拉大人哦！！”

“是的，是・那・个缇娅拉大人啊！哎呀～，她会是个怎样的人呢～。岂止是这个国家，她应该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伟大的人吧，是真真正正的『第一』呢。真令人期待呀！”

“我也很期待哦。等遇到她了，要和她说什么好呢～。果然还是把我看到的故事中那些浮光掠影的地方好好问清楚吧。啊～，好期待啊。”

神殿的大门伴着嘎嘎嘎的声音被推开。

其内部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空荡。

待在这空荡的房间里的，只有两个人。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以及拉古涅・卡伊库欧拉。

我上次进入神殿的时候，这里面还满是富丽堂皇的装饰品以及做工精致的座椅。如今所有那些都被撤除，内部完全处于空无一物的状态。

剩下的只有美丽的大理石地砖，还有祭坛上方的彩色玻璃。

拉古涅和拉丝缇娅拉此时正在祭坛的地面上描绘着魔方阵。

两人手上拿着古旧的羊皮纸，一边描绘法阵一边聊着天。

据我事前听说的内容来看，在魔方阵画完之后，拉丝缇娅拉会在仪式的前一天夜里坐在法阵的中心进行精神统一的作业。应该是持续向法阵注入魔力，以便启动大规模的术式吧。

虽然不知道仪式的具体细节，但大致的程序我姑且能猜的出来。

我一边为了明天的护卫而将神殿的内部情况记在脑中，一边向祭坛上的两人靠近。

“拉丝缇娅拉，我跟塞拉谈过了。你们这边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嗯，欢迎回来。不过，这边还没什么需要你动手的。魔方阵的描绘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我现

在也没累到需要拜托你警戒的程度……”

拉丝缇娅拉扭了扭头，思考有什么可以让我做的。

但结果还是没有想到，真正需要我的时候要留待明早之后。

在拉丝缇娅拉全神贯注地集中于仪式的举行，同时又因为疲倦而无法迎敌的时候——那时候才轮到我出马。而敌人袭击的时间点，也肯定是那个时候不会错。也就是基督在一年前的仪式上突然杀到的那个时间。

“我明白了。那我先找地方小睡一阵子。你们两个就一边聊一边准备吧。”

“这样也好。今天晚上让拉古涅负责警戒，明天早上之后再换莱纳上场吧。”

我旋即移动到神殿的墙边，将身体靠在墙上休息了起来。虽然墙壁凉了点，但还是睡得着的。

我闭上眼睛决定放心睡上一觉。

在阖上双眼之后降下的暗幕中，我听到拉古涅的声音。

“在大小姐做准备的时候就交给我吧。另一方面，等到明天早上我会变得很累，所以那时候就要有劳你了。”

简单来说，在拉丝缇娅拉能像这样自由活动的时候，其实是完全不需要护卫的。

虽然她在基督面前表示自己拿守护者没有办法，但这绝对不意味着她很弱小。她仍然堪称暴力的具现化，是多少个骑士一起上都奈何不得的现人神。

所以我需要警戒的时间段只有明早之后——

从天尚未破晓的时候开始，拉丝缇娅拉就会在彩色玻璃之下开始祈祷。

因为祈祷跟魔法构筑一样都会消费魔力，所以需要

要相当的集中力。

待到太阳高升的时候，她的体力和魔力就会耗竭。

——就是那个时候了。

直到那个时候为止，我都只需放心休息。

过度的紧张和焦虑都会与『失败』直接相联系。

现在我要做的是保证能以一个最好的状态迎接时机的到来。

虽然是我的『直觉』——但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远处传来了拉丝缇娅拉和拉古涅的欢声笑语。为了让经受缇娅拉小姐的训练而积累了疲劳的身体得到休养，我强行将意识沉入深渊，遮断了外界的光线和声音。

就这样，我迎来了仪式举办前最后一天的夜晚。

虽然沉入了梦乡，但我仍旧能感受到时间的流

逝。

我在梦中察觉到了缇娅拉小姐忌辰之日的到来。等到今天太阳当空的时候，缇娅拉小姐就会完全消失，她的力量会全部交给我继承。

将成为弗茨亚茨的传说的后继者的，既不是拉丝缇娅拉、也不是斐勒卢托、不是弗茨亚茨的任何人，而是我。

这历史性的日子，同时也是一年前未能实现的真正的仪式的日子，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271. 仪式开始

朝露的味道。

植物与泥土的芳香混合着清晨的舒爽气息一同沁入了鼻腔，然而侧耳倾听却不见有雨水的声响，可能是在我睡着的时候已经下过一场雨了吧，想到这里，我驱散淡薄的睡意，睁开了双眼。当然了，一睁开双眼，我看到的便是一座昏暗的神殿。

透过墙壁的窗轩，便可以看到深蓝色的天空。在天空的尽头挂着飘渺的玉轮。

幽暗的月光透过窗框照进室内，将漂浮于空中的尘埃染得纯白。

既没有破晓，也不能说夜幕还未拉开——总之就是个暧昧的时间带。

也不知为何，在神殿内苏醒过来，总有种莫名的神秘感萦绕在心。

我仔细地将昏暗的神殿环顾了一番。

与昨天相比，有几点发生了变化。

拉古涅此时也和我一样，将身体倚靠在了墙壁上。她待在与我相反方向的角落里，用观赏名画一般的眼神看着神殿的祭坛。坐落在那里的是一道精致的魔方阵，而拉丝缇娅拉此时正厕身于法阵的中央合掌祈祷。

沐浴在透过彩色玻璃降注而下的不知是日晖还是月华的光芒之中，拉丝缇娅拉缓缓地将自己的魔力输送进魔方阵。

或许是因为那股魔力的密度太大，只见穿在她身上的白衣和金发都像活物一般颤动着。

虽然谈不上光鲜艳丽，但蕴藏在其中的美感已经足够夺去拉古涅的目光。

若是让对魔力缺乏抵抗性的一般人看到这一幕，那或许会以为是神圣的光芒的化身临凡于世了

吧。恐怕他们只能对这样的光景屏息谛视，而不敢有丝毫的轻举妄动，因为就算是目光有丝毫偏移，都会被自己当做一种亵渎。

无论男女老幼，都会成为她魅力的俘虏。拉丝缇娅拉就是这样一种存在。

神殿内的时间仿佛都因紧系于拉丝缇娅拉一身而停滞，空有静寂支配着全场。

不过这种魅力跟我没啥关系，所以我权当是起床的招呼，毫无顾忌地打破了这份静寂。

“我醒了。拉古涅，你感觉怎么样？”

远处的拉古涅听到我招呼她，身体猛地一抖。

接着她挠了挠头给予了回应。看样子，因为看得过于专注而疏于戒备这点令她感到很不好意思。

“那、那个……难道说，时间要到早上了吗？啊~，到早上了啊。现在准备工作已经全都做好了，小姐正在将自己的魔力输入魔方阵来着。”

“看起来也是。按照计划，到了早上的时候，缇娅拉大人的身体和艾米丽应该在神殿内才对啊……”

“没错，这件事也搞定了！为了防止魔力混杂而招致变故，所以她们现在正在那边等着呢！”

接着，我在神殿入口附近的长椅上看到了两名少女的身影。

“早上好。莱纳先生。”

坐在长椅上的艾米丽首先觉察到了我的苏醒，她十分有礼貌地低头跟我打了个招呼。而另一名少女此时正在她的膝上沉眠——不，跟沉眠有所不同。毕竟在少女体内的心脏此时已经停止了跳动，所以她已经死了——这么说更准确一些。

直到昨天都还作为缇娅拉小姐的身体活蹦乱跳的『魔石人类』的尸体现在就躺在艾米丽的膝上。见到这一幕，我也明白准备已属万全。

就在这时，意料之外的第三个清晨寒暄传到了我耳边。

“早上好啊，莱纳。”

拉丝缇娅拉维持着默祷的姿势同我招呼道。

本以为她在祈祷的期间不能说话，但事实并非如此。拉丝缇娅拉一派轻松地用清越的声音向我们下达指示。

“——好的，既然大家都到齐了，那仪式差不多可以正式开始了。比计划中要早了一些，魔力也灌注得差不多了。艾米丽，你过来这边。”

“好的，拉丝缇娅拉大人。”

艾米丽正要抱起缇娅拉小姐进行移动，就被我抢先一步来到她身边说道。

“『魔石人类』让我来运送吧。你专心照顾自己便是。”

“好的……非常感谢。”

艾米丽虽然是才能卓越的探索者，但毕竟个头不高，属性也是魔法使的类别，要她把别人抱到对面恐怕相当费力，所以我替她接过了缇娅拉小姐的身体。

就这样，我一边尾随艾米丽在直通祭坛的地毯上迈步，一边审视怀中的『魔石人类』的脸庞。

她的脸上毫无生气。

昨天那丰富多变的表情就好像南柯一梦。

如果这场仪式如我所想的以失败告终，那么我就再也看不到缇娅拉小姐那莫名令人不爽的表情了吧，一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有些寂寞。

可是如果我将自己的心境表现在脸上，那恐怕会令拉丝缇娅拉她们生疑。

我努力摆出一张扑克脸，将缇娅拉小姐运到祭坛。接着拉古涅也来到了祭坛上开始警戒周围的情况。

拉丝缇娅拉也紧张了一些。这也无可厚非，我们所有人都明白，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真正的仪式这才要开始。

“好滴……接下来我就真的无法行动了……所以说，有劳大家了。”

拉丝缇娅拉看着我和拉古涅拜托道。

对此，我们两人强有力地颌首给予了回应。

“全都放心交给我吧。我会让一晚的休息物尽其用的。”

“虽然我有点困，不过我会努力的……！”

拉古涅与我不同，她昨天一整晚都在放哨。一如所言，此时的她困得上眼皮直打下眼皮。看样子她不是很善于熬夜，原来她的体质比我想象得还要稚气。

见她这样，拉丝缇娅拉苦笑了一声。

“毕竟拉古涅昨天晚上已经很努力了嘛，这也没

办法。接下来就是莱纳的任务了。好了，莱纳，请你把她的身体放在魔方阵的中央。”

“明白。”

我将缇娅拉小姐的身体放到了魔法阵上，艾米丽跟着走了上来。

“艾米丽只要坐在那边就好了。过程中会有魔力被吸取的感觉，请注意不要被吓着了。”

“好的。我已经将程序全都记下了，没关系的。”

“了不起了不起。”

于是乎，三名『魔石人类』便在魔方阵内聚齐了。艾米丽以轻柔的动作坐了下去，拉丝缇娅拉则将手抵在了躺倒在地上的缇娅拉小姐身上开始了魔法的构筑。

“你们两个人先离开一下……如果在魔法的效果范围之内，魔力会混杂在一起的，那样就麻烦

了……”

我们遵从拉丝缇娅拉的指示离开了魔方阵。接着，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又往远处退了几步。

“嗯，这个距离就可以了。好了，准备完毕。今天会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哦～。大家可要看好了！”

拉丝缇娅拉故作轻松地说笑道，紧接着她便正式启动了用于仪式的魔法。

描绘在地面上的魔法阵开始发亮，于此同时，三人的魔力也络合在了一起。

“『鲜血奉还阵』启动。回想术式开始收束。仪式开始。——神圣魔法『再诞』。”

随着魔法名被编纺而出，整个大圣堂就像心脏一般脉动起来。

同时，三名『魔石人类』体内开始流溢出魔雾。红雾交织、融合在了一起，而且也少不了启动魔

法的『血』的存在。

『血』在空气中循环开来，并发出阵阵白光。

这副光景足以让人确信『再诞』的仪式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运作。

如此一来拉丝缇娅拉便无法行动了。

当然，缇娅拉小姐也不例外。

据我昨天从缇娅拉小姐那里听到的信息来说，这个叫『再诞』的魔法其实是由缇娅拉小姐发动的共鸣魔法。

这个神圣魔法『再诞』不仅要全神贯注地倾尽所有魔力，同时还要动用体内全部的『血』才能发动。既然要耗用与魔法联系最紧要的『血』，那么在这场仪式进行的期间，她们就不可能再行使其它种类的魔法了。

也就是说，会因疲劳而无法迎击敌人的不仅只有拉丝缇娅拉，缇娅拉小姐也是一样。

由此而言，这便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魔法。

千年前传说中的圣人缇娅拉小姐将耗用自己的一切，并且专为这一天而诞生的现代的圣人拉丝缇娅拉也会耗用自己的一切，如此才终于能够发动的『亲和』的魔法之极致——缇娅拉小姐是这么跟我说的。

作为原艾尔多拉琉学院的学生与莱文教的骑士，能够亲眼目睹这个大魔法实在是一份殊荣。

可是，我很清楚这个大魔法最后会以失败告终。这场仪式在最后的最后会将对象错判为莱纳·赫勒比勒夏因——因为这是主导这场仪式的缇娅拉小姐的决定，所以这个结果是注定的。

为了不错失最终的失败赋予的机会，我绷紧了神经。

按照计划，我要在拉丝缇娅拉因为明明仪式已经结束可缇娅拉小姐却没有苏醒而感到疑惑的时

候，抓住时机触碰缇娅拉小姐。

只要这样，缇娅拉小姐那边就会发动魔法，将所有力量送给我。虽然她说这就跟神圣魔法『Level Up』差不多所以可以放轻松，但我还是不免有些紧张。

两名骑士就这样守望着散发淡淡光芒的三人。

我站在魔方阵的右侧，拉古涅则居于左侧。为了防备可能到来的奇袭，我们两人的目光都异常得锐利。

尽管刚才还说什么“好困”，但拉古涅一开始正式执行任务便判若两人。她并没有拿疲倦当借口疏忽懈怠的意思。

同时，那敏锐的表情也令我清楚地意识到此人是个不可小觑的强敌。

别看平时作风诙谐，但她实际上是一个极其强大的人。无论何时都沉着冷静，在自己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将正确的抉择一以贯之。既不会懈怠也不会大意，只是沉稳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拉古涅·卡伊库欧拉就是这样一个骑士。

要对其性格举出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的话，那恐怕非『舞斗大会』决胜战之后发生的那件事莫属。时至今日，那一幕仍令我记忆犹新。那一天，我非常漂亮地夺走了诺文的剑。行动简直完美到让我自己都赞不绝口。在基督这样一个堪称我人生中最大的强敌面前，我没有丝毫的大意——明明如此，但诺文的剑却被拉古涅如探囊取物般抢到了手中。

事后想来，恐怕拉古涅出手的那一瞬间，是能够将剑夺走的唯一的时机。

就算是面对称名『最强』的格连、或者是基督队伍中的任何人，我都没有将剑拱手相送的打算。在如此高度的警戒状态下，拉古涅偏偏能趁虚而

入。

这也就是说，她是一个十分沉得住气，而且精于见机行事的人。

恐怕那就是缇娅拉小姐口中的用『数值无法表示的数值』攫取胜利的才能吧。

而持有这样一种才能的拉古涅在审视诺文的剑的时候，她露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表情。她平时的举动愈是活泼可爱，那时的表情就愈显离奇。看着剑刃这样的凶器，拉古涅露出了扭曲的笑容。

那份笑颜既没有开朗的色彩，也不是出于欣喜。在那个时候，距离拉古涅最近的我非常清楚，她释放出了一股杀气。为剑所倾倒的她在不经意间泄漏了杀气，嘴角也下意识地有所上扬。

当时的她颇有一种驱使那把剑将自己得意的『魔力物质化』延展到极限，随后挥向观众席的危险。

如果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没有紧随其后地将剑夺下，那之后会发生什么简直不堪设想。（译注：割内老师在第三章改稿版写到这部分的时候，在推特上揭露了后果，拉古涅会装作还剑的样子刺杀涡波）

还有一点，虽然有找茬的味道，但不得不提的是，兄长大人曾经跟我讲到，说在『天上之七骑士』成立的初期，拉古涅与帕林库洛的关系很不错。只是这一点，就已经足够对她提起最大限度的戒心了。

如上所述——我并不信任拉古涅。

因此，我装出警戒来自外部的奇袭的样子，实则对附近的拉古涅最为提防。

“啊～。好～困～的～说～。肚子饿～瘪～了。”

“拉古涅，虽然理解你的状态，但拜托你千万不要睡着了哦。加把劲撑到中午就可以了。”

“好滴。不过，等吃过午饭之后，我就要好好睡一觉。……呜呜，到那之前要坚持住坚持住。”

我回想着缇娅拉小姐的教导，磨砺可以算得上直觉的第六感，一边同站在魔方阵对面的她谈笑——一边进行监视。

“说起来，拉丝缇娅拉说过，等仪式结束了，会招待大家吃顿好的当作犒劳来着啊。”

“是滴。小姐会给我们做料理来的哦。不知咋回事小姐做饭的水平也是一流的，所以我很期待的来着。”

“也算是缇娅拉大人的欢迎会是吗……？”

“那当然喽～。”

在我与拉古涅谈笑的期间，时间逐渐流逝。

理所当然的，眼前的魔法的力量也越来越强。

仪式的进展鲜明可见，与此同时，拉丝缇娅拉的魔力也在剧烈减少。魔力在她体内的『再诞』术

式中奔腾不息，相应地也以满负荷运转的形式进行着消费。

我和拉古涅则手不离剑柄地在旁守候。

大部分时间中，我们都是在沉默中警戒，但不时也会为了驱散睡意而互相打趣。

太阳逐渐升起，日光照进了神殿。朝阳的光辉十分清爽地拂去了昏暗的氛围。

在阳光照耀下的三名『魔石人类』全都纹丝不动。

想必都是在全神贯注地进行仪式吧。

就好像她们三人的时间静止了一样。

这份静寂也证明了仪式进展的顺利。

渐渐地，照进室内的阳光的角度发生了变化。

随着时间的流逝，太阳越升越高。

就在这时。

就在太阳高升的过程中——发生了异变。

“——呜、呜。”

魔方阵内的艾米丽突然呻吟了起来。

仔细一看会发现她额头上流出了冷汗，呼吸也越发紊乱。

虽然在她身边的拉丝缇娅拉出汗量也非同小可，但这边不过是事前就知道会产生的症状。问题在于，只是坐在这里提供协助的艾米丽，本不应有如此的负担。

在艾米丽附近的拉古涅连忙赶到了她身边。

因为发生了预料之外的变故，她紧急进入了魔法阵之中。我则在一旁守望，当然了，我时刻握着剑柄，聚精会神地观察着拉古涅的举动。

“艾米丽，你没事吧？你这出汗量不得了啊——”

“嗯，我没事。没有问题的。全都跟计划一样……”

拉古涅将手搭在艾米丽肩上关切地询问道。对此，艾米丽摇了摇头冲她展露笑颜。

“这样就好……”

“请放心吧。所有一切，都全如计划所示——”
接着，她握住拉古涅搭在自己肩膀上的那只手。

“——魔法『Sleep Mist』。”

她握住了拉古涅的手，并发动了为仪式所不需要的魔法。

紫色的雾霭从艾米丽手中泄漏，沿着拉古涅的手臂侵入了她的体内。

“诶——？”

拉古涅低吟了一声，跪倒在地。

确认到这点，我立马飞奔了起来。

就跟拉古涅一样，我的反应也慢了一拍。因为注意力全系于拉古涅一身，导致我看漏了艾米丽起手的动作。

对拉古涅施加了魔法的艾米丽也行动了起来。

我和她的目标都是拉丝缇娅拉。

尽管我和拉丝缇娅拉之间的距离只有几米，但艾

米丽还要更近，她就在拉丝缇娅拉身边。

距离差决定了一切。

继拉古涅之后，艾米丽将手抵在了正在祈祷的拉丝缇娅拉喉边。

艾米丽将魔力汇聚在手上，随后厉声喊道。

“站住！就算是杀掉拉丝缇娅拉大人，只获得她身上的『血』，我也无所谓哦！？”

“——！！”

在毫无防备的拉丝缇娅拉喉边零距离地释放魔法——就算那不过是即兴的魔法，也有致死的危险。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因为拉丝缇娅拉的命是比我的命还要重要的——
——我不得不停下脚步。

反应和思考来得太快了。在一瞬间，我回想起了基督托付与我的『守护拉丝缇娅拉』的使命。

既然敌人表示只要将『血』让渡给她，拉丝缇娅拉就不会有性命之虞，那就能避免最糟糕的事态。

在我停下脚步的时候，稍远处传来了拉古涅的声音。

“呜、呜呜……——”

她躺倒在祭坛上陷入了沉眠。艾米丽刚才释放的促使人休眠的魔法切中了彻夜未眠的拉古涅的要害。

比起埋怨她不成器，我首先是觉得无可奈何。

拉古涅原本就是魔力属性不高的骑士。她对魔法的抗性很弱，而艾米丽本身又是能与『天上之七骑士』匹敌的特化了魔法的探索者。要她在中招之后战胜睡魔实属困难。

可是，我本来是觉得拉古涅是有能力在这种逆境中迎难而上的——我是带着这种想法才对她警戒

再三的啊.....不管怎么说，现在是艾米丽控制了仪式全场。

接着，将我搁在一边，她们两人在魔方阵中交谈了起来。

“非常抱歉，拉丝缇娅拉大人。请让我借用一下你构筑的魔法。”

“艾、艾米丽.....为什么.....?”

“真的很抱歉.....利用通过仪式将身体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机会，就算是我也能握住胜机。接下来我要夺走你的魔法，并反过来输入妨碍的术式.....”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但艾米丽夺取了仪式的主导权。

拉丝缇娅拉和艾米丽的魔力本应输送给缇娅拉小姐的身体，但现在却全都被艾米丽一人吸走了。

我实在是按捺不住，扬声同她喊道。

“给我等等。你这丫头，少给我擅自——”

“莱纳先生！！”

但话音未落，艾米丽就声厉辞严地高喊出了我的名字。

她言外之意是“如果你敢动我就杀了拉丝缇娅拉”，这让我只得乖乖收嘴。

这个威胁确实是我无可奈何的一条软肋。

无奈之下，我只好将现行状况下最为安全的办法喊出口。

“我明白了，艾米丽。我不会靠近的。作为代替……——拉丝缇娅拉！你去把那丫头勒死！就算用不了魔法，你的腕力也照样没问题！”

虽然我无法行动，但拉丝缇娅拉不一样。

不管是疲惫不堪还是会带来麻烦的后果怎么样的，她绝对不是动弹不得的状态。所以我大喊着

要她扭断敌人的颈骨。

“笨、笨蛋莱纳……！我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妹妹做出那种事……！”

然而拉丝缇娅拉却没有那个意思。

“可恶——”

如果这个办法行不通，那就没有能够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打开局面的办法了。

在我出言抱怨的时候，拉丝缇娅拉同艾米丽搭起了话。这个笨蛋不仅不打算实行我给出的方案，甚至还关心起了敌人。

“呐，回答我，艾米丽。为什么……？如果你愿意说的话，我是可以主动帮你的啊……？”

糟透了。

拉丝缇娅拉太溺爱『魔石人类』了。

事实证明这是她致命的弱点。

“拉、拉丝缇娅拉大人……抱歉。可是我……”

她这致命的弱点令艾米丽的面容也为之扭曲。

于是乎，在零距离下的两人之间闪过了片刻的静寂。在这片刻的时间中，拉丝缇娅拉似乎就察觉了一切。

她以若有所悟的表情，接受了从艾米丽手中渗透过来的魔法，随后俯下了头。

“啊啊，是那么一回事吗……？既然是因为那个……那就、没——办法——了呢——……”

拉丝缇娅拉像睡着了一样倒在了魔方阵上面。与一旁的缇娅拉小姐合在一起，看上去就像是躺了两具尸体一样。

将这两人控制在手中的艾米丽紧接着向我瞪了过来。

“莱纳先生，拉丝缇娅拉大人已经完全在我控制之下了。请你再离远一些。”

“……我知道了。”

我遵从了这个命令。

因为我没有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要冒险行动的理由。

虽然缇娅拉小姐和仪式也很重要，但基督托付与我的『拉丝缇娅拉的安全』则比这些还要重要。既然拉丝缇娅拉的安全被对方拿去做了要挟，那我就不能轻举妄动。

在我进一步拉开距离之后，艾米丽夺取了拉古涅腰上的剑。

“首先要让尸体变得无法使用才行.....我记得是要避免即死，刺伤腹部就可以.....”

她一面自言自语，一面用剑刺入了缇娅拉小姐的身体。

看到从缇娅拉小姐的腹部流出黑红的鲜血，我低喃了一声。

“缇娅拉小姐——”

——然而实际上并无所谓。

虽然这么说有点薄情寡义，但那具身体的生死其实优先度没那么高。

缇娅拉小姐自己应该也是这么想的。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不过这点事我还是明白的。

看到缇娅拉小姐的身体又归于死亡，艾米丽继续自言自语道。

“这样一来，留在现场的状况良好的『魔石人类』就只有我一个了……接下来只要等待『血』转移到我身上就结束了……这样一来，一切就结束了……”

听上去就像是在劝慰自己一样。

看艾米丽的样子，她对自己辜负了拉丝缇娅拉的好意也是心有愧疚。

“嘖……”

我砸了下舌。

简单来说，要是她了无愧疚之意的话，那我还能更舒服一点。如果她也像我一样，都是只将背叛看作一种手段的人，那我就可以不遗余力地去对付她了。

总而言之，我想先问清楚已经被拉丝缇娅拉察觉到的艾米丽的动机。

“喂，艾米丽。我可是有不少话想问啊……”

“你只要继续在那里静观就可以了。只剩一会儿了。我向你保证，只要你老老实实不动，我就不会伤害拉丝缇娅拉大人的性命……”

看样子她并不打算将原委告知于我。

与面对拉丝缇娅拉的时候不一样，她的态度很冷淡。

不过考虑到我与艾米丽至今以来的交流，她会有这种反应也不足为奇。我也不是很纠结这点，只是一个人思考着。

.....这样的展开倒也不坏。

她刚才说是要获得『血』。

也就是说，艾米丽不过是要取代我本来应发挥的作用而已。

继续对现状放任自流的话，那么到昨天为止一直在训练我的魔法『缇娅拉小姐』的人格便会消灭了吧。艾米丽那边也没有让出身体的意思，而缇娅拉小姐也没有取而代之的想法。只是她的力量会转交给艾米丽而已，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拉丝缇娅拉的安全』也不会受到威胁。

情况可以让人放心。

可是，从感性上来说——我确实有些不满。

缇娅拉小姐是指明要我继承自己的力量。

换言之，我继承她的力量是经过正规的手续接受遗产的让渡，而艾米丽则是巧取豪夺的强盗。

作为骑士，我对犯下强盗罪行的罪犯是看不过眼

的。依从这份感情的驱使，我首先在绝对安全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试图动摇艾米丽的意志。

“我说，艾米丽。你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难道是因为我们的出价不够吗？”

为了避免刺激到她，我以平和的语气出言询问。或许是明白了我渴望对话的意图，艾米丽稍稍放缓了戒心，摇了摇头。

“不是吗。那我问你，艾尔他知道这件事吗？”
我道出了艾米丽的搭档的名字。紧接着她就面带焦虑地辩解了起来。

“艾尔他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了肯定会阻止我这么做的。这全都是我一个人的判断。”

她言外之意不过是所有的罪责都由自己一个人承担。

见到这幅样子，我渐渐意识到她的动机了。

也就是说，艾米丽是因为某种不便让艾尔知晓的

理由，才做出这种事的。

总觉得这跟我之前在哪里听到过的某段恋爱情结有点像，我不禁感到有些厌烦。

如果一如我所想，那要说服艾米丽就很困难了。但要我帮她一把也实属不可能。

就在我烦恼接下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只听身后传来“嘎嘎嘎”的声响，神殿的门扉被推开了。

接着，第三者的声音在神殿内回荡开来。

272. 妨碍

“呵呵呵，可不是因为钱的问题哦。你还是老样子啊，骑士莱纳。”

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转头，于是就看到了身着高阶神官服的代理宰相——斐勒卢托。在他身后站着一群负责护卫的骑士与几名戴着面纱的『魔石人类』。

看来对方是察觉了神殿内状况的剧变，于是将布置在大圣堂内部的棋子们带进来了。

他的介入已在预料之内，我冷静地询问道。

“你是因为被那家伙威胁了所以才背叛我们的吗？”

询问的对象不是斐勒卢托而是艾米丽。

听到我的问题，艾米丽撇开了视线。看来是我猜中了。

接着，斐勒卢托代艾米丽回答道。

“哈哈，我怎么会做出威胁这样野蛮的行径呢？而且说到底，她并没有背叛你们。她从一开始就是我的合作者了。”

无奈之下，我只好将交谈的对象切换为自己原来的上司。

“从一开始……？这话从何说起？”

“字面意思罢了。你们在收集圣人的血这件事，我早就已经知道了。而我之所以明明知道却一直作壁上观，那都是因为我一早就将她拉拢到了我这边啊。明明如此，可你们却被蒙在鼓里，勤勤恳恳地帮忙『收集血液』，真是辛苦了。真是省去了我不少功夫啊。”

说得这么言简意赅可真是帮大忙了。

原来在我们为了『收集血液』而到处奔波的时候，斐勒卢托一直都在等待着坐收渔翁之利。怪不得我最开始在迷宫里找到艾米丽的时候，她的态度

会有些不对劲。

虽然没有责备的意思，但我还是瞥了艾米丽一眼。

“莱纳先生，对不起。可是，都怨你们说要治疗我们的身体，我才不得不这么做……”

见斐勒卢托油嘴滑舌地粉饰起了内情，艾米丽也做出了无需隐瞒的判断，她带着几分谢罪的意图道出了自己的动机。

“这具『罹患疾病的身体』是将我和艾尔联系在一起非常重要的东西……我绝对不容许它被治好……是的，我也好艾尔也好，只要一直这样『患病』就可以了……！永远永远都患有疾病就是最好的！明明如此，可莱纳先生你们却要改变这个状况！就因为拉丝缇娅拉大人要操些多余的心！所以我才不得不这么做！哪怕你们不要当着艾尔的面，只来找我商量也好啊！！”

因为不想治好自己的病。

也不想让自己这种想法被艾尔察觉到。

这便是她的动机。

听到这里，原因就明了了。

只是我们的行动比斐勒卢托慢了一步而已。

获悉了内情和动机之后，我心头的疑惑总算云开雾散。可是，还是有一点让我感到讶异。那就是艾米丽所说的——

——为了彼此能联系在一起，所以要一直患病……？

且先不管正在与我对峙的艾米丽和斐勒卢托，我总觉得之前也好像在哪儿听到过类似的观点。

我刚要进行回想——思路就被打断了。

站在前面的艾米丽将自己手中的剑比向了我。

“所以非常抱歉。我背叛了你们。”

对此，我叹了口气。

“唉，你这话说得跟某个人真像，都麻烦得不得

了。……你要一直隐瞒这件事，和艾尔永远在一起？怎么可能呢，你傻吧。简直让人无话可说。别耍性子了，你们两个赶紧给自己的病治好，然后迈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去。”

“……那、那种事我不要！我根本没有拜托你们帮这个忙！我不是说了这都是你们在操多余的心了吗！？”

“就算你没拜托过我们，它照样是艾尔的期望啊，笨蛋。我还以为你是个挺精明的丫头呢，这不是完全中了斐勒卢托的计了吗。也就是说，我这次要面对的敌人是——”

相比于歇斯底里的艾米丽，站在神殿入口的男人才是我应该投注敌意的对象。

或许是觉得自己的计划进展顺利吧，斐勒卢托自鸣得意地坏笑着。

很好，这样我就好做多了。

比起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满怀烦恼地去战斗的少女，还是去暴打另一个欺骗了纯真的孩子的成年男性来得更痛快。

最重要的是，就算我一不小心给他杀了也没毛病，这是最爽的。然而，斐勒卢托对我心里的盘算一无所知，仍旧在那里大放厥词。

“呵呵。没错，就是这样了，艾米丽小妹妹。我非常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如果你们的病被治好了，那你二人生活的世界将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说，与至今为止都因为疾病的原因而无法接近的人们的交流会与日俱增。如此一来，私生活中两人独处的时间就会大幅减少。岂止如此，甚至会一改两人队伍的形式，结成人数更多的队伍吧。如果金钱上变得更加从容的话，那么行动范围当然也会——”

“——不要再说了！”

艾米丽不愿再往下听，只好发声打断了斐勒卢托的话。

可即使如此，斐勒卢托还是说个不停，他想借机将陷入迷茫的少女彻底拉到自己的一边。

“是这样吗！我明白了！既然如此，那就由我来帮助你实现自己的愿望吧！——那么首先，就让这场仪式彻底失败好了！仪式本身功亏一篑，现人神又陷入昏迷，如此一来，给予你们的报酬自然就会一笔勾销！之后你只要把这个坏消息带给艾尔·昆图斯就行了！接着两人一起感慨果然天上不会掉馅饼，于是就能顺理成章地维系彼此相依为命的生活了——！是了，就可以尽情享受自己的幸福了！作为大圣堂的神官，我由衷地支持身为弗茨亚茨国民的你的幸福！”

这家伙还是一如既往地善于利用别人内心的弱点。

在我因为兄长的死而意志薄弱的时候，也和艾米丽一样受到了此人的欺骗。

他就和利用我那时候一样，弄脏别人的手，自己却在一旁坐享其成。

真想不到看到同样的事在我自己眼前上演之后，我会感到如此愤怒。先前还波澜不惊的内心，此时已席卷起一股充满毒素的漩涡。

在这名唤杀意的毒素的驱使下，我冲斐勒卢托放话道。

“原来如此啊……要是对手只有艾米丽一个，我还想听之任之的……不过既然对手是你那就是两码事了。我会不遗余力地给你的阴谋砸个稀巴烂。要是我失手杀了你，你可别怪我啊？”

“那是我的台词才对。……呵呵，看来今天会是个骑士的人身事故频发的日子啊？”

话音落毕，斐勒卢托举起一只手打响信号，将身

后的棋子们推向了前方。

在那当中果然不乏与我相识的骑士。恐怕是对方为了动摇我的意志而特别安排的吧，不过很可惜，对我来说，不论私交如何，职场相逢就是各为其主，为了完成我的任务，我对下杀手毫无顾忌。

问题只在『魔石人类』身上。

她们应该会和之前一样，使出在大圣堂对付基督的那个凶恶的共鸣魔法吧。

“我可先说好了，我的魔法的发动速度要远远凌驾于你们那边。跟我主不一样，我是不会给你们咏唱的机会的。”

“这个自然，你的实力之强，我也是清楚的，所以我已经备好了对付你的计策了。”

斐勒卢托将高举过头的手挥了下来。

与此同时，走上前来的『魔石人类』们立即释放

了攻击魔法。数量一共有三个。

“——『Divine・Arrow』。”

“——『Divine・Arrow』。”

“——『Divine・Arrow』。”

正前方一个，另外两个描着曲线取左右两方射了过来。

疾驰的光箭每一个的准确度都高得让人惊叹。

对此，我故意跳到上空避开了这阵攻击。

在确认到我逃向空中之后，斐勒卢托继续下达指令。

“放箭。”

在『魔石人类』身旁的骑士们应声张弓搭箭。我则立刻构筑出魔法。

“——『Wind』。”

我刚披上风衣，又一波魔箭就带着货真价实的箭镞劈波杀到。

其数量与刚才有天壤之别。

但是在已经发动了魔法的我面前，这种程度的攻击毫无意义。我在空中自如地变换姿势，从容而悠然地闪过了箭雨的攻击。

在闪避的过程中，我瞄了艾米丽一眼。

尽管刀兵之劫已起，但她毫无采取行动的意思。

艾米丽仅仅只是将剑抵在拉丝缇娅拉的颈边，藉此牵制我的接近。

如果说我光是采取自卫都会令她对拉丝缇娅拉痛下杀手，那我就只能孤注一掷地轰塌整个神殿才行了，所幸事情没有演变到这个地步。

既然如此，那么她的任务就只是压制拉丝缇娅拉并夺取『血』而已了吧。

而对面那群骑士和『魔石人类』的任务才是将我排除掉。

我将视线从艾米丽身上转移到了对面的骑士。

他们随身携带的武器是清一色的弓箭和长枪。由此可见对方没有规规矩矩地同我近战的意思。确认了状况之后，我一面着陆一面连剑都不拔地放出狠话。

“别小看了我啊。就算你再调集百倍于此的兵力，也不可能伤到我一根毫毛。”

我暗示敌人说就算空手也能将他们全部解决，并开始构筑更强的魔法。

理所当然的，对面也打出了更加强力的手牌。

虽然敌我人数有别，但对方还是花费了同样的时间完成了相似的魔法。

“ “ “ “——共鸣魔法『Inviolable • Ice Room』
” ” ” ”

“——『Wind • Wall』！”

敌人释放了和之前一样的静止空间的魔法。

而我则令风斥满空间加以对抗。

虽然之前我曾受制于这一魔法的压迫，但只要弄清了它的把戏，对付起来就容易多了。

这个魔法最大的弱点，就是准备动作太大。只要知道魔法将要被释放出来，那就赶紧脱离其生效的范围便是。我的实力足够将之付诸实际。而且就算没躲过，我也有强行挣脱束缚的自信。反正这次会因为强行突破恐将伤及敌人而感到担忧的主上不在，手段要多少有多少。

不过我还是故意选择用风魔法与之正面相抗。

为的是在敌人擅长的领域中将之彻底压倒，以此来击垮她们战斗的勇气。

“哈，不好意思，没有用的。就凭这种魔法，你们一辈子都别想抓到我。”

我一派轻松地对敌人的魔法嗤之以鼻。

紧接着，风魔法的威力将敌人的魔法倒冲了回去，释放魔法的四名『魔石人类』少女全都被震

得坐倒在地。

在这绝对性的力量差距面前，少女们纷纷展露了胆怯的神情。如果能顺带让斐勒卢托也陷入动摇的话就再好不过了，不过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呼，果然了不得啊。从一年前开始实力就急剧增长的你，如今已经算得上联合国第一了吧。你真的变强了啊。在一年前根本就料不到你会有今天的成就。说实话，想要从正面将你击败实在是过于困难了。呵呵，该如何是好呢……”

已经被基督破解了一次的共鸣魔法，在如今的他眼里已经不再是杀手锏了。

从他的口气听来，他依旧有应对之法。

“不过，明明是实力冠绝联合国的骑士，但你在大圣堂的职场生活却令人目不忍睹。身边没有一个称得上朋友的存在，一直孤零零地在外用餐。就算是同塞拉·雷迪安特和拉古涅·卡伊库欧拉

的关系也算不上亲密，一贯都是只身赴任。而且据说你不光是在职场，就连在赫勒比勒夏因家中也是同样的境遇。就连养育你的父母都是自己的敌人……如此境况实在是令人同情啊。”

斐勒卢托一副如数家珍的样子揪着我的私生活滔滔不绝。

到最后，他露出了迄今为止最令人感到不爽的奸笑。

“而唯一一个令孤苦如此的你打开心扉的——就是你的义姐芙兰琉莱·赫勒比勒夏因了。”

“——什！”

他最后道出的这个名字，足以令我产生一丝动摇。

斐勒卢托坏笑了一声，紧接着便有一张熟面孔从围在入口处的骑士队伍中走了出来。身上的装备就跟周围的骑士一样——但她那头颇具特征的金

色双马尾却实在是独树一帜——现身的骑士正是芙兰姐姐大人。

姐姐大人被推到了队列的最前方，她看着神殿内的状况大感疑惑。

“……斐勒卢托大人，敢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请稍微忍耐一下。你只需要站在这里就足够了。”

面对姐姐大人的质问，斐勒卢托绝口不答。

恐怕姐姐大人是被斐勒卢托拿协助逮捕大圣堂内的不轨之人当幌子骗来的吧，她对『再诞』的仪式应该一无所知。

将一头雾水的姐姐大人推到最前面之后，斐勒卢托的笑意又浓了几分。

我立马察觉到了对方的目的，以险峻的神色厉声问道。

“.....你为什么要把她带来？”

“刚才我不是说了么，为了对付你啊。”

“跟被收养来的我不一样，姐姐大人可是赫勒比勒夏因的嫡系。现在甚至有她将以女性的身份成为赫勒比勒夏因下任当家的风声。敢对她出手，你将来能负的起责任吗？”

“你就不能稍微思考一下她现在为什么会在这里吗？你难道觉得，在赫勒比勒夏因家中，就没有一个人会对她图谋不轨？”

他言外之意不过是在自己在赫勒比勒夏因家内部也有帮手。

确实，虽然姐姐大人在家中备受宠爱，但绝对不是家族内所有人都对她抱有好意的。我们家的次男和三男与厚待我的姐姐大人之间确实有所嫌隙。他是跟那帮人勾搭上了吗.....？

“——当然了，我也知道对赫勒比勒夏因家动手

会伴以很大的风险。不过，这次行动有让我冒险的价值。只要能够将大圣堂和圣人缇娅拉的力量掌握在手，之后发往本土那边的报告就随我篡改了。到时候只要说拉丝缇娅拉大人独断专行，擅自举办缇娅拉大人的『再诞』仪式，结果却以失败告终，并且失去了意识。因为受创太重，就连她什么时候能恢复意识都是未知数——这样就可以了。元老院那边看过了这个报告之后，也只能让我接替拉丝缇娅拉大人的地位收拾残局了吧。毕竟本土那边也觉得拉丝缇娅拉大人难以把控，所以这事实现起来不难。”

看样子，这家伙是想把责任都推到拉丝缇娅拉一系的人身上，然后随心所欲地重新掌控大圣堂。如果重新取回了大圣堂首脑的地位，那将这场袭击的发生掩盖起来也不是难事。拥有了缇娅拉小姐的力量和大圣堂的权力，事后面对赫勒比勒夏

因家也就有了底气。

为了实现目的，哪怕是将在场的所有人都杀了也是划算的。

虽然本土那边多少会起疑心，但只要斐勒卢托是个能够为他们攫取利益的人才，那边就不会过分咎责。对本土来说，只要大圣堂的首脑能够令自己持续获益就可以了。

“你、你这家伙——！”

察觉到斐勒卢托的意图，我连忙想冲过去阻止他得逞。

但是来不及了，斐勒卢托拔出剑抵在了姐姐大人的后腰上制止了我的行动。

“不用我说你也该明白后果吧？”

这一句话直接让我僵在原地动弹不得。

前后两方的敌人手上全都握着人质要挟，我绷紧了全身，表情苦涩。

到头来，对方就没有跟我正八经儿战斗的意思。在斐勒卢托看来，敌方的战力过于强悍，所以他首先选择用计谋将塞拉调虎离山，然后再利用偷袭将拉古涅无力化。如果做到这一步还有困难，那就挟持人质来威胁。

“好了，你们去把莱纳·赫勒比勒夏因和拉古涅·卡伊库欧拉给拘束起来。”

斐勒卢托一脸胜券在握的向骑士们下达了指示。如果再驻足不动的话，我就会被对方拘束起来。明明如此，但我还是没有行动。

我找不到行动的理由。岂止如此——
——就算放弃抵抗，让斐勒卢托获胜也无所谓？
我甚至有这种想法。

在有人质要挟的情况下，我能做的太有限了。
如果只要我去死就能救下她们两人，那我倒是能满心欢喜地往赴死地，可是现在却不是这种情

况。

斐勒卢托清楚地意识到了我的这个弱点，并切实地揪住了我的七寸。

以我不做抵抗乖乖投降为条件，换来拉丝缇娅拉和姐姐大人的安全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就算我们在这里输给他，损失的也只是拉丝缇娅拉的地位和缇娅拉小姐的力量而已。生命是无论如何都无可替代的。还不到孤注一掷的时候。我冷静地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就在我即将在心中作出妥协的时候——

“——莱纳!!”

有人高声喊出了我的名字。

这是我在学生时代听过无数次的声音。

尽管对方只是喊出了我的名字，但作为弟弟，我很清楚这是姐姐训斥自己的声音。

我下意识地立正姿势看向被挟持为人质的姐姐

大人。

结果看到了发自心底地感到愤怒的她。

那是对弟弟的妥协感到不可容许，并一如既往地想要将难题抛给我的姐姐大人。

“真没出息！不过是这种程度的困难，就让你垂头丧气了吗！？”

“咦、咦……？可是啊……姐姐大人……”

你可是人质诶，拜托老实一点好吗。她周围的骑士们心中的想法似乎也跟我一样，面对突然放声大喊的姐姐大人，他们也一副不知该如何处置的模样。

“虽然不知道什么情况，不过给我振作起来去战斗！为了我们赫勒比勒夏因的荣誉！！”

紧接着，姐姐大人顺势飙出了非常不得了的台词。

“不、不知道什么情况……那什么，我确实是想

战斗的啊。可是现在是因为敌人挟持了人质作要挟，所以才无法行动的来着。然后姐姐大人你就是那个人质，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我试图用常识劝诫鲁莽的姐姐大人。

总觉得就像回到了学生时代一样，虽然感到几分怀念，但我确实不能让着她，不然她就危险了。

“总而言之，我非常讨厌人质这种存在！每次在剧场看到这样的情节，我都会因愤慨而握紧双拳，对这一点，作为我的弟弟，你也再清楚不过了不是吗！！”

“不是，这不是说喜欢讨厌的情况啊……如果我选择战斗的话，你可是会死的啊……？”

姐姐那满腔的义愤呼之欲出，这我很清楚。

正因如此，我现在才浑身直冒冷汗。

缇娅拉小姐培养予我的技能和『直觉』明明在关键的时候密不做声，偏偏在这种时候向我示以未

来的情景。

那是我现在思考的作战以『失败』告终的情景。

岂止如此，那甚至是连同斐勒卢托的作战也玉石俱焚的『失败』的情景。

……不妙了。

可是明知道情况不妙，我的技能『恶感』就是不告诉我该如何是好。跟技能『感应』不一样，它只会告知我『失败』。

“我可是莱纳的剑啊！无论你变得多么强大，无论你去往何处，作为你的剑（姐姐），我都会以此为荣！赌上这份荣誉，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你的绊脚石！！”

姐姐大人如此咆哮道。

紧接着，她了无踌躇地——后・退・了・一・步。在姐姐大人的身后，有将剑锋抵在她腰上的斐勒卢托。

想当然耳，只听噗嗤一声——剑贯穿了姐姐大人柔嫩的腹部。

一柄沾染鲜血的铁剑从姐姐大人的右腹钻出，黑红的鲜血有如泉涌。

岂止是重创、这无疑是致命伤。

而这计致命伤是姐姐大人自己承负的。

“——什!?”

“靠!!”

斐勒卢托大为震惊，我则感叹着果然如此。

与之相对的，姐姐大人展露了满意的微笑，她一面低喃一面屈膝跪倒。

“每每在剧场看到这种情节的时候.....我总是想.....为什么、被挟持的女主人公们，不这样.....做、呢.....——”

你还问为什么——!?

那不是当然的吗!!

因为这会让救人的一方感到很困扰啊——！超级无敌、极其非常困扰啊——！！

——我不由地想这么喊。可是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

我首先向大感震惊的斐勒卢托问责道。

“啊、啊啊，真是的！喂、你丫！斐勒卢托！！”

“不是，这、这实在……！我也没想到，居然会到这种地步——！！”

斐勒卢托握剑的那只手颤抖不已。

预料之外的发展惊得他不知所措。

虽然斐勒卢托有将人逼入死地的经历，但亲手赋予他人致死的伤害恐怕这还是第一次吧。不过我可没心思听他说丧气话。

“我家姐姐就是个会做到这种地步的笨蛋啊！所以我刚才才问你干什么给她带来不是吗！哎呀真的是的，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拿姐姐大人没辙啊！！

”

我立马冲上去想要治疗她的伤势。

然而还没等我跑下祭坛，姐姐大人便呵止道。

“你、你往哪儿跑呢——！莱纳！你要、你要去做你该做的事、快去！！”

她还生气了。

不是别人，就是姐姐大人自己拒绝了我救她的行为。

在她那过于坚定的意志和满含怒气的声音面前，我只得停下脚步。

“……赶、赶紧给她止血，再施加回复魔法！要是让她这么死了就糟了！就因为这种蠢事……！！”

而在我止步的时候，斐勒卢托也恢复了冷静。他迅速地对骑士下达指令，催促他们使用神圣魔法。

一眼看去会发现里面有专职治疗的骑士。是因为假定与我之间的交战而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所致吧。

比起我亲自去治疗，还是交给对方处理更为理想。与敌人恢复了冷静一样，我的情绪也稳定了下来。

与此同时，将至今为止的对话在脑海中回顾了一遍之后——我注意到斐勒卢托一次也没有明言说姐姐大人是他的人质。他只是作了暗示诱导我这样猜测而已。

也就是说，行事慎重且心存顾虑的斐勒卢托到这时候还在为自己留后路。

人质不过是为了欺骗我而打的幌子，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杀害大贵族家备受垂青的千金的胆量。

仔细考虑一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既然斐勒卢托如此执着于自己在弗茨亚茨的立

场，那么他就不可能真的去做危害自己立场的行径。就算做了也只是装腔作势罢了。

斐勒卢托无意取走姐姐大人的性命。

她只是斐勒卢托拿来对付我的一道保险罢了。

尽管这道保险曾一度成功地将我钳制住……然而现在却突然转变为了促成双方玉石俱焚的炸药。不过还好斐勒卢托紧急采取行动对炸药做出了处置。

既然如此，那我该做的就是——

“莱纳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从我身后传来了一道亟欲震破鼓膜的咆哮。

与此同时，艾米丽焦急地喊了一声。

“拉、拉丝缇娅拉大人、不可以!!”

我顺着声音转过头，结果看到了脖颈渗出鲜血的拉丝缇娅拉抓住了艾米丽的双臂。

“莱纳，就是现在！芙兰她应该不会有危险，你

赶紧来这边！”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恢复了行动能力的，但拉丝缇娅拉应该是一直在等待时机。

在确认到姐姐大人并非真正的人质之后，她便强行采取了行动。

这个女人也跟姐姐大人一样——都带着引颈受戮的觉悟挣脱了加诸在身的拘束。

想必艾米丽也是不愿伤害她而连忙抽开了剑吧。她脖子上的伤口很浅，只是被剑划破了一层皮罢了。

“啊、啊啊、啊啊啊——我真是受够了！！”

在我看不到的地方随便拿自己的性命冒险的主上让我不寒而栗。

确实，艾米丽那什么就算杀害拉丝缇娅拉也无妨的要挟假得不得了。但是，就是为了以防万一，我才慎而又慎地观察情况的啊。

没错就是这样。

我也好斐勒卢托也好，都是慎而又慎地行动的。明明如此，可女性阵营从刚才开始就给节奏带得飞快！

就不能再花点时间有话好说吗！

为什么做事就不能再安全点！再慎重一点呢！？

话虽如此，不过最想这么抱怨的人，恐怕还是斐勒卢托吧。我压下了放声大喊的冲动，一溜烟地冲向拉丝缇娅拉。

与此同时，拉丝缇娅拉向产生动摇的艾米丽施展了一记回旋踢。

“艾米丽！对不起了呢！”

“——！？唔、哈！！”

艾米丽肺中的空气全都被踢了出来，她像皮球一样飞到了空中。

在艾米丽摔到祭坛边缘的时候，我和拉丝缇娅拉

也汇合了。

“拉丝缇娅拉！你别胡来好不好！你不好好保护自己的性命可就麻烦了！”

“我明白的。我是已经确信不会有危险才这么做的。比起这个，得赶紧治疗缇娅拉大人并逃离这里……！”

拉丝缇娅拉向倒在祭坛中央的缇娅拉小姐凑了过去。接着她开始使用魔法治疗缇娅拉小姐的伤。但不仅行动迟缓，而且因为仪式的影响，她也没有能力使出像样的魔法。

“放着她别管了！现在得先逃离这里！”

虽然被两个笨蛋女带跑了节奏，但缇娅拉小姐身家性命的优先度依旧不高，我没有确保她安全的意思。

现在该优先解决的问题只有拉丝缇娅拉的安全。我反而觉得应该将缇娅拉小姐留在这里为我们

争取时间。

“莱纳、拜托了……！带上缇娅拉大人的身体一起走……！”

“别管她了！比起缇娅拉小姐，还是你的安全更重要！！”

我一口拒绝了她的要求，并拽着拉丝缇娅拉的胳膊打算带她逃出这里。

然而，从握住她胳膊的手那边反馈过来的，是无论如何都不肯退让的顽强意志。

拉丝缇娅拉再次恳求道。

“——拜托了。”

“你玩真的吗……！？”

拉丝缇娅拉的眼神是认真的。

如果我不答应她，恐怕她会一个人留在这里为了保护缇娅拉小姐而战斗吧。

有此确信的我无奈之下只好用双手抱起了缇娅

拉小姐的身体。

“可恶，我干就好了吧！我干！我来护送缇娅拉小姐，你尽全力跑就行了！！”

“谢谢！”

见我表示了同意，拉丝缇娅拉跑了起来。

她的目标不是斐勒卢托一行所在的出入口，而是神殿侧面的窗户。

然而，拉丝缇娅拉的全力奔跑速度却慢·得·不·行！

这是连不得不抱着缇娅拉小姐移动的我都能在转瞬间追上的速度。

“绝、绝对不能让他们逃了！到了外面行动会束手束脚的！！”

理所当然的，好不容易保住了姐姐大人性命的斐勒卢托立马下达指示阻拦我们出逃。

我立即将缇娅拉小姐背在身后，然后挡在敌人与

拉丝缇娅拉中间构筑风魔法保护她。

“——瞄准他们的腿！就算射中了身体也无妨！
现人神不会那么容易就丧命的！！”

随着她的指示，骑士与『魔石人类』们一齐射出了箭镞。

箭雨撕裂空气踏将而来——

“——『Wind』！！”

因为要背负缇娅拉小姐，我已经腾不出双手，所以只能依赖魔法而不是剑进行迎击。

风构成的保护膜应声张开。

接连袭来的箭镞被风错置，为拉丝缇娅拉争取了逃跑的时间。

“咕——！！”

不过箭镞的数量和种类实在是太多了。

取直线射来的箭镞倒是好处理，但是沿曲线射来的魔箭就麻烦了。因为魔法构成的箭矢属性各有

不同，所以要将之化解就需要变换不同的方法。再怎么擅长风魔法，靠即兴释放的基础魔法也很难做到尽善尽美。

“加、加快速度，拉丝缇娅拉!!”

我因为感到危险而催促背后的拉丝缇娅拉，但她的回应却不尽如人意。

“莱纳、因为结界的关系，我过不去——!”

看来是神殿的窗户被施加了结界类的魔法。状态不佳的拉丝缇娅拉无法破坏为了阻碍敌人出逃而张设的结界。

无奈之下，我只好削弱防御，将一部分的风送到拉丝缇娅拉那边。

“自由之风啊! ——『Wind』! 把结界破除掉!!”

同时也挪用了一部分的精力，驱使『Wind』解除结界。

想要的是风属性的上级魔法（Zeitlos・Wind）的效果——使用基础魔法将上级魔法再现出来。运用缇缇教授我的改写术式的方式强行付诸实际。补足魔力，高声呐喊，如此总算是成功解除了窗口的结界。

但在成功的同时，一支箭射穿了我的大腿。因为精力的分散，我在防御上有所疏忽。

我无视大腿传来的剧痛，冲拉丝缇娅拉叫道。

“——！好了，结界被破除了！跑起来，拉丝缇娅拉！！”

拉丝缇娅拉一脚踹烂窗户跳了出去，我也守着她的身后跟着一起跳出了神殿。

尽管顺利来到了大圣堂的内庭，但前面仍旧有阻拦我们的骑士严阵以待。

“——碍事！『Sehr・Wind』！！”

我毫不留情地释放了魔法。

虽然因为过激地连续使用让我的大脑发出了悲鸣，但现在可不是说泄气话的时候。我只管拿魔力的量开路，单方面地将骑士们吹飞。

而后再取道包围网的空隙杀出重围。

过程中还有无数的魔法和箭矢从身后向我们射来。尽管自己被其中的几发攻击命中，但我始终操纵风奋力驱驰，保护拉丝缇娅拉和缇娅拉小姐无恙。

我们就这么从内庭跑向环绕大圣堂的栅栏。

相比于驻有众多被斐勒卢托笼络的骑士的正门，还是翻越栅栏来得更加安全。

以目前的最快速度穿越大圣堂的森林。

虽然森林里面没有铺设道路，但确实经过打理，所以穿行起来不算很难。尽管被树枝划伤了脸颊，我们还是成功抵达了大圣堂的边缘——为了将人拒之门外而修建的高耸的铁栅栏。

一眼看去足足有五个我那么高，不过不能却步。

“我会用魔法辅助的，跳过去，拉丝缇娅拉！——
『Wind・风疾走』!!”

“.....我知道了。”

虽然有些担心，但拉丝缇娅拉还是点点头选择相信我的魔法。

她也注意到不光是自己，我也已经渐露疲色了。

不过现在没工夫管这些。

我们接着冲刺的势头一跃而起。

魔法生成的风则提供了更进一步的助力。

依靠风的加持，我们甚至一并飞越了栅栏外的护城河。

在这个大幅度跳跃的最后，风还帮助我们缓和了着陆的冲击。

“——哈啊！”

刚解除魔法，我就喘了口粗气。

因为这段过于勉强的全力奔跑，我的身体已经被掏空了。

每一次呼吸，喉咙深处都有一股浓烈的血味直往鼻腔涌。

疼痛和疲劳合在一处，让急剧蹿升的热量给我的大脑搅了个天翻地覆。

与拿去攻击敌人的魔法不一样，细致的魔力操作给身体造成了过大的负荷。能将这样的手法操纵自如的缇缇，果真是非同小可的异常存在。与此同时，我也领会到了艾尔多拉琉学院为何对魔法的应用操作讳莫如深。

这种手法不仅伴随着暴走的危险，而且投入与回报也不划算。

越过护城河之后，我们在市民们好奇的目光中继续奔跑。

跑啊跑跑啊跑——等抵达了掩人耳目的小巷子之

后，我们终于放缓了逃跑的速度。

固然有已经甩掉了追兵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休养身体。

我一边调整呼吸，一边确认自己的状态。

“哈啊、哈啊——！到这里的话、应该就、没人追来了、吧——!?”

“莱纳，你的腿……!”

这时，身旁的拉丝缇娅拉指了指我的腿，一脸担忧地喊道。

273. 不放弃的心

在拉丝缇娅拉的催促下，我看了看自己双腿的状况。

一支箭没入了腿内，还有两处伤口血肉模糊。

在逃亡的途中，我一共被三支箭射中——其中两支是魔法制成的箭矢。

透过衣边能窥探到自己的肌肤已经变了颜色。

如果放任不管，伤势的加剧将带来难以想象的恶劣后果。

“不用在意。我的腿就是烂了都无所谓。这具躯体的一切都早已献予我主了。”

不过这根本无所谓。

现在有相比于此重要得多的问题。

“再想跑动有些吃力了啊……可恶，只能用余剩的魔力施加回复魔法了吗……”

用手强行将插在腿上的箭镞拔去之后，我开始使

用回复魔法。

只要拉丝缇娅拉无碍就足够了。

我对腿伤做了些应急处置，随后便打听起了当下最具重要性的『血』的情况。如果不能查清仪式的偏差到底有多大水平，那么遁逃和反击的作战都无从谈起。

“还真是被对方狠咬了一口啊……拉丝缇娅拉，现在『血』的情况如何？到只能放弃『再诞』的程度了没？”

“……我觉得现在我们三人体内的『血』份量应该是相等的吧？如果想要继续『再诞』的话倒也不是不行，但仅凭这个量结果如何就不易设想了。岂止是失败，对记忆和力量造成损伤都是可能的……”

看来现在血的量是三人等分的。

光是明白这点也就足够了。

“一半以上的血在我们这边吗。既然如此，那还有交涉的余地——”

我用拉丝缇娅拉听不到的声音低喃起来。

视情况而定，也可以将让渡一部分的『血』当做条件要求停战。

与冷静地盘算着如何收拾局面的我不同，拉丝缇娅拉在一旁检查着缇娅拉小姐的身体，竭力探索重启仪式的方法。

“啊啊真是的，果然不行。如果想要修复这具身体，必须要利用『苏生』等级的魔法才可以……不然就算以这具身体成功完成了『再诞』，缇娅拉大人也会立刻丧命的……！”

尽管为了确保这具『魔石人类』的身体而大费周章，但拉丝缇娅拉却在最后对修复表示无能为力。

原本就是一具尸体，在此之上还被剑狠狠地豁开

了个口子，正常来说当然是回天乏术了。

不过我的看法与她相左。

因为我有一种预感，说是缇娅拉小姐口中的那个『直觉』也不为过。

在预感的指引下，我将手放到了被拉丝缇娅拉所放弃的这具身体上，而后不遗余力地开足了回复魔法的马力，试图通过魔力与她取得联系。尽管程度些微——但她的眼睑确实有了一丝颤动。

“既然已经变成这样了……那就只能在这里让缇娅拉大人利用我的身体实现『再诞』了吗……？在此情况下，想办法篡改术式，放弃力量的继承，力保人格的『再诞』安全无虞——”

在此期间，拉丝缇娅拉独自思索，并在烦恼的最后得出了自己的答案。

只是她的答案会招致的却是我和缇娅拉小姐最为担心的、糟糕透顶的结局。

用拉丝缇娅拉的身体进行『再诞』？

这是万万不可的。我一边修复缇娅拉小姐的身体，一边试着争取时间。

“这可不行。我不允许你使用自己的身体。还是放弃缇娅拉小姐吧。”

“放弃……？我怎么能轻言放弃！我这一年来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一天啊……！在那一天，在我没有选择玛利亚，而是选择将希望寄托予缇娅拉大人的时候，我就不能回头了……！！”

“你冷静点。从现实情况来说已经很难实现了。就现在这种情况，换了谁来也不好使。如果缇娅拉大人活着的话，她肯定也会——”

“——我、我说。”

但我话刚说到一半便被她打断了。

“为什么你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使用回复魔法治疗那边的身体，而不是你自己……”

看来我同她虚与委蛇的实情暴露了。拉丝缇娅拉一脸不可思议地问及我行动的意图。

不过无妨，我已经争取到足够的时间了。

缇娅拉小姐体内的『血』确实开始了脉动。

尽管心脏依旧沉寂，但『血』仍然凭借自己的力量开始于全身梭巡。

尸体开始了呼吸，手足也随之抽动，生命的气息吹进了这具肉体之中。

在回复魔法的治疗下，缇娅拉小姐活动了起来。她摇摇晃晃地从我的怀中落地，随后将那张了无血色的脸庞转向了这边。我立马发声问道。

“我说的对吧？缇娅拉小姐。”

“——是呢。莱纳说的没错哦~。”

尽管呼吸相当急促，但缇娅拉小姐还是勉力做出了回答。

确认着身体状况的她纵然面容因痛苦而扭曲，但

好歹还有答复的余力。缇娅拉小姐一面摀着自己的脑袋，一面以果决的语气赞同了我的发言。

“——诶？”

想当然耳，大白天看到尸体开口讲话的拉丝缇娅拉大感震惊。

我们没有太在意她的反应，首先对现状进行了检讨。

“哈～。帮大忙了哦，莱纳。这样总算是能行动了。”

“你出来的也太慢了。话说回来，之前艾米丽用剑攻击你的时候，你就不能避开吗？”

“别强人所难啊。我那时候可是负责了大魔法的九成构建哦？等回过神来时候，肚子就被捅得血糊淋刺的了。不行不行不行的啦～。”

“真亏你还没死啊。虽然外面的伤口是堵上了，不过里面还是乱七八糟的诶？”

“都是多亏了莱纳坚持使用回复魔法的福啦，勉强是续住了呢。不过感觉可就糟透了。说实话，比起身体开了个洞，还是精神上的漏洞更难受。这里那里都像被啃掉一块似的，满目疮痍满目疮痍~。”

我就仪式期间未能得到她出手相助一事埋怨了两句，不过却被她以轻佻的口气告知说那是强人所难。

在会话的期间，我也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缇娅拉小姐的状况。

虽然声音听着还是那么开朗，但她的表情始终痛苦不堪。既然连深谙如何摆出一张扑克脸的她都压抑不住，那个中意义便一目了然了。

在我做出了将缇娅拉小姐排除在战斗力之外的判断时，拉丝缇娅拉也理清了状况。

“咦、咦.....？难道说.....不是同一个人？你

是……你是缇娅拉大人吗？”

对此，缇娅拉小姐回应道。

“正是如此哦，我亲爱的女儿。我就是你们『魔石人类』的母亲，缇娅拉大人~。因为时间不多了，所以妈妈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要听好了哟。——我绝对不希望以自己的女儿们的牺牲为代价，让自己重新复活。就算你们想为了我而牺牲自己也是没用的，这种事以后也不许再做了。听好了吗~，要跟妈妈我保证哦~。”

尽管因为痛苦而直冒冷汗，但缇娅拉小姐还是坚持营造着一种轻松的氛围。

她显然是为了不让我们担心而在虚张声势。

为了进一步理清状况，拉丝缇娅拉将会话的对象切换为了我。

“莱纳……你跟缇娅拉大人认识……？”

“没错。实际上在很早之前就跟她保持接触了。

不过我之所以秘而不发，也是为了你和基督。拜托你先冷静一下，听听缇娅拉小姐怎么说。”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们这边也没必要再藏着掖着了。不过要进行说明的话，跟我相比，还是为她所憧憬的缇娅拉小姐亲自来效果更好吧。

“你明白了吗，我可爱的女儿？我已经没救了。这一点是绝对的。就算接下来再把所有的『血』都聚集在这具身体之中，『再诞』也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我自己并不期望自身的『再诞』啊。”

“诶、诶？”

听到这将种种前提全部推翻的言语，拉丝缇娅拉一时不知所措。

“所以呢，我决定就算是只有现在留在这里的份也好，就把这些化作力量转移给莱纳吧。不然就太浪费了嘛。”

尽管缇娅拉小姐以相当快的节奏试图推进我们

本来的计划，但拉丝缇娅拉并没有轻易被节奏带跑。

“给莱纳？不不不，如果是这样，那还是移动到我的身体里更好——”

“不要。因为嘛，如果我去了你那边，你绝对会把身体让给我的吧？拉丝亲你肯定会不惜扼杀自我也要让我活下去。作为母亲，这种事我还是明白的。但是妈妈我可不允许你那么做哦。”

“这个、那个……那本就是原来的使命，我就是为此而诞生的……所以缇娅拉大人你不用担心我也、也可以的……”

虽然缇娅拉小姐试图强行推进话题，但拉丝缇娅拉却摇头表示了拒绝。而缇娅拉小姐也紧随其后地摇了摇头，这次她辞严声厉地批评道。

“那种不讲道理的使命，我绝不认可，你没必要去遵从它。”

遭到批评的拉丝缇娅拉在一瞬间有些畏缩。

不过很快她便重振气势，一脸坦然地坚持自己的主张。

“……确实，这个使命确实是不讲道理的。我也这么想。非常抱歉，我刚才说错了。……可是，现在跟那种使命没关系，我是以自己的意志，希望让缇娅拉大人复活的。因为我认为你的故事理应延续下去……所以我觉得就算将自己的身体交给你也无妨。”

拉丝缇娅拉拍了拍自己的胸口，笔直地注视着缇娅拉小姐，表示自己愿意为她献上一切。

看到她的表情，我愈发清楚拉丝缇娅拉的决意不是会随波逐流的便宜货。尽管如此，但缇娅拉小姐还是不肯放弃，她依旧以轻佻的口气，试图践行自己的主张。

“不行不行～。我已经跟莱纳说好了。接下来他

要继承我的『血』，并击溃我的意识。如此一来，留存到千年后的亡灵就可以消灭了。拉丝缇娅拉你也能够作为拉丝缇娅拉活下去。这样就万事大吉喽！”

缇娅拉小姐微笑着，驱使那双有如婴儿般摇摆不定的腿向拉丝缇娅拉靠近。

“行了，因为我已经不太能做些精湛的魔法构建了，所以就让我们三个手牵着手以共鸣魔法的形式结束这场仪式吧～。场合也不太好，效果恐怕不会尽如人意，但也无可奈何了呢。这已经是唯一的办法了啊。不对，不如说还能留下这么一个途径可走真是太好了呢。这样大家都能接受了～。来吧，抓紧点抓紧点～！”

为了让我们三个围成一圈，缇娅拉小姐向我和拉丝缇娅拉招了招手。

不过我们双方都没有行动。

——因为那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拉丝缇娅拉看着缇娅拉小姐那踉跄的走姿，展露出决心已定的神情。见到她那副模样，我也一样下定决心拔剑出鞘。

接着，宣告双方决裂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一句话，从拉丝缇娅拉口中道了出来。

“——不・可・以。”

她以幽灵般飘忽不定的动作将魔力聚于掌中，可是无论怎样凝练魔力，现在的拉丝缇娅拉都不可能使出什么像样的魔法。为了『再诞』的仪式，梭巡在她全身的血液都已经被分配到了那唯一一种魔法的发动之上。

正因如此，被她细声颂祷和构筑的，也只可能是那唯一的魔法了。

“——鲜血魔法『缇娅拉・弗茨亚茨』。”

是为了让自己接近圣人缇娅拉而存在的魔法。

她使用在这一魔法支配下的右手抓住了缇娅拉小姐的肩膀。

“咕——!? 啊、a 啊——!! ”

缇娅拉小姐随即作声呻吟。

尽管不清楚魔法的具体效果，但在一种不祥预感的驱使下，我连忙飞奔上前。

我以双手抱起缇娅拉小姐那瘦小的身体，蛮横地从拉丝缇娅拉手下将她抢了过来，而后大幅拉开了与拉丝缇娅拉之间的距离。

“缇娅拉小姐！你还好吗！”

“血、血被吸走了……!哎呀,果然行不通吗……”

从这话听来，拉丝缇娅拉似乎是运用刚才的魔法在双方之间促成了『血』的移动。

原本就缺乏生气的缇娅拉小姐的面容此时仿佛连仅有的几丝生气都要丧失殆尽了。

“这不是当然的吗！你想什么呢！对方可是那个

拉丝缇娅拉啊，怎么可能被那么简陋的几句话说明呢！！”

“哎呀，要是成功的话.....就走运了呢~什么的，我是这么.....想的.....哈啊、哈啊.....”

我忍不住出言责备道。

对此，尽管缇娅拉小姐想以轻松的口气给予回应，但她的状态已经到了连话都说不好的地步。可能难以忍耐的痛苦导致了她的判断力的下滑，结果让她急于求成了吧。

看她这副样子，我只好决心接下来要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于是用力抱紧了缇娅拉小姐的身体，为了随时远离此处而绷紧了全身。

与之相对的，面前的拉丝缇娅拉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行动了起来。

就跟她逃离大圣堂那时一样迟缓。

虽然迟缓.....但这副姿态却过于可怖。

踉踉跄跄的步伐、将自身的筋疲力竭暴露无遗的眼窝、凌乱的金发、急促的呼吸。一贯在不可方物的美感环簇之下的拉丝缇娅拉带着凶神恶煞的表情，令红雾一般的魔力缠绕在手，一步一步地靠近了过来。

“缇娅拉大人，能请你移驾至我的身体吗……不用担心，我的身体对你来说一定是此世独一无二的最好的归宿……”

这温柔的吐息在此刻听来就好像恶魔的呢喃。

拉丝缇娅拉的这幅样貌活如一个期冀同死的亡灵。

想必缇娅拉小姐也感受到那种恐怖了吧。

她一边用双手抱紧我的脖子，一边语带踌躇地答道。

“嗯，这个嘛……我觉得比起你还是莱纳的身体更好的说？”

缇娅拉独力抱紧我的脖子之后，我的一只手便得以解放。

以获得了缇娅拉小姐的许可为借口，我给自己向拉丝缇娅拉挥剑这一行为赋予了正当性。

“如果你去了那样不相衬的身体，一切就真的结束了哦……!？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如果你那么做了，那至今为止的一切就全都白费了。你对涡波一往情深，却要在这样一个人迹罕至的小胡同里，在另外两个人的守望下悄然逝去……？以那座高塔为起点的，宛如星空一般的物语，居然要在这样逼仄阴暗的地方迎来终结……绝对不行……我绝对不容许故事以这样一种方式落下帷幕!! 这样的、这样实在是太没有爱和希望了!!”

拉丝缇娅拉仍然要将执念贯彻始终。

她对他人的人生的结局，寄托了说是多管闲事也

不为过的执念。

而这份执念正所谓是——

“没关系的。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剩下的事就全都交给我吧，缇娅拉大人。我一定，会让你的思念传达给涡波。我一定，会让那仿若星空的物语迎来美满的结局。我一定，会让你和涡波都获得幸福。——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大家的幸福！因为这才是我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自己寻获的，我真正的使命——！！”

——正所谓是自己的『使命』，拉丝缇娅拉如此呐喊。

一切都是为了大家的幸福。

为了饱含梦想的结局（happyend），她以决死的神情冲了上来。

“休想！”

我挥出一剑，将她挡在了疾驰的第一步之下。

拉丝缇娅拉一面后退进行闪避，一面对我怒目而视。

“莱纳，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见我手持凶器，拉丝缇娅拉愤而问责。

但我只是在尽自己理所当然的义务罢了，所以自然对她浑身的敌意感到不以为意。

“我只是想拯救缇娅拉小姐而已。”

“.....不对，想要拯救缇娅拉大人的是我才对。”

纵然双方道出的是同样的台词，但却像平行线一样没有相交的余地。

这剑拔弩张的氛围便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你那么想，那你那么做便是。我也一样是为了你和基督而做自己相信的事。作为你们的骑士。”

“.....如果你是我的骑士，那能不能好好听我的

吩咐呢？”

“这我办不到。因为我的主上——你和基督都是笨蛋，所以我不可以对你们唯命是从，这是我最近刚学到的。”

因为自知和解已成奢望，所以我说起话来也就无所顾忌了。

我明明白白地告诉她，因为你是个笨蛋所以我不能老老实实地听你的话。

理所当然的，拉丝缇娅拉情绪激昂地发力向我逼近。

“你这——！你这叫、哪门子的骑士啊——！！”
明明我手中依旧握有凶器，但她这次却是一往无前。

“抱紧我，缇娅拉小姐！”

与此同时，我跺了地面一脚开始后退。

一边后退一边对袭来的拉丝缇娅拉挥出一剑。

这与方才同样的一记横斩并没有发挥同样的效果，这次的一闪被拉丝缇娅拉屈身躲过，而后她顺势又踏前一步。

她能躲过这一剑倒也在我意料之中。

我立刻将剑抽回，从下方挥出一记斜斩——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记斜斩居然被挡了回来。

“什——!?”

拉丝缇娅拉并没有武器，岂止如此，她身上只有一件仪式用的薄衣，是货真价实的手无寸铁。

即使如此她仍然将我的剑挡回来的答案很简单。

她在刹那间用自己的手背猛击剑身，藉此化解了我的攻击。

尽管产生了动摇，但我仍维持攻势继续后撤。

然而我所有的攻击都被拉丝缇娅拉赤手空拳地化解了。

要么以最小限度的动作进行回避，要么用手背招

架，她就这样不断前进，从未后退。

一阵战栗之下，愤怒与自卑感一同在心底泛滥开来。

“真、真的假的啊……!!”

何等骇人的才能……!

明明因为仪式而不能驱使魔法，明明已经精疲力竭——可她居然还是能赤手空拳地招架我的剑招。

我的剑闪绝对谈不上慢。

虽然现在有诸多掣肘，但仍然远远凌驾于平常骑士的速度。我的技艺绝对不会让自己已臻 30 的等级蒙羞。

明明如此，可我岂止是伤到拉丝缇娅拉——现在甚至渐渐被她压制住了。

我突然回想起了基督与拉丝缇娅拉一周前的对话。在基督向她告白之前，拉丝缇娅拉曾以自己

“在战斗中已经派不上用场”为理由退居二线。但是看到现在这一幕，我只觉得那是天方夜谭。这哪里有什么派不上用场的，怕不是可以在谈笑间压倒诺斯菲和艾德那帮非武斗派啊。面对持剑攻击的对手还能赤手空拳地不落下风就已经非同寻常了。这就是与生俱来的才能。如果等级不够，就用『素质』来弥补。如果技巧不足，就用『直觉』来摘取胜果。再这么下去，我就会因为这蛮不讲理的力量——因为『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而被对方杀到眼前的。

“可恶！”

最近一直不曾感受到的强烈自卑感此时斥满了我的大脑。

同时我也深刻地理解到，面前这名少女是蒙受天

恩垂青的人间至宝，而自己不过是个不值一提的垃圾。

拜此所赐，我也恢复了一贯的风格。

既然我不是敌人的对手，那就颯颜祈求他人伸出援手便是。不是自取灭亡，而是求人搭救。如果自己一个人解决不了就依靠大家的力量。这就是生而为杂碎的我可行的战法——

“缇娅拉小姐！拜托想点办法！！”

“我、我也已经到极限了哦……！”

意识到己方居于劣势的她只听到我喊名字就理解了我的意愿。

不过缇娅拉小姐也和拉丝缇娅拉一样都处于使用不了魔法的状态。

所以她的掩护就只有提供魔力罢了。

圣人缇娅拉澄澈的魔力从交织的双臂中流入了我的体内。原本所剩无几的魔力迅速获得了补

充。

还不止如此。

注入我体内的不是普通的魔力，而是传说中的圣人缇娅拉的魔力。

——这当然非同小可。

澄澈的魔力在一瞬间就与我自己的魔力融合在一起，并浸透到了血中，开始在全身流动的魔力群向我下达了指令。

被输入进来的魔力甚至明确告知了我要如何使用自己。

这种感觉就跟『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行使的『交流』魔法很相似。

在缇娅拉小姐的魔力的指示下，我理解了驱使这股魔力的最合适的办法。

在现行状况下已经无暇构筑正八经的魔法了。

正确利用积聚起来的魔力的途径唯有一条。

“给、我、炸、开啊啊啊啊啊——!!”

我将所有的魔力凝聚到右脚上，而后奋力蹬了大地一脚。

随后再故意令这蕴藏了全部魔力的魔法（Wind）以失败告终。

这是我以前惯用的魔力爆炸。不过跟之前对付基督的时候不一样，这次的规模远甚从前。

从前的威力不过只够将一个人吹飞，但这一次却是足以将建筑物吞噬的暴风。

无处可去的庞大魔力在我脚边一口气炸裂开来。因为魔法构筑的失败，丧失了指向性的暴风到处肆虐。不对，这已经不是暴风，而是将破坏一词具现化了的波动。

在风膨胀开来的瞬间，整个胡同随之崩溃。

在暴风的肆虐下，通有简易『魔石线』的坚固的道路被掀翻，侧面的石壁被击碎，周围的建筑物

纷纷崩毁。

理所当然的，身处爆炸中心位置的我和拉丝缇娅拉都被轰飞了。

所幸这是我自己引发的爆炸，所以受身的准备早已告成，尽管足部的受损无法规避，但我还是成功在空中调整了姿势，并在远处着陆。

这一招最重要的是将我和拉丝缇娅拉轰至不同的方向。另一个想要的效果是利用爆炸卷得周围烟尘弥漫。

通过这两点，我们成功地让拉丝缇娅拉看丢了自己的所在。

手脚麻利地调整好姿势后，我将缇娅拉小姐从怀中转移到了背后，然后加快脚步继续远离拉丝缇娅拉。

这时，耳边吹来了缇娅拉小姐的细语。

“莱纳、再快一些。我家女儿要追过来了。”

“因为你的指示.....我的脚疼得不得了好吗，可恶.....”

我也小声回了她一嘴。

从右脚那边传来的剧痛甚至让我连说话都有困难。

等到从烟尘中走出来的时候，我瞄了右脚一眼。右脚的指甲已经全部脱落，几根脚趾也已经骨折了。无数裂伤之上满溢着鲜血，令痛觉成为了大脑的主宰。幸好脚骨和脚筋没事，这让我还保有移动的能力。

但是没有时间给我使用回复魔法进行治疗。

离开了小巷子之后，我沿着弗茨亚茨的街道一路快走。当然，看到我裸露在外的凄惨伤势，擦身而过的行人无不惊叫连连。

不过虽然有人感到担忧，但并没有会上来跟我扯上关系。

虽然也有不愿牵扯到麻烦事里的顾虑，但在这以前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这里乃是联合国。绝大多数的人看到我和缇娅拉小姐都会以为我们是“在迷宫探索中严重失利，匆忙逃往住所或教会的两名探索者”。

这在联合国并不是什么罕见的光景。

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下，我背着缇娅拉小姐默默前进。

虽然这光景并不罕见，但继续这样引人注目也绝非益事。不光是拉丝缇娅拉，为了不被追捕我们的敌方骑士发现，我很快又潜入了一条小巷当中。

途中我不时会回头观察身后的状况。

可能被吹飞的拉丝缇娅拉已经彻底跟丢了我們吧，已经没有任何追踪者的迹象了。

拉丝缇娅拉并没有感知系的魔法。

而且她也没有像我这样从缇缇那里获传魔力操作的技艺，所以应该不具备即兴改造魔法的效果进行追踪的能力。

足以称之为威胁的就是她那莫名敏锐的『直觉』了……不过现在在我身边却有比拉丝缇娅拉『直觉』还要敏锐的圣人大人存在。

“莱纳，接下来往那边走。感觉那边人的气息更微弱，逃掉的成功率更高。”

“……我明白了。”

我依照圣人大人的指示，在弗茨亚茨复杂的街道和小巷中不断穿梭。

等到同大圣堂和拉丝缇娅拉都拉开了足够的距离，确保了一定程度的安全之后，我们开始了商讨。虽然可以就这么逃去外国，但我并不想这么做。

“缇娅拉小姐，你能动吗……？说实话，我现在

连背你移动都觉得很吃力了.....”

“.....抱歉，感觉不行。我现在还能驱使的只剩下嘴巴和魔力了。在现有的三名『魔石人类』当中，我应该是最虚弱的。无论是肉体还是自我，都只剩几小时的余命了。唔姆，超~级不妙的说。”

“这样啊.....那我们来讨论一下之后的事情吧。”

“好滴~。”

尽管瘫在我背后的缇娅拉小姐还是在尽己所能地饰以轻松的语气，可看她的脸就知道她剩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不光是生气越来越淡薄，附在她面容上的死相也愈发浓厚。

“.....依靠现在的我们两个，有办法转移你的力量吗？”

“这个是做不到的。需要有花费了半天时间在体内构筑魔法的小拉丝缇娅拉在才可以。可能的话至少也需要艾米丽。只有我一个人就不行了。因为我只是通过与她们的『血』进行交流借用术式发动魔法而已。”

看来再怎么也得有拉丝缇娅拉在场，不然仪式就无法继续。可是事到如今，无论是拉丝缇娅拉还是艾米丽，都已经成了我们的敌人。

“既然如此，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力量的继承，在这里将你的『血』焚毁了吗……？现在你人格的一部分就在这具身体里对吧？如果这个被销毁了，那拉丝缇娅拉的想法就没办法实现了。”

“为了我家女儿着想的话，这确实是最安全的做法了……我没问题的哦？”

缇娅拉小姐毫无迷茫地表示说我现在杀了她也

没关系。

她肯定从一开始就有此觉悟了吧。

一旦发生意外，便会为拉丝缇娅拉而牺牲的觉悟——

这就跟拉丝缇娅拉刚才展露的觉悟是一样的。

她也有为了缇娅拉小姐而牺牲的觉悟。

说实话，这让我很不爽。

因为她们让我想起了以前的自己。

好像被我所厌恶的那个自己就在眼前一样，让我不愿意对这个选择点头称是。

在这种不爽的情绪下，我还想到了基督以前跟我说过的话。

那是在迷宫六十层附近共同战斗时，基督给我的教诲。

——自我牺牲固然是一条轻松的道路，但并不是以解决问题。

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的幸福，不以自己一个人作为牺牲，而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寻找让大家都能幸福的道路。无论何时、无论何事、无论遭遇何种困难，都绝对不能放弃——我主是这样对我说的。

所以我要问一问缇娅拉小姐。

将本想按下不问就此离别的话，刻意在此时间出口。

“——可是，你是想留下点什么的吧？你是有无论如何都想做的事的吧？所以你才会出现在我面前。明明只要不出现在我面前，就可以悄无声息地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让『圣人缇娅拉』的真相从世上消失，但你还是选择在我面前现身了。”

“……是啊。我想要将自己的力量留在世界上。……嗯，我跟『她』约好了啊。”

缇娅拉小姐听到我的询问，在稍作了一番考虑后

坦率地给予了答复。

“这样啊……你也是这样吗……”

我不打算问她是和谁许下了约定。

现在真正重要的，是缇娅拉小姐就和守护者们一样的事实。

她就和缇缇等『理的盗窃者』们一样。

就和死去的海因兄长大人一样。

正因为知道落幕之时将近，所以才会对自己留在落幕之后的东西倍加珍重。

我不会让她这份愿望平白牺牲。我不愿如此。

更何况我作为一名骑士，必须将主上的教诲奉为圭臬不可。

所以——

“既然如此，那就来吧。我会将你的『血』、拉丝缇娅拉的『血』、艾米丽的『血』全都聚集在一起的。”

所以我不会放弃。

我重新开始迈步，告诉自己背后的少女这场战斗还远没有结束。

“.....你认真的吗？”

或许是感到了惊讶吧，缇娅拉小姐似是确认一般地询问道。

“拉丝缇娅拉确实很厉害，不过她现在状态并非万全。斐勒卢托和艾米丽也一样。既然知道他们根本没有下手杀死人质的胆量，那就不足为惧。”

或许是从我坚定的回答中体会到了其中的决意，缇娅拉小姐并没有阻止我的意思。她冷静地将自己的状况告知与我。

“我们两个现在的状态都很不妙哦。余命大概也就十五分钟吧.....你真的真的打算动手吗？”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成，但我要做。”

现在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还不到轻言放弃的时候。

如果能做却不去做，那事后等着我的只有后悔罢了。

所以，我要做——哪怕这是小孩子一般的妄执。

见我这样，缇娅拉小姐笑了。

这是她由衷的笑容。

不再是挂在扑克脸上的假笑，而是因真的感到有趣而展露的笑容——现在想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这样的表情。

“呵呵，啊哈哈，好啊，那我们就来考虑一下作战吧。”

“嗯，差不多到了我们反击的时候了。尽是被对方肆意妄为，这口气不能就这么忍了。这回要让他们被我们折腾得团团转才行。绝对要报上个一箭之仇。”

“好嘞～。感觉有点燃起来了啊。果然临到落幕的时候就得燃一把才行嘛！”

被我的气势带动起来的缇娅拉小姐也闹腾了许多。虽然从背后反馈过来的力量依旧孱弱，但却蕴含着切实的战意。

就这样，我们一边继续前进，一边共同编练反击的作战计划。

我们这边的胜利条件是确保拉丝缇娅拉和艾米丽双方的身体，并在我们的主导下重新启动仪式。

为了取胜，我们要细水长流地——虽然这么想但是办不到，因为时间不多，所以我们凭『直觉』干脆利索地决定了最合适的作战计划。

时间不过只有边走边谈的几分钟而已。

我们为作战选定的目的地是——

“——好的，目标是『十一区十字路口』，弗茨亚

茨的中心位置。就在那里给所有的敌人一个迎头痛击。”

“是发挥特训成果的好机会哟。加油啊，我的好徒弟～。”

“不用你说我也会的，我会拼了命地加油的。”
我语气坚定地给来自身后的师父的激励以回应。
在这时，虽然有些朦胧……但我有种看・到・了・流・向的感觉。那是在与缇娅拉小姐一同进行的数日的训练的帮助下，终于能模模糊糊地窥探到的未来的流向。

现如今，拉丝缇娅拉期望的是缇娅拉小姐的『再诞』，斐勒卢托觊觎的是缇娅拉小姐的力量，艾米丽想要的是让这一切都被当做没发生过。

在刚才那一刹那，我在近乎错觉的隐约意识中——看到了三个敌人任意一方都不能得偿所愿的流向。

274. 第一手棋

十一号十字路是弗兹亚兹中人流量最多，全国的『魔石线（Line）』汇合之处。

作为宽 30 米道路的交叉点，有着足以被称作大广场的面积，足够用来使用魔法战斗。

周围的障碍物只有喷水池与石像，便于戒备周遭。

当然，要以不考虑行人作为前提。

现在我与缇娅拉小姐亲密地并排坐在我一周前吃早饭的长椅上。

以前曾经被行人以讶异的眼神盯着看，不过今天我带了女伴，不会因街上飘荡的甜蜜气氛而动摇。话虽如此，缇娅拉小姐的服装太过朴素，无法完全融入场景之中。

左看右看，到处都是穿着灿烂夺目的服饰的贵族情侣。

我忍受着因人群而变得烦躁的心情，严加戒备着周围。

话说回来今天好像是节假日。

这比一周前还甜腻几分的空气也许是节日导致的。

真羡慕这帮人从早上开始就可以约会。

而我这边却要为了残酷的厮杀做准备。

当我想说两句抱怨一下的时候，旁边传来了搭话声。

「准备 OK~ 只是我现在还是不能动弹哦，你一个人能守得住吗？」

很快缇娅拉小姐就做好了准备工作，她担心地看着我。

能赶在被袭击之前完成准备真是太好了。

对方应该没有想到我们居然堂堂正正地坐在国内最大的交叉点休息吧，

要寻找逃走的敌人的话肯定会先去搜索我们刚才待的小巷之类的地方。

「啊啊，足够了。本来我就打算一个人应付弗兹亚兹全员所以没有问题。」

「说的好，那么这就进入迎击态势吧！嘿咻～」

缇娅拉按照计划做完准备后离开了椅子，完全不怕弄脏衣服一屁股坐到地面上。

她剩下的时间真的没有多少了吧。

不只身体使不上力，表情也毫无生机。汗流不止，呼吸很浅，身体冰冷。

很快就会死去。

我离开长椅站了起来，在毫无防备坐在地上的她身边全身心投入四周的警戒。

两手伸向腰间的双剑，并为了随时释放魔法在体内积蓄魔力。

只不过，理所当然的是这样做会很显眼。

原本被认为是坐在长椅上的情侣，结果一人突然坐到地面上，另一人站起来看守着，自然会让其他人感到困惑。

往来的情侣们不客气地盯着我们。

有的情侣觉得可疑而远离我们，有的不感兴趣而走远，有的在考虑要不要上前搭话而站在远处商量。

在我们进入迎击态势数十秒后——一位绅士的金发男性贵族向我们搭话。

「没事吗？需不需要帮忙？」

男性背后的女伴也很担心似的看着我们。

说实话我们并没料想到这种情况。

我边对弗兹亚兹民众超出预想的高素质感到感动边摇了摇头。

「感谢您的好意。不过没事的，她稍微休息一下就会恢复的。」

「不是、不只是她，你的脸色也很差啊。移动到更安静的地方不是更好一点吗？如果可以的话，请让我们帮忙吧。」

他转向自己的女伴动了动下巴向我表示会让同性来帮助缇娅拉小姐。

看来他是个不仅温柔而且还很心细的人。

但我苦笑着再度摇了摇头。

「抱歉。她说了在这里待着就好，不是这里不行。」

「这里就好.....?」

「是的，所以不用劳烦您。」

想到接下来将要发生的惨剧，我固执地拒绝了这对温柔的贵族情侣。

「是这样吗。诶呀、是我们多管闲事了。那你看好她吧。你也不要太勉强自己了。」

贵族男性没有将善意强加于我们，很快就离开了。

他的眼睛注视着我的骑士袖章。应该是考虑到我圣堂骑士的身份，判断不会出什么事吧。看来他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也不错，真是帮了大忙。

「谢谢您。」

道谢后我目送亲切的情侣离去。

与此同时远处的几对有些担心却没有上前搭话的情侣们也离开了。应该是看到我刚才的对应之后便放弃了吧。

看到我的袖章，既有安心下来的人，也有觉得可疑而以防万一向附近的宪兵报告的人吧。

过不了多久菲德鲁托派出的追兵们应该就会听到风声赶来。

我毫不疏忽地戒备着敌人袭击的到来。

太阳渐渐升了上来，马上就要到中午了。按原本的计划来讲，仪式早应结束了，现在已经是该在大圣堂咂嘴吃着奢侈的午餐的时候了。

然而，那已经无法实现了。

妨碍那温馨时间的罪魁祸首，正在向这里接近。

就算还未看到身影，那过于特异的存在感也让我感觉到她来访的征兆。

「——来了。我的女儿就在前面。别搞错时机哦」

「啊啊，我明白。你那边才是，拜托了。」

晴朗的正午——那万里无云的天空之下，『十一号十字路』上充满着往来的行人。

往来的人流，唐突的分割开来。

不自然地分开的人潮中间出现了一名金发飘扬的少女。

她用魔力威慑着周围，锐利的眼神朝向前方。

在她视线前方的所有人都感到了恐惧。结果，她的面前就像是铺着高价到让人不敢踩上去的绒毯一样，全员都为她让出了道路。

独自前行的少女——拉丝缇娅拉 弗兹亚兹的

登场聚集了『十一号十字路』上所有人的视线。

对于在现在的弗兹亚兹中被认为是最有名、最尊贵、最美丽的少女，这理所当然。

弗兹亚兹中拉丝缇娅拉拥有着最高的人气。无论男女，所有人都为拉丝缇娅拉的步态所倾倒。

平常她会温和地对国民们笑脸相迎，不过如今的她失去了那份从容。

看来她是认真的。

表情严峻，平常抑制住的魔力起伏波动，营造出伟人特有的存在感，那魔性的魅力可以俘获看向她的所有人的心。

周围的人声愈加嘈杂。

到处都有人从口中漏出「太美了」这句呢喃，人们都确信她就是拉丝缇娅拉本人。然而却没有人向她打招呼，因为现场的气氛没有那种余地。

这也是拉丝缇娅拉这位少女的力量。

她实在太过高贵，致使人们连靠近她、接触她、同她交谈都会感到踌躇。

拉丝缇娅拉悠然而沉默地走到了我们的面前。

并同刚才的贵族男性一样向我们搭话。

「缇娅拉大人，看起来您很痛苦呢。没事吗？让我来帮忙吧，有必要的話，我的身体也借给您吧。」

相似的表情，相似的话语——觉悟却完全不同。

即使被当作多管闲事，即使被拒绝，也绝对不会放弃——赌上性命的觉悟。

不过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

我和缇娅拉小姐同样赌上了性命来决出胜负。

再次做好绝不退却的觉悟，我站在拉丝缇娅拉面前做出宣言。

「想得到缇娅拉小姐的话，先打倒我再说。」

「莱纳，你很碍事。」

「我才想说你碍事啊。」

敌意相互碰撞的同时我拔出了『Sylph Rukh Bringer』和『骑士之剑』，将两把剑插在地上表明将会在这里战斗。在此之上，我双手拔出『赫勒比勒夏因家之双翼』，将剑锋指向拉丝缇娅拉。看出我的战意后拉丝缇娅拉眯起眼睛环顾了四周。

「... 你莫非是一直在这里等着我吗？以为周围有人看着，我就不会乱来了吗？」

『十一号十字路』上的情侣们停下脚步注视着我们的举动。毕竟人们所憧憬的现人神突然出现，并且还散发出一触即发的氛围，因好奇心而围观起哄也是没有办法。

「天真啊，莱纳。有观众的话我反而会更加干劲满满呢。」

「这样好吗？在这里乱来的话，你作为大圣堂管理者的立场会变得怎样？」

面对我的战意，拉丝缇娅拉反而面带笑容跃跃欲试。

那不是作为管理大圣堂的现人神的笑容，而是作为一名探索者的拉丝缇娅拉的笑容。

她面对我的回击，露出了无论有怎样的风险都要将其跨越，沉溺于冒险之人的疯狂笑容。

「立场什么的怎样都无所谓。反正我原本就打算在缇娅拉大人复活后将所有的事都交给菲德鲁托呢...再说了，这里存在着比立场更重要的东西。对于现今的我来说，就算放弃弗兹亚兹的全部，也要把它拿到手。」

「居然说要让给那个菲德鲁托...」

「如果考虑现实而不是理想的话，就应该让菲德鲁托来统治弗兹亚兹。比起那个看到就让人来气的元老院不知好了多少倍...——闲话就到此为止吧，已经没有时间了。」

如果可以的话，能用长谈来争取时间是最好不过了，看来不会那么一帆风顺啊。

对话在适当的时机被终止了。

看来拉丝缇娅拉是想在生命垂危的缇娅拉小姐胡来之前决出胜负，她向前迈出一大步，并向周围做出宣告。

「——附近的各位，对不起！这里将会发生打斗！请离远一点！！」

说完这最后一句话，拉丝缇娅拉随即蹬地突进。面对架起双剑的我，她毫不踌躇地空手冲了过来。

我挥出双剑——

虽说如此，也不能杀掉对方，所以我以斩断她的手为目标——结果我的想法完全被拉丝缇娅拉看透了。

她扭动身体，用最小限度的动作完美地躲过了我

的双剑。

仅仅一瞬，她就使我失去了剑的长度这一优势。紧接着我的视野就逐渐被逼近过来的拳头所占据。

我弯曲身体躲过这一拳。

与此同时我负伤脚受到了横向的冲击。

身体偏向侧面时我理解到她出拳的同时还用脚扫向我的下盘。

拉丝缇娅拉的拳头向姿势变低的我再次袭来，这次是从正上方挥下的右拳。

「——《Wind》」

我发动了提前准备的风魔法。对于风之骑士来说架势被打乱并不等于产生破绽。

对可以利用风作为立足点的我来说，所有体势都是完备的。我一面强行躲过拉丝缇娅拉挥下的右拳一面向她的脑袋使出一记高踢腿。体术不同于

剑，不用手下留情，所以我使出了自己全力中的全力。

拉丝缇娅拉的侧头部结结实实地吃下了这一记以非人类体势踢出的一击。同时她挥下的右拳直击地面。发出重合在一起一大一小的破裂声。

地面像发生了地震一样剧烈摇动，『十一号十字路』上产生了令人不敢相信是人为造成的巨大龟裂。

我利用高踢腿的反作用力向后跳去。

隔着如蜘蛛巢般开裂的地面，我重新回到了适合用剑的攻击范围。

另一方面，周围迸发出如撕裂绢布般惨烈的复数悲鸣。

人们以为只会发生些小打小闹，结果却展开了轻易使人致死的暴力冲突，便纷纷四处逃窜，在远处观察的人们也进一步拉开距离。

不过也有因地面的摇动而倒在地上的女性，甚至还有险些精神错乱的人。

仅仅是一拳的冲击力，就使『十一号十字路』陷入混乱。

然而我们无视了周遭的状况，依旧战意高涨。

「果然有一手呢...那就先搞定莱纳这边好了。不好意思，我要让你昏过去！」

「做得到的话就试试看啊！你这臭 biaozi！」（莱纳原话，这不怪我 orz）

反省与诺斯菲的那一战，我正在摸索着不被敌人无视的战法，便用本不擅长的脏话挑衅了一番，使对方将注意力放在我身上。

既有单纯不想让缇娅拉小姐被盯上的目的，也有防止地面再次被破坏的打算。接下来的作战中，这个场所非常的重要。

「莱纳啊啊啊啊！！」

拉丝缇娅拉吼叫的同时沿着曲线接近过来。

与之相对，我站在缇娅拉的前方，重新架起双剑。我明白敌人只要发现有破绽就会趁机带走缇娅拉小姐，因此我为了绝对不让她接近而摆出架势。

冲过来的拉丝缇娅拉在距离鼻尖毫厘之处躲开了剑闪并后退。不过她很快重整体势从别的方向攻了过来。

她进退频繁，理解剑在攻击距离上的优势，故而利用我无法从缇娅拉小姐身边离开这一点尝试多种进攻。拉丝缇娅拉虽然看起来像是失去了冷静，在战斗领域上却依旧保持着一流的水平。

「切、这样继续下去也不行吗——那就找点武器!!」

拉丝缇娅拉放弃突击，移动到附近的建筑物——『十一号十字路』中心的喷水池和石像。

随后，粗暴地将石像连 根 拔 起 。

「啥!？」

周围的一般民众的悲鸣声更加惨烈了。

拉丝缇娅拉比其他任何武器优先选上的便是这尊石像。

以空手应对刀剑，武器比起刃物更优先选择质量大的东西——简直像是怪物的思考方式。

在仿佛街道上出现了怪物的混乱之中，拉丝缇娅拉将石像高举过头顶跳了起来。

明明非常疲惫却依然能做出如此敏捷的动作。

状态的力量和体力发挥出了压倒性的暴力。拉丝缇娅拉的身体能力太过突出，以至于我最近一直锻炼的『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毫无用武之地。

用能力值强压过去，将钻研、预读、运气、时机等细小的要素完全粉碎，

这就是拉丝缇娅拉的战斗方式。

「吃我一击啊啊啊啊 —— !!」

「——W、《Wind》!」

拉丝缇娅拉轻松地跳到我的正上方，将举着的石像投了下来。

对付无法回避而只能迎击的我来说是最有效的一招。

即使斩断石像，碎块的势头也停不下来。如果碎块砸中了缇娅拉小姐就麻烦了。死掉倒是没有关系，不过如果她正在进行的工作中断了就麻烦了。

实在没有办法，我选择用魔法将落下来的石块打偏到侧面。

理所当然般，拉丝缇娅拉从石像的后面现身，不给予我重新构筑魔法的时间紧逼过来。

为了拉开距离而想要挥剑的手腕被抓住，我随即用另一把剑的剑柄敲向拉丝缇娅拉的侧头部，然

而她进一步向我怀中前冲躲过了这一击。

剑的优势距离完全被突破了。

虽然想要后退拉开距离，但拉丝缇娅拉早就预测到我的行动并步步紧逼，用手背击打我的手腕，阻止双剑的挥击。

我在疼痛之余使出膝撞，对方却用反弹回来的手顺畅地在我发力前将膝盖压住。

「咕！」

剑的优势被完全击溃，被拉入近身战。

理解到在这个距离还拿着剑的话会非常不利，我正要放手的瞬间——拉斯缇娅拉的右手肘刺向了我的胸口，肺里的空气完全被挤了出来。

「嘎哈——！！」

在手肘紧压我的胸口的状态下，她进一步使出反手拳打向我的脸。我别过脸躲过了这一击，然而紧接着拉丝缇娅拉的左手掌像鞭子一样抽在我

的脸上。

目的是夺取我的视野。即使不用手指刺向我的双眼，也可以用大范围的拍脸夺取我一瞬间的视力。

——不行啊。

她的体术太强了。

我只能使出学院教授的体术而已，对方却用着我根本没见过的动作。

视野被夺走的瞬间我便放弃了胜负。

与此同时下巴和大腿传来冲击和疼痛，双脚离地。

睁开疼痛的双眼的时候，拉丝缇娅拉已经在我身后倒剪双臂固定住我，并用双手压住了我的脖子。

「哈啊、哈啊——！好、抓到了！接下来——」

拉丝缇娅拉在我耳边急促地喘息着，确信了自己

的胜利并准备着进行下一步行动。

这时我在目所能及的范围内看了看周围。

确认到视野角落的那个后——我为了争取时间而口吐恶言。

「给我走开啊，你这怪力女!!」

「话说在前头，就算你让魔法爆发我也绝对不会放手的，已经结束了，你就放弃吧。」

正如拉丝缇娅拉所说，就算在极近距离使魔法爆发也没有意义吧。『舞斗大会』那时对基督做了同样的事，结果还是被紧紧抓住而输掉了。

但是，这样就好。

我与拉丝缇娅拉一对一的战斗即使输掉也没有关系。

「那我就用蛮力解开——!!」

「没用哦，已经完全固定住了。」

我知道已经走投无路了。

现在我的目的并不是解开拘束。

目标依然是——拉丝缇娅拉的无力化，仅此而已。

说白了，拉丝缇娅拉的注意力过于集中在我身上了。

是因为身体不适导致思考能力也下降了吧。

拉丝缇娅拉也和其他人一样，太过急于获胜了。

这才是我占优势的原因——只有我的败北并不是致命的。所以，只需要冷静地等待时机。即使被绞住，我也冷静地确认着周围。

——确认敌人的奇袭顺利地进行。

随后，由于游戏中的第三名玩家，拉丝缇娅拉的胜利遭到了动摇。

「[[[——共鸣魔法 | 《Inviolable・Ice Room》!!]]」

同样的喊声在四个方向同时响起。

紧接着，视野便被薄青色的魔力所充满。与此同

时拉丝缇娅拉勒住我的力道也缓和了。正确来说是因为拉丝缇娅拉和我的身体因那魔力而被强制静止了。

这是数周前我与基督、缇缇一齐尝到的结界魔法。恐怕是让『魔石人类』混在了周围的一般民众中，顺利地发动了魔法。

我们因魔法而无法动弹之后，一个男人从群众中现出身姿。

「哈哈哈哈哈、居然在窝里斗，真是令人发笑。」

他站在安全圈外高声大笑，护卫骑士伴随在他的两侧。

不过他很快就停止大笑，变回工作时的表情，向四周的观众主张自己是正义的。

「各位，既然我们骑士团已经来了，就敬请安心吧。在弗兹亚兹大闹的这些人就由我们骑士团来逮捕。不论对方是怎样的身份，伤害市民的人都

不能放过。」

在他发言的同时，更多骑士们现身了。

大致一看，有五十人左右。其中有着数名『魔石人类』。

恐怕菲德鲁托和骑士们在拉丝缇娅拉来之前就已经将我们包围了吧。然而在整顿好战力，情况发生变化之前打算见机行事吧。多亏如此，才能在这个绝妙的时机渔翁得利。

真的是...最好的时机呢。

这对我来说也是同样的 ——

275. 将军

“哦呀，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引发骚乱的暴徒竟是我们尊敬的现人神啊。……呵呵，不过这也是老样子了呢，我们的公主殿下贯都是野丫头做派，这点大家也是知道的！就让以现人神的忠臣自持的在下斐勒卢托好好负起责任，以沉痛的决心冒犯天颜平复这场骚乱好了！”

只见斐勒卢托志得意满地打了个响指，紧接着铺张在『十一区十字路口』的所有『魔石线』便一齐熠熠生辉。

『魔石线』的魔石在对方的操纵下发动了魔法。

拉丝缇娅拉脸色一变，狠狠地瞪了小人得志的斐勒卢托一眼。

“这、这种感觉是……！”

“哈哈，看来天运站在我这一边啊！想不到你们同室操戈的场所居然是这『十一区十字路口』！”

”

没错。

『十一区十字路口』算是这个世界上『魔石线』最为密集的场所之一。

联合国的魔石生产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而弗茨亚茨的财力又冠绝联合国，在此之上，『十一区十字路口』又是朱门贵胄聚居之地的道路交叉口。不光是『魔石线』的密度，连这里的防暴机制也是世界顶级的。

“『魔石线』的结界已经启动了。你的魔力波长，我可是再清楚不过的。发动阻遏你身体行动的结界简直是轻而易举。”

被设定来驱逐怪物的『魔石线』的结界，在斐勒卢托上下其手之后，已经变为了专门抑制拉丝缇娅拉行动的特有结界。斐勒卢托拥有变更的权限和相应的技术，只要输入魔力就可以启动的『魔

石线』对他来说实在是最为称手的武器。

一如我们所料，在这边逃离大圣堂之后，斐勒卢托就在使用『魔石线』追查我们的踪迹。

在终于能按照原本的使用方法被运用的『魔石线』上，拉丝缇娅拉挣扎着试图超越极限继续活动。

然而在『Inviolable・Ice Room』和结界共同阻遏之下，就算是拉丝缇娅拉也力有未逮。

“你、你这——！”

她解除了对我的束缚，转而向斐勒卢托那边赶去。

纵然能勉强迈出一两步，但拉丝缇娅拉还是在途中体力尽失，不得不跪倒在地。

跪倒在地的她呼吸凌乱得几乎要呕出鲜血。

说实话，真亏她能驱使那具因仪式而精疲力竭的身体战斗到这个地步。

在确认到拉丝缇娅拉已经动弹不得之后，我便开始采取行动。

不过当然，敌人不会对此坐视不管。

“哦呀，莱纳·赫勒比勒夏因，你也一样。虽然不如现人神那般了如指掌，但你的魔力我也颇有研究。在你遍体鳞伤的情况下进行压制效果也足够了——”

一如斐勒卢托所言，我的身体也被压上了一道无形的重轭。

还不仅是身体，魔力的循环也发生了严重的紊乱。

如果我现在想构筑风魔法，结果只会是在结界的影响下以失败告终吧。

我也和拉丝缇娅拉一样止住了脚步。

虽然想强行挣脱也不是做不到，但现在还不到我动手的时候。

见状，斐勒卢托将信将疑地对部下作出指示。

“呼，看上去莱纳是真的无法行动了呢。既然如此，那就开始确保『血』吧，不过一定要多加提防。各位『魔石人类』，先把魔法的效果减弱一些。”

包含艾米丽在内的『魔石人类』们随之从人群中现出了身影。

如果静止空间的『Inviolable・Ice Room』效果始终不减，那么艾米丽和骑士们便无法靠近我们，因此一定程度的缓和是必要的。虽然如此，但来自『魔石线』的结界的遏制却始终如一。

遭受结界影响的程度在我之上的拉丝缇娅拉此时就连挺起身子都做不到。

艾米丽来到动弹不得的拉丝缇娅拉身边，一边摆出拘束的姿势一边重新施展之前的魔法。

“失礼了，拉丝缇娅拉大人。”

“我、我的缇娅拉大人的『血』——”

在大圣堂的神殿中进行的『血的转移』得到了续行。

其间，斐勒卢托仍在不遗余力地高声同周围的人群宣示自己才是正义的一方，“诸位请放心，拜弗茨亚茨优秀的『魔石线』所赐，这场内讧的闹剧马上就会落幕了。只要有我们这些值得信赖的骑士和『魔石线』在，弗茨亚茨就是安全无虞的——！”

没过多久，拉丝缇娅拉便被骑士们铐上了抑制魔力的手铐。尽管拉丝缇娅拉扭动着百般压制之下的身体试图抵抗，但最后还是不敌通常五倍的枷锁，终于彻底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与此同时，『血的转移』也宣告结束了。

艾米丽令力量涨满全身，边俯视倒地的拉丝缇娅拉边自言自语道。

“——这样一来拉丝缇娅拉大人这边的问题就解决了。……接下来只剩莱纳先生一个人了。”

接着她向我和缇娅拉小姐瞪了过来。

——很好。

这样一来，现场最棘手的敌人——拉丝缇娅拉就不足为惧了。

一切都跟我们的计划一样。

非常感谢，斐勒卢托、还有艾米丽。

你们干的真是太漂亮了。

不过这么一来你们也就没用了。

我拼命忍耐着呼之欲出的笑意，竭力摆出苦涩的表情。

斐勒卢托并没有放松警惕，他继续指示道。

“那么接下来轮到莱纳和少女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还是精锐压上去给他们包围起来吧。”

以艾米丽为首，将近十名实力不凡的骑士在高度警戒下向我们靠近了过来。

迎面走来的是获得缇娅拉小姐的『血』得到强化的艾米丽。骑士们则为了截断退路而从四周将我们包围了起来。

与此相对，我缓缓地直起身，从正面回瞪艾米丽。

“你打算以这样的身体跟我打吗？”

艾米丽由衷地担心道。

想必是压倒性的战力差距让她自负了起来吧。

我跟主上他们不一样，并没有确认他人状态栏的能力，不过就算没有这种能力，也明显能感觉到现在的艾米丽的属性与之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曾经的她只是一名中坚的探索者，但现在已经是一只脚踏进传说领域的存在了。

甚至肉眼可见的浓密魔力宣示着她力量的非同寻常。

“没错，就是这样。”

即使如此，我仍然点了点头。

此时此刻，我的魔力所剩无几，身体也满目疮痍。双腿的伤势更是凄惨无比，不仅被箭镞射穿，还因为魔法的爆炸而血肉模糊。

在此之上还有魔法『Inviolable・Ice Room』和『魔石线』的结界的压制，让我的四肢难以行动。纵然如此，我还是不会将胜利拱手相让。

区区艾米丽这种程度的对手，我岂能吞下败果，怀着这份志气，我将剑重新握紧。

“那我不会手下留情的。——『Growth』。”

艾米丽对我的战意回以简短的一言，而后便冲了过来。

她带着就算与现在的我在近距离内交战也没有问题的自负，将流溢于周身的魔力转化为强化魔法，像拉丝缇娅拉那样赤手空拳地主动拉近了双

方的距离。

这可真是帮了大忙。

以我现在的状态，要动脚靠近她是真的蛮费劲的。

于是我挥剑向轻易接近敌人的她发起攻击。

目标也和之前对付拉丝缇娅拉的时候一样，瞄准的都是手臂。

但收获的结果大不相同，因为负伤而吝惜移动的双腿有负于剑术中举足轻重的上步。

一言以蔽之，这一闪如同儿戏。

艾米丽从容地躲过了这一击，并进一步缩短了彼此的距离向我伸出手。

虽然我侧身想要闪避，但苦于无法后退导致效果并不如意。

几个来回之后，我的手腕受到对方重击，双剑就此脱手，接着，艾米丽用双手揪住了我的衣领，

将我整个人举了起来。

被年龄小过自己的少女掐得双脚离地，这样子实在有够难堪。

艾米丽将双手交叉，勒紧衣领绞住了我的脖子。

“咕、唔、啊啊——！”

“这样仪式就结束了。辛苦你了，莱纳先生。请你就这么睡过去吧。”

自觉胜券在握的艾米丽如是宣告道。

对此，我不顾呼吸的困难，勉力回应道。

“艾、艾米丽……我也不是不明白你的心情——”

因为喉咙受制于人，让我的声音含混不清。

即使如此，我还是尽可能清楚地将口风吹进她耳中。

毕竟反击的方法不仅仅只有剑和魔法。

言语也一样能成为精彩的战法。

在我身后的师父就在不久前才刚刚教会我，在战斗中要极尽挑衅和威胁之能事。

“不过，这样好吗？……可都被人家看到了哦？”

就一句话。

就把这句话送进她耳朵里就够了。

“被看到了？”

对她的疑问，我以眼神的移动为答复。

我转动眼球，瞥向人群的一角。

艾米丽随着我的视线看了过去。

在视线的前方，她看到的是自己倾心的少年——

“艾米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在对莱纳先生做什么！？”

来者正是艾米丽的搭档，艾尔。

他拨开如织的人潮，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了这个战场。

而且刚好是在艾米丽勒住我的脖颈的时候抵达的。

在这最糟的时机遇到艾尔，艾米丽惊得面如纸色。

“艾尔!?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问为什么.....?

肯定是因为我们给他叫来的啊。

是缇娅拉小姐将在大圣堂附近静待仪式结束的他呼唤过来的。

方法很简单。

虽然缇娅拉小姐既无法活动身体，也无法使用魔法，但却能操纵魔力。

既然如此，那就和斐勒卢托一样利用『魔石线』便是。

连不擅魔法的非战斗人员斐勒卢托都能操纵『魔石线』，遑论身为圣人的缇娅拉小姐。归根究

底，『魔石线』原本就是缇娅拉小姐开发的东西，利用它将自己的声音传达给艾尔并非难事。

在这个『魔石线』密集的区域，绝对少不了连通大圣堂的一条。

这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尽管如此，但艾米丽却陷入了混乱。

出乎自己意料的事态令她一时手足无措，竟然连勒住我脖颈的手都松开了。

“——这、这个是……艾尔，不是这样的，都是误会……”

她敞开双臂，试图告诉对方绞住我的脖颈只是出于误解。

我立马嗤笑道。

“哈哈，你傻吧，你干的事儿我们已经一五一十地全都抖给他了。”

对于艾米丽在大圣堂的背叛，我们已经告知了艾

尔。

听到这话，艾米丽情绪激动地喊道。

“你、你这、莱纳·赫勒比勒夏因——！！”

不过要激动还轮不到你。

面对重新转向我的艾米丽，我一面嗤笑一面构筑出魔法。

无法成功发动魔法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不利的条件。

毕竟利用魔法失败造成的爆炸进行攻击可是我的拿手好戏。

趁着艾米丽露出破绽，这次我反过来揪住了她的身体。

只有在这个极近距离内，我才能抓住胜机。

“虽然双脚已经废了，不过我还有手呢。在这个距离下就算魔法失败也一样能造成杀伤，走吧你。”

我用右手拽住了艾米丽，然后将左手抵在了她的腹部。

随后开始凝练我自身威力最大的魔法。

当然，这个魔法不会成功，我现在不但状况不佳，还受到了结界的干扰。

魔法的『失败』如约而至。

但这是一种『失败也未尝不可的失败』。

“——魔法『Tauf Schuss • Wind』!!”

发动大魔法——然后迎来大失败。

理所当然的，被我提炼的魔力如洪水决堤般倾泻开来。

随着一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庞大的风之魔力在艾米丽腹部炸裂，连带着撕裂了我的左手。

说实话，我左手的受损程度比艾米丽还要重。这一下对敌人造成的伤害应该不到原本的十分之一，但零距离的爆炸已经足够夺去她的意识了。

“——!!”

胸口的猛烈冲击震得艾米丽两眼翻白直接昏了过去。

尽管她的意识已经飞到九霄云外，但我还是不忘冲她强调自己的胜利。

“我才不会输给因为这种变故就停手的人呢。就是因为你对自己的所为心存愧疚才会这样。要是下次，给我卯足了自信再来吧。”

接着，我右手发力将艾米丽一把丢向了人群的一角。

“接着！艾尔！你先保护她一阵子!!”

尽管艾米丽体内还有『血』，但我仍然选择先让她远离此处。

虽然有我现在光是保护缇娅拉小姐一个人就已经分身乏术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借此将敌人的战力分散。既然艾尔来了，那就没有不让

他人尽其用的道理。

带着挑衅的意图，我用外观凄惨的左手指向剩下的骑士们哂笑道。

“接下来轮到你们了。谁想尝尝我魔法的滋味就放马过来吧——”

为了击败艾米丽而牺牲的左手此时的模样已是不堪入目。就跟脚一样，几根手指已经断折，指甲也尽数脱落，无数的裂伤令鲜红的血液流溢不止。

在这样一只手面前，将我们包围的骑士们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明明双脚和左手的伤势令人目不忍睹，我的战意却一味膨胀，这令他们感到了恐惧。

越是作为骑士在训练中熟习苦痛的折磨，他们就越是明白我这骇人伤势赋予的痛楚是何等可怖。在如此痛楚折磨之下，我竟然还能展露笑容，这

甚至勾起了他们生理上的厌恶。

其中甚至有骑士在畏惧之中倒退了一步。

其实我本来是想要挑衅的，可现在看来倒成了威胁了。

作为同僚我真是为你们感到不齿。

你们有什么好怕的。

这就是骑士啊。

就算血流如注，就算骨挫肉碎，就算是魂飞魄散，也要为了主上一力死战——这才是骑士啊。

我只是作为骑士在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已，所以你们也好好来完成自己的使命行不行。

才这点程度而已怕个屁啊。

我的脚真的痛得不行，拜托你们主动过来可以吗——！

然而一反我心中的期望，远处的斐勒卢托对骑士们下达了不要妄动的指令。

“诸位，且先稍安勿躁。”

“啧啧。”

如果他们能就这么一拥而上然后被我逐个击晕的话可就轻松了，但看样子是不能如意了。

见我咂舌，斐勒卢托轻轻一笑。

“呼，我是不会中你的挑衅的。没什么好着急的。不过是挑掉了我拿来做保险的一枚棋子而已，请不要太得意忘形了好吗。只要战场还是这『十一区十字路口』，我们就始终是占据地利的一方。只要一点一点地将你啃掉就结束了。”

“所以呢，你又想拿人质来要挟了？”

“哪里哪里。我不会下手杀害拉丝缇娅拉大人和芙兰琉莱大人的事既然已经暴露，这张牌就打不得了。”

这家伙很冷静。

斐勒卢托一边说一边整理周围的情况，并借之将

自身的冷静感染给麾下的骑士。

“虽然我手上的保险被拔掉了，但你的力量也差不多都消耗光了啊。不仅遍体鳞伤，连得意的双剑也无法使用。岂止是奔跑，连行走都是一件难事。置身于『魔石线』密布的结界之内，等于是被我封住了魔法。在这种状态下还不得不背着一个包袱以寡击众。——局面已经足够有利于我了。”

他一副不可不自谓满意的口气。

乍看之下已经将我逼入穷途末路的斐勒卢托显得十分志得意满。

这种类型的对手，一旦感到胜券在握就会变得非常话多。

而这也在我们计划之中……是个很好的争取时间的方式。

我耸耸肩附和了一声。

“确实，在这种情况下要一个人对付你们，我的底气也有些不足啊。”

“有些.....？呵呵，无谓的逞强罢了。我可是能看到的哦！你的状态栏我看得一清二楚！神官职位的人大可冷静地确认一下敌人的状态！这个男人已经不足为惧了！”

斐勒卢托将我的话判为了虚张声势。

接着他利用神官的特权试图将我的现状揭穿。在骑士当中也有不少人曾任职神官的经验，不消片刻，有关我余力的情报便在骑士之中散播开来。

“也对，说起来你是神官来着啊。我的变换结果（Status）怕是瞒不过你啊。”

“那是当然，你余剩的魔力量我看得一清二楚！呵呵，你的魔力都已经要归零了啊！接下来你能使用的不过只有必须偿付『代价』的魔法了吧！？不过我是不会给你『咏唱』的时间的！这样就结

束了！来吧，诸位，请在剑触及不到的距离内构建魔法，全力向敌人发起攻击吧！而且要连绵不断地攻击！当然了，『魔石人类』们也不能松懈，一定要继续维持魔法！”

斐勒卢托慎重地作出了当前情况下最合适的指示。

周围的骑士们都遵照他的指示开始在远距离构筑魔法。其中甚至有进行『咏唱』的人。如果被这种质量的魔法攻击命中，就算是我也性命难保。

然而即使状况危在旦夕，我的技能『恶感』也没有发动。

没有丝毫的不适感窜上背后，这也就意味着现在的状况是『成功』的。

我以自信的语气宣告胜利道。

“没错，这样就结束了。都怪你们将精力全放在

我身上不好。实在不好意思，其实我们这边是两个人。——说到底，你们以为在我身后的是什么人？”

说着，我回头看向坐在地上的缇娅拉小姐。

“干得漂亮，莱纳。时间争取得很好。”

一直纹丝不动的缇娅拉小姐扬起头微微一笑。

我迎着她的笑容同周围介绍道。

“在这里的人正是千年前的传说、莱文教的圣人。

是我们弗茨亚茨所有的骑士理当献上生命侍奉之人。

——缇娅拉·弗茨亚茨。

倒也不用你们即刻叩拜，只要好好品尝一下她的力量就够了。”

尽管我明明白白地表示将要打开局面的人不是我而是她，但斐勒卢托却嗤之以鼻。

“缇娅拉·弗茨亚茨……？哈哈，一派胡言！那不过只是为了仪式而准备的『魔石人类』罢了！根本构不成威胁！！”

话音落毕，周围的骑士纷纷释放了魔法。

就和彼时如出一辙，形形色色的魔箭气势汹汹地向我袭来。

虽然会危及缇娅拉小姐的不多，但与之相应的，杀向我的魔箭攻势不仅凌厉，而且十分精准。

这毫无疑问是现在的我抵御不了的密度。

不过我身后有缇娅拉小姐在。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

“斐勒卢托！『魔石线』的技术跟千年前别无二致可不太好哦？在身为开发者的我面前，这根本不在话下嘛！——咒术『Line・React』！！”

将双手抵在地面上的缇娅拉小姐大喊了一声。

紧接着就看到从她双手中流出光辉满盈的魔力

侵入了『魔石线』。

尽管魔力的量不大，但足以令其机能发生故障。

虽然没有将『魔石线』彻底掌握在手，可斐勒卢托张开的结界的影响对象却遭到了篡改。

仅仅如此便颠覆了战局。

缇娅拉小姐对『魔石线』的调整干扰了周围骑士的魔力，他们施放的魔法虽然没有爆炸，但威力却被减弱了。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我能够正常使用魔法了。

“——将军了。”

我将胜利宣言如数奉还。

接着，我立马令魔力超越界限，削减生命构筑出魔法。

就像使用小刀切除一部分的魂将其置换为燃料

一样。

虽然有生理上的错乱感，但我还是毫无踌躇地将之遂行到了最后。

这次的大魔法不再会以『失败』告终，而是货真价实的风魔法。

“都压在这招上了！给我把所有人统统刮飞！！
——魔法『Wind・Madness』！！”

将生命转化为魔力释放魔法——多亏了缇娅拉小姐那天方夜谭的特训让我习惯了与死为邻，不然我是无法像主上基督那样成功将它构筑出来的。这以生命为代价的魔法效果远甚平常。

一道小型飓风突然在『十一区十字路口』席卷而成。

以我为起始点诞生的飓风首先将从四面八方射来的魔法一扫而空，随后在精准的魔力操作下避开了普通市民，将敌人逐一卷入暴风的漩涡之

中。

一个又一个的敌人身体被荡至空中，或彼此相撞，或在风的剧烈摇荡下脑袋不堪折磨而失去意识。

小型飓风在『十一区十字路口』驰骋而过——不消几秒所有敌人便被击倒在地。

这道魔法基本瘫痪了敌人的主力。

这须臾间发生的剧变令斐勒卢托吓得目瞪口呆。

将大部分敌人无力化之后，我鞭笞疼痛难耐的双腿，捡起掉在身边的剑，缓缓地向他接近。

“行了，这样场子就清得差不多了。难得有幸能承蒙圣人见证，作为光荣的菜文教信徒，最后就让我们两个堂堂正正地来场一对一的决斗吧。斐勒卢托——”

“噫、噫！”

见我要求单挑，斐勒卢托妄图逃之夭夭。

不过我肯定是不放他走的。

无视身体的哀嚎，我再一次使出魔法。

“——『Wind・风疾走』。”

我用风辅助双腿行动，一跃而起。

当然，剩下一些斐勒卢托直属的骑士挡在了我们中间。但在只有我能使用魔法的结界之内，要突破他们的防守简直易如反掌。

我在擦身而过的同时用剑身猛击敌人，将他们逐一击倒——最后冲到面容扭曲的斐勒卢托面前，一拳砸到了他的侧脸上。

终于给这家伙的臭脸打烂了，这下真是畅快多了。

不过不能大意，我特地用剑柄狠狠地给他的肚子来了一下，确保将他打晕之后，我将剑尖抵在斐勒卢托的脖子上环视周围。

因为首脑的性命被人拿去作了要挟，有几名骑士

只好停止了行动。

都是些吃了我刚才的冲杀和飓风魔法之后还能保有意识的实力者。

话虽如此，但他们的战意已经快要瓦解了。

不仅受到『魔石线』的钳制，对手又是单枪匹马将骑士团的大部分战力瘫痪的强者，虽然这话由我说不太合适，但在他人眼中，我已经被当成凶暴的疯子了吧。

我这模样就连诺斯菲都遭不住，更何况是弗茨亚茨的普通骑士了呢。

“要是还有人想打，我倒是愿意奉陪……不过你们确定吗？”

我一边问一边用鲜血淋漓的左手指了指地上的斐勒卢托。

言外之意是“你们真的要为这种货色赌命？”

打到现在，他们对斐勒卢托性格的恶劣应该已经

了然于胸了。会让他们心生不满的地方怎么说也是有上一个两个的。彼此的利害到底是不是始终一致也有待商榷。

我要用话语对他们心中的不满煽风点火。

这是我今天刚学到的，张口就来成本低廉得很，不说白不说。

“我现在的行动只是为了清除纷争之源——『圣人缇娅拉的血』。只要那东西没了，我们就没有争斗的必要了。……不如说，情况到了这一步，如果再争下去，那牺牲就真的在所难免了，比起那样，我觉得你们还是选择坐观其变更聪明。”

既然未能将主上守护好，那还是乖乖认输吧。我这样劝告道。

如若不然，那接下来就得以我为对手来场以血洗血的死战了。

听到我的劝告，骑士们确认起了周围的状况。

大批精锐瘫倒在地呻吟不已。虽然我有手下留情，但其中少不了骨折甚至是会留下后遗症的人。搞不好不经意间已经有死者出现了。

己方战力已经土崩瓦解。

按照骑士的原则，现在不应该鲁莽地继续战斗，而应该选择撤退和上报。

在如此这般地斟酌过损益之后，骑士们一个个收剑回鞘。只要有一个人带头，那所有人的战意瓦解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多谢了。”

其中还有我学生时代的同窗。

我一面对他们那义理和盘算交杂的判断道谢，一面解放了斐勒卢托。丧失了战意的骑士们也释放了拉丝缇娅拉，双方迅速地完成了人质的交换。骑士们并没有选择将斐勒卢托唤醒。

因为他们知道，就算再启战端，在『魔石线』的

结界中己方也没有胜算。

我一边背起拉丝缇娅拉，一边观察对方的反应，在确认了安全之后，我松了口气。

“结束了吗.....”

我一边品味来之不易的胜利，一边将拉丝缇娅拉背往缇娅拉小姐身边。

虽然身后传来了“莱纳，放开我.....”的声音，但我直接给无视掉了，让她接着被结界和枷锁束缚着就好。

来到瘫坐在地上的缇娅拉小姐身边后，我们两个一同庆贺起了自己的胜利。

“干得漂亮，莱纳。正好我还能续一段时间。耶(^-^)V，完全胜利~！”

“是啊，确实是完全胜利。对隐约闪现的『失败』光景规避再三后，行动起来意外得顺利啊。我都没想到能这么完美.....”

“莱纳也成长了不少啊。哎呀～，全都是多亏了我这个师父教的好嘛～。”

“是这样没错，谢谢你。”

虽然想再多品味一会儿胜利的余韵，但没功夫再给我们谈笑风生了。

留给缇娅拉小姐的时间不多了。

这一点她自己再清楚不过，所以赶紧切入了正题。

“来吧来吧，抓紧时间把艾米丽体内的血转移过来吧。”

“确实。——艾尔！把艾米丽带到这边来！要让她把抢走的『血』还回来了！！”

“好的！这就来！”

因为艾尔对我有种莫名的信任，所以他答应得很痛快。

虽说有缇娅拉小姐事前跟他详细地解释过，但我

觉得他还是多怀疑一下比较好。我姑且是准备了说服他的台词的，现在看来是白准备了。

就这样，在『十一区十字路口』的一隅，仪式所必需的三名『魔石人类』凑齐了。

为了利用两人血中的术式重启仪式，缇娅拉小姐牵着拉丝缇娅拉和艾米丽的手，一边促进魔力的流通一边低喃。

——几分钟过去，尽管汗水淋漓，缇娅拉小姐仍笑着表示『血的转移』获得了成功。

本以为会有人过来碍事，但周围的骑士们并没有动作。看来是打算将事情的进展守望到最后，以便事后进行详细的报告。

周围的群众也差不多，虽然奋不顾身一通乱来的我让他们感到很可怕，但还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想要将热闹看完。

“好滴！我的『血』全都凑齐了！虽然路上流失

了一些，可能会有一定不足，不过误差还在允许范围之内呢！至少她们两个身上的部分是全部回收了！独占独占喽~!!”

明明连动都动不了，可声音倒是充满活力。

但我很清楚这是一种在落幕之际想要以笑容迎接最后的心情。所以我也摆出开朗的神情，同样以笑容庆祝成功。

“成功了啊。不枉我这么勉强自己。”

“接下来只要把这一切授予莱纳就可以结束了。大部分的程序在大圣堂那边就已经做好了，所以很快就能解决了。来吧来吧，让我借用一下拉丝亲体内的术式哦~。”

看来力量的让渡很快就能完成。

因为艾米丽挑中了仪式即将告成的时机采取行动，所以大部分术式都已经告成了。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很快就要同缇娅拉小姐永别

了。

“拜拜啦，莱纳。之后的事就拜托你了哦。”

而告别的话语，我们其实已经说得很充分了。

这一周来所有的训练就等于是缇娅拉小姐的遗言，所以没有必要再多说些什么。

“嗯，我明白。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恩情的。”

我的心情也一样。

我已经和缇娅拉小姐说了足够多的话，也已经从她那里获赠了足够重要的东西。

要以此为结，我没有任何踌躇。

——但是现场有一个人却无法认同。

那就是一直在地上呻吟、挣扎着的拉丝缇娅拉。

“——不、不可以……这不可以。绝对不行……——！”

见缇娅拉小姐的消失已成定局，拉丝缇娅拉绞出最后的力气想要挣脱加诸在身的羁缚。

尽管未能挣破枷锁，但却让她的身体像芋虫一样蠕动了起来。

“别乱动，已经不行了，拉丝缇娅拉。你还是死心吧。”

“呜哇、啊哇哇。莱纳，你给拉丝亲控制住了。最好是摠住脖子什么的，让她乖乖不要动比较好。”

“嗯，我知道了。越早完事越好。”

时间拖得越久拉丝缇娅拉恢复体力的威胁就越大。我遵照缇娅拉小姐的指示，摠住了拉丝缇娅拉的后脖子将她压在了地面上。左手那边则为了继承力量而保持着和缇娅拉小姐牵手的状态。

于是缇娅拉小姐合上眼睛进入了让渡力量的环节。

神圣的光芒随之升起，将整个『十一区十字路口』囊括在内。周围的群众在庄严的气氛中旁观着这

一幕。尽管人们因拉丝缇娅拉的痛苦感到心有不甘，却慑于先前那凶暴的飓风而裹足不前。纵有相助之意，但没有相应的胆量，只能寄希望于他人。

在此期间，拉丝缇娅拉仍在奋力挣扎。

但从我右手那边反馈过来的力量却十分孱弱。

她是绝对不可能挣脱束缚的。

再这样下去，缇娅拉小姐便会消失。

她的力量会由我继承，而拉丝缇娅拉也将再无让出身体之虞。

——尘埃落定了。

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这个局面都无法逆转。

不管是强得犯规的拉丝缇娅拉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可能颠覆这个结局。

即使如此拉丝缇娅拉也不愿放弃。

“我不认同……！绝对不行！这种结局，我绝对

不认同……!! ”

她抽动着，低喃着，直到最后一刻为止都想要坚持抵抗。

但在我全力的压制下，她绝无任何破局之法。

终于明白靠自己已经无法打开局面的拉丝缇娅拉只好将目光投向周围。

“不可以啊，这种事……缇娅拉大人这样是得不到报偿的。这根本不是幸福的结局。这样不可以啊……大家……!”

为了求助，她看向周围的骑士们。

但置身于此的都是由斐勒卢托挑选的骑士，而不是拉丝缇娅拉的。这里面并没有不惜与我大打出手也要回应她要求的人。

“谁来……谁来帮帮忙……艾尔……!”

艾尔摇了摇头。

如果顺了拉丝缇娅拉的意，结果便是她的死亡。

缇娅拉小姐已经将这点明确告知他了。正因为拉丝缇娅拉对他有恩，所以他才不会点头。

痛感孤立无援的拉丝缇娅拉最后无助地垂下了目光。

她将额头抵在地面，用泫然欲泣的颤抖嗓音祈求着援助。

——在无果的求援走到最后，她道出了这样的话。她将某个人的名字念出了口。

“谁来……拜托了，谁来救救缇娅拉大人……
拜托了啊，谁来救救她……
救救她……——涡波。”

那是不在这里的人的名字。

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人的名字。

是就算说出口也没有意义的名字——本应如此。

然而，突然之间——

一种前所未有的不适感突然窜上了我的背后。

技能『恶感』将最高等级的『失败』告知于我——与此同时，『十一区十字路口』传响了他的声音。

“——次元魔法『Default』。”

次元魔法应声发动。

一股庞大的魔力——令我和缇娅拉小姐此前的魔力显得不值一提的异常骇人的魔力斥满了『十一区十字路口』。

世界的景象随之掀转。

在认识到这掀转的现象的一瞬间，映在我眼前的景色突然被拉远了许多。

与此同时，本应就在我身边的拉丝缇娅拉和缇娅拉小姐都到了远处，从右手那边反馈过来的拉丝缇娅拉微弱的力量消失得无影无踪。

曾几何时间，我所在的场所变得不同于前。

身旁没了缇娅拉小姐，下方也没了拉丝缇娅拉。

只剩我一个人屈膝蹲坐在杀风景的地方。

“——哈？”

并非是我被什么攻击给击飞到了远处。

当然也不是出于自身的意志进行了移动。

仅仅只是置身的场所被替换了——这个现象只能这么描述。

为这种现象所扰的不只有我一个，缇娅拉小姐也一样。她和我一样都在稍远处因突发的变故感到惊讶。

接着又传来这样一道声音。

“——赶上了。”

在我和缇娅拉小姐刚才所处的位置上，站着另一名男性。

这也是曾几何时间发生的事。

男性道着轻柔悦耳的话语，同时用剑斩断了拉丝缇娅拉身上的枷锁。这还不算，他还给拉丝缇娅

拉抱了起来。

在他的怀中，拉丝缇娅拉低喃道。

“涡、涡波？”

“没错，是我。”

来者留着一头乌黑而有光泽的黑发，还拥有一双与发色相同的漆黑眼眸。

不仅有大陆极其稀少的黑发黑目这一特征，男子的举止和表情也全都渲染出一种柔和的风范，给人以温柔善良的第一印象——他的外表是如此良善，以至于让人觉得穿在他身上的公会制服意味着的危险行业理应与他完全无缘。

但很快人们就会意识到这样的评价是大错特错的。

首先，此人的魔力浓郁到肉眼可见的地步。其次，穿在他身上的东西没有一个不是顶级的武具。无论什么人看到这一幕，都会理解到男性是非同寻

常的力量的化身。

凝聚魔力制造的匠心独具的制服，显然价格不菲的用于战斗的手套和靴子、饰品。最要命的是他的剑。挂在他腰上的宝剑美得摄人魂魄。

一言以蔽之，那就是英雄的风貌。

在场的所有人在看到他之后，都会有此确想。

不会有错。

来者是涡波——也就是我的主上基督。

偏偏到了这个时候，基督竟然杀了出来。

认识到这个事实之后，我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开始倒流。

与此相反的，拉丝缇娅拉则是喜不自胜，她抱紧了基督的身体高兴地喊道。

“涡波！涡波涡波涡波！你来了啊！！”

“塞拉送了信给我，所以我连忙从佩艾希亚赶回来了。不说这个，你的身体怎么样？有没有哪里

痛？”

“嗯，我没事……谢谢你……涡波，真的谢谢你……！”

“你可以放心了。既然我来了，那就不会有问题了。”

大感激动的拉丝缇娅拉兴奋地将脸埋进了不久前才被自己甩了个惨绝人寰的对象怀中。

基督脸上因此泛起了红晕，不过他很快就重新调整好心情，为了找出令心上人受苦的敌人而抱着她环顾起了四周。

“我无论何时都是拉丝缇娅拉的同伴。”

接着他还不忘令宝剑的剑尖轻轻晃动来耍帅。

因为是在心上人面前就要毫无节制地耍帅的基督看得我很是来气。

可不管我有多么不爽，我都不能哪怕说出一个字去抱怨。

基督那掺有敌意的魔力就是有如此骇人。

次元属性的魔力将整个空间塞得好似密不透风，顷刻间就成为了全场的主宰。仅仅是置身于其中就几乎令人气闷而绝。压倒性的魔力差距让我险些跪倒在地。

就算看不到他的状态栏，我也知道他的实力又上了一个台阶。

跟出发那时相比，他的魔力变得更加洗练了。

想必是在本土的佩艾希亚那边成功战胜艾德·成为了『支配之王』的妹妹·使徒西斯三人奏凯而还了吧。这一程的经验让原本就强得离谱的基督的实力再次升华了。

我都要失声发笑了。

我这两周来拼死拼活锻炼出来的『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在基督那数值能够表现出来的数值的成长面前就好像是个笑话。

这就是基督。

诺斯菲口中的『次元之理的盗窃者』。

『异邦人』相川涡波。

一见面我就能明白。

我的剑不可能触及此人。

岂止是耗尽毕生，就是以整个人生为代价，都绝对触及不到。

就好像世界的理定下了这样一种规则一样。

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次元之理的盗窃者』拥有扭曲次元、看破未来、将最称心如意的未来化作现实的能力——而拥有这样一种能力的涡波现在正在保护拉丝缇娅拉。

要突破他的阻拦，将拉丝缇娅拉确保到手——？

这根本不可能做得到。

可能性万中无一。

成功率是零。

绝不可能。

该死，从刚才开始技能『恶感』就给我的脑海搅了个天翻地覆。

除了『失败』之外再看不到别的。

技能『恶感』嘶嚎着说绝对不能对眼前的那个人刀兵相向。

恐怕从他出现在那里的一刻起，我就无法从『失败』中逃离了。

现在的我就是游弋在名为『失败』的海洋上的一叶孤舟。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自其中超脱。

我本能地理解到了这一点。

在我为之愕然的时候，那家伙冲我喊道。

“莱纳，你搞什么呢！给拉丝缇娅拉拘束起来干嘛！？”

基督非常少见地语含愠意。

但这也无可厚非吧。想想刚才的场面就知道了，

那看上去明摆着就是我在袭击拉丝缇娅拉。

所以喜欢拉丝缇娅拉喜欢得欲罢不能的基督现在对我的印象可谓差到了极点。

意识到状况被彻底颠覆后，我气得切齿咬牙。

“偏、偏偏在这种时候冒出来……！时机糟透了……！！”

明明再过一会儿一切就都能解决了，偏偏在这种时候冒出来个全世界首屈一指的麻烦人物。

明明关键时刻总是赶不上，无关紧要的时候倒是一冒一个准。

这家伙还是老样子出现的时机差得有如受了什么诅咒。

当然了，如果能好好跟他讲清原委也不坏。但是缇娅拉小姐已经没那么多时间了。既然如此，那就让他用『DistanceMute』直接了解内情怎么样？不，恐怕行不通。在基督身边对我怒目而视

的拉丝缦娅拉肯定会妨碍我这么做。

因为基督喜欢拉丝缦娅拉，所以当然会更偏袒她了。这是理所当然的。

人际关系让事情解释起来更加麻烦。

总而言之，在今天，在此时此刻此处场合下，基督实在是太碍事了。

我带着迁怒的意味冲同伴喊道。

“缦娅拉小姐！你怎么没料到啊！？基督居然会过来！！”

掌握了弗茨亚茨的『魔石线』的她应当是可以察觉到基督会登场的才对。

哪怕事前跟我说一声，也不至于如此狼狈吧。

虽然遭到我的责备，但缦娅拉小姐的样子却显得有些不对劲。

“师父……”

她轻喃了一声，以满含热意的目光看着基督。

那是种宛如将死之际同最爱的伴侣相逢了一样的.....非同小可的眼神。

看到师父这破绽百出的样子，我『失败』的预感愈发膨胀。

明明刚才还是我们这边掌控了全场，可现在却有种回天乏术的无力感。

在这名为『十一区十字路口』的舞台上，莱文教的演员们齐聚一堂。

千年前的传说、始祖涡波。

此外还有缇娅拉小姐，以及在现代身为她容器的现人神拉丝缇娅拉。

如此一来，现场绝对不会再有人有负伤之虞了吧。

因为这压倒性的战力差，战斗本身已经无法成立了。除去生命正在每一秒间流逝的缇娅拉小姐，在场所有人的安全都有了绝对的保障。

战斗结束了。

虽然结束了.....但却又刚刚开始。

我那些微有所成长的直觉，告诉我说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战斗。

装点圣人缇娅拉的终幕的战斗打响了。

276. 是真是假

就在战斗即将尘埃落定的前一刻。

因为突如其来的乱入者，整个战场一片哗然。

自觉胜券在握却被颠覆了战局的我和从困境中解放出来的拉丝缇娅拉会感到惊讶自是在情理之中，但周围人群的嘈杂声则还要远胜于此。

一看到基督的身影，围在远处旁观战斗的观众们纷纷喝彩叫好。指指点点的观众们接连不断地开口呼喊着他的名字。那是在这一年里成为了传说的英雄的名字。

在『大英雄』『屠龙者』『剑圣』『舞斗大会优胜者』等一干称号的衬托下，『涡波』、『基督』这些词语传遍了整个战场，只要有人起头，那散播到全体观众当中便只在一瞬之间。

在意识到将现人神拉丝缇娅拉从危机中解救出来的正是英雄相川涡波后，观众的眼中全都闪烁

出希望的光芒。

他的出现为人们带来了异常而绝对的安心感。

在这个人——在基督身上，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种压倒性的强大。

既然大家都在传闻中听说了他的英雄事迹，既然都知道他曾是那场『舞斗大会』的优胜者，那么当然会作出他实力非凡的推测——但还远远不仅如此，面前的这个人那压倒性的存在感，甚至让这些事前情报都显得微不足道。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醉心于他的存在感。

与此同时，他也赋予了群众以观赏戏剧的悠闲和自在。

所有人都相信，在英雄『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的力量下，邪恶必将遭到严惩，而正义终将求得善果。

而我也是一样的想法。

因为我完全没有能战胜他的感觉。

就算周围的观众们指着我嘲笑说“这小子完蛋了”，我也只能有“没错，还真就完蛋了”的感觉，甚至没有丝毫的愠意涌上心头。

支配战场的气氛全都为之一变。

由不安转变为了安心。

由战场转变为了剧场。

由未知转变为了已知。

由不确定转变为了确定。

从严肃的斗争转变了——一场大众的娱乐。

没错。

这已经变成一场娱乐了——

“——咳咳！”

在一转而成为闹剧的舞台上，传来一道令人听了绷紧全身的咳嗽声。

这时我才回过神来。

看到面容写满苦楚的缇娅拉小姐，我终于意识到自己险些被敌人的强大吞没。

无论现场的气氛如何改变，缇娅拉小姐的状态都是不变的。

她那不断流逝的生命如今已经只剩下几分钟了。在告诫自己这里仍然是命悬一线的战场后，我扬声喊道。

“基督！总之你先别管了！！没有解释的时间了啊！拜托你相信我，把拉丝缇娅拉交过来！！”

通过战斗抢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但我相信如果是基督的话那就有对话这条路可走。

结果一如我所想，虽然基督的表情显得有些困扰，但他还是好好地给予了回应。

“不、这有点、再怎么说不解释一下也不太好吧……虽然我是相信莱纳的，但是至少也得把拘

束拉丝缙娅拉的理由告诉我吧.....”

当然了，我也相信跟他讲起来会很费时。

结果还是如我所料，优柔寡断又拘泥于道理的主上并不能当机立断。

“即使如此还是拜托你了！真的没时间了啊！我们现在有不做不可的事啊！！”

我一边迈步同他靠近一边拼命陈情。

基督并没有加以警戒，他也自然而然地向我走近。虽然他刚才利用魔法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但他并没有当真将我视作敌人看待。

然而在基督身边的拉丝缙娅拉可就不一样了。

与步履柔缓的我和基督不一样，她一个冲刺杀了上来。

“——有破绽！！”

接着她绞尽了自己那摇摆不定的身体的全部力量，狠狠地给了我一拳。

“你丫——！！”

为了对话而有失防备的我没能避开这一击。虽然在千钧一发之际交叉双臂进行了防御，但冲击仍然将我震离了地面，随后整个人有如离弦之箭般向后方飞去。

“这个女人、因为自己绝对不会被基督攻击就这么有恃无恐……！！”

匆忙间我用右手狠抓地面紧急刹闸，总算避免了与观众的冲突。

在我气愤地出言抱怨时，基督也责备起了她的行动——

“喂、喂，拉丝缇娅拉！你也住手吧！就算对方是莱纳，你这打得也太狠了！”

你也太惯着她了！

拜托再强硬点阻止她好不好……！

刚才那招要是普通人吃到，这时候胳膊都粉碎性

骨折了好吗！

“我道歉！对不起！不过涡波你听我说！！你先听我讲！！”

拉丝缇娅拉立马低下头道了个歉，紧接着开始强调自己也一样赶时间。

为了盖过我的劝说，将基督拉到自己那边，拉丝缇娅拉火急火燎地喊道。

“在那边的人是缇娅拉大人！她毫无疑问是真正的圣人缇娅拉大人哦！！去跟她聊聊！把你们在千年前没能说上的话都弥补上！快要没时间了，所以抓紧点！！只要明白了缇娅拉大人的心情，涡波肯定就会理解我的想法的！！”

拉丝缇娅拉指着蹲坐在稍远处的缇娅拉小姐如是说道，听到她的话，基督因惊讶而瞪大了双眼，他一脸不敢相信地顺着指示看了过去。

“缇、缇娅拉……？那孩子吗？可是，她跟以前

给人的感觉不一样啊……”

给人的感觉会不一样也是当然的。

不光身体是借来的，而且本人还表示自己不是『缇娅拉·弗茨亚茨』本人而是魔法『缇娅拉小姐』。同千年前的传说比起来肯定还是有所不足。但这份差异很快就得到了弥补。

因痛苦而蹲坐在地的缇娅拉小姐站起身，亲自予以了证明。

“……好久不见了，师父。我确实是缇娅拉哦。哎呀～，本来我其实是在师父不在的时候悄悄地消失掉的呢。”

即使呼吸紊乱，汗流不止，面色苍白，缇娅拉小姐仍然微微一笑。

基督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他睁大了眼睛——而后丝毫不敢大意地进行注视，并仔细品味着获得的信息。

这产生了一瞬间的空档。

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瞬间而已。

但以基督的思考速度而言，那就不仅仅只有一瞬那么简单了。

他以一种仿佛沉思了一整晚般的冷静语气，编织出于现场最适宜的台词。

“那个.....首先我得同你道谢，缇娅拉。谢谢你在千年前愿意为这样的我提供帮助.....虽然大部分的事我都不记得了，但我仍然知道自己曾几度得到你的帮助.....”

他最先说出的是感谢。

对此，缇娅拉先是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接着她摇头说道。

“不用，因为是师父你先帮了我的嘛。我的力量也好自由也好，所有一切都是拜你所赐.....所以向你报恩也是理所当然的啊。”

缇娅拉与基督。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人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也不为过。

尽管如此，但两人却无需自我介绍和寒暄便拥有为他人所不能涉足的共鸣。

“这样吗……是这样啊……”

在将缇娅拉小姐的回复又做了一番品味之后，基督点了点头。

见他这样，缇娅拉小姐干笑了两声说道。

“哈哈。师父你不用刻意扮演千年前的『始祖涡波』来斟酌台词也可以的。因为师父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师父了啊……而且你应该也明白，现在在你面前的我也不是真正的圣人缇娅拉不是吗？”

“嗯，我明白。你有点勉强过头了。光是看着……就觉得很辛苦。”

基督露出了与我相似的表情。

想必是运用那双慧眼看破了缇娅拉小姐现在的状况了吧。搞不好他对余剩的时间的把握比我们还要精准。

“嗯。不仅对魂的复制招致了劣化，还破破烂烂东少西缺的呢。要说这样的我是本人的话，实在有点勉强了吧。光是看着都觉得倒尽胃口不是？”

仔细看会注意到基督咬紧了牙关皱紧了眉头。看上去缇娅拉小姐的状态真的到了令人大倒胃口的地步。但是说实话，对缇娅拉小姐的事有所了解的我并没有这种感觉。

可能这里面存在某种只有他们两个才能明白的『疹人的部分』吧。

我不打算从旁打扰两人的对话。

尽管有很多话想说，但我相信缇娅拉小姐会代我

将一切说清楚的。

我相信事情并不会如拉丝缇娅拉所愿。

“……没有那回事。如果要这么说，那我也差不多啊。”

“这可不对哦。师父你『成功』了，在这里的你确实是师父。……相比之下，我则只是稍微有点千年前的圣人缇娅拉的记忆的『魔法』罢了。师父虽然『成功』地转移到了千年后，但圣人缇娅拉却『失败』了。她在很早很早之前便成为了一个『死人』。”

“这是……这是因为我在一年前妨碍了仪式所致吗……？”

“差不多吧。如果没有一年前那场精彩的戏码，在这里的就是『始祖涡波』本人和『圣人缇娅拉』本人了吧。——可是，如果你不那么做，那么小拉丝缇娅拉就会死的。那样的话我家女儿现在肯

定就不在这里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我觉得这样才是最棒的 Happy End。”

被对方告知了即将到来的消逝，基督脸上的阴晦又深了一层。

但他并没有出言打断，而是选择继续倾听。

“就算我会消失，但继承了我的血的女儿们却留有许多。我的女儿们能够活下去，并为师父提供帮助。仅仅如此我便由衷地觉得自己的生是有意义的。拜师父将我带到外面所赐，我能够避免在那间小屋中了却自己的一生，并得以在整个世界中迈步。这让我感到无比快乐，让我无比满足。”

“这样吗……既然这样就好……既然能有托付意志的人在……”

“也就是这样了。老旧的故事已经落幕了。师父一定要在崭新的故事中活下去，然后迎来全新的

结局哦。”

“……嗯，我会的。”

话题进展得一帆风顺。

基督很干脆地接受了缇娅拉小姐的主张。那个既老好人又喜欢纠结的基督居然会这样，由此可见，经过在本土与缇缇的离别，他又有了新的成长。

“……哦~，居然这么坦然。你变了啊，师父。我还以为你会再纠结一些的呢。”

看来缇娅拉小姐也有跟我一样的想法。

“艾德也跟我这么说来着。有那么大变化吗？”

“嗯。一千年前，你可是每天早上都把“全都杀光！”挂在嘴边喊个不停的呢。跟那个时候比起来，那当然是……感觉好多了。如果千年前能像这样不就好了嘛。……有点慢了哦。”

想到与千年前的不同，两人纷纷苦笑。

那并非是单纯为成长感到喜悦.....双方的笑容都透着几分微妙。

我并没有能力洞破两人的内心。

虽然如此，但我还是知道缇娅拉小姐并没有为所谓的情爱所困，而是按照当初的预定推进着话题。

道过这些，缇娅拉小姐重新转向我。

“那么我的力量打算交由莱纳继承，这样一来可以说再见了。这一次我会作为师父的骑士从旁守望你的。”

她在最后想带着笑容同对方告别。

这就和我认识的迷宫守护者们一样，对于这样的离别，基督在经历过多次后，面对起来也自然了许多。

“再见了，缇娅拉。”

“再见了，师父。”

就这样，千年前的始祖与圣人的因缘画上了休止符。

说实话，事情了结之快出乎了我的意料。当然，基督和缇娅拉小姐也知道时间不多，所以尽可能控制了对话的长度。

可就算是这样也太快了。

因为我怀疑缇娅拉小姐还有些秘而不发的部分，所以这样就结束让我有点扫兴。

带有这种想法的不止我一个，想要为两人搭桥引线的拉丝缇娅拉也大感惊讶。

“涡波，这样就完了……？缇娅拉大人也是……？不、不应该只有这些吧……？还应该有很多要讲才对吧……？”

她比对着两人的眼神，催促双方深入交流。

然而这无济于事。

在第三者眼中看来，这两人是毫无迷茫地沉浸在

永远的别离之中的。他们只想通过这样一种短暂的交谈来同对方告别。

因此，

“——不·行。绝·对·不·行。”

拉丝缇娅拉采取了行动。

她的视线在地面上游移，目的明确地寻找着某样东西，随后二话不说一把就给它捡了起来。

被她捡起来的是武器，是与对话背道而驰的象征。

她将先前被我摆平的骑士持有的剑拿在了手中。

“不许动，缇娅拉大人！与其要托付给莱纳就此消失，信不信我给你的双腿砍断！”

接着她将剑锋比向了缇娅拉小姐。

不肯承认事情与自己所想相忤逆的现实，她像个孩子一样耍起了任性。

“我不容许有这样的结局！缇娅拉大人，你为什

么要说谎!?

缇娅拉大人是有资格的！你有将自己的思念先于任何人传达给涡波资格！所以请你在这里向他告白！就在大家眼前！清清楚楚地！告诉大家，传说中的圣人缇娅拉大人比任何人都要喜欢涡波！不然的话你的故事就不会结束！无论到何时都不会结束！！”

她这搅局的举动和展露的丑态让我实在看不过去，所以我也放弃了沉默冲她喊道。

“你这是瞎操心，拉丝缇娅拉！缇娅拉小姐才没有你这么喜欢基督！再说了在这里的缇娅拉小姐跟那个缇娅拉小姐就不一样！”

“莱纳！你为什么要说这种不明所以的事颠倒黑白!？你就感觉不到自己说的话很奇怪吗!？大家今天真的都好奇怪啊！！”

我们一开始争吵，缇娅拉小姐和基督便劝道。

“拉丝亲，莱纳说的是真的哦。我对师父没有你说的那么——”

“拉丝缇娅拉你冷静点！再勉强下去——”

四个人的发言混杂在一起，就连谁在说什么都难以辨别了。

在做出了这样下去事情会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判断后，拉丝缇娅拉决定将距离自己最近的基督先排除在外。

“涡波，你先离远点！我要先跟缇娅拉大人说话！！”

“诶——！？”

她的选择着实出乎了基督的意料，结果让他毫无防备地被拉丝缇娅拉一个背摔丢到了空中。这投技的动作实在是洗练而美丽，在此之上还付诸了全力，基督以惊人的势头飞过了观众的头顶，而后撞开了附近一家的窗户。

木质的窗棂被砸得稀碎，基督漂亮地掉进了别人的家里。只听从里面传来了“非、非常抱歉！没有人受伤吧？没有人受伤对吧！砸坏的家具事后我会好好赔偿的！真的非常抱歉！！”的声音，虽然没什么大碍，但这种行为我实在是看不过眼。

“你这个神经女！你都对基督干了什么！！”

在激昂的情绪驱动下，我货真价实地涌现了战意。

就算是拉丝缇娅拉，我也不能允许她伤害基督。我也带着信不信砍断你一条胳膊腿的念头迈出了一步。

“喂、莱纳！我没事！别拿剑对着拉丝缇娅拉！唯有这种行为我决不允许！”

然而却遭到了主上本人的制止。

他使用次元魔法扭曲了空间的距离，转眼间来到了我的附近，并将剑比向了我。

如此这般，现场构成了一个拉丝缇娅拉逼近缇娅拉小姐，我用剑指向拉丝缇娅拉，而基督则用剑指向我的诡异四角形。

在这当中，缇娅拉小姐表情困扰地从拉丝缇娅拉那边退后了一步。

再这么下去，因为基督的偏袒，事情可能真的要如拉丝缇娅拉所愿了。因为嘴上说不过就要硬来这种行为我实在不能容忍。

为了不让她得逞，我口气粗暴地同她抗辩起来。考虑到如果动手就会被基督制服，所以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给我听好了，你这个脑子塞满了情和爱的花痴女！缇娅拉小姐只是始祖涡波的徒弟而已！她只是像家人一样被疼爱而已！对于缇娅拉小姐来说，师父只是她想要为之提供帮助的家人，不是心爱的异性！！绝对不是！！”

“才没有那码事！只是莱纳你想错了而已！他们两个都是以异性的眼光看待对方的！”

“那都是你误会了！是你将自己对基督抱有的感情错误地代入到了缇娅拉小姐身上而已！喜欢基督的是你啊！拉丝缇娅拉，只有你一个！！”

“只、只有我一个……！？这种荒唐事，怎么可能……！！”

拉丝缇娅拉否定的声音有些动摇。

对于我的话，她在心中或许有极其些微的头绪吧。

突然被示以这样一种可能，她变得有些混乱。

不过我没有时间去等她理清头绪，借此机会，我试图运用自己今天效果最强的魔法收拾局面。

“已经没时间了！事已至此就张开一道风茧，强行——”

“不可以用魔法！——魔法『Dimension・千算

相杀』!!”

然而我的魔法构筑却在基督那不明所以的次元魔法的干扰下被驱散了。

我忿忿地瞪了基督一眼埋怨道。

“啊啊，真是麻烦死了！你阻止我干嘛!?”

“说什么呢，肯定得阻止好不好！你 MP 已经耗尽了，再构筑魔法可是要以削减生命为代价的啊!？给我多珍重自己的身体啊!!”

他喵的根本不是在乎这个时候好吗，就知道在这种小事儿上叽叽歪歪……!

在我被气得够呛的时候，被我气得哆哆嗦嗦的拉丝缇娅拉也采取了行动。

“你说那全都是我的误解……? 缇娅拉小姐只是将涡波当作家人……? 不、不许……不许你在这里大放厥词啊啊啊啊！莱纳!!”

“等等！拉丝缇娅拉的 MP 也用光了不是吗!？别

勉强自己构筑魔法!! ——魔法『Dimension・千算相杀』!! ”

拉丝缇娅拉在盛怒之下构筑的魔法也被基督以庞大的魔力驱散了。

这棘手的魔法气得我和拉丝缇娅拉都啧了一声。然而当事人基督却直冒冷汗冲我们抱怨了起来，这个人跟我们就不是一个频道上，真是让人不爽。

“我说你们两个都考虑一下自己的状况啊！你们真的已经到极限了哦!? 而且在魔法发动前使用『相杀魔法』抵消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哦!? 再说了，也考虑一下对周围的影响啊！这里还有这么多普通人呢!! ”

接着他张开双臂强调周围观众的存在。

不知不觉间，剑拔弩张的氛围已经烟消云散，转而变成了温暖得几乎能让人滴下汗水的柔和气

氛。

简单来说，就是弗茨亚茨的市民们现在的心情已经从亲眼见证暴恐现场转变为了开开心心地围观『恋爱争吵』了。

基督连连冲看热闹的观众们挥手，催促他们退后。

眼见观众环绕我们的圆圈缩得越来越小，这让他很是忧心。

“大、大家，非常抱歉！这里很危险，请退远一些！请这里面的探索者们帮忙将倒地的人移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为了以防万一！！”

然而他的努力根本没什么效果，观众全都对此不以为意。

岂止是远离，面对挥手连连的基督，甚至传来了兴奋的浪叫。观众当中的一部分女性一边挥手回应一边呀！呀！地叫个不停。

“诶、诶诶.....?”

这种反应令基督哑口无言，表情很是尴尬。

想必是听过基督的逸话的女性贵族们吧。而且应该也少不了在一年前的『舞斗大会』中亲临现场观览的人。

一言以蔽之，对百无聊赖的贵族们来说，基督这个英雄是用来排解闲暇的最肥美的饵料。

现如今，『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不单是名声轰动联合国，甚至是世界扬名的偶像性的大英雄。在这些观众当中自然有许许多多的粉丝。

而这样的他现在正与弗茨亚茨知名度最高的『现人神拉丝缇娅拉』上演一出对手戏。拉丝缇娅拉的粉丝当然也为数不少，毕竟她可是拥有将男女老幼一概征服的强大魅力的弗茨亚茨的代表人物。

这样的基督和拉丝缇娅拉正在争吵。

哪怕有人不知道一年前的诱拐大戏和『舞斗大会』，也难免会对此产生兴趣。不仅如此，就连疑似联合国的官方宗教莱文教的『圣人缇娅拉』也在场，那这场好戏当然不会有人愿意错过。

观众全都一副在四方驰名的剧场中有幸一瞻名优天颜的反应。

这哪里还能远离的了，只会越靠越近罢了。

一开始还以为是目击了暴恐现场，结果发现居然是一场恋爱戏剧，观众们全都为之心潮澎湃，那对八卦求之若渴的庸俗好奇心在他们脸上毕露无遗。

最要命的还是这个场所。

这里是『十一区十字路口』。

是缺乏危机感的在温室中长大的贵族情侣们云集的地方。

约会的行程没有排满的时候他们总会聚集到这个地方，我已经在这里吃了一个礼拜的午餐了，所以我对此是再清楚不过。

这些闲人在骑士团和英雄纷纷登场之后，便自觉已经安全无虞。

在此之上，能有目睹别人的——而且还是名人的恋爱纠纷的机会，他们肯定不会那么容易就各回各家。

基督就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这时候还在那里一个劲儿地拼命劝告。

“如果可能的话，那个……请远离一些……请再稍微、稍微离远一点……为、为啥就是不肯远离啊……!?”

想必是因为他根本不了解聚集在这里的人群的特殊性吧。

故而就只能重复无谓的抵抗。

当然了，我也好拉丝缇娅拉也好，根本没时间在意这种无关紧要的事。

因为急火攻心，我冲尴尬地进行避难疏导的主上大吼了一声，与此同时，本应与我水火不容的争吵对象拉丝缇娅拉也将同样的内容喊出了口。

“涡波，现在不是做这种事的时候！”

“基督，现在哪有功夫做这种事啊！”

他这不优先考虑缇娅拉小姐的表现让我们很是生气。同时遭到我们两人怒斥的基督一脸困惑。

“抱、抱歉……？”

见他这样，在一旁看热闹的观众纷纷失笑。

不仅如此，置身于戏剧中心的少女也发出了清朗的笑声。

“呼、哈哈、啊哈哈——！！”

一别往先的紧张感，缇娅拉小姐的情绪放松了许多。

现在对拉丝缇娅拉的说服还不见成功的迹象，作战仍然在向不好的结果驶去。时间再这么空耗下去，她很可能会无谓地消失。直截了当地说，她现在命悬一线。

明明如此，但缇娅拉小姐却展露了由衷的笑容，好像她明知道笑容于此时并不合宜，但还是忍俊不禁……

而她这与周围的观众别无二致的态度，自然也招致了拉丝缇娅拉和我的愤怒。

“缇娅拉大人你也请说两句!!”

“缇娅拉小姐也跟他说说啊!!”

到头来，拥有颠覆一切的话语权的人就只有她而已。

只要她能将坚定一贯始终，那么无论是基督还是拉丝缇娅拉都会老老实实在地聆听衷言。

想当然耳，拉丝缇娅拉也跟我有同样的想法。

所以我们又一次同时喊道。

“请你在这里向涡波证明，逾越千年的至高无上的爱是确实存在的！！”

“快跟基督澄清，你并不怎么喜欢自己的师父！！”

“请立刻跟他告白！！”

“现在马上跟他告白！！”

将最想说的话说了口后，我和拉丝缇娅拉都转归了沉默。

尽管被卷入风波的基督在此期间面色铁青地露出了求助的神情，但我可不管，因为这份告白是他必须要听的。

我和拉丝缇娅拉都带着决意守望起了笑得不合时宜的缇娅拉小姐。

理所当然的，周围的气氛又热烈了许多。

因为这正是所有人都翘首以盼的，令他们在此观

赏恋爱纠纷的唯一理由。

观众纷纷将“爱的告白!?”“终于要告白了!”挂在嘴边，在安全范围内不负责任地指指点点，看他们的样子是真的愉快得不得了。

正因为我们的样子都如此拼命，所以才更令他们感到愉悦。

不知不觉间，留在『十一区十字路口』的骑士们还展开双臂做起了警卫的工作，就连他们都已经彻底转入看戏模式了。为了不让这场戏受到干扰，他们甚至主动担起了协助的工作。

无论好坏，这全是因为基督所致。

就是因为将今天的战斗全部镇平的拥有绝对力量的英雄大人一直在那里像个孩子一样面露难色，所以气氛才会变得这么轻佻。

紧接着，为了让这场闹剧落下帷幕，缇娅拉小姐主动请缨。

“呵、呵呵。好好好，没问题。既然这样，那我就把我想说的全都说出来也没问题喽.....？毕竟机会难得嘛！就这么定了吧！”

她笑着、颤抖着、在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堂堂正正地作出宣言。

只有她一个人不是以剑，而是以指尖指向基督。

“——师父。”

告白开始了。

无论结果如何，这都将是与爱有关的告白。

虽然当事人基督因为预料之外的展开而感到困惑，但他也明白缇娅拉小姐确实有话要说，所以摆出了愿意聆听的态度。

缇娅拉小姐缓缓地，将千年前的自己的心情同他告白。

“我很开心哦.....如果那一天我没能遇到师父，那我应该就不会走出那间屋子了吧。如果那一天

师父没有给予我帮助，我便会沉浸在对世界的憎恨中死去吧。如果那一天师父没有将我带出弗茨亚茨的城堡，我的人生便会与平常的公主无异吧。这是真的哦，我真的这么想。”

她首先从千年前的邂逅开始讲起。

我对这些并没有什么了解，但拉丝缇娅拉却不一样，所以她配合着缇娅拉小姐的话喊道。

“就是这样！缇娅拉大人是最先遇到涡波的！涡波来到这个异世界的时候，第一个遇到的就是缇娅拉大人！！这个故事是以缇娅拉大人和涡波的邂逅开始的！！”

见拉丝缇娅拉的主张得到夯实，我一时有些焦虑。

但我压住了心中的焦虑，并没有出言反驳。

我选择相信缇娅拉小姐，继续聆听她的倾诉。

“嗯，我们的确是最先遇到的。然后呢，我们两

个人一起去了各种各样的地方，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有了各种各样的经历。拜与师父相遇所赐，我才能看到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物，我才能用自己的双脚确认这个世界的宽广。那并非书中描绘出来的，而是可以亲手触及的世界——”

缇娅拉小姐十分怀念地低喃着。

她的表情和话语无不切实地传达出了自己心中的感谢。

“真是一场愉快而吵闹的旅行啊。为了拯救世界而在各地打倒棘手的魔人，为了拯救世界而进行各种各样的学习，为了拯救世界而以国家为基点进行重塑——每一天都很充实。途中变成了拯救阳潼姐的旅途来着，虽然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争吵，但最后我们两个人还是重归于好一起打造了迷宫呢。而且还约定了等一切结束之后，两个人一起生活什么的。”

“涡波，你听到了吗!? 听过刚才的话没!? 你听好了吗!? 涡波在一千年前跟缇娅拉大人有过约定的哦! 约好了以后两个人要重新在一起!! ”

拉丝缇娅拉像是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一样，不顾长发的凌乱高声强调基督与缇娅拉小姐之间有多么深厚的牵绊。

然而她竭力的强调却招来了当事人的轻笑。

“哈、哈哈哈。”

“缇、缇娅拉大人……?”

拉丝缇娅拉对此感到很不可思议。

因为想不到男女彼此约定终身的誓言有哪里好笑，她甚至感到有些不满。

这也就是认识上的差距了。

这里面有我和缇娅拉小姐能清楚地看出来，但喜欢基督喜欢得无可救药的人却看不出来的陷阱。缇娅拉小姐温柔地将这一点教给了她。

没错，就像人生经验丰富的母亲教育自己的女儿一样，十分温柔地——

“真是单纯啊，拉丝亲。这可不行哦，师父的口头约定是绝对不能相信的。”

十分温柔地告诉她基督不值得相信。

“诶、诶？可是，可是你们两个约好要一直在一起的不是吗！？这已经是、已经像婚约一样了不是吗！！就那样直到死亡将两人分离为止一直在一起什么的！！”

“我可要说清楚了，我是一丁点都不相信的哦。毕竟有前例在嘛。师父他是根本不会守约的。”

“诶、诶诶？”

在千年前，基督这话一定是认真的吧。

考虑到他的性格，他不会在这种问题上说谎。

这我明白。

正因如此，感受力很强的拉丝缇娅拉才会相信基

督的话。

但是在第三者眼中看来，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因为根本就无法想象那个基督会有机会跟某个人一起安稳地生活下去。

但拉丝缇娅拉还是一副全然不知所谓的表情。搞不好她根本就不知道基督原来还有个叫诺斯菲的老婆这件事。

无奈之下，缇娅拉小姐只能毫不留情地进行追击，将千年前的真相一口气灌进拉丝缇娅拉的脑袋里。

“那个男人是真的很差劲的哦！他是个超级大骗子！你绝对不能相信他哦！你知道他在一千年前攻陷了多少个女孩子然后又给人抛下了吗！你知道他弄哭了多少个女孩子吗！！我现在就把这些统统告诉我家女儿！连带着薄情寡义的师父你也给我听好了！！”

听到这话，拉丝缇娅拉和基督全都“咦？”了一声。

不过我倒是感觉美滋滋。

缇娅拉小姐终于开始实打实地证明自己的心情了，另外还能好好压一压得意忘形的两名主上的气焰，总之就是很舒服。

周围的观众们也都高兴，这就太好了。

“行了，那我按顺序一个一个来了哦！！”

接着，基督千年前的情史这就被大爆料了。

因惊讶而张大嘴巴的两人连阻止的机会都没有，缇娅拉小姐滔滔不绝地将受害者的名字逐一道出。

“——那个，首先最开始是我的姐姐了吧。再算上我就是两名弗茨亚茨的公主了。然后在弗茨亚茨的话，最具代表性的战果就是同时攻陷了骑士团长姐姐跟宫廷魔术师姐姐两个人，然后让她们

两个打了个不可开交呢。身为使徒的西斯姐也被迷住了哦？说实话，光是在弗茨亚茨就已经数不清了啊。关键这个男人会无意识地攻城拔寨啊，这是最麻烦的了。再来数数大陆各个有名的地方吧，我记得在历基亚那边攻陷了古奈尔，在法尼亚那边攻陷了魔人研究院的阿尔缇，在艾尔多拉琉那边攻陷了艾琉。每解决一次事件就会多一个人，真的很过分诶。跟你一起旅行的我都不知道差点被女孩子捅上几次了.....让我作为异性对师父幻灭的时间是真的足够足够多了哦。每到一个新国家就一定会跟那里的公主或者女王处的情投意合，这都成了一种技能了啊。那个叫什么来着，是叫技能『话术』？技能『哄骗』？不对，是叫技能『花花公子』来着？毕竟效果是女性限定嘛。哈哈，真不愧是师父，真是世界第一渣男啊！就连阳潼姐在你身边的时候你都不收敛，还

敢在那里沾花惹草，这器量真是吓到我了。到最后，就连那两个既是『理的盗窃者』又是南北战争魁首的人——罗德和诺斯菲也受到了你的欺骗和利用，说你是世界第一的淫棍都不为过吧！都怪你不知道自重成天积极地朝女孩子放糖衣炮弹，所以被害者才会一味地增加啊！要把名字列出来根本就没完没了啊，虽然列起来都没个头，但是我今天还是要给她们点出来哦，为了不让我家女儿被你欺骗，所以我必须要告诉她真相才行呢。啊，这只是我知道的范围，所以实际人数应该更多哦。嗯——，首先是安娜、艾尔丽娜和希耶娜、埃尔文、还有——”

“——停一下！！”

基督忍不住叫停了。

这也是当然的。

毕竟在自己的心上人面前被喷了个狗血淋头，知

道他内心情绪的我现在都要笑出声了。

基督将魔力大面积浸透到周围，带着不惜使用大魔法的气势冲缇娅拉小姐逼近。在如此迫力面前，就算是缇娅拉小姐也不得不停止数落。

“停、停一下，缇娅拉，不对、缇娅拉小姐。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是真的吗？”

可能的话他是希望把这一切当做玩笑糊弄过去的吧。

可以说是无谓的挣扎了。

“是真的哦！因为都是真的，所以我最后才不相信师父的约定，去找勒伽西合作了嘛！！”

“诶、诶诶……！？就因为这个！？”

对他试图挽回名誉的举动，缇娅拉小姐给予了彻底的否定。

她毫不留情地冲发蔫的基督骂道——

“你说就因为这个！？没错就是因为这个！！你这

个花花公子！渣男！装腔作势的废物！妹控！变态！人类之渣！女性公敌！不对，人类公敌！优柔寡断！平白让人期待却不给回应，这样很过分你知道吗！就知道嘴上逞能！胆小鬼！说实话光是活着就会给人添麻烦！你知道周围的人、不如说你知道我为了帮你善后有多么辛苦吗！你这个没出息的废物！别一到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就跑去女孩子身边求安慰！没毅力！一到关键时刻就失败！你这条败犬——！！”

277.『再诞』

“——你这个花花公子！渣男！装腔作势的废物！妹控！变态！人类之渣！女性公敌！不对，人类公敌！优柔寡断！平白让人期待却不给回应，这样很过分你知道吗！就知道嘴上逞能！胆小鬼！说实话光是活着就会给人添麻烦！你知道周围的人、不如说你知道我为了帮你善后有多么辛苦吗！你这个没出息的废物！别一到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就跑去女孩子身边求安慰！没毅力！一到关键时刻就失败！你这条败犬——！！”

“嗯、嗯，我知道了！已经够了！我都知道了所以差不多可以了……！”

如潮涌至的批判听得基督脸色发青，他连忙同缇娅拉小姐乞饶。

然而缇娅拉小姐还是一分面子也不肯给他留。

“少啰嗦！师父！临了我要说个痛快！师父你必

须要专一点知道吗！不许到处沾花惹草！！”

“那、那至少、至少到人少一点的地方行吗……拜托至少换个地方说好吗！”

扬长避短之心人皆有之，基督碍于面子提出了换个地方的请求。

现如今观众的情绪已经嗨到了最高峰，一看有机会了解英雄的丑闻，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边听边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换着意见。听到了缇娅拉小姐的曝光，周围的人纷纷为其中的内情唏嘘不已。不如说，从观众那边甚至传来了“果然跟传闻中说的一样吗……”“呜哇真差劲~”等如此这般的贬低。基督在观众心中的人物评价正以惊人的势头跌入低谷，同时原本就散播在外的流言蜚语也因此而变得可信性十足。

对于基督想转移场所的心情，我也不是不理解。饶是如此，但正在他面前大发雷霆的行将消失的

女孩子却不许他这么做，所以我一面堵住基督的退路，一面坏笑着守望两人的对话。

“师父！都到这种时候了，你还要在意周围人的目光吗！？就是因为你总是这样，所以千年前才总在关键时刻失败的哦！！”

“不、这个……可是，再这么下去我的名誉就要崩了……而且斯诺她现在肯定也在听着呢……再这么下去的话真的不妙了……！在各种各样的意义上都很不妙……！！”

“现在最重要的明明是小拉丝缇娅拉才对吧！你要是敢逃，信不信我揍飞你哦！”

“——唔，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所以别动武！！有话好说！！”

表露战意的缇娅拉小姐在气势上压倒了基督，他妥协之后退到了理应与自己同一战线的拉丝缇娅拉身边。

接着他摆出了一副好似要正坐接受批评的模样。看上去基督在缇娅拉小姐的语言轰炸面前是真的全无回击之力。

或许是对此感到了满意吧，缇娅拉小姐收起批判的架势总结道。

“总而言之，我并不喜欢师父哦！因为这个男人是疯狂欺骗女孩子的差劲透顶的人渣啊！作为异性来说根本不行！一定要说我对他有什么感情的话，那就只有对师父的勉勉强强那么一丢丢的尊敬罢了！！”

这话让基督和拉丝缇娅拉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两人的惊讶之情一时间全都溢于言表，虽然他们的等级和能力都十分骇人，但在精神层面、特别是恋爱方面还很稚嫩，这是早就了然的事实。尽管两人全都因缇娅拉小姐的宣言而一时语塞，但拉丝缇娅拉还是率先重振了气势。

为了扭转局面，她向基督激励道。

“涡、涡波，不能轻信……！这都是说谎的、是假的。缇娅拉大人肯定是为我着想才要主动退让的……！”

“是这样吗……？刚才的话都是假的……虽然我想这么想，但是缇娅拉看上去不像是在说谎啊……”

“拿出自信来！涡波是很帅气的！缇娅拉大人应该也是喜欢你的……！大、大概……”

“为什么你倒是越说越没自信了……？”

“因为……刚才那些、实在是太过分了……”

“啊、是啊……确实很过分啊……”

尽管两人都不是很愿意接受缇娅拉小姐的话，但到头来还是无奈地垂下了脑袋。由此可见两人在心里都是相信的。他们两个不光有一双能看到状态栏的『眼睛』，而且洞察力也都相当了得。恐

怕是利用那种洞察力判断缇娅拉小姐的话并非虚言了吧。

她的话语中确实蕴含着能让人感到“啊啊，果然如此……”的说服力。

然而垂下脖颈的我这两名主上毕竟都是跨越无数修罗场的人物，很快他们就重新振作起来表示

“不，现在还弄不清楚”“可能是被某种技能骗了也说不定”，以此互相支撑。

见到这样难看的挣扎，我一边抱怨一边往前迈出一步。

“啧，你们还不明白吗……!!”

为了让缇娅拉小姐的话更具说服力，我打算将我了解的基督在这个时代的情史也点一遍。从面前的拉丝缇娅拉开始，将基督队伍里的成员挨个举出来根本不愁不够的。就算是我都足够给他们致命一击了。

但缇娅拉小姐却制止了我。

“不用的，莱纳，就交给我吧。再怎么说我也是这里面最年长的人了嘛。就算对手是师父，我也已经熟悉该怎么对付他了。你好好看着吧。”

接着她就像将猎物逼到穷途末路的猎人一般露出了一抹狡黠的微笑。

在她开始缅怀过去的时候，我还心有不安，但现在可以肯定，缇娅拉小姐确实是要狠狠给基督他们打醒的。

如果硬来不行就用话语攫取胜利——我意识到这也是昨天的训练的延续，于是乖乖退后一步。

“行了，那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我并不喜欢师父，而师父则喜欢拉丝亲。接下来我就用最完美的方式将这个事实摆给你看——！”

说着，缇娅拉小姐进一步逼上前去。

为了将内心摇摆不定的两人彻底击坠，她残酷而

又温柔地陈述起来。

“师父，接下来我说的你要听好。实际上正如你所知，我对千年前的师父知之甚详。当然还不止师父一个人，我对其它各种各样的事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同最后遭到使徒勒伽西暗算的师父不一样，未曾遭逢一败的我活了很久很久。不瞒你说，我甚至抢先一步抵达了迷宫的『最深部』哦？”

她轻描淡写地表示自己早已实现了联合国最大的夙愿。

而那同时也是基督的夙愿。

“什——”

以迷宫的『最深部』为目标的基督听到这话难掩心中的惊讶，这对他造成的冲击力似乎足以将方才的数落都赶到九霄云外。

“作为千年前的胜利者，我先于任何人实现了大

家的夙愿。我已经准备好了西斯姐冀求的『让世界和平的方法』。也开发了全新的『让大家幸福的魔法』。”

她搁下瞠目结舌的基督，一个接一个地吐露着新事实。

“阳渢姐她还没醒过来对吧？我知道唤醒她的方法哦。不仅如此，她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比师父你要清楚得多。在『最深部』那边我终于得到确证了。”

这究竟是真是假——虽然还有待商榷，但她的语气是充满自信的。

尽管这些绝对不是能那么简单就全盘相信的话，但作为一个在千年前留到最后的传说，缇娅拉小姐确实有说出如此豪言壮语的权利。她那自己拥有可以解决一切的力量的主张听起来确有一定的真实感。

“如果让我活下去，那很多方面的问题或许都能迎刃而解。但是，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那就必须要牺牲小拉丝缇娅拉才行。因为无论哪一个都不是能在这里三言两语就说清楚的哦。”

缇娅拉小姐剩下的时间只有几分钟了。

基督依靠次元魔法『Dimension』也是理解这一点的。

“所以呢，请你现在就在这里做出选择吧——是『小拉丝缇娅拉』还是『我』，你希望哪一边活下去。”

她以十分极端的手段迫使基督二选一。

这个抉择的意义不仅仅只是选出自己心仪的对象。

“换句话说，一方是自己『喜欢的人』，一方是『其它所有问题的解决』，很简单对吧？”

缇娅拉小姐将天秤两端的砝码加足，而后轻轻一

笑。

这令基督一时间很受震动。

尽管如此，但他的回答却来得很快，真的很快。他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就毫无迷茫地做出了选择。

“——是啊，确实是很简单的抉择。在这一点上我是不会选错的。我是绝对不会再选错的。”

就像缇娅拉小姐说的那样，基督了然而又满怀自信地将自己的答案说出了口。

“我不会选择『缇娅拉』，我要选『拉丝缇娅拉』。”

他选择了待在自己身旁的想要守护之人。

听到他的话，当事人摇头责备道。

“涡波!!”

然而基督丝毫不为所动。

他是以坚定的决心做出的选择——所以他既不会

推倒重来，也不会对此感到后悔。

“我绝对不会坐视拉丝缇娅拉牺牲……话虽如此，但我也不会说愿意就这么牺牲其它的一切。”

说着，他看向缇娅拉小姐，露出了与她一样的笑容。

就好像互为明镜一般，两人脸上都挂着同样的笑容。正因为双方拥有相同的心情，拥有相同的意志，走在相同的道路上，所以笑容才会如此相似。见双方的想法趋同，缇娅拉小姐感到了安心。

“呵，呵呵。变得能说会道了呢，挺傲慢的嘛，你真的变了啊——”

得到了期望的答案，明明一切顺利，但缇娅拉小姐的神情却变得有些寂寞，就好像虽然都在同样的道路上迈步，但自己却要守望友人在自己前面渐行渐远一样。

但她知道这样的感情是不合时宜的，于是就用更加灿烂的笑容驱散了心中的寂寥。

“果然不愧是师父！事到如今还搞牺牲所爱之人拯救世界那一套，已经过时一千年了！既要守护所爱之人，又要守护好重要的同伴和家人，在这个基础上去守护世界！这才是最棒的 Happy End！”

她表示这才是拉丝缇娅拉所主张的『幸福的结局』，同时宣告了自己的胜利。

孤立无援的拉丝缇娅拉垂死挣扎般地同涡波确认定道。

“涡、涡波……你是认真的吗……？”

“我是认真的。我喜欢你的心情绝无任何虚假，所以我不会犹豫。”

到这时，基督回答起来已经连一瞬的迷茫都没有了。

见他回答起来不假思索，拉丝缇娅拉十分悲伤地咬住了嘴唇，接着她看向缇娅拉小姐。

“缇娅拉大人真的觉得这样好吗……？你为什么……为什么还能笑出来呢？”

“当然能笑得出来啦。因为我对师父的寄托是希望『他能有一个坚定的自我』。能看到以前那个足己的师父真的变强了，我就满足了。……这样我终于有成功向他报恩的实感了。虽然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但还是要再说一次，喜欢师父的人在这里就只有小拉丝缇娅拉你一个哦？我在生前是没有任何遗憾的哟？”

缇娅拉小姐回答的也同样干脆利落。

“只、只有我喜欢涡波……？”

拉丝缇娅拉将这句话自己重复了一遍。

她开始仔细品味这句被重复再三的话。

应该是渐渐理解到这句话并不是假的了吧，只见

她脸上表情的变化令人目不暇接。

从悲伤到困扰，从困扰到犹疑，从犹疑到欣喜，从欣喜到羞赧——那精致的面貌扭曲再三，渐渐得出了自己的答案。

“——a、啊啊。”

她不再摇头。

不再将“不可以”挂在嘴边拒绝接受，缠绕在身的狂气也尽数消散。

接着她终于露出了与自己的年龄相符的表情。

既纯真，又羞涩，同时又炽热的恋慕之情浮上了表面。

炙热的血液就像是在彰显拉丝缇娅拉此时的感情一样加速流动，逐渐为她雪白的脸颊缀以不同的色彩。

“啊 a.....a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她张着嘴一边不停呻吟一边狂甩自己的金发，看

上去是在为心中的感情苦闷不已。

拉丝缇娅拉的脸热得滚滚发烫，就好像要冒出蒸汽一样，只用了短短几秒，她的脸就彻底红透了。被她压抑至今的恋慕之情如今膨胀了好几倍找上了门。

对自己至今以来一直熟视无睹的感情的直面，让她的羞耻心高涨到了顶点。

看到她如此剧变，身旁的基督关切地靠近过去问道。

“拉丝缇娅拉，你没事——哇，你怎么拿剑砍人的！？”

“不、不许你看我啊啊啊啊——！！”

拉丝缇娅拉拿着剑四处乱挥，像只猫一样呼！呼！地威吓了起来。顺带一说脸是通红的。

说实话，反应如此过剩并不合拉丝缇娅拉的风格，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她情绪激动到这样忘乎所

以的地步。

但仔细想来，这确实是她该有的反应。

是一个精神年龄只有个位数的孩子该有的表达情感的方式。

带着看破红尘的笑容主动退开一步，为周围的女孩子加油鼓劲——这实在太不孩子气了。

所以这才是一直被藏在拉丝缇娅拉心底的真情实感。

啊啊，总算是走到这一步了，算她活该。

以俯瞰的视角将世界当做故事观赏的女孩子这下子愣是被拽到了故事的中心。别人在背后连推带赶，又堵死了她所有的退路，这才把她从舞台两侧推到了中央。

于是当然的，我们的主人公对来到舞台中央的女主角送上了自己的台词。

“这……这不行。因为我喜欢你，所以到死为止

我都会一直注视着你的。”

呜、呜哇……

这台词真是让人无话可说。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自己的话跟自己不擅长应付的龙人和原奴隶少女做的事如出一辙的自觉，而且这话还出自能使用次元魔法『Dimension』的基督口中，那就更过分了。

这沉重的台词效果立竿见影，拉丝缇娅拉更加苦恼，脸也越来越红，她猛地左右摇头，长发随之凌乱。

“呜哇啊、啊啊！a 啊啊啊、a 啊啊啊啊啊啊啊——！！”

伴随一阵欢喜与绝望皆有的尖叫，拉丝缇娅拉像猫一样用俊敏的动作试图逃离基督身边。

虽然我是把基督的话当做了跟踪狂发言来理解，但拉丝缇娅拉却是当做了正经八百的告白来对

待的，这让她现在是羞怯不已。

然而碍于为告白喝彩的观众的阻拦，她并不能从舞台上脱身。

拉丝缇娅拉在将我和缇娅拉小姐两个人比对了一番后，立马选择了缇娅拉小姐，紧紧地冲她抱了上去。

我现在想必是露出了极其恶趣味的笑容吧。跟一脸慈爱的母亲般的缇娅拉小姐相比，正常人都会选那边。这是当然的。

那么这样条件就凑齐了。

虽然经过了几番周折——真的是发生了太多太多，但还是得到了与预定相同的结果。

现在仪式所需要的『魔石人类』都凑齐了。缇娅拉小姐那精彩的话术让拉丝缇娅拉自投罗网。

缇娅拉小姐一边抚摸抱住自己的拉丝缇娅拉的脑袋一边温柔地低喃道。

“呵呵。看来喜欢师父的就只有小拉丝缇娅拉你一个人呢。太好了呢……两情相悦不是吗？”

“呜、呜呜呜！a啊啊啊——！！”

拉丝缇娅拉将头埋进缇娅拉小姐的胸口呻吟着。虽然知道她是不想让人看到自己满脸通红不成体统的样子，但这一幕看着还是太尴尬了。

就精神年龄来说虽然没什么问题，但考虑到两人现在的身高差——结果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大人在向一个女孩子撒娇一样。

而拉丝缇娅拉就算在如此之近的距离内，也没有使用鲜血魔法吸收缇娅拉小姐体内的血的打算。

想必是因为她已经没有这么做的理由了吧。

既然她将为了实现缇娅拉小姐胸怀的恋慕之情当做自己行动的理由，那么在前提已被颠覆的现在，她就没有强行进行『再诞』的必要了。

不如说，她现在根本就无暇考虑这码事。

此时她就连顾及自己不成体统的样子会被弗茨亚茨的市民看得一清二楚的余裕都丧失殆尽，因为过于羞怯而苦闷于自己无法处理的感情，只能在缇娅拉小姐怀中呻吟不断。

缇娅拉小姐将她的头抚摸了一番，随后看向基督。

“呼。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吧？师父也没问题是不是？嘛，千年前的事你慢慢去回想就好。不过，等你全都想起来的时候，到了那时——”

接着她留下道别的话语。

一种近乎于预言的嘱咐——

“——到了那时，请记得连我们母女的份一起，好好地去爱她哦。”

缇娅拉小姐将自己怀中的少女称为自己的女儿，并祈求她能得到心上人的爱。这近乎于母爱的感情流露让基督点头首肯。

交换了约定之后，缇娅拉小姐立马以严肃的神情冲我喊道。

“莱纳！很抱歉我要收回前言了，我会把力量和思念都交由女儿继承！因为现在可以实现与女儿的『亲和』了！所以计划改变！！”

她表示要重新选择拉丝缇娅拉作为自己的继承者。

现在可以实现『亲和』……？算了，我对她的决定没有什么怨言。

既然成功说服了拉丝缇娅拉，那么现在她应该也不会再执迷不悟了吧。

虽然过程中大费周章，但我们还是得到了最理想的结果。

基督的登场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

“不用在意！我已经从你那里获赠到足够多的东西了！而且这本来就是最好的结局！”

我如此同意道。

与此同时，缇娅拉小姐驱使自己怀中的拉丝缇娅拉的血，重新启动了『再诞』的魔法。

两人的魔力络合在一处，散发出白色的光芒。

如今，世界最高级别的神圣魔法同『十一区十字路口』的『魔石线』进行共鸣，以最大规模被发动了起来。

缇娅拉小姐同时开始编缀为此而生的『咏唱』。

为了让所有见证这一幕的人都能清楚地理解，为了让魔法的光芒更加夺目，她从心而发地咏诵道——

“从现在起，『再诞』仪式将进入尾声——！”

我之名为圣人缇娅拉·弗茨亚茨！在此，我将实现逾越千年的预言！我将为了始祖而『再诞』，并为了始祖而克尽生命！我弗茨亚茨的子民啊！就来观览这场仪式！将它烙印于自己的眼底吧！这

便是莱文教的一切！领受这道神圣的光芒吧！！
到头来，神的教诲也不过如此而已！然而，如此
便是世界的一切！

接下来将为始祖涡波与我的女儿订立婚约！

双方请向我以命制定的莱文教的戒律起誓！琐碎
的重复就免了！总之婚约就是婚约！！

要问为何——！『啊啊，爱才是这世上最伟大之
物』！『恋爱方是人生，是人活于世的意义之所在
』！『在他人的恋爱之路上横加干扰的人统统去
死吧』！

以莱文教的圣人之名，为二人的未来献予祝福——
！！”

一开始还是严格的咏诵词句，但到后面就显得率
性而为了。然而还是这样率性而为的『咏唱』才
能在真正的意义上对魔法产生助益。

金玉其外的台词并没有意义。

唯有发自内心的衷言才能增强魔法的力量。

这才是真正的『咏唱』——真正的『魔法』。

将这样一种理予以证明的光芒随即涂满视野。

“——神圣魔法『再诞』!!”

在缇娅拉小姐喊出魔法名的同时，光芒爆发性地膨胀开来。

从两名『魔石人类』的身体中诞生的光芒洒下无数的粉屑舞动于空中，并隐约以虹色为点缀，眩目而刺眼地无限延展着。

无尽的光芒将我整个人包裹了起来。

在这片光芒中人甚至很难睁开双眼。

想要目睹在光芒深处的两人的身影完全是一种奢念。

这就是神圣魔法『再诞』。

到这一步就再也没有人能阻止得了了。

这样一来我终于能够放心——

——恰逢此时，一道声音被送进了我耳中。

那是源于光芒深处的，十分轻快的声音。

“好了，莱纳，在这之后的事啦，还有阳潼姐的事情啦，各种各样的事都要有劳你了呢。就是这样了，技能解除～。”

就在事情的进展臻于顶峰之时，缇娅拉小姐突然讲出了我意料之外的话。

技能解除——这也就是说，她坦白了自己对我施加了某种技能。

“——诶？”

我因而大感震惊。

紧接着，始终遭到她施加的技能压制的『一种违和感』幡然上涌。

我不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技能，也不知道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欺骗，但我唯一清楚的是，缇娅拉小姐就是依靠那个技能的力量博取了信任。

与此同时，我脑海中响起了一阵奇妙的杂音。
沙沙沙地，好像人咀嚼沙子时发出的声音。
伴随这阵诡异的声音，我看到了某种光景。
到这时我才注意到神圣魔法『再诞』将我也列为了作用的对象。
这个魔法将一份记忆烙印在了我的『血』中。
缇娅拉小姐的过去被输送到了我的体内。
——一座古老而冷清的城堡——冰冷的石质墙壁和地面——不知道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总之就是在某座城堡的某个房间中——有一名留有银色长发的少女——我的直觉告诉我那是生前的缇娅拉小姐——在缇娅拉小姐的身边，有一对黑发的兄妹——只要看一看面容就知道他们是谁——那一定就是千年前的基督，还有他的妹妹——三人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接着他们许下了一份约定——约定的内容是——

——随后是一阵沙暴般的耳鸣。

以我的处理能力来说，要将凝聚了一整个生涯的记忆在短时间内理清是根本不可能的。

刺骨的剧痛向我的大脑袭来。

然而就算逃也似地阖上双眼，光也不曾消失。

在眼睑之后的纯白世界中，这份记忆仍然在不断上演。

无数的残像在眼球上叠合，将千年前的始祖与圣人的身影写进我的脑海。

那是一个『宛若星空的物语』。

要我现在就理解其中的一切是做不到的。过于庞杂的信息以过快的速度闪动，让我光是为了保护大脑不被烧焦就已经尽了全力。

就算是这样我好歹也能认识到一部分的浮光掠影。

在浏览这些零珠碎玉的断片时，我这样想到、

——这·跟·说·好·的·完·全·不·一·样。
于是我不假思索地为了挽留而向光芒深处即将消失的缇娅拉小姐喊道。

“这是——喂、喂！等等、缇娅拉小姐，你给我解释——！！”

“抱歉了，莱纳。就·是·那·么·一·回·事·了。请你就这样看着好吗。”

但她却要我保持沉默。

确实，一旦我在这里对问题进行深究，那么好不容易才投降的拉丝缇娅拉很可能会转变心意。

话虽如此，但要我对刚才那些不发一语也太过强人所难了。如果刚才看到的记忆都是真的，那前提就彻底被颠覆了，各种各样的意义都要反转的。

我全都搞错了。

被缇娅拉小姐算计了。

但是同时我也明白缇娅拉小姐唯·独·只·信·任·我这一点。

“——嗯，我相信你。所以拜托了。”

结果缇娅拉小姐又读取了我的思考，然后堂而皇之地玩起了敲诈。

缇娅拉小姐到底为什么只将记忆留给我看——其中的理由我现在是明白的。

因为她能信任的就只有我了。

历经一千余年的时间，她终于找到了一个自己的协助者。那个人就是我。

缇娅拉小姐依照自己当初的计划，将力量与思念留给了拉丝缇娅拉。

而她唯独将记忆留给了我。

她将跨越命运的力量交给了拉丝缇娅拉，强行丢给我背负的则仅仅只有责任。

尽管她的偏袒令人无语，但我也只能点头答应。

“.....我做就行了吧，我做！”

几天前我跟她许下了约定。

作为给我特训的回礼，我跟她约好了，如果基督和妹妹走上错误的道路，我就会同他们战斗。

就算现在了解到基督的妹妹是一个远远凌驾于我想象之上的怪物，我也不打算背弃曾经许下的约定。

或许是对我的回答感到了满意，缇娅拉小姐似乎在光芒深处低喃了一声“谢谢”。

就算埋怨她也于事无补。

所以我选择协助她让仪式顺利结束。

“拉丝缇娅拉！接下来缇娅拉小姐的真心将会传达给你！你再比较一下看看！再确认一下你自己的心情！”

缇娅拉小姐的目的是让拉丝缇娅拉承认自己的思念。

为此而做的准备已经全部就绪了。

接下来只要所有人都推她一把就好。

两名『魔石人类』被魔法的光芒环簇，从空中降下了魔力之雪。

在那当中，脸泛红潮的拉丝缇娅拉对注入自己『血』中的缇娅拉小姐的感到了困惑。

“a、a 啊啊、啊啊……不……不是谎言……缇娅拉大人的想法……感受到了……缇娅拉大人真的只是将涡波当作亲人看待的……？ a 啊、a 啊啊啊——！！”

与缇娅拉小姐的『亲和』移去了挡在两人之间的壁垒。经过刚才的告白，她们的人生得以正确地重叠。

并且与她的想法的互通也使拉丝缇娅拉感到是自己想错了。

“喜欢涡波的人、是我……？ 只有我一个……？”

那份思念全都、是来源于我自己的……？”

令·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是，拉丝缇娅拉竟然才过了几秒钟就接受了这一点。

缇娅拉小姐一边抚摸女儿的头一边回答道。

“就是这样了。我并不期望与师父的再会。我想要的，就只有我心爱的女儿们能够幸福罢了……要幸福哦……来吧，接下来轮到拉丝亲你了……”

就这样，被托付了思念和愿望的拉丝缇娅拉——

“——嗯、嗯！抱歉，母亲大人……！我、我要活下去……！因为我喜欢涡波……所以我不能把身体让给你！我也一样，我选择的也不是母亲大人，而是我自己！我要全心全意地获得幸福！！”

为了遵守缇娅拉小姐的遗言，拉丝缇娅拉高声为自己的幸福许誓。

这具『魔石人类』的身体不属于其他任何人，独属于拉丝缇娅拉自己，她对弗茨亚茨加诸在自己身上的所有羁绊给予了这样一份答复。

对这样的结果感到满意的缇娅拉小姐停下了抚摸拉丝缇娅拉的手，同时她自己的身体也开始逐渐脱力。

因为仪式，她的一切都被转移给了拉丝缇娅拉继承，光芒收束，魔力凝缩，灵魂也在身体与身体之间进行移动——这当然意味着缇娅拉小姐的身体终会停止活动。

她随着时断时续的道别声一同迈向了消失。

“说得好，拉丝亲.....这样一来，我就、安心了.....再、见、了.....”

“嗯，再见！母亲大人！！”

拉丝缇娅拉道别的声音则显得充满了生气。

就这样，缇娅拉小姐的身体终于完全停止了行

动。

光与魔力全都已经枯竭，呼吸和血液的流动也都已不复，真正意义上的空空如也。

她实现了自己作为缇娅拉·弗茨亚茨的使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我也失去了再跟那个莫名令人不爽的师父斗嘴的机会。

刚才的是最后的道别，这点对我来说也一样。

缇娅拉小姐的消失也标志着仪式的结束。

庞大的光和魔力一同消失于拉丝缇娅拉体内，只剩下些微的泪洸在空中飘舞。

此时，就连一贯吵闹的观众都陷入了沉默。

我和基督也不发一语。

只有在舞台中央的拉丝缇娅拉一边深呼吸一边低喃。

“嗯，满溢在我心中这份喜欢涡波的感情是只属

于我的啊，真是太好了……这全都是属于我的吗……这样我终于能满怀自信地说我喜欢涡波了。我能够自己负起责任去同涡波告白了。谢谢你，缇娅拉大人……”

就像是要追赶上浮的泪洸一样，她将感谢的话语投向空中。

她脸上的表情十分明畅，看上去是确信接下来不会再有任何战斗或口角了。

于是我便解除了临战态势，收剑回鞘，长长地叹了口气。

“唉，是你的，全都是你的。……真是的，终于结束了吗。真是麻烦死了……”

总算结束了。

接着我开始思考解散的途径。

该如何从观众的包围中脱身，要怎么处理斐勒卢托和艾米丽，等等等等，还有不少事要干。总之

我想赶紧把这些都搞定，然后一个人独处。

我必须尽早回去把那个女骗子——把缇娅拉小姐留给我的记忆看一遍。

如果不给灌进自己脑袋里的信息好好整理一番，那么缇娅拉小姐的遗音余韵就白费了。

我一边随便在脑海中物色新近的记忆群，一边注视拉丝缇娅拉的身体。经过这场仪式，我和拉丝缇娅拉想必都变强了吧。

毋庸置疑的是，拉丝缇娅拉在数值方面——特别是『素质』方面一定有了提高。而我则是在数值以外的方面——在『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上有所成长。

缇娅拉小姐虽然是很能折腾人，但我确实对她感激不尽，为了报答她这份恩情，我打算趁早结束仪式的善后工作——

“你先别动，莱纳。”

然而拉丝缇娅拉却制止了我。

她让在缇娅拉小姐的帮助下得到强化的四肢涨满力量，向我投以堪与迷宫守护者匹敌的压力。这样子就像是在说如果我敢动就会释放威力足以致死的魔法。

“啥……!? 为啥啊……!?”

跟疲惫不堪的我不一样，拉丝缇娅拉现在是生龙活虎。

仪式结束之后，她变得是比仪式开始前还猛了。力量的悬殊差距让我不得不停下脚边的动作选择询问理由。

“能有什么为什么……? 因为正戏接下来才要开始啊。并且我觉得莱纳有在一旁见证的义务。”

结果她却露出一副不明所以的样子，好像我的问题很奇怪似的。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正、正戏？喂，你打算干嘛？这已经够了吧？今天大家都累了。总之先到这里，有什么明天再……”

尽管我提出了建议，但拉丝缇娅拉根本不以为意。

她将自己怀中的魔石人类的尸体横放在附近的一张长椅上，随后带着心情一转的表情编起了头发。

她将自己那头庄严而美丽的长发扎成了孩子气的三股辫。

那是她在一年前的『舞斗大会』中编的发型。

是她被基督救走之后，遵循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战斗时的发型。

到这个时候她展露出重返初心的意志，起身朝某个方向瞪了过去。

在她视线前方的，当然是——

“我不会再拿缇娅拉大人当借口了！跟弗茨亚茨也没关系！！接下来的话，是属于我自己而不是『圣人』和『现人神』的！是属于将要成为『大英雄』的、我『拉丝缇娅拉』自己的话！！我必须要将这份感情传达出去！这也是为了母亲大人！现在立刻！！”

她瞪着基督高喊道。

这不光是在同基督喊话，同时也是她对周围观众做的自我介绍。看上去她是铁了心要把答案说给在场的所有人听了。

我在焦虑感的驱使下试图劝阻。

“现在立刻！？不是，你等一下！”

“之前不是就说过了么？『再诞』的仪式结束之后，我就要确认我和涡波的爱到底是不是真的……！”

“确认……？不是，这个我倒是明白……但是这

种事你们两个随便找个房间私下里想怎么来都行！别现在在这儿搞啊！”

“两人独处的话那多不好意思啊！”

然而她却回以意义不明的反驳。

仔细一看会发现拉丝缇娅拉的脸现在还是红透的。对接下来要进行的『爱的确认』，她自己才是最感到羞怯的。

不详的预感不断膨胀，我连忙喊道。

“不、不好意思！？你想干嘛啊，喂！！”

“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要『告白』啊！！”

“哈啊！？”

她好像是要告白的样子。

好像是决定要来一次赌上人生的绝无仅有的告白的样子。

技能『恶感』让我痛感自己已经无力阻止这个不清楚是不是突入思春期的四岁小孩的暴走了。

见我一时语塞，拉丝缇娅拉朝前面走去。
她的步伐就好像一个在竞技场中迎面走向对战者的选手。
如果不是她的脸因羞涩而泛起红潮，那么别人绝对不会知道她这是要去告白。
周围的观众可能也跟我有一样的感想，他们全都因拉丝缇娅拉这笨拙的模样而轻声失笑。
然而拉丝缇娅拉并没有因我的愕然和观众的笑声止步，她走上前——

“涡波——！”

走上前绞尽全力地大喊出告白对象的名字。
好像是因为太害羞了，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总之就是喊那种感觉。

“嗯，我不会逃的！拉丝缇娅拉！！”

而基督其实也跟她一样，两个人都显得很笨拙。
因为预感到拉丝缇娅拉接下来要同自己告白，所

以他也红着脸大喊大叫。

讲道理，对看重体面的基督来说，这个状况可以说是糟糕透顶的。他想要换个场所的心情应该并没有变。

然而问题是，心灵的坚韧好死不死偏偏在这种时候发挥了作用。

因为这两个人全都是笨蛋，所以肯定都觉得如果是真正的爱，那就应该能在任何情况下高喊出口。

一定是因为迄今为止的经验，让他们觉得不能在这时逃避，不能在这时说谎，不能在这时做出错误的选择，如果不能在这时倾诉衷情就会后悔了吧，所以两人都没有退缩的意思。真的是多余。

基督也一样决定要进行『告白』了。

并且他带着这第二次的告白才是正戏的表情，也向前迈出一大步。

在半毁的『十一区十字路口』，在弗茨亚茨市民众目睽睽之下，基督和拉丝缇娅拉这对男女四目相对——

而我则在一旁守望两人。

不妙，我想回家……

我超想回家的……！

光是被看作这两个令人害臊的人的熟人，我的脸就红了。超想装作不认识他们逃掉。不如说我想阻止他们，如果可能真的超想阻止他们的。

可是我阻止不了啊。

我今天一直在战斗，现在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们两个谁我都打不过。

——啊啊，真是糟透了……！！

这既好又坏的结局令我的面容抽搐不已。

就这样，开始了。

我未能从此处脱身，两人就在我面前开始了真正

的告白。

278. 爱的告白

“抱歉，涡波……我在各种各样的事上逃避了……”
拉丝缇娅拉起手选择了道歉。

明明开始的是一场告白，但氛围却紧张的好比大战前夕。

一招出错就会满盘皆输——双方的表情都严肃如此，互相紧盯着对方不放。

接着涡波又下一手。

“你说逃避，是指从我和玛利亚身边吗……？”

“嗯，这也算在内……还有涡波在同我告白的时候，我用了讨厌你的说法来搪塞也是……为了不让你误会，我要澄清一下。我讨厌的是舍弃了缇娅拉大人的故事的涡波，但我喜欢为我的故事带来希望的涡波——正负相抵之后，我还是很喜欢你。非常喜欢。”

拉丝缇娅拉羞红了脸，目光逡巡着一而再再而三

地重复喜欢二字，对此，基督摇了摇头回答道。

“没关系。这点我已经听塞拉跟我说过了，所以你不用担心。”

“塞拉她.....？这样吗，这下我又得找机会好好同她道谢才行了啊。”

我要吐了。

这里可不是什么人迹罕至的地方，而是弗茨亚茨的市民熙来攘往的『十一区十字路口』，真亏他们两个能不顾颜面堂堂正正地在这里说出这种话。

要知道周围可是聚集了近百的观众，而且全都带着庸俗的好奇心对八卦求之若渴。

照理说这应该跟我没关系，但光是作为两人的骑士就让我感到羞耻得要死。

而两人明明能察觉我的心情，却还在那里我行我素。

“不过太好了。能听你亲口这么说，这下我就放心了。”

“——不，还没完哦。涡波，这样还不可以安心。一直以来，我都对我们心中这份喜欢的感情有所怀疑。涡波的喜欢也好我的喜欢也好，会不会都是因为千年前缇娅拉大人的存在所致呢！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确认吧！让我们两个人一起来证明它！！”

两周前她拒绝基督的告白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她对自己心中的爱缺乏足够的自信。

在看到缇娅拉小姐人生的浮光掠影之后，拉丝缇娅拉不禁怀疑自己的心情是否只是他人的遗赠。或许基督仅仅是从拉丝缇娅拉身上感受到了缇娅拉小姐的余韵而爱屋及乌罢了。

现在正是让这份笼罩在她心头的疑云消散的时候。

“缇娅拉大人临走前祝福了我们的幸福！既然如此，如果我们的爱不是货真价实的……那就相当于辜负了她！”

说着她又上前一步。

在众目睽睽之下，她抛出一记直球。

“涡波！你真的喜欢我吗！？”

“没错，我喜欢你！我一直都在说不是吗！你是我『唯一的命运之人』啊！”

基督不假思索地同样以直球回击。

两个人都带着羞赧的神情向对方告白。

将这一幕收在眼底的我则是哑口无言。

我那因羞耻而染红的脸颊颜色开始逐渐转青，一股难耐的吐意正逆流而上。

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明明只是两人的骑士，但现在却有种作为监护人为他们的丑态感到忧心的感觉。

我想自己现在的羞耻心应该比他们两个还要重吧。

说实话，我现在想回家想得都要哭了。

“真的吗!? 话先说好，我可是个很麻烦的人哦!? 你真的能直到最后最后为止都说你喜欢的人是我吗!?”

“当然，我能！就因为我有这份自信，所以我才会视你为自己『唯一的命运之人』啊!!”

不好真的有眼泪流出来了。

我实在忍不住，出言打断两人的告白道。

“我、我说.....这事儿真的必须要我留在这里听不可吗.....?”

尽管周围的观众见状纷纷咋舌向我投以“少来碍事!”的尖锐视线，但为了我心灵的健康，我还是一边偷偷远离一边抗议。

“我不在也没关系了吧.....? 我再待在这里也没

有意义了不是吗.....？喂.....喂！别用次元魔法给我拉回来好吗！太吓人的吧！”

我后退多远，基督就会用次元魔法『Default』给我拉回多远，有种很惊悚的灵异现象感。

我对他投以责备的目光，结果却看到他一脸严肃。

“拜托了，莱纳。请你留在这里吧。如果你不在的话，我会很不安的。.....如果你敢逃，我或许会从背后用魔法攻击你。”

“你也太拼了吧！！”

一个人告白会很不安所以要人陪着你，你难道是在学院里第一次告白的怯懦女学生不成！？

话说这根本不是请求而是命令吧。

就算我真想逃，因为次元魔法『Default』的存在，我也不可能逃得了。

我已经被彻底束缚在这里了啊。

这也太折磨人了……!!

“我也喜欢涡波哦……可是,我没有自信啊……”

“没有自信? 拉丝缇娅拉,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两人倒是若无其事地又开始了告白,算了我已经不愿意再去想他们的事儿了。

既逃不了,又遭不住两人的攻击,那我只能把相关的感情割舍掉了。

没错。来想想缇娅拉小姐的训练好了。

就像我在死境中往复再三一样,这次也清除杂念克服难关吧。

毕竟我已经只有这个办法可选了啊。

就这样,在意识恍惚的我面前,两人继续讲道。

“因为我觉得我的喜欢跟正常的喜欢不一样啊……该说是跟我在书本和戏剧中看到的不一样的呢,还是有些奇怪呢……那个……”

“跟正常的不一样.....? 抱歉，我不懂你的意思。”

“嗯.....就是说，我喜欢上你的理由啊，还有喜欢你的地方有点奇怪这种感觉吧？”

“.....喜欢我的地方？那拉丝缇娅拉你试着说说你喜欢我哪里？”

基督在稍作一番思考后，以带着些许期待的表情询问道。

“嗯，这个好说。.....我啊，最喜欢的就是涡波面对其他的女孩子时展露的那种充满困扰的表情了！光是在一旁看着就感觉很开心！！”

“.....诶？.....诶？你喜欢的是这种地方吗.....？那个、不应该是觉得我很强很值得依靠什么的——”

“这个不存在的！”

因为对方的回答一反自己心中的期望，所以基督

在那里“不、不存在吗.....”地受到了打击。
不是，你受个屁打击啊。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因为我待得越来越烦躁，所以开始在心里吐起了槽。

“我啊，光是想象基督和缇亚当初在迷宫探索时的事情就雀跃不已！你们到底是怎样攻略迷宫的，在哪里遭遇了怎么样的挫折呢！光是看到和玛利亚一起在家里做料理的你，我就会不由自主地露出微笑！你们的关系接下来到底会有怎样的进展，我想看得不得了！我也喜欢和斯诺一起在公会里，像『英雄』一样战斗的涡波！看到你与以往不同的另一种操劳的模样，我就笑得停不下来！！总而言之，我喜欢努力的涡波！最喜欢了！！”

接着拉丝缇娅拉满面春风地道出了她那充满恶趣味的性取向。

与我们关系不深的观众们听到之后兴致勃勃地“呜哇~”了起来，但对内情知之甚详的我和涡波则在完全相反的意义上差点“呜哇~”了一声。

这种事在毫无关系的人眼里看着倒是觉得有意思，但是，换到对方是自己的朋友——乃至是自己侍奉的主上，那可就不怎么好笑了。

“我最喜欢涡波了。——尽管如此，可是，就·算·我·不·在·你·身·边·也·没·关·系·啊。就算你身边没有我也可以，即使这样我也一样能说我喜欢涡波。这就是我与大家不同的地方.....也是让我对自己的心情缺乏自信的原因——”

看表情就知道，这是对她本人而言的极其认真的烦恼。

之前我也发现了这一点，拉丝缇娅拉的『喜欢』

过于万能了。因为她那『被制造来成为某人的替代品』的特殊的出身，导致她的容忍度较常人限度更广。她的器量被塑造得过于宏大了。

再加上海因兄长大人和帕林库洛的教育，她还被传授了将自己的人生视作戏剧观赏的思考方式。结果就成了这样。

“我的这种心情真的是『喜欢』吗！？跟玛利亚她们的爱比起来，这不会显得太轻薄了一些吗！？说这种东西是与她们一样的爱，不会觉得太不自量力了吗！！”

截然相反的两种感情同时寄宿在心中的拉丝缇娅拉呐喊道。

明明露出了动人的微笑，同时却眉头紧蹙的她，向自己的本质发起了质疑。

“我做不到像海因那样将自己的感情封存在心，至死为止都只是无私的奉献！我没有缇亚那样绝

不愿放手的疯狂的执念！没有玛利亚那样不惜下杀手也要将你抢走的热情！也没有斯诺那样不一直窃听不可的不安！既没有缇娅拉大人那样数年的休戚与共，也不像你的妹妹那样从生下来就你身边！！”

接着她将自己同所了解的喜欢基督的人相比，认为自己是最欠缺资格的一个。到这个时候，她终于将自己缺乏自信的理由讲出了口。

“——我·的·爱·太·轻·薄·了！它是如此轻薄，以至于我觉得它根本赢不过大家的爱，赢不过大家的命运！不，我觉得我就不该赢！因为我不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喜欢涡波的人，所以我无论如何都觉得自己应该退后一步！”

拉丝缇娅拉并没有不惜将谁挤下去也要使自己获得幸福的强大。

行动过于循规的她觉得，在恋爱故事中，应该获

得胜利的是最一往情深的那个人。

所以她选择遵守故事的成规。

获悉了她这独特的思考方式之后，基督立刻给予了答复。

与我不同，他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耐烦，而是十分真诚地选择了接纳。

“这又如何！与你有相同份量的感情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比比皆是！处着处着就结为夫妻……即使这样也感到了满意的人不胜枚举啊！不如说，海因和玛利亚他们的感情有点太沉重了啊！！”

“是、是这样吗……！？不，就算是这样……！我喜欢涡波的感情在大家中间应该也是最不纯粹的了！”

拉丝缇娅拉摇头否定了基督的正论，她继续贬低自己道。

“我虽然喜欢涡波，但我更喜欢涡波身边的故

事！比起涡波这个人，我更在乎你周围那些浪漫的要素！说穿了我这个人根本烂到底了哦！？比起重视外表胜于内在什么的，我根本连外表都没看，只是喜欢伴随着涡波的故事而已！我只是对你的出身、命运、故事感到有趣罢了！！就像将帕林库洛和海因不好的一面全都集齐了一样！我甚至觉得自己好庸俗，我觉得自己这种感情很令人反胃啊！！”

“这些事自从认识你的时候起，我就明白啊！你不仅令人反胃，嗜好刺激到无可救药，既可怕又庸俗，根本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可是，我就是喜欢上了这样的你啊！！”

“诶、诶！？你喜欢的是这种地方吗！？涡波不是看我长得漂亮才动心的吗！？”

“这个不存在的！！”

与方才同样的争论现在颠倒立场重新上演了一

遍。拉丝缇娅拉也在那里 “诶、是不存在的吗!?” 地吃了一惊。

看样子双方之前都误解了对方喜欢自己的原因。拉丝缇娅拉本以为涡波之所以会喜欢上她，是因为她有和缇娅拉小姐相似的美丽的容貌。

.....话说基督也还是这么恶趣味啊。

居然能喜欢上拉丝缇娅拉的内在，嗜好再古怪也得有个限度吧，这家伙性取向就跟塞拉一样，说实话我这辈子都理解不了。就在我如此腹诽之际，两人的告白继续着。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啊！就因为你是这样的人，所以在你身边我才会觉得放松，觉得开心，就算身处于这样的异世界，我也能笑得出来！你知道这让我多么感激吗!!”

“喜、喜欢我这样——!? 我这样、涡波真的觉得好吗!?”

“怎么可能有人全是优点啊！好的坏的全都接受，然后喜欢上那个人才是正常的不是吗！？爱与时间和是否沉重没关系！能发自心底地说出喜欢才是最重要的！有没有缺点跟喜不喜欢无关！因为我喜欢你，所以连你的缺点也喜欢上了啊！”

啊啊，真难受……

明明我只是站在一边而已，为什么会觉得如此羞耻呢……！？

如果周围能没有这些观众的话，那至少还能强上一些啊……

跟我没关系——明明应该跟我没关系的，可是我却羞耻得受不了！！

然而逃不掉！如果我现在掉头回家，那这两个人就会从背后攻击我！

这两个人最近跟我动起手来是越来越无所顾忌，

所以肯定会动真格的!!

“真、真的好吗!? 你不会后悔吗!? 我所追求的是故事! 所以为了理想的故事, 我肯定会对涡波提出很苛刻的要求哦!? 如果你遭受了困难, 我搞不好会笑着对你坐视不管啊!? 我可能会做出很过分的事啊!?”

“没关系! 那种事我已经习惯了! 而且我也知道, 你是那种不会真的对遭遇困难的人坐视不管的善良的人!!”

“还有, 我一定要让大家都幸福才行! 说白了, 就像喜欢涡波一样, 我也喜欢缇亚和玛利亚她们! 还有斯诺、莉帕、塞拉大家我都喜欢! 所以我只认可那种能让大家都露出完美动人的笑容的 Happy End! 不然我都不认可! ——涡波喜欢我这样的人真的好吗!?”

告白合战不顾我的痛苦是渐入佳境。

说实话，如果就这么放着不管，那他们两个估计会确认个没完没了吧。洋溢在两人身上的热意足以让人如此确信。仔细一看会发现他们两个全都激动的双目圆睁，随时有眼球乱转栽倒在地的危险。

虽然只是我的直觉，但恐怕必须要有第三者的同意才能为这场告白合战画上休止符。

而我之所以留在这里，肯定就是为了践行这个任务。

虽然这其实让我很不满，但我还是担下了这个做媒的工作，在基督给出回答前迈出一步。

我鞭策着在各种意义上都伤痕累累的身体，介入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不愿意介入的场合。

“——你傻吗，拉丝缇娅拉。还问好不好？当然好了。脸都红成这样了，又在这样的地方将自己的思念诉诸于对方，如果这样还不行，那几乎所

有弗茨亚茨的市民都没有恋爱的资格了。你不是把自己不安的问题都跟基督确认过了吗？还有什么好迷茫的？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别再磨磨蹭蹭的了，赶紧把这事结束了吧。”

我介入了基督和拉丝缇娅拉的告白如是说道。

紧接着，两个人全都欣喜不已地看向我。这两个人搞什么啊，为什么要露出这种从对方的监护人那里获得了交往许可的表情啊。

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露出这种表情。

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我来承担这么个职责。

我强压下心头的不满，继续说道。

“缇娅拉小姐也说了不是么。已经可以了。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在束缚你了。你的心情是货真价实的，放心说吧——”

所以赶紧结束吧。

我怀抱着这样的愿望推了拉丝缇娅拉一把。

就这样，这场延宕的告白终于到了尾声。

始终绕行的思念在近距离的拉锯中激荡出了最为直接的话语。

“我……我——！！”

拉丝缇娅拉冲上前。

明明她距离涡波已经很近，但却好像哪怕是一点点的距离都令她无法忍受一样地，

“我喜欢涡波——！！

我喜欢你，涡波！！最喜欢了——！！！！”

像个孩子般表白了自己的心意。

告白于顷刻间响彻全场，因为拉丝缇娅拉过于强悍的心肺功能，导致告白的声音有如轰鸣一般震荡着所有人的鼓膜。

岂止是『十一区十字路口』，总觉得声音甚至传遍了整个弗茨亚茨。

令人感到震撼的不仅仅只有声音，还包括寄托于

话语中的感情。

蕴含着满溢的感情的呐喊驱散了世界所有的杂音。

接着，只听喻的一声——『十一区十字路口』陷入一片沉寂，无声的世界延展开来。

所有听众都不再窃窃私语，而是选择对这场告白的结果屏息谛视。

我也不例外。

置身于这无数的视线之中，基督的眼中闪现了泪光。

一段时间的接触让我能够理解到他现在是因感动而失去了话语。

虽然早知道拉丝缇娅拉喜欢基督，但直到这个瞬间来临之前，他都是不安的。因为数次失败的经历，让他养成了无论何时都不能大意的习惯，所以就算是在这样甜蜜的告白氛围中，他也处于临

战态势，无时无刻不提防着会否因某种奇袭而让局面被逆转。

他脑袋里肯定闪过了之前被甩时的情景。

然而此时此刻，他总算是胜利地抵达了终点。

第一次告白是两周前在大圣堂进行的，那时候过于缺乏准备，也显得过于急促。

不过今天不一样，既有缇娅拉小姐的安排，又有我不遗余力的掩护。而且还在最适合告白的地方聚齐了最适合见证的观众，可谓是最完美的状况。

让人无法抱怨的告白和让人无法抱怨的好意。

“那、那个……你的回答呢？”

拉丝缇娅拉十分不安地嘀咕道。

尽管对我们来说只过了一小会儿，但对拉丝缇娅拉来说却近乎永恒。见基督迟迟未作答复，她显得忐忑不安。

于是基督作出了答复。

他一脸理所当然地，像是在彰显心上人的不安根本是杞忧一样地——

“嗯，我也最喜欢你了。

——我发自心底地爱着拉丝缇娅拉。”

他直勾勾地看着拉丝缇娅拉的脸，不做任何虚饰地，给出了比喜欢要更上一级的答复。

这便是证明了二人两情相悦的瞬间。

也证明了拉丝缇娅拉的期望，他们的爱是货真价实的。

拉丝缇娅拉用了一年的时间终于收获了成果。

之后发生的便是一瞬间的事了。

她又上前了一步。

原本就拉得极近的距离被缩得更短。

拉丝缇娅拉轻唤对方的名字——

“涡波……!!”

“——！”

——随后用自己的樱唇封住了心上人的嘴。

尽管基督因惊讶而瞪大了双眼，但并没有抵抗，他很快冷静下来，闭上眼睛选择接受。

于是一直保持沉默的观众便“哦哦~”地大声庆贺，过了一拍后纷纷献上掌声，热烈的喝彩盈满了『十一区十字路口』。

当然，两人一部分的粉丝虽然发出了悲鸣，但很快也都献上了祝福。既然喝彩已是大势所趋，那作为粉丝也不能不解风情。他们两个确实是挑了好地方告白的。

在周围的祝福声中，身为舞台焦点的两人满脸通红纹丝不动。

他们始终维持着同样的姿势寸步未挪。

唯一活动的只有浮现在两人眼角的泪珠。

这个恐怕是……

恐怕是忘乎所以地接了吻，但完全没想过接吻后该怎么做的表情。

.....很好，机会到了。

虽然我能感觉到基督和拉丝缇娅拉都在向我求助，但我只是叹了口气转过身背对两人，仰望天空。

在这种状态下，你们可没办法对我使用魔法了。

“唉.....这次总算是结束了。”

结束了。

在各种意义上都结束了。

今天发生的事恐怕将成为联合国的一件逸闻吧。

说是又有一件传说诞生也不为过。

真是漫长的一天。

发生了太多。

事后处理也麻烦得要死。

首先得跟倒在一边的斐勒卢托和艾米丽之后在

安全的地方统一口径，然后还要将在大圣堂那边被捕获的拉古涅回收，把举行过『再诞』的仪式的证据全部销毁。

在有其他人上交报告书之前，我有必要先将报告写好。

如果可能的话我倒是希望身后那两个抱在一起脸红得像苹果一样的情侣也能来帮个忙……不过看他们那么幸福就算了吧。

——毕竟这样的时间仅限于现在了。

守护好两人这幸福的时间便是我这个骑士的使命了吧。

麻烦的事后处理就由我来办好了。

“好的。”

决定好自己要做的事后，我用双手拍了拍脸。

在开始行动前，我最后看了这个从明天开始将更受情侣们青睐的『十一区十字路口』一眼。

弗茨亚茨的市民们正为欢呼声而沸腾。

在这里面能看到破损的夫妇雕像，在它旁边，我这段时间一直拿来用餐的长椅被砸碎了。

恐怕我今后再也不会会有机会像之前那样在这里用午餐了吧。

不——应该说，今后再也不会会有这样轻松惬意的时间了吧。

此时此刻，在我心中已经塞满了足够让我这样想的东西。

我迈步走了起来，虽然有几名观众将目光投向我，但很快便重新看向了舞台中央，并没有人会来阻碍已经尽到媒人之职的我离开这里。

我毫无阻遏地走出了将两名主上团团围住的人群。

因为人群比想象中还要厚实，所以要彻底离开还挺费劲的。

终于在不妨碍现场气氛的情况下离开了『十一区十字路口』之后，我在弗茨亚茨的大道上边走边自言自语。

就像是在同存于心头的什么东西搭话一样——

“我明白的，缇娅拉小姐。真正的战斗这才刚刚开始对吧？”

如果一如她所愿，那么就算今后再对这个『弗茨亚茨国』使用『过去视』，也不会获知今天的『真相』。

无论是世界还是使徒，是基督还是『她』，任何人都不会——

接下来即将打响的战斗让我感到不寒而栗。

明明裹覆在如此美好的 Happy End 之中，但我的技能『恶感』却一直在发作，不但没有收敛的架势，反而效果越来越强烈。

接下来的路还很长。

眼前的大道就像在验证这点一样向前方延展。

我在通往缇娅拉小姐曾在的弗茨亚茨大圣堂的道路上前进着。

搁下基督和拉丝缇娅拉，自·己·一·个·人——今天毫无疑问是我人生的一个节点。

那到底是我拖欠兄长大人的负债，还是拖欠基督他们的负债呢——虽然这点说不好，但有一点很清楚的是，我所背负的一项重要的『使命』在今天达成了。

为海因兄长大人所爱的少年少女，刚才终于获得了幸福。

见证他们两个获得幸福的姿态，是我人生的一个终点。

而今天，我总算抵达了这个终点。

真是一段漫长的道路。

抵达了这个终点令我产生了不小的满足感。

我今后到死为止，肯定都不会忘记两人刚才那羞赧的表情。『仪式』最终以所有人理想的形式结束了。兄长大人一年前未能抵达的场所，作为弟弟的我在一年后抵达了。

寄宿在我魂中的『王牌』——『大家』对此也都感到了满足。

但是能让我们沉浸在这份满足中的时间并不多。

理所当然的，一切还远远没有结束、

我又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

跑过了这道终点之后，在前面又有一条更加漫长的道路等着我。

接下来的道路更加漫长。

接下来的壁垒更加高耸。

接下来的战斗更加严酷。

然而我丝毫没有感到忧虑。

现在的心情真的十分清爽。

甚至有种就是因为这样人生才不会让人厌倦、而是会让人感到愉悦、感到欲罢不能的余裕。

在兄长大人丧命，我选择向基督和拉丝缇娅拉寻仇的时候，是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感想的。

我真的变了啊。就这样，我一边在心中稍稍对自己表示赞许，一边在大道上前进。

步伐很轻盈。

边走边仰望一片晴朗的天空。

“啊啊……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感觉真的很舒畅——

在这时，我冥冥之中感觉到，自己真正的人生这才刚刚开始。

279. 第一话

『星空の物語』的起始。

那是晃动大地的魔力的鸣动。

不，说是魔力并不准确，应该是『魔毒』

『魔力』一词，在这个时代并不存在。

世界因满溢著的『魔毒』而颤抖，建筑物破裂的声音在世界不断响起。

某座巨大城池的城壁出现了裂痕。

那座城的名字是『弗茨亚茨城』

是位于大陆边境的小国弗茨亚茨引以为豪的城池。

四周被高山和森林所包围的天然要塞化城池，已经近百年的守护著弗茨亚茨的权威。这座城池异常的坚固性是缺乏矿脉资源的弗茨亚茨能够倖存到今天的原因之一吧。

因此，在弗茨亚茨生存的人皆以弗茨亚茨城而自

豪。这座城是这个国家的象徵，是国民们寄宿于心的骄傲。

不过，如果从其他国家那听取（不攻佔弗茨亚茨城的）理由的话，估计是「即使夺走这贫瘠的土地也毫无利益可言」罢了。

说白了，弗茨亚茨只是被周边的国家置之不理。有许多国家认为，这个国家资源过度贫乏，即使置之不理也会自然消灭。实际上，这些国家没做错。

如果再发生一次灾害的话，这个国家就会轻易灭亡吧。没有外部因素帮助的话，真的会自然消失吧。

但是，弗茨亚茨——生存下来了。在今后，超越千年的生存下来了。

这主要是由于外部因素的帮助。并且，访问这个弗茨亚茨的外部因素是太过规格外的东西。

那是能够颠覆周边国家级别的灾难与奇迹。

那规格外的存在名为『使徒』

使徒有三人。他们访问了这个国家这件事，改变了这个小国的命运。

主管知识与中庸之心的使徒『迪普拉库拉』

主管爱情与正义之心的使徒『西斯』

主管力量与混沌之心的使徒『勒伽西』

那些使徒们的定居，使得弗茨亚茨作为国家的规格格外的增强。

而接下来的灾难则是『异邦人』

第一个异邦人的名字是『相川阳滝』

然后，这一天——第二个异邦人在弗茨亚茨被召唤了。

刚才那『魔毒』的鸣动就是召唤异邦人产生的馀波。

接著，在馀波过后，这片夜空下——大陆的天

空被黑雾笼罩著，时间是夜晚——城池的大庭有许多士兵正慌忙的奔走。

男人们穿著的森严铠甲不断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在这时代还没有被称为魔法的便利存在，所以军队基本上都装备著沉重的装备。此外，与千年后不同的是，男女比例十比零。士兵的选拔标准注重体格与健康，所以这些傢伙也不例外的都是肌肉发达的大汉。

身体装备全身板甲，手持巨大长枪的大汉们七嘴八舌，发出焦急的声音。

「『被召唤的异邦人哪裡去了』!？」

「『眼睛稍微离开就不见了』!『移动速度快的可怕』!!」

「『绝对要抓回来，带我去吧』!『他是使徒，被称为希望的人』!」

「『这次的异邦人大人身穿奇特的服装，黑髮黑眼』！『不会看错啊』！！」

男人们七嘴八舌的谈论著『异邦人大人』

从那简单的会话中，能够理解他们正在拼命地寻找著『异邦人大人』

还要说的话，他们找人时十分郑重其事，只要听到谈话的内容就可以理解吧。

但是，简单来说的话，现实是残酷的。

在士兵们奔走的庭院中，那些树木裡的其中一颗。

隐藏在树阴影处的黑髮黑眼少年一边害怕一边嘟哝著。

『什，什麼啊..... 什麼啊，这是.....』

少年还未能理解这个世界的语言。

英语和日语后不像的『异世界语』，就像在研磨石子般，难以听懂。

因此，理所当然的，紧皱眉头嘟哝著咒语般话语的大汉只令少年感觉——恐怖。

如果自己被抓住的话不知道会被怎样。

只是死的话还好。

说不定会有更可怕的遭遇。

会这么想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少年被召唤到由他的现代人观感看来只能觉得荒诞不羁的地下室裡的魔法阵。身处由蜡烛照亮的黑暗中，四周被身穿长袍的可疑人物所包围。并且，那些人物中，有著不认为存在于这个世上的怪物。那裡有在民间故事中频繁出现的『妖精』和『兽人』那样风貌的存在。

因此，即使他立刻逃走也是难免的吧。

然后，逃走的少年在树荫下休息潜伏。

用著令士兵们看不到的速度移动。

他一边走一边自己理解著这个要塞一般的地方。

这也是令他的现代感觉崩溃的地方。为什么自己在这种地方呢，完全想不出理由。

混乱不断增加。

少年连冷静的整理状况都做不到，只是走著。

恐怕，这名少年无论被召唤几次都是同样的反应吧。

然而，即使什么都不懂，少年也只有理解现状这一条路可走。

在一边喘息一边移动时，感觉到了什么东西。

「哈啊、哈啊、哈啊——！——！？」

空气异常的美味。

一呼吸就可以明白，和都市的空气不同。

十分浓郁的——甘甜的空气。

还有就是，身体十分的轻。

并不认为是因为空气的原因，但是肯定比平时的状况更好。托这个状态的福，可以从士兵中逃走。

少年边感谢著这不幸中的幸运，边四处张望。

「在哪裡呢，可以隐藏的地方——！」

到处寻找的士兵不时发出焦急的声音。

不知道可以隐藏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从这个要塞逃走。但是，少年想先找个能够平静下来的地方。

让自己安抚混乱，能够拖延时间的地方。——
就在这时。

「——、——」

「诶？」

从远处传来了，通透的歌声。

是……歌吗？应该是吧。

彷彿从深处自然涌出的清水似的——是刚才来回奔走的男人们无法比拟的美妙的声音。

被歌所吸引，少年停下了脚步。

虽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如咒语般的语言，但却拥有

不可思议魅力的歌。

虽然不能说是唱得很好，但能给予听者安心的感觉。

从音高来看应该是年幼的女性，少年想到。

然后，像是中了魔法似的，不知为何少年向歌传来的方向迈出了脚步。因为一直被有著粗犷声音的男人们追赶的缘故吧，少年被那高柔的声音所吸引。

城裡有著複数的塔。

瞭望塔，存储物资的塔。各种作用的塔高耸著。

——真的有很多种啊。

那些塔的其中一座。

在城的角落，静悄悄的石造塔。

弗茨亚茨城的塔中最特殊的领域。

向著那座石塔，少年屏息接近。

确认周围没有士兵之后，向大庭走去。少年花了

点功夫找到了塔的门。然后，没有犹豫，慢慢的打开了门。

幸运的是门并没有锁住。只是，吱呀——开门的声音比想像中的大。慌张的进到裡面，把门关紧。

门关上后，身在塔中的少年也被关了起来。

塔裡的光景比起外观更加的朴素。

无用的东西一个也没有，塔的石壁上有著不断向上爬行的石造螺旋阶梯。

少年突然抬头向上看去，看到了最上层有一间房间。

从进入塔时起，听到的歌声就变大了。

少年在塔中前进。

是因为少年还处在混乱中吗？还是真的是魔法？——少年并不清楚，他像是被引导般不断前进。一步一步爬上石造的台阶。

尽管有著相当的级数，但少年似乎并不怎麼辛苦的便爬了上去。

在爬完楼梯后，有一个门。

是存在于洋画中的古老木门，被老旧的锁链紧锁著。难道说，白跑一趟？这麼想著，少年接触了锁链。

于是，锁链发出沉重的声音掉落在楼梯上。

并不是过于老旧的原因。从最初锁就没有发挥锁的作用，只是轻轻的套在门的把手上而已。

看到这不可思议的情况，少年只觉得是粗心大意罢了。

认为只是单纯了忘记用钥匙锁住，没有犹豫的，拉住门的把手。

然后，像塔的门一样，再次，吱呀——发出很大的声音，门被打开了。

门打开的瞬间，夜晚的寒风猛的吹到少年身上。

尽管风使得眼睛快闭上，但是，少年并没有这么做。

眼前映出的景色使眼睛无法闭上。

在石塔顶层的这个房间。裡面与塔那质朴的楼梯完全相反，有著各式各样的东西。

浓郁的焦茶色地毯使得石造地板丝毫不见。并且摆放著各种拥有漂亮的雕刻设计的木制家具。房间中央有个桌子，在旁边有一个摇椅，书架靠牆排列著。然后，在所有的家具上，似乎是书——羊皮纸扎大量置于其上。布满了整个桌子，书代替人摇晃著摇椅，书架上也旁边也——全都是书。

房间裡有一个窗户。

然后，映照著漆黑的天空的窗户旁边，有一个木制床。狭窄的床上放置著大量的书，老实说不认为那个床是能够发挥应有功能的状态。

在那床上，坐著一名少女。

垂著令少年难以判断是白还是黄的闪烁著光辉的长髮，穿著两件薄薄的衣服。年龄比少年小一圈，如果两人并排的话，少女的头只到少年的腰部吧。

少女将布偶一样的东西当做靠垫，双手把毛毯拉倒胸口处，吃惊的注视著进入屋子的少年。

歌声已经停止了。

唱著歌的少女，因少年进入房间而中断了。

首先，少年对打扰了那美丽的歌这件事感到羞耻。

明明这种时候，最先做的应该是道歉才是。

「对，对不起……那个……美丽的歌声，到底是怎样的人在唱呢，有点在意……」

垂下了头。

对此，少女倾著头，说道。

「『晚上好』.....?『大哥哥』、『为什么在这种地方』.....?」

「那个..... 这里的语言听不懂啊.....」

「『诶』、『诶』?『等等』『我现在』.....?」

理所当然的，彼此语言不通。

少年与少女露出同样困惑的表情，总算开始寻找沟通的方法。

然后，首先是少年运用身体语言这个方法。

用拙劣的手势比划著，想要传达「自己并没有敌意」「不知不觉被带走了」「被可怕的人追赶，很为难」这三件事。

聪明的少女，马上就察觉到了对方打算用手势传达自己的意思。一动不动的看著少年的动作，想要了解他的意思。

但是，那认真的眼神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呵呵』——」

笑了。

看著少年那只能说是笨拙的舞蹈，少女忍不住笑了起来。过了几秒，发现这对对方很失礼，但是正因为被逼到走头无路的少年那拼死的勉强，使得舞蹈很有趣。

「呃、算了吧……」

少年放弃了的样子，回想起自己那笨拙的手势，脸红了起来。

少年理解了，一件一件来就好了，想一下子传达三件事，十分困难。

少女的笑声回想著。

当然，这间房间的窗户是开著的，塔裡的声音传到了外面。

对那个笑声，从外面传来很大的声音。

「『公主大人』！『那裡有谁来了吗』——！？」

是刚才的士兵们的声音。

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少年的士兵们，在石塔下继续搜索著。

「..... 嗯～」、『只是像平常那样自言自语的嘟哝罢了』!『大家都在做什麼呢』!？」

天生骗子的少女，马上敷衍了。

和少年一样混乱了吗，还是说中了魔法？——不知道，只是少女也如同被引导般『选择』了相同的道路。

「『那是』.....『客人殿下在城内迷路了』『大家正在四处搜寻』.....!」

「『有客人来了』.....?」

「『特徵是黑髮黑眼』、『看到了就会明白的』!」

少女理解了，士兵们寻找的人类，是在这石塔中迷路了的少年，把目光转回房间。

目光的前方，是带著不安注视著自己的少年。

看到那样的少年，少女马上做出了判断。

这只不过是少女的一时兴起，尽管是必然性的一时兴起。

在这个房间被关了一年以上的少女，有和误入的少年说说话的想法是当然的吧。

石塔中的少女将这想法一点一点堆积了起来。

因此，吐出了谎言。

「『知道了』！『从这个窗户看到的话会和大家打招呼的』！」

少女探出窗外回应，并大大的挥了挥手。

「『谢谢』！『那么』『我们继续搜索了』！」

士兵回答后，又重新开始搜索外面。

少年听到士兵们远去的脚步声，知道少女赶走了追兵。

也许是通过刚才笨蛋一样的手势，使少女理解了。少年的脸明亮了起来。

「那个，虽然语言不通..... 谢谢。得救了」

对此，少女用笑容答道，
「『嗯』、『不要介意』。『不如说』、『想说感谢的是我——』『一』！『咳』『咳』！」

笑容并没有持续到最后。

突然，少女不住地咳嗽起来，双手捂住嘴巴蜷曲起来。

少年马上在四周盼望。

常年的护理经验使他能迅速对应。少年在房间中搜寻，找到了应该是水瓶的陶器。将与其匹配的杯子也拿在手上。往裡面倒水递给少女。继续在四周寻找有没有像药一样的东西，但是看到的只有水瓶而已，于是一动不动的凝视著少女症状的变化。

「『水』、『谢谢』……」

虽然看上去很辛苦，但少女还是向少年回话，接过水杯喝了下去。

喝了水后的少女状况逐渐稳定下来。

一边注视著那个样子，少年将之前的话，在脑中反覆。然后，理解了『谢谢』这个词、同时，少女的诊断也结束了。

少年看别人的脸色很笨拙，但是看他人的症状很擅长。他可以明白少女有点发烧。

跟感冒不一样。少女对刚才的咳嗽，像是习惯了一样接受了。那好像是要大声叫出来一般，喉咙不舒服的话，这是理所当然的。

和妹妹的症状相似。

因此，少年不希望继续依赖这个少女。如果和妹妹是一样的症状的话，会话也可能会造成相当的负担。

少年看著少女的咳嗽渐渐好转，模仿刚才听到的话

「那个、刚才救了我.....『谢谢』」

敷衍了士兵们，帮了我『谢谢』这么传达了。少年准备出去塔的外面。虽然可能会被士兵们追赶，但要想个办法寻找语言相通的人。最坏的情况，要从这座要塞逃离。为此附近的地图也有必要记下。

做著这样计划，少年迈出脚步的时候。

「『等等』——！」

被叫住了。

比塔外的士兵们的声音更大，少年惊讶的站住了。

少女倾著头，听起来有点悲伤。

「『诶』、『为什么』……？『已经要走了吗』……？」

即使语言不通，少年总觉得明白了少女想说的。

问自己为什么离开。

少年摇著头苦笑，温柔的挥了挥手。

并不是不想说明，只是难以传达。

然后，再次转身，正要从走出门的时候。

嘎！想起了大的物体掉落的声音，妨碍了少年继续迈出脚步。

少女从床上摔了下来。

但是，连站起来都做不到，尽管如此还是从房间的床来到少年附近，拉著少年衣服的下摆。

「『再一下就好了』……『再等一下就好了』、『在一起』……『只是一会儿的话』『藏在这裡也没关系的，所以』……——『对，对了』!『大哥哥、我可以教你弗茨亚茨的语言』!『大哥哥』『山的那边的人吧』?」

语言不通是知道的。

但是。少女还是拼命的编制语言。传递自己的想法。

另一边，少年总觉得知道她想说什么。

用力的抓住衣服的下摆。

拼命的挽留。

被请求著，留在这裡。

被追赶的的话藏在这裡也可以，这麼对我说了。

想要在一起，和自己聊天。

感觉能理解。

———我明白了。

最近，同一件事，在同样的状况被请求了。

所以，我明白了，少年回以相同的话语。

「『谢谢』」

少年为了传递自己的心情，点了点头。

看到那个的少女的脸变得明朗。

然后，在地面上坐下，开心的说了起来。

「『那麼』、『马上教你』!」

少年不清楚，这次在说什麼。

少年皱著眉头，这次是少女开始使用身体语言。

想要表达打算教授这个国家的语言。将附近的书

拿在手上说，

「『这是』『书』——！」

帶著笑容，用手指著书。

少年，将句话是『书』记著。说实话，身体语言难以理解，但用手指著书再加上一句话的行动，就能知道，是想告诉我语言。

「『天空』——！」

这次是用手指著窗外的天空说了一句。

现在的是窗户……不，是天空吧。

少年将被教导的话重複，少女微笑著。

「『天空』、是吧？——『谢谢』」

稍微有点不安的，和少女一样用手指向窗外。

于是，少女举起双手表示喜悦

「『做到了』！『理解了』！」

并不是理解，只是重複罢了。

但是，少女很开心。

简直就像是在这个房间裡和人说话是第一次，教了什麼给他人是初体验似的——一般来说难以想像的开心。

「哈、哈哈哈哈哈.....」

少年苦笑。

完全一筹莫展。

既然都这样了，看来已经无法离开房间了。

将这个病弱的少女就这样放著绝对做不到。

要说为什麼的话，少年已经形成了那样的作风。

少年没能把少女放置在这裡。

在这个时刻就已经像英雄谭的登场人物似的——被製作了。

目标从『寻找能沟通的人』变成了『学会语言』通过她的协助掌握最低限度的语言，和士兵们交涉。

说实在的，这是胜算极低的赌注。

如果不是少女挽留的话绝对不会做的选择。

即便如此，少年还是选择了。

这个时候，少年无疑是将『其他的所有可能性』全部抛弃，选择了『一个人的少女』

「『这裡是床』！『每天都在这裡睡觉』！」

「呃、呃.....？ 现在是床吗？ 啊、被子吗.....？」

少年也在房间的地毯上坐下。

然后，从用手指著许多东西开口说出单词的少女身上，一点一点的学到了异世界的语言。

少女看起来非常开心。

真是残酷的事..... 这是她从出生到现在最快乐的时间。

当然，少年本身也十分认真。

即使稍微早一点也好，想要记住，之前少女指著各种物体时听到的话。

幸运的是，这种背诵是少年所擅长的。

总之，少年喜欢默默的学习。与外界远离，埋头于新奇之说的话就能把各种各样讨厌的事情忘诸脑后了。因而几十个小时都能持续集中。

而且，幸运的是，少女也擅长教人。

出生后一次都没发挥过的才能发挥了。

然后，几个小时后，不仅教了单词，与日语不同的异世界的语法也传达成功了。

短暂的时间裡，少年理解了『异世界语』的助词和连接词。

仅凭情况危急这个理由，无法说明的速度。注意到真正的令人恐惧的理由，是之后的故事了.....

这个时候两人，只是以为彼此的相性很好。

就这样，那一天的最后，两人成功的进行了彼此的自我介绍。

少年指著自己的身体，用不熟练的『异世界语』说，

「——『我是涡波』……、『相川涡波』。『你的名字呢』……?」

「『我是缇娅拉』……『缇娅拉 弗茨亚茨』……—」
少女也用手指著自己的身体回应道。

就这样知道了彼此的名字。

涡波也缇娅拉也，边品尝著成就感边念著对方的名字。品味似的，慢慢的，再也不忘记似的，咀嚼著对方的名字。

「『缇娅拉』……」

「『涡波』……」

在黑暗的塔中，两人互相凝望。

这一天，原本身处于浓郁黑暗中，被强烈的不安笼罩著的两人。因看不见未来的恐惧而颤抖，孤独得快要被压垮。

但是，在这裡找到了一个光。

在这黑暗的夜空中，找到了彼此的一颗星。

那是令人想相信命运之类的暧昧词语的偶然。

即使今后生活永远的时间，也不会有这以上的幸运吧。

找到了希望之星的二人相视而笑，少年将最初学习到的词语脱口而出。

「『缇娅拉』、『谢谢』……」

「『涡波』！『我才是，谢谢』！！」

两人互相感谢。

这时，两人发现彼此的脸太近了，感到害羞的涡波目光游移。

「——『涡波』」

而缇娅拉则以充满异常热情的眼睛注视著涡波。

仅仅是朋友的话，不应有的热度。

那是一见钟情——岂止如此，对少女来说，说是与神相遇也毫不夸张的邂逅。知道了生存的意义，自己生命的用法，也是知道『使命』的瞬间。

——这就是『开始』

千年前。位落边境的国家弗茨亚茨。在那城中的一座塔。

两人相遇。

——相遇了。

这，若是更加平凡的开端就好了。

例如，注意到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边境居住之类的，在某个迷宫中被召唤了之类的，那样开始的话就好了。

然而，并非如此。简直就像被编造似的开端。

因那太过浪漫的开始——所有的齿轮狂乱了。

这之后的故事的全部原因，

仅仅是相川涡波在异世界最初的相遇，不是妹妹相川阳潼，而是缇娅拉 弗茨亚茨——

『星空の物語』一书的厚度，因此数百倍以上的膨胀。

『异世界』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波及到千年后未来的扭曲。

将使徒们派遣到地上的事，令『她』感到十分后悔，所有的计划成为泡影。

那个分歧点，这一天——

这一天，在这个时候。

280. 读第一话

——如此这般的，故事开始了。

想必这就是拉丝缇娅拉所看到的了吧。

作为圣人之器而诞生的她，被赋予了窥探圣人记忆之片段的权利，并且她还将自己的感情过度地代入到了出现在记忆中的少女身上。

看到了这样的东西，那么她会觉得缇娅拉小姐应与基督结合实在是无可厚非，她会主张缇娅拉小姐喜欢基督更是理所当然。

而她的主张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在从缇娅拉小姐那里获悉了『回答』和所有的事情之后，我真是对她那敏锐的洞察力佩服得五体投地。

到头来，在昨天的『仪式』上，主张正确的人其实是拉丝缇娅拉。

受到欺骗，搞错了事实的人其实是我——莱纳·

赫勒比勒夏因。

从与『相川涡波』相遇的瞬间开始，一直到身死为止，缇娅拉小姐都是作为一个异性爱着他的，这点毋庸置疑。换句话说，拉丝缇娅拉的主张虽然掺了些狂气，但却完完全全是正确的。

并且一如拉丝缇娅拉当初所怀疑的那样，她心中的爱有一半是来自缇娅拉小姐的。搞不好的话，就连基督现在对拉丝缇娅拉抱有的感情，有一半也是来自千年前的——……唉。

我不禁叹了口气。

等基督回想起过去的一切的时候，他肯定会感到相当过意不去吧。

而一旦察觉到就晚了。

在这之后无论发生什么，他对拉丝缇娅拉怀抱的爱都会附上缇娅拉小姐的影子。饶是如此，等到他注意到的时候，影响早已深刻地烙印在爱当

中，再也无法摆脱了。

这种状态便是缇娅拉小姐的一个目的。

『就算自己不在了，也一样可以得到爱』。

缇娅拉小姐和拉丝缇娅拉确实很像。

像到让人失声发笑的程度。

虽然如此，但二者的经验（等级）毕竟不同。

要比较年龄的话，一个是四岁，一个是千余岁，经验相差悬殊也是自然的，说缇娅拉小姐是拉丝缇娅拉的进化体也不为过。

缇娅拉小姐的症状要更严重，并且她也更善于说谎。

她那份演技何止是喜欢戏剧，已经达到了女主演的水平。

在持续扮演一名弟子的过程中，她的技能的数量早已迈进圣人的领域。

最重要的是，在爱情的浓度上也存在大人和小孩

子般的差别。

就像拉丝缇娅拉那万能的『喜欢』一样，缇娅拉小姐的爱也一样万能——只是她的爱更加非同寻常。

所以刚才那段『星空般的物语』的后续是这样的。从疾病中康复过来的缇娅拉小姐在离开高塔之后，她一边处心积虑地在身边的人际关系中斡旋，一边思索着能留在始祖涡波身旁的办法。

如果自己将他看作异性怀抱恋慕之心的事情暴露的话，就会遭到妹妹和使徒的敌视，所以缇娅拉小姐选择用演技假装自己只是将始祖涡波当做师父来仰慕。

如此一来就不会滋生事端，大家都能开开心心地共事了。这就是她的选择，以让自己同『大家』站在同样的舞台上，与『大家』一起欢笑为优先。让『大家』都能展露笑颜，让『大家』都能获得

幸福，让『大家』一起迎接 Happy End——编织一段让繁星能够一同闪耀的完美的故事，这才是她的生存方式。

一个天生傲慢而溪壑无厌的『人』。这就是缇娅拉·弗茨亚茨。

在这之后，她顽强地活了下去。

为了不暴露自己心中的感情，她活得慎而又慎。参与讨伐为祸各地的魔人，协助开发分解『魔之毒』的术式，为各国的安定提供帮助，逐渐构筑魔法的基础。

基督在当时被称为始祖，而缇娅拉小姐被称为圣人的理由由此可见。

然后在这途中，三名『使徒』的计划突遭变故。对基督的妹妹——相川阳潼的治疗宣告失败，相川涡波因之暴走。

最终，有感于这一点的缇娅拉小姐利用『魔石化』

魔法说服了始祖涡波，但当时已经处于发生在『理的盗窃者』们之间的战争的末期，几乎要毁灭世界的『世界奉还阵』已经被发动了。

结果众多登场人物因之退场。

以此为代价，无论是人类之间的战争还是『异邦人』与『使徒』的战争都结束了。

最后留下来的只有四个人。

『始祖』涡波。

『圣人』缇娅拉。

『使徒』勒伽西。

『火之理的盗窃者』阿尔缇。

战后，为让一切重新来过，『迷宫』计划出炉。

这个计划的目的在于，让治疗失败的相川阳潼恢复原状，同时也可以救济抱憾而死的『理的盗窃者』们。

战争结束后，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

世界已经近乎于没有争端的一片祥和。

缇娅拉小姐想要的完美无缺的 Happy End 似乎将要成真——看上去是这样。

然而理所当然的，实际并非如此。

唤来契机的是『使徒』勒伽西。

正当和平来临之际，留存到最后的使徒将背叛据实以告。

『使徒』告诉『圣人』和『火之理的盗窃者』，这只是虚假的 Happy End。

真正的敌人还在。

『理的盗窃者』们与『使徒』们的战斗全都不过是一场闹剧。

一切都被操纵在一名少女的股掌之间。

真正的战斗将在千年后开始——
——如此这般。

缇娅拉小姐随即进行了确认。

之后，她一个人在『最深部』获知了此言不虚。

于是缇娅拉小姐开始思考。

时间已经不多了。

在『迷宫』完成之前，自己必须要做出选择。

继续这样在对方的手心上起舞的话，可以肯定的是自己能够与始祖涡波一同得到幸福。

两人必定可以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像夫妇那样生活在一起吧。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牵绊，也有能够得到大家允许的积累。

简单来说，缇娅拉小姐喜欢『相川涡波』。作为异性，他是她在世界上最爱的人。与他一同得到幸福既是她的『留恋』也是她的『夙愿』。

然而缇娅拉小姐还是自问道。

这样真的好吗？

明明已经知道了真相，我真的可以就这么满足吗？

对在这之后的真正的战斗袖手旁观真的可以吗？
能够投身于那场战斗之中的恐怕只有我了。只有
既不是『异邦人』也不是『使徒』更不是『理的
盗窃者』的我了。

我要放弃那份作为『人』的责任，以这样一种方
式迎接死亡？真的可以吗——？或许阳渢姐她相
信那份『约定』，在千年后等我.....？

缇娅拉小姐感到了迷茫。

究竟要不要接受既定的 Better End。

是选择『相川涡波』还是『其他的一切』。

在最后，她得出的回答是——

“我也不会再选错的.....因•为•只•有•一•个•
我，所•以•才•不•行•啊.....”

——这样低喃着，她拒绝了二选一。

不是在两个选项中选择一个，而是两个都要。

不放弃任何一人，选择所有人。

她既要同师父结合，同时也要拯救一切。
孤身奋战的缇娅拉小姐首先着眼于一个魔法。
她立刻掌握了某个魔法。
前例已经有了。
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魔法已经存在了。
她的师父早前已经为她披露了可能性。
——那就是魔法『慕影死神』。
『契约』『代价』『亲和』『永恒』。
当时魔法技术的全部都凝聚在那个魔法之中。
缇娅拉小姐的答案很单纯。
灵魂的分散。
那过高的『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让她找到了
『魔石人类』真正的利用方法。
如果现在的我不行，那就放弃现在的我好了。
如果一个人战斗不行，那就不要一个人去战斗就好了。

也就是说，自己不再做『人』就好了。

当然也不会成为『理的盗窃者』。

『使徒』和『异邦人』也一样。

要成为与这些不同的全新的『存在』。

——成为『魔・法』。

我和师父两个人打造的『魔法』才是一切的答案。

超越生死和个体——成为一种现象就好了。

没错。

由我自己来成为『真正的魔法』。

我不是一个人。

只要成为全世界的大家使用的『魔法』，我一定能和大家一起得到幸福。

啊啊，我终于明白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啊。这就是答案了。

答案在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从一开始我就注定只能这么做。

在那一天，我之所以会与师父相遇，为的就是这个。成为了师父的弟子，一直坚持到现在，一定都是为了这个时候啊。

就是这个。

这样我就能向『永恒』发起挑战了。

也能与师父永远在一起了。

这样就能跳出虚伪的 Better End，去挑战完美无缺的 Happy End 了。

如此发誓的缇娅拉小姐，在之后同『使徒』勒伽西、『异邦人』涡波、『理的盗窃者』阿尔缇之间的生存竞争中获得了胜利，成为了以世界为舞台的最后唯一的登场人物。

作为留存到最后的唯一的伟人，她君临弗茨亚茨开始支配整个世界的棋盘。

为了培育适合千年后的土壤，她将『魔石线』和『莱文教』广播于世界。为了在千年后导演一场失

败而留下『预言』，亲自编织一段无论怎样使用『过去视』观看都无法洞察真相的历史。——独自一人、至死方休。

然而她的人生并没有沾染阴晦和迷茫。就算在这之后等着自己的是永恒的孤独，缇娅拉小姐仍旧以笑容相迎。

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直到因衰老而死为止，缇娅拉小姐脸上都始终挂着笑容——

在她心中塞满了对一切的感激。

她对自己踏上的道路毫无悔恨。

她心甘情愿。

——因为让大家都能得到幸福，就是我对给予我幸福的大家的回礼——

她如此确信。

『圣人』缇娅拉·弗茨亚茨舍弃了身体，成为了『魔法』缇娅拉小姐。

在千年后——她遇到了我。

一个还算值得信任的『人』。

找到了名为莱纳·赫勒比勒夏因的，一个恰如其分的记忆寄存箱，缇娅拉小姐似乎笑着感到自己果然还是运气不错。

——就这样，不知幸与不幸，我知道了这一切。

而缇娅拉小姐的计划、同那所谓完美无缺的 Happy End 的距离，由此又近了一步。

.....

.....

.....到这里，对她给我的记忆的整理大部分就结束了。

虽然因为记忆过多而有些混乱，但脉络大抵如此。

说实话，确认还远不到全部告终的水平。但如果在短时间内过于勉强，我可能会被信息的处理累

倒。细节上的问题还是等之后再花时间慢慢确认吧。

因为接下来的计划绝对不能出差错，所以要慎重地.....

还有时间。

路还很长。

慢慢来就好。

跟缇娅拉小姐还有基督他们不一样，我自己的故事的序幕，现・在・还・没・有・拉・开——

7 - 2 章. 命の値打ち

281 . 此后

“呜，呜……呜哇，呜哇哇哇……”

房间里回荡着斯诺的啜泣声。

毫无修饰的无机质房间里有着男女五人。

中间是痛哭着的斯诺。缇亚和阳潼坐在其后方的桌子旁，我和拉丝缇娅拉无计可施的站在了斯诺的旁边。

我们现在汇合在『Living Legend 号』的一个房间中，对之前的告白实行清算。

从房间的窗户中，可以看见夜晚的海景。

房间也随着海浪轻轻摇动着。

就算不使用《Dimension》，也能知道方圆十公里内，并没有其他人。

从刚才开始就，我脑海中就一直鸣响着技能『感

应』的警告声。

这让我想起一年前那令人怀念的回忆。

十分巧合，也在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面临着相似的问题。

而且，这次也是在『Living Legend 号』，在熬过了骚乱的夜晚后，感觉我的胃壁又要因压力磨穿了。

现在的问题不只是哭泣的斯诺。

在抽抽搭搭的斯诺后面，缇亚把茶杯端到了嘴边。那是为了让她们心情平静而准备的茶——

“啊咧，奇怪……？”

啪哩——缇亚端起的茶杯碎裂开来，缇亚惊奇地侧了侧脑袋。

“啊，杯子……。对不起，涡波。为什么呢，竟然用错力道了……。啊咧，又来了——”

缇亚正想用别的杯子来喝茶，但那个杯子也碎掉

了，里面的茶都洒了出来。

啪哩啪哩——伴随着这些有节奏的声音，我准备的，来使她们心情平静的茶具，全军覆没了。

缇亚她并没有恶意吧。

只是无意识的，用力抓住了杯子吧。但，正因为是无意识的行为，才更显得恐怖。

此外，不知为何我从缇亚的旁边，感受到了奇怪的威压（压力）。

妹妹阳渥她闭着眼睛，一动也不动。

明明不应该对作为妹妹的对方感到自惭形秽，但却似乎从安静坐着的阳渥身上，感觉到了散发的冷意。

我冷汗直流。脚也不住颤抖。

但是，我已经不打算逃避了。

一年前不同，我没有拖延问题的打算。

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

最大的敌人帕林库洛已经不在。
也没有阻断感情的技能『???』了。
妹妹阳潼也回到了身边。
最重要的是，我做出『告白』了。
我做出了喜欢的人是谁的『选择』，即便是死我也会顺着这条路前进。
我做到了，一年前没能做到的事。
我在今天宣誓了，要和拉丝缇娅拉一同生活下去。
我在弗茨亚茨国的『十一区十字路口』处，在许多人的见证下宣誓了。
不过，在这之后，肯定会遭受各种各样的辛劳。
我在和斯诺与缇亚进行谈话之前，先在『Living Legend 号』上的起居室里，再次确认了至今的事件发展。
为了不白费技能『感应』发出的死之警告，我要

谨慎选择今后的行动。

所有的一切都是自我在佩艾希亚收到了信开始的。

我读了塞拉的信，然后——



塞拉的信中，概括下来上面写着，“我们要举行一年前圣人缇娅拉『再诞』的仪式，也许斐勒卢托那些人会来阻碍”。

然后，担心拉丝缇娅拉安危的我，立马使用《connection》赶往了联合国的弗茨亚茨，刚抵达那里——我就与圣人缇娅拉相遇了。

根据我想起的千年前的记忆，认为始祖涡波和圣人缇娅拉是朋友。或者作为师徒互相信任。

在目光交接的瞬间，即便没有和她一起度过的记忆，我还是通过直觉意识到她是我的友方。

『表示』告诉我缇娅拉是『死人』。

《Dimension》解析出她已经不是『人』，而是『魔法』一事了。

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在那里的她是不可替代的『友人』。

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一种过・于・不・可・思・议的感觉。

这个既是『友人』又是『魔法』的缇娅拉，鼓励我去在新的物语中前进，她推了我一把。

为了达成拉丝缇娅拉与我的幸福，她全心全力的——虽然她不留情面地臭骂了我一顿——不过是真的献出生命推了我们一把

在这个老朋友的帮助下，我们终互相坦诚。

毫不顾及时间和地点，任由感情驱使，互相呐喊出对彼此的爱。

硬要说的话，这就是『爱的告白』吧。

就这样，虽说十分害臊，但我和拉丝缇娅拉结合

了。

回想起来，到这一步真是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啊。技能『???』和千年前的因缘。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阻碍，但是终于抵达了这一步。

——问题就是之后。

被人们的热烈喝采给包围，莱纳卑怯的逃走了，『十一区十字路口』只剩下我和拉丝缇娅拉——而在几分钟后，『强袭』来临。

理所当然，强袭犯人是我的同伴们。

事情的发展十分简单，听了告白全过程的斯诺和缇亚通过我的《Connection》追了过来，来到了『十一区十字路口』。

然后，斯诺当着众人的面突然哭了起来。

不顾羞耻的嚎啕大哭起来。

是在移动中窃听了我们的告白，然后有了各种各样的飞跃式的妄想吧。带着现在也缠绕着的，快

要爆炸了的魔力冲了过来并说道，“与其被你抛弃还不如去死！”

那个时候，感觉斯诺的出现，令因为缇娅拉的曝光而跌入谷底我的评价，直接沉入了深深的地下了。

正因为斯诺是个名人，所以让我的评价加速下跌了。

周围的观众们都在窃窃私语。我通过《Dimension》知道了其内容。“向那么可爱的女孩出手了，还要抛弃她呢……啊啊，果然……”这样的话，尤其是异性向我投来了冰冷的目光。

然后，迟来的缇亚与我们汇合了——并沉默的成为了斯诺的伙伴。

即使不用解释，缇亚也一起听到了斯诺说的话吧。

但她的回答是，在相遇后沉默着射出的《flame

arrow》。

我评价的下滑，愈发加剧了。

而且缇亚也是个名人。周围窃窃私语的观众们说道。“不止弗茨亚茨的公主大人，连使徒大人也出手了吗……？”我被他们用惊呆了的冷眼相向。

然后，理应共同面对如此惨状的拉丝缇娅拉，像是在实行告白时的话语一样，一副很是开心地样子嬉笑着，丝毫没有来帮我的苗头。

没办法，我只能一个人同时面对斯诺和缇亚了。我首先是用《Dimension・千算相杀（Counting）》抵消她们放出的魔法。这个战斗，踏入了与守护者的战斗相匹敌的领域。

讲道理，两人都比艾德还能打。

就算是我都无法完美地招架 59 级的缇亚的魔法。只论火力来说，是我的几倍。

这场私斗的结果，就是有一些魔法箭贯穿了我的身体。

这时两人已经取得了比艾德更大的战果了。

战斗激化下去的话，我真会有生命危险。

有可能会就这样死掉——

在我这么想的时候，幸好在『十一区十字路口』出现了预想不到的伙伴。

那就是因为喧闹声而苏醒的斐勒卢托。

斐勒卢托是向其周围的骑士们命令道“快点抓捕拉丝缇娅拉大人！”。比起尽快弄清楚周围的状况，他更执着于完成最初的目的。

因为有人从旁干扰，斯诺和缇亚对我的注意力转移了一点。她们的敌意集中于，在重要的战斗（对话）的中途横插一脚的斐勒卢托身上。

真是得救了啊……。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斐勒卢托半路杀出的话，状

况就真的很不妙了。说不定弗茨亚茨地图上，从此就没有『十一区十字路口』这块地方了。

我一边从心底感谢着斐勒卢托，并马上按照技能『感应』教的那样转变行动。

首先，向斯诺和缇亚提议，先合作打倒斐勒卢托。

“先打倒碍事的家伙，在平静的地方聊吧”，还用上了技能『诈术』转移两人的矛头所指。

我超拼的。

动用我拥有的全部技能，为了让事态平息拼命的进行着交涉。

其结果是，拖有人从旁干扰的福，稍微冷静下来的斯诺和缇亚（真的万分感谢斐勒卢托），答应了我的提议。

然后，在『十一区十字路口』中的战斗，以斯诺和缇亚将带着她们积攒的怨气的魔法，朝斐勒卢托射出后，总算宣告结束了。

因为勇敢的宰相代理殿下的牺牲，『十一区十字路口』得救了。

我的性命也顺便得救了。

此后，薄情逃走的莱纳，从大教堂带回来了很多的骑士和官员，完美收拾了事态。

观众们被强制遣散了，我和拉丝缇娅拉她们也因『在光天化日下，也不考虑会给公共带来麻烦，大声喧哗情话罪』被大教堂带走了。

不过，带走只是走个形式。在简单的盘查后就释放了我们。

然后，因为莱纳表示“事后处理就全交给我吧”，所以我也就把事情全丢给他了，我们就像逃跑一样，通过《Connection》从弗茨亚茨转移到了佩艾希亚。

当然，我们一回到佩艾希亚城，露洁和古奈尔就十分严肃地命令我们离开。

我也不想让好不容易复兴起来的佩艾希亚城再次崩坏，所以马上决定去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麻烦的平静之处。

我选择的地方就是『Living Legend 号』了。

利用协助佩艾希亚复兴时散布于各地的《Connection》，我们转移到了船上，然后把船开到了即使使用范围魔法，也不会害死别人的海上——为了让大家能冷静的进行对话而在房间里集合了。



——然后，就到了现在。

尽管人在抽抽搭搭，但偶尔也会窥视我这边情况的斯诺。

清理着洒落的茶和杯子碎片的缇亚，其旁边像是安静的睡着了一样，释放出诡异魔力的阳滝。

房间里充斥着仿若能使人醉倒的浓密魔力，似乎

会因一点对话的火花而爆炸。

如果走错一步间就不知道情况会变成什么样。

我不但流着冷汗，连脉搏数也上升了。

只是，我和一年前那时候不同了，并不会一动也不能动。

我们也在一天天的成长。

当然，我说成长的并不是指的等级。

虽然技能『???』升华为了技能『最深部的契约者』，但这也不是我自信的依据。

不只是我，拉丝缇娅拉也好缇亚也罢斯诺也是，大家都在一点点地向前迈进。

拉丝缇娅拉和缇亚摆脱了自己心中的另一个人格的影响，斯诺则是花了一年时间克服了自身弱点。

所以，不可能会和以前一样。

所以我自然是一副自信满满的表情。

并且不仅我是这样想的，旁边的拉丝缇娅拉也带着同样的表情，向前走了一步。

“涡波，这里就交给我吧。我也有责任。”

身处于令人发麻的凶恶魔力中，拉丝缇娅拉决定先开始行动。

我相信着拉丝缇娅拉的意志和力量。

并因为今天这事，使这份思念变得更强烈。

既然拉丝缇娅拉说了“交给我了”……我就没有二话的点头，决定注视着她们。

“谢谢，涡波。”

拉丝缇娅拉对我表达感谢后，就立马靠向了斯诺。

她先靠近到斯诺身旁，然后弯身屈膝，将视线拉到同一水平线后，温柔的说道。

“斯诺……能稍微听下我的话吗……？”

说实话，我对拉丝缇娅拉要说的话也有点兴趣。

我个人认为，目前这状况，我们没有任何话能开解斯诺。不管怎么说，以斯诺看来先前在『十一区十字路口』发生的告白——既是我拒绝了斯诺的爱意，拉丝缇娅拉夺走了她的所爱之人，除此之外

不作他想。

不管我们两人说什么，现在的斯诺也完全不可能接受。

“不要哭……没事的，斯诺你还有我在啊。”

拉丝缇娅先是伸出手来，温柔地拉起了斯诺。

但是，就算斯诺站起来了也无济于事，她仍然没有停止啜泣。她有着的是无法靠常见的温柔话语改变的情感。

拉丝缇娅拉也明白这点吧。

所以她没有继续说出温柔的语言，而是默默地抓住哭泣着的斯诺的两肩，从正面笔直的注视着她

的脸。

斯诺哭泣的脸庞和拉丝缇娅拉的认真的面孔相对视。然后——

“——我喜欢斯诺。现在的话，我可以清楚的说出来。我到现在也无法忘记，在那『舞斗大会』上的交谈。我真的很喜欢你啊，斯诺。”

她继续着无比唐突的『告白』。

因为现在的斯诺完全不可能接受我们的话，所以拉丝缇娅拉就通过全力投球般的话语进行特攻。她发动了让我后悔信赖，并把一切交给了她的突击。

“诶，诶……？”

斯诺果然变得比我还要困惑。

哭泣都一时中断了，脸上冒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但是，拉丝缇娅拉对此毫不在意。

她又向困惑的斯诺，猛地靠近了一步。

本就接近的距离，再一步缩短，她俩的脸更是近的一塌糊涂。

“我从格连那听到过有关斯诺的事啊。回想起来……自初次相遇的时候开始，我就一直被你所吸引吧。”

她在惊人的近距离下继续着告白。

花心……我不这么认为。

但是，她用今天才对我表白的同一张嘴，向别人说出了相同的台词。

就算减去对方是同性这一点，因为这第二次的『爱的告白』，肯定会让那第一次的告白分量变轻啊。

“拉丝缇娅拉大人……？”

因为拉丝缇娅拉步步紧逼过来，斯诺不得不跟着退后。

其最终结果就是，她被推到了房间的墙壁上，而拉丝缇娅拉将关键台词一样的话语，在斯诺耳边私语道。

“这么说来，斯诺的『英雄角色』一席还是空缺的吗？”

然后她一只手咚的撑在墙上，用另一只手挑起了斯诺的下巴。

可能拉丝缇娅拉参考了自己喜欢的恋爱剧中的男角色吧。

所说这是一个有点幼稚而拙劣的诱惑，但问题是做出这事的拉丝缇娅拉的脸太过工整了。

当然有因为就是按这样的模样制造的原因，不过，可以明确的说她是联合国最漂亮的女性吧。更可怕的是，那不讲理的魅力中，也掺杂着些许男性部分。

虽说真的只混杂了一点点的部分。——尽管如此，

就能轻松凌驾于这一带的有魅力的男性（帅哥），因为她这能多说无益的俘虏女性的魅力，所以拉丝缇娅拉被弗茨亚茨的国民称为现人神。

这样的拉丝缇娅拉凝视着斯诺，说道。

“我向你约定。从今以后，无论何时我都会保护你的。所以别再哭了”

如果是常人的话，会连思考的余地都没有，就点头了吧。

拉丝缇娅拉有着不容分说的存在感。

只要是这个人的话，就能放下心来的，强大的存在感。

那是种能抹去脆弱的想法，支配他人的力量——但斯诺却摇了摇头。

“不……—”

即便还处在困惑之中，但她还是对这点发出了否定。

“——没有必要。我已经不在期望方便的『英雄角色』了.....我明白了，这个世上是并不存在，那种方便的东西的。”

“.....确实可能是这样呢。但要是我的话，我想我能一直将那种方便的英雄演到最后哦。直到斯诺满意为止，一直演下去。因为我的兴趣是『英雄角色』啊。”

对于斯诺展现的强烈意志，拉丝缇娅拉也一如既往给出了回应。

尽管这无异于会令斯诺堕落的诱惑，但拉丝缇娅拉确实所言由衷。

我明白，拉丝缇娅拉所做的一切都毫无虚假。她向斯诺提出的这个提案是出自真心，她刚才对斯诺说出的『爱的告白』也是出自真心。

斯诺也知道这点吧。

虽然没有长时间的来往，不过，拉丝缇娅拉的本

质很简单易懂。

拉丝缇娅拉就 · 是 · 这 · 样 · 的 · 家 · 伙。

如果她决定敞开心扉面对的话，就会做出这种事的家伙。

正因为如此，斯诺不能接受这认真的提案。

她停下了直到刚刚的，想要我们管她的哭泣，认真的回答道。

“是的.....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想，拉丝缇娅拉大人一定会到我死为止，都扮演着我的英雄吧。但是不行啊。那个角色不是涡波来当就不行啊，正如拉丝缇娅拉大人告诉我的一样。只有涡波是我的『喜欢的人』啊。”

“.....这样啊。果然我还是不行啊。有点不甘心。”

拉丝缇娅拉高兴地听着斯诺的拒绝，然后终于往后退了一步。

恐怕拉丝缇娅拉是打算，如果斯诺真的成为了自己魅力的俘虏，就会全力安慰她吧。

但是另一方面，她也确信事情不会变成这样。

如果是斯诺的话，她相信她能振作起来。从她的反应可以看出，她这是在信赖下做出的诱惑。

看到这毫无那种想法的拉丝缇娅拉的反应，斯诺愤慨的说道。

“不，不甘心的是我这边啊！这次，是我输给了拉丝缇娅拉大人！我喜欢的人被你抢走了……！老实说，非常不甘心……！虽然不甘心——”

那个愤慨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她话语的最后又变得柔弱起来。

也许，这是斯诺真正的心声吧。

“不过，说实话，原因，我已经做好了会变成这样的觉悟了……从很久之前，我就知道了涡波喜欢拉丝缇娅拉大人……”

她毫无掩饰的对拉丝缇娅拉说出了这些话，像是把自己的一切软弱都暴露出来了。

这也是因为她，在另一种意义上信任着拉丝缇娅拉，所以说出了真心话。

斯诺保持着强烈的意志，反过来向拉丝缇娅拉恳求道。

“对不起，拉丝缇娅拉大人。我还没有放弃。我现在仍然在想，总有一天涡波会对我说出喜欢。这样的我.....还能留在你们两人身边吗？我明白，有我在一旁一定会带来麻烦！虽然明白，但就算只有一点机会，我还是想要努力！能再让我待在你俩身边一会吗！”

斯诺不接受拉丝缇娅拉成为自己的『英雄角色』。不仅如此，还有可能会变成拉丝缇娅拉的敌人。即便如此，她还是说希望待在一起。

现在她也有着懒惰的方面，对于认真去做某件事

仍然感到心有余悸。

但是斯诺说，她仍想挑战。

看到她这努力的样子，拉丝缇娅拉——

“啊啊，斯·诺……！”

——爱怜地呼喊着她的名字，连脸都红了。

她看到了斯诺的样子后，变成了被我告白时同样兴奋的模样。

然后，拉丝缇娅拉随即高兴地抱住了斯诺。

感觉她带着满溢的感情，就这样扑了过去。她不顾吃惊的斯诺，用力紧紧抱住她，并继续编织出了话语。

“希望一直在一起的人是我这边啊，斯诺。我还想拜托你啊……！”

“诶，诶诶……？”

斯诺因为她这意料之外的反应，十分困惑。

她一定是想象了，因为发出了挑战书，氛围会变

得十分紧张吧。

但是，现实却相反。

拉丝缇娅拉却变得不能更开心了。

我是知道，其原因的。在今天的，『告白』时我就知道了。

拉丝缇娅拉迷恋着斯诺。

正因为她知道一年前的斯诺，所以才会更觉现在成长的优秀的姿态魅力无穷。她被懒惰的斯诺一点点前进的物语性（剧本）所吸引，所俘虏。像往常一样坏习惯全开了。

“一直在一起吧，斯诺！而且正如斯诺所说，现在放弃还早呢。早的很啊。从现在开始，才会变得更激烈啊！”

所以，拉丝缇娅拉会对她的提议举双手赞成。

岂止如此，还一直鼓励着她，所以斯诺冷静的询问着真假。

“哎，从现在开始吗.....？不，虽说我不会放弃，但是老实说，这根本是难看的挣扎啊.....因为，两人都在『十一区十字路口』哪里进行过『告白』了——”

“斯诺，你能说下联合国莱文教规定几岁起可以结婚吗”

“可以结婚的年龄吗.....？嗯从十二岁开始.....？”

“我，才四岁啊。还有八年时间。”

“诶？”

她已经开始畅所欲言了。

斯诺已经无法接受，拉丝缇娅拉这连续的粗暴直球。

“嗯，啊，是。确实.....就是这样。但是，已经.....”

“我和涡波目前还只是说了相互喜欢哦？只是这

样哦。物语还有着转折的余地哦？”

“还有着转折的余地……吗？”

现在斯诺体会到了。

拉丝缇娅拉真正的异常性。

会连自己的人生都当做一本随处可见的书一样对待，衷心的希望其剧本还有戏剧性（Dramatic）的展开。只要有戏剧性的话，不管什么东西也会高兴的接受。

“所以，那个……就是说。只要斯诺不放弃，从我这把涡波……抢，抢走，不就行了吗……？”

而且，还说了出来。

在一旁听着的我和斯诺都陷入稍微的无语状态了。

如果只看这台词的意思的话，听起来是很不舒服的吧。

像是带着煽动意味的挑衅。

但是，拉丝缇娅拉是真心的。真心的鼓励着斯诺。即使，我被抢走了，那么这样也很好——她就是如此的不重视爱情。

拉丝缇娅拉完全不压抑自己，一个劲暴露着自己的真心。

她在一年前还没如此严重。

就算对玛利亚和斯诺应援，也是在常识的范围内。

但是，因为跨越过了今天的『告白』，在拉丝缇娅拉的字典中，自重这个词语已经消失了。

因为她跟缇娅拉约定了一定会获得幸福，所以她自己全心投入在自己的爱好 癖好上了。

其结果就是，拉丝缇娅拉像是表达着自己的热情一样张开双手，像解说着物语一样，灌入感情讴歌道。

“——一定是因为是斯诺，所以我可以接受。斯

诺有着如此程度的魅力。你有着足以成为物语中心（The main heroine）的魅力。现在我仍清楚的记得，那一年前的物语。你那英勇而疯狂的姿态和呐喊。然后，我也知道在这一年中斯诺经历的苦难。从这全部物语看来，我从心底觉得，斯诺是与涡波相称的孩子。所以，即使被你夺走了，我也能满足——”

“稍、稍微等下，拉丝缇娅拉！”

我不由得阻止了她。

感觉顺着这势头发展的话，我就会被甩了。

今天才开始交往，今天就变成要分手的势头了。

拉丝缇娅拉像是察觉到了我的焦虑一样，她接着说道。

“……当然，即便变成这样，我也不会离开涡波哦？我和涡波会一直在一起，两个人都会得到幸福，这是向母亲大人发誓了的事啊。不管怎样，

我都会一直追赶着涡波。就算涡波说讨厌我了，我也会一直一直注视着他。——我会和涡波一直在一起”

她这次又红着脸，面带笑容的说了这些话。

现在，我清楚的明白了，我和拉丝缇娅拉所说的『在一起』的意义是不同的。

我的意思是住在同一个家的家人，拉丝缇娅拉的意思是在同一个舞台表演的共同演出的人。

虽然不是『告白』的进展不顺利，但还是我可能还要走一段很长的令人害羞的道路。

“——我是想和涡波在一起。但是老实说，我也想要斯诺。非常的想要。达到了想要从涡波那边夺走的程度”

接着，她说出了贪婪的想要夺走斯诺的宣言。

听到这话的斯诺，失去了刚才的气势，像最开始一样往后退了一步。

“说起来，拉丝缇娅拉大人……从以前，就说过最喜欢我了呢……”

“我是说过喜欢斯诺，因为你以前有各种各样很凄惨的遭遇嘛……是看就觉得可爱呢，还是别的什么呢……斯诺你啊，是有点和涡波相似的地方吧……？”

“果然是在那种意义上的吗……!？”
感觉到了自身危险的斯诺马上就想从拉丝缇娅拉旁边逃开。

但是，中途她的肩膀就随着啪的一声，被抓住了。

“所以，我想全力娇纵斯诺。以你会忘掉涡波的事的，全力。并且，根据情况我想取代他……!”

“哇，哇哇。”

然后，拉丝缇娅拉温柔的抱着斯诺，开始抚摸起她的头。

看起来她有着些许如同缇娅拉一样的包容力，

“斯诺，我们要一直在一起哦……到死为止，一直一直在一起哦……安心吧……不过，你现在感到各种各样的混乱吧。对不起，因为我们的错……如果想哭的话，就随意的哭出来吧。我会在你身边安慰你的……无论何时，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孤身一人的。和某个人不同，我是不会说谎。也不会打破约定的——”

“呜，呜，啊……”

不知为何要加上说我的坏话，拉丝缇娅拉像母亲大人一样娇惯着斯诺。

本就有着废人才能的斯诺，无法抗拒其温暖，不能挣开拉丝缇娅拉的拥抱。

只能听着从耳边传来的，没完没了的恶魔的诱惑，发出着呻吟。

“稍微悠闲的来度过时间吧……人生还很长啊。

有点耐心吧？没有必要马上干成一切事情啊。话说回来，我本来就非常喜欢涡波和斯诺啊，那会觉得麻烦，反而会感到高兴啊。对啊。什么时候，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吧？那会是非常快乐的日子哦。不是探索迷宫的伙伴，而是真正的家人。因为我们都没有父母。这样也不错呢？”

“拉，拉丝缇娅拉大人……！”

斯诺是神魂飘荡的眼神回望着拉丝缇娅拉，一边颤抖着一边呼唤着她的名字。

她已经不行了。

拉丝缇娅拉说着“乖乖”的抚摸着她的头，她像是摇着尾巴一样，很高兴地接受了。

结果是，斯诺终于屈服了。

“拉丝缇娅拉大人！涡波真的很过分啊！我都这么的努力了，却完全不喜欢我！！”

“是啊。涡波真是个坏家伙啊。正如母亲大人说

的一样，是最坏的家伙啊。”

不知为何我变成了坏人。

然后，拉丝缇娅拉因为把斯诺收进了手心，露出了得意地邪恶笑容。斯诺因为得到了会全力娇纵自己的体谅自己的人，露出了散漫的笑容。

“诶嘿嘿……”

这样子真的好吗，斯诺……

老实说，我忍不住惊讶，因为这一连串事件发展，斯诺竟然接受了的事实。

可以说，现在斯诺是在情敌的怀中撒着娇。

拉丝缇娅拉也一样，宠溺着怀中的情敌。

我不能理解，这两个人的价值观。

我眉间自然的皱了起来。

对我来说恋爱是——与『唯一一个命运之人』相结合。

绝对不允许做脚踏两条船之类的事。

赌上性命，也要让那个人获得幸福。

如果不能使想念的人获得幸福的话，就没有活着的意义了。

如果有了喜欢的人，那就要和这人『永远』在一起。

直到死亡把两人分开，这才是真正的爱。

对的，我是这么想的。

但是，这两人——

“好了。我很高兴，斯诺变得精神了！”

“是，拉丝缇娅拉大人！我平复好悲伤，能积极向前了！”

“太好了。啊，不过，你又用回敬语了，要好好改过来啊。”

“嗯！对不起，拉丝缇娅拉！我们是伙伴啊！”
她俩真的关系要好的牵着手。

我明白只要有着各种各样的人，就会有着各种各

样的人际交往关系。

会因为时代和出生地的不同有着差别，有时是会遇到让人惊讶的文化吧。

我的眉间皱纹愈发加深了，但我马上就放弃。

和我不同，两人已经接受了这事，看起来也很幸福。

我不想对此说出冷酷的话语。

斯诺交给拉丝缇娅拉就没问题了吧。

准确地说，两人的相性是比任何人都要搭配。

如果相遇的方式不同，可能拉丝缇娅拉就真的成为了『只属斯诺一人的英雄』——她们的相性真的很好。

我先把这两人放在一旁，把目光转向另一个伙伴。

那就是配合斯诺的闹事，在『十一区十字路口』处默默释放了魔法的缇亚。

看起来缇亚目前坐在桌子旁，盯着那两人。

我判断并不应该让拉丝缇娅拉和她谈话，而是该由我来和她谈，于是我发出了声音。

282. 拉丝缇娅拉的野望

“缇亚觉得怎么样……？”

能够说通两人的话语不一定对缇亚也有用。

他所能接受的范围的大小还是不要和斯诺相提并论比较好。

“不，没什么……。因为那种男女关系并不是十分明白……。虽然刚才头十分的痛但是现在没有关系了……。”

对于突然地搭话，缇亚多少有些慌张背过脸回答、

为了不重蹈覆辙一丝丝变化也没放过用 ‘Dimension’ 观察着。

“我和斯诺不同。我对涡波的追求并不是爱恋一般的。我是和涡波定下了一同探索迷宫的伙伴……想要在一起仅此而已。”

缇亚表示自己并不希望过多。

以及，转过脸对我们表示了祝福。

“我觉得你们很合适。拉丝缇娅拉是个好人这件事我也是知道的所以没有意见”

以没有阴影的笑容说道。

听起来像是真心话。

乍一看貌似她很冷静。

缇亚是那么的纯洁无垢貌似并不持有负面感情——不由得让人这样想。

但是，并不是这样，我是十分清楚的。

“那么那个……缇亚的‘我’的部分真的这么认为吗”【之前的我是俺，此处是私】

“……”

从缇亚内心深处敏感的部分入手。

理所当然她阴影处的笑容已经凝固。

先前的‘没有意见’对于缇亚来说一定是真心话吧。

但是，与此同时也保有着相反的感性一定没有错。所以，缇亚的第一人称用的十分的混乱。

正中下怀一般缇亚的表情崩溃了，放弃般的告白了。

“.....是呢。涡波说的有道理。抱歉，涡波。想要用耍帅的样子糊弄过去。果然，我不想放开涡波的手。看到就你们两个变得卿卿我我的样子.....有点讨厌。可能‘我（私）’嫉妒的难以忍受。”

保守的用了‘有点讨厌’这句话，实际上并不是一点点。

这一点从缇亚身体里漏出来的魔力就可以证明。停止了抖动的缇亚，身体里那庞大的魔力被解放。就像以前一样，那份魔力将我包围——抓住了。

我现在正是在那捏碎血肉般的魔力中冷静的持

续着对话。

“这一年，我详细的记得自己是迪亚波罗·西斯的事情……。虽然使徒西斯真的是让人讨厌的家伙，但是她和我的双亲不同会做一些像是双亲一般的事情……。我是这样觉得。多亏了她，我懂得了如何与我“与生俱来的力量”相处的方式。说实话，仅仅只有我一个人的话什么也做不到。涡波不在的话，我就不行啊……。变得不行了啊”缇亚一边笑着一边称呼西斯为双亲，诉说着自己的宿命。

这次阴影的面庞也终于笑了起来。可能是疏远自己那无可奈何的宿命陷入了强烈的自我厌恶。

“不论两人有没有成为男女关系直到地狱底层我一定都会跟去的。到死我都会把涡波牢牢抓住吧。用这手，永远，永远。”

缇亚也像斯诺一样表示了自己的立场笑着谢罪

了。

“所以，在此先道歉了。不好意思。大概我会因为各种羡慕嫉妒妨碍你们的”

那份谢罪，是对于现在这样由于技能 ‘过捕护’ 而造成的魔力暴走吧。

缇亚的魔力具有不论何时从背后被魔法击中都不奇怪的不安定性。

就算如此，缇亚与斯诺不同做出了就算没有许可也会跟去的宣言。

对于那份，抚摸着斯诺的拉丝缇娅拉做出了回答。

“嗯，没有关系。缇亚没有错”

否定了。正直的向缇亚看去，传达给斯诺的话同样也想传达给缇亚。

“谢谢，拉丝缇娅拉。‘我’ 已经无可救药的被涡波抓住又将涡波牢牢抓住了吧……。就是这般

状态吧。”

看着自己的魔力充满的房间自虐意味般的起了肩膀。

对着那样的缇亚拉丝缇娅拉断言道。

第三回合无节操的‘告白’开始了。

“我可是很喜欢那样的缇亚哦？之前和塞拉三人探索迷宫就这么觉得了，缇亚那不安定性也罢全都喜欢哦”

“.....会这么说的只有拉丝缇娅拉而已。就算是当今世界也就这么一人。那个时候也没有舍弃我真的十分感谢。我也喜欢拉丝缇娅拉哦。”

缇亚给予了回应。

缇亚对于拉丝缇娅拉的想法也和许许多多吧。但是，两人的笑容传达着好意，互相帮助，互相容许。

同时缇亚溢出的魔力萎缩了。一定是互相吐露真

心诉说不安而得以一时间的跨过了心坎吧。

就这样，于‘十一号十字路口’暴走的两人的杀气得以消散了。

与海上旅行相称的轻松愉悦的气氛在船中扩散开来。

我松了口气不由得回想起了一年以前。

一年以前的话绝对是不敢想象的光景。

那个时候时刻能感觉到死亡的气息。

那份全员都拥有的危机感。让人不由得觉得如果我和拉丝缇娅拉交往的话一定会出现死人。说实话，现在得到了证实。

但是，现在跨过了那个死线。

虽然漫天杀意横飞，但是确实跨过了。

并没有那般一触即发的样子，接着拉丝缇娅拉大大的叹了一口气。

但是，这个叹息与我所理解的完全不一样。

我认为是安心的叹息但是那是恍惚的叹息。

“哈……。啊啊，还是这里舒服啊。真好啊。胸口砰砰的跳……。这走钢丝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平衡感。怎么说呢，两人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感觉。明天不直到会发生什么的感觉！果然只有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啊……。！！”

现在拉丝缇娅拉不由自主的——期待了起来。

两人该干什么而期待着。

我们三人说了许多漂亮话，但拉丝缇娅却完全没相信让我们微微有点吃惊。

但是我认为拉丝缇娅说的有道理。

缇娅和斯诺就像是想到了什么一般，连声音都颤抖了。

“不，我变温和了哦？！我认为魔法的控制也变得上手了，暴走什么的差不多也能控制了……？！……大概。”

“w，www我也变了哦？！已经从魔法窃听毕业了！点到为止了！”

证实着绝对不会违背期待的两人让拉丝缇娅的笑脸变得更加有精神。

“嗯，我相信着你们！”

那份‘相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毫无疑问，一定是相信他们一定会闹脾气吧。

这份笑脸一定是这样的。

我被拉丝缇娅那一成不变的惊险狂热惊到了。

同时也回忆也涌现了出来。

最开始，相遇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

对玛利亚那朝气与努力的挑战露出笑容守护着，那时候拉丝缇娅还说有着谁受到致命伤之前绝不出手。

那之后遇见了各种事情导致拉丝缇娅的本质变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拉丝缇娅开始贪婪地持续追逐着自己的理想。

十分快乐的，有成功也有失败的，也有数次出入鬼门关的——但最后大家一定会以笑颜迎来结局的物语。

将那种只能称之为危险思想的野望私藏起来的拉丝缇娅最后向我指话了。

“抱歉啊，涡波。我的完成哦。对于我而言的‘完美’。”

就算是我一不，就算是恋人做对手，也不允许妨碍这个梦想一般的挑战者的表情。

这份意志人感到将斯诺的依存，缇娅的技能对象，我的恋心全部顶掉一般坚定。

“啊啊，因为毕竟这样的约定后告白了……所以我会努力去理解哦”

拉丝缇娅就是这样的家伙啊，今天又在此深刻的了解了。

但既没有否定的打算也没有矫正的意思。

想要传达那份意志的拉丝缇娅呼唤了一名同伴的名字。

“……那么，还剩下玛利亚对吧”

就像呼唤最爱的恋人的名字一般热情的将那个名字叫出了口。……………

接着，向房间的窗外看去。不，准确的说是窗户朝向的海那边的所在的“本土”才是。
“当然会分走，和从波彼身边将大家夺走这种事情，少了玛利亚什么的完全想象不出来啊……。好想早点和玛利亚汇合啊……”
对拉兹缇娅而言玛利亚很特别吧。

“是呢。不论如何，先要去玛利亚和莉帕所在的“南方”啊。记得，塞拉也在往那里赶？要抓紧了……虽然想这么说，因为是海上旅行所以想急也急不了就是了……”
可以看出在波彼的地方和别人不一样。

现在我们正向着“本土”的“南方”侧面行进。
我们并非朝着“迷宫联合国弗兹亚兹”而是“本土弗兹亚兹”的海港前进，打算直到首都为止一路直行。
那里与作为开拓地新兴起来的联合国不同，那是拥有千年历史的真正的大都市。不单单是这片大陆而是这个世界最大的都市——俗称『中央大圣都』这样称呼的场所。恐怕玛利亚他们就在那里。

“虽然想快一点但是只有这个也无奈何啊。”
“啊啊，今天也这么晚了也是无可奈何啊。……今天真的发生了许多我也累死了。大家，差不多该睡了。重要的事情差不多都说完了，剩下的明天再说吧。”
我提笔今天就这样结束吧。

早上是和维文西娅的仆人们的会议，中午是弗兹亚兹的告白大会，晚上是和斯诺维亚的战斗，晚上则是“living legend号”出港。
说实话，不仅仅是我全员应该都相当疲劳了这是毋庸置疑的。

没有一丝反对，全员都表示赞同。
“是呢。差不多该睡了。”
“尽情的打了一架尽情的哭了一场好困……”
拉兹缇娅和斯诺带着轻微的摇晃行动了起来。

维亚也站了起来，想午睡的阳流伸出了手。
“请派，阳流就交给我吧，我能“过捕护”也在想在一间房间睡。”
“……是哦，那就交给你了。”

虽然多少有些迷茫，但是我还是让阳流和维亚同室了。
这一年两人一直在一起，这里我任性的强行分开他们有危险说不定。可以的话，想要在阳流身边以防万一，这里还是放弃这个想法交给维亚比较好。

就这样，决定就寝的我们在昏暗的船舱纷纷告别向着一年前的个人房间移动。
到达了曾经的空间，打开门，与一年前一抹一样的光景映入眼帘。
最后一眼看到的家具和小物件就那么放置着，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一股安息感涌了上来。

感受着这份安心我背向床放松身体任由重力的影响倒了下去。
接着，朝大大的吐了口气。完全是治愈身体疲劳的体式。
呼呼……

轻轻的闭上眼，我回忆起了今天发生的事情。

本来想要在睡前反省今天的一天.....在反复的回味中只有一小部分被拉了出来。

那是缇娅拉的最后。

在发动了十分复杂的强大魔法 ‘再诞’ 之后，缇娅拉就消失了。

那个瞬间，一直附在眼睑内侧挥着不去。

缇娅拉是发自真心挨着拉丝缇娅拉。

那个光景就好像是真正的母女一般、诞生的时间差了这么多，外观也完全不同，但是魔力和言行举止都是如此的相似。

都是那么的勇往直前，不择手段的强迫他人，确实确实从中感觉到了名为血缘的东西。

那就是双亲对于孩子的 ‘爱’ 吧。

——内心深处，那份淡淡漆黑感情浮现了出来。

同时突然间想起了一个人。

那是在迷宫时见到的第六十层的守护者 ‘光之理的盗窃者’ 诺斯菲。

她也是这样。

虽然措辞用语完全不同，但总觉得和缇娅拉以及拉丝缇娅拉是那么的相似。

偷看缇缇的记忆时，诺斯菲有着弗兹亚兹这个姓的时候我就感到了。

诺斯菲与我们一定有各种各样的联系。

我有这种预感。

以及，我对诺斯菲的出生十分在意。

在哪出生，年幼的时光是如何度过的，为什么被选为 ‘理的盗窃者’ 。

诺斯菲，为什么，变成那样都——

“——！”

我从床上飞了下来。

感觉到有人正在靠近房间。

与此同时，窗户响起了咚咚的叩击声。

“——涡-波-，来-玩-吧-”

就好像嘲笑我像个笨蛋一样把手伸向剑的声音响了起来。

察觉到那个声音的主人，我解除了警戒。

“诶，诶诶……？为什么啊……，刚才不是说要睡了吗……？”

随着窗外响起的声音，访问者用灵巧的动作从窗户进到了室内。

就像之前一样，同伴们貌似都不知道房间有门这种东西一样。看来我们拿窗户当出入口已经是命运的样子。

“嗯，抱歉。回到房间才注意到，总觉得睡不着……”

拉丝缇娅拉挠着脸颊进入了房间。

回了一下房间之后就直接到我的房里来了的样

子。

“睡不着……？”

“啊-嗯-……。咳。我们告白之后，今天就开始纯洁交往了是吧？”

“啊，啊啊”

突然拉丝缇娅拉咳嗽了一下摆出了殷勤的态度，以十分认真地表情问了过来。

那个认知没有错误。如果今天的告白不作数的话搞我一定会当场哭出来。

我点点头，拉丝缇娅拉露出了和告白时同样通红的脸颊感觉很害羞一般从口中说出了某个单词。

“涡波，去约会吧”

“约，约会——？”

【约会】

通俗来说就是男女两人外出。

指的是一对男女一同出游在我的世界是广为人

知的常识。以及，这应该可以认为这在异世界也是同样的常识。也就是说这是一份邀请。今天，这个时间，拉丝缇娅拉希望我一同出游的邀请。

“嗯，约会”

拉丝缇娅拉微笑着，重复了一遍。

在原来的世界曾听到过好几次，但也只同妹妹进行过的约会这样的单词在脑内回响。

先前采取的那微妙的强硬态度是因为觉得邀请我去约会很不好意思吗。

一边为我的女朋友居然有此般上等的羞耻心而感到震惊一边提出反问。

“诶，什么时候.....？”

“就是现在！约会！就我们两个人！”

我的疑问让拉丝缇娅拉更加精神，并且变得只有单词往外蹦。

脸颊泛起了清晰可见的潮红，鼻腔膨胀，气息也

很乱。

那个样子，就算‘表示’显示兴奋状态也不为过。

“没关系吗？不困吗？”

“那个，虽然感觉很困……但是完全睡不着。不可能睡得着！因为，今天真是尽是快乐的一天……。和母亲相会，被涡波告白，又可以和大家一起去冒险了……！已经高兴地受不了，身体完全冷静不下来——！！”

就像明天要去远足而兴奋的睡不着觉的小孩一样，喘着粗气诉说着理由。

眼前的这名少女，本来应该只是个个子到我的腰部左右的四岁小孩，不由得想到了这样的光景。

接着拉丝缇娅拉最后强调了一遍。

“所以说，走吧！今天，现在！像对恋人一样，约会吧！！”

忍到明天什么的做不到现在就要一般叫着。

对那份邀请，我先抛出了之前对话的矛盾点。

“不，我记得之前好像说要把机会给斯诺和缇亚的来着……？貌似还有时间吧……”

“嗯，说了”

“明明说了那样的话，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完全的说过算过。

但是，拉丝缇娅拉对于自己的行为没有迷茫的答道。

“确实，我对缇娅他们说就算把涡波抢走也没关系。但是，我认为这并不代表的我要放手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物语啊。之后缇娅他们尽全力拉近与涡波之间的距离？好不容易成为了恋人？——不对哦。我认为那是不对的。”

拉丝缇娅直直的看着我的脸。

对于自己的行为，如是说道，不后悔，不忧虑，毫无背德感，什么都没有。

真是和她相符的堂堂正正的无慈悲的暴力。

“我绝对不会放手。正因为希望大家也都得到涡波的爱，所以我也全力和涡波交往。我认为那才是正确的”

微微感到头晕目眩。

伴随着头晕目眩——害羞，高兴，不安一同向我袭来——渐渐将我的睡意吹走了。

“所以说，让我们去交往之后的第一次约会吧？”

拉丝缇娅再次提出邀请。

从窗户透进房间的月光照射在背后，璀璨的头发反射着月光，黄金瞳的少女妖艳的笑着。

拒绝这份邀请的技术我并没有。

真是悲伤，一天两天的通宵已经习惯了的样子。

“……那么，走吧。但是，去哪呢？有‘Connection’的话基本哪都能去，晚上的话不会有很大限制吗？”

“不用担心，实际上已经定好了。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拉丝缇娅用鼻子发出呼呼的声音自信满满的提案道。

第一次约会的计划——

完

283. 约会

奔跑着。

脚下的泥泞让行走变得困难，弄掉泥浆时的声音很是聒耳。

此时此刻，我正奔走在一条如下水道般阴暗潮湿，散发着强烈异臭的回廊中。

这是离迷宫的『正道』稍远一些的一处特殊区域。在与体长远超两米的大蜈蚣擦身而过的瞬间，我把剑横向一挥。

蜈蚣形怪物发出临终的悲鸣后当即毙命。

被横向两断的怪物化作光粒飘散而去，留下一块魔石。这虽然被我通过《Dimension》看在眼里，但我没有拾取掉落物品而是继续奔跑。

不值得为一只杂鱼浪费时间。

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湿地区域的 Boss，PhobiaFly。

在数百米开外的前方坐镇着一只人类大小的苍蝇型怪物，这已为《Dimension》所把握，我喘着粗气朝该方向全力奔跑。

「哈，哈，哈——！」

但是速度却不够。

时间也不够。

当然，把 Boss 打倒这件事可谓轻而易举。

在十层这样的地方，不管是什么怪物我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地给它干掉。

我所说的不够，指的是自己跟奔跑在前方的拉丝缇娅拉之间的距离。

这次约会的目的是：追上拉丝缇娅拉，抓住她并且超到她的前方，如此这般。讲道理我完全不能接受，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变成了这样。

前方的拉丝缇娅拉跟我一样全力奔跑，气喘吁吁地笑道：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这就是情侣之间一定会有你追我跑吗？这个、你追我跑真的是好东西对吧！？」

不好。

一点都不好。

把听到约会之后感到炒鸡期待的我的兴奋还回来。

然而拉丝缇娅拉并不给我出口抱怨的工夫，率先跑完了剩下的数百米，抢在我之前挥剑砍向区域 BOSS PhobiaFly。

战斗只持续了一瞬。

等 PhobiaFly 察觉到急速冲向自己的拉丝缇娅拉的时候，它的身体早已纵向断成了两半。那全力疾走的势头伴以力量跟『天剑诺亚』锋利的加持，铸就了惊人的攻击力。即便是区域 BOSS 也全无招架之力。

就跟先前击毙后放着不管的虫型怪物一样，BOSS怪物也消失了。

在光粒中站定不动的拉丝缇娅拉向我炫耀起自己在这场追人游戏中斩获的胜利。

「好！是我赢了！」

过了数秒后我才追上她，气喘吁吁地陈情道。

「不，这不是追人游戏吧.....不如说，这连约会也算不上吧.....」

约会地点选在了迷宫这件事，到现在我也没能接受。

拉丝缇娅拉一进迷宫，就说什么来玩追人游戏吧~，还「呼呼呼，抓得到的话就来抓我吧」以毫无起伏的声调宣告出莫名其妙的话。另外，像游戏里的冒险者那样进行有时间限制的 BOSS 讨伐任务这个我也同样不能接受。

听到要约会的时候，我还以为一定是在船的甲板

上聊聊天，用《Connection》去夜晚的街道一起散散步什么的呢。谁料现实却如此严苛。

我的这种不满她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不，绝对是知道的拉丝缇娅拉满面春风地道出了她的感想。

「啊、约会真开心……！果然，这种才是恋人之间一定要做的事呢」

「如果这里是充满阳光气息的沙滩的话，我也没有怨言……」

「欸，比起沙滩这里不是更浪漫吗？不是更令人心跳加速吗？」

「那是因为不知道怪物什么时候会袭击过来所以才心跳加速吧」

配合着紊乱的呼吸，心脏也猛烈地跳动着。

再加上迷宫内的空气比地上更加稀薄，脉率无疑也比平时更高。

但无论多么令人心跳加速，跟沙滩相比之下，这个迷宫真的毫无风情可言。

第一环境本身实在恶劣不堪。鼻子从刚才开始就在遭受几乎令人发狂的异臭的侵扰，鞋子跟裤腿沾满了污水，充满了迷宫探索者特有的泥臭味。能把这说成浪漫的想必只有拉丝缇娅拉一个人了。

她这样的感性恐怕一生也不会改变——我也不希望她改变，于是在叹气的同时搁下心中的遗憾，说出自己对这个似乎很浪漫的追人游戏的感想。「唉……不过还挺意外，就算我拿出全力也没赢啊。虽然在爆发力上略胜一筹，可在持久力上却落了下风。」

「因为我唯独在身体能力上很有自信哦。只有这个我是绝对不会输的。而且拜母亲大人所赐，我今天的状态也很好」

拉丝缇娅拉把 BOSS 的魔石捡起来后丢给了我。

在此期间，我确认了一下双方的 Status。

【Status】

姓名：相川涡波 HP369/369MP1312/1312

职业：探索者

Lv29

力量 15.97 体力 17.78 技量 23.67 敏捷

30.00 贤能 23.59 魔力 53.78 素质 6.21

【Status】

姓名：拉丝缇娅拉 弗茨亚茨 HP923/923MP521/521

职业：骑士

Lv24

力量 22.12 体力 21.89 技量 12.56 敏捷

15.78 贤能 19.23 魔力 16.25 素质 6.50

获得了缇娅拉的力量，拉丝缇娅拉各方面的数值都提高了。

但她并没有因得到的力量而自满，反而探索起了新的课题。

「不过，只有身体能力的话是不行的吧。果然，没有拿手的魔法是应付不了与守护者的战斗的.....就是所谓的绝招呢。要有必杀技才行。」

在与『木之理的盗窃者』和『水之理的盗窃者』两人的战斗中折戟的拉丝缇娅拉觉得自己需要掌握必杀技。

就算身体能力非常优秀，物理层面的攻击终究有其极限。

如果是缇亚跟玛利亚的最大火力，几秒之间就能将城镇夷为平地，但全能型的拉丝缇娅拉是做不到这点的。

『理的盗窃者』基本上魔力都很强。

毕竟他们是强的足以及在名字里冠上属性的魔法专家，就连那个不擅长魔法的诺文，也切实拥有

魔法方面的绝技。

跟他们的真正的『魔・法』相比，普通的魔法是没有意义的，这点我也同意。

.....虽然同意，但也认为这世上有所谓适材适所的道理。

虽然这可能只是我站在游戏角度上的思考，但所有人都是高火力的魔法使的话，队伍就不平衡。「不，归根结底，拉丝缇娅拉自己一个人战斗的想法本身就已经错了哦，你专门负责游击和骚扰，把致胜一击交给同伴的话会更——」

「像那样独占帅气的地方就太狡猾了啊！我也想要喊出绝招打倒敌人！想在最后的最后全力地喊出来！」

「啊，啊啊.....是那方面吗.....」

我非常理解她的感受。

顺从自己的内心潇洒地『咏唱』，将大魔法的名

字痛痛快快地喊出来，这样的欲望我也有。老实说，我对此的渴望并不输给拉丝缇娅拉。

目前我输出最高的魔法、那恐怕就是《致亲爱一闪》了。这魔法本身没有不好。

虽然没有不好.....但这本来是诺文的招数，要说成是我的绝技的话会稍微让人歪头。

而且、这个《致亲爱的一闪》。

意外地外表很不起眼。(ps: 你说谁不起眼啦明明那么好用又强又厉害 Simple is the Best! 懂不?)
说穿了、那只是单纯地挥剑而已。诺文也说过，它只是把阿雷亚斯流的基础认真地挥出去罢了。虽然有莉帕在后面辅助的话倒另当别论，只有我一个人就变成只有行家才喜欢的演出了。(ps: 你那么不满有种别一个人用阿上次还不是爽用等到找回莉帕的时候再用啊)

特化了剑术跟辅助的我，不管做什么都缺少华丽

感。

恐怕拉丝缇娅拉也有类似的想法。

缇亚跟玛利亚那些像游戏一样充满着眼花缭乱的特效的魔法真的很令人羡慕，在一年前的船旅时期我就曾积极地试图模仿她们。

把大量怪物像割草一样一口气干掉的那种爽快感是只属于魔法的特权。只靠剑跟身体是做不到的。

「——嗯。说的没错，专属于自己的魔法是必要的啊」

「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学到呢。……嗯～，首先就只能踏实地提升等级吧？」

「说的也是啊……单纯模仿她们用一些照虎画猫的魔法是不行的，这点以前已经试过了……这次必须要好好编制出能活用自己长处的魔法啊」

「我的长处……嗯、样样皆通，身体是魔石人类，

通晓全部魔法，还有就是——」

我跟拉丝缇娅拉都找到了相同的目标，一边对此进行确认，一边在迷宫中迈步。

虽然我刚才抱怨过这才不是约会，但两个人在一起一边想必杀技一边走还是挺开心的。

很开心——还有，让人感到很平静。

只有说这些话题的时候，我们两个真的很合得来。

跟缇缇不一样，我们的品味很相近，所以给技能起的名字也不会有冲突。因为能够在兴趣上产生共鸣，所以只是说说话就能平静下来。

拉丝缇娅拉肯定也是同样的心情吧。

如果换做塞拉小姐和拉古涅酱，那是谈不了这种话题的。

拥有那样的才能还说什么绝招，到底在说什么奢侈的话啊，她们恐怕会一脸无语吧。如果去炫耀

自己拼命想到的绝招名，她们很有可能摆出一言难尽的表情。

我们一边尽情地谈论着一些只有我们两个才能共享的话题，一边在迷宫中前进。

在那途中，拉丝缇娅拉突然停下了脚步。

「啊，发现一只米诺陶洛斯。」

长着牛头的巨大人型怪物正待在我们的前方。

我用『表示』确认它的情报。

【怪物】赤之米诺陶洛斯：Rank20

是之前已有看过的信息。

与此同时，米诺陶洛斯已经在拉丝缇娅拉的手下身首异处。

「说起来，第一次跟涡波探索迷宫的时候也跟这家伙战斗了呢。有点怀念啊」

「彼时还是个有点危险的对手，可现在已经变得游刃有余了啊」

都已经说不上是战斗了。

捡起被秒杀的米诺陶洛斯的魔石，拉丝缇娅拉缅怀起了过去。

「那个时候玛利亚酱也在一起呢」

接着，她的表情蒙上了一层阴晦。

那是刚跟米诺陶洛斯战斗完的时候、那时的拉丝缇娅拉把玛利亚当做了碍手碍脚的累赘。虽然出发点是担心她的生命，但却高高在上地指摘玛利亚『素质』的不足。

但现在却变成了自己比玛利亚更弱、跟守护者战斗的话自己才是累赘的情况，这让她感到了讽刺吧。

对此，我在旁守望起了她。

拉丝缇娅拉可能是察觉到我在担心她了，黯淡的神情为之一变。

「没问题。我已经有缇娅拉母亲大人的陪伴了。很

快就会找到有自己风格的战斗方式的，涡波不用担心我」

她带着斗志昂扬的表情、若有所悟地宣告道：
「我会追上来的。肯定会追上来的。因为我想要站在玛利亚酱的身边——」

在跟『木之理的盗窃者』『水之理的盗窃者』『使徒西斯』三人战斗的时候，自己没能帮上玛利亚的忙这件事，一定让拉丝缇娅拉十分不甘吧。

「消极的话题就不说了。现在可是在高兴又快乐的约会中呢」

拉丝缇娅拉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后，改变心情走到了我的前面。我望着她的背影问道：

「我说，关于这个约会……这个真的是约会吗？走在这种地方，真的开心吗……？」

「很开心哦？跟被关在大圣堂相比的话，这不是当然的么。空气淤塞不堪，环境又暗又潮湿，还

有生命危险。不觉得很有活着的感觉吗?」

被我搭话后，拉丝缇娅拉回过头，露出了一如回答的朝气蓬勃的笑容。

「是，是吗。那就好」

既然她很享受那就不便去妨碍她，所以我没有反驳。

可是，想换个场所约会的心情就是挥之不去。

老实说，我对跟女孩子约会这件事是很憧憬的。

第一次的约会更是特别中的特别。因为会变成这一生的回忆，所以我是想好好制定一份无懈可击的计划的。在差不多高端一些的餐厅预约、两个人一起享受夜景，如此这般，选项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从原来世界的男性朋友们口中听来的约会，真的很让人羡慕，我有这种记忆。

当然，在这个异世界里，去景点和电影院之类的

地方约会在物理上是做不到的。不过找个地方逛街跟欣赏话剧这种程度则不成问题。

反正只要不是在迷宫里，那即便是这样的闲话也能聊得更津津有味啊——

「原来如此。涡波想说敌人太弱太温吞了对吧。我懂我懂。在这种低阶层里刺激感跟特殊事件不够是不是？」

「我才没有追求这种事，你是在明知故问吧？真是的」

见我表情微妙，拉丝缇娅拉说了很坏心眼的话。

「呵呵呵。当然，我知道。以前也说过类似的话呢」

拉丝缇娅拉把察觉到我的心情的事坦白了，但是她的脚步并没没有放慢。

「是啊，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呢……」

我也跟拉丝缇娅拉一样怀念起了过往。

以前，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到二十层附近时，也像现在这样起了意见冲突。

希望不断向迷宫深处前进的拉丝缇娅拉，以及追求割草操作的我。

那个时候，我们将彼此的方针折中，顺利地攻略着迷宫。效仿当时的流向，我也任性地提出自己的要求。

「拉丝缇娅拉，难得你这么享受，不过很抱歉……我想多做些有约会感觉的事。想要多感受一些恋人的体验。可能的话，不是刺激感那类而是酸甜系的」

「呼哧呼哧——」

拉丝缇娅拉把手放在下巴上，开始思考——接着很快就得到了答案。或许她一开始就想好了。

「你说的有约会感觉的事情，是像这样吗？」

拉丝缇娅拉站到我的身旁，牵起我的左手。

就像约会一样、就像恋人一样，手牵着手并肩而行。

如果这里不是迷宫的话，那这可谓是正中鹄的的答案。

突如其来的接触让我不禁有些紧张。

身旁拉丝缇娅拉也一样，她用颤抖的声音表示：

「这还真是.....相当的.....!!」

「嗯，相当.....相当不妙.....!!」

这约会范儿十足的展开让我大为感动。

虽然跟拉丝缇娅拉已经认识挺久了，但此时再像这样牵起彼此的手.....感觉真的很新鲜。

因为性能高得浪费的一众感知技能，自手掌那儿传来的信息被事无大小地灌进了大脑。明明平常都不在意的，唯独现在变得格外在意。皮肤的温度湿度、血跟魔力的脉率、以厘米为单位的肌肉活动、全都不可避免地技能观测到了。

这都是小问题，最重要的是女孩子肌肤的柔软——那吹弹可破的触感，让我的双颊泛起了红潮。

从旁来看，拉丝缇娅拉也跟我一样脸颊红透了。

「可、可以别那样看过来吗……」

耐不住我的视线，拉丝缇娅拉背过了脸。

意识到她动摇的真切，我提议道：

「……害羞的话不如算了？」

「不……不能算了。我要做。就这样、继续约会！」

主意已定的拉丝缇娅拉如此宣告道。

但我们此时在进行的的确不是约会，而是一场探索。

我要冷静地把其中的危险告诉她。

「不，虽然我也很想继续，但是……在这种地方我们两个各有一只手不能用的话、不会很糟糕吗……？」

「嗯——可是、这样的话、我们各自的要求、都

能好好实现.....」

拉丝缇娅拉兴奋得声调都高了起来。

确实是这样。

拉丝缇娅拉想要品味刺激感，我想做些有约会感觉的事。

而现在这样则能同时满足双方的条件。

在双重意义上，彼此的心跳都有加速。

「.....说的也是。既然这样，就暂时维持这个状态好了」

我接受了这样的牵手探索 (约会)。

姑且在心中附上了仅限游刃有余的低阶层的条件。因为今天我们不会前往四十层以下，所以只要避开 BOSS 就不会有危险。

「好，就这样再接再厉吧。」

于是乎，以稍稍带点自我限制的玩法的感觉，我们再次在迷宫展开探索。

只不过，走了几秒钟后，探索立马就有了生硬感。手牵着手的感觉削弱了集中力，让人不能专注于眼前的回廊。从拉丝缇娅拉那柔软的掌心里传来的温度、在我脸上点着了热量几倍于它的火焰。彼此心脏的跃动交织成一曲鼓动的旋律。就连感受彼此的呼吸也莫名的让人有些羞涩。

如果这是游戏，那我们就像是被上了命中力跟回避力大幅降低的 **Debuff**。当然，程度远不止于此。不单是肉体层面，就连精神层面也被上了负面 **Buff**。

但是，放手是不可能放手的。

因为我们渴求的就是这份高涨的热量。

就照这个势头跟怪物们战斗。

又是一个令人怀念的敌人。

二十一层的异形四臂怪物、狂怒者。

面对像猿猴一样咆哮着袭击过来的狂怒者，我们

打算从正面将之击破。

手牵着手，我用右手架着宝剑诺文，拉丝缇娅拉用左手架着天剑诺亚——在敌人手臂高抬的瞬间冲上去。

两个人的步调哪怕乱了一点，牵在一起的手就不得不放开了吧。然而，我们的步调是如此一致，堪称天衣无缝。

明明没有像莉帕还有缇缇那样通过『联结』做到心灵相通，可我们的动作却配合得滴水不漏。

找好狂怒者攻击的节奏，我们一齐向低位突进。在穿过敌人胯下的同时，我砍伤了敌人的右脚，拉丝缇娅拉则砍伤了左脚。因为双腿受创，敌人只得屈下膝盖，要害的位置随之降低。与此同时，我们转身挥出一剑。

即死。

我砍飞了敌人的首级，拉丝缇娅拉则将敌人的身

体一刀两断。

顺着放出一闪的势头，我们背靠背确认攻击的手感。

「哦！？可行性比我想的高啊！果然跟涡波的相性是最好的！」

「嗯。确实是出乎了预料，我也有点吓到了」

战斗是如此顺利，仿佛我们并没有牵住彼此的手。

经过更进一步的实践，我们发现这种战斗方式也不是那么糟糕。

虽然是感性偏离常人的我们才会有的想法，但手与手的接触能让我们准确地把握对方的行动。就算有一方产生破绽，另一方也能用力拉对方的手弥补失误。共鸣魔法也能更易施展，回复魔法跟辅助魔法也能同时照顾到两个人。

这种战斗方法可能不坏——以这个籍口为前提，

我们决定继续牵着手进行探索 (约会)。

虽然还不至于高兴得直蹦跹，但心情确实称得上雀跃。

途中，虽然跟被先前那只狂怒者的临终哀嚎吸引过来的复数怪物发生了战斗，但没有一只怪物是我们完美配合的对手，全都在擦身而过的瞬间被打倒了。

一边积攒魔石跟经验值，我们一边朝三十层前进。

利用炎热削减体力的熔岩地带。以硬度为卖点的矿石地带。一面跟拉丝缇娅拉闲聊，一面穿越曾经攻略过的迷宫，确认着自己的成长。

渐渐的，我们都习惯了牵手进行战斗。此时，拉丝缇娅拉一边砍倒水晶的怪物，一边向我搭话道：

「呼，终于来到三十层了。……啊、说起来。我们

不在的时候，涡波把迷宫攻略到了多少层？」

她提问的语气掺了些责备的味道。

对拉丝缇娅拉来说，迷宫探索是一大乐趣，结果却被我捷足先登，她会不满也不奇怪。

「完全攻略还谈不上，但到六十六层为止我大致上都已经了解了」

「诶、都到六十六层了吗……!？」

要抱怨的话真想你去找帕林库洛那家伙抱怨去。要不是在那里掉下去的话，我也不想攻略到那么深的地方。

「顺带一提守护者阶层的情报是……四十层是艾德，五十层是缇缇，六十层是诺斯菲。因为艾德跟缇缇已经消失了，所以六十层以外都能设置《Connection》，我们就先以那附近为目标吧。啊，说不定在六十六层也能设置……?」

「诶，哼～，这样啊。……话说，那之中我还没有

见过的守护者是诺斯菲吗？问你哦，诺斯菲给人以什么样的感觉啊？」

什么样的感觉.....？

被正正经地问到这个问题，我感到有些困惑。

最先掠过脑海的是『恶意』这个词。

至今为止，向我披露那样明确的敌意的人，她还是第一个。丝毫不掩饰自己是敌人的立场，无论何时都想让我感受痛苦。

不过我知道这不是她的全部。恐怕千年前发生过什么事扭曲了她。

但其中的过程我却想不起来，我对诺斯菲的过去谈得上一无所知。

无奈之下，我只能将基于自己当前所知的人物评价告诉拉丝缇娅拉。

「老实说，我也不是很清楚.....刚见面的时候，她是个优雅端庄、性格温柔、与『圣女』和『公主』

这样的词很相衬的女孩子.....但这些绝不是全部。那家伙易怒、执念很深、不择手段.....可是我知道这都是千年前被多次背叛，经历了很悲惨的遭遇的缘故.....」

拉丝缇娅拉认真地听着我的话。

看到她全神贯注的样子，我又讲得详细了一些。

因为对方是拉丝缇娅拉，我不会想着去隐瞒。

「千年前，诺斯菲作为弗兹亚兹的『南』之『御旗』统率着那一方的军队。她作战的目的是抓捕背叛到『北方』的始祖涡波。因为始祖涡波跟诺斯菲是.....那个，因为是夫妻，所以她应该是想追回逃跑的丈夫。虽然想不起来，但肯定跟我关系不浅」

我战战兢兢地讲出了自己和诺斯菲是夫妻一事。

这件事我倒也不是真心相信。不过，在这种时候总不能像找些「因为是一千年前的事所以失效

了」「只是可能曾经是夫妻而已」的借口让事情变得暧昧。

交往第一天就告诉女朋友说自己有老婆，我不禁流下冷汗。

接着，我诚惶诚恐地看向拉丝缇娅拉、

「——真・想・见・到・她」

结果发现她的表情就像一个对憧憬之人心荡神驰的女粉丝，对自己与诺斯菲的邂逅期待不已。从中觅不见丝毫的愤怒或是失望，岂止如此，她感到非常高兴。

啊啊，果然。

这家伙会变成这样呢.....

我小心翼翼地瞄着她的侧脸问道：

「那个，拉丝缇娅拉.....？我是觉得自己刚才说了相当惊人的话诶.....我跟诺斯菲是夫妇什么的.....」

「多亏了母亲大人，我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心理准备，这种程度的事算是在预料之中吧？」

「这居然在预料之中？」

「对对。我觉得既然是涡波的话那会有这种展开也不奇怪。还有，涡波的这种地方我也不讨厌，所以放心吧。不如说……其实，我觉得刚才的话题非常令人高兴呀。啊，兴奋到完全停不下来……!!」

如此宽广的胸襟真是让我折服了。

不对，其实是她的兴趣完全转移到别处了吗。

在她看来，诺斯菲跟我是夫妇什么的，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啊啊……六十层的守护者『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诺斯菲诺斯菲诺斯菲！好想早点见到诺斯菲啊！」(ps：这段由我来翻真的没问题吗我好像看到某个大大的心声)

仅仅只是想见到诺斯菲的拉丝缇娅拉。

到这时，她终于按捺不住，蹦蹦跳跳地走了起来。这害得牵手走在旁边的我打了个趔趄，不得不加快脚步跟上她。

「你心情真好啊……」

「因为，听到诺斯菲的事情之后，我再次理解到跟涡波在一起真的很有意思啊」

高兴得就差哼起歌来的拉丝缇娅拉讲出了自己蹦蹦跳跳的理由。

「这次迷宫探索——牵手约会也很开心，回到船上还有大家在。睡一觉起来之后，有斯诺和缇亚她们等我，还有可以尽情挑战的迷宫。终于能像一年前那样，跟大家一起冒险了」

这一年的大圣堂生活大概给她憋坏了吧。

她尽情地表达着对新生活的期待。

「因为有涡波在，接下来的生活也会一直、一直

开心下去吧，我打从心底这样想。这自然会稍微有那么一些兴奋、也会露出奇怪的表情吧」

拉丝缇娅拉大概是想努力摆出跟迷宫探索相衬的严肃表情吧，可就是憋不住笑。

接着，拉丝缇娅拉牵着我的手请求道：

「——所以，涡波。从今以后我们要一直在一起哦？」

熠熠生辉的长发轻扬，从我的鼻尖拂过。

在那与光辉几无相异的金发的收束之处，是希望与我一同许誓将来的少女的面容。少女脸上挂着明畅的笑容，无比珍重地握着我的手——邀请我去往『前方』。

那所谓的『前方』并不是迷宫的深处。

而是『未来』。

我的思绪奔向了其所讲述的「永远」。

两个人永远永远在一起，即便那是遥远的未来也

一样。

那样的光景浮现在了脑海——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是一个恬静的地方。

住在稀稀落落的农村，在一栋不起眼的房子里，一起生活。

以我现在的力量，自己建一栋房子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可谓是轻而易举。一个离海边比较近的地方是最理想的了。

不对，用手边的财产找个地方开间店也不错。医生是做不了了只能放弃，那就是跟料理还有服饰有关的行业了吧。如果能一起经营一间店，那想必会很有意思。

在这种边境的偏僻乡村生活虽然是我的理想，但事情肯定不会那样发展。

比起乡下，拉丝缇娅拉肯定会选择移居在危险的地域。

去讨伐世界各地的棘手的怪物，放话说“我是勇者！”，一个人做一些佣兵般的工作。不，肯定不会是一个人吧。拉丝缇娅拉绝对会邀请我一起去冒险。把虽然不乐意但是无法拒绝的我强行带出来，难得盖好的新家就那样被抛下，在世界各地旅行。

虽然人生的方针截然相反，但兴趣在根本上相一致的我们两个会愉快地在这个世界中进行冒险。时不时会顺应我的要求，在某个安全的城镇里稍事休息。在那时，真想来一场正八经的恋人间的约会啊——

是啊，真的很令人期待.....

只是稍微想象一下就这么幸福.....

各种各样的旅程、游历、经验。

在漫长的时间里，两个人永远在一起。

永远永远在一起.....

『永远』——

在这份感情的驱使下，我莞尔一笑，跟她约定道：
「——嗯。我·们·会·永·远·在·一·起，拉
丝缇娅拉」

这样回答过之后，拉丝缇娅拉露出了可以与太阳
相匹敌的灿烂笑容，高兴地点头，「嗯！」了一声。
我有些目眩了。

明明拉丝缇娅拉的笑容是那样纯真，可我的笑容
却掺了些阴暗的感情。光盖过了内疚的部分，让
我在一瞬间不由地闭上了眼睛。

我知道刚才的感情是什么。

只不过它是生而为人所难免的，所以我不会觉得
有什么。

虽然不会……可却不可避免地感到了目眩。

拉丝缇娅拉继续向前迈步。

她相信着我会永远陪在自己身边，继续在迷宫中

前进。

其间，我一直凝视着她的侧脸。

284. 新队友

在牵手约会这个欺诈名义下的迷宫探索持续到了它所能持续的最后一刻。结束的时限便是船上的同伴们醒来的时点。

今天迷宫探索的成果是抵达了四十层。

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我还想往更深层去，不过终归没有勉强。

考虑到这一程花费的时间，可以认为是刷新了记录成绩，探索序盘的追逐游戏在这点上助力不小。

一到四十层，我们就穿过『Connection』回到了甲板上。

从地平线彼方射来的阳光宣告着时间的更迭，彻夜未眠的双眼为和煦的光芒裹覆，我眯了眯眼睛，刚开始调整生物钟便察觉到了船上的访客。

在甲板中央，有一对正在仰观主桅杆的少年少

女，二人都是骑士。

是莱纳·赫勒比勒夏因和拉古涅·卡伊库欧拉。

拉古涅最先注意到我和拉丝缇娅拉的现身，她转向我们招呼道。

“啊，你们两个早啊～。我来喽～。”

一头栗色短发与拉古涅一同在原地上上下下跃动，同时她还不忘活泼地连连挥手。拉丝缇娅拉一见就冲了过去。

“是拉古涅!!”

“小姐！我也来了哟～！”

拉古涅展开双臂以示迎接，拉丝缇娅拉顺势直接扑进了她的怀里。据说从拉丝缇娅拉诞生的时候，她与拉古涅就是主从关系了。难怪两人会像这样旁若无人地庆祝彼此的再会。

我则态度冷静地同自己的骑士问道。

“莱纳，你这么早就回来了吗？”

“嗯，事后处理都交付给斐勒卢托了，那家伙既然愿意担下来，我自然能比预计的更早赶回来。”

莱纳也一样为身旁那过激的寒暄方式感到讶异，并将弗茨亚茨那边的后续报告给我。

“斐勒卢托吗？这样啊，发生了这么多，总觉得这次的确是亏欠了斐勒卢托不少.....等下次再见面的时候，可得好好跟他道个谢才行啊。”

虽然听说了大圣堂的管理者已经由拉丝缇娅拉转变为了斐勒卢托，但想不到他居然还肯为事后处理搭把手，这实在是一桩意外之喜。

等下次再有机会见面的话，就带点土产给他好了。

“不不不.....我觉得他对我们应该是满腹的积怨，所以你还是别那么做为好.....何况这次也跟着结下了不小的梁子.....”

“啊哈哈……果然还是招惹到他的怨气了吗……？”

“这次毕竟把好处都让给他了，所以应该不会有之前那样不共戴天了……怎么说呢，反倒是要挟他不许节外生枝的我更拉仇恨吧。”

莱纳扬起嘴角坏笑了一声。

因为刚出迷宫而尚且敏锐的『Dimension』没有放过他右手的小动作。只要将莱纳的坏笑和右手的反复开合放在一起进行联想，就不难猜到斐勒卢托被他恫吓得不轻。

看来当我在无忧无虑地同拉丝缇娅拉约会的时候，莱纳却仍在全心全意地为工作而奔波。

连同一个月前托付他照顾拉丝缇娅拉的份在内，我由衷地致谢道。

“多谢了，莱纳。——不对，有劳你了，骑士莱纳。在我不在的时候，都是多亏你守护好了拉丝

缇娅拉，我们才能像现在这样聚首。”

我稍稍拿出了骑士之主的扮相，装模作样地表示慰劳。

当然，我会摆出这样的态度实属稀奇，莱纳见状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但转眼间便别过头，轻声应道。

“……嘛，光荣之至吧，姑且。”

这位少年骑士面对慰劳也真是相当不坦诚。

话虽如此，我刚才的台词有所不足想必也是原因之一吧。

尽管我希望传达自己的感激，无奈却受制于自己对异世界主从互动的无知。一来莱纳不是个追求物质性赏赐的人，二来我则对形式上的褒赏一无所知。

正当我为此感到迷茫时，正巧看到了拉丝缇娅拉在一旁将拉古涅举起来转圈圈的样子，于是便向

着莱纳迈出一步。

或许是料到了我的意图，莱纳戒心大起，他以厌恶至极的神态将手放到了剑柄上。

“站住！我跟你说好了，那种互动是只限于她们两个之间的！所以你给我住手！不许你模仿！给我想想这艘船上都是些什么人！如果出了什么事儿我可没法逃啊！！”

看来拉丝缇娅拉和拉古涅的主从互动是根本没法拿来作参考的。

看到莱纳一副兔子急了想咬人的态度，我只好深感遗憾地放弃了这个念头。

于是话题转换。

话题的中心正是在一旁被举高高的拉古涅。

“话说回来，为什么拉古涅也跟你一起来了？”

“这个啊，你就把她当做是缺席的塞拉的替代角色好了。名目上因为身体状况不好而退居二线休

养的拉丝缙娅拉如果连一个护卫都没有，那未免有点不好看。所以大圣堂姑且将手上最强的骑士派遣到她身边了，还兼管观察和报告的任务。”

以上似乎便是拉古涅与莱纳一同来到船上的原委。

我跟拉古涅也算是相识，这样总比和一个全然陌生的骑士打交道好得多。

我刚想到这儿，莱纳便毫不避讳地将隐情点了出来。

“——如此如此不过都是场面话，实际上只是因为她在大圣堂没有容身之地罢了。”

“莱纳～，不要暴露我在大圣堂职场的艰辛啊～……唉，说是成为了『天上之七骑士』的总长，可在这世上真正管用的还是家世和人脉呢……”

说着，拉古涅瞭望远方黯然神伤。

彻头彻尾的纵向社会——弗茨亚茨大圣堂。

在那里如果没有后盾的话是混不下去的。

不仅如此，据说『天上之七骑士』因为一年前的事件而声誉受损也是原因之一。作为那个“一年前的事件”的主谋，我实在无言以对。

“嗯～，那个，『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大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就要代替塞拉前辈在此叨扰了。请务必允许我留在这里～，行行好吧～。”

“这个当然。欢迎啊，拉古涅。”

如果拒绝的话她的日子会很不好过，我便以笑容迎接她的到来。

“呜呜，前所未有的温柔上司啊，我有点想哭了。请多关照了哦。顺带也拜托你成为我以后人生的后盾了～。等这份工作结束了，我的苦难还会继续的说。”

“虽然不知道后盾是指什么，不过我会支持拉古

涅的哦.....？”

“哦～，真不愧是大哥哥！你还是老样子可真是太好了！”

我一答应，拉古涅此前的忧郁便一扫而空。

她口中的“还是老样子”让我不禁皱了皱眉，恰逢此时，拉丝缇娅拉从旁掳走了拉古涅。

“好滴决定喽！那拉古涅就和我住一个房间了！毕竟是护卫嘛，在你习惯之前都跟我在一起吧。”

“嗯？跟小姐住一个房间吗？没关系哦，哎呀～，有点回想起我们最早在大圣堂的时期了呢～。”

“没错没错。.....毕竟你不跟我住一个房间会很・危・险嘛。”

拉丝缇娅拉在将拉古涅带向船舱的时候，还把真心话也嘀咕了出来。

也就是我身旁的莱纳方才提到的，他最为惧怕的

“如果出了什么事儿”。

“危险？这艘船上有什么危险的东西吗？”

“我这就告诉你是什么哦～。综上所述，涡波，我在休息之前要去找缇亚和斯诺炫耀我们约会这件事喽。”

为了清楚明白地告知拉古涅所谓的危险究竟是什么，拉丝缇娅拉似乎要去给船上的“炸弹”点火。

“你、你还要给这件事讲出去吗……？”

“‘我们之间不能有秘密！’我打算照着这个方向前进来着。……另外，我给讲出去了，她们行·动·起·来也会方便很多嘛。”

尽管我更希望保密，但拉丝缇娅拉却露出了“这个免谈”的微笑。看样子连事后报告也是她计划中的约会的一环。

“……原来这才是你的本命吗。”

“不是哦。全部、所有一切都是我的本命。”

拉丝缇娅拉颇具气势地订正道。

如此一来便如她所愿，斯诺和缇亚从明天开始会变得好做很多。没错，她们会更易于提一些任性的要求。这样距拉丝缇娅拉此前言及的那所谓的『完美』便又近了一步。

真是个机敏的家伙。

虽然容易被误解，但拉丝缇娅拉绝对不是个无谋的人。事实正好相反，她是身体未动脑子先行的知性派。

毕竟是比起运动更喜欢读书的室内派，如果这边有跟我原本世界一样的游戏，那么她肯定会喜欢打游戏甚于探索迷宫吧。

也就是说，她和我一样都是对细枝末节很讲究的审慎的人。

我现在基本上也不喜欢对同伴有所隐瞒，于是并

没有对她的方针提出异议，而是选择目送两人离去。

“那我们走吧。正好让我带你熟悉一下这艘船。”

“好滴～。在此期间，我会为护卫工作略尽绵薄之力滴～。”

一对主从的身影消失在了船舱之中，留下另一对主从留在甲板上。

待在一旁的莱纳神情有些讶异。

“我说基督，你直到刚才为止都在跟她约会吗？”

“嗯.....在迷宫里.....”

“那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挺好的.....吧。你们两个关系处得融洽可就再好不过了。.....不过，我突然想起来自己有急事，得回弗茨亚茨找一下斐勒卢托。等到了目的地你再叫我回来吧。”

“——魔法『Default』。”

莱纳企图通过设置在甲板上的『Connection』前往弗茨亚茨，但被我用次元魔法给拽了回来。

还想跑？

因为听了拉丝缇娅拉说要去找她们炫耀约会的事，莱纳整个人都慌了，然而讲道理，我才真是慌得不行好吗。

倒是作为骑士好好守护我啊，莱纳。

“靠，又不肯放我走吗……！可恶！虽然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可是这种留人方式真的超恐怖的啊……！！”

“……抵达目的地之前与弗茨亚茨相连的『Connection』都没什么必要留着，消除掉好了。”

“啊、啊啊！你这混蛋！！”

就算莱纳急得爆粗口我也还是毫不留情地消除了联通弗茨亚茨的魔法门，毕竟只要留在弗茨亚

茨那边的门留着就可以了。换句话说，这样一来莱纳就不可能在没有得到我允许的情况下逃离这艘船了。

我随便找了个理由抨击莱纳逃亡的意图道。

“.....我说莱纳，你怎么能给拉古涅一个人留在这里逃掉呢。既然是你给人带来的，就应该负起责任好好保护她才对。”

在这之后无论发生什么，拉古涅都会被卷入事件的中心。在那种情况下，我希望我们之中最冷静的莱纳能保护拉古涅无碍。

然而莱纳却摇头拒绝道。

“.....不，拉古涅她很强的，你不用太担心。她不是会死在这种地方的人，这点毫无疑问。”

“诶？就算你这么说，可是看她的状态栏，我实在不觉得.....”

【状态栏】

姓名：拉古涅・卡伊库欧拉 HP173/173 MP39/39

职业：骑士

等级 19

力量 3.88 体力 4.21 技巧 12.01 敏捷 5.67 贤能
7.82 魔力 1.72 素质 1.12

先天技能：魔力操作 2.19

后天技能：剑术 0.59 神圣魔法 1.12

不过如此而已。

用了一年的时间，她能力值的成长只能以恰如其分来评价。

说心里话，这甚至让我怀疑她能否在这艘船上平安活到最后。

“——基督。拉古涅的能力值可能确实不值得称道，但她真的很强。毕竟缇娅拉小姐在我们所有人当中对她评价最高。那可是那位圣人的评价啊。”

然而莱纳继续摇头表示能力值并不可靠。

“你就当她在精神层面有无法言喻的强大好了。”

那也就是说，她『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很高吗。拉丝缇娅拉之前也跟我说过，拉古涅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杰出才能。

“我记得是她在战斗中善于出其不意……？还有就是精于处世之道什么的。”

“你要多留意了，那种人才是这个世界原·本·的强者。”

“……我知道了。”

本以为这些不过是莱纳为了逃走而找的借口……但在意识到他是在担心我之后，我带着微妙的表情点了点头。

他的话听着就像是在说拉古涅比我和拉丝缇娅拉她们还强一样。

“你知道就好了。……当然，我也没有留下拉古涅离开的意思，刚才不过是开玩笑而已。”

莱纳放弃挣扎靠近了船的主桅杆。接着他将目光投向了附近桌子上的航海图和指南针（一类的魔法道具）。

“……这样吧，在抵达目的地之前，船上的杂事就交给我好了。作为风属性的骑士，我应该能在很多方面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他开始运用风魔法干涉船帆。

或许是有过航海的经验，莱纳操作起来十分娴熟。

他的魔法不禁让我回想起了『风之理的盗窃者』缇缇，莱纳的风细致而洗练，丝毫不辱没他身为缇缇弟子的身份。

将航海的事务交给莱纳应该是高枕无忧了吧。

在回房休息之前，我提议道。

“啊，莱纳，你要不要像拉古涅和拉丝缇娅拉那样跟我睡一个房间？”

“你这话是认真的吗……？”

莱纳眯着眼睛将目光从航海图移向我这边。

接着，他有些无语地拒绝道。

“哪有跟刚开始交往的人睡一个房间的道理啊。我就自己随便找一间房睡了。”

啧，真可惜。

我脸上的表情虽然没变，但却在心里啧了一声。

看来这个提议怎么说也显得过于不合时宜了。

我只好放弃让他跟我同房的念头，转而开始思考如何增加其它方面的共处时间。毕竟对手是莱纳，所以像『诈术』之类的技能全都被我动员了起来。然而莱纳还是看破了我的打算，他强调道。

“先说好了，我是不会去迷宫的哦。”

莱纳一边给我打预防针，一边靠近搭在主桅杆上

的梯子，他彻头彻尾地转入了避嫌态势。

“我想你也是知道的吧。有相当骇人的魔力正在向这边靠近。”

“……果然吗？”

莱纳敏锐的感觉似乎已经探知了船上那过于强大的存在。因为有『Dimension』，所以我当然也感觉得到。

虽然我实在不愿去面对，但现实真的很严酷。散发着不容我就这样回房休息的气势的骇人魔力（而且我很熟悉）——毫无疑问来自受到拉丝缇娅拉煽动的斯诺和缇亚。

“要跟那种玩意儿一起去迷宫探索还不如让我自我了断。如果你想要我陪你去，那就别带上她们。要是只有我们两个的话还行。”

看来莱纳真的很不擅长应付我们队上的女孩子。最近我就有在想了，因为诺斯菲和缇缇，莱纳好

像患上了轻度的女性恐惧症，何况我们队上的同伴都是能跟她们两个匹敌的问题儿童。

——我无法否定莱纳的意见。

因为不是不明白莱纳的心情，所以我这次决定退让。

“我明白了，会那么做的。”

“那可拜托了。行了，那我就到主桅杆的瞭望台上避难了……你可要保重，别死了啊。”

“不不，不会死的啊。大家最近关系都不错的说。”

“鬼信啊。总而言之，你可要时刻记得，那帮人不光浑身凶器，而且还是能轻易毁掉一个国家的超级炸弹。而你又是不经意间就会点燃导火索的类型，所以行事一定要慎而又慎。我再说一遍，你可别死了啊。”

“好、好的……”

莱纳就像个教育熊孩子的老母亲一样叮嘱再三。莱纳对我的信任已经低到如此地步，真是令人悲痛。理由自不必说，一定是因为缇娅拉昨天的大爆料吧。在人际关系上，他对我的信赖怕是已经跌穿了地底，直接掉到地幔那儿了。

看着莱纳抱着航海用具消失在桅杆上，我也断了回房休息的念想，找了附近的椅子坐下。

仰望着万里无云的晴空，沉溺于和煦的日光，聆听碧海的波涛，放空自我，佛系看待一切，在甲板上静候同伴们的到来。

看样子，我今天还得等上一阵才能求得一寝安息。

285. 等级提升

「——听说你和拉丝缇亚拉手牵手进行探索了」
回到了迷宫。

与拉斯缇亚拉的一同探索之后不到一个小时，通过刚才在四十层设置的“Connection（连接）”，我回到了迷宫。

现在我们正走在迷宫的走廊上。

四十一层满是植物，如果没有“Dimension（维度）”的话，拟态为花草形态的怪物们应该会很麻烦吧。在四十一层前进的过程中，终于出现了一件能让拉丝缇亚拉在船上自夸的事。

走在我旁边的缇亚脸颊稍微鼓了起来，我对如何回答感到为难。

「那个、缇亚也.....想那样做吗？」

「如果是说想不想那样做的话.....那个.....」

缇亚的嘴唇嚅动，脸色变得通红。

我保持着与战斗时同等的紧张感，瞬间进行了仔细的考虑。然后没有理会「是啊是啊」地附和着缇亚的吵闹的斯诺，慎重的进行了回答。

「抱歉，缇亚，我只想和拉丝缇亚拉做这种事，所以今天普通地进行迷宫探索吧」

干脆地拒绝了。

比起含糊其辞，我觉得在这里下一个断言更加重要。

考虑到将来的情况，这是最好的选择。我确信这是最不会让她受伤的回答——

「啊、啊啊……也是啊……这是当然的啊。哈哈」看到了如同世界末日一样脸色的缇亚，我的确信被动摇了。

缇亚眼神变得空虚，眼角微微流出泪水地假笑着。一向开朗直率的缇亚，因为我的回答而快要哭出来了——老实说，有种罪恶感像动物一样

啃啄着身体的感觉。

但我的确信被动摇的理由不仅仅是这样。

在旁边吵闹着的斯诺表情一变，以灵敏的动作远离了缇亚。这是因为从缇亚那里漏出的魔力在一瞬之间变得凝滞了起来，眼看逐渐变成随时可能袭击过来的杀意缘故。

我和斯诺脸色变青了。

从之前交战的经验可以得知，如果缇亚暴走的话，附近的我们就性命难保了。因为现在在迷宫里，所以没有可以躲避的地方，那开玩笑一样的爆炸力也不会向外逸散，可以实现理想的最大火力。直截了当的说，连防御都不可能，我和斯诺会直接被杀死。

——缇亚那悲伤的表情和不祥的魔力，在各种意义上我都看不下去了。

「——话、话虽如此！在途中稍微做一下不也挺

好的吗!？」

结果，一瞬间我就屈服了。

真是可悲地为自己内心的软弱感到难堪。

但是，现在缇亚的魔力 status（状态）是 177.22，大约是我的三倍，就算是一个国家也可以用魔力浸透的我的三倍。简而言之，已经达到了要将作为生物的生存本能最大程度发挥的差距。

「啊、哎……？ 真的吗，涡波？」

缇亚抬起低着的头，脸色突然变得明亮了起来，身上那不祥的魔力也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对我暗地里在考虑什么完全不加怀疑，缇亚只是纯粹地对我所说的话感到高兴。在那可以原谅之前一切的无垢笑容面前，我似乎无法撤回前言了。

「嗯……。如果只是一点点的话……」

「这、这样啊！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

因为魔力稳定下来，变成仅仅是可爱的女孩子的缇亚走到了我的右边，握住了我的手。

“Dimension（维度）”将旁边走着的缇亚的样子逐一传达给了我。

缇亚因为害羞而无法直视我的脸，双眼被刘海遮住，脸颊染上了红色，举动可疑，总觉得她像小动物一样。

「那么，另一边就是我的了!!」

然后，不知为何斯诺走到了我的左边，握住了我的另一只手。

她是个擅长捡拾他人残羹冷炙的家伙，对于她，我完全提不起用“Dimension（维度）”观察的兴趣。

虽然处于三个人一起和睦地散步的状态，我却冒着冷汗。

「这、这还真是……!」

这个状态下我的双手都被封住了，并不是比与拉丝缇亚拉一同探索那时更适合探索迷宫的阵型。

最关键的是更加严重的罪恶感在折磨着我。

刚才还在和拉丝缇亚拉一起牵手约会，然而在数十分钟后又和别的女孩子牵手走着。真是太不诚实，太卑劣了。

不断膨胀的罪恶感已经达到了如同用锯子锯断身体的程度。

死亡的预感、紧张、自我厌恶等各种各样的东西交织在一起，今日的胃壁也顺利地龟裂了起来。

但与这样的我相反，旁边的两人开心地边走边聊。

「……让我有点想起了剧场船瓦尔法拉。那时我也是这样和涡波一起走着」

「啊啊、那个啊，『舞斗大会』那时候的事啊，那次还真是让人羡慕啊。牵手绕着剧场船走了一圈，

那根本就是一场约会啊」

「嗯.....? 那个时候你还是敌人吧，为什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啊？」

「在附近暗中观察.....之类的？」

「啊啊、是那个窃听啊，你当时是这么说的」

「诶、诶嘿嘿。对不起.....」

两人把独自对状况完全无法接受的我放在一边，进行着非常愉快而和气的对话。与我不同，她们两个似乎对这个牵手的状态没抱有一点罪恶感。肯定是拉丝提亚拉干的好事。

拉丝提亚拉事先对同伴们说留在我身边就可以，此外，刚才在船上她对两人说了约会的事情，很好地煽动了她们，这个策略的结果就是现在的情况。

用理性冷静地理解这一点，我恢复了镇定。

老实说，有问题的只有我的想法罢了。

拉丝缇亚拉、缇亚和斯诺都可以接受这种情况，只有我接受不了，有着只与“唯一的命运之人”结合的重要恋爱观的我内心受到了动摇。

「与你们两个的牵手在中途就停下吧……」

我从嘴里挤出叮嘱的话语，两人坦率地点头说“知道了”

这个回答让我明白了她们并不打算强行坚持下去，如果我真的讨厌的话也可以马上离开。

但是我不可能真的讨厌她们。实际上，虽然她们两个稍微有一点容易暴走，但本质上都是非常温柔的、走在路上时他人无不回头的可爱的女孩子。在这双手都是鲜花的情况下，一切的不满都成了谎言。我的脸也稍微变红了，我意识到自己是十分幸运的，这不可能不让人感到高兴。

然而，对于因为这种情况而感到高兴的自己——我无法原谅。

虽然很高兴，但是不可原谅。

我以战斗时的思考速度将自己这完全相反的两种感情分析完了。

三个人手牵着手在迷宫中前行，产生不同心情的原因是自己性格的问题。

我・就・是・这・样・的・人。

因为天生就是这样思考的，所以是没办法的事。

因为不能无视任意一方，所以即使对此感到很开心，但最好也绝对不要原谅自己。

我无法做到一刀两断，所以只能妥协，以三人手牵手的奇妙姿态在迷宫中前进。

不过，这一手牵手的探索一度被中断了几分钟。

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在战斗时我们还敢牵着手，那肯定是脑袋被驴踢了。

「——缇亚、斯诺，前方有敌人。……避不开了」
在充满郁郁葱葱的植物的四十一层前进的途中，

出现了无论选择哪一条道路都会遭遇敌人的状况。

如果有莉帕在的话，就可以用暗魔法甩掉它们了吧。如果合作伙伴是莱纳和缇缇的话，就可以利用速度来突破。但是如果是和腿脚较慢的缇亚和斯诺合作，就只能慎重地将对方打倒。

在决定与怪物作战的时候，两侧的二人松开了手。与某些男女不同，像是在战斗时手牵手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

「好的，终于来了」

「我也要战斗哦」

看到两人都进入了战斗状态，我对远处的敌人进行了确认。

对方是以前与莱纳和缇缇两人一起以地上为目标进行探索时无视的怪物，是一种体长大约五米，形状与植物的球根十分接近的大块头。巨大

的球根下面长有四根蠢动的粗壮树根，使其可以在土壤外移动。通过“Dimension（维度）”可以看见，在它的身体上部像芽一样的部分张开形成了口器的形状，用来捕食猎物的可能性很高。尽量避免被树根纠缠住比较好。

当全员共享了敌人的情报之后，我正在考虑如何战斗时，令人惊讶是斯诺对作战的阵形提出了意见。

「那么、排成一行前进吧。先锋由我来担任，后卫由缇亚来担任，保护进行游击的涡波，如何？」

「啊、啊……。这的确是最好的方案」

虽然有些动摇，但还是点了点头。

我也认为那是最理想的阵形。

但我无法掩饰对于斯诺自告奋勇成为先锋的惊讶。

如果是我所知道的斯诺的话，虽然最适合担任作

为先锋的盾役，但绝对会避免成为最累的先锋。
更让我吃惊的是，斯诺甚至考虑了作战计划。
「基本上来说，作为龙人的我会将开始时的攻击全部接下，所以缇亚和涡波只需要好好观察，然后抓住空隙进行突破，把攻击打在它身上」
「斯诺、如果你有危险的话，我（俺）一定会救你的」

「嗯、拜托了。全靠你了，缇亚」

与担任后卫的缇亚也有十分牢固的信赖关系。
看见了那个领袖一般的模样，我决定不把心里话说出口，仅仅只是注视着她。

就这样，我们以斯诺为先锋朝着敌人的所在地进行正面的突击。

【怪物】格兰多蒂巴：等级 41

当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敌人时，对方也进入了迎击状态。

这是一场没有奇袭的正面较量。

怪物格兰多蒂巴立刻将四条粗根之一像鞭子一样挥舞了起来。

「休想！」

冲在前面的斯诺接下了这一击。

伴随着大炮般的轰鸣声，走廊剧烈地摇晃了起来，这是一次如同两辆高速行驶的大型车辆发生相撞事故一样的冲击。但是被沉重的鞭子击中的斯诺一步也没有后退，她的脚坚实地踩在地上，用双臂进行了防御。

如果是我和缇亚被击中的话，应该会被打飞到走廊的墙壁上吧，然而承受了这沉重一击的斯诺的HP却完全没有减少。

在我看到“表示”后安心的同时，格兰多蒂巴连续挥动起了粗重的根，这次是瞄准位于后方的我和缇亚的攻击，但这第二次攻击也被斯诺跳起

来承受住了。

斯诺一直站在敌怪和后卫的对角线上。

保持这个站位的话，敌人的攻击就打不到我们了吧。

格兰多蒂巴察觉到继续用根攻击毫无意义，马上改变了攻击方式，从上方芽的部分喷出了粉状的物质。

「那些种子可能很危险！快点清除掉，缇亚!!」

针对敌方的行动，斯诺马上下达了指示。

接受了值得信赖的命令，缇亚立刻做出了反应。

「知道了！——“Flame（火焰）”!!」

她将作为基础魔法的火焰进行范围性释放，以其火势和热量将种子烧尽。

这是一个卓越的火焰魔法，另外迅速下达指示的斯诺的指挥能力也非常出色。

这种应对能力使我相信自己没有必要一直使用

“Dimension（维度）” 把握队伍全员的情况。
也就是说，我自己完全自由了，正是可以作为游击手随心所欲地攻击的时候了。

斯诺在前方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特殊攻击由缇亚来巧妙应对，敌人把目标集中在斯诺和缇亚身上。

那么，我要做的事只有一件。

「—— 魔法 “Default（行路渐歧）” 」

那就是攻击。

多亏了她们两个，我现在只考虑如何攻击就可以了。

使用了扭曲距离的次元魔法，我在一瞬之间夺取了敌人背后的位置。

把注意力集中在正面的格兰多蒂巴并没有意识到我的移动，然后我将使用 “魔力冰结化” 延伸之后做出的长剑毫不考虑自身防御地挥下。

「哈啊——！」

把毫无防备的格兰多蒂巴砍得七零八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正把注意力集中在面前的对手，不知何时身体就被斩碎了，恐怕敌人根本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吧。

一息之间被切割成十余份的格兰多蒂巴化为光粒消失了。

我一边拾起掉落的魔石，一边说出自己的感想。

「干得漂亮，斯诺。多亏了有你在前面指挥，我的行动变得非常容易」

我毫不犹豫地表扬了斯诺。

说不定是我遇见她之后的第一次。

战斗结束后的斯诺稍微有些害羞，但还是重新审视了之前的战斗。

「太好了……。团队战中涡波是彻头彻尾的辅助，

我以前就意识到你在最后总是有像 Assassin（暗杀者）一样行动的倾向。比起充当司令塔，你更加适合担任逐一对变化的情况作出分析，进行独断的自由行动的游击手。大概是因为性格吧」

正是如此。

我也作出了与斯诺完全相同的分析。

至今为止我之所以担任司令塔，只是因为没有其他适合的人。

「呐、那个，我说的怎么样……?」

斯诺不安地询问我如何评价她的分析。

我对此的评价接近满分，笑着对她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不，我重新认识到了，果然斯诺很适合担任队长呢」

我以前就觉得她很有才能，听说她小时候就有着像孩子王一样把其他孩子牵着鼻子走的性格，但

现在看来真是出人意料地适合当一个领导者。

不过细细考虑的话，这大概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一年间，斯诺担任了“南联盟”的代理总司令并受到众多部下的尊重和信赖，有传言说她比前任更有才干。

斯诺大概拥有可以带领人们战斗的器量吧。

虽然似乎并没有根除掉日常生活中怠惰的习惯，但在这种真刀真枪的场面下，斯诺的新能力显得尤为突出。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你真的非常努力了啊，已经成长到我认不出来的地步了啊」

「诶嘿嘿……」

在不断表扬的过程中，斯诺的脸色渐渐缓和了。

看见她从衣服下摆露出的龙尾高兴地摇来摇去，让我失礼地联想到了大型犬。这时一旁的缇亚着急地发出了声音。

「涡、涡波！我（俺）也变强了！进行了就交给我（俺）一个人吧！」

看到斯诺被全面称赞，缇亚也开始努力地想展示自己的优点，我一边听着一边对这个行为感到不安。

「如果是这层的话，大概还没事……。不过你一个人真的没问题吗？」

「嗯嗯、没问题！只需要告诉我通往下一层的楼梯的所在方位就可以了！」

「方位吗……？这样的话……嗯、是那个方向」
我一边想着应该做些什么，一边按照缇亚的要求用“Dimension（维度）”把握了下一层台阶的位置并进行了说明。

缇亚转向那个方位，马上开始构筑魔法。

如果缇亚暴走的话，我打算和斯诺一起加以阻止，但她并没有像怪物一样横冲直撞，而是放出

狂暴的魔力充满了走廊。

那是与刚才战斗时放出的魔法不能相提并论的巨量魔力，虽然已经用“Dimension（维度）”了解到那些魔力被完美地控制，但还是做好了随时可以使用“魔法相杀（Counter Magic）”的准备。

然后缇亚把魔力转换成了类似于阳光的状态，发动了令人怀念的魔法。

「——神圣魔法“紫苑”」

这是曾经将“暗之理的盗窃者”缇达逼入绝境的光泡的魔法。

的确，效果应该是“魔力阻碍”。

魔法（紫苑）的名字被构建出的同时，缇亚的魔力凝缩成包裹着她身体的球体。

生成的光泡只有一个，但是魔力的密度太过异常，肯定有“理的盗窃者”级别的浓度。

我不明白这魔力过剩的魔法要如何使用，于是询问了缇亚。

「.....缇亚，你打算怎么做？」

「把从这里到对面的道路，现在全都——打・扫・干・净」

她以清扫房间一样的态度轻描淡写地回答了我。

接下来，缇亚摆了摆手。

包裹着缇亚的光泡开始膨胀。在走廊里膨胀到了无法保持球体的程度，魔法（紫苑）向着先前说过的楼梯的方向扩张。

这时我察觉到了缇亚想做什么。因为这次的魔法与之前的不同，所以我注意到得有点迟。

这是一种狙击。

缇亚实行的并不是自己考虑出的作战计划，只是把初次探索迷宫时用“炎之箭”的光线（laser）进行的狙击，换成了与自己当前能力相符的“紫

苑”进行操作。

与之前不同的是，现在缇亚瞄准的不是怪物，而是道路（area）。

攻击的规模从光线（laser）上升到了光之洪水，打算把通往下一层台阶的道路（area）全部冲洗一遍。

“Dimension（维度）”告诉了我魔法“紫苑”取得的成果。

正如缇亚所说的那样，是只能被称为清扫的光景。

体积不断增加的光在走廊上疾驰，道路上所有与魔力相关的物体全部被阻碍了。

首先，只存在于迷宫中的充满魔力的花草在一瞬间全部枯萎了，存活下来的只有与地上植物相同的普通植物，这样一来就没有必要担心陷阱和毒物。

而且走廊里的怪物也开始出现异常，拟态成植物的小型怪物在被光吞噬的瞬间蠢动着想要逃出，但在数秒之后就变成光粒消散了。

中型以上的怪物即使没有消失，也在光里痛苦地挣扎着。高智能的怪物为了能从光中逃出，向着光泡外跑去。

光之洪水的效果和预料的一样，通往楼梯的道路上的半数怪物被消灭了。

剩下的怪物也都无力化了，可以放着不管。

我明白了这是一个可怕的范围魔法的同时，脑海里也浮现出了有点漫不经心的事情。

我觉得用这种方法攻略迷宫有点可怜。

构造四十一层肯定用了好几天，为了通过四十层的人而把难易度设置成了既不十分困难也不十分简单的程度。我不禁为想要做出有挑战价值的迷宫而孜孜不倦努力的千年前的自己感到悲哀。

不知道制作者那样想法的探索者缇亚，用范围魔法冲洗了四十一层之后摆出了胜利的姿势。

「我做到了！看见了吗，涡波！？差不多全干掉了！我对魔力的控制也不会输给玛利亚了！！」

发出哼哼的鼻音，缇亚炫耀着魔法的成果。

「唔、嗯……。我用“Dimension（维度）”看见了，通往楼梯路上的怪物几乎都被消灭了……。危险的植物也都不见了，所以真的很干净。太厉害了，太惊人了……」

「我是涡波的搭档，这种程度是理所当然的！」
被夸奖的缇亚自豪地笑了。

虽然与斯诺不同，缇亚没有尾巴，但我好像看见了摇来摇去的狗的尾巴。这边是一只小狗。

「呜呜……」

后方注视着我们的斯诺因为看见缇亚被称赞而呻吟了起来。

我想斯诺在看到伙伴中的一人在一年间成长到了规格外的领域后，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吧。
「呜、呜呜……。果然，我已经是最弱的一个了吧……？」

本来对强度有所自信的斯诺看到缇亚那不讲理的能力之后闹起了别扭。

缇亚看见伙伴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感到沮丧，于是马上来到了她身边。

「不，如果斯诺认真起来的话应该是最强的吧？
我（俺）被西斯吞噬的那次，你用了“龙化”战斗——」

「啊，那个不顶用，不能算数。因为要放弃本来的身体，所以我不太想用。“龙化”并不会给我强大的实感……。缇缇姐姐也制止过我……」

「是吗……。别担心，斯诺。不要着急，慢慢地努力吧。只要有我（俺）在，你必须舍弃身体的情

况绝不会出现，不管过了多久都会是这样」

「哦、哦哦……。缇亚大人，好帅啊……」

斯诺面对直截了当地宣言要保护自己的缇亚，感动得颤抖了起来。

在互相确认了伙伴间的友好关系之后，我们重新开始前进。

在通过被神圣魔法净化的道路的途中，缇亚顺势提出了一个提案。

「总觉得今天状态不错……！接下来也交给我（俺）吧！就这样试试特训过的剑术吧！」

「呃、剑术……？斯诺，你怎么想……？」

如果是使用魔法的话，可以安心地交给她，但是剑术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听说她在佩艾希亚和斯诺一起进行了剑术的特训，但真的有成果吗。

「剑术吗……。以前也说过，是连只有新兵程度

剑术（本领）的我一次也没有赢过的等级。不太推荐啊……」

斯诺担心着伙伴的安危，明确地摇了摇头。

但是缇亚遭到否定却还是若无其事的样子。

「那、那是因为以决斗形式漂亮地一对一所以输了……！在迷宫里使用的剑术是另一种！」

她似乎主张与人决斗和探索迷宫是不一样的。

确实，以人类为对象和以怪物为对象技能的选择会发生变化。针对知性的有无会产生不同的策略。

存在虽然没有战胜过人类，但是能打败怪物的剑士也并非不可思议。

但是我并不认为有着令人绝望的运动神经的缇亚能用剑术与怪物对抗。当我和斯诺一起对她投以怀疑的目光时，缇亚以认真的表情开始了说明。

「你们两个，我可没骗人……！迄今为止我（俺）剑术不好都是因为阿雷亚斯家的老头子教的类型太过拘束了……。那个是出色的骑士的决斗剑术，不适合身为探索者的我。我（俺）应该做我（俺）自己。现在就给你们两个展示一下……！！」我觉得有道理。

因为只有一只手而平衡性不佳的缇亚肯定不适合普通的剑术。

听到了这相当有说服力的话，我和斯诺就只能再守望她一次了。

然后，通过了被打扫干净的四十一层，我们进入了四十二层。

四十二层与四十一层一样，是到处覆盖着植物的热带雨林，前进起来非常辛苦。无论看向哪里都是绿色的植物，树根和藤蔓形成了天然的陷阱和圈套，所以一秒钟也不能松懈。

当然，出现的敌人也是植物类的。

比前一层稍微强大一点的怪物成了缇亚披露真正剑术的对象。

一匹名为萝丝达尔的怪物在百米开外的地方等待着。

【怪物】萝丝达尔：等级 42

第一眼望去的感想是这是一种介于蔷薇和人之间的——步行的食肉植物。但是与高度人性化的树人不同，植物所占的比例很大。

粗大的茎和像刀刃一样的叶代替了四肢，夸张地盛开的红色花朵代替了头部和胸部。原本应是雌蕊的中心部分长着动物一样的巨口，锐利的牙齿排成一排。

缇亚意气风发地持剑面对萝丝达尔。

「你们两个看好了。这就是我（俺）编出来的新剑术。……一击即决」

说实话，这个区域不适合用剑术作战。

障碍物很多，立足点也不好。

在我因为有点期待能看到什么样的剑术而注视着她的时候，缇亚没有前进，而是在这百米开外的位置将握在左手的剑抬起。

摆出了将剑举过头顶的满是漏洞的架势。

然后，在这个架势的基础上伸出了刚才没用到的右手并小声嘟囔着。

「首先、用手抓住它——」

用充足的魔力将用魔力生成的光辉璀璨的右手手臂伸长。

像橡胶一样的右臂伸长，接近了怪物。

——在这个瞬间。

伸长的右臂将要到达敌人面前时，手部突然膨胀了起来，就像巨兽的颚一样将萝丝达尔吞下。受到突如其来的攻击的敌人虽然尝试着逃脱，但是

因为缇亚浓郁的魔力把全身紧・紧・握・住而动弹不得。

因为最近我也被抓住过，所以很理解萝丝达尔现在的心情。虽然视觉上是透明的手臂，却能用深入骨髓力量抓握。因为震惊与恐惧，无法进行冷静的判断。

「—— 然后，拉到这里 ——！」

缇亚把伸长后抓住萝丝达尔的手臂缩短，把它拉到了这边。

然后，在被拉过来的怪物的前方等待着它的是一把举过头顶的剑。

当然，那把剑上流通着缇亚的魔力。因为神圣魔法的强化，大概增长了数倍的锋利度与重量。

「—— 调动力量，全力挥下!!」

被拉过来的萝丝达尔到达的瞬间，缇亚用剑将敌人一刀两断。

凭借 status（状态）和魔力的压倒性的暴力袭击了在四十二层巡回的怪物。

怪物理所当然地当场死亡，化为光芒消失了，一旁的缇亚两眼闪闪发光地准备听取我们的感想。

「怎么样!? 我（俺）的剑术!!」

缇亚一副很想被表扬的表情，顺带一提，我又幻视到了摇动的尾巴。

但是，虽然为背离她的期望感到抱歉，我和斯诺的反应并不好。我们两个长长地「嗯」地呻吟了一声，作出了像锤击一样的回答。

「这不是剑术吧.....」

「这不是剑术吧.....」

保守来说这根本不是剑术。

「诶、怎么看都是剑术吧!? 是使用剑的技能啊!!」

「不，如果现在用的不是剑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虽然现在缇亚使用着我借给她的剑，但即使没有这把剑，结果也不会有任何改变。毫无疑问，剑并不是主体。

「有剑在啊！我（俺）是剑士啊！」

但是现在的剑术是缇亚式的。

在以剑为借口强调着自己职业（Class）的缇亚面前，我和斯诺都很为难。

虽然很想支持缇亚的梦想，但我不能对如此明显的职业（Class）欺诈双手赞同。

看到我们的样子，缇亚为了展示下一个剑术并让我们认同而振奋了起来。

「那就、那就再来一次！这次我要用突刺！」

似乎要再来一次。

我没办法，只好找了一只和刚才一样的怪物。

面对那只怪物，缇亚首先采取的行动是发光。

放出兼具威压和炫目的光芒后，摆出了用剑突刺

的架势。

但是，她低声自语——

「“Divine Arrow・Spear(神圣之箭・矛)”……」

我没有听漏她嘀咕着的魔法名。

和刚才一样，缇亚的剑上笼罩着魔力。在积蓄了足够的魔力之时——

「突刺！」

缇亚的咆哮在走廊中响起，附着魔法的剑尖伸长——前端的光芒贯穿了被吸引住视线的敌人。

精彩的一击。

看着当场死亡的怪物，我和斯诺的感想又重叠了。

「嗯，好魔法」

「嗯，好魔法啊」

「——是剑术啊!!」

缇亚跺着脚，顽固地否决着自己是魔法使的事

实。

然后马上就又说着「给你们见识一下下一个剑技……！」以怪物为对手披露着缇亚流的剑术。我和斯诺用温暖的目光注视着她。

一开始还心惊胆战地观察着缇亚的剑术，现在却只剩下观战的心情（Mood）了。

我和斯诺都感到有趣地说着戏弄缇亚的话，但也为她连续魔法的流利构筑而感叹不已。

最重要的是，缇亚开始有“自知之明”地依赖魔力了，不是像一开始那样只用剑做无谋的攻击，而是活用了自己的长处。

如果缇亚充分利用自己魔力的长处的话，大部分的怪物都会被压制击杀吧。正因如此，我们就放心地交给缇亚了。

缇亚在探索迷宫中没有失去自己作为剑士的矜持，而且还活用自己的魔力独自进行探索。和斯

诺一样，缇亚也在成长，从这幅景象可以清楚地看出她已经一步步地接近大人了。

就这样，四十二层因为缇亚流剑术的大活跃而顺利地被攻略了。途中，关于缇亚的剑术就以「那就说它是“魔法剑术”吧」这样一句话总结了，与我的“魔力冰结化”被分类成了同一种。

——在那之后，我们向着五十层进发，将迷宫一层层地攻略了下来。

因为这条道路已经通过了一次，所以基本上不会迷路。与以前失眠加空腹的最糟糕的状态相比，真的是轻松多了。因为怪物都不是第一次看见，所以没有特别的发生。

我们花了半日的时间之后，到达了“风之理的盗窃者”缇缇的阶层。

当然，这里已经没有了之前的草原和暴风雨。

这个一无所有的空间表明了她已经离开了这个

世界。

「——好，到达」

「诶，这就是缇缇姐姐的阶层吗」

「.....什么都没有啊」

我们三人轻轻地走了一圈，放置了移动用的
“Connection（链接）”。

这就达成了当前的目的。

然后谈到了剩下的时间要做什么，我们决定要提高等级。

从这里攻略到六十层得不到什么好处。在诺斯菲还活着的时候，不能在那里放置“Connection（链接）”（这里原文写的是维度不过我觉得应该是链接）。结果我们决定将五十层作为休息地点，在上下的阶层狩猎怪物。

我被仍然精神饱满的缇亚和斯诺拉着，回到了刚才通过的阶层寻找怪物来战斗。

当然，在提高等级的时候，要彻底避开 BOSS。我没有忘记以前在提高等级的过程中抱着轻松的心情挑战 BOSS 时所受的苦，这是挑战三十四层的伽鲁夫纳多杰里的教训。

我找到合适的场所和怪物，斯诺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缇亚释放魔法将其击杀。不断重复这个过程——然后找到了有效率的方法的我们回到了船上。

做出这种提早退出的行为根据的也是以前的经验。

一年前的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了，过分地提高等级并不是一件好事。我们知道了等级的上升会给身体带来异常，会越来越接近怪物。

在狩猎之前必须要决定好谁的等级要提高多少。做完这一项之后，才可以真正地提升等级。或许在到达本土的大圣都弗茨亚茨之前，我们都

只能在迷宫里提升等级。

现在还不是勉强地以迷宫最深部为目标的时候。

首先到达大圣都，与玛利亚和莉帕二人合流。然后去往世界树，和最后一个使徒迪普拉库拉会面。一切将从那里开始。

在那之前我想把时间花费在提升等级和休息上。

——然后在这一天，昼夜不停地进入迷宫探索的我躺下来睡着了。

明天大概也会和同伴们一起在迷宫中提升等级。

根据情况，还有可能开夜车。

先尽力回复体力吧，要准备得万无一失，身体状况也要保持在完全状态。

可能会有陷阱和奇袭——不，不是可能。

——必然会有陷阱和奇袭。

“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是必・然。

她之前说过「我在南方等待着你」。

虽然并没有盲目信任这一点，但最近我有一种近乎确信的预感。

诺斯菲将在“南联盟”的大圣都弗茨亚茨等着我。

和迄今为止的“理的盗窃者”一样，从千年前就一直等待着我。

诺斯菲一定会尽全力准备，等待着我吧。

那么我们这边也只能全力提升等级，以万全的队伍成员进行挑战。

思考着即将到来的与诺斯菲的战斗，我陷入了深深的睡眠之中。

一边看着所做的梦，一边进入了睡眠。

那个梦的内容十分让人怀念，十分让人安心——

286. 与生俱来的挑战者

诺斯菲·弗茨亚茨最久远的记忆是诞生的瞬间。

且直至今日仍是历历在目。

明明那样多的记忆都已流于暧昧，可那一天的会话我却记得一字不差。无论是眼睛捕捉的光芒，无论是耳畔的声响，无论是沁入鼻腔的气味，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如此鲜明——

——一睁开双眼，便发觉自己置身于一个昏暗的房间。

驱使刚刚诞生却已臻于成熟的肉体，环顾明明是初见却已有印象的房间。要将这样昏暗的环境同寄存于脑中的那浮光掠影般的知识相比对固然是一件难事，但所幸嗅觉亦能代替视觉起到辨识的作用。

尸臭与各种各样的药物混合而成的奇异的味，加上裹覆在周身的浓密的『魔之毒』。由此看来，

这里无疑是弗茨亚茨城内的一座高塔，这个房间曾经是弗茨亚茨的公主的病房，而现在则是『魔之毒』的研究所兼遗体收容处。

待到眼睛习惯了黑暗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座尸山。遭到密封的窗棂与堆积如山的尸体——乍一看下会觉得这里在进行某种出格的研究，但事实上这些尸体并非是被研究者杀害后收集而来的。

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被『魔之毒』秽犯而在绝望中丧命的百姓。

在这个世道，连安眠于墓中都是奢望的无依无靠的可怜人不计其数。一些置被感染的危险于度外的研究者将这些人的尸体聚集在这里，试图探索治疗的方法。

实在是极具献身精神的故事，令人感动。

然而结果却是徒劳。

到头来，弗茨亚茨学者们的研究未能取得丝毫的进展，在以无数同胞支离破碎的尸体铸就的道路的尽头，他们得到的只有无尽的绝望。

仅以弗茨亚茨国的知识和技术，哪怕再用上一千年，恐怕也不会有什么起色吧。

如果考虑得再现实一些，那说白了，直到弗茨亚茨国破灭的那一天，研究也不会有进展。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我能够在满溢着『魔之毒』的房间内行动自如呢？

这是拜不属于弗茨亚茨的一干外因所赐。

『使徒』与『异邦人』。

特别是『异邦人』，因为『异邦人』的力量，有关『魔之毒』的研究取得了飞跃性的进展。再加上使徒们那奇迹般的力量，最终甚至制造出了能够适应『魔之毒』的人造生物。

这便是有关我诞生的来龙去脉。

说是诞生，但我并非是从母亲的腹中出产的。
而是将人的血肉与『魔之毒』的结晶捏合在一起而成的，经人手制造的具备人形的存在。

我一出生便知晓这些原委。

多亏了一种将知识刻进血液中的技术，我没有感到任何的混乱。我在本能的驱使下苏醒，认知了自己，认知了世界，认知了场所，并打算离开这个昏暗的房间。

起身下床，光着脚在石板地上迈步。

推开一道古旧的木门，沿着台阶拾级而下，走进最近才被扩修建成的房间。

在那里，我邂逅了自己降生以来的第一缕光芒——尽管如此，我的眼睛却早在自己诞生之前便习惯了光的存在，所以我毫无阻遏地走进了房间里。

与我方才所在的房间不同，这里洋溢着清新的空

气。因为兼具接待室的作用，所以还备有简单的桌椅。

等候于房间里的人在惊讶中迎接我的到来。

“真、真的在动诶……！”

最先出声的是一名金发的成年女性，使徒西斯。

“那当然能动了，毕竟就是那么给她制造出来的啊。”

接着发声的是一名茶色头发的少年，使徒勒伽西。

“太好了……看来是成功了啊……”

松了口气的是一名白发老人，使徒迪普拉库拉。

迎接我的是三名使徒。

三名使徒身上都缠绕着异样的氛围，且各不相同。纵然表情和衣着都并无异样之处，但我却本能地明白他们是特别的存在。本能告诉我他们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将我制造出来的使徒.....既然这样，那他们就是我的——

“那个，她就是所谓的『魔石人类』来着。虽然是首个试作品，但性能已经臻于完善了。在世界的境况改善之前的时间里刚好用得上她——阳潼是这样评价的。好了，我转告完了，你们两个听好了吗？”

看起来最为年少的使徒勒伽西以不逊的口吻同另外两名使徒解释道。

尽管这样的光景给人以不成体统的观感，但使徒的实际年龄与外表其实是不相符的。

在我继续沉默的时候，另外两名使徒难掩心中的喜悦。

“嘿诶～，『魔石人类』.....！不错嘛，很不错！！”

“『魔石人类』吗.....这可真是个不错的物件。

这样就又确实向前迈出了一步了。终于啊……是了，终于……”

三名使徒称呼我为『魔石人类』。

这便是投入了当时最尖端的全部魔法技术，使用了当时最高级的魔石打造的，能够适应当时的严酷环境的理想的人形之物——是历史上首个『魔石人类』诞生的瞬间。

然而他们的反应与我所期望的却有几分偏差。

故而我的表情也黯淡了几分。

“啊，对了，她的名字怎么办？”

或许是察觉了我的期望吧，勒伽西提出了相对近似的意见。

这却令另外两名使徒大感疑惑。

“嗯？不是就叫『魔石人类』吗？”

“必须得给她起个名字才行吗？叫『光之御旗』不行？”

不管是呈老人之姿的使徒迪普拉库拉，还是以成年女性的外貌示人的使徒西斯都一样，明明外表这样成熟，但却严重缺乏常识。两人的感性有别于常人，这点就如血中的知识所示。

“不不不，那是立场和名称，不是名字啊……我是说将我们也有的名字赋予她。”

“啊啊，确实，为了便于识别，那东西还是必要的。我主也曾这么说过。可是我不擅长做这种事，就你们两个来吧。”

“那就让我来吧！嗯～，我想想，她是南方的象征、是救国的圣女、背负着克复北方的使命——”

西斯十分踊跃地举起了手。

随后，我便被她赋予了——

“『以北之地为目标之人（Northfield）』！以『南联盟』『光之御旗』的身份拯救世界的圣女！『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丽德·弗茨亚茨！！”

被她赋予了一个不像名字的名字。

这并非名字，而是使命的桎梏。

但我无意将腹诽付诸言语。

只是将她的台词在脑海中不断回放。

看来我似乎是所谓的『光之理的盗窃者』。

.....说实话，我只觉不明所以。

不，其实单纯的意思我是明白的。拜刻在血中的丰富知识所赐，我的学识一定凌驾于普通的学者吧。

所以对这个世界、这个国家、这个地下室的状况，我都是了然的。

我知道这个世界正因『魔之毒』而穷途末路。我知道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渴求着救世主的存在。我知道自己需要扮演的角色。我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得不行遂使命。我知道自己力量几何。

我全都知道，可是.....

可是却不可避免的，没有实感。

没有真正诞生于世的实感。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实感。当然，也对这个世界的危机了无兴趣。周围的所有人都是如此陌生。谈及的一切都全然无谓。对一切都感到索然无味。

全都无所谓——我自诞生后最初萌生的感情，就只有如此纯粹的绝望。

因过于空虚而神伤，因了无意义而想要发笑，几欲回归于无的渴望突然涌现，恰逢此时，它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是使徒们身后的窗户。

与最上层不同，这个房间的窗户并没有被密封。

我搁下喧闹的使徒，独自一人朝着窗户迈步——

“天空……好暗……”

将手搭在窗边，发出自己初诞的第一声。

接着，我顺势想要从中跃出。

拜塞满大脑的知识所赐，我知道自己现在该怎么做。

只要从这里跳下去就结束了。

只要让脑袋向下与地面相撞，我很容易就能拥抱死亡。

若是真正的人类势必会对此怀抱恐惧，但我却可以毫不犹豫地付诸行动。

这样就能回到诞生之前的状态了。就能从这种空虚的感觉中解脱了。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

“是啊，确实是个昏暗的世界呢！……而你的使命就是扫净这些黑暗，为世界带来光明哦！此乃无上殊荣，你将会成为拯救世界的基石！能够将生命献予我主，你应该感到感激！诺斯菲丽德！！”

不知不觉间，西斯来到了我身旁，并将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她的双目熠熠生辉，以对待一个共赴死地的同志的态度指着昏黑的天空慷慨陈词。

正如血中的知识所示，司掌正义的使徒西斯脑子果然缺根弦。

就因为她这脑子缺根弦的举动，我彻底失去了自我了断的机会。

跟着，迪普拉库拉也同我走来。

相较之下还算正常的使徒将西斯的话简单易懂地翻译了过来。

“诺斯菲丽德啊，请你代替我们使徒统一人类吧，代替这个国家的王族将弗茨亚茨整合起来吧，代替为这个世界的『魔之毒』所苦的人们与敌人战斗吧。这常人所不能的种种，你都有替而行之的力量。”

——『代・替』。

这正是『光之理的盗窃者』的『魔法』。

我亦是为此而被制造出来的。

“……诺斯菲丽德，你愿意吗？”

“肯定愿意啊，还用问么！？这可是无上的荣誉哦，荣誉！”

迪普拉库拉和西斯都以期许的目光看着我。

先前的空虚感受到了几丝触动，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嗯，我愿意。”

毕竟除此之外也无事可做，我没做多想便答应了下来。

于是，我拿开了搭在窗边的手。

我的回答令两名使徒很是满意。

“——嗯，这也是当然的呢。呵呵，真令人高兴啊。同伴又增加了呢。虽然世界的境况很严苛，但希望果然还是存在的啊。呵呵呵。”

“能像这样一步一步确实地向前迈进……的确

是令人高兴的事啊……”

在欢喜之情形于颜色的两人身后，勒伽西默默地叹了口气。

他以一副后事如何与自己无关的态度背过身，先行离开了房间。

最初的照面大抵就是这样。

——随后，经留下来的两名使徒之手，我作为『魔石人类』接受了微调。

首先熟悉弗茨亚茨城的结构，然后又被带到全国首屈一指的大书库，第一要务是在那里学习。

确认血中的知识是否有误，常识的比对，礼仪举止的检验。用了几天的时间，我彻底掌握了不负于『御旗』之责的一切。

在那之后就是血缘关系的捏造和照会。

为了将“先王的庶出”这样一种虚假的身份转化为真实，活用使徒的权限照会各处。话虽如此，

但弗茨亚茨国毕竟已是风雨飘摇，所以要露面的场合不算太多。数月后，我成功以弗茨亚茨王家的末席身份得到了认可。

就算『使徒』的影响力再强，这件事也很异常。由此观之，这个世界和这个国家是真的步入末路了。

存在得到了认可后，接下来便是魔法的调整。

作为『御旗』，我必须能利用『魔之毒』引发超常现象。

在这个时代里，魔法的基础还不完善，绝大多数人是不能使用魔法的。故而能够运用魔法的魔法使是各国争抢的贵重人才。

魔法使可以从虚空中唤出水火，能够净化空气，改换地形，甚至能修复人体的伤残。既然拥有颠覆常识的力量，那自然会得到破格的优待。

而我运用魔法的能力则是远迈群伦。

我对『魔之毒』的适应力极高，能够唤起种种奇迹。

同时，作为由『使徒』钦点的『光之理的盗窃者』，一种魔法以常时发动的状态加护在我身上。

那是以人类统一为目的的，『光之御旗』计划的根干。

『魅惑』的魔法。

仅仅是看到我身上散发出的光，对魔法的抵抗力较低的人就会被『魅惑』而醉心于我。

如此，他们听到我的声音就会奉如圭臬，绝对服从我的任何吩咐。

如此，他们看到我的身姿就会奉若救主，心甘情愿地追随在身后。

尽管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敌。

对魔法的抵抗力本就因人而异，如果对我个人幻灭也会导致魔法的解除。

我之所以作为『魔石人类』而呈现以完美的肉体就是为了补足这个缺点。

极尽所能地准备出最美的外表，极尽所能地赋予我最渊博的智慧，以此弥补魔法本身的弱点。

这样一来，一旦被我的外表迷住，那么就算当事人对魔法的抵抗力很高，『魅惑』的效果也会发动。如果拜服于我渊博的知识也是一样。

而且据说如果被我的演说和舞蹈感动了也会有同样的效果，不过这不是『使徒』而是『异邦人』的意见。听说如果模仿异世界那边唱歌跳舞的偶像，那么从短期来看收效会很显著的样子。在计划中还准备打造专门的剧场，让我在里面唱歌跳舞什么的。

就这样，作为完美的『光之御旗』，我甚至动用了魔法的力量，一点一点地笼络了弗茨亚茨的民心。

从作为王族的照会开始，平时出席国家举办的全部活动，一有空闲则到民间开展慈善活动，真诚地与国民互动。理所当然的，过程中我会运用被视为奇迹的魔法，治疗卧床的病人，帮助穷困的孩子，用自己的声音抚慰人们的不安。

一个月，又过了一个月——计划顺利地推进着。

我作为『光之御旗』的受认同度稳步提升。

而且还模仿在北方为人们传颂的『支配之王』的故事，将自己塑造为绝对不败的象征。

过去了半年之后，使徒们认为将计划全权交由我一个人负责也不会有碍了。于是迪普拉库拉和西斯便将精力转投到了其它的计划上。

他们会这样想也是情有可原。

事到如今，只要市民们得见天颜，欢声便不绝于耳。只要军士们得见天颜，必胜的呼声便震天动地。只要披露我有举办活动或表演的行程，全国

上下便如祭典般急管繁弦，鼓乐喧天。

『魅惑』的魔法效果发挥得实在淋漓尽致。

比方说，就算我表示“要征重税了哦”，国民们也都会心甘情愿地说“多少我都缴！”然后我再说“要去征讨临近的大国哦”，士兵们亦会回答“愿效死力！”

一切都进展得十分顺利。

在弗茨亚茨国被我整合之后，紧接着便是对邻国的『魅惑』。

这也不会花太多时间。因为在目前的时点上，邻国的国民和贵族就已经存在数量相当庞大的我的信众了。将周边国家统一在弗茨亚茨旗下指日可待。

计划进展得真是太顺利了。

——而唯一的问题却产生于我个人。

那·个·感·觉突然又袭来了。

在把每一天像流水作业一般度过的时候，我又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作为『光之御旗』度过的每一天既不艰辛亦不痛苦。

但却也并不轻松，并不愉快。

只是因为我过于完美，所以一切都过于正常了。

就跟那个时候一样。

在初诞之时萌生的那种虚无感又一次袭上心头。

突然之间就没有了实感，没有了兴趣，觉得什么都无所谓，觉得世界怎样与我无关。

因过于空虚而神伤，因了无意义而想要发笑，几欲回归于无的渴望突然涌现，对死亡的欲求一下子变得十分迫切。

于是我又一次在高塔中望向窗外。可是以我现在的身体强度，就算是跳下去也死不了。

需要更具杀伤力的行为，所以我用外套遮住面

貌，离开了弗茨亚茨城。

无视掉城内的警备人员，潜入城邑之内。

毫不在意与自己擦身而过的国民，一路奔赴国境之外。

我想到海边去。

我想到一个没有任何熟识之人的地方，溺死在水中。

我想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为这个全然无谓的故事打上休止符——

然而途中，我被一名少年挡在了关卡处。

使徒勒伽西以昏昏欲睡的眼神看了我一眼，轻轻地喊了声“你好啊”。我停下脚步，惊讶地瞪大了双眼。

“为、为什么……？”

为什么勒伽西会在这里。这是我发自心底的疑问。

“没什么，就是觉得你差不多又・到・了想死的时候了。我当初也是这阵子吧，差不多过了半年的时候。”

勒伽西看破了我心中的想法。不止如此，听言中之意，他在半年前还察觉了我想要翻出窗外自杀的念头。

本以为使徒全都不懂人心，但这个没有干劲的少年却让我不得不改变看法。

被『主』创造出来的第三位使徒、勒伽西。

因为抱有诸多缺陷，故而总是单独待机。既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提议，也不会为计划搭把手。因为他的言行无气无力，就连另外两名使徒也对他不抱期待。一言以蔽之，他就是个吃白饭的。

而这个被视作最为无能的使徒，却向我示以不同的道路。

“你会感到如此空虚的原因.....我姑且算是略

知一二。你愿意拿出点时间跟我聊聊吗？”

勒伽西问道，接着他不等我回答便背过身走了出去。

他前进的方向并非通往国境之外，而是弗茨亚茨国内。

看着他的背影，我犹豫了。

将其无视选择遵从初心是可以的。

单纯考虑实力的话也是我更强。无论使徒有多么渴望『光之御旗』的作用，事已至此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我了。我是可以从中抽身的。

明明如此，可我却乖乖选择了跟随勒伽西。

甚至于我自己都为这个选择感到惊讶。

可能的理由只有一个。

因为我觉得自己和他很像。

勒伽西那无气无力的性格与我缺乏主体性的性格有很多共通之处。或许是因为这个而让我对他

的想法产生了一些兴趣吧。

就这样，我在勒伽西的引导下走进了市内的一栋建筑物。

“这里是……”

那是在弗茨亚茨为数不少的一间医院。

在这个国家里有不计其数的患者。非也，岂止是这个国家，『魔之毒』的中毒症状是世界规模的瘟疫。

『魔之毒』对人体有害，而且危及生命。

为此，被奉为魔法之始祖的『异邦人』开发出了分解『魔之毒』的办法，亦即被称为『魔力变换（Level Up）』的魔法——准确来说是咒术。

接受了这个魔法的治疗后，拥有『素质』的人可以分解『魔之毒』，将其从有害物质转化为自身的力量。

当初，在这个魔法流传开来的时候，整个国家都

为之沸腾了。

原本被视作不治之症的疾病终于有了治愈之法，人民会欢喜不已也是必然。

然而这个魔法的恩惠并不能平等地降临到所有人身上。

首先，能够运用魔法的人原本就很稀少。就算有一个能使用『魔力变换』的魔法使，一天的治愈数量也有限。更进一步地，也不是所有人接受了这个魔法的治疗后都能从『魔之毒』的侵蚀中解脱。

与生俱来的所谓『素质』的才能是必须的。

如果没有『素质』，那无论如何也无法得救。

只能在『魔之毒』的摧残下逐渐迎来死亡。

而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专门用来收容那些经过『魔力变换』的治疗也没能痊愈的患者的场所。

换句话说，这里就是将已无回天之术的患者隔离至死的空间。

于是理所当然的，为『魔之毒』所苦的呻吟声不绝于耳。

因病痛而不断衰弱的人们一个挨着一个地躺在廉价的床铺上。

可是这里却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就连护士的人数都被控制在了最小的限度。

所有这些都彰显出这是一个已经被彻底抛弃的领域。

说实话，能够有廉价的床铺就已经很好了。这些患者之所以能够免于曝尸荒野的命运，在一个能够遮风挡雨的屋檐下迎接死亡，也是多亏了『使徒』和『异邦人』带来的复兴所赐。

在我冷静地确认着病房内的状况时，勒伽西指着其中一名患者问道。

“看了那个，你怎么想？”

在那里的是一个孩子和一位女性。

年龄还只有个位数的少年躺在床上，因『魔之毒』的侵蚀而痛苦地呻吟着。一边呻吟，少年一边用嘶哑的声音说“我不想死”。在他身边的女性握着他的手，拼命地祈祷。向神祈祷着请务必救救我的孩子的她，也声嘶如绞地说着“活下去”。

“……令人痛心的光景，我应该这么说才对吗？如果您是想说这个国家目前的惨状的话，那我想自己了解得应该比您要更深刻才是。还是说，您难道是想告诉我死亡的恐怖吗？”

“不，不是的。那些根本无所谓。跟我们没关系。比起那些——”

勒伽西不屑地摇了摇头。

与他那理应希求救赎世界的使徒之身份相较，这样的发言显得名实难副。

接着，勒伽西以陈述远比世界灭亡还要重要得多的话题的口吻继续道。

“那个只剩死亡一途的孩子，母亲不是在同他祈愿说‘活下去’吗？”

无关于世界的危机，也不涉及人的生死，他的着眼点是二人的关系性。

勒伽西换了种说法，重新讲明其中的意义。

“那似乎就叫作‘被爱’。”

“哈、哈啊……？被爱……？”

带我来到这样致郁的场合，向我示以如此痛心的状况，还以为他想说什么，真没想到居然是『爱』的话题。

果然勒伽西也和其他的使徒一样，有哪里不对劲。

尽管下意识间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但我却对后续的话语感到无比在意。

纵然理性上感到不可理喻，但本能却在渴求。

我想听听看所谓的被爱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一般来说，在孩子出生的瞬间，血亲就会像那样去爱自己的孩子。”

“在出生的瞬间，血亲会……”

这是我的血中没有的情报。

在我去思考为什么自己没有赋予这个情报之前，诸多疑问便随着这份事实冰消瓦解。

在理解了其中意义的同时，我的目光便无法从这对亲子身上移开了。

直到刚才还觉得了无意义和价值的光景，却突然换了新颖。

“虽然存在像我们这样的例外，但一般来说都是那样的。诞下孩子的血亲，都会像那样去关心自己的孩子。”

于是终于，我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之所以不安定

的理由。

也就是说，我还是不完整的。

尽管此前没能意识到这份不足，本能却感觉到了。

所以才会像这样缺乏平衡感，内心飘忽不定，以至于不满、闹别扭。

我本应有能让自己以之为容身之处的血亲的。

我本应有即使自己什么都不做也愿意给予无私的爱
的血亲的。

我本应有在自己寻死之时，以一声“活下去”
来阻止我的人的。

愿意将我视作挚爱的人。只要有那样的人在，那么我绝对——

“勒伽西大人……”

不知不觉间，我以嘶哑的声音呼唤使徒的名字，催促他继续。

“啊啊，我明白的。要去见见看吗？正好他现在回到弗茨亚茨了。”

勒伽西很好地回应了我的期待。

他分毫不差地理解了我渴求些什么，立即背过身为我引路。

这一次我没有犹豫，二话不说便跟在了他身后。我们离开了病院，继续在市内行进，最后抵达了一个与方才风格迥异的场所。

那是一家坐落于市内角落处的餐馆。

为工作而忙碌的人们为了享受一时的幸福而聚集在此。乍一看下，从事警备和建筑工作的男性客人占了较大的比例，从店内的氛围来看，这是一家以酒水服务为主的餐馆。

我和勒伽西随便点了些东西，在餐厅的一隅落座。

如果被周围的国民认出我的身份会很麻烦，于是

我将面容掩的更深一些问道。

“勒伽西大人，请问……”

“在那儿。那边那个黑色头发的人应该就是你的父亲了。在各种意义上都是。”

说着，勒伽西将目光投向了坐在柜台边的二人组。

我紧跟着看了过去，确认两人的面貌。

在距我们较远的席位上，两人在一派和睦的氛围中闲谈。

一个是黑发的少年，一个是金发的少女。双方都穿着朴素的衣服，完美地融入了这家平民餐厅的氛围。但定睛细看便会发觉双方全都异于常人。近来在魔法方面造诣颇深的我很清楚，无论是少年还是少女，都是力量在我之上的强者。

不仅如此，我还清楚两人的身份。

我不可能不清楚，毕竟就算说我是为了他们两人

而生的都不为过。

他们的名字是相川涡波和缇娅拉·弗茨亚茨。

是『异邦人』与『真正的公主殿下』。

“那个黑色头发的人，就是我的……”

“没错，是你的父亲。我们使徒说到底不过只起了助产的作用罢了。真正算的上将你诞下的人，应该是两位『异邦人』才对。……说来遗憾。”

使徒所言应该属实。

我也知道，『异邦人』身体的一部分构成了自己这一『魔石人类』的材料。

『使徒』制作『魔石人类』的一个目的就是创造出和『异邦人』一样拥有较高素质的存在，那么会这样做也是当然的。

在我身体的构建中，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是『相川涡波』和『相川阳潼』。

比起我代之发挥作用的缇娅拉·弗茨亚茨，我与

相川兄妹更像。

既然如此，那能称得上将我诞下的双亲的人，就应该是黑发的『异邦人』了吧。

“勒伽西大人，在父亲大人身边的是……”

“是本应居于你现在所处位置上的家伙。”

“果然，她就是缇娅拉大人……”

当我对双方身份的猜测得到验证的时候，我们点的餐刚好上齐了。

勉强可堪饮用的水与硬度惊人的面包。

我一面机械性地将之送入口中，一面观望两人的背影。

考虑到看得太明显或许会被二人察觉，我便没有侧过脸，仅依靠眼球的转动进行观察。

见状，勒伽西十分不解地问道。

“你不去见见涡波哥哥吗？我是觉得让你们见面会很有意思所以才带你来的。”

“这不行。说到底，就算我现在过去，对方也根本不认识我……”

坐在那里的两人都很善良，是不知道我这么一个背德之物的存在的。如果我在这个时候去同他们搭话，那肯定会让西斯和迪普拉库拉很难堪吧。或许会对『光之御旗』计划造成不好的影响。

“应该吧，所以我才把你带来的。”

然而第三位使徒勒伽西却十分不以为然地将计划置于危险之中。

自己这半年来的成果被他如此轻视，我不由地感到了一丝不悦。与此同时，我猛然发觉自己原来还是挺看重这个计划的。

从刚才开始就尽是前所未有的体验。

就算不能在这里同父亲大人搭话，我仍然认为此行已经有了足够的收获。

原本以无所不知自持的我，此时意识到自己并非

已对世间百态了然于心。

现在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还太早了。

“……回去之后我会再好好考虑的。至少我现在已经没有寻死的意思了。获悉了这些新知识后，感觉挺新鲜的。”

“……是吗，那就好。”

勒伽西率直地接受了我的致谢。

他没有强迫我去跟父亲大人见面，只是默默地陪在一旁用餐。

没过多久，父亲大人便和缇娅拉·弗茨亚茨一同离开了餐馆。

以此为契机，我们也回到了街上。

达成了目的的我和勒伽西没有多说什么直接同彼此作别。

“那再见了，诺斯菲丽德。我对你是有那么些期待的哦。”

已经确信我不会再自杀的勒伽西的身影随后便消失在了街道深处。

我也回了一声“再会”，随后径直返回了弗茨亚茨城。

沿着离开的路途，悄悄地回到了我自己的房间。今天着实发生了很多，我甚至首次产生了疲惫感。我直接倒在床上，长长地叹了口气。

这里曾是缇娅拉·弗茨亚茨患病时的疗养间，同时也是我自己诞生的场所。在这个房间里，我良久地仰望着虚空。

在默然的途中，我将意识从外界集中到了自己的内心深处。

拜勒伽西所赐，我已经告别了那种空虚感，但心情绝对说不上好。

不如说心情很糟。

某种黑漆漆黏糊糊的东西在腹底沸腾着向上涌

来，这种感觉迟迟不散。

同样的，在脑中也有迟迟不散的情景。

在病院中看到的亲子。在餐馆中看到的两人。

两种情景你来我往地占据着我的脑海。

我一面在脑中重新回顾，一面看向窗外。

天空还是那样昏暗。

刚一这么想，便有紫色的雪（泪洗）从空中洒落。

在这个世界中，侵蚀人们的『魔之毒』有时会化作结晶像这样飘洒而下。

结晶的形状各异，有小有大自不必说，有时甚至会形如紫色的玻璃片。尽管知道这是侵蚀众生的恶劣之毒，但像我这样与之无缘的人还是会为这份光景感到几分美丽。

缓缓零落的无数的泪洗。

比之于重物要轻缓，比之于鸿毛要迅捷。以独特的速度零落的结晶极富幻想性，具有在不知不觉之间

摄人心魄的魅力。

我一边在心中沉思，一边凝视着窗外的景象。

过程中，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怪异的妄想。

啊啊，不知为什么。

这降注而下的『魔之毒』，仿佛是滴落在世界肌肤之上的鲜血……

这样的感想闪过了脑海。

其间，泪洗还在落个不停。

在我将之同流溢不止的血液联想到一起的时候，紫色便仿佛变作了红色。世界被血涂满，染得鲜红。

唰啦唰啦唰啦地，红色的血渗落，有如瀑布一般倾盆而下。

几乎令人气闷而绝的大量的血——

“——！”

随着妄想的愈演愈烈，我突然毛发直立。

身体为之战栗。

全身汗毛倒竖。

我逃也似地钻到了床上。

“……………!?”

今天，我从一对亲子那里学到了人与人的牵绊。
我领会到了，来自血亲的爱可以给人有这样黑暗
的世界中活下去的力量。

这也意味着，我已经发觉孤身一人生存于世是不
对的。

一直在纠缠我的那种空虚感于是转变为了寂寞。
这份寂寞又变为了不安，不安最后化为了恐惧。
尽管无法用理论言明，但情感的变化却很纯粹。
好可怕。

除我以外便空无一人的房间。

血与死充斥于脑海，却没有一个人同我说“活
下去”。

既没有人握住我的手，也没有人能让我倾诉。

不知为何，明明我之前还一心求死，可现在却畏惧死亡甚于一切。就像那个孩子一样，我也产生了极为强烈的“不想死”的念头。

明明我现在是如此的畏惧死亡，可大脑却不听使唤地擅自思考了起来。

人如果死了究竟会怎么样呢？死亡是否痛苦呢？人死后会去哪里？人死后抵达的是一个只有虚无的地方吗？我在那里还会有意识吗？如果有的话那会持续到何时呢？那里会是一个像现在这样的，只有一个人孤独思考的世界吗？在一片黑暗中，永远孤身一人。永远——孤身一人？

无从作答的问题接踵而至。

从床铺中探出头，观察周围的环境。

有种房间比平时还要阴暗的错觉。

一种黑暗几欲将我连同被子一起吞噬的不安感

如潮涌至。

在本能的驱使下，我将双手紧紧地抱在了胸前。

难耐的恐惧迫使我寻求自身的慰藉。

可是不够。要逃离这股黑暗的话，光是这样远远不够。

“——『Light』!!”

我点亮了一束光。

利用使徒叮嘱我除非必要否则不要滥用的奇迹，试图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

可是还是不够。

世界确实被照亮了。视野中的一切都看得如此清晰，除了明亮之外再没有任何描述可以形容我眼前的景象。

可是还是好暗。明明世界已明亮如此，我却还是觉得亮度不够。我惊讶于世界居然如此之暗，并一而再再而三地使出魔法。

“『Light』『Light』『Light』——”

想要更多的光。想要更甚于此的亮度。

无处不至的光已经照亮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但还是好暗。

黑暗好可怕。

可怕得让人无法承受。

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

从被双臂抱得紧紧的胸口处，传来了心脏的鼓动声。

这声音是那样喧嚣。

心脏的跃动声凌乱至极，加剧了我的不安。

明明如此剧烈，却仿佛下一刻就要停止。

如果它停止跳动——我就会死。

无论『魔石人类』怎样完美都会死。

我害怕死亡。

我害怕自己就这么死去，回归于无。我害怕自己

不再存在。我害怕在没有任何人同我说“活下去”的情况下消失。我害怕在人生毫无意义的情况下死去。我害怕世界在自己死后也会继续。我害怕自己变得对自己是生是死都没有明确的认识。

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是好可怕！

不，就因为不是很明白，所以才觉得可怕！？

光是因为恐惧就好像要窒息了。

胸口仿佛要裂开一样，身体乃至灵魂都在痉挛。

.....谁来帮帮我。

我想要有人来帮帮自己。

想要有人向我伸出手。

只有我一个人实在是承受不了啊。

拜托了，跟我说一句话就好。

.....我想要像那个孩子一样被爱。

想要像他一样，听到有人温柔地跟我说“活下去”。

否则我便无法从这种痛苦中解脱。

无论过去多久都无法甩开黑暗，走到一个充满光明的地方。

不知不觉，大颗的泪珠滴落在床上。

心脏的跃动声实在是太吵，以至于我现在才注意到自己的呜咽声。呜咽声与身体的痉挛一同自口中泄漏。最终像个孩子一样号泣了起来。

紧接着。

就好像掐准了时机一样，一道声音传入了我耳中——

“——放心吧。你还有我啊，还有我这个母亲在。”

听到自己渴求的话语，我又从床铺中探出头。

此时我看到房间里站着一名黑发的少女。

少女背对着窗外那渗着鲜血的阴空，露出了慈母般的微笑。

我一瞬间就明白了。

明明是初次邂逅，但我却立即意识到此人便是『相川阳滝』。

之所以作出这个判断，不是因为她方才的发言，而是因为缠绕在她周身之上的那股浓郁的『魔之毒』。

能够异常到如此地步的存在，除那个相川阳滝之外无他。

她便是勒伽西所说的称得上是我母亲的人了吧。现在我从渴求之人的口中得到了自己渴求的话语。……明明如此，我却还是在恐惧的支配之下战栗不已。

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我实在无法将她看作自己的母亲。

和我今天在市内看到的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多了。

相川阳潼的姿态，和那名握着孩子的手，恸哭着说“活下去”的女性比起来实在是、令我的大脑拒绝去理解的——



“哈啊！”

——猛地呼出一口气。

紧接着吸入肺中的空气是那样灼热，故而十分简单明了地传达出了自己目前正身陷危机的事实。

于此同时，我睁开双眼确认周围的状况。

因为身体还无法好好活动，于是便仅依靠眼睛和脑袋进行确认。

一个与方才梦里的环境相似的昏暗世界映入了眼中。

当然了，虽然相似，但终究还是截然不同的两个

地方。

首先，最大的不同就是这里的正上方并没有黑云，而是土结构的墙壁。

这里并不是天空之下的地表，而是大圣都地下的大空洞。仔细一看会发现这里黑得并不彻底，在远处存在着不少明灭的光芒。那些光芒来自于蕴含着光属性魔力的魔法道具。

这个大空洞的规模甚至比存在于我刚才的梦中的弗茨亚茨城邑还大。

以砖瓦搭建的建筑物鳞次栉比，用魔法铺装的道路泾渭分明。发挥街灯作用的不仅有魔法道具，还有运用液体燃料的物理灯。为了便于取水，用水管道更是有如蜘蛛网一般延伸到了各处。

『曾经存在于开拓地的地下遗迹』如今已经被改造为了发达的地下城。

实在了不起，真亏后人能将那个大空洞改造成这

样。

我一边有些怀念地眺望着地下的景象，一边确认自己的现状。

体力和魔力都已濒临极限。惊人的出汗量和孱弱的呼吸。

身体也无法自如地活动……明明如此，但我现在却在地下高速移动着。我将目光从一个接一个地被甩到身后的景物中抽离，转而看向抱着我移动的男子。

男子肩膀上挂着一件贵族用的披风，总是给眉毛摆成八字型，露出一副窝囊的表情，栗色的短发随风飘动，脸上流淌着大颗的汗珠。

他是最近被我纳入麾下的骑士格连·沃克。

格连注意到了我的视线，边跑边问。

“诺斯菲大人，您还好吗!?”

“嗯……难道说，我刚才失去意识了吗……?”

“是的.....不过也没办法，毕竟温度和空气环境如此恶劣。”

状况差不多理清了。

格连现在正抱着因敌人的火炎魔法而失去意识的我逃亡。

接着，我回想起了此前的种种。

一周前，我在『北联盟』的佩艾希亚城告别了友人和使徒西斯，随后径直来到了『南联盟』的大圣都。接着为了迎击终将到来的涡波大人，我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准备。

迫切需要棋子的我仿行了自己刚诞生那段时间的计划。

首先，我在大圣都报上了圣女的名号，然后帮助众多病患痊愈。随后还潜入了国家内部，对元老院的成员进行『魅惑』，并给国家要人施以洗脑。确保了地盘之后，为了稳固迎击的场所，我还迫

使国家施展了相应的政策，同时利用次元魔法从迷宫获取杀手锏，并重新封印了变成世界树的熟人。

只用了短短数天的时间，我就攻陷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啊啊，一切真的都进展得十分顺利。

能够和现在的我对抗的，就只有同样的『理的盗窃者』或者使徒了吧。

就在自己如此认为的时候，我受到了她的袭击。没错，她便是我计划中最大的误算——

“呵呵。话说回来，这简直就像阿尔缇的阶层现世了一样呢。”

继承了『火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之人，玛利亚。想到这里，我又将目光扫向了地下街，看向那些眼球形状的火焰——漂浮在空中的『火之目』。格连也注意到了它们，于是抽出小刀进行投掷。

尽管小刀精准地命中了火焰，但『火之目』却没有消失。火焰像被搅乱的雾霭一样轻轻摇动了几下，但终究没有失去形态。

『火之目』始终保持着一一定的距离，并死死地盯着我们。

“看来是逃不掉了呢。格连，把我放下来吧。”

“可、可是，诺斯菲大人！”

我没有在乎格连的拒绝，强行降到了地面。

虽然差点失去平衡，不过所幸是站稳了脚步。我立马抛下格连，向反方向迈步。

“请您等一下，我也跟您一起去。”

我转过身看了看格连的表情。

是由衷担心我的表情。

然而我却无论如何都无法信任他。我没法过分依靠他。

在『魅惑』目前置身于大圣都的『天上之七骑士』

以及特制的『魔石人类』的时候，我都轻而易举地成功了。可是，唯有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和他却让我费了一番功夫。

再进一步来说，我甚至对『魅惑』成功的来龙去脉抱有诸多疑问。

他并不是被我的外貌和力量迷住的。

也没有被我的思想和志向所感动。

给了『魅惑』的成功以契机的，我认为并非是自己这一『光之理的盗窃者』，而是『血之理的盗窃者』。

他们两个人是在遇到『血之理的盗窃者』法芙纳·赫勒比勒夏因之后，内心才有所动摇，给了我可乘之机。

我不知道他们的动摇源于什么。

或许是只有男性同胞之间才明白的什么东西吧。还是说——

无论如何，我并不想将自己的身后托付给含有不确定因素的格连。

“格连，你没必要跟我来。不如说，你就是跟来也没有意义。在我们的战斗中你根本插不上手的，光是靠近身体就会熔解，进入视野就会被烈火焚烧，哪怕只是身处同一个战场，你的五脏六腑也会化作焦炭。你跟来我反而觉得难办。”

在地下街这样一个全封闭的空间中，『火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足以发挥得淋漓尽致。无论我们这边再加多少人都没有意义。

在一口否决了格连的意见之后，我道出了自己接下来的计划。

“——一开始我不是就说了么？我不会跟她硬碰硬的，我要选择投降。”

这原本是我想拿来对付涡波大人的作战，结果不得已要提前施展了。

投降并摆出毫无防备的姿态打入敌人的内部。现在还不到平白浪费手中棋子的时候。格连他们是要留到将军的那一刻再使用的。

说实话，如果格连在这里被制服，那比我被制服的损失还要沉重。

“你们先行撤退，与我分头行动。就依当初计划好的那样。『光之魔力』就拜托了。”

“可是，把魔力交付于我们的话，诺斯菲大人就——”

“是啊，就一成魔力都不剩了吧。跟玛利亚比起来判若云泥。”

继承『火之理的盗窃者』力量的她现在的实力已经近似于全盛期的阿尔缇了。凭我现在的力量，若以魔法与之抗衡，那只会在一瞬间被其蒸发。

“但也正因为实力有天壤之别，才能争取到玛利亚回应交流的可能。魔力不足带来的绝不仅有负

面的影响。”

“可是玛利亚她并没有那么天真。她拥有不论敌人兼多少让人不忍下手的理由都能毅然决然地痛下杀手的强大。玛利亚她的内心真的——真的很强。”

明明『魅惑』的『诅咒』加身，可格连却在我面前对自己不久前的少女同伴赞不绝口。

不过，居然能让曾是『最强』的男人说到这个地步……阿尔缇也真是找到了个好孩子。

“也是啊。她显然就是一个『拭去了迷茫的阿尔缇』。克服了精神的脆弱，无论何种魔法干涉都没有效果。不依靠魔力和技能，而依靠『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内心）』强行破除干涉。真是一个强得荒唐的存在。”

是个和莱纳相同类型的，能够毙杀实力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存在的强者。

与之相对的，我则是典型的弱者。

与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战斗能够不落下风，但面对实力在己之上的对手则不堪一击。我丝毫不觉得自己有本事颠覆目前的战况。从经验上看，我一旦落后就会输到底。

“——可是，即使如此也不得不为。”

说完我便将格连留在身后，踉踉跄跄地沿着地下街的道路迈步。

虽然感觉身后的格连说了些什么，但我没有听，只是加快脚步。

地下街的百姓都已经成功到地表避难了，所以孤身一人前进便会感到十分宁静。

在阴暗的路上，能听到的唯有远处熊熊燃烧的火焰的声响。

大量的汗水滴落在地面上的我，在心中反复再三地喊道“绝不能输”。

我绝对不可以死在这种地方。

或许是受到了先前的梦的影响吧，这份意念变得越发强烈了。

那是一场有关自己刚诞生时候的梦，一场令人无比怀念的梦。

并且我觉得自己与那时候相比，真的成长了很多。不对，与其说是成长了，不如说是我变得世俗了才对吧。说实话，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初生之时居然还是那样一朵白莲。

然而现在却染得如此漆黑，想来真是对不起使徒们了。

我已经绝对无法回应使徒们的期待了吧。

一边前进，曾经的记忆一边在脑海中复苏。

就好像走马灯一样啊.....刚想到这里，我立马摇了摇头。

怎么能让这种东西成为走马灯呢，我重新提振气

力。

我还不能死。

我不可以死在这里。

我还有留恋呢。

我还没有找到呢。

我还没有得到呢。

我还没有从涡波大人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呢。

所以，这样根本就——不够！

我必须要见到涡波大人……

必须再一次见到他，让他看看我现在这副姿态……

涡波大人……！ 涡波大人、涡波大人、涡波大人……！！ 请您快一些——！！

“——！！”

正当我在心中重复思慕之人的名字时，一柄意欲打断我思绪的刀刃自正上方劈面杀来。我连忙在

右手上生成光之旗挡下了这一击。

光之旗与敌人的漆黑镰刀咬合在一处，结果我险些被单方面地震飞。我旋即将旗帜刺入地面缓和后退的势头，藉此留在了原地。

好不容易防住了奇袭的我看向了镰刀的所有者——黑发少女玛利亚。

“……我们又见面了呢。玛利亚。”

“休想，你不会见到涡波先生了。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就像是看穿了我心中所想一样，玛利亚一开口便如此断言。

真亏她能够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可能是因为彼此都心系于同一人吧，我们在思考上也许有什么共鸣也说不定。

然而对峙双方的身姿却迥然相异。哪怕是撕破嘴也谈不上相似。

同力量微薄到连称名『光之理的盗窃者』都显得可笑的我不同，玛利亚的身体熠熠生辉。

黑发和黑目，黑色的衣着与黑色的镰刀。

置身于黑暗之中却比黑暗更深邃的漆黑少女在我面前微笑着。

少女的双眼上蒙着咒布，脸上挂着一抹与年龄不相应的妖艳的笑容，周身释放着不祥的魔力。

唯有魔力的颜色不是黑色的。

火炎属性的魔力赋予了她红色的轮廓。

从黑衣的袖口和下摆处喷涌而出的火焰，就好像日食中的黑太阳的日珥。

玛利亚不仅继承了『火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还将涡波大人当初为了对付诺文·阿雷亚斯而创造的『人造死神』的力量收入了掌中。

其结果就是这份强大，一如所见。

红与黑。炎与暗。正与负。

她将相反的力量融合在一起，成为了毫无死角的完美的魔法使。

魔法使如死神一般预言道。

“——永别了，迷宫的守护者『光之理的盗窃者』。
以挚友阿尔缇之名在此宣告，你的死是绝对的。
”

啊啊，真是的。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为什么，黑发黑目的女孩子全都这么可怕呢。

我稍稍回想了一下过去的记忆，差点苦笑。

接着，我消除了自身的战意，同时也解除了手中的光之旗。

我才不会再去跟这样恐怖的存在硬碰硬了呢。

在千年前与『支配之王』他们战斗，在现代又与『次元之理的盗窃者』战斗过之后，我已经学到了。

明知是最强的敌人却还要拼尽全力去挑战什么

的，根本是愚不可及。

当然了，始终不弃的去努力才是正确的做法吧。

面对强敌却不退缩的勇气才更加出色吧。胸怀正

义持续不懈地抗争才是为人的至理吧。相信愿望

终将实现不断前进才算得上故事的主人公吧。

可是，他们之所以能正确、出色、合乎道理，是

因为他们是主人公啊。

我那样做是赢不了的啊。

我那样做是无法幸福的啊。

我已经不会再被骗了。

不管道理多么有说服力，不管它是怎样的漂亮

话，我都不会再被迷惑了。

被骗了就会输。输了就结束了。结束就意味着消

失。

我还不想消失。

我害怕消失。

无论使用怎样的手段我都要赢，我想要实现自己的愿望。

既然如此，那我不该依靠全无的胜算，而是把一切赌在那一抹的良心上。

“嗯，确实啊。正如玛利亚你所言，我一定会输吧。我丝毫不觉得自己能赢……所以呢，我选择投降。既然我都投降了，那在最后能请你听一听我的辩解吗？”

“辩解……？你觉得我有必要听吗？”

玛利亚很干脆地回绝道。

不过这样就算是越过第一道难关了。

玛利亚并没有不由分说地痛下杀手，而是给予了回应。

这样的话，就算她说不听，只要我自顾自地讲，话语也会传进她耳中。

而真正的战斗……就是看玛利亚在听过我的话

之后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拜托了。请你听我说吧，玛利亚。至今为止我都在这弗茨亚茨做了些什么。我的所作所为，全部——”

我无视了感到不悦的玛利亚，开始陈述。

赌上了诞生于弗茨亚茨的我的一切的作战就此打响了。

我最后的战斗，就要从这里开始。

287. 与生俱来的失败者

相川涡波（我）最久远的记忆是什么呢？

理所当然的，与拉丝缇娅拉和缇亚最初相遇的那一天——我迷失到联合国迷宫的瞬间绝对称不上是最久远的记忆。

我知道自己的故事要从那之前讲起，话虽如此，在我脑中的千年前的记忆也谈不上是最久远的。我最久远的记忆，要比那还早。

我在原本的世界的生活。那个既没有魔法也没有魔石，满是钢筋混凝土的道路和建筑物的世界。我和妹妹两个人一起生活的记忆——也・不・是最久远的。

与妹妹一起生活的记忆已经算得上是我在原来世界的『终章』了。

和它比起来，还有更早、更早之前的故事。

那是在我们兄妹还有家人的时候。

是我不单只有妹妹一个亲人，还有父亲和母亲的时候……

是最开始的开始，是妹妹还是婴儿，我的自我意识刚刚觉醒的幼年。

那时候的记忆直至今日仍是历历在目。

明明我的人生屡屡丧失记忆，可不知为何，唯有那一天的光景我却记得分毫不差。无论是眼睛捕捉的光芒，无论是耳畔的声响，无论是沁入鼻腔的气味，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如此鲜明——

——那一天，我待在一间昏暗的屋子里。

房间里一半的墙壁上贴着纯白的壁纸，另一半的墙壁是玻璃质的，透过玻璃能够望到大都会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以及乌云密布的阴空。这是一个与混凝土地面相距甚远的，如果不紧紧贴附在玻璃上便无法望见街上人潮的屋子。

这间住宅的价值之高想必毋庸赘言。毕竟这里可

是在摩天大楼的高度竞赛中拔得头筹的，最高级公寓的最上层。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换言之，是只有立于千万人之上的胜利者才有权触及的世界。

我很喜欢弥漫在这个屋子里面的那刺鼻的消毒液的味道。

它既是父母于我的象征，也是向我证明自己确实置身于此的味道。

我喜欢这个家。

尽管这个家里没有任何给小孩子用的玩具，尽管这个家里只摆放有最低限度的纯白色的家具，尽管这个家对还只有三岁的我来说大得过分，尽管我一次都不曾在这个家中同时看到父母的身影……即使如此，我还是喜欢这个家。

我最久远的记忆，就是发生在这个家里的一幕。是罕如凤毛麟角的，我与父亲独处的光景。

那一天，外面下了一场雨。

从乌云中降注而下的雨滴持续不断地击打在玻璃上。

滴落在玻璃窗上的雨就好像泪水一样，看久了竟使我产生了奇异的错觉。就好像我和父亲以外的什么人正在附近哭泣一样，我没有来由地感到了悲伤。

或许是察觉到我的伤感了吧……父亲在雨天拿出乐器为我演奏了起来。

他在那一天拿出的是小提琴。将琴架在颈边手持琴弓演奏的父亲的身姿，在还是个孩子的我眼中看起来是那样威风凛凛。

不过事后想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父亲是名贯全日本的超级影星，他的容貌自然无可挑剔。

无论任何人看到父亲都会将他归到“俊俏”的

类别之中，绝不可能以“平凡”称之。

从父亲手上的小提琴那里，传来了毫不逊色于电视节目的精彩绝伦的旋律。

弦乐器的高音抚过耳边。

明明音色那样高亢尖锐，但听着却如此惬意。

音乐如细线一般从耳中渗入，轻柔地触动了我的心弦。

一股热流十分自然地漫及了全身。

发自深心的感动令我的身体颤抖不已。

不知不觉间，悲伤的感情消失了。

看着演奏乐器的父亲的背影，悲伤为一种全新的感情所取代。

那是一种名为憧憬的感情。作为孩子，我憧憬着自己的父亲。

父亲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所有人都称颂父亲那无所不能的才华。

而父亲也理所当然地在任何事上都收获了成功。看着父亲那过于伟岸的背影，我由衷地感到了憧憬。

这便是我能想起来的，最为久远的记忆——然而，每当我想到这段在价值不菲的高级公寓里发生的，连寥寥数语都没有的亲子交流居然成了我印象最深的记忆，我便为自己是何等没有看人的眼光而苦笑不已。

在数年之后，尚且年少的我获悉了现实。我在最近的距离领悟了相川涡波的父亲是个人渣的现实。

时间越是推移，我就越发了解到那个男人的丑恶。越是深刻地了解到他的丑恶，我就越是绝望。一言以蔽之，尽管父亲拥有无与伦比的才能，但他却是个无可救药的人渣。

父亲喜欢蔑视、践踏、剥削弱者。他如呼吸一般

将不幸播撒到自己身边，并以之为乐。

对努力拼搏之人施以嘲弄，对天赋异禀之人则施以排挤。用权力将未来可期的新人打垮，用肮脏的手段让利益相悖的竞争对手身败名裂都是家常便饭。

对于看上的女人，他不惜用欺骗的手段也要将之得到手。视情况而定，甚至会用钱买通三教九流，以暴力的方式支配对方。明明身为已婚者却将一个又一个女人带进自己的房间。每周都会有女性找上门来大吼大叫，当然她们无一例外都落得个大哭一场被赶走的结局。

忠实于自己的欲望，敏感于自己的名誉和地位。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穷尽所有才无德的极致的人。

不过如果只是这样，那他倒还能留在恶人的范畴之内。

然而，父亲他最为邪恶的地方在于，他对这一切

不会感到丝毫的罪恶感。

这些罄竹难书的恶行，在父亲眼里却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男人坚信所有这些作为天才而理所当然的权利，并会在儿子和女儿面前自诩“父亲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会在被他踩在脚底的人面前大笑着说“啊啊，真是愉快”。

可以说哪怕是在全天下的恶人里，他也是尤其麻烦和丑恶的人渣。

这就是相川涡波憧憬的父亲。

顺带一说，母亲就和父亲差不多。毕竟她和这样的男人结婚后还从来不曾提及离婚的问题，那就不难猜到两人是一丘之貉了。母亲也是才貌双全并忠实于自己欲望的人。她直到最后都与父亲保持利害一致，这便足以说明她也是一样的穷凶极恶。

这两个人便是相川家的父与母，在他们两人之间诞生的便是相川涡波与相川阳滝。

当然了，在这样的双亲膝下，我们兄妹不可能得到正常的培养。

岂止是未能得到人皆有之的幸福，就连正常的家庭关系都是奢望。

非常随便地生下两名孩子的我们的双亲，毫无责任感地将我们兄妹变为了自己的玩具。话虽如此，但带着玩养成游戏的感觉养育孩子的双亲如今并不少见。从他们一上来就为我们提供早期的英才教育这点来说，或许还是能被归类为“不错的父母”吧。

问题在于，双亲看待教育成果的方式实在是过于与众不同了。

我们兄妹那自私的双亲是如此的溪壑无厌，以至于只有像自己一样天赋异禀、无所不能、完美无

缺的人，才会被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孩子。

于是我们兄妹接受的英才教育——从约定俗成的英语会话和钢琴课程开始，到歌舞演艺，同时掌握复数的运动技能，双亲专职的演员和艺术家的训练，此外还有首席考入名门私立学校的学习培训——总而言之，数量非同寻常。

——经过这一系列的教育之后，我被抛弃了。

原因很简单。

我没有才能。

不对，其实我自负是拥有远超常人的才能的。

可是我的才能终究不及父母。仅仅因为这样，在我还没上小学的时候，“相川涡波不是自己的孩子”的观点便在父母眼中定型了。

不是同类——因为这个理由，双亲失去了对我的兴趣，将我视若『无物』。

相川家变成了只有一个女儿的家庭，只有妹妹得

到了双亲的优待，得到了被带出家门的权利。父母不惜重金将妹妹打点得光彩照人，带她到熟人面前炫耀。

与我不同，妹妹拥有与父母比肩的才能。

跟只是学东西稍微快一些的我不一样，她在所有领域的才能都是货·真·价·实的。

自己和妹妹之间的差距竟如此之大，这让年幼的我大受震动。

就因为这个理由而被双亲视同『无物』，让私下里憧憬着父亲的我一连好几个月陷入了茫然自失的状态。

父亲真的很强。

仅在与入竞争的领域，我坚信他是最强的。

就算只有强大这一个可取之处，在年纪尚小的我眼中也是无比帅气的。

然而我却无法回应父亲的期待。

我没有能力成为双亲期望中的孩子。

有这个的能力的是妹妹阳潼。

妹妹继承了双亲所有的才能。

无论是父亲作为演员的才能，还是母亲作为艺术家的才能，无一例外。

所以当然的，双亲满意于妹妹的才能，并唯独疼爱她一个人。

另一边，我则绝望于妹妹的才能，放弃了与之对抗。在仿佛整个世界都在给予阳潼以优待般的压倒性的才能面前，始终不弃地保持斗争意识是不可能的。

比方说，我很擅长记忆类的学习。

与同龄的孩子比起来，我能以成倍的速度将知识记牢。

然而不论我怎样努力读书去扩充自己的知识，到头来也赢不了天赋的才觉。纵然我花费十成的时

间就能收获十成的知识，但妹妹却可以闻一而知十。在才能的差距面前，我越是努力就越痛感自己的无力。

而最让我不甘的，偏偏是妹妹会欢欣不已地向我报告自己的成果。

明明我不惜牺牲一切都想赢过妹妹，可当事人却一直拿出一副想要被夸赞的表情往我身边凑。妹妹用无比纯粹的目光看着我，向自己的哥哥展露无邪的笑容。

与在妒火的驱使下拼命的我大不一样。这让我感到自己不单在才能，就连在人格上都输给了妹妹。

很快我就放弃了与妹妹的竞争。我选择放弃并接受所谓“相川涡波不是自己的孩子”的事实。

所幸，尽管双亲失去了对我的兴趣，但却也不会做些有损于体面的事。

虽然他们不会再特别关照些什么，但还是给了我接受义务教育正常上学的条件。双亲会定期给予我多得过分的金钱，要我随自己喜欢地活下去。双亲定期给我的金额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实在是多得可怕。究竟是双亲的金钱观念已经扭曲了呢，还是说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与我之间的关联压在最小的限度之内呢.....我想应该都有吧。总而言之，我是不会为钱所苦的。

从那之后，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孩子，过上了普通的生活。

我还会利用充沛的资金购买漫画和游戏。已经失去了努力的意义的我，十分自然地埋头于娱乐之中。

为了逃避自己无法战胜妹妹的事实，我甚至变得不常走出自己的房间了。

如果我走出房间遇到妹妹，那岂止是恨意，连杀

意都会从心底上涌。直面自己被双亲视同『无物』的现实，对我的内心实在是过于严苛了。如果我不反过来将双亲和妹妹也视同『无物』的话，自己搞不好会发狂的。

在学校以外的所有时间里，我都在逃避现实。

既然只要这样就能活下去，那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因为家境优渥，所以我没有任何的奢望。尽管年纪还小，但我早已经知道，这世上还有许多在恶劣的环境中挣扎求生的孩子。

不过，因为有自己的是与生俱来的失败者的实感，所以我在学校的时候会十分慎重。虽然我上的学校和妹妹不一样，但如果双亲的身份被人知道还是会很麻烦。我极力抑制自我表现欲，扮演一个平平无奇的角色。

适当地交际，适当地游玩，适当地失败……从小学到中学，我成功地度过了一段平凡的校园生

活。

当然了，是在对相川家的一切视而不见的情况下——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我中学念到一半的时候。

那是我已经习惯于将双亲和妹妹抛诸脑后独自生活，并差不多在这样的生活中找到了些许意义的时候。

——父亲被逮捕了。

这个事实是我无意中在晨间新闻上获知的
从液晶电视的扩音器中传来了一连串复杂难懂的话语，获知消息的我直接在自己的房间里愣住了。

报道中说，父亲被逮捕的契机是使用违法药物，以此为引，又有一连串的罪证被警方查明。看着画面上一脸愤慨的陌生的解说员和满眼泪光的似乎是父亲熟人的女优，我意识到，父亲已经彻

底被世间打为了犯罪者，他那完美的人生落幕了。

被我奉为绝对的父亲竟然被警察逮捕，这让我大感惊讶、疑惑。

电视报道出的父亲一系列的罪行并不让我惊讶。我吃惊的，是那个一贯审慎而完美的父亲居然会犯错留下把柄，这实在是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就在我还在因震惊而未能理解现实的时候，我又得知母亲也陷入了同样的状况。据解说员所说，警察一直在跟踪监视夫妇二人，此次终于抓住了两人露出的马脚。

我怅然若失地站在房间里，把去学校这码事忘了一个一千二净，只是独自守望着这个相川家的末路。

就在这个时候。

一般很少有联络的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鲜少有人知道我的电话号码。

起初我以为是骚扰电话，但考虑到现在的情况，这或许是什么重要的联络，于是摁下了应答键。结果出乎了我的意料，电话是医院打来的。

明明我还在一片混乱中理不清思绪，可却输给了电话对面的人那拼命的势头，不得不采取行动。离开家门，乘上电车，用了很久的时间去移动，即使如此，我的大脑还是乱糟糟的。赶到了目的地的医院之后，我在别人的引导下走进了一间病房。

那是一间纯白色的病房。

和相川家的住宅很像，都弥漫着浓浓的消毒液的味道。病房里摆放着最低限的家具和医疗器械，一名少女躺在窗庭中的一张雪白的病床上。

我没有理会病房中的医生，仿佛受到什么牵引似的向少女靠近。

少女的容貌一如双亲那样秀丽，流溢而下的黑色长发是那样纯粹，无论是谁第一眼看到她都会觉得少女像人偶一样完美。

少女察觉了我的来访，她睁开双眼，轻轻地起身低喃道。

“哥哥……”

少女——妹妹阳渥十分虚弱地微笑着。

我不知道该给她怎样的回应，只能呆站在原地。毕竟从幼年期的竞争过后，我就再也没有和妹妹有什么交流了。

“哥哥，真对不起。在你百忙之中，还要为了我的问题……”

病床上的妹妹看上去十分愧疚的样子。

身后的医生代她阐明了这中间的原委。医生上来先询问道“你就是相川阳渥的哥哥对吗？”只是回答这样简单的问题，我就用了几十秒的时

间。再详细地询问过一番后，我得知是因为联系不上其他的亲人，万般无奈下才将我找来的。

医生似乎是知道我们家现在发生了什么，于是便将我当成临时的监护人解释了起来。

可是在医生向我解释的期间，我却自顾自地思忖着。

首先，妹妹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说到底，这些问题讲给我一个未成年人听合适吗？不，比起这些，我现在明明想弄清双亲的问题，可为什么自己会在这个地方呢？不觉得有些诡异吗？如此具有冲击力的事件都集中在一天内发生不觉得太奇怪了吗？甚至都没机会让我冷静下来好好思考啊。拜托了，就一会儿，给我点时间冷静一下吧……我需要时间冷静地思考——

疑问接踵而至，思绪始终未能捋顺。

其间，医生的解释还在继续。

医生带着几分愠意将阳潼的状态之差告知于我。听他的意思，年纪这么小身体就过劳到这种程度是很罕见的。不过是稍微验了下血，数值异常的项目就上了两位数。此外还有原因不明的哮喘症状，需要长期的检查诊断。在此之上，仅对身体进行治疗还不够，心理上的治疗也是必要的，这方面医生会帮忙介绍。

就跟方才的晨间新闻一样，突然间就有大量的信息被灌进我的脑袋，让我的理解无从追及。

简单来说，就是阳潼患病了是吗……？

可是，这太奇怪了。

阳潼不可能得病。

妹妹她是完美的。跟父亲一样完美。

我从来没见过父亲得过病。

那么妹妹也应该是一样的。

妹妹和父亲一样，都是天才，是蒙受上天恩惠的

人，是无论做什么都能成功的人——所以我才会嫉妒她，才会恨她。

可现在映入我眼中的光景却诉说着完全相反的事实。

那曾经无所不能的妹妹，呈现以前所未有的孱弱的姿态。无论是唱歌还是跳舞都精彩绝伦，无论是谁都以前途无量的天才来评价的妹妹，失去了她曾有的所有光辉。

“真的很抱歉……除了哥哥我就再也没有别人能依靠了……——”

看到面色发青几欲瘫倒的妹妹，我的大脑迅速冷却了下来。

虽然有理不清的千思万绪，但比起那些还有更重要的问题。

在我面前痛苦不已的妹妹是真实的。

血脉相连的妹妹在寻求我的帮助。

妹妹还是孩子。

是比我还要小的孩子。

这样的她不可能和父亲一模一样。明明如此，可我却自顾自地说妹妹是完美的，放弃了去理解她。

妹妹并不完美。很可能只是我因为幼年的败北而擅自将阳淹绝对化了。或许妹妹确实比我更受上天的恩惠，但她没道理拥有与堪称恶之化身的父亲比肩的强大。

现在想来，妹妹她从前总是会向我展露笑容。尽管那时候的我以为她是在嘲笑没有才能的自己，但在长大成人之后我已经明白了。

妹妹单纯只是喜欢我这个哥哥，想要和我好好相处罢了。

然而我却一直——

我首先选择了道歉，用双手握住了妹妹那纤细的

手腕。

“抱、抱歉，阳潼……一直都是我不好……是我在跟你赌气。明明只是因为我太不成器而已，可我却将一切都推到你身上……明明是哥哥，却一直对你视而不见……”

妹妹见状露出了由衷得到救赎的表情。

“啊・啊，果・然……哥哥果然很温柔……”

啊啊，果然。

妹妹果然一直都在期望着我的帮助。这样小的孩子不可能不因父母那异常的教育而痛苦。然而我却对此熟视无睹。

“——不对……！我一点都不温柔。我一直都将你视作『无物』啊……阳潼明明是比我还小的女孩子……可我这个哥哥却从来不曾对你伸出援手……一次都没有……”

后悔。

我对自己将双亲的期待全部推到妹妹身上，自己一个人厚颜无耻地逃到普通的生活中感到后悔。我明知相川家的异常，却因嫉妒而擅自以为才能在我之上的妹妹即使置身其中也能安然无恙。

“我果然是个废物……何等愚蠢……”

我对愚蠢的自己感到怒火中烧。

紧握的双拳几乎要攥出鲜血。

“哥哥现在的表情足以证明你的温柔。请哥哥对自己有自信一些。因为这份温柔正是哥哥的强大所在啊。”

妹妹撑起身，用右手轻抚我的脸颊。

接着她称赞说我很强大。这彻底超出意料的评价令我大为不解。

“强大……？你在说什么……强大的应该是父亲和母亲他们那样——”

“不是的。像我和父亲母亲这样外强中干的人不

能称之为强大。当然，如果只看『数值』的话，那确实很了不起吧。名声、财产、能力——可是这都算不上真正的强大。见到哥哥之后，我现在终于确信了。”

阳潼制止了连连摇头的我，以无比亲切的口气继续称赞道。

“——哥哥是个温柔的人。这份温柔才是强大。”

“我是个……温柔的人……？”
——这一句话成为了我的转机。

从这一天起，一个全新的我诞生了。

到头来，第一个予我以认可的人是自己的妹妹。作为家人给了我爱的，也是妹妹。不是父母。

“我知道的。哥哥如果见到有困难的人是绝对不会视而不见的。就算那是陌生人也一样，哥哥一定会拼命想办法去帮助他。这样的哥哥真的很

帅。”

我因初次受人夸赞而感到困惑，在此期间，阳潼还在为我献以溢美之词。

可是我还是觉得她谬赞了。哪怕是我自己，都不觉得我配得上这样的称赞。

“哥哥一直都在留意周围的人，总是在乎他人的感受甚于自己的损益。看到别人笑了，哥哥自己也会露出笑容。比起嫉妒更先想到祝福，哥哥就是这样的人。”

可是妹妹接二连三的话语却不给我否定的机会。不知为什么，这些话一旦从优秀的阳潼口中讲出，便有种事实果真如此的莫名的说服力。简直就像是被施加了『魔法』一样，我渐渐为这些话折服了。

“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虽然哥哥人有些好过头了，但这绝不是坏事。哥哥从来都那样正直，

嫉恶如仇。你拥有这样的……绝不弱小的『正确的心』——”

不知不觉间，阳渢的双眸已经近在眼前。

在她那双深邃的黑瞳中，映着我的面容。

妹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连番不断地进行称赞。

“哥哥即使是感到迷茫，感到痛苦，也会继续前进。与之相比，我却是不行的……我已经无法前进了。”

在倾吐出今天最为伤感的一句话后，妹妹拿开了贴在我脸颊上的手。

阳渢与我拉开距离，撇开视线，有些不安地呢喃道。

“拜托了……今后我想和哥哥一起生活。比方说……我想和哥哥念同一所学校。想和哥哥住在一个地方，想在同一个房间吃同样的东西，想和哥哥睡在一起……我再也不想像之前那样生活

了……”

妹妹如此恳求道。

她坦白自己至今的人生太过痛苦，说想要和我生活在一起。

从来没有被人认可也从来没有被人拜托的我无法立即给她答复。

“全都交给我吧”，这样一句话始终没有被我讲出口，于是我为了寻找依靠而环顾起了周围。

医生就待在我身后。

似乎是一直在守望我们的交流。

医生见状十分用力地点了点头。作为专家，医生的判断从身后推了我一把。

于是转机不再可逆。

在提供给我选择的复数的道路中，我选中了一条。

“……嗯。”

我答应了妹妹的恳求。

接着我立刻挺上前，将床上的妹妹拥入怀中，为了让她安心而安慰道。

“放心吧，阳潼。今后我们会在一起的。我们两个永远——”

这一天，我第一次主动靠近自己的妹妹。

在意识到一直被我视作敌人的阳潼才是真正拯救了我的人之后，我深感她于我是如此珍重而不禁抱紧了她。

妹妹的身体纤细得超出了想象。

她原来是这样纤细、瘦小、孱弱。

啊啊，果然是我搞错了啊。

我从来都不该将阳潼视若『无物』。

我的妹妹并不强大。她不完美。也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天才。

不，不管她是什么，她是『我的妹妹』这一点都

是不会变的。作为『阳渢的哥哥』，我必须要帮助她才行。

可是从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没能完成自己作为哥哥的『使命』——

不管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从此时此刻起，我绝对不会再走上错误的道路。

作为哥哥，我绝对要将妹妹——

“……呵呵。啊啊，终于肯看向我了。……我的哥哥。”

听到我暗藏决意的声音，阳渢露出了安详的微笑。

在用力将妹妹拥紧的怀中，我感受到了她的吐息。

这既给了我妹妹确实活在那里的实感，同时也赋予了我自己确实活着的实感。

足以让我意识到彼此都不再是『无物』的实感。

——就这样，我们兄妹以双亲的消失为转机，确认了彼此的存在。

彼此都从对方那里得到了没能从双亲那里得到的家人的爱。

都得到了想要的话语，都填补了内心的空洞。

所以……正因如此。

我绝对要将阳潼守护好。

正是拜妹妹所赐，我才终于有了活着的实感。

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妹妹，那我的人生也就结束了。

我不会再变回『无物』。

也不会再将妹妹看作『无物』。

相川阳潼由我来守护。妹妹就是我的一切。

要永远守护她。无论以什么为交换都要守护好她。要赌上我的一生去守护她。

这就是我的『留——

——涡·波·啊。真·的·是·那·样·吗？

“诶……？”

突然传来一道陌生的声音。

在我回想自己最久远的记忆的时候，一道高亢的声音突然在脑海中鸣响。

与此同时，一切都消失了。

原来的世界的病房。白色的床铺和医疗器具。整洁的地面和墙壁。年少的兄妹和守望二人的医生。所有这些都如雾霭一般消散而去。

在证明了一切都是梦之后，我被放逐到了一个空无一物的漆黑的世界。

在那里，我又一次听到了声音。

明明是从未有耳闻的声音，可听起来却令人怀念，令人安心。

——你不是想得到父亲的认同才对吗？

这声音不是从鼓膜，而是直接被灌进思考当中

的。

就算我塞住耳朵也没有用，声音会强迫我听取。
——你原本并不想得到妹妹的爱不是么？你想得到的其实是父亲的爱不是吗？

一直憧憬着父亲的你不应该对这再清楚不过了吗？可是为什么对象却在中途变成了妹妹阳渥呢？你就不觉得自己得到“守护妹妹便是一切”的答案的来龙去脉太过诡异了吗？

“等、等一下……”

对方以伶俐的口齿触及了我心中不想被人触及的部分，这令我不由得出声制止。

但是声音没有停。这是使·徒·特·有的毫不顾忌谈话对象心情的风格。在此之上话语还是被直接送进脑袋里的。

——你还没有察觉到你自己的矛盾之处吗？

虽然你以为妹妹才是继承了父亲才能的人，但是

这根本是你想错了。

阳潼此人，是极为异样的“来历不明的某种存在”。

真正和父亲相同的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啊。

你的父亲虽然天资并不优越，但却拼死努力，为了变强不择手段。他为自己那与生俱来的审慎的性格所迫，最终练就了不负于任何人的强大。明明如此，可最后却在关键时刻败得一塌涂地。这不正和你一模一样吗？

“……你说我和父亲一模一样？”

没错，一模一样。

你明明在千年前与缇娅拉·弗茨亚茨许下了永远在一起的约定，可你现在不是给她忘在了脑后么？

你把于自己不利的事实全当作没发生过，甚至坐视她往生而无动于衷不是么？

在那之后你还跟比缇娅拉·弗茨亚茨更加美丽的、与自己更相似更合得来的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成为了恋人，现在还春风得意上了呢。

现在的你跟你的父亲有什么不同？

不正是一模一样吗？毕竟你是那个男人的儿子啊。

“那……那种事……”

也罢，这都不重要。不是这个时候该说的。

虽然也不算不重要……但这一次比那更重要的，是一切的发展都如阳渥所想这一点。

“等等，刚才的问题你再讲清楚一点——！”

就和你双亲那时候一样。

表面上看起来一切的发展都如自己所愿，但实际上真正如愿的却是阳渥。这是最大的问题。

你听好了，涡波啊。

令你的双亲身败名裂的人，毫无疑问就是相川阳

滝。

为了和你在一起，相川阳滝亲自描绘了你们在原本世界的结局。

“——没、没那码事！你少给我胡说八道！说到底，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是我的什么!?”

我是迪·普·拉·库·拉。

虽然曾经是身为你盟友的使徒，但如今却被困于植物之中动弹不得。

现在你终于来到了我能影响到的范围之内，所以就来跟你聊聊。

“迪普拉库拉.....？你是使徒.....？”

不过，要问我是你的什么吗.....

我是你的.....罢了，你没必要记起我的事。

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你只要记起你自己的使命就够了。

为了实现使命，你必须要回想起来，“绝对不能

抹杀自己弱小的心”。

我之所以将你召唤到这个世界——是因为相川涡波【未能认真对待自己的人生】【没能将自己真正的心意传达给重要之人】【拼尽全力却只是为了被他人赋予的使命】【到头来，就连一直陪伴家人到最后都没能做到】【只为了守护妹妹的理想而虚饰自己】【却再也无法得到真正想要的爱情】。

相川涡波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灵魂的层面上就注定是这样的存在。你的灵魂与生俱来地背负着所有『理的盗窃者』的『留恋』。

正因如此，你很快便会【没能拯救自己最爱之人】并【忘记一切，从现实中逃离】了吧。

我说这些没有贬低你的意思。

就因为你是比任何人都更具『理的盗窃者』之本

质的弱者，你才会成为『理的盗窃者』们的希望。

正因如此，我才将你从异世界召唤至此。

让你订下契约成为了拯救『理的盗窃者』们的灵魂，将之整合，聚集到一处的存在。

然而，阳潼却想要夺走你那份『为了理解大家而必须的弱小』。

阳潼真是个善于偷换概念的家伙。

那与她是兄妹关系的你自然免不了会受到她的干涉吧。你现在的性格和价值观，你怀抱的憧憬和诉诸好意的对象，恐怕全部都是——

“——全部、你想说什么……”

即使如此，涡波啊。

我对你的期望只有一个。而且非常简单纯粹。

你听好了。

时候马上就要到了。

再过不久就要结束了。

马上就要到相川涡波的故事的『最后一页（结束）』了。

诺斯菲丽德·弗茨亚茨就是作为『避免结束的替代者』而诞生的『理的盗窃者』。与她做个了断本质上就是这么一回事。

待到诺斯菲丽德消失的时候——在结束的瞬间，你可千万不要做出错误的选择啊。

不要违背与我之间的契约，务必要完成自己的使命。

不论相川阳渥有多么处心积虑地想将你带到与她相同的领域，你也绝对不可让她称心如意。

万万不可。

我将你召唤至此绝不是为了那种事。

你的『留恋』并不是什么妹妹。

你的『留恋』是拯救我主。

仅此而已。

我主在等你。

她一直都在等你。

她在这个世界的『最深部』，一直等待着能够与相川涡波『亲和』的瞬间。

……我的话就到这里了。

务必不要搞错了。

我们都希望由你来予这个世界以救赎。

我以为，真正意义上的守护者唯有相川涡波一人而已……

“……看你是使徒我就乖乖听你说了……可是这内容未免大过头了。突然就要我拯救世界什么的……”

说什么蠢话。

对现在的你来说这有什么大的。

好好审视一下自己的力量吧。你那『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

再说这也没什么突然的。

打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将你这个『异邦人』召唤到这边，就是为了拯救世界。

就这一个目的。

放弃吧，涡波。

你注定要拯救这个世界。就和我主一样。

你们两人纵然可以拯救芸芸众生，但自己却是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救赎的。

『永远』都不可能……—

288. 到达

「哇啊！」

——停下来喘了口气。

同时睁开眼睛，坐起身体，迅速确认周围的状况。映入眼帘的光芒让视野扩散开来，看见了毫无装饰的熟悉的房间。透过窗户可以看见照射着床铺的朝阳。自己的手上紧紧地攥着扭曲了的床单。理解了自己位于『Living Legend 号』的个人房间里。

现在，我已经从睡梦中醒来了。

「刚，刚才的梦是……。」

我不得不从现在湿淋淋地黏在身上的虚汗判断出自己做了恶梦。

身体感觉到异常之后，习惯性地将魔法《Dimension》扩展开来。在房间的各个角落寻找敌人攻击后残留的痕迹，然后观察船里的走廊，仔细地

一个接一个地搜索船里的房间，确认同伴们是否平安。

在这个过程中，我回想起了刚才的梦。

真是令人怀念的记忆。

然后，我隐隐约约地记得自己在梦中被谁说教了。

说教的声音自报了一个名字，似乎是传说中成为了本土的弗茨亚茨的世界树的『使徒迪普拉库拉』。

不知何时，拉丝缇娅拉曾说过，只有『拯救世界的圣人』才能听到世界树发出的声音。可能是因为这艘船接近了世界树，所以被选中的我在睡眠时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迪普拉库拉……，和西斯一样的使徒……。」

确认了状况后，我下了床。

然后和往常一样在房间里换上衣服，做好了今天

一天的准备。

虽然感觉好像被说了各种各样令人震惊的话，但自己并没有太大地动摇。

老实说，自己已经习惯了异世界里的『试炼』。

而且我稍微预料到了这个声音的出现。

做出了在附近就能听到声音的心理准备以后，现在和预想的一样听到了声音。

只不过，意料之外的是他进入了梦中。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下一次声音可以出现在意识清醒的白天。

做好准备之后，我以轻快的步伐走出了房间。

到现在为止，我去找迪普拉库拉谈话的方针并没有改变。

下次不是在梦中匆忙的对话，而是创造一段冷静地面对面交谈的时间。仅凭梦中暧昧的情报就妄下判断是很危险的，搞不好刚才的梦境是谎称迪

普拉库拉的某个敌人的策略，这件事必须确认一下。

「先把这件事告诉大家吧……。虽然各种方面都很暧昧，但总比不说得好。」

活用至今为止的经验决定和大家商谈的我，朝着船的甲板走去。

在船的甲板上，莱纳正在准备同伴们全员的早餐。

大概今天早上大家也会聚集在甲板上一边品尝他的料理一边聊天吧。总之先——

「——早上好，莱纳。」

来到甲板上的我首先说出了早晨的问候。

然后我的骑士，一边看着在甲板的桌子上的被准备好的早餐一边回答道。

「早上好，起床了啊，基督，已经准备好了。」

份数和人数相同的面包和汤，再加上轻微调味的

沙拉拼盘。

虽然很简单，不过在船上已经算是十分出色的早餐了。然后，我通过还没有解除的《Dimension》发现这次的量和往常不太一样。

「今天也要谢谢你，……今天的量好像多了一些？」

「啊啊，的确多了。已经快要到达了，所以就把食材都用上了。大概吃完这顿饭船就该靠岸了。」

说着，莱纳把视线从桌子上转向了海上。

不，准确地说是靠近海洋的陆地上。

看到视线前方的陆地——本土的南部，我确定了航海是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

我凝视着本土的同时，背后传来了很大的声音。

「啊，涡波已经来了啊！果然很在意啊！」

拉丝缇娅拉带着缇亚和阳泷来到了甲板上，这种有纪念意义的时刻她是绝对不会迟到的吧。

「涡波，早上好，差不多要到达了啊。」

因为缇亚说出了早晨的问候，所以我对一起出现的三个人回答了一句「早上好」。接着，早上开始就精神满满的拉古涅，还有和她形成对比的昏昏欲睡的斯诺从船里走了出来。

「早上好啊！」

「早，早上好。哈啊……。唔，每天早上都把我叫起来，连懒觉也不能睡……。」

对小拉古涅也同样地回了一句问候并敲了斯诺的头。

这下船上的同伴们就全员到齐了。

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用『注视』在登陆前对全员的状态进行了确认。

【状态】

姓名：相川涡波 HP543/543 MP1514/1514

职业：探索者

等级 36

力量 19.21 体力 21.11 技巧 27.89 敏捷
37.45 贤能 28.45 魔力 72.32 素质 6.21

【技能】

先天技能：剑术 4.98

后天技能：体术 2.02 亚流体术 1.03 次元
魔法 5.82+0.70 魔法战斗 1.01

咒术 5.51 感应 3.62 指挥 0.91

后卫技术 1.01 缝制 1.02

编织 1.15 诈术 1.72 锻冶 1.04

神铁锻冶 0.57

固有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The • Covenant-
ter）

???: ???

【状态】

姓名：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 HP1221/1221

MP563/562 职业：骑士

等级 33

力量 29.12 体力 26.24 技巧 15.12 敏捷
18.55 贤能 24.34 魔力 19.23 素质 6.50

【技能】

先天技能：武器战斗 2.35 剑术 2.15 拟神
之眼 1.00

魔法战斗 2.34 血术 9.12 神圣魔
法 3.42

后天技能：读书 1.47 素体 1.00 集中收束
0.22

【状态】

姓名：迪亚布罗·西斯 HP741/741 MP3412/3412
职业：剑士

等级 59

力量 15.11 体力 13.55 技巧 9.45 敏捷
10.67 贤能 39.91 魔力 177.22 素质 5.00

【技能】

先天技能：神圣魔法 8.34 神之加护 5.00
断罪 5.00 集中收束 5.12
属性魔法 3.12 过捕护 8.00 续
命 5.00. 锐眼 5.00
后天技能：剑术 0.53
固有技能：使徒

【状态】

姓名：斯诺·沃克 HP1023/1023 MP390/390
职业：斥候
等级 29
力量 25.21 体力 22.12 技巧 8.89 敏捷
9.23 贤能 9.99 魔力 19.12 素质 2.62

【技能】

先天技能：龙之加护 1.10 最适行动 2.52
古代魔法 2.32

心眼 1.12 鲜血魔法 1.54

后天技能：向导 2.02 指挥 2.11 后卫技术
1.45

军队指挥 2.11 交涉 1.23

【状态】

姓名：莱纳·赫勒比勒夏因 HP559/559
MP391/391 职业：骑士
等级 34

力量 18.45 体力 15.01 技巧 15.28 敏捷
21.98 贤能 18.35 魔力 15.23 素质 3.87

【技能】

先天技能：风魔法 2.88

后天技能：神圣魔法 2.12 剑术 2.98 血术
1.54

魔力操作 1.54 集中收束 1.02

最适行动 4.12 不屈 3.89 恶感

1.04

【状态】

姓名：拉古涅・卡伊库欧拉 HP152/153
MP34/34 职业：骑士

等级 19

力量 4.02 体力 4.98 技巧 12.12 敏捷
6.23 贤能 8.01 魔力 1.80 素质 1.12

【技能】

先天技能：魔力操作 2.15

后天技能：剑术 0.53 神圣魔法 1.05

到今为止的船上旅行期间，我们在五十层附近不断地提升等级。

因为小拉古涅已经非常强了，这样就没有什么需要深加考虑的了吧，我想全员都比以前更胜一筹了。

多亏了对身体状况的精密确认，谁也没有出现那

种『魔人化』的症状。

看来大概全员都还没有达到等级的上限。

我和斯诺都持有『理的盗窃者』的魔石，缇亚拥有使徒的身体，拉丝缇娅拉继承了圣人的力量，收纳『魔之毒』的器量明显提升了。

老实说，我不明白只有莱纳没有任何辅助，等级上限却很高的原因。他本人从缇娅拉那里听说这多亏了『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有些难以理解的地方。

当我观察同伴们的『表示』，确认我们积蓄了新的力量的同时，拉丝缇娅拉走到了船头，一边探出身体一边看着远方的陆地大叫。

「啊～，终于到了！！不是联合国而是本土！真正的弗茨亚茨！！」

最先发觉的拉丝缇娅拉指向本土弗茨亚茨的港口，说了一句「到了」。与外表相反的队伍里最

年幼的她完全没有掩饰自己的兴奋。

但是就算嘴上说了到达，到入港为止至少还有几十分钟的事件。我没办法让眼看就要使用魔法在海上移动并自己先进入港口的拉丝缇娅拉恢复平静，只好在甲板上的桌子旁坐了下来。把尖叫的拉丝缇娅拉放着不管，大家开始吃起了早饭。

与之前的战斗不同，这次没有必要慌张。

在上岸之前吃完了莱纳准备的早餐，然后仔细地确认了注意事项并多次说给拉丝缇娅拉听。

无视为了快点吃完早餐而把嘴里塞满了面包的拉丝缇娅拉，我对正在靠近的港口加以确认。

这是一个不输于联合国的古尔亚德的大型港口。港口的宽度已经达到了异常的程度，沿岸几乎都有人巡逻。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排成一列的帆船应该不是商船而是军船吧。没有开拓地那种悠闲的气氛，而是强调了其戒备森严的特点。

但是，我也感觉到了足以打消这种威严的热情气氛。

即使不用眼睛确认生活在那里的人，在远处也能感受得到他们的活力。正如我所听说到的那样，这个港口之中等待着我们的的是国土和人口都在联合国之上的世界。

在新大陆的前方，我的胸口也悸动不已，好奇心涌了上来。

「到了，先去『大圣都』……，迪普拉库拉在那里……。」

冷静地反复说出自己的目的，以免迷失了应该做的事情。

没错。

我应该去做的事情已经决定好了。

与等待着的同伴们会合，打倒可能妨碍自己的诺斯菲，之后应该去做的事只有一件。

帮助阳泂。

仅此而已。

289. 大圣都

到达港口的我们将『Living Legend 号』放置在海上，换乘陆路。

本土的交通工具很丰富，在港口城市信步而行就发现了很多排列着的可以直达国家首都的马车。我们租借了其中一辆马车，全员乘了上去，向大陆内部进发。

前进的道路比联合国周围的更加高级，『魔石线(Line)』被漂亮地刻画在柔软的土地上，托了它的福，马车的真的很少摇晃。多亏了充分发挥金钱和权力租借而来的马车，我们感觉非常舒适。不仅是道路，从马车的窗外看见的风景也和联合国的略有不同。

那里是与开拓地的称呼相称的一直延伸着的一无所有的平原，但是这里的平原却有很多人工之处。

总是能在稍远处看到中等规模的聚落，如果有河流和森林的话，附近一定会建有几间小屋。平原之上不仅延伸着晴朗的蓝天，还有代表有人生活着的白烟升上天空。道路上每经过一段距离就会出现兼具关卡和住宿的功能的建筑，其中站着数位看上去是用来维持治安的警备兵。

在马车的摇晃中眺望着这与联合国大相径庭的风景，度过了一段未感厌烦的时光。

就这样，在离开港口不到半天的时间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从马车中走了下来。

目的地近在眼前，在旅途中兴奋不已的拉丝缇娅拉首先大喊出声。

「——好！这次才是真正的到达了！这里是『大圣都』！世界的中心！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原来如此！这里的确可以被认为是世界第一！」

展现在眼前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弗茨亚茨的

首都『大圣都』。

正如拉丝缇娅拉所说的那样，这里绝对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只能如此断言的事物，现在正展现在我们眼前。

不久之前，我看见过了『北联盟』最大的城市，维艾西亚的首都『王都』。

艾德的魔法的力量也与之相结合，那个充满绿色的宏伟景观带来的震撼感现在仍然记忆犹新。

但是，这座『南联盟』最大的城市，弗茨亚茨的首都『大圣都』带来的冲击甚至在它之上。

首先，与『王都』不同的是，『大圣都』不存在防止敌人入侵的外壁。取而代之的是与联合国相同的『魔石线（Line）』被画在外侧区域，在稍稍往里的地方，砖造的坚固房屋互相间留有一定的间隔地排列着。

无论看向哪边，都没有发现房屋墙壁挡住了道路

的情况。总之很宽敞。『大圣都』的宽阔程度在联合国的两倍以上，的传闻似乎所言不虚。

我放弃了寻找『大圣都』的边界的行为，看向了前方。

一个较小的宽敞的门户前，正要进城的马车在那里排成一列。我一边徒步走向检查中的门前，一边向拉丝缇娅拉询问了在意的东西。

「说起来，拉丝缇娅拉没来过这里吗？」

「如果来过的话，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

虽然姓名是弗茨亚茨，但是搞明白了拉丝缇娅拉从未到过『大圣都』。牵着阳泷的手的缇亚对其中的理由进行了简单的说明。

「拉丝缇娅拉是为了统一联合国而准备的『魔石人类 (Jewel Cross)』，所以和本土（这里）没有什么关系吧。……难道说，我们中和这里关系最大的人是我吗？」

「是哟。与缇亚大人关系最大了。.....大概，我们中没有来过『大圣都』只有涡波先生和小姐了哟～。其他人都曾经来过了啊～。」

拉古涅酱回答了她的疑问，莱纳和斯诺也没有否认这件事。出身大贵族的两个人似乎与本土有着很深的渊源，立于『大圣都』前也是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

「那么啊，我先去和关卡的骑士先生们沟通一下吧。这种琐事全部交给我吧～。」

拉古涅酱说完，一个人先跑了出去，顺着排成一列的马车向站在门前的重装骑士们飞奔而去。

虽然她说是琐事，但其实帮了大忙。每次说到要进城差不多都是非法入侵，所以堂堂正正入城的话会很安心。

看样子是如果擅自越过环绕城市的『魔石线(Line)』的话，巡逻的警备兵们马上就会聚集过

来的安排。我想要避免因为强行突破那个『魔石线（Line）』而徒劳地消耗魔力。

总之，我们已经进入了诺斯菲准备的战场了——「真是一座庞大的城市啊……」

一边这样喃喃自语，一边为了掌握这个庞大得过分的城市的全貌而展开了《Dimension》。

魔法毫不拖泥带水地成功发动了。整个平原都被次元属性的魔力所覆盖，甚至可以看到不久前进港的『Living Legend 号』甲板上的桌子。

但是，《Dimension》丝毫没有侵入到『大圣都』中。

在张开的魔法的感知中，只有『大圣都』的部分裂开了一个空洞。

我记得这种感觉。

维艾西亚之战中的记忆是永生难忘的。

这是那个时候诺斯菲那家伙引以为傲的用来将

我的《Dimension》无效化的『恋爱的诅咒』的感觉。

与之相同的東西利用『魔石线（Line）』被释放在了整个『大圣都』，和在艾德的维艾西亚城时的情况完全相同。

「——毫无疑问，诺斯菲就在此处。」

与作为目标的迪普拉库拉会面之前，有着必须跨越的敌人。面对这种过于露骨地针对相川涡波的策略，预感变成了确信。

看到我眉头紧锁的表情，精通魔法的拉丝缇娅拉似乎也察觉到了敌人的存在。

「嗯～，难道说这里只有次元魔法被禁用了吗？是那个诺斯菲酱干的吗？」

「啊啊，真是擅长让人感到不痛快啊，那家伙。」

当然，她本人可能不在其中。

然而不知何故只有与诺斯菲有关的这一点可以

断言。我对「诺斯菲·弗茨亚茨一直在这里等待着」这件事十分确定。

「.....嘿～，原来如此啊。那么涡波你打算怎么办？」

「不成问题，我打算就这样直接进城。」

老实说，如果想要破坏这里的『魔石线（Line）』的话，也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有对魔法知之甚详的拉丝缇娅拉和缇亚，所以只要花上一些时间的话，就可以在『大圣都』外解除这个术式。

但是，这样做的话会威胁到『大圣都』的和平。如果将其解除的话，这个国家里管理着『魔石线（Line）』的人们必将化为敌人，我们在城中的行动就会受到限制。

难得这次能堂堂正正地正面入城，应该避免无端地增加敌人。

——对于我的这种判断，斯诺表达了担心。

「涡波，使用不了魔法也没有关系吗？艾德那一战的时候不是很辛苦吗……？」

「没事，我与艾德战斗的时候所处的状况也与现在相类似，不过说实话并没有那么为难。不如说，只要来自诺文的『感应』没有被剥夺，我觉得自己的实力也不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她话音未落，我就否定了这种担心。

来自诺文的『剑术』可以与一位普通的『理的盗窃者』的力量相匹敌，这一点在我与艾德的战斗中得到了确信。

再加上尽管魔力消耗稍微大了一点，但是我也可以使用其他属性的魔法。不只不过是次元魔法被封印了而已，不足以成为让我止步不前的理由。

「大家一起过去吧，拉古涅酱好像已经协商完了。」现在读取了远处的拉古涅酱的动作的能力，也并非《Dimension》，而是『感应』。已经做好了不

使用《Dimension》进行战斗的准备了。

说起来不使用魔力，仅仅依靠澄净内心就能在冥冥中完全理解事物，总觉得这真的是一项犯规的能力。正是因为对诺文遗留下来的这项技能无比信赖，所以我才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由诺斯菲所准备的战场。

「大家~！来这边~！就这样步行入城吧~!!」

拉丝缇娅拉率先对在远处招手的拉古涅酱做出了回应。

「嗯，现在就过去！.....斯诺，走吧。我们的魔法是可以使用的，如果发生了万一的话，只要我们一起保护涡波就可以了。」

拉丝缇娅拉主张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劝导她进入『大圣都』。

听了她的话，斯诺虽说稍微考虑了一下，但还是以点头作为回应，迈开了步伐。斯诺对拉丝缇娅

拉和缇亚她们两个的能力深信不疑，在确认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战斗，而是大家的战斗后，她接受了这个决定。

我们在拉古涅酱的引导下，在骑士们的并排敬礼中穿过了城门，一起进入了『大圣都』之中。

然后我们就近距离地看到了门前等待着的街道。第一印象是「明朗」一词。这里与联合国弗茨亚茨相类似，不过相对而言另一种感觉程度更深——这是非常明朗的街道。

首先，用魔石和宝石点缀着的街道笔直地延伸，两侧林立着造型美观的房屋。大部分的房屋都是挂着招牌的店铺，门口附近是用来欢迎外来者的空间（Zone）。

偶尔会发现街道的上方架着砖砌的拱形桥，这让我明白了『大圣都』存在着立体构造。

如此宽阔的用地自然不可能全是平地。从门前笔

直延伸的坡道向旁边走，很多地方都是坡道。因为高低的落差，城中建筑的高度并不是统一的，可以像梯田一样地一次性看见各种各样的房屋。城市内最高的建筑物尤其高大雄伟。

高大的程度甚至能让人在一瞬间产生它的墙壁直插云霄的错觉。

一眼就能看见在城市中央耸立着的那座像山一样的建筑物，即使是对这个城市的地理知之不详的我也能明白，那就是作为『大圣都』象征的弗茨亚茨城。

我一边走在大街上，一边眺望着城市，接下来开始观察着生活在城中的人们。

看到那些国民的第一印象也是——最先出现了「明朗」这个词。

与只有探索者的联合国不同，这座『大圣都』感觉有很多普通的旅行者。左看右看，都是带着明

朗的表情的旅人。来自其他国家的富裕的人们行走在城市里，逐一地浏览并排着的店铺。

当然，在不断前行的过程中，市民的倾向渐渐改变了。不止是店铺，也开始看得到居住用的房屋，在『大圣都』中生活着的人们的身影越来越多了。跑来跑去的孩子，与熟人聊天的成年女性们。感觉像是在工作中的成年男性匆忙地走着，老夫老妻牵着手一起散步。这边也与城门附近一样，充满了明朗的活力。

虽说现在正处于暂时停战中，但『南联盟』毕竟处于战争中。尽管如此，也能感受到只有这座『大圣都』存在着简直可以说是一辈子也与之无关的和平气氛。

「嗯～，走着走着身体变得暖洋洋的呢～，感觉今天身体的状况很好啊。」

但是，在这和平与活力之中，混杂着不可忽视的

异常。在我的队伍中，拉古涅酱格外地受到了这种异常的影响。

带着与擦身而过的人们相同的明朗的表情，拉古涅酱将最外层的上衣脱了下来。

大概是身体内侧精神高涨，体温在上升吧。看到她用手臂擦拭着出汗的脸庞，我对她使用了『注视』。

【状态】高扬 0.10 心暖 0.10 身体强化 0.10
精神洗净 0.10

虽然数值很小，但毫无疑问是受到了魔法的影响。

这个城市的异常在于它太过明朗了。无论是多么明朗的城市，表情阴沉的人一个都没有这一点也太奇怪了。

我使用了『感应』来搜寻其中的原因。

过程中，我发现莱纳以和我同样的表情环视四

周，看来他也注意到了城市里的异常。

莱纳发现了异常的出处，带着严肃的表情指向了城市的地面。

手指的前方是城市的『魔石线（Line）』。

可以看出与阳光不同的光芒正从那里散发出来。

我用手遮住那道光芒，直接感受这个魔法并进行解析。

「它是温暖的……？不对，这不是热量而是干涉精神的魔法吧……效果是，变得稍微诚实一点、温柔一点、精神一点的魔法……？」

并不是伤害他人的魔法。

从那过于柔弱的光芒中可以明白，它的效果并不是强制的。

如果想摆脱这个从『魔石线（Line）』放出的魔法的话，小孩子也能进行抵抗的吧。实际上，除了拉古涅酱之外，其他的同伴们谁也没有受到影

响。缠绕着的魔力等级太高，干涉的力量根本传达不到。这个魔法真的太弱小了。

「诶、诶？难道说，涡波先生是看着我说出这句话的吗？不过我确实感觉到好像发生了什么的说……！」

感受到了我和莱纳的视线，拉古涅酱慌张了起来。

然后我摇了摇头回答道。

「没事，因为是没有害处的魔法，我认为不必在意也可以……」

「看到涡波先生的那种表情，不在意的话是不可能的！小姐～，请帮我解除它吧～!!」

原本打算尽可能地注意要展现出令人安心的表情，但是拉古涅酱却读懂了我内心深处的担忧，向自己的主人哭诉。

「好的好的，——《Remove》的说。」

拉丝缇娅拉被她所哀求，使用了回复异常状态的魔法，与此同时，也为了解除她对魔法效果的误解而进行了说明。

「不过拉古涅酱，我不觉得这是什么有害的东西哦。如果问是哪一种的话，更像是强化系的神圣魔法。」

「诶，强化的魔法.....？是这样吗？」

「没错吧，涡波？」

拉丝缇娅拉看着我如此问到，我因此点了点头。它被归类为强化魔法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要更加详细地表达的话，它是『引导人们稍微幸福一点的持久范围强化魔法』。

就正确和错误而言，我认为这是正确的魔法。

虽说能引导人们幸福，但是没有强制力，所以并没有扭曲人们的意志。

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内心深处皱起了眉头，因为我

认为能够构筑这种程度的魔法的人只有诺斯菲而已。

我仍然觉得诺斯菲的这个魔法绝对是有内幕的，毫不疏忽地不断解析『引导人们稍微幸福一点的持久范围强化魔法』。

「……唔姆，如果是那样的话，不解除也可以呢。」

「我很羡慕拉古涅酱哦。魔力的水平达到我们这种程度的话，平常缠绕着的魔力太浓厚了，无法接受到这个『魔石线（Line）』发出的魔法的恩惠。」

「诶、诶诶……？那个……难道说各位平时就展开着魔力的防御壁吗……不，虽说很可靠，但是……」

看着我们，拉古涅酱的表情不知为何让人感觉非常可怕。

但是，或许是认为事到如今再说这个也没用，她

立刻重新振作起来，再次迈开了步伐。然后，由她作为向导把我们引领到了预先决定好的地方。「——这么说着的时候，到达了我所推荐的地方了哦～。在这里的话，可以取得世界树的观光许可，找起人来也很容易，是弗茨亚茨最便利的公会。」

当穿过了欢迎大圣都的旅行者的区域和住宅区之后，我们到达了那个推荐的场所。

那是虽然不至于称它为城堡，但也十分相近的建筑物。只是简单一瞥就能明白它的占地面积达到了十个贵族宅邸的程度。与它的面积相反，其上没有无用的装饰，也不存在宽阔的房屋中常有的豪华庭院。

建筑物的正面有着能让十余人一起通过的宽阔入口，上面悬挂着证明这里是公会的招牌。在其下方，徘徊着几位看着就是在刀尖上讨生活的旅

人。

在期待已久的建筑物前面，我和拉丝缇娅拉情绪高涨了起来。

「嗨诶，这就是传说中的冒险者公会啊……！」

「到了……！与联合国不同，在没有迷宫的本土冒险者比探索者更为主流！他们的总管辖处！有着大量踏上世界的旅途的冒险者！！」

对冒险者这个词抱有幻想的我们双眼放光，抬头仰望着悬挂在巨大建筑物上的招牌。

「不，虽然大概不是你们两个所期待的那种场所……但这里确实是『冒险者统合公会・弗茨亚茨支部』。我先带你们进去吧～。」

受到超乎想象的期待，拉古涅酱挠了挠脸颊，露出了为难的表情。然后，她认为与其进行口头说明，不如实际目睹比较好，邀请我们进入其中。我们一行人被带领着一同进入了冒险者公会，看

到了它的内部。

首先，正面有着看起来像是接待处的柜台，几位衣着整齐的职员站在那里。向下看去，精心研磨过的石板整齐的镶嵌着，转向旁边，排列着表面被某种魔法覆盖着的板子。

宽敞到可以跑马的空间里的内部装潢和外面是同样的没有无用装饰的朴素风格。窗边摆放着看起来是客用的长椅，有几个来访者坐在上面。从头到尾都打扫地无微不至，给人感觉充满了清洁感。

虽然只有一瞬间，我回忆起了并非异世界的原来的世界。

宛如来到了县政府或者市政厅一样的——现代性的井然有序的感觉。

说实话，听说是冒险者公会，我想象出的是像联合国的酒馆一样的满是喧闹的状态。

与劳拉维亚的史诗探索者不同，听说就算是别的国家的人，只要提交申请也可以加入。

本来以为这里是聚集着任性妄为、总是很粗野的冒险者们，存在着与清洁感截然相反的充足的生活感的场所。可以说我和旁边的拉丝缇娅拉期待着的，就是那种与故事中登场的环境显得恰·如·其·分·的地方。

在我们对这井井有条的气氛感到目瞪口呆的时候，拉古涅酱一个人走到了接待处进行了交谈。

「——你好啊～。……诶，你已经听说了我们的事情了吗？哎呀，这可真是干脆利索，不愧是大圣都的职员啊。……那个，通过北边的出口，穿过中央食堂，走到冒险者委托窗口那里就可以了吧～。」

站在接待处的职员似乎是为了给这座宽阔得过头的冒险者公会指路而存在的。

稍微看了看贴在墙上的公会的地图，确实宽阔得连成人也会感到迷茫。多座贵族宅邸级别的建筑物连接在一起，看起来有点像一个迷宫。

得到了有如大型企业大楼的一层的接待处般的回应的拉古涅酱回到了我们这里。

「听说这里的大人物要会见我们哦。得到这种特别待遇，可能是因为小姐的存在被传达给了他们啊。那么，走这边哦～」

再次由拉古涅酱来带路，我们一边被接待处的职员目送着，一边向建筑物的深处移动。

在天花板高得不可思议的走廊里走着，我们与数名看起来像是冒险者的男人擦身而过。

在前行的过程中，擦身而过的冒险者们渐渐变得更多了。到达了接待处的女性所说的冒险者委托窗口之后，我们清楚地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在新到达的这间房间和刚才的空间一样宽敞的

内部装修中，兼备着相样的接待处和相同的清洁感。但是，这里存在着我从未见过热情。

简而言之，正如我和拉丝缇娅拉所期待的那样，冒险者们聚集在了一起。

可怕面孔上留存着旧伤的的冒险者们，腰上佩戴着惯用的剑，身着破破烂烂的外套。其中也有背着弓的人和持着杖的人。

察觉到我们的队伍进入了房间后，几位高水平的冒险者瞬间将视线转向了这边。因为我们是外表引人注目的团体，紧接着也聚集了其他的视线。经历长途跋涉的身经百战的冒险者的气氛，从整个房间传了过来。

明白了刚才的空间只不过是前台大厅，这里才是真正的冒险者公会，拉丝缇娅拉马上变得比谁都高兴。她毫不在意周围刺来的视线，像孩子一样兴奋不已。

「哦哦，总算像一点样了！我等的就是这个！可以成为创作英雄谭时的参考!!」

「小姐喜欢这样的地方啊。那么啊，因为需要得到接近世界树的许可，请大家先在这里等我一下吧～」

拉古涅酱也无视了周围的关注，立刻行动起来。多亏了她，事情进展得很快。只不过，最近托了侍奉着我们的骑士们的福，我总觉得自己不用特意去做什么，事情也能进展顺利。现在骑士莱纳也为了不让周围的冒险者接近我们的女性阵营而威吓着他们（虽然不知道他究竟保护的是哪一边）。

虽然在大团体中会很轻松，但是我想如果自己不好好行动的话，就会养成怠惰的习惯，于是我迈开了步伐。因为现在《Dimension》无法使用，所以我是依靠『感应』来收集情报的。

遵从『感应』的直觉，我首先为了不刺激周围的冒险者们而走向房间的墙壁。但是，队伍里最引人注目的拉丝缇娅拉跟在了我的后面。

「呵呵呵.....不愧是你啊，涡波，注意到了好地方啊。提到冒险者公会的话，首先想到的就是张贴着委托书的揭示板吧。」

耀眼的头发飘扬着，拉丝缇娅拉在我身旁高兴地蹦跳着与我并行。

不过因为她本来就长着一副引人注目的面容，所以我希望她能控制一下自己的行动。但是我也能理解她那兴奋的心情。

「——啊啊，果然说起冒险者公会想到的就是揭示板了。自从听说这里的事情开始，我实在是相当的期待。委托（Quest）揭示板这种东西，我想见识一下啊。」

「是啊~!」

然后，高高兴兴的我们发现了房间墙壁上的揭示板，同时紧紧地盯着它不放。

「这、这就是……」

「揭示板……!」

实物与想象中稍有不同，告示并没有被拥挤地乱七八糟地贴在上面，这边也和房间一样井然有序地排列着。

以完全暴露出自己是土包子的方式注视着揭示板，我渐渐地收集到了『大圣都』的情报。

首先，明白了这个冒险者公会的力量会被用于除去大圣都周围的怪物。

在被称为驱除委托的位置，张贴着关于在西部孳生的怪物『奇美拉恶狼』的讨伐事项的文书。在其详细的委托内容的最后，标注着『C2』的字样。除此之外，这里似乎也对城市中的困难问题进行解决。

这边张贴着关于搜索逃跑的宠物和寻找失物的文书，这些委托的最后标注了『E5』的字样。

其中也存在着国家层面的委托。

北部战争地区的增援是『D 以上』，商队的护卫是『Ace』。

从刚才开始就在文书上看到的字母——虽然在现在的我看来是字母，但这是经千年前的始祖涡波翻译过的，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字——毫无疑问存在着某种含义。

不过从 E 到 A 的字母的含义很可能是——

「冒险者阶位.....!？」

「冒险者阶位.....!？」

对于只在读物中听说过的「冒险者阶位」的存在，我和拉丝缇娅拉同时发出了感动的声音。然后，从后方传来了惊呆了的莱纳的吐槽。

「像是分成阶位这样的事还用说嘛.....要是不和

危险程度匹配的话，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麻烦啊。」即使传来了冷静的意见，我们注视着揭示板的目光也没有停下来。

从字母上可以表现出危险程度这件事说明，只要查看高阶的委托，就自然能够明白大圣都发生了什么变故。

我打算马上以高阶的事情为中心进行搜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明显异质的事物。

在委托的标题为『西地下街的杀人鬼』的文书上，最后标注着『Sacred Ace』的字样。

「阶位.....Sacred • Ace.....?」

读完的同时，从后方传来了莱纳的解说。

「那是作为最高阶位的 Ace 更上层的受到特别限制的阶位。大多被略称为 SA 阶位。确实有着『神圣的模范者』这样的夸张的含义，听说世界上只有不到十人。实质上，这个阶位存在着『不许插

手国家事务』的含义。」

「嗨诶.....好像有点讲究啊。不如说，把 A 阶的最上位称为『Ace』感觉很不错啊.....」

「是吗？不过这种阶位的决定方法似乎是从很久以前延续下来的，和与千年前有所关联的你，感觉上.....——」

但是在解说的途中莱纳皱起了眉头，突然沉默不语。他的表情就像是发现了自己不愿察觉到的事情一样。

看见了在后面沉默着的莱纳的样子的斯诺，代替他进行了发言。

「呐，我稍微想了一下.....这种品味不是很像涡波的风格吗？」

而且缇亚也对此表示了同意。

「阶位『神圣的模范者（Sacred・Ace）』.....与涡波的魔法名感觉很相似啊。」

在两人的意见达成一致后，我再一次对『神圣的模范者（Sacred・Ace）』这个词语进行了回味。阶位『神圣的模范者（Sacred・Ace）』、阶位 Sacred Ace、SA 阶……——

「——确实，这种感觉不错的单词选择，似乎是我的风格啊。」

相当不错。我对这出色的品味不吝溢美之词。

虽然我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但是同伴们似乎有着不同的感想，莱纳、缇亚、斯诺纷纷发出了怀疑的声音。

「哈啊？」

「呐，斯诺。不错什么的，就它？我觉得这是一种奇妙的夸张。」

「我、我也说不清是怎么样……」

在那批判中，我只听到了一个赞同的声音。

「诶，很帅啊……？」

是唯一持有和我相近的品味的拉丝缇娅拉。

我握起她的手叫出了她的名字。

「拉丝缇娅拉——！」

「嗯嗯,感觉不错哦,阶位『神圣的模范者(Sacred・Ace)』。哪怕这个名称是千年前的涡波所想,现在的涡波在自吹自擂！」

拉丝缇娅拉带着非常满意的表情对我的品味大加赞赏。

虽然觉得其中掺杂了一点挖苦的意味,但不必在意。现在的我正为得到了最爱的恋人的理解而感到欢喜不已。

看到了我的反应,缇亚和斯诺慌忙撤回了前言。

「不对,仔细去品味的话或许也很帅啊.....『神圣的模范者(Sacred・Ace)』,感觉没有那么差啊.....也许？」

「那个.....我从以前就在想.....《Dimension・决

战演算（Gradient）》什么的很帅啊！」

突然间我的魔法名开始被奉承了起来。

但是，辨别谎言的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的我看出其中隐藏了「虽然是不太能够理解的品味，不过还是先称赞一下吧」之类的想法。

「……谢、谢谢了啊，你们两个。」

虽然察觉到她们并没有真正地理解，但我还是道了谢。

因为在至今为止的战斗中一直被认为是「不太理解的魔法名」这一点而受到轻微打击的我，道出感谢之词在颤抖着。

「呵、呵呵，啊哈哈——！」

看着我消沉的样子，拉丝缇娅拉笑得更开心了。不管我是喜悦也好、消沉也罢，无论哪一种她都会露出看着就让人觉得开心的笑容。

「——哈啊，先把关于基督那个无关紧要的品味

的话题抛到一边，看看这里。」

带着一副真的怎样都好的表情的莱纳叹了一口气，打断了关于命名品味的话题。然后指了指揭示板上张贴着的一个案件。

「『世界树污染问题』……?」

纸质的文书上写着这样的委托名称。顺便一提，它上面的阶位是『Sacre Ace』。

稍微阅读了一下详细的情况，据说弗茨亚茨城内的世界树被一位男子所占据了。据说那个男子擅长鲜血属性的魔法，用血浆将世界树包裹了起来，把它染得通红。

「另外还有这里。」

莱纳又指了指另一件委托。

那个委托的名称是『圣女诱拐事件』。这边也是相同的阶位，我马上通读了详细的内容。

上面写着，在数日前元老院也承认的弗茨亚茨的

圣女被一名少女所掳走了的这样的事情。据说那个少女擅长火炎属性的魔法，将大圣都地下街的一片区域完全燃烧并据守了起来。

虽然对刚才那个使用鲜血魔法的男性的特征毫无头绪，但是这边则不同。

弗茨亚茨的圣女和善用火焰的少女 ——

「难道说，是诺斯菲和玛利亚吗……?」

我道出了熟悉的二人的名字。

290. 地下街

在揭示板上发现了同伴行踪的我们想要立刻在冒险者公会中收集详细的情报，但在此之前就被拉古涅带回的公会职员领出了放置委托揭示板的房间。

刚才拉古涅提到的特别待遇所言不虚，公会为我们准备了用来招待贵族的其他房间。在劳拉维亚的『舞斗大会』中准备的高级旅馆附近，带路的职员小姐也并非仅仅是个办事员。而通过这位职员小姐在将我们带往别室的过程中进行的简单自我介绍，我们了解到她是『冒险者统合工会・弗茨亚茨支部』的副主管。

我马上就向副主管小姐打听似乎出现了同伴行踪的『世界树污染问题』和『圣女诱拐事件』，对自己能否参与揭示板上写着阶位『Sacred Ace』，暗示“不许插手”的事情进行了确认。然后——

“——请放心，涡波大人。您已经取得了进入世界树区域的许可。在本公会的评定中，涡波大人的阶位为 SA，所以.....倒不如说，我们这边希望您能将其解决。已经做好了将『大圣都』中当前所知的情报公开给涡波大人您们，并由公会全体进行支援的准备了。”

“诶，是这样吗.....？”

轻易地取得了同意。

看着房间中的桌子上堆放着的『世界树污染问题』和『圣女诱拐事件』的相关资料，我明白了副主管是真心想要将此事委托给我们

我一边为『Sacred Ace』在使用中被省略为 SA 和尚未怎么冒险的时候阶位就已经封顶了的事情感到些许遗憾，一边着手阅读桌上的资料。

在此期间，拉丝缇娅拉耿耿于怀地举手提问。

“呐，副主管小姐。涡波的阶位是 SA 的话，那

么我也是相同的等级喽？顺便把大家的阶位也都告诉我好吗？”

“那、那个……非常抱歉，拉丝缇娅拉大人是不可能注册为本公会的冒险者的。那个，如果可以的话，请到弗茨亚茨的城堡中进行确认……西斯大人和斯诺大人也是一样。只凭借本公会的判断是不能对三位进行评定的……另外，剩余的二位——身为『天上之七骑士（Celestial Knights）』的莱纳大人和拉古涅大人将会受到与阶位 A 同等的对待。”

“注、注册都做不到……！？明明涡波就是 Sacred・Ace……！？”

“请您谅解。因为涡波大人以自由的迷宫探索者这一身份声名远扬，所以在本公会进行注册会十分简单。通过将涡波大人注册在籍，大概可以使『大圣都』的全体冒险者都兴奋起来，这是对本

公会非常有益的一次注册。不过，三位的情况则是完全相反。直截了当地说，因为会引起国家的关注，所以非常麻烦。”

正因为她是大型公会的副主管，所以颇有胆量，将自己坚决拒绝为拉丝缇娅拉进行注册的主张传达了过去。

副主管小姐所说的话是非常理所当然的。

如果加以分类，拉丝缇娅拉和斯诺可以说是为国家工作的官员吧。虽说已经将后面的工作委任给了彼此信赖的人，但并不是经由正规的手续来辞职的。如果随便地拉拢这种官员，就有点像是在挑衅国家一样。

拉丝缇娅拉也明白这样的事情，所以并没有强迫她，而是不断呻吟出声。

“呜呜呜……”

“也许是多管闲事，但我认为在处理委托之前还

是先去城中打声招呼比较好吧？听说您们三位都在此处，我可真是大吃了一惊。”

副主管没有询问详细的情况，只是提出了建议。她似乎认为与我们的内情产生瓜葛会出现麻烦，而这种想法与事实相去不远。

拉丝缇娅拉、斯诺和缇亚立刻回应了这个建议。

“过去的话会引发骚动，现在是不行的。”

“如果知道我也在这里的话会很麻烦的，所以还是算了吧~？等事件的余波稍稍消退之后再说吧。嗯，就这么做。”

“因为很麻烦，所以不会去的。就当我是涡波的同伴吧，一直就是这样的。”

她们做出了自己同国家间不存在屁大点关系一样的回答。面对本国要员们缺乏责任感的样子，副主管小姐感到有些难以接受。

“这、这样啊……不过，请允许在下向城里报告

大家的事情，我想这段时间内会有城中的使者因此来访，请多加注意……”

作为守护城市的公会的一员，应该是有着报告的义务吧。因为不能阻止她，所以我并没有特意去封口，只是表达了谢意。

“我也经营过公会，所以很清楚，向国家报告是理所当然的事，请不要客气。……比起那个，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世界树污染问题』和『圣女诱拐事件』这两件事，我自当全力解决。”

“不愧是联合国的英雄大人，这句话真是鼓舞人心。”

“那么请允许我收下这些资料。失陪了——”

我马上就将资料放入了『持有物品』中，打算走出房间。

但是拉丝缇娅拉不肯善罢甘休，想方设法地逼问副主管有关注册冒险者的事情。

“那我就使用假名，从阶位 E 开始吧！不是以拉丝缇娅拉，而是以无名新人的感觉来注册！不如说这样做好像会更加有趣！”

“使用假名、吗……？”

因为副主管小姐感到很为难，所以我马上制止了拉丝缇娅拉。

“拉丝缇娅拉，不要再讲不合理的事情了。好了，快走吧。”

“咕呜……！这明明是我在这里最期待的事情的说……！刚才看到的揭示板上明明有很多想要接下的事件的说……！！”

在给副主管小姐留下了一句“承蒙关照”之后，拖着满心懊悔的拉丝缇娅拉，全员一起走出了房间。

然后，走在冒险者公会洁净的走廊上，我和身旁走着的缇亚决定了接下来的目的地。

“呐，涡波。『世界树污染问题』和『圣女诱拐事件』，先去哪一边？”

“比起世界树，还是先到玛利亚那里去吧。以诺斯菲为对手的话，我很担心玛利亚。”

“先去圣女那一边吗……不过如果真的是玛利亚那家伙的话，我想应该没什么好担心的。那个家伙的话自己一人应该就能战胜对手了。”

“诶……？不不不，不存在的吧。因为集合我、莱纳和『风之理的盗窃者（缇缇）』三人之力也没能打倒诺斯菲。”

“要是这么说的话，就算集合我、『木之理的盗窃者（艾德）』和『水之理的盗窃者（阳泷）』三人之力也没能打倒玛利亚啊……”

缇亚似乎想起了什么事情，脸色微青地讲述玛利亚的强大。

听说在我身处迷宫期间，玛利亚她们不断挑战着

维艾西亚的颜面，或许她就是想起了那时的战斗。

走在附近的拉丝缇娅拉和斯诺并没有否定缇亚说的话，而是同意了她的观点。

“正如缇亚所说，如果是玛利亚，或许是有可能做到的……斯诺也是这么想的吗？”

“对……我们在那场战斗中不过是绊脚石。很有可能……”

她们好像认为如果是玛利亚的话，区区一位守护者（Guardian）根本不在话下。

确实，这种程度的实绩对玛利亚来说并非不存在。直至今日，我仍然认为是她战胜了『火之理的盗窃者』阿尔缇，与『暗之理的盗窃者』帕林库洛战斗时也是，若非敌方拥有『世界奉还阵』的力量，她完全可以单独取胜。即使以『理的盗窃者』们为对手，我对她也未曾有过落于人后的

印象。

——不，乐观是不好的。

说不定现在玛利亚正身陷困境；说不定她已经落入了诺斯菲的某种策略之中；说不定她正在等待着我的救援。

只要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就必须以『圣女诱拐事件』为优先。

如此决定的我立刻奔向了资料上所说的由诱拐犯据守的地下街。

在先前翻看资料的时候已经确认了了大体的位置，因此我没有迷路。

而且，那时我还读到了被称作圣女的存在的具体由来。我一边前进，一边在脑海中简单地整理了情报。

根据资料显示，在大约半月之前，后来成为圣女的少女出现在了大圣都。

据说那个突然出现的少女使用自身擅长的神圣魔法在城中巡回治疗病人们。因为看到了她治愈不治之症的身姿，人们渐渐称呼她为“圣女”。理所当然地，她很快就受到了国家的注意，在元老院的举荐下成为了国家承认的正式圣女。

之后，圣女鞠躬尽瘁地为了大圣都而劳作。只要看到她神圣的魔力，人们心中就满怀希望，尽管处于与『北联盟』的交战时期，人们的笑颜和明朗也从未断绝。

这位圣女在我们到达大圣都的几天前被人掳走了。弗茨亚茨的骑士们立刻倾巢而出，为了夺回圣女而行动起来，他们将地下街的一片区域封锁起并来在其中进行激战——结果却铩羽而归。

因为被火焰覆盖的封锁地区的惨状，街头巷尾暗中流传着犯人其实是从北方南下的『死神相伴的魔女』的说法。

果然，无论确认多少次，是玛利亚的可能性都很高。

若是她与诺斯菲发生冲突的话，就必须尽快与之汇合。那个『光之理的盗窃者』是如此虚实难测，以至于赢过她也不能消除心中的不安

我们走在大圣都繁华的街道上，一边向居民问路，一边不断地寻找通往地下街的入口。

然后，走在城市大街的途中，我发现了与原来的世界相似的通往车站地下站台的入口。虽然对用于瞬间移动（Wrap）的魔法阵（出入口）之类的事物抱有些许期待，但它的构造却非常具有现实感。

刚要靠近入口，就被一位封锁地下街的警备员拦下了。

“——请止步，前方禁止通行。现在西地下街区域中正潜伏着凶恶的犯罪者。”

“那个，我听说出示一下这个就能通过了……”

“……是冒险者公会的人吗？请允许我看一下，因为此处阶位受限。”

我立刻从『持有物品』中取出了在冒险者公会得到的臂章，将其展示给警备员。

警备员拿起臂章，进行确认工作，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脸色渐渐苍白。

“……哎？”

莱纳说过，阶位 SA 在这世上只有十人左右。

警备员理所当然地对臂章的真伪起了疑心。

珍惜时间的我马上发动了技能『诈术』，表情丝毫不变地继续展示自己的臂章，顺便也不忘用淡淡的魔力向其施压。

警备员无法忍受这种蛮不讲理的威压感，只好让出了道路。

“确、确认完毕了。请通过……不过，由此向前

的责任将归于您自己，因此请多加注意……。”

“好的。那么，工作还请多加努力。”

虽然觉得他有些令人同情，但我还是和大家一起走下了通往地下街的楼梯。

警备员静静地目送着渐渐进入封锁地区的一行人，但是他无疑会在将我们目送走之后，前往冒险者公会进行确认吧。因为使用凶恶的魔力施以威压的可疑人物持着 SA 阶的臂章进入了封锁区域，会这样做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从下次开始就拜托莱纳使用他所持的 A 阶的臂章吧，这个 SA 阶的臂章比想象中更难以使用。

一边这样考虑着，一边走下与迷宫中相似的楼梯。虽然被石壁包围而略显狭窄，但是以整齐的尺寸排列着的台阶很便于走动。

走下超过千级的长阶，我们终于到达了『大圣都』的地下街。

“.....这里就是，地下街。”

来到了与迷宫的阶层相似的空间，然而与那里不同的是，这里没有迷宫般的回廊，非常开阔。

虽然仅靠目测，但可以判断出举架高度将近一千米。这个空洞很可能与地上的『大圣都』的横向占地面积差不多。

我们下到的是地下街中封锁地区的东部区域。

本来在眼前展开的应当是与地上相比别具一格的神秘街区，但实际上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火海。无论看向哪里，都是熊熊燃烧的火焰，虽然走了进来，却找不到前进的道路。

“和阿尔缇的阶层很像啊.....”

看到这种景象，我立刻想起了位于迷宫十层的阿尔缇的阶层，但是我认为两者的本质截然相反。阿尔缇的阶层中充满了特殊的『不灭之炎』。从即使不存在可燃物也能持续燃烧的火焰中，可以

感受到阿尔缇的怨念。

与其相反，地下街中的这种火焰是温柔的。它的确是炎热的，存在着拒人千里的严厉，但是它并没有燃烧周围的街道。是即使存在可燃物，也绝不会将其燃尽的火焰。

虽然被火焰所吞噬，地下街却仍然照常存在，真是一种怪异的景象。

不过，这种特殊的『不燃之炎』让我确信了玛利亚存在于此。

“玛利亚！听到就回应一下！是我！大家都在！！”

感受到了『火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的我对火焰如此说道。如果玛利亚正在与火焰共享感知的话，这样应该就能将我们的到访传达过去。

可是在大喊之后，过了将近一分钟也没有等到火焰的回应。

到底是玛利亚不在封锁地区之中，还是她正处于无法回答的状况中……我无从判断。

在这种时候，不能使用魔法《Dimension》真的是很麻烦。无可奈何的我只好决定凭借自己的眼睛来搜索地下街。

我立刻在体内构筑出次元魔法，将自己的魔力转换为冰结属性。虽然是颇为消耗魔力的技术，但这样就可以使用其他属性的魔法了。

我抬起手，尝试以与火焰相反的属性来灭火。

“——冰结魔法《Freeze》”

回忆着以前的感觉，逐渐增大魔力。

因为知道地下街的这种火焰其实是魔法，所以感觉上像是在进行『魔法相杀（Counter Magic）』。在我的《Freeze》的作用下，周围火焰的一角出现了空洞。虽然真的很想将所有的火焰全部熄灭，但是因为火焰的魔力过于浓重，所以创造出

一条隧道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我们穿过这条火焰隧道，朝着地下街的深处迈进。四周满是火焰，不过因为我时刻维持着《Freeze》，所以勉强可以承受它的热度。地下街的探索没有受到阻碍。

如果发生万一的话，也可以凭借莱纳的风魔法来调节温度，即使被烧伤，也有回复魔法可以使用。我使用《Freeze》强硬地制作出道路，不断向深处迈进。就这样继续前进下去的话，就会接触到这个地下街被封锁的另一个理由。

我一边走着，一边回想『圣女诱拐事件』的资料上的情报。

它上面不仅写着有关圣女的事情，似乎还有『就算解决了火焰的问题，前方还存在着来历不明的怪物』这样的情报。

根据之前进行挑战的冒险者们收集到的情报，大

概有『操纵暗属性的魔法』、『受到不知来自何处的斩击』、『传来了令人发自内心地感到冰冷恐怖的声音』这样的特征。

冒险者公会中传言说，这是『跟随魔女的死神』定居在了地下街里。

关于这些特征，我大有头绪。

这一对冒险者们而言说不定需要豁出命来的 Bad Event，对我来说却是期待已久的 Good Event。因此，我并不害怕那种来历不明的怪物，不断前进，后方的队员们也都带着远足的心情。

而后，刚才提到的怪物终于出现在了徘徊在地下街中的我们的面前。她藏身于附近一带的火焰之中，不见其形，但闻其声。

“——冒险者们哟……折返吧……前面可是地狱啊。……没有在说谎，真正恐怖的事物就在深

处啊.....”

听到这声音的瞬间，我感到脊背生寒。

马上我就察觉到那个声音正传播着暗属性的精神干涉魔法。恐怕是在对方难以察觉的情况下赋予其恐惧的魔法吧。

我抛开紧贴在背后的恐惧感，想像着更为恐怖的未来而摇了摇头。

“折返是不可能的.....如果在此退却的话，恐怕会有更加可怕的事情等待着我。”

“没关系吗？继续前进的话，死神会诅咒你们哦？会被施加『最近会被异性背刺而死』之类的诅咒哦？真的没关系吗~？”

“不，诅咒什么的倒是无所谓，但为什么要选择这么正中靶心的诅咒呢.....”

不管她凭借怎样的恐惧的魔法来进行这样的演绎，她的音质也并没有发生改变。我对少女耳熟

的声音感到安心，在谈笑间向前走去。

“无视了我的忠告啊……！那就……！”

饱含战意的魔力袭向不断前行的我。

攻击来源于我的死角。不过由于我事先就知道她一定会从死角发起袭击，所以游刃有余地从『持有物品』中拔出了『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进行迎击。

——响起了令人怀念的金属声。

黑色巨镰的刀锋从我的影子里伸出，我瞬间将其弹开。就这样以『感应』完全接下死神出其不意的袭击，引发了同伴加入（Good）Event。

褐色皮肤的少女从影子中滑溜溜地爬了出来，随意地打了个招呼。

“——嗯，看起来果然是真货啊！不是冒牌货，也没有施加古怪的魔法。最重要的是诺文也在。好久不见～，大哥哥～。”

我一边收剑一边回答道。

“啊啊，好久不见。很抱歉让你久等了，莉帕。”

与身姿一如往昔的莉帕重逢，我一开口便说出了道歉的话语。

但是莉帕摆动着长长的黑发摇了摇头，用和一年前相同的，与外表年龄不符的老成态度告诫了我。

“我可没等得那么苦，玩得还挺自由自在的。……所以需要得到道歉的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玛利亚大姐姐对吧？”

“……我明白了。果然，玛利亚就在这里吗？”虽然有很多事情都想要再三道歉，但还是把想说的话咽了下去，以汇合为优先。

“嗯，……玛利亚大姐姐没有多少余力，所以我代替她监视着街区。我这就带路，这边这边～。

”

走在前面的莉帕招了招手，紧接着，她前方的火焰自动消失了。

现在莉帕和玛利亚之间大概是存在着『联结』的吧。她使用这种『联结』来操纵玛利亚放出的火焰，制作出了一条道路。

我追在莉帕的背后想要和她详细地谈一谈，但在那之前同伴们就赶超了我，开始与她搭话。

拉丝缇娅拉和斯诺发出了“好久不见”的问候，拉古涅和莱纳进行了自我介绍，最后莉帕为缇亚的回归感到欣喜。已经打完招呼的我没有去抢夺大家重逢的时间，在后方静静地等待着。

不过在谈笑间，拉丝缇娅拉先一步问出了我正找寻时机想要询问的事情。

“——呐呐，莉帕。她果真在这里吗？那个叫做诺斯菲·弗茨亚茨的圣女。”

“嗯，她在哦，现在正和玛利亚大姐姐在一起。
”

听到这句话，我大吃一惊，不禁在她们背后出声询问。

“诶，她们两个在一起……？”

“在一起在一起。就快要到了，一会儿跟诺斯菲小姐也打个招呼吧～。”

莉帕一边回过头，一边说出了难易度非常高的事情。

不了解诺斯菲性格的女性阵容似乎感觉很轻松，只有莱纳和我一样摆出了厌恶的表情。

“好，到了～。这里就是我们的据点哦～。”

大概是在谈笑中走出了很远的距离吧，我们到达了地下街中一座格外庞大的建筑物前。莉帕她们多半是在非法占据着这里，过着地下生活的样子。

看起来像是中层贵族的宅邸。

它被火焰的结界所包围，将来者全部拒之门外。

穿过恰如其分的广阔庭院和玄关，进入了宅邸的深处，然后在莉帕的引导下走进了一个房间。

这是一间很宽敞的房间。墙壁中央的华美的暖炉被点亮着，上方装饰着绘画。中央放置着横断房间的长桌，十多张椅子并排摆放在其旁。这里多半就是宅邸的餐厅（Dining Room）吧。

这个房间中的桌子的一端，端坐着两位少女。

黑发的少女玛利亚，还有栗发的少女诺斯菲。

二人非但没有敌对，反而将饮品置于中间，轻松地愉快交谈着。

玛利亚的眼睛上包裹着布条，装束与以前相比稍有改变。

诺斯菲这一边的服装则是完全改变了。不对，比起说成发生了改变，说她被套上了拘束具或许才

是正确的看法。

之前见过的褶边很多的衣物之上，绷带般的东西将她的身体层层包裹。仔细看去，绷带上书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这种样式让人想起了以前『火之理的盗窃者』阿尔缇身上的『咒布』。

但与阿尔缇不同的是，诺斯菲被以双手无法使用的形式缠绕了起来。

在我确认两人的装束的同时，房间中的两人也注意到了来访者（这边）。

“涡波先生……？”

玛利亚比任何人都更快地反应过来，一边呼唤着我的名字一边站了起来。

房间之中漂浮着火球，她大概是凭借它的火焰感受到了我的来访吧。

她面朝这边，黑发摇摆着，踉踉跄跄地走了过来。

“玛利亚……”

我回应了她的呼唤。

相互呼唤着彼此的名字来进行了确认。

大概是由此确信了此处的我并非幻觉，玛利亚直接走到了我的身旁，将我紧紧抱住。

玛利亚将双手环绕在我腰部稍微往上的位置，脸庞贴在我的胸前，不露表情地低声说道。

“.....对不起。见面之后虽然有很多话想要说出口.....但请允许我保持一小会儿这种姿势.....就一小会儿.....”

我现在无法使用《Dimension》，所以也无法窥见她隐藏起来的表情。

但是，玛利亚至今为止的战斗——她从中积攒而来的劳苦，我通过相互纠合的魔力理解了。

我为了慰劳她一年间的战斗，轻轻抚摸着她柔顺的黑发。

291. 圣女

——在此期间，响起了慢条斯理的鼓掌声。

我一边继续抚摸着玛利亚的头，一边看向这带有些许嘲弄感的声音的来源，在那里的是面露微笑的诺斯菲。

“呵呵。久疏问候，涡波大人。”

“你我之间也不是很久未见吧.....那个，是玛利亚做的吗？”

首先开口询问了诺斯菲的情况。

现在我之所以没有进入战斗状态，是因为从她身上感受到的魔力太过微弱了。由此看来，缠绕全身的布条似乎是在抑制她的魔力。

“嗯嗯，在涡波大人到来之前，我同玛利亚小姐战斗过了.....真是彻头彻尾的惨败。拜她的咒布所赐，我完全动弹不得.....呵呵呵。”

诺斯菲把视线移向自己动弹不得的身体，笑声又

大了几分。

这应该并非谎言。仔细观察她的颈部，可以发现以前刻画着术式的刺青的位置被烧伤的伤痕所覆盖。可见一番死斗之后，诺斯菲被玛利亚捉住了。

“不过，这是同款的烧伤伤痕呢。”

或许是注意到了我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看，诺斯菲将视线转向了烧伤的伤痕，愉悦地说道。

“处理成这样可是很费力的哦？特意降低回复魔法的效果，巧妙地留下伤痕，除我之外的人肯定是做不到的……！呵呵，可以请您夸奖我吗？请看，它和涡波大人的烧伤是同款的——呵呵，是同、款、哦。”

诺斯菲仍然对我表现出异常的执着。

而且她的样子依旧疯狂。身为女性，即使美貌受损也满不在乎地笑着。因为能与我产生相同点而

高兴地露出非常令人生厌的表情。那种表情让我明确地理解了她在想方设法地利用它来惹我不快。

大概是因为这种恶意而感到不耐烦了吧，莱纳拔出腰间的剑向前走去。

“基督，最好赶快把这个女人消灭，让她变成魔石。你如果感觉不好下手的话，就由我在宅邸外面斩下她的首级。”

“莱纳，同你也久疏问候了呢。不过，二话不说突然就想取下别人的首级.....你的脑袋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就那么想看到人血吗？如果连平静地交谈都做不到的话，那就已经不是骑士，而是不通人言的蛮族了。即使是孩子也会先稍微思考一下再付诸行动吧？哈啊，莱纳你仍旧让我感到恶心呢.....”

替代问候，诺斯菲连反驳的时间都不给，嘴快舌

长地将莱纳痛骂了一顿。

“你这家伙……!我唯独不想被你说长道短……!!”

受到挑衅的莱纳不等听到周围人的回答，正要采取行动之时，玛利亚从我的胸前抬起头，慌忙制止了他。

“——请、请等一下。其实本来我也打算杀了她，但存在着不能那样做的缘由……”

玛利亚恋恋不舍地从我的身边离开，插入了莱纳和诺斯菲之间，然后说明了制止莱纳的理由。

“现在的诺斯菲使用『代替』的魔法转移了许多弗茨亚茨人民的病痛。如果现在就杀了她，这一切都会被一次性归还回去，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糟糕了。我利用莉帕的『联结』进行了确认，这毫无疑问是真实的。”

受到玛利亚庇护的诺斯菲像是在煽动莱纳一样

地笑了出来，不紧不慢地对她的说明进行了补充。

“呵呵，我在瞻仰了佩艾希亚的宰相艾德的雄姿之后，稍稍回忆起了自己的初衷.....作为考虑自己能否为故乡弗茨亚茨做些什么的结果.....就变成了现在这种情况。无意中成为了挟持人质一样的情形，我感到非常抱歉.....嗯嗯，这真的是偶然。我知道自己近日要与涡波大人做个了断，不过真的是偶然哦？呵呵呵。”

是偶然才怪。

诺斯菲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会同我战斗。

自从在六十六层决裂之后，我们注定迟早要接受来自她的『试练』。

为了尽可能地提升『试练』的难度，诺斯菲不惜挟持人质。听到诺斯菲在这场战斗中将无辜的人绑架为了自己的盾牌，我和莱纳不禁因敌人的卑

劣而怒骂出声。

“净干麻烦事……！”

“你这女人（贱人）……！”

我们攥紧了拳头，考虑是否存在出乎诺斯菲的意料的攻击手段。

我们渐渐逼近诺斯菲，打算一旦想到好主意，两人就一齐攻击端坐于椅子上的她。

但是在那之前，并没有同我和莱纳的愤怒产生共鸣的拉丝缇娅拉从后方大喊出声。

“等、等一下。难道诺斯菲不是做了好事吗！？她救助了上面城市里的人们啊！？尽管她说话有些刻薄，但也不至于因为刚才的对话就生气到这种程度吧！？”

的确，如果只听刚才的对话，就好像诺斯菲只不过是做了好事一样。从地上的传闻来看，她也是为了『大圣都』而献身的圣女大人。

其他人似乎也都是这么想的。从斯诺、缇亚和拉古涅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她们并没有对诺斯菲抱有多大的敌意。

现在显露出愤怒之情的，只有在迷宫中与诺斯菲真正厮杀过的我和莱纳而已。

不过，临战状态是决不能解除的。

只有曾经与她战斗过的人才会有这种感想。

诺斯菲·弗茨亚茨做出的事不可能只是善行这么简单——我这样坚信着。我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理解这种感觉，于是进行了说明。

“不对，拉丝缇娅拉……考虑到至今为止诺斯菲对我做的事情，我无论如何也不觉得这件事有这么简单。这家伙是可以满不在乎地采取牺牲整个国家的策略的人。这不是骗人的。”

“……即使真是那样，也没必要释放这么强的杀气吧？现在的诺斯菲好像没法动弹啊。”

拉丝缇娅拉像玛利亚一样从中调停，最后瞥了一眼动弹不得的诺斯菲。当然，庇护者增加到两人的诺斯菲得意忘形了起来。

“嗯嗯，正如拉丝缇娅拉小姐所说，我现在完全动弹不得。……是完全哟？呵呵呵，涡波大人到底企图对完全动弹不得的我做什么事呢？哎呀，现在的我无法抵抗，只能任由您随心所欲了！没错——无论是怎样的羞辱，我都只能含泪忍受下来了……啊哈！哈哈，一想到在关键时刻退缩的涡波大人，就忍不住笑了起来！我对从现在开始自己会被做些什么，感到非常非常地期待！！——啊，不过莱纳很恶心，请不要靠近我。”

身处安全的位置畅所欲言的诺斯菲，让我和莱纳的拳头攥得更紧了。

但是拉丝缇娅拉的意见还是没有发生改变，为了使杀气四溢的我们平静下来而从中调停。

“暂且冷静下来休息一会儿吧！？在这个宅邸中的话应该可以慢慢来！”

看来除了我和莱纳之外的人好像都觉得诺斯菲只不过是一个精神高涨多嘴多舌的奇怪女孩。大概是迄今为止的守护者（Guardian）们全都心地善良的缘故，大家对她的危机感太过薄弱了。

她是似乎妨碍了我的守护者（Guardian），因此姑且算是敌对关系，但是看起来并不像是真正达到了互相残杀的程度的敌人。大家大概是这样认为的。

“而且啊，好不容易才见到了玛利亚，所以啊.....首先，我想先慢慢地谈一谈.....和大家一起.....”

看着仍在放出杀气的我们二人，拉丝缇娅拉恳求道。

然后她朝着附近的玛利亚看了一眼之后，立刻重

新看向了我这边。

我慢慢明白了她坚持让我们休战的理由。或许她是想先同玛利亚谈谈吧。想要告知和道歉的事情非常多，现在没有闲暇去理会迷宫的守护者（Guardian），这似乎才是真心话。

的确，现在细细品味与玛利亚的重逢才更加要紧。更何况，被诺斯菲耍得团团转这件事也越来越亏。

“我明白了，拉丝缇娅拉……总之，诺斯菲的事情就先搁置下来吧。”

“哈啊，太好了……我还担心这个动弹不得的孩子会被突然斩杀呢……”

我接受了拉丝缇娅拉的提案，打消了战意。见我这样，莱纳也不情不愿地收起了剑。

房间内侧的诺斯菲露出“成功了”那样的欣喜表情，但暂且忍耐下来吧。

现在以同玛利亚和莉帕的重逢为优先。关于她的待遇问题，等到我们把积压已久的话语全部讲完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我想到这里，转过头面向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抛来了意想不到的言语。

“那个……涡波先生，拉丝缇娅拉小姐。难道说，你们两位……”

玛利亚打量着我和拉丝缇娅拉。

她的眼前包裹着与诺斯菲身上相同的咒布，因此是使用房间中漂浮着的火球来进行确认的。她以那非同寻常的眼力，看透了我们的情况——将其一言以蔽。

“——已经相互告白了吗？”

她分毫不差地提出了触及核心的质问。

“——！”

“——！”

这句一语中的的话语惊得我和拉丝缇娅拉倒吸一口凉气。

这是理所当然的。进入这个房间后，我们并没有采取任何可以让人看出这点的行动。尽管如此，玛利亚还是从我们不经意的动作和态度中感受到了反常之处。

我们被她的洞察力所震惊，没能成功地立刻答话。

“……诶？”

迟了一刻之后，诺斯菲发出了声音。

她的表情真可谓是目瞪口呆，现在房间中最震惊的人，无疑就是她了吧。

与玛利亚该来的终究会来的这种表情相对，诺斯菲露出了无法理解我们所言何事的那种表情。

那个总是无谓地饶舌的聪明的诺斯菲突然间宕机了。看到比自己更加动摇的她，我稍稍冷静了

下来。

我为了回答玛利亚的问题，马上开始在脑海中组织语言。

虽然想要询问她是如何感受到我们的反常的，但现在比起那个，还是先对玛利亚的问题进行回答更为重要吧。

“……啊啊。正如玛利亚所说，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和拉丝缇娅拉互相倾诉了彼此的爱慕之情，相互确认了想要一直在一起的愿望。”

既然被分毫不差地问中了，我也就毫不掩饰地直截了当进行了回答。

对于这个回答，玛利亚好像接受了似的点了点头。

“这样啊……果・不・其・然……”

“……你不太吃惊啊。”

玛利亚过于平静的反应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考虑

到不久之前缇亚和斯诺的狂暴状态，她的镇定出乎意料。

“是的，并不吃惊，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了，然后也做好了觉悟。”

玛利亚毫不动摇地做出断言。

她冷静到了反而让我感到不安的程度。

“从一开始就……？”

“涡波先生在与我相遇之前就喜欢着拉丝缇娅拉小姐，拉丝缇娅拉小姐也是一样。”

与玛利亚相遇之前说起来真的是最开始的时候了。不仅是我，在场的全员都对此感到了惊讶。被疑惑的表情包围着，玛利亚断言道。

“是的。所以我才变成了那样。”

尽管玛利亚双目失明，但还是在笔直地注视着我。

她那过于锐利的眼神，让我回忆了她曾经的技能

『炯眼』的存在。而现在我稍微理解了阿尔缇所说的”我们能够看到”这句话的含义。

无论何时，玛利亚大概都因为那双看到得太多的眼睛而“明白得太过了”吧。

因为明白『我和拉丝缇娅拉必定会结合的一刻』迟早会到来，因此、在那天、情绪爆发了——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当我明白了玛利亚所言不虚的时候，她继续说了下去。

“——之前也说过，无论你们二位的关系如何变化，我都不会改变。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一直喜欢着涡波先生。因此，我现在很冷静。”

这就是她最想说出的话语吧。给人以意志坚定的感觉的声音，像是在叮嘱自己一样，重复着那一天的话语。

“玛利亚……”

“就算你说不行，我也会强行跟随，请做好觉悟吧。”

在无话可答的我面前，玛利亚温柔地笑着。

她面带温柔——而且坚定的神情。

我很了解与其相似的表情，清楚地知道展现出这种表情的人，是绝对不会再迷茫的。

那是与找到了自己的『留恋』，实现了自己的『使命』的守护者（Guardian）们非常相似的表情。即使拒绝让玛利亚跟随我，让她去找寻新的恋情，也已经不可能了吧。我很清楚那样的阶段早就已经过去了。

除非回到相遇之前或者消除她的记忆，否则就已经无法阻止现在的玛利亚了。

现在的我痛彻地理解了玛利亚的心情。

不久前，我被拉丝缇娅拉甩了的时候也有着与玛利亚相同的想法。

做好了为了能让对方幸福而在阴影中持续守护，坚持一生的觉悟。自己也觉得仅仅如此就已经足够幸福了。

.....我切身地体会到了玛利亚的心情。

因此，我对以轻松的心情甩开或接受对方这种事有所顾忌。

在笔直凝视着我的玛利亚的意志前，我被完全压倒，房间在短时间内被寂静支配。

首先打破那短暂的沉默的人是拉丝缇娅拉。

她带着一副这里就交给我的表情，呼唤玛利亚的名字。

“玛利亚.....”

“拉丝缇娅拉小姐.....总算做到了啊。因为我长期以来的妨碍，实现得比想象中更迟了啊.....”

在依然很温柔的玛利亚面前，拉丝缇娅拉的表情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

重逢中染上红潮的脸庞充满力量，嘴巴和眉毛的形状发生了改变。她的表情从为难变成抱歉，一再移开了视线——然后又笔直地转向了玛利亚那边，问出了一句话。

或许是有意效仿我和玛利亚方才的互动，她也非常简洁地问道。

“——那个，玛利亚这样就好了吗？”

但玛利亚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一点也不好。非常非常不满。……不过，这对我来说并不是最糟糕的情况。传达出自己的心意后落败的我，相较于阿尔缇已经好了很多……”

为了使拉丝缇娅拉安心，她故意表现出有些生气的样子，但也以平和的表情传达出这并非最糟糕的情况。

这一回答使拉丝缇娅拉的表情明朗起来。

她感受到了从今以后还能与玛利亚重修旧好，再

度一同生活，一同欢笑的那种希望吧。

她进一步走上前，正要去触碰玛利亚。

然而容不得此举的一道声音突然传至，中断了她的行动。

“呵、呵呵、啊哈哈——！”

诺斯菲放声大笑，阻止两人间的距离继续缩短。她像是在蔑视刚才所有的对话一样地大喊大叫。

“嗯嗯，与千年前相比确实好多了啊！然而，结局还是一样！无论历经多少次多少次多少次、多少次的追逐，『火之理的盗窃者』的心情也绝对不会被接受！那份炽烈的感情绝对无法传达给爱慕的人！命中注定永远都会被背叛！啊啊，真是毫无报偿可言！真～正～的毫无报偿的『悲恋』之人生！！这就是『火之理的盗窃者』注、定、的、命、运！呵呵——啊哈，多么残酷的宿命！多么过分的故事！啊哈哈哈哈、哈哈！！”

她一副拐弯抹角地嘲笑『火之理的盗窃者』阿尔缇的事的语气。

玛利亚是把阿尔缇看做挚友来仰慕的。

本以为她会被那毫不客气的发言所激怒，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诺斯菲，你突然间说什么……？”

玛利亚以讶异的表情继续看着不断挑衅的诺斯菲。

在此期间，诺斯菲的叫喊仍在继续。

“嗯嗯。由毫不相干的我突然插嘴，或许是很失礼的……或许是这样，但我不能置之不问！现在玛利亚小姐也是弗茨亚茨的居民！既然被称为这个国家的圣女，我就不能对你的痛苦坐视不理！最重要的是，我非常理解你的这种心情！在思念着涡波大人的一年间，玛利亚小姐每天都在拼命努力！明明在经过了一年之后好不容易相见了，

却是这种光景！其他的女性陪伴在他身旁，自己还表现出一副坦然的样子！无法接受吧！？一点也不好吧！？理所当然会认为他旁边的位置应该是自己的吧！这也难怪！最先发现的是——呜、咕、唔。”

“——请・不・要・勉・强・自・己。暂时禁止诺斯菲说话。”

玛利亚操纵缠绕在诺斯菲身上的咒布堵住了她不断开合的嘴巴，然后立刻转向拉丝缇娅拉那边，否定了刚才的话。

“拉丝缇娅拉小姐，不必担心什么。虽然正如诺斯菲所说，我有点火大，但还在可以完全控制的范围内。刚才也说过了，因为我一直都是明白的……再一次用火炎魔法将街道烧毁的话，心情大概就可以舒畅起来了吧。”

玛利亚一边稍微开着玩笑，一边正要继续与拉丝

缇娅拉达成和解。可是，听到了两人刚才的对话的拉丝缇娅拉大概认为继续这样撒娇是不可以的，一边道歉一边上前一步。

“玛利亚……那个，总之一年前的时候对不起了！我当时爱耍脾气，乖僻，一个人擅自行动……！惹、惹你生气了吧……？”

“不。你刚才道过歉了，所以已经足够了。因为我是姐姐，所以这次就饶过你了。”

“还有！这次的事我也要好好道歉！当初明明约定过会支持玛利亚的，可我却多次抢先了……！我后悔背叛了玛利亚……！还有其它的，非得更进一步道歉的事——”

“没关系。所以，请不要再露出那样的表情了。……来，请过来这边吧。”

看着在眼前不断拼命道歉的拉丝缇娅拉，玛利亚尽管吃惊，却也微笑了起来。然后她张开双臂，

邀请拉丝缇娅拉走进她的怀中。

被焦躁所鞭策而不断道歉的拉丝缇娅拉看着玛利亚的脸庞。

看到她那宛如能够包容一切的微笑，拉丝缇娅拉踉踉跄跄地上前一步。那种姿态与凑近母亲的泫然欲泣的孩子十分相似。

拉丝缇娅拉双膝跪地，将上半身依靠在玛利亚的胸前。

闲不容息的谢罪中断了，拉丝缇娅拉紊乱的呼吸渐渐恢复了平稳。玛利亚不断温柔地抚摸她的头部，仿佛想让她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一样地将她紧紧抱住。

“……没关系，拉丝缇娅拉小姐。请品味我的心跳与魔力，那样你就会全部明白了。”

玛利亚不仅仅是在使用全身来抱紧拉丝缇娅拉，还使用自己所有的魔力来拥抱着她，将自己发自

灵魂真心传达了过去。她抛开了一切精神上的阻碍，从而让拉丝缇娅拉感到了安心。

“……玛利亚。”

想必是在切身体会了玛利亚的全部之后，明白了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拉丝缇娅拉安心地趴在她的胸口——用纤细的声音，再次呼唤了她的名字。

“玛利亚，谢谢……真的最喜欢你了……”

“嗯。我也喜欢拉丝缇娅拉小姐哦……从初次相遇的那晚开始，一直如此……因为只有你始终如一地认真对待我……”

提及初次相遇的夜晚的话语，让我想起了这两人的相遇。

那时，拉丝缇娅拉强行邀请了不肯敞开心扉的玛利亚，在同一张床上彻夜聊天。对于背井离乡被作为奴隶强行带来的玛利亚来说，那种强硬的温柔大概是沁入心脾的吧。

不过，这像是在委婉地责备我没有认真对待玛利亚的事情，感觉稍微有点不舒服。

丢下这样的我，她们进入了二人世界。

“从那天起，真是发生了种种事情呢……真的是各种各样的……因此我认为，就算我们之间闹了一点别扭，互相间的关系也能很快恢复如初。拉丝缇娅拉小姐不这么想吗？”

“没错……完全没错……！”

就像对玛利亚来说，拉丝缇娅拉是特别的一样——对拉丝缇娅拉来说，玛利亚也是特别的。

与出生之时就被准备好了的『天上之七骑士(Celestial Knights)』们不同，玛利亚大概是她仅仅以拉丝缇娅拉自己的身份初次找到的同性友人吧。

与玛利亚心意相通这件事令拉丝缇娅拉十分感动。

“不过，理所当然地，就算到最后我也不会对涡波先生死心。即使有拉丝缇娅拉小姐在，我还是存在着要与涡波先生同生共死的想法。即便如此——”

“嗯，我明白了。因为我喜欢那样的玛利亚，所以没有关系。”

“.....如果重复太多次的话会感到不好意思啊，这样的事。”

拉丝缇娅拉从她的胸口抬起头，继续低语着”喜欢”，而玛利亚则害羞地背过脸去。

两人都露出了前所未见的表情，甚至比同我说话的时候更加饱含热情。

那种光景让人觉得拉丝缇娅拉在同我交往，彼此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的这件事像是假的一样。

置这样担心着的我于不顾，拉丝缇娅拉站了起来，并没有再被玛利亚紧紧抱住，反而从上方抱

住了玛利亚，与她脸贴脸。

“玛利亚，最喜欢你了！谢谢你！”

“等、等一下，拉丝缇娅拉！真是的，请不要这样……！”

虽然她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完全没有用力抗拒，仍然以不变的温柔表情对待拉丝缇娅拉。不如说，她看起来对脸颊的接触感到喜悦，似乎还渴望着更多的一样。

可以说，她们已经完全和解了，两人之间没有丝毫的杀意或敌意。

不过，看见她们完全和解，一旁被布条捂住了嘴的诺斯菲呻吟出声。即使话语没能被说出口，我也知道她想说什么，她肯定是在主张这样的结局是“不可能的”、“滑稽的”、“错误的”吧。但是，没有人去听取并确认这一点。

作为守护拉丝缇娅拉的骑士的莱纳和拉古涅，对

房间中缓和下来的气氛感到安心。而斯诺和缇亚走近了正在调情的拉丝缇娅拉和玛利亚，在无比温和的氛围中交换了重逢的问候。

我退后一步，注视着许久未见的同伴们汇合在一起的过程。

本以为会因诺斯菲的纠缠而产生极大的不和，但玛利亚的包容力却超越了一切，平安无事地渡过了难关。

我因并未出现受害者而感到安心，长出了一口气。

“哈啊……总算做到了啊。”

位于我的死角（后方）的莉帕也轻松地说道。

“嗯嗯，真是不易呢。太好了太好了。看到玛丽亚欧内那久违的喜悦的表情，我也感觉很高兴啊。”

站在能比我更好地将全员收入眼底的位置，莉帕

守望着大家。一如既往地体贴入微的她像是以玛利亚的幸福为己任一样，为此而感到高兴。

我马上回过头，对莉帕说道。

“你还是老样子啊。我也很担心你的事……”

“诶？……没事~，我不需要担心的哦？因为跟玛利亚欧内在一起的话，魔力和安全都不成问题呢~。最重要的是，与某人不同，玛利亚欧内是非常坚强可靠的啊。”

莉帕看着我的脸，嗤嗤地笑着。对她暗藏在话中的意味感到不甘，我开口询问道。

“……莉帕，我也是很坚强可靠的吧？程度上大概也不输玛利亚。”

“怎么可能啊！”

她带着非常灿烂的笑容回答了我。

这是继拉丝缇娅拉之后的第二人了。如此不假思索的冷酷回答甚至让我害怕再将这个问题抛给

其余的同伴们。

“你哪怕稍微迟疑一下也好啊……我很受打击好吗。”

“因为，这种事根本都不用想嘛。”

“是、是这样吗……”

“嘻嘻。欧尼还是老样子呢，我也放心了。”

虽然为自己的评价出乎意料的低而感到悲伤，但我也为回到了这种可以信口开玩笑的时光而感到暗自高兴。

与一年前被留下的所有同伴的再会结束了，也确认了她们的平安。因而，自己心底那根深蒂固的悔恨开始渐渐消散。

之后阳泷能醒来的话就完美了。

——那样的话一切就结束了。

接下来的目标，是地上的世界树中的使徒迪普拉库拉。

一旦与他相见，就可以知道很多事情。说不定立刻就能了解到唤醒阳泷的办法。对方就是让我抱有这种程度的期待。

当房间内除了诺斯菲以外的所有人都在和睦的重逢之中互相交谈的时候，我在脑海中展开了有关『世界树污染问题』的情报。

292. 世界树

与玛利亚的重逢暂时驱散了队伍的紧张感。

确认到一年前的伙伴们都平安无事，我也暂且松了口气。

同时足以用作今后据点的稳如泰山的宅邸还自己送上门来。在熊熊燃烧的地下街中，大概没有敌人能轻易到达这座宅邸。此地是短暂歇息的理想场所。

在这之中，拉丝缇娅拉的心态尤其放松。

重逢后，她不知从何处取出了卡包（Trump），在房间中的一张桌子上开始了游戏。一开始是邀请玛利亚一起玩游戏，但现在缇亚、斯诺、莉帕也纷纷加入，一大帮人聚在了一起。虽然明白她们是想尽量填补一年间的空白，但真希望她们能稍等一会。

在这和缓的气氛中，只有我和莱纳正在稳步推进

着下一步的准备。

我在严密地监视着诺斯菲的同时，从正在进行纸牌游戏的玛利亚和莉帕那里收集有关『世界树污染问题』的情报。

从滞留在『大圣都』的时间比我们更长的她们那里，我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消息。

“——诶，玛利亚已经见过『血之理的盗窃者』了吗？”

得到的情报有三份，分别是『污染世界树的犯人是七十层的守护者（Guardian）法芙纳·赫勒比勒夏因』，『召唤出这位守护者（Guardian）的是诺斯菲』，『守护者（Guardian）法芙纳与诺斯菲为敌，同玛利亚存在着合作关系』。

玛利亚一边灵巧地与拉丝缇娅拉她们玩着游戏，一边回答我的问题。

“是的，我在袭击弗茨亚茨城的时候，与他稍微

战斗了一下。但他是一个很能听得进话的人，所以我们很快就和解了。”

“袭、袭击了城堡啊……”

虽然我有各种各样的话想说，但玛利亚却毫不在意地继续讲了下去。

“现在法芙纳先生正处于特殊的状况下，请多加注意。简而言之，就是只有身体被迫处于诺斯菲的支配下的状况。如果有人想要接近世界树的话，他的身体就会擅自开启战端。不过，他除了身体以外都是自由的，所以在与我战斗的时候，法芙纳先生一直在将自己的弱点传授与我。……真是一场奇怪的战斗。”

玛利亚一面回忆着战斗，一面亲切地将新的守护者（Guardian）『血之理的盗窃者』称呼为“法芙纳先生”。

“法芙纳先生被魔法以某种规则所束缚。在短暂

的战斗中我能确认到的他的规则有『不得离开世界树』、『持续封印世界树』、『不让任何人靠近世界树』、『不得杀死任何人』、『不得攻击诺斯菲』这五条。”

然后，我充分地理解了他那棘手的状况。

使其陷入这种棘手状况的罪魁祸首，大概就是近在咫尺的另一位守护者（Guardian）诺斯菲。我想起了她在迷宫中教唆缇缇的事情，瞪视着她。

“……呵呵。涡波大人，您很在意吗？想知道我对法芙纳施加的魔法是怎样的吗？涡波大人如果在意的话，我自然不会有所隐瞒。当然会立刻将其告知您！呵呵呵，那是一种植入精神创伤的光之魔法。”

在我把意识投向她的一瞬间，她非常愉悦地说道。拉丝缇娅拉也邀请她参加了纸牌游戏，所以她嘴上的咒布已经被取下来了。

“因为要确认它是否是谎言会很麻烦，所以不用再说了。”

我认为她的话语全都是攻击的一部分，于是摇头制止。

然而诺斯菲雀跃不已地点了点头，继续道。

“好的！当然，将同为『理的盗窃者』的人洗脑并不容易。尽管『光』和『血』相性不错，但还是费了一番功夫。于是，我为了抓住他精神上的破绽，将他最重要的一样事物作为质押。呵呵呵。只要掌握着那个，他就会被强迫观念驱使，死而后已地一直守护世界树吧……啊，顺带一提，那是一种一旦植入就连我自己也无法解除的精神创伤。”

明明没有问她，诺斯菲却将自己的残忍行径叽里呱啦地述说个不停。

拜其所赐，我深切地理解了法芙纳与诺斯菲敌对

的缘由。

不仅重要的事物被拿去作为质押，而且被植入了精神创伤，两人无疑会因此撕破脸皮。那么他会同与诺斯菲敌对的玛利亚合作也是理所当然的。

“顺便一问，那个法芙纳的最重要的事物是什么……？”

“涡波大人，您想知道吗？想知道吧？呵呵，因为它可以说是能够用来操纵法芙纳的道具呢。当然是想要知道的吧？”

“……不，还是算了。”

“不过，告、诉、您～是不可能的！呵呵、呵呵呵呵！！”

把一向如此的诺斯菲放下不管，我思量了一番。如果能使用《Distance Mute》的话，事情就会很轻松了，但现在她的身上刻有使次元魔法无效化的刺青，而且全国范围内也存在着这种结界，所

以很难成功吧。

虽然也存在通过讯问打听出来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不能于拉丝缇娅拉她们所在的地方实行。至少现在还没有到那种关头。

我无计可施，只好对现有的情报进行整理。

将玛利亚的话和公会的资料相互对照的话，可以看出现在『血之理的盗窃者』法芙纳的确处于那种状况。

他大概成为了守护世界树的看守那样的存在吧。但是，他并没有被完全操纵，程度还不足以称之为洗脑。

一度与其对峙的玛利亚和他对话的时候，他曾夸口“自己所尊敬的主君只有『相川涡波』而已，绝不会是诺斯菲”。

这哪里谈得上是与我敌对，倒不如说存在着与我协作的意向。事实上，他和玛利亚的关系已经变

得很要好了。

“……法芙纳·赫勒比勒夏因吗。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好像能轻易地成为像诺文和缇缇那样的同伴啊。”

这是我的真情实感。

虽然并不打算掉以轻心，但我还是判断法芙纳比诺斯菲更容易成为同伴。

整理好思绪之后，我立刻从座位上起身。

“好了。不管怎么说，不先和他见面就没法沟通啊。现在马上就前去弗茨亚茨城那边吧。”

我打算即刻出发，并将视线投向了正在进行纸牌游戏的成员们。

可是，拉丝缇娅拉首先举起手，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对此不感兴趣。

“抱歉，我就不去了吧。我去城堡的话会有点麻烦……换句话说，我觉得如果自己过去的话，事

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与弗茨亚茨深有渊源的拉丝缇娅拉希望能够留下来。顺带一提，如果前往的话有可能会被国家羁押的缇亚和斯诺也是同样的反应。

三人都擅自抛下了自己在弗茨亚茨担任的职务，处于自由行动的情况下，因此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紧接着，玛利亚和莉帕也说出了类似的话。

“我也过去的话事情会变得很麻烦吧。因为我在掳走诺斯菲的时候，不小心把城堡烧得一片狼藉，所以大概是被通缉了。”

“我的长相也暴露了啦～。因为那里的结界相当厉害，所以我很难隐藏起来。”

我马上把头转向了剩下的骑士们。

但是，莱纳仍然继续瞪视着诺斯菲，并没有将视线转向这边，而是摇了摇头。

“不好意思，我也不打算过去。这个女人必须由我片刻不离地在旁监视。我总觉得放任这家伙不管的话，事情就会演变成『最糟糕』的状况。……虽然只是直觉。”

曾经与她直接战斗过的莱纳似乎认为，就算捕获并拘束了诺斯菲，也仍然不可疏忽大意。我明白正是因为女性阵营漫不经心，所以莱纳才认为自己应该担负起监视诺斯菲的责任。

诺斯菲一脸无语。

“哈啊……莱纳真是让人感到恶心啊……请到一边去。一边去。”

尽管莱纳受到了煽动，但他还是眼都不眨地继续监视着诺斯菲。他似乎并不打算进行无谓的对话，只想将监视贯彻到底。

老实说，他的监视帮大忙了。

我也同莱纳一样不能信任诺斯菲。

虽然想说真是帮了大忙了.....但如此一来，

“那么，能够前去城堡的就只有我和拉古涅两个人？”

——就成了这种状况。

前往城堡中的世界树的有两个人，留在这座宅邸的有六个人。

如果要兼顾无法战斗的阳泷的护卫和对诺斯菲的监视，那么留在宅邸中的人数过半并非不妥。可是，二比六的组成确实让人感觉十分偏颇。尽管如此，莱纳似乎也没有要改变意见的想法。

“基督，你如果想要正式访问弗茨亚茨城的话，还是人数少一点比较好。成群结队地前去并非上策，而且与这帮人同去事情绝对会复杂化.....我是这么觉得的。.....虽然这也只是直觉。”

直觉啊。

然而从经验上来说，这并非不可理解。

玛利亚也对莱纳的话表示了同意。

“如果只有涡波先生和拉古涅小姐的话，就可以堂堂正正地调查世界树了。总之，我觉得你们两位花些时间听法芙纳先生说话比较好。与世界树保持距离的话，这是绝对没问题的。如果城中发生了什么变故，他肯定会想些办法的。”

从玛利亚的口吻中可以听出，法芙纳已经是我们这一边的人了。在她的想法中，似乎我们并不是以二比六，而是三比六划分的。

“如果对象是涡波先生的话，法芙纳先生肯定会把一切都讲出来的吧。无论是从世界树中听到声音的方法，还是『血之理的盗窃者』的能力和弱点，应该全都能从他自己的口中听到。我认为先将那些情报带回到这里，之后再从长计议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诶，弱点也会全部告知……真的吗……？”

“毫无疑问。毕竟他是、那个.....涡波先生相当铁杆的粉丝。是连我也相形见绌的粉丝。因此，我可以安心地为你们送行。”

玛利亚似乎认为法芙纳怀有的能力和感情可以同自己相匹敌。

但是，能让玛利亚信任至此的守护者（Guardian）自从阿尔缇以来还是头一个。

当我正在意着法芙纳和玛利亚之间进行了怎样的对话的时候，莱纳已经跟拉古涅把事情交代得差不多了。

“那么，拉古涅小姐。基督的事情就请多关照了啊。”

“好的。我会在后方贯彻联络任务。我打算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就尽全力逃回来。”

“Nice。我最信赖的就是拉古涅小姐的这一点。.....只有这点。”

莱纳似乎很看重拉古涅审慎的性格。

在决定了由我和拉古涅两人前往城堡后，最后也从诺斯菲那里传来了送行的寒暄。

“那么路上请多加小心，涡波大人。我在此祈祷您能与处于我支配下的『血之理的盗窃者』法芙纳奋勇战斗。”

“才不会奋勇战斗呢，只是聊一聊罢了。”

我对无疑是在祈愿着我的失败的诺斯菲回了一嘴。

“呵——呵呵呵！啊啊，好期待啊！只要一想到相信着能同法芙纳互相理解而前往的涡波大人狼狈而归的场景，啊哈——我就已经喜不自禁了啊！啊哈、啊哈哈哈哈——咕！诶!?”

仍不悔改，打算继续起哄的诺斯菲，被拉丝缇娅拉从后方制止了。准确来说，是突然从背后抱起了诺斯菲的身体，搬到了她们自己所坐的桌子

旁。

“好啦好啦，诺斯菲坐这边。和我们一起玩吧~。
呐呐，诺斯菲玩过这种游戏吗？”

然后就这样尝试着让她加入同伴的圈子里。面对这突然的劝诱，诺斯菲感到了困惑。

“哈啊.....不，没有玩过.....”

“那就一起来玩吧。不过，普通地玩下去会很无聊，所以赌点什么吧。嗯~，那就输了的人要回答第一名的任何问题吧。”

“诶，任何问题？任何问题可是不行的哦？我现在正在实施重要的计谋。”

“好的，决定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规、规则！请先把规则教给我！不公平是不对的！”

拉丝缇娅拉并没有将视线投向这边，一面同诺斯菲说话，一面与我和拉古涅挥手作别。

她的意思应该是自己会像这样控制住诺斯菲，要我们借此机会快去快回吧。

我向留下的同伴们挥手作别之后，最后注视着
一面感到困惑一面正打算参与到游戏中的诺斯菲——离开了房间。

在走廊中迈步时，诺斯菲最后的表情在我的脑海之中挥之不去。

她对拉丝缇娅拉她们展现出了从未让我看见过的既无恶意又无虚伪的自然的表情。刚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也是这样，她在与玛利亚谈笑之时，与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别无二致。

“诺斯菲这家伙，为什么只对我那样……”

对于她那过于不同的态度，我无论如何都想抱怨几句。

走在旁边的拉古涅听到了我的怨言，开口回答道：

“.....诺斯菲小姐真的非常喜欢涡波大哥哥呢。
”

因为喜欢，所以态度不同。

她回答得毫不犹豫。

对于第三者的这种评价，我稍微有些不满。

“.....咦？你真的认为那是喜欢吗？拉古涅。”

“我反过来问你，涡波先生，你真的认为那是讨厌吗？”

“.....”

我被她问住了，一时无言以对。

接着我们两相无言地穿过了宅邸的走廊，来到了被火焰包围的地下街。在进入事先做好的火焰隧道的时候，拉古涅继续道：

“——一见面就恶语相向。明明你未加过问，她却偏要说些会惹恼你的发言。如果她真的讨厌你，是不会拿出那样的反应的。真正的讨厌，是

更加——”

“嗯，我知道。我知道事情不止是那样……我只是想要那样去认为罢了。因为那家伙在各方面都做的太过了……”

在全部说完之前，我闭上了嘴。

我并不打算去否定拉古涅所说的话。

诺斯菲一直将喜欢我挂在嘴边。实际上也一如所言，她对我怀抱的感情根本不是讨厌，而是由衷的喜欢吧。

只不过，她的爱情表现得太过扭曲了。

正因为诺斯菲喜欢我，所以才一心想让我讨厌她。

——与其让喜欢的人对自己没有任何想法，不如受到憎恶、受到斥责、受到怨恨。

我并不认为这种感情是难以置信的。迄今为止，我见识过守护者（Guardian）们各种各样难以置

信的扭曲方式，诺斯菲孩子气地惹人注意的行为在其中还算可以理解的那种。

但是诺斯菲太过不择手段了，欺骗了缇缇，想要把我困在迷宫中的事，不可能就这样轻易地一笔勾销。

“原来你都知道啊。……涡波先生要对女人心多几分理解才行哦。不然的话我家小姐和诺斯菲小姐就太可怜了。你们在迷宫约会的事我都听说了哦。你在搞什么啊？”

我正一脸严肃地考虑着诺斯菲的事，却又在意外的问题上遭到了拉古涅的斥责。穿过了火焰隧道的我一边登上通往地上的台阶，一边试图辩解。

“呃，不是……因为是拉丝缇娅拉说无论如何都想那样做的……其实我也是想去其他的地方的。比如餐厅之类的更加正经的场所……”

“既然你都那样想了，把她强行带出来就好了

啊。因为小姐的人生经历短暂，所以只是想不出正经的主意罢了。因此，只要你能带她出去玩，她绝对会高兴地不得了。涡波大哥哥你缺少的就是这种强硬啊。”

“话虽如此，我也是第一次约会啊……”

“……唔～姆。那么，要和我进行约会的练习吗？走在路上的过程中，我能教给你各种各样的事情哦？凡事都是需要经验和训练的。”

我们登完微暗的阶梯，来到了阳光普照的地面。正好，展现在眼前的就是适合约会的大都市。喧闹的人山人海当中，时不时有像是情侣的男女走过。并且，在街市中，餐厅、剧场、服装店、饰品店应有尽有。

拉古涅外表可爱，感觉也意外地对恋爱颇有自信，向她请教是个办法。不管怎么说，拉古涅在遇到我之前就已经与拉丝缇娅拉关系很好了，也

就是所谓的总角之交吧。或许能从她那里了解到我尚且不知道的拉丝缇娅拉的喜好。

但是，我决定拒绝她的提案。虽然之前在回答时一度感到踌躇，但唯有这个问题不会。

“不了，即使只是形式上的约会也是不行的吧……感觉像是在做坏事一样，我办不到……”

“果然不行吗。难得与涡波先生二人独处，所以我也稍微努力了一下啊。诺斯菲小姐也是这样被甩的吧～。真令人同情啊。”

拉古涅以一如所料的态度快步走到了我的身前。我追在她身后，就自己在方才的一系列交谈中产生的违和感作出询问。

“拉古涅，你从刚才开始就格外偏袒诺斯菲啊。”

总觉得她之所以拐弯抹角地责备我，全都是在为诺斯菲鸣不平。讲这些奇怪的话也是始自我与诺

斯菲的互动。

听到我的这种指摘，拉古涅一面注视着大圣都奢华的街道，一面回答道。

“没错。虽然我与诺斯菲小姐是第一次会面，但我自认为还是有些了解那个人哦。因为她与我很像，所以让我颇感亲切。”

“拉古涅与诺斯菲很像……？”

我对这出乎意料的理由感到了惊讶。

没有想到她在对我们的默默观察中，居然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不仅如此，她让人意外的发言还有后续。

“我想，那个人的世界也定是昏暗无比吧。感觉她与我一样，无法得到想要的东西，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因此拼命地编造自我，想方设法地掩饰恐惧和悔恨……”

“……诶、诶？稍等一下。难道说拉古涅平时，

那个，都是角色扮演吗？”

话题突然间变得严肃而沉重，我慌慌张张地出言确认。

惊讶让我不意间用上了『角色扮演』一词，不过施加在我身上的翻译魔法似乎能够准确无误地传达其中的含义，拉古涅并没有感到不解。

“对，是演技（角色扮演）哦。因为使用这种说话方式在各方面都会很轻松呢～。总是保持这种语调的话，隐藏秘密（Poker Face）也会很简单。我从很久以前开始，就在用这种方式对待别人了。”

令人震惊的事实叠加在一起，轻描淡写间就让我无言以对。

我并非是因为拉古涅一直是在表演的事而感到震惊。人生在世，或多或少地都会虚构自我。但是，令我感到震惊的是自己完全没有察觉到她的

演技。

然后，她进一步将开不得玩笑的话题继续了下去。好似连珠炮一般，像是要堵住我的退路一般，简直像诺斯菲一样地责备我。

“——不过，涡・波・大・哥・哥・也・是这样的吧？因为扮演那种把妹妹小姐放在首位的性格会很轻松是不是？诺斯菲小姐、涡波先生和我——我们三个人是同类啊。哈哈。”

走在前面的拉古涅干笑着回过头来。

没有任何特征的淡茶色眼眸盯紧了我的身影。

在其中感觉不到像是『感应』或者『炯眼』般的看透一切的能力。也并非是利用『观察眼』这样的某种长处（Skill）进行分析。

只是单纯的共・鸣罢了，因此拉古涅想要了解我这个人。

她不仅对诺斯菲抱有亲近感，对我也是一样。

但是，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在稍稍撇开视线的须臾之后，我否定道：

“.....不对。唯有这点绝不可能。”

我已经——再也不会迷失自我了。也绝不会再对自己说谎了。

也不会像艾德和缇缇那样贪慕虚荣。

我坚信自己就是自己。

唯有对妹妹的珍重绝对是属于『相川涡波』的。

正因如此，才走到了这一步。

成功拯救『相川阳泷』的结局，还差一点距离就能达成了。

“.....诶，是真的吗？本以为彼此之间是同类，所以才毫不避讳地说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如果搞错了的话，就有点那啥了啊。”

拉古涅的脸庞变得通红，搔了搔后脑勺。

她本以为我是同伴，所以毫不避讳地展露出了自

己的内心，现在却因这种自以为是而羞愧不已。然而，她却意外地不甘放弃，不屈不挠地反复进行确认。

“那是真正的涡波先生吗，千真万确？那看起来像是某人的理想的那・种・性・格？不是在装模作样之类的吗？如果不是的话，虽然这种说法不好听，但那岂不是太过完美，以至于有些可疑了吗……？该说是太过真诚了呢，还是其他的什么呢……”

“……作为一个人，我会竭尽全力地做到真诚。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正确的人。……我并没有在虚构自我。”

我向拉古涅说明了自己不容置疑的生活方式。想要活得正确，这种生活方式在异世界或许很罕见，但在和平的现代日本却比比皆是。但是，听到这句话的拉古涅仍是一副无法认同的

样子。

“那就是『恰恰相反』了吗……”

“恰恰相反……？”

“不，看来是我搞错了。很抱歉说出了奇怪的话题。”

她突然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没有再说下去。我虽然想再稍微谈一下更加深入的话题，但是很难向默默走着的拉古涅出声询问。

我们两人一起拨开大圣都的人山人海，朝着中心位置走去。

谈论完奇怪的话题之后，感觉气氛稍稍有些尴尬。拉古涅或许也感觉到了之前存在于我们之间的轻松的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了，因此她谨慎地重新开始了对话。

“……那个～，涡波大哥哥。既然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可以顺便再谈一点深入的话题吗？”

这样下去的话，我反倒真的要变成可疑的家伙了啊……”

“当然，可以哦。”

本来应该是由我来出声询问的，但是拉古涅率先行动了。我虽然深感自己的不中用，但还是以点头作为回应。

“那个，可以稍微与涡波大哥哥商谈一下人生吗？是关于我的人生目标的事。”

为了打消怀疑，她是打算让我知道她自己是怎样的人吧。的确，如果能知道一个人的梦想的话，就能了解到那个人的为人了——就如同守护者（Guardian）的『留恋』一样。

“我的人生目标很简单。我也想像涡波大哥哥一样，成为世上赫赫有名的名人。每天都在以那种‘乡下出身的孩子以成为世界第一的人物为目标’的感觉努力奋斗。总而言之，是想要从黑暗

的地方走到非常明亮的地方吧。”

“嗨……拉古涅想变得出名啊。”

“是的。我想要出名，想要得到大家的认可。作为乡下人的我要在都市引人注目，受到赞扬，于世界之巅目空一切。——『成为世界第一』。这就是我的野心！”

与我『帮助妹妹』的人生目标不同，拉古涅似乎怀有『成为世界第一』这样的人生目标。

如此宣言的她露出了非常灿烂的笑容。而技能『感应』也告诉我她说的没有错。看起来也不像守护者（Guardian）们那样因“从一开始就错认了『留恋』”而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她的愿望一定是发自纯粹的上进心的吧。这种目标经常可以在许多骑士的身上见到——换言之，这是很常见的梦想。

而且，它与在『舞斗大会』中战斗的诺文·阿雷

亚斯的『留恋』有些相似。她曾经对着『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看得入迷，或许就是因为这种梦想的相似性吧。

但与诺文相比，不同之处在于拉古涅是以低姿态来做出请求。

“不过，这个目标并不是仅仅依靠实力就能达成的啊……不对，如果有着诺文先生或着涡波先生的那种水平的话是可以达成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来说，来自形形色色的人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

“我也会尽我所能去帮助拉古涅实现目标的。因为我得到过你各种各样的帮助，所以有什么需要尽管说出来就好。”

最近她想要以我作为靠山，似乎就是为了这个梦想。

对于拉古涅来说，甚至连『天上之七骑士（Ce-

lestial Knights)』总长的身份也不过是她的垫脚石吧。她的目标在更加高远的地方。

在我表达了会为她的梦想提供支持的意思之后，拉古涅高兴地轻轻跳了起来。

“什、什么都可以吗？”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那样的话，现在马上——！”

拉古涅高兴地正要将要脱口而出——马上又冷静下来后退了一步。

“啊，不了，果然……还是提别的要求吧。那个……这样的话，就请不要再参加『舞斗大会』了。很快就要举办今年的比赛了，不过如果有涡波先生你们出场的话，我就没有取得优胜的机会了啊。”

“的确，去年淘汰赛的赛程表很残酷……”

“只要涡波先生你们不出场的话，我就能寻找优

胜的机会！而且，今年的赛制不是团体战而是个人战！如果是特化决斗形式的战斗的我的话，是有可能（One Chance）优胜的！”

“那么，在下次的『舞会』中我会在观众席上为拉古涅加油哦。我也会告知其他人的。”

“谢谢！……我在今年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战斗方式，因此希望你能够期待！因为这一次我打算拼尽自己的全力。”

拉古涅将手放在腰间装饰过多的剑上，骄傲地挺起了娇小的身躯。

多半是那种使用『魔力物质化』进行奇袭的战术正在不断进化。虽然从 Status 来看拉古涅并没有获得新的 Skill，但她似乎很有自信。

“噍～，自那以后有所改变了吗？”

“与其说是改变了，感觉上不如说是大功告成了。我绝对会成为『舞斗大会』的优胜者，因此

敬请期待。绝・对・绝・对・会・让・你・见・识・到・的。”

“嗯，我很期待哦。”

我没有去询问那项技巧的详细情况。她一定是为了能在『舞斗大会』这一最棒的场所公开披露而一直不断地酝酿着吧。如果在这里打听出来的话，乐趣就会减少了。

最重要的是，我不想给这难得的轻松气氛泼上一盆冷水。兴高采烈的拉古涅在我前面蹦蹦跳跳地小跑起来。

“啊～，快点举行『舞斗大会』吧～。更快更早地出人头地，成为有钱人，成为家喻户晓的了不起的人——最后，我想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人。那样的话，例如那里的烧烤也许就可以随便吃了。”

不知何时，我们来到了可以认为是大圣都中最繁

华的街道上。

尽管是并非任何纪念日的平日，街道上却展开了宏大的市场。放眼望去，不管是左侧还是右侧都排列着店铺，在上方可以看到立体构造的天桥，看向脚下，漂亮的石板和『魔石线（Line）』正闪耀着光芒。

拉古涅在集市中发现了露天的烧烤店。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那是自己曾经在联合国弗茨亚茨的圣诞祭前祭见到过的食物。看到这种食物的时候，我明白了这座大圣都中每天都在进行着祭典。

“去吃一点什么吧。这也不会花费太多时间。”

“那就由你来请客了！”

正赶上肚子饿了的时候，所以顺便到露天烧烤店点了食物。

我们购买了为了让行人嗅到香气而预先制作好

的食物，然后马上再度开始前行。

“啊～，好吃！”

顺带一提，我手里拿着一根，拉古涅的手里大约拿着十根。

由于它上面串着四片肉片，所以是相当有口感的烧烤。因为花的是别人的钱而毫不客气的拉古涅微笑着走在我的身旁。

“吃得真多啊……”

“经常被人这么说。但是就算因为这点而被说成是乡下人，我也不想改正它。”

看着用美味的烧烤将嘴里塞得鼓鼓囊囊的拉古涅，我苦笑出声。

多亏她那与年龄相符的天真，可疑感变得淡薄了。至少是在表面上——

“呀，说着这样那样的话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啊～。要以跟随着联合国的英雄大人的骑士的立场努

力进行宣传喽。我的发迹之路将会由此开始！”
环顾四周，市民已经减少到寥寥可数的地步了。
在吃完烧烤的时候，我们已经登上了繁华的坡道的最高处。

并且站在了位于大圣都中央的山丘上的弗茨亚茨城的前方。

我抬头仰望，观察着这座建筑物的全貌。

“这就是弗茨亚茨城吗……这真是相当……”

我因其异样的构造而发出赞叹之声。

从远处眺望的时候虽然没有注意到，但这座弗茨亚茨城不同凡响。

首先，塔的数量非同寻常。

其次，其中的间隙过多过大了。

构造成一座坚实而庞大的建筑物，作为城堡来说应该是很平常的吧。即使建有尖塔，也只会环绕城堡周围的那一圈罢了。但是，这座弗茨亚茨

城则不同。

无论看向哪里都是塔塔塔——只有塔而已。

无数的塔聚集成一束，化为一座庞大的建筑。塔与塔之间横架着不可计数的拱形桥，填补了其中的间隙，因此在远处眺望的时候会将其错看成高大的城堡。

高高的铁栅栏和河川环绕在那塔之束的周围。与联合国的大圣堂一样，穿过架设在河川之上的桥梁之后，在前面等待着我们的就是它的大门了。

“你们两个，止步！”

我们刚要过桥，就立刻被警备的士兵们团团包围，以严厉的口气拦下了。

与大圣堂不同，城堡似乎并没有对普通人开放。即使只是靠近桥梁，来自士兵们的视线也会让人感到刺痛，因此普通人大概本来就不准进入此地吧。

“工作辛苦了～。我是联合国弗茨亚茨的骑士，『天上之七骑士（Celestial Knights）』的总长拉古涅·卡伊库欧拉——”

为了能够顺利沟通，拉古涅率先走上前去。

这里交给她是最好的，所以我静静地等待着。在此期间，我虽然并没有打算侧耳倾听，但还是稍微听到了一些对话。

“——那么拉丝缇娅拉大人和斯诺大人呢？另外听说使徒大人也会回来——” “——这里只有我和涡波大人。哎呀，她们三位现在身在何处，我也推测不出来啊——”

果然，看样子他们仍等待着拉丝缇娅拉她们的归来。如果她们出现在这里的话，还很有可能会被随便找个理由羁押起来。从对话的细微之处可以听到“舞会”、“谒见”这样的词语，看来拉丝缇娅拉所预料的“麻烦”一语中的了。

在拉古涅与士兵们漫长的对话结束之后，几名穿着与众不同的骑士从城门中走了出来。然后，一位看起来像是代表人物的骑士靠近到了与我旁边的拉古涅相同的距离，屈膝行了一礼。

“涡波大人，请往里走。从元老院那里直接下达了要求热情招待您的命令。我等将会响应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大人提出的所有要求。”

干脆利索地对我致以了问候，骑士便起了身。在我犹豫是否要拜托他省略我的名称时，他说出了我们的目的地。

“目标是城堡中的『世界树』吗？”

“啊，是的……”

“那么，请走这边。我来为您带路。”

在作为代表的骑士转过身去的同时，周围的骑士们为了保护我们而将我们环绕起来。这种包围看

起来并不是为了防止我们逃脱，而是为了护卫我们。看来刚才提到的“热情招待”所言非虚。就这样，我和拉古涅跟随威严的骑士们通过了桥和城门，进入到弗茨亚茨城的用地之中。

“事情进展得很快呢。”

“是啊。已经知道我们要前往世界树了啊。大概是公会的人通知的……？”

我一边偷偷摸摸地与拉古涅说着话，一边走在足以错看成大草原的庭院里。

总而言之，在广阔的用地之上，排布着足以一窥庭师本领的美丽树林。途中，与几位看起来像是贵族或者骑士的人擦身而过，不情不愿地被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脸看。说不定我会前来的事情很久以前就在城堡中传开了。

走出了过于宽阔的庭院，我们终于到达了建筑之前。

我们来到了在聚集着无数的塔的弗茨亚茨城中属最中心位置的——也能称得上是最大的一座塔的前面。即使横向看去，也无法捕捉到塔的边缘。比起『粗塔』，『高耸入云的巨大建筑物』这种说法或许才更加正确。

骑士们开启了装饰着华美浮雕的庄严的门扉，将我们邀请到了城堡之中。

“这就是内部吗……”

看着弗茨亚茨城内部如梦似幻的装潢，我不禁再次感叹出声。

奢华的用具和地面上的『魔石线（Line）』之类的尚且在我的预料范围之内，但城堡的构造让我惊诧不已。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从城堡的顶端一直延伸到地下的直径可达一千米的楼梯井。

用于通行的地面的范围只有靠近墙壁的百米左

右，完全拆除了中央部分层与层之间的隔板。一眼望去，到顶端为止的可以确认的层数大约有五十层。

或许是楼梯井中的空洞成为了空气的通路的缘故，总是回荡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风声。

我认为这种建筑完全无视了建造城堡的理论。

也许是打算将其建成连接周围的塔的中继塔，但即便如此，这种建筑设计也太过奇特了。

“相川涡波大人，世界树位于最底层。”

在我正像乡下人一样观察着城堡内部的时候，骑士提醒了我一声。

然后我马上被带到了安装在楼梯井边缘的螺旋阶梯上。虽然在阶梯旁安装了护栏，但是一不小心的话就会坠入奈落之底。我一边怀疑这座城堡的设计者的脑袋是怎么想的，一边跟在骑士的身后。

自然光渐渐消失，只剩下安装在阶梯上的魔法道具放出的光芒。

从地上传来的城市中日常生活的声音越来越小，我们前进的脚步声越来越明显。

中途虽然存在着通往侧面的道路，但引路的骑士却毫无迷茫地以最底层为目标。

虽然没有暗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

但是，有种被黑暗吞噬的不安感。

我走在数以百计多得荒唐的石板阶梯上，不断向下、向下，不知要下到何处。

接着，我看到了刚好被容纳在楼梯井的空洞之中的——一棵被染成赤红的巨树。

无数赤红的树叶遍布在视野中。

与在日本的秋天所能见到的红叶完全不同，是朦胧深暗的赤红色。与从自然产生的美丽鲜艳的红色相去甚远。

要是我事先不知道的话，也许又会发出一声小小的悲鸣。

但是，我事先已经知道了。

『血之理的盗窃者』位于此地。

那么，这赤红色的真面目除『血』以外别无可能。走下附近摇曳着涂满鲜血的树叶的阶梯，终于看到了城堡的最底层。

在看到赤红的树木根部的同时，也看到了位于那里的男子的容颜。

那个男人被全副武装的骑士们从远处团团围住。但是看样子他丝毫没有在意，后背倚靠在树上，坐在那里，优雅地翻阅着古旧的书本。

乱糟糟的黑色卷发延伸到遮住耳朵的程度，像蕾丝窗帘一样遮住了他鲜红的双眼。苍白的皮肤缺乏生气，但因为他的脸上留有几处旧伤，所以能够确信他是一位战士。

不过，男子不仅没有佩戴骑士之剑，甚至还手无寸铁。从上下素色的纯白衣物来看，仿佛是一名在休假中享受读书乐趣的士兵。

虽然听说他是千年前最活跃的骑士，但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壮。年龄虽然因为是『理的盗窃者』而应该比看上去要大，但单从外表看来和我是差不多的。

当然，他不可能是一名像外表一样的无害的士兵。

从他身上外泄出的不祥魔力实为强大。如果是普通人的话，单单是靠近就会为呕吐感所侵袭吧。他身上确实缠绕有与守护者（Guardian）的身份相称的异样感。

而他最为异常的部分就是『脚』了。

被倚靠在树旁的他伸出的双脚——是・稀・薄・的。

他没有穿鞋，好似全无必要。因为他的双脚像电影中出现的老套亡灵一样，呈一种稀薄模糊的形态。

在将他的特征尽收眼底之时，我下到了城堡的最底层。被打磨得很漂亮的石板到此断绝，从这里开始就是泥土地了。

赤红的粗壮树根扎在地中，甚至隆起到了地表。背靠树木的男子似乎注意到了我们的到来。他将手上拿着的书本放到地上，在原地站起。

我为他那稀薄的双脚能否支撑住自己的身体而感到担忧，但他却用脚扎实地站在了地面上。

男子站起身，将目光朝向了我。

这边有很多其他的人。有一起走下来的骑士们，还有拉古涅。但是，他仅仅注视着我，缓缓地向前迈步，说出我的名字。

“涡波……？”

“.....嗯。你就是『血之理的盗窃者』吗？”

虽然为该怎么回答而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没有使用敬语，爽快地回答了他。

我们两人无疑在千年前有过深交。为了尽可能地构筑友好的关系，我字斟句酌。

我的回答使男子变得有些不知所措，但他马上就表示出了理解。

“.....啊啊。.....是因为勒伽西干的好事而忘记了我们的事情吗？也就是说，只能重新做自我介绍了吧。.....有点麻烦啊。”

男子虽然咯吱咯吱地挠了挠乱糟糟的头发，但脸颊却喜不自胜地泛起潮红，重新做出了一定在千年前也曾做过的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是法芙纳，是『血之理的盗窃者』的代・行・者法芙纳・赫勒比勒夏因，也是曾经作为你的骑士侍奉着你的人。.....再次好好相处

吧，涡波。”

男子的名字是法芙纳・赫勒比勒夏因。

就这样，我与法芙纳在大圣都的弗茨亚茨城的地下，世界树附近相遇了。

293. 血之理的盗窃者

我与法芙纳在弗茨亚茨城的最下层迎面而立。

通过『注视』获得的信息也表明他的确是『血之理的盗窃者』。

【七十守护者】血之理的盗窃者

世界树耸立在法芙纳身后，另一边，我身后藏着拉古涅。此外，弗茨亚茨的骑士们远远地将我们围在了中间。虽然耳目众多，但我没有在意，同他搭话道：

“——你好啊，法芙纳。虽然我丧失了不少记忆，但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能好好相处的。”

我希望同他缔结和『地之理的盗窃者』与『风之理的盗窃者』一样的关系，于是亲切地直呼了『血之理的盗窃者（法芙纳）』的名字。

“是了，我们一定能好好相处的。这不会有错。是了，一定不会有错。啊啊……——！”

面对我友好的回应，法芙纳的喜悦不能自己，他浑身颤抖了起来。

然而，尽管法芙纳和我一样露出了笑容，但眉毛却皱成了八字型。接着，仿佛是为了掩饰渐趋崩溃的笑容那样，他垂下了头。法芙纳身体的颤抖不见停止，好像是在呜咽，他肩膀不停地抽动着——到最后终于有水珠从脸上滴落。

“诶、诶……？难道说、你哭了……？”

他过激的反应出乎了我的意料，我不禁开口问道。

“——抱、抱歉。我有点感动。不过你不用在意。这都是常有的事了。比起这个，你应该有话想问我吧？毕竟你丧失了记忆啊。不用顾虑，想问什么都行。哈哈。”

法芙纳听完立刻抬头，用手擦拭赤瞳中流落的泪水。

他似乎是为了让话题能够继续而在强颜欢笑。

虽然我没有什​​么概念，但此情此景搞不好是一场值得让人号泣的重逢。

不过木已成舟，我没有多作懊悔，而是选择领受法芙纳的好意。无论如何，现在的我终究无法同他的感情产生共鸣。

“……嗯，我知道了。……那么，首先能请你给我解释一下，所谓的代行者是怎么回事吗？我听说法芙纳·赫勒比勒夏因就是『血之理的盗窃者』啊……”

“原来如此。必须要从那里开始解释才行吗。……唉，麻烦了。确实很麻烦……不过，这样就好。”

两眼泛泪的法芙纳露出了孩子般天真的笑容。

看来与我的相遇对他而言确实是一件喜事。他是如此喜悦，以至于让我为自己无法与他产生共鸣

感到了遗憾。

“刚才我确实说过自己是代行者，但你大可将我法芙纳·赫勒比勒夏因等同于『血之理的盗窃者』，这没有问题。既然我整个人都在诺斯菲的召唤下被叫了出来，那就意味着是这么回事了。我跟其他人应该并无不同。”

法芙纳没有多言。

但我能感觉到，这不是他有意隐瞒，而是为了让丧失记忆的我易于理解。

他确实给我以这样体贴的印象。

我将代行者的问题搁置起来，打探起了另一份情报。是有关我当下的敌人先于自己拓展了迷宫探索的进度的问题。

“果然是诺斯菲将法芙纳召唤出来的吗……。”

“是啊，毕竟那家伙相当有本事。她利用魔法对七十层上下其手，明明是 Boss 侧的人却强行将

Boss 召唤了出来。在我们当中.....再就只有艾德或者赛鲁多拉能够做到这点了吧？话说回来，赛鲁多拉那家伙现在就在大张旗鼓地挑战迷宫呢。”

诺斯菲能够对迷宫的规则上下其手这点，我在与缇缇战斗的时候就知道了。

所以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突然出自法芙纳口中的其他名字。

“赛鲁多拉在迷宫里.....？我记得他是千年前『支配之王』麾下的总大将来着——”

“嗯，你记得没错。他就是『无之理的盗窃者』。赛鲁多拉也和我一样，都被诺斯菲召唤出来了。不过不同于我的是，他没有败给诺斯菲，所以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他这人有点性急，只说要去给迷宫里的最后一个人诺伊叫起来，接着就消失了。.....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剩下的所有人都已

经凑齐了吧？零层的涡波、六十层的诺斯菲、七十层的我、八十层的赛鲁多拉、九十层的诺伊、百层的阳淹。一个不少。”

又蹦出一个我未曾耳闻的名字。

即便对记忆掘地三尺，『诺伊』这个名字还是让我感到十分陌生。我甚至没有放过从拉丝缇娅拉和缇亚那里听来的传承，但到底搜不到任何残片般的线索。

见我表情有些困惑，法芙纳理解了状况。

“……这样啊，你不知道诺伊是吗。我明白了，我给你解释一下。”

法芙纳没有引而不发。

跟其他『理的盗窃者』比起来，他的口风不严，但这对我来说很值得感谢。

“诺伊·爱丽·利伯法尔是『次元之理的盗窃者』。啊，不是说涡波，她是上·一·代·的。说

得再简单一些，就是那个了，她就是被使徒们称为‘我主’的家伙。原本是待在最深处来着，不过似乎是被叫到了九十层。哎呀，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个什么情况，但千年前的涡波（你）是做成这样子了。我想可能是你那时候有什么『理由』要在阳潼之前见到诺伊吧？”

“……使徒的主的名字叫诺伊。”

不意间获知了她的名字，而且她似乎和我一样都是『次元之理的盗窃者』。

显然，我们的关系绝对不可能只是擅长的魔法同出一脉这么简单。

正如法芙纳所言，我和诺伊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刻的理由』。

“到时候赛鲁多拉就会给诺伊带过来的。不过估计是生拉硬拽来的吧。……我想即便是诺伊也赢不了赛鲁多拉。”

在法芙纳看来，使徒们的主并不比赛鲁多拉更强。

虽说我自然而然地觉得待在最深部的存在理应是『最强』的，但实际上好像并非如此。既然千年前的我能将使徒们的主从最深部搞到九十层，那么在那个时点上，力量关系就有些诡异。

无论如何，我算是知道事情要尽快了。

因为诺斯菲的原因，我们原本就在大圣都遇到了麻烦，如果赛鲁多拉和诺伊再冒出来，那真可谓是麻烦透顶。

使徒西斯之前提及的——『拯救世界』的问题很可能旧调重弹。

于我而言，比起消除蔓延开来的『魔之毒』的办法，还是让妹妹苏醒更重要。

“……我、我说，涡波。我可以问一下吗？”

当我正品味着新获的情报时，法芙纳用拘谨的语

气向我询问道。

虽然一直都是我在单方面地进行询问，但对方好像也不是没有问题。

不过这也是当然的。已经过去了一千年，这世上的变化数不胜数。自觉总是单方面发问不太合适的我点了点头，告诉法芙纳“当然没问题”。

紧接着，法芙纳以十分歉疚的神态——方才那故友相遇般轻松的态度仿佛都是假的——语气不安地问道：

“.....那个、就是、.....这次你也不愿意让我称呼你为『主上』吗？虽然我觉得像我们最开始相遇时那样称呼你为『伟大的救世主（Magna Messiah）』也不错.....”

“哈、哈啊？弥赛亚.....？”

比起态度的不同，这夸张的称呼更让我感到惊讶。

说是被吓到了也不为过。

我现在正是对『拯救世界』的话题感到厌恶的时候，却恰好又被人称为什么『救世主（Messiah）』。我当然不可能点头答应。

“那个，抱歉……我觉得还是像朋友那种亲近一些的关系更好吧？虽然我听说以前我们曾是主从关系，但这次还是再轻松一些吧。”

“……啊、啊啊。是啊。……是啊。我们是『朋友』啊。法芙纳·赫勒比勒夏因和涡波是『朋友』啊……”

法芙纳情绪的低落溢于言表，他遗憾得几乎要跪倒在地。

这过于明了的情感表现让我窥见了几分他的心境。

与此同时，疑间接踵而至。

只要我将疑问诉诸言语，面前的法芙纳一定会毫

无保留地给予答复。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是可以轻易问出口的。正因为法芙纳有问必答，毫无顾忌地提问才暗藏危险。

“哈、哈哈！好了，没用的话就不说了，赶紧继续正题吧！圣经有言——第十二章第二节『要爱惜光阴。你的怠惰要令万人沉沦』时间是很珍贵的。”

法芙纳不愿气氛变得尴尬，再次强颜欢笑。

并且，他还将方才的话归入了无用之流。

我决定不要过多地刺激他，尽快达成此行的目的，继续道：

“那么……赶紧来说说我到『世界树』这边的目的吧。我是为了帮助阳潼，到这里找使徒迪普拉库拉的。我希望拜借一下他的知识。”

“想来也是。不过，因为诺斯菲捣鬼，我成为了你此行的阻碍。……那么，你要怎么办？”

“首先我打算将你从诺斯菲魔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丝毫不打算让诺斯菲称心如意。”

“.....这可没有那么容易哦？虽然拜玛利亚所赐，加在我身上的规则（精神创伤）已经明晰，但每一个都非常棘手。”

“这我已有觉悟。至今为止我遇到的『理的盗窃者』没有一个人不让人觉得棘手.....”

“.....这样啊，这样吗。涡波至今以来都在和他们.....于是终于轮到我了是吗.....”

理所当然的，『血之理的盗窃者』法芙纳也有自己的『留恋』。

这是绝对的。并且那肯定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复杂而棘手的『留恋』。

我回想着过去和自己交手的『理的盗窃者』们的『留恋』，而法芙纳则从中体会到了我至今以来的艰辛。

他若有所感地微笑着点了点头。

时隔千年，如今法芙纳终于有机会抹平心中的遗憾了。

浮现在他脸上的微笑，是发之于对实现心愿的机会终于到来的喜悦——我是这么以为的，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呵、呵呵！呿呿、呵哈哈哈哈！真・是・苦・难・啊，祸・波！”

喜不自胜的法芙纳甚是愉悦地喊着我的名字。

在这个时候，他在意的不是自己，而是我。

他对我的执着由此可见一斑，甚至凌驾于自己的『留恋』之上。

“呵哈哈！你还是老样子，承受着非同寻常的苦难！苦难可是个好东西，它会促进人的成长！当跨越这场苦难的时候，我们又会变得更强！又可以更进一步！啊啊，真是太棒了！”

“法、法芙纳.....？”

法芙纳的音量突然高了几分。

他突然高涨的情绪让我一时不知所措。

不过这在之前已有预兆。

法芙纳虽然嘴上说着麻烦如何如何，但另一边却对这种情况表现得乐在其中。就像一个在神科以的试练面前感恩戴德的信徒，他对一切麻烦甘之如饴。

“涡波，我这就告诉你解除诺斯菲魔法的办法！它的弱点很明确！我的确被诺斯菲施加了麻烦的精神创伤（规则）！如果试图解除，我无疑会进行反击！不过放心吧！只要吃下一发涡波最为得意的魔法『Distance Mute』就结束了！只要那样我就能得到解放，迪普拉库拉也一样！就像模拟战一样！放轻松来吧！”

在高涨的情绪的策动下，他变得跃跃欲试。

一如玛利亚所言，法芙纳的确是很愿意吐露自己的弱点，但他的战意如此高昂却出乎了我的意料。

所幸因为有『不得离开世界树』的规则，他并不能主动向这边靠近。

不过他确实在摩拳擦掌，做起了战前的准备运动。法芙纳一边转动胳膊，一边同我身后的拉古涅还有骑士们招呼道：

“周围的人可要注意离远一点哦……？哈哈，一想到周围有观众，这干劲就不停地往上涌啊！来吧，涡波！快让大家都见识一下！让他们好好见识见识千年前的我们的力量！”

“等、等一下，法芙纳……！你想现在就开打吗……！？”

“涡波，没什么好担心的。你就放一百个心吧。我比任何人都要看重涡波的身体，所以是绝对不

可能让你受伤的。也就是说，涡波可以尽情攻击只会防御的我！虽然那也相当麻烦就是了！哈哈哈哈哈！”

一边说，法芙纳的战意一边不断转化为魔力。

红与黑二色混杂的疹人魔力逐渐盈满地下空间，仿佛倒在咖啡中的牛奶打着黏稠的旋儿。

魔力从『血之理的盗窃者』这一容器中流溢而出。与此同时，法芙纳身体的颜色——也越·来·越·淡·薄。

黑发、赤瞳、白肤，所以这些都在不·断·褪·色、渐趋透明。

不仅是双脚，他全身都像幽灵一样通透，变得可以让人从正面清楚地看到他背后的景象。

亡灵一般的法芙纳将自己的力量娓娓道来：

“——我是七十层的守护者。换言之我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力量上的限制。跟诺斯菲那种专精辅助

的人不同，我是专精于战斗的『理的盗窃者』，且实力处于巅峰期。在此之上，这一千年间播散在大陆上的血还会进一步予我以强化。——即便是涡波，也还是要请你稍加注意。”

法芙纳跺了地面一脚。接着便有一股鲜红的液体从他脚边的地面喷涌而出。

看到这幅光景，直觉告诉我法芙纳是在『从大地中汲取血液』。

血液被纳入他透明的身体，在一瞬间将失去了颜色的法芙纳染红，令他的样貌换了新颖。

黑发染成了深茶色，赤瞳染成了蓝色，白色的肌肤染成了褐色——人种彻底转变，似乎连面相都一改往前。

“——鲜血魔法『二百一十四年西南解放战线』。来吧，涡波。与我一起克服这场苦难吧……！”

当法芙纳将自己那独树一帜的魔法名宣读完毕

时，武器已在不觉之间于他的双手备妥。

右手持一把短剑，左手戴着一块紧贴手背的小型盾牌。两者都是用血液构成的。

另外，法芙纳颤动的魔力还化作了一副轻便的铠甲。在脸上旧伤的衬托下，此时的他真正具备了身经百战的骑士风范。

全副武装的法芙纳以准备万全的模样，在远处直冲我招手说“来啊来啊来啊”。不过理所当然的，我不打算靠近他。

“.....抱歉，法芙纳。我今天只是来侦查一下.....你看下次再说？”

此言一出，我顿生一种在街边看完艺人表演却不给钱打赏的罪恶感。法芙纳也算是表演得很精彩，不过很对不起他，我选择郑重拒绝。

“嗯、嗯.....？今天只是来侦查.....咦？”

法芙纳双目圆睁，理清了我言中之意后，他的语

气激动了不少：

“你刚才不是说来见迪普拉库拉的吗!?”

“那确实是我的目的.....不过我并不是很急.....只要我不靠近世界树的话，你就无法采取任何行动不是吗？所以我想着先慎重地收集一下情报来着？”

我将自己此行的方针告知了贸然做出误判的法芙纳。

这彻底出乎了法芙纳的意料，他慌慌张张地想要阻止我离开，但因为『不得离开世界树』的规则的限制，他无法上前一步。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打算就这么一走了之吗!？等一等啊！稍微过两招就好！我绝对不会让你受伤的！我可是等了很久的啊!？我一直在等啊！等涡波来救我！”

“我是想着如果要打的话还是叫上大家一起比

较好的.....”

“你说大家是指把玛利亚她们也叫来吗.....？那不可以！那样的话，在『持续封印世界树』的命令影响下，我也会拿出相应的手段迎击的！涡波在这里独自和我战斗是最好的！我和涡波——就我们两个！！”

法芙纳拼命主张现在立刻投入战斗才是问题的最优解。

他看上去不像是在说谎。

在洞察人之本质上别具只眼的玛利亚告诉我，法芙纳必定会坦诚地交代一切。所以他说的应该没错，排开其他人，我与法芙纳一对一战斗才是正确的答案吧。

“.....我、我说，这样体贴的试练可不常有啊？你不是想要帮助那个阳潼吗？你不是决定了要由作为哥哥的自己帮助她吗！？你觉得这样做真的

能帮到她吗？面对一点危险就逡巡不前怎么行！从今往后还有更多更重的苦难等着你啊！战而无险，未之有也！在这种地方打退堂鼓成何体统！？如果你能在这里突破我的阻拦，你就能跟那个无所不知的使徒再会了啊！？既然如此，那你除了战斗就不该有其它的选择不是吗！？”

他这番话跟诺斯菲的煽动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我只是默默地听法芙纳说完，并打算温柔地加以拒绝。我无意推翻最初的计划，只想将今天打听到的信息分享给在地下等我的同伴们。

然而在那之前，我不可避免地看到了。

“.....什！？”

“我、我说，涡波.....求你了.....！不然的话，我就！我就.....！！”

我看到法芙纳眼中再次盈满了泪水。

他就像个请求被朋友拒绝的孩子，用泫然欲泣的

表情连连恳求。这让抱着不管受到怎样的煽动都不会迎战的决心的我大为动摇。

“我一直都在等啊！我们两个一直在这样的地方等待着，始终等待着……！可是那家伙却没能等到！这里已经只剩我一个人、还有那帮家伙了……！所以我……——”

法芙纳的发言逐渐变得支离破碎。

仔细一看会发现，他流着眼泪的瞳孔已经没了焦点。一边自言自语，视线一边仿佛在追逐着什么似的反复徘徊在上空和地面之间。

这太异常了。

我知道他是受到了打击以至于陷入混乱……但我不过是稍微表现出打道回府的意思，他就示以如此丑态，这实在过于异常。

是我不小心踩到他的爆点了吗。

无论怎么说都太突然了。他内心的不安定让我倒

吸一口凉气，不知该作何反应。

“涡波大哥哥！你脚边！”

恰逢此时，身后传来拉古涅酱的声音。

听到声音时我正盯着法芙纳的表情看得出神，结果慌忙看向脚边。

黄土色的地面被染成了淡红色。我连忙退后一步，结果传来一道踩进水洼的声音。

血液正在溢出地面。不仅如此，血液的水位还在缓缓上升。伴随着噗哧噗哧的鼓泡声，一座较浅的血池覆在了地面之上。

『血之理的盗窃者（法芙纳）』的魔法开始失控，淤积在最下层的血液正在暴走……？

“……拉古涅酱。如果我有什么不测，你立马冲回去告知大家。”

“诶……？你是打算奉陪吗？不不不，我劝你不要哦？就像涡波大哥哥你说的那样，根本没必要

着急不是吗.....？”

见我握剑有意迎战，拉古涅酱因与计划相背离而表示了反对。与其这么说，看上去她更像是对感情变幻无常的法芙纳感到了畏惧。

“不.....说实话，还是有必要的。可能的话，我希望在其他『理的盗窃者』不在的时候解除法芙纳身上的魔法。”

现在有玛利亚压制诺斯菲。

赛鲁多拉和诺伊还在迷宫。

我有种预感，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法芙纳单独交流的机会。

法芙纳刚才的煽动也不是没有道理，因眼前的一点危险而打退堂鼓的话——可能招致更进一步的危险。

此外还有一个理由。

讲道理，这个理由才是最主要的。

“而且，虽然是刚见面.....但我不能将称自己为朋友的法芙纳搁下不管。我・不・能・对・现・在・的・法・芙・纳・袖・手・旁・观。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冷静下来.....！”

法芙纳的处境之艰比我从玛利亚和诺斯菲口中听来的要严重得多。最重要的是，这个状态下的他跟『舞斗大会』准决赛上的我很像。

这是一种让我深恶痛绝的『被人玩弄内心』的状态。

“呜、呜哇.....又来了啊。涡波大哥哥你的这种地方，我真的觉得可疑得不行啊.....”

但这对拉古涅酱来说似乎是个难以接受的理由。她对以情分为优先的我进行了批判。

“总之，我会稍微跟他过两招。法芙纳也说了，这只是一场模拟战不是吗？”

“.....你这样子，看来是习惯应付这种场合了

啊。那就随你便好了。不过我只是普通人，所以我选择在超~远的地方观战。我是绝对不会帮你的哦。”

这样强调了一番后，拉古涅酱大幅拉开了距离，退到了后面的台阶上。她确实拉开了足够远的距离，甚至远过还在坚守岗位将我们围在中间的骑士们。

这样方针就定好了。

不过在我和拉古涅酱谈话的时候，血液的水位仍在攀升。

我在几厘米深的血池中踏出一步，用较强的语气喊道：

“我明白了，法芙纳！我接受这场模拟战！来稍微过两招吧！”

望着虚空自言自语的法芙纳注意到我没有离开，而是向他接近了过来。这让他的双眼恢复了几分

理智的光芒。

“涡、涡波……？”

得知我愿意挑战之后，法芙纳恢复了早先那种朋友般的态度。

“……这、这样啊！不愧是涡波！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理解的！你愿意承受这场苦难吗！哈哈！”

刚才的丑态仿佛是一场幻象，那个流利地回答我的质问的情绪高涨的骑士又回来了。但法芙纳在情绪失常和情绪正常之间的摆幅实在是太过激烈，我根本无法安心。

我不敢有丝毫大意，看着法芙纳全身的魔力愈发膨胀。

“既然如此，那就赶快开始吧！啊啊，让我们两个人一起攻略『血之理的盗窃者』吧！当然，我会尽可能地进行抵抗！来证明你我二人炽热的牵绊绝对不会败给诺斯菲的魔法吧！——鲜血魔法

『Blood Field』！”

法芙纳展开广域魔法，驱散了施加在最下层的阻碍次元魔法的结界。

这个魔法的效果想必是打造出对血属性魔法使有利的领域。但这样一来我也可以自由驱使次元魔法了。法芙纳此举显然是要我对他使用『Distance Mute』的布局，领会到他的意图后，我炼就次元属性的魔力往赴战场。

“好啊，我这就给这场战斗打上休止符。——魔法『Distance Mute』。”

“放马过来吧，涡波！就像千年前那样！！”

法芙纳延臂开怀，用毫无防备的姿势迎接我的突击。

与此相对，我在左手维持『Distance Mute』，右手握着『阿雷亚斯家的宝剑』，奔驰在血池之上。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相信法芙纳，用『Distance Mute』击中他的身体。

我取道最短距离，将左手伸向他的心脏部位。

但在那之前的一瞬间——法芙纳手中的红剑劈波杀到。

我侧身闪过袭来的凶刃，仔细观察法芙纳的状态。

法芙纳方才确实是想吃下我的一击没错。他本人断没有进行反击的意思，这点毋庸置疑。但身体却一反他本人的意志采取了行动，应该就是这样了。

就好像『如果输了就会失去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那样。

我对这样被强加的观念有切身的体会。在我被得到『暗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的帕林库洛洗脑时，也曾处于类似的状态。

那时候『最重要的东西』是『手环』，而这一次则是『世界树』。

也正因为我曾有切身的体会，我才不愿在此退缩。

我在闪躲红剑攻击的同时使出一记扫堂腿。

法芙纳从容地避开了我的『亚流体术』，针锋相对地用小盾牌扣向我的脑袋。

从回避到反击，他的动作全都无比流畅。

从中可以窥见法芙纳卓越的战斗能力和其背后刻苦的磨炼。

我认为无视敌人的攻击用『Distance Mute』进行强袭的难度过大，于是将目标切换为敌人的手臂。

“——魔法『Dimension・决战演算』。”

我将解禁的『Dimension』的效果在瞬间进行强化，接着抓住法芙纳剑与盾连击的空隙，砍向他

右手的肌腱。

这一闪可谓精准无误。

剑刃分毫不差地命中了目标——但却没有造成伤害。

当剑接触到法芙纳褐色的肌肤时，反馈过来的手感有如劈在了铁板上——不对，比铁板要硬得多。

“这不是人的肌肤……!?”

惊讶于法芙纳皮肤非同寻常的硬度，我大幅拉开了彼此的距离。

法芙纳没有追击，岂止如此，他甚至解释起了自己的能力。

“是的，我给你解释一下。这是我鲜血魔法的力量。这具身体因为吸纳了一整场战争份量的死者，所以密度有人体的上万倍。不仅如此，原本用不了什么剑的我也可以借用阵亡的剑士的技能。……哈哈。这能力是不是很难对付？不过相

应的弱点也不少。作为大前提，这个技能只是临阵磨枪罢了。到底只是借来的东西，并不能穷尽死者技能的极致。注定无法匹敌真货。”

他接二连三地道出能力的弱点。

“这个魔法必须要与地面接触才能使用。我是听着浸透于大陆的『心怀遗憾而亡的魂之声』发动魔法的。所以如果能找到办法让我的双脚离开地面，这个强化魔法的效果就会被严重削弱。……或者用魔力炼就的什么东西隔在中间也可以哦？”

只要我不靠近，法芙纳就不会攻击。

我放下心，默默地聆听他历数自己的弱点。

“再有就是血属性的魔法使基本都不擅应付光与暗属性的魔法。将自己魔力源泉的『血』暴露在外，就等同于将自己的魂暴露在外。简单来说，就是容易受到精神干涉。所以我绝对无法战胜缇

达和诺斯菲。这就是所谓的相性了。反过来说，如果面对的是阿尔缇那样的类型，我就特别轻松了。虽然属性是血，但血里面的水也不少啊。”法芙纳踢了脚边的血池一脚，表示自己也擅长对水的操纵。

不仅讲出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还告知了该如何利用能力的弱点，甚至连攻略的办法也不做隐瞒。

正如玛利亚所言，他道明了一切。法芙纳讲清了『血之理的盗窃者』的一切。恐怕是因为他相信着千年前的『相川涡波（我）』——

“标准的解决方式是使用精神干涉将我弱化，然后瞄准我唯一的要害、也就是心脏进行攻击……但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打倒『血之理的盗窃者』。如今的我是守护者。那么理所当然的，我也在实现『留恋』后就会往生的规则节制之下。

顺带一说，我的『留恋』是『将相川涡波的成长见证到最后』——不，准确来说是『协助相川涡波的成长』才对吗？总而言之，我确实是想在近距离内观览你的人生。能满足这个条件的话，我应该就会被大幅削弱吧？哈哈。”

最后他甚至表明了自己的留恋。

听说『血之理的盗窃者』见证了我的成长就会弱化，我在心里探究起了其中的真伪。

从方才开始，他就一直执着于“苦难”和“成长”，那么他的『留恋』应该不会偏离这些太远。法芙纳不仅对自己，对我的成长也有很强的执着。

当然，我不至于真的将这看作他真正的『留恋』

.....

“见证我的成长.....——”

法芙纳或许是想看到我与千年前的自己的不同

之处。

说不定这才是让他从诺斯菲魔法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真正锁钥。

我回想起自己记忆中的始祖涡波的样子。

用假面隐藏起自己的面貌，不做打理的及肩长发，披着悬鹑百结的法袍的次元魔法使。要说如今的我和始祖之间最大的差异——
我解除了展开的次元魔法。

“那么——！”

接着我不再以一名魔法使而是以一名剑士的身份，将信赖寄托于『剑术』和『感应』，再一次冲上前。

这次我左手上已经没有了『Distance Mute』。

法芙纳对我风格迥异的行动感到了惊讶，但还是摆开架势准备迎击靠近世界树的敌人。

我依照阿雷亚斯流『剑术』的指引，俯身向他靠

近。

用宝剑的剑身招架法芙纳红剑和小盾的攻击——接着蹭步滑到他面前。

在难以挥剑攻击的近距离内，我将宝剑抵在了他的喉前。

我当然知道他身体的硬度，但阿雷亚斯流的『剑术』中理所当然地存在着『对付比钢铁还硬的敌人的招数』。阿雷亚斯的剑本来就是为了与法芙纳这样特异的敌人战斗而成的。

我用左手摠住宝剑的剑身前押。

虽然手掌被划破，但只要宝剑不被我抽离，左手就不会被切断。我双手发力押着剑强行压垮法芙纳的体势。

当然，法芙纳采取了行动想要抽身。但彼此『剑术』的技量差距悬殊，我看破了他的意图并予以化解。

毫无招架之力的法芙纳整个人被我压倒在地，宝剑如断头台的刀刃顺势直下。

如此一来，法芙纳上有宝剑封喉，下有地面撞击后脑。

“咕、咳哈——！这、这是——！！”

随着一道呻吟，轻微脑震荡的法芙纳翻起了白眼。

我利用这个机会发动『Distance Mute』准备刺向他的胸口。

“——b、『Blood』！”

然而慢了一拍。

『Distance Mute』这样的强力魔法无论如何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构筑。

在此期间法芙纳就恢复了意识，他使用发动速度更快的基础魔法操纵地面的血将自己的身体稍稍拖向一旁。

『Distance Mute』的使用落空，我为了重整旗鼓而拉开了和世界树之间的距离。

“可惜——！”

我在远处调整呼吸，思考新的作战方案。

在与守护者的战斗中能像这样获得喘息的机会，实在是令人感激。

法芙纳看着稍事休息的我缓缓起身。接着他开始推测我与千年前有所不同的原委。

“刚、刚才那招架的动作和叩击.....是诺文·阿雷亚斯吗？我体会过不少次了，所以不会有错，刚才那无疑是他用来对付我的招数.....为、为什么、涡波会使出阿雷亚斯的剑技.....？难道说.....”

“没错，这是不久前诺文传授给我的。在以剑为赌注的决斗中，我获得了胜利。”

我没有隐瞒，将自己掌握了『地之理的盗窃者』

那立于世界顶峰的『剑术』的事实告知了法芙纳。
听完我的回答，法芙纳的疑惑冰消瓦解。

“.....啊啊，果然是阿雷亚斯吗！！啊啊，阿雷亚斯！阿雷亚斯阿雷亚斯阿雷亚斯——！！”

他抛下战斗，转而抒发起了心中的喜悦。

在三番五次地重复过诺文的姓氏之后，他终于将手中的红剑插进地面，用双手向天祈祷了起来。
当然了，即便抬头也只能看到无边际的漆黑空洞。法芙纳这背对着鲜红的世界树在黑暗中祈祷的模样，看着令人不禁毛发倒竖。

“我懂的.....啊啊，你的心情我都懂的。我是信你的。正因为我相信你，所以才一直将苦难带给你啊。哈哈，此时此刻，我对你的信赖被证实了啊，阿雷亚斯.....在这千年后的世界里.....在你死后.....终于.....！呵哈哈！”

在祈祷中，法芙纳对人不在此处的诺文搭起了

话。在话中，我既明白两人曾是相识，也得知法芙纳不仅对我，也给诺文营造了所谓的苦难。

“啊，涡波，抱歉。我居然在这种时候，感动得哭了出来……”

法芙纳越说越激动，眼眶中流出了泪水。

这可不是流出几滴眼泪那种程度，而是堪比号泣的，有如瀑布般的泪水的奔流。

法芙纳没有擦拭脸上的泪水，以灿烂的笑容看了过来。

他的瞳孔又失去了焦点。看到双目失神泣如雨下，却还在那里喜不自胜的法芙纳——我终于确信了。

虽然才刚遇到没几分钟，但我可以断定。

『血之理的盗窃者』法芙纳·赫勒比勒夏因这个人，神志是不太正常的。

跟诺斯菲施加的魔法没关系，法芙纳这人原本就

帶有非同小可的狂氣。

而且確凿無疑的是，他的程度比諾斯菲要嚴重得多。搞不好跟最初的緹緹一樣——甚至更在緹緹之上。

他說不定比我至今遇到的任何一個『理的盜竊者』都——

“——是了，不・用・你・們・說我也明白的。我當然要向劍士阿雷亞斯的生涯致敬。並且還要獻以祈禱。聖經有言。第五章第十一節『那不敬畏靈魂的，自己的靈魂也无法得享安息』……”

明明手上空无一物，可法芙納却做出了翻書的動作。

這讓我產生了強烈的違和感。

他手上的動作實在是太過流暢自然。看上去並不像是產生了幻覺，而是真的在翻書。現在想來，他之前看向空中的時候，目光也很自然地像是在

追寻着什么。

他看到了什么我看不到的.....或者说，他听到了什么我听不到的.....足以让我有此想法的举动从刚才开始就接二连三。

我用猜疑的目光对他进行『注视』，就在这时，法芙纳停止了祈祷，露出决心已定的表情开口道：

“哈哈，这简直是.....已经不是说什么想要抹平『留恋』、故意落败的话的时候了啊.....那个阿雷亚斯可是将自己的剑托付给了他人啊.....? 我也要拿出和阿雷亚斯的剑相称的东西才行.....”

接着，法芙纳手中的红色武具消失了。

不仅变得赤手空拳，连身体的颜色也淡薄了几分。

不过他绝对没有丧失战意。岂止如此，他的战意反而更加高昂，魔力也凶恶了不少。

“法芙纳，你在说什么.....?”

“我的觉悟还是不够啊。——我还是没有在『留恋』未能实现的情况下消失的觉悟。刚才我告知你的弱点，说实话那并不是我最大的弱点。抱歉了，涡波。我利用你丧失记忆的机会，隐瞒了自己最大的弱点。我还是有些天真啊.....我这人真是，还差得远啊.....”

隐藏自己最大的弱点以人而言是极其正常的。这并不是什么恶行，但法芙纳却表现得懊悔不已。

“我这就将不负于阿雷亚斯之魂的东西——将我真正的弱点，展现给你——”

法芙纳紧盯着我右手中的『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接着突然将右手刺入了自己的胸口。他的手就像是发动了我的『Distance Mute』一样陷进了体内。

接着，他从自己的身体中取出了一样东西。
那不是魔石。

在他手中的是一颗卖相凄惨的心脏。

或许是对『血』进行了操纵，并没有鲜血从心脏中喷出。但他确实是从身体中取出了鲜活的心脏。血红的心脏在法芙纳的手中脉动着。

一将那颗心脏取出，法芙纳全身的色彩便丧失殆尽。

身体也好衣服也好，连魔力也不例外，所有一切都变成了透明的——真可谓是化为了亡灵。

因为存在感变得过于稀薄，不定睛细看甚至不敢确信法芙纳人还在那里。这是为守护者所不应有的脆弱。

但直觉告诉我这才是真正的法芙纳。

这个没有任何颜色的亡灵才是法芙纳的本质，而相遇时那个黑发赤瞳的另·有·他·人——

“——『我的心脏已然献予主上』『她的心脏是为我之墓标』。”

在感觉到不同于法芙纳的其他存在的瞬间，咏唱传及了耳畔。

与此同时，漂浮在地下空间内的魔力——并非法芙纳那没有颜色的魔力，而是鲜红色的魔力——开始向他透明的身体集中。

“——鲜血魔法『赫尔米娜·涅西亚』。”

魔法名被宣读了出来。

它的格式听上去只可能是某・个・人的名字。

我想起拉丝缇娅拉曾经说过，鲜血魔法是“成为不是自己的某人的魔法”。

——现在我真正理解了它的意义。

血雾般的魔力集中到最后，我在法芙纳身后看到了一名少女的身姿。

黑色的长卷发。血液般鲜红的赤瞳。雪白的肌肤。法芙纳最初的所有特征都为少女所有。少女闭着眼睛，年纪看上去比我小一圈，似乎露出了祥和

的微笑。

那名与法芙纳最早的特征完全一致的身着白衣的少女与法芙纳叠合在了一起。

于是我理解了。

意义已经得到传达。

思念被扣进了脑海。

她的名字是赫尔米娜·涅西亚。

恐怕她就是法芙纳拿在右手上的心脏的主人。

我强制性地意识到，她才是真正的『血之理的盗窃者』。

“——『爪嵌天穹，撕裂世界（你）』——”

在我被少女夺取目光的时候，法芙纳的咏唱还在继续。

作为次元魔法使，我觉察到法芙纳咏唱的『代价』之大。

法芙纳在连续使用非同小可的魔法。与之相应

的，我逐渐意识到了那魔法的真面目。

这、这个是……！

难道说……！！

“——『瞠目视之。看绽裂的天穹，降下倾盆血雨』——”

法芙纳咏唱的是人生。

恐怕是那方才看到的那名少女的人生——

这是守护者真正的『魔・法』。

法芙纳正在代替赫尔米娜发动将其人生本身具现化的『魔・法』。

脚边的血池荡起阵阵涟漪，整个地下空间席卷起道道血云。

世界在为接下来即将发动的魔法颤动。极度膨胀的魔力制造出了近乎悲鸣的声响。

这是认真到家了。

如此一来哪里还叫什么模拟战，这是拼上性命的

死斗啊。

“突然之间就.....!? 等、等一下——”

“——魔法『众生之赤』。”

还不等我把阻止的话说完，魔法就完成了。

法芙纳手中的心脏垂落。

『血之理的盗窃者』的魔法让心脏在落下的过程中发生变质。准确来说，是流淌在地面的血液在心脏的吸引下席卷而起，将心脏裹覆了起来。

接着，心脏化成了一个十字架。

一个加以过多雕饰的纯红十字架——插在了血池之上。

在那有如墓标的十字架之前，法芙纳开口道：

“不用担心，涡波。『魔・法』是为了让所有人幸福而存在的。我・们绝对不会危及涡波的生命。要赌上性命的人只有我。这就是作为『幽灵』怪物的我的核心（Core）——我的生命（Core）。

只要这东西被打碎，我也就结束了。随时都能结束……”

他告诉我这才是自己真正的弱点。

那几近消逝的透明面庞扭曲着，又变得泫然欲泣——但又有些欣喜——

294. 理之力

法芙纳的——不,『血之理的盗窃者』的真正的『魔・法』被发动了。

作为其结果,鸣动的血池上竖起了一尊十字架。
一尊又红又细、歪斜的十字架。

高度为从地面延及法芙纳的胸口,大约一点五米。『Dimension』测量的结果是一米四十九公分——约・当・于・一・个・女・孩・子・的・身・高。

这是在教会一类的地方常见的精饰十字架,视情况而定也可以看作一把单刃剑。

即便被血裹覆后呈现以十字架的体裁,但因为它依旧在不断脉动,所以本质上仍是一颗心脏。

正如法芙纳所言,此物确实是『血之理的盗窃者』的核心。

也就是说,现在法芙纳处于将最重要的东西暴

露于体外、体内则空空如也的状态。即便我使用『注视』，『表示』也没有再将他认作守护者。

我入手的一切信息都证明法芙纳所言不虚。

在最后，我将目光投向从容站定的法芙纳，见此，他开口回应道：

“——就是这么一回事了。这颗十字架形的
心脏才是『血之理的盗窃者』，而我则是与迷宫和使徒之流毫无瓜葛的一般人。因为我没有才能啊——不，应该说是正因为我有才能吧。总而言之，我没能成为『理的盗窃者』。尽管被身边的人唤为『地狱的灯火（Hellvilleshine）』、还获得了『终焉恶龙（Fáfnir）』这样的称号……但实际上，我不过就是个随处可见的魔人罢了。”

既是守护者，同时又是一个普通的人类。

这就是法芙纳·赫勒比勒夏因。

法芙纳亲口阐述着自己复杂的身世。

“因为『血之理的盗窃者（那家伙）』的身体实在是糟得不成样子啊.....仅存的完整部位只剩下心脏了。所以才・会・变・成・这・样。不过我觉得这样还算是不错的，毕竟像阿尔缇她可是只剩下了脑袋啊。至少这边还留有最重要的心。跟连心都失去的家伙比，这样要好上许多。所以，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啊。”

尽管我对只剩心脏的赫尔米娜这一少女心生怜悯，但法芙纳却摇头表示无此必要。

接着，在因真正的『魔・法』而严阵以待的我面前，法芙纳移步捡起了一本掉落在附近的书。

那是一开始被他放在树底的书。在『Dimension』的帮助下，我获得了它的详细信息。

法芙纳将『莱文教圣经』拿在左手，作出战斗重开的宣言：

“好了，让我们继续吧。在这个状态下，我的战

斗风格将不再是一名骑士，而更像是一个鲜血魔法使。用涡波讲话的风格来说，就是攻击力上升而防御力下降的状态——所谓双刃剑即是如此了。”

这不是假话。

『Dimension』已经解明了法芙纳魔法的力量。

将核心从法芙纳的身体这一外壳中抽出的行为，本质上意味着『血之理的盗窃者』的魔法不再受外壳节制，故而效力不会有任何衰减。

当然，脱离外壳同时也意味着防御力的大幅降低。

可问题在于，好不容易攀升的攻击力却要为『不得杀死任何人』这一规则掣肘，让法芙纳无法将增强的攻击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无疑将他带入了得不偿失的状态。

由此可见，法芙纳是诚心想要败于我手——即便

自己会就此消灭也无妨。

“涡波，你能来夺走这个十字架吗？”

法芙纳踏前一步。

仿佛是在守护自己暴露的弱点，他站到了十字架之前。

接着，法芙纳将右手轻轻一挥。

“——大地的亡灵们啊。回应我的声音，认可赫尔米娜的魔法吧——”

话音一落，在法芙纳透明的身体后面，十字架开始闪耀赤色的光辉。

从魔力的动向来看，发动魔法的不是法芙纳而是十字架。

十字架的光芒盈满整个地下空间，染红了我的视野。

在这赤色的魔力刺激下，血池的鸣动变得更加强烈，表层如沸水般不断鼓泡。

一阵沸腾过后，血池中钻出了某种人形之物。
构成那些人形的要素唯魔力和血而已。真红的人形长有健全的四肢、还穿着骑士风格的铠甲，当然也有佩剑。

约十名血之骑士在我周围产生，并间不容发地抬剑袭来。

我用『Dimension』把握血之骑士的动向，同时握紧了手中的『宝剑诺文』。

首先后退一步躲过来自正前方的攻击，接着在对出自死角的剑进行闪避的一瞬间进行反击。一名血之骑士的躯体就此被砍成两半，紧接着便以溶解的形式丧失了人形。

但很快便有同样的骑士在原地产生，而后再一次发动了攻击。

“这是……！简直就像死灵法师一样！”
这能力真麻烦。

而且这些并不单纯是操线人偶，每一名骑士都有自己独特的战斗风格，让我应付起来更为棘手。感觉就像是从某处的战场上调集了十名强悍的骑士过来做我的对手。

不对，不是感觉，应该就·是·这·样没错。依据法芙纳此前的言谈，该种召唤魔法想必是确实存在的。

“哈哈，说我是死灵法师？这可真是误会我了啊。这个魔法并非我的本质。我无论何时都是以盾兵自持的。如果你能看到现在的我的状态栏，那么它上面绝对会这么写！”

“盾、盾兵……？那你盾牌在哪儿啊！？”

“这具身体就是了！我的血肉全部都是为了守护涡波而存在的盾！永远守护主上就是我的使命——！”

盾兵——法芙纳此言意不在骑士，而是宣告他是

以自己的身体为盾牌进行战斗之人。虽然这职业捏造得蛮离谱，但他在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中确有几分骄傲和矜持。

但现实就是，他在采取与自己的主张背道而驰的攻击行为。

血之骑士凭恃其众多的数量从四面八方不间断地向我发动攻击。

在此之上，远处的法芙纳还在接连释放魔法。

“——鲜血魔法『Blood・GrowthField』『Blood Heal』『Blood Arrow』。”

他站在原地持续不停地进行咏唱。

纵然对他这与纯正的魔法使如出一辙的战术感到有些不爽，我还是持续抵御着骑士们气焰越发昌炽的猛攻。

脚下血池的颜色越来越深，鲜血属性的魔法效果在逐渐增强。血之骑士得到了魔法的强化，动作

变得越来越迅捷，而在我集中意识应付骑士们的时候，还有血矢向我袭来。

这就是『血之理的盗窃者』的战法。

不予对手喘息之机，以血红的骑士为壁垒，让成为后卫的法芙纳和核心免受威胁。渐渐地，额头上渗出汗水，呼吸开始急促，体力每分每秒都在减少，在此种情况下，我想到——

——就这种程度，并・非・不・能・取・胜。

正如法芙纳所言，这种死灵法师般的战法与他自己风格迥异。虽然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血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但就整体实力而言却有不足。像这样临阵磨枪的战法，只要有意我随时可以突破。

比方说，只要使出我倾注全力的魔法——令『Dimension・决战演算』在此升华就足够了。

使用精度更在与缇缇和西斯的战斗之上的未来

预知魔法，导向法芙纳无法防御的未来，那么我必定能破坏他身后的十字架。

可是，在深感胜利有望的同时，我不仅觉得这样未免太过轻松。

至今以来，与守护者的战斗从未如此轻松过。

拜此所赐，我不禁在脑海的一隅里纠结起来，这样结束真的好吗？

法芙纳现在并不抵触自己就此消失。

他特地为我提供了一条不必解决『留恋』便能毕其功于一役的轻松道路。

我没有必要犹豫才是。正因为法芙纳自觉无妨，所以才会坦白自己所有的弱点，甚至不惜使出真正的『魔・法』。

但是，尽管使出了真正的『魔・法』……可法芙纳无疑没有全力以赴。

他仅仅只是听从身体的驱使，顺・势・而・为地

与我战斗。

而我也没有在魔法上倾注全力。可以说，我的战斗同样只是顺势而为罢了。

这并非全力与全力的交锋。

也不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

而是近乎滑稽的模拟战，我们两个其实是在进行一场半吊子的战斗。

.....让法芙纳的人生在这样的战斗中终结真的好吗？

.....那真的不会让我在将内情忘诸脑后的情况下失去一个朋友吗？

.....当下难道不应该专心解除诺斯菲的魔法，延后与他的决斗才对吗？

种种思绪闪过脑海。

恰逢此时——一道极尽认真的、毫无迷惘的声音传及耳畔。

“——还·用·得·着·想·吗，当·然·好·了。”

声音的主人既不是我也不是法芙纳。

而是理应待在我身后的拉古涅。

它来源于法芙纳身后——不止、源于『血之理的盗窃者』的核心——真红十字架的更后方。

理所当然的，注意力全在对手身上的我和法芙纳大为震惊。

“——!?”

“什——!”

法芙纳对声音作出反应，猛地转向身后。

而我则为眼前的光景惊得目瞪口呆。

不知何时，拉古涅已经将插进血池的十字架拿在了手中。

她以持剑的方式握住了脉动的十字架，脸上挂着胜负已定的笑容，接着为了逃离现场而大幅后

跳。

“好，偷到手了。接下来——！”

“——！！”

法芙纳为了追赶而伸出了手。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反应，毕竟法芙纳身上加有为避免落败而精心设计的规则。

可是……此刻的他却与先前有极大的不同。

法芙纳的表情之冷漠堪称前所未有，不仅如此，在他右手中还攥着『某种东西』蓄势待发。

在看到 he 手中那『某种东西』的一刹那，我的背后袭上一阵寒意。

换言之就是因恐惧而诱发的战栗。

不但浑身发僵，且华盖有如石塞，呼吸戛然而止，整个人僵在原地动弹不得。

然而，那『某种东西』究竟是什么，大脑却给不出一个概念。

疑惑与疑惑接踵而至，最终构成疑惑的连锁。

那『某种东西』很红。

反正就是极其的红。

大概是我人生中见过最红的东西。

恐怕直到此世终结的那一天，它也将稳居赤之顶点——血、红、朱、樱、杜鹃、石榴、珊瑚、苏芳，总之它比我认识的任何一种红色都要更红。最令人生畏的是，这穷尽极致的色彩信息赋予了我以视觉上的强烈痛感，大脑在剧痛的冲击下居然无法辨识那『某种东西』究竟是何物。

唯一能够勉强认知的，是那『某种东西』的轮廓，它是像剑一样的某种棍状物体。

仅凭颜色的浓度就几乎令人的认知趋于癫狂的红色的『某种东西』。

岂止是杀意，从中流出的是一欲灭杀世界的怨念。

诚可谓『爪嵌天穹，我将世界(你)撕裂』的怨念——

光是看到它，死就斥满了脑海。

面对这不应存于世间的颜色，拒绝和厌恶的信号填满了大脑。明明法芙纳的目标不是我，走马灯却在脑海中闪过。

——刹那的时间被无限延长。

在慢动作中，我看到那『某种东西』正袭向拉古涅。

『某种东西』的轮廓似是被吸了过去一样直逼拉古涅的脖颈。如果再这么下去，她的死将是势所必至。就像被断头台斩首一般，我看到了她的脑袋被砍飞的未来。不消使用次元魔法，仅凭人类的本能就能鲜明地预知到那一幕。

法芙纳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这足以证明方才的战斗不过都是儿戏。

根本没有时间遏止。

根本没有时间躲闪。

拉古涅恐怕也清楚这一点吧。

在那红色的『某种东西』的进逼下，死亡的恐怖令她面如纸色。拉古涅的表情告诉我，在和我一样观赏走马灯的迟缓的体感时间里，她在蒐求一切可能保住性命的手段。

在苦思的最后，拉古涅的选择是——

“咕、呶——！”

一边后跳，一边将上半身大幅后仰。

当然，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这根本不足以避开法芙纳的攻击。

拉古涅没有依靠自己，而是选择依靠另外的东西弥补这中间的不足。

她一边进行回避，一边将手中的十字架抛向法芙纳。

法芙纳目睹了敌人对自己的生命（核心）放手的一幕。以此为分界点，一闪的锋芒有所衰减，仅一点点的衰减。

既然是无法回避的攻击，那就让对手将攻击转化成可以回避的。

这就是拉古涅的选择。

——紧接着，被延长的刹那宣告结束。

一闪驰过，血沫横飞。

因为大幅后仰导致身体失衡的拉古涅在血池中着陆，随后立刻重整态势不敢大意地拉开距离，接着抱怨道：

“好、好险……！法芙纳先生不是不能杀人的吗……！？”

在行动前，拉古涅恐怕抱着即便失败也不会有性命之忧的想法。

但现实恰恰相反，她方才险些被斩首。

法芙纳的一闪狠狠地划裂了拉古涅的左脸。

伤口很深，极可能深及口腔内侧，血流如注。

拉古涅用手捂住伤口，使用神圣魔法进行治疗。

另一边的法芙纳则是目瞪口呆，他似乎难以相信自己方才的所作所为，以至于理解追不上现实。

此时此刻，法芙纳身上既没有任何杀气，也并非面无表情，他恢复了往前的状态。

就这样，一头雾水的法芙纳在混乱过后开口问道：

“小、小不点……我问你、你刚才是怎么接近我的……？”

法芙纳最先质问的是拉古涅奇袭的手段。

说实话，这个问题我也想问。

我的『Dimension』在战斗期间是一直都有发动的，恐怕法芙纳也一样通过血掌握了空间内的动向。

在我们两人的眼皮底下不可能偷偷潜入到这么近的距离——本应如此。

“就算你问我怎么做到的……我也根本不可能说的吧。跟简直不可理喻的你们两位不一样，我是很认真在活的，怎么会毫无保留地坦白自己的技能呢……”

拉古涅捂着脸，皱眉答道。

对自己的能力三缄其口，这是作为战士理所当然的选择。

而将自己的弱点和攻略方式袒露无遗则是有悖常理的做法，法芙纳对此亦以为然。他立马道了个歉，接着改换了话题。

“……确实如此。我问了个和平白痴般的问题啊，抱歉。……比起这个，问题在于我自己。——我刚才用宿·有·盗·取·的·理的剑砍了你。为什么会这样……”

法芙纳仍然对自己刚才的行为感到不解。

从话中听来，方才是他倾尽全力的一击。其中蕴藏着跟缇缇那能分解一切的『风之理』相近的凶险。

法芙纳一边自言自语，一边重新审视自己的状态。

“刚才的感觉，是另外有『如遇生命危险便可以反杀对方』的规则吗.....？不，有些不对。是『赫尔米娜的优先级在世界树之上』.....？诺斯菲那家伙，为什么要做这种协助我实现『留恋』的安排.....”

原因似乎出在诺斯菲安插的规则上。

法芙纳在设想诺斯菲施加了第六项规则的基础上，推测着她的考量。

但到最后他并没有得到答案，只能边挠头边抱怨：

“——可恶。那个笨蛋主子还是老样子，内敛得要死……！不把话说清楚还叫人怎么明白她的心意啊……！”

我将剑收回鞘中，旁观纠结不已的法芙纳。

到这一步，战场的氛围早已烟消云散。

包围我的血之骑士全都溃作血液，溢满周围的魔力也悉数消散，血池的水位在逐渐下降。

我松了口气，这时，躲着法芙纳回到我身边的拉古涅慌慌张张地喊道：

“涡、涡波大哥哥！血止不住……！这到底是……！”

鲜血不断地从她的指缝间溢出。

我意识到现在还不是放心的时候，立刻用『Dimension』调查她的伤口。

拉古涅的魔法发动成功了，这点不会有错。而且是不负『天上之七骑士』总长身份的精湛的神圣

魔法。

但所受的伤全然不见好转，出血还在继续。这显然不对劲。

“喂！小不点，你赶紧来我这边！被赫尔米娜的理砍伤是无法通过普通的回复魔法治愈的！我来给你治疗！！”

而法芙纳则对其中的异常有头绪。

因为他的活动范围受限，所以只能站在原地呼唤拉古涅。

但即便法芙纳表示要进行治疗，拉古涅还是畏畏缩缩地待在我身后不敢接近他。

刚才那一击的恶劣影响让她不敢接近法芙纳。想来也是，即便是在远处旁观的我，当时也因恐惧而动弹不得，遑论首当其冲的拉古涅了。

“我会在远距离为你治疗的，放心吧！赶紧过来，不然你会死的！”

法芙纳催促道。

我觉得他善意由衷，于是劝慰身后的拉古涅道：

“拉古涅，我觉得只有法芙纳能治疗你的伤。
.....我相信他。至少他不像是个会说谎的人。”

尽管不时会呈以狂乱的言行，但法芙纳的态度一直很诚恳。他的行动从来不悖骑士之身，始终体现着献身精神。

拉古涅想必也知道这一点。

为了止血，她勉为其难地离开了我的身后，缓缓地靠近法芙纳。

接近到一定程度之后，法芙纳叫住了拉古涅，接着使出鲜血魔法。

“好，在那里待着就行。你不要动，让我看看伤口.....——鲜血魔法『艾尔梅斯米娅·琉克』。”

法芙纳将双手抵在地面上，接着在拉古涅左右两侧出现了新的血之人形。

人形出现后便冲到拉古涅身边，开始检查她的伤口。

“呜、噫……！”

理所当然的，感到害怕的拉古涅身体微微颤抖。

“别怕，这都是本领高超的军医，是回复魔法的行家。”

法芙纳表示人形们只是作为医师诊断伤势，拉古涅听后冷静了下来。在医生们使用魔法的时候，法芙纳同我们解释道：

“……我想你们也察觉到了，这不是普通的伤。『血之理的盗窃者』赫尔米娜盗取的世界之理是【永远无法恢复原状】。——也就是说，一旦负伤就无法痊愈了。……抱歉，因为有『不得杀死任何人』的规则而大意了，我本以为自己是无论如何都不会使用赫尔米娜的剑的……”

得知方才那出自『某种东西』的一闪是无法回复

的攻击后，我和拉古涅脸色为之一变。按照他的解释，拉古涅的出血症状会永远无法停止。

说完，法芙纳喘了口气，将双手从地面上抽离，站了起来。与此同时，拉古涅身边的人形也重新归于血液。

“呼……好了，这样就用我的血将伤口堵住了，修缮完成……”

“修、修缮……这个、是治好了吗……？”

拉古涅的伤口处结了一道红黑色的痂。

明明刚才说得那么严重，但出血却这么容易就被止住了。

“没有治好，但不会因出血过多而丧命，仅此而已。”

明白了没有性命之虞后，拉古涅放下了心，和法芙纳一样喘了口气。但紧接着她就用手捂住脸，表情蒙上了阴晦。

见状，法芙纳的神色变得比拉古涅更加黯淡，他重重地低下头：

“真的非常抱歉，小不点。我想那道红色的疤痕要伴随你一辈子了……”

得知伤疤跟我脸上的火烧痕一样终生不愈，我明知勉强却还是出言确认道：

“法芙纳，不能想想办法吗……毕竟是女孩子的脸啊。”

“是啊，我明白。可是，我虽然擅长操纵血，但却不擅长操纵肉体啊。艾德倒是擅长这方面的事……但他好像已经不在了。”

能够治疗这道伤痕的人似乎只有艾德。

但艾德不久前已经消失了。而且再也不会回来。要论及可能性，那便只有通过艾德和缇缇的魔石相联结，获取他的知识和魔法了吧。

“此外就只能通过化妆来掩盖了。……对了，涡

波你不是很擅长吗，教教她不就可以了？”

“啥？我对化妆一无所知啊……”

“哈？你现在是这样的吗？以前倒是很擅长来着啊……既然这样——”

我和法芙纳就消除拉古涅伤痕的问题深入讨论了起来。

过程中，拉古涅有些无奈地插话道：

“那、那个……我说两位，既然不会死的话，留个疤痕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哦……？不如说，我反而觉得挺有独当一面的骑士范儿来着。感觉就像佩露修娜前辈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好。”

拉古涅抚摸着疤痕，开朗地笑了。

看上去并不是在逞强。她表现得相当从容，似乎真的觉得脸上这道伤疤很酷。

这对法芙纳来说属实是感激不尽，他苦笑着说：

“哈哈……就算是谎话，你愿意这么说我真是

不胜感激啊.....”

苦笑了一番后，法芙纳重新审视起面前的少女。在他眼中，拉古涅已经不再只是我的随员，而是独当一面的人物了。

“我说，小不点。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我叫拉古涅·卡伊库欧拉.....”

“拉古涅，多谢了。拜你这吓得人一身冷汗的奇袭所赐，我的脑袋冷静下来了。说实话，与涡波的相遇让我兴奋过度了。”

“就是说啊。从旁来看的话，你表现得真的像个神志不清的怪人哦。能冷静下来真是帮大忙了。”

“呵哈哈。你真敢说啊。我倒是觉得，那稍微有点离谱的地方是自己最大的魅力点啊。”

“会觉得那样有魅力，说明你脑袋还是有些不对劲哦。啊哈哈。”

两人就像熟识的朋友一般谈笑起来。

能了无芥蒂地和解固然是好事，但同时亦不免让人奇怪他们的关系进展得过于迅速。或许两人在某些方面有什么共鸣吧。

就这样，在和拉古涅聊了一阵子后，法芙纳看着手中的十字架对我说道：

“——今天就到这里好了。既然有诡异的第六项规则存在，就没有稳便地将我消灭的办法。……各种方面都对不住了啊，涡波。实在没想到，诺斯菲居然会施加让我优先自己甚于涡波的规则。我在生前无数次地违抗了她的命令，让她相当不好过来着，本以为她恨不得杀我而后快呢……结果看来是我想错了。”

看来，法芙纳在诺斯菲那边欠了相当大一笔账。

而且到了让本人都自感死不足赦的地步。

当我开始怀疑他被诺斯菲施加精神创伤其实是

自作自受的时候，法芙纳将真红十字架变回了心脏，重新塞入胸膛。

“将心脏放回原位……拷贝也停止，就这样变回人类好了。今天是真的累了个够呛啊。”

漂浮于周围的魔力被唤回法芙纳体内，弥漫在地面上的血池在他的脚底聚拢，接着就那样被全数吸收。

稀薄透明的法芙纳身体逐渐恢复了色彩，存在感亦开始膨胀。他逐渐变成了正常的人类，而不再是一个亡灵。

到最后，他呈现以一副全新的样貌。拉古涅不禁感叹：

“哇、哇……金发碧眼……突然就变得很有贵族气质了啊……”

法芙纳的卷发鑲上了金色的光辉，瞳色则变得如深海般苍蓝。

他整个人的氛围也为之一变。容貌透着几分贵气的他看起来与赫勒比勒夏因家的海因和芙兰琉莱颇为相似。

面对惊讶的拉古涅，法芙纳自吹自擂道：

“帅吧？这才是原本的我。是不是被迷住了？”

“想得美。我还是喜欢涡波大哥哥多一些。”

“嘿诶～……她这么说哦，涡波。”

拉古涅装模作样地搂住了我的胳膊，法芙纳见状相当得意，仿佛被夸奖的人是他自己。

与之相对的，我因拉古涅这突如其来的肢体接触而动摇，力保平静道：

“……谢谢你，拉古涅。不过拉古涅你也是有所考量才这么做的吧。”

“才这种程度就不好意思了呢，就因为这样，我才要消遣你啊。请你在应付女性的技巧上再多精进一些。”

看来她是想把这当做理解女人心的训练的一环。但我倒是觉得，在这样的亲密接触中如果一点想法都没有的话，反倒是对女性的失礼。

“呵哈哈。因为涡波是个较真的人嘛。不过，我觉得这正是涡波的优点啊，拉古涅。”

“不不不，我觉得这正是涡波先生令人生疑的地方。就是因为他这样，我才无法真正喜欢上涡波先生啊。”

“嘿～。拉古涅觉得涡波可疑吗？真稀奇啊。”

“不哦，一点儿也不稀奇。我想十个女性里恐怕有大半会觉得涡波先生可疑吧。”

“是这样吗.....？那涡波，你可得好好精进啊。为了让拉古涅改变想法，你可得练就百花丛中过的本事哦？就像以前那样，是吧？”

也不知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法芙纳赞同了拉古涅的意见。

不仅如此，还扯到了最近风评绝赞恶化中的千年前的我。恐怕法芙纳了解不少被缇娅拉爆料的女性经历的内情。他不怀好意地笑着调侃了一嘴。我觉得认真答复就输了，于是随便敷衍道“等有心情了再说吧”。

或许是将我的反应当做了闹别扭，法芙纳道了个歉，接着切入了严肃的话题。

“抱歉抱歉，我开玩笑的。……比起这种荒唐话，我确实有更重要的请求要拜托你。……涡波，请在下次过来之前，从诺斯菲那里夺回我的经书。有那东西在的话，问题就大不一样了。”

“经书……？难道说，那就是法芙纳心中甚于性命的东西……？”

在过来这边之前，诺斯菲曾说过她将法芙纳最重要的东西掳做了质子。

我由此进行了推测。

“没错。虽是旁门左道，但确实可以通过它将我无力化。那本圣经于我而言是仅次于生命（赫尔米娜）的东西。就因为它被诺斯菲抢去当了质子，我才会变成这样。反过来说，只要有了那东西，我就自由了。等到了对我围而攻之的时候，有它在绝对不吃亏哦？”

这是诺斯菲没有透露的情报。

知道了物品的类型，那找起来可就轻松多了。

不过，虽然我听了颇感兴奋，但拉古涅却对情报的真伪有所怀疑。

“你这不是在骗人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法芙纳先生弱点未免也太多了吧？”

“你是真的敢说啊，简直了……是啊，因为是幽灵系的怪物，所以我弱点一堆没错。不好意思了啊。”

虽然被拉古涅横插一杠，但法芙纳没有多作纠

结，继续向我拜托道：

“——真的麻烦你了，涡波。那已经是最后一本了。虽然它本身只是一本平凡的经书，但已经是世上最后一本了啊……”

“那么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它是流传于千年前的历基亚周边的『碑白教的圣经』，包着随处可见的革制书皮。因为相当老旧，所以一看到就明白了。”

“……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找到的。”

凑足了这么多情报，诺斯菲也就别想要花花肠子了。

起初虽然被法芙纳的异常性耍得团团转，但到最后还是入手了十足的情报。不亏我打这一场。况且还了解到不交手便无从知晓的法芙纳的力量，在玛利亚那边也好交差。

就这样差不多到了分别的时候，法芙纳双手合

十，像神官一样祈祷道：

“那再见了，你们俩.....愿相川涡波与拉古涅·卡伊库欧拉在今后的人生路上能蒙受更多的苦难.....”

“啥、啥？为什么祈祷别人遭受苦难啊.....！？”

因为法芙纳所言实在是危险至极，所以拉古涅不假思索地抱怨了一声。

“呵哈哈。这可是千年前的传奇骑士的祈祷哦。我觉得应该相当灵验吧？”

“这个人脑子果然有问题啊.....！性格太恶劣了吧.....！！”

法芙纳这等存在的祈祷，感觉就像是某种加护一样，讲真的太可怕了。

拉古涅代我抒发了心中的感想，而法芙纳则报以“哈哈”的开怀大笑——最后，他严肃而认真

地同我们道别：

“真的求你们两个加油啊。因为在弗茨亚茨的话，我不管怎么挣扎都只能当一个边缘角色罢了。在这里，我就只能老老实实在地充当诺斯菲的棋子等待你们，此外什么也做不到。可千万不要在我不在的地方死了哦？唯・有・这・点・一・定・要・保・证。”

“……当然了。我不会那么容易死掉的，你放心吧。况且还有拉古涅在呢。”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法芙纳见状点了点头。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点头，仿佛是在确认——最后缓缓地挥手：

“嗯，我相信你。我相信涡波。……那再见了。”

“嗯，再见——”

“可能的话，我是希望再而不见。拜拜～。”

我和拉古涅也挥了挥手。

或许是对我们的反应感到了满意，法芙纳没有再说什么，他重新倚靠在耸立于地下的世界树上，就那样坐了下来。

将那样的他留在身后，我和拉古涅回到阶梯处，与围在远处的骑士们一同拾级而上——从弗茨亚茨昏暗的地下，返回极尽繁华的城内。

就这样，我与法芙纳的初次邂逅结束了。

295. 元老院

我未能使法芙纳和世界树得以解放，之后与骑士们一同走上了阶梯。

就在我们终于登完了阶梯，返抵弗茨亚茨城一层的时候，领路的骑士代表回头对我说道：

“真是辛苦您了……我等仅仅是在远处眺望就已经被吓得魂不附体了……”

他开口对我与法芙纳的战斗加以慰劳。

我感觉到他的话语中混杂了对我的畏惧和敬意。将注意力转向后方，可以发现许多骑士正背负着昏厥的同伴。对于与那个法芙纳正面交锋的我，骑士当中既有人感到憧憬，也有人感到恐惧。

“不过，我没能让法芙纳离开世界树。抱歉。”
单就结果而言，我未能达成工作。

虽然本来就没想去完成它，但作为社交辞令的一环，我还是道了歉。

不想骑士却以早有预料般的反应点了点头。

“不，没关系。元老院诸公早有定论，他们说过您第一次是必定会失败的。”

“第一次必定会失败……？”

得知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期待，我遭到了不小的打击，同时不免对做出这种判断的『元老院』很是在意。

该判断究竟是基于直觉和推测，还是他们拥有足以如此断定的情报——因为两者截然相异的内涵，情况也会大有不同。

“他们也吩咐我在战斗结束之后马上带您过去、带往元老院诸公齐聚的——这座城堡的最顶层。”

在骑士的带领下，我们抵达了一层，紧随而来的便是前往上层的邀请。

这一次，阶梯并非通往城堡的地下，而是顶端。

在这份邀请前，我停下了脚步。

说实话，此事在我预料之中。拉丝缇娅拉等人的缺席必然会促成弗茨亚茨高层对我的索求。

不过，因为一年前担任『史诗探索者』公会会长时的经历，我不想同上流阶级的社交界扯上关系。

说起元老院，其在上流阶级中也称得上首屈一指。

正当我开动脑筋，想要找出巧妙的借口来推脱的时候，却受到了旁人的干扰。

“涡、涡波先生，你真的要无视他们吗……？拒绝这个邀请可不太妙啊……？”

与身为自由之身的我不同，作为骑士为国效力的拉古涅对元老院这一存在颇感敬畏。

见我正欲设法拒绝此事，她便插了一嘴。

但即便如此，不愿和元老院扯上关系的念头还

是占了上风。就在我要冲带路的骑士摇头的时候——

“涡波大人，元老院诸公也曾提及，他们希望与您就『圣女诱拐事件』的问题进行磋商。他们表示，若有需要，并不是不能将其作为已经被解决的事件从当下的委托中撤销。”

这个难以忽视的提议却遏止了我的动作。

并且，在理解了言中之意后，我心里提防元老院的洪钟亦为之叩响。

“这句话.....是他们吩咐你在我表现出拒绝的意图时要说的吗？”

“是的。”

我看着坦诚相告的骑士，用与战斗等同的集中力认真思量起来。

我们现在正作为处理『圣女诱拐事件』的冒险者小队滞留于弗茨亚茨。但是，这起事件的主犯正

是同伴中的玛利亚和莉帕。当然，我不可能将她们扭送给国家以图解决这起事件。在我以为她们只得就这样继续以犯罪者的身份在弗茨亚茨度日的时候……元老院偏偏雪中送炭。

只能认为他们用某种方法把握了我们的动向。

“……我知道了。我去。”

我不再逃避，接受了他的邀请。

单就明面上的话而言，元老院递来了十分友好的提案。至少从表面上来看，他们是有心要与我和睦相处的。一面接受元老院的款待，一面揣测他们的意图并不是一件坏事。

“非常感谢。那么请往上方（这边）走。”

骑士因我的同意而放下了心，朝着墙边通往二层的阶梯走去。

随后，拉古涅长出了一口气，与彬彬有礼的骑士截然相反，她堂而皇之地说出了自己心中的小算

盘。

“呼～。这下放心了～。这样一来总算是能同时保住涡波先生和元老院双方的好评了啊～。”

从原则上来说，拉古涅是作为开拓地骑士的代表来为我这个英雄带路的人。能够平安无事地完成这个任务让她松了口气。

毕竟对想要青云直上的她而言，上级的评价至关重要。

我同摆出擦汗动作的拉古涅一起，在骑士们的带领下再次登上阶梯。

我一边走，一边观察熠熠生辉的全新阶梯。

这条通往上方的阶梯同通往地下的楼梯一样都是螺旋状的，但二者的质量却有天壤之别。

仅仅轻触扶手，就能感受到石材精妙的触感。铺在一级级台阶上的丝质地毯也是雍容雅致、匠心独运。

在叠二连三的回廊那夺目的光辉中，我们向着二层、三层、四层——不曾止步地拾级而上。

阶梯很是漫长……当跨越了数以百计的台阶之后，我因这座塔异样的高度而大惑不解。

对平日里经常锻炼的骑士们来说或许微不足道，但要一般的高官和神官攀登如此漫长的阶梯一定是件苦差事。就算其中存在某种『目的』，但就连上传下达也要耗费如此心力未免太过不合理。——当我在心中如此抱怨城堡的构造之时，周围的景物也在不断改变。

登至大约三十层时，我察觉到负责警卫的骑士人数骤增，并且在材质优良的地毯下面，由『魔石线（Line）』展开的魔法结界的强度似乎也在不断增强。

由于我们无意绕道去其它的楼层参观，因此无法确认向一旁延伸的回廊的详情，但确凿无疑的

是，从大约三十层开始，警备级别有了改变。

负责警卫的骑士们在岗位上表情严肃，身上的装备也并非徒具形式，而是极具实战性能。

“.....我说，拉古涅。这里是不是有点太过森严了？”

我虽然也能自行摸清其中的意义，但还是选择身旁的对弗茨亚茨知之甚详的骑士征求答案。

“那当然啊。因为从这里开始就是王族的居住区了。”

“果不其然啊.....”

“弗茨亚茨的王族类别和人数都很多，因为乱七八糟的，所以占据了相当大的空间哦~。因此这座城堡才会建得如此之大吧？不过我也好久没有来到这里了，所以好紧张啊~。”

她嘴上说紧张，行为却捉摸不定。

明明方才险些被法芙纳击毙，可她现在却迈着轻

快的步子攀登阶梯。我对不把脸颊上的疮痍当回事的拉古涅说道：

“王族居住的区域.....元老院的人所在的位置比王族还要靠上啊。”

“是啊。这正是元老院在弗茨亚茨位居『第一』的证明。在弗茨亚茨，教会比王族显赫，元老院则比教会显赫。那么，因为弗茨亚茨的权势高居大陆顶峰.....元老院自然就是世界上最为伟大的存在了。”

“世界上最伟大.....所以刚才你才说选择无视他们会很不妙吗。”

“对的！因为我在权力面前很弱势啊！终归还是很在意他们对自己的评价的！”

在她说到元老院位居『第一』的时候，我从中窥见了拉古涅的执念。

她大概是想要擢升为元老院的一员吧。如果说元

老院最为伟大，那么她就终将抵达那里，我能感受到她的这种正能量。

在拉古涅的笑容变得明艳的同时，阶梯的亮度也渐渐升高。

随着我们越登越高，从附近的窗户处射入的阳光的角度也在发生变化。为城堡内部添彩的光线本应自斜上方而来，如今却仿佛是横向射来的。

在攀登螺旋阶梯的中途，恰好有一扇能够看到外侧的窗户。

我们稍稍靠向旁边，观看弗茨亚茨的景色。

我们现在正位于城堡的四十层——此处高得仿佛能够触及流云，在前所未有的位置上看到的太阳熠熠生辉。

“嘿～，好高啊～！城市的位置超低诶～！”

“身体探出太多是很危险的哦。”

与眺望上方的我不同，拉古涅首先看向了下方。

她以几乎要跳下去的势头紧贴在窗户上，我因此提醒了她一句，她回答了一声“好的”，离开了窗户。

接着，在重新迈步攀登阶梯的同时，拉古涅若有所感地说道：

“.....但是，总觉得有点那啥啊。明明法芙纳先生身在城堡的最下方，元老院的人却位于天际.....我觉得有点讽刺。法芙纳先生明明是千年前的伟人，而且强大到无人能敌的程度.....”

也许是因为拉古涅刚才与法芙纳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她批判说法芙纳所处的场所并不恰当。

当然，她应该也明白战斗力的强弱并不能代表一切。正因如此，为了对抗强权，她才请求我成为自己的倚靠。

即便如此，拉古涅仍然对法芙纳的待遇颇有微词。

与法芙纳告别时，最后留在我们眼中的，是他赤着脚靠在世界树上读书的身影。除却黑暗和冰冷的泥土，他的四周空无一物。如果还有第二次机会拜访法芙纳，得带上能够照明的物品，在我如此考虑之际，阶梯的尽头终于显山露水。

我们似乎终于抵达了最顶层。

一直陪伴我们的阶梯至此断绝。

最上层的回廊是简洁的直道，与之前的楼层不同，并没有过剩的装饰。

我们缓缓地通过了最后的回廊，抵达了最顶层唯一的房间门前。

这扇门也未经装饰，是尺寸稍大的木质门。

“——已经到了，涡波大人。拉古涅大人也请入内。”

领头的骑士告知我此处就是目的地。

并且，带路的骑士们看上去对前面的场所甚为敬

畏，全员都远离这扇门并行了一礼。

要进入房间的似乎只有我.....还有拉古涅而已。

由此可知，身为『天上之七骑士(Celestial Knights)』

总长的她与其他骑士的待遇是不同的。

我也未作推辞，带着拉古涅把手放在房间的门上。

本以为这是一扇古旧顽实的门，实际上却十分轻巧，并没有发出木制品特有的摩擦声，我非常顺畅地就将它推开了。

步入门内，环视四周。

空间并没有那么宽敞。由于最顶层只有一间房间，所以就算更加宽敞也不足为奇，可实际上却比我预想的要小上两圈。

更有甚者，房间的装潢之朴素可以称得上异常。里面只配有最低限度的日用器具，墙边则是一些小架子和油灯。给人一种城市里的中等旅馆——

之中的中等房间的印象。

在这间过于普通的房间中央，摆放着一张圆桌。

那是一张随处可见的简朴木桌。

桌子周围有七把椅子。

在进入房间的我们的正前方，空着两把椅子，其余五把椅子上分别坐有五名男女。全员身着款式相同的宽松丝质衣物，可见那是一种正装。这五个人大概就是身任元老这一要职的人了吧。

平均年龄很高的五名男女以满是皱纹的面孔注视着这边。当然了，他们目光独特，能从中感受到与年龄不相符的锐气，蕴含着不负元老院之号的威严。

我对五人中最为年轻的、那名三十岁左右的女性有印象。

同她的视线甫一交汇，她便微笑着跟我问候道：

“久别无恙啊，涡波阁下。”

“我记得你是……之前在联合国大圣堂那时候的……”

她是在一年前我与海因为营救拉丝缇娅拉而突袭大圣堂之际，主持仪式的那位女性。

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很多，所以我对她的印象有些淡薄，但斐勒卢托当时似乎称呼她为雷琪。

我记得在那样的混乱之中，她一直都表现得十分冷静。老实说，正是拜她所赐，我们才得以平安出逃。

“是的，彼时承蒙关照了。老身是在今年正式成为元老的雷琪·阿文斯。”

雷琪女士从座位上起身，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与记忆中相同，她仍是一副跟年龄不相称的老气横秋的语气。

紧接着，我一时将彼此曾互相为敌的事实抛在脑后，想要予她那恭敬的问候以合宜的回礼。然而

我的行动却为更加恭敬的礼节所打断。

元老打扮的五名男女干脆利索地全体起立，同雷琪女士一样深深地低下了头。

“诶——？”

元老们出人意料的恭敬态度令我大感疑惑。

我和拉古涅刚刚才谈到元老院的地位凌驾于王族之上。因为不了解这里在礼仪上的规矩，所以我其实做好了在商谈过程中一直单膝跪地的觉悟。可现在，反倒是元老院一边更有屈膝俯首的架势。

个中缘由从雷琪女士之外的——大概是这些人中最为年长的男子讲了出来。

“不必吃惊，英雄阁下。这是对弗茨亚茨之祖应有的礼节。……老身等人知晓这个世界正统的历史，所以知道你就是千年前的始祖。按理说，我们应当对你行下拜之礼，于言谈之际字斟句酌才

是，但是——”

“.....那个，就算被当成始祖，也只会让我感到为难啊。”

我因那时的记忆暧昧不明而劳心费神。最重要的是，因自己毫无印象的过往而倍受尊敬，我想没有什么感觉比这更让人不适了。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因此，我们才斗胆将你的地位降级为英雄涡波并加以称呼。可以吗？”

“好的.....我是相川涡波。初次见面。雷琪女士好久不见.....”

看来即使降级也会被当做英雄。

虽然想要让他们以普通冒险者的身份来对待我，但那样的地处于之后的交涉不利，因此我只好这样将就一下了。

在我答礼的时候，雷琪女士转而慰劳我身后的骑士道：

“嗯。……首先，卡伊库欧拉总长。你成功把他带过来了啊，干得不错。如果没有你的话，开拓地的英雄阁下一定是不愿移步到这种地方来的吧。值得表扬。”

而得到这番赞赏的拉古涅的反应则是——

“……！是、是的～。不胜荣幸～。”

拉古涅刚才既没有看向我，也没有看向元老们，她的目光落在了全然不同的地方。

她看向的是这个房间的深处——在那里有一条通往上层的阶梯。

它通向的大概是这座塔的塔顶吧，拉古涅刚刚就在凝视这条通往弗茨亚茨之巅的道路。

不过被人叫到名字之后，她回过了神，慌忙弯下了腰。

“嗯，你还是老样子啊。够了。去到更靠后的位置等着。你接下来专心于英雄阁下的护卫便足

矣。”

“了解！”

拉古涅标准地敬了一礼，然后退到了后方很远的位置。

看来雷琪女士和拉古涅是相识。或许两人在地位比如今要低的时候有过交流。

在我旁观两人的眼神交流时，刚才那名似乎是元老代表的高龄男子开口道：

“英雄阁下啊，首先，我想澄清一下误会。你们似乎是规避着我们行动的，但这其实全无必要。”

“哪里……不，确实如此。”

这件事是大概找不到借口的。

回想着留守在据点中的同伴们的面影，我点头回应道。

“首先是斯诺·沃克——弗茨亚茨将正式受理她

辞职代理总司令一事。多亏了副官阁下的奋斗，争取到的时间已经足够让原来的总司令复职了。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这边也一样。大圣堂那里的权限已经交还给了斐勒卢托。至于使徒西斯，我们也并不打算强行缉拿她。请转告她们，她们不必到城堡中拜谒。我们会准备令人信服的理由安抚众人。”

在商谈之前，元老代表就消除了遗留在我心中的不安。

这已经可以说是盛情款待了吧。

即使在我这个外行人看来，她们几个辞职跳槽的流程也相当不像话。元老院却对这些事不予追究，甚至还要替她们在朝堂和社交界中谢罪。

“感激不尽。我觉得这下大家应该都能安心了。”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如今我们元老院最为忧

惧的，就是与你们缔结友好关系的可能因误解而化为泡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会不吝于提供协助。”

我点头道谢，而对方却报以非常事务性的说辞。眼前的老人语气平淡地继续说道：

“斯诺·沃克的恣肆本就在意料之中。我们也知道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对大圣堂的运作是出于一己私欲。至于使徒西斯的问题，仅仅是因为敌国的计谋胜了我们一筹，应当受责的并不是她。希望你能转告她们三人，我们随时欢迎她们回来赴任。”

“……好。我会这样转达的。”

不仅原宥了她们的所作所为，还敞开了无阻的复职之路。

……真是太过姑息纵容了。

即便这是对有能之人的优待，迁就也得有个限

度。这只是出于长远的考虑？还是另有别样的理由呢？

我正欲摸清他心中的算盘，可雷琪女士却在这时接替面无表情的元老代表，成为了我的商谈对象。

“好了，话题总是如此严肃，英雄阁下想必会为之气闷吧？对了……英雄阁下觉得这大圣都如何？不必虚饰，直诉衷肠便可。”

“啊、那个，我觉得很棒。它是我迄今见过的最具活力的城市。”

我将意识转向雷琪女士，回答突如其来的闲谈。

“如此甚好。它毕竟是我们引以为傲的珍宝。能入得了英雄阁下的法眼，真是让人不胜欢喜。城市中结界之类的东西都很了不起吧？特别是对涡波阁下来说。”

“是的。真是太了不起了，了不起到我的次元魔

法基本作废了……”

“哈哈，诺斯菲那家伙无论如何也要做这件事。她以刻画使大圣都氛围活跃魔法为交换条件，将那个术式刻在了城市中。”

“那果然是诺斯菲搞的鬼啊。”

“嗯。她废寝忘食地将之完成了。真是惹人怜爱啊。哈哈。”

这是无裨于事的谈笑。

不过我很明白，她是想要通过我在对话中的种种反应来看透我这个人。

不止是雷琪女士，对其他的每一个人都不能疏忽大意。

现如今，在这个房间中没有任何人在使用魔法。这五个人身上的魔力很是平静，既谈不上浓郁、也谈不上强大。通过『表示』看到的等级最高也才达到10级左右。作为世界顶尖的魔法使，我

可以断言自己绝不会被魔法钻空子。

作为替代，他们并非以魔法、而是以丰富的技能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能切身体会到，元老们发动了自己拥有的『观察眼』『交涉』『真眼』等各式各样的技能。

无论是多么轻微的动作——手掌的轻轻开合、重心的微微后移，都没有例外。

我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成为了他们用以分析的素材。

考虑到对方是断言我不敌法芙纳并一语成讖的人物，最好在他们将我彻底摸透之前切入正题。

“——那个、很抱歉打断你，雷琪女士。但我听说这次叫我来是为了商量『圣女诱拐事件』的问题……”

“唔？……哈哈哈，有点捉弄过头了啊。当然，那方面的准备已经事毕。令英雄阁下挂怀的，是

你的同伴——如今令大圣都风声鹤唳的『魔女』与『死神』吧？”

“对，就是她们两个的问题。”

雷琪女士承认了她故意不进入正题，用闲话来刺激我情绪的行为。

而在话题重归严肃之际，与我交涉的人又从雷琪女士换回了元老代表。

“——一笔勾销吧。全部无罪赦免。”

交涉明明才刚开始，他就痛快地将饵料抛到了我眼前。

理所当然的，我不得不在咬饵之前再三确认。

“可、可以吗？那个、诺斯菲我们可是不还的哦？虽然我听说她对弗茨亚茨十分重要……”

“不必担心。我们把这件事认作了你们的打情骂俏。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想在圣女诺斯菲和英雄涡波两边都能吃得开，所以不论哪一边都加以优

待，不论哪一边都加以照顾。故而我们现在并不打算强迫你们归还诺斯菲。”

他爽快地断言说不会参与我与诺斯菲之间的打情骂俏。

但紧接着，他姑且以略显矛盾的措辞表明自己另有打算。

“硬要说的话，我们大概是希望你们两位早日和解吧。两人都平安无事地为弗茨亚茨贡献力量，这大概才是理想的情况。”

他说的话实在是过于体贴——过于美妙了。

甜美到这个地步，我不免在疑虑中筑高了心墙。

见此，元老代表又补以更进一步的甜言蜜语：

“这样吧。我们先把地下街的燃烧地区全部奉送给英雄阁下好了。”

“……诶？地区……你指的是土地吗？”

“在此之上，我等能够提供的大概就是资金了

吧。如果是弗茨亚茨的神圣金币的话，我们很快就能准备出一万枚左右。”

“且、且慢……！”

一枚神圣金币能在建造一座房屋之后还有富余。只是粗略地计算一下，一万枚神圣金币换算为我原来的世界的货币的话，大概价值 1000 亿日元左右，这让我慌慌张张地摇了摇头。

“英雄阁下的身价还要在此之上。因为我们希望英雄阁下能像成为了元老院直属部下的诺斯菲一样，成为元老院直属的骑士。”

得知诺斯菲是为堪比国家预算的大笔资金所雇佣，我确认道：

“……你们用钱将诺斯菲收买为部下了吗？”

“严格来说，比起部下，她更像是合作者吧。我等现在与『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是交易伙伴的关系。”

虽然早有预想，但元老院与诺斯菲果然关系不浅。

同时，元老院在我心中的可信度也降低了。此刻的这番对话会不会也在诺斯菲的计谋之中，我自然而然地怀疑起来。

元老代表大概是理解了 my 疑问。

他苦笑着，再次为了引诱我而作出大幅度的让步。

“不过，如果是英雄阁下的话，我们也不吝告知与她的交易内容。不如说，如果不把我们的目的告诉你，你恐怕就不会坦率地接受我们的好意。因为英雄阁下似乎与我们一样，是不得知内情就无法安心的那类人。”

“诶……将这种事情告诉我没有关系吗？”

“我们并没有被特意封口。以此为前提，我姑且说之，你姑且听之。”

换言之，对诺斯菲来说，这是让我得知也无所谓的情报。不如说，这或许是传入我耳中才能生效的陷阱，在我犹豫不决之际，元老代表已经将其说出了口：

“诺斯菲想要的是『弗茨亚茨国的协助』，我等想要的是『不老不死』。换言之——”

他所讲述的，是于此处君临弗茨亚茨之顶点的五人的目的。

他将这个世界中权势『第一』显赫的人怀揣的——那荒唐无稽的梦想，堂堂正正地说了出来。

“我等的目的很纯粹。那・就・是・永・恒・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

五字入耳，我一时哑口无言。

看到我的样子，眼前的老人笑了。

直到此时，他终于笑了，且是由衷地笑了出来。

“哈哈，英雄阁下是不是觉得这很幼稚？是不是觉得庸俗得引人发笑？不必顾虑，因为我等也是这样想的。的确，一般而言，这样的目的只能让人一笑置之。……可是啊，麻烦的就在于它是在历史中有例可循的。这幼稚的梦想出现在了现实中触手可及的地方。它从那个迷宫里爬了出来，大大方方地横行阔步。让生于此世的所有愚者梦寐以求的东西，离自己仅有一步之遥——这可使不得。对欲念深重得一路爬到这种位置的我们来说，这份诱惑根本无法拒绝。”

老人呼哧呼哧地笑着，看上去是由衷地感到了愉悦。

年及耄耋的男子像少年一样双目生辉地讲述着自己的梦想。

看到他的样子，我暗自想到——欲望虽然鄙薄，执念却极为深重。

“英雄阁下知道传说中的『支配之王（Lord）』这一存在吗？知道那位大人所成就的伟业——”

『支配之王（Lord）』——也就是缇缇。

若论及『风之理的盗窃者』罗德·缇缇的人生，我当然是知道的。

不单是知道，而且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世上恐怕再没有人比我了解得更详细了。

我点点头，于是他继续道：

“于那位王者的伟业而言，一个大前提就是『不老不死』的信仰。『支配之王（Lord）』的强大无可匹敌——无论发生什么，『支配之王（Lord）』都不会死亡——『支配之王（Lord）』会永远作为最强的存在君临天下——职是之故，她与绝对的安心划了等号。即便身处艰苦的逆境，民众亦能从中求得心安。”

不可否认的是，过去的缇缇对北方的人民来说，

确实是神明般的信仰对象。

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理的盗窃者』不老的性质是其中的要因。

“『不老不死』这东西，我等也希冀入手。但我们想要的，既不是『支配之王（Lord）』那种不方便的不老，也不是『圣人缇娅拉』那种有缺陷的转生，而是『完美的不老不死』。我们想要永世君临于巅峰之上，令弗茨亚茨的繁荣永续。……英雄阁下会嘲笑我们的这份野心吗？”

“……不。我不会嘲笑你们的。……虽然不会，但是超越『理的盗窃者』的不死之身什么的，这世上真的存在如此方便的好东西吗？”

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单是『理的盗窃者』的不老就已经是奇迹了，我从未听说过在此之上还能加入不死这一性质。哪怕是最接近这一点的缇达和帕林库洛，也已然丧

命了。

但眼前的老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断言道：

“它是存在的。弗茨亚茨留有能够证明此事的资料。而且我们还进一步从世界树中的使徒迪普拉库拉那里得到了确认。这位当代的贤者断言说”虽然不甘，但还是存在的”。”

这时，迪普拉库拉的名字出现在了谈话的内容中。

他们一直都有与世界树接触的机会，在很多方面知道得恐怕比我详细，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吝于说明。

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纯粹而庸俗的目的告知于我，以求彰显内情的显豁。

“『不老不死』的锁钥，理所当然的在于『理的盗窃者』——在这当中，尤以『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最为重要。迪普拉库拉说过，那个『魔石

人类（Jewel Cross）』诺斯菲丽德·弗茨亚茨，是世界上最接近『永恒』的生命的存在。因为她盗取的理（的力量）的关系，在长之又长的世界历史中，唯有她拥有铸就『完美的不老不死』的能力——”

他这番主张真伪莫辨。

我从未见过诺斯菲使出不老不死的魔法的情况。诺斯菲无论何时都畏惧着死亡，但凡有一点败北的可能，她也会选择撤退。

但是元老院相信着诺斯菲的力量。

他们笃定她是世界上最接近『不老不死』的魔法使。

“那个、也就是说诺斯菲签订了在战胜我之后，就协助你们进行有关『不老不死』的研究的契约吗.....？作为交换，她从你们这里得到了各式各样的援助。被赋予了圣女的地位，并且取得了摆

弄国家的结界的权利。”

“就是这么回事。不过，我们并不认为诺斯菲稳操胜券。正因如此，我们现在才拼命地想要卖英雄阁下一个人情。如果出现诺斯菲死亡的情况，之后有可能成就『永恒』的生命的，似乎就是『异邦人』了。”

“我吗……？”

“是了，就是英雄阁下。那位贤者是这么说的。”

如果诺斯菲不行的话，以『不老不死』为鹄的的他们就需要得到我的协助。

不论事情如何发展都能获益，透过他们的这种算盘，我看清了元老院恶劣的性质。如果『理的盗窃者』和『异邦人』的个人力量不值一提，他们大概会像过去的帕林库洛一样将我抓起来洗脑，而最后我则会成为他们的实验材料吧。这种事他

们干得出来，而且毋庸置疑。

就因为我们个人的力量异常之强，他们才没有选择找我们的茬，而是选择了迂回战术。他们只想彻底排除掉风险，从中获得切实的利益。

这是与迷宫和守护者（Guardian）意义不同的另一种棘手，因此我瞪视着眼前的五个人——这时，此前保持沉默的雷琪女士为了化解这凝滞的气氛而开口道：

“英雄阁下，你因为这个世界的黑幕庸俗得出人意料而失望了吗？”

“不，没这回事……”

“但是，就是这样的家伙站在了世界之巅啊。想来你也是知道的，我们拥有全大陆所有战斗的决定权。就算说是扼着大陆众生的生死也不为过。”

她夸耀着自己的力量，笑着说道。

与我看透了元老们的险恶一样，他们对自己被我看透这点心知肚明。

“正因为我们五人肮脏、庸俗、贪婪得如此不可救药，我们才能爬到今天的位子……并且我们每一个人，现在也在盘算着要将其他四人踹开，独自成为不老不死的存在，而后独占这个世界。真是一群无可救药的愚者啊。”

雷琪女士笑着，将在场的全体元老斥为愚人。

可是没有任何人否定她的说法。环顾其余四人的面孔，每个人都点头肯定，认同她所言不虚。他们的表情因自嘲而扭曲，承认了元老院诸公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冤家对头的事实。

其间，雷琪女士的笑声越来越大。

“哈哈，怎么样啊？是不是不愿协助我们？不过啊，我们无论如何都会让你们提供协助的！在这弗茨亚茨的地盘上，不管你二人打情骂俏（争斗）

的结果如何——我们都绝对会让胜利的一方来协助我们！哈哈——！”

她倨傲的发言令我一时失语。

“……………！”

这就是弗茨亚茨的元老院——

拉古涅口中位居世界第一的存在——

兴之所至地挥洒着数以千亿计的金钱，操纵大陆的战争以左右万民的命运，支配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流向的顶点——

在位于世界之巅的朴实无华的房间里，久久不绝地回响着欲望毕露无遗的元老的笑声。

——可是，面对这样一个权势滔天的对象，我并没有感受到任何威胁。

或许就连这也在元老们的计划之中吧，纵然理性（头脑）知道对方的可怕，本能（内心）却丝毫不感到恐惧。

与迄今为止的对手们——与『理的盗窃者』和帕林库洛不同，摸清了内情之后，我觉得应付起来十分轻松。

元老院是一个容易应付的对手，我如此想到。

296. 注视着那个背影

老实说，我觉得即便元老中的某个人真的『不老不死』了也无所谓。

考虑到我已经使用了亵渎生死的魔法，事到如今，『不老不死』于我而言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如果有机会，我也可以去协助元老院开发『不老不死』的魔法。

在他们身上，固然有人类的阴险和诡谲，但确实不乏强烈的爱国心。我无意只因不知餍足这一点，就为他们定下十恶不赦的论调，毕竟那也是有益于人类生存的一种强大。

不过是『不老不死』而已，拱手相让也无妨——我之所以会对它如此满不在乎，或许是因为此前见证了『理的盗窃者』们的人生吧。

我觉得『不老不死』对自己来说没有太大的价值。无论『不老不死』听起来如何夸张，说到底也不

过是『状态』的差别罢了。我明白，不老也会有不老的愁苦，不死也会有不死的烦恼。

最重要的是，只要有『不老不死』和绝对的力量就能国泰民安，这样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

若河清海晏真能如此容易，那千年前早已迎来更好的结局。

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元老院可以成为很好的交易对象。因为利害绝不会不一致，所以我们之间既不会产生无法弥合的裂隙，也不会陷入你死我亡的争斗。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他们真的是应付起来很轻松的对手。

当然了，在交易和谈判上，他们无疑是非常老道的.....

对元老院的谒见结束之后，我和拉古涅一起离开了城堡，步入因诺斯菲与元老院的交易而熙来攘往的市街。

到最后，我选择了接受他们的好意。

撤销『圣女诱拐事件』的委托，暂时借用燃烧的地下街。资金上的援助到底还是坚辞不受，但这样一来玛利亚和莉帕的罪状就一笔勾销了。

他们也作出了在我与诺斯菲决出胜负之前会静观其变的约定。

不过，无论哪一条都只是口头约定，因此要做好随时会遭到背叛的觉悟。如果毁约带来的利益大于损失，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背弃良心。

在对他们爽朗笑声的回想中，我重振精神——接着脑海中闪过了在地下街等着我的一众面孔，精神的振作于是又上了一层楼。

与法芙纳战斗，同元老院长谈，这些消耗了相当久的时间。途经市街同样用时不短，因此天已经快黑了。

不过，尽管已然入夜，大圣都的活力却丝毫不减。

亲眼见证了这座令元老院引以为傲的城市的富饶，我们重新通过地下街的入口，穿过熊熊燃烧的火焰，回到了作为据点的宅邸。

首先，我为了确认同伴们是否平安而赶往大厅——可就在这时却听到了骇人听闻的对话，在入口处止住了脚步。

玛利亚正坐在拉丝缇娅拉的膝上，另一边，对拘束不以为意的诺斯菲向她问道：

“——玛利亚小姐，虽然刚才也问过了，可这样好吗？就・这・样，真的好吗？这太过不公、太过不幸了，你不会怀着这样的想法去憎恨这个世界吗？”

“已经说过好几遍了，我是幸福的。我的感受不容任何人置喙——拥有决定权的只有我自己。这一点不容置疑。因为，我的心此刻是这般温暖……”

玛利亚将手抵在胸前，向身后的拉丝缇娅拉报以微笑，如此答道。

.....太、太可怕了。

虽然不知道来龙去脉，但她们正在进行穷究人生衷曲的谈话。尽管只听到了只言片语，但这样的情感交流简直有如在地雷阵中打滚。

双方都可谓认真到了致命的地步。在守护者（Guardian）法芙纳与我对内心的距离顾虑再三，进行着闹剧般的战斗的时候——没想到玛利亚和拉丝缇娅拉居然以守护者（Guardian）诺斯菲为对手，进行了以心交心的对话。

在这几近要将人生盖棺定论的对话中，唯有诺斯菲冷汗直流。

“可、可是、在大多数人眼里，你现在的状态都是可怜的.....所求不多也要有个限度。在我看来，你也是可怜得无可救药.....”

“再重复一遍.....即便如此，我也是幸福的。此时此刻亦是我的人生至福——这是我由衷的想法。就算是诺斯菲也无权否定这一点。我的人生是属于我自己的，我的世界也是属于我自己的。能够毫无迷惘地予自己的人生以赞赏，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是、这样吗.....玛利亚小姐真是坚强啊，真的、非常坚强.....”

从旁听来，在交谈中占据上风的是玛利亚。

虽然不知道双方是如何谈及了幸与不幸的话题，但玛利亚是绝对不会动摇的吧。她内心的坚定早已毋庸赘言。

在此时的大厅内，有所动摇的只有诺斯菲——不，似乎还要算上莱纳。

待在房间一隅的莱纳也和诺斯菲一样冒着冷汗，他带着苦涩的神情握着手中的剑。

想必莱纳早就在这里待得如坐针毡了，却受迫于自己先前放话说要进行监视，以至于无法逃走。只要看到他那疲惫的表情，就知道他在这样一种险象丛生的环境里，以不变的姿势忍受了好几个小时的煎熬。

在辩论中负于玛利亚的诺斯菲试图调转矛头。她向一直把玛利亚当成抱枕抱着的拉丝缇娅拉问道：

“拉丝缇娅拉小姐又如何……？听了玛利亚小姐的话，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完全相信玛利亚她们说的话哦。所以，我放心了。哪怕全世界的人都嘲笑我不无愚蠢，我的意志也绝不会扭曲。——我只想实现与缇娅拉大人相同的梦想。”

“实现与缇娅拉相同的梦想……不，你是在追逐她的背影呢，拉丝缇娅拉小姐。”

“嗯。我也想要和大家在一起。不管诺斯菲你跟我说这有多困难,我都会以完美无缺的All Happy End 为目标。所以, 诺斯菲也和我一起——”

与诺斯菲不同, 拉丝缇娅拉阳光爽朗地说道, 最后甚至向面前的敌人递出了橄榄枝。

“抱歉。那是不可能的。唯有这一点, 绝对是错误的。”

“.....嗯、嗯~。错了吗?呐, 玛利亚。我刚才说的不对吗? 我遵照的是正确（笔直）得一塌糊涂的剧本吧。”

“唉.....拉丝缇娅拉小姐, 剧本什么的.....你又在用将世界看作一出戏剧的方式思考了呢。”

遭到诺斯菲的否定, 拉丝缇娅拉歪了歪头, 询问臂弯中一脸无奈的玛利亚。在脸贴脸的距离中, 两人轻声进行了短暂的互动: “诶, 有吗?” “有的。” “真的吗?” “完全变成恶习了。” “真

的是真的吗？”“已经是毛病了。”“啊，我会留心去治好的……”。

诺斯菲见状忍俊不禁。

她那开朗的笑颜，我同样前所未见——

“呵呵 ~.....虽然是错误的.....不过两位的关系真是好啊。真的.....关系很好.....”

那是一种十分柔和的笑容，透着恬静与安详。

面对一份微小的幸福，在不经意间动容——她此时的表情很适合这样的描述。

“看着大家的面孔，我不禁回忆起了往昔。有缇娅拉、西斯、阿尔缇、赛鲁多拉在的往昔.....”

考虑到这或许与诺斯菲真正的『留恋』有关，我便在暗中仔细地窥视着她的表情。

“——那时候，我没能跟上大家的脚步。没能像大家那样犯错，而是自己一个人装成了好孩子。我没有迈出一步的『勇气』.....”

尽管出口的内容尽是遗憾，诺斯菲的表情看起来却并不后悔。脸上的笑容依旧，对自己过去的不成器，她似乎只是感到了怀念。

而对这样的她，拉丝缇娅拉再三劝诱道：

“……这样啊。不过，从现在开始也不迟吧？无论多少次我都会邀请你的哦？”

“呵呵，非常感谢。温柔的拉丝缇娅拉大人。可是，我们已经无法成为朋友了。因为、我们的时代——世界实在相差太多了。”

对她的邀请，诺斯菲虽然表示感谢，但还是断然做出拒绝。她在这上面的坚决愈发让我怀疑她真正的『留恋』就存于此间。

“不过，虽然不能成为朋友……对了，我可以给你提供帮助。光魔法和神圣魔法我还是自信可以对你指点一二的，因此为了有朝一日的战斗，就由我做些指导吧。这样拉丝缇娅拉大人应该也能

稍微变强一些了。”

“诶～。『光之理的盗窃者』的亲传吗？……好啊！”

就这样，虽然隔着一张桌子，两人还是兴致勃勃地展开了魔法的练习。

夹在中间的玛利亚也表现得饶有兴致，并没有加以阻止。

我只觉得练习是诺斯菲找的幌子，实则别有用心。但那两个人似乎并不这样想。尽管邀请被拒绝，但她们早已将诺斯菲看做自己的朋友来对待。

无奈之下，我只好接近应该能与自己产生共鸣的莱纳，同他搭话道：

“关系好得不可思议啊……那三个人……”

“……啊，嗯，是基督啊。你回来了吗。……确实是太不可思议了，我都要吐了。但单就看上去

来说，她们确实只是在交谈而已。硬要说的话，她们谈的很认真.....实在是太过认真了，以至于我开始怀疑一切会不会就这样尘埃落定。”

莱纳因我的归来而放下了心，解除了临战状态。他将双剑收归鞘内，松了口气，坐到了房间中的一把椅子上。

看到他的样子，其他人也注意到了我的归来。

理所当然地，最先发声的是诺斯菲。她的表情突然一亮，方才展现的柔情就此断绝，阴阳怪气地喊道：

“啊 ~、啊啊.....！涡波大人，欢迎回来 ~。呵呵呵，您与法芙纳的对话进展如何？或者说、是与法芙纳的对决 ~？”

诺斯菲的嘴角不怀好意地上扬，语气极尽戏谑。.....只有在和我说话的时候是这 • 种 • 态 • 度。与刚才和自己打交道的那些严肃认真的老人不

一样，她并非容易应付的对手。

我勉力绷紧表情，为了将详情传达给房间中的同伴而回答道：

“法芙纳的弱点和攻略方法我都知道了，也见识到了他真正的魔法。最重要的是，我还得知法芙纳被诺斯菲夺走的珍视之物是一本书——”

“是的！所以呢所以呢！？”

中途，诺斯菲不忘打断我的发言，还假意附和了起来。我以苦涩的表情继续报告说：

“所以……下次不会再失败了。”

“好的。下次……？提到了下次，也就是说这次……？”

“……随便进行了一场模拟战之后就回来了。”

“随便进行了一场模拟战之后就回来了……？
呵、呵呵～、呵呵呵～——是的，我懂～了！您是随便进行了一场模拟战，然后又随便地落败，

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啊，涡波大人！看您的表情就明白了！我呢，但凡是涡波大人的事情，就有自信了解得一清二楚！涡波大人看到几欲忧心成狂的法芙纳之后，一定是自感无法将他置之不理吧！？啊啊，好温柔！真是太温柔了——呵呵~，我都忍不住笑出来了！想要高高在上地拯救他，最后却不过是使情况更加恶化的涡波大人的样子浮现在了眼前——呵呵~，眼泪都流出来了~！呵呵呵~！”

诺斯菲笑得过于起劲，以至于眼眶被眼泪沾湿。事情的发展一如她所料这点让我觉得很窝囊。不过，我自认是以最好的形式实现了与法芙纳的相遇和交流，所以把她的煽动当成了耳旁风。

“出发前明明信誓旦旦地说只跟他聊聊就回来，却还是进行了模拟战，甚至还打输了呢~。我懂的！您无论如何都想为他而战吧！？因为法芙纳

大声呼喊，因为法芙纳如此期望，因为法芙纳拔剑出鞘！嗯嗯，我都是懂的！”

“嗯，正如你所说。这次确实和你料想的一样。……比起这个，现在要解决书的问题。诺斯菲，你从法芙纳手里抢走的经书在哪里？”

我淡然应对兴奋不已的诺斯菲。

或许是她高涨的情绪也因此而平复下来，诺斯菲

“……呼~”地长出了一口气，停止了胡乱的挑衅。

“那个笨蛋骑士的经书啊。……嗯嗯，它的确是被我抢走并保管起来的。那是我用来操纵他的重要的物件。”

我保持着严厉的目光，询问它所在何处。

虽然如此，但我知道她不可能老老实实在地回答我，肯定得费一番功夫才能问得出来吧。

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

“那本经书现在正由格连·沃克保管。不过，我连他现在人在哪里，在做些什么都不知道。”

“在格连先生手上……？”

诺斯菲却干脆地给出了回答。

在此之上，她提及的名字更是让我始料未及。

过·于·坦·诚的她让我在双重意义上感到了惊讶。

“绝对是谎言”、“绝对是陷阱”的忠告在脑海的一隅闪过。然而我持有的一众技能却一致认定她所言不虚。熟悉的警告声（Alert）全然没有作响。

在我困惑之际，身边的玛利亚补充道：

“涡波先生。格连也同法芙纳先生一起，不知是不是被植入了奇怪的规则（Trauma），从不久之前就开始协助诺斯菲小姐了。他起初是跟我一起来到大圣都的。另外，顺便一提，西娅·勒伽西

也是。”

对了。

之前在达利尔使用过去视的魔法——《次元决战演算(Dimension・Gradient)》『前日谭』(Recall)》的时候，我曾获知玛利亚等人是组成四人小队行动的。

也就是说，她们四个来到了这座大圣都之后，与诺斯菲相遇并进行了战斗。大概就是在那时，格连先生因诺斯菲的光之魔法而倒戈。得知了这件事，与他素有交情的拉丝缇娅拉笑了起来。

“哈哈～。格连他还是老样子啊～。”

在怀念着往事的拉丝缇娅拉身旁，我以严厉的口气进一步质问道：

“诺斯菲，格连先生现在在哪里？”

“谁知道呢，会在哪里呢？人肯定是在大圣都，但确切的位置我就知道了。”

我觉得她在隐瞒此事。

她这戏谑的态度无异于在坦言 “我在说谎哦~” 。

不过，即便继续追究诺斯菲的谎言，她也只会死不开口吧。倒不如说，我总觉得被审问本身才是她的意图所在。

意识到格连先生与经书的所在需要耗费一番心血才能寻获之后，我将话锋一转，提及了更容易解决的问题。

是关于刚才谈话中提到的玛利亚的四人小队中的成员的事情。

“玛利亚，你知道西娅在哪里吗？”

“诶，西娅是吗.....？西娅现在位于勒伽西家在大圣都的别墅中。那个，简单来说，因为她没什么战斗力，所以就让她去避难了。”

勒伽西家那仿佛遍布世界各地的别墅在这大圣

都也没有缺席。既然知道了西娅的所在，那比起格连先生更应该以她为优先。

“那我们就先去西娅那里吧。我想回收缇达的魔石。”

先从能够达成的事情开始入手。

也许是因为刚才在元老院那里听到了『不老不死』的话题，所以我非常在意『理的盗窃者』的魔石的下落。

在过去视中，从迷宫中查获的缇达的魔石是由帕林库洛的侄女西娅所携带。

“.....!? 涡波先生，你知道得真清楚啊.....的确，『暗之理的盗窃者』的魔石现在就在她手上。不过我本来是把这当作隐藏的王牌的.....”

“她吗.....!?”

没有见识过我的魔法的玛利亚感到不可思议，同时诺斯菲也不无惊讶。

可能诺斯菲也在搜寻缇达的魔石，不过至今仍了无头绪。

“与西娅见面并回收魔石。在那之后，找出格连先生并把经书也回收。将后顾之忧全部消除后，所有同伴再一起去与法芙纳·赫勒比勒夏因战斗。”

既已向法芙纳宣告会对他群起而攻之，我就打算全力以赴地进行准备。

可能的话，在与法芙纳战斗之前，我想让格连先生也加入到同伴中来。尽可能多地聚集实力足以与守护者（Guardian）一战的人绝不会错。例如，我也想与理应身在这座大圣都的塞拉小姐汇合。听到我谨慎的决定，玛利亚满意地点了点头。

“好主意。那就这么办吧。法芙纳先生也是如此期望的。”

“嗯，我也听他本人说不需要手下留情。就以人

数优势来碾压他吧。”

我与玛利亚目光交汇，达成了共识。

方针确定了下来。也得到了一向严格的玛利亚的赞同。这应该就是最妥善的方案了。

“但是，今天已经很晚了……所以明天再说吧。我差不多该去休息了……”

我马上转过身，打算离开房间。

“涡、涡波大人……您这就要走了吗……？”

却受到了诺斯菲的挽留。

我未作停留，继续迈步，但拉丝缇娅拉稍显强硬地重复道：

“诶～。涡波，你要走了吗？不再多和诺斯菲说些话吗？”

“……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我觉得再继续说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就目前而言，为了明天的行动而休整准备才更加重要。”

言外之意无外乎我在这个房间是多余的。

只要有我在，诺斯菲就会保持这种刻薄的态度。那样的话，她就不能与玛利亚和拉丝缇娅拉她们正常地交谈了。她那难得一见的笑靥会因我的存在而扭曲。

那既非我所想见的，也非我愿面对的。

不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诺斯菲，我觉得离席都是自己最好的选择。

为了奔波一天的身体着想，早些休息绝不会错。要说与法芙纳的战斗没有对我造成任何负担，那是骗人的。

我决定总是将身体保持在万全状态。

“那再见——”

我不顾二人的挽留，走出了大厅。

然后移步前往宅邸中空余的房间。

一边在走廊中前进，一边思考之后的行动方案—

—

今晚好好休息一下，明天一早就前往勒伽西家的别墅。

对诺斯菲的监视交由同伴们执行。对阳泷的保护也一样。

多亏了同伴们，我现在只要一门心思地考虑如何帮助妹妹就够了。

在心怀感激的同时，我集中精力思考着该如何与身居世界树之中的迪普拉库拉见面。

——低头考虑着这些的时候，蓦地发现大厅的光亮刚好延及脚下。

抬起头是一片漆黑。幽暗的长廊似无止境般地向前延伸。

而光芒唯一的来源便是自己的身后。

在这道光的衬映下，总觉得前方的长廊更暗了几分。

仿佛是要彰显我此时心怀的那份罪恶感一般，前路昏暗无比——

297. 物语之夜

在宅邸的二层，有一个与建筑物相衔的宽敞露台。

那里准备着简易又陈旧的桌椅，是个改变心情休息一下的好地方。如果仔细观察，还会发现之前的主人在此用餐的余韵。

一路来到露台的我把双手支在扶手上，眺望着已经完全变样的地下的景色。

因为我已经将无罪赦免的事告诉了玛利亚，，在地下街熊熊燃烧的火焰已经完全消失了。令地下街升温的火焰不复存在后，室外的温度一下子凉快了不少。

整条地下街是依靠魔法道具进行换气的。充当通风口的出入口也为数不少，所以即便是在地下，也有自然风吹拂。

离开了诺斯菲所在的大厅，本来是一心想要休

息，可我却还没有入眠，但这也是当然的，要问为什么，那是因为虽然天色已晚，可晚饭仍没有开餐。

从那之后，大家吃过晚饭，我在席间向她们传达了大致的事项，之后就如所说一样，一个人在露台发呆休息。

基本上诺斯菲由玛丽亚和莱纳监视着，处在梦游病状态的阳潼的警备则由缇亚和斯诺担任。（缇亚是出于技能『过捕护』的原因，但斯诺大概是出于这活看上去轻松的原因）

多亏了同伴的协力，原本该由我做的事都没了，所以我能为了准备和法芙纳的战斗进行充分的休息。

我用手支撑着脸颊，眺望着大圣都的地下街。

火焰消失后展露全貌的地下世界，呈现以 RPG 游戏和童话故事中登场的幻想景色。

下是昏暗而壮美的街景，上是魔石宝石满镶的天花板的星空。在这独特的氛围中即将迎来黄昏时——比我更为沉醉于此景的声音在露台上响起。「——呼呼呼，暗之风在悲鸣……这就是渴求着人类的街道的叹息嘛……」

伴随着以我打分评价能得大概八十分的诗歌，拉丝缇娅拉从屋子里现身了。

拉丝缇娅拉正装模做样地靠在窗边。我冷静地去理解她的诗歌。

「翻译过来的话，你是为了来吹夜风才到这儿的嘛……」

「嗯，你可真懂啊。不愧是涡波。」

身上披着看上去是睡衣一样轻薄的衣服的拉丝缇娅拉进到了露台之中。因为是从胸口到锁骨都很开放的衣服，我所能着眼的地方很有限。没办法我只能边看着她的眼睛边说话。

「稍微有点写不下去了欸.....所以就出来转换一下心情」

「写不下去是.....啊啊，是那个自传啊？」

拉丝缇娅拉手拿着自己写的自传的样子，曾经被我见到过。

一年前，我偷偷地见过她在晚上写东西的样子。没想到，她一直坚持着每天的写作。

「嗯，就是那个。.....已经积攒了相当多哟。被涡波拯救找回自我是第一章、在本土中央和帕林库洛战斗是第二章。涡波不在的一年间一个人在联合国陷入困境是第三章、之前的告白是第四章。现在大概已经是第五章了——差不多快要完结了吧？」

我之前看的时候还仅仅只有一章，不知不觉就有五章之多了。一面有感于时间流逝如白驹过隙，一面回味着自己接连不断的战斗历程，我有些伤

感地回答道：

「确实.....这次的战斗会成为我们的最终章也说不定.....要是阳滝醒过来的话，我也已经没有要做的事了。至于寻找回到原来世界的方法.....那里大概就是故事的尾声了。和以前不一样，我已经没有那样迫切地想回去了。」

「前后状况相差很多呢.....但是！就算没必要回去，直到最后为止也给我好好探索迷宫！这主要是为了我的乐趣！」

「明白了。那也是我非处理不可的事。」

迷宫由我制作，也应由我结束。

然后，只要到达了迷宫的最深部，在这个异世界的故事就会迎来终结。

这是连尾声也跨越了的，完全的终结。

终点就近在咫尺，我不由得松了口气。

但是，为了不能大意，我又重新打起了精神。

现在还存留着不稳定的因素。

例如，使徒所说的「拯救世界」的话。

似乎还在最深部活着的名叫诺伊的使徒之主。

说实话，这些是和我完全无关的事。我也不必为此负责，更没有为此担心的必要——本该是这样，但是，我依然感到了如鲠在喉的不安。

我摇摇头把内心的不安挥去，把对话转向别的话题。

「……话说回来，最近大家的关系真好啊。」

我回想起之前晚饭时大家一起热闹的场景。

大家就好像来到亲戚家玩的孩子一样玩耍欢笑。。

「是啊。稍微把涡波冷落了，我之后感到很对不起。作为女朋友而言」

拉丝缇娅拉她们在玩的时候，我坐在较远的位子在思考别的事情。当然，我思考的是，为了让阳滝尽早醒来的计划。

我从这儿，感受到了和她想法上的分歧。

我是以「妹妹」为最优先，但是拉丝缇娅拉是以「全员」作为最优先。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分歧。

这并非是不好的分歧。

就和探索迷宫的时候一样，我只要折衷就好了。

但是，和打算就这样接受的我不同，拉丝缇娅拉的表情有些不一样。她紧紧抓住手中还在创作中的自传，说起了关于它的结局。

「虽然我觉得对不起你.....但我如果不提前就把大家团结起来，到最终章和最终 BOSS 决战的时候会感到不安。在与棘手的最终 BOSS 决战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和同伴们间的羁绊，你不觉得这是约定俗成的故事吗？尤其是最后的战斗。」

最终 BOSS.....

真是有趣的异世界语翻译出来的词语。

不对，正因为是我制作的翻译魔法，游戏用语多

反倒是自然的。

这在原本世界会因为游戏脑被当成笨蛋也不会奇怪的拉丝缇娅拉的所说的话，我的脑袋反倒能轻易理解。

「哈哈，最终 BOSS 前和同伴们的羁绊嘛.....确实是老规矩了。我并不讨厌，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羁绊的确是宝贵的东西.....」

「对吧！」

如果对手是有点小聪明的 BOSS 的话，那她以破坏主人公和同伴之间的关系为目标就是王道剧情了。而且，目前正与我们正敌对的诺斯菲，恰好就是有小聪明的 BOSS 的代表了。

回想起她的煽动能力，我叹息着说着泄气话。

「诺斯菲那家伙可真是棘手。说真的.....」

「.....涡波，诺斯菲酱可不是敌人哟。只有这个千万别搞错哦。」

拉丝缇娅拉直接断言。

倒不如说，她是把诺斯菲当作同伴中的一份子，并微微露出了发怒的表情。

「不是指诺斯菲嘛？那样的话，你说的 BOSS 指的是法芙纳嘛？」

「不对……对我来说，最终 BOSS 是……涡波。——我认为是「异邦人」相川涡波哟」

「哈啊？是我？」

我得到的是完全预期不到的答案。

一瞬间，我还认为她是在开玩笑，但是只用看着拉丝缇娅拉的脸就知道不是这样的。

她非常认真。那双能错认成太阳的黄金瞳，直直地盯着我。

她那宛如珍珠般白皙地肌肤也一动不动。她纹丝不动看着我的时候，只有银丝般的长发在夜风中吹拂。如同在神圣的仪式中飘荡的烟雾一般，在

夜空中闪耀飞舞，映入我的眼帘。

虽然有点对不起认真的她，但对于这副高远之音姿我抱着「真漂亮啊」的感想。

「我对于涡波你才是世界上最棘手的敌人有着十足的确信。你比任何人都麻烦、比任何人都扭曲、比任何人都异常——虽然如此，你也是我喜欢的人。为了与那样的涡波战斗，我正在拼命地让大家成为同伴。非常非常努力地做着。」

虽然觉得很滑稽，拉丝缇娅拉把最近行动的理由向我说明了。

这就是没有虚伪没有掩饰的真心话吧。

就像之前和诺斯菲说话的时候一样，她把自己的心向我敞开。她脸上露出像是与守护者对敌时候的我的表情，直截了当地和我说着。

我一时语塞，但为了尽可能地理解她的意思重复着她的话。

「我会和你战斗？什么时候、又为什么？」

「因为我们虽然理解了彼此的感情，但还没有接纳对方的想法。涡波你只是想和「仅仅一人的命运之人」变得幸福，而我是想「大家一起」变得幸福。.....非常不一样哟。真的非常不一样。」

拉丝缇娅拉一边笑着，一边认真地向我说明。

虽然我们像是在家里和知心朋友一样平心静气地敞开内心交谈，但我明白了她是真心觉得和我的思考方式从根本上不同。

我马上为了回应她的认真去寻找着答复。

于是我也不加虚伪掩饰，也敞开内心说出自己的想法。

「说真的，我认为你所说的「大家一起」是脱离现实的。现在虽然没有关系，但大家的心肯定马上会渐渐疏远。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的思念逐渐落空，到最后只会剩下一对。人类才不会这样大

度。人能够持续爱下去的只能是一个人，我是这样想的.....」

「涡波，我希望你能更相信我们一些.....你看啊，要是再不相信同伴间的羁绊的话！故事已经要到终盘了啊，涡波！」

拉丝缇娅拉有些悲伤地垂下眼睛，一边把手中拿着的自传展示给我看一边尝试着说服我。

「我相信的。我是相信大家的啊。所以，我们才一起旅行至今，才能作为同伴和相同的敌人战斗。.....但是，你想所说的是，在全部的战斗结束之后，一直和大家在一起是吧？我觉得这是非常困难的.....」

「怎么会难办呢。你也应该知道故事的老规矩吧？在这个涡波和拉丝缇娅拉的英雄谭中全是可爱的女孩子！那么自然的，结局肯定是后宫的感觉！」

拉丝缇娅拉对于否定的我，顽固地不肯退让一步。

对话的中间，夹杂着之前莉帕开玩笑时提出的一夫多妻的话。这看上去是在异世界相当常见的形式，但这是我难以接受并在当时对莉帕报以否决的价值观。

那个时候，我说了什么来着……

似乎是、人应该和「仅仅一人的命运之人」相结合——这样的话吧。

啊，就算现在我也是这么想。

那绝对没错。

所以，一夫多妻这样的绝对不行……但不知为何，拉丝缇娅拉现在正认真地向这个目标迈进。

在这种滑稽的状况下，我露出了苦笑。拉丝缇娅拉看着轻声「哈哈」笑着的我，因我蒙混似的态度撅起了嘴。

「涡波，我不是在开玩笑哟。非常认真地——为了所爱的大家地幸福祈愿，我才会说出「大家一起」这种话。」

「……我明白了。拉丝缇娅拉一直都是那么认真的。你的那份认真，无论何时我都会支持的。我没有阻止你的打算。……只是，这对我来说太勉强了。就算这是你说的，我还是做不到。」

我连考虑都没考虑，只是反复说着不可能。

对于除了拉丝缇娅拉的笑颜以外的表情都不想见到的我，在明知会让她的俏脸蒙上阴云的情况下一直坚持拒绝。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但还是重复说着。

对于我的回答拉丝缇娅拉发出「呜呜呜」的声音，看着像是放弃的样子大大地吐了一口气——

「哈哈……真是不安。你在这点上绝不会让步啊——」

随后，拉丝缇娅拉又对我提出出人意料，让我完全没有预期到的话题。

「——我是说如果，如果存在能够让玛丽亚酱她们重来的魔法，你的话会使用它嘛？」

「.....欸？」

虽然已经明白了我和拉丝缇娅拉的价值观不同，但像这样谈话中忽然变成预期不到的话题已经是久违了。这让我想起和她刚刚相遇的时候。

最近，我正因为和她心意相通而高兴着，所以这种感觉就愈加强烈。

拉丝缇娅拉在发呆的我面前继续说明。

「玛丽亚出生的村子没有消失、也没有变成奴隶、到死为止一直在故乡幸福地生活下去那样.....缇亚也没有变成使徒而是和家人们一起生活、斯诺也从没有从龙人族的村庄出去那样.....像这样的「」

「不，拉丝缇娅拉.....这样荒唐的魔法怎么可能——」

「在此之前虽然没人能做到，但是涡波你是能将过去不存在的魔法，在现在编织出的那种人。毫无疑问，我认为现在你的魔法正朝着这个方向进展。」

被她说到这一步，我明白了拉丝缇娅拉现在正在考虑的事情。

她在思考作为「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我拥有的操弄人过去的魔法所能到达的尽头。

我没法断然否定她的话。

就在之前，我连「不老不死」这种愚弄人命运的东西都容许了。

更何况，现在我持有的魔法《Distance Mute》和《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成长起来的话，这也并非是无稽之谈。

我有这种预感。

这是我在胜过「木之理的盗窃者」艾德的时候经历过的预感。

——就差一点点我的力量就将完成的预感。

就差一点点我就能触及到作为「次元之理的盗窃者」最后的「」。

和其他的守护者一样，我的人生将化为「咏唱」，「永远」地成为不变的「代价」。

——我有着这个时刻临近的预感。

继续先前故事将迎来结束的话题。

说不定，在这个异世界冒险谭的最终章，就算存在这样犯规的魔法也不会奇怪。

但是这种魔法，我应该绝对不可能使用。

「不，拉丝缇娅拉。如果就算存在那样的魔法……改变过去也绝对是错误的。消去大家的记忆是最恶劣的行为。只是不去看残酷的事而取得的伪造的

幸福，我已经不想经历第二次了!!」

这是和帕林库洛战斗中铭刻于心的事。

变得无法回忆起过去真的是很痛苦。要把那个强加于人的话，自己首先是最不能容忍的那一个。

「……真的嘛？你真的觉得把这些事情消去是错的嘛？……那样的话，你现在对诺斯菲的处理是不是有点不恰当？」

「……！」

在反驳中，出现了诺斯菲的名字。

说不定拉丝缇娅拉一直想要提起这个话题。我先前感受到的微微的愤怒，再次从她的眼里感受到了。

拉丝缇娅拉对着没法立刻回答反论的我，继续着这个话题。

「你一直避开她，尽可能地不和她说话。你是把诺斯菲酱的事情全部扔给我们了嘛？莫非，你是觉

得诺斯菲酱要是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就好了嘛？」
直击要害。

现在拉丝缇娅拉完全看透了我内心所有的内疚。
今天在被拉古涅酱告诫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想的，
比我本人还了解我的人也太多了。

拉古涅酱说过我和诺斯菲很像。随后，拉丝缇娅
拉也说了我正在避开诺斯菲。那也就是说——
「你明明是那样拘泥于由自己来结束和守护者们的
战斗的.....但只有以诺斯菲酱为对手的时候，
你完全没有由自己来结束的想法。」

在被持续质问的过程中，我连一句要否定的话都
想不出。

我只能诚实地承认拉丝缇娅拉所说的话，并将理
由告诉她。

「.....因为如果我不在的话诺斯菲就会幸福。我
不在的时候诺斯菲能那样普通地笑着。她既不会

勉强自己赞扬我而笑，也不会为了煽动谁而笑，更不会像是要哭出来那样笑.....仅仅是像普通女孩那样笑着。」

说白了，我并不喜欢诺斯菲。

但是，我也没憎恨她到希望她不幸的地步。

所以这样导出的结果，就是我现在的对应了。

只要我不在的话，诺斯菲的问题就会好转。

因为我心里清楚这些，所以没法出手干涉。

我首先不想让诺斯菲的表情变得扭曲。

所以，我把诺斯菲交给我信赖的同伴们——拉丝缇娅拉听着我的判断，虽然脸上还是无法接受的表情但还是勉强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你既然是这样考虑的话，我就试着为诺斯菲酱努力一下。至少在妹妹的问题解决之前由我们来照看她」

「谢谢你，拉丝缇娅拉.....但是，你不必勉强自己

去追求那家伙的「留恋」。只要陪着她一起玩耍就好。「留恋」的话，总有一天我会去问的……」还有时间。

所幸的是，和其他的守护者们不一样，有能和诺斯菲一起欢笑的对象。刚才诺斯菲所展现给拉丝缇娅拉她们的笑容，毫无疑问是真心的。

但是，拉丝缇娅拉对于我的软弱的推延耸了耸肩。说不定她是想看到我同时去解决阳潼和诺斯菲的问题的气魄吧。

不，不对。对于拉丝缇娅拉来说，比起连交谈都没有过的阳潼，她会更想优先于一起玩耍的诺斯菲那一方吧。

「诺斯菲酱的事情我只是一点点——只是认可一点点，我刚刚和你说的话可别忘记了。另外之前说过的魔法，只有那个你绝对不能使用。哪怕因为那个魔法而受到伤害的只有你一人，但世界的

所有人都能变得幸福——我们大家是绝对讨厌这个的……」

谈话的最后，拉丝缇娅拉把关于之前说过一次的荒唐无稽的魔法再次叮嘱了我。

那是贴近彼此的脸所做的请求。

「啊、啊啊、刚才你说的魔法啊？那是当然的……」

我马上为了避免让额头互相碰触稍稍地退后然后点了点头。

这样做了后，我和她之间自然地形成了双眼对视的情况。

我被逼近，被紧紧盯着我的拉丝缇娅拉的双眼捕获。

在这种状况中，我忽然想起了和拉丝缇娅拉初次见面时候的事。

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在这么近的距离被她注视。但我已经——在以前恐惧着的拉丝缇娅拉的黄金

瞳面前已不再胆怯。

我已经不再有仅仅是看着她的眼睛心就会削弱般的不安感。我虽然至今为止依然抱着她太过美丽的感想，但因为见惯了也不至于说这是脱离现实的美。

当然，我看到的并非是狰狞的爬虫类的眼睛。我只是看到了可爱的女孩子的可爱的眼睛。

——但是，我注意到拉丝缇娅拉的眼眸在微微颤动。

我从毅然回视着我的拉丝缇娅拉那里窥视到了她感情的动摇。

我刚才只是在考虑自己的感受，但是，拉丝缇娅拉现在是抱着怎样的感情看着我的黑色瞳孔呢？看着在这个世界珍稀纯粹的黑色瞳孔，她也会不会也觉得有些漂亮呢？

还是说，就像我在等级 1 的时候害怕拉丝缇娅拉

那样，现在的拉丝缇娅拉看着我在害怕嘛？

回想起来，从那之后经过了许多战斗，我们之间力量的关系逆转了。

如果她是对于我的力量有些许恐惧的话，我想让她马上安心下来。

「没关系的，拉丝缇娅拉。像那种方便的魔法怎么可能存在。就算有我也绝对不会使用的。抹消过去、制作幸福的世界那种的行为.....就像是帕林库洛那家伙一样。我跟你约定，绝对不会使用的。」

我像是要将身体中的温柔挤出一般，向她许下约定。

再加上说出我最强的敌人的名字，我发誓绝不会仿效他的行径。

听了这些话的拉丝缇娅拉眉头皱了起来。

她脸上露出的是虽然听了我的誓言并没有轻易

地安心，但听了之后明显变得开心的表情。

「嗯，这可是约定哦。我还没有好好地向你回报呢.....」

拉丝缇娅拉像是要守护这约定一样，用双手把我的右手用力地攥住。

虽然我因为意想不到的接触而心脏狂跳，但还是先去思考她话中的意思。

她所说的回报是大概是指，我从弗茨亚茨的大圣堂把她带出来这件事吧。那样的话她应该已经在劳拉维亚的「舞斗大会」中完全向我回报过了啊。至于其它我还做过什么完全没有印象。

但是，拉丝缇娅拉拼命地抓住我的手。她对我温柔地微笑之后，把视线从露台移向了地下街漆黑的天空、感慨万千地独白着。

「可能这是有些随意的话.....但是，我现在的生
活很快乐.....和玛丽亚酱一起、和缇亚玩耍、和

斯诺互相开玩笑.....涡波和诺斯菲酱也总是带来一堆有趣麻烦的事。我从出生开始，在大圣堂一直憧憬着的冒险，我现在就在经历着。很快乐很快乐.....说真的，就像是不想迎来最终章那样快乐下去.....所以，从今往后也想一直，和大家一起度过.....」

现在拉丝缇娅拉把她对人生的讴歌传达给我。而且，她把从今往后想一直和大家生活在一起的心情也充分传递给我了。

看着在眺望远方的拉丝缇娅拉，我忽然从口中咕啾。

我把视线也同样移向黑色的天空——

「我.....可以的话.....、和大家.....」

但是，不知为何我无法说出后续的话语。

明明就差一点，就好像门上锁了那样我无法向前迈进。

大概是因为我在内心深处想，这个愿望不可能实现吧。

能这样轻松地从中说出故事的后续只有拉丝缇娅拉了。

然后，我再次确认。

这点才是我会喜欢上拉丝缇娅拉的最重要的理由。

我从遇见她那一刻开始，就一直如此。

在迷宫中，我去不了的地方她能带我去。对我来说我做不到的事情如果是她的话就能办到。

我会感到她耀眼也是没法子的事。对我而言那上锁的领域——拉丝缇娅拉能够引导我进去。

是这样。

我内心深处讨厌的自己，总有一天会被拉丝缇娅拉打败吧。

所以，我才会喜欢上拉丝缇娅拉。

我一边重新审视了自・我・的・矛・盾，抬头看向天空。

视线的尽头——地下的夜空中伪造的群星正在闪耀。

因为是在地下街，理所当然的，所有的光辉都是人造的。

这只是将魔石宝石加工后发光而已。它们仅仅是像这样制造而成的「造物」。

但是，它们和「真货」一样有着相同的意义。它们同样在履行照亮世界的重要职责。

在地下街生活的人们，应该会深深地感谢这片天空的光亮吧。

他们抱着的是和地上生活的人向星辰所献上的感谢一样的想法吧。

我和拉丝缇娅拉两人，一直仰望着这片被造的夜空。

虽然我们没有再进行交谈，只是彼此手牵着手——像恋人那样并肩站立，享受着共同的时间。我们两人一起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就这样在大圣都的一天结束了。

298. 旧识

抵达大圣都后的第二天。

在被封锁的地下街中，我于宅邸里的一个房间中醒来。

于抵达前的船上旅行期间未曾预料到的场所中醒来，我立刻为了与同伴们汇合而走向大厅。

今天我打算前往勒伽西家的别墅。

在大厅中与大家就如何分工而进行商谈的时候，将被层层缠绕的诺斯菲抱于膝上的拉丝缇娅拉首先提出“我要和诺斯菲在一起！”，希望能够成为留守人员。正如昨晚所说，她似乎打算在滞留于这座大圣都期间片刻不离诺斯菲左右。

其他人的决定也和昨天大体相同，如果把监视诺斯菲和保护阳泷的人员分配出去的话，剩下的就只有我与拉古涅了。

话说回来，因为今天拉丝缇娅拉也与大家约好了

要在宅邸中进行交流（玩耍），所以难以强行带她出去。她们今天的预定是比赛谁最擅长料理，玛利亚的情绪因此而变得有些激动。

拉丝缇娅拉、缇亚、玛利亚、斯诺和莉帕她们一起站在厨房里，在嬉戏吵闹中制作着料理。在那里……愉快的诺斯菲一定也混迹于其中吧。

我无可奈何，只好去邀请与诺斯菲关系较差的同伴。

“——莱纳你打算怎么做？你和西娅的关系不是很好吗？”

一年前，他们两人在同一个队伍中结伴旅行，关系非常亲密。

考虑到他的经历，我试着建议他与我们同行。

听到这个提议，在大厅一隅背靠着墙壁的莱纳犹豫了起来。

“嘛，虽然如果有我在，与西娅沟通大概会更加容

易……怎么办呢……选择哪一边呢……——”

他皱起眉头，视线在我和诺斯菲之间徘徊。

从他的举动中，我清楚地认识到他在认真揣测着两者的危险性。感觉他应该不会如我们这般漫不经心地做出选择吧。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莱纳将后背从墙壁移开，开始行动起来。

“好吧，今天就跟着基督走吧。看来诺斯菲这家伙已经掀不起什么风浪了。危险的话题在昨天应该已经全部结束了。……大概。”

看到诺斯菲因被拉丝缇娅拉抓住而感到害羞的样子，莱纳似乎判断没有担心她会逃脱的必要。这样一来，留守组和外出组的战斗力之比稍微有所改变。

看到他的举动，摆弄着拉丝缇娅拉的头发的诺斯菲欢快地回答道：

“呵呵呵，请慢走。只要恶心的赫勒比勒夏因不

在，今天就会成为美好的一天。”

“……噫。……我也终于能远离你这聒噪的女人了，这将成为美好的一天啊。”

两人以彼此挖苦完成了道别的寒暄。

乍一看两人关系很差，但看上去却似乎很合得来，这大概是错觉吧。此地无法面对诺斯菲的人只有我一个——我因这样的想法而意志消沉，于是立刻移动起来。

“那我们就动身吧。只是去回收魔石而已，所以快去快回吧。——大家，我们要动身了。很快就会回来，你们都老实一些。”

我向着厨房中留守组的同伴们挥了挥手。跟大家简单地辞别之后，我们走出了宅邸。

地下街与昨日相比大有不同，变得寂然无声，气温凉爽。

我们穿过烟消火灭的地下街，来到了地上的大圣

都，混入了充满活力的街道。

——探索大圣都的第二天开始了。

昨天是两个人，而今天是三个人。这也许是我头一次与拉古涅和莱纳三人一起出行。在明明是早上却已经人山人海的街道上，我正考虑着该说些什么话题，一旁的拉古涅窥视着我的脸庞，开口说道：

“那个、涡波大哥哥……难道说，昨天晚上，你和小姐之间发生什么了吗……？”

与地下街的入口相隔甚远的人群之中——移动到可以确信宅邸中的任何人都无法听到的位置的时候，她如此问道。

她大概是在听到刚才拉丝缇娅拉与我的简短对话之后，脑海中浮现出了这个疑问吧。她的关心和极为敏锐的观察眼让我感到佩服，我点头表示肯定。

“.....你居然会知道啊。”

“嗯。果然如此啊。”

拉古涅并没有特意去详细询问这件事，而是点了点头。说不定，她或许已经大体推测出了昨晚发生了什么。

看到我有些焦躁，拉古涅竖起了手指。

她竖起食指和中指——摆出剪刀手，不知何故继续说起了昨天的话题。

“那么，理解女人心的 Lesson Two 开始了哦。莱纳也一起听着。”

在大街上，拉古涅再度展开了这个单刀直入的话题。

不过，今天的听讲者似乎也追加了莱纳。当然了，面对突如其来的课程，莱纳不解地歪了歪头。

“哈、哈啊？为什么现在要做这种事情.....”

“你们知道诺斯菲小姐是如何看待小姐的吗？请

把反过来的情况也一并回答出来。”

拉古涅以严肃的表情和语气向我们两人询问道。话题虽然是由没有意义的玩笑引出，但莱纳似乎意识到这并非戏言。

在某些情况下，这或许是能够左右今后战斗的话题，于是莱纳以同样严肃的表情回答道：

“.....从昨天和今天的情形来看，她们大概已经不是终将互相残杀的敌人了吧。但是，至少也能看出她们是情敌的关系吧？因为她们分别是前女友和现女友。”

“喂，莱纳.....!!”

对以严肃的表情做出『前女友』和『现女友』这种最糟糕的表述的莱纳，我放出混杂杀气的魔力进行了谴责。莱纳果断地选择了无视，拉古涅也对我的插嘴不以为意，继续推进着教学。

“噗～。回答得太普通了吧。不是这样的哦。因

为诺斯菲小姐也好，小姐也罢，都已经放弃与涡波大哥哥认真谈恋爱的念头了啊。——因此情敌这种正儿八经的关系是无法成立的哦。”

“啊，原来如此。”

莱纳以一副“说来确实如此”的表情理解了她的话。

“莱纳，你说原来如此，刚才说的话你能接受吗……？”

我是无法接受他接受得了此事，看着他的目光因而变得更加严厉。这位自称是我的骑士的少年到底是怎么看我的呢。看来有必要认真沟通一次。在我脸色变得难看之际，拉古涅做出了标准回答。

“答案是——诺斯菲小姐将小姐看作『妹妹』。因此，她才会那样地疼爱着小姐。反之，小姐将诺斯菲小姐看作『姐姐』。因此，她才会那样地想

要与诺斯菲小姐搞好关系。”

这种我与莱纳绝对想象不到的答案，使我愈加困惑。

“妹、『妹妹』和『姐姐』……？不，确实并非不像，可是……”

二人同为『魔石人类 (Jewel Cross)』。

二人都如被造物一般美丽，体现出了人造的理想女性形象。

不过，两人或许有着同样的经历，但她们的本质却大不相同。

她们两人无论是外表特征，还是性格倾向，无论是魔力属性，还是战斗风格，都不尽相同。

虽然乍一看能在她们之间发现共同点，但越是思索就越能清楚地了解到她们的不相似。

但是，如果说两人想要像姐妹那样和睦的话，我就无法轻易否定了。昨晚，我从拉丝缇娅拉口中

听说她正有此意。

看到我与莱纳在惊讶的同时也未加否定，拉古涅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

她准确理解了我们两人的心情，并且谨慎地做出行动——

“她们两个比关系不好的姐妹更像姐妹。就请涡波大哥哥在此基础上考虑一下自己应该去做的事情吧～。莱纳也是一样。因为虽然或许是在多管闲事，但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小姐能够幸福～。诺斯菲小姐姑且也是。”

她向视诺斯菲为眼中钉的我与莱纳委婉地传达了自我约束的要求。

如果说这是为了拉丝缇娅拉的幸福，那我就无法反驳了。

但是如若两人彼此认作姐妹的话，那么我所能做的大概就只有暗中守护她们了吧。事到如今，除

此以外就没有我能做的事情了。因为若是在我面前，诺斯菲就会失去那种姐姐的气质，成为性格惹人生厌的敌人。

.....我觉得照旧与她拉开距离是最好的选择，但拉古涅的表情似乎在告诉我这种选择是大错特错的。

走在街上，我一直烦恼着应该如何对待诺斯菲——然后，还未找出新的答案，我们一行就抵达了目的地。

“啊，不知不觉间就到了啊。这个话题下次再继续吧。”

那座别墅就在不远处。

距离我们的据点有着步行几十分钟的路程。

别墅不及作为据点的宅邸宽阔，像是根本没有庭院一样。直白地说，就是花上面的钱不够多。它大概并没有被正式使用，而是以秘密别墅的形

式为勒伽西家所拥有。我记得勒伽西家出身于瓦尔德，所以大概跟弗茨亚茨缘分不深。

没有在正门和庭院看到佣人。

看来只能靠正常地敲打大门来告知自己的来访了。

为了能顺利进行沟通，我们由莱纳领头，穿过院子的大门，进入到别墅的用地当中。

然后，当莱纳的手触及了别墅的门的时候，摩擦声响起。

门自己动了起来。不，准确来说，是门由别墅内侧打开了。

三名男女从勒伽西家的别墅中现身。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站在中间的高个男子。光彩照人的金发垂至肩上，头部右侧（Side）的头发如艺术品般复杂地编在一起。他足以被称为一见难忘的美男子。

像是被他的气质所吸引，我不禁吐出了他的名字：

“艾、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还有——”
这名作为斯诺的婚约者以及劳拉维亚的公会『绝世』的会长的男子不知为何出现在了此地。

紧接着，我又将视线投向他身旁的两名女性。

其中一人是梳有栗色马尾辫的高挑美女，原『天上之七骑士（Celestial Knights）』的总长佩露修娜·库艾伽小姐。她并未身着可以说是她的代名词的漆黑全身铠（Full Plate Mail），而是穿着一身随意的便服，但我绝不可能认错。

另一人是黑发黑瞳的少女——这样描述她略有谬误。她或许是忘记了染发，从黑发的发根处可以看到雪白的头发。我也立刻想起了这位像是把雪放在头上那般可爱的少女的名字。她是得到过艾德帮助的『魔石人类（Jewel Cross）』之一，诺

瓦露。

“佩露修娜小姐还有诺瓦露……？”

我们因这些意料之外的人物的出现而感到惊讶。对方似乎也是一样，艾尔米拉德他们三个也目瞪口呆。

他们中最先回过神来的人是艾尔米拉德。他表情明朗，为彼此间的再会而感到欣喜，伸出了握紧的拳头。

“吓我一跳。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遇见你……涡波，好久不见了啊。”

自一年前的『舞斗大会』以来，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我们在第四轮比赛中互殴，然后他又在决赛中给予了我种种帮助。想起那天发生的事情，我对怀念的友人回以问候，并且也以拳回击了他伸出的拳头。

“那个.....好久不见，艾尔。”

我试着以熟不拘礼的态度对待他。

虽然从彼此在『舞斗大会』中拼尽全力的时候起，敬语就不复存在了，但我至今还未曾用爱称来称呼过他。

不过，我已经明白了。冷静地反思自己在劳拉维亚时的生活的话，就能明白了。

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这名男子一直在寻找对等的友人。他渴望着能够有可以超越贵族的立场的，一同追寻故事中的英雄形象的愚蠢男人成为他的朋友。

我清楚地记得他一直对姿态极低、与人无争的我感到失望。现在正是我该去回应他的期待的时刻。

“.....喔、喔喔。.....呼，你与那时相比似乎有所改变了啊。”

艾尔米拉德开口赞叹，然后立刻用优雅的假咳蒙混了过去。他表示出的感谢之意证明了我的应对并无错误，这让我安下心来。

“因为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啊.....而且之前在分别的时候，我说过要感谢你吧？”

在『舞斗大会』的决战中，艾尔米拉德从位于我附近的拉古涅手中夺回了『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并且拖住了追捕者。即使我想要偿还这份恩情，恐怕也很难还清吧。

“我真是太高兴了。的确，现在的你，正是我最想得到的回礼。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再次向你发起挑战了。”

艾尔米拉德带着贵族式的优雅微笑，向我投来战意。

其中蕴含着毫不掩饰的再战（Revenge）之意。

“诶.....？挑战是指，又要和我比试.....？”

“那是当然。有机会的话，就拜托你了。为了夺回婚约者，为了我们一族的骄傲，我拥有挑战劳拉维亚的英雄的义务。没错，这是我的义务啊。”

“罢了，要是那种机会，也不是不行……”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这样就可以。若是有好机会的话，到时候就拜托了。”

他好像并不打算立刻就强迫我与他对战。

或许是因为他在比赛时给我留下了强硬的印象，我本以为他会强行逼迫于我，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总算放下了心，向艾尔米拉德询问道：

“比起那个，为什么艾尔会在这里？”

“……这件事你应该很清楚吧。就在最近，我应召成为大陆战争的将领，突然间却决定休战了，我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空闲时间。现在正在大圣

都中待命。”

现在本土的北联盟和南联盟之间的边境正处于战争之中。

不过，因为我带走了南军的总司令斯诺，然后又消灭了北军的首领艾德，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已经无法发生针锋相对的战争了。

艾尔米拉德似乎知道是我造成了这一系列风波。他是如何知道的呢……

“勒伽西家与希达尔克家自古以来就有很深的关系。我利用现在这段空闲的时间到这座别墅来进行问候。……我身旁的库艾伽君也是因为相同的缘故。”

艾尔米拉德自然地摊开右手，向我介绍了一旁与他并排的骑士。当名字被提及的时候，佩露修娜小姐轻轻抬手，向我打了个招呼：

“好久不见了啊，涡波君。莱纳和拉古涅也是。

因为同为被派遣到前线的将领，所以我经常与艾尔米拉德卿一同行动。今日也是如此。”

她简洁地对艾尔米拉德的话语作出补充。

但是，这种解释——我・无・法・接・受。

我从刚才开始就感觉到了强烈的违和感。

比如说，他们关于到访勒伽西家的理由没有作出一句说明。不管他们怎么说，我都觉得这次相遇并非偶然。

但是，只要艾尔米拉德他们还在亲切地朝我搭话，我就没机会去指出这一点。……还为时尚早。

“嗯，是这样啊……不过，诺瓦露又是……？”

“我不能在这吗？”

我向违和感最重的诺瓦露搭话，却被她一脸不快地反问回来。

回想起来，我刺穿了她的腹部，并且还斩断了她右手的韧带。我意识到她就算为了报复而砍过来

也不奇怪，只好尽可能温柔地说道：

“不，不是这样的哦。只是露洁让我转告你，她想要见你……艾德不在了，现在的佩艾希亚人手不足。希望你务必回去见她……”

“你、你怎么有脸说这种话。你怎么有脸……!!
杀死艾德老师的人就是你吧……!?”

的确如此。我就像是杀死了她的恩人的凶手一样。

我判断出这件事无法掩饰过去，于是停止了对言词的粉饰。

“……嗯。我将艾德送归了他真正的故乡。不过，我觉得对于你的恩人艾德来说，那正是最美好的结局。……就算说谎，我也不能向你道歉。”

“你这……!!”

如果道歉的话，大概就相当于侮辱了在那座城堡中的战斗的一切。

艾德和缇缇在那场最棒的战斗的最后，完成了最棒的离别。我本想将这件事传达给诺瓦露，可她的怒气却只增不减。

艾尔米拉德从后方抓住了眼看就要冲过来的诺瓦露的肩膀，制止了她。

“……嗯。看来你们两个的关系非常不好啊。……不过，现在诺瓦露君是我的部下——不，我是把她当成同僚来对待啊。就算是涡波，我也不会让你对她出手的哦。”

艾尔米拉德上前一步，护住了诺瓦露，战意随着他严肃的表情弥漫开来。

我相应地后退一步。

这并非因为我感到了胆怯。

我察觉到艾尔米拉德的战意并不是开玩笑的。这并非“不可以对我的部下出手”这样的形式化的语句，包含着真正的战斗之意。若是我现在对

她出手的话，艾尔米拉德毫无疑问会在此地与我展开决斗。他的战意达到了能让我确信此事的地步——

“——哈哈。涡波，你不必如此担心。我打算在大圣都中的事情办完之后，就把诺瓦露送回佩艾希亚。但是我希望你能在这次的工作结束之前放她一马。”

艾尔米拉德保持着战意，笑着对我说道。

违和感愈加鲜明了。

他在说谎……？

不对，艾尔米拉德本就不是那种容易道出内心想法的人。他十有八九是在隐瞒着什么吧。但是，我觉得艾尔米拉德那令人生疑的举动好像就是在向我传达这一点。

确切地说，是『我在说谎，所以希望你能够揭穿我』——他似乎在如此对我做出邀请。

“.....好了。那么我们差不多也该告辞了。实际上我还有许许多多不得不去打招呼的地方。这就是贵族嫡子的艰辛之处。下次有机会再决斗吧。”

在我正斟酌如何应答之时，艾尔米拉德仅仅打了个招呼就想要离开。

我烦恼着是否应该目送他离去。如果加以挽留的话，他大概会乐不可支——

“希达尔克卿，你以为我们会放你们过去吗？”
莱纳制止了想要离开的三人。紧接着拉古涅也将手放在了腰间的剑上，以严厉的语气说道：

“不会放你们过去的。你们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出现于此处，这就有些太可疑了。说起来，你又是如何知道勒伽西家的人身在这座秘密别墅之中的呢？”

她对艾尔米拉德他们在这个时间点出现感到了

怀疑，表示自己不会让他们逃脱。然后，莱纳悄悄地对我小声说道：

“基督.....在这间房子里.....没有人在活动。所有人都会被放倒了。”

莱纳通过发动轻微的风魔法感知到了这件事。他大概是操纵着风对别墅内部的人们的呼吸声进行了调查。

在二人的制止之下，艾尔米拉德轻轻地叹了口气，眼珠微微转动，正打算握住腰间的剑。拉古涅眼尖地察觉到了这件事，并盘问道：

“就在刚才。你的视线落在右胸前的口袋上了吧.....！抱歉，希达尔克卿，可以让我来确认一下它吗.....？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找点东西哦.....”

拉古涅抱有着某种确信，要求对艾尔米拉德口袋中的内容物进行确认。

“呵——、呵呵呵、呼呼呼——哈哈哈哈！”

听到她的要求，艾尔米拉德突然笑了起来。

他的肩膀剧烈摇动，仰天大笑。我们三人因这种不合他风格的不雅举动而感到困惑。

我觉得如果是他的话，不论被驳斥得如何哑口无言，都肯定能冷静优雅地做出恰当高明的解释。

但是，艾尔米拉德的优雅如今却荡然无存，笑得浑身颤抖——承认了下来。

“哈、哈哈！似乎已经到极限了……没错，你们两个的怀疑是对的！不过说实话，我也忍耐到极限了，所以这也正好！哈哈，这样一来，我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啊……！”

艾尔米拉德说到最后时，周身的魔力膨胀开来。他并没有把手伸入口袋之中，而是直接拔出了腰间的剑。

显而易见，他拒绝了对话，选择与我们进行战斗。

艾尔米拉德一边笑，一边对旁边的两个人下达了指示。

“你们两个！很遗憾，作战计划变更了！拼尽全力从涡波手中逃离吧！——《Wind》!!”

艾尔米拉德把剑挥向自己的正侧方，将膨胀的魔力全部变换成了风。

一瞬间，突然刮起的暴风从正前方袭来。我眯起眼睛，用双手护住面部，为了叫住他而喊道：

“等、等一下！艾尔!!”

我愈发困惑了。这种举动简直就是在招认自己做了亏心事。明明尚有支吾搪塞的余地，但他却优先选择了使用剑和魔法。

这太不像艾尔米拉德的作风了。

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用双手将魔法《Wind》扫开，恢复了视野。

眼前已经没有了那三个人的身影。

我环视四周，寻找着那三个人的背影。

他们三个没有逃向我们进入的那扇门，也没有退入宅邸，而是从狭小的庭院中横穿而过，打算直接翻越石墙。

我自然打算去追赶他们的背影。

在状态栏中的『敏捷』这一项上，不存在能够超越我的人。我有自信在他们逃出庭院之前将其追上。——可是，我们与艾尔米拉德之间的距离并没有被缩短，以六个人全都飞越了宅邸的石墙的情况而告终。

“——什!?”

随后，我目睹了无法缩短距离的原因，失声惊呼。我所追赶的三个背影不知何时已经远远背离了人形。

首先，诺瓦露的背后长出了黑色蝠翼，使她得以低空滑翔。而后，佩露修娜小姐的下半身变成了

马的形状，在地面四足驱驰。

我知道那种能力的真面目，它是之前见到过的『魔人化』。

虽然我知道诺瓦露能够变身，但没想到佩露修娜小姐也可以做到。她明明不是兽人，现在的样子却像是神话中的半人马。

而艾尔米拉德则骑坐在了她马身部分的背上。

三人都处于『魔人返还』的状态。在我旁边疾驰的莱纳明白了他们在此基础上获得了超越人类的速度，慌忙开口道：

“基督！那三个人大概袭击了西娅，并且夺走了魔石！给他们逃掉的话就不妙了！”

“我知道！他们打算就这样逃到街道那边去！”
逃出宅邸的魔人三人组立刻奔向了大圣都的大街。

那里的情况与昨天别无二致，人流络绎不绝。

变身过后的三个人穿过人与人之间的缝隙。看到高速横穿而过的异形之人，集市中的人们接连不断地发出悲鸣。

只要顺着悲鸣追踪，那应该就不会跟丢他们……可是想要拉近距离却也十分困难。

在这种时候，若是使用次元魔法中的《Default》的话事情就简单了，但是它现在因为大圣都的结界而无法使用。不，如果想要强行使用的话其实也使得出来，但那样做的时候有很大可能会损坏城中的『魔石线（Line）』。

我正考虑着是否有其他追上他们的方法，这时我注意到艾尔米拉德他们的逃走路线存在明确的目的地。

“莱纳！目的地大概是城堡！他们正逃往城堡的方向！！”

我们现在正奔跑在昨天前往弗茨亚茨城时走过

的道路上。

他们三个似乎认为只要逃到那里就会有计可施，正毫不犹豫地向城堡逃去。

听到我的话，莱纳也毫不犹豫地使出了风之魔法。

“收到！知道目的地的话就好办了！我去抄近道！——《Wind・风疾走（Sky Runner）》”！！”

他乘风跃起，落在列于侧面的住屋的房顶上。

他大概是打算无视城中的道路，朝着城堡直线前进。

虽然诺瓦露也能飞行，但马形的佩露修娜小姐和骑在她背上的艾尔米拉德这两个人只能沿着道路前进。抄近道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莱纳如果大量使用风魔法的话，成功率应该会很高。

我并未阻止骑士的独断专行，而是送别了他，然后我为了寻找另一位同伴拉古涅的身影而看向后方。

我朝着遥遥落后的拉古涅大声发出指示：

“拉古涅！你就这样直接奔向城堡吧！我们先行一步！！”

纯粹是因为等级和状态值不够高，拉古涅已经落后很远了。我遗憾地判断出她在这次追逐中派不上用场，于是打算将她抛下，全力以赴地在街道上奔驰了起来。

途中，我多次与城中的居民擦身而过，听到了数次吃惊的大喊声。虽然因造成了混乱而感到十分抱歉，但我还是继续以眼睛捕捉着前方的三名魔人的背影。

在大圣都错综复杂的道路上展开着追逐剧的过程中，我们进入了一片分外繁华的区域。

此处张设了几顶帐篷，各式各样的地毯铺在石板路上，商人们在此陈列出工艺品和食品。看起来是自大圣都外进口的新鲜的蔬菜和海鲜数不胜数，由此可见，这里是大圣都的早市。

比先前更厚的人潮在更大的悲鸣声中变得破碎支离。

虽然担心会不会有某处的货架因此而翻倒，但并没有出现更甚于惊骇的悲鸣的损害。

现在只有悲鸣而没有怒号，大概是因为逃走的三个人并没有不择手段。如果是一心想要逃脱的话，只要边逃边破坏市场就可以了。假使他们让商品散落在地、使人群陷入混乱的话，就能够拖慢追赶在后的我的脚步了。

从不忘挂念市民们的情况这一点来看，艾尔米拉德他们无疑还很是冷静。但是如果他们真的冷静的话，我无法理解他们为何会如此毫无远虑地选

择逃跑。

或许这一系列的流程都是陷阱的一部分。

比如说，在这个人头攒动的市场之中有可能存在着伏兵。我刚打算在脑海中对其他可能出现的陷阱做出整理——前方三个背影的动作停止了。

我仔细凝视，发现架起双剑的莱纳立于市场深处，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看来抄近道的作战顺利地取得了成功。

我追到了停住的三人附近，停下脚步，同莱纳一起呈夹击之势。

艾尔米拉德因道路前后都为我们所控制而进退维谷，呻吟道：

“咕，看来是被莱纳君抄了近道啊……！”

我们五人的脚步停在了市场的中央。

周围堆积排布着各式各样的商品，外侧的商人和市民全都注视着我们。他们虽然因为魔人和骑士

们的突然出现而惊叫出声，但最终还是有很多人敌不过自己的好奇心，没有逃离此处。

这里若是成为战场，恐怕会有很多人受到伤害。

此处远比迷宫深处更难战斗——在我在意着周围情况之时，佩露修娜小姐朝着背后的艾尔米拉德怒吼道：

“希达尔克卿！被追上是理所当然的！从这两个人的面前逃走是不可能的吧！？——不对，比起这个！你刚才是不是故意说了一些很可疑的话啊！？”

“哈哈，怎么会呢。库艾伽小姐，我怎么可能做那种事情啊？我可是出了名地忠于职务。”

“太可疑了！果然当初就应该申请由我来担任队长的！真是的，工作又增加了！！”

从话语中的方方面面不难看出，佩露修娜小姐不

情不愿地听从着艾尔米拉德的指令，在指挥系统方面似乎是艾尔米拉德更高一级。并且与此同时，我也确信了他在回答我们的质问之时有意露出了马脚。

莱纳以冷淡的目光注视着佩露修娜小姐与艾尔米拉德之间的争执。他事不关己地用剑指向他们两个，说道：

“玩笑话就到此为止吧。不过，真是被小看了啊。以赫勒比勒夏因的骑士为对手，居然还打算凭借风之魔法逃走啊。”

艾尔米拉德脸上浮现出好战的微笑，接受莱纳的战意，然后从佩露修娜小姐的背上翻身而下。看来他放弃了凭借速度逃走的念头。

“……海因·赫勒比勒夏因的弟弟。眼神不错。看来我们如果不在此地打倒莱纳和涡波的话，恐怕就无法突破……很遗憾……但不得不战斗了！

是了，这真是太遗憾了！”

他嘴上反复念叨着遗憾，和莱纳一样进入了临战状态。在他旁边，佩露修娜小姐恨恨地咂舌，诺瓦露则用力握紧了右手，对争斗表现出了欢迎的态度。

不妙。

再这样下去的话，就要在这种地方发生战斗了。

而且战斗的理由也有什么奇怪之处。

首先，艾尔米拉德的情绪高涨得太奇怪了。

他本应是更加淡漠的人。就我对他的印象而言，他总是沉着冷静，并对工作怀有异常强烈的责任感。

就算说他经过一年时间就发生了如此之大的改变，我也至少要确认一下。我在有人开始行动之前率先喊道：

“且慢，艾尔米拉德！各方面都太奇怪了吧！你

不觉得自己的行为很奇怪吗！？怎么说呢，这也太不像是你的作风了！”

“嗯，是啊！我的脑袋现在当然很有问题！平时的我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的！”

“什……！？”

他不假思索地做出了肯定。

这位将要与我战斗的敌人实在是太过坦率了。在目瞪口呆的我面前，艾尔米拉德如同表演过度的演员一般，竭尽全力诉说着自身的清白。

“不过啊，涡波！现在我等三人被诺斯菲施加了魔法，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等被施加的是一种基本的光魔法——《Light Mind》！这虽然是世界上最为知名的精神干涉魔法，但由诺斯菲来使用的话也效果太惊人了！！”

我由此得知了这都是因为位于宅邸的诺斯菲。他甚至顺便把造成这种麻烦的魔法的名字也揭露

了出来。

他的应对方式与昨天同我战斗的法芙纳相同。我因此判断出艾尔米拉德也是诺斯菲行为的受害者。

不过，他与法芙纳被施加的魔法并非同一种。

我立刻翻阅脑海中的词典，回想艾尔米拉德刚才提到的光的基础魔法《Light Mind》。

因为我不久之前喝下了所有的魔石，所以知道它的详细情况。

若是想用的话，我自己也能够使用。

的确，它应该是位于放出光芒的魔法《Light》之后的光魔法的基础。在数目繁多的基础魔法中，我记得它得到了“因为难以运用，所以毫无用处”的评价。

它的效果是『使心灵变得美丽』这种过于暧昧的东西——使别人变得稍微温柔一些、不愿说谎一

些、坦率一些——大概就是这样的效果。非常抽象，并不确切。

因此，它在世间罕有使用。

它完全不会被使用在迷宫中，只有当信徒到教会祈祷之时，会由神官来简单咏唱一下。此外就是在举行特定的神圣仪式时的开头，总是会咏唱这种魔法。虽然它只被用于这几种场合，但其使用的场所全部位于城市之中，因而成为了徒具知名度的魔法。

艾尔米拉德他们现在似乎正在被这样的《Light Mind》侵害着。

我用『表示』对他的状态栏进行确认。

【状态栏】

姓名：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 HP 252/252
MP 421/421 职业：骑士
等级 28

力量 6.54 体力 4.56 技巧 6.66 敏捷
11.79 贤能 8.92 魔力 34.23 素质 1.67

先天技能：属性魔法 2.52

后天技能：魔法战斗 2.50 剑术 1.34 向导
1.21 鼓舞 1.89

状态：净・化 4.88

受『魔人返还』的影响，他的等级和状态值急剧地上升了。

他的异常状态名为『净化』。虽然从字面上来看，它似乎并非负面状态，但是 4.88 这个极高的数值大概才是问题所在。并且根据我迄今为止在魔法战斗中积累的经验来看，即使对他释放回复状态异常的魔法，也有很大可能会因为判断它是正常的状态而无法将其解除。

心灵受到净化的艾尔米拉德无比开心地继续说道：

“涡波！现在我们的内心似乎正处于非常『坦率』的状态！也许是因为她那远超人类的强大魔力，这几乎已经『坦率』到可以称为暴走了！这真是太光明了，反而已经接近暗之魔法了啊！哎呀~，这太遗憾了！身为大贵族的长子，却被某人随意摆弄内心，玩弄于鼓掌之中——这真是十二万分的遗憾啊——！！”

他不甘地述说自己是受了诺斯菲的魔法的胁迫，但只要看到他的表情——

“不过，不愧是与终身名誉剑圣诺文同样身负『理的盗窃者』之名的少女！就算我这一年间为了击败涡波而重新进行了修炼，似乎还是无法抵抗她的魔法！平时就在发动的魅惑也好，对血的魔力侵蚀也好，光魔法的熟练度也好，她在这些方面真的是犯规啊！没错，我被犯规的她所操弄，只得无可奈何地与你战斗了！啊哈哈哈哈哈哈！”

”

“艾尔，你真的束手无策吗……？”

——总觉得，他好像是在故意委身于诺斯菲的魔法。

经过一年间的锻炼，艾尔米拉德的实力变得很是惊人。从左臂和头发的变化可以看出，他得到了类似狮子的怪物的力量。他拥有着即使以『理的盗窃者』为对手，也无法想象会被轻而易举地剥夺全部意志的存在感。

他大概是以诺斯菲为借口，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自由时间吧……

看到我一脸怀疑，艾尔米拉德故意扭曲起了自己的表情。

“这绝不是再说谎！我完全无计可施！这真的是迫不得已，我不得不挑战身为自己宿敌的英雄涡波！希望你不要误会了！我没有因为在休假中正

巧得到了一个好机会什么的而感到高兴哦！哈哈，真的，我这是迫不得已——什么的哦！！”

看到那欣喜若狂的样子，大概不会有人认为他是迫不得已的吧。

虽然遭到诺斯菲的种种操纵，但我明白他完全没有感觉到痛苦。

并且，与此同时我也明白了自己很难回避这场战斗。

299. 再战

我已经确定了。

艾尔米拉德是故意的。

他故意接受诺斯菲的魔法、故意与我们邂逅、又故意做出可疑的举动。恐怕都是为了得到刚才提到的《好机会》吧。

艾尔米拉德大笑着旁若无人地环顾四周。

以艾尔米拉德那光明正大的性格而言，我想这个市场不会是陷阱的。但是，要说就在这儿和艾尔米拉德他们展开混战是否真的最好，我依然犹豫不决。万一这儿是对手指定的场所，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民众中安置伏兵。这也是可能的情况。

说起来，现在的艾尔米拉德只是被操纵着而已。既然他不是敌人的话，应该还有其他的办法。在我这么想的时候，诺瓦露向前走出一步，散发出

只有敌人才能表现出的杀意叫喊道：

「——艾尔米拉德！这个男人的对手是我！让我先上！我已经预约了，你给我好好遵守顺序啊！」

「咕……！确实有这么一回事……！不用说，我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是遵守次序的男人！诺瓦露君，你尽情地去一对一决斗吧！反正你马上就会败下阵来，那我就好好地后面看着！我就下一个上吧！」

「哈、哈啊啊啊！？你这个恶心男，居然以我输掉为前提啊啊——……不、不行、要冷静。冷静啊，诺瓦露。这次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杀掉那边的黑色恶心男上。这次是复仇的良机，如果再不把握住的话……！」

没想到他们两人放弃了人数上的优势。

明明距拉古涅和我们汇合还有段时间，现在的话能展开三对二的混战。但是艾尔米拉德和诺瓦露

似乎从起初就没有这样的想法。

「欸、诺瓦露和我打嘛.....? 而且是一对一.....?
我觉得.....那个、大概是赢不了的吧?」

和艾尔米拉德不同，我不久前刚和她在本土北部一对一打过。

从那种压倒性的胜利情况来看，我不认为仅过数日她就能改变这个结果。实际上，光从《表示》来看的话，她的等级和状态栏几乎没有变化。

对于我的意见，诺瓦露涨红着脸发出尖锐的声音。

「涡波————！可、可恶啊！你虽说是英雄，可别看不起人啊！英雄就那么了不起嘛啊啊啊!? 我可是圣人啊!? 可是由西斯大人选中的圣人啊!?!」

她那以前就相当不安定的精神状态，今天似乎更加糟糕。接着，面对她那灵魂的呐喊，也不知为

何反倒是艾尔米拉德代为作答：

「想都不用想啊！比起圣人，毫无疑问是英雄更了不起！以你的水平，连给涡波提鞋都不配吧！哈哈、哈哈哈哈！」

「啊、连提鞋都……怎么会——怎么会怎么会怎么会！？我明明是圣人啊……好不容易被西斯大人认可为圣人的！我明明还觉得自己接近了莱文教的传说了！我还远远不够嘛！？」

「啊啊、不够！我们都不够！压倒性的不够！完全不够啊！」

「呜啊、呜呜……！啊啊啊啊……！！」

他们俩把我这个敌人晾在一边，自顾自地嗨了起来。连叫停的空隙都没有，他们互相助涨战意的火焰，让它爆发开来。在这种异常的景象面前，我哑然无语。

「诺瓦露君！挑战吧！只有去挑战了！你现在只

要胜过眼前的涡波，那么再也不会有人说你不足了吧！你的灵魂、将会得到足够多的价值吧！无论怎么说，对手可是涡波啊！是那个无敌的涡波啊！但是，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人就是为了挑战而生、而战、而死的！！」

「艾尔米拉德……！你说的没错……此处并非绝望、而是怀抱希望之地！赢了的话就好，赢了的话！哼、哼～。我可不会跟你道谢哦。你就在那边眼馋着，欣赏我的胜利就好。绝对不会轮到你上场的……！」

「我会支持你的！就算是临时的，对成为伙伴的你，我也是从心底支持的！加油！！」

短剧如同暴风雨一般高速落幕。

在这出短剧之后残留下来的是抹去迷茫一脸清爽的诺瓦露。她露出仿佛即将奔赴一场赌上人生一切的大决战的神情。

我摆出为难的表情，把目光投向剩下的那个敌人。

「那个.....佩露修娜小姐.....」

如果是骑士中的骑士及有名望的长辈的佩露修娜小姐的话，我可以期待着她能劝阻这两人。但是，她给我的回应也是相当糟糕。

「涡波君.....！扯到你身上的话他们老是会这样！麻烦的事总是一股脑地塞给我！这样的话我的工作又会增加了啊！又是工作、工作、工作——啊哈、呜呼呼！工作真是太多了！再不更加努力干活的话！！」

佩露修娜满面笑容地在那儿原地踏步。因为她那半人马化的身体，街道的石板路产生了轻微的龟裂。

这就是这个人的《坦诚》状态吗.....

艾尔米拉德是英雄症候群，诺瓦露是过剩的自卑

感的话——佩露修娜小姐是工作中毒？

他们都因为诺斯菲的影响而让身上的恶习毕露无遗。他们是如此兴奋，以至于我都担心在魔法解开后，他们会因羞耻而夜不能寐。

莱纳也是抱着这个想法吧。他本该会因为堵住了他们去路而取得心理上的优势，但此刻他的表情痉挛了。他一副为难的样子在远处等候我的指示。

「基、基督……这该怎么办啊？」

「就让我来一个个打败好吗？我觉得、应该不会输的。」

「我倒是没担心那点啦……好吧，那样做也好。」

就在我们决定接受一对一的决斗的瞬间，艾尔米拉德的脸色变得比谁都明亮。他露出如同常年的梦想终于实现的神情，以响亮的声音告知市场的全体：

「各位，请放心！这是和骑士的野外训练类似的活动！可以的话，请稍微远离一些——有兴趣的话也请观战！我以在此处的希达尔克和库艾伽之名，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

随后，他急切地进行着决斗的准备。趁着我们还未改变主意的时候，他露出想要即刻战斗的气魄。

但是，这和之前他在《舞斗大会》上的精彩演说相比实在过于拙劣。因此，观众们也没什么热情。因为决斗突然在当街举行，远远围观着的居民们都害怕地后退。

居民中间传来他们的窃窃私语，「最近、那两个严肃的人变得奇怪的传言看来是真的啊……」之类认为艾尔米拉德和佩露修娜小姐反常的话。虽然也掺有是俊男美女的这两人的粉丝们的尖叫，但除那之外几乎都是不安的声音。

从兴奋不已的艾尔米拉德旁边，一脸钻牛角尖表情的诺瓦露往前走了出来。她自言自语着，前来与我决斗。

「在这个大圣都的话，英雄无法使用次元魔法！这是对我有利的舞台……！如果在这儿输了的话，又会后悔地夜不能寐！！」

非、非常难办……

诺瓦露的话是如此的沉重，以至于我都担心自己在这儿完胜了她之后，她会愤而自缢。

我脸上凝固着和诺瓦露不同意味的表情，此时艾尔米拉德朝天举起右臂。

「来吧，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快点开始吧！需要规则的话，两个人就一边战斗一边酌情决定吧！圣人见习诺瓦露和大英雄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之间的决斗——现在开始！！」

「开、开始了!? 太快了吧!？」

随后，在我拔出剑摆好架势之前，他的右腕猛烈地下挥，粗糙地宣布比赛开始。

「——魔法《Gravity・Field》哦哦哦!!」

伴随着艾尔米拉德的宣言，准备万全的诺瓦露发动了魔法——冲了出来。准确地说，她是以类似蝙蝠的翅膀在逼近地面的地方滑掠而来。

因她发动的魔法，我全身如同承受着瀑布般的重量。

和之前一样，这是操纵重力的魔法。它似乎以我为中心像结界一样展开了。

诺瓦露配合着魔法，一边低空飞行一边笔直地向我冲来。明明她之前用类似的战术输过一次了，但完全没有吸取教训喊叫着直冲过来。

「接招吧、英雄!! 吃下这贯注了我所有魔力的一击吧!!」

我对于这过于笔直的攻击感到少许困惑。

这攻击也太过《坦诚》了……

像这种和之前一样用爪发出的攻击、我不可能会被正面击中。

重力魔法也不过只是让我吓了一跳，仅仅如此而已。

我明白了异常状态的「净化」毫无疑问是个负面状态，因为诺瓦露朝我直冲过来，于是我把身体稍稍往旁边挪动了一下。

诺瓦露的爪子干脆利落地切在空处，这让她背后的防守形同虚设。

因为我以最小限度的动作化去了敌人全力的攻击，所以我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反击。我马上伸出双手，对她使用关节技。诺瓦露没想到我能如此漂亮地避开她的全力一击，发出了吃惊的声音。

「欸、诶诶——!？」

「别动。已经结束了。」

我的手穿过她的腋下固定住她的头部，伴随着胜利宣言催促她投降。

但是我还不能大意。我已经在上次好好领教过她那死缠烂打的性子。

「呜、呜呜！还没——」

「——给我好好听胜者的话啊。」

如我所料，她再次构筑起魔力企图行动，以被拘束住的姿势双脚悬浮了起来——我毫不犹豫用双手抓住她的头部，往地面猛烈撞击。我确认用脑震荡让她全身脱力之后，把双手勒紧的地方变成了脖子，企图让她晕厥。

我用的手法相当粗暴，但不做到这种程度的话就没法制止她。

诺瓦露的颈动脉被勒紧，失去了意识。总觉得

最近、我掌握了让人失去意识的下手轻重。

我马上把诺瓦露的身体温柔地横放在地面上。
接着把目光朝向剩下的两人。

艾尔米拉德和佩露修娜正在冷静地分析着我刚才的战斗。诺瓦露显然是被当成了弃子，我不禁有点可怜她。

「那个诺瓦露、只用了一个回合……不愧是英雄……」

「希达尔克卿、你真要和他打吗？那样神速的一击、却在顷刻间被洞破而毫无回击之力。尽管那样，它也是世界最高阶级的重力拘束和速度特化的《魔人化》的攻击。结果可是现在这样哦？」

「……当然、要打。无论何时我都是怀着取胜心去的。」

不过，诺瓦露就这样轻描淡写地被击败，不单单是她自己，同伴两人似乎也感到惊愕。

回想起来，她等级也接近 30 级，还处在《魔人化》的状态。除去《理的盗窃者》们，她大概是处在在世界最上位的强度吧。因为我一直以《理的盗窃者》为对手，反倒很难理解她的强大……「涡波、接下来就是我了。这并非赌上希达尔克家的名誉——而是作为一个名为艾尔米拉德的男人想要挑战你。」

艾尔米拉德没有撤回前言，依然渴望与我决斗并向前走了出来。

我和他正面相对，清楚地看清他身上的变化。他的头发及腰，眼睛的形状也接近猫科动物，从嘴唇露出的犬齿也十分锐利。而且，他的左腕如同狮子的前脚一样肥大，上面的毛色光亮。

魔力量和之前相比也是判若云泥。虽然还不能说是到了守护者的等级，但我感到他也是能反咬守护者一口的存在。要是他能咬出那一口的话，

艾尔米拉德喜欢的英雄式的逆转剧也并非不可能发生吧。

在我观察他的时候，艾尔米拉德添上了我们之间决斗的赌注。

「还有，我会在这次战斗赌上《暗之理的盗窃者》的魔石……！」

他从先前被拉古涅酱指过的口袋里取出魔石吊坠高举起来。让我吃惊的是这是真货。这股不详的魔力和从《表示》来看，这绝非赝品。

「啊、欸……？那可真是帮大忙了……但这真的可以吗……？」

他毫不隐瞒地承认持有着魔石，甚至还准备了将它归还的手续。虽说艾尔米拉德陷入了异常状态，但这对于我也是过于有利的展开了。他从自己口中，慢慢向我说明了这个原因。

「说实话，作为一个人类说出要把这东西当赌・

注・太过耻辱……就如你所怀疑的，这个是赃物。是我卑鄙地让勒伽西宅邸的全员昏睡过去之后，从西娅小姐那里夺取过来的东西。正因如此，我想在此时此地赌上它。我想把它当作赌注。」

「……这样啊。谢谢你，艾尔。你既然赌上了缇达的魔石的话，那我这边也想赌上诺文的魔石好吗？」

「等、等等！没有必要！那是只属于你的东西！就算是搞错了，也绝不能交到我的手中……！！」

我虽然觉得这边如果不也赌上魔石的话不公平，但在曾是《舞斗大会》参赛者的艾尔米拉德似乎认为染指「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太过不知天高地厚了。

但这只是在他侥幸在决斗中获胜后才该考虑的事。

我重新打起精神，慢慢地从「持有物」中拔出

「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摆好架势。艾尔米拉德看着我，从口中说出了胜利的报酬。

「要是我赢了，请给我们从此处逃离的时间。只要这个就够了。」

「……明白了。就这样吧。」

艾尔米拉德按他的风格，赌上自己的荣耀来堂堂正正地战斗。我也在心里发誓要是我败北的话就放任他逃走，向他点了点头。

之后要是被拉古涅酱知道了这事会被说「天真」的吧。现在我被莱纳从远方传来目光刺痛也是没法子的事。但是我和艾尔米拉德之间的友情，促使了这个决斗成立。

艾尔米拉德也从腰间拔出剑，摆出和一年前不同的独特的架势。什么都没拿的肥大化的左手做出盾的样子，从左手的阴影中显露出锐利的双眼。

「那么就让决斗开始吧。这可是我久等了的复仇战。」

「.....今天和《舞斗大会》那时候不同，我的状态完美无瑕。虽说很抱歉，但这次依然会是我的胜利。」

「哈哈、很好的回答。把它推翻的话，我会很愉悦的。」

我们一边打着嘴架，一边一步步向对方靠近。

我在接近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对周围的警戒。

和之前战斗过的斗技场船比，这次是相当狭窄的战场。现在，市场中间只有半径十米左右的空间空着。圆周上的也不是石壁，而是人之壁。给人以容易用剑战斗，难以用魔法战斗的印象。

这对于我现在没法使用次元魔法倒不如说正好。虽说想用的话，我还是能使用各属性的基础魔法，但我仍会以「剑术」和「感应」为中心进行

战斗吧。

相对的，对手艾尔米拉德他能够自由自在地使用全属性的魔法——应该是这样。

我对此没有自信是因为他这副受《魔人化》的影响而和一年前完全不同的身姿。

在还没搞清楚他的底牌之前，我决定先观察他的行动再决定如何作战。

抱着绝对不能输的觉悟，我不得不慎重对待我的战术。

距离在渐渐地缩短。

随后，在剑无法触及的远处，艾尔米拉德停步，高速发动了上位魔法。

「——魔法《Water Wire》！」

空气中的水分凝聚、转眼之间化成了一条水蛇的形态。这条水蛇在空中描绘出螺旋的轨迹，向我侵吞而来。

「这是我知道的魔法啊。我看到——什!？」

因为这是《舞斗大会》时见过的魔法，我试图游刃有余地躲开。

我避开水蛇，就连衣服都没有沾上水滴——可是，从水蛇的阴影里飞出了多支冰箭。

那个魔法掠过我的外套，在上面撕开了口子。

被我避开的冰箭在击中观众们之前就消散了。

「灵巧的事就用灵巧的方法来做！」

多个和口中说的魔法名不同的其他魔法向我飞了过来。

虽然用嘴说出来也是仅此而已的事……但这对我而言是难以模仿的魔法运用。和我同一类型，重视在话语上承载魔法的拉斯缇亚拉也没法做到这一点。

这是将魔法并非通过感性而是通过反复练习铭刻在身体上才能获得的技术。

虽然在表示上一样是《魔法战斗》，但是这是和拉斯缇亚拉截然不同的《魔法战斗》。

仔细思考的话也是理所当然的。《剑术》也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流派，但全部都被《剑术》一词涵盖了。

我在今天又一次确认了光看着状态栏去战斗会吃瘪的时候，艾尔米拉德再次发动了魔法。

「——魔法《Sehr • Wind》!!」

释放出来的是暴风的魔法——然而不是，是晃动地面的魔法。

我正警戒着暴风而抬起双臂，但对手的目的是我毫无防备的脚下。

直到刚才我还认为他构筑的是风属性的魔力，可发动的却是地属性的魔法。

「咕.....！这是不是有点卑鄙啊!？」

「——不过是个小伎俩而已，有时却有奇效。在

《舞斗大会》那时候，我只进行着多数对多数的训练！但从那之后，我的视野开阔了，进行了一对一的训练！除了堂堂正正的进攻方法以外，我也从探索者们那儿学了很多！就让你看看成果吧！」
艾尔米拉德朝着因为地震失去平衡的我冲了过来。

他用《魔人化》的力量猛地蹬了地面，一瞬间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一边构筑着新的魔法一边挥舞手中的剑。

「——《Growth》！《Wind》！《Impulse》！」

接下来的是三种属性魔法的同时发动。

提升身体能力，将气流纳为己用，为剑附上魔法。动作也很快。以前是弱点的白刃战已经完全被《魔人化》补足。

但是，只要是用剑攻击的话，哪怕天地颠倒了，我也不可能输给别人。我将高速接近的艾尔米拉

德的剑在身体失衡的状态下架开，又回剑斩向他的手臂。

「——什么!!」

艾尔米拉德见到他的一击被防住的瞬间，像猫科动物一样向后方飞跳回去躲过了我的反击。

虽然我的身体还在失衡状态，但他依然慎重地抑制住了追击的欲望。

看来，艾尔米拉德通过《魔人化》得到的力量是四足动物系的。用我的世界的话说来应该是近似于狮子的怪物的血吧。他得到了相比之前数倍的力量和速度，如今的他应该有着和诺瓦露一样强烈的万能感。

即使如此，他依然没有被这份力量冲昏了头脑，无论如何都贯彻着用中距离的魔法一击脱离的战术。

「——魔法《Wood Fisher》！《Light》！《Dark

Arms》!!」

又是三连魔法——这次是从石板缝隙之间像网一样伸展开来的树枝、像是要让人眼冒金星的闪耀光芒、和试图抓住我脚踝的变成手臂的阴影的连击。

这是艾尔米拉德擅长的魔法战。

火、水、风、地、光、暗、神圣。连喘息的空闲都没有，各式各样属性的魔法向我飞来。

那么我要予以攻略的话，就需要杀到他身边挑起紧迫的白刃战，反过来让他变得无暇喘息和思考。

说起来简单，可我并无法轻易接近对方。

他以前是固定炮台的话，这回就是移动炮台了。凭他如同野兽一般的反应和速度，我怕是无法像以前那样在魔法的雨中笔直前进，强制逼迫他进行正面战斗的吧。

我马上选择长期战，而不是短期战。

当然，稍微勉强一下自己的话，我也能撑着吃几发魔法找到用剑攻击他的时机。

可毫无疑问，艾尔米拉德还藏着杀手锏。

以艾尔米拉德的性格，他肯定准备了。倒不如说，光看他那表情的话，就能很清楚地明白了。

「哈、哈哈哈！怎么样啊，涡波！我和之前是不是有些不一样了！？我不会像之前那样放任你接近了！再也不会了！哈哈哈哈——！！」

很棒的笑容。

看上去他是真的乐在其中。

可他一直在期・待・我・的・接・近。我很清楚地明白他就像之前《舞斗大会》那样期待着我过去殴打他。

被强行逼近，接着使用特意为白刃战准备的杀手锏来正面回击，这说不定是公认的英雄般的逆

转。

所以我转为等待他耗尽 MP 的时机。

既然他在白刃战中拥有取胜机会的话，我也没必要中他陷阱。恐怕我就算在这个距离被释放的魔法击中，也不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只要没有那个杀手锏的话，我确信我败北的可能性为零。

我就贯彻着继续保持距离，消耗一击脱离的对手的战术。

说实话，我也有一点……只是一点，想就这样注视着看上去那么高兴的艾尔米拉德的感情。

他因为诺斯菲那能让人变得坦诚的魔法，不再有像之前那样紧迫的样子。

他就像纯真的小孩子一样玩耍，使用着许多我从未见过的神奇魔法。他展示魔法的方法也并不单调，而是天马行空般的连续发动。直到决斗结束之前，他都不会觉得厌烦吧。

我一边仔细观察回避艾尔米拉德释放的魔法，一边把意识分割关注着《表示》。

艾尔米拉德的 MP 渐渐减少，而在我技能栏的「魔法战斗」的数值在缓缓上升。

恐怕不消半小时就会决出胜负。

我这么想着，在大圣都中央我们二人依然继续着剑和魔法的战斗。和那时候一样被观众注视着——



——从战斗开始已经过了二十分钟。

如我预想，度过了毫无危险的二十分钟。

从体感时钟来推测，大概过了一千两百秒。

在这之间，艾尔米拉德所释放的魔法已经近百个，总共消费了大概 MP400.

相信《表示》的话，他离极限只剩 MP21.

持续释放魔法的艾尔米拉德大汗淋漓，大口地喘

着气。相对的，我没有任何消耗。

随后，从决斗开始经过一千二百十二秒的瞬间，我从《表示》上确认到他 MP21 从 MP15 的转变。但是，艾尔米拉德因为在奔跑并未在口中说出魔法名。这消耗 MP6 的魔法，而且是这个动作的话——

「这个我刚刚见识过了！」

我跳向旁边，避过了空气因热量失真歪曲到难以用视线确认到的《Flame Arrow》。然后，我走向因为长期战动作变得迟钝的艾尔米拉德，要求去和他进行白刃战。

「哈、哈啊！反应好快！一般来说，就算知道是这个魔法也没法及时反应的啊！」

艾尔米拉德已经没法维持住二十分钟前的速度了。

身体已经完全到了极限，也无法向我挥剑。

结果，我的剑能够触及到艾尔米拉德了。

他试图用空着的右手来迎击。

他已经只剩右手了。在迄今为止的战斗中，剑已经折断，狮子般的左手也没法派上用场了。

「——《Wind》！还差得远呢！还差得远呢、涡波！」

艾尔米拉德将右手朝向我的剑，倾注残存的所有魔力让它爆发出来。

这是莱纳擅长的魔力暴走，是以损耗换取威力的技术。

不知道他从哪里听闻了莱纳的爆发魔法，他为狮子般的左手也争取到了释放这魔法的时间。随着这两次的爆发，他的双手也都完全没法用了。

「嗯，我知道的！继续吧！」

就要结束了。

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很强。

除了展现了毫不愧于这如同狮子般的躯体作为

百兽之王的身体能力，魔法也是多种多样。

魔法也不论属性，无论哪种都极尽细腻缜密。不是百兽，就算称呼他为百魔之王的魔法使也无妨。

但是，他的最后一招——右腕的手镯，我已经看破了。

这是在这二十分钟之间的分析结果。我在几次做出准备进行白刃战的样子的时候得到了确认。它大概是不需要魔力就能发动的类型。

我为了结束这场战斗，发动了魔法。

只要不在体外露出丝毫魔力而是仅仅在体内使用次元魔法，就能逃过大圣都结界的影响。我暂时把魔力转变为火属性，构筑出之前见过的魔法。

我奔跑着释放出无咏唱的《Flame Arrow》。

同时用力蹬着地面，一口气拉近我们间的距离。

好不容易见到我冲上前来，艾尔米拉德稍微放松了脸颊。他是想倾注于暴露给我魔力耗尽的样子后的逆转一击吧。想必，他也是做出体力耗尽的演技，装作无力逃开的样子引诱我攻击。

然后，就在进入我的剑的射程的瞬间，艾尔米拉德举起了右手。

然而，与此同时他的腕轮破裂了。因为受到了我的《Flame Arrow》的直击，魔法道具在发动之前就被破坏了。

「——什么、这是!!」

我模仿了将《Flame Arrow》隐藏到极限的技术。至此，杀手锏被破坏，艾尔米拉德的胜机已经为零。连百分之一都没有了。

我没有用剑进行追击，而是留在场中催促他投降。

「刚才被破坏的是艾尔最后的希望吧.....已经可

以结束了吧?」

「呼.....完全暴露了啊.....这个腕轮，可是花了我花了相当多的钱才获得的绝品，但还是白费了啊.....依然没法企及.....嘛」

艾尔米拉德也停下脚步，在场地中回答。

看上去他已经没有继续魔法战的想法了.....但还是没想认输。

「.....可能会让你听上去不快，但是艾尔很强啊。我相当吃惊。」

「单单是吃惊是没用的啊，涡波。我所期待的并不是你的惊讶，而是你的败北啊。」

被告知他想要的并不是称赞而是胜利。

但是，在赌上《理的盗窃者》的魔石的比赛中我决不能输。正因如此，我连百分之一的胜机也不会留给他。

和一秒都没撑到就被放倒的诺瓦露不同，艾尔米

拉德是我不花上二十分钟的话就没法能确信百分百胜过的敌人，所以他很强——我虽然想这么说，但还是遏止住了这胜者的发言，

我认为胜者对于败者的话不该那么多，于是保持沉默倾听他的话语。

「……我只是有些怀疑诺斯菲说的话。我不愿相信已经再也没有人能够胜过《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涡波。我是这么想的，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的胜机还存有百分之一、我还可以与你进行对等的决斗。……可是，你就算没用次元魔法，光用剑也是无懈可击。你战斗中的冷静也太过异常。现在的我其实连百分之一的胜机也没有吧……」

他脸上带着相当懊悔的表情，重新审视这次决斗。

杀手铜被破坏，他的口吻似乎也承认了败北，但

我也仍然没能收起剑来。

他的战意没有萎靡。他只是承认现在还赢不了我。但是，我感受到了无论我去向多远，他都会继续追逐我的强烈意志。

在艾尔米拉德自省的最后，他笑了。

边笑边从口袋里取出《暗之理的盗窃者》的吊坠，决斗虽然还没结束，他依旧走上前来。

「……好吧。就到此为止吧，现在的我也无计可施了。复仇只能留到下回了。然后、接下来就来进行节外生枝的决斗吧。不以我的风格，而是以《River Leo》的魔人的风格进行决斗……抱歉、稍微让我借用一下作为赌注的这个魔石的力量——」

「——《Light Brionac》!!」

但是，从天空落下的光的标枪把我们的对话打断了。

高魔力的魔法刺中了我和艾尔米拉德之间的石板地，市场如同发生地震一般摇晃起来。

随后，从附近一座格外高的房屋顶上，传来了叫声。

「艾尔米拉——德！！你在干什么！？你还记得我昨晚和你的联络吗！？我虽然拜托了你把他引开，但可没说过让你把魔石当作战斗的赌注啊！！」

在那里刚刚投射出了光的标枪的少女，背对着太阳。

栗色的头发随风飘扬，乘坐在巨大的狼的背上的《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现身了。

她身体各处散落着玛丽亚咒布的碎片，显然她已经从那个拘束中逃脱了。

可是，要承认那一点的话，也就是不得不承认，诺斯菲在这数十分钟内以房子里的拉斯缇亚拉、缇亚、玛丽亚、斯诺、莉帕五人为对手还取胜

了——

300. 坦率的心

诺斯菲的登场中断了我们的决斗。

立于我眼前的艾尔米拉德一脸遗憾地单膝跪地，朝上方的诺斯菲低头行礼。

“咕，真快……没想到会这么快……”

继他之后，回收了诺瓦露并让她乘在背上的佩露修娜小姐也跪了下来。她弯下了因『魔人化』而增生出的四蹄中的两条前蹄，出声说道：

“啊～，诺斯菲大人！您终于莅临了……!!”

由两人的反应可以看出，他们完全处于诺斯菲的支配之下。

恐怕诺斯菲所骑乘的巨狼——塞拉小姐也是一样的吧。我对她使用『表示』，确认了她的名字与名为『净化』的状态。

我听说塞拉小姐先于我们来到了大圣都，看来她在很早以前就落入了诺斯菲的手中。

临时成为骑士们主君的诺斯菲在屋顶上朝艾尔米拉德怒吼道：

“艾尔米拉德，你这反应……你一直在瞄准这个时间（时机）吧……！简直就像是阿雷亚斯和赫勒比勒夏因那两个人一样……！正因如此，男性骑士是无法信任的！妄自尊大，百无一用！只会说浪漫的空话，完全不去遵守作战方案！！”

明明支配了我的熟人，可诺斯菲的态度却显得极为烦躁。

面对她的斥责，艾尔米拉德若无其事地笑着回答道：

“哈哈～，诺斯菲大人。您这是哪里的话。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无论何时都是忠于职守的。这次的事情不在计划之内，所以这也可无可奈何。我被卷入了一场不情不愿的决斗中，所以请您务必理解我。”

“你、你这男人.....！打得那么起劲，还说什么无可奈何啊.....！反正这场决斗是你无视计划提出的吧.....！？如果有下次的话，近卫骑士就完全由女性组成吧！我能信任的就只有女性骑士而已！因为她们会分毫不差地完成工作.....！”

两人一碰面就争吵了起来。

看到这种情形，周围市民们的表情似乎变得明朗了。

毕竟登场的是成为近期话题的圣女大人。可以看出，这将持续不断的吵嚷声带往了欢喜的方向。而在剧变之中，我仅仅注视着某样事物。

它是戴在诺斯菲脖颈上的项链。现在她正戴着与艾尔米拉德手中的相似但不相同的项链。

不必使用『表示』我就能看出，那是『木之理的盗窃者』艾德和『风之理的盗窃者』缇缇的魔石。看到寄放在斯诺那里的物品被夺走了，理解了事

情严重性的我朝她开口问道：

“诺斯菲，你怎么会在这里……？”

现如今，比起与艾尔米拉德的决斗，诺斯菲的事情更为重要。

我瞪视着她，慎重地询问道，与之相对，她的回答十分轻佻：

“……呵、呵呵～。我怎么会在这里？涡波大人，您真的不明白吗？”

“我要是知道，就不会露出这种表情了……拉丝缇娅拉她们怎么样了……？”

“呵呵呵～。请不要露出这样的表情。看到您的表情，我会忍不住向您解释的啊。我会迫不及待地想要为一无所知的涡波大人仔细说明一番的。”

诺斯菲扭动身体，兴奋于我的焦躁。

我虽然立刻就想朝她大吼大叫，但为了尽可能地

确认同伴们的状况，还是强忍着将她的话听了下去。

“全都是拜涡波大人所赐。首先，元老院简单的敦促就使您解除了地下街中的火光。然后，昨晚在我面前提及了缇达的魔石的所在之处。更有甚者，今天还把莱纳从宅邸带走了。呵呵呵，涡波大人真是太温柔了……”

诺斯菲用骄矜而戏谑的语气将我犯下的错误罗列了出来。我的这三个无心之举，对诺斯菲来说似乎是意想不到的幸运。

“——托您的福，在那座宅邸的地下待机的格连终于能够自由行动了。感激不尽，涡波大人。”
在最后，她说出了似乎是这种情况的始作俑者的名字。他就是我接下来打算去寻找的，持有法芙纳的『经书』的那个人。

“格连在、宅邸里……？”

“嗯嗯，是的。其实他一直都在。”

诺斯菲肯定道。

这并非不可能。

到访那座宅邸的时候，无论何人都会觉得那座建筑物是安全放心的。毕竟有玛利亚的火焰在周围熊熊燃烧，那里甚至连一只虫子都飞不进去。

但是，如果在玛利亚用火焰包围宅邸之前就已经有人入侵了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那样的话，就算是玛利亚的火焰也察觉不到。并且我现在无法使用《Dimension》。在平日里依靠我和玛利亚来进行索敌与警戒的大家精神都无比松懈。格连就是钻了这个思考上的空子，在宅邸之中屏息隐藏的吗……？

如此说来，在今天去拜访西娅的时候与艾尔米拉德他们遭遇也并非偶然吧。正是因为听到了昨晚我提及的『暗之理的盗窃者』的魔石的话题，他

们才会在同一时间决定前去拜访，因而变成了这种情况——

“基督！那种事情根本无所谓！反正是诺斯菲说出的话。不知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莱纳在我耳边大喊，使我停止了思考。他不知何时不再阻挡艾尔米拉德等人的退路，来到了我的近旁。

他与我一样，只把诺斯菲当成敌人，一脸严肃地瞪视着她。

诺斯菲因莱纳而露出了发自内心的厌恶表情，回答道：

“依旧没法让莱纳上钩啊。”

“那是当然。敌方的大将就在眼前，那么事情就简单了。只要打倒那位大将就完事了……诺斯菲，你还真敢在我们眼前露面啊。终于挣脱了束缚所以疏忽大意了吗？不好意思，我不会

再——手下留情了!! ”

莱纳话音未落就已经跳了出去。

他想必是觉得不做交谈、直接开打才是应对诺斯菲最好的策略。莱纳双脚乘风，展现出了今天最快的速度，笔直地朝敌人所在的屋顶上跃去。

然而在跳跃的过程中，从市场的人群中飞来了两把短剑。

两把短剑精确地瞄准了莱纳的咽喉。

“——!”

莱纳在空中扭转身躯，成功避开了短剑。可是，因为他强行做出了回避动作，导致跳跃的飞行距离不足以登上屋顶。

莱纳用手抓住诺斯菲所在的房屋的窗户边缘，附着于墙壁上，接着看向了短剑飞来的方向。

“沃克家的原『最强』……! 果然在这里吗……!”

他目视观战人群的一角。在那边的最后方，有一位身着尺寸略大的外套的男子。他以兜帽遮住了眉眼，所以很难辨认，但我可以使用『表示』进行确认。

【状态栏】

姓名：格连·沃克 HP234/352 MP34/156

职业：斥候

等级：29

力量 7.74 体力 8.90 技巧 17.78 敏捷
19.79 贤能 10.23 魔力 10.22 素质 2.19

先天技能：幸运 1.03 厄运 3.55

后台技能：地魔法 1.78 武器战斗 1.56 探
索 2.25

匿踪 3.12 药师 2.22 盗窃 2.25

状态：净·化 4.76

大概是察觉到了我的视线，掷出短剑的男子认命

地取下了兜帽。

兜帽下是一张为我所熟识的懦弱却又温柔的面孔。

现身的格连最先对头顶上方的诺斯菲喊道：

“诺斯菲大人……！正如莱纳君所说，您太过松懈了！您为什么要泄露真相啊！？明明涡波君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这样就无法进行奇袭了啊！不是您自己说的吗！？您说如果要攻击涡波君就必须出其不意！”

我仍然有些期待格连并非敌人。可是他的喊叫使我确定，这位曾称我为“义弟”多加关怀的人已经站到了对立面。

我虽然稍有动摇，却发现屋顶上的诺斯菲比我更为动摇。

“我、我说漏嘴了……？诶……？啊、啊，的确如此……为什么、我刚才要坦率地说出来……为

什么……——”

诺斯菲只手扶额，稍稍低下了头。

诺斯菲先前得意的表情因格连的一席话而无影无踪。确认到这一点的格连懊恼地喃喃道：

“咕……！刚才战斗的负作用出现了吗……！？”

诺斯菲的样子很奇怪。

虽然拜访勒伽西家后情况的急速发展使我感到了混乱，但或许诺斯菲那边也是一样。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诺斯菲和格连也并非毫发无伤。

他们衣服的下摆被烧焦了，并且能够看到一些擦伤。大概是在逃出宅邸之时遭到了强烈的反击吧。

如果我方和敌方都处于混乱之中的话，条件就很公平了。

我明白，与受到操纵的艾尔米拉德他们战斗不过是白费力气。根据游戏的定则，这时攻击作为施法者的诺斯菲才是正道。

我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正打算上前一步。这时，诺斯菲见我想要行动，慌忙从怀中取出一本书，并且喊道：

“——休、休想！以主君诺斯菲·弗茨亚茨之名下令！骑士法芙纳·赫勒比勒夏因啊！解除那个魔法吧！”

她喊出了本应位于弗茨亚茨城之中的『血之理的盗窃者』法芙纳的名字。

从此看来，现在诺斯菲取出的书籍很有可能就是所谓的『经书』。正如描述的那般，它是一本革制封皮的古书。

那本『经书』大概是魔法的关键（Key）。

我切身感受到了某种魔法的发动，与此同时也感

受到了某种魔法的解除。

随后，我所熟知的声音从在市场中与格连相反的位置传来。

“呜、呜哇 ~——!?”

我将视线转向那边，发现了用双手捂住脸颊的拉古涅。

她似乎是觉得追来的太迟了，于是就潜伏在民众当中观察形势。若是我在与艾尔米拉德的决斗中呈现败势，她说不定就会强行介入其中。拉古涅就是这样的孩子。

拉古涅慌慌张张地拨开人群，跑到了我的身旁。

“涡波大哥哥！不妙了！法芙纳先生堵住的伤口又.....!!”

从她捂住脸颊的双手的缝隙中溢出了鲜血。

诺斯菲所说的“解除魔法”，似乎解除了法芙纳施加给拉古涅的止血。

我止住走向诺斯菲的脚步，靠近了拉古涅。然后立刻从『持有物品』中取出了厚厚一叠干净的布，缠绕在她的头部，进行压迫止血。

我记得人类若是失去一半的血液——失去数公升的话，应该就会失血而死。我依照原来世界的模糊知识尽可能地减少拉古涅的失血量。

见状，诺斯菲嘟囔道：

“呵呵……拉古涅小姐果然隐藏了踪迹伺机奇袭啊。无论对象是谁，我都不会疏忽大意的哦……”

刚才诺斯菲解除魔法的目的似乎是为了逼出拉古涅。

可就算是在拉古涅现身之后，她却依然血流不止。我瞪视着无意为她再次止血的诺斯菲，喊道：

“诺斯菲！你竟然……！！”

“涡波大人。能给她止血的人就只有法芙纳和我

了吧。不过，我是不会让法芙纳再次给她止血的。我不会允许他这样做的。从现在起，我会长久携带他的『经书』，警戒着他的魔法。”

诺斯菲高举『经书』，表示自己不想给拉古涅止血。

“诺斯菲，负伤的人如果是我的话也就罢了。可是，负伤的是拉古涅啊！？你没必要对拉古涅做到那种程度吧！？”

“那是.....那都是太过强大的涡波大人的不对。这世上已经没有能够击败您的存在了。『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是如此可怕。.....脆弱的我只有将您周围的熟人的生命当作质押，对他们加以操纵，才堪堪能与您一战吧。”

她堂而皇之地宣言要将卑劣的手段一以贯之，这让我判断自己无法当场说服她。我不再指望诺斯菲，立刻向拉古涅施加基础的回复魔法，同时寻

找止血的方法。

“——魔法《Full Cure》。拉古涅也一起来用回复魔法……！”

“知、知道了……！——《Full Cure》！”

可即便是用上这个世界里万能的回复魔法，也丝毫不见她的伤口有被堵住的迹象。

看到血液从层层缠绕的布条中渗出，我懊恼不已。

“涡波大人，如果您确认了拉古涅的伤无法治愈的话，就请来拜托我吧。涡波大人低头请求我治疗她的身姿，我非常期待。”

“低头这种小事无论多少次我都可以做！不过，反正你也——！！”

“嗯嗯。那是当然，仅仅如此我是不会给她治疗的。不愧是涡波大人，我的思考全部被您看穿了啊。”

做出回答的我表情扭曲，见此，诺斯菲发自内心地感到了高兴。

那仿佛只为看到我这种表情而生的神情让我略微窥见了她『留恋』的真面目。

但是比起诺斯菲，给拉古涅止血才是当务之急。我明白诺斯菲不会无偿进行治疗。她肯定会提出某种条件。为了使我感到更加痛苦的某·种·条·件——

“——不对，我并·没·有·在·考·虑·条·件·之·类·的·事·情·哦？现在我考虑的，是一边在拼死请求我去治疗的涡波大人面前大笑，一边用‘我考虑一下’或是‘我会妥善处理’之类的话敷衍了事。仅此而已。呵呵呵～——啊，我仅仅是想像就已经心动不已了。想像着拼命地恳求着我，但想法却完全传达不到，并见证友人因自己的牵连而流血不止、不断衰弱乃至命悬

一线的涡波大人的样子.....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你这——！！”

听到她不进行治疗只是为了使我不痛快，我不禁热血上头。

“呵呵~,您想要像应对其他的守护者(Guardian)们那样,倾听我的话语,直到我变得衰弱吗!? 还是说, 要寻找其它的方法呢!? 如何选择随您喜欢! 当然, 我也会随心所欲地行动!”

在屋顶上肆意呼喊的诺斯菲逼近了我的忍耐极限。贴在房屋墙壁上的莱纳似乎也是如此。

“基督! 赶紧把『经书』抢到手就好了! 这是最优先的!!”

解决之策显而易见。

那就是夺回诺斯菲手持的『经书』。

我将夺回她手中『经书』的优先顺序提前, 打算

专注于此。

“嗯，是啊……！到头来还是取回『经书』就可以了。该做的事并没有变——”

“涡波大人，真的应该以法芙纳的『经书』为优先吗？没关系吗？都不看一眼那边的情况……？”

可是我的专注却被诺斯菲扰乱了。

像是还准备了其它手牌一般，她刻意地移开了视线。

在她的诱导下，我也转头望去，结果不可避免地看到了那骇人的一幕。

——一道腾至天空的火柱。

在大圣都的市区中，出现了远高于房屋的熊熊大火。

火柱如高塔般直插云霄，在我们所处的市场中也能够清楚地看到。

“火、火柱.....? 并且还是在市区之中.....!? 难道.....”

那种火焰绝不可能是自然现象。

它很明显是由魔法造成的。那魔法的火焰正从我们来时的方向升起。

自然而然地，我想到了一个答案。

魔法之炎从地下街喷涌而出。而能使火焰由地下直达天空的好手，我只能想到一个人。

“是的！与涡波大人想像的一样！现在～，在那地下街里，大家正处于争斗之中！那只是余波哦、是余波。光是余波就到了那种地步呢。呵呵～，大家真是强大啊。.....对了，顺带一提，在我离开的时候，拉丝缇娅拉小姐就已经命悬一线了哦。再这样下去的话，也许就要到拉丝缇娅拉小姐身死之时了吧。”

据诺斯菲所说，那个火焰是因战斗产生，而其矛

头所向便是拉丝缇娅拉。

“你……!! 你用在艾尔他们身上使用的魔法操纵了大家吗!?”

“不，她们不一样。《Light Mind》基本上无法影响等级相近的对手。更坦白地来讲，『魅惑』之类的能力对内心坚定的她们完全无法奏效。说到底，就算用魔法使她们变得『坦率』，过于温柔的她们也不会发生争斗吧。即便心底暗藏很深的芥蒂，可她们归根结底都是些好孩子……嗯嗯，所以涡波大人所说的『操纵』什么的，我可做不到那样……对・我・来・说，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诺斯菲承认了自己力不能及，故意懊恼地咬牙。但是她紧绷成“一”字的嘴形马上就放松了下来，得意洋洋地继续说了下去。

“——不过，幸运的是，那里有比我更加擅长引

发不睦的专家在场！我通过『交流』借用了那位专家的魔法！我不过是做了这点小事罢了！呵呵呵～，涡波大人～……！点燃心底黏稠的感情。您对这样的魔法有头绪吗～？”

我有头绪。

我想起了曾经与玛利亚战斗时的状况。确切地说，是在烧毁的房屋前紧拥玛利亚的『火之理的盗窃者』阿尔缇的台词。

那时，据阿尔缇所说，她教唆了玛利亚，使玛利亚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这与诺斯菲使用的魔法非常相似。

“你借用的不是玛利亚，而是阿尔缇的魔法吗……？”

“是的。玛利亚小姐好好地继承了她的魔法，将其铭刻在了血液之中。”

她满不在乎地宣称自己再次使用了造成那次惨

剧的魔法。

我终于因她轻率的行动而忍不住怒吼出声：

“为什么要用那个……！！你没听玛利亚说过吗！？玛利亚和我险些死于阿尔缇的魔法啊！？”

“我当然知道。”

“知道你为什么还要那样做！？你与拉丝缇娅拉她们的关系不是很好吗！明明在我不在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欢笑着——！！”

“和大家一起……？我吗……？哈、哈哈～，那种事情……能请您不要再说了吗……？无论如何……只有这点请您不要误会！比起拉丝缇娅拉小姐她们，我更加喜欢涡波大人！我啊，最喜欢涡波大人了！！”

可是，她应答的呼喊声却压倒了我的激愤。

诺斯菲连插嘴的时间也不给，间不容息地朝我喊道：

“我和拉丝缇娅拉小姐关系很好!? 不对，我讨厌拉丝缇娅拉小姐！拉丝缇娅拉小姐的声音会让我想起那个人！希望『和大家在一起』!? 想要好好相处!? 哈哈~，啊哈哈哈哈~!! 活、像、个、傻、瓜!! 活像个傻瓜一样啊!? 那种事怎么可能做得到啊!? 那种妄想也太过一厢情愿了吧!? 呐~，涡波大人您不也是这样想的吗!? ”

“.....!! ”

我被她惊人的气势震慑，反倒冷静了下来。

然后，我冷静地观察着诺斯菲的表情。

她现在的样子看起来不像是在演戏。虽然不知是哪句话触到了诺斯菲的逆鳞，但我能感觉得到，她内心深处的情感被点爆了。

“玛利亚小姐也是，缇亚小姐也是，斯诺小姐也是，大家都是！肯定都十分讨厌偷走了涡波大人的拉丝缇娅拉小姐！肯定会愤怒到真心想要杀死

她的程度！这是理所当然的吧！？肯定是这样的！不这样才奇怪吧！？我只不过是用魔法纠正了那个奇怪之处罢了！！”

诺斯菲兴奋得满脸通红，表情极度扭曲。

她露出了一副胸闷气短的、大倒胃口的、泫然欲泣的——但同时也发自内心地感到神清气爽的表情。

吐露出自身感情的诺斯菲一边整理着紊乱的呼吸，一边笑了起来。

那是与往常一样的，只对我露出的扭曲笑容。

“哈啊～、哈啊～、哈啊～……哈哈～。请不要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我高兴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太高兴了太高兴了，真的连眼泪都……呵呵、呵呵呵～……”

诺斯菲终究还是从眼角流出了眼泪。她那过于不安定的样子，与方才的艾尔米拉德等人——不，

是与昨天见到的法芙纳完全相同。

果然，现在的诺斯菲很奇怪。我确信她刚才所说的计划并没有顺利进行，而是陷入了异常的事态。

“……呵、呵呵～。涡波大人，我爱您。正因为我爱着您，所以才想要捉弄您。所以才要想方设法地折磨您。现在，仅仅是因为您的敌意与杀意集中在了我的身上，我的心脏就砰砰地跳个不停。能够四目相对地交谈——仅仅如此，不管谈话的内容为何，我的身体都因喜悦而不住地颤抖。”诺斯菲双手按住胸口，脸上带着眼泪和笑容，向我发出了爱的告白。

相比于前不久拉丝缇娅拉与我之间的告白，她的告白太过阴暗了。它在真正意义上令人的心为之刺痛，使人无法直视。

“光是与涡波大人对话，我的胸口就会悸动无

比，这种心情真是十分充实……老实说，能够独占您使我兴奋难忍。……嗯嗯，比起被无视要高兴无数倍……！与做一个认真的好孩子，不管听到什么都点头称是，做一个方便的女人，为您竭尽全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如此您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的时候相比，真是要高兴无数倍！呵呵～、呵呵——因此，我非这样做不可了！我所做的一切坏事，全都是因为涡波大人！！全部全部全部～、全部都是涡波大人的错！！呵呵～、啊哈～哈哈～哈哈、啊哈 HAHAHAA！啊哈～、哈哈哈哈哈……——”

我如今才真正得知了诺斯菲心中到底积存了多少不满。

她在喜欢着我的同时，也对我怀有强烈的恨意。我现场才得知那恨意的程度之深。

在告白的过程中，诺斯菲的笑声渐渐萎靡了。她

的视线徐徐下落，对我的回答转变成了自问自答。

“哈、哈哈哈、哈哈.....为什么、涡波大人就是不看我一眼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会一个人留在那个房间里.....？为什么——”

她的眼神逐渐涣散，变得只会重复相同的话语。

在这样的诺斯菲面前，我犹豫着该不该行动。

老实说，我完全不知道诺斯菲是变得虚弱了，还是说快要爆发了。就算是好战的莱纳，看到她现在这个状态也不敢轻举妄动。

最先行动起来的是混入下方民众之中的格连。

他跃上屋顶，在其上移动，并将自己的外套脱下扔掉，显露出了和艾尔米拉德他们一样经过『魔人化』的身姿。从远处看去，他变化不大。他的双眼变得如昆虫般独特，并且从手腕的根部冒出

了像针一样的东西。

“诺斯菲大人！稍有得罪了！！”

格连接近到稍显狂乱的诺斯菲旁边跪了下来，将那根针扎在了她的手臂上。

然后诺斯菲的笑声与身体的颤抖渐渐地平息了下来。这种效果简直如同用注射器打入了镇静剂。

诺斯菲定住了飘忽的视线，面朝格连道谢：

“——哈啊～、哈啊～、哈啊～……帮大忙了，格连。徒劳无益地让你使用了『魔人化』啊……『咏唱』的『代价』或许比想象的更加严重……如果我的内心不更加坚强的话，就会落得与罗德一样了……”

“比起道谢，请您先调整一下呼吸。因为即使是我的毒，也难以抑制住现在的诺斯菲大人。”

从两人的发言可以了解到，格连混合了某种使用

毒的怪物。将它的毒作为药物来使用，大概就可以使诺斯菲的精神安定下来。格连很有可能是可以自由操作多种毒液的虫形魔人。

使主君平静下来的格连站了起来，将纯为黄色的异质眼球转向了我。

然后，他代替诺斯菲继续与我们交谈。

“涡波君，刚才那些是她『坦率』的真心话哦。诺斯菲大人在与拉丝缇娅拉她们的战斗中过度使用了光的『咏唱』，作为『代价』，她变得比我们这些骑士更加『坦率』。”

.....刚才那个是诺斯菲的『坦率』状态？

见我因不知应不应该相信他的话而皱起眉头，他以温柔的表情开始说明道：

“人的心灵会随着光的『咏唱』而被渐渐净化。如果拯救了他人的话，自己也会手有余香.....它的原理是在人人都因魔法而变得『坦率』的同时，

使用者也会变得『坦率』。也就是说，使用光魔法会将心之壁从世界上消除，使世间充满不存在猜忌之心的人吧。”

“格连，你等等……你在擅自说些什么……”

他的说明对作为主君的诺斯菲而言似乎是意料之外的。尽管诺斯菲一副摇摇晃晃的样子，但还是打算以瞪视制止擅自暴露出内情的骑士。

可是格连并没有停下。他始终以温柔的表情注视着我和诺斯菲，打算为此事收场。

“……好了，这样就可以了吧。那么雷迪安特小姐，我们差不多该逃走了。诺斯菲大人的『代价』比预想的要更加严重，已经无法隐瞒我方阵营的内情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作战计划会从诺斯菲大人自己的口中泄露出去的吧。……所以虽然为时尚早，但还是开始作战吧。”

格连将手放在背负着垂头丧气的诺斯菲的巨狼一

一塞拉小姐的肩上，拜托她现在就开始行动。不满于格连的我行我素，诺斯菲大喊大叫道：

“所以说，你凭什么擅自……！主君明明是我啊……！！”

“诺斯菲大人，没关系的。虽然在预定中，应该流血的是涡波君或者拉丝缇娅拉，而不是拉古涅小姐……但从涡波君的性格来看，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吧？不，岂止如此，说不定情况还变得更好了。您不这样认为吗？”

格连终于回应了诺斯菲的话。

他的语气温柔得如同裹了一层糖衣，与艾尔米拉德不同，的确能感受到他想要让兴奋的主人镇定下来的意志。

或许是意识到了他正担心着自己，诺斯菲缓缓地深呼吸，然后平静地回答道：

“是啊……正如你所说，结果不会改变……比起

自己，涡波大人更加重视其他人。如果是无比温柔的涡波大人的话……为了那里的少女，他肯定会前来的……肯定会……”

最后，诺斯菲的视线转向了大圣都中央的弗茨亚茨城。她现露出的背影毫无防备，看来有意就此离开。

若是有意，我也能够从她的背后发起袭击。但是，我没法无视视野边缘升起的火柱。

或许是对仍然举棋不定的我感到了恼火——现在究竟是要同诺斯菲战斗，还是暂且重整态势——一旁的拉古涅催促我做出抉择：

“涡波大哥哥～！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啊！？我会配合大哥哥的！反正我一个人是赢不了的！”

于拉古涅自己而言，想必是迫切希望追上诺斯菲让她治疗自己的出血吧。但通过方才的对话，她已经清楚这是非常困难的了。

可是，对方是『理的盗窃者』。

想要用武力强迫她就范也是十分困难的。

最关键的是，战场太过有利于对方了。

如今，大圣都正处于诺斯菲的掌控之下。

纵使高处的诺斯菲的言行是如此卑鄙，聚集在市场中的人们却仍旧痴迷地望着这位圣女。

这是所有人都受到了『魅惑』的力证。在前方等待着我的弗茨亚茨城恐怕也正处于同样的状态。

令我举棋不定的原因并非只有火柱。

见我因诸多掣肘而驻足不前，格连断定我没有追击的意向。

他从容地向我致以了稍长的告别词。

“涡波君，在最后我希望能得知一件事.....为了给一切做个了断，诺斯菲大人现在难能可贵地竭力鼓起了勇气。所以请涡波君务必也要鼓起勇气做出选择。我从法芙纳大人口中听说，你也与

诺斯菲大人一样，因『咏唱』而千疮百孔了哦。末期的『理的盗窃者』们，甚至连自己的所为之事似乎都无法正确认识啊……—即便如此，我・们仍然相信，如果是你的话，肯定是能够做到的。”

格连的话语使我明白，他虽然与我为敌，但还是在为我加油助威。他仍旧挂心于我。——不过，他忧心的内容却是我前所未闻的。

我因为『咏唱』而千疮百孔……？无法正确认识自己的所为之事……？理所当然的，我并不觉得自己为那样的症状所扰。

“我们将在弗茨亚茨城等候你们的到来。希望你一定要前来。因为我的主君渴望看到你痛苦的样子啊。……那么、再见了！”

以此为结，乘着格连与诺斯菲的塞拉小姐从屋顶上奔驰而去。直到最后，诺斯菲仍依依不舍地注

视着我，但终究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紧接着，地面上的魔人们也打算离开市场。

回收了诺瓦露，将她乘在背上的佩露修娜小姐对艾尔米拉德呵斥道：

“我们也走吧，希达尔克卿！”

“再做下去的话我就太过肆意妄为了吧……没办法~，下次再见吧！涡波！！”

艾尔米拉德等人也逃离了我们。

看到敌人们的背影渐渐远离，我注视起了旁边的拉古涅。确切地说，是对她脸颊上伤口的状态进行确认。

不知她是否察觉到了我的想法，在我询问她伤口的状况之前，她就做出了应答：

“……我觉得自己大概还能撑很长时间。持续使用《Full Cure》虽然无法堵住伤口，但应该是足以应付贫血的。所以，以大小姐她们为优先就好。

”

“抱歉了，拉古涅.....我想要先回宅邸。至少也要确认是否真的发生了战斗.....”

看来拉古涅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尽管无法止血，但时间还算充裕。

可是宅邸那边则不同。火焰能够抵达地面，这已经达到了可能出现死伤者的级别。必须速速行事。

莱纳似乎做出了与我相同的判断，他从墙壁上跳下来与我们汇合。

“.....我赞成基督的意见。只有基督和我两个人的话，以五位魔人和两位『理的盗窃者』为对手再怎么说也不现实。如果前往城堡肯定是会中陷阱的。”

“快点回去吧。回到大家所在的，地下的宅邸——”

我不再注视敌人离去的背影，沿着来路返回。

“好~的！”

“了解。”

在得到两位骑士的回答的同时，我飞奔而出。

穿过喧闹的人群，以升上天空的火柱为目标，笔直地——目不斜视地奔向了地下街。

301. 地下街的战斗

静观诺斯菲一行离去之后，我们即刻穿过大圣都，花了数分钟就抵达了地下街的入口。

通往地下的入口吞吐着凶焰，仿佛在拒绝着任何来客。但我们靠莱纳的风魔法打开通路强行进入地下。

我们踏过烧焦的石头台阶，拨开火焰，忍受着能烧焦皮肤的高温往下前进，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已经面目全非的地下街。我们震惊于这骤变的风光，倒吸了一口凉气。

“怎、怎么会这样……!!”

早上还平安无事的地下街已经完全被破坏了。

它也不是像我初次来的时候那样单单被熊熊燃烧的火焰包围着。鳞次栉比的房屋现在都崩坍了，一半以上都化为了废墟。四处散乱着墙壁的残骸，折断了的房屋骨架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无

数的木材都化作焦炭。

而且，在这崩塌了的地下街的天空中，一个本该不存在的太阳在明亮地闪耀着。

太阳明亮地如同要吞噬街上熊熊燃烧的焰光。

这原本只有在天空的尽头才存在的光亮，现在却被收纳在这狭小的地下街中。这种光亮绝非自然也是一目了然的事。老实说，对于这比地面上的正午还强烈的亮度，就连睁着眼睛都会感觉痛苦。

地下街完全崩塌，满是炼狱般的景象，对人有害的太阳当空闪耀。

确认完现状之后，虽然是个陈腐的比喻，但我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了地狱这个词。

在我身边的莱纳和拉古涅酱似乎也抱有同样的感想。

他们两人大汗淋漓，眯着眼睛，落后在我后面半

步的距离。他们是本能地抗拒在这地下街里带头行进吧。

但是，既然我已经放弃了追击诺斯菲的念头，那么绝不允许选择在这里撤退。

在我们三人下定决心，继续向前行进的时候——从附近的建筑的阴影中传来了声音。

“——大、大哥哥！你回来了！？ ”

本该在房子里的莉帕从阴影里爬了出来。接着，由她的手牵着，沉睡着的我的妹妹也出现了。确认了两人的身影后，我因未发生最坏的情况而安心回话。

“莉帕！阳潼也没事啊……！”

“嗯……我要确保你妹妹的安全的退路。所以一直在这儿呆着。”

“很好的判断，莉帕！那么，从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我离开房子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

“发生了什么……从大哥哥你们离开房子之后，真的发生了很多……首先是塞拉姐姐来到房子……在那个空隙，斯诺姐姐的哥哥在食物里下了奇怪的毒……我们在虚弱的时候被施加了光魔法……但是，那个对大家没什么作用——呃，然后——”

莉帕断断续续地讲述从我离开之后发生的事。可从她的样子来看，我明白了异常事态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我马上打断了她的说明，按住莉帕的肩膀让她只挑重点讲。

“——我现在该去哪里!?”

争分夺秒肯定没错。

莉帕大概也理解了这点，不再重复被打断的话，而是用手支着下巴沉浸在思考中——然后告诉了我此处必要的要点。

“虽然发生很多事，但我认为阻止在中心地带争斗的四人是最高优先的哦！”

“在中心地带么，那我去了！莉帕，你就在这里照顾好阳潼！”

“嗯，交给我！”

交换完情报之后我开始行动。

照着莉帕的指示，我带着骑士二人笔直地向地下街的中心进发。

——在这途中，从上空传来震动鼓膜的高亢声音。

“——、————！！！！”

面对这如同用锐利的东西划过金属板一样的高音，我本能地堵住了耳朵。

为了确认这声音的源头，我马上登上了地下街中还留有形状的一个建筑，然后向空中望去。

我勉强凝目看向晃眼的太阳光的内部——明白了发生高音的场所。

太阳内部有个人影。

我理解了，是这个人发出了高音，还用魔法形成了太阳。

在我凝视的时候，魔法的太阳渐渐变化。

球体的形状逐渐扭曲，如同阿米巴原虫那样，太阳在空中扩散。阳光以不规则的运动侵蚀着地下街，各处都被阳光直射。因为阳光扩散到更广的范围，太阳的光度变得稀薄了，于是我也看清了在太阳中心部那人的身份。

“缇、缇亚……！”

露出苦闷表情的缇亚边飞行边叫喊着魔法。

过于浓烈的魔力和叫喊声混杂在喉咙里，魔法名似乎变化成了非人的高音。

缇亚的左手和失去的右手中释放出光的粒子，她的背后也展现出从未见过的光翼。这如同阿米巴原虫那样扩散的太阳，恐怕就是她那魔力的光翼

的杰作吧。

作为向光翼中过量注入了光属性魔力的结果，它已经完全跨过了飞行的职能化作了太阳。而且，我也知道了缇亚过量使用魔力的原因。

毫无疑问，现在的缇亚因为魔法迷失了自我。

她那叫声、表情和魔法，无一不在诉说她正处在暴走的状态。

我再度确认了时间所剩无几，加快了行进的速度。

但是，在我们抵达之前，状况又进展了。

在空中漂浮的缇亚忽然停止了高音的扩散，缓缓地发出了人类的话语。

她视线朝着正下方，吐出一句。

“……狡猾、太狡猾了。”

她的声音很轻。

虽然很轻但是倾注了强烈的感情，同时也饱含了

异常的魔力。

大概是发挥了与无属性的振动魔法相近的效果。她那轻轻的声音充满了整个地下街，渐渐传播开来。

这个振动传入耳中的时候，身体会不由得因为恐惧而僵住。这很可能是诱发恐怖或者某种异常状态的特殊声音。

缇亚朝着地上的某人，她的低语如同雨滴一般落下。

“.....拉丝缇娅拉真狡猾。狡猾狡猾狡猾狡猾太狡猾了。太卑鄙了.....！我（俺）——、我（私），一直都在忍耐啊.....！我（私）从来都只能在远处观望.....！从未踏出过树荫.....！我（私）明明已经连家都没法回了.....！只有拉丝缇娅拉，还能在那里挥舞着剑.....！我（私）明明也想和涡波呆在一起啊.....！一起舞剑、一起生活、一

起一起——！！”

她那诅咒的对象——是在地上的拉丝缇娅拉。

我从现在行进的高地上凝目观察，勉强能捕捉到那豆粒大小的身影。

我可以看到在地下街的中心地带，拉丝缇娅拉在对着正上方的缇亚呼喊着什么。但是——

“——吵・死・了！吵死了———！！”

空中的缇亚的回应是强烈的拒绝。

虽然我只能听见缇亚的声音，但也明白了说服她难如登天。

伴随着否定的叫喊，魔法从缇亚的左手释放出来了。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最擅长的魔法。那个魔法也是我所熟知的。

“——《Flame Arrow》——！！”

虽说是我听惯了的魔法，但是这次是我从未见过的规模。

白光从太阳散落下来。这次的《Flame Arrow》的直径是十几米。那已经并非是光线而是光星了。这景象，如同光的结界向下方直击一般。

拉丝缇娅拉看上去是在这魔法发动之前就有所察觉，她逃出了《Flame Arrow》的范围。

随后，魔法的光照亮了地下街的中心地带，拉丝缇娅拉曾在地面附近全都溶解了。魔法的范围大贯通力却不足，但是整个废墟还是被完完全全地夷为平地。

看了这连守护者都超越了的魔法，我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之后，在缇亚的下次攻击释放之前，我总算到达了地下街的中心地带附近。理所当然的，在今天早上还存在的宅邸现在已经无影无踪，别说废墟了，这里更接近平地的状态。

在平地的角落，拉丝缇娅拉正面对着一个火团。

那儿立着一根和地下街的火焰颜色稍微不同的火柱。在这根大概能吞下一个人的火柱中，玛利亚屈着膝盖，用双手紧紧抱住自己的身体。

玛利亚脸色青白，劝说着拉丝缇娅拉。

“——怎么都好，拉丝缇娅拉小姐快点！请快点逃离这里！继续这样下去，我们会杀了你的！你不在这儿的话，我们也不会变得这样异常……！”

玛利亚看上去连活动身体似乎都很痛苦，但她还是一边看着空中的缇亚，一边说明向拉丝缇娅拉她们的威胁。

就如她所说，因为自己魔法的光亮而看丢了拉丝缇娅拉的缇亚，仅仅是在空中徘徊着视线，并没有要释放下一个魔法的迹象。

但是，拉丝缇娅拉没有接受玛利亚的提案。

“我不在的话就能应付过去……？玛利亚，那样

的话什么都解决不了！没关系的，我来想办法！”

“可、可是……！这样下去，我不久也会……！
呜、呜呜……！”

“抱歉啊，玛利亚……！我已经决定了，再也不会丢下任何人！”

玛利亚以额头贴近地面的姿势蹲着，而拉丝缇娅拉似乎要继续去说服缇亚。

我插入二人的对话，告诉她们这里由我来接手。

“没关系的，你们两个！这之后由我来想办法！
莱纳和拉古涅酱也在！！”

通过大家的目前为止的对话，我大体把握了状况。

就如诺斯菲所说的，缇亚因为阿尔提的魔法迷失了自我。恐怕她对玛利亚也施加了相同的魔法。但是，这魔法对曾经经历过一次的玛利亚效果很

弱，没能让她完全失去理智。应该就是这么回事了。

“不对，基督。我虽然在.....但拉古涅似乎会晚到一会儿。”

我回过头一看，后头只跟着莱纳一个人。

拉古涅酱大概又会迟到了。但是，援军终究是援军。对于我们的到来，火柱中的玛利亚终于露出了安心的表情。

“涡、涡波.....你、回来了啊.....对不起，大家中了过去阿尔缇魔法.....我.....光是抑制住自己、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不用在意。你能抑制住就已经足够了。之后就让我结束这一切，你放心吧。”

“.....好。”

玛利亚的额头贴着地面，一动不动。她是在集中精力抑制自己吧。虽然地下的火焰的势头没有停

止，但是应该不会像缇亚那样攻击四周了。

接着，拉丝缇娅拉对我的出现做出了反应。

“那、那那个……你回来了？”

她不像玛利亚那样开心。

倒不如说，看她脸上的表情，她似乎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回到这里的原因。

“嗯，我回来了。你马上去和莉帕汇合从地下街出去。我这就把大圣都的结界破坏，用全力战斗。如果是我的《Distance Mute》的话，就能够把阿尔缇的魔法解除……！”

缇亚在空中没有动静，我也还没看到斯诺的身影。

我认为现在就是用大魔法的最好时机，我开始凝聚魔力。

但是，眼前的拉丝缇娅拉摇了摇头制止了我。

“抱歉，涡波。你不能就这样解除缇亚她们的魔

法。这里就交给我吧。”

“……哈？你、你在说什么？莫非，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吗……？”

可能是诺斯菲还留着什么陷阱吧。

我向拉丝缇娅拉询问理由。

“不是，这次的话，不就正是个跨越了就能收获很多的难关吗？所以，我才不想让给你——这样？”

一瞬间我没能理解她给我的理由。

但我立刻明白了拉丝缇娅拉拒绝我并不是出于可以立足的理由，我的声音不禁粗暴起来。

“笨、笨蛋嘛！？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我是不可能接受这种理由的。虽然我这样吼她，但拉丝缇娅拉没有退让，她收起了开玩笑的表情，认真地重复这请求。

“抱歉，这不是玩笑啊……要是我在这儿退让的

话，我就一生都无法和‘大家一起’获得幸福了。就连口中说出这种话都办不到了。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拜托了……”

“又、又是这种话啊……!？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吧……!？”

昨晚和她聊过的——拉丝缇娅拉的梦想。

“大家一起”的未来。

她重复着那个话题。

可那应该只要在更平稳的时候进行交流就行了。既然想拉近大家关系的话，倒不如说尽早把大家的魔法解开为好。我虽然是这样想的，但拉丝缇娅拉和我相反。她告诉我她那完全相反的考量。

“不对，现在就是那个时候了。虽然我刚对玛利亚说过，但这是诺斯菲为我准备的机会啊！——《Growth・Extended》!!”

“什么、喂——!!”

随后，她为自己施加了强化魔法，把我撞飞了。同时，我亲眼目睹我之前所在的场所破裂的瞬间。

一个人影像子弹那样从天空飞来，破碎了地面，扬起了沙尘。

被撞飞的我重整了姿势，看到了从沙尘的烟幕中出现的同伴的身影。

“哈啊、哈啊、哈啊……拉丝缇娅拉……！和、和我的涡波……！别把我丢在一边卿卿我我啊——！”

少女伸展青蓝色的双翼，双手上覆盖着爬虫类的鳞片，双目犹如红玉般闪耀。

这是唤醒了自己血脉，进行了“龙化”的斯诺。虽说是在预料之中的事，但她因为魔法，样子变得很奇怪。她晃动着肩膀，大大地张开嘴巴，像是很苦闷地重复着深沉的呼吸。她一边华丽地登

场，一边无视了我们自问自答。

“啊、啊啊、啊啊啊.....!! 为、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总是会变成这样呢.....? ——嗯，我明白的。正因为是我，才会变成这样.....我很没用.....无论做什么都是徒劳。努力了也没用。做什么都不行啊.....!! ”

在这充分的自虐之后，她以空洞的眼神交互地看着拉丝缇娅拉和我，缓缓地挤出声音。

“拉丝缇娅拉大人，我很没用.....没用没用非常没用，所以无论如何都需要涡波.....要是没有涡波的话，我没法活下去.....所以，把涡波.....请把涡波.....涡波涡波涡波——”

但是，她的话很快就支离破碎，斯诺一边呼唤我的名字，一边向着拉丝缇娅拉的对面、我所在的位置走来。

“——斯诺!! 看这边! 没关系的，我会好好倾听

你的！就像之前在船上聊天那样！”

可是，拉丝缇娅拉在斯诺朝我走来前大喊，停住了斯诺的动作。

和斯诺对话的只能是她，她在那里展露出绝不会退让给我的意志。

被叫住的斯诺重新转向拉丝缇娅拉，她继续着支离破碎的对话。

“涡波的话就能让我尽情撒娇了……但是，涡波已经不再只是属于我了……呜、呜呜呜……要是拉丝缇娅拉大人不在的话，他就属于我了……！你一直一直说着漂亮话，但结果是你一直霸占着他……！明明他是属于我的……！明明涡波是属于我的啊……！”

“嗯，这种认为谁属于谁的思考方式是斯诺最不好的地方吧……只要你别这样的话，你倒是不论怎样撒娇也无妨啦”

对于明显已经失去理智的斯诺的话，拉丝缇娅认真地回答。

都已经是这种状况了，拉丝缇娅还和平时一样对话，这让我陷入烦恼。

理所当然的，斯诺没法能和她进行正常对话，她兴奋地把声音放大了。

“——是的，我不行的！不行不行不行！我至少知道我是不行的！我不行，正因为不行——所以才会变成现在这样！我一直都没法保护大家！总是让大家陷入险境！我啊！就连今天，因为我对哥哥放松了警惕——啊、啊啊……！！果然全都是我的错啊！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啊、啊啊、啊啊啊 AAAAAAAA——！！！”

叫声最终变成了咆哮。

这不是普通的咆哮。这是只有龙人斯诺才能使用的承载了魔力的“龙之咆哮”。这与她背上生

出的青白双翼拍打而生的“龙之风”混杂在一起，像要吞噬周围的一切。

周遭都是充满了庞大魔力的振动和风。

全身都在震动，鼓膜似乎都要破裂。

为了离开此地，我确认周围的同伴。

后方的莱纳比任何人都快地逃离了魔法的范围。

稍远的玛利亚用火柱完全阻挡了斯诺的攻击。单

纯比拼魔力的话，玛利亚是不会输的吧。只要蹲

在那团火焰中，半吊子的攻击应该都不会奏效。

剩下的是拉丝缇娅拉——但是只有她没有应对这

“龙之咆哮”和“龙之风”。不对，准确的说是她压根没想这么做。

她承受着振动和风，虽然脸上表情扭曲着看上去很痛苦，但是依然向前迈进。

我马上接近拉丝缇娅拉，就像扛布袋一样抱起她，远离了咆哮着的斯诺。

斯诺没有追过来的打算。

她化作暴风，停留在原处继续咆哮。

她和缇亚一样看不到周围，把释放压力作为最优先的事。要是放任不管的话，她会永远孤身一人，持续着痛苦不堪的悲惨咆哮，在地下街的中心化作了暴风雨本身的吧。

在与暴风雨拉开距离的途中，我一边跑一边试图说服肩膀上的拉丝缇娅拉。

“拉丝缇娅拉！现在她们所说的，全部都不是缇亚和斯诺的真心话！这种恶意的闹剧，你别给我照单全收啊！这只是用魔法将沉浸在本人内心深处积淀上浮，再用火点燃而已——”

“我明白的。我刚才就从玛利亚那儿听说了，我很清楚。——但是，我不觉得这是闹剧……！我绝不会认可，内心深处的积淀不是真心话！”

拉丝缇娅拉被我扛着打断了我的话。

而且，她反过来想要说服我。

“也就是说，这是——本来，要花上数年才能接触到的内心深处，现在我就能碰触到了哦……？现在就能抛开各种要说的话，直接和大家进行真心的交流哦……？我不想让诺斯菲给我的机会白白浪费……！我・一・直・等・的・就・是・这・个……！！”

“你、难道说……！”

虽然我断定无法和那种状态的二人讲道理，但是拉丝缇娅拉似乎看出那种状态才会有价值。

我因为我们之间的认识差异哑然无语。

另一方面，拉丝缇娅拉生气勃勃的脸上闪耀着光芒。

“算是多亏了诺斯菲的魔法吧……？我的头脑变得相当清醒。现在的话，我感觉可以坦・率・地说出一切。”

我听到那个单词，立马用“表示”查看拉丝缇娅拉的状态。

比起剩余的 HP 或是 MP，我首先确认她的状态栏。

但是，这上面没有艾尔米拉德他们有的“净化”。上面仅仅表示了她全新的状态。

也就是说，现在的拉丝缇娅拉只是在普通的意义上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我所听的，并不是依赖于魔法，而是她坦率的发自内心的请求。

“我甚至想接受大家心底一丝一毫的感情……我既然决定了从今往后要和大家一直在一起，我也不喜欢彼此间有任何隐瞒的事……我想要和大家的真正的牵绊！现在的话，托诺斯菲的手，我能够得到它……！所以，拜托了，涡波！这里就交给我！！”

拉丝缇娅拉就这样叫着，从我的肩膀上跳了下

来，一个人站在大地之上。

直视着她的身姿，我哑口无言。

拉丝缇娅拉的衣服都破了，边角也都烧焦了。

从破开的洞和下摆那儿，都能窥见数不清的伤痕。

磕碰让皮肤变的青白，斩裂的伤口处还滴着鲜红的血。不止是四肢，她头部也在流血，左眼被染的赤红。

她的模样相当凄惨。

这有损于拉丝缇娅拉那足以被称为现人神的美貌。

我能够想象到这之前是一场走错一步就会受到致命伤的战斗。

尽管如此，拉丝缇娅拉也没有拔出腰间的剑。莱文教中被称为神器的“天剑诺亚”上，连一丝被使用过的痕迹都没有。

拉丝缇娅拉恐怕连一次都没有向同伴们反击。

她持续承受着攻击，屡次濒临死亡。

这不是理智的行动。

而且，拉丝缇娅拉还在期待着这场战斗，“让给我”，她这么跟我请求。

我没法理解她的感性，陷入了困惑。

我还记得曾经，拉丝缇娅拉是为了让她轻视自己的生命而被制造的。她被强制地设定为喜欢风险，追求刹那的生存方式。但是，这个诅咒很久之前就被解除了。从那之后，拉丝缇娅拉不会再被谁左右，仅仅作为拉丝缇娅拉生活下去——可她现在却是这样。

现在她不顾性命，拖着濒死的身躯要回到战场。

在我困惑的期间，拉丝缇娅拉独自行动了。她向我后方大力地挥手叫喊，背对我跑了出去。

“拉古涅酱！这是我一生的请求，请阻止涡波！”

也拜托莱纳了！我这就去了！”

“呼、呼、呼……诶诶诶诶诶？我刚到就这样！？”

我看向身后，气喘吁吁的拉古涅酱正想追上前去。

拉丝缇娅拉是认真的。

她甚至恳求她亲密的友人，也要阻止我的介入。

“等、等等，拉丝缇娅拉！”

我正要追赶把我丢下只身回到斯诺和缇亚所在的拉丝缇娅拉。

但是，这之间有个人影插了进来。

出现在我面前的是双手握剑的骑士，居然是莱纳。

“基督，我支持拉丝缇娅拉。虽然只是可能……这不会发展为最差的事态。”

来到地下以来一直安静跟随我的莱纳，在这里拦

住了我的去路。

而且，他给出的理由也太过模糊。正因为他是我最信赖的骑士，对他在这种关键时刻的叛逆，我从内心深处涌起了怒火。

“可能……？别开玩笑，莱纳！就算没发展为最差的事态，但谁也不知道究竟会怎么样！在此之前缇亚拉“再诞”的仪式的时候，就因为这种感觉疏于防备，差点让拉丝缇娅拉遭遇不测不是吗！？拉丝缇娅拉说了要做的话，她会真的去做的！她是真的打算毫不抵抗地硬吃那开玩笑一般的魔力的！”

“但是‘再诞’的仪式因此全部都顺利结束了。那时候的我也抱着和现在的基督一样的感想……现在想起来，我认为那就是正确的做法。多亏了那样，至今艾尔和艾米莉两人仍旧是同伴。要是拉丝缇娅拉在那时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

击溃艾米莉的话，就不会这么美好地落幕了。”

我试图用不久前在大圣堂的战斗作为理由责难莱纳，但是莱纳却反驳说那是正确的判断。。

在我到达之前大圣堂发生的事，在船旅的时候都听他们说了。

确实如此，要是在那时拉丝缇娅拉认真战斗的话，就没法得到斐勒卢托暗地里操纵艾米莉的证据了。是艾米莉成功抓住拉丝缇娅拉之后，从斐勒卢托自己口中泄露了他的计划。要是没有这个而结束一切的话，到最后艾米莉还能不能和周围的人和好相处呢——那就很难说了。

正是拉丝缇娅拉相信艾米莉的良知，毫无抵抗地接受了睡眠魔法，那两个新人探索者的牵绊才不至断绝。

啊啊，我明白的。

我很清楚莱纳想说的事。

可是，在那时要是直接把艾米莉打倒了的话，就更能确保拉丝缇娅拉的安全。

要是我在场的话，毫无疑问会以拉丝缇娅拉的安全优先。

像现在的我一样——绝对！

“基督，你也说过相信同伴非常重要.....但你没法做到相信同伴们的牵绊，旁观她们对话吗.....？”

看到我丝毫没有认同的迹象，莱纳继续说话。

这次是挖出我之前说过的话来进行说服。

我口口声声说要相信同伴，但他责备我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却做不到。他责问我，迄今为止的“相信”，都只是在计算好的安全之中存在而已。

“我相信的！当然，我是相信大家的.....但是，要看时间场合的啊！莱纳！你还不明白我们现在

的对话正是诺斯菲的目的吗.....!?”

“.....抱歉。我不这么认为。倒不如说，现在的发展是这边的——拉丝缇娅拉所想的发展。”

“这是吗!? 这哪里是了!?”

我摊开双手，给他看这面目全非的地下街，让莱纳再次确认现在的状况。

地上艾尔米拉德他们逃走了，魔石被夺，格连也成了敌人，诺斯菲也逃掉了。地下再度充满了火焰，房屋尽毁，拉丝缇娅拉濒临死亡，同伴们全员都在危机之中——如果这不是诺斯菲所策划的发展，那还能怎么说。

我抱着认真的战意瞪视他，但莱纳一动也不动。拉古涅酱或许厌恶我们之间这险恶的气氛，挺身站在我这边。

“啊哇哇哇.....! 莱纳！我虽然还不是很清楚，但糟糕的时候就交给最强的涡波大哥哥出马吧！

涡波大哥哥的话总能这样那样说服大家，让大家回复理智的！肯定的！”

拉古涅酱提出了和我相同的决策，交互着看着我和莱纳的脸。

在这途中，我们视线相交。

她那不安的表情和映在她瞳孔中我的不安的表情重合了。

啊啊，果然拉古涅酱和我一样。

她和我抱着同样的感情，所以能有同感。

因为增加了一个支持我的伙伴，我强硬地向前迈出一步。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莱纳能够配合这个多数表决的结果。

但是，他一动也不动，继续挡住我的去路。

“不好意思，我不会让开的。这也是为了基督。——现在，就让我确认一下。”

为了我……!?

明明他都堂堂正正地叛逆了我，却还在说这是为了我，我的表情不由得扭曲了。现在，就这样在和莱纳对话的时间中，拉丝缇娅拉跑远了。因为莱纳挡住了我的原因，拉丝缇娅拉可就要死了。

刚才，拉丝缇娅拉就差点被杀。

运气不好的话，就算当场死亡也不奇怪。

而拉丝缇娅拉正打算回到那个战场。我就要眼看着她接近死亡了。他要我视而不见……？

怎么可能。

只有这个绝不容许。

要是拉丝缇娅拉不在的话，谁・能・将・我・……

所有的思考都染上了恐惧。

我害怕地不得了。

我害怕失去拉丝缇娅拉。

一旦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思考的余地都变窄了。

我变得只能看到拉丝缇娅拉的背影。不安过于膨胀，胸口变得像是心脏里放了铅球那样沉重。黏糊糊的脑子里，只能集中精力在一件事上。那就是我该去守护的“唯一的命运之人”。只有拉丝缇娅拉绝对不能死。我绝对不会让她死的。绝对绝对绝对——

——有·什·么·东·西·从·我·的·容·量·中·溢·出·了。

这个瞬间。

我从“持有物”中拔出“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跑了出去。

“莱纳!! 你再不让开的话，就把你打晕!!”

我拉近距离，为了将莱纳所握的双剑弹飞用剑横向放出一闪。

“——!? 果·然·如·此!!”

莱纳一边发出惊讶的声音，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

我的动作，没有强行和我对剑，而是退后躲开。
虽然我想像诺瓦露那时候一样在一回合结束，但是果然不行。

我马上向后方的同伴要求协力。

“拉古涅酱，拜托了！”

“好的！要是破绽的话我来瞄准！因为守护小姐也是我的职责！”

拉古涅酱全神贯注于奇袭的一击，她向右手贯注魔力并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对过去在“舞斗大会”上成功奇袭莱纳的她抱有很大的期待。我一边因为有利的状况露出微笑，一边再次向莱纳袭来。

为了应对我的剑，莱纳发动了魔法。

他在阻挡我去路的时候，就提前准备好了吧。

“——魔法《赫勒比勒夏因·二重奏剑》”

这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魔法。

在魔法发动的同时，从肩部附近喷出如翅膀般的浓风。

随后，风迅速收敛，变成了“手臂”，在他的腰间握住了另一对双剑。我本来觉得它被冠以家名所以应该是鲜血魔法，但效果却是风魔法。

四只手使用了全部的四把剑，莱纳挡住了“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的一闪。

我马上重新握紧剑，从另一个方向挥出剑来。

阿雷亚斯流的“剑术”就算以四只手的敌人也能战斗。我毫不动摇，也不再留手，依然想击飞莱纳的剑。

但是，莱纳又刚好挡住了这一闪。

剑与剑交错，互相击飞，不断重复。

和他交手超过了十招，但还是没能打开突破口，我不由得动摇了。

“——!? 这些手，能跟上诺文的“剑术”!? ”

我清楚莱纳作为双剑使也持有世界最高等级的“剑术”。

但是，我认为就算如此，用诺文的“剑术”的话，就能胜过他。

原本认为在剑的正面对决中不会陷入胶着状态的我，马上重新认识了莱纳的实力。

另一方面，莱纳也露出了和我一样震惊的表情。他是认为靠着底牌的四只手能找到胜机的吧，但是，光是防御就已经竭尽全力的现实让他爆了粗口。

“该死！就算依靠这三个人，也完全不是对手嘛！？”

我们互相都没有掩饰预料外的事情。

然后，在这较量中，剑戟继续交错。

我急忙重新评估了莱纳的成长。

就在不久前，在迷宫中拖住诺斯菲脚步的时候，

他也展现了与守护者守卫者们并驾齐驱毫不逊色的强大。

但是，现在在和我战斗的莱纳比当时的他还要强得多。

我听说过，在我去佩艾希亚和缇缇与艾德战斗的时候，莱纳在弗茨亚茨被圣人缇娅拉拉去进行些许训练的事。

虽然我没详细地听过内容，但他似乎是锻炼了“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

因为这些许的锻炼，莱纳的战斗方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因为状态的“表示”上变化很少，在船旅的途中我也没注意到。

尽管没法取胜，但他对于不被击败的战斗方式异常熟练。

没错——异常。

.....他是不是过于擅长防御了？

我从之前开始每次放出能够确信获得胜利的一闪，但是他也每次在千钧一发之际承受了下来。拉古涅酱虽然也想见机行动，可是莱纳一直把握着她的动作。这是无法用技术说明的敏锐的直觉。

我马上将敌人置之不理放入选择，而不是打倒他。

我也设法想把这过于难缠的莱纳丢下。但是，要甩开因为风魔法而速度特化的他也很困难。我因为现在没法使用扭曲距离的次元魔法《Default》而懊悔不已。大圣都的结界当然也没脆弱到我在战斗的同时就能破坏的程度。

我咬牙切齿。

因为莱纳比预料之外还要难缠，我连一步都没法前进，——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现在还能看到视野尽头的拉丝缇娅拉正在逐渐远去，但这着实令我焦躁地快要发狂。

之后，拉丝缇娅拉还是会回到之前战斗的场所吧。

她似乎首先会去说服缇亚而不是斯诺。

她在崩塌的建筑物中选择了较高的地势，在这上面开始向空中的太阳叫喊。

她还想像之前那样胡来——！

她那无谋的挑战落在我眼里。

我一边和莱纳战斗，一边隔着他的背后——

302. Hero

地下空间中充斥着缇亚的叫喊声。

“——、———、———!!”

这音色已然抵及魔境，有的人听了或许会因之发狂。

虽然声音大到足以震破鼓膜，但这还算不上危险。可是，只要听到这种不应存世的未知声音，人的脑海终究会陷入混乱。

面对这样一种足以被称为广域魔法的声音的挹伐，拉丝缇娅拉却仅以话语来应对：

“——缇亚！太远了，我听不到你在说什么!! 一个劲儿地在远处释放魔法像什么话，你真的是想要成为剑士的人吗!?”

她竭尽全力地嘶喊，煽动空中的缇亚。

一直彷徨于空中的缇亚因心中的自卑受到刺激，再次认知到了地面上的拉丝缇娅拉。她停止

了叫喊，视线缓缓移向下方，喃喃道：

“拉、拉丝缇娅拉……!? 为什么，不逃走……!? 为什么，要对我（俺）——”

“以这种姿态主张自己是剑士的缇亚实在太可笑了啊！你现在的这种样子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剑士吧！！”

“——我、我（俺）是剑士！！我从小时候开始就一直、无论何时都想要作为一名剑士活着！我决定要用剑来战斗，依靠剑来生存，从来都是如此！对这一点，你居然敢——！！”

缇亚因挑衅而热血上头，失去的右臂前端所迸发出的魔力被她变化成了剑的形状。

随后，她拍动遮盖整个天幕的光之翼，如坠落般飞向正下方的拉丝缇娅拉。

看到缇亚自己离开安全范围，打算用剑而非魔法决一胜负，拉丝缇娅拉一脸怜爱地笑了起来。

想必是觉得如此容易就上钩的缇亚实在太可爱了吧。

“你来了呢～，缇亚！到我可以触及的地方来了！！”

“不管在哪里，我都不会输！就算是拉丝缇娅拉，我也能以剑胜过！让你见识一下！——我（私）也是用得了剑的！看好了！！我（私）也是能做到的啊！！”

缇亚降落在拉丝缇娅拉所处的建筑物之上，不顾一切地挥舞起了右臂的光之剑。虽然缇亚的剑法就算是恭维也称不上漂亮，但由她这种等级的存在来挥舞的话，仍会获得与之相称的恐怖速度和威力。拉丝缇娅拉以毫厘之差避开了缇亚的剑。

虽然仅凭体术就应付了这一剑，但随着剑的攻击愈加猛烈，她终于不得不搬出腰间的剑。

但拉丝缇娅拉仍未拔剑出鞘，而是打算以带鞘的剑身承受避无可避的一闪。

“——什!?”

但她的防御却以失败告终。

若真是剑与剑的交锋，那么这无疑是一次精妙的防御。可缇亚的剑是由魔力所构成的，更何况使用它的缇亚已然不顾一切。

在剑鞘与光之剑接触的一瞬间，缇亚释放了收敛成一束的魔力——令其炸裂。

凝成刃状的光扩散开来，如霰弹般穿过剑鞘的防御，撕裂了拉丝缇娅拉的肌肤。

“明、明明做出了防御，却还是被砍伤了吗……! 这是什么招式……!”

“拉丝缇娅拉 a 啊啊啊——!!”

相较于因蛮不讲理的攻击而面露苦笑的拉丝缇娅拉，缇亚则是兴奋地大叫出声。

拉丝缇娅拉立刻将剑鞘也扔在了地上，向前踏出一步。

大概是领会了就这样继续在剑所能及的距离内认真较量的危险，拉丝缇娅拉任由缇亚杂乱的剑光掠过躯体，强行闯入了徒手搏斗的区域。

她活用自己的身体能力，抓住了不擅长体术的缇亚的左手腕和右上臂。

“可恶！放、放手——！”

缇亚拼命用力，想要从束缚中挣脱。

拉丝缇娅拉固然不会如她所愿，但也并未转入更进一步的攻击。她既没有攥断对方的手臂，也没有控制对方的关节，而是选择面对面地进行『交流』。

“呐，缇亚……你为什么想要成为剑士……？做到这种地步，又是为了什么……？能不能简单地讲给我听一听呢……？”

“为、为什么我（俺）想成为剑士……？那还用说！肯定是……肯定是因为——！”

缇亚想要回答——中途却戛然而止。

在拉丝缇娅拉的询问的诱导下，她表情扭曲，似是忆起了不堪回首之事。

紧接着，她开始大发脾气，一边喊叫，一边胡乱地凝练起自己的魔力：

“a、a 啊啊～，烦死了！烦死了烦死了烦死了烦死了——！！”

只考虑体术的话，这个距离是拉丝缇娅拉的主场。

然而，缇亚能够使用魔法，并且她的魔力强大得只要一起刻意为之的小小失败就能在瞬间引发足以致死的爆炸。

“——《Flame・Arrow》！”

魔法的名称虽然是《Flame・Arrow》，但效果

却完全不同。

失去了制御的浓郁魔力在她和拉丝缇娅拉之间如闪光弹般炸裂。这与以前莱纳拿手的自爆战术是同一种技巧，可其规模却是莱纳的数十倍。

这是拉丝缇娅拉无法承受的威力，她只能松手逃离。

缇亚确信，她一定会在魔法发动的同时逃开——

“——诶？”

缇亚愣住了。

即便发生了威力如此骇人的爆炸，拉丝缇娅拉的双臂却纹丝不动，这令她大感不解。

拉丝缇娅拉仍旧立于缇亚的眼前。

接着，她双手的状况被缇亚看在了眼里。

手指折断了——岂止如此，十指之中有两根手指因爆炸而消失。尽管手臂上的肉被剝走，伤口

深可见骨肉，拉丝缇娅拉却仍然紧紧地抓着缇亚。

拉丝缇娅拉没有进行闪避。

她既没有防御也没有闪避，而是选择继续与缇亚面对面。

接着，脸皮在刚才的爆炸中被削去大概一半的拉丝缇娅拉强撑着伤躯边笑边向缇亚宣告道：

“……不好意思，我是绝对不会放手的。”

“为、什么……？”

缇亚近乎呻吟地问道。

她大概不明白拉丝缇娅拉为何要做到这种地步吧。

——我也不明白。

拉丝缇娅拉没有让痛楚形于颜色，微笑着继续进行对话。

她没有回答自己这么做的理由，而是若无其事

地继续开口劝导道：

“其实啊，缇亚执着于剑的原因，我多多少少已经明白了……毕竟我们一起聊过那么多、还睡在一起、甚至亲密地教习了剑术啊……”

“拉丝缇娅拉，你的手……还有脸……”

“缇亚之所以对剑如此执着——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小时候就是因为不会用剑才在家中没有容身之处的，对吧？”

拉丝缇娅拉无视了面无血色的缇亚，毫不留情地令话锋触及了她的内心。

“住、住口！拉丝缇娅拉！不许再继续了，放手！立刻给我闭嘴！”

缇亚没有再使用魔法，而是试图通过挥动手臂来挣脱。

尽管缇亚拼命地想要立刻从拉丝缇娅拉面前逃离，但拉丝缇娅拉仍不肯放手。明明承受着

难耐的剧痛，可她非但对此不置一词，甚至还将『交流』一以贯之。

“——不过，缇亚也已经知道那个理由是错了吧。你也明白一切都是因为‘使徒’的存在，所以不再那么拘泥于剑了。舍弃了铁质的剑，转而使用魔法之剑。……有种模棱两可的感觉。”

“拉丝缇娅拉！再不放开的话，我就砍断你的手！就用这把剑！！”

一如所言，缇亚用右臂构筑出了魔法之剑。

那是与铁质的剑不同的，变幻自如的光之剑。不用说，这把剑即使在双臂受到控制的情况下也能挥舞得了。想要用它劈砍明明身临战斗却在眼前一味地说长道短的拉丝缇娅拉简直易如反掌。——她已经不打算手下留情了。

缇亚以走投无路的表情出言威胁。可是拉丝缇娅拉的回答并没有变：

“缇亚看似洒脱，实际上却是优柔寡断的类型呢。对故乡和剑都恋恋不舍。其实就算是使徒西斯的问题，你也稍微有些后悔吧？”

“……………!!”

拉丝缇娅拉满脸是血地靠了过去，说出的话正中鹄的，这使得缇亚的表情扭曲了起来。

就眼前这种情景而言，只能认为拉丝缇娅拉是失去了理智。

由我的经验可知，能够真正拯救痛苦之人的话语只有发自内心的呼喊。但是，放弃防御只进行呼喊决非理智的行为。

面对狂气外溢的拉丝缇娅拉，缇亚只得号叫道：

“a 啊啊、a 啊啊啊、a 啊啊 AAA——!! 烦死了一——我说过你烦死了吧！明明都叫你逃走了！为什么！？你管我（俺）是做什么！？你为什么对我

（私）的事如此、如此——！！”

伴随着尖叫，缇亚挥下了光之剑。

失去了制约的缇亚无法遏止自己的攻击。

接着，拉丝缇娅拉——再次承受了这一击。

光之剑在挥下的同时如活物般改变了形状，它的剑刃刺入了拉丝缇娅拉的右腹部。受到攻击的并非缇亚所宣告的手臂，而是腹部，拉丝缇娅拉因而笑得更加灿烂了。

“咕、唔 u 唔 ~——！缇亚果然很温柔啊。即便是在这种状况下，也不想使别人遭受到与自己相同的痛苦啊.....为什么要关心缇亚呢，是因为我喜欢这样的缇亚哦。”

“我、我才不温柔.....！比起手臂，腹部更加危险啊.....！你会死的啊，拉丝缇娅拉.....！！”

“缇亚.....如果你真的恨我，那只要砍得再深些就好.....”

终于，拉丝缇娅拉将生杀予夺的权利也托付给了眼前的缇亚。

即使受到了致命伤，她的态度也没有改变。就像在宣告比起疼痛与恐惧，自己对缇亚的信赖更胜一筹那样，她脸上再无惧色。

“但是，我相信缇亚会因我而犹豫的……我相信无论缇亚处于何种状态，都会在杀死我这件事上感到犹豫的哦……”

“……!!”

缇亚哑口无言，发出了不成声的叹息。

她已经不再询问“为什么”了。

已经不是再探求理由的时候了。眼前毫无防备的少女的疯狂——以及她的信赖之深重，使缇亚如被五花大绑一般动弹不得。

恐怕“杀死拉丝缇娅拉”的教唆此时正盈满缇亚的脑海。

只要看到为数不少的高杀伤力魔法，再联系对话的方方面面，此事就是不言自明的。用负面情感将人的本能完全覆盖，这就是『火之理的盗窃者』阿尔缇魔法。

可拉丝缇娅拉的声音却传入了她为杀意所充斥的思考之中。

虽然真的很蛮干，但的确传达到了。

结果，缇亚的本能与理性展开了激烈交锋。

因杀意和牵绊的均衡，她的身体完全僵直了。

这时，仿佛是将身体托付于缇亚一般，拉丝缇娅拉倚向前，松开了一直紧抓的双手，将缇亚环抱在胸前。

被交付以包含生死在内的一切权力的缇亚继续呻吟道：

“u、a 啊、a 啊啊啊、啊啊，我（俺）恨拉丝缇娅拉.....你对我（私）来说很碍事，碍事到了

极点.....我（私）对拉丝缇娅拉、对拉丝缇娅拉.....——”

缇亚露出险恶的表情凝视着紧贴在自己身上的拉丝缇娅拉。

接着，她挥动摆脱了束缚的单臂，将那把光之剑——

“——啊 a 啊 AA~，不对!! ”

缇亚高声否定道，同时解除了魔法之剑的实体，使其归作魔力的粒子。

接着，缇亚用唯一的手臂用力回抱拉丝缇娅拉，回应了她过于深重的信赖：

“——拉丝缇娅拉是我（俺）的同伴！即使了解了我的一切，也依旧在我身边！始终相信着我（俺），无论何时都在引导着我！和那些人不一样！以对等的立场与我交谈，作为对等的友人与我交往！你不仅是同伴，更是我（俺）的朋友啊!! ”

缇亚为她与拉丝缇娅拉之间的牵绊做出了证明。

她的眼眸恢复了神采，将光之剑的粒子变换成了回复魔法，堵住了拉丝缇娅拉腹部的伤口。
——与此同时，我停止了攻击。

缇亚进一步用自己醇厚的魔力包覆住了拉丝缇娅拉所有的伤口。填补缺失的手足的魔力也好，化作羽翼的魔力也好，铸就太阳的魔力也好，全部被转换成了回复魔法。缇亚治疗着自己刚才打算杀掉的拉丝缇娅拉，同时叫喊道：

“拉丝缇娅拉是我（俺）的朋友！无论发生什么，始终都是！今后也始终都是——！！”

仿佛是将满溢的杀意当做薪柴那样，她拼命地使用回复魔法。

可以感觉得到，在她心中燃烧着的阿尔缇的火焰渐渐熄灭了。『火之理的盗窃者』的魔法正在

被与其相匹敌的力量抵消。

大声呼喊过后，缇亚支撑着倚靠在自己身上的拉丝缇娅拉，喘息道：

“.....拉丝缇娅拉，抱歉。真的很抱歉。.....老实说，我（俺）憎恨着拉丝缇娅拉。我想象过很多次，如果拉丝缇娅拉不在了的话，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真的感到不畅快的时候，也有想过要杀掉你。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对拉丝缇娅拉怀有与这种厌恶之情同等的喜爱之情.....拉丝缇娅拉，就算我这样.....希望你不要讨——”

“我是不可能讨厌你的。我相信着缇亚哦。更何况，恨到想要杀掉我这样的程度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不如说我对此感到很是享受哦。我上次在船上说过的话不是骗人的，所以放心吧。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谢谢你。拉丝缇娅拉。”

拉丝缇娅拉像是无事发生一般，语气一如既往。缇亚因她的信赖而高兴得眯起眼睛，开口表示感谢。

如今，二人找到了只属于她们的感情归宿。

她们没有去解除魔法，而是消化了那满满的负面感情。

拉丝缇娅拉以“这对我们来说理所当然”的态度笑了出来，继而开始确认自己险些死亡的身体的状况。

“好~了，身体可以行动了。目标达成.....呵呵~，我相信着你哦，缇亚.....你流泪的表情还是这么可爱啊.....”

她挪动仍未愈合的手指，拭去了缇亚流出的泪水。

接着，她将手指未愈的手握成了拳状，她手上的很多部分不仅是皮肤，连肉也被削去了，这种

握拳方式看着就疼。

拉丝缇娅拉就这样攥着拳头离开了缇亚，迈出步伐。

“——那么，就到下个人那里去吧。”

她的目标是仍然呼啸于地下街中的风暴。

那是处于狂乱之中的斯诺的所在之处。拉丝缇娅拉没有拿起自己的剑就马不停蹄地想要投身于下一场战斗。

后方的缇亚想要制止她，她却完全没有停步，继续向前。

她的背影显得无比的勇敢——
——始终注视着这一过程的我喃喃道：

“缇亚停下了……？”

对此感到难以置信的我不禁停住了手中挥舞的剑。

不光是手上的动作，启动的技能 and 脚步也一

样，我注视着达成和解的两人的身影，同时长出了一口气。

缇亚不再暴走意味着危急关头已经成为过去。

现如今，整个战场的战力差有了颠覆性的改变。只要有缇亚的魔法在，拉丝缇娅拉就不会当场丧命。就算是以斯诺和玛利亚为对手，也能让人多少感到安心。

多了几分从容的我——一下子将视线转回到同自己战斗至今的莱纳身上。

因过于在意拉丝缇娅拉而分割的意识集中到一处，开始审视一直与自己战斗的敌人的状况。

“HAa、HAa、HAa———!!”

莱纳以几近咳血的力度大口呼吸，将双剑插入地面，以其支撑行将倒地的身躯。

因为拉丝缇娅拉有生命危险，我不顾一切地对莱纳发起了猛攻，结果使他遍体鳞伤。

足以使常人休克的冲击伤有十五处，其中造成骨骼开裂和骨折的有四处。

伤及动脉的有三处，其中有一处造成了韧带断裂。

如果有意，我还可以数至更加细微的伤口，但到这种程度就已经足够了。这些足以使我明白，莱纳的伤势已经严重到会令人对他为何仍未倒下感到费解的程度。

在此之上，他不准我通过的意志仍未溃灭，继续阻挡在我面前。

正如莱纳宣言的那般，他成功绊住了我的脚步。

不仅因拉丝缇娅拉，我也因莱纳的奋战而感到了震惊。

难以置信、无法理解、不由得僵在了原地。

我被两人的觉悟震慑，变得呆若木鸡。

或者说，我被他们的觉悟打动了。

拉丝缇娅拉也好，莱纳也罢，都看准了最完美的 Happy End，毫不妥协地进行奋战。

他们并非没有经过计算，而是在计算过后，明知不划算却仍然对困境发起了挑战。

见识到两人的战斗之后，我发自内心地感到了艳羡。

我认为他们拥有我所没有的东西。准确来说，他们两人拥有我们——『理的盗窃者』们所没有的东西。

莱纳和拉丝缇娅拉。

在我思考这两人的共同点的时候——圣人缇娅拉的身影突然掠过了脑海。

我记得他们两人与圣人缇娅拉有所牵扯，并从她那里获赠了某些东西。

或许就是因为此事，虽然他们的能力值并没有

发生太大变化，但可以感觉到他们在某方面有了巨大的成长。没错，可以感受到他们在与『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这一表达相称的事物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

它是超越了过去的我所设定的数值的力量。我曾笼统地将之定义为“内心的强大”。

如今，我因其而落败。

虽然这样表达仍然很笼统，但我就是有这种感觉。

感受到了失败的我伫立在原地，只能喃喃出一句话：

“——莱纳，已经可以了。”

“HAa、HAa、HAa……！HAa、HAa、HAa……！”

可是莱纳却因为喘不过气而无法回答。

不，不止是呼吸，他的体力和魔力都已经到达了极限。

“抱歉，我做过头了……接下来我会听从莱纳的意见静观事态发展的……”

不过我的声音好歹是被他听到了。

在听到这句话的下一个瞬间，莱纳松开了支撑着身体的剑柄，当场跌坐在地。随后，他开始用所剩无几的魔力对自己释放回复魔法。就他的能力值而言，应该是可以将自身完全治愈的。

确认了莱纳的平安之后，紧接着，我看向了自己的双手。

“……怎么回事。”

我自问自答道，同时开始冷静地俯瞰状况。

因为无法使用次元魔法，所以我利用在短时间内掌握的新技巧（Skill）——不必依靠《Dimension》而能像使用《Dimension》一样鸟瞰地下

街。

在崩塌的地下街中。

将缇亚从魔法中解放出来的拉丝缇娅拉现在正朝着独自痛苦的斯诺所在的下方前行。另一方面，遍体鳞伤的莱纳倒在地上，而造成了这种情况的我却是毫发无伤，甚至能不紧不慢地确认着状况。收到与我共同战斗这一指令的拉古涅则因为我中途改变了想法而露出困扰的表情。

看上去，相川涡波才是做错了的那个人。

我因一系列难以理解的过程与状况而继续自问自答。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不，我基本上已经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原因就是先前那种粘稠的感觉。

在察觉到拉丝缇娅拉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我迷失了自我。

搞不好要比缇亚和斯诺迷失得更深。

我对自我的迷失感到难以置信。

别看这样，我至今也算是跨越过了好几次修罗场。

时至今日，要我用理性击溃感性并不在话下。疼痛和心神丧失这种程度的事情也都不能使我动摇。我的身体现在甚至能够无视生理活动。

明明如此，我却像普通人那般迷失了自我，对自己无比信任的骑士莱纳大打出手。

那种粘稠的感觉正是有着如此的强制力。

这种强制力的等级甚至足以说成是“灵魂在拒绝拉丝缇娅拉的死亡”。

在得到这种结论的同时，格连所说的——末期的『理的盗窃者』们甚至连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无法正确认识——这句话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中。

“这是真的吗……？”

我最近经常被称作『次元之理的盗窃者』。并且，我已然对自己早期认为是 Boss 级敌人的守护者（Guardian）们产生了同伴意识。

缇达、阿尔缇、诺文、艾德、缇缇、法芙纳——还有诺斯菲和我。虽然说不清其中的理由，但我们都是相同的。我们因为同样的理由而拥有同样的生存方式。

.....守护者们（大家）是否也感受到了我刚才的那种难以言明的不安感与束缚感呢？

“因此，格连才会说出那种话.....而莱纳和拉丝缇娅拉对我.....”

刚才莱纳和拉丝缇娅拉或许也从我身上感受到了与守护者们（大家）相同的不安感。

凡是『理的盗窃者』——都活得都很拼命，执着于生前的愿望。

他们不是恶人。不如说很容易就能看出他们本

性善良——可是却总让人觉得他们弄错了某种重要的事物。这就是『理的盗窃者』的倾向。

别人也能在我身上看出这种倾向吗。

就像我看到守护者（Guardian）们的时候会产生“他搞错了某件事情，不能放任不管”这样的想法一样，别人在看到我的时候是否也会产生同样的想法呢。

我重新审视着自己。

我将曾经跟自己战斗的『理的盗窃者』们那疯狂的身姿与现如今的自己相比较——同时注视着即将与斯诺发生冲突的拉丝缇娅拉。

注视着她那不顾自身安危，想要取回同伴间的牵绊的背影。

303. 尘埃落定

在我重新审视自我的同时，拉丝缇娅拉的战斗仍在继续。

她拖着尚未恢复的身体，没有理会打算制止她的缇亚，朝着呼啸于地下街的风暴的中心前进。

以斯诺为对手，拉丝缇娅拉选择的战术很简单。

那就是再次毫无防备地接近，在其面前以发自内心的呼喊叩击对方的心灵。与刚才劝说缇亚时的做法完全相同。

拉丝缇娅拉知道，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达成心灵相通。说不定，她是打算模仿我的做法。为了帮助斯诺，她顶着攻击靠近过去，控制住斯诺、将其推倒、然后又反过来被其压倒——近在咫尺的争吵由此开始。

“——拉丝缇娅拉大人，我是不行的……！我不

行我不行我不行，我是不行的，所以无论如何也需要涡波……！没有涡波在身边，我是活不下去的……！”

“我知道哦，斯诺。”

“如果是涡波的话，我就可以对他撒娇了……可是，涡波已经不再是只属于我的东西了……呜 u、呜 u 呜呜呜，要是没有拉丝缇娅拉大人的话，明明他就会一直属于我了……！拉丝缇娅拉大人总是说得好听，结果却全部自己独占！明明是我的东西……！涡波明明是我的东西……！！”

“嗯～。斯诺害怕再次变得孤身一人啊……”

被按倒在地下街千疮百孔的地面上的拉丝缇娅拉完全不做抵抗，再次舍生忘死地与斯诺交流。

“斯诺，这样的情形是第二次发生了呢……『舞斗大会』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

“『舞斗大会』.....?我、我在那一天、输了.....成为了败者,被夺走了重要的事物.....可是,这次则不同,是我压在了拉丝缇娅拉大人的上面.....!!”

“.....被夺走吗。你会这样想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也想辩解一下啊。”

现在的状况确实与『舞斗大会』十分相似。

可是形势却全然不同。

上次拉丝缇娅拉将斯诺骑在身下,这次却被反过来压住了。骑坐在上的斯诺若是挥下拳头的话,拉丝缇娅拉恐怕会落得个脑浆迸裂、当场死亡的下场。

即便如此,拉丝缇娅拉的态度依旧强势:

“斯诺.....这次确实和上次有一些不同呢。对我来说,那时的你与陌生人无异,而现在则不同.....现在发自内心地想要帮你的人,不是涡波

而是我。并且，这么想的人并非只有我而已。”

拉丝缇娅拉故意将视线从斯诺身上移走。

斯诺受她引导，也转移了视线。

在视线前方的是另一位同伴、同样参加了『舞斗大会』准半决赛的缇亚。

缇亚的表情与彼时截然相反。

在『舞斗大会』准半决赛的那一天，缇亚讨厌着斯诺，全盘否定她的存在。而如今的缇亚却眉头紧锁，由衷地担心着自己的同伴。

她既担心着拉丝缇娅拉，同时也担心着斯诺。

缇亚将手伸向斯诺，声嘶力竭地喊道：

“斯诺！！清醒一下！我们是同伴啊！清醒过来，再和我一起练剑啊！我还没能胜过你一次呢！！”

“西、西斯大人……？”

缇亚的声音奏效了。

在认知到拉丝缇娅拉之外的人物的瞬间，斯诺的狂乱似乎缓和了一些。

在面对我和拉丝缇娅拉的时候，斯诺情绪亢奋，以致于对话无法成立。但是当她面对身为同伴的缇亚之时，我的确可以从她的反应中窥见几分理性。

“不是这个！笨蛋！称呼我的时候要——！”

“呜、呜 u……缇亚……”

“没错，斯诺！我是缇亚！我就在这里啊！！”

缇亚的登场使斯诺产生了明显的动摇。即使身在远处，我也看得出她狭隘的视野变得开阔，能够将周围的事物收入眼中了。

虽然斯诺心底燃起的火焰仍没有熄灭，但那火焰确实受到了撼动。缇亚传达出的情感使斯诺感到了心安，令她渐渐找回了自我。

拉丝缇娅拉乘势追击。

她再次转移了视线，像是还有其它事物想要展示给斯诺。

在她视线前方的是腾空的火柱，本已分身乏术的玛利亚立于其中。

“斯、斯诺小姐.....”

玛利亚也不甘于袖手旁观。大汗淋漓的她举步维艰，连同火柱一起靠近斯诺，喊出了她的名字。紧接着，玛利亚鞭策起精疲力竭的身躯，颤抖着喊道：

“对不起，斯诺小姐.....让你因为我的魔法变成了这样.....！但是，我相信，如果是斯诺小姐的话，这种事是不要紧的.....！因为我知道，这一年间斯诺小姐生活得比谁都要坚强，比谁都更加重视与大家之间的牵绊！多亏了你，我与拉丝缇娅拉小姐之间的牵绊才从未断绝！你的温柔我比任何人都要了解！！”

“玛利亚……！”

说完了想要传达的话语，玛利亚再次倒在了火柱之中。

这无疑是她用尽余力的呼喊。领会到她为自己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斯诺眼中浮现出泪水，呼唤她的名字作为回应。

在泪目的斯诺面前，拉丝缇娅拉发出了决胜一击：

“斯诺，不要紧的。放心吧。就算认真起来的斯诺失败了，为你加油助威的人如今也不只涡波，还有许许多多朋友。因为有我们在……”

拉丝缇娅拉挪动被压倒的身体，艰难地用双臂抱住了斯诺的头。接着，如同要证明以前在船上说过的话一般，她开始抚摸斯诺的头，打算让斯诺尽情撒娇。

“这里的每个人都不是斯诺的英雄。不过，大家

都把斯诺当作『挚友』。因此，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哦，斯诺……”

“挚、『挚友』……！大家都是我的『挚友』……！”

这句话触动了斯诺的心弦。

和『地之理的盗窃者』诺文有所相似的斯诺与他一样，一直渴望着挚友。可是，她以前悲剧性地失去了被自己称为挚友的存在，此事已然成为了精神创伤。

拜此刻完美的情景所赐，这份创伤正在逐渐愈合。

由此可见，这的确的确是拉丝缇娅拉想要的“机会”。

斯诺为新挚友的诞生感到了欣喜。

这种欣喜不输于她心中的『火之理的盗窃者』阿尔缇的火焰。

在欣喜之风即将吹熄心头的火焰之时，她厉声喊道：

“是的……！是的，拉丝缇娅拉大人……！拉丝缇娅拉大人是我的挚友……！！你说过要与我共同生活下去……！说过直到最后也要在一起……！与如此无能的我成为了朋友……！！我已经不想再失去朋友了！为了我而身受创伤的挚友！为了我而努力的挚友！我绝不会、再次失去了~——！！”

斯诺仰天大吼，同时卸去了全身的力气。

拉丝缇娅拉因而从束缚中解脱了出来。

“嗯……”

拉丝缇娅拉有些难为情地接受了斯诺的告白。随后，她起身再次抱住了双膝跪地、仰天大吼的斯诺的脑袋，不断地抚摸着。

斯诺把脸埋在拉丝缇娅拉的胸前，鼻涕一把泪

一把地道歉。

她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

“啊 a、a 啊啊 ~，抱歉.....！抱歉，拉丝缇娅拉大人 ~!! ”

“又 ~ 在称呼里加上 ‘大人’ 了。.....不过，斯诺就是这种风格，所以算了吧。更正太麻烦了。”

“拉丝缇娅拉大人.....你、你生气了吗.....？生气了吧？抱、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真的万分抱歉 ~!! 我刚才只是鬼迷心窍了！只是一时迷失了自我！所以，请务必不要抛弃我 ~！请让我陪在你身边 ~！我想继续和大家在一起!! ”

“——斯诺！我对缇亚也说过了，没关系的！在船上被打 ‘会给你添麻烦’ 的预防针的时候，我对此的回答是 ‘这种事情放马过来’ ！从今以后，这一点是绝对不会被颠覆的哦！所以如果斯

诺能够继续做你自己，从今以后一直和我在一起的话，我就很高兴了……”

“拉、拉丝缇娅拉大人～……！感激不尽……！！”

听到拉丝缇娅拉的回答，痛哭的斯诺更加感激涕零了。

充分地抚摸疼爱了斯诺之后，拉丝缇娅拉走向了残留于地下街的最后一个问题。

“呋唔，还剩下……”

那就是升腾于稍远处的火柱。

造成这种状况的魔法的使用者、与拉丝缇娅拉交往时间最长的少女正身在其中。拉丝缇娅拉正对着玛利亚，自豪地报告道：

“我干得怎么样？玛利亚。”

“……嗯。干得太漂亮了，我惊讶得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正因如此，拉丝缇娅拉小姐才是

我的憧憬。”

“诶、诶诶，是这样吗？那、那个，这夸得让我有点想笑场啊……”

拉丝缇娅拉的表情变得散漫放松，靠近了足以将肉烧焦的火柱。

玛利亚虽然也同样高兴地笑着，但她额头上的冷汗十分醒目。她连站都站不稳立，光是讲话都很辛苦。

“那么，之后就只剩将我的魔法完全消去了……不过，那个，可以的话能请你稍微快一点吗……？其实，我已经快到极限了……的说……”

“嗯，消去它吧。这火焰虽然帮了我各种各样的忙，但也得小心过犹不及啊。……就是这样，缇亚~！来帮我一把~！没有缇亚的帮助是不行的~！”

呆立于远处的缇亚听到她的声音，慌慌张张地

小跑着靠近。

“哦、噢!!”

然后，两位世界最高级别的神圣魔法使用者手牵手并肩而立，为了帮助玛利亚而咏唱出同一种魔法。

“——《Remove》!”

“——《Remove》!”

拉丝缇娅拉伸手放出了魔法之光，缇亚用膨胀的光之臂包裹住了玛利亚的身体。

火柱像是失去了氧气一般渐渐萎缩起来。

玛利亚紊乱的呼吸匀称了下来，表情也放松了许多。与此同时，随着充斥于地下街的火焰走向衰弱，空间中的温度急剧下降。

失去了作为魔法使用者的玛利亚，地狱变回了它原有的姿态。

并且，燃烧在大家心中的火焰也完全消失了。

看到玛利亚状态良好，拉丝缇娅拉低喃一声：
“结束了吗……？”

“结束了。精彩，完美。完全胜利了。”

没错，结束了。

结束得如此简单……远快于我那时的速度……

“呵呵，做到了……而且四肢健全。哪里都没有被炸飞。”

拉丝缇娅拉因事情的进展比预想的更加顺利而高兴，确认着自己身体的状况。

她的衣服破破烂烂，从中露出了满是烧伤与淤青的肌肤。

被缇娅刺伤的腹部没有愈合，鲜血正自其中渗出。面部的皮肤被削走了一部分，手指也并不齐全。

“不对，拉丝缇娅拉小姐。手指被炸飞了哦。”

玛利亚冷静地指出了受伤最重的部位，而拉丝

缇娅拉则是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啊，真的啊。这个、能治好吗……”

“拉丝缇娅拉！——《Full Cure》!!”

这时，捡起了被炸飞的手指的我飞奔过去，全力使出了回复魔法。

在过去缇娅负伤的时候，我从医生那里听说，如果能够谨慎迅速地使用回复魔法的话，是可以将一度分离的肉体重新连接起来的。我以最大限度的魔力谨小慎微地对拉丝缇娅拉的伤进行治疗。

“啊，涡波。我瞥见了哦。虽然是从中途开始的，但还是感谢你相信了我……”

拉丝缇娅拉向我表示了感谢。

不过她感谢的并不是我的治疗，而是我没有插手这场战斗。

这种说法就好像在说我相信拉丝缇娅拉会胜

利一样，我因其产生了罪恶感，轻轻摇了摇头。

“不对哦.....那、只不过是——”

那只是因为我计算了风险，并非信任。

我一直在计算着这里的战力差。在缇娅清醒过来之后，拉丝缇娅拉就几乎不可能死亡了，我只是因此而停手罢了。

我打算回答“那种东西根本不是什么信赖”，可拉丝缇娅拉却否定了我。

她用数倍于我的力气摇头道：

“不·过，你·见·证·了·这·个·过·程。确实实地见证到底了。所以，接·下·来——话说，哎、哎呀？身体.....”

可是，没等拉丝缇娅拉说完，她就身体一晃，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跪倒在地。

由于同伴们的猛攻，她的身体内部大概受伤严重。而现在，由于紧张感的缓和，所有的欠账都

找上了拉丝缇娅拉。我对这种症状有印象。

围在附近的同伴们——玛利亚、缇亚、斯诺靠了过去，尽全力去治疗她。

“缇亚！拜托了！！”

“嗯，明白！马上就治疗！”

“啊哇哇……！拉丝缇娅拉大人～……！”

她们的举动中丝毫不见刚才的狂乱和不安定。

三位女孩担心着同伴，发自内心地想要救她。被三人围住的拉丝缇娅拉心满意足地笑了，随后，她的意识便跌入了深渊。

“做到了啊……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就是说——大家都——喜欢着我……又朝缇娅拉大人、靠近了——一、步——……”

拉丝缇娅拉如释重负地倒下，在说话的途中昏了过去。

玛利亚接住她的身体，向其他两人作出指示。

“斯诺小姐用鲜血魔法给腹部止血……！缇亚继续就好！”

“唔、嗯！这点小事我能做到！全力止血！！”

“我就专注于使用《Full Cure》了！”

斯诺和缇亚的治疗十分惊人。

不仅使用了庞大的魔力，而且因为是她们自己擅长的属性的魔法，所以完成度与我也天差地别。我觉得自己最近才掌握的《Full Cure》用出来反而会碍事，于是后退了一步。

我一边品味着些微的疏离感，一边远离她们，这时，我听到了背后传来的声音。

“呼……看来总算是结束了啊……”

是完成了对自己的治疗的莱纳。

他身旁的拉古涅一脸不解地嘟囔道：

“诶、诶～……？诶～诶诶诶诶诶……？居然真的设法解决了……”

老实说，我的感想与她相同。

我到现在也无法相信拉丝缇娅拉居然真的能设法为此事收场。即便看到了眼前的光景，我仍旧不能接受。

我皱起眉头，进一步远离了那幅难以置信的光景。

莱纳打量着我的表情，问道：

“基督，你生气了吗？”

他指的大概是方才的战斗吧。

不管理由如何，莱纳毕竟当面拔剑挡住了我的去路。他大概是想确认我对这种行为抱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不加掩饰地坦率回答道：

“……没有生气哦。真的没有。”

这并非谎言。

那般激烈的感情此刻已无处可寻。倒不如说，我的内心正因对自己的不信任而变得冰凉。

比起这个，我也有事想问莱纳。

我也想要确认他到底怀有什么样的感情。

“比起这个，我也有事想要问你。莱纳，你会与我战斗，是因为我是此地最为——”

“没错，我觉得此地最为危险的就是基督了。因此才会阻拦你。我不想让你有所行动。”

像是早就知道会被询问一样，莱纳不假思索地给出了回答。

“这样啊……”

对他这毫无迷茫的回答，我只得以点头作为回应。

我藉此确认到，自己刚才的担忧料中了。

并且，在看到莱纳现在的表情之后，我也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恐怕在乘船旅行的途中——不对，从我离开迷宫，被拉丝缇娅拉甩了之后开始，莱纳就一

直警惕着我的不安定。我那天因醉酒而丑态百出，虽然事后没有印象，但我与其他的守护者（Guardian）一样，在生存方式上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这一点，莱纳说不定就是从我自己口中听出来的。

我理解了莱纳的担忧，然后看向了昏迷的拉丝缇娅拉。

仅仅是看到她受了伤，我的内心就乱作一团。

对拉丝缇娅拉的异常执着，这大概就是莱纳所说的我的危险之处。

我立刻转移了视线，尽可能地远离拉丝缇娅拉。

不能接近明摆着的危险。

在与拉丝缇娅拉保持了充分的距离之后，我开始回想她刚才说过的话。

接・下・来——

拉丝缇娅拉的话没有说完。

但我知道她接下来想说什么。

正因为我比任何人都了解拉丝缇娅拉，所以才分毫不差地理解了她的想法。

接下来——轮·到·我·了。

我也必须达成拉丝缇娅拉方才的成就。

拉丝缇娅拉想要告诉我，用·这·样·的·方·式与诺斯菲战斗是我的责任

所以，她才把自己的行为像模板一样展示给我看。她一连串的战斗不仅是为了同伴们，也是为了诺斯菲。

拉丝缇娅拉敞开心扉，与同伴们面对面地『交流』——她堂堂正正地接受了缇亚抱有的『剑士』的情结。她使怯懦而又卑屈的斯诺认同了大家就是其渴望的『挚友』。她在自己与同伴们之间构建了真正的牵绊。

拉丝缇娅拉希望我以这样的风格与诺斯菲交流，就算她没能说出口，这一点我也领会得到。只有我才能拯救诺斯菲，所以她想要给予我迈出一步的勇气。

在她的推动下，我继续迈步。

远离拉丝缇娅拉以及莱纳，一人独处——

我需要一些时间来重新审视自己，确认自己应该去做的事情。

304. 朋友

在跨越了诺斯菲的计策之后，我们暂且为了要治疗拉丝缇娅拉而转移去寻找还存有屋顶的建筑。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也并非毫发无伤，所以我们抽出时间休息并且恢复 MP。

和我们那消失了的宅邸不同，我们这次选择了在地下街一角一座不起眼的小屋作为临时的据点。这次我们好好确认了有没有潜伏者的存在，玛利亚的炎之壁也不会再让想侵入其内的人有可趁之机。

毫无疑问，在此处我们就能安心休息了。

我一个人坐在小屋的屋顶上，一边休息一边看着地下街的风景。因为下面生了火，夜风相比昨天暖和了一些，令人十分舒适。

虽然我是用所谓在屋顶上戒备，用眼睛和「感应」防备意料外的袭击的名头坐在屋顶上，但因为我

并不认为诺斯菲她们会从城里出来，所以有点松懈。

我双手抱着两膝，眺望着因为我们而毁坏的街道出神。

虽然没有计算的必要，但我还是试着确认倒塌的房子数量，计算损失总额。要是用我的世界的金钱换算的话，总额应该轻松超过数十亿了吧。倘若要赔偿这个的话，光凭我们手头的钱实在捉襟见肘。也许我就应该接受之前元老院要给我一万枚神圣金币的提议。

我脸上浮现出苦笑，接下来想继续估算溶解了的道路的修缮费。

可是，我这小小的趣味被屋顶上出现的新的来访者打断了。

“啊，涡波大哥哥。你原来在这里啊。”

拉古涅酱突然从下面跳了上来，在不牢靠的石制

屋顶上小心翼翼地走到我的身边。

“我待在里面有点难受……今天也受了很多惊吓……”

我坦率地告诉了她理由。

结果，我不过是以担任警戒作为场面话，自己只是没脸见拉斯缇亚拉她们。

拉古涅酱也察觉到了这点。

她微笑着点点头，慢慢地在我旁边坐了下来。然后，她和我一样眺望着毁坏了的道路，同意了我的说法。

“是这样吧……我也没预料到大小姐会做到那种地步哦。我本来还觉得她从被涡波大哥哥诱拐之后，性格变得更加稳重了呢……我到现在还没法相信，她会像那样做出类似舍弃性命的举动……”

“不对，拉古涅酱……刚才的拉丝缇娅拉应该没

有想舍弃性命。”

在这数日间关系变得亲密的我们二人，毫不踌躇地吐露内心。

正因为彼此都明白对方是性格相似的伙伴所以才能这样默契地接话吧。

“她脸上的是深信着伙伴间的牵绊，认为‘我绝不会死在此处’的表情。哪怕手脚被吹飞、身体被烧熔，到最后都能和大家相互理解……那是相信最后会和大家一起迎来 Happy End 的表情。”

“……啊啊，的确如此。她脸上做出的是那种表情啊。……哈啊，我还是没办法理解。”

在拉丝缇娅拉那过于强大的勇气的面前，拉古涅酱从口中说出和我一样的感想。

没错。

我们太过注重把控风险，所以就算亲眼目睹了她

的成功，还是不能完全理解。

虽说我们就是这样的性格，但还是有点讨厌自身的消极。

“哈啊……”，我们二人同时大大吐出一声叹息，垂下了头。

但是，我不能就这样消沉下去。

我马上思考身边的拉古涅酱来访的目的，率先开口。

“拉古涅酱……你脸上的伤口，大概还能撑多久？”

我用手指着她那被布层层包住的脸颊。

毫无疑问，拉古涅酱就是为此而来的吧。她应该在拉丝缇娅拉的治疗结束之后，就拜托了缇亚和斯诺帮忙，可还是无法堵住伤口，作为最终手段，她来到这里——应该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嗯——，大概再过一天我就不能活动了吧？虽

说已经用线缝住，还施加了西斯大人厉害的回复魔法，也只是稍稍好转了一些……血依然没有止住。现在还是一点一点地渗出血，老实说这样下去就糟糕了。”

拉古涅酱也和我一样坦率地说出内情。

她用手捂住脸颊，一脸为难地看着我。

而且，她也不拐弯抹角，直奔主题。

“——所以，你可以抓紧一点嘛？”

和她说话，话题进展相当快。

拉古涅酱从怀里取出一样东西。

“这，莫非是……”

她手掌上所放的，是一束栗色的头发。

我一看到它，就完全明白了她话里的意思。

“你就用这些诺斯菲的头发，马上看清一切吧。
用涡波大哥哥的那什么真正的「魔・法」——”
这是了解一切的解决方案。

但这也是我一直往后拖延的选择。

“你、什么时候把她的头发……？”

“和她见面的时候，我偷偷地从后面向她‘借’了点。啊，这些数量够用嘛？”

“够不够不做的话我也不知道……不，比起这个你还真是让我吃惊。你还是老样子，擅长做这种事啊……”

她应该是在诺斯菲受到拘束的时候干的吧。莫不是这样的话，绝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可头发被人切断的话，诺斯菲也不会保持沉默。如果拉古涅酱是在一切都没人注意到的情况下成功做到这事的话，那我也不禁对她的能力刮目相看。

我接过诺斯菲的头发，注视着它。

通过对它施展「过去视」，我就能知道诺斯菲的一部分人生了吧。在之前，我也有过对大地施展

「过去视」，确认玛利亚动向的经验。

我不敢说有十足的把握，但这少量的头发应该能行。

但是，我还没有凝聚为了使用「过去视」所需的魔力。

我只是，单纯地不想这么做而已……

对于光是盯着头发没有动静我，拉古涅酱露出认真的表情继续着话题。

“诺斯菲小姐大概只是在等待涡波大哥哥吧。我也不觉得她是敌人。”

“拉丝缇娅拉也这么说过……可诺斯菲曾经在迷宫里认真地和我战斗过。彼此赌上性命地，全力地战斗……”

我重复着借口。

拉古涅酱对此露出惊讶的微笑，她就像是哄缠人的小孩那样，重复着早上说过的话语。

“就算为了确认战斗的意义你也要看啊。涡波大哥哥，这就是知晓女人心的 Lesson Three，你绝对要去做。”

“啊，那个还在继续啊……”

“是的，还在继续。可是因为这太麻烦了而且时间紧迫，你就赶快用出秘技吧。我已经从莱纳那里听说了哦，涡波大哥哥的最强魔法是「未来视」和「过去视」这事……为什么不用呢？这不正是现在的涡波大哥哥的对守护者魔法嘛？「过去视」的魔法，不就是为了现在这种时刻而创造出来的嘛？”

拉古涅酱把正确的话都说完了。

创造那个魔法的理由只有一个。

因为对于和守护者的战斗来说，这个魔法是能够了解守护者的最好的捷径。了解对手关系到「留恋」，「留恋」又关系到能否打倒守护者。

这无疑是为了消灭守护者的专用魔法。

她想让我用这个魔法消灭诺斯菲，夺回经书，治疗脸上的伤。

拉古涅酱催促着我别再废话直接使用这魔法。

“虽说是这样……但是，那也是大魔法……要用的话，只能破坏这个国家的结界了……”

“那就破坏它吧。早就过了顾忌这个的时候了。”

拉古涅酱直接断言。

她真是毫不留情。

同伴们最近都对我很包容，因此她的严厉就格外显眼。

“我可是抱着会被你讨厌的觉悟，也要向你说明白。你不用再顾及什么了。因为我不像大家那样温柔。”

拉古涅酱保持着认真的表情，为了要和我面对面

稍微移动了身体。

我即使只是在安全圈中坐着和她交谈，都感受到了拉古涅酱的战意。

她现在没有解除警戒，保持着散发魔力，随时都能战斗的状态。

那是挑战者的眼神。

那是和我在向「理的盗窃者」们挑战时相同的眼神。

那也就是说，她无非就是想和「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我，互相吐露真心吧。

.....说实话，我感到有点意外。

她露出这样的眼神，我个人觉得眼前出现的是拉丝缇娅拉。

能够打败我的，只能是和我完全相反的拉丝缇娅拉。虽然我自以为是这样，但现实是和我一样性格胆小、精于算计的拉古涅酱作为挑战者出现在

我眼前。

和她面对面的时候，我有种看着镜子的感觉。

在这面镜子前，少女轻描淡写地直指我的核心。

“涡波大哥哥……你是不想在看了诺斯菲小姐的过去后，变得讨厌自己吧。”

“……”

被她直击要害，我表情扭曲地垂下了头。

我以沉默的态度肯定了她的话，拉古涅酱毫不留情地继续说了下去。

“诺斯菲小姐的过去……只会是诺斯菲·弗茨亚茨是正确，而相川·涡波是错误的过去。你看了的话肯定会陷入自我厌恶的吧。”

“……是的吧。你想说的话，不知为何我都能明白。这大概就是你所说的，因为我们三个人很相似的原因吧。”

而且，对她所说的我是错误的一方的话，现在的

我的话也能明白。

刚才冲昏了头脑，和莱纳战斗的我就是很好的例子。

那大概是被「唯一的命运之人」紧紧束缚住的「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始祖涡波走错了路，给形形色色的人添麻烦的故事吧。老实说，就算不用看我也能明白个大概。

我对此只能投降，回应她的话。

我已经没有必要再掩饰了，因此感到一阵轻松。

“我已经看过很多过去的片段了，因此能预想到整体的情况。可是，要重头再看这个还是感觉很害怕。这之后还要去看自己记忆中没有的失败，我还是有点……不想去做。”

“……哈——真是……涡波大哥哥真是个器量狭小的男人……这种程度的事，你就快点承认吧。”

“要是能做到这点的话我就不会这么烦恼了……我就是这种人啊。爱面子的完美主义者，也是好讲理的胆小鬼。因为我一直想被拉丝缇娅拉觉得自己很棒，就一直做出好孩子的样子，考虑着如何把自己正当化。……哈哈。”

不知是不是在之前因为与莱纳的战斗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原因。我能够痛快地把自己的坏毛病说出口了。

我渴望着在他人面前展露自己很棒的形象。

因此，我也一直以成为能够被人尊敬的优秀的人为目标。

道德を尊び、正義の味方をして、弱者を守ろうと生きてきた。

遵循道义，成为正义的伙伴，守护弱者，我就是为此而活着。

我也是相当地努力了……怀揣着小时候的憧憬，

努力接近理想的自己。

但是，要我承认这样的自己其实是个坏家伙，是个应该要被打倒的邪恶，实在过于困难。

“——我明白了。涡波大哥哥是想成为被大家仰慕的好孩子吧。那个「唯一的命运之人」，哪怕这个世界流行的是后宫，你也只是因为觉得开后宫男人很差劲才这么说的吧？”

拉古涅酱挖苦我，指出我做事八面玲珑。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最近我也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事了，拉古涅酱这么说的话，那我也觉得是这样子吧.....”

拉古涅酱的话，我能毫不费力地接受。

这既不是魔法也不是技能。只是单纯彼此的共鸣让我能够坦率。

这种心中一切都被说中的感觉是从和帕林库洛那家伙大战之后第一次感受到。不，比起帕林库

洛那家伙，拉古涅酱一直都和我很亲近。

我并没有从拉古涅酱身上感受到像帕林库洛那家伙的才能和威胁。（语气不对）

她只是经常使用小聪明和嘴皮子，运用着胆小和算计的战斗方式。

我对此涌现出了相当的亲近感和安心感。

我是这么想的。

要是我没有在这个异世界中各种各样的优待的话——「理的盗窃者」的力量、千年前的遗产、在优越的环境中的成长——撇开这些话，我状态上的素质肯定也和她一样在 1.12 左右。

虽然我比别人受到更多恩惠，但是小时候的优势很快就会消失，我也绝对赢不了真正的天才们。原本的我应该就是这种程度。

之所以现在的我作为「次元之理的盗窃者」持有着强大的力量，恐怕也是支付了某种「代价」的

结果。这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入手的作弊般的强化。

「咏唱」的「代价」会在无意识的时候改写人格，这一点本人也完全无法注意到。而我大概已经在这个阶段了。

在刚才的战斗中，我想到拉丝缇娅拉会死的时候。

我的思考全部被恐惧所支配。胸口有如石塞。脑子如同一团乱麻。只感到思考迟钝，浑身沉重。而且，变得只能思考一件事——我要去守护「唯一的命运之人」。仅此而已。

冷静下来思考的话，这不正常。

像那样视野变得狭窄绝非寻常。

之前，随着技能「???」发动而增长的「混乱」消失了，我的状态栏现在一片空白.....所以，我的心已经不再异常——我要是这么想的话说不定就

中了陷阱。

这巧妙地抓住了我思考的漏洞。

我在心中笑着，一边确认自己的「状态」。

【状态】

名字:相川涡波 HP543/543 MP1514/1514

职业:探索者

等级 36

力量 19.21 体力 21.11 技巧 27.89 速度
37.45 贤能 28.45 魔力 72.32 素质 6.21

【技能】

先天技能:剑术 4.98

后天技能:体术 2.02 亚流体术 1.03 次元
魔法 5.82+0.70 魔法战斗 1.01

咒术 5.51 感应 3.62 指挥
0.91 后卫技术 1.01 缝制 1.02

编织 1.15 诈术 1.72 锻造

1.04 神铁锻冶 0.57

固有技能：最深部的誓约者

???：???

不，不对吗。

准确地说，这第二个技能「??」才是——

“……所以，涡波大哥哥想成为那种可疑的好人是因为你的妹妹嘛？啊，顺带一提，我的话是妈妈。在妈妈临死之前，我背负了自己要成为能让她自豪的最棒的孩子的「诅咒」哦——”

不知是不是厌倦了一直沉默不语、不断自我反省的我，拉古涅酱又放出了下一个话题。

这真是一场毫无原则的对话。

她说的恐怕是只有对有数年深交的挚友才能敞开心扉说出口的话题。

拉古涅酱的母亲去世了啊……

看这样子她的父亲大概也不在了吧……

她的境遇都和我相似，这让我忽然想起关于自己双亲的往事。

我对双亲的记忆，只存在于高级公寓的一间房间内。

那是大城市的靠近天空的房间。窗户不知为何总是被雨打着，里面淡色家具齐全，是个一尘不染的完美空间。

当然，只要我打开电视就能确认父母的身影。但是，能近距离看到父母真实面貌的，只有在那个房间。

我的母亲是名女演员。

虽说这是我自己夸奖自己的血亲，但她确实是位黑发美人。

母亲期待着我。

我还记得她的话语。

我承受着和拉古涅酱一样的，「成为在我之上的

演员」的如同诅咒一般的期待。

我身边不止是母亲，父亲也在。

啊，那个时候我也是被期待着的啊.....在起初的时候。

而且，在受期待的我的旁边站着我的妹妹。

妹妹也看着我，眼里闪耀着光辉.....直到最后。

“不对，并不只是妹妹.....应该包含了父亲母亲的家庭全员哦。我的家人们，都真的非常厉害.....无论是家里的谁都好，我都拼命地想获得他们的一次表扬.....”

真的是非常拼命。

我与能和那样的家人对等的理想的自己之间，相隔了一段遥远的距离。

“呼姆。这样的话，诺斯菲小姐大概也是这种感觉吧。为了涡波大哥哥，她想成为非常非常好的孩子哦。”

拉古涅酱说诺斯菲也和我一样。

自称要当坏孩子的她和我一样.....

我对此只能苦笑着表示同意。

“.....就是这样吧。没错。”

“是的，诺斯菲小姐是好孩子。虽说她真的是好孩子，但是现在在拼命要当坏孩子欸。明白这个理由是很重要的。你就怀揣着「勇气」去看吧。只要踏出第一步的话，崭新的自己——”

“明白啦。都被你说到这份上了，我也没有坚强到能继续沉默下去的地步，所以你就放心吧。”放任下去的话，拉古涅酱会没完没了地继续说服下去的吧。

在她绝对要让我看到诺斯菲的过去的表情前，我终于屈服了。

“话说回来，我是不想被拉古涅酱觉得我很差劲才没有拒绝的。”

我就是这样的货色。

我并非在异世界就是这样，在我原本的世界我就是这样的人。以这种方式活着，以这种方式思考，以这种方式做出选择。

“就是这样。我就是讨厌大哥哥这些可疑的地方。”

「僕もだよ。ラグネちゃんみたいな掴みどころがないくせに、いつの間にか懐に入ってくるは、ほんと苦手だ」

“我也是。明明我没有像拉古涅酱那样的着眼点，但不知何时我就成了你眼中这样可疑的人类，真让我难办。”

我和拉古涅酱相视一笑，畅言着对方让自己讨厌的地方。

我们之间没有险恶的气氛。不仅如此，反倒有一种莫名的安心感。

存在有和自己相似的弱点的人类真是太好了……这种丢脸的安心感。

我们二人痛快地笑完之后，我和拉古涅酱一样下定了决心。

“我再不快点的话，就要被拉丝缇娅拉她们丢下了……得趁我走错路之前得赶快赶上她们。”

“好嘞！那么，大干一场吧！要笑着跟大小姐她们报告好消息哦！”

“啊啊，我去了。话说回来，我先把要做的事都做了吧。”

我点了点头，从房顶上起身。

在屋顶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缓缓地将胸口里黑暗的情绪吐了出去。

结束了深呼吸之后，我马上把从身体吐出的东西切换成魔力。

莫大的魔力不止缠绕着身体也充满了空间。

「状态」上的 MP 以恐怖的势头减少。

这样下去 MP 变为 0 也无所谓，我抱着这种觉悟。要是这种程度的风险就会让我犹豫的话，会让很多人失望的吧。

拉古涅酱和拉丝缇娅拉都和我说过，诺斯菲是同伴。

她的友人——「风之理的盗窃者」缇缇，在她临别之际也把诺斯菲托付给我。

我数次被请求去帮助诺斯菲。

もう薄らとわかってはいるが確認しよう。

我想确认我心中隐隐约约有所明白的事。

在和缇缇度过的地下生活中，已经有足以得出答案的线索了。

最初的线索就是诺斯菲在我入睡的时候袭击我的那一天。那是和她相遇之后的第二天晚上。

因为我在那时拒绝了诺斯菲的要求，她才渐渐变

得奇怪。

而且，就在那之前，我做了一个重要的梦。

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那之前和诺斯菲接触的原因，但我可以肯定的是那是她的记忆。

在不知何处的房间里只有诺斯菲和千年前的我两个人。

那时，我失去神智，对外界没有反应，都是诺斯菲在不辞辛劳地照顾着我。

中途，她口中说过一次“父亲大人”。

不止如此。

在离开迷宫，和她死斗的时候也有线索。

她当时确实吟唱了鲜血魔法《相川・涡波/相川・阳滝》。

这诉说着她体内混杂的是我们兄妹的血。

而且，她那执着于我的身姿。

她的举止，她的表情，她的生活方式，就好像——

“——好了，这样就有了足以覆盖这个国家的魔力了。首先就消除阻碍次元魔法发动的干扰吧。”

趁我在脑中整理思路的时候，我也完成了足够的魔力的凝练。

只要把现在充满在地下街的反复压缩至极限的魔力解放的话，就能让魔力覆盖整个大圣都。

魔力增加了相当多。

和等级 1 的时候相比，质和量都是云泥之别。

旁边的拉古涅酱发出害怕的小声悲鸣，于是我把手头做的事说出来以打消她的不安。

“我在制作和「魔石线」的「连接」，然后把次元魔法封印术式——全部封印起来。这应该是最直截了当的方法了。”

“……把封印封印嘛？虽然我明白你所说的，但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做欸。你真的能办到嘛？”

“可以的哦。别看我这样，我好歹也是「理的盗窃者」中的一员……”

我与数名「理的盗窃者」们战斗，并将所有胜利收入囊中。

我对此感到骄傲，稍微自吹了一下。

赌上这股骄傲，我不能失败。

我从屋顶上跳了下来，走在地下街的一条路上。对此兴致勃勃的拉古涅酱也同样跟着我，跟在我身边。

我在那里用手碰触了地面下的「魔石线」。

“——魔法《Distance Mute》、魔法《次元之冬》”

我从口中说出魔法名。

但是因为结界的存在，魔法无法放出体外。我通过直接与其接触的手和「魔石线」的「连接」，向其注入冷气。因为只要有一点魔法漏出体外就会

被结界妨害，所以我不得不集中精神。

但我刚好擅长这种操作。

“啊，这个，真是怀念啊。——这个魔法。”

“是啊，是我之前用过的魔法。我对封印的印象，果然还是用冻结最容易操作。”

久违的《次元之冬》。

因为我能够在体内变更属性，终于在最近让这魔法再现了。在少了「水之理的盗窃者」阳渚的魔石之后，魔法的精度和消耗也理所当然地和之前相比逊色了。

但是，《次元之冬》终究是《次元之冬》。

恐怕它是在我能使用的魔法中最拿手、也是最信赖的魔法。

这魔法会把「魔石线」浸透，冻结其中的封印次元魔法的术式。此时再强行用魔力抑制住术式，就应该能以「魔法相杀」的要领破坏结界。

「魔石线」本身就有遍布全国，环环相扣的性质。因此，反过来只要通过「魔石线」，就能从地下街影响到整个大圣都。

这类似于感染机器的病毒。

藉着传递冷气，来停止地下街所有的「魔石线」，进一步地侵入地上的大圣都的道路和房屋，将一切的机能冻结。

我一边觉得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有点像黑客，一边确认了「魔石线」的封印。

封印次元魔法的结界就这样消失了。

换句话说，让人开朗健康的魔法也消失了。

这样的话，敌人也无法做出警戒和索敌了。

他们也没法联络和供给魔力。

我们——就能像小偷那样随心所欲了。

“好了。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样就把大圣都的「魔石线」全部冻结了。”

“欸，好了？这么简单.....全、全部？”

“嗯，全部。因为机会难得。”

虽然拉古涅酱吃惊于我这么快就完成封印，但把原本就容易传导魔力的「魔石线」用魔法浸透也不必大费工夫。虽说有我用《Distance Mute》做了独特的「连接」的原因在，但「魔石线」本身也基本上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

“现在，地上说不定一片混乱呢？因为一直持续着的魔力供给忽然就中断了.....”

“说的没错。虽然病院啦、政府啦，都不是依靠着「魔石线」，但这终究还是让人困扰。反正睡着的人不会注意到这个，你也别在意了。”

我实际上还留有余力，没有把病院这种特定地点的魔力供给给切断。这个让她知道了的话又会被嘲讽，所以我才对此闭口不言，但从她的口气来看，就算全都切断了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然而凡事皆有例外。

我完全想象不到人们在失去了诺斯菲的让人变得开朗健康的结界的恩惠之后，他们会采取何种行动。所以，我意图迅速地了结此事。

“我现在已经从大圣都的人们那里，夺取了诺斯菲的光。虽说那是虚假的光亮，但我已经不能回头了。——魔法《Dimension》”

“哦哦，终于用次元魔法了！是那个过去视了吧！”

解除了碍事的结界之后，我获得了久违的魔法的知觉范围。

以我现在在的房子内部为起点，我能够俯瞰地下街的全貌，也能够毫不费力了数出地上一块块石板，瞬间计算出之前战斗的损失总额。我凭着这个知觉，以意识登上离开地下街的台阶，行走在夜晚的大圣都中。

整个大圣都也被《Dimension》充满。无论是人、房屋、道路、桥梁、天空、墙壁，无一不在我的魔力的支配之下。

我就连地上房屋的数量也能知晓。

我也能看见人的数量。谁在何处，在何种状态下抱有怎样的感情，我都能明白。只要我想，随时都能对他使用《次元之冬》。

在用魔力覆盖这个国家之后，轮到处理手中的诺斯菲的头发了。

我将全身魔力贯注其中，开始构筑真正的「魔法」。

现在我有足够的等级和魔力量，因此「咏唱」也不再必要。

不，不对。说到底，我的人生本身就是「咏唱」。「理的盗窃者」们都脱离常理，无论是不是从口中说出「咏唱」都无关紧要。正如其他「理的盗窃者」

们做的，如今的我也能像他们一样做到这点。因此，我作为次元魔法的专家，也无需「咏唱」。在我理解了自己力量的源头——以及它的风险后，我在真正的意义上构筑了真正的「魔法」。

“——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

这是在我异世界的生活中，终于领悟到的魔法。我将可谓是我一切的魔法，对着手掌上的一束头发释放。

并不是光。

取而代之的是浓烈的紫色魔力在手掌上膨胀开来。

只是这样的视觉效果。

但是，这只有我能看见。

这不是用眼睛的视界，而是用脑中形而上的视界才能看见的东西。

诺斯菲的过去。

她的出生和生活方式，以及她对我抱有的感情。
我会看尽所有。

305. 圣女的始点

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的感觉十分奇妙。

实际上到底消费了多少的魔力，魔力消失去了哪里，即便我是使用者，对此也不很了然。

但是，在失去魔力的同时，我会获得相应的记忆。这是千真万确的。

从万物之中读取过去的魔法对诺斯菲头发的核心——对魔石进行了正确而迅速的解析。

魔石中寄宿有大量的信息。

视情况而定，其中存储的信息量之庞大甚至能够解释灵魂本身。

次元魔法清楚地捕捉到了魔石的轮廓，接着用『联结』同其内部建立联系，而后用魔法的知觉进行观测。

这种感觉与跃进海中不无相似之处。

魔石内部——就像盈满了虹色光芒的大海。所有的信息都是光。无论上下左右、不管看向何处，所有存在的过去的记忆、都散发着光芒，无限重叠。一旦睁开双眼，大量的视觉情报就会在一瞬间涌入脑海，令思考几近宕机。

这就是魔石内部。

也是诺斯菲所经历的人生的全部。

我立刻着手在洋溢着璀璨光芒的海中寻找自己与诺斯菲的邂逅。

不论是在形而下的世界，还是形而上的世界，次元魔法『Dimension』都能发挥同样的效果。不，我甚至觉得，恰恰是在这样的记忆的世界里，『Dimension』的效果才更好。结果我很快就找到了目标。

然而，在看这最为重要的邂逅的记忆之前，我觉得自己应该先对诺斯菲的身世进行一番整理。

有一个问题必须首先确认不可。

那就是诺斯菲的出身。

我必须要弄清楚她诞生的来龙去脉。只要知道了这些，那么鲜血魔法『相川・涡波/相川・阳滝』背后的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要追溯到诺斯菲・弗茨亚茨最久远的记忆、她诞生的瞬间。

就这样，我的观览开始了。

观览她诞生之日的记忆。

以字面意义上的将心比心的形式，我将自己代入成了她。

这种感觉既有些不可思议，又有些怀念。

我与诺斯菲的灵魂在记忆中重合——

诺斯菲最初是在一个昏暗的房间中苏醒的，那里是千年前的弗茨亚茨城。

在『魔之毒』的研究所兼遗体安置处，诺斯菲作

为第一个『魔石人类』诞生了。

接着，苏醒后的她很快便与使徒们见了面。

迪普拉库拉、西斯、勒伽西。就是在那个时候，诺斯菲获得了『光之御旗』『圣女』『诺斯菲丽德·弗茨亚茨』这些称号。

是了，毫无疑问，这都不是她的名字，而是称号。

不懂人心的使徒们没有赋予她真正的名字。

只是为了方便而将编号加诸于她——那么理所当然的，使徒们绝对谈不上是她的亲人。

使徒就是使徒。于诺斯菲而言，他们就只是这样的存在罢了。

换言之，诺斯菲诞生之时，她的身旁缺少双亲的存在。岂止是没能得到家人的祝福，就连她诞生的过程，双亲也没有予以见证。

这恐怕就是诺斯菲扭曲的肇始。

因为不曾得到祝福，所以她没有活着的实感。

当然，她也不理解人拼命去活的意义。

她有的只是被赋予的职责。

所必要的只有角色的演绎。

她要去『代替』弗茨亚茨的公主缇娅拉。

要作为『光之理的盗窃者』振兴弗茨亚茨。

无垢的她接受了这份使命。

接纳使命的瞬间，她洁白如洗的内心被画上了一笔浓墨。

就这样，千年前的又一个传说，『光之御旗』的故事开幕了。

跟我不久前才看过的『支配之王』的故事比起来，诺斯菲的开局可谓是一帆风顺。

『魔石人类』的美貌与素质。

与生俱来的被刻进血中的咒术『魅惑』。

在当时被唤为奇迹的『光之理的盗窃者』的魔法。

还有弗茨亚茨王室与使徒们充当后盾。

诺斯菲极其顺遂地俘虏了整个弗茨亚茨，完成了内部的整合。

她正确地完成了赋予自己的职责和角色。

简直无可挑剔。

可与此同时，这些的胜利收官也意味着她失去了活着的意义。

未能正确树立生死观的诺斯菲因突发的职业倦怠而想要寻死。

无亲无故的她对生命全无执着。

作为『魔石人类』，她也没有人类的生存本能。没有亲人这样一种楔子的存在或许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吧。

但诺斯菲自杀的行动遭到了使徒勒伽西的制止。

在那之后，诺斯菲被勒伽西告知，自己是有双亲的。

在这世上，有愿意无条件地祈求自己“活下去”

的人。

能够爱自己的人。

在勒伽西的引导下，诺斯菲得知了自己的双亲——为这具『魔石人类』的身体提供了『遗传因子』的人的身份。

那就是『相川涡波』与『相川阳潼』。

让我感到十分惊愕的是，使徒们竟然尝试对我们『异邦人』进行量产，而且这恐怕是他们擅自进行的实验。

他们十分自然地将手伸向了与克隆技术相似的行径。

立足于我与阳潼的血的这个技术就好比人工授精。

于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有了一个女儿。当然，诺斯菲是否能被定义为女儿，这中间还有待商榷，但不能否认的是，她是与之相近的存在。

对诺斯菲来说，要将我们定义为父母应该也是一件难事吧。

但她确实得知了自己在世上有近似于双亲的人。这赋予了诺斯菲以新的生存意义，令她感慨颇深。它成为了将诺斯菲对生命的执着打牢的一根楔子。

接着，在勒伽西的带领下，诺斯菲从旁看到了我的身姿。

但她没有找我搭话。

虽然刚诞生不久，但诺斯菲是个聪明的孩子。

眼前这个站在自己父亲位置上的人并不知晓自己的存在，这点她非常清楚。

她知道，这么大的一个女孩子突然跳出来说“我是你女儿”，对方是不可能接受得了的。对站在母亲立场上的阳潼，诺斯菲也怀着同样的顾虑。她选择了克制。

善解人意的诺斯菲因顾及弗茨亚茨和使徒的立场——在那个时候选择了扼制自己的渴望。

这应该就是第二个错误了吧。

如果我这个时候能注意到她，同她打上一声招呼，命运或许能有巨大的改变。无论过程怎样笨拙，我们都会有一个恰当的相遇，可能就会构建一份勉强凑合的亲子关系。

可惜未能如此。我与诺斯菲的相遇，要等到很久之后了。

在这个时候，通过对双亲的存在的认知，作为『魔石人类』的诺斯菲习得了人的一份特性。在切身感受到人的诞生、感受到人活着的意义之后，她同样痛切地领会到了死亡的可怕。

但是，她却没有学到如何克服对死亡的畏惧，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一直为此而困扰。

没能真正与我相遇的诺斯菲经历了一场孤独的

战斗。

为了振兴弗茨亚茨，诺斯菲独自一人夙兴夜寐地投身于政务之中。

只是她政务的内容与我此次要探查的问题关系不大，所以只能略过不看。就这样过了一年、两年——以至于五年的时间。

诺斯菲得知我的存在后过了五年。

『相川涡波』与『诺斯菲』的邂逅终于来临。

站在我的角度上看，那是『相川涡波为治疗相川阳潼而踏上旅途以失败告终』的时候。

在这个时代中，我受使徒们的引导成为了始祖，而始祖涡波为了拯救妹妹阳潼踏上了收集世界上的魔之毒的旅程。但事与愿违，旅程以凄惨的结果收场。在『魔人化』的尽头等待的，并非是对人类的超越，而是单纯的『怪物化』。阳潼最终沦为了一个纯粹的怪物。我当时因之气急败坏，

以至于自暴自弃。

该事故同时让我真正觉醒为了『次元之理的盗窃者』。为了向使徒西斯复仇，我拼上了自己所有的力量。但那却是一场毫无胜算的战斗。

相对于始祖涡波的单枪匹马，使徒西斯则有力量强悍的骑士们护佑。那是日后作为诺斯菲的守护骑士而名震大陆的骑士们。

十分讽刺的是，其中两人正是始祖涡波在拯救世界的旅途中找到、帮助、最后举荐为弗茨亚茨的骑士的『暗之理的盗窃者』和『血之理的盗窃者』。最后一人是阳潼之前在国内发现的天才骑士『地之理的盗窃者』。

由于曾在相川兄妹荫蔽之下的三人的阻拦，相川兄妹的复仇失败了。

因为战力上的从容，使徒西斯捕获了始祖涡波。由于我原本就作为『理的盗窃者』处于暴走状态，

加上持续支付『咏唱』的『代价』，早已濒临极限。再加上『暗之理的盗窃者』的数重精神干涉魔法，始祖涡波的精神彻底崩溃了。

就这样，心如死灰、有如人偶一般的『次元之理的盗窃者』落入了使徒西斯手中。

说是完全败北也不为过吧。

因为对这方面过分深究有内心崩坏隐忧，所以我只是用『过去视』大致看了看而已，即使如此我还是能明白，那本是我赌上人生本身的战斗。我将自己在这个异世界中书写的，为期数年的故事的集大成倾注到了那场决战之中。

然而败北就是败北。

被捕获后，我被带到了弗茨亚茨城的高层，献给了当时统率弗茨亚茨的诺斯菲。

——这就是相川涡波与诺斯菲最初的邂逅。

简直是在一切可能中最糟糕的邂逅方式。

置身于自己苦苦渴盼的父亲面前，诺斯菲不禁为我凄惨的模样而哑然。

地点是巍巍耸立的弗茨亚茨城四十五层、位于该层中央的大厅。

我瘫坐在大厅里的一张椅子上，茫然自失。用空洞的眼神仰望天花板，目光逡巡，半张着嘴巴发出不成声的呻吟。

外表也是让人不忍直视。

久疏打理的杂乱长发下，盖着一张破碎的奇异假面。而我透过缺口表露在外的面容，一半以上都不再是『人』的形态了。

取代肌肤的，是糜烂的黑红肉块。指甲般大小的鳞片密密麻麻地附着在脖颈上。右手彻底缺失，代之以触手般蠢蠢欲动的肉条。

“这、这是涡波大人……？这个样子究竟是……涡波大人、为什么……!？”

即便卖相如此凄惨，诺斯菲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

接着，她走到我身前，紧紧地抱了上来。

诺斯菲询问的对象是使徒中的一位、勒伽西。

这个房间里并非只有我和诺斯菲两个人。

招致此等惨状的当事人则不在这里。使徒西斯醉心于自己的胜利，得意洋洋地打算启动下一个计划。代她出现在这里的是一贯被认为游手好闲的勒伽西。

“……西斯那家伙担心你干劲不足，而这则是她用来讨你欢心的贡品。从今天起，涡波哥哥就是你的东西了。感觉如何，觉得自己多少得到一些回报了吗？”

“不对！我问的不是这个……！！我在问你涡波大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有如对待物品一般的态度令诺斯菲发自心底

的感到了愤怒。

这五年来，她的道德观念已经完全与人类等同。事到如今，想必再也没有人会觉得她是经人手制造而成的『魔石人类』了吧。事实上，这个时代的弗茨亚茨国民都将诺斯菲视作宽仁的公主殿下加以崇奉。

“一如既往的，我只把西斯的口信讲给你听。——以『异邦人』为主轴的打造我主代行者的计划失败了。阳潼未能超越人类，反倒堕为了单纯的怪物。而失去了妹妹的兄长则自暴自弃，仇恨着这个世上的一切，彻底屈从于他内心弱小的一面。当然了，心灵弱小的涡波哥哥一个人是不可能赢得了我们的……于是就・变・成・这・样・了。”

勒伽西指了指坐在椅子上的我，有些遗憾地耸了耸肩。

“失、失败了……？涡波大人和阳滝大人、两个人都……？”

“是了。你的双亲全都失败了。明明有那样的可能性，却落得个如此惨痛的失败。……令人不可思议。”

接着，勒伽西指了指诺斯菲。

“所以，诺斯菲丽德，你就是接下来的计划的核心。你是继承了两名『异邦人』的血与特性、专门为『代替』他人而生、拥有『不老不死』的『魔法』的『光之理的盗窃者』。内心的成长方面也很顺利。西斯她认为你有抵达『最深部』的可能。”

“要我去世界的『最深部』……？”

因为立场，诺斯菲是知道『最深部』这一场所的。也正因为她知道那里蕴藏着与神明等同的魔力，她在听到勒伽西的话时才会面露惊诧。作为弗茨

亚茨的『光之御旗』生活至今，经验告诉她这里面暗藏玄机，绝没有表面上那么光鲜亮丽。

“你总有一天要夺取所有『理的盗窃者』的灵魂，吸收这个世界的一切，抵达与我主相同的领域。到那时候，你将不再是一国的『光之御旗』，而是『世界的御旗』。——西斯她在说这些的时候，那可真叫一个兴高采烈啊。哈哈，如果不把这些跟当事人说明白的話，恐怕又会重蹈覆辙吧？连讨人欢喜的办法也是与当事人的心愿背道而驰，那家伙真是老样子啊。”

说明结束后，勒伽西一脸愉快地将不见成长的同僚讥讽了一番。

在笑个不停的勒伽西身旁，诺斯菲一脸阴沉地抚摸着我的脸。

“怎么了？这不是你一直渴望的吗？”

“不、不对！！我从没有希望过和他以这样的方

式相见……！”

“这样啊。可是很遗憾，这个包袱算是彻底抛给你了哦？西斯她为了引导舆论，计划着让你和涡波哥哥结婚。”

“哈、哈啊……!？”

在这时候，那场婚姻被提上了日程。

诺斯菲对此感到很是费解。

“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居功至伟的始祖与拯救了这个世界的圣女将结合在一起。如此一来，我们离征服世界就又近了一步。在与北方的大战到来之前，军队的士气会因之大振。”

“北方……？要重启与北大陆的战端吗……？可是，大陆北方自传说中的『支配之王』诞生以来、国力坚如磐石……”

“北之狂王『风之理的盗窃者』罗德确实很强。坐镇前线的总大将『无之理的盗窃者』赛鲁多拉

也是一样。这两人的实力在『理的盗窃者』之中也是首屈一指。但为了接下来的计划，『理的盗窃者』全员的灵魂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包括宰相『木之理的盗窃者』艾德在内，必须打倒他们三人不可。这一点避无可避。”

勒伽西以严肃的口吻遍数敌人的名字。

这些名字于诺斯菲而言可以说就是恐怖的象征。

在这五年间，她不知道因之吃了多少苦头。

诺斯菲早已暗自将他们三人唤作了恶魔。如果不是己方有同样的手牌，在这几年里，北方的佩艾希亚恐怕早已统一大陆。

“——话虽如此，可这些跟我没关系。”

然而在勒伽西看来，这些似乎是全然无所谓的问题。

话题一再急转弯，诺斯菲的脸色严峻了几分，勒伽西见状坦白了自己的目的。

“抱歉了。我现在感兴趣的，就只是你和艾德两个人要怎么活而已。没错，如今的我只在乎你们两个。”

“北方的宰相和我.....？ 勒伽西大人一个人到底做了什么.....？ 拯救世界难道不是你的使命吗.....？”

“这个啊.....当然了，我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摸索如何拯救世界的。虽然总是不被人理解，以至于大家都觉得我游手好闲，但我还是有在努力的。这可是真的哦？”

平常总是对自己的事讳莫如深的勒伽西居然表露了自己的心迹。

在从中感到稀奇的同时，诺斯菲也意识到，勒伽西现在的情绪有些动摇。恐怕对他来说，当下的状况并不是真能一笑置之的。

“算了，比起我的问题，现在重要的是你啊。我

问你，你想成为涡波哥哥的女儿对吧？”

“咦、这个、女儿倒是.....那个.....”

“你应该希望自己的父亲能看着自己吧。你想要他将你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看着你、珍重你、紧紧地将你拥入怀中对吧？”

“这、还不到那种程度.....我只是、只是.....只是希望涡波大人能认识我这个人.....”

“原来如此。是希望他至少能了解到你的存在吗。你还是老样子，欲求浅薄啊。”

勒伽西接连道破诺斯菲的心思，到最后终于迫使她说出了自己由衷的愿望。

“.....是的。我想将自己诞生这件事告诉他。这样就够了。可是，变成这样的话，已经.....”

“你错了，根本没有结束。”

尽管诺斯菲旋即摇头否定了自己的愿望，但勒伽西却抢在她说完之前否定了她的否定。

他的语气十分强烈，似乎掺着愠意。

“没有你想得那么严重，涡波哥哥还有意识。你去叫他，他是能做出反应的。所以啊，诺斯菲丽德。去喊吧。同他喊出你的名字。人类是没有不可能的。这世上不存在传达不到的思念。绝对不存在。”

勒伽西煽动道，仿佛对诺斯菲放弃愿望的念头很看不过眼。

在他的话中，蕴含着确实的信念和信任。勒伽西的确相信，只要迈出一步，置身于此的相川涡波与诺斯菲一定能够成功，他的表情述说着这一点。

被勒伽西的热情打动，诺斯菲的嘴巴抿成一个一字——接着缓缓地开口，呼唤对方的名字、并报出自己的名字。

“涡、涡波大人……我、我是诺斯菲丽德……您

能听到吗.....？”

她在始祖涡波的耳旁嚅嗫道。

声音太小了，几乎会被我口中的呻吟盖过。

但确实传达到了。

一直仰望天护板的我对诺斯菲的声音起了反应，微微扭了扭头。

“.....诺斯、菲丽德？”

一如勒伽西所言，我还有意识。

虽然支支吾吾，但好歹还能将听到的名字复述出口。

看到我的反应，诺斯菲的表情明朗了许多。

在得知我的状况并没有外表看上去那么糟糕后，她略微抬高了音量，继续自我介绍：

“是的。我是经使徒大人之手诞生的『魔石人类』，身体这边基本上是以两位『异邦人』为模板制造的。所以、那个.....换言之，我是您二位的

女儿……当然，我知道我这么说很任性！可是、至少请您明白，这世上有我这样一个人存在、这就——”

诺斯菲恳求道。

恳求对方知道自己活在这个世上。

这是一份过于微小的愿望、是过于容易满足的要求。

但这个愿望却无法实现。

就因为无法实现，在这之后一千年的世界里，诺斯菲才会变・成・那・样。

“缇、缇・娅・拉……？”

“——诶？”

明明扭过头看着诺斯菲，可从我口中吐露的，却是另一个人的名字。

那是在这八年间与我一同旅行的同伴的名字。

接着，在说出这个名字的瞬间，泪水夺眶而出。

“a、啊啊、呜啊啊啊啊、对不起.....！缇娅拉、对不起.....！我打破了约定.....！啊啊啊啊、缇娅拉啊啊.....！！”

“请、请您冷静一下！我不是缇娅拉大人！我只是『代替』那位大人治理弗茨亚茨的人！”

诺斯菲订正陷入狂乱的我道。

她与缇娅拉的身高确实相近，服饰也不无相似之处。但两人的容貌并没有多像。能够将这两个人混淆的话，那简直可以说是看到幻觉了。

我看着诺斯菲的脸，一边哭一边道歉。

“缇娅拉、对不起.....我道歉.....不管多少次，我都会道歉的。我会道歉的，所以请你帮帮我吧.....求你了，缇娅拉。对不起、缇娅拉。对不起缇娅拉缇娅拉缇娅拉.....缇娅拉缇娅拉缇娅拉缇娅拉缇娅拉缇娅拉——”

对名字再三的重复，以及偶尔夹杂的道歉。

除此之外再无其它，我连动都没有动一下。

就像是忘记了如何让身体行动一样，仅仅只是在那里呻吟。

很显然，缇娅拉这名少女是此时的我心中最后的倚靠。

同时，这一幕也表明了诺斯菲的声音无从传达给我。

在明白我就连名字都无法听取之后，勒伽西的神色有些困扰。

“居然变成这样了吗……声音传达不到的话……你打算怎么办？”

“我、我怎么可能知道呢……！我应该怎么做才好！？”

理所当然的，诺斯菲也没有主意。

无可奈何之下，勒伽西思索了片刻，将自己了解的常识示予她。

“.....嗯、婴儿的话会哭喊、孩子会做些恶作剧吸引注意、大人则会选择说服.....差不多就这些了吧？你打算尝试哪一种？”

他这些跑偏的建议倒是很有使徒的风格。

诺斯菲于是判断使徒在人心的问题上毫无助益，迅速选择了自己坚信的途径。

“.....我会继续同他搭话。”

“诶？这个刚才试过了，不是不行吗？”

“即使如此，我也要继续努力。为了能让他看我一眼——不，为了帮助涡波大人，我会继续努力。”

虽然在方才的对话中连她的名字都没有叫出口，但我确确实实在向人求助。诺斯菲毫不犹豫地决定为我提供帮助。而且她明白，持续不懈的呼唤是打开紧锁的心扉的唯一途径。

这同时也是她在这五年的生活中领悟的——爱的

法则。

“……这样啊。那你就照自己的意思做吧，我会将之见证到最后的。我差不多也知道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找乐子了。”

“是的。务必请您看到最后。我一定会让涡波大人恢复正常的。”

诺斯菲向勒伽西发誓道。

听到她的答复，勒伽西十分满意。

——于是，诺斯菲照顾心神俱失的我的生活开始了。

说实话，过程中的惨状令进行『过去视』的我不忍直视。

不放心让别人照顾我的诺斯菲包揽了从更衣到饮食的种种日常事务。

当然，她身边不乏心腹侍女的存在。可即便如此，诺斯菲还是决定亲自照顾我的衣食住行。

始祖精神崩溃的模样不便示人固然是其中一个理由，但最主要的还是诺斯菲自己的愿望。

诺斯菲没有任何怨言。

在照顾我的生活中，她自觉终于过上了梦想中的与家人在一起的生活，不时为之莞尔。对诞生以来就一直作为『光之御旗』的她来说，这样的生活不乏新鲜感。

她带着仿佛患上梦游症的我在城内参观，去城上俯瞰风景，到庭院中散步，最后一起就寝。

在致力于治愈我的心灵的同时，诺斯菲也在用光魔法治疗我的外伤。

她的照顾诚可谓无微不至。

就这样，短短几天之后，我怪物化的外表得到了修复，逐渐变回了人的模样。

在此期间，诺斯菲也没有放下『光之御旗』的公务。

有时候繁忙的公务会让她一天抽不开身，但在那种日子里，她会牺牲自己的睡眠照顾我。

或许是与苦苦渴求的血亲的接触让她忘记了疲倦吧。尽管累得额上满是汗水，她脸上却始终挂着微笑。

——而出现在『过去视』中的我的表情，则与她截然相反。

城内的侍女们不知该说什么是好、诺斯菲则殷勤有加地照顾我起居的日子持续了数天。

在追寻这几天的记忆的途中，我有好几次险些撇开视线。

要问为何，那是因为我在此期间不曾有一次叫出诺斯菲的名字。

始祖涡波虽然心神俱失，但还是偶有反应，可是要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反应还好一点。每逢一天结束之际，我从口中挤出的名字一直都是——

“缇娅拉.....谢谢你.....”

都是缇娅拉，而不是诺斯菲。

每当这个时候，诺斯菲的表情都会有较大的波澜，但她仍然勉力保住了笑容。

“.....嗯。”

在简短的应答声中，诺斯菲领悟了自己的角色。她一而再再而三地领会到，自己终究只是弗茨亚茨的公主缇娅拉的『代替』罢了。

但勒伽西转达的西斯的口信至少留下了一份希望。

“没关系。从今往后我们就是夫妻了。就是家人了。我终于能得到自己的家人了——”

『始祖』与『光之御旗』的婚姻。

等进入这个阶段之后，得到的反馈应该就会不一样了吧。

诺斯菲如此想到。

就这样，与使徒和国家的疏通结束后，两人举办结婚仪式的日子定下来了。

一方是在八年间帮助了各地的英雄『始祖涡波』，一方是用五年时间振兴了弗茨亚茨的圣女『光之御旗诺斯菲丽德』，两人的婚姻将使南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这是为了反击北方而举行的一场关键仪式。理所当然地得到了迅速、周密的准备。

婚礼基本会在弗茨亚茨城内举行，最初列席的只有一部分的知情者。

但仪式最后需要两人在国民面前亮相游行。

这一点令弗茨亚茨王室和诺斯菲感到了为难。

如果新郎在庆祝婚礼的游行马车上全程如植物人一般面不改色，乃至随着马车的摇晃颠来倒去，那可真是个大问题。为了掩盖这个问题，众人聚集起来通宵商讨了一番。

在这当中，最热衷于推进这场婚姻的西斯表示“咦？一定要笑不可吗……？”于是她被大家一起驱离了现场。在西斯眼里，两人的婚姻会成为联系南方的一条坚固纽带，同时也会让诺斯菲欢欣不已——她的脑回路就是这么简单，还是老样子。

到头来，新郎表情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就这么迎来了婚礼当天。

——这是于诺斯菲而言的命运之日、是和解与离别之日、也是崩坏之日。

清晨，在城内的礼堂中举行了一场简单的仪式。与我原本的世界相同，在这个世界的婚礼上，也要进行誓约之吻。

我老老实实在地听从诺斯菲的指示完成了这个行为。因为她连日的照顾，这个时候的我已经能很好地遵从诺斯菲的指示了。

诺斯菲点头的话，我就会跟着点头。

诺斯菲做出索吻的动作，我就会吻上去。

当然，这些行动中并没有我个人的意志，单纯只是下意识的反应罢了。

——就算是这样，两人依旧缔结了婚姻。

在南方各国要人的见证下，两个人结合在了一起。

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个状况背后的含义。

它只是为了增强国力而举办的仪式，是徒具形式的东西。新郎颜色不改地走完流程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个时代的婚姻大抵都是如此。他们的表情述说着这些。

乏味的仪式。

在可谓只是走个过场的婚礼上……唯有一人、唯有诺斯菲由衷地感到了喜悦。她穿着美丽的婚纱，为自己得到了家人而欣慰。

——于是乎，使用『过去视』的我表情又扭曲了几分。可以说，打从一开始，我的表情就在一味地扭曲着。

就这样，婚礼结束后，我和诺斯菲走过婚礼通道，乘上这个时代的敞篷马车，前往了国民所在的大道。为了祝贺这个可喜的日子，我们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马车从弗茨亚茨城出发，缓缓地穿过为仪式而专门修饰过的桥梁，来到了无数国民置身的大道。雷鸣般的欢呼声随即爆发，如暴风一般浇打在两人身上。

每一个人都是翘首以待。

若论及在弗茨亚茨国民中的人气，再没有人能与英雄和圣女相提并论。

国民们兴奋得不能自己，用近乎哭喊的声音为马车上的两人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使徒们换来的『始祖』那卓越的功绩在弗茨亚茨无人不晓。拜他开创的成为魔法基础的『咒术』所赐，中和这个世界的毒的手段广为流传。在此之上，他还旅经各地，讨伐危害各方的『魔人』，铸造了让南方各国团结一致契机。

同样的，『光之御旗』的功绩在弗茨亚茨也是家喻户晓。虽然是为代替突然消失的弗茨亚茨公主而登上舞台，但据说是王的庶出的她为了臣民尽心尽力。五年来宵旰图治，对绝望的人民、她用光赐予希望，用奇迹施行治愈，尽职尽责地保护着这个国家。

因为是这两人的婚姻，民众不可能不欢欣鼓舞。

不可能不充满活力。不可能不怀抱希望。

游行期间，诺斯菲同身旁的我搭话。

为了能让我的表情有所改变，她向我展示眼前光明的景象。

“请看、涡波大人.....与涡波大人初到之时相比，弗茨亚茨已大不相同，它今日的繁荣前所未有的，再也不会有人敢说它是小国了。我真的努力过了。五年来，我励精图治、广施奇迹，尽己所能地扫除了臣民的不安.....虽说是有两位『异邦人』——特别是阳淹大人的建议，但能收获今天这样的成果.....那个、我觉得果然还是有我自己的力量在。嗯，我真的很努力了！别看这样，我其实是很厉害的！厉害得被大家唤作圣女哦！！”

从途中开始变成了自夸，想必是年龄所致吧。

毕竟她也才这个年纪啊。

游行继续——诺斯菲讲出自己至今以来的努力，最后总结道：

“百姓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的时代结束了。虽然还谈不上每一处都光鲜亮丽，但还是向『异邦

人』的世界迈进了一步。向那个曾经拥有蓝天的世界，又迈出了一步……”

诺斯菲望着天空，如是说。

游行的这一天，尽管周围洋溢着活力和希望，可天上仍然笼罩着一层黑云。

侵蚀这个世界的『魔之毒』并未消失，依旧在高空高悬——

“——”

就在这时，我低喃了一声。

“涡波大人、您刚才……”

诺斯菲十分诧异地看着我的侧脸。

一点点地……虽然只有一点点，但看到我的表情略有舒缓，她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在这几天里，无论做什么都未曾有变的表情产生了变化。

自己这几天的照料终于结出了果实——诺斯菲在

一瞬间如此认为。

我看向诺斯菲，说出了颇具意义的一番话。

“总觉得、稍微.....做了一场.....好梦.....”

对这一切有如梦境般美好的感叹。

听到这番话，诺斯菲感动不已，眼角泛起泪光。

正当她觉得自己的声音终于传达给了我，感到自己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的时候——

“涡、涡波大人.....！您终于、恢复意识.....”

“——缇·娅·拉。我总觉得自己做了一场好梦啊。”

然而，我呼唤的名字还是没变。

看着诺斯菲叫出缇娅拉的名字，这显然是没有取回自我的表现。

恐怕就连刚刚举行的这场婚礼，都被我错当成了自己与缇娅拉的婚礼吧。

“.....嗯。”

诺斯菲微微垂下头，答应了一声。

不过她很快就重新展露笑颜，同为祝贺而来的国民挥手致意。原因不难猜到，既然我好不容易露出了微笑，那现在就更应该趁热打铁，尽善尽美地践行自己的职责。

可这样的她看上去，更像是在逃避不愿认同的现实。

——就这样，千年前的婚礼落下了帷幕。

诺斯菲成为了相川涡波的伴侣。

仪式结束，国家接受了两人全新的关系，世界也予以了认同。

可是、有一个人认同不了。

那就是新娘自己。

当夜，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着一如既往地呆坐在椅子上的我，诺斯菲一脸苦涩。

即便结束了与我的婚礼，情况也没有任何改变。

到头来，即使成为了妻子，始祖涡波也没有真正看她一眼。她怀抱的愿望，终究化作了泡影。

直到此刻，我还是仰望着虚空，目光游离。

“.....不对。.....这样的、不对啊。”

诺斯菲觉得这一天全无意义。

这种东西毫无效果。

徒具形式罢了。

没有价值。

这根本谈不上是成为了家人。

如果真的成为了家人，那自己心中的不满此刻应该冰消瓦解了才是。

沉积在心底的『留恋』的负荷应该会减轻一些才是。

得到认同之后，自己活到今天的付出应该会得到报偿才是.....

就像那一天，在勒伽西的带领下，自己在医院里

看到的那对亲子一样.....就像同一天，在一旁看到本应是自己父亲的人的笑容时一样.....

自己的心脏.....

自己的心脏、应该跳动得更加剧烈才对啊.....

“——勒伽西!! 接下来，我要使用自己的魔法!!”

在幡然上涌的冲动的驱使下，诺斯菲大喊道。

对外而言，今天是夫妻两人的初夜，而这里是夫妻两人的房间。那么理所当然的，除了夫妻两人之外，这里不应该有第三者存在。

然而被叫到名字的当事人却愣是挠着头从阴影中现了身。他透明的身体逐渐有了色彩。

“真亏你知道我在这里啊.....哦，我说了会见证到底的来着。”

“这都无所谓。比起这个，我接下来要利用『光之理的盗窃者』盗取的【世界之理】治疗涡波大

人……！”

诺斯菲并没有对勒伽西的存在表露任何不满。

此时的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为此，她向勒伽西逼近过去。

“……你持有的【世界之理】效果可只有『代替』而已哦？不止如此，相应的『咏唱』还会对你的精神造成显著的损害。如果用了它，到时候，你恐怕就不再是现在的你了。”

“无所谓。”

考虑到使徒的义务，勒伽西同诺斯菲作了一番说明。

但生来就注定是牺牲的少女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最重要的是，要背负涡波现在的状态——实在是过于严苛了。这可不是一般的精神干涉魔法。除了缇达和西斯施加的魔法，还有涡波哥哥自己

的魔法，三者加在一起导致了复杂的精神外伤。
”

“无所谓！即使如此我也会作为『代替』去背负……！不这样的话、一切都无从开始……！我的一切、一切都无从开始啊……！！”

诺斯菲声嘶力竭地喊道。

她用几乎要渗血的力度攥紧了双拳、用几乎踏穿地面的力道站定，喉咙处也浮现了血管青筋。

领会到这是诺斯菲发自灵魂深处的愿望之后，勒伽西不再制止。他露出既像是欣慰又像是悲伤的、十分暧昧的表情，开口道：

“……我明白了。作为侍奉我主的一名使徒，我批准你使用魔法。可是你要记住，『咏唱』会自行从你的口中吐露。这不是我们能教给你的。”

只有拥有那份力量的人，才懂得如何去使用它。如此劝导着，勒伽西以柔和的神态引导诺斯菲进

行『咏唱』。

听到这番话后，仿佛觉察到某种真理的诺斯菲张大眼睛点了点头。那是一种隐约间已有猜测，在使徒的佐证下终于确信的表情的。

于是，诺斯菲为了自己、开始了自己的『咏唱』。终于、无可挽回的，将她的精神肆意扭曲、拼合成一道解不开的智环的那一刻——还是来临了。

306. 心

『咏唱』开始了。

像乐曲一样流畅、像祝福一样柔和。

像祈祷一样，清脆而悠扬。

“『腐朽之暗、腐朽之光』『齐化非白之白』——”

作为牺牲奉上的是诺斯菲人生的一部分。

咏唱开始之前，她拥有与光和暗都不搭边的无垢之魂。那没有沾染一丝不纯之物的，如湖水一般清澈的灵魂，从这时开始受到了污染。

“『梦境之暗、梦境之光』『皆作非黑之黑』——”

白色染上了作为『光之理的盗窃者』的她的灵魂。仿佛是经枯燥的画具描下的浓白在她无色的灵魂上落笔。她的心为纯粹的光所浸染，闪烁着璀璨的光芒，一如光属性魔法使的身份，遭到了恰如其分的改写。

随着『代价』的偿付，一股庞大的光属性魔力从

她的全身溢出。从世界手中盗取的这股魔力未能被全部消费，不辨方向地塞满了整个房间。

这道光越是强烈，一道黑暗就越是分明。

不消诺斯菲念出魔法名，很显然，她在利用『理的盗窃者』的奇迹『代替』相川涡波背负精神的创伤。

自然的，在那份创伤中混杂着『暗之理的盗窃者』缇达的黑暗。

那股黑暗越来越清晰。

在被染白的诺斯菲心上，产生了一道很明显的、与白色相异的污垢。污垢呈现以黑线的体裁，仿佛是心的裂纹，给人以一种心产生了皴裂、行将破碎的印象。

背负他人的精神创伤——此间的痛苦恐怕会令常人椎心泣血。

然而诺斯菲却笑了出来。带着深深的笑意，她从

自己逐渐堕落的过程中感到了愉悦。

总算到手了。

比起不适，成就感和满足感还要强上许多。

『魔石人类』这一特殊的身世没能赋予她应有的人性。清心寡欲、看淡生死、遵循吩咐像机械一般行善积德的过去的自己。

这些都成为了过去，她现在终于得到了能与人共鸣的基准。

就算那是于人而言有些过剩的『坦率』，基准依然是基准。

曾经的那种隔膜越来越薄。

变得更像人的实感令她难掩喜色。

就在这时，一声低喃入耳。

在『光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影响下，我空洞的眼神开始闪烁理性的光芒。此前只会吐露谰言的口齿，终于有了变化——

“这、这里是.....？”

这几个字中确实寄宿着理智。

“——涡、涡波大人！您刚才.....！您现在清醒过来了吗！？”

诺斯菲中断了魔法，在兴奋的驱使下向我走来。

“现在.....？这里是、海里.....不对、夜空？光好远、又好近.....”

明明待在房间里，可我却说什么『海』和『夜空』。我还是辨别不出地面、墙壁以及天花板。虽然恢复了意识，但强烈的幻觉还没有消散，我的视野并没有归于正常。

即使如此，诺斯菲还是喜极而泣。

全无康复希望的症状有了缓和。怀着对自己切实向前走出了一步的感动，诺斯菲又在物理上向我接近了一步，开始了渴望已久的自我介绍。

“初次见面、涡波大人.....！我是诺斯菲丽德—

—『诺斯菲丽德·弗茨亚茨』！”

听到这番话，我将目光投向了诺斯菲。

“诶.....啊、嗯.....？是你照顾了失去意识的我吗.....？我是相川涡波.....请多关照、诺斯菲丽德小姐。不、君？.....那个、北境（Northfield）什么的，这名字有点少见啊。啊、我觉得挺帅气的就是了。”

明明自己正待在一个陌生的场所与陌生的人交流，可我的态度却毫无紧张感。

看这反应，我连诺斯菲的样子都无法辨析。但初见的招呼好歹是完成了。尽管很勉强。

“这名字很奇怪吗.....？这是使徒大人给我起的、那个.....”

“啊，又是西斯那家伙搞的鬼吗。她啊、本质上是好人，就是稍微有点那个啊.....这种时候你最好跟她抱怨一下。这也是为了她好。”

“抱怨什么的.....我觉得自己叫诺斯菲丽德就足够了.....这名字已经足够让我满意了.....”

诺斯菲已经察觉到我的样子不对劲了。在提及仇敌的名字时居然这样气定神闲，里面很显然有蹊跷。

但诺斯菲决定将这个问题延后处理。

因为这种氛围轻松的交流是诺斯菲渴望已久的。与我互通言语、彼此欢笑。仅仅如此就赋予了她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仅仅如此.....

“可是这再怎么说也太那个了.....不如起个爱称怎么样？”

“咦、爱称.....是吗？我的？”

“嗯。.....那么，简短一点就叫诺斯菲如何？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人的名字。跟你很配。”

“诺斯菲.....!! ”

兴之所至的名字。

于我而言，这就是一个随意的——真的非常随意的建议。

但它对诺斯菲却有别样的意义。

“我、我很高兴……非常高兴……！这是第一次有人用爱称称呼我……！”

岂止是爱称，诺斯菲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人的名字。

至今为止，对她的称呼都是近似于地名和编号一样的东西。

虽然国民从善意的角度将之解读为与高居庙堂之人相配的名字，但诺斯菲自己一直渴望得到一个作为人的名字。

她的这个愿望现在终于实现了。

这让诺斯菲产生了确信。

果然、眼前的男子就是自己渴望的存在——

“这样啊。你就和以前的我一样啊.....我在学校的时候，也没有人.....”

相应的，我对她的话产生了共鸣，竟突然谈到了原来的世界。

应该是回忆起了自己小时候和诺斯菲一样，总是被人用“那个著名演员相川的儿子”，而不是“涡波”来称呼的事了吧。或许是以此为契机，念书期间的回忆接连在脑海中闪过，我的脸色逐渐发青、十分焦急地喃喃道：

“.....学、学校？对了.....我必须得去学校才行.....！而且今天轮到我值日啊！还是和那个人一起的、我明明决定要及早赶到的.....！”

“诶、诶？xuexiao.....？”

突然之间，我一边嘀咕着“书包在哪里.....”一边到处乱转。

当然了，这个房间里不可能有什么书包。

而学校这种场所也还不存在于这个异世界之中。

“诺斯菲，谢谢你叫我起来。我差点就要迟到了。真的很感谢你。”

“不用，您客气了……涡波大人、学校到底是一——”

“是啊、没错。我得赶紧去学校了……不赶在父亲他们回来之前出发的话、我又要被骂了……又会让父亲失望的。不可以，这绝对不可以。绝对……”

我打断了诺斯菲的话，手在虚空中来回活动，跌跌撞撞地做起了上学的准备。

“涡、涡波大人……”

这种模样十分骇人。

看到我仿佛在某种胁迫下试图赶往不存在的学校，诺斯菲深感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确凿无疑的是，刚才施展的『光之理的盗窃者』

的力量确实让我的状态有所好转。

眼里始终只有缇娅拉一个人的我现在终于能叫出诺斯菲的名字了。不过只是这样根本不够。只靠一次『咏唱』并不足以治愈我所蒙受的过于深刻、复杂的精神创伤。

于是很自然的，诺斯菲想到：

不够。

还要更多。

必须进行更多、更多的『咏唱』——

“fu、『腐朽之暗、腐朽之光』『齐化非白之白』——！”

她没有任何犹豫。

就算知道有损于身心，诺斯菲还是用笑容接受了它。

诺斯菲觉得自己咏唱的越多，她与眼前的我的距离就越近。实际上，这种行为和在心与心之间建

立『联结』很相似。在进行『咏唱』的期间，虽然是诺斯菲在单行线上义无反顾，但我们的内心确实连接在了一起。就像家人一样。所以她不会觉得痛苦——

可是，通过联结逆流的东西绝不寻常。

诺斯菲的心在以骇人的速度磨损。

第一个征兆是视野的亮度在急・剧・减・弱。

以前曾体会到的死亡的恐怖迅速膨胀，明明房间的亮度不曾有变，她却产生了失明的错觉。

认为这只不过是幻觉的诺斯菲没有退缩，继续进行『咏唱』。

于是我内心的状态被陆续继承到了她那边。

“『梦境之暗、梦境之光』『皆作非黑之黑』——！”

呼吸开始变得越来越微弱。

诺斯菲不意间看向自己的胸口，结果惊讶于它的

距·离·之·远，一阵吐意于是袭来。

本应在几公分之外的胸口，现在看来仿佛远及世界的尽头。自己的距离感已然错乱，厘米与千米的概念互换了。

又是不意之间，视线挪移。

只见自己的手背远至房间的一隅，仿佛它不再属于自己。

诺斯菲逃也似地转移目光，结果映入眼帘的是房间里的家具。椅子、桌子、床铺、书架、凡所应有，无所不有，这些东西一股脑地塞到了眼前一厘米的距离之内，吓得她差点发出悲鸣。

头晕目眩、腿脚发抖。

明知道这些都是幻觉，可急剧膨胀的不安实在难以抵御，诺斯菲直感到浑身发飘。

好像重力在往四面八方发散，始终没有定所，让她难以站稳。

突然之间，天地倒转，胃里的东西一齐上涌。

诺斯菲连忙俯身跪地，将嗓子里的东西吐了出来。

异常终于不再仅限于精神，也影响到了肉体。

再继续下去就危险了。当诺斯菲感到一丝踌躇的时候——

“——对、对了……现在根本不是去学校的时候……我、我……”

诺斯菲的听觉捕捉到了我的话语。

仅仅因为这一句话，深陷幻觉之中的她便笑容满面，连嘴边的胃液都不待擦。

她笑着，在心里想到：

涡波大人的症状正在好转。

自己的力量起到了作用。

如此一来终于能为自己渴求的家人而活。

终于有了活着的意义。

不可以中断『咏唱』。

绝对不能——！

“——『腐朽之暗、腐朽之光』『齐化非白之白』『梦境之暗、梦境之光』『皆作非黑之黑』——”

紧接着袭来的是幻听。

既然诺斯菲要『代替』我背负所有的幻觉和幻听，那么这就是必然的结果。

充斥于脑海的，是用钩爪挠动玻璃的声音。

与生理上的厌恶感绑定的这种令人不适的音色在大脑深处唧唧作响。就好像是在削减自己坚韧的精神。

随着声音冲击大脑，诺斯菲的手颤抖起来。

有一种十块指甲全都要剥落的错觉。

不仅如此。浑身的肌肤似乎都要溶解了。

至今以来一直呈同种形态的自己的身体到了今

天仿佛再也保持不了同样的体裁了——这样一种泥沼沸腾的不祥的声音，从刚才开始就在耳边聒噪不已。

可是，随着自己的精神有去无回的越来越不稳定，珍重之人的声音却越来越清晰有力。

“——啊、啊啊、对了！我战斗到最后、杀到最后！最后……！最后……——”

顺利康复、恢复自我、取回了记忆的我的声音传到了诺斯菲耳边。

所以她的笑容没有改变。所以她的咏唱不会停止。

在濒临崩溃之际，她心里只能去思考我的事情。至少在我能够正常与人交流之前，诺斯菲觉得自己必须『代替』下去。

自己现在承受的所有痛苦，都是涡波大人此前在承受的。作为家人，自己必须分担这份痛苦才可

以。更何况涡波大人身陷此等痛苦之中，方才却能气定神闲地会话，足见此间问题之严重。连身在深渊之底的自觉都没有，甚至还在这里谈笑风生的涡波大人。自己必须要帮助这样的他。如果自己这个家人都不去帮他，涡波大人一生都无法从痛苦中解脱。所以——！

即便是在这种状况下，比起自己，诺斯菲还是更在乎他人的痛苦。

于是，她心无旁骛地继续『咏唱』。重复着、不断重复。

「——『腐朽之暗、腐朽之光』『齐化非白之白』『梦境之暗、梦境之光』『皆作非黑之黑』『腐朽之暗、腐朽之光』『齐化非白之白』『梦境之暗、梦境之光』『皆作非黑之黑』『腐朽之暗、腐朽之光』『齐化非白之白』『梦境之暗、梦境之光』『皆作非黑之黑』『腐朽之暗、腐朽之光』『齐化非白之

白』『梦境之暗、梦境之光』『皆作非黑之黑』『腐朽之暗、腐朽之光』『齐化非白之白』『梦境之暗、梦境之光』『皆作非黑之黑』——」

我承受的污染就这样渐渐被诺斯菲继承。

——于是，在这一天，两人的道路重合在了一起。它既是两人进行『亲和』的共有的历史，又孕育了从今往后长达千年的因缘。

继承的仪式进行到最后，房间中回响着两人的惨叫。

“——之光』『皆作非黑之、黑……咕、呜！我——呜、呜呜 uua 啊啊啊啊 a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ㄣ———!!!! ”

“啊、啊啊 a 啊、我！我———啊、a 啊、啊啊 a 啊 a 啊啊啊 a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

构造十分相似的两个声带发出的惨叫工整地叠

合在了一起。

恸哭的时间虽然还不到一分钟，对诺斯菲来说却似乎持续了整整一天之久。

随后，两人一齐倒在了房间的地毯上。

将胃里的东西吐了个干净之后，诺斯菲鞭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想要起来。

她摇摇晃晃地站起身，看向前方。

在那里，她看到了同样体势不稳、正在调整呼吸的我。

——不，准确来说，我是这个时候的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看到的。

在诺斯菲的视野中，只有相川涡波是有亮度的，除此之外的一切都被盖上了黑幕，存在趋于稀薄。

虽然眼中的世界呈现以这样诡异的形式，可诺斯菲并没有感到多少混乱。她之前就听说过，这种

视野趋于狭隘的感觉正是『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咏唱』的『代价』。而这些黑幕应该是缇达的精神干涉所致。

她明白的。

这就是所谓的『代替』。

十分不可思议的是，诺斯菲觉得自己的思考非常清晰。

当然，幻觉和幻听依旧存在，可眼前的世界是如此清晰，以至于可以将它们带来的困扰忽略不计。

正因为眼中只能看到唯一的人，世界才愈显简洁明快。

那些无谓的东西，都无所谓了。

到这个时候，诺斯菲的思念已然单纯至极。

那就是爱。

是付出的爱与作为回报的被爱。

想要对方告诉自己，自己可以待在这里……

想要对方捧着自己的脸，为自己担心……

想要对方伸出手，祈求自己活下去……

这就是现在、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诺斯菲的愿望。

而诺斯菲诉诸这些愿望的对象、也就是我，这时候正一边调整紊乱的呼吸一边确认周围的状况。

很显然是自顾不暇。

“哈啊、哈啊、哈啊!!”

这个时候的我应该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精神的负债被诺斯菲继承之后，一直折磨我的多种异常状态都已不复存在。

拜此所赐，我终于能正确地认知自己所处的状况了。

对这时候的我来说，这里是一个陌生的房间。

刚一恢复意识，就为异常的疲惫感和记忆丧失所困扰。

眼前有一名陌生的少女。

——而这名少女显然很强。

从她身上能感受到与作为仇敌的『理的盗窃者』们相当的力量。

必须要严加警戒。

“这、这里到底是……？你是谁……？”

“啊啊、终于……涡波大人，我就是我啊……是您的诺斯菲……”

诺斯菲以亲昵的口吻回答道。

语气中渗着此前不曾有的狂气。

我藉此得知少女的名字是诺斯菲，但对除此之外的话则感到一头雾水。于是在保持警戒的同时后退一步。

相对的，诺斯菲脸上挂着毫无防备的笑容，直截了当地开始了自我介绍。

“——我是您的妻子、也是女儿，是您的家人。”

“哈？……妻子？不是、诶……？”

我不可能理解得了。

这时候的我并没有诺斯菲照顾自己的记忆。虽然有在一片深邃的黑暗中做了一场梦的感觉，但那于我而言却是一场『与缇娅拉结婚、在欣欣向荣的弗茨亚茨国幸福生活的梦』。

所以在我看来，自己是在败给使徒西斯后突然转移到了这个房间里。

自然而然的，我因无法理解而感到混乱——进而产生了畏避的心理。

因为宣告自己是我的家人的诺斯菲，周身缠绕着只能用狂气来形容的氛围。

而诺斯菲自己对此却全然不知。

现在的她只有终于变得坦率的感觉。

充斥于脑海的是至今以来的辛苦和不幸。以及与之相应的报偿。

简单来说——

从今往后，想要永远和涡波大人生活在一起。

自己有些累了。是了，真的有些累了。

所以就把无谓的事情都忘掉，将不幸的事情当做不曾发生，只有两个家人在一起就够了。

终于得到的家人。

既是父亲又是丈夫的涡波大人是自己在双重意义上确证无疑的家人。

追求至今的存在就在眼前。

憧憬、爱慕、渴望的那个人，现在就在自己眼前。

想要在这个人身边，享有永远的安宁。

愿望仅此而已。

就像那时候在医院看到的那对母子一样，自己也想得到爱。

如果可能，想要永远培育这份爱。

两个人在一起、永远的。

这已经是唯一能让自己在这片黑暗中求得心安的办法了。

是诺斯菲的生存之路。仅剩的道路。

——这些想法塞满了她的脑袋。

结果自然的，她的表情和眼神都变得有些吓人，溢出的魔力也十分不祥，同她相向而立的我因恐惧而进入了临战态势。

“站、站住……！不许你再接近我了……我不明白你说的妻子女儿是什么意思……总而言之，不许接近我。如果你再靠近一步，我就用魔法攻击……！”

我在害怕。

对面前这名无论是体格还是年龄都比自己要小的少女，我发自心底地感到了恐惧。

注意到我表情的变化，诺斯菲立刻抑制住自己的魔力，彬彬有礼地劝慰道：

“啊，真是抱歉……我明知道彼此都刚刚清醒过来，却还是这么心急。您会感到混乱也无可厚非……”

“啊、嗯……我才刚清醒过来，还不明白情况……话说、你也刚刚清醒……？”

“就・是・这・样。所以，请让我再一次将自己和涡波大人的关系解释清楚好了。让我们重新整理一下吧。这次我们两个人一定有条不紊、细致周到、准确无误地互相理解……呵呵呵——”

在这个时候，诺斯菲坚信，只要解释清楚，两人从今往后就能一直在一起了。

要问为何，因为对诺斯菲来说，我是『唯一的命运之人』。

职是之故，两人之间只应有这个结局。在这个毫无实感的黑暗世界里，唯一能予自己以实感的就是『相川涡波』。于对方而言也一样，在这个失

去了所有的黑暗世界里，唯一能予自己以生存意义的就是『诺斯菲』。彼此都只剩下挚爱的家人。既如此，两个人理应一起活下去。

到这一步，诺斯菲已经无法回头。

因光的『代价』而变得异常坦率、因成为我的『代替』而使世界笼上黑幕，变得眼中只有『唯一的命运之人』。她已然变成了这样，再也无法挽回。——利用『过去视』看到诺斯菲这些经历的我的表情，又扭曲了几分。

无可避免地看到了我与诺斯菲之间的真相后，我有种心脏被鸟啄食的感觉。然而『过去视』的魔法并没有波动。

还没完。它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解除。

应该说，这才刚刚开始罢了。

我的错误这才要上演。

接下来，我究竟是怎样辜负了诺斯菲的心意、说

出了怎样的粗鄙之语.....这些都是我不看不可的。

绝对不能撇开视线.....

307. 过去与

时间是夜晚，我与诺斯菲两个人在房间里。

在她细致周到的解释下，我了解到了诺斯菲·弗茨亚茨诞生至今的故事。

她是在我游历各地期间诞生的『魔石人类』，是与我在基因层面上有联系的存在。

“这样啊.....你是我和阳潼的孩子.....是这个意思吗？”

“是、是的。我是您的——”

“——我信你才怪!!”

当然的，我措辞激烈地对此进行了全盘的否定。诺斯菲的存在、她成长的环境和历程、今天的婚礼——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不能接受的。这些内容实在过于荒唐，令我抱着头嗤笑道：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又是什么阴谋.....? 你们又设下了什么圈套.....?”

圈套——也就是说，我认为自己正在遭受敌人的攻击。

既然此时我早先的记忆是与使徒西斯血战，那么将现下的状态判断为战斗的延伸也是必然的归结。

诺斯菲对我的反应感到了困扰，安抚道：

“涡波大人，这不是圈套……请您冷静下来听我说……”

“好啊，我听了，也懂了。是说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我的遗传因子造了一个人出来对吧……？是啊，我都懂的。我当然懂了啊！就是因为我懂，所以我才这么说啊！！”

可是我并未冷静下来。

我粗暴地将手一挥，远离自己所不愿认同的诺斯菲，气急败坏地咆哮了起来。接着，我又将矛头指向了待在房间一隅的使徒。

“真是受够了，你们这群不懂人心的怪物总是这样！像这样亵渎人类的尊严果真是你们的拿手好戏啊！哈哈，气得我都笑了！勒伽西，我在说你呢！！你们还真是死性不改啊！！开什么玩笑！！你们开的什么玩笑啊！！”

“涡、涡波大人……？”

看到怒火中烧的我这样咆哮不休，诺斯菲被吓了一跳。

勒伽西由此意识到，仅靠诺斯菲已经无法维系正常的对话，于是接话道：

“……涡波哥哥，这对弗茨亚茨来说是必要的啊。而且、请容我为自己开脱一下，我与相关的计划并无瓜葛。”

“你说这些有用吗！那你怎么不阻止他们啊！！看看看、你成天就知道在那里一边看一边笑！！你以为我不懂吗？你还不是对这些感到乐在其

中!! 啊啊，混蛋！你混蛋!! ”

“这个.....实在抱歉。”

“你他妈！你有空在这儿道歉不如当初阻——靠、无所谓了!! 我懒得跟你废话!! ”

相对于勒伽西冷静的对答，我的怒火则是越烧越旺。

或许是自感就伦理问题同使徒抱怨无裨于事，我很快就结束了话题。

见此机会，诺斯菲下定决心开口道：

“那、那个，父亲大人.....您为什么、要这么.....？您好不容易才康复过来的啊.....？从今往后就和作为家人的我两个人一起、好好地.....”

诺斯菲是这样想的：

相川涡波已经败给了使徒。而且是一场惨败。他以这个异世界为对手发起了挑战，结果以彻底的败北收场。

使徒收获了完全的胜利。

——因此，战斗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在胜利者打造的世界中安详地生活才是败者的义务。这是诺斯菲认真的想法。然而，作为『次元之理的盗窃者』，我不可能如此洒脱地放下仇恨。

“你这家伙、是叫诺斯菲来着.....？我就明确告诉你，我根本不认识你。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有你这号人。所以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诶.....？父亲大人.....？”

“你给我把这个称呼停了！！还有你看你这样子.....！又像阳潼又像缇娅拉.....我简直要吐了！像是像，但就是个半吊子罢了！就你这德行还好意思装个有模有样的人！？你根本就不是人啊！！”

“非、非常抱歉.....父——涡波大人.....”

被劈头盖脸地骂了一番，诺斯菲怀着怯意连忙道歉。

害怕被对方讨厌的她老老实实在地低下了头，与之相对的，我发动了『魔法』——发动了『表示』。

“——咒术『Analyze』。没错，你是骗不过我这个『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你只是一个将魔石和血肉捏合在一起的人偶，根本就不是人……是了。我才没有什么女儿！我有个屁！！”

继之而来的是一番否定。

将一切关联全部否定，就连其存在也不予认可。

“……………！！”

诺斯菲的表情因悲痛而扭曲。

在黑暗中觅见的唯一的光在逐渐远去。

世界上所有的色彩都在消褪，她活着的意义也随之而去。

然而我还是没有停止追击。

“『追溯罪过之命数』『引射影至其尽头』。——魔法『Dimension』。”

明明『咏唱』的『代价』刚刚才被诺斯菲转移到自己身上，本人却当着她的面又『咏唱』了起来。我利用这个『Dimension』探查的是房间外的情况。我已不再将面前的少女放在眼中，而是利用次元魔法收集情报，以此筹划自己今后的行动。诺斯菲见状不禁制止道：

“请、请等一下！您的『咏唱』太危险了！涡波大人好不容易才得到净化，这样您的心又会！！”

“哈……？哦，我懂的。你是说会磨损内心对吧？我的情况、是只能考虑唯一一人——只能考虑妹妹的问题来着……？那又如何？你这个新手大概不懂吧。说到底，『理的盗窃者』的『代价』本就是将当事人渴求的东西偿付给他自己。所以不管支付多少『代价』都没问题……！”

我用尖刻的语气告诉诺斯菲不要多管闲事。

“涡、涡波大人……”

“你别再跟我搭上关系了。我也不会再和你搭上任何关系。就算你真是我的女儿……也是我们不相往来要更幸福一些。”

“不会的……！绝对不是那样的！”

听到我的话，诺斯菲为了甩落眼角的泪水而拼命摇头。

她哭着倾诉说自己只有跟相川涡波在一起才能得到幸福。

看到少女哭泣的模样，我有些动摇了。但我转眼间就下定决心，冷冷地说：

“……无论如何，相川涡波的日子都没有多久了。你只能忘了我。”

言尽于此，用次元魔法掌握了自己所在位置的我逃也似地走出了房间。诺斯菲见状连忙欲追，但

我放话说“你别跟过来”，意图独自离去。

离去之际，我嘀嘀咕咕地说服着自己。听到我低喃的内容，诺斯菲僵在原地动弹不得。

“我·才·没·有·什·么·女·儿.....不可能有的。不可能啊。跟我有关系才怪.....！”

说着，我摔门而出。

在摔门的余音中，诺斯菲乖乖地遵从了我的话，留在了房间里。

她呆站在原地，脑中反复回响着我方才的话。

被自己认作父亲和丈夫的人同自己宣泄的一连串否定。“我根本不认识你”“只是一个将魔石和血肉捏合在一起的人偶”“根本就不是人”“别再跟我搭上关系了”“我才没有什么女儿”“不可能有的”——这些只讲过一次的话在诺斯菲的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回放。回放着对诺斯菲无穷无尽的否定。

“呜、呜呜、呜……！”

眼角积攒的泪水夺眶而出，诺斯菲抽泣起来。

不安、恐惧、焦躁、悲哀、绝望。

所有可能产生的内心的阴霾纷纷产生，支配了诺斯菲的世界。

换作平时，诺斯菲或许有能力坚持下来。可这个时候的她偏偏接手了我的负债。

结果她未能很好地处理这些负面情感，甚至让它们在心中剧烈膨胀。

自然而然的，她踉踉跄跄地走向了房间的边缘。

勒伽西见状连忙制止道：

“咦、等、喂？……喂、你等等！你打算自杀吗！？”

一贯不会采取行动上的干涉的勒伽西慌忙扶住了诺斯菲。更稀奇的是，他居然以充满焦虑的语气拼命地安抚道：

“你等一下！刚才那个是.....我想应该是『咏唱』的『代价』所致！次元魔法就是这种性质！涡波刚才是无暇他顾，眼里只有唯一一个人会那样的！是他所有的选项都被剔除，最终只剩下一个选择的结果！你就当他是心情差到了极点吧！”

“这是真的吗.....？只凭一次『咏唱』、就.....？”

“.....没错，是真的.....”

“是涡波大人的心又受到了污染.....所以才.....？”

诺斯菲反复推敲着勒伽西的话，以期辨明其中的真伪。

要判断涡波大人的『咏唱』的『代价』有无并非难事。——因为自己刚刚才作为『代替』将之背负了下来。

它对内心的安全容量的损害究竟几何。——恐怕自己现在受到的影响还算小的。

眼中只容得下唯一一人的诅咒。——这点不假，自己现在就只剩下涡波大人了。

已经别无选择了。——是了，这个也不难理解。

——我现在就和涡波大人是一样的啊。所以，我很明白。

唯一一人。

唯一一人。唯一一人。唯一一人。

与『唯一的命运之人』结合，除了这个结局之外，其它任何结局都不可接受。

而涡波大人对那个结局而言是必要的。涡波大人必须存在于其中。涡波大人涡波大人涡波大人——无论如何，都需要他。如果没有涡波大人，我是活不下去的啊。不、不对，我从来就没有活——

想着想着，答案突然闪现，诺斯菲立刻挪动脚步。

“……喂。你要去哪儿？”

勒伽西怀着几分惧意问道。

“我要去追他。”

诺斯菲不假思索地答道。

她回答得十分坦率。

“我明白自己真正的愿望是什么了。”

接着开始讲述自己的『留恋』。

“一度得到之后体会才更加深刻。如今分离之后思念才更加强烈。——我一定是希望得到涡波大人的爱，仅此而已。就像在那天看到的那个孩子一样，我希望他能握住我的手。哪怕只有一次也好，我希望他能触碰、抚摸我。这就是我的愿望……”

五年前，勒伽西在医院示予自己的那对亲子一直是诺斯菲的心结。

现在，她清楚地告诉使徒，自己就是怀着对它的渴望，彷徨着、战斗着，直至今日。

领会了这些，勒伽西坦白说现状既与自己的预想相契合，同时又存在背离的一面。

“这、这样啊……我一直就是想让你明白这点。可是、该怎么说呢，你突然变得坦率了很多啊……？实在是正经过头了，让我有些惊讶……”

勒伽西在竭力分析现状。

明明背负了神志不清的我身上全部的负债，可诺斯菲的心却变得如此健全，这令他感到了诡异。接着，在仔细考虑了一番之后，勒伽西对诺斯菲的决定表示了赞同。

“总而言之，你想的没错……你现在该做的就是去把涡波哥哥抓回来……这个是不会有错的……”

“是的，我要追上去。”

或许在旁见证的勒伽西自觉有义务为此负责，竟一反常态地接连同诺斯菲提出建议。

“诺斯菲丽德……不，诺斯菲。等你抓到他之后，千万不要离开他……一定要死死地抱紧他。不这么做的话，他肯定又会逃到哪里去的。他就是这样一种人。”

“嗯，我会的。”

“尽你所能地去获得他的爱吧。这是生而为人者应实现的最首要的权利——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

唯有对这个建议，诺斯菲没有点头表示赞同。

“我觉得这句话有些不对。我现在总算意识到有关自己的真相了。”

“真相……？”

“我想，我大概还没有出生吧……我还在胎内——还没有诞生到这个世界啊。所以——”

条件还没有满足。

自己还没有降生。

诺斯菲这一存在尚未存在过。

“所以，我还不会死。”

在察觉到自己尚未诞生的一瞬间，跳窗自杀的念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已经不用担心了，诺斯菲同勒伽西笑道。

接着，她看向了前方。

即便背负了种种『代价』，她仍然要向前进。她告知使徒，这就是全新的诺斯菲·弗茨亚茨的生存方式。

“终于啊.....你终于露出一一点我想看到的表情了。”

勒伽西将惊讶抛诸脑后，露出了微笑。

他实在想不到，在『代替』我承担了那么多精神创伤的今天，诺斯菲眼中却能寄宿如此强烈的意

志。

“我支持你。果然，我还是喜欢这样的情节。我也算是发觉自己的真相了。我最喜欢的就是看到你们这种奋斗者努力的样子……”

在使徒无法具备的人类特有的表现面前，勒伽西展露了与年龄相应的笑容。

“勒伽西大人原来是这样的人啊。不过很遗憾，难得我们的距离拉近了一些，可我在这之后还有急事，就不能——”

“我知道，已经够了。你快去吧。之后有机会我们再慢慢聊聊。我也有事要确认，接下来也不轻松。”

“是的。那么我失礼了。再见，勒伽西大人。”
道过别后，诺斯菲以十分清爽的表情离开了房间。

就在她走出房门的前一刻，勒伽西的低喃传进了

诺斯菲的耳中。

“——这•种•情•况是迪普拉库拉的策略吗.....？
还是说，是我主的干涉？究竟是谁、为了什么，要
将这两人逼到这种地步.....？不，说到底.....说
到底，涡波哥哥的『次元』、还有的『光』，决定
这两者的是谁？他们两人无疑都不适合各自的属
性。明明如此，为什么要这样？那一天，事情的
流向究竟是怎么回事？快回想起来。那个时候，
在那个地方，是谁——”

勒伽西在我刚才的椅子上落座，像侦探一样自言
自语。虽然他的话令我很是在意，但无奈我现在
是利用诺斯菲的头发进行『过去视』，所以并不
能将这番话听到最后。

我能做的只有持续追踪诺斯菲的心情和视野。

必然的，诺斯菲离开了房间之后，场景就转移到了弗茨亚茨城内。

她在走廊中一边独行，一边自我反省。

“刚才都是我不好……涡波大人没有错……”

就和勒伽西一样，诺斯菲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自言自语。

惊人的是，我在做出那样低劣的行径之后，她竟然还是这样相信我，并试图将我的行为正当化。

后续的理论是这样的——

都是我的错。

刚才实在是事出突然。我表现得那么急迫，涡波大人会感到混乱也是自然的。明明知道涡波大人的处境，我却没能考虑得再周全一些。

错的是我。因为我是个坏孩子，所以才会受到批评。

这是十分顺理成章的。结合我在这五年里获得的有关家庭的信息来看，这一点都不奇怪。而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也十分清楚——

“做一个更好的孩子吧.....再坦率一些、坦率、坦率。只要我做一个坦率的好孩子,就一定.....一定.....!!”

只要做一个好孩子，父亲就一定会回来的。

“——『腐朽之暗、腐朽之光』『齐化非白之白』『梦境之暗、梦境之光』『皆作非黑之黑』——”

光之『咏唱』再度被诺斯菲用了出来。

她很明白与之相伴的是心灵的净化。

越是使用，诺斯菲对自己的『咏唱』的本质理解就越是深刻。

方才从我口中得到的“『理的盗窃者』的『代价』本就是将当事人渴求的东西偿付给自己”这一情报并无虚假。光之『咏唱』的『代价』是抹消自己不好的部分，让自己更接近一个好孩子。是了，确实没有任何问题。诺斯菲重新意识到，自己的父亲果然是正确的。

虽然自己今天失去了很多，但只要有这个『咏唱』，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在『咏唱』的力量下，增幅的光之魔力充盈于全身，而依靠『代价』，自己可以一直勇往直前。

不仅强化了自己的力量，还能让自己成为好孩子。

这种感觉非常真实。

这是多么优秀的魔法啊.....

光之魔法实在是太出色了.....

这个属性真所谓是芸芸众生的希望之光.....

好孩子会得到好的回报。

只要继续努力，总有一天愿望就会实现。

诺斯菲由衷地相信着这些。

她坚信，这些光能够将世界引向和平。

只要有这些光在，自己就不会迷茫。

向前向前向前。无论何时都能一直前进。

“涡波大人，我是好孩子。我会做一个好孩子的……请您回来吧。我是您最后的家人。这里才是您真正的家。涡波大人，求您了……请您、将我……”

诺斯菲一面低语，一面沿着我走过的路前进。

她认为只要堂堂正正地走下去，总有一天就能与我重逢、和解。

怀着这份信念，她着了魔一般地反复『咏唱』，逐渐没入走廊的阴影。

——我与诺斯菲邂逅的首日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进行『过去视』的我也得以歇上一口气。

诺斯菲的身世和她对我如此执着的原因已经了然。

自这之后，她反复利用『咏唱』强化自己作为『光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我则为了保证能杀死西斯而投靠了北方的『支配之王』。

接着，为了抢回被纳入北方庇护之下的我，诺斯菲统率南方的军队挑起了战争。

这部分内容我在缇缇的记忆里已经看过了。

这之后的诺斯菲无数次地试图与我『交流』，但每一次都被我无视。她期望与我互相理解的手段如此正确，从中可以窥见她善良的本性。不仰仗暴力，而是面对面的呼喊，恳求我回到她的身边。她确实一直都是一个好孩子。

然而我却始终弃她于不顾，连看都不曾看她一眼。

我一直将诺斯菲视作了『无物』。诺斯菲就这样被我无视到了最后——直到与作为『支配之王』的缇缇激战，并被『世界奉还阵』吞没。

——歇过一口气后，我重新展开了『过去视』。

这次要看的就是那个时候的记忆。

借这个机会，我可以了解到诺斯菲被吸入迷宫时

的记忆。

将她送到千年之后的『召唤』是『想起收束』的一种。要站在人的视角上去观览当时的记忆让我有些抵触，但我别无选择。

『世界奉还阵』溶解了所有的物质、将之分解、转化为魔力吞入了地底。

但是，只有灵魂——我现在称之为『魔石』，只有它是例外。

在只剩灵魂的状态下，诺斯菲拥有为期数月的记忆。

我要看的就是这个了。

那里与死后的世界想必略有不同。

一定要描述的话，就是仅限那些因『世界奉还阵』的缘故失去了身体的人才能抵达的领域。虽说为期数月，但对当事人来说也就是很短的几瞬罢了。

在那里，只剩灵魂的诺斯菲与决定执行『迷宫计划』的我发生了接触。

那是将参与到战争中的『理的盗窃者』们转化为迷宫的 Boss，将之重新『召唤』到世界上的计划。在诺斯菲的记忆中，计划的内容被我利用『联结』单方面地告知了地底的灵魂。仅剩灵魂的诺斯菲虽然无法应答，但这不妨碍她传达自己同意的想法。恐怕我跟其他的『理的盗窃者』也是用类似的手段进行了解释，并取得了他们的同意吧。

于是，诺斯菲的身体被分解，而后重新构筑。

千年前的我认为通过这种手段可以修复诺斯菲所有的精神创伤。

因为被迷宫『召唤』、身体重新构筑之后，她的状态栏会呈现以洁白如洗的形式。

当然，这都是我一厢情愿罢了。

确实，因魔法而生的单纯的精神干涉因身体的重新构筑而一笔勾销了。毕竟这相当于魔法『Full Cure』或『Remove』的最上位版本，要实现这种效果不是难事。

可『咏唱』的『代价』要另当别论。

表面的创伤固然能够治愈，但最本质的心的创伤是治不好的。

要想治好这种创伤，依靠的绝非魔法或咒术，而是人与人的交流——然而，这并不是在千年前连一个『理的盗窃者』都未能拯救的我所能领会的。就这样，诺斯菲在心灵的创伤未能愈合的状态下，因我的一厢情愿而被丢到了千年后的世界。她负责的是迷宫的六十层。

在千年后被『召唤』之际，她最初遇到的就是丧失了记忆的我。那个光是应付缦缦的问题便左支右绌，脑子里只有放下『过去』走向『未来』一

个念头的我。

在那里，我让她……让她做了早已不知做过几次的自我介绍。

直到现在，我还清楚的记得她那时的身姿和话语。

“——我明白了。那么，请容我仅这一次再向您做一番自我介绍吧。我的名字叫做诺斯菲。”

仅·这·一·次·再·做·一·番·自·我·介·绍。

相信这是最后一次机会的她在六十层报上了诺斯菲这个名字。

现在想来，与诺斯菲重逢的时候，她一直字斟句酌。想必是因为心地善良的她在照顾我的情绪，认为不要过多地去挖掘千年前那苦涩的过往更好吧。

多少恢复了一些从容的诺斯菲从千年前的失败

中吸取教训，小心慎重地避免再操之过急，打算细水长流地与我『交流』。

然而，相对于诺斯菲的善意，我却保持了与她之间的距离。

在听到她曾是我的妻子之后，我感到了顾忌。因为她是『理的盗窃者』，我又产生了戒心。面对诺斯菲的热情，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些粗心大意的话，以怪物视之，排斥着鼓起勇气渴望拉近与我的距离的她——我一样不曾去正视诺斯菲。

我的所作所为究竟伤了她多深呢。

对自己再一次被视作『无物』的恐惧或许令她夜不能寐吧。

然而，诺斯菲却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是好。无论做一个多好的孩子，最终也未能得到报偿，这是千年前的她得到的教训。在一个人的夜里，她恐怕一直在自问，继续这样下去真的好吗。

于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她选择了行动。

那就是那天晚上的夜袭。或者说.....近似于夜袭的行为。

总而言之，持续受到精神创伤的刺激的她，在混乱的最后暴走，渴望得到与我结合的『证明』。她也想得到缇缇以及艾德两人追求的『存在的证明』。

但她的要求遭到了我的拒绝。

也就是说，即便到了千年后的世界里，诺斯菲依旧被我拒绝了。

理所当然的，诺斯菲陷入了绝望。

可是，在绝望的同时，她发现了一件事。

虽然拒绝仍然是拒绝，但这一次，与千年前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千年前的我在回避诺斯菲的时候始终面不改色。

然而那一夜，我的表情却扭曲到了极点。诺斯菲

的问题充斥于脑海，令我烦恼不已——烦恼到最后才给出了答案。

这一事实令诺斯菲以扭曲的形式获悉了自己的『留恋』。

在自己做好孩子的时候，父亲表现的是那样不以为意。可等自己自暴自弃，说一些任性的话的时候，他却能如此专注于我的问题。千真万确的是，自己现在明明是一个坏孩子……可却能得到他前所未有的关注。能切实地感觉到自己真的活着。

无法挽回的，诺斯菲认识到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她同样以扭曲的形式知晓了实现这个『留恋』的方法。

只要让自己的父亲感到困扰，他就会好好看着我。

只要他能看着我就足够了。只要这样自己就是幸

福的。

诺斯菲如此想到。

后来，她之所以对我一再煽动、令我困扰不已，说到底只是走投无路之下，想方设法地为了让我看向她罢了——原因就这么简单。

『过去视』临近结束，我想要的答案纷纷浮出水面。

无论何时，诺斯菲都为了大家而尽心竭力地活着。

她确实是个善良的孩子。她是如此纯粹，被称为『圣女』毫不为过。

而最早伤害了她的心的人就是我。

我将自己内心全部的负债都推给她承担，结果连一声谢谢都没说就逃之夭夭。

更有甚者，直到生命的尽头，我一直在无视她，最后将她杀死在绝望之中。而千年后的我又极尽

薄情地忘了这个事实，还厚颜无耻地在她面前说什么要舍弃『过去』活在『未来』。

在千年后的世界里，诺斯菲与曾是死敌的『支配之王（罗德）』实现了和解。在深入交流过之后，她发现彼此之间存在许多的共同点，明明好不容易才和缇缇成为了朋友……而我转眼之间又从她身边将这个朋友夺走了。

在那时，诺斯菲确实是希望实现缇缇的愿望的。但我根本不相信她，乃至用『致亲爱的一闪』砍飞了她的手臂。

事到如今再回顾我们来到大圣都之后的点点滴滴，许多问题也不言自明了。

布置在大圣都的结界无疑是为了让国家能欣欣向荣。

虽然操纵了我的熟人和朋友们，但大家全都是生龙活虎。她可能只是让大家的心变得『坦率』，让

大家尽情地去自己做想做的事。同缇亚等人施加的阿尔缇魔法也是一样。

就结果而言，拜诺斯菲所赐，大家都露出了笑容。而作为『代替』现身于市场的她却为预想之外的展开而困扰、表情亦为之扭曲。

诺斯菲原本制定的让我困扰的计划，本应是更加冷酷和残忍的。但天性善良的她为了实现大家的愿望而修改了计划，以至于漏洞丛生。

诺斯菲种种行动背后的意义逐渐联系在了一起。相应的，我犯下的种种错误也越来越明晰。

拉古涅说的一点都没错。

我隐约之间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却对承认错误感到了恐惧。

只要不与我搭上关系，诺斯菲就能幸福——这种想法可谓大错特错。

我的这种态度恰恰是将诺斯菲逼到走投无路的

罪魁祸首.....

这样一来，我必须尽早同她相见了。

这一次一定要和她好好地进行『交流』。我必须
要为自己至今以来对她做过的一切谢罪。并在此
之上向她伸以援手。

我必须要帮助诺斯菲。

这就是我在此次『过去视』中得到的答案——
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已整理完毕。

我认为『过去视』已经不必继续，于是开始解除
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

只是，在从『过去』回到『现在』的短暂间歇中，
我感到了强烈的『后悔』。

我对诺斯菲做的，实际上正是我自己曾受到的对
待。

没错。

我就和她一样——

我·也·没·能·让·父·亲·正·视·自·己。
所以我知道这里面的痛苦。知道这里面的寂寞。
知道这里面的不甘。

明明如此，我却还是做出了同样的行径。

自我厌恶感在急剧膨胀。

我恨不得咬破嘴唇、恨不得抓破手臂的血管、恨
不得挠破自己的头皮。

在这段自我厌恶的终点——有一份记忆在我的脑
中复苏了。

那是在我少时生活的摩天大楼中的高级公寓里。
始终冷冷清清的那个家。一如既往地雨水浇打
的窗户。

站在窗边的父亲，以及看着父亲背影的我。恳求
父亲能看自己一眼的我，始终未能从父亲口中得
到一句话，仅仅只能在一旁远观。

那令人怀念的、令我痛苦不已的过去的记忆。

就在那里，我一直看着父亲。

真的就只是看着而已。

一直、一直都只能看着。

每一天每一天，都只能看着父亲的背影。

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

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我都在看着父亲——

——仅·有·一·次，父亲似乎转过身看向了我。

说起来，一直将我视为『无物』的父亲，是如何有了心思看向我的呢……

那个时候，父亲露出了怎样的表情来着……？

他露出了怎样的表情，又对我说了什么呢……？

正当我想要看个究竟而打算深入展开『过去视』的时候，我猛然想到自己现在看的是诺斯菲的过去。

在诺斯菲的『过去视』中，不知为何有少时的我。

还有我的父亲。

——这是为什么？

不仅如此，父亲还转过身看向了我。

他张动嘴巴，跟我说了些什么。

我竭尽全力地试图回忆起父亲当时的表情和话语，可偏偏怎么都想不起来。世界没入了黑暗，声音也被黑暗吞没了。明明我的『魔法』发挥了完美的效果，可记忆却无论如何都未能重放。其程度何止是黑白影片、它根本就是模糊的、花屏的。

——为什么，我会在这个时候想起这份记忆呢.....

不等我的疑问得到解决，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就中断了。

就像切断了电源那样，我被赶出了那个令人怀念的房间。

接着，我从记忆的世界中返回，回往了原本的异

世界。

回到了大圣都的地下街、回到了孤立于地下街中的宅邸。

308. 章節之始

随着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的解除，『过去视』的旅程宣告了结束。于此同时，疑问脱口而出：

“为什么、父亲会……？”

在最后一刻，我确实看到了父亲的面影。这确凿无疑。

追溯诺斯菲的记忆时为什么会看到我自己的过去呢……不，她的身体中流着我的『血』，会有这样的关联也不奇怪吧。比起这个问题，现在还是诺斯菲的事更要紧……

“涡波哥哥！你没事吧！？脸色相当差啊！你有好好看到诺斯菲小姐的过去吗！？”

在一旁等待我从魔法的旅途中回归的拉古涅一脸关切地晃着我的肩膀。

我随便看了看自己的状态栏，虽然消费了不少

MP，但『状态』上并无异常。可事到如今，『表示』已然不值得付诸全部的信任。我马上开始依靠自己的感觉检查体内和脑内的异常。

首先是视野的亮度。

我眼中的世界现在究竟是明是暗。我是否因『代价』而失去了什么。而我自己又是否察觉到了这一点。——立足于方才的『过去视』，我开始逐步排查这些问题。

“嗯，没关系……谢了，拉古涅。我好好看过了。拜此所赐，我总算是明白了……”

发动大魔法后的疲惫感固然存在，但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虽然还不到放心的时候，但总不至于对之后的行动产生不良的影响。总而言之，有必要向在我使用魔法期间默默守候的拉古涅报告一番。

“我看到千年前的自己究竟是怎么一号人了。莱

文教的始祖可真是个无可救药的烂货啊.....是啊，真是无可救药.....”

简直烂透了。

可那千真万确的就是我自己。一直以来，我将千年前的自己称为『始祖涡波』，将之看作不同于自己的另一个人，可现在，我决定直面自己（我）始终是自己（我）的事实。

相川涡波是一个暴躁、嘴臭、不负责任的人。一个放弃求索而堕入自暴自弃的泥潭，同眼中的敌人死斗，给所有相关者添了麻烦的人。

“我伤害了诺斯菲、害她崩溃、将她逼得走投无路.....这还不够，主张这些和我毫无关系、撇了一个一千二净不说.....最后甚至还把所有的事忘在了脑后.....”

“.....唉。果然啊，都是涡波哥哥不好嘛。”
现在我承认了。

另外还有一点。我不愿面对诺斯菲的理由，与在『过去视』的尽头看到的少时的记忆有关。

“我一直回避诺斯菲的理由也清楚了。……因为过去的诺斯菲与我如出一辙啊。她跟那个一直没能被亲人正眼相看，只能看着亲人的背影，始终无法前进的我一样。看到诺斯菲所做的跟小时候的我一模一样，我应该是产生了厌恶感吧……”

“呼……对同类的厌恶感吗。原来如此。双重意义上的逃避啊。”

以诺斯菲为投影，我看到的恰恰是我自己。在那之中满满的都是无可挽回的罪恶感以及不堪回首的自卑感。所以我从她那里撇开了目光。

“诺斯菲与我所讨厌的那个自己太像了……就因为不愿意看到那些，我在无意识中选择了逃避。等一切都了然之后再看，发现原因真的就这么简单……真是糟透了啊……”

“原来如此。所以呢？了解到诺斯菲小姐的真相之后，涡波哥哥打算怎么做……？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想接下来要做的，大抵就跟往常一样吧。”

走到让我承认这些为止是一段漫长的过程。

可现在，我已经知道自己犯了怎样的错。知道了，也理解了。这是至关重要的。

我绝不会垂头丧气、故步自封，而是要继续前进。

脸上当然也不会蒙上阴晦。因为我见过的『理的盗窃者』们在察觉到自己的错误和真相之际，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是明朗的。我要效仿他们。

“和往常一样？那个、请问，和往常一样是什么意思……？”

“就是和往常一样与守护者战斗了。我要去见诺斯菲，去面对她，敞开心扉，诉诸本心。总之就是和她谈谈。我想越是交谈，我就越要去承认那

些自己所讨厌的地方.....到最后一定会变成我单方面的谢罪吧.....即便如此，我也要将与她的『交流』进行到最后。我有这个责任。”

“原来如此。那确实和往常一样啊。可是，只有这一次，我总觉得涡波哥哥中途会坚持不下去啊。换言之，我觉得诺斯菲小姐是专门用来对付涡波哥哥的守护者。”

“.....没关系的。我有坚持到最后的自信。我想，至今以来的与守护者们的战斗全都是为了这一刻。我这胆小怕事、谎话连篇、处心积虑又好虚荣、偏执而不成器的性格——都是在守护者们（大家）的帮助下才有了改变。”

与守护者的这次战斗，我想不仅会与『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进行，同时也是与我自己、与『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战斗。

我都那样装模作样地跟守护者们（大家）说教过

了，等轮到自己的时候，哪怕是撕破嘴，我也不能说“不行了，我坚持不下去了”。

确实，我有许多地方是为自己所不喜的。但就是这样一个连自己都不喜欢的我，拜大家所赐，一点一点地有了改变。

只要想到大家的面影，我就由衷地感到自己不能再重蹈覆辙。大家的生存方式已然化作教诲铭刻在我的心上。所以没关系的。无论是诺斯菲，还是自己，我都是能与之直面的。

看到我志在必得的样子，拉古涅怀着疑念确认道：

“嗯～，你那可疑的性格真能改变的了么？我觉得人是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的哦？”

“能改变的。哪怕是为了诺斯菲，也绝对要改变。”

有些地方就已经改变了。

换做以前的我，想必没法给拉古涅的疑问以肯定的答复。我不是那种敢于许下不能保证践行的约定的性格。一点点的，我性格中胆怯的部分在减少，而勇敢的部分在加强。

对了。

机会难得，干脆把自称从『我（僕）』变成『我（俺）』怎么样……？

还是算了，这太突然了，会把大家吓了一跳的。重要的不是改变外在形式，而是内在。

“哦～，我这样接二连三地打击你，你都不为所动吗……涡波哥哥，你变得给人感觉挺不错了嘛。这下我能给小姐捎个好消息了！”

见我一口咬定，拉古涅给出了不低的评价。

安心于她的评价，我决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是啊。赶紧回里面去，跟大家报告一下吧。报告过之后立刻去解决诺斯菲的问题。”

“好的！总觉得这样一来我脸上的伤就高枕无忧了呢！”

话题的进展一帆风顺，感到高兴的拉古涅欢呼着想要回到屋子里。在那之前，我向她走近一步，开口道谢说：

“拉古涅，真的很谢谢你……多亏了你，我才有了直面诺斯菲的勇气。我一定会拯救诺斯菲的，还有你也一样。”

我缩短了与拉古涅在称呼方式上的距离，同她许下了约定。（译注：涡波这里不再用拉古涅酱来称呼拉古涅了）

我现在之所以能拥有如此坚定的意志，都是拜拉古涅所赐。所以我绝对不会让这样一个为数不多的知己因无妄之灾而丧命。

“诺·斯·菲·小·姐·和·我·都·要·救……这样吗。哎呀～，真强势啊！我不讨厌现在的涡波

哥哥哦~。”

“我绝对不会让拉古涅死的.....绝对不会。”

之所以说这话，确实有我希望表现得强势一把的想法。并且事实上，我刚刚就被拉古涅拯救了。毫不为过地说，她堂堂正正地向彷徨于人生路上的『次元之理的盗窃者』发起挑战，并取得了胜利。这份恩情是我一定要报答的。

就在我暗自下定这份决心时，一直注视着我的表情的拉古涅突然干笑了几声。

“.....啊哈哈。怎么说呢，看着现在的涡波哥哥，总觉得我也有了勇气啊。”

接着，她谈到了自己。

“拉古涅也.....？”

“我呢，总是喜欢放弃。若是自觉没有胜算，我立马就会变得斗志全无，早早地认输投降——这是我的坏毛病啊。可是，在这个世上，有很多时

候明知必败也还是不得不战。比如说我脸上这个伤。放着不管恐怕死路一条，所以早已不是找借口的时候了……”

和我一样，拉古涅也是会在战斗之前穷尽算计的类型。恐怕她已经深刻地理解到，自己的性格有多少次让她与胜利擦肩而过了吧。

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事到如今，她和我一样下定了决心。

“好嘞，下一次我可要认真了哦！我留待『舞斗大会』使用的必杀技也是登场的时候了！这样的话，我应该有能力牵制住『魔人化』的一个人吧……不，至少也能打出有分量的一击！大概吧！！”

她这话的意思应该是表示自己愿意参加这之后将在弗茨亚茨城发生的战斗。拉古涅似乎打算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披露自己之前提及的必杀技。

话虽如此，但拉古涅并没有保证说肯定能取得胜利。看到她这既一如既往，又有别平常的表现，我不禁微微一笑，迈出一步说：

“是啊，已经不是再举棋不定的时候了……！”

“没错没错！行了，咱们大家一起努力吧！”

就这样，我们两人结伴返回了拉丝缇娅拉等人留守的屋子。

我要尽快去救诺斯菲。为此，我不仅要向拉古涅，更要向屋子里的所有人求助。

尽管为时已晚，可我还是想收拾因自己持续回避诺斯菲而一再恶化的局面，纵然难堪，但我还是要将这些原委告诉大家。在此之上，我还要腆颜请求他们与我一起战斗，因为孤身一人会令我不安。无论会多么难看，我都要一边道歉一边请求。害怕被拉丝缇娅拉讨厌而装乖的日子已经不再了。

在走廊里，我和拉古涅径直向同伴们所在的房间迈步。

至于我脸上的表情，已是与之前离开房间，还没有进行『过去视』的时候截然相反。



结束了拉丝缇娅拉的治疗的众人现在正聚在一起歇息。

拉丝缇娅拉坐在房间中央最大的一张沙发上，享受着同伴们的按摩。

本应在外放风的我突然现身，大家的表情都有些意外。

说实话，方才的战斗令我十分尴尬。可是尴尬并不能成为固步不前的借口。我开门见山地同在场的所有人说道：

“——打扰一下大家，尽管有些急迫，但我接下来打算去救诺斯菲。”

听罢，众人的表情从意外转变为了错愕。

玛利亚代表大家开口问道：

“那个、是去救她对吗？不是打倒？”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嗯，我想救她。拉丝缇娅拉说的没错，诺斯菲是同伴……我现在总算明白了。将诺斯菲逼到那种地步的罪魁祸首是我，她没有错。令她走投无路的不是别人，就是我啊……我知道我之前一直在说任性的话，现在也是一样，我很抱歉……但我还是想亲手拯救诺斯菲。”

我一边道歉，一边提出自私的请求。

玛利亚默默地听我说到了最后。在做出答复之前，待在房间角落的莱纳插了一嘴：

“基督……难道说，你用『过去视』看了诺斯菲的过去吗？”

“是的。所以我已经不会再将诺斯菲看作敌人

了。”

“这样啊。那就行。”

莱纳没有多言。

或许和拉古涅一样，对事情会演变成这种状况，莱纳也早有预料。他知道只要我追溯了过去，就会选择守护诺斯菲。即使方针的转变如此突然，只要它是立足于『过去视』的结果，那么莱纳似乎就不会有任何怨言。

为了能让大家接受我的请求，我紧接着开始了解释。

第一个对象是在之前的战斗中遍体鳞伤的拉丝缇娅拉。

“拉丝缇娅拉，我为自己昨天晚上的偏执道歉……从今以后，我会去好好面对诺斯菲的。也会去相信大家。虽然此前的我将自己做不到的事都甩给了你处理，但今后我不会再这么做了。”

我原以为拉丝缇娅拉和同伴们能让诺斯菲幸福。我以为自己不要再与诺斯菲搭上关系是最好的。可是我想错了，而且大错特错。

同时，我也向她发誓会相信同伴之间的牵绊。拉丝缇娅拉在之前的战斗中挺身而出，向我证明了那曾被我说断言说不可能的牵绊是确实存在的。我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去否定它了。

“涡波……？”

只过了一夜，我的否定就变为了肯定，对此，拉丝缇娅拉以念出我名字的方式表达了她不解。其实在我的心底，仍然回响着一种声音，它在说『大家一起』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把它也算上，我希望改变这些我自己讨厌的部分。

“大家……我不会再做什么繁琐的考量了。在做出决定之前也不会再找些借口举棋不定了。因为诺斯菲她——”

我继续解释着。

敌人也好同伴也罢，这都不是原因。是守护者还是『理的盗窃者』也不重要。和『魔石人类』还有千年前的『光之御旗』云云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

“诺斯菲是因我的血而诞生的『我的女儿』。所以我不能放着她不管。我想要尽快去将她接到身边。”

我告诉大家，去她身边的理由就这么简单。

对于这个蛮横却单纯的主张，拉丝缇娅拉最先给予了回应。虽然和刚才一样，她只是念出我的名字，但这一次，她的语气里满是喜悦。

“……涡波!!”

接着，玛利亚冷静地编织话语道：

“唉……真是拿你没办法呢……毕竟我也没有多讨厌诺斯菲小姐，就不消灭她，而是往说服的

方向努力好了……”

明明我展露了要与诺斯菲对峙的决意，甚至还表示她是我自己的『女儿』，可玛利亚的反应却远比我预想中柔和许多。

而缇亚、斯诺、莉帕的反应也都差不多。

“就是说啊。跟她也一起玩过游戏了，感觉她并不是什么坏人。”

“诺斯菲在各种意义上都很强，如果能成为我的朋友，感觉会很开心啊。”

“人家随时随地都在募集朋友哦!!”

惊讶的表情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大家的反应更像是在说“总算走到这一步了啊”。

“诶、咦……? 那个、我刚才可是说了诺斯菲是我『女儿』啊……”

我原以为光是这件事就足以让大家目瞪口呆了。甚至可能因此对我幻灭，以至于产生反感。为此，

我对谢罪的内容可谓是做足了准备，谁料她们并没有给我那个机会。

“这个我们之前就知道了。涡波先生不在的时候，我们已经详细打听过了她的身世了。也包括她曾是你妻子的部分。”

“没错，我们都知道的。她就相当于涡波的孩子对吧？”

“那~个，因为涡波不承认这一点，所以她就一直处于反抗期？”

“人家就是一如既往地觉得，大哥哥真是渣爆了呀~来着！”

看来对『女儿』这一情报大感震惊的只有我而已。在我回避诺斯菲的时候，大家似乎已经从她本人那里问出来了。

“你们都知道的啊.....那怎么不早点告诉.....不，是我没问啊。”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待诺斯菲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常过分的。

再加上我自己又摆出一张什么都不想听的臭脸，自然不会有人想主动告诉我这件事了。近来一直对我情绪的不稳定感到担忧的莱纳和拉丝缇娅拉可能告诫过大家不要谈及这个话题。换言之，大家一直在照顾我的情绪。

这当然令我感到了懊悔——不过我没有因此退缩。

我将谢罪的话语全部舍弃，代之以接下来的方针。

“……谢谢大家。既然大家都知道了，那话就好说了。总而言之，我想要立即去同诺斯菲致歉，越快越好。最好是今天晚上就闯进弗茨亚茨城。我想我们在这大圣都差不多也跟犯罪嫌疑人没两样了，所以就像个嫌犯一样直接入侵好了。”

我的口气浑似号召大家一起去领居家里串门。

听到我粗糙的计划，拉丝缇娅拉一脸错愕。

“哦、哦哦……!? 涡波的提案居然这么简洁、一点也不繁琐！你以前明明那么喜欢计较这个计较那个来着……到底是怎么了啊？再说了，我原以为涡波要主动接近诺斯菲是会排在很后面的事呢，怎么这么突然啊……”

“咦？有那么突然吗……？我自以为还是纠结过一番的啊……”

“很突然哦。我们这边正打算慎而又慎地在诺斯菲和涡波之间调解呢……”

听到她这么说，我在略感冲击的同时，也开始考察自身的变化。

在大家看来，我的变化好像是很突然的。

可是于我而言，自从来到大圣都，我就一直深陷在烦恼当中。特别是在拉古涅面前，我远不止一

次地表现得不干不脆，给她添了很多麻烦。

“最近这段时间，拉古涅就我不成器的地方作了许多指点。就像你们趁我不在的时候跟诺斯菲谈过一样，在你们不在的时候，我和拉古涅两个人也谈过不少。可能是因为这个吧？”

“咦？拉古涅她……？”

拉丝缇娅拉深感意外。

可说实话，我本以为拉古涅是受拉丝缇娅拉的指示来开导我的，所以她的反应让我更加意外。

在话题中被提及的拉古涅用体育社团成员的方式打了个招呼。

“正是！我跟涡波哥哥谈过不少哦！因为我实在是看不过眼嘛！”

“……意思是说，像犯言直谏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感觉了~。我跟大家不一样，就算被涡波这个人讨厌了也不痛不痒。所以说了很多不

留情面的话哦。”

言外之意就是她不怎么喜欢我，先放下这点不谈，总之拉古涅那无忧无虑的态度令拉丝缇娅拉等人心领神会。

“嘿～，是这样啊。哎呀，真没想到那么厌恶风险的拉古涅会在我们感到束手束脚的时候采取这么大的动作……干得漂亮！拉古涅！话说，总感觉这个队伍的分工比预想中优秀很多嘛！？”

“啊哈～，小姐这么夸我真让人开心。可其实呢，我只是迫于脸上的伤不见好转的压力，为了保命才赶紧采取行动的啦。”

“即便是这样也很了不起哦。这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到的事。哎呀，我是说真的哦。”

拉丝缇娅拉走到拉古涅身边，对她大加赞赏。

房间里的其他人也一样，纷纷称赞拉古涅的丰功伟绩。

“没错，真的非常了不起，拉古涅小姐。能让那个又消极又自虐的涡波先生变得这样积极，确实不简单。”

“没错，涡波有妄自菲薄的毛病。跟他的过谦结合在一起总是负面循环，有时候特别麻烦。”

“而且非常顽固。还喜欢光说不做。能让这样的涡波积极采取行动什么的，我是做不到。”

“再加上大哥哥还有什么事一牵扯到妹妹就会变得特别狭隘这一最大的缺点。最近他对拉丝缇娅拉大姐姐也有类似的倾向，居然能攻克这个难关，真是太厉害了！”

与对拉古涅的称赞一同而来的——不如说，对我坏毛病的罗列颇有喧宾夺主的势头。

我知道她们说的都是事实，而这些坏毛病只要今后能改正就好，道理我都懂，但被数落成这样难免让我的心砰砰直跳。

不过说实话，比起打击和悲伤，安心感来的更加强烈。

明明我那样努力地在大家面前扮好人，可实际上她们早就将我的缺点看透了。

无论何时我都非得演出一个理想的我不可，我自以为这是我的信条。可事实上——我只是拼命为了不至于厌恶自我而努力罢了。

大家都是知道了我的坏毛病而仍然愿意成为我的同伴的。

这实实在在地让我感到了安心.....

就这样，通过批判我的坏毛病来让大家达成共识的仪式宣告结束，与此同时，拉丝缇娅拉为会议的进行做起了准备。

“——好的~，借着队伍团结一致的机会，让我们开始举行袭击弗茨亚茨城的作战会议吧。就算是我也不至于毫无计划就采取行动啊。现场的椅

子不太够，我去搬些过来~。”

拉丝缇娅拉移走身下的沙发，搬来一张规格不小的桌子，并按人数在周围摆好椅子。

跟我们之前待的那栋宅邸比起来，这里显得狭窄很多。拉丝缇娅拉很快就打造出了一间简易的会议室，于是众人陆续就座。

“那么我就坐在涡波先生身边了。”

估计是早就瞅准了我就座的时机，玛利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坐到了我身旁，接着十分自然地挪动椅子向我靠了过来。此举点燃了缇亚的对抗意识，促使她坐到了我另一侧的身旁。

“.....那这边就归我了。”

“慢、慢了一步.....!? 呜呜、那我这次就坐在缇亚旁边好了。.....诶、诶嘿嘿~，缇亚，可以握手吗？”

斯诺一落座便向近来关系变得十分亲密的好友

撒起了娇。

对此，缇亚貌似为难地说“真拿你没办法”，表示了同意。不过我知道缇亚自己其实就是个朋友依赖症患者。

在一旁守望其乐融融的斯诺和缇亚的拉丝缇娅拉紧接着也选好了自己的位置。

“那我就坐在玛利亚旁边了。当然了！我也要把椅子靠在一起！”

“好的，请吧。”

这两人相处的也挺融洽。一别最初相遇时的那种单方面，她们现在的关系正以彼此期望的形式构筑着。

紧接着，莉帕有些困扰地喊道：

“诶？嗯—，那人家要坐这里！不，其实坐哪里都行啦。”

被现场这种莫名其妙的气氛带动的莉帕坐在了

斯诺身旁。

.....真是一派祥和。

大家的关系融洽得可以让人将不久前发生的那场厮杀忘在脑后。目睹了成员间的互动，脸上挂着苦笑的拉古涅平静地落座于拉丝缇娅拉身旁。

而最后剩下的两席，则由莱纳领着阳潼添补。

莱纳先是将周围环顾了一番，接着和我一样一脸安详地说：

“真让人吃惊.....你也好她也好，不觉之间，大家的关系居然变得这么好了。.....换言之，全都是我的杞忧吗。也是，相处的时间长了，关系自然会越来越亲密啊。何况她们都经历过一样的失败，有同样的兴趣，怀抱着同样的梦想.....”

莱纳表示，同伴之间的关系与相处的时间成正比。对他这种主张，我和拉古涅同时背过脸，流着冷汗附和道：

“咦、啊、嗯。你说得对……”

“是、是的呢～。”

我就明确地说，我和拉古涅的看法与此完全相反。在我们看来，队伍人数越多、相处时间越久，破绽越容易产生，至于男女组合的牵绊更是天方夜谭。

受这种思考方式的影响，我和拉古涅总是不能对同伴付诸全部的信任的。拉丝缇娅拉、缇亚、玛利亚、斯诺这四人之间的牵绊，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尽信。

明明我和拉古涅有这样的性格，此刻却没有出言否定莱纳的观点，原因不外乎是想要表达我们今后会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的决意。就在刚才，我们两人一起下定了决心，今后要做一个乐观向上的人。

看到我和拉古涅的表情如出一辙，莱纳惊讶的程

度又深了几分。

“拉古涅和基督真是合得来啊。而且拉古涅这阵子好像还对涡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劝导……说实话，这才是今天最让我惊讶的。”

说完，如释重负的莱纳靠在了椅背上。

看上去，在这之前，他一直保持着警戒。现在再去回顾，莱纳真的没少为眼界趋于狭隘的我操心。怀着对他的感谢，我正式召开了作战会议。

“……好了，大家都就座了。那么在制定具体的计划之前，先来整理一下对方的战力吧。”

诺斯菲身边有一群高举名为『坦率』的免罪符任意妄为的骑士。

只要那些骑士还在，诺斯菲应该就会坚持战斗。考虑到这一点，我将骑士们的名字逐个列举了出来。

“首先是『血之理的盗窃者』法芙纳·赫勒比勒

夏因。他是最难对付的。外加使用了『魔人返还』的艾尔米拉德、格连、塞拉、佩露修娜、诺瓦露这五个人。虽然只是我的推测，但这六个人恐怕会不眠不休地等待我的到来。……为的是与我战斗。”

特别是艾尔米拉德和诺瓦露这两个人。

只要有他们两个在，我肯定是没法安安稳稳地和诺斯菲交谈了。

听到这六个人的名字之后，拉丝缇娅拉和玛利亚就其中一人聊了起来。

“对对对，说起来，塞拉也被对面笼络过去了呢。她来宅邸袭击的时候给我吓了一跳。”

“她一边不停道歉一边跟我们战斗来着。不尽快将塞拉小姐解放的话，之后可不得了了。”

“我寻思塞拉跟他们不一样，应该是被『魅惑』搞定了吧。诺斯菲的外表正中塞拉的好球带呢。

”

“是啊。他们每一个人受到操纵的原因都不同，这点就很棘手。我怀疑格连根本没有受到诺斯菲小姐的魔法影响。看他的表情，绝对没错。”

在格连的问题上，玛利亚相当有自信。毕竟她在与我汇合之前跟格连组队旅行了一阵子，这也难怪。

“基督，要这里的所有人一起发动袭击固然是好，但你妹妹怎么办？”

在拉丝缇娅拉和玛利亚交谈的时候，莱纳提出了新的问题。

“把阳潼一起带去袭击吧。缇亚，有劳你牵着阳潼的手行动了。虽然行动上会受一些限制，但要驾驭现在的阳潼的话，果然还是你最合适。需要迅速移动的时候，就让莱纳或者斯诺帮你们吧。

”

“我知道了。跟阳潼在一起对我的精神状态也有益处。”

缇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但莱纳还是放不下心，他继续问道：

“……你要让你妹妹到战场去？这不危险吗？”

“危险当然不能说没有。可即使如此，我也不想丢下她一个人不管。那种做法总是会为我招来失败。今后每逢重要事件都要所有人一起行动。”越是分散行动，目力所不及的地方就越容易被对手撬动。

何况诺斯菲今天还扬言要对我身边的人下手来着。无法自由行动的妹妹简直是最好的猎物。既然如此，我更要特意带她前往战场，尽可能地缩短彼此的距离。

“而且阳潼在受到威胁时会自动行使冰结魔法。缇亚，是这样没错吧？”

“嗯，西斯她是这么设计的。”

“这一点也是可以利用的。阳潼是『水之理的盗窃者』。仅凭自动反击就能将『魔人化』的骑士制服。”

反过来说，阳潼非但不是需要保护的对象，甚至是强大的战斗力。

莱纳接受了我的解释，接着是玛利亚举起了手。

“啊，涡波先生。请让我负责对付法芙纳先生吧。”

“玛利亚做法芙纳的对手吗.....这确实是最合理的安排.....”

“要跟那种人战斗的话，我是最合适的。只要再分配一个人辅助我，我就能很好地将战局拖入相持状态。可能的话，我希望跟莉帕一组。”

敌对阵营的最强战力是法芙纳，而已方的最强战力则是玛利亚。那么这两人的冲突就是必然的。

莉帕也通过进入玛利亚影子的方式表示赞成。

“没错。让我们两个对付法芙纳是最好的。”

随着袭击的方案逐渐成形，一直保持沉默的斯诺加入了话题。也许是出于一年的指挥官经历的影响，她的表情十分严肃。

“玛利亚和莉帕负责对付法芙纳.....缇亚和涡波的妹妹对付骑士们.....涡波直取诺斯菲的所在。剩下的敌人就是『魔人化』后的几名骑士和警备兵了吧？.....这种程度的话，我一个人就足够了哦？我们这边在战力上相当从容呢。”

“不，我未必就直取诺斯菲的所在，在途中也可以跟几个人过几招的.....”

不过己方的战力过剩这点确实不容置疑。

这单纯只是假设，如果缇亚和阳潼两人侵入城内从容漫步。那么把法芙纳也算进去，即便城内所有的守备力量一起上，恐怕也拦不住这两人前进

的脚步。凭缇亚那压倒性的火力和阳潼冰结魔法精密的自动迎击，进击必定如入无人之境，我甚至觉得骑士们有点可怜。

这时，拉丝缇娅拉提议与我同行。

“涡波，既然我们在战力上相当从容，那我也想去和诺斯菲『交流』试试……当然，我知道那是涡波的责任。可我还是觉得我和你一起去更好……”

“诺斯菲小姐她特别疼爱拉丝缇娅拉小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提议不坏。”

一旁的玛利亚表示赞成。我还以为拉丝缇娅拉是觉得我要独占风头而产生了不满，看来并非如此。

“我想诺斯菲小姐一定是从作为『被造物』而生，只为了『代替』另一个人而活的拉丝缇娅拉小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吧。带拉丝缇娅拉小姐一

起去的话，她应该会产生动摇的。”

看过诺斯菲的过去之后，我也同意玛利亚的看法。

拉丝缇娅拉是为了成为缇娅拉的容器而被制造出来的。这与作为缇娅拉的『替代』而被制造出来的诺斯菲境遇几无二致。

拉丝缇娅拉自己也承认她们都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嗯……所以、所以诺斯菲她对我真的很好……明明有十足的理由恨我，可她却设身处地地关心我……而对这样的诺斯菲……虽然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我还是将她看作了自己的姐姐。我真的觉得，我和她是身世相同的亲人。”

曾几何时，拉丝缇娅拉在大圣堂像对待妹妹一样对待其余的『魔石人类』。她刚才的主张则与那时一脉相承，认为比自己更早被制造出来的『魔

石人类』诺斯菲是自己的姐姐。

如果要到诺斯菲面前主张说她有我这个家人的话，拉丝缇娅拉的存在可能是必须的。

“.....我知道了。拉丝缇娅拉就跟在我后面吧。”

“多谢了，涡波。我会为你提供掩护的。”

“拉丝缇娅拉也去诺斯菲那边的话.....那么就看情况安排一下拉古涅和莱纳吧。之后——”

有玛利亚扛下法芙纳这一最大难题之后，一路上的安排很快就出炉了。

等商量的差不多了，我最后提议道：

“——方针基本确定了。接下来就用我的『魔・法』将细节部分完善一下吧。就是之前说过的『未来视』。”

“啊！是跟缇缇交手那时候施展的《次元决战演算『先谭』》对吧。”

在商讨期间更偏好静观的莱纳听罢表现得有些兴奋，这还蛮稀奇的。

其余的同伴一听说我要发动这个魔法，表情纷纷染上了期待之色。在这当中，刚刚才见识过类似的魔法的拉古涅开口确认道：

“那就是涡波哥哥的另一个作弊招数了吧。”

“嗯，我就直接用了吧。对这场作战会议而言，再没有什么魔法比它更有用了。”

“那跟之前一样，在你使用魔法的时候，我们在旁守候，这次大家都在，你就放手去做吧。”

看来没有人持反对意见，于是我立即起身，双手撑在桌子上提炼魔力。

所幸我的魔力依旧充斥于整个弗茨亚茨。

大圣都尚在《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的余韵支配之下。

不久前还隔绝一切次元魔法的弗茨亚茨国如今

俨然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适合次元魔法的领域。
渗透在大圣都的『光之理的盗窃者』的魔力已被
『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魔力侵蚀。

拜此所赐，魔法的构筑一帆风顺。

它的发动让我信心倍增。毕竟是大魔法中的大魔法，我甚至有种确信，只要它成功发动，摘获胜利便如探囊取物。

虽然这很对不起期望进行一场堂堂正正的决斗的艾尔米拉德、以及更喜欢战斗打得难解难分的拉丝缇娅拉——

“不过我想这样一来，城内的战斗就不会有什么看点了。——《次元决战演算『先谭』》。”

这个魔法发动之后，围绕我们袭击弗茨亚茨城而展开的战斗势必会以一边倒的形式上演。

接着，和刚才的《次元决战演算『前日谭』》一样，随着魔力的消耗，一段段记忆开始在脑海中

上映。

虽然表现形式与『过去视』相同，但上映的内容却完全是两个概念。它并非是在过去已经发生过的，而是将要发生在未来的记忆。

在双眼感到一阵舒爽的同时，我的视界没入了汪洋。

目力所及之处遍布大圣都弗茨亚茨的未来，总量不可尽数。

在这之中，我选取的『场所』是耸立于远方的弗茨亚茨城，且进一步将『时间』锁定于一个小时之后。

这样一来，上演的情景便会以我们发动袭击时为重。

在我眼前上映的是——独自将弗茨亚茨城的入口烧毁的玛利亚——以及负责守卫城门，迎击玛利亚的格连。借此机会从二层的窗户侵入城内的一

道人影——一边横扫严阵以待的数十名骑士一边向上进发的拉丝缇娅拉。而后是『龙化』的斯诺抱着缇亚和阳潼以群塔中央的空洞为阵地——同『魔人化』的诺瓦露在空中交战——等等等等。

当然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不同的情景。

既有玛利亚在外庭用火焰包围了整个弗茨亚茨城的情况，也有拉丝缇娅拉和缇亚合作将弗茨亚茨的结界改写的情况。

未来有许许多多的分歧。

根据之前使用的经验，我的『未来视』的效果并不是观测确切的未来。准确来说，这个魔法能做到的，是让我先行知晓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在这些可能性当中选择最好的一种，并获悉将之化为现实的办法。这才是《次元决战演算『先谭』》的力量。

尽管诺斯菲曾评价它是一种无敌的力量，可在

我这个使用者眼里，它的缺陷实在不少。首先，因为我的信息处理能力有所不足。所以只能拾取在选定范围之内的人物的未来。以这一次为例——因为魔法以弗茨亚茨城为中心施展，所以在其以外的空间便破绽百出。

如果我能有妹妹阳潼那般聪慧——大脑的运转速度能有她一样快的话，情况应该就大不相同了。怀着这样的感慨，我接二连三地在不同的可能性之间游览。

用『未来视』预测各种可能的奇袭路线，并分析成功率以及成功的状况。

袭击的时机也要仔细检查。在这个问题上，骑士们巡逻的路线以及休息的时间非常重要。重中之重则是五名『魔人化』的骑士的位置。

战术也一样。因为我们这边的成员精通各种属性的魔法，所以无论是水攻还是火攻都不在话下。

是要偷偷潜入还是正面冲击也任我们挑。

袭击时的天象如何、气温和湿度如何、风向和风速又如何。城外的情况也不能遗漏。

城内驻扎了多少名骑士。巡逻的路线。伏兵的位置。非战斗人员的所在。当中每一人的身体状况、乃至他们的出汗量都不放过。就这样，在观测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途中——

我看到了一个无论如何也不能遗漏的情景。

地点是室外。

弗茨亚茨城的最顶部。

时间为清晨。我・和・阳・滝・两・个・人，沐浴在晨曦之中。

必须一提的是，我们两个人当时正面对面交谈着什么。

阳滝是醒着的。

可我们究竟在说什么，我却怎么也把握不到。

难道是因为这种未来的可能性实在太低，所以我的魔法只能堪堪触及吗？

可不管通往这种未来的路径有多么狭窄，在这么早的时点上令阳潼苏醒的可能性似乎也是确实存在的。将法芙纳拉为同伴，把世界树中的使徒迪普拉库拉解放，开发令阳潼苏醒的魔法，这些原定的步骤竟然可以在今夜毕其功于一役，这无疑是一件大好的消息。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今夜的袭击结束之后，我就能与阳潼相见了。

心跳骤然加快。

与此同时，我突然感觉自己对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先谭』》的掌握娴熟了许多。尽管理由不明，但魔法的效果确实增强了。

就在刚才，我的次元魔法发生了进化。

这次意料之外的强化令我在获得『未来』的视野

的同时，变得连『现在』也看得到了。

我抬起了因集中于魔法而垂下的头，开始环顾周围。

『现在』，同伴们齐聚于客厅，桌椅齐备，作战会议进行的如火如荼。

阳渢就坐在桌边的一张椅子上。虽然为梦游症这一特殊状况所困，可妹妹她现在毕竟还是待在我的身边。

如今想来，在这次会议中，我还没有问过妹妹的意见。想到这里，我一面维持『未来视』，一面同『现在』的阳渢搭话：

“——阳・渢。”

我不知道妹妹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

可是我总觉得，听到招呼之后，妹妹和我一样抬起头，看向了我。

当然了，她口中没有吐出半个字。

即使如此，我还是继续说道：

“阳潼，这就是现在的我了.....在这个异世界里，我与各种各样的人相遇，和各种各样的人战斗，同各种各样的人分别.....现在走到了这一步。”

十分不可思议的是，我有一种感觉，如果同时观测『未来』和『现在』，那么我的声音就能传达给妹妹。

或许以前的我做不到，但现在却可以——怀着这个想法，我将从来不曾出口的话告知于妹妹。

“等这场战斗结束之后，我有很多事想问你.....是啊，真的很多.....”

我直勾勾地看着她，如此说道。

阳潼的双眼看似紧闭，但实际上是微微睁开的。我注视着她眼睑下的双瞳，抛下心中所有的自卑感，开口道：

“等你醒了之后，我们好好聊聊吧.....跟我做个约定好吗，到那时，请你不要再对我有所隐瞒。我也跟你保证，到时候，我不会对你有任何隐瞒.....”

对妹妹的依赖差不多可以结束了。

现如今，是时候接受为我所不愿认同的自己，回归初心——去好好面对一·手·打·造·出·我·的·人·生·的·妹·妹了。

在我如此下定决心之时，我感到妹妹的睫毛略微颤动了一下。

“我想，今夜将是我在异世界中的最后一场战斗.....等一切结束之后，就好好休息一下吧。算上可以触及『不老不死』的迪普拉库拉还有诺斯菲——再加上在这里的大家，你的病不可能治不好.....等到明天，就让一切都结束吧。”
让一切都结束吧。

此言一出，我感觉妹妹又有了动作。

接着，她似乎缓缓地点了点头。

我感到阳潼同意了我的提议。

与之相应的，我同她道了声谢。

“……谢谢。”

一边道谢，我一边在『未来视』中畅想和妹妹的重逢。

在弗茨亚茨城的最顶部。

在朝霞之中，所有人齐聚一堂。

在那里有诺斯菲，也有拉丝缇娅拉。还有缇亚、玛利亚、斯诺、莉帕、莱纳、拉古涅、法芙纳、塞拉、格连、艾尔米拉德、诺瓦露。

在我的故事的结局，『大家一起』为阳潼的复活送上了祝福。

我看到了这样的梦（未来）。

“咦、咦？这个是……难道说，涡波恢复意识了？”

”

在我和妹妹四目相对的时候，拉丝缇娅拉战战兢兢地插了一句。

对此，我微笑着应道：

“.....是啊。看来我越来越习惯使用这个魔法了。现在可以一边使用它一边跟你们谈话了。”

“习惯？你说习惯、咦？这岂不是说、你能一边观测未来一边战斗.....？”

“就是这样了。”

“诶、诶 ~~~.....这强得过分了吧.....”

越是使用，魔法就越便利，这在我驱使『次元之冬』的时候就已经体验过很多次了。

我有种确信，我真正的『魔法』还能继续进化。

不，与其说是进化，这种感觉更像是趋于完成。

还差一点。

就像是在配合这场最终的战斗一样，还差那么一

点。

我的理想。理想的魔法。所有人都期望的魔法就会——

“那个、涡波。涡波使用魔法正出神的时候，我们这边也讨论了一些有意思的作战方案。你能听听看吗……”

“大家讨论的？我知道了。我会用『未来视』检查大家的方案顺不顺利的。”

有《次元决战演算『先谭』》在的话，作战不需要实际执行就能知道成效。只要重复这个过程，我们的袭击计划势必会趋近于无懈可击。

“诶、诶诶~、这都行……这也太犯规了吧……”

“不是，可确实就是这样啊……”

本应是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战斗在开始之前就变得越来越确定。

可谓是犯规的极致了吧。话虽如此，但我既然绝

不允许作战以失败告终，那就没有对敌对阵营手下留情的道理。

就这样，我对『未来视』物尽其用，与大家一起确立具体的作战内容。

过程就好像是在对习题集的答案。自然而然的，留在答题区的只会是正确无误的答案。袭击计划逐渐被塑造为了一张满分答卷。

——我们这场犯规的作战会议一直持续到了零点之后。

就这样，会议结束之际、

“——好了，那么、作战开始。”

大家纷纷回应我的动员：

“开始！！”

“好的……！”

“我跟阳潼和斯诺一起对吧。”

“你们两位要抓紧了哦。”

“小姐，请多关照。”

“莱纳大哥哥，请多关照。”

“嗯，请多关照。”

随后一齐行动了起来。

我们原本就打算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发动袭击，会议结束的时间可谓恰到好处，所以大家立刻开始了行动。一切顺利的话，太阳升起之前，作战就可以胜利收官了。

——离开地下街后，大家分头行动，各自前往预定的地点。

夜正深，空中没有一片黑云，高悬的银月照亮了街市。

时辰虽晚，地上的大圣都却有些嘈杂。我对『魔石线』机能的干扰令市民人心惶惶，警备兵则为了调查原因而到处奔走。

作为掀起这场风波的犯人，我不禁产生了几分罪

恶感。可大圣都接下来的混乱只会更加严重。我立马拂去了无谓的感情，装出一副清白无辜的样子在市内前进。

街道十分明亮。

明明此刻正值深夜，可这里却比我刚才看到的过去的弗茨亚茨的白天还要明亮。在这一千年里，弗茨亚茨真的明亮了许多。拜『光之理的盗窃者』所赐，无论街道人心都是亮堂堂的。

然而，缔造出这份成果的诺斯菲的世界和心灵，却还是笼罩着黑暗。

想到这里，我又一次在心中发誓，纵使会令弗茨亚茨国的光芒蒙上阴晦，我也一定要拯救诺斯菲。

——必须以向诺斯菲伸出援手为最优先。

这既是此次作战的最终目标——同时，虽然只是推测，应该也是实现她『留恋』的方法。

可是，在进行了『未来视』之后，我很清楚其中的艰难。

“『唯一的命运之人』吗……”

路上，这一句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而这句话正可谓是以诺斯菲为优先的最大的障碍。

仿佛是为了将这句话抛下那样，我加快了脚步。

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为了将之抛下而极力加速——

309. 狂信徒们

深夜。

弗茨亚茨城失去了白昼时的光辉，沉浸于黑暗之中。

尽管构成弗茨亚茨城这一整体的高塔为数众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只有五座。

它们分别是耸立于用地中央、拔地参天的五十层高塔，以及四座紧贴其东西南北而建的塔。这五座塔通常被统称为『弗茨亚茨城』，而在其中工作的人则分别称它们为『中央大塔』、『东大塔』、『西大塔』、『南大塔』、『北大塔』。它们进一步地与各座『中塔』、『小塔』用桥连接起来，由此可知弗茨亚茨城的构造是多么的错综复杂。

在弗茨亚茨城的各座大塔之中，大量骑士并排行走在漆黑的走廊中。就算是以热衷工作而闻名的弗茨亚茨的骑士们，在这个时间段内注意力也

难以集中。

说是深夜，但其实已经过午夜很久了。即便下定决心要通宵工作，但在这个时间段，那种热情也正渐渐冷却。

在弗茨亚茨城的警备骑士中，有几个人困得睁不开眼，只能眯着眼睛继续游荡。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仍有骑士聚精会神、一丝不苟，甚至怡然自得地巡视着。

那便是劳拉维亚国大贵族家的嫡子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

作为就任于弗茨亚茨的专司魔法的骑士，他正对突然失灵的『魔石线（Line）』进行调查。

每当接触到出现异常的『魔石线（Line）』，艾尔米拉德便会会心一笑。对这种浑似冻结一般的封印，他有着深刻的印象。

他已经运用自己的魔力将城中后备的所有『魔

石线（Line）』启动完毕，同时也重新张开了可以阻碍一定输出以上的魔法的结界，不过这种程度的准备大概会被轻易突破。但他仍旧满心欢喜，脸上始终挂着笑容。

即将来袭的敌人十分强大。岂止是大英雄，敌人甚至超越了传说，是一只脚踏入奇迹领域的男子。

即使弗茨亚茨城是全世界史上最坚固的要塞，也绝无阻挡住他的可能。

怀着如此确信，艾尔米拉德微微一笑，但工作毕竟是工作，因此他还是修复了『魔石线（Line）』，同时重新梳理了骑士们的警备网。

艾尔米拉德当前能够自由指挥的骑士尚不足十人。虽然同属南联盟，但他毕竟是别国——劳拉维亚国的骑士。弗茨亚茨国委派他管辖的骑士人数有限。

不过艾尔米拉德却对下属人手之少毫不在意。干脆利落地向各成员作出指示之后，他来到了弗茨亚茨城中央大塔的中部——二十二层空洞边缘的走廊。

走廊中装饰着昂贵得浪费的地毯和器具，用魔石发光的烛台毫不吝惜地摆放于其中。艾尔米拉德望着左手侧像是连黑夜都能吞噬的空洞，与一位熟识的骑士一同信步而行。

这名骑士是艾尔米拉德小队中所谓的副官。

他感到不可思议地向露出爽朗浅笑的长官询问道：

“那个，希达尔克卿，警卫兵的事暂且不提……骑士的数量是不是太少了啊？绑架过圣女大人的犯人也可能会再次发起袭击吧？明明如此，调动的人员数总计却不足百人。虽说是夜间，但这也……”

男性副官总觉得今天事有蹊跷。

傍晚时分，下落不明的弗茨亚茨圣女诺斯菲回到了弗茨亚茨城，城中的警戒等级随之紧急升高。

弗茨亚茨城之后的动向很奇怪。明明事态陷入异常，长官们却表现得悠然自得。明明袭击不可避免，高层的重要人物采取的对策却不慌不忙。这让许多不知详情的基层骑士感到一头雾水。

“是啊，人数确实不多。毕竟此次来袭的是自己人——不对，应该说是类似于协作者（Sponsor）的人，所以『元老院』是故意草率应对的。……不用那么担心。警卫兵的实际人数在你所知之上。”

“诶，协作者（Sponsor）？这是什么意思……？”

艾尔米拉德轻描淡写地将此次警备系统的实

情告知了部下。

这既是因为他在诺斯菲的魔法影响下而变得坦率，也是因为他很中意这位副官。

艾尔米拉德没有回答副官的疑问，自顾自地继续说道：

“我记得，你出身于门第不俗的家族啊。”

“诶？嗯，还行吧……虽然不比希达尔克家就是了……”

“而如今你却身居于此，这正说明你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吧？”

“不、不错的人吗……？”

“你的性格喜好惩强扶弱，虽为公子哥，却是个不知变通的正直汉子。正因如此，才会被分配到目前神志反常的我手下任职。如果你是通达世故的骑士，那么一定会被委以更加靠上的警备任务吧。”

艾尔米拉德用混杂着自虐与讽刺的口吻评价了副官，暗示自己等人在警备系统中无足轻重。

听到“神志反常”一词，副官的面容有所扭曲，但仍像没有听到那样问道：

“更加靠上……？说的是王族们居住的四十层以上的阶层吗？”

“不，准确来说是四十六层以上。聚集于『元老院』所在区域的战力大概有百余名骑士。”

“四十六层以上……我记得圣女大人现在是在四十五层吧……”

“嗯，是啊。不过事情就是这样。护卫诺斯菲大人是我们的职责，而守护『元老院』的骑士们的职责只有守护『元老院』而已。”

“……这样啊。”

为特权阶级的人提供称得上特权的安全保障，这种事情并不奇怪。

对此，副官虽然没有打抱不平，但神情中却表现出了不满。

因此而感到他委实未来可期的艾尔米拉德不禁笑了出来，副官还是当做没看见，继续问道：

“那么希达尔克卿，当真会有贼子前来袭击吗……？自『魔石线（Line）』重新启动以来，已经过去好一阵子了……”

“一定会来的。为了夺回女儿——他势必会动真格地来挑战不断折磨自己女儿的弗茨亚茨。”

“诶……？女儿、吗……？”

听到比刚才更加令人震惊的事实，副官急忙确认道。

“是的，之后要来夺走圣女大人的贼子其实正是她的尊亲。”

艾尔米拉德也并不隐瞒，乐呵呵地将内情告知了中意的部下。

“那位圣女大人是弗茨亚茨国制造的首位『魔石人类（Jewel Cross）』，所以身世相当特殊。她是结合了某两位优秀少年少女的血，出生之时就被刻入魔法术式，经由人工反复洗脑而成的圣女。不用说，血被擅自利用的那一方一定是怒不可遏吧。他之后肯定要气红了眼，杀过来给女儿抢回去的。”

尽管他对个中缘由的说明言简意赅，但副官的混乱程度却有增无减。

“这听起来真是相当过分啊……是真的吗……？”

“虽然表面上宣扬自己是神圣的骑士国家，但其真面目也就是这样了。闻名于东方开拓地的现人神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也是以类似方式诞生的。”

“怎么会……这也太……”

面对突然揭露而出的国家的黑料，副官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

身为门第不凡的贵族，他理当见识过不少世界的阴暗面，可他心中愤慨的怒火却从来不曾消退。

他有才能，名为义愤的才能。

这样的人品足以让艾尔米拉德向他吐露秘密。

“你的性格真是不错啊……就让我把各种内情都告知从性格来看活不长久的你好了。”

这虽然是为了消磨敌人来袭前的闲暇，却也是重要的仪式。

在脑海的一隅，艾尔米拉德冷静地理解到，自己能够『坦率』的时间不多了。正因如此，他才会要趁现在把能够吐露的东西吐露无遗。趁现在都吐出来也有益于之后不再『坦率』的、真正的自己。

怀着这份确信，他继续说道：

“如你所知，一旦涉足世界的里侧，人的恶意就必定会纠缠在身。居于其中的人往往为了争权夺利而蝇营狗苟。——即便在他们之中，『元老院』也是要格外小心的对象。他们是一群一直掩藏着『圣人缇娅拉的遗言』和『真正的历史』，追逐『不老不死』这种庸俗梦想的老祸害。此外，他们还一直对『魔石线（Line）』与『魔石人类（Jewel Cross）』的技术严把死守，完全不向大众公开。北之宰相传授于世人的、『咏唱』一类的『千年前的知识』也概莫能外。恐怕负责守卫『元老院』所处区域的、那些懂·得·变·通·的『魔人化』的骑·士·们，就通晓为我们所不知的『咏唱』，且会毫不顾忌『代价』地驱使它来战斗吧。如果太过不通事理的话，可是会被那边的骑士暗杀的哦，所以你当真要小心啊。”

“什……!!”

副官因这番出人意料的内容而惊得张口结舌。

艾尔米拉德明白，副官连这当中一半都没能理解，但他还是唠唠叨叨地继续讲道：

“这个世界实在是太现实了，现实得无可救药……梦想于之实在是过于匮乏了……真的是太过匮乏了啊……”

说着，艾尔米拉德的思绪穿梭到了不久之前。

那是他因为休战而从前线被调至大圣都时发生的事。

是他作为南联盟四大贵族之一的希达尔克家家主的义务告一段落，同时也是首次参加的战争结束之时的事。

那天，在接受国家授予的勋章之际，他被引荐给了『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并于之后被她施加了魔法。那个魔法本身没什么大不了的。说

白了，其实就是他跟诺斯菲的相性在好的意义上不太好。

随后遇到的第二位『理的盗窃者』才是问题所在。

那一天，在弗茨亚茨城被定为禁忌的地底、染血的世界树下，他得知了很多。

艾尔米拉德一边回想『血之理的盗窃者』法芙纳·赫勒比勒夏因所说的话，一边将自己的感情代入到他身上，似是在模仿一般加速自言自语道：

“.....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充斥着错误，好人只会吃亏上当，相信正义的青年们被淘汰，留存下来的只有邪恶的老滑头。你也是知道的吧？即使在贵族之间，身份差距也十分悬殊，歧视意识从未断绝。奴隶制的影响范围始终在扩大，新的歧视也在不断产生。对一切心知肚明的『元老院』

继续着本可以根除的战争。他们刻意利用战争制造不幸，肆意滋长欲望的沟壑与奴隶的数量。我在先前的战争中可谓切身体会到了这些。对近年出现的『魔人返还』的问题处理极不透明，缺乏利用价值的强者则被埋葬于黑暗。南方和北方其实并没有在进行战争，究其根本，只是人们在强者在压迫下被划分为强者和弱者罢了。经千年前的伟人之手一度变得美好的世界，如今却日渐腐朽。乌云渐渐笼罩于世界之上。……真是悲哀啊。我也曾想打破这世界蛮不讲理的部分，改写这个世界……别看这样，我想要成为英雄的愿望可是很强烈的……也曾梦想自己终将达成改变世界的伟业……这种心情你能够明白吗……？”

听到艾尔米拉德的独白，一旁的副官想起了城内近期的一则传闻。

有传闻说，在刚刚休战的南北境界战争中崭露

头角的希达尔克家家主自那以后就变得有些奇怪。

艾尔米拉德方才的一连串表现流露出了十足的狂意，而且不管是别人还是他自己对此都了然于心。可是，他却也展现出了更甚于此的情感——他确实展现出了不见消退的、甚于自己的不成熟的义愤。

与他怀有同一志向的副官尽管因他的狂意而感到困惑，却也想要更多聆听他的话语，于是催促他继续：

“……我、我稍微能够理解那种心情。……可就算是对希达尔克卿来说，这个梦想也已经成为过去时了吧。”

“过去时……不，那你可就说错了。对我来说，这个梦想现在也在进行中哦。只不过，有人为我指出了可以实现这一梦想的现实性方法，那是能

够真正拯救这个世界的方法。只是那并不是我的职责——”

可是，艾尔米拉德并未说出下文。

他的讲述戛然而止。

“——！这是！？”

艾尔米拉德的身体如猫科动物般打了个激灵，而后环顾四周。

走廊的样子在肉眼看来半分未变，但作为魔法使的知觉却向大脑传递出世界的剧变。

顷刻间，走廊为一股全新的魔力所充盈。明明周围半滴水都没有，可这种感觉却有如洪水袭来、整个人都被卷入魔力的海洋。

魔力本不应有如此的存在感。

那种东西本来是一流的魔法使费尽心思才能察觉到的。

可它现在稠密如此，搞不好连普通人都感受得

到。

而释放出这股魔力的人也完全没想遮遮掩掩。

“这也太稠密了!? ——这是《Dimension・多重展开 (Multiple)》!? 不对，这种层层叠叠的次元属性魔力要比那复杂得多！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魔法！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哈哈哈哈哈哈！”

艾尔米拉德立刻推测出了魔力的来源，然后因得知其详情而纵声大笑。

他那本就欢欣不已的表情这下更是添上了天真无邪的笑容，宛如一个参加游行的兴奋难耐的孩子。

“喂，来了啊！终于来了！涡波要来了！而且比预想的还要早很多！居然这么早就来了吗!?”

“这、这等魔力是那位圣女大人的尊亲释放的吗……!? 不，对于我等骑士来说，他不过是一届

贼子罢了——等、我说希达尔克卿，你要去哪!?”

副官话音未落，艾尔米拉德就已经跑了出去。

他用『魔人化』强化了脚力，全力奔驰而去，非自然生长的金发也因之飘逸。

他一边远离自己的警备岗位，一边大声喊道：

“不好意思，我就自由行动了！还有，我刚才说的事情你就放心吧！他马上就来了，所以你无需挂怀！『伟大的救世主（Magna Messiah）』即将到来！他这就要现身了!!”

艾尔米拉德如奔驰于平原的狮子一般——不，他的确使用着狮子的腿脚，奔向了弗茨亚茨城中央大塔的外壁。这是他考虑到自己无法隔着窗户洞察从外部来袭的敌人而采取的行动。

他明白，除『次元之理的盗窃者』以外，充斥城中的魔力绝无他属。

心中所念之人的问候令艾尔米拉德忘乎所以。为了规劝欢喜狂奔的他，负责警备的骑士报告道：

“希达尔克卿！敌人自东侧入侵！从东大塔的墙壁——”

“东大塔的墙壁啊！知道了，我这就过去！！”

艾尔米拉德并未止步，在与其擦身而过之际应了一声，之后保持着势头向着连接中央大塔与东大塔的桥梁狂奔而去。

其速度已然凌驾于人类的极限。

不用说，擦身而过的骑士们没有一个追的上他。艾尔米拉德独自通过桥梁，进入了东大塔。他自其中奔行而过，抵达了东侧，身体从一扇窗户中探出，观察弗茨亚茨城外的动向。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大圣都的城邑。

换作平时，即使在深夜之中，街市各处也会因

魔法道具产生的光芒而灯火通明，但在今天，那些光芒因『魔石线（Line）』的瘫痪而变得零零星星。

艾尔米拉德借着微弱的光亮确认外部的情况。

可以看到，高高环绕弗茨亚茨城的铁栅栏有一部分凹陷了，栅栏附近的瞭望塔也倒塌了好几座。

意识到敌人已经越过护城河和栅栏，强行突破了庭院，艾尔米拉德将视线移向下方。

在那里，他看到了以城堡的墙壁为立足点，宛如不知重力为何物般奔驰而上的入侵者的身影。

“强行奔跑在墙面上！？虽在意料之中，但手段还真是相当粗暴啊！可惜来者是——”

艾尔米拉德确认着入侵者的人数与形象。

敌影有三。

其中一人的背上长着一双怪物般的青色翅膀，

她以这双翅膀紧裹着其余二人。

她们的发色分别是，青发、金发——以及黑发。

“『龙化』的斯诺还有西斯大人、以及……处于封印中的『水之理的盗窃者』？”

虽然同样是黑发，但性别不同。

来者固然不可小觑，但终究不是最为关键的涡波。

艾尔米拉德停下脚步，试图摸清敌人的算盘。

“涡波打算由反方向潜入吗……？”

“希达尔克卿！贼子只有三人！已经让『魔石线（Line）』发光了，需要敲响警钟吗！？”

于是乎，守卫东大塔的骑士团体想要仰赖他的指令。

他们认为听从公爵家出身、并且地位在先前的战争中取得了戏剧性提升的艾尔米拉德的指令绝不会错。

“不，不需要敲响警钟。反正局势不久后就会变得更加明朗了。更重要的是，首先要锁定除此之外的敌人。”

“其他敌人……？也就是说，这边其实是佯攻吗！？”

“没错，就是这样。佯攻的三人就拜托你们了。我去迎击从其他方位攻来的主力。”

“明白。”

“我要去西塔了！这里就拜托了啊！！”

艾尔米拉德随意地下达了指令，把此地交由他人处理之后就溜走了。

若是与斯诺见面，恻隐之心可能会误了大事。在被卷入此处的事态之前，他铆足了劲儿朝位于反方向的西大塔冲了过去。

在此途中，他看到弗茨亚茨城中央大塔的通风口冒出了浓烟，于是立刻抓住通风口的栅栏，对

下方进行确认。

“下方起火了——！？如此说来，炎之魔女就在那边吗！”

炎之魔女玛利亚在这一年间于各地留下了大量传说。独自以『光之理的盗窃者』为对手并成功将其捕获的她可谓是敌方的最强战力。

涡波很可能会让最强战力护送自己。

事实上，位于四十五层的诺斯菲就将己方的最强战力（法芙纳）置于身边，让他负责警戒。

涡波有可能潜伏于玛利亚的火焰之中——做出这种判断的艾尔米拉德由离自己最近的阶梯快速降下。

在飞扬而上的烟尘中，他并没有规规矩矩地沿阶梯走下，而是以扶手为立足点，如坠落般奔向楼下。

途中，艾尔米拉德感知到拥有不可掉以轻心的

魔力之量的人物正在接近。

他一边摆好架势，一边暂时驻足，紧接着，一名熟识的同伴从烟雾中现身。是曾于开拓地获得『最强』称号的男人、格连·沃克。

“格连……？难道说你放弃了正门吗？”

“嗯……哦，是艾尔啊。反正到一层来的就只有杀气腾腾的玛利亚一个人，所以我就不奉陪了。因为那明显是佯攻，所以我直接无视她跑了上来……”

艾尔米拉德朝年长的格连毫不客气地搭话。这对注重礼节的他来说很是罕见。

这是最近几日间，二人的关系由『单纯是大贵族中的熟识』转变成『灵魂相连的同志』的证明。

“原来如此。那就把魔女推给诺瓦露应付好了。……格连，斯诺带着西斯大人和『水之理的盗窃者』袭击了东大塔。说不定她是在寻找你这个哥

哥。”

“斯诺在那边吗.....如果可以的话，我现在不想见她啊。她大概生气了.....唔~.....”

二人无视了主君诺斯菲制定的计划，毫无隐瞒地交换起了各自收集的情报。

正因为是同伴，所以才相信彼此的信息绝无虚假。另外，处于『坦率』状态的当下是挑战涡波的唯一机会，对于这点，二人可谓心照不宣。

在交换情报的过程中，一名警卫兵慌慌张张地接近。

“希达尔克卿、沃克大人！你们原来在这种地方啊！报告！有两人自西大塔入侵！负责迎击的佩露修娜大人和塞拉大人目前陷入了苦战！”

听到报告后，艾尔米拉德冷静地确认道：

“.....我知道了。那么，敌人当中有男人吗？”

“您问性别是吗.....？不，报告中说是敌人是两

名女性……”

“这样啊，两名女性啊。这样的话那边就交给佩露修娜君她们吧。我们两人必须去迎击敌方的主力。”

艾尔米拉德干脆地拒绝了增援的请求，无视前来的警卫兵继续与格连开展作战会议。

“嗯～，涡波会从此外的某处潜入啊……看来是打算将我们全部无视，直取诺斯菲大人。剩下的只有城堡的背面，但我觉得那样也太墨守成规了。”

“同意。可是格连，那你认为他会从哪里潜入呢？”

“从哪里——”

格连因这一问而开动脑筋。

他开始推测涡波究竟要在这张棋盘上下出怎样一手棋。

在奇袭与暗杀方面，格连身经百战，是整个大陆无人能及的好手。正因如此，不喜依赖他人的艾尔米拉德才会如此重视格连的意见。

但是格连却无法给出答案。

倘若是正常的入侵，格连的经验一定能派上用场。可是，敌人是『次元之理的盗窃者』。他若以未知的魔法为中心来制定作战计划的话，即便是格连也无从推测。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格连的脑海中浮现出的都是些超出常规的入侵方法。

在为数众多的犯规方法中，尤其麻烦的是……

恰在格连刚要想到某种入侵方法之时——窗外的夜空中亮起了一点翠绿色的光芒。

它的距离尚且很远，位于弗茨亚茨城的用地之外。

即便机敏如格连，也无法于城内察觉到。

格连虽然能够推测到对手的许多犯规方法，但终究无法像『次元之理的盗窃者』这个对手那般做到准确无误。

而在此期间，时间每分每秒都在流逝。

敌人（涡波）的成功已然注定的作战也即将开始。

310. 第一回合

“——嗯，格连这时候差不多该想到了吧。”

在距弗茨亚茨城三公里之外的一栋建筑物上，我同身旁的两名同伴报告道。

以立体构造闻名于世的大圣都理所当然地拥有众多塔类建筑。我、莉帕还有莱纳现在就待在其中最高的一座塔顶。

不过考虑到这里原是政府机构，所以我们在登顶的过程中与警务人员发生了一点小摩擦。当然了，等级不到两位数的警备兵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所以他们现在都安详地睡下了。在这座塔里还醒着的，只剩我们三个。

“一如预知，来到十八层的格连选择继续上行。他做出了应该尽可能靠近诺斯菲的判断。”

我说的当然是弗茨亚茨城内的动向了。

然而，像这样的口述报告其实并无必要。身旁

的莉帕早已通过次元魔法『联结』共享了我利用『Dimension』和《次元决战演算『先谭』》获得的信息。

我的全部任务只是充当雷达，出声报告是莉帕的职责。

“斯诺姐姐，你哥哥在十八层，请你务必将他逼到二十层，并在那里拦住他。反方向的拉丝缇娅拉姐姐也正往那边赶。”

『嗯，了解。』

用于通信的是施加了振动魔法『Vibration』的魔石。

这是一年前，我在公会『史诗探索者』活动期间开发的魔法战术的重新运用，不过随着等级和魔力的提升，它在本次团队作战中发挥了更强的效果。

在莉帕指挥下的每一位成员都是火力强大到能

单骑克城的魔法使。而我则负责统筹调度，以便在安全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她们的实力。同弗茨亚茨城依靠传令兵上传下达的通讯系统相比，我们的优势可谓得天独厚。

“……嗯，感觉不错。虽然格连等人选择出城的未来有一成几率变成现实，不过这下就不用担心了。已经进入了『一号未来』的路径，其它未来的可能性已经彻底折断了。”

于是乎，我解除了在自己所有作弊招数中最为犯规的《次元决战演算『先谭』》。

这既有无法长时间使用的原因，也是因为未来的走向基本已经确定。

格连、艾尔、佩露修娜、塞拉、诺瓦露的位置已在掌握之中，余下的警备兵的动向和能力值也都确认完毕了。

弗茨亚茨城内的可战之兵共有两百七十二名。其

中三十一人只会死守『元老院』，故不在考虑之内。

剩下两百四十一人中，等级超过二十的只有先前提及的五人。等级在十五级以上的有十四人。在这十四人中，有四个『魔人化』的需要注意。此外，十级以上的有七十八人。余下的一百四十四人。

从现在开始，往后数五分钟，共计三百秒。

以上所有人在这三百秒之内的未来都已牢牢印在了我的记忆当中。

“好了，大哥哥。既然分歧的路径已经被堵死，进入了『一号未来』的状况，那么方案也就稳稳地切入『一号作战』了呢。莱纳大哥哥给魔法阵的充能差不多要完毕了，我就附到大哥哥身上了哦。——魔法『Shift・暗凭依（Mimic）』。”

“嗯，有劳了。”

施展出魔法后，莉帕滑进了我的影子里。

这是她在与玛利亚的旅行中掌握的次元与暗属性的复合魔法。

据说这个魔法可以让她辅助凭依的对象，并将莉帕各方面的数值加算到凭依对象的属性上。

效果还不止如此，在战斗的过程中，潜藏在影子中的莉帕一样能使用魔法，而且可以随时将她黑色的装备召唤出来。

玛利亚就装备有能够吸收物理冲击的黑色外套，还有伸展自如的黑色大镰刀。我光是想象一下就对玛利亚的变身羡慕不已。

在本次作战开始之前，我向莉帕表达了自己也想变身的心愿，可惜被她以无法打造出超越『诺文』的武器的理由拒绝了。

所以我这次就只能装备到手肘为止的黑色手套。

它是仅限于本次作战中登场的特别装备，专门用

来出其不意。

我挽起袖子，用『联结』和莉帕一起检查纯黑色的左手活动是否如意。

过程中，一直在旁默默刻画魔法阵的莱纳招呼了一声。

“基督，我这边也准备好了。”

莱纳运用我们手上的全部魔石和魔法道具，在时钟塔的顶部描绘了一道巨大的魔法阵。

我方才之所以刻意用次元魔法冲击弗茨亚茨城，其中就有掩藏莱纳的大魔法的目的。

“多谢了，莱纳。接下来只剩倒计时了。”

“一切都跟计划中一样吗……不过、即便如此——”

“嗯。即便如此，我想成功率还是只有五成。”

受《次元决战演算『先谭』》的影响而变得过分敏锐的我猜到了莱纳想说什么，于是直接给出了

回答。

“五成……这么严峻吗……”

莱纳已经习惯于自己的想法被预读，所以并没有表现得多么惊讶，而是推敲起了我的答复。

“战斗方面势必是我们的完胜，这确凿无疑。但能否说服诺斯菲就不一定了。”

“明明都能保证平定弗茨亚茨城了，可一与诺斯菲扯上关系就变得这么不干不脆吗？”

“毕竟我的『未来视』也是一种魔法啊。要看透魔力强大的对手自然不容易了。而且诺斯菲的心、怎么说呢——”

“哦，就是说很难预读精神失常之人的心理喽？换言之，当对手的行动全然取决于兴之所至时，『未来视』看到的可能性太多，魔法的效果就要减半了吗。”

成功说服诺斯菲的未来，我的确看到了几个。

然而，说服以失败告终的未来却不可尽数。诺斯菲背负的精神上的负债往往会诱发各种各样的不幸。

要我把它全部看完的话，无论如何都缺少魔力和时间。

“.....嗯。”

莱纳说诺斯菲精神失常，这我没有否认。

毕竟让她沦落至此的罪魁祸首就是我自己。

看到我的表情，莱纳语带关切：

“.....基督，拜托你了。如果你不能说服诺斯菲的话，到时候就用『Distance Mute』将她消灭吧。”

“抱歉，这我做不到。真到了那时候，我就已经——”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

尽管莱纳是以我为优先的，但我却是以诺斯菲为

优先的。

并且这事关诺斯菲的『留恋』，所以我在这一点上绝对无法让步。

莱纳当然了解自己的主君有多么顽固，于是他重重地叹了口气，以习惯的神情点了点头。

“唉……我明白了。我不会再多言了。只要基督能始终坚持做出最好的选择就可以了。我则竭尽全力以防事态演变至最糟。就这样各司其职吧。”

“一直以来都麻烦你了，莱纳。不过大家这次只是帮忙争取时间而已，所以不用太认真战斗也没关系的。伤亡太惨重的话，我想对方也会很困扰。”

“我知道的。我会极力避免最糟的情况。仅限最糟就是了——”

同莱纳的商讨一结束，我们立马按照计划走进了

他刻画的魔法阵。远离塔顶的边沿，为助跑空出足够的距离。

期间，我一直在确认弗茨亚茨城内的敌人的动向。

正好，城内的主要人物此时都聚集在二十层。

拉丝缇娅拉和拉古涅将佩露修娜和塞拉从西大塔驱至了中央大塔，赶往上层的艾尔和格连则被斯诺等人拦截。

盘旋在中央天井的诺瓦露飞至战火正旺的二十层，加入了混战之中。

另一边，玛利亚用火焰完成了对一层的压制，正在向地下前进。诺斯菲和法芙纳仍然待在四十五层。

“基督，差不多了吧。”

“嗯，出发吧。因为方案是『一号作战』，战斗会在二十层进行，所以就拜托你守在稍微高一些

的位置了。”

“了解。”

作战正式开始。

接下来，我们要借助莱纳的风魔法一举跃至距此三千米以外的弗茨亚茨城。

算是我们惯用的长距离跃袭。

也就是说，莱纳刻画的魔法阵是发射台。借助这个魔法，我们要抄近道直取弗茨亚茨城的腹心。至于其弹道——角度和威力都已用次元魔法计算完毕。

我无意直取诺斯菲的所在。

弗茨亚茨城重新张开的结界有些棘手固然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本次作战并不是将死诺斯菲这枚王棋就结束了，还是会有其它棋子驰援的。在我的未来视中，说服诺斯菲的途中被人搅局的情况简直比比皆是。

所以此次最重要的是将对方的棋子全部逐至棋盘的边缘。特别是『血之理的盗窃者』法芙纳这枚棋子，务必要将之赶到远处予以孤立。

战斗的核心目标是将法芙纳打落至玛利亚所在的位置。于是乎，现行的作战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在起飞之前，我详细确认了一番作战内容，接着告知莱纳：

“——那么，作战开始。”

“明白。作为赫勒比勒夏因的骑士，誓将胜利献予我主。”

互相碰了碰拳之后，莱纳发动了魔法。

“——『Wind』、『Wind・风疾走』。”

紧接着，风裹住了全身。

因莱纳独特的魔法而汇聚的高密度的风令我们的双脚趋于透明。

塔顶的地面则开始闪耀翠色的光芒，标志着魔法

阵的启动。

作为支持发射的动力，莱纳使用了大量的魔石和魔法道具。摆在地上的戒指和挂饰在风的带动下上浮，描绘出一道立体的魔法阵。

球状的法阵不断汇聚着周围的风。

在反复压缩至极限的风爆发的前夕，我和莱纳同时冲了出去。

双方加速的势头都几乎踏碎地面。

随后，魔法名应时出口：

“——『Sehr • Wind』!!”

随着爆炸声入耳，一阵暴风应运而生。

无需多言，暴风来源于身后的魔法阵，所向直指弗茨亚茨城。

在我和莱纳踩着边沿一跃而起的同时，一道极其强劲的顺风从身后吹来。在其帮助下，我们原本就非同寻常的跳跃更是一举突破了跳跃这个概

念。

这下我们进行的已经不再是跳跃，而是发射了。与其说我们是乘风而行，不如说是穿风而过的子弹。随着我们在大圣都的风中长驱直入，夜空的景象在视野中一闪而过。

在突破弗茨亚茨城的结界的过程中，保护身体的风受到削弱，身体与空气摩擦的倾轧声随之鸣响。

持续不断的耳鸣和困难的呼吸。迫近音速的飞跃令身体悲鸣不已。

不过这一切都不值得在乎，将集中力抬高至极限才是我的当务之急。

一如计划中的那样，结界远不能将我们拒之门外。或者说，着陆之前短短几秒钟的痛苦根本不在话下。

关键是进入城内的一刹那、那短短的一秒是重中

之重。在将这一秒分解至以零点一秒计的时间里，我必须保证全程的行动万无一失。

特别是最初的一瞬间。

为此，我事先施放了辅助魔法，后继魔法则蓄势待发。

“——魔法『Dimension・决战演算』。”

为了配合『感应』，我甚至动员了近来受到冷落的特化战斗性能的『Dimension』，以尽可能地掌控自身的体感时间。

集中，将一秒分解为十分之一。进一步集中，再分解为十分之一。分解分解不断分解，将世界送入小数点以下的慢动作。

当我对体感时间的操作结束之际，跨越三千米的跳跃也画上了句点。

弗茨亚茨城的二十层、在我命中其中一扇玻璃窗的瞬间——所有的神经都切换至战斗状态，而

后一脚将窗踢破。

于是，我和窗户的碎片一起侵入了二十层。不过赶在碎裂声入耳之前，我抢先拓展『Dimension・决战演算』确认内部的状况。

这不到十分之一秒的迁延固然已是短暂至极，但我还是迅速完成了全部作业，唯恐不能再快——

地点是弗茨亚茨城中央大塔的二十层，纵观全城，唯独这一层格外宽阔。有如环形运动场的构造或许是为某种活动而特别准备的。既无走廊也无别间的地面上遍铺金色刺绣的地毯，在此之上还摆有大量奢华的桌子。

本应用于立餐宴会的这些桌子在今天沦为了战场的立足点和挡箭牌，眼下已有半数惨遭毁坏。

侵入城内的犯人与负责警备的骑士们此刻正战

成一团。

我逐个将混战中的人物确认了一遍。

距离我侵入的玻璃窗最近的，是以半人马的姿态挥剑的佩露修娜。负责牵制她的是用魔力生成的剑战斗的拉古涅。

在她们的不远处，拉丝缇亚拉和塞拉正在交手。塞拉的姿态还是一如既往的狼形，不过这回不再是以四脚步行了。她穿着骑士服双脚站立，手上也握着剑。只是半个身体变成了狼的样子。跟艾尔的『魔人化』差不多，只有双手发生了巨大化，身上长出了野兽的体毛。一根根粗大的体毛异样地延伸，使她的发型与人类的风格相去甚远。

在女同胞们彼此交战的稍远处，呈现以狮子和龙的特征的艾尔和斯诺在进行远距离的魔法战。

此外，诺瓦露运用蝙蝠的羽翼盘旋在阶层中央的天井，将重力系的魔法施加于整个二十层。

与之相对的，缇亚和阳潼守在通往二十一层的阶梯前，随时准备施放攻击魔法。

最后剩下格连。他始终待在能随时支援所有人的位置上，冷静地观察着战局。

敌人就这些。

或许是害怕被卷入战斗，也可能是艾尔或诺瓦露不愿战斗被妨碍，普通的警备兵和骑士们没有加入混战，仅守在十九层和二十一层的退路。

——以上便是我在片刻的迁延中掌握的，整个二十层的部署。

和预定中一样，所有人的位置都很好。

在四散的玻璃片还飞舞于空中之际，我已经做好了攻击的准备。

借着风力的加持，我赶在玻璃片落地之前踏出了第一步。

自三公里以外飞跃而来的人类的一踏令裂痕延

及了整个二十层的地面。

不过还不至于将之踩穿。

用缠绕强风的腿在结实的地面上奋力一蹬——冲向距离最近的佩露修娜与拉古涅的战场。

到这一步，距离我破窗而入还不到 0.2 秒。

不仅时间短，突击的势头更是分毫未减。正专心对付拉古涅的佩露修娜不可能对我超高速的接近做出反应。

待到玻璃窗碎裂的声音终于入耳时，我的右手已经牢牢地攥住了她的右手腕。

虽然抓住了变化成半人马后体重超过一百公斤的佩露修娜，可我冲刺的力道仍然没有被抵消。一口气飞跃三千米的推进力绝不是凭一两个人就能刹得住的。在一声短促的悲鸣后，佩露修娜四脚离地，和我一起冲向了二十层的深处。

成功捕获第一人后，我立刻将注意力切换到下一

个目标身上。

是正在和拉丝缇娅拉交手的塞拉。作为介入混战的第一步，这次突击要何去何从早已筹划完毕。就和方才一样，我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攥住塞拉的手腕。

不过塞拉的反应比佩露修娜更快，留给她采取防御的时间也更多。塞拉已经察觉到了从外部侵入的敌人，并成功地回避了我左手的捕捉。

确认到这一点后，按照事先的计划，我未经咏唱直接释放了备好的魔法。在一瞬间将两只手的距离——五十二公分缩减为零，把塞拉的狼腕送到了我的左手掌边，而后紧紧攥住。就这样，塞拉也和佩露修娜陷入了同样的状态。

如此一来，我成功地用左右两只手分别控制住了塞拉和佩露修娜。

可即便如此，冲刺的势头还是没有止住。尽管速

度有所减缓，可余下的力道要顺势撞破另一侧的墙壁还是不在话下。

我就借助这股力道在空中扭动身体，抓着手边的两名女性进行回旋——随后将她们一起丢了出去。

投掷的目标是盘旋在二十层中央、对付起来最麻烦的诺瓦露。

无论如何都必须首先击溃能通过星属性这种稀有魔法操纵全场重力的她——所以我毫不留情地将这场突袭的全部力量倾泻到了诺瓦露身上。

在我非同寻常的臂力下，佩露修娜和塞拉精准地飞向了空中的诺瓦露。

没有加入白刃战，正全神贯注于魔法的诺瓦露是躲不开她们两个的。何况投掷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魔人化』后体重超过一百公斤的两人与体重不到四十公斤的诺瓦露迎面撞了个正着。

算上惯性的加持，这一击威力相当不俗。看到三人于空中撞在一起之后，我立刻从『持有物品』中取出『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将它刺入地面刹闸。

一边刹闸，我一边着手构筑新的魔法。

到了减速的环节，我总算踏入了侵入二十层后的第二步。至此为止，距我破窗而入过了 0.5 秒。我再次狠跺地面，与无咏唱施展的『Default』一起调转前进方向。

接下来的目标是正在与斯诺用魔法交战的艾尔。我用右手持剑，左手备好『Distance Mute』，打算对两人的战斗横插一杠。虽然刚才用剑刹了一闸，但奇袭的势头仍然凌厉。

然而，距我侵入二十层毕竟还是经过了 0.5 秒。这段时间完全足够让艾尔用肉眼观测到我的存在。

对我的突然现身，艾尔的反应是眼前一亮。目光相合之下，我很容易就能通过表情看透他心中的喜悦。

于是，在这种与战斗不相适的感情的驱使下，艾尔选择了迎击。

如果再给他半秒的时间，艾尔无疑会冷静地选择回避。可与斯诺的交手已经让他处于兴奋状态，再加上我的奇袭，二者一同让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一脸雀跃的艾尔双手持剑接下了我挥出的一击。与刚才的两名女性不同，艾尔有足够的时间站稳脚跟。依靠『魔人化』赋予他的臂力，艾尔成功地接下了我的重击。

两把剑撞击在一起的冲击与一道尖锐的金属音一同散布于整个二十层。

第一回合接的漂亮，不过不会有继之而来的剑斗

了。

接招的艾尔用的是双手，而挥剑攻击的我则是单手，此处的不同决定了战斗的胜负。趁着艾尔因接招而身体硬直的破绽，我将左手的『Distance Mute』刺入他的胸口，攥紧了其中的灵魂。

我要做的不是抽出魔石，而是令艾尔昏厥。无论艾尔有多么擅长魔法，吃下『Distance Mute』的攻击都回天乏术——他就这么笑着翻起了白眼，并失去了意识。

我立马抽出手臂，同时解除了『Distance Mute』。到此为止，刚好过了一秒钟。

并且在侵入室内时被我踢碎的玻璃片也全部落地，响起了一阵七零八碎的噪音。被佩露修娜和塞拉砸中的诺瓦露在撞上二十层的墙壁后，与两人一起滑落在地。

接着，我踏出了自己在二十层的第三和第四步，

杀向了最后一名敌人。

可惜到了这个时候，曾助我势如破竹的风力已经消散殆尽。要实现肉眼无法追及的奇袭已无可能。以 0.1 秒为单位的战斗到此为止了。

不用说，理解了现状的格连打算规避我的锋芒，一跃而逃向了诺瓦露之前盘踞的中央天井。

并且他还进行了虫类的『魔人化』，变化形态，借助背后长出的薄翼停留在了空中。

我也纵身一跳展开追击。

本次作战以全程占据先机为要，同时也是一场让对手无暇考虑撤退的闪电战。之所以如此执着于速战速决，是因为我事前已经知晓，哪怕在这里放跑一个人，之后都会变得特别麻烦。

为了避免那种情况，务必要将敌人聚于一处同时歼灭。在领会到我绝不会放他逃走的决心之后，格连流着冷汗开口道：

“咕！果然来这一手吗……！”

“因为我这人喜欢操心啊，所以无论如何也得先把你们所有人都制服！——斯诺，拜托了！！”

我一面应答，一面呼唤能够加入空战的斯诺。

不用我招呼，斯诺已经采取行动了。她摆动龙翼移动到了格连身后，与我一同对他构成了夹击之势。

“哥哥，这样一来就结束了！！”

“虽然牺牲不小，但只要得知了你的位置——！！”

说着，格连从怀中取出了武器。

那是五把我此前从未领教过的带绳匕首。它们同时向我射了过来。

我立刻用剑挑开了径直飞来的匕首。

但这些带绳的匕首就像游走在鱼中的鱼儿一样，即便被挑飞了一次，刀尖儿还是能调转方向冲我

杀来。

乍一看下似乎是魔法，但真正的机关在匕首后面的绳子上。五把匕首中虽然有两把的线是连在一起的，但剩下三把则一直连到了格连手边。格连利用绳子之间复杂的交织关系，灵活地操纵着这些匕首。

话虽如此，它们绝对谈不上活动自如。

充其量也就是利用我挑飞匕首的力道，巧妙地在绳子与绳子之间传递，最后令五把匕首中的两把再袭向我罢了。

我不可能会被这些匕首击中。就算不用剑，只要有『Default』和『Distance Mute』在，远程武器对我就是无效的。

只不过，我的注意力在一瞬间确实被匕首吸引了。

顺着习惯，我情不自禁地用『Dimension・决战

演算』将五根绳子的动作全都确认、解析了一遍。明明它们对我不具威胁，可我还是不可避免地着迷于格连那高超的技术——以至于动作产生了片刻的硬直。

“在这之后、就等法芙纳大人赶到了——!!”

喊罢，格连仰起了头。

用不着跟他一起往上看，也不必动用『Dimension』或『感应』，我就是知道的。

如此骇人的存在感，只可能是『血之理的盗窃者』法芙纳自上空杀了过来。

接着，盈满狂气的信息如汪洋一般由『Dimension』报知于我。

证明法芙纳是法芙纳的色彩。

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纯粹的红。

清一色的红从天井上方急速接近。

这不是空中降下了红雨能形容的。

是如瀑的血流从空中砸落。也不对，应该说是血的洪流在弗茨亚茨城的空洞穿行。或者再准确一点，是一道血之壁垒正以我为目标步步进逼。随便估计一下，血液的重量就在一万吨以上。而且所有的血都蕴藏着魔力——它们是鲜活的，像生物一样蠢动，怀着战斗的意志，为将我捕获而来势汹汹。

这是位于空中的我所无法回避的一击。

视野转瞬间就被染为了纯红。

血瀑既已将天井整个囊括在内，我的身体自不在话下。在血流的激荡下，我全身动弹不得。紧接着，耳边传来一道人声——

“——大意可不行啊。圣经有言。第七章第七节『每逢万事顺遂之际，汝便要当心功亏一篑』!!”

藏身在血瀑中的是一名金发白衣的青年。

接着，也不知是不是在模仿我先前的奇袭，法芙

纳在不知不觉间握住了我的右手。这么一来，我不仅被血捕获，还被血中的骑士法芙纳捕获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就会和这道血瀑一起坠入地下了吧。

然而我无意作陪。

“我可没有大意哦，法芙纳。跟我们约好的一样，这次我把所有人都带来了。”

我告诉法芙纳，昨日的约定得到了践行。

为了证明究竟谁才是被钓上钩的那个人，我不做抵抗，只是抬头向上看——紧接着便传来我的骑士的喊声。

“——风魔法『Tauf Schuss • Wind』!! 最大出力!!”

来者同样是金发的骑士，而且姓氏也是赫勒比勒夏因。

在法芙纳的更上方，借助之前的飞跃侵入上层的

莱纳·赫勒比勒夏因落了下来。

不仅用风加快了下落速度，还伴以他最强的魔法。

魔法『Tausch • Wind』——十根巨大的风桩在莱纳的操纵下自如地改换了形状，化作了钩爪。

和法芙纳的血一样，这些钩爪也仿佛拥有自由意志。

接着，莱纳追上了以通常速度坠落的法芙纳，将风桩打入了血瀑，意图捕捉其中的法芙纳。

“复数的风之腕——！？这小子、竟然会狂王的把戏！！”

在奇袭成功的一瞬间反遭奇袭，法芙纳难掩心中的动摇。

莱纳于是同他招呼道：

“幸会了，先祖大人！下面有个地狱般的女孩子

在等着呢，请跟我一起去见她吧！”

“啧！！既然要坠入地狱、那怎么也得跟涡波一起——”

法芙纳决定无视莱纳的攻击，将精力全集中到我身上。

在身体被风之钩爪抓获的状态下，他向近乎透明的右手中注入纯红的魔力，紧紧地攥住了我的左手。

他似乎打算用某种鲜血魔法将我们的手粘合在一起——不过我不会让他得逞的。

“莉帕、拜托了！”

我当机立断，让凭依在我左手上的莉帕出马。

与此同时，一名黑色少女轻柔地从我的左袖中现了身。法芙纳见状满脸错愕。

原来他攥住的戴着黑色长手套的手臂其实是莉帕的手臂。也就是说，在此前一系列的战斗中，

我的左手始终是莉帕在活动。一切都是为了这一刻——

“嘻嘻、是我哦。法芙纳大哥哥，来打一场复仇战吧！”

莉帕用另一只手抓住了法芙纳，麻溜利索地缠在了他身上，露出绝对不会放手的微笑。

“这之前的死神丫头！？附到我身上了吗！但是、这还不算完！”

法芙纳放弃了物理手段，决定用魔法操纵血捕获我。考虑到我还在血瀑之中，他仍然认为情况于己有利。

然而他的意图遭到了莉帕和莱纳的破坏。

“——『深渊次元的真夜』！！”

“——『Sehr・Wind』！！”

与法芙纳接触密切的莉帕散播黑暗，阻碍他的魔法。莱纳则在血瀑中生成暴风。

暴风向两个方向发力。一个往正侧方、单独将我送出血瀑，一个往正下方，将另外三人击落。离别之际，我同法芙纳招呼道：

“下回再见吧。这次比起你来，诺斯菲的优先度更高。”

“咕、没办法了！下次再说吧！说好了啊！下次一定哦哦哦——”

相比于从血瀑中脱身的我，与莱纳和莉帕纠缠在一起的法芙纳老老实实地道了个别——接着就那么掉下去了。

目送他们离去之后，我出手抓住了天井边缘的栏杆。

到这会儿功夫，我已经往下掉了一层，所以抓住的是十九层的栏杆。在上空看到这一幕的格连试图向我发起追击。

“您、您放弃得未免太快了吧、法芙纳大人！？简

直了、既然这样那就让我来——！”

“不行。哥哥的对手是我。”

可惜他遭到了斯诺的拦截。

“斯诺……！ 咕、我不能和斯诺一对一啊……！
不妙不妙不妙、不抱团作战的话……！！”

格连环顾周围，但很快就因孤立无援而陷入绝望。

沃克兄妹打起来的话，考虑到人际关系，斯诺必胜。确认了这一点，我翻过栏杆，沿着附近的阶梯返回二十层。

虽然附近有旁观发生在二十层的战斗的警备兵，但被战斗的冲击和魔力震慑住的他们已是斗志全无。

他们内心的想法其实不难猜到。

在他们眼里，这些『魔人化』的长官一个个都是怪物。对长官们超乎寻常的魔力和力量，士兵们

相信人类绝不是他们的对手，因而向他们寄予了绝对的信任。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将战斗全部交与长官，自己专注于对二十层的封锁。

而我却在短短几秒之内就让这些长官的战斗能力陷入瘫痪，于是他们对我怀抱的感情俨然超越了畏惧。

因为已经习惯了这种目光，所以我没有在乎，抓紧返回了二十层。

接着我立刻出声为计划收尾。

“拉古涅、缇亚！把他们四个绑起来、好好看管——！”

“了解！已经在做了！！”

“涡波，我知道的！”

拉古涅和缇亚已经完成任务了。

负伤的佩露修娜和塞拉在追击下已经失去了意识，她们和昏厥的艾尔还有诺瓦露一起被铐上了

魔力锁。

拉古涅现在正蹦蹦跳跳地找着捆绑用的绳子。

缇亚则带着阳潼在阶梯口等我。

一面为两人行动的干脆利落感到满意，我一面继续前往通向二十一层的阶梯。

“涡波，这里就交给我好了！涡波和拉丝缇娅拉上去之后、我会把阶梯破坏——会把这一层整个冻住的！只要有我在，法芙纳那家伙就别想上去！”

“拜托你了，缇亚！之后就——”

“交给我吧！我一定会把诺斯菲带回来的！”

在攀登阶梯的途中，我和已经等候在那里的拉丝缇娅拉汇合了。接着，我们两人按照计划一口气冲了上去。

目标是守在上层的诺斯菲。

分割战术收获了成功。

依靠预知未来持续打出最好的牌，最好的结果也如约而至。这样一来，我和拉丝缇娅拉就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同诺斯菲交流了。

“只剩下诺斯菲了……！”

无视那些连拖延时间都做不到的警备骑士，我一边拾级而上一边低语。

诺斯菲所有的护卫都被调离，现在只剩下了她一个人。

可是还远不到放心的时候。

正因为一切都跟计划好的一样，我和拉丝缇娅拉的表情才十分严峻。

作战一如预定，这也就意味着——说服的成功率仍然只有一半。在这之后，对诺斯菲的说服成功与否就好像抛一枚硬币。

如果是正面，那么诺斯菲应该就能得到救赎了吧。

我已经将最可能成功的走向告诉了拉丝缇娅拉。
如果是反面，那么诺斯菲便得不到救赎。
失败的可能最大的走向，我也已经告诉拉丝缇娅拉了。
现在，浮现在我们两个脑海中的，不约而同的都是失败时的情景。
可是就算失败了，诺斯菲也不是我们的敌人。我和拉丝缇娅拉都已经发过誓，绝对不会与诺斯菲为敌。
——但是，要贯彻这份誓言需要付出沉痛的代价。
这一份可能的未来是如此沉重，以至于我和拉丝缇娅拉的神情都严肃万分。
事实上，在这之前的奇袭是允许失败的战斗。就算有什么失误，我们也有足够的余裕当场弥补。
可是，接下来却是龙潭虎穴——是一场赌上性命的『交流』。

对它的意义，我们两人是再清楚不过的。

在攀登阶梯的路上，怀着无论硬币落在哪面都不后悔的决心，我和拉丝缇娅拉默默地——在寥寥几秒间用力握紧了彼此的手。

311. 地の底

弗茨亚茨城的地下，其中的最下层。

这个以宿有使徒的世界树所在之处而闻名的地下空间，平时是严禁无关人员涉足的圣地，而经过拣选获准入内的那些骑士们这时也全都被驱走了。

不必多说，如今的最下层正处于熊熊燃烧的火舌的支配之下。

在最下层的中心，她就站在被血水染成纯红色的世界树旁。

那里就是我们坠落的目标位置。

此刻，穿过弗茨亚茨城上方的空洞，我们与体量巨大的红色液体一同着陆。

“——『Wind』!!”

“——『Blood』!!”

红色液体中响起了两道喊声。

其一是我的风魔法。另一个是法芙纳的血魔法。

两者目的相同，都是为了缓和坠落的冲击。

从弗茨亚茨城上层坠落的血之聚合体伴随一道轰鸣炸裂开来。

其冲击固然强悍，但还不足以将地下空间整个摧毁。

这要归功于法芙纳在撞击之前将血液转化为了柔软的缓冲物。

大量柔软且具有粘着性的血液扩散到四周，浇灭了充斥于地下的火焰。

炎之领域转眼间就被替换成了血之领域。接着，我在空间中央新生的血池中起身，将夹在胳膊下面的死神少女丢向了在此久候多时的地狱少女。

“接好了，我把莉帕给你带来了。”

“我回来了～，玛利亚姐姐～。”

语气悠闲的莉帕飞到玛利亚身边，紧紧抱住了

她。

玛利亚一边抚摸着莉帕的头，一边轻轻向我颌首示意。

“多谢了，莱纳。我最近一直都和莉帕在一起，没她在身边都有些不习惯了。”

“嗯嗯～。那么，唰唰～地。”

和基督那时一样，莉帕潜入了玛利亚的身体。紧接着，玛利亚那身溅满了血的衣服渐渐被染成了黑色，就好像黑暗将身体整个裹住一样。最后，在玛利亚的右手上，黑色的魔力收束为莉帕爱用的大镰刀。

“这样就准备完毕了。上面……看来是进展顺利啊。”

玛利亚抬头看向上方，确认行动的进展。虽然为时不早，但因为从她的表情中窥见了几分钦羡，我还是提议道：

“嗯，很顺利。……我说，你其实是想和基督在一起的吧？那你现在过去也可以哦？我一个人对付『血之理的盗窃者』就够了。”

我基本上是擅长一对一战斗的骑士。

跟基督搭档暂且不提，要和这个女人并肩作战我实在放不下心。要说我有多不安，那可是到了与其并肩作战还不如自己单枪匹马的地步。当然，我指的是误伤友军那方面的意思。

然而玛利亚耸了耸肩，拒绝了我的提议。

“不可能的。我明确地告诉你，没有我在的话，你根本不是『血之理的盗窃者』的对手。”

“……我不久前可是跟『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打得难解难分来着。”

玛利亚暗示这对我来说负担太重，所以我略感不爽地强调起了自己的实力。

“嘿诶，不过，我可是完胜了她哦。说到底，『光

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是专长于辅助的守护者吧？你觉得与她互角的成绩值得自吹自擂吗？”

“咕……你这……！”

可惜我在口舌之争上完全不是她的对手。

我无言以对，只好闭上了嘴。

在我们之中，玛利亚的实力首屈一指。早在一年前，她就能令整个战场化为焦土。其后，她的实力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与莉帕这一魔法同化后，仅凭我是没有任何胜算的。岂止如此，我甚至觉得基督也未必是她的对手。

“我当主力。莉帕和莱纳负责辅助。请听从我的指示。”

“……我知道了。”

放手战斗的话，玛利亚无疑是最强的。

我对这个安排没有异议。

况且我今天也没打算拼死战斗。因为挂心之事

另在他处，所以专司辅助于我而言简直是帮了大忙。

我退后一步，将前锋交与玛利亚。

在视线的前方，站着我们今天的敌人——『血之理的盗窃者』法芙纳。

他背靠红色的世界树，站在红色的血池中看着我们。

玛利亚用轻松的语气同他招呼道：

“那就请多关照了。法芙纳。”

“……好啊，请多关照。虽然我更想和涡波打这个招呼，无奈却跟那里的两个人一起掉下来了啊。哈哈哈，照我们这边的计划，我是要负责对付涡波的啊。真是对不起诺斯菲了。”

“很遗憾，你的对手是我。怎么样？你很开心吧？”

就像事前谈到的那样，这两个人的关系看起来相

当不错。

明明彼此为敌，两人却像意气相投的朋友一样聊了起来。与玛利亚打过招呼之后，法芙纳也将目光投向了我。

“我的对手是三个小豆丁啊.....就这么点人没问题吗？”

“我们今天的目的并不是将你打倒，只是在涡波先生取回『经书』之前把你拖住而已，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哼嗯～，那.....你觉得你们能拖住我多久呢？我倒是觉得，不出一会儿我就能回到诺斯菲身边啊？”

法芙纳忠告说我们的战斗力不足以拖住他，可能是他听到了我们刚才的对话，想让我们不要太轻视他吧。

玛利亚微微皱眉，向法芙纳确认道：

“.....法芙纳先生。你今天跟之前不同，说话很偏向诺斯菲呢。”

“没错，其实就在不久之前.....诺斯菲跟我『坦率』地讲出了不少老实话，所以我稍微调整了一下方针。我想稍稍缓和一下科以她的试练。”

“缓和？就你这个嗜试练成狂的变态.....？”
看来眼前这个男人的性格恶劣到了能让这位纵火狂少女评为变态的程度。跟缇缇相处过之后，我多少也发现了，守护者果然多是一些怪人。
看来这里只有我一个正常人，意识到这点固然让我感到有点麻烦，但还是认真静候着两人的交谈。

“岂止是缓和，我甚至觉得都可以作废了。她可真是笨蛋啊.....我都不知道她居然是那样一个不折不扣的笨蛋。一千年前，哪怕她能跟我坦白一句，我也会将她从候补中移除啊.....谁让她

非要从始至终都扮演一位圣女，结果我一直被蒙在鼓里啊……唉、真是……真是可耻……”

法芙纳咬牙切齿地说道。他由衷地感到懊悔，仿佛要踏穿脚下的地面。

看上去，他相当不齿于为诺斯菲的外在所蒙蔽而未能看透其内在的自己。

虽然在我看来，诺斯菲是一个无论内外都麻烦至极的恶女，可对法芙纳来说却并非如此。

随着自嘲的愈演愈烈，法芙纳终于进入了自虐的过程。

“哈哈……我又看错了啊……又对自己的错误后知后觉……又没能帮到任何人……是啊，又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我的人生写满了失败。哈哈——”

“你、你不用这么自责，什么人都会失败个一两次的。”

对几欲自戕的敌人感到于心不忍，玛利亚连忙出言劝慰。

话虽如此，这恐怕并非源自由衷的善意。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尽可能延长与法芙纳理性地交流的时间——也就是为了更久地将他拖在这里。

“……失败个一次两次吗。或许吧，在这个时代或许是这样。可是在我生存的时代里，每一次失败都是致命的。那可是个相当严苛的世界啊。人命什么的实在是不值钱。那时候，奴隶可没有半点儿人权。无怪乎我们会那么惨了。像你这样四肢健全都算奢望。”

看来法芙纳知道玛利亚的来历。

所以同样曾为奴隶的两人之间存在某种同伴意识。

只不过两者所处的时代对奴隶的待遇似乎截然不同。听法芙纳的语气，在一千年前，奴隶稍有

不慎就会落个断手断脚的下场，再严重一些就没命了。

“这.....是我轻言了，抱歉。”

“不、没什么.....你不必为这个道歉。毕竟你是和阿尔缇达成『亲和』的人.....和那个只剩脑袋的阿尔缇.....”

“.....说起来，以前你也说过类似这种的意味深长的话啊。也差不多该把你和阿尔缇的关系告诉我了吧？”

为了争取时间，玛利亚又抛出了新的话题。

法芙纳接下了话题，说道：

“我和她的关系吗.....其实也没什么，我们谈不上是朋友。不如说，她应该挺讨厌我的吧。”

看到法芙纳表现得如此气定神闲，我不免起了疑心。

他真的有被命令去与基督交战吗？于我看来，他

在一连串的会话中并没有表现出一点焦躁。

“咦、你们不是朋友吗.....？那你还表现得跟阿尔缇那么熟.....”

“这个啊，我和她确实不是朋友，但我与她同为一败涂地之人，并且是经涡波之手得救的同伴。.....我们是被大贵族捕获，持续榨取魔力的同伴啊。”

“榨取魔力.....？”

“因为失败了啊.....被得知『理的盗窃者』的传闻的人捕获，四肢被千刀万剐、承受种种实验，被当做无限的魔力源而遭到利用.....哈哈.....”

法芙纳的自嘲愈演愈烈。

这种自虐行为和斯诺颇有几分相似，不过与斯诺不同的是，法芙纳没有过分拘泥于此，他的表情很快便复归了明朗，继续讲道：

“算了，不提也罢。毕竟我们『理的盗窃者』是

死不了的啊。就算失败了，我们也不会丧命。不过其他人就.....一起被捕获的『魔人』们全都凄惨殒命了。稀少的对『魔之毒』有适应性的奴隶们也都死的很惨。这家伙也好、那家伙也罢，都在痛苦的实验折磨下死了、死了、全都死了。正如圣经所言——第二章第二节『生者，手系艰辛也。是以撒手而求慈悲之人，所获必无情矣』，现实真当是残酷的。”

话题相当沉重，但法芙纳的表情却十分明朗。他口中提及之事终究与活在现代的我无缘，可法芙纳必定是将那全部都看在了眼里。即便如此，他却仍表现得这样坦然、积极。

“正因如此，为了那些死去的人，活下来的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才行啊.....没错，我们有见证的责任。既然背负了他们的遗憾，我们就断不可放弃。”

看来他崇尚的信条是即便遭受不幸，也要以不幸为食粮继续前进。

一如所闻，法芙纳是个嗜好试练的人。

麻烦的是，他不仅对加诸己身的试练求之若渴，还希望别人也经受试练的打磨。

看法芙纳的眼神就能明白，他刚才的那些话全都是说给我和玛利亚听的。法芙纳不仅给自己，同时也给他人施加压力，倡导义无反顾的前进。

然而，他目光的焦点却逐渐发散。

“啊啊、是了……为了那些失败的人，一定要前进……即便是所爱之人的死，也要化作前进的力量……这既是世界科以的试练，也是人的成长。绝不该哀叹、惋惜。没错，一如圣经所言。呜呼、无论牺牲如何惨重，活下来的人都不能落泪……不可以……落泪。”

嘴上这么说，可法芙纳的眼角已经泛起了泪光。

从旁人的角度来看，他的样子就像是给自己施加了太大的压力，结果因承受不住而哭了出来似的。

总而言之，这个男人不太正常。还没讲几句话，他就自顾自地把自己的精神搞崩溃了。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我立马将周围的情况确认了一番。

前方的玛利亚也用余光检查着战场。

在颇具深度的圆形地下空间内，覆盖地面的血池有如倒入玻璃杯中的少量果汁。

水分不可不谓充足。且遍布周围的并非新鲜的血。一言以蔽之，这个战场不利于火焰发挥威力。不过要说这种程度就会对玛利亚的火炎魔法产生影响的话，那倒还不至于。话虽如此，这终究不能完全忽视。

除此之外，溅在我们身上的血液应该也是敌人的

武器。

在我们逐步提高警惕的时候，法芙纳还在那边念叨个不停。

“……后辈们，你们说说。你们可有思考过死亡吗？你们有想过，死亡究竟是什么吗？你们有没有联想过，生物到底是如何迎接死亡的呢？”

两眼含泪、慷慨激昂的法芙纳很明显是情绪失控了。

确认到法芙纳的精神逐渐混乱，玛利亚轻声向我招呼道：

“——莱纳，差不多了。”

“嗯，我知道。差不多到极限了。”

通过对话争取时间的手段随时可能作废。

我和玛利亚都明白，是时候准备迎战了。

“人是要死的。总有一天，一定会死在某个地方。死去，变成血回归大地……而这种事当下也在发

生……！当下、当下、当下也在发生啊！”

我们分别握紧了手中的镰刀和剑，另一边，又哭又笑的法芙纳自顾自地叫喊了起来：

“每逢计数之际都有人死去！一秒死几个、一天死上百、一年死的人更是数都数不过来！哈哈，把人以外的生物也算上的话，那数量可相当不得了哦？无论何地、无论何时，死亡都不曾停歇！死啊死死啊死、死、死、死！尽是死亡！这个世界要被死亡填满了！千年间往复不断的无数的死，现如今『血』已经多得要溢出世界了！它何时溢出都不足为奇！！”

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在某处迎来死亡。

明明是如此理所当然的事实，可法芙纳却偏要拼命地将它倾诉给我们听。

他的口气像是在说，这才是世界上最首要的问题。然而可惜的是，在这方面，我们与他有着显

著的温差。虽然想主张满脑子都是死人终究无补于事，可慑于法芙纳激昂的情绪，我没有勇气讲出口。

“你们听不到那些死者的悲叹吗！？死去的人们的痛苦、悲伤在地底永无止境地膨胀！而听得到那些声音的人是有责任的！没错，与这个世界战斗的责任！！”

法芙纳的叫喊确实发自肺腑。

.....我想他应该是真的能听到那些声音吧。

可能是由于『血之理的盗窃者』的特性、也可能是通过某种魔法。又或者是因为某种『代价』。

从刚才开始，法芙纳的目光就在虚空中逡巡，或许那里存在着什么人，那人在说些什么话，这并非不可能。

在我冷静地分析着『血之理的盗窃者』之时，法芙纳的音量越来越小。

“没错，我有战斗的责任……！可是、我却没有战斗的力量……我能做的只有在地狱的底层阅览『圣经』而已……我……”

尽管还是那么唠叨，但气势却不复当初。

法芙纳眼里已经没有了玛利亚，他看向地上的血池，同映在红色的水面上的自己聊了起来。

“所以、涡波是必须的……无论如何，涡波都必不可少……已经只剩下涡波了。能够拯救我们的，只剩下涡波而已了。这个世界无论如何都需要『伟大的救世主』……”

尽管自觉那是一种侮辱，但看到这样的他，我还是觉得他疯了。

我不禁对他在各种意义上的无可救药感到了同情。

然而怀有这种看法的不止法芙纳一人。

可以说，所有『理的盗窃者』都是这样。

我至今遇见的那些『理的盗窃者』的身影在脑海中闪过。他们之所以表现得那般疯狂，或许都是因为救赎迟迟未到。

“没错……我得快些去见涡波……嗯，我知道……不用说那么多遍，我都是知道的……我为涡波而生，要为涡波而死。而涡波要在『最深部』成为『伟大的救世主』……如此一来，我的使命就完成了。”

与脚边的血池展开的交谈终于结束，法芙纳抬起了头。

不知不觉，他的发色发生了变化。一别之前那种与我相似的黯淡的金发，变成了浊泥般的深色。肤色和瞳色也发生了改变，变成一种像是几十种颜料混合而成的——难以辨明的补色。

法芙纳用仿佛无数种感情全部交织在一起的眼神看向我们，接着踏出一步。

为了打倒我们离开最下层，他终于采取了行动。

“——我要上了。”

简短的一句话。

宣战布告一下，玛利亚立刻释放了魔法。

“——『Blindness』!!”

大量的黑烟从玛利亚的衣服中喷涌而出，并开始在法芙纳周围聚集。

她想借助莉帕的暗魔法封锁法芙纳的视野，阻止他前往上层。

“——鲜血魔法『新历九年南北境界战争开始』。
”

法芙纳也施展魔法反击。

短短数秒之内，血池中便钻出了近百具血之人偶，且对玛利亚构成了包围。

这就是之前听说的，法芙纳让血化作骑士加以操纵的能力。当然了，我身边也有敌人出现，于是

我立刻冲向了通往地上的阶梯。

路上虽然有几名血骑士阻拦，但我将其统统无视。现在最要紧的是尽可能远离玛利亚和法芙纳。之所以如此，原因不是为了把守阶梯，而是——

“——『Flame・Flamberge』！”

而是不被玛利亚的魔法波及。

她手中的漆黑镰刀应声窜出烈焰，明明镰刀是L形的武器，可火焰愣是形成了一把巨大的炎剑。玛利亚将剑放平，整个身体轻轻转了一圈。

炎剑看似巨大，但实际上没有多少重量。如同羽扇轻挥一般，炎剑在整个最下层横扫而过。

结果数量近百的血之人偶就这么蒸发一空。不过当下的大敌、法芙纳则是另当别论。

“哈哈！厉害啊，玛利亚！开战初期的骑士果然不是对手吗！！”

在火焰和黑暗的包夹下，法芙纳照样毫发无损。
从中现身之后，他将玛利亚的魔法盛赞了一番。

“——『Flame Arrow・散花』！”

玛利亚没有答话，而是释放了又一道魔法。
这是她不爱废话的性格使然，不过更重要的是，
以法芙纳为对手，她丝毫不敢大意。大量的火矢
在空中生成，接着一齐射向了法芙纳。

“——哦哦！如此阵仗、让我想起了从前啊！！”

法芙纳不但语气轻描淡写，动作也从容不迫。
他时而用右手中那把血液凝固成的剑挡开火矢，
时而运用整个身体的动作加以回避。

“黑暗啊，捉住他！——『深渊次元的真夜』！”

玛利亚也知道这种程度的魔法不可能命中目标，
所以在法芙纳招架火矢的期间构筑出了另一个
魔法。

这次登场的是暗魔法。

据说有莉帕辅助的话，玛利亚在近战中也能吃得开，不过她无意与法芙纳进行白刃战。

黑暗的干扰与火焰的攻击。两种手段交替运用。见状，我不禁感慨道：

“……看来要打很久啊。”

虽然战斗场面相当恢弘，不过对这两个人来说，这些只不过是准备活动而已。

玛利亚十分冷静地放慢了战斗的节奏。或者更准确来说，因为法芙纳的战斗风格倾向于见招拆招，所以她打算利用这一点尽可能长久地拖延时间。

这场战斗势必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决出胜负。

而我在此期间的任务就是备好魔法以免玛利亚发生万一。再就是如果法芙纳决心放弃战斗，一门心思赶往上层，那我就要负责用风将其留住。

这两点是玛利亚给我的死命令。

虽然事前准备了各种魔法的暗号，但玛利亚真正用得上的，恐怕只有『Tauz Schuss • Wind』这个杀手锏的暗号吧。

——也就是说，我其实挺闲的。

守候玛利亚同敌方最强战力的战斗固然是个重要的任务，但与其他同伴相比，我的担子确实要轻不少。

利用这份余裕，我开始集中注意力，运用缇娅拉小姐之前传授给我的技能『恶感』，滴水不漏地探查整座弗茨亚茨城的动向。

简单来说，这就是个感知危险的技能。

而它现在就发动得相当频繁。

这也难怪，毕竟有十多个能孤身夷平城市的魔法使聚集于此。

警报声在各处鸣响，告诉我哪里可能有人丧命。

尽管如此，比起突袭开始之前还是好了很多。在格连由妹妹斯诺负责，法芙纳由玛利亚对付之后，警报声安静了不少。

特别是基督前往的弗茨亚茨城上方，那里尤其安静。

拜能够预知未来的基督所赐，各种『不好的结果』得以抹消，唯独『称心如意的结果』被留了下来。战斗的胜利已然注定。

就像是在佐证这点一样，诺斯菲所在的上层没有任何警报。

熟知千年前的种种的缇娅拉小姐也从来没有将诺斯菲视作威胁。

说到底，诺斯菲对胜利就没有执着。

虽然性格恶劣，本质却十分怯弱。为了避免牺牲，诺斯菲对手段的选择十分谨慎。

在大圣都这边，她所做的始终只是打造舞台。

由此来看，诺斯菲的目的恐怕是『藉由落败传达自己的思念』。

非但没有执着于胜利，她反倒执着于败北。

诺斯菲虽然是个讨厌的家伙，但她绝不是『最糟』的敌人。

在各种意义上，诺斯菲都不是基督的对手。

所以我要警惕的是另一名守护者、法芙纳。

他无疑是这座城内最恶劣的对手。

法芙纳和诺斯菲不同，他对胜利有强烈的执着。

面对面交流过之后，我已经得以确信。这个男人绝不会妥协，他既不怯弱、在手段的选择上也毫无顾忌。不仅漠视牺牲，而且还是守护者中首屈一指的疯子。

考虑到他是基督的信徒，我姑且拉低了警戒等级，但如果没有这个羁绊——这个男人就是不惜动员全人类的力量也要消灭不可的『最恶劣的敌

人』。

“——行了，感觉战斗渐入佳境了啊！差不多可以动用大战后期的战力了！！哈哈，对付玛利亚就可以无所顾忌，尽情地使用魔法了，这感觉真不错！——鲜血魔法『新历十三年南北境界战争终焉』！！”

被我贴上『最恶劣的敌人』这一标签的法芙纳打得相当起劲。

“咕——！”

另一边，玛利亚的表情虽然不太好看，但仍有余裕。

自战斗打响以来，玛利亚所做的就只是击溃敌人的魔法，而不是打倒敌人。她坚决地贯彻着拖慢战斗节奏的方针。

然而法芙纳的魔法却无穷无尽。

血之人偶从蠢动的血池中接连诞生。

而这些人偶的性质逐渐有了变化。尽管还是刚才那种血之骑士，但却具备了新的特征。

大部分骑士不是像怪物一样四肢巨大化、就是像鸟一样长有翅膀。而且它们的手脚普遍都有五六个，其中还有类似触手的器官。

刹那间，最近流行的『魔人化』在脑海中闪过，不过这些骑士的外形比『魔人化』还要异样。

这就是人在『魔人返还』的尽头变化而成的模样吗？法芙纳现在召唤的，可能就是在千年前的战争中过量吸收『魔之毒』，最后变不回人形的战士们。

为作参考，我全身贯注地观察着战斗。

期间，我发现了一个即便是在这些异形中也尤其另类的东西。

我看到了与人形相去甚远的『什么东西』——刹那间，脑海被染得鲜红。

我确实看清了那东西的外形。

与此同时，脑中警报声大作。技能『恶感』咆哮不休。

不妙。

非常不妙。不妙不妙不妙。

要说有什么跟那东西的外形比较相近的话，那就是葡萄了。只能用内脏来形容的细长躯体上如果实般长满眼球。它所有的眼球都与我对上了视线。红色眼球中有黑色的瞳孔，在那瞳孔中又塞满了无数的眼球——

“不好，这家伙强过头了，不能用。”

话音刚落，法芙纳挥剑将那东西砍成了两半。

那东西一下子就像被划破的水气球一样变成血回到了池子里。

那『什么东西』一消失，我就长舒了一口气。

光是看到它，身体和大脑就几乎停止了运作。大

脑本能地拒绝了对它的认识，以求阻绝来自理解的污染。

随着迟来的吐意上涌，恐惧和颤抖支配了全身。刚才那东西到底是什么。

玛利亚代我将心中的疑问问出了口：

“法、法芙纳先生……刚才那是……？”

就和我一样，玛利亚看到那东西后也面色发青。连那个玛利亚都……

“嗯，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用它战斗的。就是它偶尔会像刚才那样窜出来，挺难办的。无视我的抑制、像地底的悲鸣一样，唰地一下——偶尔会这样呢。”

法芙纳没有详细介绍，只是保证不会使用。讲道理，相信对战对手的这种话就跟傻子没两样。然而玛利亚当场点了点头。

“……我相信你。那继续吧。”

“对了，相信可是很重要的……！我也相信玛利亚哦！”

战斗重开。

法芙纳遵守了自己的承诺，他没有把之前那东西再叫出来。这之后生产的都是体型还在人形这一界限内的骑士。

血之骑士与炎之魔女继续你来我往。

我一面在远处旁观，一面代替忙于战斗的玛利亚思索起来。

果然，法芙纳很强。在『最糟』的意义上很强。刚才那个葡萄状的『什么东西』恐怕是法芙纳实力意外泄露出的一部分。光是看到那小小的一部分，我都动弹不得了，更何况法芙纳很可能具备将之批量生成的能力。

他肯定还存在没有使出的手段。

最可怕的是，法芙纳用血制造生命的行为不耗费

任何魔力或体力。

不同于渐渐流出汗水的玛利亚，法芙纳一直神态自若。

每逢他使用我在艾尔多拉琉学院学习过的鲜血魔法——也就是『Blood』的时候，他的魔力总量会发生些许变动。但在利用血生成骑士的时候，法芙纳的魔力丝毫没有削减。也就是说，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力量』，亦或是说，那是一种『技能』。搞不好就和我戴在身上的魔法道具一样，是『利用外在的魔力源发动』的招数。

受制于这个封闭空间，法芙纳只能制造出填满地下的骑士……但如果到了外面，至今仍表现得从容不迫的法芙纳究竟能制造出多少呢。

没准他能将所有时代的所有战争中的所有死者同时召唤出来。

以我在艾尔多拉琉学院学到的年表来看，这一千

年里发生的战争有三百场之多。哪怕他只从一场战争中叫出一千名来，那也有三十万的骑士。不，应该假定法芙纳能以万为单位召唤出刚才那种葡萄状的怪物为好。

越是考虑，我越觉得『血之理的盗窃者』是弗茨亚茨城内『最恶劣』的存在。

与『光之理的盗窃者』行使的温和的魔法不同，鲜血魔法极富攻击性，可谓危险至极。

如果对此人放任不管，那么城堡势必溃坏。城邑势必消失。国家势必毁灭。

脚下不停鼓泡的血池确实让我感觉到了如此深重的怨念。

缇娅拉小姐之前留给我的记忆也告诫说务必要慎重处理法芙纳。

法芙纳这人开不得玩笑，而且总是喜欢曲解话中含义，自顾自地陷入消沉。在此之上，他又喜欢

以试练为名兴风作浪。会以什么事为导火索做些什么完全无法预料。

在我综合考虑眼前的信息与之前获得的信息，将法芙纳认定为『最危险』的对象之时——那件事发生了。

“——!?”

“哈——!?”

察觉到它发生的，是我和法芙纳两人。

我们都抬起头看向上方，瞪大了眼睛。

玛利亚和在她体内的莉帕没有察觉到。她的视线仍然停留在法芙纳身上，并对在战斗中突然转移视线的敌人产生了警惕。

身后不寒而栗——技能『恶感』从未如此聒耳。

技能在上层感觉到了堪称『最糟糕』的事态。而且还不・止・一・个？

『恶感』的严重程度不亚于被我打上『最危险』标

签的法芙纳。

法芙纳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动摇。

看着和我同样的方向，法芙纳在困惑之余慌忙拉开了距离，并且开始自言自语。

“为、为什么……？这对你们来说、难道是在计划之中的吗……？比起诺伊的预言、这岂不是更接近另一边的预言吗……？不、比起这些——”

明明还在战斗当中，法芙纳却左顾右盼起来。

他一会儿看向世界树，一会儿用手捧起池子里的血，与之搭话。

与虽然察觉到异常的发生，但却弄不清原因的我不一样，法芙纳似乎拥有探明原因的能力。

我想起法芙纳愿意将自己的弱点告诉对手，于是直截了当地问道：

“先祖大人！你刚才也感觉到了吧！你应该拥有类似于『恶感』的技能！只是你的感觉好像比我

更敏锐！拜托你告诉我，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着站在远处的我，法芙纳在一瞬间露出了迷茫的表情。但很快，他脸上便写上了笑意，眼角含泪回答道：

“告、告诉你……？你让我告诉你……？哈、哈哈、哈哈哈哈……——说什么胡话。把自己的技能告诉敌人这种脑子有病的事儿，我怎么会做？没错，简直蠢爆了……只有傻子才会那么做……！！”

不知契机为何，法芙纳突然号泣了起来。

不同于之前那种小哭小闹。这一次，大颗大颗的泪珠从他脸上滑落，像雨水一样骇人地掉进了地上的血池。

这唐突而异样的光景令我和玛利亚都目瞪口呆。

另一边，情绪激动的法芙纳哭喊着上前一步。

“——比起这个，继续啊！继续战斗啊！是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不管遇到了什么、不管为什么所妨碍、我们都必须继续战斗！永远不能停止战斗！”

法芙纳的战意剧增。

在这之前，他的魔力只等待着被变换为魔法，显得波澜不惊。然而发生了剧变的魔力令血池迅猛扩张，泛起波纹，震荡着整个地下空间。

“玛利亚！还有那小子！你们给我把牙关咬紧了！恐怕从这个瞬间起『比死还要可怕的试练』就开始了！这场试练将会考验你们真正的灵魂！就像我们那样，一场郁闷而悲惨的『血与死的试练』！作为下马威，你们先跨越我试试！然后好好学学！所谓赫勒比勒夏因的意义！”

不只玛利亚，他将我也算了进去。

言外之意似是在说旁观这种怠惰的行为是不被

允许的。接着，法芙纳将气势凌人的魔力变换为了魔法。

“——『Blood Mist』、『Blood Arrow』、『Blood Field』!!”

以法芙纳为中心，血雾渐渐萌生。与此同时，虚空中产生了众多血矢，血之骑士也行动了起来。原本只是一个接一个地使出自己的魔法和招数的法芙纳现在同时发动了多种魔法。这也就意味着——他开始正式运用战术作战了。

一直都是见招拆招的他动真格地开始了战斗。好像是急于结束在这里的战斗，进入下一个阶段。让他转变方针的，是弗茨亚茨城上方发生的异常事态。

——要说真心话，我现在就想冲到上面去。

『恶感』达到了大陆毁灭的级别。我不可能不去在意。

现在，上面确实有足以毁灭大陆的存在。

首先是斯诺和缇亚。如果这两人以什么为契机失去了约束，体内的血完全苏醒的话，她们都有毁灭大陆的可能。

然后是三名『理的盗窃者』。『水之理的盗窃者』阳潼与『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还有『次元之理的盗窃者』基督。

这个时候，诺斯菲和基督应该在战斗。

是这两个人认真起来了吗？

如果我背后的寒意是因此而生……那尚在『未来视』确定的范围之内。还没有大碍。

问题在于除此以外的情况。

如果发生了基督预知之外的问题，那可真是『最糟』的。

我一直规避的『最糟』化为了现实，那也就到该我出场的时候了。

可这距离缇娅拉小姐的预定还早得很。

距离我个人的预定也早得很。

明明还早得很，可现在却发生了什么。我感觉到发生了某种无法挽回的事态。

“——小子，别在那儿瞻前顾后的！要是不认真点儿，信不信我真的杀了你啊！？你才是最应该理解赫勒比勒夏因这个词的意思的人！别从你身体里流的『血』，而是从浸透在这大地之中的『血』里好好学学！！”

但法芙纳甚至不允许我确认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用刻意标榜的语气宣告真正的战斗正要开始，也不给我与上面联络的时间，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

法芙纳一动真格，我一直担心的攻击自然就开始了。

那么理所当然的，玛利亚和莉帕两人就有可能招

架不住而殒命。尽管我应以主君基督为优先，但我还没有冷酷到能对她们见死不救的地步。

当然，如果我出言请示，玛利亚肯定会表示没关系吧。她肯定会扮起黑脸，激我去上面。

但我知道，这个黑发少女很善于逞强。并且她和不久之前的我一样，对自我牺牲乐此不疲。

所以我感到了烦恼、犹豫。

究竟要以什么为最优先。

然而没有时间了。敌人就在眼前。

无论如何选择，我都会后悔一生。我必须要怀着这样的预感，决定我接下来所应做之事。

——就这样，在弗茨亚茨城的地下，真正意义上的与『血之理的盗窃者』法芙纳的战斗开始了。

一如心中的预感，让我后悔一生的战斗于此刻打响。

**312. ■■ 六十，盈满 ■■。■■ 与君，
同 ■■■。**

把难对付的守护者与『魔人』交由同伴们负责后，我和拉丝缇娅拉沿着弗茨亚茨城的阶梯一路往上。

不管弗茨亚茨城多高，以我们的身体能力全力奔跑的话，用不了多久就能登顶。

当然，路上少不了拦截的骑士，不过他们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大部分骑士我都是直接无视的，偶尔几个在擦身而过之际打晕了。

如此这般一路高歌猛进，结果突然间就再也没有碍事的骑士现身了。

这也就是说，我们抵达了四十一层。到了王族的居住区之后，即便事态紧急，负责警备的骑士也必须有许可才能入内。

而这是我们早已获悉的情报。

我和拉丝缇娅拉调整了一下呼吸，缓缓地登至四十五层，这里就是我们此行的终点。再往上就是执弗茨亚茨国牛耳的要员与『元老院』的所在之处——那里的世界与我们无关。

与我们有关系的，只有待在四十五层的诺斯菲而已。

我们穿过岔路，前往四十五层最大的房间。途径的走廊让我有几分眼熟。尽管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我还是联想到了在『过去视』中看到的千年前的弗茨亚茨城。

不仅如此，走廊尽头的那扇门风格也与千年前的那扇极其相近。虽然路上也有其它的房间，但我绝不可能找错。我和拉丝缇娅拉毫不犹豫地推开了那道厚重的门扉走了进去。

房间的装潢也是那么相似。

地上铺着堪比艺术馆的纹饰精美的地毯。天花板

上悬着魔石打造的奢华吊灯。墙壁上则有长及十米的绘画。说实话，房间修饰得这样穷工极态足以让人感到反胃。

尽管没有了那张摆在房间中央的桌子，但椅子并没有缺席。

房间里一共准备了两张椅子，其中一张椅子上坐着一名栗发的少女。

看到我们进入房间，诺斯菲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来了两个人啊。”

拉丝缇娅拉的出现令诺斯菲略感意外，接着她看向了身旁的两张椅子。诺斯菲并不反感拉丝缇娅拉的到来，只是因为准备足够的椅子而感到为难.....她的神情流露出了这样一种困扰。

诺斯菲微微一笑，欢迎道：

“涡波大人，您登门的方式未免太粗暴了吧。想要和我聊聊的话，明明只要跟大门口的格连招呼

一声，他就会为你带路的……”

“因为诺斯菲想让我与法芙纳打上一场来着，所以我就稍微安排了一下。毕竟那实在太花時間了啊，还是等之后再说吧。”

“呵呵，是这样啊……那可真是遺憾……”

领会到自己的安排落空，诺斯菲从怀中取出一本书，哗啦哗啦地翻了起来，她的魔力也随之加强。

“也就是说，涡波大人是选择了从我手中抢走这本『经书』对吧。您选择与我这个『光之理的盗窃者』战斗——”

“不对。我不是为了和你战斗而来的。”

要治疗拉古涅的伤，这本『经书』确实必不可少。但它并非我最首要的目标。

我立刻做起了自己该做的事。

“诺斯菲……虽然迟了……虽然已经太迟了，但我今天其实是为了向你谢罪而来的。一千年前，

我对你做了不能做的事、说了不能说的话。我甚至曾想将那份罪责抛在脑后。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些事跟你道歉的。”

既不是剑也不是魔法，我要诉诸的恰恰是言语。此言一出，诺斯菲脸上的笑容不再。到这一步，她第一次露出了反感的表情。

或许对诺斯菲来说，这是她最不期望的发展。

“……您想起和我的记忆了呢。”

“是啊，我都看到了。……真的很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才是一切的罪魁祸首。诺斯菲没有错。”

我越是道歉，诺斯菲的表情就越是黯淡。

即使如此，我还是没有停下。

“拜托了，诺斯菲。你不原谅我也没关系。怎么惩罚我也无所谓。……可是像这样彼此为敌就算了吧。把艾尔和塞拉他们卷进来也不好。不要在

这种地方，换一个更安静的场所，我们两个人一起好好『交流』一下吧。因为——”

这是必须要最先告诉她的。

换言之，接下来的话才是一切的主旨。

“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是我的家人啊……”

我注视着诺斯菲的双眼如此断言。

接着，为了不再让诺斯菲感到孤独，我意图走近她身边。

然而赶在我迈步之前，诺斯菲回绝道：

“『交流』、还有『女儿』是吗……真温柔啊，涡波大人。您真是太温柔了……不过——很抱歉，涡波大人，我不相信您这些话。”

诺斯菲现在是笑着的。

可是她回答的内容却和脸上的表情背道而驰。

诺斯菲用开朗的笑容将我方才陈述的一系列衷情批判了一番。

“您这未免太赶巧了吧。……真的吗？您真的发自心底地认为我是您的『女儿』？可我觉得您这番话没有什么份量啊。恕我冒昧，我觉得您的话实在是太没有、太没有份量了。”

“……………！”

她表示相川涡波这个人不值得信赖。

这说的我无言以对。

“您这番温柔的话在我听来只觉得是一道陷阱……岂止是出于对我的同情，我甚至觉得这是您为了夺回『经书』而采取的策略……我只觉得这是徒具形式的谢罪。我已经受够徒具形式的东西了。也受够了做一个天天点头满口答应的好孩子。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坏孩子了。所以呢，涡波大人——”

诺斯菲继续说道。

不知是不是因为魔法的『代价』，她回答得十分

『坦率』。她现在就和我一样，都在吐露自己的真心话。

“我不要您谢什么罪。比起这种真伪难辨的东西，我更想要从您这里得到明确的敌意。只要有那份敌意在，我的『留恋』就能实现。我要的是被您讨厌、只要您一直讨厌我——我就能获得幸福。只要这样，我就终于能得到作为一个人的幸福了。”

诺斯菲向我倾诉说，被我讨厌才是她的幸福之所在。

“被我讨厌、就这样真的能让你满意吗……？”

“是的。呵、呵呵——当然能满意了。毕竟我越是被您讨厌，这具身体的『留恋』就越是淡薄啊！那・一・天，在涡波大人第一次为我而露出困扰的表情的那一天！我切实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在感到涡波大人是因我而困扰的时候，我感动得

不得了！我确实在您心里争得了尺寸之地！事到如今，那时的感觉已经是我现在仅剩的活着的感触了！！”

“那一天”，说的应该是我在迷宫六十六层的寝室里拒绝诺斯菲的事吧。在那个瞬间，诺斯菲自诞生以来第一次得到我的关注，继而感到了安心。

因为我一错再错，竟令诺斯菲从那种事中感受到了幸福。

“诺斯菲.....从我的讨厌中获得幸福什么的还是算了吧.....所谓的幸福应该是更暖心的东西.....况且你现在的笑容真的是由衷的吗？我不这么觉得。我至今为止也和你一样喜欢强颜欢笑。总是揣摩对方的心思，小心翼翼地与人相处.....！我已经不想再这么做了！也不希望别人这么做！”

“嘿诶~！涡波大人不喜欢这样……？那么、我就更无所谓了！即便这种奇怪的关系继续下去，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因为这样可以使我获得幸福！呵呵呵。”

诺斯菲貌似愉快地笑了起来。

她想要借此证明，被我讨厌正是自己的幸福。

可是不对。

这和我之前看到的——心灵仍然纯粹时的她的笑容完全是两个东西。

“诺斯菲！那都是因为你在一千年前『代替』我背负了内心的创伤……！是因为我的错，你才会这么想的……那不是普通的幸福！”

“普通？您说普通的幸福……？呵、呵呵、哈哈——我才不知道！我又怎么知道什么是普通的幸福！！”

“诺斯菲、这也是我的错。都怪我一直无视——”

“已·经·够·了!! 我不想听这些话! 呵、呵呵——没错, 我不想听您谢什么罪! 我绝对不会听的! 呵呵呵、哈哈、因·为——!! ”

诺斯菲继续笑着。

她明艳的笑容与圣女的称号十分相衬。

但利用次元魔法, 我能够明白潜藏在她笑容之下的动摇。

诺斯菲现在的感情非常复杂。在笑容的背后, 她其实欲哭无泪。在笑容的背后, 埋着她愤怒的杀意。在笑容的背后, 是她的悲痛欲绝。所以, 虽然在笑, 却已经——

“哈哈! 因·为·涡·波·大·人·就·没·有·听·过! 不管我多少次多少次、多少次呼唤! 您都没有听我讲过一句话! 明明如此, 事到如今却要来『交流』!? 哈哈、明明我曾经那么想与您『交流』!? 明明当初就是涡波大人您自己坚辞不

受!？既然如此，我现在凭什么非得和您『交流』不可呢!？我有什么理由相信您所谓的『交流』呢!？我根本不可能相信!! 我这话说的没错吧!？是了，一点儿都没错! 因为我从来都是正确的! 正确得令人讨厌! 正确正确正确! 这诅咒一般的好孩子形象，我已经受够了! 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犯错! 就算犯错、就算被人讨厌，我也要实现愿望! 哪怕变成一个坏孩子，哪怕变成世界的敌人，哪怕变成涡波大人的敌人! 我都要贯彻自己这份任性! 我一定、要让世界——实现我的『留恋』!! ”

尽情宣泄了一番之后，诺斯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恐怕这些是她一直想说出口的话。

是她一直渴望诉诸于我的话。

她过于正当的理由让我无从反驳。

于是，为了表达自己绝对不会被说服的决心，诺斯菲最后总结道：

“哈啊、哈啊、哈啊.....我不会为拉古涅治疗的.....就请她继续那样失血而死吧。”

“诺斯菲、这跟拉古涅没关系.....至少把她的伤.....”

“不、不行。她是我用以剥夺涡波大人选项的人质。我绝对不会为她治疗。——魔法『Light Rod』”

主张一切原因在我的诺斯菲用光制造出了一根棍子。

诺斯菲不仅拒绝了交流，还进入了战备状态。而我却没有能阻止她的话。

“行了，那就让战斗开始吧。如您所愿，我会进行『交流』的。可惜我『交流』的对象不是涡波大人，而是坦率的『血』。”

话音一落，光芒迸发。

跟诺斯菲在迷宫中使用的一样，这光大概能窃取我的魔法。

但不同于以前的是，如今的我并不觉得这招有什么威胁。我既从与诺斯菲打了个难解难分的莱纳那里听到了对策，也早已准备好了个人的应对方式。

再加上有『未来视』，战斗准备万无一失。

如果要打，获胜的必定是我。

但获胜仍然意味着硬币落在了反面。

如果我打赢了诺斯菲，那么她便再也得不到救赎了。

她的『留恋』也无法实现。

现在正是硬币即将落在反面的关键时刻。

还早。

交流还要继续下去。

我不能迎战。剑与魔法都不能用。甚至连拳头都不能握。绝对不能。

怀着这份决意，我静待诺斯菲将魔法构筑完毕。

「——『我・于・此・擎・旗』。」

诺斯菲用光制造出一面旗帜，在原地站定。

这不是『交流』的魔法，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魔法——一种我从未领教过的魔力的脉动。

她的『咏唱』十分厚重，与千年前相比也毫不逊色。

这让我有种确信，诺斯菲现在盗取了世界的理，以此构筑着某种犯规的魔法。

紧接着，光芒照亮了整个房间。

光源不仅只有诺斯菲的身体，还有别处的光透过房间的窗户从室外照了进来。

当然了，现在正值午夜。

外面没有太阳，只有月亮和星星。它们的自然光

都太过孱弱，根本不足以填满整个房间。明明如此，从室外而来的光却比大晴天还亮。

也就是说，现在照进房间的并不是自然光——我利用『Dimension』探查这些光的来源。

用魔法一看，发现整座城邑熠熠生辉。不仅『魔石线』，建筑和地面、弗茨亚茨国的一切都在发光，而其中最为强烈的光源则是人。

明明时值午夜，外面却比正午还要明亮。它明亮到可以给人这样一种信心：哪怕整个天空都被黑云笼罩，只要有这份光芒，世界都不会有一处阴翳。

每一位国民都对诺斯菲的魔法起了反应。接着，弗茨亚茨国所有的光都被诺斯菲集于一身。

“作为『代替』，将国民的『魔之毒』集于我身——作为『代替』，将病痛与扭曲集于我身——作为『代替』，将不幸与悲伤集于我身——作为『代

替』，将憎恨与战意集于我身——作为『代替』，
将所有的思念集于我身——！”

诺斯菲将国内的『魔之毒』转化为了光。

而后，她将那些光都吸入了手中的旗帜。

通过魔法，诺斯菲直接获得了原本应该打倒怪物才能入手的『经验值』。也就是说，这是对国民的『经验值』的掠夺。在这个时代无疑可以算作一种偷窃。

但我知道这个魔法的本质。

也知道诺斯菲诞生的理由。

所以我明白，这其实是一种治疗。

诺斯菲是以自己为牺牲，治疗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本身。而作为其『代价』，诺斯菲的力量不断增强。她的等级超越了人与守护者的极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

四十五层的大厅被染成了纯白。

没有一丝阴影。

彻彻底底地被光支配。

刺眼的光芒让我很难看清凭旗而立的诺斯菲的姿态。

『咏唱』完成了。

「——『我于此擎旗』

『纵然世界（你）光明遍布』『旗手（我）却已没于暗影』——」

她编织出咏唱自己人生的词句，堂堂正正地宣告了魔法的名字。

“——魔・法『生而为代替之光（LilyLife・North-field）』。”

光中之光。

这是将诺斯菲作为『代替』而生的特性发挥到极限的魔法。

而且这恐怕正是使徒西斯最初设想的运用诺斯

菲的方法——经『光之理的盗窃者』之手，将侵蚀众生的『魔之毒』聚于一处。

“这就是我真正的『魔・法』……怎么样，涡波大人……”

诺斯菲表示这是她独一无二的魔法。

然而我却不相信这就是她真正的『魔・法』。

我现在就待在诺斯菲生成的光中。明明如此，可我却没有被强制征收『魔之毒』。这也就是说，这个『魔法』的作用对象只有那些受到光的精神干涉或诺斯菲的『魅惑』的人。

跟我至今见过的那些『魔法』相比，这个『魔法』未免过于恪守常理。如果说的再简单一点，那就是这个魔法没有那么不讲道理。

没有那种『魔法』特有的迫近于真髓的感觉。

但是行使『魔法』的诺斯菲却表现得十分自信，获得了一个国家的魔力的她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我已经变强了.....跟那一天比起来，变强了很多.....现在没有什么是我不能追及的了.....所以——呵呵，如果您能夸夸我，我会很高兴的.....”接着，她又从怀中取出了新的武器。

那是两条光灿灿的魔石吊坠。

“我还可以变得更强.....虽然现在只有弗茨亚茨一国，但只要时间足够的话，获取北方诸国的魔力也易如反掌.....我最擅长的就是用和平的光渗透感染。除此之外，我还可以仰仗这种特殊的魔石的帮助.....”

诺斯菲将自己白色的魔力沁入吊坠，那上面的是『暗之理的盗窃者』、『风之理的盗窃者』、『木之理的盗窃者』三人的魔石。几秒之后，从中流出的便是颜色完全不同的魔力。

诺斯菲将光、暗、风、木四种属性的魔力缠绕在身，夸示自己的力量：

“魔石与血同理，我一样可以与之『交流』。之后只要『代替』支付魔力，启动术式便不在话下……—魔法『Tauf Schuss • Wind』！”

诺斯菲拔起旗帜，像助威一样挥动，接着便产生了一道风的奔流。

风在大厅中聚集成一根巨大的木桩，并如离弦之箭一般向我射了过来——

313. 第 ■ 十 ■■■ 练『■■■』

当诺斯菲释放的『Tauz Schuss • Wind』向我呼啸而来时，我并没有发动任何魔法迎击，岂止如此，我甚至没有回避，也不打算防御。

作为代替，身后的拉丝缇娅拉施展了同属性的魔法。

“——『Sehr • Wind』!! ”

她从手掌中放出一道疾风，令其与『Tauz Schuss • Wind』撞在了一起。

她和诺斯菲能力的差距注定了二者无法相互抵消。拉丝缇娅拉能做到的，是找准角度撞偏风行进的轨道。

于是，诺斯菲制造的巨型风桩撞碎了四十五层的墙壁，消失在了塔外。

接着，拉丝缇娅拉上前一步。

未能成功说服诺斯菲的我无从制止她的行动。因

为我们事前已经决定好：为了避免战斗，两人要轮流同诺斯菲搭话。

“诺斯菲……”

拉丝缇娅拉站到我身前，轻唤诺斯菲的名字。对此，诺斯菲冷冷地用眼神斥她退下。

“拉丝缇娅拉，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请你不要插嘴……”

“是啊。听上去，这是你们的家庭问题。我也觉得外人不好插嘴来着……”

然而拉丝缇娅拉非但没有退后，甚至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可是，我觉得诺斯菲也是我的家人啊。虽然有些一厢情愿——因为我们是出身相同的『魔石人类』，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像姐妹一样。”

“姐妹……”

诺斯菲对这个词有了反应。

用一种远别于惊讶和厌恶的、充满回味的表情，诺斯菲将姐妹二字复述了一遍。由此可见，在这一点上，她与拉丝缇娅拉怀有同样的想法。

“嗯，姐妹。就是这种感觉了。我觉得呢，所有的『魔石人类』都是一家人。在联合国那边，我可是一百多个『魔石人类』的姐姐哦。大家无论是身世还是人生都很苦，不过现在好歹都在相互扶持中过上了还算开心的生活……”

“是啊，这个我已经听说了。都是家人吗……呵呵，总觉得那个画面浮现在眼前了呢。”

虽然早就知道了，不过诺斯菲对待拉丝缇娅拉的态度真是太柔和了。她既不会刻意说些引人生厌的话，也不会在人耳边煽风点火。

倒不如说，她甚至有些动摇。

与拉丝缇娅拉的互动搅乱了她的心绪。据格连所言，诺斯菲现在因为『代价』而变『坦率』了。或

许这就是一种歪打正着吧。

在一番深思熟虑之后，诺斯菲缓缓地回答道：

“姐妹和家人吗——对诞生于这个时代的『魔石人类』来说，这或许不错。可我是不行的。我们诞生的日子相隔实在太遥远了。制造方式也截然不同。我与你们之间不存在可以用家人相称的牵绊。”

“才没有那码事！都是一样的啊。说到底，我们诞生的理由都是一样的……！诺斯菲一定没关系的！你一定能成为我们最大的姐姐！！”

“……不对，严格来说的话，只有我是不一样的。我与任何人都没有联系。是啊，与谁都……——”

“真的吗，诺斯菲？你觉得和我也没有联系吗？”

“我与拉丝缇娅拉确实算是联系比较密切吧。不过那也是作为朋友的。就跟缇缇一样，是有过相

同境遇的朋友.....只此而已了。”

“——那么、就当我们是朋友好了。”

拉丝缇娅拉没有固执己见，她非常干脆地站在了新获的立场上。明明刚刚还将家人的问题挂在嘴边，这会儿她又以朋友的身份说起了亮话。

“就像诺斯菲说的那样，涡波非常差劲啊。我觉得你会生气也无可厚非。据说他可是到处沾花惹草，不知弄哭过多少女孩子了。简单来说就是个差劲透顶的渣男啊。”

她相当不留情面地将不发一语的我贬低了一番。拉丝缇娅拉说的应该是不久前从圣人缇娅拉那里听来的事吧。如果那番话是真的——不，应该就是真的了。她是打算利用我的斑斑劣迹与诺斯菲培养一种共鸣。

话虽如此，但站在拉丝缇娅拉的角度，这些话与其说是侮辱，不如说是一种赞赏。看她的表情准

没错。

与之相对的，诺斯菲却将之视作了侮辱。

她拼命地为我辩护道：

“差劲透顶什么的，我倒没有这么想……涡波大人在过去铸就了各种各样的伟业……只是，所谓的英雄就是容易制造各种各样的误解……”

“——果然啊。诺斯菲你误会了呢。虽然在你看来，涡波是一个了不起的正派人物，但其实根本不是那样。其实他啊，既胆小又优柔寡断，至今以来无数次在大事上做了错误的选择。尽管涡波拥有让故事更具趣味的才能，但却丝毫没有予人以幸福的才能。他其实是这样的人哦。”

拉丝缇娅拉忠告说，诺斯菲对我的认知是极其重大的错误。

“不、不对……！没有这回事。涡波大人是一个强大而正确的人。他是能让大家得到幸福的、了

不起的人物……!! ”

感到有些不乐意的诺斯菲连忙反驳。

虽然刚刚还尽情抨击了我一番，但诺斯菲在心底里对我仍有一种盲目的信赖。

在对我的正确性坚信不疑的她眼里，或许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所以、搞不好的话——就连我将自己的负债全甩到她身上，然后一直对她不管不顾的行径，在诺斯菲看来也还是正确的。

“我觉得像涡波这么脆弱的人，打着灯笼都难找哦。”

“才没有这码事！涡波大人很强！所以、所以他才能在千年前收获胜利、留到最后！这正是涡波大人既强大又正确的证明!! ”

“是啊。涡波确实是个总能在最后关头做成些什么的人。可是，只要强大、正确，人就能收获成功什么的……我想诺斯菲的想法一定没有这么

天真吧。”

“这、这个……！”

诺斯菲争不过拉丝缇娅拉，一时语塞。

自打互动开始，拉丝缇娅拉就总能切中诺斯菲的要害。即使用不了『过去视』，她也知道诺斯菲曾有自信于强大和正确，结果却诸事都不顺遂的时期。

“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始终不懈的争取。所以，能不能再给涡波一些时间呢……再一点点就行，好吗？当然了，我也想多拥有一些与诺斯菲在一起的时间。玛利亚她们也一样，大家都想再和诺斯菲一起玩啊。”

“事到如今，还想创造在一起的时间吗……？不可能了。况且玛利亚她是特别讨厌我的……这点事我还是明白的……”

“没关系的，因为玛利亚是傲娇嘛！放心吧！”

“不如说，我之前差点被她杀了——”

“那都是常有的事啦！”

“.....什!?”

诺斯菲想尽办法地拒绝，拉丝缇娅拉则千方百计地拉拢。

“不用担心”、“没有关系”，在说这些话打消诺斯菲的疑虑的同时，拉丝缇娅拉一步一步地向她走近。

诺斯菲默许了拉丝缇娅拉不设防的靠近。

她对拉丝缇娅拉的防备全然没有对我那般森严。

“没关系的.....你什么都不用担心。无论诺斯菲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都一定能跟我们打好关系。倒不如说，其实我们这边缺点还多一些。像诺斯菲这样的好孩子，大家欢迎还来不及呢。所以不用客气.....最后肯定能打成一片的。特别是我和诺斯菲两个人，我们一定、能成为真正的家

人——”

拉丝缇娅拉很容易就进入了我没能进入的距离。

她说服的效果超出了预想。

我没想到诺斯菲在面对拉丝缇娅拉时态度会软化到这种地步。现在想来，尽管我通过『过去视』
堪堪理解了诺斯菲曾经的心情，可对她近来（现在）的心情却十分陌生。但拉丝缇娅拉在隐约间却有所了解，这之间的差距如实地反应在了说服的效果上。

“诺斯菲，跟我们一起回去吧……老是待在这种地方的话，会近墨者黑的。我也算是从事了挺长一段时间的政务，所以我敢说，这里不是什么好地方……简直黑透了啊。”

拉丝缇娅拉真的像个妹妹一样，用略带调侃的语气跟诺斯菲套上了近乎。

对此，诺斯菲虽然咬着嘴唇，但也还是没有排斥。

从她的眼神来看，诺斯菲的确是将拉丝缇娅拉当作了自己的妹妹。

来自妹妹的话语削弱了诺斯菲手中旗帜的光芒。

“到我们身边.....或者说、到联合国大圣堂的大家身边，再好好考虑一下吧.....嗯，我觉得很多事都需要重新来过。我想你就是为此才从一千年前的世界来到一千年后的世界的。我所知晓的守护者诺文他们就是这样。所以诺斯菲也把『圣女』和弗茨亚茨什么的都放下，单纯作为诺斯菲重新活过吧。你不能混淆自己真正的愿望啊.....”

“单纯作为诺斯菲而活.....这是.....”

这与诺斯菲的朋友缇缇探寻到最后获得的愿望相同。

在六十六层的时候，诺斯菲得知了缇缇的愿望，产生了共鸣，并想要提供协助。可之后，对自顾自地实现了愿望的朋友，诺斯菲感到了愤怒，以

至于闹起了别扭。

所以这确实是诺斯菲心中的一份愿望不会错。

“单纯作为诺斯菲成为我们的同伴，在我们的新家里一起生活怎么样？大家一起，在全新的场所迈向全新的道路。……好吗？”

她这样邀请道。

拉丝缇娅拉终于来到了诺斯菲触手可及的位置。

接着，她伸出了手。

以毫无防备的姿态表达自己的诚意，拉丝缇娅拉想要将诺斯菲抱紧。

“大、『大家一起』……？”

困惑不已的诺斯菲将拉丝缇娅拉的用语重复了一遍。

那是拉丝缇娅拉现在最珍重的话语。

是堪称她人生的路标的话语。

听到这些，诺斯菲的表情变了，变得仿佛迫不及

待地想要扑进拉丝缇娅拉的怀中。

“嗯，大家一起……不行吗……？”

“这、这种——”

诺斯菲拼命地将声音从嗓子里挤了出来。

面对拉丝缇娅拉伸出的手，她向前迈出了一步。

彼此都接近对方之后，紧接着——

“这种！这种话、我 a 啊啊——！！”

诺斯菲用近乎悲鸣的声音嘶喊了起来。

她松开了手中的旗帜，并——没有握住拉丝缇娅拉伸出的手。

诺斯菲将手伸入怀中，取出了一件十字架型的饰品。在向其中注入魔力之后，十字架的形状发生了变化。

那个十字架的力量是我再清楚不过的。

“拉丝缇娅拉！！”

我不由自主地喊道。

事态的紧急令我不惜打破事前的约定也不得不介入。

然而赶不上了。

位置太糟了。对两人之间的牵绊的信任令我与她们的距离拉得太远。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啊哈、哈哈哈哈哈——！”

继声嘶力竭的悲鸣之后，诺斯菲又久久不已地纵声大笑了起来。

与之相对的，拉丝缇娅拉发出了不成声的呻吟。

“咕、呜……！”

一把红剑刺入了拉丝缇娅拉的腹部。

它跟我昨天和法芙纳战斗时看到的是同一把。外形与单刃剑相近的十字架——也就是『血之理的盗窃者』的心脏。

那把红剑散发着灼烁的红光。

非常非常的红。仿佛包藏着种种不祥的赤、红、朱色之光，触目而惊心。

就是这抹令人在生理上难以接受的红划伤了拉古涅的脸，并宣告其【永远无法恢复原状】。我绝对忘不了它。

“哈、哈哈——上当了吧！拉丝缇娅拉真是个大笨蛋！你真以为我被牵绊感化了吗！？你难道不知道那其实全都是为了这一击的布局吗！？拉丝缇娅拉真是一点都不了解所谓的战斗啊！！我只是为了这一击故意配合你罢了！结果你就这么傻乎乎地上了钩，在如此重要的场合里毫无防备地接近我！真是大笨蛋！明明全都是假象！！”

诺斯菲拔出那柄红色的十字架，一把推开了拉丝缇娅拉。

就像是在否定方才的劝说那样，她一再后退，左手握住旗帜，右手攥着红剑。

接着，为了重振一度萎靡的战意，她大喊道：

“其实我本来是想将赫尔米娜大人【盗取的理】用在涡波大人身上的，不过这样也不坏……！这样一来情况反倒简单了！没错，简单多了！！”

我连忙扶住被推开的拉丝缇娅拉，并对出血部位施展回复魔法。然而理所当然的，伤势全然不见好转。

拉丝缇娅拉因痛苦而不住地呻吟，诺斯菲见状则笑个不停。

“呵、呵呵，涡波大人……跟拉古涅不一样，这次的伤口位置非常不妙哦……？相较于出血的问题，对脏器的损害更是致命的。是了，这是危及生命的伤……她的生命有危险，涡波大人，您明白吧？”

此言一出，我身后窜起一阵寒意，同时还有一股热流从胸口迸发，直冲喉咙。

意识到怀中的拉丝缇娅拉命悬一线，我不由自主地喊道：

“——咕、诺斯菲！”

“好了，这下战斗的气氛也被炒热了……！呵呵，果然战斗就是得有时限才可以！比起没完没了地用魔法你来我往，还是这样更简单明快！”

听到诺斯菲的话后，我的世界一下子狭隘了许多。

不仅是视野，连思考的幅度也变窄了。拉丝缇娅拉之外的一切都褪了色，甚至于染得一片漆黑。除了自己应当守护的『唯一的命运之人』，任何事物都失去了色彩。于是自然而然的，拉丝缇娅拉占据了我目光的焦点。除了她之外，我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想不了。充斥于脑海的全是焦躁与爱意。必须守护她。哪怕拼上自己的命也要守护她。必须守护必须守护必须守护。是了，就好

像满溢的感情超出了灵魂承载的限度——

“——涡·波!!”

叱责声不期而至。

声音的来源正是我眼前的拉丝缇娅拉。

拜此所赐，我堪堪恢复了神志。

“涡波……!! 受伤的既不是脑袋也不是心脏！
只是肚子被捅了一下而已……!”

明明受了致命伤，拉丝缇娅拉却向我表示问题不大。

我知道她这话背后的诉求。

这是她在告诉我，绝对不可迎战。

岂止如此，拉丝缇娅拉甚至想说自·己·就·是·
为·了·这·个·而·来·的。

所以，她要我再拿出一些勇气。

要我相信与诺斯菲之间的牵绊。

要我同诺斯菲以话语相交，而不是战斗。

向我如此请求的不是别人，正是『唯一的命运之人』。所以，我——

“……嗯。”

我点了点头。

作为一种可能，我事前已经看过这个『流向』了，所以做好了这之后的选择。

我要将腹底翻腾不已的这份冲动和感情、将这股热量整个清除。

这也就是说，我要发动因自己的成长而进化的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

【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发动了】

以一定的感情为交换，使精神安定下来

混乱补正 +1.00

通过初期的使用方式，将现在的感情交由技能保管。

一这么做之后，趋于狭隘的视野突然就拓宽了。

与此同时，原本只剩一个的脑中的选项也增至无数个。在重新做好无论如何都要帮助诺斯菲的选择之后，我同命悬一线的拉丝缇娅拉说道：

“只是、拉丝缇娅拉.....如果真到了那时候——”

拜拉丝缇娅拉所赐，我总算是回归了正轨，可这前面依旧是条畏途。现在的情况更接近硬币的反面——也就是救助失败的未来。我问拉丝缇娅拉，即便如此也无妨吗。

“嗯，到时候我们一起。”

她不假思索地答道。

早在我们来到这里之前，这就是已经决定好的。所以不会有迷茫。于是我也同样了无迷茫地点头回应。

这样就确认完毕了。

我将理应守护之人平放在地，起身走向诺斯菲。

“呵呵、呵呵呵——来吧来吧，涡波大人！这下我手上的人质又多了一个……！如果您想救她的话，就必须将我打倒，夺去我手中的『经书』不可……！事已至此，如果您还要再说什么让我做同伴的戏言的话……对了，您可就要以拉丝缇娅拉的生命为代价了呢。呵呵呵。”

我默默地观察着因刺伤拉丝缇娅拉而笑个不停的诺斯菲。

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的效果实在非同小可。拜这个已不知几次挽救了我性命的犯规技能所赐，我现在的思路非常清晰。

就连诺斯菲此刻的感情，我都能冷静地予以把握。

“对了……—呵呵呵，如果拉丝缇娅拉死了的话，到时候我就听听涡波大人谢罪吧……？然后我再考虑一下。没错，只考虑一下——呵呵、哈

哈哈！”

她并不是笑得停不下来——而是如果不笑就继续不下去。

诺斯菲现在正拼了命地扮演我的敌人。

为了让我恨她，她真的想尽了办法。

她是如此的拼命，为的只是追求自己诞生的意义——

既然明白了这点，那么我的回答只有一个。

“对•不•起，诺斯菲。我和拉丝缇娅拉的想法一样。我也希望诺斯菲成为同伴.....一起回去吧.....然后让一切重新来过。让我们重新作为家人，开始新的生活.....我也想和你在一起.....无论如何，我都希望得到向你赎罪的时间.....！！”

“——！”

见我既不拔剑也不使用魔法，岂止是燃起战意，

反倒一而再再而三地致歉，诺斯菲一脸的不敢置信。

“还、还来！您还要说这种话吗……！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了吧！这个话题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只有战斗了！！”

为了重启战斗，诺斯菲采取了行动。

她首先让光渗透到我的体内，做好了『交流』的准备。如果我接下来使用魔法，她立刻就能使用同样的魔法予以抵消。

不过我完全没有使用魔法的意思，所以这不成问题。

不过她的『交流』对象不仅限于我的血，还有挂在胸前的坠饰。诺斯菲消费的是光属性的魔力，然而发动的却是不同属性的魔法。

“——『Dark Freeness』！！ 『Wildwood Wave』！！”

『暗之理的盗窃者』与『木之理的盗窃者』的魔法。

明明与自身属性不符，诺斯菲却顺利构筑出了强有力的魔法。

四周产生了一米左右的黑色雾霭，正因为世界明亮如此，黑暗才尤为显眼，雾霭像野兽一样奔驰而来，包住了我的脑袋。随着视野被封闭，脚边传来一波振动。

对此，我将双手交叉挡在面前，同时站稳了脚步。来自视野外的攻击很快杀到。

恐怕是木属性的攻击魔法。大量粗壮的树根像鞭子一样抽打在全身。

冲击令全身的骨骼嘎吱作响。

不用说，我整个人就像被球棒打飞的球，直接砸上了墙壁。不仅大脑，疼痛如电流般游走于全身。——诺斯菲没有追击。

岂止如此，遮蔽我视野的黑色雾霭甚至被解除了。

看着从四十五层的地面中钻出的树根尽数消失，我站起了身。

“涡波大人……！为什么、您为什么不躲开……！？至少防御一下也——”

“真・对・不・起，诺斯菲……我是绝对不会和你战斗的……”

“不、不和我战斗……！？”

因为不能理解，诺斯菲周身过剩的魔力都颤动起来。

曾在迷宫败于我手的诺斯菲为了这场战斗做了各种各样的准备。

将我的熟人纳入麾下，把守护者转变为自己的棋子，裹挟了人质。

甚至张开国家规模的结界，对我进行削弱，对自

己进行强化。为了将自己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她将魔力提高到了极限。夺走守护者们的魔石，藉此发动各属性的强力魔法。连法芙纳最重视的『经书』和『心脏』也抢来充作自己的杀手锏。

可我的话却让她这些准备都没了意义。

事情的进展与原本的预想出入实在太太大，诺斯菲的表情会扭曲也在情理之中。

“不要再说这种胡话了，赶紧战斗啊！快要没有时间了！快点！来吧，快点！涡波大人到底想要救谁！？您要选谁！？您到底、要向谁伸以援手！？——快点选啊！！”

诺斯菲情急之下连连催促我开始战斗。

但是我并不为所动，仍是一副尽管向我开炮的姿态。

事实上，现在在场的人里，只有诺斯菲觉得这场

战斗是有时限的。

到头来，为她设下的时限所困的，只有善良的诺斯菲自己。

当诺斯菲的焦虑达到极点之际，她竟然连真心话都吐了出来——

——『要向谁伸以援手？』

恐怕这就是一切了吧。而诺斯菲其实已经放弃对此的争取。因为我的错，她被逼的只能放弃——从而不得不以错误的方式期望实现自己的『留恋』。

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我是绝对不会战斗的。

诺斯菲的疑惑还在不断加深。

终于，在看到即便有人负了无法治愈的伤也不愿采取行动后，她认为是我没能完全理解情况，于是善良的她又费尽心力地解释起了现状：

“——您明白吗？只要您杀了我，抢走我手上的

『经书』，法芙纳就有求必应了，拉丝缇娅拉就有救了啊！当然了，拉古涅也一样！这同时也意味着使徒迪普拉库拉的解放！连阳滝大人也能得救的！拉丝缇娅拉、拉古涅、迪普拉库拉大人、阳滝大人——可以同时帮到这四个人！可是，如果您还要坚持说什么拯救我的戏言的话，就要将这些人全部舍弃！您能舍弃得了吗！？您舍弃不了吧！？”

为了尽快开始战斗，诺斯菲急得将自己的策略和盘托出。

“妹妹对您来说远比我重要！拉丝缇娅拉现在更是您的恋人！她成为了您最重要的人！您心中的第一不是我！您只要老实说出来就好了！说跟我比起来，其他人更重要！！您直说我也没关系的！！”

事态的发展始终不如人意，诺斯菲大喊着发起了

脾气。

这样的她看上去就和一个拼了命憋住泪水的孩子没两样。

而我对她此时的心情可谓感同身受。

因为以前的我就和她一样。

小时候，在被父母放弃的时候，我也有同样的感情。

在明白父母心目中的第一不是自己的时候，我也忍不住想哭。

在仿佛世界末日来临的心境中，我变得自暴自弃，一个人窝在了房间里。

“我全都知道的，所以您不用顾虑！直说就好了！说我终究无法成为涡波大人最爱的人！诺斯菲·弗茨亚茨一辈子都成不了您『唯一的命运之人』！我都明白的！所以，我现在才作为您的敌人在这里啊！”

这下不仅自己的策略，诺斯菲把战斗的理由都吐了出来。

为了迫使一直没有动作的我采取行动，她不断地阐述自己为什么非得被打倒不可。

“我打算用非常卑鄙的方式留在您的记忆中！我现在无疑成为了让您棘手的敌人！我是渴望作为涡波大人『最痛苦的记忆』留在您心中的敌人啊！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打算毁掉所有您珍视的东西！我是『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我要做您『最大的敌人』！——『Sehr・Wind』！『Wildwood Wave』！『Darkfisher』！！”

又有多种属性魔法向我袭来。

我没有对它们展开解析，甚至看都不看，只是随便防御两下。

用手臂保住脑袋，别的就无所谓了，于是我在凌

厉的攻势下被打的找不着北。创伤令我瞠目，打击令我胃液倒流，出血和剧痛一起折磨着大脑。——在承受魔法攻击的期间，我一直全神贯注于与诺斯菲的交流。

不是为了战斗，而是为了对话来到她面前的方针依旧没变。

诺斯菲远比我肉体的疼痛重要的多。

想来，她现在所做的跟那时候的我一样。

小时候，即便我缩在自己的房间里，也绝对无法割舍父亲和母亲居住的公寓。

我每天早上还是会露个脸，强调不受期待的自己的存在。

就算我一个人去上普通的学校，生活在与双亲和妹妹不同的世界，我也绝对没有独自生活的想法。

我会在他们身边做些什么，以期吸引注意。

甚至会在附近假装跌倒，露出泫然欲泣的表情。也使过坏搞过恶作剧。那些让我羞于启齿的一幕幕如浮光掠影般闪过了脑海。

一面回想着自己在那些日子多么渴望得到双亲的关注，我一面继续同诺斯菲说道：

“不是的，诺斯菲……！我最想帮助的是你啊……！我确实将你看作了自己的『女儿』……！你是我最——”

“既然如此！！既然您真的觉得我是自己的『女儿』，那就请和眼前的『敌人』战斗啊！把这个敌人亲手杀掉啊！然后悔恨终身啊！那样我是最高兴的！！——『Light Arrow』！！”

我以前也像诺斯菲一样。

闹着别扭，拼命地叫喊。

“是要对拉丝缇娅拉见死不救，然后恨我一辈子呢！还是为了救拉丝缇娅拉而将我杀掉，然后后

悔一辈子呢！您选哪个都行！无论您选哪一个，我都能成为涡波大人心中的『第一』！！”

无论选哪一个都行这话，想必是谎言吧。

只要看到她的样子就明白了。

诺斯菲已经没有了求胜之心。

她显然是在诱导我杀了她。

虽然有已经对活着感到疲惫的原因，但在这之上的是她已经打造了无论输赢都能实现目的的舞台。在舞台搭建成功的时点上，为了不再给别人添麻烦，善良的她选择了自己的消亡。

而对这一切最难辞其咎的——是我。

是我让她在太长一段时间里痛苦而无助。

是我让她在承受百般煎熬之际始终孤苦无依。是我让她即便以生命为代价也得不到肯予自己以爱的人。

从我这里接过无法挽回的精神创伤、狭隘的视野

以及一再扭曲的心灵后，她剩下的答案只有一个。

成为我最棘手的敌人，这条路成了诺斯菲唯一的救赎。

放弃了成为我心中最爱的人的她，除了作为最糟糕的记忆留在我心中以外别无选择。

只有作为『敌人』才能让她获得活着的实感，事已至此，无论我如何强调她是自己的『女儿』，对诺斯菲来说活着的感触都只有一种了。

事到如今才把她当孩子对待已经太迟了。

一千年过去，好不容易成了大人，却要重新做一个孩子什么的——

太迟了啊。

我不可能得到她的信任。

尽管事前已有觉悟，可我还是不甘。不甘于自己的力所不能及还有自己的不成器。哪怕能让她相

信自己不必再扮演『敌人』也好，可我连这都做不到。

想到这里，我看了眼周围。

在我集中于会话的时候，四十五层的大厅已经天翻地覆。

因为木属性的魔法，地面千疮百孔。风属性的魔法让玻璃和饰品碎了一地。缭乱的暗和光属性魔法创造出了一个让人辨不清方向的宇宙般的场所。

接着，我又看了看自己的身体。

漫不经心的防御已让我遍体鳞伤。

完好无损的部位罕如凤毛麟角。不可计数的碰伤让我连活动一根手指都很困难。头上血流不止，视野满是鲜红。即便如此，我仍然站着用双手保护脑袋。

我对这副模样有印象。

这是我曾在『未来预知』中见过的一幕。

是我最害怕的通往失败的流向。

从侵入弗茨亚茨城的那一刻开始翻转的硬币马上就要落稳了，而且它即将落在反面。

.....理所当然的，我的谢罪果然不能为诺斯菲所接受。

即便我现在对拉丝缇娅拉的伤势坐视不理，一再坚持说要选择诺斯菲，事情也没有变得称心如意。

何况在用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整理过感情之后，我『唯一的命运之人』仍然是拉丝缇娅拉没有变。诺斯菲或许在本能上察觉到了这一根本问题的不易了吧。

“还是不行吗.....”

说服失败了。

可是，虽然对诺斯菲的说服以失败告终，我却不

觉得这个结局是『最糟』的。

把拉丝缇娅拉带来真是太好了。如果她不在这里的话，话题甚至无法进展到这一步。我也得不到在这之后继续说服的选项。

“涡波大人！是要我死！还是拉丝缇娅拉死！请您快点——”

“对不起，诺斯菲……我哪个都不选。”

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像这样诉诸真心。

我听到了诺斯菲藏在心里的那些话。

光是这样就算不虚此行了。

所以，虽然在这之后已经没有了可以遵照的作战方案，我还是能很自然地把这些话说出口。

准备好的台词都已经用尽了。

可是就算作战失败了，誓言还在。

在抵达这里的路上，我和拉丝缇娅拉发过誓，绝对不会和诺斯菲战斗。只要这个誓言还在，就

算没有未来预知的保证，我依然能继续下去。所以——

“无论选哪个，诺斯菲的『留恋』都无法实现……我和拉丝缇娅拉来这里并不是为了那种结局。我们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没有踌躇。

“诺斯菲。今天在场的三个人里，或许只有你一个人能活下来……如果变成了那样，真的很对不起……”

“只有我……？”

——直到我死为止，谈话都要继续。

我又一次下定决心。

这次的谢罪并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今后。

314. ■■■■、■■■■■■■——

“您到底在说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只要涡波大人认真战斗的话，您就绝对不可能输啊！？用那个『魔法』！只要使用那个甚至能改变未来的魔法，您就没有败北可言！！”

听到我突如其来的败北宣言，诺斯菲情急之下甚至为我的胜利提供了建议。

“不，那个魔法我已经用过了。我用了它之后才这样的……接下来，直到我死为止，我会一直跟你道歉……在那期间，就像你之前在街上说过的，考虑一下吧……哪怕只考虑一下也足够了……”

在断言自己绝不可能胜利之后，我继续推进谢罪的话题。

对我的这种行为感到无法理解的诺斯菲指着倒在稍远处的拉丝缇娅拉，语气激动地责问道：

“您一直道歉是没有意义的！不战斗是无法将我打倒的！再这样下去的话拉丝缇娅拉她真的会死啊！？难道您要舍弃拉丝缇娅拉吗！？这样好吗！？”

“嗯，没关系。到那时我会陪她一起死。虽然我们输掉了，但诺斯菲却不会消失。所以这样就好。”

“您、您在说什么……从刚才开始，我就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既然拉丝缇娅拉自那之后就没有再受到任何伤害，我便不可能反击。

即便各种魔法混乱无序地到处肆虐，诺斯菲也始终没有让拉丝缇娅拉受到波及。所以我们是不可能让如此善良的她在『留恋』未除的情况下抱憾而终的。

当然，我也没有自杀的打算。

我也好拉丝缇娅拉也好，全都相信“如·果·是·诺·斯·菲·的·话，最后一定会以美满的结局收场”。

我们都不认为自己今天会命丧于此。怀着一定能收获让所有人幸福的结局，『大家一起』活着归来的信心——我们在微小的可能性中赌上了性命。

“……抱歉。说的有点难懂。”

我摘下腰间的剑，在心里跟挚友道了声歉，接着一把将它丢在了地上。

“把剑给、为什么——!?”

“……因为我绝对不会和诺斯菲战斗。”

“我、我们现在已经在战斗了!! 作为敌人! 作为涡波大人『最大的敌人』，我现在就在和您战斗! ——『Light Arrow・Brionac』!!”

为了证明战斗已是既成的事实，诺斯菲制造出一把巨大的光枪向我丢了过来。

一样的，我既没有用魔法对抗也没有进行回避，只是用双手护住脑袋，然后硬吃下这一击。

光枪呼啸而至，它撕去了我右手的一大片血肉，令白骨从中显露。

我一边用不经咏唱的回复魔法进行治疗一边笑了笑。

明明没有回避，光枪却并未击中要害。

“.....不是的。诺斯菲不是我的敌人。我『最大的敌人』其实是我自己啊。在看过千年前的记忆，又与诺斯菲聊过之后，这已经确凿无疑了。如果说真的存在我不得不打倒的敌人，那也是千年前的『始祖涡波』，绝不是诺斯菲.....!!”

“这、这种话.....! 这种话不过是文字游戏罢了.....! 明明我们现在就在战斗.....!”

见我还是无意战斗，诺斯菲变得茫然无措。

看她此时的表情，我感到硬币在渐渐从反面落向

正面。真不愧是拉丝缇娅拉式的说服方法，现在就放弃说服果然还是太早了。

话虽如此，像这样不做回避的防御已经难以维系，考虑到有什么万一的场合，在我口不能言之前，有些话得赶紧讲出来。因为事前看过了太多可能，所以我现在有不少忧心之事。

“诺斯菲，莱纳那边我已经拐着弯拜托过了。如果我和拉丝缇娅拉都死了，到时候就要请你跟莱纳一起去救拉古涅和阳潼了。在那之后，你就和阳潼一起开始新的人生吧。虽然不能成为父亲心中的第一，但还可以成为阳潼的——成为母亲心中的第一，以此为目标活下去，然后实现『留恋』……我希望你能用笑容迎接最后的时光。”

“不要……！请不要擅自推进话题！敌人的话题还没结束呢！”

双方着眼点的不同让诺斯菲面色发青，她的焦虑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加剧。在无数次摇头、无数次咬牙之后，诺斯菲的表情和声音重归明朗：

“……不、不对，这是威胁！您在威胁我对吧！？没错！这是计谋！是这场战斗的计谋！是涡波大人为了攻略我而制定的策略！！”

诺斯菲将旗帜插进地面，双手用力握紧了红剑。接着，她选择了自己手上最致命的杀手锏。

“既然如此，那我该用的就不是魔法！——而是真正的『魔法』！”

于是剑开始闪烁红色的凶光。

想必是发动了『血之理的盗窃者』的必杀魔法。光是看到那抹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红，双脚就止不住地发抖。剑刃每靠近一分，悲鸣和泪水就越难以遏制。仅仅是想象一下被它刺伤的情景，我几乎就要惊惧成狂。

可我还是没有挪动半步。

“真到了万一的时候，就算是涡波大人、也绝对！绝对——！！”

诺斯菲将剑水平架好，仿佛是说给自己听那样一边喊一边向我冲了过来。

她的动作无比拙劣。何止剑术，它甚至很难被定义为攻击。

哪怕是小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躲开吧。

但如果我躲开了，会・受・伤・的反而是诺斯菲。现在诺斯菲才是最优先的。

既不是『自己』也不是『命运之人』，而是『诺斯菲・弗茨亚茨』。

除却这份思念，就算是为了争得诺斯菲的信任，我也不能动。

——于是紧接着、那【永远无法恢复原状】的『理』刺穿了我的腹部。

“咕、呜 u……！！”

我清清楚楚地看到，这把红剑被我的血重新染红了一遍。

不禁想好好夸奖自己一番，真亏我能寸步不移地任由这把骇人的剑刺入自己体内。

相较于我的微微一笑，诺斯菲满脸错愕。

“为、为什么……!? 治不好的啊……! 涡波大人! 这伤可是治不好的啊!?”

诺斯菲连忙将剑抽了出来。

看到伤口处血如泉涌，她执着于扮演敌人的表情一下子荡然无存。

慌张得不能再慌张的诺斯菲为了寻求帮助而左顾右盼。

“谁来……! 拉、拉丝缇娅拉! 涡波大人他没有躲啊! 然后、然后! 拉丝缇娅拉!!”

竟然会求助于自己刚刚刺伤的对象，可见她是真的混乱到极点了。

而当事人拉丝缇娅拉此刻正因失血过多而意识朦胧，显然无法给予回应。我代替无法出声的她回答道：

“没关系，拜托一下法芙纳就能治好的……而且、就算赶不上也无所谓，我也好拉丝缇娅拉也好，都愿意为你而死。我是将你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是做好觉悟之后受你这一剑的，所以不用担心……”

诺斯菲的优先度不仅在拉丝缇娅拉之上，也在我自己之上。

听到我的回复，诺斯菲颤抖了起来。

她皱紧了眉，一步步后退。

“这、这简直、疯了……！您二位都疯了……！”

“不对……我们很正常。我们一直是正常的。并且我想要跟你道歉的心情也不是虚假的……！只

有这一点，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

为了证明所言非虚，我往前迈了一步。

但腹部的伤势让我这一步迈得非常不稳。不管怎么捂，血还是止不住地往外流。

只是迈出一步，腹部就仿佛遭到了烙铁的炙烤。即便我忍得住这股痛楚，身体也在本能地拒绝前进。

不过现如今，我对强压身体的反射已是驾轻就熟。

于是我又强撑着迈出第二步。

哪怕一点也好，我想在更近的距离同诺斯菲道歉。

诺斯菲看到我举步维艰的样子，为了制止而喊道：

“我、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原谅您！所以请您停下吧！说到底，涡波大人根本没必要道歉！”

因为我是个坏孩子啊，在这一千年后的世界里，我做了很多坏事！我给缇缇和艾德提供协助，让您非常难办！在弗茨亚茨也利用了许许多多的人，用魔法影响了他们的心！如果对我放任自流的话，我会用这虚假的和平之光侵略整个世界的！我做了即便被视为于这个世界而言最恶劣的敌人也不为过的坏事！！您没有任何必要对我道歉！！”

要说我没有必要道歉是绝对不可能的。

可沾了诺斯菲温柔的光，我还是从她口中得到了一声“原谅”，这确实让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稍稍低下头，仔细品味这个词的滋味。

期间，诺斯菲为了阻止我还在拼命地喊着：

“——不要道歉了，快和我这个敌人战斗啊！来恨我、厌我、杀了我啊！涡波大人所要做的，是讨伐不得不讨伐的恶！讨伐利用这些光剥夺人们

的自由，播撒虚假幸福的最恶劣的敌人、『光之理的盗窃者』！这是只有涡波大人能做的事！——最重要的是，如果不尽快将我打倒的话，您二位会死的！！涡波大人，您会死啊！？”

我在迈出第三步的同时聆听诺斯菲劝阻的内容。从胃中逆流到嗓子里的血液实在是碍事得不得了。

可是接下来的话我绝不能说错一个字。从诺斯菲那里得到宽恕的现在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是啊……跟一千年前比起来，现在的诺斯菲确实成了一个坏孩子呢……”

“正是这样，错的都是我！我是必须被打倒的敌人！所以请立刻——”

“不过没关系。就算你变成了坏孩子，我也原谅你了。——因为你是我的『女儿』啊。”

借着这个互相原谅的机会，我再次强调诺斯菲是

自己的女儿。

我告诉诺斯菲，她是特别的。就算诺斯菲想要毁灭这个世界，我和拉丝缇娅拉也绝对不会和她战斗。岂止如此，我们甚至愿意站到她这一边。

分辨敌我的方式粗糙到这个份儿上，诺斯菲听完惊呆了。

我一鼓作气又迈出第四第五步，喊道：

“没错，我想说的就这么简单……！无论如何，我都会将诺斯菲放在第一位考虑！无论如何，我都站在你这一边……！！”

喊完，我伸出手。

因为腹部的致命伤，我的动作十分僵硬。

可是方向绝不能出错。既不是倒地的拉丝缇娅拉、也不是腹部的伤口，我将手伸向了诺斯菲。

“不、不可能——！我——！！”

见我又迈出第六第七第八步，诺斯菲逃也似地连

连后退。

她无法相信我伸出的这只手，眼眸和嘴唇不住地颤动。

无论如何都希望她能相信自己的我于是迈出第九和第十步——接着因体力不支而跪倒在地。

在大量失血的状态下，我为眼中身影模糊的诺斯菲送上了胜利的贺词。

“……是诺斯菲赢了。”

已经到极限了。

包括血液在内的一切基本都要流失殆尽了。

从早到晚几乎没有停歇地连续投入战斗。突袭开始前施展了以『未来预知』为首的一系列大魔法。来到四十五层之后又吃了各种『理的盗窃者』的招牌魔法。现在再用『表示』看一下这些造成的结果：

【状态栏】

姓名：相川涡波 HP4/543 MP10/1514 职业：探索者

生命值仅剩个位数，已不到百分之一。

不如说，刚才走出的十步已经是奇迹了吧。

见我动弹不得，诺斯菲用颤抖的声音否定道：

“不会的，涡波大人不可能输.....因为、因为涡波大人是最强的啊.....我不可能赢的.....绝对不可能.....”

“可是在我的『魔法』中，不存在任何我赢过诺斯菲的未来啊.....”

要问为何，因为在胜与负的问题之前，首先我就不会和诺斯菲战斗。

我希望她能相信这一点。

我和拉丝缇娅拉都是相信她愿意相信我们，于是走到了这一步。

相信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牵绊——

“因、因为我是女儿吗.....? 这太奇怪了.....!
因为、涡波大人没有任何义理认为我是您的女儿!
根本没有!! 我只是因为使徒的策略, 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制造出来的『魔石人类』!
您没有理由将我视作女儿!! 没有啊!! ”

诺斯菲这番话让我十分意外。

看来她有所误解。

“不对, 诺斯菲.....女儿并不是先决条件.....!
在那之前, 因・为・诺・斯・菲・是・诺・斯・菲,
所以我才无论如何都想救你啊!! ”

她所理解的顺序是错误的。最首要的原因只是我想要拯救诺斯菲这个人而已。

『女儿』则不过是最终的答案。

我不能让一切在保留这个误解的状态下结束。

“诺斯菲, 我都看到了.....我看到了你有多么努力。
也看到了你是以怎样的心情活着, 以怎样的

心情与我相遇。所以——！”

我在一片血洼中站了起来。

随后尽己所能地榨出余下的魔力。

“就、就算您看了过去，那时候的我也已经——”

“没关系，我现在也在看……！我也在看着现在的诺斯菲！我不会再看丢了！再也不会！”

我绞尽全力地喊道。

接着，迈出了第十一步。再然后是第十二步，我一边靠近诺斯菲，一边将最后的魔力转换为魔法。

“诺斯菲，拜托了。这是我最后的魔法了，拜托你握住这只手——”

胜负已分。是诺斯菲赢了。所以在任何逆转都已宣告不可能的前提下——我请求她直面我的魔法。

我不再用手捂住伤口。

把余下的所有魔力都聚集在右手上，发动『Distance Mute』。

我将这只散发着淡淡紫光的手伸向她，说道：

“诺斯菲，我来晚了，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

实在是太晚了。

时隔千年，我终于回到了自己与诺斯菲邂逅的地方，回到了弗茨亚茨城四十五层的大厅。

虽然已经过去了太长的时间，虽然这里是重新建造的场所，虽然为时已晚——可我还是想跟她道一声歉，然后将这只手伸向她。

满身疮痍的我已无法再前进一步。

尽管死亡近在咫尺，我脑中却只有诺斯菲一人、眼中也只有她一人，我向着她——伸出了手。

“涡波大人……”

诺斯菲念出我的名字，和我一样将右手伸了出

来。

她的手缓缓地颤抖着，因不安而畏畏缩缩。

终于，两只手牵在了一起。

——『Distance Mute』随之发动。

然而，以我所剩无几的魔力和濒临死亡的身体建立的『联结』的通道实在是太过狭窄。

所以能够传达过去的只有唯一一份思念。

“我希望诺斯菲能活下去。希望你能得到幸福。

哪・怕・用・我・的・命・做・交・换。”

哪怕付出我的生命，也要拯救诺斯菲。

想要将她从这个不讲道理的世界、从始终不断的噩梦中救出来。

通过心与心的联结，我将这个思念传达给了她。

我紧紧地握住因不堪痛苦折磨而想要寻死的女儿的手，由衷地祈求她活下去。

“呜、呜呜……!! ”

诺斯菲强忍着，从嗓子里发出了不成声的呜咽。
我现在的心情应该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她了吧。
不光是『Distance Mute』的效果，我有至今为止
的倾诉没有白费的实感。
接着，诺斯菲的呜咽声逐渐变大。
声音在不住地颤抖、中断、抑扬之后——终于变
成了凄厉的恸哭。

“呜、a 啊啊——啊、啊啊 a 啊、a 啊啊啊 a 啊啊、
a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到最后，诺斯菲跪倒在地。
握在她手中的『赫尔米娜的心脏』也被委之于地。
诺斯菲身上没有一处剑伤，也没有受到魔法的攻
击，可她却变得和刚才的我一样无力起身。
在弗茨亚茨城四十五层的大厅，我诉诸的从始至
终都是话语。
这场交流终于有了效果。

为了配合跪倒的诺斯菲，我也鞭笞濒死的身體跪了下来。

让彼此的目光来到同样的高度，也让彼此的身姿都映入对方的眼眸。

在真正的意义上直面彼此。

就像父亲和女儿终于完成了初次的邂逅一样。

就像一名少女时至今日终于降生于世、终于睁开双眼看到了这个世界一样——

“a 啊、a 啊啊……我、我……！我……！！”

与诺斯菲的声音一起入耳的，是未来发生了改变的声音。

是不断翻转的硬币终于尘埃落定的声音。

那枚硬币从反面转到了正面——

“我、我对父・亲・大・人……”

随着证明这一点的话语从诺斯菲口中吐出，我们两人都流下了一行泪水。

——成・功・了。

我和拉丝缇娅拉赌上性命为的就是这个称呼。

『未来』在向成功的方向收束。

对自己与诺斯菲之间的牵绊的至死不渝的信任
让我收获了最好的结果。

通往那个未来、那个朝阳升起时『所有人都在一起』的 Happy End 的道路。

在这一刻，成了。

“我也想和父亲大人在一起……！我真的、想和大家在一起……！！”

我握住了诺斯菲的手，得到了她的信任，也建立了牵绊。

如今的我做到了一千年前的我所没能做到的。这不能不让我感到喜悦。

终于还是没有发生战斗。

我将交流的方针贯彻到了最后。

而这变为可能的，既不是我实力的强大，也不是内心的成长。

——而是我这个人的最根本的『变化』。

没错，我变了。

我克服了与生俱来的缺陷，战胜了『次元之理的盗窃者』和『代价』，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走到了最后。

我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打倒）了那个糟糕透顶的相川涡波。

所以诺斯菲现在才愿意握住我的手。

所以她才愿意原谅这个糟糕透顶的『敌人（我）』。

怀着几分骄傲，我的表情舒缓了许多。

能够鼓起勇气真是太好了。

之所以能得到最美好的结果，都是因为我能义无反顾地赌上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想向她表达感谢。

是了，我要向帮助我鼓起勇气的那·个·她——

“——啧。”

在·她·的·面·容·闪·过·脑·海·的·瞬·间。

我·恰·好·听·到·了·她·呃·嘴·的·声·音。

——我大意了。

大意的原因无疑是《次元决战演算『先谭』》。

因·为·能·够·看·到·未·来，即便我曾对战后的空隙那样警惕，此刻却还是情不自禁地在心里做了过剩的自夸。

因为这已经是最后的战斗了，因为这之后就再也没有敌人了，因为已经用『未来视』确认完毕了，因为已经彻底走进成功的未来了，所以我不由自主地、夸奖起了自己——

——她精准无误地抓住了这个空子。

315. ■

声音来源于背后。

咂舌声伴着『杀意』自后方迫近。

“——!!”

我赶忙想要转向身后。

恰逢此时，我在视野的边缘看到了某种强烈的光芒。

我在那炫目的光辉中瞥见了正急速逼近的、如利刃般闪闪发光的某物。

那显然是种凶器。

伴随着过于浓重的『杀意』，凶器迫近而来。

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两人将一起被那柄凶器刺穿——然后死亡。

我立马就意识到自己察觉得已经太迟了。

同时，我推开了诺斯菲的身体。这一行动既未加考虑，也未经计划，无关于未来视和过去视。

只是我想要帮助诺斯菲的一个闪念。

“——诶？”

被我用双手推开的诺斯菲惊呼出声。

与此同时，凶器自背后将我贯穿。

染血的魔力之刃由我的左胸穿透而出。

它贯穿了我的右肺。

在推开诺斯菲之后，我立刻扭转身体，使敌人的目标稍稍偏向了右侧，因此勉强保住了『心脏』。

可作为其代价，我无法避开接下来的一击。

为了帮助诺斯菲而伸出的右手——就像暗喻我已经无法再次触及诺斯菲一样，被不知从何处飞来的魔力之刃连根斩断，飞入空中。

右手被砍飞之后，一股剧烈的痛楚袭来，好比将手伸进了太阳。

“咕、a 啊——！”

在失去了肺和惯用手之后，我终于得以转过身去。

结果看到了她——

“——是・了，太・可・疑・了。”

『拉・古・涅・卡・伊・库・欧・拉』。

她以与在二十五层分别时同样的装束出现在了四十五层。

然而她的表情却与彼时截然不同，饱含着碎冰般的冷酷和满溢的侮蔑。

拉古涅以『魔力物质化』生成了多把刃长两米左右的剑，使它们漂浮于空中并向我们接近了过来。

所幸距离尚有十步左右。

刚才的那个恐怕也是操纵悬浮的剑施展的远距离攻击。

在我如此冷静分析的同时——

——混乱在加剧，疑问无穷无尽——

为什么？

为什么是这个时候？

为什么拉古涅这个时候会出现在这里？

没有任何一个未来是这样的。这不可能。正因为保证了之后的未来不会有第三者介入，我才会舍身劝导诺斯菲。她是如何躲过我的未来预知的？不，比起手段，更重要的是拉古涅为何想要杀了我？拉古涅是同伴，是当下最与我心意相通的同伴。她比任何人都了解我，鼓励着我，给了我勇气。明明应该是这样，可她为何会——不，不对。这也无关紧要。当下无暇思索这些。相较于这些事——

在我进行多余的思考之际，拉古涅拾起了掉在地上的赤色之剑和水晶之剑，她握着『赫尔米娜的心脏』和『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向我杀了

过来。

不妙。

这两把剑都非同寻常。

绝对不能硬接，必须避开。

于是我将意识转向了那两把过于惹眼的剑。

与此同时，悬浮于空中的『魔力物质化』的剑也自背后飞来。又是由后方而非正面袭来的攻击——我的技能『感应』对此产生了反应。

“——！”

多亏了『感应』，我在千钧一发之际闪开了攻击。

目前，我的腹部被贯穿，失去了一手一肺，视野模糊，疼得几近发狂。

尽管如此，可我还能行。

我已经抵达了能够无视所有这些不利条件继续战斗的境界。

一切还没有结束。若是削减最大 HP 来使用魔法的话，我就能打开局面。

正当我冷静地做出判断，并开始凝练魔力之时——

“哈・啊～？也就是说，你刚才说的话全都是骗人的喽？”

“——！”

拉古涅如此谴责道。

刚才的躲闪与魔法的构筑被她谴责为言而无信——我因这番谴责而浑身一僵。

我所谓“最后”的魔法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最后。这也就是说，我一面说着死也无所谓，一面却因为不想葬身于此而挣扎求生，确实如此。可是，我对诺斯菲说的话并非谎言。

我本想辩解说我对诺斯菲说出的话语全都是真实的，但一审视现在的自己就无论如何也无法

开口。

在我踌躇之际，血和水晶的剑分别自左右袭来。

我以毫厘之差避开了右侧的『赫尔米娜的心脏』，可是却无法避开左侧的『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结果被其贯穿了左肺。

她这次瞄准的又是心脏，但我勉强避开了。

在她揪准要害的一连串攻击中，我感到了明确的杀意。

我知道自己正因拉古涅散发出的浓烈杀意而心惊胆战。

不论是守护者（Guardian）还是使徒，亦或是那个帕林库洛，都不曾向我展露如此的杀意。

不过拜其所赐，我因供血不足而趋于迟缓的思考被生存本能唤醒，清晰、显豁地凝聚为一个信条：

别再想了，无用的事情太多了。

活下去——

只考虑如何活下去就够了。

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只要能活下去，其他的事情怎样都好——！

“啊～，果然啊，当你在她耳边说什么‘哪怕用我的命做交换’的时候，心里想的却是‘等·一·个·时·来·运·转’啊。你心中最优先的说到底还是自己，根本就没有赌上性命的意思。”

“——！”

拉古涅仿佛读出了我的这番想法，用冽如冰刀般的言辞刺向了我。

在头脑领会了言下之意的瞬间，我霎时遍体生寒。

就好像被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冷水那样，在那一

瞬间，我的身体再次动弹不得，因而没能避开敌人回飞的剑刃。

我两侧的大腿被割裂，其上的肌纤维被一齐斩断，从此再也使不上力了。

拉古涅的话语仍在继续。就像是已经清楚地明白，这正是对『次元之理的盗窃者』最有效的攻击那样，她继续以其冰冷的话语刺向我：

“因为自己是英雄谭中无可辩驳的主人公，所以事情到・最・后・反・正・都・会・一・帆・风・顺，你是这么想的吧？”

『魔力物质化』的剑刃在身后虎视眈眈，截断了我的退路。

以拉古涅为中心，剑刃如卫星般三百六十度绕其回旋。大量透明的剑刃盘旋在大厅的空中，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宛如巡游于深海的白银鱼群。

肺部被贯穿，大腿被斩伤，剑刃环绕于四周——但令我无法行动的并非这些。

最为致命的创伤是她的话语造成的。

我还以为自己变了。

还以为自己打倒了『敌人（我）』。

还以为终于能够帮到诺斯菲了。

然而她却说那些想法都是错的。事实远非如此，归根结底，这些都只是我的骄矜罢了——这种责备远比受到砍伤更痛苦。

她的剑刃和言语毫不留情地继续施加在我因疼痛而僵直的身体上：

“这就是一切都能称心如意的天才大人的思考方式了呢。说到底，你还不是知道未来的走向才这么做的？尽管埋怨这个世界如何残酷无情，最后终归能迎来约定好的 Happy End。说什么『女儿』啊，一点都不走心。”

她的话使我深刻地认识到，方才注视着的名为“诺斯菲”的镜子是多么的温柔。

诺斯菲只是拼命地映出我的优点，但拉古涅则不同，她映出的只有真实。她将我其实是一个怯懦的差劲透顶的人的事实——毫无保留映照了出来。

我因此而痛不欲生，对自己的厌恶胜过了战意。

“说真的，涡波大哥哥的那个垃圾魔法简直就是你人生本身的写照。……我讨厌涡波大哥哥的这种地方。真的非常讨厌。所以——”

她将我不想看到的，自己令人讨厌的部分、丑陋的部分、最差劲的部分都展现了出来。终于，我——

“涡波大哥哥，赶紧的——想要以命相抵就抵了吧。”

再也无法避开这句话和这一剑。

“想・死・就・去・死・啊。你・这・人・渣。”

此言一出，我整个人动弹不得。

随后，她左手中的『赫尔米娜的心脏』的红色刀锋穿透了我的外衣，撕裂了左胸的皮肤，切断了肌肉和血管，穿过肋骨间的缝隙，将跃动于其中的柔软心脏——一举贯穿。

『赫尔米娜的心脏』刺穿了我的心脏，如同用手扼住了我的心跳。

生命活动的关键被截断了。

我以自己的双眼对此进行确认。

看到『赫尔米娜的心脏』的形状，我漫不经心地想到，它简直像是一座树立在我胸口的墓标。然后我事不关己似的用出『注视』，展开了将死男子的状态栏。

【状态栏】

姓名：相川涡波 HP0/543 MP0/1514

职业：探索者

随着身体的倒下，视野也为之翻转。

对状态的『表示』映在了四十五层的天花板上。

我在它上面看到了 HP 旁边的数字。

——HP0。

这个数字在原来的世界中随处可见，在这个世界中却不容轻视。

它出现在了『相川涡波』这个名字旁边。

出现在了我的名字旁边。

316.

——死・亡。

当我清楚地理解到此中意义的时候，整个人已经倒在了血泊当中。

流溢的鲜血淌过脸颊，热量自体内流失的感受从未如此真切。

我的身体本就难以为继，现在支撑身体的双腿都被斩伤，连驱动血液循环的心脏也停止了跳动。这样的伤势太足以使我倒下了。

尽管浑身乏力，但我还是竭力撑开眼皮，转动眼球，尽己所能地去确认周围的情况。

首先进入视野的是拉古涅踏在血泊之上的双脚。

接着，我将视线上移，看向她的脸——于是彼此的目光连在了一起。

拉古涅恶狠狠地瞪着我。

即便我已落入这般田地，她仍然保持着十足的戒心，脸上一副“若是这个怪物的话，之后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足为奇”的表情。与我打败『理的盗窃者』们的时候一样，她也丝毫不敢疏忽大意，战意与杀意依旧凝重。

我仍未习惯她这种满是鄙夷的目光，仍然无法相信她居然会对我怀有如此明确的杀意。说实话，我以为拉古涅是能够理解我的人，以为她是继帕林库洛和拉丝缇娅拉之后，又一位真正理解我的人。明明如此，为什么——

似是在逃避一般，我移开了目光，将几欲流泪的双眼转向了别的方向。

接着，我看到了目瞪口呆地瘫坐在稍远处的诺斯菲。

所幸她平安无事，但自从被我推开之后就纹丝未动，脸上写满了对现状的不解。

这也无可厚非，我何尝不是如此。

短短几秒之内，事态急转直下，让人根本反应不过来。

现在我身上只剩左臂是完好无损的了。

腹部被诺斯菲刺伤，留下了【再也无法复原】的伤口。

右臂被连根斩断，血如泉涌。

双腿被深深割裂，丧失了行走能力。

两肺各开了一个洞，让呼吸变得困难无比。

而最致命的则是贯穿心脏的伤口。

心脏停跳之际，血液也就停止了循环。

这无疑让我大脑的供血严重不足。

明明如此，我却莫名觉得头脑很是清醒。

这便是所谓的走马灯吧。

须臾之间脑中驰过万千思绪，十分之一秒里心头涌上千言万语。

如同最后的火花一般，思考翻飞不已。

这种感觉实在是不可思议。

身体的感觉很迟钝，仿佛它不再属于我自己一样。这就好比肉体之上的摄像头还在运作，但控制器却失了灵。与游戏角色死亡之后，在黑暗中转场的那种感觉一模一样。只留一种徒然面对 Game Over 的画面按下重玩按钮般的余韵。

在这份余韵中，我没有重玩按钮可按，而是一点一点地理解了现实。

我渐渐承认了自己的败北。

承认了随败北而来的死亡。

承认了一切的彻底失败。

拉古涅的偷袭（Back Stab）真的很漂亮。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可谓将我击毙的理想步骤。

虽说拉古涅只是抓住我为诺斯菲费尽心力的

时机，钻了我将她看作同伴而疏于防备的空子在背后捅刀.....可她的行动从头到尾都不可不谓干净利落。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她贯彻始终的『杀意』。

她从第一击开始就在瞄准我的心脏。即便我能在一击之下保住心脏，也肯定逃不过致命伤。

砍断我的惯用手，从而封住了我的『剑术』，贯穿我的肺部，从而封住了我的『咏唱』。在将我最强的两种武器封杀之后，她变本加厉地瞄准心脏接连发动攻击。

此外，拉古涅的攻击不仅使用了武器，而且还诉诸于话语。

她不像我这样只诉诸于话语，也不像诺斯菲那样只顾进行攻击，而是双管齐下，只求能确实无误地杀了我。直到现在，拉古涅的话语仍刺痛着我的心。

我当时想的的确是“等·一·个·时·来·运·转”，也的确有种“到·最·后·反·正·都·会·一·帆·风·顺”的感觉。拜『魔法』所赐，我总觉得故事在顺着我的心意发展。说的没错，确实是人·渣。是啊，我当真是一个人渣啊——总觉得这话并不陌生。

对了，没错。

这不就.....就跟父亲一样了吗。

我和父亲一样啊。

我们境遇相同，死法也相同。

被过于顺利的人生吞噬，无法拯救心爱的伴侣，只能坐视自己的孩子在眼前孤独而无助，最后因背刺抱憾而终.....

.....等一下、抱憾而终？父亲他死了吗？我是有看到他被人捅了好多次刀.....我记得是再也见不到他了.....后来.....咦？

我怎么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正常来说，没有了血液循环的大脑思考确实会沦于迟钝，可奇怪的是，即便我现在的思考快得莫名其妙，却也无法深究这个问题。

刚一想到这里，世界的样貌为之一变。

视野和思考绵软无力，如炎热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一般模糊不清。

视野和思考天旋地转，如身在冰冷深海的漩涡中一般逐渐湮灭。

我明白，自己的五感正渐渐失常、混乱、淡薄、远去。

不论思考如何加速，死亡确实在向我步步进逼。似是要证明此事，始终生效的一个技能被解除了。

【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Di・Covenanters）』解除了】

将积存的混乱转换为原来的感情进行『退还』

于是，方才分离出去的感情回归了。

其中包含着如泥沼般深沉粘稠的恋慕之情，以及想要拯救将死的『唯一的命运之人』的冲动。

这些感情的复苏使我的世界燃炽了起来。

拉丝缇娅拉.....

唯一能予我以救赎的拉丝缇娅拉.....

即便脑子有如一团乱麻，可我仍对拉丝缇娅拉将拯救我一事坚信不疑.....拉丝缇娅拉、拉丝缇娅拉、拉丝缇娅拉。

拉丝缇娅拉拉丝缇娅拉拉丝缇娅拉、拉丝缇娅拉拉丝缇娅拉拉丝缇娅拉拉丝缇娅拉拉丝缇娅拉拉丝缇娅拉——！！

冷静的分析和反省仅在一瞬间便冰消瓦解。

那份灼热甚至驱散了死亡的寒冷，迫使我转头看向了倒在房间当中的拉丝缇娅拉。

将一直被我强行剔出视野的她重新审视了一番后，我才发现她的状态究竟有多么凄惨。

和我一样，她腹部流出的血也聚成了血泊，闪耀的秀发散作了圆形，乱发之下的她重复着粗重的呼吸。

她双目紧闭，淡粉色的樱唇翕动着，从中吐出的气流激荡着血液和秀发。她那凄惨的身姿是如此美丽，让我无法移开视线。从头顶到脚尖，包括她流出的血液在内，她的一切都让我心生爱怜。是的，无与伦比的爱怜——

我好想现在就喊出她的名字。

喜欢、喜欢、喜欢得无可奈何，好想和她再说说话。

可是我明白，那已经做不到了。

若是如此，我便想要与她一同死去。

这是我们来到这里之前就决定好的。

万一行动失败，我们要一·同·死·去——这是我们一起发下的誓言。

在临终之时，我想要对她说“我爱你”。

因为只说一次“喜欢”是完全不够的，所以我想要无数次地重复。

我想在她的耳边倾诉爱意，直到死去。

和拉丝缇娅拉一起……！

在临终之时，我无论如何都想和拉丝缇娅拉一起死去……！！

何其恐怖，我残破不堪的身体居然真的动了起来。

利用仅剩的左手，我竭尽所能地爬着向她靠近了过去。

距离不是很远，疼痛之流早已抛诸脑后。

只要用尽余下的时间和力气，我就能和拉丝缇娅拉在一起了。我希望故事能以我和拉丝缇娅拉

相爱共逝的形式落幕。怀着这唯一的渴望，为了让自己有一个理想的死相，我蠢动着爬向拉丝缇娅拉的身边。

——可就连这都不被允许，又有后・续・之・物被解放了。

临死之际，施加在我身上的所有桎梏都被摘了下来。

继技能『最深部之誓约者（Di・Covenanters）』之后的第二个技能也不例外。

【技能『???』解除了】

将人为塑造而成的自我转换为原本的魔力予以『退还』

这段信息令我稍稍感到了怀念。

“技能『???』”——自『最深部之誓约者』这个名字盖棺论定以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一串字符了。可如今它又作为『表示』映在了视网膜

上。

在短时间内，『退还』连续发生了两次。

可字面内容却不同以往。

在这之前一直都是对感情的『退还』，但这次上面却说什么自我和魔力……？

简直是莫名其妙……？到底怎么回事——

我刚将其读完，大脑嗡地一下有如五雷轰顶。

那种痛楚是如此剧烈，以至于让我有种头部破裂的错觉——

「——！！」

在身体千疮百孔，承受了后悔生而为人的痛楚之后，我的痛觉本应已经麻痹了才对。

我的大脑本应在崩坏的边缘，五感都瘫痪了才对。明明如此，我还是感到了一种只能用“剧痛”来形容的无法解释的痛苦。

要说也是理所当然的，既然它是我自己的技

能，那么我必然能利用直觉理解到什么。

我能够理解到，与这种痛苦一同而来的，是某种东西的复原。由未知的技能『???』实行的『退还』是触及我灵魂的粗暴的作业。

一言以蔽之，它打开了一道锁。

它打开了某人施加于我的锁，并连通了一条通向绝不可触及的领域的道路。

——对走马灯的限制自此不复存在。

其速度自然就加快了。

必须想起的重要记忆也增多了。

如同防波堤决口一般，积存的一切喷涌而出。回忆如泥石流般不断崩落。

与其说那是回忆，倒不如说是恶梦的闪回。

明明临终之际没有余裕去看这些东西，明明我更想好好地看看拉丝缇娅拉，但它们却在我的脑中奔行——在我的身后追逼。

一切发生于一瞬中的一瞬。

与最初的思考相同，只有 0.1 秒。

——在此期间，我『看到』了走马灯。

我最先看到的是学校。

看来这是我在原来的世界中的记忆。

并非我最后就读的那所宽敞的学校，而是建筑物的细节在当下回忆起来已经有些模糊的——小学时的回忆。

“不能看！” 我的灵魂呐喊着。

然而记忆之门已经打开，道路已经连通。

行将死亡的我无力抗拒——

就这样，我被迫看起了过去的自己。

317.『魔法』之线于斯断裂

这是我『小学』时的回忆。

地点是米色混凝土墙上透明窗规则排布的校舍。

四楼尽头的一间教室里摆放着刻有涂鸦的小学生用桌，正面理所当然有讲桌和黑板各一个。橙色的晚霞透过侧窗照进了室内。明明是走马灯，这里的氛围却十分引人怀念。只是稍微被这种氛围感染，许多陈旧的回忆便浮上了水面。

在这种氛围的牵动下，我回想起了所有与这个场景相关的回忆。

在这段时期，我挫败于妹妹的才能，被双亲视若『无物』。

考虑到我当时连一个朋友都没有，这个时候的记忆理应是辛酸、苦涩的——本应如此，可这幅走马灯（光景）却流光溢彩。

在黄昏时刻的教室里只剩下两名学生。

是我和另一个女孩子，一个容貌可爱、略带茶色的头发垂至肩膀的女孩子。

我和她面对着面，彼此热泪盈眶。

年幼的我正在哭泣，那名女孩子则握着我的手，笨拙而坚强地鼓励道：

“——请、请不要哭了！从今以后，你不会再孤身一人了！”

“……嗯。我们今后要一直在一起。……我想和你在一起。”

“好的。我不会从涡波君面前消失的……今后『大家要在一起』。所以，请不要再哭了……”

这、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不，说到底，这孩子是谁……

我的朋友……？不对，这张面孔，我记得是……

——对了，她是我的青梅竹马啊。

她应该.....是与我境遇相仿的财阀家的大小姐，虽然有些不谙世事，但与我不同，她养成了直率的品格。我隐约记得自己与她见过不少次面.....隐约记得她曾多次施我以援手.....还隐约记得我们曾多次一起玩耍。

我此前为什么会将她忘了呢.....

即便记住每个同学的名字是强人所难，可我也没有理由会将她的名字忘在脑后啊.....

毋庸置疑，这是她将我从绝望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的记忆。

是我少时的一场漫长、艰苦的战斗终于迎来『结局』的一幕。

黄金般璀璨的少年时期于此开始。

是了。

我曾有过一个青梅竹马，我和她——

刚想到这儿，教室的光景突然消散如烟。

走马灯只是将最低限度的事实摆在我眼前，随后立刻驶入了下一段记忆。

无关乎我的意志，走马灯疾驰而过——

——继『小学』之后，场景切换到了『高层公寓内的一间屋子』——

这次的我较先前相比稍有成长。

应该是我上中学时候的事。

地点是自己的家——那个满是雨声的房间。

在玻璃架构的起居室里，我与父亲迎面而立。

在这段时期，我在百般无奈之下放弃了自身的可能性。

所以这段记忆注定也是不堪回首——本应如此，然而明快的走马灯（光景）又一次在眼前穿梭而过。

起居室里仍旧只有我和父亲两个人。

父亲背对着雨点敲打下的窗户，微笑着——看

向了我。

我同样向他报以笑容，拼命喊道：

“——父亲，大家一起生活吧！我希望大家能在一起！从今往后，永远在一起！”

“嗯，是啊……我也是这么希望的。如果以前就能这样该多好……我还有家人在啊。即便愚蠢如我，涡波——只要有你在……”

简直是匪夷所思。

我和父亲含着泪相视而笑，以家人的身份走上了和解的道路。

父亲他居然对我正眼相看了……？

岂止如此，他看上去甚至想冲过来将我拥紧。这一幕就好像长年来横亘在家人之间的裂隙得到了弥合，一场悲剧迎来了完满的『结局』。

不、不可能……

绝无可能……！！

正因为这种事从未发生，我才一直是孤独的。正因为无人伸出援手，我才会变成那样。明明如此，可如果眼前的情景属实，那岂不是——

——当我在心中如此叫喊之时，走马灯已经来到了下一幕——

如同清场一般，它连稍作回味的时间也不留给我。这一次，我被赶到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

在现代日本的都市中，这样的风景已不复可寻，所以这里显然是异世界的某处。

而身在此处的还是两个人。

这次的我大约高中生年纪，虽然穿着异世界风格的服饰，但看起来和现在的我几无二致。在我面前，有一位长得很像拉丝缇娅拉，但身材更为娇小的女孩子。

他们恐怕是千年前的我和圣人缇娅拉吧，就好

像已经注定了那样，又是两个人独处。

置身于陌生森林的两人情况危急。圣人缇娅拉的伤势尤其严重，只是好像还没到无药可救的程度，两人正在使用魔法疗伤。

看来这也是某场惨烈战斗的『结局』。

挺过了战斗的缇娅拉倚靠着一棵大树，若有所悟地喃喃道：

“——啊啊，所以……所・以・吗。所以，阳泷姐才会将它推给我啊……将・师・父・的・理……也就是说，阳泷姐她、在某人完成这个任务之前，会一直……？那样的话……那岂不是——”

“缇娅拉！别说话了！还是赶快治疗要紧！我们不是决定了要一起活下去的吗！？与其考虑这次的事，还不如先好好考虑怎么活下去！！”

我断定此种情况不容多话，赶紧强调治疗的紧迫。看到我严肃的神态，圣人缇娅拉点头道：

“嗯，我明白……师父，我终于明白了啊……”

少女用力点点头，露出了悲伤的笑容。

少年则为了救她拼命编织魔法。

看上去，这是两人在千年前的一场旅途的结局。

这恐怕也是某个重要的句点。

极为重要——

——就这样，三份『结局』被摆到了我眼前。

走马灯到此结束。

于是我又踏上了归途，回到如今的自己置身的『结局』中。

就好像是要我将这四个结局好好思量一番，在刹那的时间之旅结束后，我回到了弗茨亚茨城的四十五层——



意识回归了身体，可这并不能改变我动弹不

得、只能匍匐在地的现状。

走马灯持续的时间真的很短暂，至少还没有长到让我的血液流尽。

不过，拉古涅的站位发生了些许变化。

在能看到我面孔的位置上，拉古涅死死地盯着我，面色铁青。

她张大了嘴巴，满脸讶异，仿佛看到了一个比『怪物』还可怖的东西，并因之心惊胆战。

不过我也是同一副表情。

别说铁青了，我肯定跟死人一样面如土色。

在眼前飞驰而过的走马灯——在察觉到其中的真意之后，我仅存的那点儿气血也几乎流失殆尽。

我本能地理解到：比起拉古涅，比起自己的死亡，刚才看到的那些『结局』要重要得多。

所以我急切地鞭策起了因自觉必死而万念俱

灰的大脑。

我领会到，自己绝不能就此沉眠。

将所见的『结局』用线勾勒在一起，结果描绘出了一幅极为丑陋的图案。

最后再将这一回的『结局』、将自己的死亡也连入其中，真相便渐渐浮出了水面——揭开了这个世界幕后的面纱。

——随着真相的轮廓越来越清晰，惟有弥留之际才终于得以拥有的短暂清醒使我渐渐领会了一切。

无数的词语在我的脑海中盘旋。

环环相扣的真相一连串地揭开了它们背后的安排。

——『原来的世界』『技能』『???』『相川阳泷』——『缇娅拉的再诞』『神圣魔法』『弗茨亚茨国』『莱文教』——『缇娅拉与莉帕』『魔法的身

体』『魔石线（Line）』『魔石人类（Jewel Cross）』
——『千年后的世界奉还阵』『同帕林库洛的问
答』『提案的玄机』『立足于既知的台词』——『三
位使徒』『理的盗窃者』『相川涡波与诺斯菲』『不
老不死』——

记忆与推理如流水般溢出，无休无止。

纵使本人根本不想得出结论，最终却还是身
不由己地抵达了尽头。

——我得到了一个『推测』。

当然，那不过是推测而已。

没有得到证实。

或有可能的真相。

纯粹是可能性。

终究只是未来的一种。

可是在心底的某处，我隐约间已将它认作了唯
一的答案。不管怎么说，我的『魔法』毕竟是观

测过去和未来的魔法。

所以，我终于还是察觉到了。

——察觉到了相川涡波（我）人生的『真相』。

一察觉到那过分滑稽的真相，自心底涌现的恐惧便让我颤栗不已。

即便四肢被废、命悬一线、只能像蛆虫一样在地上蠕动，不成声的恸哭还是无可遏制地冲出了喉咙。

“——A ` AAa———、——、———、——
——！ ！ ——、———、———
—！！！！ ———、——！！！！
”

哀叹。

就像是要将唾液、胃液、腑脏、灵魂，将一切尽数呕出般的哀叹。

恸哭渐渐变为呻吟，呻吟渐渐变为呜咽，呜咽

渐渐变为啜泣，可是肉体却跟不上这个过程。我的腹部和肺部都开了洞，并且就连用喉咙发声的力气也没有。

事已至此，其它许多困扰已久的问题的答案也呼之欲出。

比如阳泷的病无法治愈的原因，圣人缇娅拉放弃的原因，使徒之主诺伊不肯来到地上的原因。

可就算察觉得到，我也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已是山穷水尽。即便我的生命力真的像怪物一样顽强，这背离人类的苟活也终究有其极限。

视野已然模糊不清。

眼球被血染成鲜红，无法发挥应有的机能，可我却在那模糊一片的红色中发现了目标的轮廓。

那是拉丝缇娅拉。

只要再爬一小段距离，我就能触及拉丝缇娅拉了。

赤红的视野渐渐稀薄。

泪水不停自双目溢出。

我们实在是太可笑了，那种可鄙与懊恼使我泪流不止。

我一面哭泣，一面向不转睛地看着拉丝缇娅拉。

——这时，又一个问题浮上了脑海。

莫非，拉丝缇娅拉早就知道了吗……？

所以，她·才·会·那·么……

令人绝望的推测又多了一个，我因这种可能泣如雨下。

不止是拉丝缇娅拉的问题。

迄今为止，我们的相遇也好，旅途也好，回忆也好，战斗也好，一切的一切都是——

一切果真如拉古涅所说。

我现在非常理解她想上台宰了演员的心情。

也非常理解她想要帮助充当推进剧情的『舞台装置』的拉丝缇娅拉和诺斯菲的心情。

正因如此，拉古涅才选择了这个时机。

恐怕她已经知道诺斯菲的死会成为一切的开端了吧，所以才想在诺斯菲消失之前决出胜负。

“——啊、a、啊啊 a 啊啊……父、父亲大人……都是我的错……—”

伴着耳鸣，我听到了诺斯菲的声音。

与我在地上蠕动着想要接近拉丝缇娅拉一样，她也想要接近我。仍瘫坐在地的她终于理解了现状，将颤抖的手伸向了匍匐在地的我。

看到她的举动，我最后的生命之火被点燃了。

明明心脏已经不再跳动，我本应失去生机的身体却因这份热量而恢复了一点力气。

我将残存的左手伸向了诺斯菲，试图将“这绝对不是诺斯菲的错”留作遗言——

“a、a.....诺、诺斯——菲.....和拉丝、缇娅——拉一起、———!!”

在此途中，寒光凛凛的剑刃由视野上方劈落。
我仅剩的左手唰的一下便被切断了。

魔力之剑自空中飞来，并且数量不止一把。

十余把剑袭向了我，不止切断了我的手臂，还切断了我的双脚，此外另有五把剑刺穿了我的身躯，打断了我的遗言。

在眼前看到这一幕的诺斯菲发出了悲鸣。

痛哭流涕的她将右手伸向了我，想要凑过身来。

可在此之前，她的后背狠狠地挨了拉古涅用『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使出的斜劈，整个人扑倒在地。

拉古涅看准诺斯菲将意识集中在我身上的瞬间，再次实行背后偷袭。

她始终坚持从死角发起攻击的手段。

在确认到诺斯菲身负重伤，已经动弹不得后，拉古涅向我接近了过来。当然，她的动作慎重而缓慢，打心底戒备着即使心脏被破坏、生命值（HP）归零也还能动弹的怪物（我）。若我再想要发出声音的话，想必她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更多魔力之剑制止。很显然，她绝不允许我使出最后的『咏唱』和『半死体化』。

不过她其实没必要这么警惕，因为我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我现在无计可施，唯一能做的就是顺着现在的视线、看向趴倒在地的诺斯菲。

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下，诺斯菲已经彻底丧失了斗志。她也同样匍匐在地，满脸泪水地注视着我。

方才的遗言好像没能传递到。

这也是当然的。

在这样的状态下，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能正确地传达才算奇怪。

不够。

语言也好，时间也罢，全都不够。

对拉丝缇娅拉、对诺斯菲，我还有好多话想说。

此外，我也有话想对拉古涅说，我想将刚才察觉到的事情传达给她——

可是，我却无法发出声音，什么都传达不了。

这使我感到了懊悔。

懊悔之至。

这就是『留恋』了吧。

老实说，我真心不想死，但照亮视野的明灭火光终究还是熄灭了。

鼻腔内瘀血的气味也好，口中积存的鲜血的味道也罢，全都感觉不到了。

残存的躯干的触觉现在也消失了。在逐渐殒没于现实的途中，我不断地在心里嘟哝着咒诅。

如果在这里死掉的话，一切可就真的付诸东流了……

所以，我不想死。拉古涅，求你了……我能理解你对我幻灭。你瞧不起我也是在所难免。可是、可是我不能死啊。即便如此，我也不能死啊。——我不想死啊。有些事仍然是只有我才能做到的，所以请让我重新来过吧，这次我一定会给出让你满意的答案。——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不会再给出可鄙的答案了。我要战斗啊，求你让我战斗吧。——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怎能就这么死了！我绝不能死！绝不——！！

还没有结束。

我还没有放弃。

我还没能胜利。

我还能行。

我还——

“别·再·纠·缠·不·休·了……”

在最后，我听到了拉古涅轻蔑的声音。

伴其而来的还有冰冷的锋芒贯穿血肉的声音。

因为丧失了触觉和痛觉，所以我已经不知道她在攻击哪里了。

但是我明白，这成为了绝命的一击。

以此为契机，一切都在噗嗤一声中打上了休止符。

各式各样的生命机能全部断绝，令生命得以为生命的自我的连续也戛然而止。

黑色的视野也好，形而上的思考也罢，全都断绝了。

而后，意识远去，到达了空无一物之处。

明明广阔如此，却心慌气闷，明明一片漆黑，

却一望无垠。

明明指尖结上了冰霜，却感觉不到寒冷，明明失去了肉体，灵魂却仍不断发出哀嚎。

这便是死后的世界。

已经再也回不到原来的地方了。

此后只能永远漂泊于此。

永远、于此孤身一人——

——明·明·应·该·是·这·样，我却听到了声音。

那是雨滴敲打窗户的声音。

是许多东西由极高处落下，“啪嚓啪嚓”地摔破的声音。

混在其中的——是令我无比怀念的阳泷（妹妹）的声音。

曾经只听到过一次的话语，现在于雨声中不断回响。

这便是相川涡波的末路。

318. Epilogue 前篇

“——死了……真的死了……就算难死也要有个限度吧，终于……”

摧毁了他的两肺。

切断了他的四肢。

洞穿了他的心脏。

最后甚至用『赫尔米娜的心脏』插断了他的颈椎骨——这下他终于没有了动作。

置身于涡波的尸体之前，我额上冷汗直冒。说实话，我至此还是不太相信他已经死了。

我完全没想到他即使心脏被摧毁也能活动。不对，虽然我曾经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但亲眼目睹此事的感觉实在是太恐怖了，恐惧甚至令我的身体止不住地发僵。那种只用一只手臂爬来爬去的身姿令我本能地感到了厌恶。

之后他在临终时发出的痛苦哀嚎充满了仿佛

要撕裂空间般的怨念。

不过，我总算没给他使出『咏唱』的机会。

尽管我进行了完美的偷袭且获得了切实的胜利，但却被相川涡波吓了一跳。我的心脏至今仍像爆炸一般怦怦狂跳。

为了摆脱这种恐惧，我用手中的双剑三番五次地刺穿他的躯体，不断对他死亡的真伪进行确认。

“所以他到最后也没有变成怪物……不，准・确・来・说，涡波大哥哥他、已经——”

『理的盗窃者』们拥有『半死体』这一状态。

那种状态是坊间流传并受人畏惧的『魔人』的上位替代。

因此，我为了防微杜渐，一次次用剑刺穿他的身体。

若是他的身体中存在着充足的 HP 和 MP，就

会一直留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性。

只不过，这种残酷的确认方式摧垮了一位少女的心灵。

“呜、u 呜啊啊、啊啊啊啊啊……！呜 a 啊啊 aa 啊、a 啊啊啊 ~——！！”

她就是倒在近旁的『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弗茨亚茨。

方才那个散发光芒，缠绕着浓郁魔力的她如今已经无影无踪了。就算她刚才因为相川涡波的劝导而失去了『留恋』与战意，这副姿态也未免太过软弱。

她放声大哭，涕泗滂沱，目不转睛地看着死在自己眼前的相川涡波。

背部被砍伤、浑身是血的她匍匐在地，抓挠着地板，用力到指甲几近脱落，拼命地爬着、哭泣着，想要稍稍接近所思之人。

“a啊啊 a啊……! 这、这种事情、不可能……!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a啊啊,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怎么会……!! ”

她甚至忘了给自己使用回复魔法, 只顾否定眼前的现实。

而我则冷静地观察着她。

仔细看去, 她背上的伤正一点一点地恢复着。她作为『光之理的盗窃者』, 来自『赫尔米娜的心脏』以外的任何砍伤似乎都能自动恢复。见识到她那超人的自愈能力, 我扬起了战意。

“……诺斯菲小姐。……哎呀, 真是太好了呢~。如你所愿, 你的爸爸舍命保护了自己的女儿。那么, 在愿望实现了之后, 你打算怎么做呢?”

我用力握住两手中的剑, 将视线移向了诺斯菲。

为即将开始的战斗做好准备, 同时瞪视着她一

—

“——咿！”

得到的回应则是一声小小的悲鸣。

诺斯菲想逃走，却没能站起身来，只是继续弯着腰惊慌失措地向后退去。她表情扭曲，显得胆怯不已。

“……………”

我无言地分析着她内心的想法。

这大概既非陷阱也非演技。诺斯菲与其他『理的盗窃者』一样，都为人老实，不擅长说谎。

我也推测出了她害怕我的理由。

她迷恋着相川涡波，说是崇拜着他也不为过。她坚信自己的父亲是世界第一强大、世界第一帅气的人。

因此，杀死了相川涡波的我自然会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强大、凶恶的敌人。

这种思考方式真是令人吃惊。

强者不会被打败，第一始终是第一，无论何时都是不败的。——真是愚蠢到可笑。

她现在的身姿正是证明『理的盗窃者』是那种真正弱小的人的有力雄辩。

他们抱残守缺、思想消极、拥有极度的依存性。

总之，他们可以说成是只为了被世界虐待而准备出来的存在。

『理的盗窃者』是弱小的。

无疑是弱小的。

——但・是。

但是我以前在『舞斗大会』中见到的『地之理的盗窃者』诺文・阿雷亚斯却很强大。

我知道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关键在于是否找到了答案。

大概是心之所在的差别吧。

总之，诺斯菲还不够完全。

她没有了解自己、承认自己，所以才如此弱小。

这样的她没有杀的价值。即便杀了她，我生命的价值也不会提高。哪怕是为了不让自己练就的针对诺斯菲的战术白费也好，我一反常态地继续说了下去。就像是在模仿眼前的她似的，我嗤笑着开口——

“……哈。你在吃惊些什～么啊，这完全是自作自受。这就是对爸爸撒娇太过的结果哦。”

“呜、u 呜、呜 u 呜呜……”

诺斯菲只顾怯懦地啜泣着，但我仍毫不留情地继续道：

“之前也说过的吧？都是因为你在撒娇，事情才会变成这样。”

我要成为镜子。

为了她，也为了我自己。

就像我对相川涡波所做的那样，让她的生命趋于完成。

“我、我在撒娇什么的……”

诺斯菲战战兢兢地想要反驳，却被我冷漠地打断了。

“哈哈~，你不就是打算撒娇吗？一边说着爸爸什么的最讨厌了，一边在他身旁转来转去地挑弄着。在他面前表现得像个非常坏的孩子，从而吸引他的注意力，自己的视线因心虚却飘来飘去。这不叫撒娇还能叫什么呢。”

我耸耸肩，继续欺负着她。

这些话语虽然是老套的挑衅，但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是周围人都心知肚明，但因为照顾她的情绪而没有明说的事实，现在它被我明明白白地讲了出来。诺斯菲听后目瞪口呆，过了几秒钟之后，

她再次哭了起来。

“a 啊、啊 aa 啊.....、a 啊啊 aaa 啊 aa.....啊
aa 啊啊 a 啊 AAA.....!! ”

她抱头痛哭，流下了更多泪水，本就痛不欲生的表情更加扭曲了。

“还是说，你觉得这对自己最喜欢的爸爸来说算不了什么吗？你觉得身为超级天才的爸爸绝对不会死，所以没把这当回事儿吗？哈，根本就是撒娇。你也太能撒娇了吧。”

我丝毫没有嘴下留情。

事实就是事实，是人终将面对的事物。

“正因如此，像我这样真正的坏孩子才能乘机接近，在其背后捅刀哦。啊~，这件事、毫无疑问、完全、要怪罪于诺斯菲小姐的撒娇呢。”

“a 啊啊 a 啊.....w、我.....?我的错.....!?我的
我的我的——啊 a 啊啊、a 啊啊 a 啊啊 AAaAAAAAA—

—!! ”

“是的，都是诺斯菲小姐的错！那么，诺斯菲小姐！”

我不仅要给她创造战斗的理由，也要给她创造战斗的意义。

只要拥有了这些，就算是她也能——

“现在正是你该为父报仇的时候！就像约定俗成的那样，同我决一胜负！请放心，我认定诺斯菲小姐是『敌人』！就用天秤来衡量一下谁生命的价值更高吧!! ”

我继续效仿她刚才的做法，用言语勾起她的恨意，声称自己是她的敌人，挑衅她立刻同我战斗。

“——不、不要，请不要过来!! ”

不过就算被愚弄到这种地步，诺斯菲还是没有站起来。

她瘫坐着，只顾像个平凡的女孩一样摇头。

就算她的后背受了重伤，这副样子也太过软弱了。

我有点失望，无视了她的请求。

“我拒绝，我要靠近了哦。”

就像诺斯菲刚才用『赫尔米娜的心脏』刺向涡波时想的那样，真到有什么万一的时候，她应该还是会选择战斗吧。

我心怀些许期待，为了引诱她攻击而毫无防备地接近。

而后，我扬起了剑，刻意摆出一副马上就会将剑挥下的样子。

“咿——！”

面对我的行动，诺斯菲闭上了双眼。

她的反应就只有放弃抵抗、发出悲鸣而已。

见状，我咬了咬牙，眉头紧皱，而后将剑插进地面，空着手伸向了她。

“诺斯菲小姐，你的世界里真的就只有涡波大哥哥而已啊.....”

我盗走了她戴在脖子上的两件首饰。

轻而易举地同时夺走了三个『理的盗窃者』的魔石，这证明她的确丧失了战意。

就算最强的武器被盗走，诺斯菲还是没有奋起反抗。

她闭着眼睛不断呻吟，重复着无比软弱的话语。

“a啊、啊a啊.....这、这是梦.....是梦.....梦.....!!”

这令我感到有些伤感。

她跟我和涡波太相似了，若是世界上只剩对自己无关紧要的生命，精神就会变得十分空虚。

“有点出乎意料呢.....不，说轻松倒是很轻松.....”
我更加大胆地伸出了手。

这次我没有使用窃贼般的手法，而是明目张胆地在她怀中摸索，夺走了『经书』。我确信即便如此诺斯菲也不会有所动作。

『光之理的盗窃者』已经不足为惧了。

在做出这样的判断后，我马上开始思考接下来的事情。

环顾被魔法破坏得一片狼藉的弗茨亚茨城四十五层大厅，看向其中的最后一个人。相川涡波死亡，诺斯菲屈服，除此之外还剩下一人。

“那么，最后将小姐——”

只要控制住我曾经的主人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这层就不存在需要警戒的对象了。我这样想着，打算去确认她的状态。

可是途中却传来了一道饱含强烈意志的叫喊声。

“不、不行——！！”

“喔~？”

诺斯菲动了起来。

她踉踉跄跄地强行挪动着双脚，尽管多次险些跌倒，但还是先于我跑到了拉丝缇娅拉身旁，然后立刻弯腰抱住了濒死的她。

诺斯菲的行为算不上奋起反抗。

不过，她能有所行动使我感到了些微的惊讶。

“住、住手……请放过她！一切与拉丝缇娅拉小姐无关！她仅仅是个受害者！是只为了继承千年前的牵绊而出生的、被命运玩弄的受害者！”

我停下了脚步，开始考虑她奋起的原因。

记得相川涡波在临死之际说出了拉丝缇娅拉的名字，她认定那便是他的遗言吗。

“拉丝缇娅拉小姐由我来守护……！只有拉丝缇娅拉小姐绝对要守护好！她是与我经历了相同命运的……宝・贵・的・妹・妹！对，是妹妹！妹

妹她.....拉丝缇娅拉她！就连被刺中的瞬间也用温柔的眼神看着我！仍然相信着我！爱着如此愚蠢的我！她是个温柔的孩子！什么错也没有！与我不同，成为了一个好孩子！！”

我马上意识到这与遗言无关。

她的话语和表情体现出了一切。

如今，诺斯菲将拉丝缇娅拉看做家人，那种家人之爱勉强驱散了恐惧。这大概是将家人视为一切的她才能拥有的勇气。

“我不会让妹妹死去的！绝对要守护她！我要守护拉丝缇娅拉！！”

诺斯菲抱着妹妹满是鲜血的身体，像是说给自己听似地喊叫着。

这使我稍稍感到了喜悦。

她的行动向我证明了，就算世界上只剩无关紧要的生命，人还是能继续前行的。

“啊～，我知道了，我不会对她出手的。因为小姐已经快死了啊。说起来，我在与小姐一对一的比试中胜过好几次，她是我能对付得了的对手。”

我举起双手，打消了战意。

见此，诺斯菲露出了稍稍安下心来的表情。

老实说，我一开始就不打算杀掉拉丝缇娅拉。

只有现人神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绝对不能杀掉。

我怀着对此恪守不渝的决心来到了这里，不过诺斯菲却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因此我打算小题大做地卖她个人情。

“不过，作为补偿，我就把『理的盗窃者』们全带走了哦。当然也包括涡波大哥哥。如果不情愿的话就只能来战胜我了呢。”

我将手中『暗之理的盗窃者』、『风之理的盗窃

者』、『木之理的盗窃者』的项链戴着自己的脖子上，拿起了插在近旁的『地之理的盗窃者』的剑。

然后我掠走了相川涡波腰间的剑鞘，收剑入鞘，将它装在自己的腰带上。

右手拿着『血之理的盗窃者』的心脏，左手提着『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相川涡波）』的项上人头。虽然是暂时的——但这样我手上就有了六个『理的盗窃者』。

最后，我抓着涡波乱糟糟的黑发，将其摆到诺斯菲面前炫耀着。

“呜、u 呜 u 呜呜……！呜 u 呜呜、呜 u 呜呜——！！”

诺斯菲含泪瞪视着我，更加用力地抱紧了拉丝缇娅拉，抑制着身体的颤抖。

我理解她的心情。

她其实对此感到很不情愿吧。

唯独涡波是不想让与我的。

对她来说，头号重要的就是涡波——自己的爸爸。

不想让出。不愿让出。不甘让出。

可是战胜了涡波的我却使她害怕得动弹不得，甚至连挑战都做不到。

“父、父亲大人……！父亲大人、父亲大人父亲大人父亲大人 a 啊啊……！！”

现在她能做到的只有呼喊出名字而已。

确认了这一点后，我认定自己在这层已经无事可做，于是行动了起来，走向通往四十六层的阶梯。

在此途中，我姑且邀请了她一下。

“我这就去杀掉『元老院』的所有人，你要跟过来吗？这件事完事之后，就到下面把剩下的——”

但是她已经不再看我了。

她双目紧闭，如祈祷般抱紧拉丝缇娅拉的身体，不断喃喃道：

“请、请帮帮我……缇娅拉大人……”

然后唤出了圣人的名字。

事已至此，她仰赖着自己的出身，哀叹道：

“我们无法『代替』您……『代替』什么的、对我来说……真正的公主大人只有真正的公主大人、才能担任……所以、求您——”

不赖。

倒不如说，情况不错。

诺斯菲当下正重新审视着自己的人生。

并且，若能始终坚守『想要守护拉丝缇娅拉』的这份意志，她大概就能抵达得了。

她已经满足了【再・也无法得到真正想要的爱情】，具备了一切的条件。

她失去了自己曾经的『世界的中心』，总算将自己作为『世界的中心』迈出了脚步。她身为主人公的故事终于开始了。

到最后，她必定会创造出货真价实的真・正・的・『魔・法』。

不是使徒传授给她的失败的魔法，不是只能收集力量的废物魔法，而是因为她是她才能使用的只属于她的魔法。

——我记得，缇娅拉小姐用『永恒』来形容那种魔法。

『永恒』……『不老不死』吗……

我并不是很想得到。老实说，就算得到『不老不死』的力量，感觉作为一个人也完全没有变强。能得到无限的耐久力和时间这件事听上去不错，但实际上肯定还不如没有要方便。

不过，它还是值得一见的。站在世界的角度来

看，它还是有很高的价值。

在我分析着那种力量的时候，诺斯菲仍在继续喃喃自语：

“我不是圣女……连光也不是……做不到『代替』什么的……所以，求您……求您求您求您……求求您、缇娅拉大人……——”

我解读着她那一望而知的表情。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所期望的，并不是这样的结局……

自己期望的，明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愿望而已……

她大概是这样想的吧。

她似乎还要再花些时间才能意识到自己才是弗茨亚茨的主角，而非其他的某人，不过我可没空观赏整个过程。

一想到聚集于此的敌人们，我就舍不得再多思

考一秒。

“那、我走了。你要是在这老老实实在地等着的话，我就会刺穿你来补刀哦，虽然那要等到一切的一切都结束之后了……”

在忠告了不断哀叹的诺斯菲之后，我登上了位于四十五层深处的阶梯。

我以鞋底逐一叩击刻入雕刻的铺张浪费的台阶，打出了欢快的节拍，蹦蹦跳跳地前进着。走上了这条路的不是那个涡波，不是诺斯菲，也不是拉丝缇娅拉——而是我、拉古涅·卡伊库欧拉，这使我感到了些许满足。

途中，我笑着朝右手提着的死尸说道：

“……涡波大哥哥，我遵循约定好好地展示给你了哦。我想出的必杀技怎么样呢？”

当然不会有人有回答我。

不过我确信，涡波如果听到的话一定是会称赞

我的。

被杀这件事暂且不提，单论我精彩的偷袭技术肯定是精妙绝伦的，他懊悔地认同此事的样子清晰地浮现在了眼前。

我因那称赞之语而感到害羞，同时向映在我的心之镜中的涡波自夸了起来——

从初次见面之日开始，我就一直苦恼着要如何攻略《Dimension》这个作弊魔法。

一直考虑着如何才能胜过相川涡波。

得出的答案非常简单。

是一个谁都明白的答案。

『成为相川涡波的友人就可以了』。

仅此而已，你就不会对我加以警戒了。

无论拥有多么优秀的魔法和感觉，处理它们的都是人。任谁都知道，只要是由不完美的人来使用，事物就称不上完美或是绝对。

因此我一直为了能成为你的友人而努力。

我在『舞斗大会』中与你一起进餐，一起在船上观赏戏剧。此外，也为你提供了种种建议与协助，帮助了失去记忆的相川涡波。

当然，在此期间我从未认真战斗过。我想你已经察觉到了，在最初的决斗中、在大圣堂的战斗中、在『舞斗大会』的第三轮比赛中，我始终不露圭角。并且在这一年间，我一直作为相川涡波思慕之人的亲信拼命工作着，拜此所赐，我才能十分自然地在这次的战斗中同行——然后，我作为苦恼中的相川涡波的知己，得到了最深的信赖。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先前的一瞬——

“呵呵～。我觉得，这就是『魔力物质化』最佳的战斗方法。我不拘泥于手持的『剑术』，所以才能使剑刃像这样浮空飞行哦。这就是各有所长

吧。”

为了展示给右手提着的死尸看，我在眼前操弄起细小的魔力之刃。

几分钟前——我以这种剑刃为立足点，独自一人于弗茨亚茨城窗外的天空奔行而上，然后经由四十五层的窗户，看准时机向满是破绽的两人投出剑刃。第一发没能让他当场死亡固然可惜，但后续的剑刃成功切断了他的惯用手。封住了声音和剑术之后，我用大量生成剑刃这一王牌来将其补刀击杀。

“涡波大哥哥，你真的没能注意到我呢。亏我还在担心这方面，结果却轻而易举就成功了……”

涡波没能用『未来预知』得知这一连串的奇袭。我觉得其中有多多个原因。

首先，涡波一开始就对身为其伙伴的我深信不疑。我虽然做出了各式各样的准备，但归根结底，

最首要的原因应该还是这一点。

此外，我拥有的技能及魔力的性质也有很大影响。

不止是『数值无法表现的数值』，缇娅拉小姐还教授了我『没有技能名称的技能』，其中有一项技能足以称为偷袭的极致。而且，我魔力的特殊性质也太适合这次偷袭了。

一切简直如同『命运』一般。

“.....啊！回味胜利固然重要，但趁现在要先与『理的盗窃者』们『亲和』.....『亲和』的构造也仔细地听说了呢～，顺便也得知了大家的人生。虽然不敢说能做得完美，但应该也能做到个八九不离十。”

魔力的性质取决于个人的性格。

比如黏黏糊糊的粘着质魔力、清爽的魔力、易燃的魔力。

与之相应，我的魔力则闪闪发光。

它是一种宛如镜子般充分反映世界的魔力，这种方便的魔力在隐藏方面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

并且，这种镜之魔力在『亲和』方面也能发挥其作用。

仅仅是稍微调整内心，向胸前的项链祈祷——咚，世界就响起了四重的鼓动。从魔石中泄出的各种各样的魔力包裹着我的身躯，其浓郁程度渐渐接近了这座城中的『怪物』们。虽说并不完美，但只要有四个魔石就能引出过于充足的力量了。

“好～，感觉不错呢。话说，这玩意果然……不是一人一个，而是为了多个组合起来使用而存在的啊。那、我现在算是『地与木与风与暗之理的盗窃者』吗？……感觉念起来有些拗口。”

我轻而易举地再现了诺斯菲使用『魔・法』才

得以实现的事情，一边因自己的魔力过于方便而苦笑，一边继续与死尸闲聊道：

“暗、地、风、木，虽然有点不一样，但现在也把血算进去吧——合起来就是『星之理的盗窃者』了。怎么样？很帅吧？”

暗、地、风、木、血都已在手，身边却唯独没有『光』，恰似『星辰（我）』一般。

这种命名的品味，我右手抓着的死者应该也能接受。

在下定决心今后要以『星之理的盗窃者』自称之时，我抵达了弗茨亚茨城的四十六层。当然了，那里等候着警戒楼下的骑士们。

人数为五人。

都是为了保护比国家的王族更为重要的『元老院』而精挑细选出的看门者。

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人试招呢。

“卡伊库欧拉大人……?您为何会到这里来……这上方是——”

一名骑士远远就发现了我，朝我说道。

而我则微微一笑，大胆地凑上前去。

那不是包含着亲切之意的笑容，而是为人生中首次使用属性魔力感到喜悦的笑容。

“什——！”

随着距离的缩短，骑士们都察觉到了我的异常。

他们因我手持的赤色十字架和死尸的异样魔力而感到惊诧——趁此时机，我向他们的背后放出了魔力之刃。

这种战术涡波总是能够避开，但骑士们却无法闪避。

“咕、a啊……! 为、为什么……卡伊库欧拉大人——”

仔细一瞧，对面骑士中的一人与我有过深交。

记得这名骑士在我担任『天上之七骑士（Celestial Knights）』的末席时曾与我同住一屋。这名骑士口吐鲜血，透明之刃自其心脏穿透而出，当场倒地死亡。

紧接着，其余四名骑士也纷纷倒地。

他们的心脏分别为暗所吞噬、为木所侵占、为风所击碎、为水晶所贯穿，然后死去。

“这就是附带属性的魔法……真有趣啊～。只是稍微注入一点魔力就变得十分花哨了呢～。嘿～、嗨～。呵呵～呵呵～。”

确认到警戒的骑士们已然全灭之后，我愉快地在鲜血之池上啪嗒啪嗒地走了出去。

为自己一直十分无趣的魔力添上了色彩，同时一下子增加了许多手牌，这使我得到了快感。我随意地哼着歌，走上了下一段阶梯。

“哼～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我血祭沿途挡路的骑士，以最上层为目标前进。

这实在是轻而易举。

对方不是因为与我熟识而疏忽大意，就是在走近时惊讶于我手持的剑和死尸而破绽百出，轻松到与拿着自己那把装饰过剩的剑来偷袭敌人时不可同日而语。

我就这样，逢人即杀，走上阶梯，逢人即杀，走上阶梯，逢人即杀，走上阶梯——

最后终于抵达了『元老院』所在的阶层。

319. Epilogue 后篇

大圣都弗茨亚茨城，最上层。

一如预想，那里出现了不同于此前骑士们的强敌。

最上层的战斗场地极其狭窄，仅有一条宽约三米的走廊，入出口都只有一扇门。

狭长走廊的半途站着一名一袭黑衣的『魔石人类（Jewel Cross）』，并且在我刚走过的门的上方不远处——天花板左右两个犄角的阴影中，各潜伏着一名『魔石人类（Jewel Cross）』——总计有三名特化暗杀的敌人严阵以待。

这三人全都对拉古涅·卡伊库欧拉这名骑士知之甚详。

她们大概知道我这名入侵者会使用『没有技能名称的技能』来偷袭，没有因我手持的剑与死尸的异样而心生动摇，迅速地攻向我的弱点。

“ “ “——《Dark》。” ” ”

她们明明可以使用削减生命的『咏唱』，却故意选择了弱小的基础魔法。

三面包围来展开黑暗，这种战术对以剑为核心的骑士非常有效。我最强的手牌『魔力物质化』在视野不佳的情况下毫无用处，因此这可以说是最适合用来击杀骑士拉古涅·卡伊库欧拉的行动。

但不幸的是，如今暗魔法对我已经行不通了。

我向胸前的『暗之理的盗窃者』的魔石稍做祈求，释放出无咏唱的《Dark》，蔓延的黑暗便在瞬间消散无遗。

于是乎，三人混入黑暗、手持短剑向我袭来的身影一目了然。

我当即生成了三把魔力之刃，催动它们向三人的心脏飞去。

不过对手毕竟是超过二十级、特化了战斗能力的『魔石人类（Jewel Cross）』，她们没有为出乎意料的事态所动摇，将飞来的剑刃尽数避开。

紧接着，我将剑刃增加到了六把。即便如此，三人还是在毫厘之间避过了攻击，继续向我逼近。

我避无可避，当即决定用两臂外侧挡住了敌人涂毒的短剑。

“——!?”

这一次，三人隐藏在黑色面纱下的表情似乎产生了些微的动摇。

在对方看来，我的防御简直莫名其妙。曾经在这里就任同种工作的我不可能不知道短剑上有毒，即便如此，我还是用肉体接下了这次攻击。

我假装受到了速效毒药的侵害，装出一副眉头紧皱、屈膝跪地的样子。

见此，敌方三人为了给我致命一击而攻向我的要害。她们毫无踌躇的追击展露出了一种管他是不是陷阱，只要有一人能刺中我就足够的气魄。

面对她们的行动，我说出了一句话。

我仍旧低着头，道出了问候与告别：

“——后辈们，初次见面，并且也永别了。”

这句话若是用来分散注意力就显得太小儿科了，她们三人当然不会上钩。她们既不回答也不动摇，只为将我击毙而行动。

——下个瞬间，其中两人被剑刃贯穿了心脏而倒毙。

只有一个人堪堪避开剑刃，仅受到了擦伤，跳着与我拉开了距离。

“——！”

这条狭窄的走廊中当下飞舞着十余把剑刃。它们是我此前用『魔力操作』将魔力淡薄到极限，

通过魔法之风透明化，利用先前那个技能专为出其不意而布下的机关。

说实话，我本以为这种程度的陷阱就算能让她们负伤，也断不会致死。

可是不知为何却有两个人中招了，这使我感觉到有某种蛮不讲理的恩惠在生效。我的魔力操纵和风魔法的水平大概已经上升到了连自己也无法量度的地步，那两人恐怕就是因为我的能力与她们事前得到的情报差别过大才会被杀。

这就是所谓才能的补正、魔之毒的干涉力、世界的眷顾本身——就在我这样冷静地确认自身变化的时候，

“——咕、u 呜、a 啊……”

“诶……？”

幸存的最后一人突然倒下了。

像是遭受了眩晕的侵袭，她突然就失去了意

识。

我疑心其中有诈，同时拔出了刺入双臂的短剑。多亏『亲和』，毒药对我完全没有影响。我迈着轻快的脚步走近了她，对她的状态进行确认。

“这、难道说……”

不用难倒了，她就是死了。

没有任何来由的，我很快就理解了这其中的意义。

这是一种自诩『星之理的盗窃者』的我才拥有的直觉。

——这就是『星之理的盗窃者』所盗取的『理』。

虽然还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但光是我造成的擦伤似乎就可能致人死亡。

我使用的是不同于诺斯菲她们的不正当的程序——不，既然没有缺点，那也即是说这才是正确的程序吗。

总之，我也像其他人一样盗取了『理』，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星之理的盗窃者』。那种力量——就是眼前这个了。

它可以说是一种与温柔的诺斯菲小姐的力量截然相反的专精于战斗的『理』。

“呵呵。呵～呵呵。哼～哼～呵呵~~~。”

走到这一步之后又获得了这等强大的力量，我的心情好极了。

我跨过三名后辈的尸体，意气风发地穿过了走廊，抵达了『元老院』所在之处的门前。

因为这是最后的最后了，所以我想要认真以对。

让我将本来的力量和崭新的力量全部调动起来排除阻碍吧。

从刚才试招时的感触来看，我肯定能够做到。

不，倒不如说——我不可能做不到。

“呵 ~.....”

我放空内心，什么都不做考虑，化身一种只为达成目的而行动的现象。

我魔力和技能的价值真正所在就是消除气息、淡化存在、成为『无物』。

并且现在我还得到了『理的盗窃者』们的协助。木属性给予了我强化，风属性给予了我消音与迷彩，暗属性消除了他人的违和感。

然后，我推开『元老院』的门。

无比自然地进入到房间当中。

映入眼中的景象——其信息量被我抑制到了最小限度。

我无视了房间里坐于中央的圆桌旁的老人们。

并且也无视了房间里的气味、声音与色彩。

将世界控制在最小最小的限度就好。

我仅仅凝视着黑白的布局与敌人，静静前行。

足以成为敌人的威胁有四个。

他们分别是各位老者最为信任的护卫。其中有骑士、有兽人、有『魔人』、也有『魔石人类（Jewel Cross）』，形象各异，但我要做的事只有一件。

——悄无声息地由死角接近，割下他们的首级。

就算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护卫们，也不可能应付得了连涡波都无法防范的暗杀。四名护卫干脆利落地当场死亡。

在达成目的的同时，我解除了魔法和技能，对眼前颜色鲜艳的房间的正确情况进行了确认。

房间中总计八人。中央的圆桌旁的椅子上坐着四位老人，护卫们侍立其后，他们的鲜血自颈部泉涌而出。

朴素无味的房间霎时染上了鲜红。

地板、天花板、桌椅、还有我和老人们都被染

得通红，这时终于有人发出了声音。

“——这、这是……!? 什、拉古涅吗……!? ”

开口者是老人中的一人。

这名在『元老院』中地位也数一数二的男人理解了当下的状况，因房间中出现的第九人而大吃一惊。

虽然被叫到了名字，但我没有应答，而是分析着当前的状况。

一如预期，『元老院』的老人们有四位身在此处。我事先的诱导非常有效，他们似乎正悠闲地等待着汇报。

多亏我精心汇报了涡波和诺斯菲的人品，他们才轻视了下层的激战。

“拉古涅，事情怎么样了……? 不对，比起那个，你刚才做了什——!”

那些狡猾的老人们露出与刚才的涡波相同的

表情，向我问道。

看来就算是『元老院』，在所有护卫暴亡的情况下也会有所动摇。他们平时完全不会表露自己的内心，因此看到他们的这种反应，我感到有点畅快。

怀着这样的心情，我愉快地道出了自己的成果：

“——好的。就由我来代替不能前来的后辈们汇报一下下方的战斗结果吧～。诶～，四十五层的战斗以英雄涡波的死亡告终。圣女诺斯菲身负重伤，遗失了所有『理的盗窃者』的魔石。从结果来看，胜利的是诺斯菲小姐呢。”

“胡说八道……！以那两人的性格，怎么可能会出现平局以外的结果！不、不对，这有问题！结果不可能那样！说到底，我们所派遣的『魔石人类（Jewel Cross）』们——”

“啊，那些人的话，在战斗开始之前就已经死了哦。因为太碍事了。”

“你……！原来是这样吗……！”

在令人无比困惑的状况之中，『元老院』似乎理解了最低限度的情况。

理解到了我的背叛，他们四人全都对我怒目而视。

他们为了在这场战斗之后能施恩于涡波而做出了充足的准备，结果却因我而告吹了，会产生这种反应也是理所当然。

我则完全将此当成了对自己的赞赏而欣然领受。

“拉古涅，你明白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吗……？一切都会崩溃的啊……无论今后事态如何变化，你肯定都完蛋了……”

“是啊。一切都变得乱七八糟了，不过这都在我

的计划之中。那么呢，我现在打算将最接近世界『第一』的各位斩杀于此……”

“为什么要将我们……！是因为那时的怨恨吗！？不对，你不是那种会一直怀恨在心的人……难道说是为了义愤而要讨伐我们吗……!？”

我讨厌涡波，却并不讨厌『元老院』。

所以我想在他们临死之前好好说明一下原因和目的，没想到却被对方误解了。

我似乎被他们当成了想要讨伐由里侧操纵世界的恶者的正义的伙伴。

“冷静，拉古涅·卡伊库欧拉！我们藏匿圣人缇娅拉的遗产都是因为她自身的指示！篡改历史也全都只是为了遵循预言而已！『元老院』是为维护世界而存在的装置，是刻意将世界的恶意肩负于一身——”

“啊～，有关这件事，我已经从本人的口中得知

了。我说要杀了你们，与那种事毫无关系。我虽然不是很明白，但像是恶意和不幸这样的东西，今后好好分摊到整个世界不就可以了吗~？”

“你说你是从本人口中听说的……！？你、你这家伙，到底——嘎哈！”

因为想要解除误会变得有些麻烦了，所以我直接斩下了男人的首级。

我虽然并不讨厌给他们解释，但要是在我与其中一人对话期间，让『元老院』的其他人逃掉就不好了。

虽说『元老院』并不精通战斗，但其中大部分人也都是习惯了腥风血雨的魔法使。再拖下去说不定会发生万一，所以不能再听他们讲遗言了。

我怀着悼念之心，在房间中生成了魔力之刃。

“等、等一下，拉古——！”

一个人想要制止我，但他话音未落就被我割下

了头颅。

而后，另一个人打算逃走，却也被我瞬间斩首。

动弹不得的最后一人则被我由背后贯穿心脏处理掉了。

由于血之喷泉的素材再次追加了四个，可谓世界之巅的最上层笼罩着一幅甚是凄惨的光景。

八人，全部变成了无法开口的尸体，只余下被寂静环绕的唯一一人。

在飘洒于空中的血雨之中，我迈开步伐。

而后，我忽然注意到了只允许『元老院』就座的圆桌旁的椅子，于是兴味盎然地坐到上面。

“哦～……坐起来果然很舒服呢～……”

这就是执世界内侧牛耳的头号 Boss 的坐席。

我当前之所见就是世界第一席位的视野。

真是红之又红……

这场掠夺我盼望已久，但心里却只觉索然无

味。

虽然感觉不坏，但也不至于令我欢呼雀跃。尽管是幼时以来的梦想，但达成后的成就感却比预想中的要少。如此看来，还是杀掉涡波的时候要更加开心。

我稍微有点失望，从椅子上起身，走向了下一个目标。

目标是房间深处通往塔顶的阶梯。

我跨过最上层的血海，登上了阶梯。

与此前的漫长阶梯不同，它由毫无装饰的石级构成。从最上层到塔顶的路途比想象的要狭窄——如蛇一般幽长。

随着我嗒嗒的脚步声，黑暗越发深邃。

从明暗变化来看，与其说它通向天空，不如说更像是通向地底。

在阶梯的中途，她就在那里。

五人的『元老院』中的最后一人。

“诶、咦……？雷琪女士……？您不是应该因公出国了吗……”

我大感惊讶，喊出了她的名字。

雷琪·阿文斯——年纪轻轻就位至『元老院』，是弗茨亚茨异端中的异端。以遣词造句与外表不相称为特征的——我的监护人。

她是与我情缘深厚，有恩与我的人。无论是在大圣都还是在联合国，我都承蒙了她种种照顾与保护。

所以我才设计在今天避过了她，就为了不将她杀掉……

我明明都用刚刚就任『元老院』的她不在目标之内这种自说自话的理论来使自己接受了……

但如果她占据于此，那我就真的无可奈何了……

“怎么说也认识这么久了。……老身晓得的。”

雷琪似乎看穿了我的行动。可是她并没有坐在圆桌旁的椅子上，而是坐在这条又窄又脏的阶梯上等着我。我开口询问她其中的理由：

“您为什么不逃走？”

既然知道会发生什么，她理应有别的办法来应对。

她既可以向『元老院』的其他人报告，也可以通过个人力量事先制止此事。

我无法理解身为『元老院』一员的她为什么仅仅是在这种地方等待着我。

“呐，拉古涅啊，你这样就好了吗？”

雷琪没有回答我的疑问，而是反过来询问了我。

因为长期以来的交情，我领会了这个问题的含义。

“……是的。我想要这样进行下去。这是我心心念念的大逆转。只要登上此处——”

“我就是第一了、是吗？”

“是的。我、就是第～一了！”

我为成为『第一』而战。

仅此而已。

听了我的目的，雷琪再次简明扼要地说：

“老身算不上尔等的抚育者吗？”

她实在是个聪明人，知道我没有时间，所以就长话短说了。

我想给她的温柔和认真以回应，于是认真回答道：

“是啊。您宛如母亲一般照料着我，可是——”

雷琪实在是个好人。

正因如此，她才不是我的家人。她与我那个卑怯、胆小、狡猾、只擅长利用美貌献媚的亲

生母亲（妈妈）毫无共同点。硬要找出共同点的话——举个例子来说，我难以忘怀的人往往会变成死人。

我虽然很感激她，但现在的情况太糟糕了。

因此，我行了自己所知范围内最高等的礼节，作为侍奉她的骑士庄严宣告道：

“元老雷琪，我向您表示发自血与魂的深深感谢。可是，亲人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在这个世界上，能真正听凭我任性的人一个也没有。因此，我始终是孤身一人。而且，我想自己今后也将一直孤身一人。所以，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

雷琪无比悲伤地听完了我的道歉。

“……这样吗。抱歉了，真的很抱歉。……老身没能拯救尔等中的任何一人。”

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这就是她的真心话吧。

我、帕林库洛先生以及大家，全都发自内心地

感激着雷琪，可是这份心情却无论如何也传达不到。我放弃了此事，道出了最后的告别：

“永别了，雷琪女士。”

“嗯，永别了啊。只不过，不能将你『第一』的身姿收入眼中，老身感到很遗——”

我砍下了她的头。

至此，『元老院』的五人就全灭了。

如同挥洒颜料一般，红色飞散于狭窄的阶梯之上。

我的心中掠过一缕寂寥。

不过我立刻就将心情转换了回来。

“……好了，该下一步了。下一步。”

我越过最后的血之喷泉，登上了最后的阶梯。

我驱使着在大杀特杀之后浑身鲜红的身体，前进于涂满鲜血的道路上。

而后，我不断地向上攀登，最后终于到达了目

的地。

我到达了弗茨亚茨城的塔顶，接触到了夜晚的户外空气。

“呼～，到了……这里就是世界上第一高的地方吗～……——”

这里空无一物。

因为这里没有特别的用处，所以当然就只有石板铺成的地面，连围栏也没有。环视四周，也只能看见我刚才走过的阶梯和位于中央的通风口。

我立刻走到塔顶的边缘。

五十层的塔的顶端真的很高。

此处高得可以触及流云，塔下方的大圣都显得十分遥远。

这样的高处已经足以称之为另一个世界了吧。

那种感觉不止包含物理上的高度，还包含着精神上的高度。

此处是世界第一丰饶的大陆『本土』——之上第一强大的国家弗茨亚茨本国——之中第一雄伟的城堡弗茨亚茨城——之内作为第一而君临的『元老院』——上方的塔顶。从各种意义上讲，此处都非常高。

而环绕在这极高的塔顶周围的——并非漆黑的黑暗。

深夜早已过去。经历了涡波一行的突入与战斗，弗茨亚茨接近了清晨。

不知不觉间，昏暗的黑色逐渐转变为明亮的蓝色。

更准确地描述的话，那是没有完全放晴的形神不全的夜空。

棉花般的云朵稀疏地漂浮其上，几乎遮盖了所有星星。

总觉得.....这种色彩有点意思.....

或许是因为这个时间段很难有机会仰望天空，那种绝妙的色调使人感到耳目一新。

在深海般湛蓝澄澈的夜空中，淡淡地涂布着不知是青色还是绿色的云彩。可见的星星几乎都是白色的，但是有的也混杂着浓重的三原色。

虽然没有观察第二遍，但看到的颜色比我想象中的要多。

我一直深信夜晚完全是黑色的，但那似乎是我的误解。若是这样，偶尔早起仰望天空似乎也不错。

在我浮现出如此这般无关紧要的感想之时，
——炫目的光芒温柔地炙烤了我的双眼——
“……诶？”

强烈的光亮突然由侧面照来，中断了我的思考。

自地平线散射而出的橙色阳光由正侧方射来。

云彩的颜色变为与方才对比鲜明的橘黄色，散落于云间的星星逐渐为光亮所吞没。

变幻的世界中展开了一幅觉醒的星星敞开天幕之窗一般的光景。

我的脑海一片空白，受到炙烤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向地平线。

我为黎明所包裹。

“啊……清、清晨要——”

太阳尚不得见，但令人确信地平线之下隐藏着光辉的阳光却沁染着世界。

深远天空的赤红如调色板般徐徐经由橙色向黄色转变——

——是朝霞。

因为背后强劲的推力，阳光与色彩未能令我入迷。

在我转向这边之时，强风自背后吹来。

由方才遍布天空的云彩可知，今天天气不佳。可是这阵强风实在非比寻常，天上积存的云朵全部以惊人的速度移向了地平线。

云彩飘动之快前所未见，天空的光辉亦是前所未见。

美丽的星星消失了，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云朵如黄宝石（Topaz）般淡淡发光的美景。而那繁复的色彩集合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吸入天空的彼方，那幅光景宛如流动的金砂河，身为观察者的我仿佛也随之飞向了地平线。

我感受到了畅快的漂浮感，黄金般的光辉映入我的眼中。

天空本身就像一块巨大的宝石——散发着让人想称之为『宝空』的美丽。

多亏我在世界上第一高的地方观赏，才让它的美丽沐浴全身。

我没有在仰望天空，而是涵泳于『宝空』之中。

塔的上下左右——无论看向哪面，都能看到黄宝石的云彩正在流动。我与流光一同被其吸入，流向遥远的彼方，直至世界的尽头——

面对此情此景，此时此刻，我只有一句话可说：“……真美。”

这种感想在我人生中还是第一次出现。

而后这种心情并未即刻消散，唯有“欢喜”一词才能描述的金色感情不断迸涌、溢出。

“哈、哈哈——”

我大笑出声，指尖随之颤抖。

颤抖波及了指关节和手背，沿手腕传至肘尖，使得我的双肩不断耸动。

脊背上传过一股名为快乐的热流，腹中充满了火热的幸福感。

我全身汗毛倒竖，毛孔张开。这是发热的身躯

为得冷却而引入清晨最为寒冷的空气而做出的反应。

风毫无顾忌地轻抚着我全身变得敏感的皮肤。它自我的后背轻抚而上，令我感觉奇痒无比，脸颊和脖颈更是有如被人用手触摸，使我感到难以忍受。

热气与冷气不断交织，在克服不适之后，我感受到了绵延不绝的解放感。我全身的肌肤都在不停震颤，而大脑当然也在震颤。非同寻常的明亮、开阔、美丽、清爽、神圣令我感动不已。这种感动——

仿佛面对着无限的白金硬币从天而降的光景——

仿佛面对着无限的白金鸟群飞向天空的光景——

不，不对……！

岂止如此……！

这幅光景更加迅速、更加美丽、更加耀眼，总之——

是这样的瞬息万变，飘忽不定，稍纵即逝！！

“——涡波大哥哥！！”

我停止了回味，想要征集能与我怀有同样感动的人。

征集的对象是人生中与我最为合拍的男子，历经多年终于击杀的最强宿敌——的死尸。我与深恶痛绝的涡波一起，欣赏着此刻的朝霞。

“你、你看！看啊，涡波大哥哥！！此处的景象太美了！！真是美不胜收！这就是世界上第一高的地方啊～！高耸入云，光彩夺目，此外还很凉爽！啊～～！！真舒服～～！！真是心旷神怡！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兴奋地将溅到身上的血甩在塔顶上，同时高

高举起涡波失去了四肢的身躯。然后，我像是初次约会的情侣一样，在风景开阔之处天真无邪地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在黄金般的时间中，我大笑不止，不断庆祝着自己的成就。

而后我再次对自己成为了『第一』这件事进行确认。

这个塔顶无疑是世界第一高的地方。

而我刚刚登上了这里。

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并且在登顶的同时，我大概也得到了世界上『第一的生命的价值』。

这是因为亲手消灭了被传为世界第一的存在，『元老院』和『大英雄』。

消灭了这两个极端相反的最强。

虽然不知道他们是否是真正的最强，但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们就是这样认为的。

若是消灭了『元老院』和『大英雄』，无论理由如何，人们都不得不承认我就是第一。

这一点很重要。

其中最惊人的莫过于『第一痛恨』。

总之，这样一来世界的均衡就会崩溃。

通过暗箱操作来调整受害人数的『元老院』已经不存在了，战争将会正式化，变得无休无止。无人遏制的战争说不定会将人类的数量减少到无法再生的地步。

会有人死去。

无论如何都会有人死去。

会有许多人因为我的行为而死去。

我并不打算代替『元老院』对带来死亡的战争

进行调整。换言之，没有经过事先准备、只靠暴力便夺取了巅峰之位的我根本控制不了它。就算现在有人将我洗脑控制，也无法挽救今后生灵涂炭的状况。

不如说我宁可其加快速度，也不愿意将其制止。

之后我将会攻陷弗茨亚茨城，将它作为我的据点。

与『元老院』不同，我不打算使用『理的盗窃者』的力量来维持世界的均衡，而是打算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有的力量，通过战乱使世界焕然一新。

我打算首先以毁灭眼前的大圣都作为开端。

如果将现实摆在法芙纳先生的面前，他恐怕瞬间就会暴走。他若是全力以赴，这个过于广袤富饶的国度一夜之间便会沉入血海。

那样的话，我一定就能作为大战犯而闻名于世。

若是能被当做主犯而流传，世人肯定就会憎恶、痛恨、畏惧我。

至少不会被视若『无物』了。

人人都知道我，人人都关注我，人人都痛恨我。世界第一的『价值』——就会加之于我的生命。简而言之，就是成为了超级名人。

到了那时，我应该就终于降生于世了。

到了那时，我就终于作为妈妈的女儿出生，成为她心目中的第一了。

虽然过去的人生实在残酷，但我终于走到了这一步。

自与妈妈立下约定之日起，到达这一步的过程实在相当漫长。

回首过去，许多回忆涌上心头。我由『无物』

成为了侍女，由侍女成为了养女，由养女成为了亲生女，由亲生女成为了骑士，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为各个国家效力，最后——

——在近似于走马灯的乡愁达到高潮之际，我的双眼总算习惯了那炫目的光辉——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笑、哂笑、嗤笑——在我狂笑不止之际中，黄金般的时间似乎流逝殆尽了。

那样的时间过去了，但世间的天气并没有改变。

天空仍像一条黄金之川。

可是观景的我却发生了改变。

我不解风情地心想“那又怎样？”，使自己冷静了下来。

这幅景色明明那样的明亮、开阔、美丽、清爽、神圣，却又显得阴暗、逼狭、丑陋、恶心、稚拙。

其中的价值随时间推移慢慢无情地消失。

“哈哈。美丽的天空也不过昙花一现啊~。”

眼中的景象已经不再华美、明朗。

我也完全感觉不到当前立足之处的高耸了。

世界变得阴暗、恐怖、与往常一样糟糕透顶。

“成就感当然是无法永远持续下去的啊。无论是赌上人生的梦想实现，抑或是故事完结，世界都会继续运转。书中那样的美好结局是不会出现的。人必须活下去，必须不断战斗下去，至死方休。……哈哈。”

正因为那是我赌上人生得来的景色，所以欣赏起来才让我感觉非常欣喜。

但那也不·过·如·此。

“罢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该进入下一步了，下一步。因为发了会儿呆所以时间不太充裕了，不抓紧的话……！”

不抓紧的话，弗茨亚茨城中的战斗就要告一段落了。

至少也要赶在地下的『血之理的盗窃者』与『火之理的盗窃者』的代理战结束之前行动起来。

我切碎服装的下摆，将手中的『赫尔米娜的心脏』缠于其中，并将这柄用布即兴制成的剑鞘系在了腰带上。

然后，我双手抱紧了涡波只剩头和躯干的尸体。

“好沉……可要是不亲手搬运的话恐怕就会被夺走吧。在取出魔石之前就只能这样了。……哎呀，不过，现在位于下方的人们要是看到了这个，会露出怎样的表情呢～。”

涡波仍是最重要的。

他无疑是当下战斗于城中的所有人的心灵支柱。

——其可怕之处在于，即·便·他·已·然·
成·为·尸·体，情况也是一样。

他们一定会来抢夺这具尸体。

而那才是真正的——

“——好了，开始吧，真正的弗茨亚茨城攻略战——”

我抱着涡波，一步一步远离了塔顶的边缘。

我不断后退，退到了中央通风口的边缘，

——纵身后跃。

金色的光芒渐渐远去。

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世界第一高处的光明，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

因此我对坠落一事没有丝毫踌躇。

随着我被洞内的黑暗吞噬，光芒也变为了放射状的细条。

成百上千的光之线条逐渐消失——世界彻底为

黑暗所包围。

我落向早已习惯的无光的地底（地方）。

拍打后背的风压令我感到疼痛，耳边呼啸的风声使我心生厌烦。

我在下落期间对此后的计划进行了最终确认。

弗茨亚茨城的顶端终究没有我所希求的人。我今天虽然收获了辉煌的胜利，但还不足以成为第一。

……倒不如说，『第一』什么的归根结底只不过是词语而已。

想确切地证明自己就是『第一』根本就不可能，它不过是存在于先前那种臆想般的欢喜中的错觉，是只以哄骗小孩儿为目的的毫无意义的词语。

所以，无论我杀掉了谁，也永远不足以成为『第一』。

这种事我一开始就明白——

但我并没有泄气。

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案早就完完整整地从那个可疑的骑士前辈口中听说了。

那是一种人为对世界之『理』上下其手的方法。

一种可以将被『理』规定为白色的鸟儿变成黑色鸟儿的方法。

一种非常简单易懂的方法。

为了将其达成，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不管是『世界第一高的位置』，还是『世界第一强大的敌人』。

不管是『最深部』，还是『异世界的尽头』。

我都会以其为目标，抵达那里，将敌人击杀。

那就是——

“——『星之理的盗窃者（我）』的故事、由此开始——”

——我拉古涅·卡伊库欧拉的战斗。

因此，我在坠落的同时祈祷妈妈一定要看到我的成就。

我自世界第一高处落向世界第一深处。

此刻，『星之理的盗窃者』正分娩于世。

7 - 3 章. 愛よりも命よりも

320. 血之源泉

弗茨亚茨城的地下。

圆柱状空洞的底部积存着鲜红的血液。

一株『世界树』犹如吮吸血液而生长一般，于空洞中央庄严耸立。

一个明亮无比的光源照耀着红色池塘和红色树木。

那个光源的真面目便是火焰了。

在当下的地下空洞中，『血之理的盗窃者』的代理与『火之理的盗窃者』的代理正死战不休。

如同油灯一般，火焰熊熊燃烧于血池之上。

鲜血飞散于空洞之中，如同要掺入其中般落向火焰，随后被其蒸发殆尽。

无穷无尽的血之人偶伴以多种多样的火炎魔

法。

无论看向何处，眼中都是清一色的红。

就像是为了竞争粘稠血水与灼热火焰中哪一方的红色会率先涂满地下一样，两位代理者不断构筑着魔法。

准备活动结束后，在这两人间上演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激战。

若是有十来名血之骑士生成，下个瞬间就会有上百支炎之矢袭去，刹那间便将其损毁。若是有数堵血之壁为阻挡炎之矢而筑起，巨大的炎之蛇就会张开大颚，由侧面将其吞噬。若是有血之雾产生，炎之剑就会将其驱散；若是有血之雨降下，炎之涡就会将其抹消。鲜血飞舞，火焰吞噬，反反复复。

在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战斗中，我——莱纳·赫勒比勒夏因没有在释放魔法，而是独自于

血池边缘不断奔跑。

就算法芙纳把我也算作敌人，但坦白来说，我根本参加不到正面的魔法交锋当中。

当然了，要是我想去做的话，也可以使出同等的魔法。我不觉得我魔法的『质』会劣于他们，但是在魔法的『量』上则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在我拼命发动出一个风魔法的时候，两人可以一口气放出过百个魔法。

我立马就放弃了用魔法进行援护。我该做的不是在这赤红世界中添上风的颜色，而是要混入红色之中，攻法芙纳之不备。

我一直朝着玛利亚的反方向移动，时不时在法芙纳的背后放出大型风魔法《Tauf Schuss • Wind》，从而分散他的注意力。

至少不能留给他发动大魔法的余地。

在热身运动般的前哨战中登场的『某种东西』

——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让我百般戒备。虽然法芙纳本人表示没有使用它的意思，但为了慎重起见，我还是不断对他进行干扰。

多亏这种慎重的战术，地下的战斗才一直势均力敌。

法芙纳在战斗前说得很夸张，但当下的战斗却名不副实。当然了，与准备活动时的战斗相比，现在交错纷飞的魔法的质与量是当时的数十倍，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

法芙纳所说的『试炼』到底是什么呢？

这场势均力敌的战斗哪里体现得出『赫勒比勒夏因』的意义呢？

向『血』学习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正当我对此战心怀疑问之际——它・掉・了・下・来。

噗通一声，它落在了正在对战的法芙纳和玛利

亚之间。

它毫无先兆地突然由正上方落下，用风魔法着地，溅起了大量血沫。

我和玛利亚吃了一惊，当即与其拉开距离。

唯独法芙纳表现得十分冷静，像是等候已久一样，他走上前亲切地问候道：

“——你来了啊，拉古涅。”

法芙纳道出了一个名字。

一个我意想不到的名字。

正如法芙纳所言，落下的人无疑是我的骑士前辈拉古涅·卡伊库欧拉。

着地后，少女在血沫中抬起了头，露出了那张我非常熟悉的面孔。

“拉、拉古涅……？你的样子……”

我也唤出了她的名字，同时提高了警惕。

虽是熟识的面孔，但她的身姿实在太过异样。

首先扑入眼帘的就是她那沾满鲜血的身体。

她全身上下无处不被染成鲜红，那种鲜红更甚于以『血之理的盗窃者』为对手在血池中战斗的玛利亚和我。

脸庞沾满鲜血的她露出了扭曲的笑容，刘海血淋淋的，双目为鲜血涂染。

而最为异样的则是她手持的物・体。

看到了那个物体的玛利亚失声道：

“……涡波先生？”

落下的拉古涅抱着一具四肢被切断的尸体。

尸体上满是砍伤，躯干千疮百孔，喉咙上有一处严重的刺伤，样子惨不忍睹。

它的颈部支离破碎，头部和躯干几近分离，但其颈部强韧的肌肉似乎仍将断未断。

由此可知死者生前肌肉力量之强。

——不行，我可没有闲心去观察那些无关紧

要的事情。

那些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那具尸体的着装我是认得的，那张面孔也是我熟识的。

那是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人。

不过，远处的我和玛利亚费了些时间才理解了那幅光景。

虽然知道死者的名字，但我的本能却拒绝去承认。

在此期间，事先大概就知道拉古涅会落下来的法芙纳开口道：

“我的『圣经』和『心脏』也在啊……到头来是你得到了啊……”

“是的，这两件我都偷到手了。这样一来我就成为法芙纳先生的主君了，没问题吧？”

拉古涅平静地说。

在这种异常的状况中，她对本应是同伴的我们

未出一言，而是与敌人谈了起来。

不用说，技能『恶感』当下仍在发动。

聒耳的警告声告诉我，有两个『最糟糕』的事物正在我的眼前交谈。

“嗯，那样就好。比起这个……你为什么要杀掉涡波？”

法芙纳将我和玛利亚拒绝理解的事说出了口。

——“为什么要杀掉涡波？”

也就是说，拉古涅战胜了基督吗……？

他说杀掉基督，也就是说基督死了吗……？

死了就是指，那个——就是说他死了吗……？

我的思考在原地踏步。

我没有承认自己不想承认的事情，以至于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在我呆然伫立之际，两人的交谈继续了下去。

“拉古涅，难道你不想与他携手一同对抗这个世

界的命运吗？”

“我不要，那是不可能的哦。涡波大哥哥他太可疑了，绝对会在中途背叛我的，所以我就先背叛了他。”

一来一往的对话证实拉古涅确实杀掉了基督。

我想认为这具尸体是伪造出来的，可是『血之理的盗窃者』却断定它是真货。这个世上最了解死亡的男人正以基督的死为前提进行着对话。

基督死了，这不得不去理解的光景一刻不停地映入我的眼中。

“是吗.....在遭到背叛前率先背叛吗.....这样啊.....”

法芙纳的视线落到了血池上。

而后，如泣血一般，他再次泪如雨下。

他大概在为基督的死而悲伤吧。

像是要将现实摆在不愿承认此事的我们两人

面前一样，法芙纳痛哭流涕，他恨恨地喃喃道：

“……嗯，我知道的啊。世间就是如此。刚一看到希望，立刻便会堕入绝望的深渊。……这是理所当然的。谁也无法相信他人，世风即是如此。因此，人总是在互相残杀、互相贬低、互相陷害。这便是人类不可救药的天性。那种事情、我知道的……我是知道、的啊……可是、啊……他怎会这么轻易、就死去了……这么、快就……a 啊、啊啊 a……啊啊……!! ”

……怎么可能。

太奇怪了。

基督会死掉这件事实在是太奇怪了。

连缇娅拉小姐也说过，基督是绝对不会死的。

她甚至说就因为基督死不了所以才麻烦。

基督今后不是要和妹妹阳泷一同成为世界之敌的吗？

我们不是准备要阻止最强且无敌的基督吗？

拉丝缇娅拉不就是为此才将同伴们团结在一起、准备应对此事的吗？

可现在基督一死，这些事情的前提就全都被推翻了。

收集到的情报已经足以使我理解情况了，但我还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承认这个事实。

附近的玛利亚也一样不能接受，她颤抖着朝拉古涅问道：

“拉、拉古涅，那个……你手中的……”

“对，玛利亚，一切正如你所见。不过还请稍等一下，我想先和法芙纳先生明确一下主从的契约。”

拉古涅不假思索地表示一如所见，它就是一具尸体。

心中的希望土崩瓦解，我和玛利亚的脸色变得

更加苍白了。

在我们震惊之际，法芙纳泪也不擦地抬起头，继续说道：

“哈、哈哈。主从的契约吗.....也就是说，你打算当涡波的替角吗？”

“不，不是替角，我是打算超越涡波大哥哥，成为第一哦。我想要超越『伟大的救世主（Magna・Messiah）』，战胜世间万物，不断取胜.....要是在最后的最后连成为神明都能实现就再好不过了。”

“你在说谎.....你这是为了让我满意而信口开河的吧。”

泪眼朦胧的法芙纳瞪视着拉古涅，拉古涅则不为所动。

“唔，果然不行吗。.....不如说是法芙纳先生太认真了啊～。你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理的盗窃

者』中最认真的了。你既不歇斯底里，也不依赖他人……你非常清醒、普通，完全没有支付『代价』，以『人』的身份面对这个世界。”

“哈……？我普通？哈哈，我还是头一次听人这么说啊。在看到我的所作所为之后，真亏你还能说出普通这个词啊。只不过，我比你想象的还要——”

“你好好地在为人的不幸而悲伤流泪，这不是清醒得一塌糊涂吗？”

拉古涅正颜厉色地断言道。

而法芙纳也没有出言反驳。

不仅如此，他还同意似的点点头，小声说道：“——是啊，所以我才不顶用”，流下了更多的眼泪。

由此可见，眼前的两人之间存在着我们不能理解的共鸣。

但现在那种事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

重要的另有其事。

玛利亚替我喊出了问题的关键：

“——拉古涅!! 把那些无关紧要的事先放一边!
给我立刻解释一下你手里的东西是怎么回事!!
”

她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向前踏出一步。

“你让我说明.....这是一具尸体。说明完毕。”

面对玛利亚的质问，拉古涅就像正等着她踏出这一步般狡黠一笑，挑衅似地回答道。

“那具尸体.....是什么人.....”

“哦，你要问这个啊。如你所见，这是『涡波大哥哥』的尸体。也就是说上层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呢～。从感觉上来推断也能知道诺斯菲小姐和涡波大哥哥都败了，胜者只有我而已吧。.....这点事你都看不出来吗？”

在听完她的话的同时，玛利亚进入了临战状态。

她周身包裹着浓稠的魔力与杀气，其浓度让人觉得她在与『血之理的盗窃者』这个规格外的存在战斗之时的状态连临战状态都算不上。

不用说，她注视着的正是拉古涅手持的尸体。

“……请让我好好看看它，我想确认一下。”

她要求拉古涅将尸体给她。

但敌人却摇了摇头，打算拒绝这个要求。

“那可不行。它已经是我的东西了，是我重要的——”

“谁·管·你，赶·快·照·我·说·的·做·就·是·了——”

但没等她说完，玛利亚就出言拒绝，凭空从手中放出了火炎魔法。

那种火焰并非红色，而是白色的。没有拿捏力

度、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的《Flame・Arrow》将所经之处的血液全数蒸发，大有将血池豁出缺口之势。

“——《Quartz Shield》。”

拉古涅或许早就料到了她的反应，毫无动摇地使用魔法来应对她的攻击。

那是缺乏魔法才能的她本应无法使用的魔法。

它不是单纯的地属性魔法，而是将大地之力纯化到极限的水晶魔法。这个魔法生成了『地之理的盗窃者』诺文・阿雷亚斯之前在『舞斗大会』上使用的水晶。

像是发霉一般，水晶由拉古涅腰间的剑上扩散开来，覆盖了她的左半身。

它形成了一面半球状的盾牌，弹开了宛如小型太阳般飞来的《Flame・Arrow》。

《Flame・Arrow》撞上了后方的墙壁，溶解

了土石，开出了一个不知通往何处的横洞。

“嘿诶，把我们的魔石集中起来之后还能做到那样的事吗……”

看到那精彩的水晶防御，法芙纳漫不经心地感叹道。

“法芙纳先生，请你先帮我保管一下涡波大哥，之后我会取出他的魔石，拜托你小心对待。”

拉古涅打算把抱在怀中的尸体交给空着手的法芙纳保管，这大概是在为即将开始的战斗做准备吧。

即使面对如此骇人的示威，拉古涅仍不打算退至后方。

“嗯，就算你不说，我也会小心对待的……毕竟这是涡波的身体……”

法芙纳接过尸体，用力抱住了它的身躯，紧闭

着双眼嚎啕大哭。

看到他的样子，玛利亚自然释放了更多的热量。

“我都让你把它给我了吧……！你听不到吗……！？”

她的魔力裹挟着热量，什么魔法都没发动就让脚下的血泊沸腾了起来。

看来玛利亚要动真格的了。

她看上去怒不可遏，与一年前同帕林库洛战斗时一样气势汹汹。

那个时候，玛利亚将战场化为了一片焦土。

而现在，她正打算在这个狭小的场所中释放出足以改写地图的魔法。

“……！等、等一下！你先冷静一下比较好！还不能情况确定就是她说的那样！事情有些奇怪！各方面都很奇怪！！”

回想起那天的火焰，我急忙打算阻止玛利亚。

我固然有对自己可能受到波及的担忧，但我更担心玛利亚会中敌人的挑衅。

可是玛利亚却对我的劝阻充耳不闻，构筑起了下一个魔法。

“我很冷静……我只是冷静地判断出……无论如何都要战斗而已!! —— 魔法《自魂焦热之骸炎（Teana・Blaze）》!! ”

玛利亚举起双臂，在双臂前方凝聚出一股庞大的魔力。

被逐渐压缩的魔力是火属性的。

不用说，那个魔力的球体（结块）因高温而——呈现出白色。

过于浓重的魔力与热量使其产生了超越常见的红色和蓝色的白色光辉。

刚才我将《Flame・Arrow》比作小型的太阳，

但是看到当发动的这个魔法，我充分地意识到刚才那个《Flame・Arrow》的热度是多么温和。

像是在诉说它才是真正的太阳一样，白色球体蒸发了地面上的水分，散发出白烟并逐渐膨胀。

因为有种肌肤烧焦、眼球融化的错觉，我连忙用双臂护住面部，并使用风魔法来进行防御。

那个魔法在准备初期就已经化为了范围魔法。

它仅仅存在于此，血池就完全沸腾了。它将地下空洞化为了灼热地狱，试图否定所有的生命。

那个充满杀意的白色球体的体积最终达到了足以将人吞噬的程度——

“——接招吧。”

玛利亚击出了那个太阳。

321. 暗杀的失格

确凿无疑的是，那白色的太阳是存粹为杀戮而释放的魔法（形态）。

这个魔法的目标虽然不是我，但我光是在附近就快要被烤死了。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手段能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中化解它的威胁。

这凶恶、致命的一击直奔拉古涅而去。

老实说，这个魔法的速度不是很快，与方才的《Flame・Arrow》相比显得太过缓慢。它的速度也就只和女性轻轻掷出的小石子差不多，大概连小孩子都能避开。

但是周围枯涸的血池让人明白，单单避开那个球体是毫无意义的。这不是贯穿一点的魔法，而是将空间燃烧殆尽的魔法。

最关键的是，如果释放者是擅长魔法控制的魔法使的话，对其进行远程操控并不在话下。

因此，拉古涅站定不动，没有选择回避，而是冷静地选择了防御。

“—— 共鸣魔法《Field》。请释放出你们各自擅长的防御魔法吧。”

跟方才水晶的防御一样，拉古涅再次展现了她本应无法使用的属性魔法。

同时，拉古涅腰间的水晶之剑闪耀着光辉，溢出了浓郁的魔力。

不仅如此，她胸前的两个项链也产生了同样的反应。这使我确信，她能够引出『理的盗窃者』们的力量。

拉古涅所佩之剑无疑就是『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戴着项链无疑就是暗、风、木的『理的盗窃者』的魔石，不过因为她那赤红的形象和怀中的死尸太过引人注目，我竟迟迟没有注意到。

—— 她用四人的魔石调出了他们的魔法。

不过，她调用力量的方法与我和基督持有之时不同。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需要先将自身的魔力通入魔石，再借用『理的盗窃者』的魔法术式才能发动出魔法。

眼前的拉古涅则明显没有使用自己的魔力，而是魔石将自身生成的魔力匀给了她。这种使用方法与同她对峙的玛利亚有些相似。

我隐约明白了我们间的使用方法为何会有所不同。

我和基督没有，而拉古涅和玛利亚却拥有的特质——大概就是所谓的『亲和』了。

缇娅拉小姐曾对我说过，『亲和』是调用魔石中的力量时最为重要的要素。

也就是说，拉古涅现在能够同・时与四名『理的盗窃者』达成『亲和』。即便是对『亲和』知之

不祥的我也能感受到这当中的异常。『恶感』告诉了我，她所行之事究竟有多么骇人。

并且，因为『恶感』的存在，我终于得以领悟曾彼·时感受到的那股寒意的个中意义。

所谓的彼·时，指的是一年前联合国『舞斗大会』的决赛落幕之际，我从遍体鳞伤的基督手中夺走『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随即便被拉古涅夺去时的事。

那时，初次拿到『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的拉古涅在观众席上看着它呆然出神。

看到她的样子，我产生了一股寒意。

我当时一阵心慌，觉得绝对不能继续让她持有那把剑。

当时我为何会那样想呢？

恐怕是因为拉古涅打算用某种异常的手段达成『亲和』吧。因此，基督和我当时才面色苍白，

本能地想要立刻将其夺回。

所幸，多亏了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在片刻之间趁虚而入，终于没有酿成大祸。若非如此，实际上在『舞斗大会』结束之后，就算会与得到『地之理的盗窃者』力量的拉古涅发生战斗也不足为奇。

拜当下糟糕透顶的状况与新得到的技能『恶感』所赐，我弄清了曾经感受到的恶寒的原因。这时，四色的魔法以拉古涅的身体为基点扩散开来。

正如她自己所恳求的那样，四人各自擅长的属性魔法被释放了出来。

虽然释放出的全都只是张开魔力膜的基础魔法，但其来源却是强到犯规的『理的盗窃者』，并且那些属性也完全没有发生排斥，而是并存、共鸣、重合在了一起。

学院的教科书中第一页就会介绍到的最为基础的魔法《Field》，在拉古涅手中却化为了截然不同的高位防御魔法。

暗、地、风、木的魔力，黑、白、翠、绿的颜色逐渐重叠、融合、混杂、变厚，最后合而为一，呈现出含有许多杂质的奇妙的黑色。

那是一种就好比用上千年的时间将描绘了丰饶大地的绘画反复涂抹，因涂抹的时间过长，以至于分辨不出究竟使用了怎样的颜料的黑。仔细看去便可以发现，黑色之中闪烁着自然与水晶的光辉。

像是要覆盖整个地下空洞那般，不可思议的黑膜不断扩张，并与玛利亚放出的白色太阳相接触。

刹那间，世界强烈闪烁。

黑与白的魔力粒子四处飞散，两个魔法彼此抗

争。

混合了多种颜色的黑与纯化为一色的白势均力敌。

这两个针锋相对的魔法互相倾轧，使得整个地下空洞剧烈摇晃，像乐器一样发出了奇怪的高音。

若是认真观察，这一幕很像是为烧死拉古涅而笔直前进的白色太阳在被与其接触的黑膜拽·向地面。

黑膜不断向下牵引，白日不断向前行进。

独特的火花和清响相结合，构成了一幅幻想般的惊人景象。

此时，拉古涅分析状况似地嘟囔道：

“……强、强行混合的话魔力就会趋近于黑色了啊。并且，该怎么说呢，还很沉重……！我原本是打算防御的，为何却释放出了这么一个奇怪的

魔法……！”

本是为防御、弹开而释放的魔法，不知何时却变成了使・他・者・下・沉的魔法，这让施术者本人也吃了一惊。与其对峙的玛利亚也惊讶地喃喃道：

“这种力量的来源和我一样……！？即便如此，还是我们的磨合时间更……！！”

她和我一样惊异于拉古涅与『理的盗窃者』的魔石进行了『亲和』的事实。不过她很快便重新凝练杀意，以己方的牵绊更胜一筹为由给自己鼓劲。

“就算你更加熟练，我这边也有四块魔石啊~……！！想要角力正合我意！我应战！！”

她们都选择了不要花招的魔法交锋，将浓郁的魔力再次注入了各自的魔法。

最后，像是要竞争谁才是世界上与『理的盗窃

者』最为『亲和』的人，二人咆哮道：

“给我燃烧殆尽 a 啊啊 a 啊啊啊啊啊 —— !! ”

“a 啊啊啊 AAAaAAA —— !! ”

白色太阳进一步膨胀，体积增大到了不止是人，甚至连后方的『世界树』都能吞噬的地步。

黑色的膜进一步加厚，变为必须用 “障壁” 来描述的坚实厚重的魔法。

毫无疑问，两方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魔法。

这绝无仅有的强大、纯粹、充满杀意的竞争令我不觉间看得入迷。

身为骑士，我自然会对强大抱有一定的憧憬，而当下眼前之所见足以称得上登峰造极。

脚下的血池在完全蒸发后变成了暗红色，地下空洞内部被染成了黑白两色，魔力余波的粒子在周围的墙壁上刻画出了无数穿透的星屑般的花纹。

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这种均衡难以保持下去。

作为余波一部分的热风逐渐突破了我的风之防御。

再这样下去，仅仅是在观战的我就要比使用魔法来交锋的拉古涅和玛利亚先完蛋了。

这时，我注意到拉古涅后方的法芙纳生成了流动的血之壁来防御。不愧为『理的盗窃者』之一，他看上去仍然绰有余裕。

自己绝对不能早早就撑不住了，我可不想妨碍同伴的战斗。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飞散的魔力粒子蚕食破坏着我的风魔法，呼啸的热风像是要融化我全身的肌肤。

再不使出最终手段，我恐怕连滞留于此的资格都没有了。

痛感于此，我决心发动能让自己留在这个舞台上的魔法。

——然而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在此之前，那件事发生了。

“咦，怎么回事？”

“什——!？”

拉古涅突然声音走调，玛利亚也发出了惊疑之声。

随后，魔法的交锋迎来了结局。

一切发生在刹那之间。

我本以为白色太阳的魔力要强于黑色障壁，可是在下个瞬间力量的关系就『反转』了。

白色太阳的热度急剧减退——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

并非是黑色障壁将其侵食、吞噬了，而是白色太阳自己衰弱、消失的，就好像魔法构筑中止了

一样。

这种结果似乎超出两人的预期，她们都表现得十分困惑。

拉古涅分析着现象，自言自语道：

“刚、刚才的是、先前那个『星之理』的力量……？难道说它的发动对象不仅限于人，还包括了魔法吗？并且它擅自就……”

“嘁，是『魔法相杀(Counter Magic)』吗……！感觉似乎是解除系的能力……不对！即便如此，这次我用多个魔法全方位攻击的——话……——”

拉古涅仍维持着耸立的黑色障壁。

与其相对，玛利亚则准备追击，当她凝练起魔力，正要向前踏出一步之时——她突然倒向了前方。

她就那么趴倒在地，一动也不动。

“诶？”

她对面的拉古涅目瞪口呆，在远处旁观战局我和法芙纳的感受也与她相同。

拥有万人难敌的魔力和生命力的玛利亚突然力竭倒地。

感觉搞不好连国家都能烧尽的热源一瞬间之间便冷却归零。

我虽然因地下空洞内的热风消散而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两人间的战斗却——

“虽然只是推测……难道说这种能力由火焰传到了本体……致使她死亡了吗？”

正如拉古涅所说，玛利亚一动不动，像是死了一样。

看到她倒地的身影，我感到毛骨悚然。我刚想跑过去确认她的状态，玛利亚的衣服下摆中就爬出一位少女，叫喊道：

“玛、玛利亚大姐姐!? 你怎么了，大姐姐!?”

黑色从玛利亚的衣服上褪去，取而代之的是莉帕扶起她的身体，确认了她的呼吸。从莉帕的表情来看，玛利亚并没有死亡，但也不会马上醒来。

莉帕站在倒地的玛利亚前面，凝聚暗之魔力生成了巨镰。

“这样的话，就由我来……!!”

她显露出战意，对拉古涅怒目而视。但她面前的敌人却不为所动，再次自言自语道：

“这次的对象似乎是昏过去了啊……这种力量……就像在帮倒忙啊。不像在使用力量，而是像在被力量牵着鼻子走……——”

在此期间，她解除了逾规的基础魔法《Field》。

涂染地下空洞内部的魔法全部都解除了，留下的只有荒芜的大地和『世界树』。从拉古涅的样子来看，她似乎认为以莉帕和我为对手没必要释放那么夸张的魔法。

对。

这纯粹是因为她觉得我们不是她的对手吧。

莉帕对此应该也抱有同样的看法。她表情扭曲，像是自尊心受挫了一样，为了复仇而鼓起战意。

我竭力劝阻道：

“死神，住手！那个魔女由正面全力攻击都轻描淡写地败给了她！别人就更不可能是对手了！！”

那不是一场普通的败北，而是败在了拉古涅对新获的力量的测试之下。

“或许是那样……但我必须去确认大哥哥的情况……”

莉帕停下了脚步，不甘地对身后的我回答道。

“想确认也是办不到的！拉古涅现在有四块魔石，而且全都能被她调动起来！更何况她身后还

有个法芙纳啊!!”

原本只对付法芙纳的话就必须借助玛利亚的力量了，更何况现在摸不清底细的拉古涅也成为了敌人，只靠我和莉帕已经毫无胜算了。

疑似基督的尸体就在眼前，同伴中最强大的玛利亚也已折戟——我的思考却冷静到了令自己都感到惊讶的程度。

我并非预料到了这种状况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我对这种状况不是没有现实感。

单纯是因为我已经是第二次遇到这种状况了。

我以前体验过一次类似的状况，那就是说我崇拜、心醉于他也不为过的兄长海因·赫勒比勒夏因死去时的经历。

因此，我知道人该败的时候就是会败，该死的时候就是会死。

即便相信某人是绝对无敌的，现实却会截然相

反。十分没有道理的，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重要之人就会殒命。人生中就是会有即便无能为力，没有时间悲伤，却也必须接受事实的时候。

兄长留下的训诫赋予了我些许从容。因为他的指导，即便我现在心如乱麻，也能做出这种情况下必要的反应。

“你也已经明白了吧!?”

这位名为莉帕的黑色少女拥有着与其年幼外表不相称的聪颖头脑，且在同伴中也是数一数二。正因如此，我也就长话短说了。

“呜~——”

莉帕呻吟着向后退去，似乎得出了理性的结论。

如果那真的是基督的尸体，比起死者，应该优先守护活着的玛利亚。如果那不是基督的尸体就只会是陷阱了，应该无视敌人，与真正的基督汇

合。

“冲动行事只会白白送命！为了复仇而舍弃生命之类的愚蠢举动还是算了吧！你只考虑将情况传达给上方的龙人（Dragonewt），尽可能聚集更多的人，重整态势就好！我来争取时间，你带着那个昏倒的魔女快走！！”

我强硬地下达了指示。

我们根本不是那两个人的对手。

至少要在己方的主场战斗——否则转眼之间便会命丧九泉。

“我、我明白了！”

莉帕很快便点头同意了。

想来她应该也曾失去挚爱之人，或许是学到了和我一样的教训，她迅速钻入了玛利亚的衣服当中，然后昏厥的玛利亚像苏醒了似地动了起来。

很可能是莉帕通过移动那件充满魔力的黑衣

来强行操纵的。

随后，莉帕更是使用了经常在迷宫中用来逃亡的魔法《Dark》，喷出了大量黑雾。

她散布着黑暗，包裹着黑暗，带着玛利亚向墙壁移动。

最先对此做出反应的是法芙纳。

“……拉古涅，你要自问自答到什么时候？让她们逃走真的好吗？”

他指着攀爬墙壁、向上逃走的那团黑暗，对旁边的拉古涅说道。

拉古涅中断了独白，表情重归冷酷。

“不，当然不行……法芙纳，我要作为主君对身为骑士的你下达最初的命令。追上并杀死她们。回收了『火之理的盗窃者』的魔石之后，杀净眼前所见之人。竭尽全力让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化为血污。”

结束了同玛利亚的战斗后，她的神色仿佛继承了方才火焰中全部的杀意。

听到那充满杀意的命令，法芙纳皱起眉头。

“喂，你等一下……你的命令不是『捕获』而是『全力杀戮』吗？现在的你应该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吧？”

“是的，我明白。我与诺斯菲小姐不同，打算肆意驱使你哦。不许你手下留情，杀了再杀，杀个不停吧。那一定是让我始终位居第一，并向下个领域迈进的必要之事……同时，它对你的救济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不管骑士的面色多么为难，她也断不打算推翻前言。

法芙纳听完大感惊讶，但最后还是认命般地点了点头。

“……哈哈，对我也是、吗。你还真是擅长这种

事啊。……我知道了。如果这个回答就是你的愿望的话，那我就协助你吧。倒不如说，反正身体也会擅自动起来啊。——《Blood・Warez》。”

法芙纳将地下空洞中残留的除了『世界树』上的以外的血液全部聚集到了自己的身上，然后和莉帕一样，包裹着大量的鲜血，将疑似基督的尸体收入其中——开始了追踪。

那团血液迅速附上了墙壁，像在表达地下已经没有能拴住它的锁链一样，开始向上追赶那团黑暗。

“——《Tauz Schuss・Wind》!!”

我向其背后全力释放魔法，构筑出巨大的风柱，一个接一个地投掷过去，但那团血液仿佛背后长了眼睛一般全部躲过。

投出了超过十根风柱后，我放弃了对它的妨碍。

我的魔法击碎了墙壁，在落向地底的石之雨中，拉古涅同我亲切地说道：

“虽然我这边也是一样，但你还真是轻易就放走了法芙纳啊……”

我的魔法打不中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击出魔法的期间，我的意识始终集中于拉古涅一身。从她的性格来看，我觉得自己一移开视线恐怕就会受到偷袭，但我的想法似乎被她看穿了。

拉古涅在出其不意这方面的能力无人能及，我在这方面肯定无法和她较量。

这个人果然很危险。

她的战斗方式本来就很难对付，现在又得到了等同于『理的盗窃者』们的魔力。

我必须将她拦在这里。

这件事只有深知她的战斗方式和性格，能力上

的相性也不错的我才能办到。若是放任她到达地上，恐怕任谁也阻挡不了她。

大概是猜透了我的想法，拉古涅笑着说道：

“哈哈~。看来你好像认为我才是最棘手的啊~。认为比起『血之理的盗窃者』，我更加危险。.....哎呀，当第一就是辛苦啊~！不能像以前一样轻松了！一直被警戒着，都没法偷袭了！哈哈哈哈哈。”

我完全无法通过她的表情揣摩她的想法。

有什么事值得她开怀大笑的吗？

她真的觉得辛苦吗？

为什么她要以那样的身姿落到此处呢？

不久前还能从中感受到些许同僚间牵绊的她的内心，现在却变得无从揣摩。

“你的判断很正确，莱纳.....不过作为代价，你会死在这里。”

她的声音毫不掩饰地散发着冰冷。就像在表示这才是她真正的语气一样，她那蹙脚的敬语也不复存在了。

我决定不再多想，直接战斗。

已经没有什么余地让我询问和思考了，若是在拉古涅——应该说，若是在作为敌人的拉古涅面前露出一丝破绽，那我就死定了。

拉古涅的身体如蜃景般扭曲，渐渐透明，与背景同化，消失于其中。

我感觉到她发动了某种魔法。

如果是使用风来透明化的话，作为风之骑士的我肯定是能看穿的，凭借空气的流动就能得知她位于何处。但我确信这种方法对她并不管用。

她使用的恐怕远不止风魔法，同时也发动了其他的技能。说得更确切一些，她是借助『理的盗窃者』的力量透明化的。

与周围同化，将自己的魔力归零，甚至不干扰空气的流动。她连自己存在于世这件事都掩盖了，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无物』。

『恶感』使我得知，她的消失（力量）就是达到了这种境界。

明明与拉古涅面对着面，我却完全看丢了她的。

与此同时，上空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

这由遥远的地上传来的冲击甚至令地下的我都浑身一颤。

恐怕是刚才追上去的法芙纳动真格地使用了魔法吧，爆炸声传来的下个瞬间，非比寻常的大量血雨倾注到了地下空洞当中。

我想抬头确认到底发生了什么，谁在与法芙纳战斗，却硬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恶感』告诉我，一旦转移了注意力，我就会

死。

只要露出一瞬的破绽、受了一点小伤，我就会如拉古涅所说的那样死去。

自己技能的强烈警告令我在仅仅数秒之间便流出了一身冷汗。

我保持警惕，一动不动。

即便血液沿头顶流下，将我的双眼染红，我也没有闭上眼睑。即便倾注而下的血液将地面和墙壁染红，如生物般蠢蠢欲动，我还是注视着前方。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能焦躁，必须冷静，只考虑将迟早会偷袭过来的拉古涅反杀的事情。

如果『恶感』的躁动登极，以杀死我为目的的敌人肯定就近在咫尺。

距离恐怕……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接近。

因此，我——

独自一人伫立于鸦雀无声的地底中央，毫不掩

藏自己的身影。

迷宫的战斗也好，怪物的狩猎也好，骑士的决斗也好，大会的比试也好，路边的争吵也好，其开端都不会呈现以这样的形式。但是就在这种不合常理的情况之下，莱纳·赫勒比勒夏因与拉古涅·卡伊库欧拉的厮杀拉开了序幕。

322. 千年之阶的前方

死了。

父亲大人他死了。

全都是我的错。

都怪我一味地撒娇邀宠，事情才会变成这样。

“呜、呜呜……呜啊啊啊、a 啊啊 a 啊啊啊——！”

我不停地悲叹、啜泣。

泪水无穷无尽，恸哭无以羈止。

这就好像心脏的鼓动一样欲止而不能。如果不借助哭泣来宣泄感情，我就会被自己犯下的罪过压垮，气闷而绝。所以为了让我苟活，本能令我泣如雨下。

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

也不知道在自己哭泣的期间都发生了什么。

过度的哭泣几乎夺去了我辨识的能力。

甚至要让我忘记自己究竟是因为什么会如此悲伤。如果将原因忘掉的话，我一定就能从痛苦中脱身了吧。

那种忘却想必是内心自我保护的一种机能。

我明白的。所以我即便痛不欲生，也还是发誓绝不能忘。听着自己的悲鸣，我一遍又一遍地确认父亲大人死亡的事实。即便这让我一次又一次地为他的死而椎心泣血，可我还是将这个不断重复。

死亡固然令人悲痛，可对悲伤的遗忘只会招致更加深重的悲伤。这是我之前从朋友那里学来的教训。

为了不至重蹈她的覆辙，我在兵戈消歇之后的四十五层的中央——在面目全非的房间里不停地自怨自艾。

父亲大人已经不在。他被杀害、被带走了。

而当事人拉古涅也早已离开了这里。

在表示对我毫无兴趣之后，她去往了上层。

枯留于此的我只是不停地哭、不停地哭不停地哭
不停地哭——哭到最后，发・生・了・捩・转。

“——!?”

恸哭戛然而止。

有那么一刹那，我产生了一种时间静止般的错觉——于是我猛然意识到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赶忙回头向后看去。

我隐约觉得有什么人在身后看着我，有什么人在向我搭话，有什么人在指引我该做什么，于是我试图寻找那什么人究竟是谁。

理所当然的，我在身后没有看到任何人。

只看到了魔法肆虐之后的断壁残垣。

这里再没有任何第三者存在。如果有，那么我不可能察觉不到。我再怎么说也是『光之理的盗窃

者』，没有道理会察觉不到。如果真的有什么存在是我所不能察觉的，那它只可能是——

“嗯、呜……—”

当我环顾周围的时候，怀中传来了呻吟声。

忘我的哭泣让我一直无暇顾及她的存在。但她的状况绝对不能置之不理。我连忙用袖子擦去脸上的泪水，发出了不同于悲鸣的声音。

“拉、拉丝缇娅拉……！啊、a啊啊啊、血、好多血……！！”

在我怀中的是命悬一线的妹妹。

此时此刻，她的腹部依然血如泉涌。就算施以回复魔法紧急治疗，出血量也丝毫没有减少的迹象。这也是当然的。我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这当中的原因，毕竟这是我亲手造成的伤。就是我用『赫尔米娜的心脏』刺伤了她，所以这伤【永远无法复原】。

“呜、呜呜，我不会让你死的……!绝对不会……!

拉丝缇娅拉，我一定要……!!”

既然是治不好的伤，那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已经知道了。

除了这个力量的所有者、『血之理的盗窃者』以外，有办法能治疗这个伤的人就只有我了。我相信自己的【光之理】可以对抗这充满杀意的【血之理】——

所以我要祈求。

合上双眼，怀着强烈的愿望祈求自己成为她的『代替』。

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是一个真诚的好孩子，诺斯菲·弗茨亚茨是一个不坦诚的坏孩子。更何况我还是让她负上这【永远无法复原】的伤的罪魁祸首。是了，岂止是坏孩子，我根本是十恶不赦的罪人。

罪人（我）有怎样的遭遇都无妨。

所以，拜托了，请救救拉丝缇娅拉。

其它的一切我都不奢望，只求能救救我怀中的她。

当然，我知道自己能做到的只有成为『代替』而已。哪怕我一无是处，可无论如何我也希望能帮到她。拜托了，让我作为『代替』救救她吧。

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

不过是神明也好、还是世界也罢，谁来都可以.....

拜托了.....！

让我和拉丝缇娅拉.....！！

“——『我于此弃旗』——”

不意间，祈愿的语句脱口而出。

在我意识到它是『咏唱』的一瞬间，腹部突然产生了一种被火焰炙烤般的痛楚。

“好痛——！”

我睁开双眼，将目光从怀中的拉丝缇娅拉移至自己的腹部。

在那里发现一道全新的伤口之后，我小心翼翼地
对拉丝缇娅拉的腹部进行了触诊。

——伤・口・不・见・了。

它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就像我祈求的那样，我『代替』她承・受・了这
道伤。

然而不等心中的喜悦溢于言表，它就被紧随而至
的痛楚驱赶得无影无踪。

腹部的灼热感很快漫及全身，这烈火焚身般的煎
熬好比置身于一座烤炉。

“咕、呜啊——！！”

岂止是疼痛，这是远超疼痛、甚至凌驾于剧痛之
上的痛楚。

这股痛楚毫不留情地折磨着大脑，令我动弹不得。

我居然……

居然让重要的父亲大人和妹妹承受了这样的痛楚……

悔恨又深重了许多。事到如今我甚至无法理解自己当初为什么会做出那种事。我恨不得杀掉那时候的自己。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恨意和愤怒无止境地膨胀，最终令这份感情不辨方向地冲破了喉咙。

“呜啊、啊啊！啊啊啊……—！！”

想要大喊。

想要始终不停地大喊。

喊到喉咙嘶哑、喊到胸口涨破、喊到四肢瘫颓。

可是来自怀中的低喃制住了我的嘶喊。

“诺斯菲……？”

面色发青的拉丝缇娅拉睁开了双眼，在怀中仰望我道。

我旋即意识到自己远没有哭喊的资格。

现在比起自己的问题，拉丝缇娅拉的优先度要高得多。为了确认她的状况，我强忍痛楚开口问道：

“……你、你醒了吗？”

我之所以能装出一副常态，还是拜腹部出血状况的缓和所赐。

不用检查我就能感觉到，伤口周围正在逐渐向『半死体』转化。就算这伤无从治愈，有爬虫类的鳞片覆盖的话总是能起到简易的止血效果。

不惟如此，当前情况下的『留恋』的增加让我作为『光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更进了一步。父亲大人的死和自己的罪——这过分滋长的『留恋』已经剥夺了我以正常的状态迎接死亡的权利。失血过多这种平常的死法于我而言未免太过轻松，

这个世界是绝对不会容许的。

正因如此，由我代替拉丝缇娅拉承受这【永远无法复原】的伤定是最好的选择。与伤口一同而来的痛楚固然是种煎熬，但这跟死亡的危险相比便显得不值一提。所以这是十分合理的分担。

“嗯。身体突然又有了活力……是诺斯菲帮我治疗的吗？”

最重要的是，看到她在我怀中恢复活力的样子已经是最好的回报了。安心感如同服下了一副良药，驱散了我的痛楚。

“……嗯。我的回复魔法可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放心吧。”

用自豪的语气给出答复之后，我就这样抱着她起了身。

拉丝缇娅拉在我的带动下用自己的双腿站稳了脚跟。在确信她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之后，这次反

而是我一把扑进了她的怀里。

“拉丝缇娅拉……！啊啊、拉丝缇娅拉，太好了……！！”

从紧贴的胸口，我听到了她心脏的鼓动声。

声音通过脸颊直达我的心脏。我现在成功帮到了自己的一个家人，这让我感到自己稍稍偿还了一些罪孽，难免高兴得不能自己。

“好、好痒啊……！没问题的，我已经没事了……！比起这个，现在更要紧的是……！”

拉丝缇娅拉温柔地将我推开，接着立即开始确认四十五层的状况。

无视一片狼藉的家具和瓦砾，她的目光最终聚焦于一处。

那是血泊之上的手足。

“拉丝缇娅拉……父亲大人他……已经……”
不等我说完，拉丝缇娅拉便颌首道：

“嗯，我知道的。虽然意识模糊不清，但我还是断断续续地听到了对话的一部分内容……”

这让我相当惊讶，想不到她在那般凄惨的状态下也没有失去意识。

这也就是说，拉古涅那些冷酷的话语也被她听到了。在那当中势必包括了拉古涅对我的批判。

在那样一番大放厥词之后，我就连保住死去的父亲大人的遗骸都没能做到。只要一想到拉丝缇娅拉知晓了如此不堪的事实，我便感到无地自容。然而，当我正感到难堪之际，她投来的话语却与幻灭和叱责毫不相干。

“呐，诺斯菲，我有个问题想问。在你看来，涡波他是你的『父亲』对吗？”

“诶……？啊、嗯……虽然现在说都已经晚了……可我是这样想的……”

“太好了……这样啊。涡波他做到了啊……以自

己的生命为代价.....虽然只有一步、只有那么一瞬间。可他确实改变了自己。”

拉丝缇娅拉看着我的眼神极尽温柔。

明明自己险些死在我的手上，最爱的人也因我而丧命，可是她仍然相信我、爱着我。

明白了这些，我不由地感到了不解。

拉丝缇娅拉走到父亲大人丧命的场所，在一片血泊中屈膝。

她看着留在那里的手足，细声低喃：

“因·为·这·样，我·才·活·了·下·来。”

我无法理解她这番话的意思。

她的表情和话语都让我捉摸不透，我不知道她现在的心情究竟是悲伤、哀悼，还是愤怒。

不，她不可能不悲伤。

死去的可是那个父亲大人啊。她肯定是无比悲伤、绝望、憎恨这个世界是如此蛮横无理的。不

然就太奇怪了。

当我在旁守望悲伤的拉丝缇娅拉时，我发现俯下身的她眼里流下了泪水。

——可是就只有一滴。

相较于我的泣如雨下，她要收敛许多。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出发吧。诺斯菲。”

接着，她甚至拭去了那唯一一滴眼泪，抬起头，表情充满了活力。

拉丝缇娅拉站起身，强而有力地向前踏出了一步。

见她情绪转换得如此迅速，我不禁发问：

“出发、是要去哪里……？”

“去质问拉古涅。问她究竟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听到她的回答，我不由浑身一僵。

——拉·古·涅。

明明敌人不在这里，可我光是听到这个名字就双腿发软，牙齿打颤。

不仅如此，我甚至接二连三地吐露出一些丧气话。

“就、就算去问她，又能怎么样呢？就算问了，父亲大人他也回不来了……无论得到怎样的答案、都没有意义……去追她的意义、已经不存在了……”

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在嘶喊着绝不能再与拉古涅相会。

不只是她有战胜了父亲大人的成绩的问题。她太危险了。她是那样贪婪地渴求力量，那样偏执地追求胜利。在战斗、厮杀这一领域，几乎无人能与之匹敌。

与她敌对的行为和自杀无异。

然而拉丝缇娅拉平静地摇了摇头，否定了我的意

见。

“不会没有意义的。我觉得活下来的人有必要替死者弄清理由……如果她的理由可以接受的话，我想涡波也不会对自己被杀这事有什么怨言。”

“接受自己被杀的理由……？——你傻了吗！？那种理由绝对不可能存在！请不要说这种胡话好吗！”

要问清『下杀手的理由』这点我还可以理解。但视情况而定也不是不能原谅加害者这种主张，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太荒谬了。

然而我的愤怒却让拉丝缇娅拉感到了惊讶。接着，似乎感觉到自己触及了逆鳞的她小心翼翼地辩解道：

“咦、咦？有那么奇怪吗……？我想、如果涡波还活着的话，他应该也会说同样的话啊……比起报仇更优先于交流，这不也是涡波的习惯么……”

我因她的回答而失语。

她说的没错，父亲大人的确可能这么说。

即便是面对我这样一个不讲道理、糟糕透顶的棘手敌人，父亲大人也始终没有选择战斗。他拼上了性命，向我伸以援手。我无法断言说他不会对拉古涅做同样的事。不如说可能性相当高。

即使如此，这种思考方式终究是我所不能仿效的。

我根本不可能做到。一般而言，重要的人被杀害的话，人不可能冷静地选择与凶手对话。

“我不能理解……太奇怪了。这太奇怪了……”

这话我之前也对父亲大人说过。

拉丝缇娅拉没有表示否定，她干笑了几声，了然道：

“……抱歉。果然啊，我的果然还是太轻了呢。不，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我和涡波今天都做

好了死亡的觉悟吧？”

拉丝缇娅拉的神情就像一个无惧于死亡的受刑者，一想到让她做出这种觉悟的不是别人就是自己，我便悲痛不已。

当然了，我无法不去阻止她。

“——不要再把死这种东西挂在嘴边了！你不可以将它说的这么轻巧！绝对不行！不行啊！”

如果拉丝缇娅拉也死了，那我就真的穷途末路了。要是连这最后一点活着的意义都失去的话，我就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再也站不起来了。

那远比死亡还要可怕。

我走到她身边，恳求道：

“求你了……拉丝缇娅拉，你无论如何也不能死……”

面对我的恳求，拉丝缇娅拉露出了困扰的表情。

困扰到最后，她——

“.....我会努力不死掉的。”

也还是没有与我许下约定。

与此同时，父亲大人方才的话语闪过了脑海。

“如果真到了那时候” “一起” “到那时我会陪她一起死” “我也好拉丝缇娅拉也好，都愿意为你而死” 。

因为拉丝缇娅拉怀揣着同样的觉悟，所以她才能了无惧意地选择去面对拉古涅吧。更有甚者，如果拉古涅的理由真的能让她接受，那么她到时候恐怕会选择与父亲大人一起——

“很抱歉，诺斯菲，就算只有一个人，我也要去追拉古涅。这不光是为了询问她行凶的理由.....我还要弄清楚她为什么要将涡波的尸体带走。我想涡波的尸体一定还有什么蹊跷。而那很可能就是我们的希望。我相信，一定还存在某种逆转的手段.....”

拉丝缇娅拉用她那双闪耀着黄金光芒的眼睛看了过来，而我此时仍眼泛泪光。

她的话语是那样的充满希望，是那么的明朗……可我却因之头晕目眩。

重要的妹妹的双眸让我感到了恐惧。

她那双金瞳实在太过深邃，给我以注视太久便会被吸入其中的错觉，让心脏狂跳不休。那显然不是平常人的眼睛，它令我痛切地意识到，尽管拉丝缇娅拉和我一样都是『魔石人类』，可我们之间还是有决定性的差别。

——那就跟我在千年前深刻感受到的，自己与缇娅拉大人的差别一样。

要说相差最著的，那便是爱的形式了吧。

即便失去最爱的人也能勇往无前的拉丝缇娅拉的爱，其扭曲程度之深是毋庸置疑的。

她方才评价自己的爱太“轻”，这并没有错。缇

娅拉大人在很多地方也和她一样表现得轻了些。可是，她们以牺牲重量为代价获得的，是极其深·远的爱。

因为这种『轻且深远』的爱，拉丝缇娅拉理所当然地认为『区区死亡不可能将相爱的两人分离』。就算生死相隔，只要灵魂的联系还在，爱即是不灭的。爱的神髓不在于物理上的相互接触，而在于精神上的相互理解。

——正因如此，她才能这么从容。

一言以蔽之，就是异常。

可是，或许就是因为父亲大人的恋爱观也同样异常，两人才会倾心于彼此吧。

虽然早就明白，但现在我又一次意识到，无论是从父亲大人那里得到的爱，还是与父亲大人之间的距离，拉丝缇娅拉都是『第一』，而不是我。

既然位居『第一』的拉丝缇娅拉表示还有希望，

那我就可以相信它的可能性。

“你觉得父亲大人他还活着吗.....？即使变成了那样，他也没有死.....？”

“我觉得不无可能。曾经活在千・年・前的诺斯菲怎么看？这种事没有过先例吗？”

不假思索地做出答复的拉丝缇娅拉实在是太过耀眼、太过离谱了。

如果一直同她交流下去，我恐怕会发狂的。

自然而然的，我一时语塞。

我是亲眼看到父亲大人他死在自己面前的。心脏被刺穿、手脚被砍断、连颈椎也被插断了。人在那种状态下不可能还活着。

一定要说有什么手段能保住性命，那就是怪物化了，可是父亲大人他直到最后都是人类。在拉古涅密切的监视下，他确实实地以人类的姿态丧命了。

当我的理性即将递出答案之际——『千年前』这三个字迫使我重新展开了思考。于是乎，在它成功与记忆连上线后，一份过去的经历浮上脑海，我断断续续地开口道：

“千年前……如果说有什么希望的话……使用我真正的『魔法』、或许……”

很久很久之前，我对类似的问题有耳闻。

在过去，西斯与迪普拉库拉曾说过，『光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是为了将世界凝聚在一起而存在的。并且他们都要求我用这种力量挽救这个世界，为其带来和平。

但有那么一个人——勒伽西却示我以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那便是『不老不死』的魔法。当时的我认为它全无必要，所以没有将之放在心上，可现在想来，它简直就是为了这种时候而存在的魔法。

“如果借助立足于我盗取的世界之理的魔法的话，我能够赋予唯一一人——赋予他『不老不死』的特性。”

“『不老不死』……？诺斯菲能使用那样的魔法吗……？”

“将我制造出来的其中一名使徒表示是可以的。不需要多大的准备和牺牲，只要我到位了，就可以让一个人复生。”

当然了，我没有自信保证万无一失。

毕竟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如何行使那个魔法。

刚才以拉丝缇娅拉为对象施展的【光之理】是我的第一次尝试。尽管如此，只要以其为基点往更高层次升华的话……我觉得确实不无可能。即便是已死之人，我也能令其起死回生。

就在我斟酌自己的魔法的可能性的时候、

“诺斯菲，那个魔法需要『代价』是吗？”

拉丝缇娅拉问我，作为驱使那种力量的代价，我会失去多少东西。

相应的代价是什么，我并非没有头绪，而且不少。应该说，能想到的代价多到让人困扰的地步。

可是坦白的话，她必然会为我担心。于是我选择将诸多代价按下不表，仅予之最稳妥的答复：

“.....虽然有，不过不成问题。『光之理的盗窃者』的『代价』是『让内心变得坦率』，算是比较轻松的了。其实我现在就背负着相当程度的『代价』，但并没有多难——、——诶!?”

还不等我说完，拉丝缇娅拉便抱住了我。

她将我拥入怀中，以死死将我抱紧的方式打断了我的话。我连忙从她的拥抱中抽身，询问道：

“——、噗哈！拉丝缇娅拉.....?”

“不对，你不可能不难受吧.....那个，怎么说呢，不好意思了，没能让涡波给你这个拥抱。你

一个人努力坚持到今天，真的辛苦了……被迫承受『让内心变得坦率』这种代价，根本就是一种拷问不是么，是虐待啊。诺斯菲，你真的很了不起……”

拉丝缇娅拉并不愿意接受我所能想到的最稳妥的答复。

接着，就像是在犒劳一般，她抚摸起了我的脑袋。

“不、不对……没有那回事……没有、那回事……”
明明我想要表达明确的否定——可出口的声音却十分孱弱。

她温暖的掌心摘除了我内心的坚壳。

暗藏于其中的伤痕（记忆）于是流溢而出。在一千年前作为道具而生，而后心灵坏死，为追寻父亲大人而反复『咏唱』，在无尽的战斗中度过的日日夜夜如浮光掠影一般闪过了脑海。

这所有的伤痕都得到慰劳，得到了她的一声你辛

苦了，这让我无可奈何地，眼眶发热。

——泪水要遏止不住了。

可是我还不能哭。

就像自己说的那样，并没有那回事。

我现在没有资格讲什么悲伤和辛苦。将父亲大人逼入绝境的我绝对没有这么想的资格——

可是拉丝缇娅拉的抚慰实在过于舒畅，让我几乎控制不了自己，恨不能马上合上双眼，沉浸在这种舒适之中。

拉丝缇娅拉为了向我伸以援手而拼上了自己的性命，即便被我刺伤也仍旧相信着我，说自己是我的家人。而这样一个人现在给了我抚慰。

何止是眼眶，腹底也一样滚烫。最重要的是，我的心现在盈满了温暖的事物。

自从我在一千年前背负了父亲大人的感情以来，我就再也没有体会过这样一种心情。

不妙，再这么下去的话，我会.....我会.....——不可以!!

“总、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个魔法有一试的价值.....! 说实话，虽然不敢说有十足的自信，可无论以什么为代价，我都一定会掌握那个魔法! 请让我挑战一下!! ”

我逃离拉丝缇娅拉的爱抚，大喊道。

见状，拉丝缇娅拉用不甘的语气低喃：

“嗯.....听到你说『无论以什么为代价』，总感觉我和涡波的努力都成了无用功，心境有些复杂啊.....那么高调地标榜说为帮你而来，结果反而要依赖你.....”

她咬着嘴唇，由衷地感到了不齿。

拉丝缇娅拉想必是觉得这样算不上帮到了我吧，她在思考有没有不靠我真正的魔法也能令情况有所好转的办法。

“不是的！你们确实帮到了我！而这一次轮到我来帮助你们了！现在到了我为自己的任性负责任的时候了！我必须负这个责任！虽然拉古涅确实很可怕……但我一定会趁其不备对父亲大人的身体施展魔法的！我一定会、想办法——”

话没说完，我便为自己的装腔作势感到了恐惧。居然说要趁那个拉古涅不备？

在此之上还要让从未施展过的魔法一次成功？

不安——岂止如此，理性在控诉说绝不可能。

我一边说一边冷汗直冒，好不容易才取回一点热度的脸又失去了温度。我不得不竭力遏止身体的颤抖，以防让拉丝缇娅拉担心，可是、

“我们大家会压制住拉古涅的。诺斯菲不用一个人去战斗，还有我们在，多依赖一些我们吧……”

我的逞强没能坚持到最后。

拉丝缇娅拉察觉了我心中的想法，摇头表示没有

那个必要，并试图握住我的手。我没有拒绝，一面接受从拉丝缇娅拉手中传递而来的热量，一面点头：

“……嗯，那就拜托了。……我想我一定无法战胜拉古涅吧。”

这也是从朋友那里学到的教训。

即便在这里逞强也没有意义，最后只会因力不能支而失败。正因为深知这个道理，我才没有将逞强坚持到底。

拉丝缇娅拉对我坦率的答复报以微笑。

“嗯。……好了，方针差不多定好了，我们出发吧。……既然是我们去追人，那就得加快速度才行啊。”

以此为结，我们决定采取行动。

临出发之前，拉丝缇娅拉指着地上的东西说：

“啊、这些手脚……”

“那个、这样吧，将它们存入我的魔法好了。”
考虑到之后可能会用到它们，我怀着复杂的心情
将父亲大人的四肢收进了『持有物品』当中。

“哦～，你这个便利的魔法跟涡波一样啊。原来
诺斯菲也能做到这种事吗。”

“是的，因为我有这方面的素养，所以有过练
习……”

考虑到身世的问题，这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不管
是咒术还是次元魔法，我都能予以掌握。

当我不由地回想起自己为了追上父亲大人而拼
命研习的过往时，拉丝缇娅拉沿着地上的血迹迈
出了脚步。

血迹在向四十六层延伸。

“这些涡波的血、看来要往上走啊……”

“嗯，拉古涅自己也说过她要去元老院。”
我尾随她走了起来。

之所以不同她并肩而行，是我不想让她注意到自己捂住腹部的手。

每迈出一步，就有一股锥心的痛楚。

等到攀登阶梯的时候，我更是疼得忍不住要喊出声来。

即便如此，我还是慎而又慎地装出平常的样子，跟在拉丝缇娅拉身后前进。

我们沿着血迹往上走了一会儿，突然发现了一滩将血痕全部覆盖的血泊。

“——……这是！”

“是拉古涅干的啊。看他们的死相，不会有错了。”

血泊之上有数具尸体。

尸体的表情能够让我们推测出他们死亡前一刻的情形。

他们的表情大多没有因痛苦而扭曲，只是面露惊

骇。可见他们基本都还没搞清楚状况就丧命了。并且致命伤全都只限于一处要害。流出的血液还有温度，这确实是拉古涅的手法。

“抓紧时间吧。拖太久的话可能有别人过来。”见拉丝缇娅拉绷紧表情站在原地，我出言催促道。

她应该也知道没时间为逝者哀悼，于是跨过凄惨的血泊，继续往上进发。

路上我们又见到了形式各异的尸体。

看来镇守阶梯的骑士们无一幸免，讽刺的是，这也让我和拉丝缇娅拉得以畅通无阻地前往『元老院』所在的最上层。

理所当然的，『元老院』的成员也都被杀了。拉古涅所经之处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我们本以为拉古涅会待在『元老院』的房间，但看到血迹往塔顶延伸，于是只好继续往前进。

在路上，我们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那是一名女性的尸体——我记得拉古涅曾谈及说此人在她心中地位特殊。可就连这么一个人也成了尸体，鲜血染红了狭窄的阶梯。

沿着这条染成血色的阶梯走到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了最高处。

弗茨亚茨城的顶点。因为海拔实在过高，以至于此处素来与流云和凉风为伴。

黄金色的朝阳在一瞬间支配了我们的视野。

“呜哇～，这里好美啊……”

看到室外的景象，拉丝缇娅拉瞪大了双眼。

接着她走到了塔顶的边沿，全身心地感受着这黄金色的风、云和太阳。

……美？

这里的风景确实很美。

就好像置身于九霄云外，不免令人感到雀跃。可

是现在并不是沉浸在美景中的时候。我没有直奔边沿，而是自行追寻地上的血迹。

血迹和拉丝缇娅拉一样曾一度延及边沿——但在那之后折返，一直延伸到中央的天井。

“拉丝缇娅拉，血在那里……”

听到我传递的这条讯息，拉丝缇娅拉连忙道了声歉，接着直奔天井而去。

她屏息凝神，望向天井深处。

“看来拉古涅她到下面去了啊。……魔力最浓重的地方是、最下层？”

看来就算她的视力再怎么好，也没法在这里把握最底部的状况。

不过魔力的波动不难把握，她认为弗茨亚茨城的地下正在上演一场激战。

我同样有此感觉。说实话，那里有太多熟识的魔力了。

“要下去的话，还是先到二十层跟缇亚她们汇合比较好吧……？”

就结果而言，我们白走了一程，即便来到塔顶，拉古涅也已经不在了。

决定好接下来的行程后，拉丝缇娅拉那熠熠生辉的双眸重新看向了我。接着，她向我伸出了右手。拉丝缇娅拉的意思很明白。

她想纵身跃入这道深不见底的天井。

看地上的血迹，拉古涅一定也从这里跳下去了。已经确凿无疑的是，拉古涅人就在下面。一想到这点，我便怎么也不敢迈出一步，去握住拉丝缇娅拉伸出的手。

说实话，我好想逃走。

如果说拉古涅她在下面的话，那我便想往上面逃。

逃到比弗茨亚茨城的塔顶还要高的地方。一直逃

到这片天空的彼端——

“——放心吧。”

似乎是看穿了我心中的想法，拉丝缇娅拉微笑着低喃道。

这一句话将拉古涅从我的意识中驱离，让我重新看向了眼前的她。

她的长发随风飘扬，在流云的衬托下，那头熠熠生辉的长发仿佛溶入了这片黄金色的天空。

这让我觉得好美。

仅仅是看到这一幕，仅仅是同拉丝缇娅拉面对面，就让我拿出了本不可能拿出的勇气。

真是久违的感觉。

距离我上一次品味这种感觉究竟过了多久呢。

大概是自一千年前照顾父亲大人的衣食起居那时以来吧。

我感到自己现在终于寻获了一份渴盼已久的回

报。

从那一天开始，我坚信正确的人必将得到报偿，始终不停地前行、投身于无止境的战斗——最后来到了这一千年后的弗茨亚茨城的顶点。

在这里迎接我的人是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

不是父亲大人，而是和我一样的，为成为他人的代替品而生的少女。

冥冥之中有种不可思议的缘分，让我感到无比亲切的『魔石人类』。

为她的身姿所打动，我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她的手。

“——嗯。”

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拉丝缇娅拉将我拉到身边，接着倒向身后。

就这样，我们一起坠入了天井之中。

323. 认识死亡

随着我们不断下坠，高悬在正上方的那抹光的轮廓变得越来越小，就在它即将彻底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的前一刻，拉丝缇娅拉对坠落的角度稍作调整，抓住了天井边缘的栏杆。

在前往地上一层之前，我们首先在二十层这一中继位置落脚。

二十层在弗茨亚茨城内属于比较特殊的场所，整个楼层十分开阔，当中没有隔间。平时用于举行会面和舞会的大厅如今已是面目全非，摆设于其中的桌椅几乎无一幸免。仔细观察会发现，通往上下两层的楼梯口彻底被冰封死，杜绝了一切出入的可能。拜此所赐，负责警备的骑士们至始至终都被隔绝在了这一层之外。

硝烟散尽的这片战场上，我在大厅的一隅发现了不少熟面孔。

首先是缇亚，接着是将沉眠中的『水之理的盗窃者』阳潼大人抱在怀中的斯诺。她们那愿意与我这个敌人友好相处的善良品性让我印象深刻。

除此之外，在她们身边还有我麾下的五名『魔人』骑士。倒在地上的他们不仅失去了意识，还被铐上了枷锁，看来是都被打败了。

我与拉丝缇娅拉一起在面目全非的大厅中迈步，向她们接近过去。负责警戒的缇亚注意到了我们的身影，招呼道：

“拉丝缇娅拉!? 还有.....『光之理的盗窃者』!!”

理所当然的，她对我抱有很强的戒心。面对我的接近，缇亚选择严阵以待，赶在她做好释放魔法的准备之前，拉丝缇娅拉调解道：

“缇亚，放心吧。说服成功了.....”

“.....成功了吗？那就好。.....话说回来，为什

么只有你们两个人？涡波呢？”

未能看到父亲大人的身影的缇亚一边环顾周围一边询问。见状，拉丝缇娅拉低声思忖道：

“这是没见到吗……？不，是因为拉古涅本就善于掩藏自己的气息吗……”

既然拉古涅已经坠至深处，那么她在那之前完全有可能与待在二十层的众人相遇，可实际却并非如此。这也就是说，拉古涅刻意规避了与多余的对手相遇，径直落入了最下层。换言之，在这一层的人还没有得到父亲大人的死讯。

拉丝缇娅拉当然也察觉到了这点，考虑再三后，她答复的语气有所顾忌：

“涡波他、之后会来跟我们汇合的。嗯，之后一定会……——”

但话刚说到一半便戛然而止。

拉丝缇娅拉轻轻地摇了摇头，在道过一声歉后一

一如实讲出了此次战斗的结局。

“抱歉，我刚才说谎了。涡波死了哦，他被杀了。我们和诺斯菲在四十五层的战斗结束后，他被拉古涅·卡伊库欧拉偷袭……然后丧命了。活下来的只有我和诺斯菲。”

在她坦白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想要制止。

无论怎么想，向倾慕父亲大人的缇亚和斯诺告知他的死讯都是极其危险的。很容易就能想象到两人会和不久前的我一样情绪失控。

但拉丝缇娅拉必然是在明白这一切的基础上选择了坦白。在她的话中，我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意志，一种坦坦荡荡、绝不愿在此弄虚作假的意志。

一如所料，缇亚和斯诺听完目瞪口呆。

对拉丝缇娅拉方才的话，对这完全出乎意料的现实——她们根本无法理解。

“诶……？”

“涡波死了……？”

为了确认而从她们口中吐露的话语满是阴沉。

在一旁听取这一切的我则几乎跪倒在地。她们的一字一句，仿佛都是对招致此种状况的我的叱责……

“涡波被、拉古涅给……？诶、怎么会……？不、拉古涅她确实是忽然消失不见了没错……因为阳潼的样子有些奇怪，我有些慌了神，结果一个不注意……可是我觉得，她一定是为了去帮涡波才……所以我、我……”

“不可能！你在说谎……！！”

随着理解的渐渐深入，两人的声音凌乱了许多。面对两人近乎挞伐的话语，拉丝缇娅拉面不改色地继续道：

“是真的。很抱歉，明明有我在……”

在这时，我注意到了一个问题。

于聪明伶俐的拉丝缇娅拉而言，这种传达死讯的方式实在过于拙劣了。由此可见，她在试图充当两人感情的发泄口。

“诶、诶……拉丝缇娅拉、涡波他真的……？”

“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因为涡波他跟我保证过的，他说过自己是绝对不会死的……他当初跟我约好了……”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想必是因为她们都由衷地信任着拉丝缇娅拉吧。

拉丝缇娅拉所言非虚，当信任迫使两人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她们阴沉的声音又增添了几分不祥的色彩，变得愈发冷冽。

光是听到两人的声音我就直感到不寒而栗。

光是看到两人膨胀的魔力血液便几乎冻结。

父亲大人已死——与其要接受这个事实，还不如

让末日降临这个世界。这两人身上都蕴藏着将这骇人的可能性化作现实的力量。为拉丝缇娅拉所没有的那种沉重的爱，确确实实的蕴含在她们的声音和魔力当中。

我很理解这种心情。

与拉丝缇娅拉那时候不同，理解得十分痛彻。

是啊。

不会的。

一定是假的。

这不可能是真的。

它必须是谎言才可以。

不由别人，就由我亲自——！！

“——不过，缇亚、斯诺！涡波大人他会回来的！请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他复活的！我是六十层的守护者、是使徒制造的真正的『理的盗窃者』、是千年前象征希望的『光之御旗』！这一切都是为

了遵照既定的传承，是让我赋予涡波大人以『不老不死』的步骤罢了！涡波大人会回来的，请冷静下来！！”

我走到拉丝缇娅拉身前，来到两人身边，握住了她们的手。

“你、你在说什么——!?”

“呜、呜呜呜呜……!”

两人都含着泪，释放出了强烈的杀气。

她们随时都可能像我之前那样痛哭、嘶喊、不顾一切地出奔，受制于狭隘的视野，成为不断追逐再也无法触及之物的『怪物』。

——不可以。

我不能容许那样的结局。

正因为我深知其中的痛苦，我才想要消解她们的悲伤。

所以，我将之说出了口。

将那令人怀念的、东拼西凑的『咏唱』——

“——『腐朽之暗、腐朽之光』『齐化非白之白』——”

和刚才那种『代替』承担身体状态的行为相比，我在『代替』承担精神状态方面更有经验。所以我有成功的自信，何况我本就是精神干涉的专家。

当然，我无意接纳她们所有的感情。

原因并非是背负全部感情暗藏的隐忧，而是掠夺过多感情的行为是一种纯粹的攻击。

不是为了玩弄，而是为了治愈。

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

就像对骑士们施加的光魔法那样，我要为了让她们能守护自己最重要的事物——而进行背负。

为了不让过去的历史重演，我要削减世界赋予她们的过分苛刻的苦难。我觉得这才是自己作为

『光之理的盗窃者』的使命。

于是乎，又有一种因喉咙嘶哑、胸口涨破、四肢支离破碎而几欲嘶喊的冲动向我袭来.....不过拜这是第二次所赐，我总算是强忍了下来。

可能是因为我已经怀有同样的感情吧。

尽管说不上习惯应付，但事前我确实已有觉悟。

所以，没关系.....

这种程度还算不了什么。

身体的痛楚也好心灵的痛楚也好，跟千年前相比都温和得多。这种感受还是全部交由我这个有经验的人来体会更合适。这样更有效率。这是最好的办法。

——我就这样说服着自己，忍耐着。

就这样，在千钧一发之际悬崖勒马的缇亚和斯诺同握住她们的手的我问道：

“复、复活.....?『光之理的盗窃者』连这种事

都做不到吗.....？”

“诺斯菲、是真的吗.....？”

尽管超出内心所能承受的限度的那部分感情已经交由我来承担，可两人的话语仍然是那么沉重。虽然两人的问题让我的心咯噔一跳，但我还是为了让她们安心而笑着回答道：

“嗯，我做不到。放心吧，还有希望。无论何时，这个世界都存有希望之光。所以，请你们.....请不要放弃。绝对不能放弃。——『梦境之暗、梦境之光』『皆作非黑之黑』——”

不由自主地，『咏唱』与慰劳的话语一同出口。

它吐露的如此自然，甚至让我都感到惊讶。

在短时间内连续两次使用【光之理】，这给了我逐渐掌握『不老不死』的魔法的实感。我能很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很快就将摸到使用方法的锁钥。

在场者中，唯有一人得以正确理解我这种成长的意义。

“你、你在……诺斯菲……！”

在身后见证了整个过程的拉丝缇娅拉终于还是对『咏唱』的效果稍有察觉。表情告诉我，她对此颇有微词。但抢在她说出来之前，我牵起了缇亚和斯诺的手。

“来，请站起来吧。请你们抬起头，继续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我的搀扶下，两人颤颤巍巍地起身。

看来是精神上的冲击为身体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两人的双腿都使不上力气，途中有好几次差点跌倒。在此期间，缇亚瞪着我说：

“诺斯菲……我……我明白的。换做是涡波的话，他也会和你说一样的话……可是，我还是没能原谅你……我仍然在想，如果没有你，事情便

不会是这个样子。我明知这是错的、可恶、但我就是.....!! ”

“你真善良啊.....缇亚，非常感谢。你和她真的.....”

握着她的手，我不禁想到 “她与使徒西斯真的很不一样” 。

或许是因为缇亚的相貌与使徒西斯太过相似，与她面对面时，我总有一种在千年前和西斯对话的错觉。可是不同于那个偏激的使徒，缇亚更为理性、成熟。

“啊啊、啊啊啊啊，果然不是假的啊.....全都、不是.....”

“斯诺，虽然不是假的，但我很快就会让它变成假的。我知道你无法轻易相信我，可是，只要一会儿就好，请你相信千年前的传说的力量。拜托了.....”

跟缇亚不一样，斯诺泣如雨下。

她龙人的特征也会令我回想起千年前的赛鲁多拉。可是跟他不一样，斯诺不会逃避悲伤。就像我所听说的那样，她还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

最重要的是，这两个人还没有表现出『理的盗窃者』那种因悲伤至极而哭笑不得、力量急剧增强的征兆。

她们的悲伤是正常、正当的。

总算是设法避免了两人成为向世界复仇的『怪物』的结局，我不禁松了口气。

可是两人的姿态依旧十分孱弱，直到父亲大人起死回生为止，她们可能都无法照常行动了。

我立刻着手寻求更多的协助者。既然拉丝缇娅拉要去同拉古涅对峙，那么我们这边的战力越多越好。

“接下来是他们……—『Light』『Full Cure』『Re-

move】。”

我施展魔法唤醒了倒地的『魔人』骑士。

将用于操纵的光魔法和『魅惑』全部解除，并进行治疗。

最先起身的是性格刻板的骑士佩露修娜，她首先确认起了自己的人身自由。

“咕、总算是脱离控制了啊……”

接着是同为『魔石人类』的诺瓦露，她起身嘟哝道：

“——呋哈!? 诶、咦……? 难道说，强化的时效已经结束了……? 呜、呜呜呜呜、我又输了……明明成为了圣人……! 这样的话我就没脸去见西斯大人……诶、西斯大人!? 您为什么在这里!?”

看到附近的缇亚之后，诺瓦露的表情一下子明朗了许多，并向她身边凑了过去。最后轮到最为忠义的骑士塞拉，她一醒便向我冲了过来：

“——！你、你这、你竟敢！诺斯菲·弗茨亚茨！
只有你我绝对——！！”

我连忙打算低头致歉，但在这之前，拉丝缇娅拉介入制止道：

“塞拉、不行！诺斯菲已经是我们的同伴了！她是我的姐姐！”

“咕、呜、拉丝缇娅拉大人……非常抱歉。我、我竟然被敌人迷惑……”

“不是的，她不是敌人。谢谢你在这段时间里帮助我的姐姐。”

拉丝缇娅拉的话语逐渐浇灭了塞拉心中的怒火。看来这里还是交给她处理最为妥当，如果我有什么失言反而会让事情更加难办。相较之下，我要做的是确认余下两名『魔人』骑士的状况。

格连·沃克和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

虽说已有预料，但解除这两人身上的魔法时的手

感跟另外三人明显不同。

“果然、这两个人……”

这两人身上的魔力跟光和血两方都有联系。恐怕这两个人不是被我的光，而是为法芙纳所向往的梦想『魅惑』了。

在回复魔法的作用下，两人恢复了意识，将周围环境顾了一番后，他们理解了目前的情况。

“……诺斯菲大人？……也就是说，是我们输了吗。”

格连低喃道，神态十分镇定，然而艾尔米拉德却表现得十分慌张。

“——啊、啊啊……啊、啊啊啊！我、我到底！我到底都做了什么……！那是我的衷情……？那才是我真正的……？也就是说、我一直都只是在逞口舌之快？那么，我战斗至今的意义……岂不就！？”

看来受到操纵时的所作所为让他很受打击。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告知他父亲大人的死讯，真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可是现在我们在选择同伴的问题上无甚余裕。无论是异常冷静的格连还是手足无措的艾尔米拉德都是父亲大人的友人。为了让他们助自己一臂之力，我开始了交涉。

“两位，请你们帮拉丝缇娅拉一把……！没时间解释了，现在——”

“不・可・以。他们两个是我的同志。给我还来。”

一道响彻二十层的声音扼杀了我的交涉。

与此同时，红色开始侵染大厅的地面。

继之而来的是扑鼻的铁锈味和脚边腾起的水汽。血在包裹整个二十层，就在我明确意识到这点的一刹那，格连和艾尔米拉德脚边突然钻出两只巨

大的血手。

“——什!?”

血手将格连和艾尔米拉德的整个身体都抓在掌中——然后将他们拖了下去。

两人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就像坠入水中的石子那样，转眼间就没入了曾经那般坚实的地面。

“这、这是法芙纳的!?! 大家小心!!”

看到两人被带走，我为了避免出现更进一步的牺牲而高喊。

拉丝缇娅拉、塞拉、佩露修娜对我的警告起了反应，纷纷为了保护身边的人而摆开架势。

可是并没有更多的血手袭来。

取而代之的，血液终于覆满了地面，开始向墙壁蔓延。

红色像肆虐的霉菌一般淹没了一切既有之物。地毯、家什、窗棂、吊灯、阶梯、栏杆——无一例

外。

“这、这难道是……！”

当整个二十层都被染为红色之际，只听“噗通”一声，弗茨亚茨城颤动了起来。紧接着，各处开始增殖囊肿一般的血块，并像活物一样蠢蠢欲动。更有甚者，血开始在地面、墙壁以及天花板下流窜，就像血液在血管中流动。

尽管构造和布局都是城堡，可眼前的景象却浑似人体内部。

我对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狱有印象。

上一次见识到这东西还是在千年前。在法芙纳担任我的骑士的时候，他曾将这个魔法用作攻城的手段。在被屠戮一空的城内，他孤身一人表示“看到了不想看的东西，以至于失去了自我”并在那里号泣不已。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一幕，无论如何也忘不了。

就结果而言，为了攻下一座城堡，法芙纳毁了一个国家。

不仅国民被赶尽杀绝，整个国度都被血诅咒，以至于要耗费数以年计的时间去净化。这让一年也不见得会反省一次的法芙纳都深感自责，并发誓绝不再使用第二次——明明如此，可他现在却又使出了那个魔法。

“拉古涅……！难道说、她让法芙纳动用全力了吗……！？”

恐怕这是从我那里夺去了『经书』的拉古涅下达的指示。

负罪感于是又加重了许多。

不过没有时间给我懊悔，又有一道声音紧随而至。

“我劝你们所有人都到下面来……不趁早的话，这几个小豆丁可是会死的哦？”

二十层的振动发挥了喉咙的机能，将这道声音送入了面色发青的我们耳边。

最先采取行动的是拉丝缇娅拉。

她穿过荒诞且充满恶趣味的大厅，一直冲到中央位置的天井。接着她撑着卖相几乎与生肉无异的栏杆，观察楼下的状况。

“——玛、玛利亚！？没时间和诺斯菲商量了吗……！大家，我先过去了！！”

“不行，拉丝缇娅拉！这是陷阱！不会有错的！！”

我赶忙追过去想要拦下她。

但不等我把话说完，拉丝缇娅拉就跳了下去。就像抱着我落下来的时候那样，毫无踌躇。

我连忙冲到栏杆旁边，确认下方的状况。

和塔顶不同，到了二十层之后勉强可以看到一层的样子。在那里有一名少女正遭受法芙纳的袭

击。而拉丝缇娅拉此刻正孤身赶去救援。

明明没有时间思考，可我还是不由地感到了迷茫。

事实上，我现在的状态之差可谓前所未有。无论『留恋』赋予了我这个守护者多么强大的力量，我终究不能超脱于肉体 and 心灵的痛楚。更重要的是，对抗法芙纳就相当于对抗他现在的主君拉古涅。

我真的能和拉古涅战斗吗……？

真到了与她面对面的时候，我会不会动弹不得……？

只要一想到她，父亲大人死去的瞬间便会浮现在眼前。仅仅如此，我的身体就颤栗不已，手脚的痉挛就无从遏止。

“就算不能战斗……！即使如此，我也……！我也！！”

哪怕只能站着挨打，我也不能弃拉丝缇娅拉一人于不顾。

得到这个答案之后，我翻身跃下了栏杆。

为了追上先行一步的拉丝缇娅拉，我不能只是一味地下落，还要以各个楼层的栏杆为落脚点不断加速，尽快赶往一层。

着陆的位置是弗茨亚茨城正门的门廊。

当然了，这里也全被红色侵染，化作了魔境。恐怕到了这时候，整个弗茨亚茨城都处在血和脏器的支配之下了。

置身于此的有拉丝缇娅拉和玛利亚、还有倒向敌方的法芙纳。

血管如蓑衣一般披在法芙纳身上，像他的手脚一样活动自如。被巨大的血手掳走的格连和艾尔米拉德正屈身蹲在他的身旁。

“你来了啊，诺斯菲.....不过这弗茨亚茨城已是

我囊中之物。无论谁来都无济于事了。”

法芙纳向我这个旧主展露了敌意。

我一边为他的背叛成性感到不忿，一边环顾周围。

城内的骑士虽在远处将这里重重围住，但却慑于异常事态而不敢妄动。法芙纳乃是城内的头号危险份子，这点早已人尽皆知，所以骑士们无意接近此处。说心里话，这实在是帮了大忙。我现在根本没有余裕分心照顾他们。

我能够帮助的就只有关系密切的拉丝缇娅拉而已。

拉丝缇娅拉拦在法芙纳面前，向身后的玛利亚问道：

“玛利亚！你没事吧！？”

“抱歉，玛利亚姐姐被打败了！现在是我在活动她的身体！”

然而作答的声音来自另一个人。看来是那个死神在操纵玛利亚的身体。

“是这样吗……！干得漂亮，莉帕！那拉古涅——”

“莱纳大哥哥在下面将她拖住了！她是最不妙的！总之就是非常不妙！玛利亚姐姐只跟她过了一招就被打败了！”

啊啊，果然……

战胜了我的玛利亚也撑不过拉古涅一招。

已经没有人是她的对手了。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材料又多了一份。

“一、一招就！？不，既然她赢了涡波，那这就是必须纳入考量的……”

“啊啊，真是的！这门打不开！！”

拉丝缇娅拉为这个事实感到了惊讶，而莉帕则在不停地叩击紧闭的大门。

无需多言，这遍布的血膜是结界的一种，具有封死门窗的效果。

把被血捕获的猎物在内部一点一点地杀戮殆尽，而后将之转化为更多的血。这便是『血之理的盗窃者』的秘技。是只为了杀戮而存在的，越杀越强的魔法。

而在那之中对状况最为绝望的两名骑士、格连和艾尔米拉德向法芙纳问道：

“法芙纳大人，已经结束了不是吗……？”

“涡波死了……本应拯救世界的……涡波、已经……都结束了啊……”

两人被血裹覆，屈膝跪倒，声嘶如绞。

法芙纳也同样用嘶哑的声音回答道：

“是啊，我们的希望已经死了……可是这个残酷的世界并不会因此而止步。——『无可救药的世界永无终结之日。在救赎到来之前永不终

结』。『血之理的盗窃者』的候补们啊，记住这句话。这个世界既没有什么希望，也没有什么光明。可是，即使如此，我们这些信徒也不得不一直祈求……在此之上，我们要为寻获『伟大的救世主』穷尽一生……给我记好了。”

在回答的过程中，法芙纳眼中逐渐浮现了泪水。他的表情写满了狂气，或许是为这种表情所感染，格连和艾尔米拉德变了脸色。

“这、这是……!? ——什!?”

“诶、诶……啊、啊啊、啊啊啊啊——!!”

两人突然开始左顾右盼，并望着虚空发出惨叫。

“虽然你们自以为与我『亲和』的理由是『对涡波抱有希望的同志』……但这并不正确。真正的理由是我们手上都沾染了太多的鲜血。我们都枉杀了太多无辜之人。对这份罪孽的深重的意识、『对救赎的渴望』才是我们『亲和』的真正理

由。.....你们也能听到死者的怨嗟对吧？你们时不时会因那些声音而辗转反侧对吧？事到如今，时不时听到未免显得太小儿科了，从今往后你们就一直听着这些声音好了。”

鲜少表露自己心迹的法芙纳竟对千年后的『魔人』骑士们开诚布公。他的表情、声音从不曾如此真挚，就连我这个旧主都难掩惊讶。

然而，极其不走运地让『血之理的盗窃者』在自己身上看到了可能性的两名骑士比我还要惊讶。

“父亲、母亲、大家.....？这是、这是以前死在我手下的人来寻仇了吗.....？”

“a、啊啊啊、不是的.....！不对！！我、我.....！！”

虽然感到了不适，但格连仍然冷静。相较之下，艾尔米拉德却看着虚空拼命摇头，脸上满是惧意。

“艾尔！不要再听了！”

为了安抚艾尔米拉德，格连高声大喊。可是没有用，艾尔米拉德浑身涨满了魔力，屈膝大叫：

“呜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aAAAAAAAAA——！！”

刹那间，魔力如井喷一般爆发开来。

于此同时，艾尔米拉德那处于人类形态的身体迅速向狮子转化，且大有往『更进一步』的方向发展的趋势。是强制性急速进行的『魔人返还』。不过我没能见证整个过程。在变化的途中，艾尔米拉德又被巨大的血手抓住，随后没入血泊消失了。

令整个血泊都为之颤动的悲鸣有如被利剑斩断一般戛然而止。

理所当然的，接下来轮到格连了。

和艾尔米拉德一样，他也渐渐没入了血泊。为了

避免事态演变到那一步，拉丝缇娅拉冲了上去。

“格连！”

“拉丝缇娅拉，不要过来！这是自作自受……不，是我们不得不克服的『试练』，你不用介意！比起这个，你要去做你该做的事！先逃离这里、重整态势之后、再——”

但格连本人拒绝了她的援助，一番勉励后消失在了血泊之中。

面对这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拉丝缇娅拉咬牙切齿，法芙纳则擦去了零落的泪水。

“艾尔米拉德的反应跟我那时候一样啊……可是格连，你真了不起。不愧是在那种地狱中诞生，最终爬上世界『最强』的位置的男人。……是了，我是相信你们的。这种程度的『试练』不过是小试牛刀罢了，你们一定能轻松克服。”

相比于这番乐观的发言，法芙纳的表情却犹如死

灰。

这也是常有的事了。

他这种自・行・其・是的『试练』，我在千年前已见过不知多少次。

我想法芙纳今后也一定会无穷无止地将『试练』强加给他人吧。然后每每看到那些强者因强加的试练而死，他再发自心底地去感到绝望。正因为他自己最清楚这个过程将不断往复，所以他所谓的相信才显得那么单薄。——除了父亲大人这个例外。

还是老样子，法芙纳疯了。他是一个过于疯狂，以至于无法沟通的骑士。我当即舍弃了尝试对话这个选项。

“拉丝缇娅拉！我也赞成格连的意见！法芙纳不是可以与之一战的对手！父亲大人不在的话，他的脑子是真的有问题！！”

听到我的建议后，拉丝缇娅拉以苦涩的表情做出了指示。

“……诺斯菲和莉帕一起给墙开个洞！总之要先确保退路！！”

“我知道了！”

我立刻赶去协助在入口处叩击大门的莉帕。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身后传来的声音令我不寒而栗。

“——『Blood Arrow』。”

从属性来看是法芙纳的攻击魔法，进行招架的是拉丝缇娅拉。

“——『Ice Battering Ram』！！”

伴随一道爆炸声，鲜血与冰屑在身后飞散。

转过身去，我看到法芙纳仅伸出了一只手，而拉丝缇娅拉则将双手都举了起来。

随意使出一招基础魔法的人和全力发动大魔法

的人。

实力绝不平等的两人开始了对话。

“你以为我会让你们得逞吗？我之所以将你们叫过来，为的可就是一网打尽啊？”

“你这话说的可真是吓人。我还以为法芙纳是我们的同伴呢……”

“……没有了涡波，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说着说着，法芙纳又哭了。

“能够拯救世界的涡波不在的话……就只能中止了。只能竭尽所能地让死亡不再增加。是了，我一开始就明白的啊。就算拉古涅不说，我也是明白的。既然死者的增加根源于生者的诞生，那就只能将诞生消灭掉了。……只能如此。”

我在两人的对话中感到了一丝违和。

现在的法芙纳所作所为很有他的风格。从对话内容分析，拉古涅似乎没有利用『经书』和『赫尔

米娜的心脏』强迫他，而是让他自行其是。

也就是说，拉古涅跟这个沉溺于疯狂之中的男人心意相通了……？

拉古涅在我心中的威胁度于是又上了一层，此时，法芙纳继续着他的独白：

“不过还请你们不要误会了。即便是现在，我也还希望人类能够克服『试练』。希望有一个人……如果能有一个人活到最后，我必将喜不自胜。因为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就算那个人不是涡波而是拉古涅，那也无妨。只要能以这牺牲之血为食粮，阻止这个混账世界的话！谁都无法！！”

法芙纳高声喊出自己的痴念，令血属性的魔力冲击整个门廊。

“——!? ——『Invisible・Field』！”

将此判断为无咏唱魔法的拉丝缇娅拉连忙发动

防御魔法。不用说，她在这个魔法上灌注了全力。
于是理所当然的，她喘起了粗气。

“哈啊、哈啊、哈啊——！！”

“一说话就容易长篇大论是我的坏毛病啊.....是时候让战斗重开了。给我做好觉悟.....”

“哈啊、哈、哈哈.....刚才那连攻击都算不上吗.....”

拉丝缇娅拉为敌我魔力的悬殊差距而苦笑，并流下冷汗。可即便如此，她也没有后退一步。

看着她的背影，我终于意识到了她给我的关照。为了让我确保退路，她自己扛下了断后的职责。可照理来说，我们的职责应该反过来才对。冷静考虑一下的话，应该由我这个『理的盗窃者』去对抗同样身为『理的盗窃者』的法芙纳，拉丝缇娅拉才是负责辅助的一方。

也就是说，为了不让因四十五层的事而心有余悸

的我勉强自己，拉丝缇娅拉不惜拼上性命也要减轻我的负担。

是了。

依然有人拼上了自己的性命来向我伸以援手。

依然有人希望我活下去。察觉到这一点，我——

324. 镜之魔力

地下空洞中血雨倾盆。

就好像葡萄酒泼洒在羊皮纸上那样，我任凭血水涂满自己的视野。

衣服吸收了太多的血，身体也钝重了不少。血水从眼鼻和口腔沁入，对五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下方的水位已经漫及膝盖，如果不尽快撤往地上，恐怕有溺毙之虞。

可是不能动。

乍一看下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实则不然，还有另一个人潜伏在暗处。

拉古涅·卡伊库欧拉想要的就是我迫于心中的焦躁而轻举妄动。

她抹去了自己的气息，只待暗杀的时机。

“哈啊、哈啊、哈啊……”

从刚才开始我就一直站在原地纹丝不动，尽管如

此，高度的紧张还是让我喘起了粗气。

她没有施展之前的广域魔法实属万幸，可这也给我带来了别样的麻烦。

要说最糟糕的情况，那应该就是我一个人被撂在地下，拉古涅则和法芙纳两个人一同去了地上吧。如果说被我看丢的拉古涅此刻正悠哉悠哉地走在前往上层的路上，那我就必须马上行动。

可是不行。

『恶感』告诉我，这种焦虑正是敌人的诱导。

反过来说，只要『恶感』还在生效，那么敌人就还在我的附近。

我保持着警戒，在心中苦求对敌之法。缇娅拉小姐传授给我的『恶感』虽然可以帮我将失败后延，但并不能给我通往胜利的启示。不同于诺文和基督的『感应』，如果要获得胜利，我必须自己思考，自己决断。

——最首要的，绝不能被敌人的攻击碰到。

虽然具体条件不明，但拉古涅的确能使用令人昏厥的魔法。

所以对她所有的攻击，我都不能正面招架，一定要彻底回避。

既然那个魔法能以魔法为介质传播，那我只能尽可能减少对风的依赖，并且要极力避免让魔力散布到体外，以在体内精炼为最佳。

『Tauf Schuss • Wind』和『Sehr • Wind』这类大魔法更是想都不要想。如果运用从缇缇那里学来的魔力制御，我势必会步入玛利亚的后尘。

艾德传授的魔力制御才是当下的最优解。

真可谓柳暗花明。虽然我始终未能和艾德老师重归于好，但老师临终之际的言行已经由基督转达。我想我们的师生关系一定还没有断绝。

直至今日仍是历历在目。

艾德都对丧失了自信的我说过什么，他当时的目光又是多么温柔。

我还记得他鼓励我说，虽然蒐求选项的过程总是充满艰辛，但没有任何人注定将永远无所适从。好好回味一下那令人怀念的教导吧。手上铐着手铐，在西娅和海莉的守望下，跟露洁和诺瓦露一起——

“——!!”

身体抢在思考之前采取了行动。

我在千钧一发之际扑向前方，堪堪躲过了自背后袭来的杀意。

“——躲开了？我还以为你终于露出破绽了呢。”

与此同时，一道声音响彻全场。

我利用前翻的方式调整好姿势，接着开始寻找声源的所在。然而还是没有看到半个人影。饱含杀

意的利刃确实曾向我发动了袭击——可令血潭荡起波纹的，到底只有我自己。

视野中直下的血雨不见任何异象，映于眼中的唯有血水四溢的墙壁和鲜红的世界树。

可是却有声音。不知从何处而来的声音。

“嗯~，刚才躲开我的攻击是侥幸吗？是不是呢？”
“还是说，莱纳？难道你能看到我？”
“我真的是，刚才差点自投罗网了？”

声音的来源完全无法把握。

敌人的身影也一样。

为了蒙蔽对手，我只将眼睛半睁，看向一点一动不动。

将敌人的声音统统无视，一门心思地防备下一次奇袭的到来。我一面反省自己刚才在战斗中回忆过往的错误，一面重新集中注意力。这一次我不再有丝毫分神——绝对要将敌人反杀。

“.....嘿诶~，既然你来这套，那我也有对策哦？”

拉古涅似乎看穿了我『等待』的意义。

她稍稍改变了语气，仿佛是在我耳旁嚅嗫：

“既然这样.....我就把技能的相性跟自己不好的莱纳留到之后料理好了。毕竟我这个人只喜欢割草式的战斗嘛。就跟涡波大哥哥一样，是个崇尚完美主义的胆小鬼啊。.....所以呢，我先去给上面的人全杀了，然后再以万全的准备拔掉你这根钉子好了。啊哈哈哈哈。”

“——!?”

以这段笑声为结，拉古涅的声音就此断绝。

地下空洞再无喧嚣，只留血滴敲击血潭的雨声。

雨声沙沙，双耳早已听惯，血沫飞舞，两眼早已看腻。

有那么一点点的，我感到了迷茫。『恶感』的警

报还是一样聒耳，它仍在向我诉说生命的危险。但谁又能保证拉古涅没有办法一边诱发我的技能一边离开这个场所呢。

如果放任拉古涅到地上行动，事态将演变至不可挽回的地步。我已经跟莉帕约好会在这里挡住她的脚步，如果不能办到这一点，留在上面的人将任凭拉古涅宰割。

片刻的犹豫过后，我决定背离『恶感』的警告，并在血潭中前进了几步。

“……………”

敌人没有袭击。

她可能真的将我留在这里，自己先行离开了。

我连忙移步想要前往通往上层的阶梯。

“——！！”

就在这时，杀意从右侧袭来。我和之前一样利用前滚翻躲过攻击，并顺势抵达了地下空洞的阶梯

处。我将手抵在第二个台阶上，环顾周围，决心一定要找出敌人的位置。

然而暴露出这让我求之不得的位置情报的人，恰恰是拉古涅自己。

“——哈哈。原·来·你·看·不·到·啊？”

我急忙往声源处望去，结果在阶梯上方——在二十阶附近的位置看到了拉古涅的身影，看到她站在那里俯视我。

在和她的双眸对视的一瞬间，我只觉遍体生寒。拉古涅茶色的眼瞳因极度浑浊而趋近于黑色。不仅如此，她那焦茶色的短发、层层叠叠颇具个性的服饰、还有握在手中的双剑全都变了颜色。仿佛为周围的色彩所侵蚀一般，她与身后的风景融合在了一起。

那是一种极其自然的拟态。

明明拉古涅就在那里，可我却总觉得她『不在那

里』。

我知道这很矛盾，但我确实是第一次见到像她这样拥有如此强大的存在感，却又那么没有存在感的人。拉古涅这一存在是如此稀薄、暧昧——令人毛骨悚然，甚至让我怀疑她是不是一个亡灵。

“岂止是往上，我甚至想要往下走，明明如此，你却想到上面去追我——可即便是这样，你还是避开了我的攻击。你无疑看不见我，但你·就·是·能·明·白——是这样对吧？”

拉古涅用她那浑浊的双眼观察着我。

想必她很清楚自己此时的卖相，所以为了煽动我对未知的恐惧，她向我掷以犀利的话锋。

接着，得到某种确信的拉古涅不怀好意地笑了笑，将自己手中的一把剑丢了出去。剑稳稳地插进了往下十个台阶——于我而言是往上十个台阶的位置。

那是一把即便沐浴在血雨之中也还是熠熠生辉、威风凛凛的水晶直剑。

一把只要是剑士便无不为之倾倒的至高的宝剑。

“你、你这……！你这臭婊子！！”

在理解到那是『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的一瞬间，我不禁同她恶语相向。拉古涅笑对我的咒骂，开口道：

“那可是诺文的剑哦，你不去给它捡起来吗？”

“这么明显的陷阱，我会中就怪了……”

“……这不是陷阱。只是我想在真正的战斗开始之前把它还给你们，仅此而已。”

拉古涅仍然面带笑容，她用微妙的神情垂下目光，继续道：

“是真的哦，我是真的觉得唯独应该将这把剑还给你们……毕竟我也亲眼见证了诺文的那场战斗啊。那是真正让所有的骑士都为之倾倒的比

赛。所以即便我作为一名骑士并无用武之地，也还是不想亵渎那场战斗……我不配使用这把剑，这点自知之明我是有的。它理当交给一位光明磊落的骑士。”

在她的带动下，我将思绪稍稍移至诺文的那场战斗。

此时都已故去的两名世界最强的剑士，在巨型剧场船这一世界规模最大的舞台上演绎的那场动人心魄的剑斗。用肉眼无从追及的剑闪为线条，水晶与水晶携手描绘而成的幻想般的彩图。

在那一天，我和拉古涅扮演了一样的角色，采取了一样的行动，围绕这把『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展开了争夺。

“我向自己作为骑士的心发誓。在迷宫的诸多守护者中，唯有诺文是我真正尊敬的人。”

不知拉古涅是不是和我想到了一处，她用前所未

有的认真态度许下了誓言。

“不惟如此，我的后辈莱纳·赫勒比勒夏因，与之同时，我也尊敬你的骑士道。你才是真正继承了被誉为联合国最杰出的骑士、海因·赫勒比勒夏因之魂的骑士。即便你算不上是与这把剑相称的主人，可作为这把剑、作为真正配得上『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的人出现之前的剑鞘，你确实当之无愧。”

我只觉得她这番话是再明显不过的恭维。

所以我丝毫不敢大意地瞪着她，否定道：

“如此不着边际的话，你觉得我会信你……？”

“大概不会吧……可是，我又何尝想……啊、没什么……”

拉古涅有些伤感地垂下了头。她嘴角的微笑透出了几分无奈，似乎有什么隐衷。这种表情不由地让我联想到了基督——

于是乎，我不禁产生了想再多听听她的话的念头。

产生了拾级而上的想法。

可是我终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仅仅只是防备着她的攻击。

对峙了数秒——随后有复数的杀意从上空袭来。

我一跃而起，连跳三个台阶躲过了所有的杀意。

这一次我用肉眼捕捉到了敌人的攻击。从上空射来的似乎是拉古涅用魔力物质化生成的五把剑。拉古涅曾表示她用魔力制造的剑不能离手，现在看来那都是她的谎言。

接着，这个满口谎言的女骗子又坏笑了起来，用一如往昔的亲切语调同我说道：

“——没错，就像你想的那样，这是陷阱。全都是我的谎言。哎呀，你果然能・明・白啊！什么嘛，你这招不会太好用了吗？干脆真给你留在这

里去上面好了啊，真是的。”

飞剑的攻击一结束，我立马冲上去想要捡起台阶上方的『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但它已经不在那里了，有的只是面露哂笑的原同僚的手。

“哈哈。说到底，莱纳根本就不是个正正经儿的骑士嘛。你和高洁的海因根本一点儿也不像。明明如此，你却在那里自诩自己才是海因的后继者。明明赫勒比勒夏因家中没有任何人认同。”
严肃的表情消失得无影无踪，拉古涅突然开始喋喋不休。

“话又说回来，我们再讲讲莱纳跟海因关系不错的事。对莱纳来说，海因他是你的唯一，可是反过来就不一样了吧？海因他最爱惜的应该不是你姐姐芙兰琉莱才对。哎呀，说到底，海因他真的将遗言托付给你了吗？毕竟你看，你只是一个养子，与赫勒比勒夏因根本没有血缘关系不是吗？

海因他撂下了其他所有血脉相连的亲人，唯独将遗言托付给了你这个养子，这可能吗？给那个始终独来独往、一无是处的莱纳！？那个从出生开始就是个孤儿的莱纳！？”

我对这充满煽动性的口吻有印象。

这跟以前在赫勒比勒夏因家与海因兄长大人来往的那个男人很像。

“哈哈，你在学院也是形单影只！在大圣堂那边也是！不止如此，在赫勒比勒夏因家也一样！当然，你作为骑士也是一叶孤萍！所以呢，就因为你不想一直孤身一人，在海因死后又没羞没臊地以涡波大哥哥的骑士自居！现在如何？你连涡波大哥哥都没能保护得了！你一直是如此妄信他人，又一直重复同样的失败！！”

“——！”

在提到基督的名字的一刹那，拉古涅挥下了右手

中的剑。

紧接着，有剑从天井附近劈波而来。

我十分冷静地屈身躲过了这一击，拉古涅见状不忿地抱怨道：

“.....这也不行吗。涡波大哥哥那时候，这招明明成功了来着。哎呀，莱纳你可真是难对付啊。煽动你不行，恐吓你没用。假装怀柔也没有效果。啊~，真是的，既然如此，那就只能绑架人质了呢！毕竟在大圣堂那时候，这招确实对你起效了嘛。我也是学到了啊，对付莱纳这种骑士的话，还有这么一招可以用。真是太感谢你了，斐勒卢托！凑巧我这人特别擅长诱拐来着！”

往别人的伤口上撒盐，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挑衅，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拉古涅的这番表现就像一面镜子，将帕林库洛的风格演绎得活灵活现.....只是她的演绎绝非完美。正所谓像镜子一样，给人

以左右颠倒的违和感。

“.....就算你绑架姐姐大人做人质也没用。拉丝缇娅拉也一样。到时候我连你一起杀。”

“真的吗？真的是真的吗？一直闭口不言的莱纳，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威胁我呢？只怕是在装腔作势吧？”

我渐渐弄清楚了。恐怕拉古涅是抱着皆可一试的心态，将她认为强大的人的战法仿效了出来。

我并没有因拉古涅的发言而气恼，可却对她那『只要能轻松料理掉敌人就怎样都好的战斗风格』感到了不快。

“哈哈，别露出这么可怕的表情嘛！我知道啦！诱拐再怎么说明也太卑鄙了，我不会做的啦！不过作为交换.....你能告诉我是谁将那个能感知到我攻击的技能传授给你的吗？当然我是不会问你具体的效果的啦。只要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掌握它

的就可以，只要这样，我就跟你保证我绝对不会使用诱拐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将要求条件之简单示人的这种做法，我总觉得也在哪里见过。

居然想用这种玩意儿骗我，她的轻慢实在让人不爽。与此同时，只要一想到涡波居然被用这种方式战斗的拉古涅给杀了——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你从刚才开始就一直……！一直谎话连篇……！说的全是假话！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少瞧不起人了！！”

正因为我曾对身为骑士的前辈的拉古涅·卡伊库欧拉有所尊敬，现在的她才让我看不过眼。决堤的情感以怒吼为载体向她直奔而去。

“这样好吗……！？这真的值得你这么做法吗！？就这样去活、这样去战斗，你自己能接受吗！？拉古涅！！”

“你问我、能不能接受……？”

拉古涅对我的话感到了惊讶。

紧接着，本以为绝对不会被话语动摇的她——情绪发生了剧变。

“……好啊。当然好了。因为、这可是战斗啊。只要能赢就好。是输掉的人不对。都怪死掉的一方不好。这是理所当然的！”

她变得更加喋喋不休，恶语连连。

“没错。这是战斗。明明如此，那•家•伙却……就连和我战斗的时候，也堂堂正正的、认认真真的接受了我的话，像个傻瓜一样胡思乱想，直到最后还相信着我……简直不可理喻……！”

“……！”

“死到临头还在那里装模作样……开什么玩笑、开什么玩笑开什么玩笑开什么玩笑。那家伙、难道是了解我妈妈的事才那么做的吗……！”

这次轮到吃惊了。

拉古涅到目前为止一直不停地在我面前煽风点火。她应该是想借此让我展露破绽。

可是现在看上去，采取这种战术的拉古涅本人却在我唯一一次煽动下丧失了冷静。

我不禁怀疑这种剧变也是她的演技，因而不敢轻举妄动。

“那家伙、那家伙那家伙那家伙……！值不值得什么的，你去找他问啊……！我肯定是值得的……！”

不知是哪句话碰到了她的爆点，拉古涅的情绪突然变得极不稳定。她抱着头，一副歇斯底里的模样。

这样的她并没有给我以先前那种可疑的观感。

看上去也不像是拙劣的演绎。

不仅如此，她这种形象也跟我心中的『杀死了基

督的拉古涅』相去甚远。

我虽感疑惑，却也因她的这种姿态而产生了一个推测。

与基督的战斗带给她的身心消耗或许远在我想象之上。现在想来，她在战胜玛利亚的时候也吃惊于意料之外的变故，停下了手边的动作。

『理的盗窃者』们的魔石赋予拉古涅的可能不只有力量，还有某种负面影响。比如说、让她的心趋近于『理的盗窃者』——这就非常有可能。拉古涅此刻的表现与诺文·艾德·缇缇等人那脆弱的姿态太像了。

她给人的压迫感可能都只是硬撑出来的。

虽然难以释怀，但为了确认这是否是敌人的陷阱，我还是将话语当做了武器：

“拉古涅……基督他直到最后都还相信着你吗？”

“.....是啊。跟莱纳不一样，怀柔作战对涡波大哥哥非常有效。哈哈哈，所以杀他真的轻松多了。”

一提到基督，拉古涅的表情便恢复如常，语气多添了几分矜夸。

我差不多也习惯了她这转进如风的态度，冷静地继续道：

“是啊，我想基督他应该对你是自己的同伴这点深信不疑吧.....那逆天的『Dimension』，肯定也就是因为这种理由失了效.....”

“真想让莱纳也看看他那副惨相啊。毕竟从一开始——”

“可是，应该有更轻松的方法的。比起杀了他，一直欺骗他、利用他要轻松很多。说到底，你一开始不就是想要这么做的吗？利用那个英雄攫取力量，平步青云，总有一天成为举足轻重的大人

物……你一开始不是这么想的吗？可为什么？基督是一个只要同伴遇到困难就会赌命相助的人。比起杀了他，单纯地向他求助要好得多！对你来说，将他一直蒙在鼓里根本易如反掌！拉古涅！明明如此，你为什么要杀了他！？”

“求助……？跟涡波大哥哥……？这个……——”

她・语・塞・了。

敌人确实感到了犹豫，这使我当即决定打出王牌。

“——『Wind』！拜・托・了！”

『恶感』还是那么聒噪，但我仍然认为有尝试的价值。

我求助于自己体内的力量，在自己的手臂后面埋伏一只新的手臂。然后再将风缠绕在腿边，在流着血的阶梯上驱驰。

途中，『恶感』探查到了肉眼不可见的威胁。在通往拉古涅所在之处的路线上，埋伏着七把刃形的杀意。

我将之全数避开，冲到拉古涅面前用双剑『Sylph・Rokh・Bringer』直取她的首级。

“——!?”

理所当然的，拉古涅用手中的水晶剑和红剑将我的攻击挡了下来。

然而『赫勒比勒夏因家的圣双剑・片翼』黄雀在后，趁此机会劈向了拉古涅的脖颈。

“——『Quartz』！还有【星之理】！！”

千钧一发之际，有水晶从拉古涅的肩膀上生成，在刀刃的威胁下保住了她的脑袋。不止如此，水晶像野兽的血口一般蠢动着咬向了我的风之臂。我试图在水晶杀到之前将它解除，可惜没能赶上。

就像被野兽撕成了碎屑一样，风之臂消失了。在看到这一幕后，我做好了自己会与玛利亚一样失去意识的觉悟，并下定决心要在那之前决出胜负，于是发动了特攻。

“去死吧啊啊啊啊啊啊!!”

“——什!? 力度不够夺去你的意识吗——!?”

在水晶魔法与我的风魔法相接触之际，自感胜券在握的拉古涅露出了笑容。结果看到我不断没有失去意识反而还在拼命将双剑往前推，大感疑惑的她不得不为了化解我的攻击而采取行动。

拉古涅选择的是技能『剑术』。危急关头，她没有依赖『理的盗窃者』的魔法，而是选择依靠自己在常年的修炼中掌握的技能。

结果拉古涅将身子一横，漂亮地错开了双剑的力道。

在惯性的牵扯下，我磕磕绊绊地在拉古涅上方五

个台阶处落了脚。

我连忙转身，将台阶下方的拉古涅纳入眼底，同时确认自己的状态。

手脚还能动。意识也没有模糊。我本以为被拉古涅的魔法接触到会落得跟玛利亚同样的下场，现在看来并无大碍。

但变化确实是有的。就算我想再叫出风之臂助阵，体内也没有任何回应。在某种异常力量的作用下，我拥有的一份杀手锏被封印了。

在此期间，拉古涅忿忿地冲自己的水晶魔法怒吼道：

“哈啊、哈啊、哈啊——理的力量、真没用！！
.....不、不对，比起这个——”

接着，面色苍白的她看向自己的双手，自言自语道：

“我、我居然先动摇了.....？我居然、比刚刚失

去涡波大哥哥的莱纳还？一直忍耐至今的我居然会……！？”

想必是因为她对舌战——对内心强度的较量抱有目空一切的自信吧。正因如此，她才会模仿帕林库洛的手法煽风点火。可事实上，露出破绽的只有拉古涅自己。

她似乎对自己先前的失态感到难以置信，就像当初打败了玛利亚那时候一样，竟然在战斗中撂下敌人自问自答了起来。

“刚才那简直太奇怪了……！设下陷阱的明明是我，可居然被反将一军……！！这样的话，简直就和诺斯菲一样——”

又是破绽百出。

我总觉得如果现在动手，那取她性命根本不在话下。

当然了，拉古涅也可能是故作癫狂。

所以我选择一阶一阶地缓缓后撤。

在刚才的特攻中，我失去了一张王牌，结果却没能给对手任何伤害。但是我确实获得了站位的优势。也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就这么逃往上层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然而，在我慎重地选择逃离此地的途中，拉古涅的样子渐渐发生了变化。缠绕于她周身的原本就非同小可的『理的盗窃者』们的魔力进一步膨胀了。

“好、好暗……！明明我连『咏唱』都没用过……！”

拉古涅那清澈透明的魔力逐渐染成了跟她对付玛利亚时使用的魔法一样的颜色。

那是四种属性的四种颜色混合在一起而成的奇妙的黑色。拉古涅自己的黑色魔力给她的视野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后撤的脚步——沉重了许多。

我立马就明白了原因。

是拉古涅的黑色魔力在拉扯我的身体。

从刚才开始，墙壁和阶梯上的血就在缓缓地向她那里聚集。螺旋阶梯的扶手也发生了扭曲，一点点地向她那边靠近。

我见过类似的现象。

『魔石人类』露洁和诺瓦露使用的星属性魔法也是这样。这种现象跟那个难以描述的『牵引魔法』效果相近。

准确来说，单纯的魔力发挥出了与星魔法同等的力量。

不用经过术式，魔力自身的性质唤起了只有魔法才能产生的现象。

看到这一幕，我只觉得拉古涅正在被她从『理的盗窃者』那里获取的魔力牵着鼻子走。

呻吟不断的拉古涅在被黑色魔力裹覆的状态下试图采取行动，她打算操纵配置在阶梯上的用魔力物质化生成的剑。

然而，随着一阵叮呤咣啷的声音，所有的剑都无谓地撞在了墙壁上。

拜『恶感』所赐，我能感觉到那些剑的轨迹。

剑本来是要以拉古涅为中心在空中回旋的，但它们描绘的圆环半径实在过大，以至于撞上了大空洞的墙壁。

已经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的拉古涅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对剑的控制上，向着我以外的什么人喊道：

“——我要用我自己的力量成为『第一』！不是被力量操纵！是我要使用力量——！！”

那对虚空怒目而视的姿态跟其他『理的盗窃者』们很像，都有一种狂徒的氛围。尽管缠绕于周身

的魔力十分骇人，但精神状态太过不稳定了。和方才那种轻飘飘的态度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她精神的不安定促使我下定了决心。

“——『Wind・风疾走』！”

我可不想招惹拉古涅那过于危险的魔力。

比起轻举妄动，就让她沉沦于不安定的状态最好。

并且我对自己的脚力有自信。

凭借这种良机，这种站位，我有自信能以最理想的方式从这里脱身。

我背对拉古涅一跃而起，在风的帮助下踩着地下空洞的墙壁反复腾跃，直冲地上。

“莱纳啊啊啊啊！？都是你害的！别想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随着这道声音，来自背后的引力更强了。

不用回头我就知道。拉古涅黑色的魔力愈发膨

胀，以越发不安定的姿态打算将逃走的我拿下。
我无视了她，只顾在血液触目皆是的墙壁上奔走。

325. 逃脱

罪孽几乎曾让我在绝望的泥潭中溺毙。

当予我以爱的父亲大人在眼前丧命的时候，我只觉得是末日来临了。然而事实远非如此。最重要的事物的得与失都不会拉下人生的帷幕。无关乎自己的意志、并且无可奈何的，我的——诺斯菲·弗茨亚茨的故事还要继续上演。

看着拉丝缇娅拉的背影，我终于意识到依旧有人在拼上自己的性命向我伸以援手。

依旧有人希望我活下去。领会到这一点，我选择了战斗。

我来到拉丝缇娅拉身前，亲自做法芙纳的对手。——两名守护者以不相上下的魔力编成威力相当的魔法彼此抗衡。

用我的光箭抵消法芙纳的血箭。光霖对血雨，光壁对血墙，光剑对血刃。千年前的经验让我早已

习惯了和『血之理的盗窃者』战斗，法芙纳所能驱使的任何招数我都烂熟于心，要做到水来土掩根本不在话下。他最擅使用的血之人偶更是被我彻底封杀于这门廊之中。

“——『Light Arrow・Brionac』!!”

我使尽浑身解数，生成了一杆几欲填满弗茨亚茨城门廊的光枪。

“如果是对付心脏被夺的你的话……!”

虽说我现在的状态很不乐观，但对手也绝非万全之身。

我掷出的光枪与法芙纳身披的血蓑相撞，开始了魔力的互角。

“不好意思了，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老主子! 毕竟新主子可是要我杀无赦啊!”

“咕——跟侍奉我那时候不一样，你这回倒是相当听话啊!”

“说话别这么难听嘛！我一直都很听话不是吗！只是听的话！！”

与法芙纳针锋相对的同时，我分神观察了一下目前的战况。

在他各式各样的魔法当中，存在着无法用我的光驱散的棋子。那便是身心都被血侵染、成为法芙纳的人偶的格连·沃克以及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这两人。

因为我接下了法芙纳这块难啃的骨头，格连与拉丝缇娅拉交上了手。『魔人化』后的格连用血池掩护自己被染得鲜红的身体，揪着拉丝缇娅拉的死角用系绳短剑反复袭扰。

“拉丝缇娅拉！那个是涂了毒的，小心应付！”

“那个是哪个！？讲清楚些！！”

“最难注意到的那个！”

然而，一反手上盈满杀意的动作，格连的表情和

话语却在表明自己是拉丝缇娅拉的同伴。

一边战斗一边为敌人提供建议，这种行为和不久前与玛利亚交手时的法芙纳一模一样。如此看来，法芙纳是有意让格连拥有与自己相同的经历。只要克服了这个『试练』，格连就能与自己这个『血之理的盗窃者』更加接近，他恐怕是在打这样的如意算盘吧。他的行事风格还是一如既往地任性、恣肆。

接着是艾尔米拉德，他正在跟操纵玛利亚身体的莉帕交战。

跟格连不同，艾尔米拉德失去了意识，完全依仗『魔人化』带给身体能力的加成在挥剑，动作自然拙劣了许多。话虽如此，就算威胁并不致命，但也绝非能轻易战胜的对手。

一言以蔽之，一层的战况并不乐观。

我对法芙纳、拉丝缇娅拉对格连、莉帕对艾尔米

拉德，各自的行动都受到限制，并无打开缺口确保退路的余力。

相较之下，法芙纳富有三心二意的余裕。

他不时会将精力转投到门廊之外——到弗茨亚茨城的上层。

既然在这里召唤血之骑士已不具意义，那就让它们去对付在远处观望战局的弗茨亚茨的骑士。

正可谓是“眼中所见之物一概杀无赦”，法芙纳在与我战斗的同时还在逐渐压制弗茨亚茨城。

法芙纳正在以一己之力挑战这座城内的一切。

不能放走任何一个人，确实无误地做到赶尽杀绝。他的从容由此可见一斑。

局面完全在敌人的掌控之下，这不能不令我感到焦虑。

长此以往的话，除『理的盗窃者』以外的所有人都会因魔力和体力的不支而吞下败果。留到最后

的加上我总共只有三人。到那时候，我将同时面对以城内的人类的血为牺牲得到强化的法芙纳和杀害了父亲大人的拉古涅这两个人。

必须得打破这个局面不可。

就在我如此下定决心时，机会上门了。

“——!?”

身体突然沉重了许多。好像整个人被扯向了地面似的，我险些跪倒在地。

我对这个魔法有印象。

“好、好沉？这是诺瓦露的……?”

我下意识里将这个现象判为了星魔法『Gravity』的效果。

然而附近的拉丝缇娅拉却摇了摇头。

“不对、诺瓦露在上面……! 这个魔法是下方来的!”

拉丝缇娅拉也一样——不，法芙纳等人也同样不

敢大意地抵抗着这个对重力上下其手的魔法。魔法的效果是无差别的。覆满弗茨亚茨城的地面和墙壁的血也打着漩儿往一层中央的天井处不断聚集。

敌我不分的魔法侵扰门廊后过了几秒，一道风呼啸而来。

“——『Tauz Schuss • Wind』!! ”

伴随这道声音，莱纳像疾驰的炮弹一样冲出了天井。紧接着，他在空中生成了好几道风桩，与之一同往法芙纳背后杀去。

“好险、是你吗！我的新主子怎么了!?”

法芙纳架开我的『Light Arrow • Brionac』，一面用血衣抵御莱纳的风桩一面出言质问。

莱纳没有回答，只是为奇袭的失败咋舌，随后撂下法芙纳乘风移往正门。

莱纳同出口附近的莉帕问道：

“喂、死神！我不是都说了先逃离这里吗！！”

“莱纳大哥哥！出不去啊！门被封死了！”

莱纳听罢，一脸为难地背过了身，试图打开鲜血支配下的大门——就在这时，一道寒光和喊声直扑他的背后。

“咕、可恶……打不——！？”

“莱纳！小心！我会优先攻击背对自己的敌人！！”

莱纳在毫厘之间躲过了格连的短剑，随后狠狠地瞪着他确认道：

“沃克先生、你这是……！啊麻烦死了，又是因为别的理由被操纵了吗……！”

在出言抱怨的同时，莱纳理解到了出城的困难，决定先努力把握门廊的状况。在此期间，我与他対上了视线。

那是一双盈满了活力、甚至有些刺人的眼眸。眼

球的动作诉说着他此刻不间断的思考，眼光的锐利传递出了他对生存和战斗的率直。

在捕捉到我的身影的一刹那，莱纳的眼神渗出了强烈的敌意。但他立马按下了敌意，结果使填满他双眸的情感变成了无处宣泄的愤怒。到最后，他甚至用同情的目光看向了我，这让我忍不住开口道：

“莱纳、我……！”

“不用说了！比起这个，在这里耽误太久的话，拉古涅就——！”

看来他原本打算一到门廊就撤出城外。

重新制定作战计划的时间无比紧迫，在这分秒必争的时候，他无意听取我的辩解和忏悔。莱纳心中的焦虑形于颜色，他将目光从我身上挪走，看向了方才脱身的大空洞。

此举意味着在莱纳眼里，在场的那三名浑身是血

的敌人还算不上大敌。

我当然清楚这一点，所以也和他一同看去。

与此同时，作用于全身的拉力逐渐增强。

重力的来向一点点地发生了变化。先是从正下方，接着是斜下方，最后转至水平方向。包括我在内，在场的所有物质都被拉向了通往地下的楼梯。

从那里现身的，是气喘吁吁的拉古涅。

她缠绕着黑色——不，是疑似黑色的魔力，嘟嘟啾啾地来到了一层。

“——哈啊、哈啊、哈啊。好、好暗……好暗好暗好暗……！”

这副模样和自己最后见到她时比起来未免相差太多，当然令我难掩惊讶。

在四十五层分别之际，拉古涅作为一个『狡猾而强大的骑士』让我印象深刻，可现在的她给人的

观感却与那时截然相反。写在她表情上的，与其说是狡猾，倒不如说是狂气。周身缠绕的非比寻常的魔力绝不能算为人的强大，而是『怪物』的。并且在这副模样下，她已然称不上是一名骑士了。

被自己的魔力裹得里三层外三层的拉古涅眯细眼睛，为寻找猎物而左顾右盼。

然而不等她找到猎物，拉丝缇娅拉便抢着宣示出自己的存在。

“拉古涅！”

在格连将目标切换为莱纳之后，拉丝缇娅拉多了几分从容。她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向拉古涅靠近过去。

莱纳虽然想阻止，但却因格连的袭击而落空。干净利索地换完班后，拉丝缇娅拉开始了与拉古涅的对话。

“在、在那里的是.....难道说是小姐？”

拉古涅对呼唤起了反应，眯着眼睛寻找拉丝缇娅拉的所在。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拉古涅的魔力似乎对她的视野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她这为自己的力量所困的样子不禁让人联想到千年前的我们。

“嗯，是我。拉古涅，先让我问一句。.....为什么？”

一如此前所言，拉丝缇娅拉试图探寻拉古涅所作所为的真意。考虑到双方的时间都不多，所以她简明扼要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询问拉古涅在四十五层背刺的动机。

“.....小姐，你应该还记得吧。我不是一直挂在嘴边吗？我要成为『第一』。”

“以前在大圣堂说的那个啊。可是，那不是作为骑士而言的吗？”

“是一切意义上的『第一』。所以涡波大哥哥他无论如何都太碍眼了。无论如何……”

“……这样啊。原来是这样吗。”

在这寥寥数语中应该掺杂着只有长久相处的她们两人才能领会的思绪吧。语气纠结的拉古涅没能将话说到最后，而拉丝缇娅拉则暗暗低下了头——泪水在血池上激起了涟漪。

“——!? 难、难道说、你哭了吗……? 为什么!? 小姐、你别哭啊……! 到底是谁、竟敢弄哭我家小姐……!!”

拉古涅迈出楼梯口，一边接近拉丝缇娅拉一边环顾周围，仿佛又是在寻找敌人的身影。

真是诡异的情景。

拉丝缇娅拉之所以落泪，原因无疑是与拉古涅的会话。

而对这一点，当事人拉古涅不可能察觉不到。按

理说，正因为心怀负罪感，她在方才的对话中才会面露纠结。

此时此刻，在门廊之内，凡是有能力思考的人都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我与法芙纳目瞪口呆，只是从旁看着拉古涅在那里探寻不存在的敌人。稍远处的莱纳和格连也差不多，虽然想出言提醒，但因为搞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两人都不敢贸然插话。

所幸拉古涅对他人的视线很是敏感。她很快就察觉到了周围人示予自己的真相，终于回过神，停下了脚步。

“……啊、啊 a。这・样・啊，是・我・吗。——a 啊、a 啊啊啊、哈哈哈、啊啊啊啊、简直了!!”

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个令拉丝缇娅拉落泪的敌人，拉古涅先是自嘲，接着不忿地抓起了自己的头。看到这一幕，我从她身上感觉到的那种怀念感就

此落实，于是战战兢兢地问道：

“拉古涅……难道说、你也成为『理的盗窃者』了……在使徒大人不在的情况下，你是怎么……？”

虽然不清楚她是如何做到的，但理由只可能是这个了。

听到我的见解，拉丝缇娅拉抬起头低喃道：

“拉、拉古涅……？”

在这当中，拉古涅仍是自顾自地挠着头，其动作之粗暴几乎要将头皮抓破。就这么过了几秒钟，随着一声长叹，拉古涅的表情恢复如初。她又变回了那个态度亲昵、性格开朗的少女，回答道：

“——咕、呜、呼……哈、哈哈，你们不用担心，我差不多都明白了。”

尽管身上的魔力仍然非同小可，但那种狂徒的氛围确实淡薄了一些。

拉古涅十分冷静地将自己的状况分析了一番，向我们解释道：

“哎呀～，成为『理的盗窃者』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吗。为了重要的事物渴求力量，却要因此失去重要的事物。啊～，这规则真是混账透顶啊。连个说明都没有就将人生存的意义连根拔起。让人连自己到底在做什么都没个概念。好不容易得到了强大的力量，之后却只能一味地变弱。这可真是过分啊。哈哈。”

拉古涅十分轻描淡写地宣告自己成为了我和法芙纳的同类。可是经历了千年前的战斗的我却怎么也无法将它看得这么轻巧。所以我明知对方是自己的仇敌，接下来的话也还是脱口而出：

“还、还来得及！拉古涅！赶在失去你重要的事物之前，还是把这些全都抛下为好……！”

“我才不要。当然了，我既不想失去、也不想抛

弃、更不想败北。我要盗取这个世界所有的理，克服『代价』，让这个力量真正为我所用。——没错。我要让它彻底成为我的东西。”

拉古涅意志坚定、了无迷茫、毫不迟疑地否定道。那不假思索的答复清楚明白地证明了一点：即便同为『理的盗窃者』，她终究还是与我们不尽相同。

虽然来到了同样的场所，可成色却不一样。

在成为『理的盗窃者』之前，拉古涅走过的道路与我们有别。

那正是我和父亲大人他们的一种“倘若”的姿态。倘若我们不曾与使徒相遇，而是在这个世界上独步前行，那么我们或许就会像现在的拉古涅这样——

正当我产生了一种看着一面镜子的错觉时，拉古涅的身影突然消失了。

就好像从一开始就不曾存在过那样，拉古涅这一存在从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意识到这正是她用来杀害父亲大人的招数，连忙提高警惕环顾周围。

距离拉古涅最近的拉丝缇娅拉也看丢了她的身影，不免面露惊愕。接着，就连站在拉古涅一方的法芙纳也感到了为难。

“喂、拉古涅！你这样就连我也看不到啊！谁是你的目标！？”

明知不会有答案，可他还是不得不问。

法芙纳的魔法多是一些广范围的无差别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经意释放的魔法没准会误伤拉古涅。

法芙纳中止了攻击。开始探查同伴的位置。

我和拉丝缇娅拉也是一样，在一层的所有人都不例外——不过，有那么一个人，有一个能准确地

获取连我们这些『理的盗窃者』都感到束手无策的位置情报，并不分敌我地将之传达给所有人知晓的人存在。

“拉丝缇娅拉！拉古涅她无视了你，往圣女大人那里去了！”

与莱纳交手的格连以确定的语气喊道。

拉丝缇娅拉没有怀疑。法芙纳也一样。两人一齐向我冲了过来。

“诺斯菲！”

“在那儿吗！”

“你、你不要过来！——『Sehr・Wind』!!”

“这话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你！冷不防的很吓人好吧！”

当然了，相同的目的地必然会带来摩擦。两人四目相对，魔法就此交错。

拉丝缇娅拉打算用暴风将法芙纳击飞，但被对方

用血膜挡了下来。

然而，对这两人重启的战端——我已无暇看到最后。

拉古涅的面容突然挤占了我的全部视野。

她出现在了 my 的面前，双手伸向了我的脖颈。

明明有格连的忠告在先，我却未能做出任何应对。

“——！”

是杀害了父亲大人的双手。

双重意义上的精神创伤就在我的眼前。

要让我的身体因战栗而动弹不得根本是绰绰有余。

“呜、u 呜……拉古涅・卡伊库欧拉……！”

“好了好了，先不说这些无所谓的事！诺斯菲，恭喜你恢复了过来！这下总算能和你好好谈谈了啊，我很高兴哦！”

拉古涅勒住了我的脖子，搭话的语气与她在四十五层几无相异。

出口的词句也一样，无论我的眼角攒有多少泪水都毫不以为意，仍然是那么冷冽。

“你今天的经历真的很丰富嘛……从地下脱身之后，在弗茨亚茨城做好准备，一门心思地等着涡波大哥哥找上门，一番斗争后父女终于相认，可自己的爸爸转眼就死掉了……于是你又哭了个稀里哗啦。所以呢？诺斯菲现在能鼓起勇气和我战斗了？”

拉古涅最先做的，是确认我战意的有无。

可是，说实话，战意之类我根本不可能有。

如果有那种东西，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浑身发抖了。

在这当中——我不禁感到了违和，为什么以奇袭为杀手锏的她会像这样悠哉悠哉地同我对话？这

实在不像她，现在想来，在四十五层的时候也是这样。时间耽搁得越久，我就越发感到不解，拉古涅为什么不干脆利落地将我杀掉呢，这太奇怪了。

是因为她已经干掉了父亲大人这最大的强敌，所以大意了吗？

还是说，有什么理由让她给了我特殊待遇？

在我想到答案之前，拉古涅重新问道：

“我是在问你，你找到于自己而言的『第一』了吗？”

见我迟迟不作答复，拉古涅又将问题变得更加简单易懂，然而这也让我感到一头雾水。我不明白这个问题与战意究竟有什么关系。

“咕、u 呜……我、我的『第一』……？”

“没错。你一直以之为目标的『第一』。一直渴求的生存意义。你应该就是为了得到那份答案才

坚持至今的。”

这个问题的份量想必不轻。

不管是对拉古涅还是对我来说，都极为重要。

不过它的答案于我而言实在是简单明了。

“我心中的『第一』无论何时都是父亲大人！”

“可是你的爸爸已经不在了，他已经死了。在没有他的世界里，你打算靠什么支撑自己活下去？”

拉古涅摇了摇头，表示这个答案不对。

她要我放弃对已死之人的依赖，拿出一个不同的答案。

然而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我是不会放弃的！”

就在不久前，我对拉丝缇娅拉发过誓。

对缇亚和斯诺也是。

我许下了誓言，自己绝不会放弃，绝对要解决父

亲大人的问题。

“不过是死了而已，这又如何！？父亲大人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我的使命就是让他回来，绝对不会错！我一定会用自己的魔法将他救回来！！”

我大喊着，将自己诞生的意义、自己现在活着的理由诉诸于拉古涅。

听罢，拉古涅的脸色变得很不好看。

我的答案让她十分不快。明明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个能让自己耳目一新的答案，可结果却如此浅陋、鄙薄……她露出了这样一种表情。

“……你要将『不老不死』用在那种家伙身上吗？那是诺斯菲领悟的属于你自己的力量，用在自己身上才是最好的。”

也不知是从谁那里了解到的，拉古涅似乎对我的力量知之甚详。

她用比我还要了解的口吻，将它的正当用途告知于我：

“你明白吗。【已死之人无法复生】。正因为人生只有一次，人才会在唯一的人生中赌上自己的灵魂。哪怕只有一个人，如果你为了让死者复生而不惜毁坏【人之理】，那人的强大将从根本上被否定。依靠魔法可以让人死而复生这种梦话必须永远是梦话，如果它成为了现实……人将一边倒地越来越脆弱。”

以一个人而言，拉古涅这番话无比正经、正确。然而，我早已不再是一个正经的人，也早已厌烦了正确的事。

“那种理……我恨透了。无论是谁，都是希望自己重要的人能活下去的。一直梦想着死去的人能醒过来，再跟自己说一声‘早上好’的情景。如果只要变弱就能化梦境为现实，那我无论变得多

么弱小也在所不惜。”

“.....如果拥有那份力量的话，你甚至能战胜我啊.....？不，这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你那份力量是唯一能颠覆这个世界的力量。如果你将它交给涡波那种跟世界的爪牙无异的家伙，那可就真的回天乏术了。在我和诺斯菲之间决出胜者，由胜者背负大家的力量继续前进才是正确的！怀抱逝去的珍重之人的思念，由活下来的更强的一方承担对抗世界的责任！这才是为人者应当遵循的正确的做法！！”

拉古涅大喊道。话中的内容让我稍稍窥见了她心中的想法。她一定是希望听到我回答世界或她自己是最大的敌人吧。

“即便如此，我也要去救父亲大人.....我是不会放弃的.....因为我的力量并不是为了与谁战斗而存在的。我从父亲大人那里学到了，这是为了

帮助珍重之人的力量……”

可我还是将已死之人挂在嘴边，没有前进的意思。

我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跟一个不停撒娇邀宠的小孩子没两样。

见我始终不肯离巢自立，拉古涅厉声叱责道：

“……你差不多也该注意到了吧？注意到缠在我和你身上的无数的『魔法之线』！真正可怕的是那藏在幕后，一直在暗中操纵我们的存在啊！将『不老不死』交给我要比交给涡波大哥哥强上百倍！看我给这个世界搅个稀巴烂！”

『魔法之线』。虽然有些不合时宜，但我还是不禁觉得她这种遣词的风格跟父亲大人很像。

我明白拉古涅想说什么。『魔法之线』，这东西明明不是魔法，却像魔法一样操纵着我们。如果要换一种说法，那它可能就是所谓的命运吧。我在

千年前就有这种感觉。在四十五层泣如雨下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那所谓的『魔法之线』。有种冰冷的目光在看着我们，从一千年前开始，一直如此。

——我明白的啊。

可是，实在很对不起拉古涅，父亲大人仍旧是我心中的第一。唯有这一点，是我作为诺斯菲·弗茨亚茨所不可易的。

“我明白的。可是、就算、就算是这样……我相信父亲大人也一定会有办法的……如果是父亲大人的话，一定……！”

“你这——！！”

拉古涅的情绪变得前所未有的激动。

她身边浓密的魔力也随情绪一同增幅，性质一跃强化了好几重。拉古涅的身体像大海的涡旋一般几欲将所有的物质都吸到身边——然而转眼之

间，这股力量就平息了下来。

无论是拉古涅脸上的热量，还是因魔力性质而生的引力，全都在一瞬间归于沉寂。

一如此前的宣言，拉古涅以一颗平常心实现了对新获的魔力的制御。接着，恢复了平静的拉古涅冷冷地看着我，表情写满了失望。

“.....我明白了。不过，既然你既不打算将它交给我，也无意和我战斗，那我是绝对不会将你爸爸的尸体交给你的。接下来我要抽出相川・涡波的魔石，与之『亲和』，然后变得更强。当然，为了能永远待在最强的『顶点』，我是不会任由那愚蠢的规则消磨内心的。在我成为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之前，我绝对不会输.....所以——”
拉古涅表明自己的决心，同时加强了手上的力道。

“你的『不老不死』我就收下了。”

“咕、a 啊 AA！拉、拉古涅……!!”

在颈椎几乎被掐断的力度压迫下，我被剥夺了呼吸的权利。

“很痛吗!? 还有很多更痛的等着你哦！哈哈哈，毕竟我可不会顾忌手段！无关乎你怎么想，这边的办法有的是！在这座城里，药啊魔法道具啊拷问工具啊可谓一应俱全!!”

“——『Light Arrow』!!”

趁着喉咙还没被捏碎，我发动了魔法。

我使尽浑身解数，在零距离下施展魔法攻击既是仇敌又是心理阴影的拉古涅，同时用右脚奋力踹击她的腹部，将她踢离自己身边。

在双重冲击之下，拉古涅松开了我的脖颈，大幅后退。

但我的攻击并没有奏效，无论是光箭还是踢击，都被疑似『地之理的盗窃者』的水晶挡了下来。

我也顺势将自己的意志告知退至通往大空洞的阶梯的拉古涅：

“我、我绝对不要……！无论遭受怎样的折磨，我都不会让你得逞！我一定是无法战胜你的吧！可就算是这样，我对父亲大人的思念绝不会被你磨灭！这份『魔法（思念）』要传达的对象绝不会改变！！”

十分不可思议的，我的声音和身体都不再颤抖了。

承认自己没有胜算、接受了心中的恐惧、理解了于人而言的错误，即便如此，我还是决定对抗拉古涅。

“……诺斯菲你终于拿出『勇气』来了啊。就是已经太迟了。”

拉古涅见状略感无奈。

接着，她用右手拔出了腰间的『赫尔米娜的心

脏』，左手在轻轻触碰『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之后覆上了一层护手般的水晶。拉古涅没有选择同时使用两把利刃，而是将左手藏在了背后，摆出了她一贯的架势。

相较之下，我没有任何动作。

说实话，虽然表明了决意，但我还是不觉得自己能赢。如果拉古涅手握『赫尔米娜的心脏』再次施展之前那种潜行，那我根本无力抗衡。

当不可与之正面交战的念头在脑中梭巡，令我踌躇不前的时候——增援从天井上方及时赶到。

“——『Impulse Break』!!”

起初，我以为是来自拉古涅的攻击，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眼前的光景否定了。

斯诺乘着『龙之风』从上空高速降落，全力向拉古涅施展了一记飞踢。

她在这之前想必一直潜伏在二三层的位置伺机

而动，而拉古涅拉开与我的距离来到天井附近的此刻正是行事之机。

斯诺展开了苍色的双翼，不仅令手足变大，肌肤还长出了龙鳞。

这是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最高级的『魔人化』、『龙化』。它那不讲道理的力量我已在千年前的战斗中有切身的体会。不止如此，斯诺还用无属性的魔法强化了脚力。

哪怕只是被它擦到，恐怕也要落个粉身碎骨，但拉古涅却用左手的护手成功将这锐不可当的攻击接了下来。

然而，她无法抵御继之而来的『龙之风』。

拉古涅在风力的压迫下几欲屈膝，斯诺带着杀意乘势追击。

“a 啊 a 啊 AAA——！拉古涅！你竟敢！！”

斯诺在攻击被挡住的一瞬间振动双翼，增强向下

方的压力。

当然，『龙之风』和『龙之咆哮』也并行不悖。

弗茨亚茨城一层所有的血都在冲击下化作浪涛荡向四周。暴露在外的坚实地面裂痕陡生，暴风不分敌我地扑向了在场的所有人。

“这是……!!”

拉古涅终于站不住了，于此同时，她的立足点彻底崩解，地面被抉开了一大块。

我自觉应该为斯诺提供援助，可无奈却受制于汹涌的血浪和『龙之风』。

在原本就混乱的局面下加以这场爆炸。斯诺的乱入让一层彻底陷入了混乱。

当我正迷茫自己接下来该如何行动时，一旁传来了声音。

“圣女大人！大小姐!! 来这边!!”

是可以完全付诸信赖的女骑士、佩露修娜·库艾

伽的声音。

完全『狼化』的塞拉将佩露修娜、诺瓦露、缇亚、阳潼大人载在背上，顶着暴风从二层疾驰而来。

“去吧！——『Flame Arrow』!!”

缇亚在塞拉背上充分提炼了魔力，只见光粒四溢，使徒特有的光翼也在背后招展，她运用规模冠绝全场的魔力放出了一道魔法。

目标是弗茨亚茨城的入口、在血液庇护下的大门。

虽然名字叫『Flame Arrow』，但那早就不是什么火焰了，而是一道可以吞噬一切的白光。洪流一般的白光只一瞬间就蒸发了覆盖大门的血，不费吹灰之力就在门上开了一个大洞。

如此一来，退路就成功确保了。

而这当然被拉古涅看在了眼里。

拉古涅当机立断，以剔除一切矫饰的口吻发动了

杀手铜。

“——【星之理】！将她的强大反转为弱小！！”

话音落毕，撼动一层的『Impulse』、『龙之风』、『龙之咆哮』的冲击——就此销声匿迹。

不是渐渐消失，而是在一瞬间归零。

更有甚者，斯诺自身也出现了异象。

作为龙之象征的双翼和鳞片眨眼间便无处可寻，她变回了一个普通的人类。

斯诺在拉古涅上方，在门廊的空中惊讶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强制解除……不对！？治、治好了！？全都！？”

相对的，拉古涅全无动摇。她立即增强了身边的魔力，决心驾驭一直不受控制的力量。然而出口的，却是一种握紧缰绳，为了降服桀骜不驯的野兽（力量）而做的咆哮：

“星之魔力啊，把她给我拉过来！【星之理】啊，

她已手无寸铁！接下来将她的生反转为死！！”

拉古涅伸出了原本用于防御的左手，打算抓住斯诺的身体。

那只手是如此不祥，其上缠绕着比魔力还要可怖的东西。

一旦被抓到就会死。那上面的恶意足以让人有此预感。

“——斯诺！！”

危急关头，她的兄长格连横插一杠。

格连利用暴风制造的机会摆脱了莱纳，并投出了系绳短剑。接着，绳子巧妙地缠住了空中的斯诺，将她从拉古涅的魔掌中救了出来。

拉古涅在这一击中投入甚大，不料却无疾而终，她愤而对同伴吼道：

“为什么要碍事……法芙纳！”

“不是啊，是格连真的不得了啊！明明我分了相

当一部分魔力过去，可他从刚才开始就有好几次脱离了控制！”

法芙纳也因暴风的影响稍稍改变了站位，并对在他操纵下的格连救了斯诺一事最是欢喜不过。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要用他！？”

“咕——你说的是！”

可是在主子的命令下，法芙纳不得不在格连脚边聚集血液将之吞没。看到格连被吸入地面的诡异景象，着陆的斯诺向他冲了过去。

“格、格连哥哥！！”

“斯诺，不用担心我和艾尔！你赶紧去和大家汇合——”

不过格连本人却表示了拒绝，并望向了一层的出口。缇亚等人已在那里等候。而附近的艾尔米拉德则跟格连一样逐渐没入了血中，他似乎是败给了得到缇亚等人掩护的莱纳和莉帕，法芙纳只好

暂且将他撤下。

战局在须臾之间天翻地覆，其间，缇亚远远地招手喊道：

“喂，斯诺！不是你说要重整态势的吗！？”

斯诺听罢表情为难，留下一句话后掉头撤离。

“……我会再过来的！！”

格连笑着领受了妹妹的道别，随后彻底消失在了血泊之中。

见证了整个过程之后，有人用力握住了我的手。

“诺斯菲！！”

拉丝缇娅拉握催促我一起逃走。

我磕磕绊绊地紧随其后。只是理所当然的，法芙纳不会轻易放跑我们两个。

“——『Blood Bane!!』”

法芙纳身披的血蓑应声变成了绳状。它分作好几束，像怪物的触手一样在空中游走，其形状比蛇

要光滑，其动作比鸟要迅捷。

只是此时此刻，在这个距离下，有一位无敌于魔法战的少女。

“——『Flame・散花』！”

缇亚在出口处释放的箭雨命中了所有的触手，并将之尽数蒸发。

法芙纳啧了一声，无奈之下只好驱使自己的双腿企图将我们拦下。

然而，他很快就发现只有自己展开了追击，于是停下脚步，回身质问道：

“——!? 喂、拉古涅！你愣着干什么!?”

拉古涅的步伐极其迟缓。

她的眼神直到方才还如深渊一般令人不寒而栗，现在却如白露一般稀薄，仿佛万念俱灰。面对尽心尽力的法芙纳，拉古涅面露窘色：

“不是、那个，我就是寻思着都是一些比想象中还

要没价值的生命啊什么的……反正总有一天要给他们都杀掉，现在就没必要勉强去追了……比起这个，还是优先占据弗茨亚茨城吧。现在不是还没吞噬到最上层吗？”

“确保据点！？这确实是作战的基本没错！可是啊！不是你说要杀净眼前所见之人吗！”

我一面在拉丝缇亚拉的牵扯下奔跑，一面看着两人的互动。

“啊～，确实是这么说过来着……我确实说过。可是，在那之前，我发现有很多事需要先行确认……”

“哈啊！？亏你在那里——”

喊到一半，法芙纳的声音戛然而止。

他・跟・我・一・样，都明白了拉古涅现在的状态。

“小姐和诺斯菲、莱纳和玛利亚、前辈和总

长.....你们所有人、曾经明明是那么耀眼.....是
那么有价值的生命.....”

拉古涅注视着逃走我们，自言自语道。

但是她的目光并没有与我相合。拉古涅确实注视着
我们，却也是视而不见，她的眼神有如在伸手
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久久地凝望虚空。

看到她这副模样，法芙纳低喃道 “.....终究还
是新来乍到吗”。

“再说了.....反正他们迟早会再来的。只要涡波
大哥哥还在这里，他们就一定会老老实实在带着
『不老不死』到这里自投罗网.....到这里成为我
们的刀下亡魂.....”

正因为同样是『理的盗窃者』，我和法芙纳才能
稍稍理解拉古涅的现状。

成为了『理的盗窃者』的拉古涅虽然看上去所受
的影响不大，但事实绝非如此。特别是以和我先

前的问答还有对斯诺的全力攻击为契机，她心中各种事情的优先级发生了大幅的换位。虽然她用强韧的精神压下了『代价』，所以看上去比其他人要正常，但实际上——

“——对吧，诺斯菲。”

以拉古涅的这声呼唤为结，我们成功逃出了弗茨亚茨城。

在越过城外的大桥，冲下高地的途中，拉丝缇娅拉一直牵着我的手，在此期间，我脸上的阴霾始终未散。

326. 再次

“——『我于此弃旗』——”

这是我今天第二次使用这个『咏唱』。

利用这个新的力量，不仅是心灵，我甚至能『代替』背负身体的状态。

我也承认，这个魔法的效果确实称得上超凡脱俗。

即便是因【永远无法复原】的伤而濒临死亡的拉丝缇娅拉，我也用这个魔法让她恢复如初了。单论治疗的领域，想必不会有比这效果更强的魔法了吧。

然而对这第二次的使用——我却没·有·任·何·手感。

既没有成功治疗了对方的实感，也没有感觉到自己作为『代替』背负了什么。就像抓了一把空气塞进嘴里，有的只是徒劳。

“成功……不，失败了啊。果・然・啊，即便代替背负病症也没有什么变化。”

我如实地讲出了自己的感想，听到我的话，在一旁守望的缇亚把住我的肩膀问道：

“失、失败了……!? 没救了吗!? 她们再也醒不过来了吗!?”

在颠簸的视野中，我又一次看向了两名患者。

那是两名黑发的少女。

——这里是大圣都的地下街。

摆脱拉古涅与法芙纳的追击之后，我们径直逃往了地下。

在那之后，我们潜伏于一座拉古涅所不知道的宅邸，在那里休养生息。

刚安顿下来，我就主动请缨为伤者治疗。之所以如此，既是因为我的治疗手腕在众人之中最为高超，也单纯是考虑到了有几个人的问题是只有我

能解决的。

败给了父亲大人的佩露修娜、诺瓦露、塞拉三人只受了轻伤，治疗起来毫不费力。拉丝缇娅拉、缇亚、斯诺则毫发无损。最后只剩下失去了意识的玛利亚和阳潼大人——

我借用了一间屋子，让两人躺在铺满绒毯的地面上，为她们施展了最强力的魔法。

然而结果却是徒劳。

两人身上并没有需要我作为『代替』承担的负债。玛利亚只是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因拉古涅的一击而失去了意识，此外并无大碍。

而理应在千年前罹患顽疾，承受着无法苏醒的『诅咒』的阳潼大人则毫无变化。留在她身边的只有令人直打冷颤的寒气——

“……不是的，缇亚。以我现在的力量，没有什么病是治不好的。这样一来阳潼大人应该就康复

了。无论是在原来的世界的病症，还是始祖在千年前的应急处理，亦或是来自使徒的魔法都已不复存在。只是，可能是因为沉睡了太久……她似乎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苏醒。如果快的话，我想明天或者明后天她应该就能醒过来了吧……”

拜千年前的战历所赐，我能对两人的病情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在如实阐明现状之后，缇亚松了口气，拿开了搭在我肩上的手。

“这、这两天就……？那就好……哈、哈哈，这样涡波的一个愿望就实现了啊……涡波的愿望终于……可是他却——呜……”

接着，她握住了沉睡中的阳潼大人的手，眼中盈满了泪水。

将她的反应看在眼里，我继续道：

“玛利亚也没有大碍了。她的话想必很快就能醒过来了吧。只是，她消耗了相当的魔力，现在最

好不要勉强叫她起来。”

“玛利亚会快一些吗……”

缇亚跪了下来，一面握着阳滝大人的手，一面将头埋进了玛利亚胸口。她藏起了自己的泪颜，呼唤着那让她无比信赖、此刻却意识全无的同伴。

“呐，玛利亚……你快醒过来吧……我、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以此为结，缇亚的身体再无任何动作。

虽然身体毫发无损，但心灵的部分则要另当别论。缇亚给人的感觉是如此疲惫，几乎要和地上的两人一起沉睡过去。

她不安定的情绪令我感到了不安。

缇亚如果是个贫弱的少女还好。可她拥有的魔力能与使徒和『理的盗窃者』相匹敌。她什么时候会因承受不住心理的压力而暴走都未可知。

看到我不安的表情，守在房间一隅的斯诺走上前

来。

“我会看着缇亚的。正好我也想缓一阵子……所以就在这里休息了。”

相较之下更为冷静的斯诺温柔地将手搭在缇亚的肩膀上，表示会看护她。

不过言外之意也是要我离开这个房间。

我知道这是她的体贴。斯诺不愿在盲目的感情的驱使下叱责我，所以为了防止可能的情绪失控，她希望我远离此处。

怀着对斯诺的感谢，我轻声回答道“好的”，接着离开了房间。

“涡波……”，身后传来了斯诺的低喃。与之一同入耳的还有抽泣的声音。

我横下心绝不回头，默默地在空荡的走廊中迈步。

“……！”

恰逢此时，我突然打了个趔趄。

匆忙之下，我狠狠地将手杵在墙壁上，这才勉强撑住了身体。借此机会，我开始检查最后的患者，也就是自己的状况。

腹部的出血依然源源不断。

姑且用宅邸的布料做了应急处理，不过基本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不是『光之理的盗窃者』，恐怕这时候已经因失血过多而丧命了吧。

不过这还算轻的。

情况最严重的是精神（心灵）。吐意和疼痛这种流于基本的东西我都已经习惯了所以算不了什么，但在此之外的魔法般的症状却让人难以承受。

勒紧心灵的不安、充斥于脑海的淤泥般的悔恨、令四肢颤栗不已的对敌人的恐惧。

平衡感和距离感已然崩溃，几乎令我气闷而绝。

绷紧的神经一松开，这一切便找上了门。好像下一步就会倒卧在地、陷入一场隔绝任何不安的永眠。

我扎紧腹部的绷带，用肉体的痛楚儆戒自己。

不能因一时的休战而松懈。

给我继续行动。一旦停下就无法抵抗睡意了。

如果睡着了，那我恐怕就——

我踉踉跄跄地在走廊里前进。

过了一会儿，来到客厅之前的我看到弗茨亚茨的骑士们一脸严肃地交流着什么。

塞拉和佩露修娜正在向拉丝缇娅拉提供自己所知的信息。与这些人没什么交集的诺瓦露则老老实实地待在房间的角落。

她们话题的中心——是如今反目成仇的同伴。

针对拉古涅·卡伊库欧拉的问题，佩露修娜阐述道：

“——拉古涅之所以成为骑士，是为了一个叫西多雅的村子。我记得契约有规定，她的收入基本都要送交自己的故乡。”

坐在客厅正中央的拉丝缇娅拉听完后，仔细品味起了这份情报。

“边境出身吗，嗯~.....生活在边境的拉古涅是因为怎样的原委来到弗茨亚茨的呢？”

“我记得发掘了拉古涅的是帕林库洛和海因。虽然有调查过她的故乡，但并没有什么蹊跷的地方。拉古涅在周围人的爱护下长大，并由衷地感激这一切，所以她千真万确的想为故乡报恩，为此才希望作为骑士出人头地.....我曾是如此相信的.....”

佩露修娜越说越没有底气。

见状，她的后辈塞拉接过话继续道：

“成为『天上之七骑士』后，拉古涅一般是作为

我的部下活动的。再就是因为年龄相近的原因，她经常在大小姐身边负责护卫工作……”

“嗯，这些我知道。毕竟我自小就经常和拉古涅一起玩闹……只是，我到底没能发现拉古涅的真心……”

据说这三个人都与拉古涅情同手足。

然而，即便是这样，她们今天还是分道扬镳。这份事实为三个人的表情蒙上了阴霾。

“我也是啊。我完全没有料到拉古涅居然有这么大的野心。”

不过，只有塞拉觉得不能一味消沉，她立刻抬起头，试图尽可能多地将自己所了解的告知拉丝缇娅拉。

“……我和拉古涅经常一起休假。所以，作为上司我曾打听过她的境遇问题。那时候，我曾经这样问过她，‘在联合国辛苦打拼，获得的报酬要

全部送给故乡，这样的生活不辛苦吗？’ 对此，她笑着回答我『如果成为了第一，妈妈就会来见我的，所以没关系——』。当时我没有太将这话放在心上，只是想着她和家人的牵绊真深厚啊～云云……可是现在，我总觉得这句话十分关键。”

“又是妈妈啊……塞拉，你知道拉古涅的母亲现在在哪里吗？”

“现在……？卡伊库欧拉家的夫人，我记得——”

“不，不是的。我问的是她还不是骑士、没有成为贵族的养子、在被抚养当侍女之前的妈妈。你知道她小时候和亲生母亲在一起生活时的事吗？”

“这就不清楚了……可是，既然离开了生养自己的亲人成为了贵族的养子，那么我觉得她的妈妈应该已经过世了吧？”

“这样啊.....不去西多雅村实际调查一下的话，看来是无法得知详情了呢.....”

拉丝缇娅拉似乎仍没有改变方针。

透过她的言语，很容易就能窥见她试图理解拉古涅的努力。

这令她身边的两名原来的侍从面露苦色，在这当中，佩露修娜补充说明道：

“很抱歉，大小姐。就算想去、可西多雅村也已经.....不如说，因为一年前的『大灾厄』，它周边一带都.....”

“咦？难道说，因为『大灾厄』的影响消失了吗？”

“不是的，没有消失。因为在大陆的边缘，所以并没有受到大陆崩坏的影响。只是，正因为是偏僻的小村庄，『大灾厄』的影响才是致命的。不但农作物的收获量剧减，与中心地区的交易也彻底

中断，据说村子最后被放弃了。虽然是这样，不过并没有人死于饥困，所有的村民都完成了避难转移。因为拉古涅的报酬都送到了那边，所以那个村子相对富足了些……”

“没有人因此丧命……是说即使如此，这还是成为了拉古涅的契机？她希望让荒废的故乡重归往昔？不，是期望和口中的那个妈妈重逢？不、嗯~……嗯~……”

拉丝缇娅拉想法设法地探寻着拉古涅真正的愿望。

看来她并不相信拉古涅之前在城里给她的『成为第一』的回答。不对，准确来说，『成为第一』只是一种手段，她真正的目的应该另在别处。

我也这么想。

如果说『成为第一』就是她的全部，那么她不该会变得那・么・像一个『理的盗窃者』。

毕竟她已经杀了父亲大人，成为了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承认的头号强敌。

拉古涅的手段已经实现了，可是她真正的目的却没有，而那没能实现的目的化为了极强的『留恋』。这恐怕就是她现在的状态了吧。

我有一种预感，她真正的目的是我们绝对无从知晓的。

我想拉古涅一定至死都不会向别人表露自己的心迹。不，岂止如此，哪怕是对自己，她可能也会欺瞒到死。她给人的印象和父亲大人很像，都仿佛是活在对自己的欺骗之中。

如果说有谁能看透她的心底，那想必只有和她一样的存在了吧。

正因如此，拉古涅才会如此厌恶父亲大人，才会处心积虑地最先杀死他。

不知为何，我就是有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该不该将自己的这种印象告知拉丝缇娅拉。

只要是有关拉古涅的情报，我想她都会非常乐于接受吧。并且，如果这份情报能对接下来的作战起到什么帮助的话——

“我劝你还是算了吧。”

然而，身后的一道声音拦住了我的脚步。

我转过身，结果看到了披着斗篷的莱纳。当大家在这座宅邸里稍事休息的时候，他自说自话地前去进行了侦查，看样子他的侦查结束了。

“拉丝缇娅拉还好。但是另外两个性格较真的骑士还没有完全信任你。你要是进去了，她们的话就只好往下说了。”

莱纳给了我非常正经的建议。

虽说短时间内立场颠倒，但我操纵了佩露修娜和塞拉仍是不争的事实。

我倒是不介意她们因此恨我，但让话题进行不下去，给拉丝缇娅拉添了麻烦就不好了。于是我打消了进入客厅的念头。

“再说了，她们现在的话题对我们来说根本无所谓不是吗？事到如今，就算了解了敌人的过去又能如何？无论怎么想都无补于事的。比起这个，你到这边来。”

莱纳对拉古涅的话题兴味索然，同我招了招手。

由此可见，莱纳全无动摇。

就算拉丝缇娅拉期望与拉古涅和解，他想必也只会考虑『最糟』的事态，专心做好将拉古涅击毙的准备。

我记得就时间而言，莱纳是与父亲大人相处最久的。说他崇拜父亲大人想必并不为过，可明明如此，他却与缇亚等人不同，在这艰苦逆旅中也没有驻足止步之意。

尽管为他内心的强大感到叹服，我还是装出不悦的态度回答道：

“……唉，我说莱纳，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恶心啊。这话说的就像是把我心里的想法都看透了似的。”

“以前的你先不说，现在的你就太好懂了。所以就不要再装腔作势了。就算你这么做也没什么意义……真的。”

然而我的虚张声势一眼就被他看穿了。
时移世易，我在迷宫中曾一度凌驾于莱纳之上，可到今天似乎再也无法建立对他的优势了。
一连串的光的『代价』已经不允许我做无谓的逞强。

而我也没有勉强自己的气力了。

“……也是啊。”

我自认虚张声势没有意义，所以老老实实在地接受

了莱纳的建议。

就这样，我跟着莱纳来到了宅邸的庭院。在这里，我首先询问他到大圣都走了一遭的成果。

“莱纳，大圣都现在的情况如何？”

“.....地上现在沸反盈天了。溢出城外的血开始侵蚀城邑，军队有了大动作。当然，一般人为了避难逃进了教会和政府机构。我想地下街不久之后也会成为避难所吧。毕竟将这里借给我们的『元老院』已经不在了。”

“你也去看过弗茨亚茨城的情况了吧？拉古涅呢？”

“弗茨亚茨的军队现在在城下跟那家伙交战。”
事态处理得不错。

弗茨亚茨城被血吞噬后已经过了几个小时。
在我们那时候，军队的大部分是豪族麾下的私兵或佣兵，但在现代，国家大多会维持数目不小的

常备军。这也就是说，即便失去了弗茨亚茨城内的大人物，驻扎在大圣都各处的军队的指挥系统也并非彻底瘫痪。这个时代有设想种种异常事态并事前制定预案的余裕。弗茨亚茨城出现异象之后，几个小时的时间足够让大圣都的军队完成包围网了。

“我隔远望去，看到拉古涅正和弗茨亚茨的好几个骑士团——大概上百名骑士打得热火朝天。她以大桥为阵地，一味地使用张扬的魔法，仿佛是在昭告天下说‘逆贼就在这里！’明明只要有那个意思就可以将指挥官暗杀，可既然她没有这么做……那目的恐怕就是一网打尽了吧。”

“是啊，或许是想向世界展示自己吧。毕竟她对『第一』很是执着。”

为了收复弗茨亚茨城而调集起来的军人恐怕会就此沦为自我表现欲强烈的拉古涅的牺牲品吧。

——这份事实狠狠地刺痛了我的心。

“法芙纳那家伙好像在塔顶做些什么。我在空中隐约看到了一道魔法阵。……说实话，他那边更令我不安。那家伙的魔法无论哪个都过于异常了。将整个城堡用血吞噬的那招明显已经超出了魔法的范畴。我认识的骑士团找了个隐秘的位置用魔法对城堡进行了炮击，可是没有任何效果不说，攻击反过来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使他们被蜂拥而来的血之骑士给歼灭了。”

“就连阿雷亚斯和兰斯在一千年前也对它感到十分棘手……以不谙实战的现代魔法使而言，想必连攻进去都很困难吧。”

当然，虽然实战水平不如，但现代的研究水平确实更高一筹。正面击破或许困难了些，但活用这个长处的话，要攻略那座城堡并非全无可能。

结合自己一千年前的经验，我将有效的手段告知

于莱纳：

“莱纳，有几种手段可以对付那座城。首先最基本的，那些自动反击的血之骑士是不能离开血池的。另外，用不带敌意的魔力进行照射的话，可以遏止血池的扩张。”

“这点好像已经被注意到了。有几个骑士团布好了阵，使用魔力进行了压制。”

“再就是准备与血属性相性较好的木属性魔力，在其周围——”

“停一下，诺斯菲。现在没必要讲这些吧。”

然而不等我把话说完，莱纳的表情突然严肃了几分，指责我离题过远。

“.....只要将我提供的情报告诉你在军中的熟人，那就可以减少无谓的牺牲了。”

“不好意思，我没那个闲心。比起这些，现在有更紧要的问题。”

“可是，那样就……”

若对地上的战斗作壁上观，之后的伤亡简直不堪设想，天知道拉古涅和法芙纳的疯狂会为这个国家带来多少挽歌。

“你这么聪明的人，我想不会不懂吧？我们应该一门心思干掉拉古涅和法芙纳。就结果而言，这才是真正于国有益的。”

“……是啊。”

对本能救到的人见死不救。这种决断我早在千年前便习惯了。

我压下了胸口的痛楚，采纳了莱纳的主张，开始与他交换取胜所必须的情报。

“我现在想知道的，不是拯救拉古涅或是别的什么人的办法……我需要你告诉我基督和拉古涅到底哪一方更强，凭感觉也无妨。”

“这个……无疑是父亲大人。如果没有偷袭，也

没有他不得不分心保护的对象，那么父亲大人一定会赢。他在弗茨亚茨城的败北全是因我所致。他为了保护我，从一开始就落了下风……”

虽然多少有些犹豫，但我最后还是做出了断言。即便拉古涅杀死了父亲大人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可我还是觉得事情本不应如此。

如果我当时不在那里的话，父亲大人多少会从容一些。至少，如果没有将我推开那一把，他也不会失去右手。只要手和剑还在，他就能抵御随后而来的猛攻。是了，只要我不在的话，父亲大人就不可能输。

如果是父亲大人的话，一定——！

“……想来也是。既然这样，那问题就简单了。为了让基督打倒拉古涅，你赶紧把你真正的『魔法』完成了。那个『魔法』才是用『不老不死』让基督复活的锁钥吧？”

莱纳似乎对我的回答抱有同感。他认为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最至关重要的，是父亲大人的复活。

不惟如此，莱纳还看穿了我的谎言。

虽然我一直跟大家说“一定会让父亲大人复活”，但实际上我并没有掌握『不老不死』的魔法。我对此的设想仍然只局限于对父亲大人的尸体使用先前的『咏唱』，期望能以此做到些什么这种程度而已。

但莱纳表示这还远远不够。

“你很清楚啊.....我的魔法还不完善.....”

“.....算是吧。所以别管那么多了，赶紧给它完成。在玛利亚醒来之前.....不，在你的身体撑不住之前，不管有多难受，你都得给它完成。这个魔法是绝对不容失败的。”

莱纳看着我的腹部，用了“身体撑不住”这种说法。看来不光是我的谎言，就连身体的状况都

被他看破了。

确实如此，虽然有强烈的『留恋』支撑着自己，可远在其上的负担还是令我行将消灭。

再这样下去的话，不消数日——不，恐怕到明天早上我就无法行动了吧。更有甚者，在玛利亚醒来之前，我可能就会灰飞烟灭。

莱纳毫不避讳地点出了这个事实，我不禁露出苦涩的表情抱怨道：

“……呵呵，你这话就像是在拿鞭子驱赶一个死人啊。”

“当然了。你就趁现在尽情地痛苦个够，最后再为基督而死便是了。”

谁料他却对我回以更甚此前的恶言。

莱纳真的看我看的很透，也很懂。

不对，应该说是感觉得很到位？总之，他很清楚只要使用了这个魔法我就会消失，在此之上，他

非但没有阻止，还在催促我速速行事。

——为了父亲大人而死。

这话说得真是太到位了。啊啊，我明白的。我知道这是『魔法之线』的牵引，可就算是这样，我也无意抗拒。

“死、是吗……莱纳，你真的很讨厌我啊。”

“是啊，讨厌透顶。毕竟你是头号让我火大、让我不快、让我讨厌的敌人啊。”

“……………做你心目中的第一实在是有点恶心啊。不能麻烦你将我放到第二位吗？现在不是还有拉古涅吗？”

“没门。别说这些没用的了，赶紧在我面前试试你的魔法。就当是练习了。”

如今想来，在现代与我相处最久的人就是他了。在迷宫中相遇，与罗德诀别，在地上失去了父亲大人——即便经历了这些，他仍然以一个好对手

的身份待在我身边。明明到鬼门关走了好几遭，却又每次都活了下来，真是个顽强的家伙。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非常不可思议的，我总觉得无论今后发生什么，莱纳都一定能活下来。虽然有与生俱来的天赋和技能的原因，但我觉得莱纳的灵魂就是为了活下来而特化的。我有种即便这个世界不存在了，他也唯独能活到最后的预感……

莱纳·赫勒比勒夏因一定能战斗到最后一刻。

在这之后的未来，在我不在了之后，唯有他会一直陪伴在父亲大人的身边。

虽然我并不信赖他，但他在这点上确实值得相信。

于是我决定毫无保留地将力量展现给他看。

“——『我于此弃旗』——”

在稍加收敛的情况下，光照亮了庭院。

对象是莱纳手背上的擦伤。

我将它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莱纳见状目瞪口呆。虽然对我来说发动这个魔法已经比较轻松，但因为『代价』的问题，实际运用的魔力总量相当惊人。

莱纳咽了口吐沫，说出了自己的感想。

“真、真不得了啊……可是，跟诺文比起来，还是有点——”

“是啊，还不够。毕竟这个魔法就连名字都没有。”

还不完善。跟面对父亲大人那时候使用的『生而为代替之光』比起来，它实在太过孱弱了。

“魔法名固然是个问题，我觉得『咏唱』也还不够吧？怎么说应该也还有两节不是吗？”

“『咏唱』的后续是吗……？就算你这么说，可我却确实说不出更多了……”

再没有后续的词句脱口而出。

在使用魔法『生而为代替之光』的时候，总共三节的内容突然就浮现在了脑海当中，可这个魔法却仅止于短短的一节。至于魔法名就更不用说了。

见我感到了为难，莱纳建议道：

“.....这是我听别人说的，好像是一边想象着帅气一点的魔法，一边喊出帅气的魔法名比较好。”

“哈啊？”

然而，他的话实在是过于暧昧和拙劣，令我忍不住表达了轻蔑。

“像这样，回想着自己的人生，然后把它编织成一首帅气的诗文念出来不是最好的吗？”

“.....哈啊？你这比平常还要恶心的好几倍啊，莱纳。”

我很努力地试着去理解他的话。但很快还是报以了同样的轻蔑，并不由地吐露了心里话。

“.....我懂。可是，基督跟我说，这是源自『始祖』的名正言顺有理有据的魔法运用。”

“父亲大人说的？.....嘿、嘿诶~，是这样啊。仔细一想的话，你说的可能没错呢。”

“你啊.....算了，我懒得和你争了.....”

我的态度的 180 度转折令莱纳感到了无语，接着他话锋一转继续道：

“.....基督还说过，呐喊这种行为本身也能成为一种『代价』。我当时有点半信半疑，不过现在多少理解了一些。『代价』什么的你自己选就行。”

接着，莱纳又掺入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接下来是我个人的推测，在这个基础上，我姑且言之，你姑且听之。”

这是在现代与我们『理的盗窃者』有多次交手经验的人的见解。

我轻轻点了点头，决定听听他怎么说。

“既然连行为这种笼统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代价』……那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毫无例外地可以用作『代价』】。所以，我才要你咏唱自己作为『理的盗窃者』走过的人生。将你至今以来所有的行为、经历、还有存在于此的『光之理的盗窃者（你自己）』本身作为『代价』的话，你的魔法应该就能趋于完善了。”

“将自己本身、当作『代价』……？”

他的主张让我回想起了拉古涅的话。

——你一直以之为目标的『第一』。一直渴求的生存意义。你应该就是为了得到那份答案才坚持至今的——

这就是为我的『咏唱』所不足的东西吗？

那么，只要怀揣我对父亲大人的思念——不对，如果只是这样就能完成的话，那这个魔法想必早就完成了。无论何时，我都是只考虑父亲大人一个人活着的。只是这样的话，还不足以填补我的『咏唱』。

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对父亲大人的思念，而是不同的什么。

我不禁开始了回想。

一如莱纳所言，回顾自己的人生。

不是现在，而是过去。

不仅是父亲大人，还有自己本身。

如果不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恐怕我永远都不能领悟自己活着的意义还有自己人生的答案。

我的人生究竟是什么。

我最初究竟渴求着什么，有怎样的愿望——那是无比久远的记忆。

在『世界奉还阵』发动之前，在我与父亲大人相遇之前，在我成为『光之御旗』之前。在比这些更早的时候，我走过的那段路。我是为了什么，走出了弗茨亚茨城的高塔的呢——

就在我追溯到于人而言最难回想起的记忆的一瞬间——我・察・觉・到・了。

虽然还不敢确信，但我总觉得那才是自己的答案。

与此同时，我觉得它也是拉古涅的答案。我想就是因为这样，拉古涅才会将那些问题付诸于我。就像看着一面镜子那样，将问题投向在镜子深处的自己。

“啊、啊 a.....原来是这样啊.....——”

接着，就在我注意到答案的瞬间，世界剧烈颤动。

“——!?”

地面的震动和爆炸声，还有突然袭扰地下街的高

温。

宅邸的一部分腾起了黑烟。

我和莱纳立马就理解了原因。

“——!! 这、这是.....玛利亚那家伙醒了啊。喂，诺斯菲。暂停一下。我们得去给那家伙压制住。”

“非也，莱纳。不用暂停，已经结束了。我已经知道需要些什么了。”

莱纳急忙打算回到宅邸。

望着他全无防备的背影，我轻声低喃道：

“——『我于此弃旗』——”

用【光之理】包裹莱纳，『代替』他背负各种各样的东西。

仅仅是这样，我真正的『魔・法』的『咏唱』便增加了一节。

“——『世界（你）的祝福已然无关紧要』——”

这样就有两节了。还差一点。

而这最后一节，我也有头绪。

只是理所当然的，正在住宅邸那边赶的莱纳转过了身，用夹杂敌意的口吻质问道：

“喂！你刚才对我做了什么……!？”

“非常抱歉。只是这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

我躬下身请求他的原谅。

见状，莱纳以苦涩的神情看向自己的双手。

他一面确认自己的变化，一面冷静地问：

“……诺斯菲，刚才那个是必要的没错吧？”

莱纳似乎看透了我心中的想法。

对我这近乎掠夺的力量，莱纳并没有反击，只是露出若有所悟的表情向我看了过来。

“是的。接下来我会对玛利亚做同样的事。如此一来，我真正的『魔・法』应该就能完成了。”

“……那就行。赶快吧。你不在的话，这边不好

对付玛利亚。”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莱纳对我就像我对他一样，虽然谈不上信赖，但却值得相信。

于是莱纳又一次毫无防备地转过身跑了起来。

我在他身后尾随，重新进行『咏唱』。

“——『我于此弃旗』『世界（你）的祝福已然无关紧要』——”

虽然身体的状态并没有改变，但我却觉得身体轻盈了不少。

我知道这种说法很矛盾，但这是一种状态奇差和状态极佳同时并存的感觉。

我现在没有失去任何东西，仅仅存在着便是『代价』。

这恐怕已经不能称之为『代价』了吧。尽管是我的推测，但我觉得这才是父亲大人和缇娅拉大人在一千年前追求的真正的魔法的一鳞半爪。

我想尽早将自己这份全新的『咏唱』传达给拉古涅和父亲大人。

想尽早将寻获的『光之理的盗窃者』的真正价值展现给他们看。

因此，我以欢欣、雀跃但不焦躁的心情加大了步幅。向着两人所在之处前进的脚步，一点点地加快。一点点地，加速迈向终结——

327. 错识（认贼作母）

啊啊，今天也还是阴天啊。

在万里无云的青空下，血水四溢的浅滩上，我产生了这样一种稀松平常的感想。

耸立于山丘之上的弗茨亚茨城终于在法芙纳手下彻底沦陷，在血管的束缚下化为了脏器般令人倒尽胃口的物体。环绕于周围的瞭望塔和外墙也变得与疮痍、肿瘤几乎无异。装点道路和庭院的植被也毫无例外地染成了红色，宛如人的外伤一样源源不断地冒着血水。

因清澈见底而闻名遐迩的弗茨亚茨城川被覆上了一层血膜，不停地泛着血泡。从城门口的大洞中无止境地流淌出来的血水淹没了架在河上的大桥。每踏出一步，耳边都会传来噗嗤噗嗤的戏水声。

我记得这座大桥是名垂青史的伟人为了纪念和

平而建造的。因为大圣都是历史悠久的名城，所以这种类型的逸闻可谓数不胜数.....不过再看看它现在这副惨相，我觉得其承载的寄托算是到此为止了吧。

大桥俨然成为了水渠，流动的血液经过我的脚边，涌向了大圣都的城邑。

不过守卫城邑的骑士们化作了壁垒，堪堪阻塞了血道，实在精神可嘉。

拦在大桥对面的骑士差不多有三位数。如果把企图跨越城川攻入内部的也算上，恐怕还要更多。只要竖起耳朵，就能听到从弗茨亚茨城的另一侧传来的魔法的声音。说不定已经超过四位数了吧。虽然我希望能尽快增至五位数，但这个恐怕必须要等上几天才行。

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和弗茨亚茨军队的主力——骑士们交手。

因为在其它通往弗茨亚茨城的路径上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障碍，所以这座大桥是最适合大部队行进的。我当然清楚这一点，所以才会于此布阵迎击敌人。如此这般，我已经在这里捉了差不多一小时的老鼠了。

对手是身着精良武具的骑士团的菁英。

光看打扮就能感觉到他们个个家境优渥，基本都是些集不计其数的金钱和期待于一身的贵公子。只要想到自己能亲手收割这些价值不菲的生命，我就觉得心里轻快了不少。

这么一来，纵然视野昏暗如此，敌人生命的光辉便能成为光源令我战斗下去。

我在完成了历史性的改造的弗茨亚茨城下尽情地挥动着双臂。

握在自己手中的是水晶剑与红剑各一把。我效仿千年前的那位剑圣，用『魔力物质化』延长了它

们的剑锋。

虽然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陌生的战斗方式，但手中的剑会一点点地将『剑术』传授于我，所以没什么大碍。在超乎寻常的力量的帮助下，我只用一个小时就掌握了最顶级的『剑术』。

没有半点多余的动作令我看起来仿佛是在跳一场精妙的舞蹈。

用最合适的方法活动身体，用最合适的方法挥动手臂，仅仅如此，好几名骑士便在眨眼间身首异处。杀人的效率如此之高，有如在嘲笑我秉持至今的谨慎战法。

借用『理的盗窃者』的力量实在是让人再轻松不过了。夺人性命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不过，或许也就是因为太过容易，我明明夺取了这么多闪闪发光的生命，可内心却始终得不到洗涤。我本以为只要多夺取一些有价值的生命，这

暗无天日的视野就能有所改观，可惜事与愿违。
——尽管如此，可说实话，它就这么暗下去也无妨。

在这之前，我对自己可能失去全部的光明而感到恐惧，结果放跑了诺斯菲她们。我非常害怕，害怕之后要以这样的状态去同强敌战斗。

可是就像眼睛逐渐习惯了黑暗那样，随着时间的经过，我逐渐能捕捉到物体的轮廓了。

在一片漆黑的视野中勾勒有淡淡的白线，虽然就只是这样，但我原本就是在暗处作战的专家，有这些信息就足够了。

所以此刻即便有骑士从身后的死角发起攻击，对我来说也不成问题。

“——你这怪物!!”

是因为行事素来光明正大？还是出于恐惧不得不利用咆哮赋予自己勇气？恐怕二者兼有吧。我冷

静地转过身，将剑插进了骑士的嘴里。

我干脆利索地斩断了他的脑干，随后立刻将剑抽了出来，不为别的，因为又有两名骑士的剑分左右向我直逼而来。看来一开始攻击的这名骑士只是诱饵，不过这种伎俩在我面前是不可能管用的。

一道剑闪划过，三具尸体落成。

这下就又有新的贡品可以给法芙纳了。算上这三个人，我刚好杀了一百个。这颇具纪念意义的三具尸体很快就被鲜血满溢的大桥吞没了。

“——停止攻击！”

以此为界，骑士团连番不断的猛攻戛然而止。

在主战场对面，也就是隔绝了血的侵蚀的大道上，一名骑士的喊声为这场进攻画上了休止符。我凝目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在模糊的视野中勉强看清了那人脸庞的轮廓。

他想必就是指挥这些骑士的队长吧，而且不是一般的队长，是有权统领好几个骑士团的总队长。

男人细眯着眼睛看着我，低喃道：

“咕、这也不行吗……！既然如此……！”

“艾拉维克队长！无论是魔法还是白刃战最后都惨淡收场，已经没法再……！”

疑似这支部队的副队长的骑士用颤抖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

看来副队长是温室里长大的花朵，面对我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他很容易就陷入了绝望。不过这也难怪，合百人之力量释放的最初的共鸣魔法被我从正面击破，结果有五十人当场丧命。在那之后，用铺天盖地的密集火力展开的魔法战也落得惨败，现在就连精于『剑术』的菁英骑士也在『剑术』的较量中被我完胜。

在资历尚浅的人看来，现在的状况可能真的是无

计可施了。

然而他话中喊到的那个艾拉维克队长却并没有停止思考。即便双方实力的悬殊已一目了然，可为了死去的同伴，他仍然在探求打开局面的策略。

虽说知道他的名字纯属是个偶然……但果真不愧是本土鼎鼎有名的艾拉维克队长，即便是在开拓地任职的我也曾不止一次地听说过他的传闻。我记得他的家族是沃克家的分支，而且不同于大部分久疏战阵的公子哥，他是在战场摸爬滚打到大的。明明门第不凡却不好沽名钓誉，始终不懈地磨练实力，是不少骑士心中的楷模。

如果让我的威胁流传开来，他显然是一个很适当的人物。那么今天就放过他一命好了。

我一面为这种居高临下的视角感到愉悦，一面笑吟吟地看向远处的队长和副队长。

将这看在眼中的艾拉维克队长的魔力于是发生了剧烈的膨胀，即便相隔甚远，他散发的霸气还是扑面而来。然而，所有这些都在下一刻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他冷静地作出了指示：

“所有人都从血池里撤出来。暂时撤退。我们先去和其他方面的骑士团汇合，共享现有的情报。”

他冷静的判断让包括副队长在内的大部分人松了口气，不过除此之外也不乏争强好胜的人，一名疑似新兵的男人不满地抗议道：

“队长……!？对手只有一个人啊，我们竟然要撤退吗……? 作为守护大圣都的圣骑士，我们居然被仅仅一人……?”

“无论有几个人，这里都是战场。我们越是恋战，这『魔之血』就会蔓延得越广。既然敌人使用了太古的魔法，那么在解析完成之前就要尽量避免

无谓的攻击。”

其实这些血只是法芙纳的基础魔法『Blood』而已，但慑于它骇人的规模，骑士们将其误认为了太古的魔法，以至于用『魔之血』来称呼。

不过这也可无厚非。毕竟只要有半步踏入其中，异样的粘度就会迟滞人脚下的动作。即便想用魔法加以对抗，可除了血属性之外的魔法都会在衰减下失去原本的威力。在此之上，只要血池从魔法中感受到了敌意，便会自动生成血之骑士进行反击。一旦不慎跌倒，血液就会像吸血蛭（怪物）一样吸取体内的水分。当然了，如果丧命，遗体便会被血吞噬，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言以蔽之，除了傻子是不会有人想跟这东西硬碰硬的。

虽然我也很感谢艾拉维克队长冷静的判断，但为了像一点样子，总之还是煽动了一番意思一下。

“要撤退是吗……真不愧是遐迩皆知的大圣都的圣骑士！看来你们发现这些血的机关了啊～。……不过呢，无论你们怎么做，它都是会一点点漫延开的哦？你看，它就快要漫过大桥了哦～。啊～，不好了不好了～，它要开始侵蚀市区了呢。”

言外之意就是质问他们“你们难道要放弃保护市区的使命吗？”，对此，艾拉维克队长并不为所动，他用平静的语气命令周围的骑士道：

“……撤退。”

看来我没拿捏好煽动的力度，骑士团反倒越发团结一致地摆好了撤退的阵型。

所有人都是一脸怒容。如果再加把劲，或许可以钓几个人上钩，让他们冲到血池这边，不过没有那个必要。就像之前放走诺斯菲那时候一样，反正最后都要给杀光，不用急于一时。……不用的。

应该不用吧。

“……算了，你们不来也罢。要走便走吧，我也不打算追。毕竟我是很忙的嘛。”

我从容地转过身，表明了愿意放走骑士团的意思。

这场休战对双方都有好处。

对方可以带走获取的情报，我则能借此打响名号。

在我从容而悠然地迈步返回城内的路上，身后传来了一道声音。

“别太得意忘形了、你这贼子……！什么真正的守护者、什么『星之理的盗窃者』……！你也就这时候能得意一阵子了……！我们迟早要用你的血吊祭牺牲的义士……！”

是刚才那个心高气傲的新兵。

说实话，以一个骑士而言，他这种行为简直愚不

可及。明明队长已经下达了撤退命令，却还多此一举地挑衅敌人，简直是傻子中的佼佼者。不过以一个人而言却可堪称道。

我不禁为敌人生命的光辉感到欣喜，于是向怀中的『经书』下达了夺去这抹光辉的指示：

“——向我之骑士法芙纳下令。解除你对它们的抑制。”

话音一落，法芙纳倾注全力的魔法得到解放，那·些·东·西纷纷在广阔的血之领域中现了身。从脚边的血池里，钻出了无数的『什么东西』——在这期间，我独自一人头也不回地沿着大桥折返城内。

维持着一个敌人应有的做派，用戏水般轻盈的脚步走过大桥，来到了被缇亚打穿的城门前，到了这里，我总算转过身看了一眼。

结果看到了令人倒尽胃口的一大群『什么东西』。

上百个『什么东西』与上百名骑士针锋相对。
那所有的『什么东西』都呈现以大脑拒绝理解的姿态。那种姿态岂止是前所未见，它们甚至很难存在于人的想象当中。

总之就是红。那『什么东西』没有一个不是红色的，而且总能从中看到人型的影子。

有的躯体细长形似脏器，体表还长着无数果实般的红色眼球。有的让肠子般的绳状物呈螺旋状纠缠在一起充当四肢。有的将人手叠连千重，如巨人一般高高耸立——其种类繁多如此。

虽则如此，可这些东西却都不是怪物。

尽管怪物也都会呈现以不可思议的姿态，但毕竟还是有一定的规律性。要么是种族的统一特征，要么是在物竞天择中进化出来的结晶——总而言之，怪物也要遵循让生命之所以为生命的基本法则。

但是这些东西却无视了这种法则。

它们会变成这样、其过程并不具什么特殊意义，而它们诞生的理由、则仅仅是为了褻渎生命——不对，应该这样说，是已经遭到褻渎的生命为了向尚未遭到褻渎的生命复仇而来，理由仅此而已。我能从它们那里感觉到这样一种恶意。这是一种无从抗拒的感觉，它无关乎自己的意志，总之就是能明白。

与之对峙的骑士们纷纷发出了惨叫。

这些从始至终都不曾背对我的勇士们现在就像孩童一样颤抖、哭喊了起来。其中甚至有人在逼近的血池之前被吓得魂不附体。聚集在一起的骑士们就这样一哄而散、往四面八方夺路而逃，仿佛是对团结一致的讽刺。虽然在各种意义上都很不得了，不过艾拉维克队长应该是能活下来的吧……大概。

“行了，那你们好好努力吧。”

我无意见证大桥附近的战斗，回头走进了弗茨亚茨城。

来到四下无人的门廊之后，我松了口气。

——一切顺利。

我一边在心里感到满意，一边走向城内的阶梯。在放走诺斯菲等人的时候，我的视野是真的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星之理的盗窃者』的『代价』感染得过于迅速，夺去了我的余裕。遮盖视野的黑暗过于异常，搅乱了我的价值观。

不过现在我已经克服了这些。

我曾经不过只是区区一介骑士，现在却能完胜弗茨亚茨的军队。

而且还刻意进行了我并不擅长的魔法战，大张旗鼓地做了一番自我介绍。在这场战斗中幸存下来的骑士们今后势必会让我的名字轰动世界吧。

——真的太顺利了。

我已经找回了从容。

视野的昏暗也不成问题。

被搅乱的价值观也渐渐得到了重塑。

没有任何问题。

结果证明，成为『理的盗窃者』的『代价』对我来说并没有多么沉重。说到底，我跟其他的『理的盗窃者』原本就不同，我的精神并没有软弱到会因那种程度的痛苦就迷失了自我。

不如说，这反而给了我更强的自信。

如果说那就是『理的盗窃者』所陷入的深渊，我从今往后便可谓高枕无忧了。既不同于现代的『最强探索者』这种徒具虚名的东西，也有别于过去的『理的盗窃者』这种残次品，我将成为实至名归的『第一』。

在这之后，就算得到所有『理的盗窃者』，我也

仍然是我自己。我将作为拉古涅·卡伊库欧拉将这个世界的一切收入囊中。

“——哈哈。”

在攀登阶梯的途中，我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我的自信还不仅仅来源于这些。

接下来，我会将『次元』的力量收入掌中。

那些一直让我钦羡的魔法——『Dimension』『Connection』『Default』，我想只有我才是能将它们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人。

『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人』，这本不过是我破罐破摔的一个闪念，可现在看来却也并非全是梦话。只要顺着这个感觉走下去，它就是可能的。抵达『最深部』应该也不是难事。岂止如此，再往后，无论道路延至何处，我都能走下去。

我肯定能成为货真价实的『第一』。

『第一』『第一』『第一』、成为『第一』——

当如此这般地在心里重复默念之际，我不意间将目光投向了窗外。

太阳明明那么璀璨，我眼中的世界却只剩模糊不清的轮廓。

我一级一级地往上攀登，距离大圣都的大地越来越远，收进眼底的东西自然就越来越多。

在城下，用血构成的连怪物都不是的『什么东西』正同弗茨亚茨的军人交战。而在血池尚未触及的远处，有一群望着弗茨亚茨城面露不安的市民。在中央公园聚集了一群女孩子。

就算只能看清轮廓，我也知道她们脸上都蒙着一层阴霾。

涡波大哥哥昨天晚上强行破除了结界肯定也是加剧她们心中不安的一大要素吧。诺斯菲赋予『魔石线』的『予国家以活力』的机能失效，在此之上，在国民心中与永不陷落划等号的弗茨亚茨

城也落入了敌手。这之间的落差很容易唤起人心中的恐惧。

到了现在，想必再也没有一个国民能像昨天那样脸上充满活力了吧。

看着窗外的景象，我不禁想起了弗茨亚茨最初在『真正的历史』中的样子。

曾经的弗茨亚茨是一个被群山环绕的偏僻小国，疾病肆虐，哀鸿遍野，几近亡国。

然而随着『使徒』奇迹般的降临，再加上他们召唤的『异邦人』带来的异世界技术，又在『光之御旗』这一祭品的奉献下发展进步，弗茨亚茨成为了『圣人』诞生的故乡，首都被冠以大圣都之名盛极一时……

虽然如此，可在一千年后的今天，失去了来自『使徒』『异邦人』『光之御旗』『圣人』的种种加护，原应到来的破灭的命运在向它逐步进逼。

——我有这种预感。

再过不久，历经千年时光繁荣至此的弗茨亚茨就将毁于一旦。

当这个感想掠过脑海的时候，我正好来到了塔顶。

我来到了灼烁明朗却暗无天日的世界之巅，回到了一文不值的宝空之下。

成为了侍从的法芙纳在这里等着我。

他周身洋溢着魔力，用血在空中画着魔法阵。另有十名血之人偶环簇在他周围。

“你来了啊，拉古涅。……太好了，看来你的自我介绍顺利结束了啊。……正好我这边也搞定了。按照你的要求，我准备了十名一千年前的次元魔法使。他们全都是『始祖』后期的亲传弟子，应该可以帮你发动那个魔法。”

法芙纳结束了对魔法阵的描绘，露出安心的表情

迎接我的到来。虽说只是一时的，但作为骑士，他还是为我分别时的异样表现感到了担心。

不愧是千年前的『血之理的盗窃者』，他不仅好好地完成了我近乎无理的要求，同时还做好了对弗茨亚茨城的压制和防御。

我轻轻低下头，立即着手进行下一阶段的计划。

“多谢了，我的骑士法芙纳。……那就开始吧。用次元魔法最大的禁忌『Distance Mute』，抽取涡波大哥哥的魔石。”

“我说啊，拉古涅，你真的要在室外做吗？在『元老院』的房间里不好吗？”

可是在那之前，法芙纳插了一句。

我笑着摇了摇头。

“不，我要在这里做。可能的话，我希望让对方看到这一幕，催上一催。”

“催促……是说诺斯菲吗？”

“也算是吧.....不过准确来说的话，是这个世界。”

在『顶点』做些什么的话，远处都能看得到。

比如那些骑士们如果抬头看向上空，那么就一定会为这个规模宏大的魔法阵所震慑，我的威胁度就能又上一层楼。

而莱纳应该会定期来侦查弗茨亚茨城的情况。在那时候，只要看到我用魔法摆弄涡波的尸体，他一定会怒不可遏吧。

我要将蕴含在这场仪式中的意义传达给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物。为此，塔顶是唯一的选择。

重新确认过这场仪式的意义后，我向法芙纳的血之人偶们靠近过去。在十人围成的圆阵中央，有一座血之祭坛，祭坛上躺着一具崭新的尸体，我伸手触摸这具尸体，开口道：

“涡波大哥哥.....”

我念出失去了四肢、只剩下脑袋和躯体的涡波的名字，同他进行生前未能实现的最后的告别。在强敌已死，自己得到了压倒性的力量的现在，我终于有机会讲出对他的埋怨。

“一年前，你的出现让我察觉到了许多……我想，如果你没有出现的话，这个世界的进程一定会和谐许多吧……”

我知道这种假设没有任何意义，可就是有这些想法。

只要涡波没有出现，我们就一定能走上与今天不同的道路。

联合国的『天上之七骑士』一人不少，小姐和帕林库洛携手合作，总有一天，我们会通过正确的流程战胜『元老院』。

我知道的，这对你来说是无妄之灾。

可是你毁了我的故乡、毁了我积攒至今的一切。

你的样貌、声音、生存方式都和那个人太过相似。每次与你交流的时候，我都有一种重要的人被渐渐替换成你的错觉。所以，我对你——

“讨・厌・透・顶……去・死・吧……”

虽然有不少想说的，可它们最后都汇聚在了这一句话里。

言及于此，周围的血之人偶们一齐行动了起来。他们各自举起双手，开始构建同样的魔法。过于复杂的术式从人偶们的体内窜上空中，在那里又增加了十道巨大的魔法阵。

接下来即将发动的魔法究竟有多么骇人由此可见一斑。

而我便是这个严丝合缝的共鸣魔法的对象。

从人偶们手中释放的烟雾一般的紫色魔力缠绕在我的右手上。次元属性的魔力逐渐令我的右手失去了实体，变为了可以触及实物以外的东西的

魔法。

“——次元魔法『Distance Mute』。”

我代替不能出声的人偶们念出了魔法名，将右手插进了眼前的尸体的胸口。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涡波体内的『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魔石。只要将它取出来，那么涡波不仅力量会被我全部篡夺，身体也会彻底消灭。

我以魔石为目标，一边在心里喊着“去死”一边摸索。

“——！”

可是要驾驭这传说中的魔法『Distance Mute』并非易事。我压下了即将脱口而出的呻吟，用左手擦去额上的冷汗。

『Distance Mute』的术式实在是太过复杂，距离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现在来说，魔法最关

键的部分都交给了法芙纳准备的血之人偶，需要消费的魔力则从胸前的『魔石』那里获取。我要做的仅仅是找到涡波的灵魂，攥在手中，将之抽出。可哪怕只有这些，也还是太难了。

我知道的，我没有才能。

可是只要借助我魔力的性质——

“涡波大哥哥——！！”

我对涡波施展了之前的拟似『亲和』。

或许是因为建立在我和他之间的『联结』吧，『亲和』很顺利地获得了成功。

我用自己镜子般的魔力映出了他的次元魔力。那就好像是我成为了他的一种拟态。我开始欺骗这个世界，令它将我认作一名次元魔法使。

插进涡波胸口的右手渐渐深入。

我能感觉到自己对魔法『Distance Mute』的理解一口气深化了许多。

——很好，能成。

我和涡波大哥哥的相性比想象中还好，效果远超与诺文等人的『亲和』。甚至让我怀疑自己和他是不是原本就处于能够『亲和』的状态。

再加上『联结』的帮助，『亲和』一定能发挥出前所未有的效果。

此时此刻，涡波的身心全在我的掌中。彼此之间没有任何龃龉，我就是涡波大哥哥，涡波大哥哥就是我。

这样就能攥住涡波的灵魂了。

终于能够抽出他的『魔石』了。

——恰逢此时，一道『表・示』浮现在了眼前。

仿佛是将书本中的文字烙在了眼球上，它在只能看清轮廓的昏暗世界中非常抢眼。

【技能『???』发动了】

以一定的魔力为交换，■对象理想的■■■予以

■■—

“什——!?”

我连忙挥出左手试图将它驱散。

可是没用，这些文字还在。

就像印在了名为空气的纸张上一样，它们一直存在着。

自然了，我因预料之外的事态大感动摇。

『Distance Mute』是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发动的。

我赶走了城内所有的敌人，杀了魔法作用的对象。仪式的准备堪称完美，这里面没有任何疏漏。

明明如此，可这个『表示』却死死地烙在眼前。

它不停地将技能的发动告知于我，仿佛是对我的嘲讽。

说到底，这技能究竟是什么来头……?

我之前跟小姐打听过的涡波大哥哥的技能，里面根本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令涡波饱受折磨的固有技

能『???』应该已经不在了啊。我记得它改了个特别可疑的名字，叫什么『最深部之誓约者』。再说有什么奇怪的，也就是技能『异邦人』了，其它的都不值得提防，可是、为什么会跑出这东西——！

我穷尽了思考，力图查清问题的原因。

可是在我找到答案之前，『表示』上显示的技能便发挥了效果。

——它唤起的是一种近乎于黎明的现象。

明明这个世界是如此黑暗、令人生厌，可它却又·发生了『反转』。

只在一瞬间，夜晚被替换为了白昼，黑暗被替换为了光明。

我突然就能清楚地辨识世界的一切了。

这并不是说我的视野突然开阔了或是怎样。

这是当然的啊，因为它原本就不是物理意义上的

黑暗，真正成问题的是笼罩心灵的黑暗。而这种黑暗在顷刻间被荡除，那些在我眼中曾一文不值的东西突然就变得好美。

无论是脚边的血池，还是风流云散的苍穹，亦或是弗茨亚茨的塔顶，全都好美。

好美好美好美，总之就是好美。好美好美好美好美，真的太美了——

在这一瞬间，对自己背负的所有的『代价』——我·都·不·在·乎·了。

而在这之中最让我忘乎所以的，就是眼前的东西。

我伸入右手的那具尸体——

“诶……？妈、妈妈……？”

出现在我眼前的不是什么尸体，而是在小时候和自己分别的亲生母亲（妈妈）。

散发着让人怀念的味道的黑色长发。即便是亲生

母亲却还是让我忍不住为之心荡神驰的匀称五官。

妈妈闭着眼睛，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发出了清匀的睡息。

“——喂、你怎么了……——”

身后好像传来了什么人的声音，不过我已经顾不得了。

我出神地凝视着妈妈的脸看了一会儿，接着将目光转向了她的身体。

穿在她丰满的躯体上的，依旧是那件朴素的麻质衣服。可是却看不到本应从衣服下延展出来的香艳的四肢。它们不存在了。就像被刃物斩断了一样——

“手、手脚居然——！！是谁、是谁竟敢将妈妈弄成这样！？”

“拉古涅，那是涡波啊！他不是你的母亲！你这

怎么可能认错呢!?”

这样下去会死的啊。

我最重要的妈妈会死的。

就在这个想法闪过脑海的一瞬间，失去了四肢的妈妈睁开了眼睛，睁开了她那双令见者无不为之意乱神迷的，有如黑玛瑙一般的眼睛。

她黑色的眼瞳映在了我茶色的眼眸中。

接着，妈妈嘴角轻扬，笑了。

长年来只能在记忆中寻得浮光掠影的笑颜，现在就在我的眼前——

“a 啊、a 啊啊 a.....啊 a 啊啊 a.....! a 啊啊、啊 a 啊啊啊 AAAA.....!! ”

不能自己的欢喜令我失声呜咽

奇迹啊.....

我潜意识里已经放弃的奇迹发生了.....

在一切都得到报偿的瞬间，我的世界被染成了纯

白。

视野的黑暗也好，心灵的黑暗也好，自己的魔力的黑暗也好，所有这些都被一道强光驱散了。我因之目眩神迷、喜极而泣。

『反转』再『反转』，世界终于——不再是于一片漆黑中勾勒白线，也不是一片纯白中勾勒黑线，而是在一片纯白中再加以白色的线条。

总而言之，我眼中能看到的只有妈妈。

只剩妈妈和我两个人。

剩下的一切、都是白色的。

唯有白色而已。

继这之后，多余的听觉信息也纷纷消弭。

风声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祝贺我们重逢的掌声。一道两道三道、掌声越来越多，逐渐过十、过百、过千、最后有如万钧的雷霆。

所能闻到的只有妈妈的味道。所能触及的亦只有

妈妈的身体。

在仅留妈妈和我的世界里，伴以热烈的喝彩。

呜呼.....就好像是世界为我们送上了祝福.....

只是亮度实在过高，我几乎要什么都看不见了——

喝彩的声音实在过大，我几乎要什么都听不见了——

“——拉古涅！你清醒一点！！不对，你赶紧切断『联结』！可恶、这个魔力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在搞鬼——”

轻轻传来了这样一道声音。

这不是通过双耳，而是藉由对灵魂的冲击传达给我的魔法的声音。

可是我却看不到声音的主人。我无法将某个为了主君而拼命的骑士的身姿收进眼中。

“——源、源头是我的血？什、什么时候的事？是

谁、在什么时候混进来的.....? 不对、不可能有人比我这个『血之理的盗窃者』还擅长血魔法！原因究竟是——”

那个骑士已经不再值得我去看、去听了。

因为我已经得到了啊。我眼前的存在既已是我人生的目的，那么剩下的怎样都无所谓了。别的什么都不需要了。

所以，不可避免的——我坦露了此前甚至对自己都一直保密的心声：

“妈妈.....! 啊 a、妈妈！我、我成为『第一』了是吗!? 我终于、终于成功了对吗.....!? 果然啊，这里就是我的终点啊.....! 我已经来到终点了啊.....!! ”

没有任何矫饰，也没有任何演技，只是作为原原本本的我自己吐露真情。

我紧紧地将自己最重要的人抱在怀中，说出了那

句话：

“最喜欢你了……妈妈……！”

表白过心迹之后，我看向了妈妈的脸。

期待着接下来的回复，因羞赧而面泛红潮，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是了。

我一直都想听到妈妈的声音。

为了得到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任何能挽留我生存下去的价值的确证——在抵达终点之前，我希望得到她的那一句话。

那便是我的——我一直以之为目标的『第一』。一直渴求的生存意义。我就是为了得到它才坚持至今的——

“■・■・■……、■・■……！”

此刻，妈妈笑着回答说她也喜欢我。

听到这句话的一瞬间，我便抵达了终点。

与妈妈重逢的我从今往后会一直和妈妈在一起。
如此一来，我的故事就落幕了。以和妈妈在一起
的形式画上句号，永不分离。

啊啊，多么美好的故事啊……

就在这份感想闪过脑海的时候、

“好痛——！！”

右手突然产生了一股灼烧般的痛楚。

我一怒之下瞪大双眼，环视四周。

虽说除了妈妈之外，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没了被
纳入眼底的价值，但如果还有什么要碍我的事，
那就必须将障碍排除掉。

可是理所当然的，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要说还有什么留在我的世界上，那就只剩创造出
『联结』的右手那边了。

我将注意力集中到右手上，结果在那里发现了一
股含有敌意的魔力。那是一种非常强烈、明

确的敌意，似乎在咆哮着 “这样不行” “不可以” “休想得逞”。

魔力的颜色是紫色，恐怕是次元属性。

魔力的性质极为特殊，它是如此灵活，仿佛无所不能。如果要付诸于言语的话，那就是『英雄』『救世主』『主人公』——一种仿佛是什么人的『理想』一般的魔力。

不过我很快就察觉到，这只是表象罢了。

因为我也做了同样的事，正因为我也做了同样的事，所以只有我能明白。

他的魔力最原本的性质是『镜』。

是『镜』啊。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色彩，没有什么属性，没有什么别样的才能。

在看穿了这一点之后，『联结』和『亲和』又加深了。

不是什么身与心的重合，也不是什么攥没攥住灵

魂的问题，而是远在这些之上的境界。

蕴含敌意的魔力和我的魔力彼此相对，互相映照。

镜之魔力为镜之魔力所映照。彼此都映照着对方，彼此都模仿着对方。换言之，在映照于镜子中的我的镜子中映照着他。在映照着他的镜子中映照着我的镜子中映照着他的镜子中映照着我的镜子中映照着他的镜子中映照着我的镜子中映照着他的——

无穷无止的相互映照最终超越了『亲和』的概念。于是乎，我听到了，听到了岂止是在世界的尽头、何止是在世界的另一侧，而是应当存在于更加更加遥远的地方的，他的声音。

“——拉古 ■，■ 开玩 ■ 了……! ■ 讨厌 ■■
戏码 ■ 你，真 ■ 能接受这样的 ■■■——”

虽然是怒吼，可却又像是即便事已至此也还对我抱有关切的——可疑透顶的发言。

我看着抱在怀中的最喜欢的妈妈，念出了我最讨厌的人的名字。

“涡波大哥哥……？”

就在这时，世界——擦・转・了。

尽管仍是纯白一色，可我怀中的妈妈却在顷刻间消散如烟。

无论是妈妈的笑容，还是那股怀念的味道、感触，全都消失不见——徒留我一人在毫无价值的世界中怅然若失。

当然了，我立马就开始寻找消失的妈妈。

为了不至于失去自己最重要的事物，我在白色的世界中左顾右盼。

我拼命地找、找啊找找啊找找啊找找啊找、不停地找——

328. 自那日以来一直

——我不停地找啊找，结果找到了妈妈和年幼的我。

两人待在一间不知名的小屋里。

屋顶上有个空荡荡的大洞，墙壁的木板已经腐朽不堪，地面上铺满了稻草。在这过于寒酸，以至于很难想象有人居住的场所，有两个人正面对面说着什么。我明明不是次元魔法使，可小屋的墙壁在我眼中却仿佛不存在一般通透，使我能清楚地看到里面的情景。

“怎、怎么回事……？”

我猛然发觉这是自己出生的场所，于是疑心自己可能是被施加了那个【过去视】的魔法。可是不对劲，身体那边的错・置・感总告诉我这与【Default】或是【Shift】更相近。是有什么将我错置了吗？不对、这恐怕也是不对的。这并不是

错置，而是纠·正·.....这种感觉像是涡波为了阻止我就此沉沦，阻止我认输投降而在纠正我错误的认识。

我正百思不得其解，而另一边，【亲和】依然在持续深化。

结果就像一对镜子互相映射那样，一旁渐渐浮现出了另一间小屋。

新出现的小屋似乎是由纯白色的大理石建造而成的。罗列在其中的用具尽是我前所未见，有如神殿一般神秘。我在这边同样能够看清居于其中的男性和少年的面貌。尽管我此前从未见过这两人，却不知为何，我就是能知道他们是谁。

这是年幼的涡波.....？

还有涡波的父亲.....？

【成对的小屋】各自在不知是梦还是现实的白色世界中容纳了两对亲子。

在破败的小屋那边，年幼的我与母亲面对着面。

母亲面带笑容，希望我成为【第一】。

在白色的小屋那边，年幼的他与父亲面对着面。

父亲面带严厉，希望他成为【第一】。

在同样的话语催促下，我们背对彼此，在这片白色的平原上迈步前行。这成对照的景象仿佛是一种预示，两人之后的故事和命运注定也会如一对互相映射的镜子——

“——【我是追逐幻影的幻影】——”

少年在前行的途中喃喃自语。

紧接着，反向前行的少女也低喃道：

“——【我是追逐幻影的幻影】——”

已经为【星之理的盗窃者】所侵害的我很快就领会到，这是咏唱人生的短句，是为了发动真正的【魔·法】而存在的【咏唱】。不止如此，我还领会了伫立于眼前的【成对的小屋】的意义。

涡波有意以自己的记忆为引子，打算唤起我的记忆。

少年（涡波）以自己的【咏唱（人生）】为例，宣告少女的【咏唱（人生）】绝不会以所谓美好的故事为句点。他斥责说“既然你杀了我，那我绝不容许你以这种形式退场”。

令人不爽的是，就连他这种发怒的方式都能让我回想起妈妈。

这实在是令人相当气恼、不甘——却也令人相当高兴，几欲流泪——无奈之下，我只好开始追随少年少女的背影。

我从一开始就明白自己注定无法抵达这条路的终点，可是只此一次，就让我再走一遍好了。

于是，我踏上了旅程。



——首先是【我（私）】。

从我记事开始，我就在那个小屋的一角劳作。

我以熟练的动作摆弄着农具，用耙子收集干草，用从河里汲来的水灌溉土地。我大概要在河流和小屋之间来回十次，之后再开始照顾家畜，为它们准备饵料，用硬毛刷擦洗它们的身体，一匹匹确认它们健康与否。

我的生活就是对这些的重复，日日夜夜，从来如此。

朝阳升起前我就被动物们的声音叫醒，工作结束之后便倒头大睡。

地点是大陆边缘的穷乡僻野，一个名为西多雅在农村。

考虑到地理位置的问题，国教莱文教的渗透并没有那么彻底，它仍然保留有原生的精灵信仰。村子里有着治理这一带的领主的宅邸。幼小的我作为那儿的下仆每日劳作，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

活。

说实话，相比起宅邸理工作的正式侍从们，我的生活环境非常艰苦。

不言自明的是，我与一个用完即扔的道具并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在见到饥寒交迫只能以乞讨为生的孩子的尸体之后，我自认为能过上这种生活算是一种幸运。

这是毫不作伪的感想。

我真的非常幸运。

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拥有爱我的家人，光凭这一点，自己就已经好过这个世界半数以上的人了。

可是这个时候，妈妈一直在另外的场所打杂。

她并没有和我一起住在这间破败的小屋里，尽管是家人，我们却很少见面。

只不过，妈妈每过一个月就会来见我一次。她挂念着我这个女儿，一次也不曾缺席。

虽说和妈妈见面前的沐浴之类的准备工作真的很费劲.....

可是，我和妈妈见面的日子，一直都是人生最棒的日子。

光是见到妈妈的笑脸，听到妈妈的声音，我所有的辛苦就都得到了回报。

“——我最重要的拉古涅.....今天也很努力呢。真棒。”

“妈妈.....”

来到小屋的妈妈紧紧地抱住了我。

其间，我口中只能不断重复这两个字。

我一边低喃，一边享受被妈妈摸头的感触。

我很清楚，哪怕从我嘴里吐出半句抱怨的话，妈妈便不会如此温柔了。我少时就懂得发脾气这词的意义，所以绝对不会在妈妈面前说多余的话。否则，连遭痛骂、连女儿的身份都被否定、原本

就与“不存在”没什么两样的我将在真正的意义上变成“无物”。

唯独不能变成那样，为此，我的回应从来都是一样的——

“拉古涅，你和爸爸长得很像……你的头发和声音，还有眼睛……呵呵，你聪明和能干的地方，应该就像我了……？”

和妈妈不一样，我的头发是茶色的。

年纪尚小的我对这当中的意义往往感到疑惑不解，但发色的不同是妈妈夸奖我的要素则确凿无疑。她常常比较彼此异色的头发，跟我吐露甜言蜜语。

故此，我也对自己的头发感到了自豪。

在谈论这些的时候，妈妈真的很温柔。这有如泥沼般昏暗、举步维艰的世界仿佛也随之变得明快、鲜艳了起来。

妈妈的面容是如此鲜明，妈妈的手是如此温暖，就像在年初的第一抹日晖照耀下休息那样惬意……真是无上的体验。

“再稍微忍耐一下，拉古涅……绝对不能放弃哦。无论多么辛苦，你绝对要活下去……”

妈妈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希望我活下去的人。

她不需要任何理由就愿意站在我这一边。所以，我最喜欢妈妈了。

“就快了，我们很快就能过上与我们的身份相应的生活了……我们不会这样结束的。绝对不会结束的……”

相应的生活。

这话也经常被妈妈挂在嘴边。

据她说，自己本来不应该在这种地方当一个小小的侍女，而应当是大宅邸的夫人。

年幼的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但我和妈妈的出身似

乎颇为高贵。

只有在和我两个人独处的时候，妈妈才会讲述我们是因为坏人的阴谋被逐出了家门的原委。

“拉古涅，从接下来开始哦……很快就要到你发挥的时候了……”

说着，妈妈紧紧地抱住我，嘴角上扬。

很快，我就理解了这当中的理由。

——以这天为界，在领主的宅邸工作的侍从们渐渐地减少了。

有的是意外事故，有的是原因不明地病死，有的因为人际关系的纠纷而被解雇，原因各种各样。

见识到这些复杂多样且行之有效的手段后，我不禁发自心底地对妈妈感到了尊敬。

每种手段都经过了周全的准备，不留一点蛛丝马迹。妈妈的计划如此完美，除了我这个女儿之外便再也没有人能够知晓幕后的真相。我看着优秀

的母亲的身影，在赞叹中学习，并逐渐成长。

就这样过去了半年，宅邸人手不足的问题终于无法忽视，我和妈妈以非常自然的形式作为正式的侍从被接了进去。

我遵照吩咐清理好身体，之后被带到宅邸中换上了侍女的衣服。

据将衣服给我的侍从长所说，这身衣服是我的前任留下来的。听说我的前任和我的身材差不多，不过在几天前因为意外事故去世了。而且和那孩子一起工作的她的母亲也一起死掉了——

看来我和妈妈就是接替了那对母女被雇佣的。

听过这番话后，赶在正式的工作开始之前，我急忙跑向了宅邸外面的墓地。

我在那里拼命地寻找着那对母女的名字。

可是不管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看来她们的身份并不够在墓碑上刻下名字。

无奈之下，我只得随意找个地方合掌。

我向此刻应该已经入土的母女献上了祈祷，也算是为岗位的交替打个招呼，然而、

“——不要做这种没意义的事，拉古涅。那里没有任何人。”

我受到了妈妈的责备。

不知是在什么时候，妈妈站在了我的身后。她和我一样穿着新的侍者服，用毅然的表情注视着墓地。

“meiyiyi.....? 这里谁都没有吗.....?”

“对，没有。死了的话就结束了。没有什么灵魂，纯粹的结束。所以在这里祈祷是没有意义的。”

死了就结束了，妈妈冷冷地断言道。

可是，这个时候的我还无法像妈妈一样冷酷。

从我穿上这件侍女服开始，我心中涡卷着一股复杂的感情。长眠于此的母女无疑成为了我和妈妈

的牺牲品。即便真相为黑暗所掩盖，可她们被杀害终究是事实。

我有阻止妈妈这么做的机会，可是我没有去阻止。

我的心中，依然涡卷着感情的残渣。

妈妈看穿了我的内心，继续道：

“拉古涅，这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道理……她们死的理由只有一个。因为和她们比起来，我们更优秀。所以你不用有什么罪恶感。”

“在世界上生存的、道理……？所以，人死是没办法的事……？”

“聪慧如你，一定能明白吧？优秀的我们夺去了她们的一切。所以我们才能穿上现在这身漂亮的衣服。倒不如说，你在这里祈祷反倒是对她们的侮辱。”

我明白妈妈的意思。

这个世界原本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我对此心知肚明。

所以，作为掠夺的一方，至少要带着被掠夺的那一方的份毅然地活下去。在杀掉她们之后却觉得“哎呀也许不杀更好”，这是贬低已死母女生命价值的行为。

虽然这种想法有些残酷，但确实非常现实。直觉告诉自己这能让我作为一个人强大起来。所以，我抛开了席卷于心中的情感，点了点头。

“……嗯，我明白了。妈妈。”

“好孩子……不愧是我的女儿……”

妈妈摸着又成长了一些的我的头，将我抱紧。

于是乎，充分确认了母女的牵绊之后，我们两人手牵着手，脸上的阴晦不再，愉快地离开了墓地。——我们母女在宅邸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老实说，多亏了我是从最底层开始工作的，所以

侍女这份新工作并不让我觉得辛苦。

扫除进行的场所虽然不同于此前，但是多亏前辈们亲切的教导，我很快就能上手。只要牺牲一些睡眠的时间，到第二天我就能掌握诀窍。被他们称为重体力劳动的东西与以前的工作相比也轻松许多。我甚至有富余的时间帮助同僚。

基本上都很顺利。

如果有为我示范的人，我只要有样学样就能让工作变得非常简单。掌握新的措辞和礼节也并不困难。虽然除我以外还有其他新来的侍从，但我觉得自己比谁都优秀。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只看一眼就可以模仿得八九不离十。

作为妈妈的女儿，我的工作不可不谓出色。

下次见面的时候，她应该还会摸摸我的头吧。

我一想到这儿便不禁微微一笑。

然而，现实却截然相反。

自我们在宅邸生活以来已经过了一个月，照例的独处时光终于到了。结果在这天，我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对我的斥责。

“——拉古涅，你在干什么？”

“欸……？”

“你这么聪明难道还不明白吗？你像之前那样工作能有什么用？我之前不是说过接下来要你发挥了么？”

“……但、但是，妈妈！我可是最能干的哦？大家也都感谢我——”

“那又怎样？那能改变现状吗？能改变我们的价值吗？我的女儿难道连这个都不懂吗？”

“——！”

岂止是被摸头夸奖，妈妈甚至同我大动肝火。我立马让大脑全速运转，开始解读妈妈言中之意。

她的表情——眉间和眼角的动作，脸色的变化，嘴唇的干渴程度——妈妈因什么而生气，又想要些什么，我将其一一解明，回答道：

“我明白了，妈妈……只是得到感谢的话，那单纯是被人利用了而已，对吧……”

这同样是有些残酷但却正确的教诲。

仅仅是被利用的话，那对我们毫无益处。口头的感谢不能让我积攒任何于今后有益的东西。长此以往，我这一生都无法出人头地。

我又学到了那所谓的世界的道理的一个基础，并藉此重塑了自己的价值观。为了跟上妈妈的脚步，我在心中构筑了和她相同的优先顺序。

“……就是这样，拉古涅。我们不是被利用的一方，而是利用的一方。并且我们要一起爬到这里【第一】的位置。如此一来，你一定会变得幸福的。”

【第一】

这不是最能干的人的意思。

妈妈的意思恐怕是要成为最有价值的侍女。

价值这个词虽然含混不清，但在我们母女之间却是共通的概念

那就是能否穿漂亮的衣服，得到更好的工作，住进更好的环境。它不仅包括金钱，还包括人脉和权力等不定形的东西在内，是一种综合性的评判标准。一言以蔽之，它就是所谓的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妈妈曾教导过我说它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我皱起眉头，咀嚼着妈妈的教诲，拼命思考怎样才能成为**【第一】**。

“没关系.....毕竟你是我的女儿，肯定能做到的.....”

妈妈看到我又成长了一点，欣慰地抚摸起了我的

头。

我从她手心的温暖中获得了活着的实感。这份幸福使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回应妈妈的期待。

——于是，从第二天起，我探寻着妈妈工作的样子，从远处观察她。

不是模仿同事而是模仿妈妈，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捷径。

首先，工作时的她跟和我交谈的时候比起来恍若他人，好似戴上了一张面具，扮演着一个有些迟钝却娇媚的女子。

光凭我窥见的琐碎细节，妈妈的精明便可见一斑。

她对侍女的工作并不怎么上心。

一来工作拖沓，二来非常草率。但是，拜她借助表演塑造的形象所赐，妈妈很受工作上的老手们的喜爱。

只要有什么困难，一定有人来帮忙。而只要妈妈对此表示感谢，帮助她的人便会满足。

毋庸置疑，这是最有效的利用时间的手段。

其证据就是，妈妈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抽出手来，将精力投在其它事情上。

要说其它事情是什么，那就是向这个宅邸中有地位的人献殷勤。她极自然地在宅邸的主人和儿子们相接触，让自己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切实有效地令他们对自己产生好感。

当然，和妈妈一样想要巴结家主的人不在少数，但明确地说，她们在这方面的天赋与妈妈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妈妈不仅有陷害人的才能，作为女性也极具魅力。而且和其他的侍女们不同，她还可以利用我的报酬。在装饰和美容上更富余裕的她当然获得了别人无法匹敌的美貌。

妈妈将自己的美貌发挥得淋漓极致，凭借精湛的演技积极地将异性——特别是将年龄相仿的老爷和老爷的长子迷得神魂颠倒。

这确实是最好的捷径吧。

就提高作为女性的价值来说也非常有效率。

妈妈或许是想让我也做同样的事。

这个宅邸的所有者卡伊库欧拉子爵共有六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如果我将来能成为那六个兄弟中的某人的情妇，妈妈的生活便高枕无忧了。

到时候妈妈手头肯定远比今天阔绰。我因为没有用钱的地方，所以把得来的钱全都交给妈妈好了。

妈妈绝对会开心的。肯定会夸奖我的。

也就是说，我现在该做的是——

“——拉古涅？”

在院子里练剑的少年转身向我看了过来。

我现在该做的，大概就是与这名同样拥有茶色头发、眼眸的温柔少年——卡伊库欧拉家的五子搞好关系吧。他的名字叫里埃尔·卡伊库欧拉，从身高来看，年龄应该和我相近。里埃尔天资聪颖，性格活泼，在众多兄弟中可谓前途无量。

我来到汗水淋漓的他身边，将准备好的东西递出去，说道：

“……那个、这是水和替换的衣物。”

“欸？……谢、谢谢。正好锻炼差不多要结束了。拉古涅，你很懂啊。”

里埃尔把剑靠在附近的树上，换上我带来的衣服，喝起了水。等歇了一会儿之后，他同积极服侍自己的我搭话道：

“话说回来，拉古涅总是突然出现在我身边啊。别看这样，我其实是打算做秘密特训的啊……为什么你总是能知道我在哪儿呢？”

“这、这个……我经常注视、经常考虑里埃尔少爷的事情……只是如此。”

我效仿妈妈，将对象希望看到的【理想】作为【假面】戴在了脸上。

我扮演着一个虽然努力，但有些怯懦，缺乏自信的少女。

里埃尔的脸因不好意思而泛红，不过他很快就保住了贵族男性的体面，红着脸跟我要起了酷：

“……经常注视经常考虑、吗。拉古涅，这可不是什么容易做到的事情。你可以为此而自豪。”

“不，我完全——”

“不要妄自菲薄。你绝对是个出色的女性。我认为你是侍女中最优秀的。”

老实说，被他这样夸奖我很开心。

难怪妈妈会那样热衷，我多少理解了她的的心情。

不过里埃尔的识人不清倒是让我稍微有点担心。

如果他年纪再大一点的话，应该会有贵族的城府，但在这个年龄就不是特别有戒心了。

虽说以他的年龄而言这是情有可原，但他被我以外的人骗去可就不好了。我有必要在诱导他信任我的同时，让他在这方面的事上多几个心眼。

“总之，不管怎样，你先把胸挺起来！”

我能感受到里埃尔对我抱有强烈的好感。

于是我同他报以温柔的微笑，迎合道：

“好，非常感谢……温柔的里埃尔少爷……”

“……啊、嗯！”

我觉得有戏。

虽然我很难成为里埃尔的妻子，但等他长大后，似乎能成为他中意的情人。只要趁现在积累足够的感情，我就可以一直利用这个男人，直至将他欺骗到难以自拔的地步。

我脑海中浮现出了这样一种未来：

那是我陪伴在这名少年的身边，在卡伊库欧拉家的宅邸里度过余生的光景。

绝不会为饱腹感到困扰，也不会工作到筋疲力竭，更不会囊中羞涩。在此之上，我能在得到周围人爱护的同时温柔地利用他们。如此惬意的生活——

如果能拥有那种生活，妈妈一定能永葆笑颜。

不必再每个月一次，妈妈每天都会和我在一起，每天晚上都会抚摸我的头。

那样的话，她就再也不会说我“不是自己亲生的”了吧。

即便是在公开场合，她也会像对女儿那样对待我。一定会——！

抱着这个念头，我每天都在向里埃尔献殷勤。

就像妈妈所做的那样，比起侍女的工作，我更致力于发展和他的关系。随后，利用一个月一次的

和妈妈二人独处的机会，我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她。

“——呵呵，干得不赖。不愧是我的女儿……很棒啊，拉古涅。”

我讨好五男的行动得到了妈妈的夸奖。

既然自己走的路没有错，我也就放心了。

抚摸着我的头的妈妈也面露安详，低喃道：

“话说回来……卡伊库欧拉家意外的让人扫兴啊。果然，因为是和政争无缘的边境吗。”

听这口吻，看来妈妈也是势在必得。

虽然不知道是老爷还是老爷的长子，但是只要妈妈得到其中一方的宠爱，那么即使我失败了，妈妈的生活一样是无忧无虑。

我眯细了眼睛，由衷地感到了欢喜。

这样一来，妈妈想要的东西就到手了吧。

我在那间小屋里的生活也就此永远成为了过去。

“结束了”，我在妈妈的怀里如此想到。
就这样，拉古涅挽回了妈妈的笑容，两人就这样
永远和睦地生活在了一起——此刻的成就感甚至
让我产生了这样一串字符闪过脑海的错觉。

【愿望】实现了。

当然，我没有任何**【留恋】**。

到此结束就好。

不需要后续。

如果故事在这里画上句点，妈妈便永远是我温柔的妈妈。

尽管我的期盼如此热切，可还是事与愿违。

用妈妈的话来说，这也是世界的道理。与故事中的
登场人物不同，直到死亡的那一刻，**【人】**都
是没有结束可言的。无论我说多少次“已经够
了”，终究还是无济于事——
两年后，后续还是来了。

那是我和里埃尔的身材都接近大人的时候的事了。

那时，宅邸内的人际关系进展得很顺利，现在妈妈已经是侍从长了。遗憾的是，虽然到现在这地步依然死掉了一些人，但这在这个世界上是常有的事。

不管怎样，我和妈妈在侍女中都爬到了【第一】的位置。

那天，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骑士的里埃尔正在宅邸的庭院里接受指导，负责指导的剑术老师是卡伊库欧拉家专门为他找来的一名退役骑士。

而我则殷勤地在他身旁侍候。这也是当然的，五男里埃尔是我在卡伊库欧拉家最首要的目标，向他献媚一天也不可懈怠。

并且十分偶然的是，作为侍从长的妈妈那天也在院子里工作。

她接受了夫人的委托，正在为茶会做准备。

老师来自遥远的南方，虽然年迈却很有威严，指导也很严厉。因为里埃尔很有才华，所以他非常热衷于指导工作。最重要的是，因为是在我面前，所以里埃尔充满了干劲。

当训练内容从『剑术』变为『魔法』时，那件事发生了。

自身拥有的魔力远在想象之上的里埃尔的魔法失控了。火之魔弹《Flame Arrow》在里埃尔右臂的皮肤上炸开，在庭院中飞驰。

我看穿了它的轨道。

更在它的轨道上看到了妈妈的身姿。

身体下意识地采取了行动。

“——!!”

一切都是本能。

根据这几个月间见到的退役骑士的教导的记忆，

我冲了出去，同时操纵着自己的魔力。我将自己从幼年开始就在无意识中不断磨练的湖面一样闪耀的魔力集中在左手上。

面对妈妈的危机，我的注意力前所未有的集中。

世界的一切在我眼中都仿佛流云一般迟缓。

魔弹的轨道画成了线条，在我眼中一清二楚。

要截住它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我同样了然于心。

我猛地伸出左手——一把拨开了魔弹。

伴随一道短促的破裂声，魔弹的轨道被打偏，它飞向了天际，消失无踪。

亲眼看到它消失之后，我立马扭头看向妈妈。因为事发突然，妈妈跌坐在了地上，不过没有受伤，确认到这点，我总算放下了心。

“哈啊、哈啊、哈啊——太好了……——”

理所当然的，放出魔弹的里埃尔一边大喊一边向我冲了过来。

“拉、拉古涅!!”

他用苍白的面孔确认我平安与否。接着，面色比他还要苍白的老师来到一旁，抓住了我的双肩。

“小姑娘，你刚才……”

“……欸？”

老师并不是担心我的伤势，而是看向了左手。

他看着我毫发无伤的手，瞪大了眼睛，喃喃道：

“刚才的动作、还有这股魔力的波动……”

见老师脸色不同寻常，里埃尔终于意识到现在比起担心侍女更重要的问题：

“莫、莫非，拉古涅也拥有魔力……？”

一听这话，我心中的感情翻腾了起来。

拥有魔力有何意义，就算是乡下的侍女也明白。这是最显而易见的【素质】的证明，光凭这个，我就比那些没有魔力的人更有价值。

受制于道德因素，虽然没有人明说出口，但我生命的价值显然有了飞跃性的提升。

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老师一口气说明道：

“里埃尔大人，拥有魔力并不那么稀奇。真正重要的，是她刚才的应对。如此流畅地将魔力聚于手中，就算是我也很难做到。老实说，我想马上把这个姑娘带到神官大人那里去。搞不好的话她可能和里埃尔大人一样，拥有能成为大圣都的骑士的【素质】。”

“拉、拉古涅她……？”

里埃尔兴奋地看着我。

他为中意的侍女拥有隐藏的才能而感到惊讶，脸上的表情写满了纯粹的祝福。

如果拥有魔力的话，理所当然的，我对职业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就会比现在多出不少。

里埃尔常常提到，他早晚有一天会去位于本土

中央的大圣都，到那时候，他会因与我分别而格外痛苦。可要是我拥有魔力，那么视今后的情况而定，我或许能成为护卫——即使没法成为护卫，也有可能作为在身边照料的亲信与他同行。

里埃尔直到现在还抓着我的双手，脸上一副高兴地好像要飞起来的表情，但说实话，我根本没那么高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里埃尔——

“拉古涅……能成为大圣都的骑士？”

妈妈在我身后露出了比里埃尔还要兴奋的表情。那是一副惊奇、祝福、忍不住要手舞足蹈的表情。正因为是女儿我才明白，这是妈妈满怀欲望时的表情。她那因多年的侍女生活而趋于枯竭的野心，就在这一刻重燃了。

我不禁颤抖了起来。

在妈妈身旁，我能明确地感受到她价值观与优先顺序的急剧变化。

与此同时，我有股非常强烈的预感——本已结束的那成为【第一】的挑战，这下又要重新开始了.....

329. 自彼日之后已经

——『他』的命运与我殊途同归。

在我看来，『异世界』正如其名，是一个异质、异样且异常的世界。

天空依然是蓝色的，云朵依然是白色的，太阳也依然是明亮的，可是在其下方呈现出的景象却截然不同。

灰色石头筑成的塔鳞次栉比，其间的地面也被同一种灰色石头铺平，铸就了堪称石之国的奇妙山谷。

大概是一条商业街吧，我所在的地方路面十分平整，从刚才开始就有类似于马车的装有车轮的耀眼箱子在逐除了一切土色的石头上来来往往。

行人们装束奇妙，数量众多，忙碌而喧嚣。

有一对亲子走在这『异世界』的街道上。

和我那时一样，只有两个人。

我站在矮小少年的角度见证着这亲子间的互动。这想必是相川・涡波年幼时的记忆吧。很快，疑似他父亲的黑发男子吐露出口的话验证了我的猜测：

“——是啊，涡波是肯定会成为世界『第一』的男人，毕竟你是我的儿子啊。”

路上，身旁传来了这样一番话。

而我——不，年幼的涡波点了点头，暗自发誓要回应父亲的期待。与某位少女相同，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可还是为了不被父亲讨厌而故作笑颜。

老实说，用不着往下看，我就已经猜到前情如何了，因为他和我是一样的啊。

正因如此，在这之后的展开便不会与我差太多。可是这段对话却被强行打入我的心中，就好像在被某位少年强迫着观看这场剧目。

“我听说了哦，涡波。听说你通过了甄选啊。……哈哈，就是这样，取胜吧，不断取胜吧。我的儿子就应该这样啊。”

二人一面前进，一面进行着亲子间的交流。

父亲时而会吐出我无法理解的词语，但多亏了我与涡波现在的『联结』，我能够隐约明白其中的含义。

我一边回想妈妈的面容，一边以涡波的视角继续聆听男人的话语。

“听好了，不要因为一次胜利而松懈。无论何时，无论做什么，不断取胜都是最重要的。哪怕只输了一次，你也不再是第一了。……如果不是第一，那就毫无价值。”

这些话语对男人而言或许是出于善意，是亲情的体现，但我觉得这不该是施以年龄尚小的孩子的教诲，他那如咒诅一般将话语烙印在孩子心中的

姿态让我感到极为不快。

“你父亲我也是一路得胜才有了今天……从一无所有爬到了这种地位啊……跟我不同，你的起点就很好，所以你是可以更上一层的。你肯定能不断向上，直至这世界第一……”

男人看着涡波讲出了这番话，可除了涡波之外，在他眼中似乎还有遥远的彼方。

如此模样，我只觉得他是为了自己心中炽烈的野心而企图利用自己的孩子。

与其相对，听到这些话的涡波皱起了眉头，然后以一副明显没有同感的样子点了点头，字斟句酌地慎重回答道：

“嗯，我会加油的……但是，父亲，今天有的孩子哭了。因为我被选上，别的孩子就……”

看来在这天的『甄选』中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事情。说实话，我大概能猜测到发生了什么，恐怕是旁

边这个得意忘形的男人暗中剔除了涡波的竞争对手吧。

“……涡波。那虽然令人同情，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没有实力的家伙会被排除，只有优秀的人可以留到最后。唯独这件事是无可奈何的……可以说这就是世界的法则。”

净胡扯，什么世界的法则啊，只是因为想不到合适的描述，所以就选了这种夸张而暧昧的词语蒙混过关吧……

对话虽然才刚开始，但我已经打心底里讨厌涡波的父亲了。

不过，年幼的涡波却将他随口说出的话语拼命地咀嚼、吸收，努力加诸于自己的价值观。

作为一个尚在成长当中的孩子，涡波当然无法完全接受这所谓的法则，受制于心中涌动的感情的积淀，他怎么也做不到点头回应。

看到他的反应，男人又补上了几句话：

“聪慧如你一定是明白的吧？将你现在怀抱的这种感情转换成骄傲就好。不要低头，毅然向前，切莫驻足。连同败者的份变得更强……换言之，这是胜者应尽的礼数。”

“我要背负大家的那份变强……？那就是我所能做到的最低限度的补偿吗……？”

涡波被这胡扯出的甜言蜜语蒙骗，开始接受那种价值观。

看到儿子又成长了几分，男人的嘴角得意地上扬，接着他握紧涡波的手继续前进起来，开口道：

“走吧，涡波，我们要让世界好好见识一下。”

涡波睁大了双眼，紧盯着自己被握住的那只手。

“……嗯！”

他也跟我那时一样，满面笑容。

为了不落后于父亲，他大步前行，坚定地跟在一

旁。

——就这样，涡波走上了与我相同的道路。

他整日无休地朝着『第一』不断努力，而理所当然的，在他身旁并没有双亲的陪伴。

他一个人被送进充斥于石之国的形形色色的塔，重复着我前所未见的训练。

最先上场的训练似乎是舞蹈。

在严肃可怕的大人们的环绕下，涡波遵从教导拼命舞动着手足。

接下来是祈祷……大概吧。

他无数次反复吟诵教授给他的诗文，即便因缺氧而快要倒下，即便胃液快要倒流而出，他也决不能休息。

紧接着是歌唱，这个我好歹还是懂的。

他伴着演奏练习了种种歌曲。而就在同一个地方，他还要学习乐器的使用，其种类远超十指之

数。

在这之上，他还要进行剑术和体术这类身体运动的训练，当然了，只要时间允许，他就要去聆听讲座。

我虽然看惯了持续至力竭的特训，但如此多样化的训练我还是第一次见。

这个石之国和弗茨亚茨的神殿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一开始还以为涡波是要被培养成神官，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待到天上的月亮经历一轮盈亏之后，我终于得知那个令人生厌的男人到底想要涡波做什么了。

是的，他们亲子间也和我们母女一样，一月只见一次面。

那一天，涡波仍在塔中接受训练，这时，耳边传来了男人的怒吼声：

“——涡波！你为什么连这点事都做不到！？你

明明是我的儿子，为什么！！”

“——！！”

对于涡波来说，背诵写在交给他的纸上的话语是很费工夫的。

写在上面的句子数以千计，但那个男人却硬要涡波在几分钟之内记得滴水不漏。

明明是难得的亲子时间，却不存在温暖的交流，甚至让涡波面如死灰。

“你继承的不止是我的血，还有那个女人的吧！？你理应成为继我之后——不，是超越我的最棒的演员！这是绝对的……！！”

演员。

看来这个男人似乎是以演戏为生的人。也就是说，他打算将涡波也培养成一个演员。

终于明白了特训目的的我于是开始仔细观察这个培育最棒的演员的过程。

坦白来讲，涡波的天赋很好。

我觉得他在表演上的才能与我等同，甚至在我之上，可是男人所追求的水平实在是太高了。

若是教授了一小时之后涡波还不能掌握的话，男人便会大动肝火。恐怕他比涡波还要才华横溢，所以才无论如何都要比较一番。

不但要将涡波与过去的自己和伴侣相比较，更要与当下位于一旁的——

“——咕，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你妹妹阳泷已经能做到了啊！比身为兄长的你还要快！！”

特训在途中转为了我也曾学习过的『随心所欲地流出泪水的特训』。

在男人所指的方向，有一位比年幼的涡波还要年幼的少女。

因为她貌似『水之理的盗窃者』，所以我马上就

意识到，此人便是相川・阳泷。这名少女在似乎是母亲的女性的指导下，接受着同样的特训。

泪水从阳泷眼中流了下来。

别说一小时了，她只用短短几分钟就掌握了流泪和止住泪水的方法。

有了少女这个示例，男人指导的热情更加高涨。

“听着，涡波！演技首先立足于对感情的伪造！在这第一步就栽跟头实在是——”

“……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可是涡波却跟不上进度。

一个月仅有一次，让他无比期盼的亲子交流结果竟至于此，他的情绪完全失控，任凭眼泪不住地流下。

“——！”

男人很快就明白了那不是演技而是真正的泪水，

一时哑口无言。

在此期间，涡波仍泪流不止。他痛感自己身为儿子的不成器，为了不招致父亲更进一步的讨厌而一个劲儿地重复着“对不起”。

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情。

总之就是不想惹最喜欢的父母生气。

希望他们能一直保持着笑容，无论如何都希望他们抚摸自己的头，温柔地褒奖自己。

只是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实现，所以只能不停地道歉。

男人见状露出了困扰的表情，他唤出了儿子的名字，向那颤抖的肩膀伸出了手。

“涡、涡波……”

“—— 咿。”

涡波应声抬起了头，可却因面前父亲严厉到扭曲的表情而胆怯，发出了一声短促的悲鸣。

他似乎觉得自己被父亲讨厌了，父亲要对自己发火、大打出手了。

看到他的样子，男人与他拉开了距离。

“.....够了。你就在一边休息吧。”

“好、好的.....对不起.....”

涡波摇摇晃晃地逃开了。

目送他远去的男人一直保持着严厉的表情，看起来都快把嘴唇给咬破了。

看到这两人的身影，我——我暗自感慨了一声“真好啊”，并为之感到了羡慕。

与此同时，即便明白眼前上演的都是既定的过去，但我还是想对涡波说上几句。

你好好看看啊，涡波。

立刻回头，仔细观察一下你父亲的表情。

他的表情既不是生气，也不是失望，只是在感到为难而已。不，这么说也不对。他露出的表情和

你一样，是一副因担心被儿子讨厌而感到不安的表情。

说到底，根本就没必要因为这点事而唉声叹气。就算刚才的练习失败了，你也没有性命之虞不是吗？反正在你这里没有威胁生命的外敌，既然吃喝不愁，那就有时间从头再来。况且你既没有被骂成“没用的废物”，也没有以“并非亲生”为理由而被舍弃，更没有被说成是“熟人的孩子”，连存在都遭否定。再说——即便我像这样在涡波的心中呼喊，声音也无从传达。

年幼的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房间的角落中，用模糊的双眼由远处凝望着接受双亲教导的妹妹。他羡慕着与自己不同，轻而易举地回应了双亲期待的那个存在。

——一月一次的亲子接触就这样结束了。

涡波回到了家中。

当然，他的双亲并不在那里，看起来像侍从的人在予他以最低限度的照顾之后也会立刻离开。

涡波独自在最初的那个白色房间中——自言自语道：

“或许父亲已经讨厌我了……但即便如此，我也……”

涡波没有就寝，而是回想着这一天的特训，开始了复习。

“『第一』……必须成为比任何人都优秀的『第一』……”

他练习了由腹部发声，练习了装出自然的笑容，练习了背诵长文，练习了使眼泪随心所欲地流下。

我确实也曾在夜里进行过类似的练习，但内容当然有所不同。就算我和涡波拥有足以『亲和』的

相似性，但终究是不同的人，我们的人生无论如何相似，也根本不可能完全相同。

首先出生的世界就不同，其次生活环境和人生目标也不同。

虽则如此……可本质却还是一样的。

“……不成为父亲希冀的『第一』的话，我在这个家中——就・不・存・在・了。”

随着涡波的低喃，他的身体发出了微弱的光芒。那是在我的世界里早已司空见惯的存在——『魔力』。

我感到了茫然。

这里是『异世界』，是不应存在魔力的世界，并且时代也在千年以前，那时就算是在我的世界里，魔法也只是一种传说。

难道是我对『异世界』的认识有误吗？

或许在『异世界』这边只是魔法这种技术还不发

达而已，魔力实际上还是存在的。

我一边修正自己的认识，一边继续观察。

涡波每日都片刻不休、废寝忘食地重复着练习，不止练习了流泪，也练习了流泪的时长。我一直注视着这样的他。

而后，又过去了一个月——

“啊，父亲……母亲……”

一家人在白色的房间中齐聚。

一如所料，涡波心怀这次一定要得到表扬的想法，向父亲走去。可是男人却从他的身边径直走过，叫出了涡波身后的少女的名字：

“——阳泷。”

显然，涡波双亲的眼中已经没有他了。两人都用温柔的声音称赞着阳泷，沐浴在充满期望的声音中的唯有阳泷一人而已。

“今天我为你找来了比以前水平更高的讲师

哦.....你一定也曾听说过他的大名。他听说你是我们的女儿之后，似乎对你颇有兴趣。”

“呵呵，阳泷.....让他见识一下我们的女儿的能耐.....”

涡波伸出的手在虚空中彷徨，大概是觉得自己的容身之所在渐渐丧失吧，每当阳泷被称作『女儿』的时候，他的脸色就会随之苍白几分。他立刻鼓起了仅存的勇气，试图介入三人当中。

“父、父亲.....！”

男人应声转过身来，但他脸上的表情并不是看向妹妹时的笑容。在涡波插入对话的瞬间，弥漫在三人之间的愉快氛围便断绝了。

聪慧的涡波觉察了其中的含义，因之哑口无言。

男人和以前一样，脸上还是那副严厉的表情，朝涡波问道：

“.....怎么了？”

“那个.....呃.....”

本已下定了决心的涡波变得吞吞吐吐。

同样的，我还是能明白这种心情。

明明只要确认一下就好，但却因为过于恐惧而说不出口。如果听到的回答与期待的话语截然相反就完了。毫不夸张地说，那就是他的世界末日。

“不.....没、没什么.....”

因此，涡波只好故作笑颜，摇了摇头，并失落地与家人拉开了距离。

男人保持着严厉的表情目送他退后，接着转过了身：

“.....是吗。”

听到这简短的回答，涡波低下了头，然后远离三人，走出了房间。

涡波终归还是放弃了，连确认都不敢。

当然，以此为结，涡波失去了与家人的接点。

这就是涡波童年时期的开始 ——

—— 就 · 是 · 这 · 里。

刚才那句“没什么”至关重要。

拉古涅·卡伊库欧拉和相川·涡波就是以此满足了『亲和』的条件。

用我们的人生描绘而成的故事虽如镜像般左右对称，但人生的核心部分却完美地重合在了一起。

其中心点既不是善于模仿他人，也不是在艰苦逆旅的最后同样心灰意冷，而是『对亲情的渴望』。我们和其他的『理的盗窃者』一样，拥有的愿望实在是微不足道，只是任何人都会产生的烦恼，并没有多稀奇。

仅仅是我和涡波在这之中陷得稍微深了一些。

我们出身比他人更加特殊，受到的挫折也比他人更加严苛，而其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有些努力过

头，不知不觉间，一个人成了『史上最凶恶的疯狂杀人魔』，一个人成了『为任何人所憧憬的大英雄』……

“哈哈，这就是『逐幻之幻』吗……”

审视过自己的原点之后，我在口中重复了一遍自己的『咏唱』。

事到如今，我只能念出这将丧家犬一般的结局表现得淋漓尽致的词语假以自嘲。

不过还不到垂头丧气的时候。

我明白了『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魔石的——也就是涡波的意图。他是想让我完成自己真正的『魔法』。既然如此，那就还没有结束。一定还存在后续。

涡波势必会将与『咏唱』的第二节、第三节相对应的人生展示给我，并且在这件事上，他绝对不会让我蒙混过关。

在我的人生中，同样有因一句“没什么”而令一切就此成为泡影的瞬间。

为了让我寻回初心，涡波故意示以了自己的人生。他先让我看到了相同之处，进而引出我不做虚饰的感想。

“唉，真是的……我果然还是最讨厌涡波大哥哥的这种地方了……讨厌透了啊……”

以这句话为契机，我由『异世界』回到了原来的世界。

眼前展开的是作为骑士之才被发掘的我与卡伊库欧拉家的第五子里埃尔一起在庭院中锻炼的光景。

在那里的是一心想被妈妈表扬，以出色的骑士为目标的自己。

330. 自此日开始

西多雅村内领主的宅邸。

深夜，宅邸庭院。

『我（私）』也和涡波一样，不眠不休地进行着特训。

但与他不同的是，我无需在那么多领域都要有所建树。我已经摆脱了侍女的职务，也不用顾及女性的魅力。

既然目标是作为骑士争得『第一』，那我要磨砺的自然只有作为骑士的力量。

在专心致志地加深作为骑士的修养的同时，对魔力和肉体的锻炼也并行不悖。

并且，从我们口中吐露的话语也几无二致。

“『第一』……必须成为比任何人都优秀的『第一』……”

虽然彼此的目标不同，但我们脑中潜在的强迫观

念却一模一样。

为了成为比任何人都优秀的骑士，我舍弃了一切的
天真，只留挥剑一途。不到头晕目眩，我都不
会停止对魔力的操练。无论承受了何种苦痛，我
亦绝不会有半分松懈。

『剑术』和『魔力操作』，我在自己的这两种才能
上投注了全部的精力。

虽然我也尝试过专属于莱文教的骑士的『神圣魔
法』，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在这个领域了无才
能，于是立马就断了在这方面深造的念头。

要想赢到最后，我应该一门心思地钻研独一无二的
力量。

从夜幕降临到朝阳升起的这段时间里，我持续着
近乎疯狂的特训。

而到了白天，我又在卡伊库欧拉家准备的老师的
指导下学习。

五男里埃尔也在我身旁。

到头来，在卡伊库欧拉家的子嗣中，希望成为骑士的独剩他一人。

其他的孩子也并非没有才能。在最开始的时候，除了里埃尔之外还有其他跟随老师学习的学生。这当中也不乏魔力和素质出众的逸才。遗憾的是，他们的才能终究无法和我与里埃尔相提并论，以至于无法保持锻炼的动力。

也因为这里与战火无缘，所以包括长男在内的其他兄弟都选择了武官以外的道路。

我虽然在这事的背后窥见了妈妈的影子，但仍心无旁骛地投身于自己的目标。

我所追求的并非成为西多雅村的最强，而是这个国家最强的骑士。

既如此，那么我自然无暇去想一些有的没的。

看到我选择了这样一条艰苛的道路，里埃尔或许

是受到了触动，他的锻炼于贵族子女而言也是难以想象的。无论什么日子，哪怕是身体抱恙，他也没有休息二字可言。当然，为了不输给里埃尔，我也愈发拼命。

我们互相激励，成长的速度简直不像是乡下出身的候补骑士。

幸运的是，老师并没有因我们的急速成长而懈怠。他有时会带我们离开西多雅村，到都城研习新锐的魔法。期间，里埃尔和我逐渐崭露头角，时不时会同他人切磋。

在贵族的宅邸或是国家的学院这类场所，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候补骑士们进行了多次实战。

考虑到我的立场，全战全胜是不可行的，但我能保证每次比试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作为一个专精于取胜之道的人，理所当然的，我很强。

贵族们往往会为自己的使命和骄傲所节制，但我不同，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赢。只要能赢，我不会以暗算为耻，无论何时，我都不会疏于谋略。

在此之上，我这时候还掌握了『魔力物质化』——在这个国家仅有寥寥数人掌握的技术。虽然我还没能正式成为骑士，但论实力而言，就算是老练的骑士，我也决计不遑多让。

就这样，花费了数年时间，我们两人顺利成为了闻名国内的前途远大的候补骑士。

一直有意调整胜负平衡的我固然名声稍逊，但里埃尔却作为“瓦尔德史上绝无仅有之大才”在贵族中声名鹊起。

真的是太顺利了。

在宅邸的生活也前所未有的充实。

同我交谈时，妈妈总是笑容满面，无论走到哪里，

我都会因自己的优秀而倍受青睐。

虽然有时会有一些讨厌的事情发生，但要说有没有什么问题是自己力所不能及的，则答案是否定的。

一直这样顺利下去，一直这样不要改变，让这段以“第一”为目标的生活永远持续下去就好——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

就在我沉浸于对现状的满足时，一句话突然传及耳畔。

“——拉古涅有听说过『天上之七骑士』吗？”

地点依然是卡伊库欧拉家的庭院，人物仍旧是少男与少女——只是个头相较从前大了不少的两名候补骑士肩并肩聊着天。

刚刚结束锻炼，正让身体的热量冷却下来的我在擦汗之余稍作思考。几年间的骑士修习已经教给了我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记得是莱文教的预言里出现的骑士大人来着？守护将于千年后『再诞』的圣人大人的七名骑士.....是个有些古怪的传说啊。”

“嗯，就是这个。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也把它当成了众多传说中的一个.....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

“并非如此是什么意思？莫非圣人大人真的会『再诞』吗？”

“似乎是这样。不仅如此，据说那个『再诞』的日子也快到了。”

“真、真的吗.....？”

我听完目瞪口呆，表现得非常惊讶。

纯真的拉古涅全盘相信了里埃尔所说的话.....事到如今，这种表演早已司空见惯。

『天上之七骑士』将在千年后现身的神话。

说实话，我只觉得这是拿来骗女人小孩的故事。

然而无论过了多久，里埃尔的表情都极尽认真。

“这是真的。……要说为什么我会知道，是因为这个『天上之七骑士』已经邀请我加入了。我真的被吓了一跳啊。毕竟他们选中我的基准既不是实绩也不是实力，而是『素质』。”

与里埃尔的朝夕共处让我明白此言非虚。

他是真的接到了邀请。

与此同时，这也让我大致摸清了『天上之七骑士』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显然不是神话变作了现实，恐怕是莱文教在借尸还魂，打算利用传承做什么大事。应该就是这样，我觉得八九不离十。既然搬出了莱文教传承中的『天上之七骑士』的名头，那么这七人将获得以骑士而言最大的荣誉。对我来说，『天上之七骑士』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机会。

一意识到这点，我心里便可谓五味杂陈。

“不过，拉古涅……如果我接受了的话，可能就再也回不到这里了。所以——”

那是对如今的充实生活即将不复的恐惧，还有对不愿迈入下一步的自己的为难。在超乎纯粹的喜怒哀乐的情绪于体内滋生之际，我在庭院对面的走廊里看见了两道人影。

“啊……”

是卡伊库欧拉家的家主和妈妈。

现如今，见到这两人一起散步已不足为奇。老爷对作为侍从长的妈妈抱有完全的信任，时常让她陪侍在旁。在这几年里，就像我接近里埃尔那样，妈妈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老爷和侍从长的亲密关系已经成了卡伊库欧拉家公开的秘密。不惟如此，若是直觉更敏锐的人，想必也已经察觉到妈妈和长子的关系了吧。

妈妈已经深入了卡伊库欧拉家的核心。

但是与之相对的，我总觉得妈妈和自己的距离较以前更远了。

因为最近各方面的进展都过于顺利，每月一次的母女密会有时也会取消。

“恕我失礼，里埃尔大人……！”

明明此刻的话题至关重要，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

虽然我在心里给自己找了这是为了商量『天上之七骑士』的问题的借口，可实则却是在内心深处的寂寥的追逼下跑到走廊，开口道：

“那个——”

妈妈最先注意到我的接近。

接着，不等我把话说完，妈妈便笑容可掬地称赞我道：

“呵呵，今天也在锻炼啊。真了不起，拉古涅。继续这样下去，你就能成为守护里埃尔大人的最

棒的骑士了……”

“……诶？……啊、嗯。”

我停下脚步，点了点头。

确认过我的反应，妈妈立马将目光转回了老爷那边。

“失礼了，老爷。我们继续。”

“嗯。”

两人就这么走了，留给我的只有一句鼓励。

在这期间，妈妈看上去和老爷聊得十分愉快。话题不仅限于宅邸的事务，还夹杂着私下闲谈，脸上也露出了由衷的笑容。

那和她示予我的笑容截然不同。

我自觉不可以打扰他们二人，所以没有追上去。

妈妈现在万事顺利。她这几年的容光焕发我都看在眼里。不仅和老爷，她和卡伊库欧拉家的大公子也关系密切，俨然成为了这个宅邸中不可或缺

的存在。成为了我所能给予她的小小帮助已无甚价值的存在——

“拉古涅，你再坦率一些不好吗？”

当我正注视着妈妈离去的背影的时候，有人从旁同我搭话道。

“诶？”

我惊讶地回过头，看向说出这句话的里埃尔。

不知怎么，他此时的表情令我感到十分陌生。

“你喜欢侍从长不是吗？”

里埃尔以充满自信的语气继续说道。那双认真的眼眸仿佛看透了一切，动摇了我的演技。

“那个，与其说是喜欢，倒不如说只是尊敬而已……因为她是捡到我的恩人……”

“……你总是这样欺骗自己，我已经看不下去了啊。”

里埃尔上前一步，抓住了我的双肩。

“欺骗自己？我吗？”

我的表情因他的话语而抽搐了起来。

这是里埃尔第一次切中我的要害。

“在我看来，拉古涅一直在勉强自己。与人交往的时候，你千方百计地故作谦恭，无论是在何种场合都不吝溢美之词。与骑士们的决斗也一样，你总能巧妙地佯装落败……可是这并不是你真正的样子吧？只是在模仿侍从长的做法，让你在任何人面前都能吃得开而已。”

“诶……？”

震惊接踵而至。

本以为一直被我玩于股掌之上的里埃尔已然跳出了我的掌控。

“我也承认，侍从长相当厉害。难怪父亲大人和兄长大人会那样痴迷于她。但我还是不擅长应付她那种八面美人……”

我不知道这是从何时开始的。

但确凿无疑的是，里埃尔并没有被我们的演技迷惑，反而清楚地看穿了我们的本质。

“——正・因・如・此，拉古涅！你和我一起去大圣都吧……！从侍从长身边离开，到大圣都寻找真正的自己！这对你来说绝对是更好的选择！我希望拉古涅能够做真正的自己！！”

里埃尔抓住我肩膀的力度不断增强。

游走于肩上的痛楚和“一起去大圣都”的邀请，无论我多么不愿意面对，二者都清楚地向我宣告了终结的到来。

里埃尔之所以会冒着一直以来的关系就此崩溃的危险踏入我的心扉，恐怕是因为『天上之七骑士』的邀请吧。面对可能的离别，他鼓起了勇气，即便会让至今为止的一切毁于一旦，仍然选择向我表白——

看到他的样子，我不无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聪慧、坚强终究只是虚饰。真正聪慧、坚强的人，应该就是像他这样明明注意到了我的演技却仍能一直奉陪的人吧。

我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与此相对的，里埃尔的话语份量越来越沉重。

“……不、不对。我刚才说的都是场面话罢了。我只是想和拉古涅在一起而已。只因为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所以我才想让你离开侍从长……！仅此而已！！”

啊啊，为什么他能说的如此直截了当呢……

和我不一样啊，和但求不被对方讨厌、一心想讨好对方、台词矫饰做作的我完全不一样。

在此之上，我感到了疑惑。

于里埃尔而言，如今的我肯定与他『理想』的形象不符。不但演技被揭穿，还显露了我蹊跷浅薄

的人格。我自觉这样的自己是招人讨厌的，明明如此，他却表示想和我在一起。这让我如堕五里雾中，难以理解当中的理由。

“……请、请让我考虑一下。”

我想要时间。

总而言之，我需要和妈妈商量一下自己现在承担的一切。

既然我未能成为里埃尔的『理想』，那么这或许意味着我也背离了妈妈的『理想』。虽然对他感到抱歉，但还是妈妈对我更重要。

一想到妈妈刚才那种反应的意义，我的表情便难看到了极点。

看到我困惑的神情，里埃尔退后了一步。

“……我明白了。但是，再过几天，『天上之七骑士』就要来接我了。可以的话，希望你能在那之前做出决定。我・希・望・拉・古・涅・自・

己·来·决·定。.....抱歉了，这么突然。”

虽然事出突然，但留给我考虑的时间似乎还有几天。

这份迁延令我不由松了一口气，在向里埃尔深深地行了一礼之后，我逃也似地快步离开了庭院，规避了与其他任何人的相遇，径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房间里空无一物。虽然这是作为候补骑士而被赠予的房间，但说老实话，它的干净整洁让我怎么都没法静下心来。不觉间我突然想逃回那座脏乱的小屋，可是最后还是强压下了这份欲望，缩在被窝里熟思。

在成为骑士的道路上，我成长得十分顺利。

如果跟着里埃尔去大圣都修练，成为世界第一的骑士恐怕并不是梦话。可问题在于，妈妈真的会为此感到高兴吗？妈妈最近眼里只有卡伊库欧拉

家的男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关注我了。我可能误解了她要我成为骑士的『第一』的意思。思前想后，不安始终难以消解。

这天，摇摆不定的我第一次疏忽了锻炼。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还是放弃了只靠自己得出答案的念头。

距所谓『天上之七骑士』到这里还有几天的时间，恰好赶上我与妈妈一月一次的密会。

就借此机会寻求妈妈的判断好了。

去问问妈妈，我究竟该怎么做，以此重塑『理想（自己）』的价值观和各种事物的优先级。

否则，受制于一团乱麻的思绪，我将一直这样无所适从。我已经丧失了辨别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自信，也不知道该如何与看穿我演技的里埃尔相处。

“妈妈，拜托你告诉我……我究竟该怎么办……”

我闭着眼睛躺在床上，脑海里全是妈妈的面容，在今夜不知第几次的喃喃自语中，就此沉入了梦乡。

——接着，就在这天夜里，卡伊库欧拉家的五男里埃尔·卡伊库欧拉死了。

翌日一早，我刚醒来便听到宅邸喧嚷不已。

据来回奔波的侍女们说，昨晚有怪物袭扰附近的村子。里埃尔前去退治，结果就那么和怪物同归于尽了。

里埃尔死了，死得如此简单、随便——也正因此，我一下就明白了是·谁·干·的。

有时候确实会出现危害村子的怪物。情况紧急之时，骑士或候补骑士前往退治自在情理之中。天性善良的里埃尔为了尽可能快地帮助领民而单独前往也并非不可思议。几年来的修练赋予了他这么做的实力和自负。无论这周边出现了怎样的

怪物，他都可以自行解决。

“妈、妈妈……？”

我熟悉这种手段。

从侍女们的对话中得到的琐碎情报更证实了我的猜测。

只有同时熟知妈妈和里埃尔的我才能在这之中发现连锁性的『恶意』。

事件所有的因素都对里埃尔不利。时间、身体状况、地理位置、信息的传达、敌人的种类、与敌人的相性——光凭侍女之间的口耳相传，我就能看出许多『人为的齟齬』。

而这之中最大的不幸，就是卡伊库欧拉家的另一位候补骑士、也就是我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居然没有听到一点风声。

“a 啊、啊 a 啊……”

理所当然的，里埃尔的死不是意外而是他杀的传

闻不胫而走。但所有的怀疑都集中在里埃尔的兄弟们身上。动机是他们嫉妒在骑士之路上成绩斐然的弟弟。

我和里埃尔平时的关系广为人知，所以嫌疑极少。

——这无疑是妈妈的手笔。

她肯定花费了几年的时间铺陈酝酿，调整人际关系，谋求时机，一手铸成了昨晚的事故。

“如此一来，瓦尔德首屈一指的骑士就是拉古涅了。”

就在我产生确信的一瞬间，身后传来了一道声音。

我连忙转过头，结果看到妈妈独自一人站在走廊。

我决定将商谈提前。

“妈妈……为什么……要将里埃尔大人……？”

”

但是出口的内容却和昨夜考虑的不同。

“拉古涅，这是很早以前就决定好了的。现如今，不仅是卡伊库欧拉家的当主，连长子也成了我的俘虏，所以就算消失一个五男也无伤大雅。不如说，那个男人的『素质』和拉古涅匹敌反倒很成问题。何况他还有那双不逊于我们的慧眼。”

动机非常单纯。

因为里埃尔在这卡伊库欧拉家中很碍事，所以就让他消失了，说这话时，妈妈的语气就像是扫除杂物一样平常。接着，她又在我耳边嘟囔道：

“弗茨亚茨的骑士之后会来迎接新的『天上之七骑士』。聪慧如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言简而意赅，妈妈的意图我已了然于心。

她肯定早在更久之前就将『天上之七骑士』的问题调查得一清二楚，至于里埃尔则被她用做了唤

来使者的诱饵。

当我终于摸清了前因后果的时候，妈妈已经转过了身。

可以理解，毕竟隔墙有耳，与我在这里说太久恐对计划不利。作为卡伊库欧拉家的侍从长，她必须以急促的脚步为里埃尔暴亡的事故奔波。

我目送着她离去的背影，站在原地寸步不动。

这也是必要的表演，既然我失去了最爱的里埃尔，那就必须表现得茫然自失。

正因为我和里埃尔一直关系密切，宅邸里的所有人对我才只有同情而没有怀疑。这是将脏水泼到卡伊库欧拉家其他兄弟身上所必要的布局。为了妈妈的计划，我一定要尽力演好自己的戏份。

六神无主的我在宅邸里到处徘徊，不停地打听里埃尔的事。

“怎么会……里埃尔、为什么……”

我作出接受不了现实，脸色苍白，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消磨了一天的时间。

然后，那天傍晚。

夕阳西下之际，受命前来迎接里埃尔成为『天上之七骑士』的骑士上了门。

骑士在卡伊库欧拉家的正门由夫人迎接。随后，得知笼罩于整座宅邸的阴霾的意义的他大感惊讶：

“——葬、葬礼……！？里埃尔·卡伊库欧拉死了吗！？”

“是的……”

夫人的回答像是从口中挤出来一般，而我则在身后照看。

就算我从早上开始就为里埃尔的死大受打击，但不可能没有工作。

从中午起，我就被交付了护卫夫人并在她身边照

料的任务。理由很简单。既然夫人之后要招待从都城远道而来的骑士，那么比起普通的侍女，肯定是让我这个候补骑士陪侍在旁更合适。——不知这是否也是妈妈计划的一部分。

我在夫人身后打量起了这名青年。

他就是在坊间有『骑士中的骑士』这一美誉的大贵族的嫡子、海因·赫勒比勒夏因。

举手投足皆气质非凡，让人觉得他生来就是做骑士的料。没有一点杂质的金发、端正的五官、周身仿佛无时无刻都在散发令人目眩的光辉。

这可真是个大人物。

像他这样的人原本是不该屈尊到这种穷乡僻壤的。

而且说到赫勒比勒夏因，我记得是位列四大贵族的名门。

光凭使者的等级之高，『天上之七骑士』的重要

性便可见一斑。同样的，也足见受到邀请的里埃尔价值几何。

我也知道，绝不能让他生命的价值就此白费——在正门和夫人进行了贵族之间的常规寒暄后，海因便被迎进了门。

路上，海因非常礼貌地就里埃尔的不幸向夫人表达了慰问，只不过在这期间，他另外低喃了一句话，音量很小，恐怕只有我能听得到。

“——这下麻烦了啊。根据预言，填补最后一环的骑士就在卡伊库欧拉家……这样的话第七个人就缺了——”

虽然有心为里埃尔的死哀悼，但也不会忘记骑士的本分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确实是『骑士中的骑士』。

“卡伊库欧拉夫人，恕我冒昧。……请问府上还有其他公子有志成为骑士吗？”

夫人当然明白他言中之意。

为了协助来访的骑士的工作，她回答道：

“……很遗憾，为了成为骑士而受训的只有里埃尔一人。”

“这样啊……非常抱歉，多有冒犯了。”

每当说出里埃尔这个名字，夫人的表情都会蒙上阴晦。

海因立刻垂下头致歉，夫人摆了摆首，制止道：

“哪里，失礼的是我们这边……您远道而来，我们却连略尽地主之谊都做不到……”

“您客气了。还请夫人多多保重自己。”

我一边听着两人的对话，一边在后面跟随。

接着，当我们走在临靠庭院的回廊的时候，我看到了妈妈的身影。

她身边站着一个散发可疑气息的陌生男子，两人正说着什么。

男子作商人打扮，有一头焦茶色的头发。

可能是妈妈的熟人吧，两人看上去关系不错。

“帕林库洛！出了这么大的事，你又跑哪儿去了！”

海因对着这个焦茶色头发的男子叫道。

名字好像是帕林库洛。从这个招呼来看，他也是从都城来访的骑士。

“啊啊，是海因啊。不好意思，我迷路了。”

注意到我们三个人的接近，帕林库洛向这边走了过来。

妈妈向夫人轻轻地行了一礼，留在了原地。

“唉……就当是那么回事吧。比起这个……”

“我都听说了。情况糟透了啊。哈哈哈。”

海因对夫人说了声“失礼”，接着快步和院子里的帕林库洛汇合，两人就那么谈了起来。

“这可没什么好笑的。我们受斐勒卢托大人所

托，是要在今年之内让『天上之七骑士』凑齐的。可这里却没有里埃尔·卡伊库欧拉以外的候补。这样下去会对联合国今年的圣诞祭产生不好的影响。”

“此言差矣，海因。候补好像也不是没有啊？”

“……也不是没有？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有种讨厌的预感。

一如这种预感，帕林库洛没有回答海因的问题，而是向这边走了过来。

接着，他毫不客气地指着我问道：

“夫人，这位是府上的千金吗？我看她带着剑呢。”

我确实将短剑藏在了衣服里。男子一眼就看穿了这点，并向夫人询问理由。

“……非也。她只是在做我的护卫罢了。这孩子原本是侍女，但因为有意想不到的才能，所以才

让她从事别的工作。”

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稀奇，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夫人如实讲出了原委，但帕林库洛却坏笑了一声，走到我身前问道：

“我听说里埃尔这个新人身边有一位实力不凡的侍女，就是你了吧？”

我往后退了一步。

里埃尔一直声名在外，他会有所耳闻倒也不奇怪，但我怎么都不觉得身居高位的骑士会听说过我的传闻。

“骑士大人……正如您所说，拉古涅经常和里埃尔一起锻炼……是我们家引以为豪的一份子。”

夫人站到了感到惊讶的我身前。

我那稍有本事但性格怯懦的前侍女形象在夫人心目中一直根深蒂固。她可能是误以为我感到了害怕，出于担心而在庇护我吧。

就职务而论，我理应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保护里埃尔。

然而，我并没有将里埃尔守护好。

虽则如此，夫人却在这时挺身保护我。

真是个好人啊……明明刚刚失去自己珍爱的孩子。

跟妈妈一点都不像。

“海因，这家伙好像是和里埃尔一起锻炼的哦？”

“那又怎样？”

“反正也到这地步了，那就把她带走吧。而且这样反倒更划算。”

站在夫人和我面前的帕林库洛将唐突的提案丢给了身后的同伴。

“哈、哈啊？”

当然，海因听了目瞪口呆。

“——！”

我也险些发出质疑的声音。

尽管我知道会有这一步，但是太快了，事情的进展实在是过于顺利，以至于不安差点形于颜色。既然能到这种地步，那这个男人肯定与妈妈有来往吧。

“此间变故确实出乎意料。但既然『天上之七骑士』不能有空额——那么我推荐这丫头。”

“帕林库洛，你在说什么胡话……！『天上之七骑士』可是代表全世界的骑士啊？怎能让这样一个……”

在我本人的面前，海因当然有注意措辞，不过他的意思还是很明白。

“但是这场人事安排重视的是『素质』不是吗？我觉得她能行哦？最重要的是，你不觉得这很有趣吗？”

“我听说里埃尔·卡伊库欧拉是本土最受期待的少年。虽说对这位姑娘很抱歉，但我不觉得她有什么可以与他相匹敌的。还是让大圣堂重新选定候补为好。”

一听这话，帕林库洛脸上的笑意又深了几分，他走到我身后，用力将我推到院子里，声援道：

“……好～嘞。他可是说到这份儿上了哦？加油啊，小不点。这是一场选拔。那家伙是全天下数一数二的骑士。要是赢了他，你以后也就是遐迩皆知的大人物了哦？”

我和海因都理解了他话中的意思。

“你想现在就在这里举行选拔吗……？”

“我要和这个人……？”

海因言罢稍稍摆出架势，我的身体也随之紧绷。在紧张感的促使下，我将思考切换到战斗状态，令大脑加速运转。

看这意思，如果我在这里展现出足够的实力，这个叫帕林库洛的就会举荐我成为『天上之七骑士』。

帕林库洛还教唆我利益远不止于如此。

海因·赫勒比勒夏因搞不好是冠绝大陆的『第一』骑士。如果能战胜他，我的名字定能轰动世界。

我看着眼前的男人。

他真的非常耀眼，浑身都散发着夺目的光芒。

我产生了兴趣。此人生命的价值在我至今见过的所有人当中无疑是最高的。

如果我赢了这个人，我能给自己提升多少价值？能弄到多少钱？如果我得到了那份价值，妈妈会满意吗？

怎么办。如果真的要打，我就用『魔力物质化』来偷袭？还是说，在这里使出我的杀手锏？不，

比起老老实实在地赢得比赛，还是装模作样地打一场比较好？我先和他聊上一聊，让他疏忽大意好了。虽·说·要·杀·掉·他·并·不·难，但要想赢得恰如其分，就得做点准备——

“——!!”

恰逢此时，海因瞪大了双眼，纵身后跳。

他跳到了庭院的边缘，和我拉开了距离。

他的表情显然是在戒备我的攻击。明明我在表面上演绎的是一个怯弱又困惑的少女形象，但海因看着我的表情却像是要和怪物搏命一般。

“怎么样？海因，这家伙不错吧？她现在可是一门心思地想打赢你哦？”

“什么叫打赢，她刚才那可是……不过，确实如你所说，她很不錯。”

海因解除了临战状态，转而附和起了帕林库洛的主张。

看两人的互动，仿佛是读取了我的想法。

难道说，臻至成熟的一流骑士的感官不仅能观测魔力，还能观测出杀意吗？原来除了我以外，还有人掌握了这种不用战斗就能估测力量的方法啊……

“让这姑娘成为卡伊库欧拉家的养女，我们再将她带到联合国去就行了。这样的话，跟预言的出入……应该就没多少了吧。我们也不会被问责了。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太勉强了……该怎么说呢……”

“你不是就喜欢这种桥段来着？倏忽间一朝显贵的故事，之前也在哪个剧场里看过吧？”

“……这我倒是不否定。”

我正为两个意想不到的强敌而感到困惑，熟料这两人却撂下我聊了起来。

“如果要推荐这名少女的话，首先需要说服周围

的人才行。难关恐怕不会少。”

“那不正是我们擅长的领域吗？”

“上面的人由我来疏通。说服其他『天上之七骑士』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明白了。不过，大人物们一定会准备其他候补吧。肯定都是些和这家伙不同的、无趣的家伙。”

“像我这样的人目前已经够多了，考虑到『天上之七骑士』的职责，这名少女真的不错。”

“在各种意义上都有锻炼的价值。因为还是块璞玉，所以很有趣——”

他们话题的进展如野马脱缰般飞快，我越是听下去——心里就越是不安。

从昨天听说『天上之七骑士』的话题开始，这种不安就一直存在。

“——请等一下!!”

在感情的驱使下，我丢下了演技，发出了由衷的呐喊。

听他们话里的意思，简直就像我已经决定好要被带到另一个大陆一样。

我所必须成为的是妈妈心中的『第一』。

虽然『天上之七骑士』可能是骑士的『第一』，但是在那当中没有妈妈的存在。这不可以，如果妈妈不在我身边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嗯……？你不是想成为骑士吗——”

帕林库洛对我的表情感到不可思议，于是向我走了过来。

但是，在这之前——

“——拉古涅，太好了呢。”

妈妈动了。

一直在庭院的一隅静观事态发展的妈妈不知不觉间来到了我身旁。一察觉到这其中的理由，我

便将已到嘴边的话憋了回去。

“a、a 啊……那个——”

“拉古涅一直、一直都想成为骑士呢……成为让所有人憧憬的骑士……”

妈妈眼角含着泪水，故作欣慰地抱紧了我的双肩。在极近距离下，彼此内心的深处都被对方纳入了眼底。

“您是她的家人吗？看上去像是姐妹啊……”
海因问道。

“是的。我和拉古涅是彼此唯一的『家人』。”
妈妈不假思索地答道。

来到这里这么多年，妈妈终于在卡伊库欧拉家的宅邸里说出了家人这个词。

——此言非虚，但却是虚言。

并且，如果妈妈的虚言奏效，我应该就会成为『天上之七骑士』吧。我将会被这两位出色的骑

士帶到联合国的大圣堂。

可是我不想离开妈妈身边。

我想和妈妈在一起。现如今，这已成我唯一的愿望——

就在我承认这点的一瞬间，里埃尔昨天的话闪过了脑海。

坦率、做我自己、『由我自己来决定』。

“我、我……我不想离开这里……”

我终于将愿望诉诸于言语。

而一旦开口，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卡伊库欧拉家对我有恩！所以，我必须得留在这里报恩！——是、是这样吧！？”

说到最后，我转过身，用力握住妈妈的双手。

毕竟、妈妈对我说过啊。

绝对不能放弃。一直活下去，总有一天要争口气，过上美好的生活，变得幸福。在这个屋子里，永

远在一起。两个人一直——

两个人？

妈妈真的有说过这话吗……？

“拉古涅真是个好孩子啊……”

妈妈抽出手，抱紧了我的头。

她首先开口夸奖我，并予以温柔的抚摸。

“不用担心，这不是今生的永别……只要拉古涅
好好努力，等到你成为『第一』的时候，我们还会
再见面的。我保证我一定会去给你庆祝的。”

作为临别的祝福，这话的内容已是约定俗成。

但是，一旦理解了其背后的含义，我心中的感情
便如洪流一般激荡开来。

“可是、我！我……！！”

可是我还连一件真相都不知道。

为什么从懂事起，我就要独自一人生活在那个小屋
屋里呢？

为什么我们明明是母女却要一直分开生活呢？

为什么我平时不能用妈妈称呼妈妈呢？

其它还有很多。我的头发和眼睛，还有关于爸爸的回忆。

还有我的身世！我全都不曾得到解释！一个都——

“拉古涅，如果是你，一定能成为最棒的骑……不，你会成为世界『第一』的女孩子。因为，你可是我的女儿啊。”

这是妈妈第一次在有外人的场合里叫我女儿。

接着，她在我的耳边，用只有我能听到的音量，又一次重复道：

“——你·可·是·我·的·女·儿·啊。”

不寒而栗。

我在妈妈身上感受到了许久不曾出现的怒火。

当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妈妈是不会发火的。但是，

等到下次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妈妈会发火。绝对会发火。岂止如此，如果我再这样缠着妈妈的话，妈妈可能会将我——妈妈拥紧我颤抖的身体，询问道：

“嗯？拉古涅，怎么了么……？”

我想要确认。

只要我现在问上一句话，应该就能消解心中的疑问吧。可是那实在太可怕了，我真的问不出口。如果得到的回答与我所希望的截然相反，那么毫不夸张地说，我的世界就结束了。

“不……没、没什么……”

所以，我只能强装笑颜，并摇了摇头。

——就和不知身在何处的某个人一样，我也放弃了求索、选择了逃避。

我拉开距离，将妈妈想听的话编织出口。

“那我就去了，妈妈……”

我垂下头，像是将口中的话语掷之于地那样大喊：

“我、我会成为优秀的骑士的.....会成为世界『第一』的.....总有一天，我会变得非常非常有名，让这座宅邸也能听到我的传闻.....！所以.....！！”

喊到最后，我苦苦询问道：

“等、等我到了那儿之后.....我可以、给你写信吗？”

这话本应是没必要问的。

既然我们是家人，那当然可以写信。

“.....嗯，当然哦。”

隔了一拍之后，妈妈给了我肯定的答复。

用不着抬头，我就知道妈妈现在肯定是笑着的。

同样的，我也明白那是怎样一种笑容。

那一定和她在几年前杀死那对无辜的母女时露

出的笑容一样吧。

我突然想起了宅邸一隅的墓地——不知为什么，我羡慕起了即便是在墓地里也能一起长眠的母女。同时，本应夺走了那对母女价值的的我，却似乎已经成为比死者更没有价值的存在了，一念及此，泪水便几欲夺眶而出。

——就这样，我经历了一场令人泣下的感动告别，就此离开了宅邸。

离别之际，卡伊库欧拉家的每一个人无不笑着为我送行。

虽然大家心中想法不一，但行动却是一致的。自己生活至今的世界的一切都为我献上了祝福，而我则在祝福中被逐出了这个世界。

在我作为卡伊库欧拉家的代表即将启程的那一刻，来自国都的骑士帕林库洛向我确认道：

“……可以吗？”

“出发吧。让我去吧。请让我挑战吧。”

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我要成为骑士的『第一』。”

这确实是我的愿望。

倒不如说，如果失去它的话，那么我就连愿望都没有了。

舍此之外，我已再无任何渴求之物……

于是，自这一日过后，我再也不曾见过妈妈。

拜此所赐，我在联合国得到了『幸福』。千真万确的、无可辩驳的、我竟因此得到了安稳的『幸福』。

就着里埃尔的遗言，我找到了新的自己，也遇到了新的自己重要的人，在这之中，我渐渐忘记了自己出生的意义。

我以骑士的身份成长，比任何人都勤奋地工作，将得到的报酬全部送到西多雅村，过着只要活着

就对妈妈有用的轻松的人生——

这种生活持续了几年之后，我邂逅了涡波。

那家伙和我们母女非常相似。

做事合理、计算精明、满口谎言、逃避成性、八面玲珑，常常步入歧路又好迷失自我——就是这样一种人。

我与涡波的相遇是又一个转捩点，以此为契机，新的自己被砸得粉碎，我好不容易才寻获的那些重要的人一个个离我而去，原先的自己则逐渐复苏。

就好像不为世界所允许一样，我痛彻地体会到了所谓『再也无法得到真正想要的爱情』。

就和涡波一样啊。所以，我们才能彼此『亲和』。

321. 暗杀的失格

我写了很多书信，其上的内容我尚能一字不差地记起。

第一封便是我就任骑士的报告。

——致妈妈。

很抱歉这么晚才给您写信。我为了把联合国的神官们强行安插的骑士从位子上拖下来而耽搁了少许时间。不过，多亏了海因先生和帕林库洛先生的协助，我顺利地成为了『天上之七骑士（Celestial Knights）』——

当然了，这不过是信件的开头部分。

我将几十张信纸摞在一起，装进厚厚的信封中寄了出去。

可一个月后寄回的书信却不过是一张罗列着一如既往的话语的纸片。“真乖呢”、“拉古涅是能够成为世界『第一』的姑娘的啊”、“不愧

是我的女儿”——全无新颖，且只有寥寥数语的信。

——致妈妈。

成为我新监护人的雷琪大人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

她听说我想成为世界『第一』，便详细地为我指点有关『元老院』的事情。我想在她的手下力争上游。一听我说无论事情有多么肮脏、多么残酷我都会去做，她便委我以大量的工作，让我以最短的距离朝世界『第一』高的位置进发——

第二封信的回复来得有些迟，间隔了两个月的时间。我发觉到与第一封信相比，这封信的字数也变少了。虽然明白其中的含义，可我还是寄出了下一封信。

——致妈妈。

雷琪大人对我真的是关爱有加。她明明以『元老

院』为目标，却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与我们完全不同。也许是因为最近多做了不少幕后的工作，我也更多地接触到了弗茨亚茨真正的历史。帕林库洛先生总是在谈论传说中的『始祖』。雷琪大人也说，始祖说不定是唯一能超越『元老院』的『个人』。不过，就算考虑早已作古之人的事情也毫无用处，所以我只想和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战斗——

这是第三封信。

到了这时，已经没有了回信。

即便如此，我仍旧把自己在联合国的生活记录下来，作为书信寄出。

我写下了许许多多的信，一次又一次地寄出。

当然了，没有回复的先例已开，所以我之后也再没收到过任何回信。

——致妈妈。

我作为『天上之七骑士（Celestial Knights）』正式开始了活动。在活用妈妈的教导处理了一年大圣都台面下的工作之后，我终于要迎来解放了。接下来我将前往东方的开拓地，正正经经地作为一名骑士开展护卫任务。成为我新上司的总长是个真正的杰出人士——

——致妈妈。

我的新主子是个美丽、温柔又可爱的人。说实话，她本是一名使我不胜敬畏的人物，但海因先生却硬是将我引荐给了她。海因先生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胡来，他似乎计划着让那位『现人神』与我成为朋友。而且『现人神』倒也毫不见外，将我称为了她『真正的朋友』，紧紧地、紧紧地给了我一个拥抱——

——致妈妈。

今年『圣诞祭』的规模将空前盛大。因为我不能

回到村子里，所以就要在开拓地的联合国庆祝圣人大人的诞生了。最近帕林库洛先生和海因先生都忙了起来，因此我经常和新的前辈一起行动。她这个人真的很有趣，总有一天我要把她介绍给妈妈——

我觉得自己从这些为数不少的熟人・友人那里受惠颇深。

即便在他们之中，『现人神』也算得上是我人生中唯一对等的『真正的朋友』。

当然，这封信也没有得到妈妈的回复。

只要我稍微请个假去探望妈妈，就能很容易地得知为什么没有了回信。但也正因如此，我才绝对不能去探望她。

根本不想得知其中缘由的我独自在遥远的异乡继续着表演。

为了逃避，我在大圣堂中开怀大笑；为了逃避，

我将『元老院』当做了目标；为了逃避，我迫使自己接受了现状。我就这样向着自己仅存的『第一』这个目标不停奔跑。

在我持续奔跑的期间，因为自感一切都没有改变——所以我心中的某处便觉得一直这样下去就好，骑士拉古涅·卡伊库欧拉就这样度日，就这样活着。

可是在此期间，就好像不允许我这样下去一般，邂逅来临了。

——我邂逅了『他』。

远远看见那个人的一刹那，我只觉得自己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起来。

“妈、妈妈……？您来、见我——”

我认错了人。

因为他的外貌与我最爱的妈妈真的太过相似了。

他名叫『相川·涡波』，是同时得到帕林库洛和雷

琪大人的承认，或许是唯一有能力以『个人』的身份成为『第一』的存在，也即是千年前的『始祖』。

他实在是太像了啊。面容也好、声音也好、举止也好、可疑感也好，一切的一切——都和妈妈一模一样。

即便我最讨厌的就是充满都合主义的剧目，但命运这个词还是在我的脑海中浮现而出。我感觉这比一见钟情还要恐怖得多，与此同时我也预感到，我迄今为止的一切温暖都将被此人破坏殆尽。

正如预感中的那样，他果然没有放过满足于现状的我。

首先被他夺走的，是我自己的世界中最为重要的『真正的朋友』。

就在那时，或许是因为他面容的影响，我似乎听

到了最喜欢的妈妈的声音。

‘回想一下自己的本分。’

‘你该做的不是这个。’

‘你是世界『第一』的女孩’——我有种错觉，仿佛自己挨了这样一顿训斥。

“对、对不起，妈妈……我没有在偷懒……我马上就去做，所以——”

我在空无一人的地方辩解道。

我很快就向他发起了挑战——结果三战三败。

第一次的迷宫战，我稍作试探后便认输了。

第二次的大圣堂战，虽然我也算动了真格，但却因为属性的差距而被碾压。

他属性的数值实在是异常过了头。

涡波仅仅花费了数日便超越了我，而里埃尔花费数年才到达的境界，短短两个星期就成为了能够与弗茨亚茨这个大国叫板的『英雄』。为世界所

爱根本不足以形容他，他的成长速度就好像他正是世界本身。

我也就此产生了确信，他的确是真货。

我曾认为所谓的『第一』只存在于梦幻之中，是至死也无法触及之物，因此在心里的某处感到了安·心，可是如今它却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就好像在追逼逃避的我一样……

——致妈妈。

我发现了妈妈所说的『第一』。

他的名字叫涡波。他正是传说中的那个『始祖』，是一个与妈妈非常相似的人。毫无疑问，他就是世界上『第一』受宠爱的人。我知道只有在夺走他的价值之后自己才能成为『第一』。我一定会做到的，所以请不要生我的气。

我会去做的，绝对会做的，我会登上与您的女儿相应的高度。

因此，请务必——

结果，涡波与弗茨亚茨的冲突——在倾心于『始祖』的帕林库洛的保·护·下落幕了。

那之后，我为了下一次的战斗而放弃了第三次的『舞斗大会』战。

虽然我太过不想取胜的表现让他对我的演技产生了些许怀疑，但我觉得自己的行动还是拿到了及格分。

我知道现在还不到杀掉涡波的时候。

他是『始祖』。与他本来的名誉和荣光相比，『英雄』和『屠龙者』之类的称号根本就一文不值。我需要保证他的生命更加的闪耀。

我想等他达到与过去的『始祖』相同的水平之后再杀死他，若非如此，我便无法成为真正的『第一』。因此我自始至终都在将时间花费在准备工作上。

攻略次元魔法的必要条件是『信赖』。

我将不自然的部分隐藏起来，在贵族舞会上接近了涡波。我利用痴迷于他的芙兰琉莱·赫勒比勒夏因，与他一同观赏了戏剧。因为涡波那家伙意味深长的剧目选择，我为了掩饰自己的表情而费了很大力气，但我觉得自己也算加深了与他的交流。在『舞斗大会』落幕之际，我一不留神对诺文·阿雷亚斯的魔石出了手，但最后还是压下了自己的冲动。我作为涡波的同伴，直到最后都踏踏实实地支持着他。而这种事是我早就习以为常的。

——就这样，涡波得到了『联合国最强』、『当代剑圣』、『大英雄』的称号。

全世界都承认他为『第一』。

可是，立于当今世界顶点的『元老院』却对他感到·了·恐·惧。因为他们认识到，若是惹毛了

与千年前真正的胜者『始祖』是同一人物的涡波，他就会化为有可能将『元老院』连同大陆一起毁灭的怪物。

他的生命顺利地熠熠生辉起来，连『元老院』的光辉都被他彻底盖过，这使我明白是时候收获了。

接着，当我总算确信杀掉他就可以成为『第一』的时候——

“……诶，帕林库洛先生与涡波同归于尽？在本土？”

——我得到了这样的报告。

在联合国的大圣堂里，我从最喜欢的前辈塞拉小姐口中听说了此事。

帕林库洛毫无疑问是喜欢始祖涡波的。

就算他在施以好意的时候确实总要故意怄人生气，但他无疑是涡波的保护者。

那样的他为何会认真地与涡波一战呢？

是畏惧涡波的『元老院』下达了暗杀命令？

还是说他与我一一样，有什么私人原因？

在我这样推测着的时候，塞拉小姐继续说道：

“嗯。那一战将本土的半壁卷入其中，我们称其为『大灾厄』。然后呢……拉古涅，就在那时，你的故乡西多雅村被……不对，它算不得被卷入，只是稍微发生了些变故……”

“诶……？”

这份噩耗加深了自己正遭追逼的感觉。

他与帕林库洛引发的『大灾厄』造成的死伤超过十万，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但是连偏远的西多雅村都受到了波及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

“那、那个……我了解『大灾厄』有多严重了。即便如此，给我一点时间就好，让我到西多雅村……”

这是我身为人女必须说出的台词。

“嗯，我明白的。我在安排『天上之七骑士（Celestial Knights）』的工作时就在计划让你顺路回故乡一趟。去看看情况吧，拉古涅。”

“.....非常感谢，前辈。”

好心的塞拉前辈当然已经为我做好了准备，这在背后推了我一把，令本不想回去的我做出了决断。

——时隔五年，我回到了故乡。

然而，待在本以为是归宿的故乡迎接我的、

“——拉古涅!!”

却不是我最喜欢的妈妈，而是卡伊库欧拉家的夫人。

她比任何人都担心我，以比谁都灿烂的笑容迎接了我。

“夫人.....您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在宅邸的庭前，我以骑士礼回应了她的欢待。

“嗯……你真的出息了不少啊，拉古涅……我听说你成为『天上之七骑士（Celestial Knights）』了。”

比最后一次见她时稍显憔悴的夫人紧紧抱住了我。

在此期间，我环顾着四周。

我不断找寻着最喜欢的妈妈，可是却找不到她。

没有、没有、没有。

哪里都没有她的身影。

“拉古涅，你哪怕是给我寄来一封信该多好……托你的福，村子顺利地完成了避难哦。单单因为这里是『天上之七骑士（Celestial Knights）』拉古涅·卡伊库欧拉的故乡，各处便为我们大开方便之门……每逢那时，我都真的、真的发自内心地

为你感到骄傲.....”

“感、感激不尽.....那个、夫人.....”

有件事我不得不问。

虽然我五年前逃离了这里，但如今已经无法再次逃避了。

我必须确认其中的原因。

“那个、侍从长女士呢？”

“你・说・她・啊。对不起，拉古涅，她——”

当我说出那个名字的时候，夫人和蔼的表情蒙上了一层阴云。

不待她说出口，我就觉察到了其中的含义。

——简而言之，妈妈很久以前就不在这个村子里了。

作为与我关系最亲密的侍从，她被委以管理我寄来的薪水的事务，可是后来却突然同那笔钱一起人间蒸发了。虽然老爷们袒护说她一定是被卷

入到了什么事件当中，但夫人却认为事情恰恰相反。她用略带怒气的声音诉说着妈妈消失的经过——但妈妈的手段之巧妙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重点在于妈妈这次不但不来见我，甚至连等都没等我。

我对此感・到・了・安・心。

“——不、不对！问题不大……只要我成为『第一』，就一定能与她相见……”

当晚，我在卡伊库欧拉家客房的床上用力摇着头自言自语。

“妈妈一定有着更深层的考虑……因为她的狡诈程度是我望尘莫及的……”

我最喜欢妈妈了。

我就像这样不停地说服着自己。

如今我要做的是应妈妈的愿望成为世界『第一』。

所以直截了当地说，现在的我连与妈妈见面的价值都没有。

因此我要变得更强，猎杀最具价值的猎物，抵达世界上最为璀璨的场所，必须如此。——一切还没有结束。

我取回了初心，取回了自己曾在西多雅村作为自己真正故乡的小屋中发下的誓言。

在成为卡伊库欧拉家的……不对，是瓦尔德的『第一』之后，也要成为骑士中的『第一』……！
若是我能夺得『元老院』的宝座、成为谁也无法挑剔的『第一』的话，就一定能……！！

必须得抓紧了。

正因为我一直都不紧不慢的，所以才会被人横夺猎物、弃于不顾、独留一人。

于是，新的战斗开始了。

我一面侍奉着归来的小姐，一面紧盯着自己的目

标。

就算在这段时期，我也仍在写信。

——致妈妈。

我在骑士中已然全无敌手。在撵走了佩露修娜小姐之后，我成为了『天上之七骑士（Celestial Knights）』的总长。

接下来我要将『元老院』的所有人都给干掉，身为我竞争对手的雷琪大人当然也包含在内。

我要夺走万事万物的价值，变得比任何人都要光彩夺目。

让这个世界的一切，包括千年前的遗产，全部成为我与妈妈的囊中之物吧——

在这一年间，我周围发生了剧变。

我遇到了因聚集血液而暂时显现的『圣人』缇娅拉，帮助了从迷宫中逃得性命的『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

最重要的是，我与最初的猎物『始祖』涡波再会了。就像世界帮我打理好了一切那样，我步入了最后的战斗。

——致妈妈。

『始祖』涡波回来了。

之后我将与他一同前往大圣都弗茨亚茨。

所有的价值正好聚集在了一处，所以我觉得是时候让一切结束了。

我将会登上规模冠绝世界的弗茨亚茨城的『顶点』。

到那时，还请……还请您来好好夸奖我，那样的话，我会非常开心——

与涡波同行的我在『Living Legend 号』上的私室里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我明知这封信根本无法送达，却隐约明白自己会得到怎样的回复。

其实我大概明白了妈妈是如何看待我的，也大概明白了妈妈如今正怀着怎样的感情过着怎样的生活。

但我还是最喜欢妈妈了，我为她写下书信，为了她以『第一』为目标奋斗。

作为妈妈的女儿。作为妈妈的女儿。作为妈妈的女儿。

因此，我、

“——『我为逐幻之幻』——”

如此咏唱道。接下来的第二节、

“——『甚而无法存在于世界（你）之中』——”

被我如此编结而出。

在达成这节『咏唱』之时，我再一次回到了那间小屋。

两间小屋相背而立，我静坐于其中较为肮脏的那一间里。

小屋中未能寄到故乡的书信多到装不下。埋没于书信中的我抬头看着小屋濒临坍塌的天花板，心中想到：

再有一节，我就能得到自己人生的答案了。

“哈哈……”

在小屋之中，我发出了自嘲。自嘲，并向同样静坐于邻屋中的他开口问道：

“大哥哥……若是使用那所谓真正的『魔法』，你说我能与妈妈相见吗……？”

然而并没有回答从立于身后的他所在的那间小屋中传来。

不过，这也无所谓，因为直觉敏锐的我一开始就隐约明白了答案。

使用我的魔法肯定是见不到妈妈的吧。我并没有救赎可言，也注定得不到什么幸福。因为我和涡波一样，是只能从死亡中求得解脱的那类人。

我甚至连干笑都保持不下去了。

从刚才开始我就感觉有点难受。我作为『人』的强大被涡波一一撕碎。得自妈妈的强大被完全转变为了弱小.....我的心灵动摇、扭曲.....甚至连眼睛都不愿睁开.....疲惫难耐啊.....

呐，涡波大哥哥.....

为什么啊，为什么我们两个现在要做这・种・事.....？

其实于我而言，那什么真正的『魔法』并没有让我渴望到这种地步。

对涡波大哥哥你们来说，它终究是敌人的魔法，让我掌握它势必只能成为威胁。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现在却——？

332. 唯有与她共处的每日

“——『我为逐幻之幻』

『甚而无法存在于世界（你）之中』——”

在这段『咏唱』的作用下，两股魔力现在势均力敌。

『星之理的盗窃者』与『水之理的盗窃者』的理
开・始・了・交・锋。



地点仍是遍布着石之家、石之路和石之塔的石之国。

自从逃离了父亲身边之后，年幼的涡波就再也没有进行过演员的训练。

接着，他和我一样，开始往来于疑似学院的场所。那是一幅与我在大圣都为骑士们所环簇的日子相同的光景，在那里，他也同样顺利地建立了新的自我。

异世界的规则我不太了解，但这所学院中聚集着和涡波年纪相仿的孩子们，他们在其中愉快地学习知识。

在这个环境里没有生命威胁，不必被任何事物逼迫，也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竞争。

说实话，我觉得这种教育方式太温吞了。

涡波在这里没有演员的身份，而是一名普通的学生。

他活用迄今为止的经验，为了让自己埋没于集体之中而进行着表演。虽然年幼，但他对自己引人瞩目的特殊出身有清楚的认识，所以即便是在这里也仍在扮演双亲『理想』的形象。

他觉察到父母想要的是『不生事端的孩子』，于是自然就将其当成了目标。他在学院中保持着最低限度的发言和平平无奇的成绩，绝不与人深交，将闲暇的时间全部消磨在娱乐上，让自己在

一定程度上忽视痛苦的现实。

他做的非常完美。

这虽然是他父母的『理想』，但对于伤心中的涡波来说，这个『理想』或许也算一种荫庇。

——只不过，这种『理想』的生活当然无法一直持续下去。

他的生活出现了转机。

和我那时一样，一场重要的邂逅来临了。

他邂逅了一位茶色头发垂肩的可爱少女。

这次相遇是学院生活的一次偶然，地点位于鳞次栉比的石之塔的间隙。

在学院里一直躲避着这名少女的涡波终究还是邂逅了她——

“诶，难道说……你是相川先生家的……？”

她在学院中像是走廊的地方叫住了涡波。

这名少女在我看来也熠熠生辉，所以她自然吸引

着周围人的目光。

“.....经常有人这么说，但一样的只有姓氏而已，其他都沾不上边。”

涡波已经料到了事情早晚会变成这样，立马搬出准备好的说辞，可这对少女却并不管用。

“不会错！我见过你哦！小时候我们在宴会上打过招呼呀！因为我们年纪相仿，所以还一起玩耍、一起练习了呢！”

“.....唉。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涡波马上长叹一口气，想要用演技表现出惊愕的样子摆脱这种状况。可这种反应对少女来说正是决定性的证据。

“你瞧，就是这个！这种若无其事、掩藏真心的演技！真令人怀念！我怎么可能会认错小涡啊！”

“诶、诶～诶诶.....？”

已然抱有确信的少女一边呼唤涡波幼年时的爱称一边靠了过去。

或许是感到了惊愕，涡波的演技不意间有了松动。

拜『亲和』所赐，我现在对他的内心和记忆了然于心。

从涡波的记忆来看，这名少女似乎是财阀家的大小姐（大概和大贵族家的女儿差不多），因此才会与境遇相仿的涡波相识。——不，虽然涡波本人不想承认，但他们应该不止是相识，而是亲密的朋友。

两人的关系无疑可以算作青梅竹马。

看着这名与涡波青梅竹马的少女，我忽然间想起了熟识的芙兰琉莱·赫勒比勒夏因。她或许很聪明，但总之就是很烦人，一旦被她缠上，直到别人答应她为止她都不会离开，是位非常麻烦的大

小姐。

她们是一类人……说起来，我感觉她们长相也颇为相似，除了发色不相同以外，她们其他的部分简直形同姐妹。

而这名少女也和芙兰琉莱一样，相当的死缠烂打。

“呐，小涡！啊，你可以跟以前一样，叫我小■■■哦！”

“……嗯。我承认以前和你一起玩耍过，但这件事还是别了。你以后别再大声和我说话了。”

“那叫你涡君怎么样？这种叫法也不错嘛！”
小■■■？

在两人的互动中，我感到了违和。

十分不可思议的，唯独她话语中名字那部分难以听清。

“真的别这样。……■■■同学应该清楚的吧？现

我在学校里，那个，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嗯嗯，存在感薄弱。……我的立场和你很相似，所以也明白这种人很容易成为欺凌的对象。但是这构不成理由。—— 涡波君。”

少女的名字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是 ■■■，无法传到我这里……

就是说，涡波想不起她的名字了吗。这段记忆或许确实很久远，但为什么唯独名字变成了这样……

我感觉这似乎是一个被细心掩盖的『人为的齟齬』。

“放过我吧……■■■ 同学太引人注目了……”

“我不要。难得能在学校里得到理解我的朋友，我可不想错失良机。”

话说回来，这个女孩实在不得了。

明明年龄才和我还是候补骑士时差不多，她却已

经光彩夺目了。而且她的头脑似乎也很好使，别看脑回路是那副样子，但脑袋姑且还是转得很快的。

——终于，年幼的涡波似乎跟我想到了一起，自觉已经逃无可逃，只得认输投降的他回答道：

“.....我知道了。我会作为一名理解■■■同学的朋友来帮助你的，所以你也要尽量成为能够理解我的朋友.....拜托你了.....”

“——成了~！”

少女摆了一个男人般的胜利 Pose 之后，表情一转。

她收起了刚才的兴奋，对涡波低声私语道：

“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安静些.....装作刚才的事情全是误会的样子给周围人看，然后暂时分别吧。涡波君应该能做到的吧？.....我们放学后再见吧。”

“.....嗯。”

于是，两名年幼的候补演员各自展现了自身的演技。

为了让刚才的对话一笔勾销——“是我认错人
了啊，相川同学！真的非常抱歉！”“唉，真是
的.....下次注意点.....”——他们将其伪装成
了这样一场闹剧，并于当日傍晚再次会合。

在此期间，涡波始终嘴角轻扬。

虽然他并用了多种演技，但我能明白他在这时泄
露了些许真心。

与此同时，我亦产生了确信：对涡波来说，这场
邂逅就相当于我和里埃尔的相遇。

虽然邂逅的方式和对象的性格都不同，但这两人
的关系肯定同我和里埃尔是一样的。

或许、或许里埃尔也是一个擅长表演的孩子，只
是我没有注意到罢了。更有甚者，与我相处时的

里埃尔就是在演绎我『理想』的形象。

想到这里，我心头一紧。

也不知是否是对我的追击，涡波与少女相处的每日继续着。

在我眼前上演的是自这天起成为朋友的两人间的日常。

举例来说，这是他们平日的归途——

“家住得好近！？涡波君，真是奇迹啊！我们原来住得这么近啊！”

“你笨吗？因为我们父母的收入和立场都相近，所以住得近也不足为奇吧。顺带一提，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

“诶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不对，这种事现在不重要，关键是！涡波君，从明天开始我们两个一起上下学吧！不过如果被大家看见的话我会很害羞的，所以到途中为止就可以了！”

“就是怕出现这种事，我才故意不说的……”

“既然是理解我的朋友，那么这点小事还是会为我做的吧！”

“嗯～……因为已经那样约定好了，所以我会陪着你的，真拿你没办法啊……”

不爽。

涡波本人大概只是在使用演技来配合她。为了自己的学院生活能平安无事地度过，涡波才无奈成为了她的朋友。

但是这幅光景在我看来却截然相反。

托少女的福，涡波真正品味到了开心的滋味。正因为他对过去那满是训练的日子痛苦有刻骨的体会，『幸福』对他来说才更加璀璨夺目。

只不过我越是理解这一点，就越是能体会到这幅光景对自己的反动。将年幼的自己是如何欺骗自己展现的一清二楚的日子就这样持续上演。

再举例来说，这是二人平日的进餐——

“唉，我今天被父母骂了啊……他们说完全当不成演员……应该去做更加普通的事情……”

“不好意思，我的意见与令亲相同。■■■同学感情丰富、个性鲜明，因此如果你想当演员的话，要压抑住的部分会比别人更多哦。稍微显露出一点本性的话，就会跟现在一样恶心了。”

“诶，恶心!? 我哪有!?”

“哎呀，现在这种大小姐的语气就很恶心……除了■■■同学以外，这种语气我只在漫画上见过。你明知道自己那奇怪的措辞方式（Character）一不注意就会渗入到各种表演当中，而以你的能力是可以随时改正它的吧？为什么不改呢？”

“……确实，这种语气可能有些奇怪，可我觉得这就是我。虽然说不清理由，但这就是我应有的样子。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就是■■■同学应有的样子吗,我想想……嗯,我懂,这是你最关键的个性呢。”

“……这不是没懂嘛。唉,真有涡波君的风格啊。”

“诶~诶诶……?”

他们互相扶持。涡波想要以过来人的身份为她出谋划策,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实际上得到了帮助的反而是他自己。

真是让人不爽……

我无可奈何地对那些日子里的拉古涅·卡伊库欧拉感到了气愤……

“唉。你妹妹年纪还那么小就已经非常了不得了啊……”

“……你是说阳泷?”

“对。她明明比我要小,演技却比我厉害得多,名声也远胜于我!”

“.....是呢。”

“那么涡波君对阳泷同学的事情.....那~个.....”

“.....怎么了？”

“.....啊、啊~！今天一起玩游戏吧！毕竟是难得的假期！玩涡波君推荐的那个就可以哦！”

“诶，■■■同学要玩游戏吗.....？”

“玩个痛快吧！因为领会到了自己与相川家之间的实力差距，我今天非常伤心！一定要用游戏来完全消除我的悲伤！！”

“.....谢了，■■■同学。”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左右。

——只是，也算是当然的了，命运之日终究要来。

与我那时一样，少女向涡波伸出了援手。

在涡波的演技终于濒临极限，无法维持『不生事端的孩子』这一『理想』的时候，青梅竹马的少

女同他说出了真心话。

在夕阳的映照下、学院的一个房间中，少女握着涡波的手大喊道：

“——请、请不要哭了！从今以后，你不会再孤身一人了！”

聆听这发自内心的倾诉的涡波泪水盈眶。

这部分的情节似乎与我稍有不同。

不，即便我和涡波如成对的镜子一样走上了相同的道路，但终究难以做到毫无二致。只不过，那天的我虽然没有流泪，可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心情和涡波也是相同的。

从刚才开始就于胸中翻腾不止的感情正是此事的证明。

“……嗯。我们今后要一直在一起。……我想和你在一起。”

涡波代我将感情倾诉了出来。

这是我所没能做到的『倘若』的情形，而少女则给了他『倘若』的回答。

“好的。我不会从涡波君面前消失的……今后『大家要在一起』。所以，请不要再哭了……”

如果那时的我再稍微坦率一点的话，我们两人是否就能像这样牵起手来呢？若是如此，我之后是否就不用品味别离之苦了呢？我是否就能在真正的意义上做我自己了呢？

我见证着年幼的两人间的进展，脑海中考虑的满是不久前的自己的事情。

“再见啦！”

“嗯，再见……小■■■■……”

“……！再见，小涡！！”

变得坦率的两人暂时道了别，向各自的家中归去。

在石之路上，赤红的夕阳下，前途光明的两人开

启了崭新的篇章。

——可是，看着两人的背影，我心头不禁涌上一股不祥的预感。

不，那不是预感，而是一种确信。

我与涡波『亲和』的事实注定了它避无可避，换言之，这就是所谓的世界之【理】。

正因如此，我和涡波现在才能联系在一起，并一同重新梳理自己的过去。

在崭新道路的前方等待着的——

“死了……？■■■同学她……？”

是青梅竹马的死讯。

从学院中一名像是指导者的男人那里得知了此事后，涡波就变得精神恍惚。他没能认清现实，在周围慌慌张张的人群中随波逐流地参加了葬礼。

多亏了两方父母间的交往，涡波所处的位置非常

接近棺木。

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从来回奔波于现场的人们口中听来，少女似乎是死于一场事故。不过，这时的他早已无力确认事件的详情。

“■■■ 同学……”

他一整天都呼唤着少女的名字，等待着她的回应。

这么说来，我记得有谁说过……无论是谁，都希望自己珍视的人能够活下去，都会幻想死者复生，再对自己道一声“早上好”。

但那终究只是幻想。

每当唤出名字却得不到回应，涡波对现实的理解便深入一分。他学到了【人死不能复生】这个道理，作为一个『人』而变强了。

“■■■ 同学，为什么……！为什么……！！”

与当时的我一样，涡波也理解了死亡的含义，明

白了苟活之人能做的只有背负着死者的生命不断前行。

说实话，早在与涡波『亲和』之时，我就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光景出现了。

这是一场不幸，但却并非一件坏事。

虽然并非坏事.....但有件事我无论如何都很在意。

“■■■ 同学、■■■ 同学、■■■ 同学.....”

那就是少女的『名字』。

我没想过要改变过去，少女之后会复生这样的光怪陆离的大逆转我完全不想看到。

可是唯独名字、唯独受追悼的死者的名字，我希望它能被人清楚地说出。

我希望在我死后至少能有『拉古涅』这三个字留存。正因为我终生都致力于避免变成『无物』，所以这种想法才如此的强烈。

至少要将名字留下。

将名字留下、将名字留下、将名字留下！

我希望在临死之际，至少能从珍视之人口中听到自己的名字。

即便无情如我，也绝不会忘记重要之人的名字，我至死也不会忘却里埃尔这三个字。

所以，涡波也绝不可以让她『归于无』——！

“……涡・波・大・哥・哥！！”

因长时间的『亲和』而疲惫不堪的我这样喊道。

如果是我、如果是现在的我的话，有把握能将『无物』『反转』回来。

她的名字是存・在的。

它确实存・在于此。

我自负能使这个主张成真。

“——『我为逐幻之幻』。

『甚而无法存在于世界（你）之中』——！”

对象是少女的『名字』，时间是遥远的过去，地点在他人的记忆当中，通常来讲，这应该是无法成功干涉的。

然而，我能够达成此事，盗取的理与『亲和』能够无视一切的障碍。

“——!?”

我感觉这次『反转』确实生效了，但那种感觉过于沉重，令我感到吃惊。明明不过是想要得知一个名字，却遭受了有如失去全身血液般的脱力感的侵袭。

不过是将『忘却』之物『想起』的『反转』而已，便让我感到如此不适，这也算是我对此还不够熟练的证据吧。

『归于无』的事物如今一经『反转』，便在世界里产生了和『重生』差不多的热・量。

我因『反转』而感受到了那极大的热量。那种热

量并没有呈现出火焰那种红色的形象，而是作为纯粹的力量（Energie）干涉着这个世界，随后

“湖風（Konagi）同学……!!”

我听见了她的名字。

少女名为湖風。

很显然，如今不止是我——涡波也取回了这个名字。

“呜、u 呜……! 湖風同学……! 为什么……!?”

千年后。异世界。与涡波性质相同的我。『亲和』。以及、死亡。

在多重偶然的叠加下，在无比遥远的场所中，涡波终于取回了与青梅竹马一起度过的时间。

333. 今后的日子

随着葬礼的结束，涡波又成了孤家寡人。

他回到了那间白色的小屋、抱着双膝蹲坐在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湖風』的名字。看到他这不堪的表现，我也放下了心。

太好了……

虽然涡波沦入何种境地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但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忘记青梅竹马的名字了吧。『她曾是涡波的青梅竹马』的事实将永远留存。

在与之成对的那间肮脏的小屋里，我抚胸长舒了一口气。

接着，刚才那种诡异的手感令我陷入了沉思。

在索回青梅竹马的名字的时候，我感受到了能与

『理的盗窃者』匹敌的魔法的痕迹。有一种冰冷、沉重、无理的魔力在对她的名字进行干涉，迫使我立刻使出浑身解数，发动了『星之理』。

这份事实加深了我对涡波的不满。

我隐约觉得，此・间・一・切才是这场追忆的真正鹄的。

起初我本以为涡波是为了让我求得自己真正的『魔法』才帮助我回顾自己的人生，实则不然，是我在涡波的设计下帮助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生。

“可恶……”

不爽。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涡波的这种地方让

我最是厌恶。

原来自己最恨的人实际上曾有这样的经历。而且还是能让我产生强烈的同情和共鸣的经历。所以呢？所以我对涡波的恨就能减轻了？所以我和涡波就能其乐融融地畅谈自己的过去了？认真的吗？

涡波是我的敌人。是我最为憎恨的敌人。

是涡波从我身边夺走了海因和帕林库洛。是涡波拐走了小姐和前辈，连同她们的心一起离我远去。涡波的声音、容貌，全都迫使我回想起自己的使命。堵死我的退路，累及我的故乡，毁了我的一切，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如果涡波没有出现，你也好他也好、我也好联合国也好，所有的一切都依旧是和平的。

我在心中发誓，这之后绝不会再出手帮助涡波。
刚才之所以帮忙，是因为那孩子跟里埃尔很像，
所以是唯一的例外。

就算葬礼过后涡波要在学院被孤立、就算夜里在
悔恨的苛责下辗转反侧、几近气闷而绝，无论有
多么悲伤、痛苦、难受，我都不会再向他伸以援
手，绝对不会——

因为他是幸福的啊。

看着湖风死后生活在石之国的涡波，我发自心底
地这样想。

无论怎么看，涡波都比我要幸福。

虽然和我相同，但在真正重要的地方却与我不
同。

举例而言，在与那些重要的人的关系上，他和我

截然相反。涡波的父亲并没有将他彻底抛弃，这跟妈妈对我完全不同。

在那间白色的小屋里，涡波确实是孤身一人，但并不是一直这样。

那个男人偶尔会来看看涡波的情况。

跟我的妈妈不一样，无论涡波是悲伤还是痛苦、艰辛，至少他都看在眼里。

如果涡波能不在那里兀自垂首，而是用心体察自己周围，那么他就能发现父亲和母亲并没有将他弃于不顾。写在他们脸上的只是为难罢了。

其实救赎离他并不远。

我想不久之后，涡波就能与父亲和解，从失去青梅竹马的绝望中解脱吧。

和母亲也一样。就算她在兄妹之间更偏爱妹妹，我想也只是因为性别的不同罢了。比起儿子，母亲更偏爱女儿也是人之常情。

毋庸置疑，涡波身边的环境是优渥的。
最为重要的，是那个女孩子——涡波的妹妹『阳滝』可谓他最宝贵的财富。

在我守望涡波的期间，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了她的身影。

为了拯救痛苦的哥哥，她经常在场景的一隅现身。即便兄妹之间甚少交流，她还是会尽力勉励哥哥，告诉涡波错不在他。尽管每天都忙碌不已，她也想拨出时间加深和哥哥的交流。

无论涡波示以自己的脸色多么难看，她都没有放

弃。

即使在我看来，阳潼的表现也令人怜爱。承自双亲的清秀容貌和言谈举止都不免让人为之倾心。于常人而言，这样的人光是能在自己身边就得感恩戴德，无论经受何种艰辛都能因之得到治愈吧。这就是阳潼的魅力。她很难不让人这样想：若是能让阳潼做自己的妹妹，那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在所不惜——

就这样，在我对涡波感到羡慕的时候——时·光·流·转——涡波得知了那个消息。

——父亲被捕的消息。

看样子似乎是因为触犯了这个石之国的法律而被维护治安的组织逮捕了。一大清早，这个事实

传到了毫无准备的涡波耳中。

和我的结局一样。

如此受惠于周遭却只知蹉跎的涡波的报应终于到了。

这么一来，涡波就再也见不到他在这世上最重要的人了。

自以为『倘若』有一天能听到的答复，亦再也不会有机会听到了。

这在一方面让涡波感到了心安，一方面又让正确地把握了现状的他面色发青。

好，这下有意思的要来了。

我幸灾乐祸地期待着涡波在这之后的沉沦与暴走。

自己的同类要如何以为数众多的失败为食粮，接受施加于己身的一切，我实在期待得不得了。

回过神来的涡波在白色的小屋中搜罗着现阶段的信息。

接着，每逢找到一切都为时已晚的证明之际，涡波都会露出世界末日般的表情——在这最后，涡波冲了出去。

尽管自己已经无缘见到双亲，但妹妹却另当别论，得知此事的他如同有什么在身后追赶一般火急火燎地前往了医院。

在那里等着他的，是患病的阳滝。

又是一个白色的房间。就跟涡波的家一样，目力所及之处皆为纯白一色，没有任何杂质。

注意到了哥哥的到来，阳潼睁开双眼，轻轻地挺起身，低喃道：

“哥哥……”

声音非常孱弱。

兄妹看着彼此，距离逐渐拉近。

途中，涡波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抱、抱歉，阳潼……一直都是我不好……是我在跟你赌气。明明只是因为我太不成器而已，可我却将一切都推到你身上……明明是哥哥，却一直对你视而不见……”

两人迈上了和解的道路。

“……诶？涡·波·大·哥·哥？”

我不由地出声问道。

因为眼前的光景有些不对劲。

到目前为止，涡波一直对阳潼的存在熟视无睹。他最重要的是父亲和母亲，其次是青梅竹马。我不觉得他和妹妹有什么牵绊。岂止如此，他对妹妹的感情更多的应该是嫉妒和恨。

这种感觉就像是在看一场缺乏铺垫、生搬硬套的戏剧。

正因为我有能给任何戏剧以最冷静的评价的自负，从中感到的违和感才极为强烈。

而最为蹊跷的一点在于、

——这样的话，涡波的人生就不是孤身一人，而

是两人相伴而行了。

说实话，我觉得涡波和阳滝关系的龃龉是注定要延续下去的。

所以在我的世界的历史中，才会留下“『始祖』亲手杀死了成为『怪物』的『妹妹』”这个记载。

可是对涡波记忆的回顾却表明两人和解了。

明明我一直是孤身一人，涡波却和妹妹在一起。这样相差就太多了。如果涡波有这样的过去，那么他不可能与我产生『亲和』。

正当我感到一头雾水之际，两人的和解戏码还在继续上演。

“拜托了……今后我想和哥哥一起生活。比方

说.....我想和哥哥念同一所学校。想和哥哥住在一个地方，想在同一个房间吃同样的东西，想和哥哥睡在一起.....我再也不想像之前那样生活了.....”

“.....嗯。”

两人彼此相拥。

明明是与最爱的父亲离别之日，此时的涡波眼中却只剩下了妹妹。

理所当然的，在我的人生中并没有与此相当的经历。

职是之故，我很快就意识到妹妹阳潼是不应存在于涡波原本人生中的异物。

这名少女、『相川阳潼』是欺骗了世界才跻身于此的异常因子。

“放心吧，阳潼。今后我们会在一起的。我们两个永远——”

“……呵呵。啊啊，终于肯看向我了。……我的哥哥。”

两人拥紧彼此的力度越来越强。

哥哥将妹妹紧紧地抱在怀中，妹妹的吐息拂过哥哥的胸口。

兄妹两人肌肤相亲，心心相印。

在此之上，加以不断膨胀的——阳潼的魔力。

“——!?”

她那过于致密、凶恶的魔力令我倒吸了一口凉

气。

真可谓恐怖的具现化，光是看着，我就觉得自己的心遭受了侵犯。

我对阳滝魔力的颜色有印象。

因为它跟我不久之前使用的魔力是一样的。

那是多种不同的属性反复混合至极限的奇异的黑色。

是吸引一切的『星』的颜色。

——而阳滝的魔力是它的『完・成・形』。

这就是我的感想。

自阳滝体内流溢而出的，是更在同时拥有『暗之理的盗窃者』『地之理的盗窃者』『木之理的盗

窃者』『风之理的盗窃者』的魔石的我・之・上・的・东・西。不仅如此，她对各种属性的魔力的驾驭也比我精湛。阳渥十分娴熟地从奇异的黑色魔力中提炼出一股闪耀的青色魔力，以之构筑起了魔法。

她在这个本不应有魔法的世界里使用了魔法，且对象是自己的哥哥。

接着，阳渥又在臻于完成的水属性魔法中加入了白色和黑色的魔力。

无论怎么看，这个魔法都是精神干涉那类的。

为此情此景所震撼的我难以遏制心中的动摇，出声道：

“咦、咦……？这、这是神圣魔法吗……？”

我不知道她使用的魔法叫什么名字。

但就是觉得眼熟。虽然属性是以水为主，辅之以光和暗，但最终发动的魔法却和神圣魔法相近。

相近……但确凿无疑的是、两・者・不・同。

相较之下，阳潼的魔法要过・分・得・多。她消耗的魔力实在太庞大，以至于不可能相同。

这是『理的盗窃者』们使用的力量。

一定要说的话，比起魔法，这更接近技能。

是与生俱来的特性的力量。

世界之理。

“怎么回事、这家伙……？跟我一样能使用【星

之理】……？不对，我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这已经是全然不同的……！”

展现在眼前的『魔法』有『星之理的盗窃者』所无法承担的重量。

浸透涡波身体的就是这么一种可怕的魔法、不对，是已经超出了魔法限度的东西。

作为其结果，从涡波口中吐露的、

“阳渥，我绝对会守护你。你是我心中第一的、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家人。”

是其之所以为涡波的核心单词。

『第一』。『重要』。『家人』。

“——呵・呵。”

听到这些，阳潼在哥哥的怀里露出了微笑。

我感到了一股将脊椎冻结乃至至于粉碎的寒意。
已经为自己所熟知的恐惧开始在全身上下游走。

这种笑容，就和妈妈杀人的时候一样。
所以就算不清楚这个魔法的效果，我也知道阳潼的目的。

——她要抹去涡波心中所有重要的事物，再以自己取而代之。

得到这个答案的一瞬间，一股前所未有的愤怒在我心中生根发芽。
足以颠覆纠缠于全身的寒气的火焰在我的腹底

熊熊燃烧。

刚才的消息……涡波的双亲被捕了来着？不对，这个女人没有这么简单，双亲被捕绝对不是结束。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它必然只是一连串计划的起点。是了，不会有错。只要能将涡波这一生命攥在自己手中，这个女人能毫不犹豫地让双亲消失。就跟杀掉青梅竹马一样！杀、杀、杀，杀到最后还要将他们都变作『无物』！性命、爱、立场，要将他们所有的价值都据为己有——！

说实话，我不在乎涡波的心是否受人玩弄。我没有一点同情他的意思，而且也觉得他活该遭此对待。帕林库洛那次就已经证明过了，涡波就该让人给他洗洗脑才好过一些。

所以我并不是在担心涡波。

绝对、绝对不是我的决心有所动摇。

我没有帮他的意思。

即便如此，我还是喊了出来。

“涡・波・大・哥・哥——!!!!”

我用比之前那次还要高的音量，拼命地喊道。

就像刚才那样，我想超越场所、时间、世界、次元、超越这一切，将我的声音传达给他。

“啊啊、阳潼……！”

然而，涡波就像被魅惑了一样，沉浸在人生初次体会到的爱和心安之中。他一遍遍地念着妹妹的名字，目光死死地锁在怀中的阳潼身上。

我的声音没能传达给涡波。

相反，万万没想到的是，它居然传达给了——

“……………从·之·前·开·始，就·有·谁·
在——”

阳·滝·对·我·的·声·音·起·了·反·
应，她挪动视线，透过涡波胸口和手臂的间隙，
用冷若冰霜的眼眸向我这边看了过来。

不、不可能。

绝不可能——！

现在的我仅仅是通过涡波回顾记忆的存在。涡波
本人尚且不论，存在于此的阳滝应该只是信息的

集合体而已。

明明如此，可此时的阳潼无疑在瞪着我。

她的目光蕴含着强烈的意志。

我能从中感受到与那股庞大的魔力成比例的强烈愿望。

『无所谓』

『场所也好时间也好世界也好，这些都无所谓』

『无论是在谁的回忆里，只要没有我的许可，都不得看哥哥一眼』

『拉古涅·卡伊库欧拉涉足了禁区，不可原谅』

一连串骄横的词句掠过了我的脑海。

这种意志跟我认识的那些可怕的女性们很像。

我能从她们那里感觉到独特的爱情，但在阳潼这里，我并没有感觉到独占欲和支配欲。

『哥哥是我的东西』『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阳潼的前提。

既然涡波是我的东西，那么他成为我的『理想』就是必然。

在此之上，他还要拥有与我『相同』的命运。不要另一半、一心同体这种抽象的东西，要的是完全、完美、完好、彻底完成的『相同』。

『因为是兄妹』『所・以・要・永・远』

这样一种固不可彻的意志。

就在我窥见了她那极其、极其、极其琐碎的『心

念的一隅』的一刹那——

“——什!?”

世界迅速崩坏。仿佛早就腐朽不堪一般，异世界的石之国的一切都崩塌了。

接着是我自身的远离。好像被告知回忆已经结束了一样，我的意识渐渐脱离了那・里。

匆忙之间，我赶紧将手伸向了抱紧阳渥的涡波。我想方设法地试图续看他的记忆，试图将声音传达给他。

结果却是徒劳。

要进行追忆所必须的『亲和』已在不知不觉之间遭到解除。

就在我认识到阳潼这一存在，并·被·她·意·
识·到·的·一·瞬·间。

『拉古涅·卡伊库欧拉』和『相川·涡波』的『亲和』便崩溃了。

明明我和涡波人生的第三节正要开始，明明还差一点就能寻得自己真正的『魔法』，最重要的是，明明我们即将发现千年前的历史的『真正的真相』——可这一切却在此被打上了休止符。

“可、可恶——!!”

要说心里话，我还想继续看下去。

对于涡波，我还有些问题要探索。

为什么涡波在这之后会迷失到我们的世界。

我不想借助什么历史的记载，而是想亲眼见证在传说背后的真相。

当然了，对于我自己，也有些问题必须重新审视。

我在大圣都和涡波一同度过的这些日子。

在我亲手杀了他以及登上弗茨亚茨的『顶点』的那一瞬间，在这些背后潜藏着什么。

我想和涡波两个人一起品味这当中的含义，以期求得『真正的真相』。

然而我们却受到了妨碍。

受到了『异邦人』、涡波的妹妹『相川・阳滝』的妨碍。

既是来自异世界的访客，又是在千余年之前便开

始使用『魔法』的少女。

是我在整个人生中一直感觉到的在幕后操纵我们『人类』的存在。

好不容易才发现一点蛛丝马迹的我就这样被逐至归途。

我被赶回了既非过去也非异世界的现实世界，被赶回了拉古涅·卡伊库欧拉的战场——



“——快醒醒！拉古涅！！”

有人在用力摇晃我的身体，令我的脑袋前前后后摇来摇去。

与此同时，抵及耳边的咆哮撼动了脑海，使我的意识逐渐觉醒。

一睁开双眼，白光便重新占据了 my 视野。
强烈的白色掩盖了其它一切事物，给我的感觉好似漂浮在虚空之中。
我竭力试图看清这道白光以外的事物。

“——喂，拉古涅！你能看见我吗！？你还好吗！？”

我看不清这道声音的主人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是『血之理的盗窃者』法芙纳。

就是他在晃动我的身体，为我的状况感到忧心。
拜此所赐，我渐渐理清了现状。

首先，我冷静地将视线移往自己的右手那边。
那里躺着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妈、妈妈……”

我刚才就是受其迷惑以至于失去了自我，结果被
带进了『涡波记忆的回想』之中。

我明知妈妈绝无可能出现在这里，竟还是接受了
这充满都合主义的展开。在感到自己的人生
抵达终点的那一刻，我几欲舍弃自己现在的一切。

“啊啊……!! ”

真不甘心。

自己心灵的弱小实在令我不齿。

在理解了『反转』的力量的机关的同时，我深深地为上当受骗的自己感到了难堪。

即便是现在，我脑海中仍同时存有两份与妈妈在一起的记忆。

一份是方才与涡波一同确认的日子。

另一份是我没有走上骑士的道路，在故乡与妈妈两个人作为侍女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日子。两份记忆都同样鲜明，难辨真伪。

凭空捏造的数不清的虚假记忆仿佛就在耳边教唆，要我去混淆。

当然了，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成为了骑士，

再也没能与妈妈重逢。所以——

“这不对啊……在这里的不是妈妈，是涡波大哥哥……”

我出言否定道。

之所以能做到这点，还是多亏了刚才看到的涡波的记忆。

『阳滝』取『涡波的父亲』而代之的那一幕，实在是太富有冲击力了。

拜此所赐，我能明确地认识到是涡波取代了我的妈妈。

因为这与自己刚才见证的光景如出一辙，所以我不能不明白。

只要稍微想象一下如果我没有看到涡波的记忆会怎么样，我就感到不寒而栗、几欲呕吐。搞不好我会就此将最讨厌的涡波错认为最喜欢的妈妈，永远沉浸在对他的撒娇和依偎里。

唯有这点，我不得不谢谢涡波。
我觉得自己应该予他以与之相当的回礼。

于是，在短暂的犹豫之后，我在纯白一色的光中——开·始·了·表·演。

我要『代替』不能将这些说出口的涡波，为了涡波所爱的那些人的尊严而呐喊。就像他一样，蹊跷可疑、不可理喻，但又确实潇洒、帅气——

“——给·我·听·着！！就算是这样！就算我被洗脑、就算记忆被篡改、就算人生的道路在

操纵之下！我曾拥有『重要的人』的事实也不会变！即便我的感情被扭曲、回忆被替换、喜欢和讨厌被『反转』！我对他们的思念都是确实存在的！唯有这一点绝不会变！不论我失去什么，唯有烙印在灵魂之上的事物是绝不会被夺走的！！”

这也是我用以拨开世界阴霾的呐喊。

休想利用我对妈妈的爱将妈妈从我这里夺走。
我是为了确认而来的。我之所以来到全世界『第一』高的地方，就是为了确认真相。
既然妈妈不在这里，那么不在便是不在，不在就好。我早就猜到了会这样，也做好了觉悟。但我不能允许在这里安置一个假货。我不会认同颠倒黑白，将自己作为妈妈的女儿一路走来事实归

于无的结局。绝对不会——！！

“哈啊、哈啊、哈啊……！！”

拼尽全力的咆哮令我气喘吁吁。

头晕目眩自不必说，甚至连保持站立都成问题。

虽然如此，但我确实驱散了白光。

世界已经不再是纯白一色的了。

我能看到地面被血染作鲜红。

也能看到点缀于漆黑夜空之上的繁星。

我战胜了『星之理的盗窃者』的『诅咒』。

现在我不仅能看到妈妈，也能看到其他的事物。

理所当然的，在一旁抓住我肩膀的法芙纳的表情也不例外。

“我没事了……谢谢你，法芙纳……”

为了让法芙纳放心，我作了一个温柔的微笑。
我将手反搭在他的双手上，怀着感谢一同握紧。
法芙纳见状松了口气，但很快又皱紧了眉头，问道：

“……你、你刚才、你真的是拉古涅吗？不是因为刚才的事被附身了吧……？若是涡波，就算能在死后附到谁身上也不奇怪……”

看来法芙纳对我刚才的举动产生了怀疑，认为我不是拉古涅·卡伊库欧拉。
这也无可厚非。因为那与其说是演技，更接近对真货的临摹。

啊啊，是了。

里埃尔早就已经让我明白，我并没有表演的才能。

这是借助魔力的性质以及『亲和』而成的临摹——换言之，就是我像镜子一样将他的行为映照出来，所以即便是法芙纳也会感到疑惑。

“不是哦，我（仆）就是我（仆）。不会有错的。”

“诶、诶？你真的是涡波……？”

利用法芙纳的惊讶找到足够的乐子之后，我总算收起了表演。

“——哈哈，开玩笑啦。只是将手伸进涡波

尸体的过程中看到了一些他的记忆，让我有些混乱罢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会是我。”

“……啊、这样啊。原来如此。哎呀，其实我差不多猜到是这么回事了，只是、你刚才的表现真的和他太像了。”

相较于逐渐理解了状况的法芙纳，我则在一旁暗自对自己还有戏弄他人的余裕感到了惊讶。

看来我卸下了几道加诸于心灵的桎梏，多少增加了一些行动上的自由。

隐隐约约的，我能察觉其中的理由。

大概是因为通过对比自己和涡波的人生，承认了我和他都是一样的愚不可及、滑稽透顶吧。

所以现在的我——已经摒弃了曾经那些过度的算计、谎言、差错、期待以及虚饰。

为了使我掌握真正的『魔法』，涡波教给了我不少东西。

在回想的过程中，我也得到了机会整理自己凌乱的思绪。

可是，就算是这样我也无意帮助他。

唯有这点是不会变的。

我看向自己右手前方的妈妈，冷冷地说：

“涡波大哥哥.....就算你的人生更惨一点，我也不会同情你哦.....”

虽说跟他学到了不少，但我仍然保有作为『人』的强大。

舍弃良心，为了自己而行遂邪恶的强大并没有

变。我现在一样能毫不犹豫地杀死敌人，一样能眼都不眨地将善人当作食粮。

——强大与弱小。我同时具备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

“因为啊，你想教给我的『咏唱』还少了一节不是吗……”

到头来，借助『亲和』进行的追忆无疾而终。我知道错不在涡波，但出于利己主义的考虑，我仍然将责任推卸给了他。

当然，阳滝的事直到现在仍牢牢地占据着我脑海的一隅。

唯一不受制于『水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的我认

识到了她、记住了她、并将她视为了敌人。

她才是在幕后将位列这个世界第一的『元老院』和『始祖』玩弄于股掌的真正敌人。

正因为她和妈妈是同类我才明白，她很强，并且很诡异。恐怕她已经拥有了与世界相当的力量了吧。不对，搞不好的话，她的力量已经能轻而易举地颠覆一个世界了——

“啊、来了……！是诺斯菲。拉古涅，你先停一下，看看城下的状况。”

听了法芙纳的话，我停止了思考，将手抽离妈妈的身体，并从她身边远离。

『Distance Mute』的成功虽然少了我不可，但只是离开目标身边的话并不意味着魔法的解除，周

围的血之人偶们会继续维持。

“诶，这么快吗？唉，一个接一个的……至少让我休——”

我来到塔顶的边缘确认地上的状况，结果被眼中异样的光景惊得哑口无言。

虽然弗茨亚茨城上方处于夜晚之中，但城下却如白昼一般灼烁明朗。

原因是位于弗茨亚茨军队中央的、一面『旗帜』。『光之理的盗窃者』高举旗帜，令光芒普照其身边的万事万物，统领着全军的战斗。

按照我们当初的计划，入夜之后，长期的消耗会使骑士们力不能支，利用这个机会，『血之理

的盗窃者』的血将加快侵略的脚步。

然而现实却截然相反。面对那些令人大倒胃口的、可怖的『什么东西』，弗茨亚茨军队的前线竟然不退反进。

那所有的『什么东西』都是能以一己之力将一座城市夷为平地的怪物。

跟一般的怪物不一样，它们是专为杀戮人类而生的。照理说，就算合百名骑士之力也未必能干掉一个。

明明如此，可这究竟是……

骑士们全都像英雄一样，在一对一的战斗中击败了它们。

源自生理的恐惧本应令他们动弹不得，可所有

人不但表情上没有一丝阴翳，力量也在不断增强。

诺斯菲用『理的盗窃者』的力量强化了弗茨亚茨的骑士。

这个我明白，可是，只是这样还不足以解释这个状况。

要详细解释的话，那就是——

诺斯菲·弗茨亚茨一个人、承担了全军的恐惧。

诺斯菲·弗茨亚茨一个人、承担了全军的体力。

诺斯菲·弗茨亚茨一个人、承担了全军的魔力。

诺斯菲·弗茨亚茨一个人、承担了全军的负伤。

诺斯菲·弗茨亚茨一个人、承担了全军的『代价』。

——简直疯了。

跟白天不一样，现在集结的兵力已经超过了万人。

她居然『代替』他们承受了所有的负担？将成千上万种死法无数次地承受下来？还要同时背负几欲成狂的精神创伤？做了这种事的话——

“为、为什么……？”

正常来说早就已经死了。

不对，没有死这么简单，是一瞬间就会魂飞魄散。

——可是她没有死。

岂止如此，在背负了所有的恐惧、负伤、消耗的情况下，诺斯菲的表情竟然还是笑着的。

弗茨亚茨城的顶点与地面，明明距离如此遥远，我却能察觉诺斯菲心怀的感情。

她和置身于此的我完全不同。

我们的表情不同、胸中的斗志不同、蕴藏的思念也不同。

诺斯菲并不是在寻死。

直到她抵达我所在的『顶点』为止，她都不会放弃。

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坚信自己能与她的『父亲大人』重逢。

和得知重要的人的死讯时会在潜意识里感到放心的我们不一样。

诺斯菲那令人起敬的决意成为了魔法，维系着她的生命。

“这就是『不老不死』……？”

和刚才的她判若两人的表现迫使我进行推测。

是因为我点燃的导火索让她掌握了吗？

她先于我完成了共三节的『咏唱』吗？我和涡波两个人合力也未能抵达的境界，她只靠自己一个人就抵达了吗？

不，既然到了这个地步，那就只可能是那样了。
诺斯菲有这个资质。

她跟我和涡波一样，都『渴望拥有亲情』。

虽然她和我们有一样的『留恋』——但她却走上了与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我与涡波都对自己重要的事物抱有疑念，结果放弃了爱。

可是诺斯菲不曾怀疑过，不曾放弃过，就算知道亲人舍弃了自己，也依旧选择相信，从未气馁。直到最后——到灰飞烟灭为止，她都不会失去自己的爱。

“诺斯菲……a 啊、啊啊啊……”

明明还没有接战，我便被气势压倒，魔力开始膨胀，气力涨满了全身。

嫉妒化作的呜咽从我的口中吐露，我狠狠地瞪向了地面。

怀着心中的钦羡，我同诺斯菲怒目而视。

诺斯菲则抬头看着上方。

她似乎看到了待在弗茨亚茨城顶点的我。

诺斯菲打算来到这里。

承认了这一点，我开始了迎击。

我觉得若是从未放弃的诺斯菲，或许能将『咏唱』的第三节教给我。不对，可能我的第三节这才正要开始。所以我必须拿出全力与敌人战斗。

“法芙纳，立刻迎击……！”

“拉古涅……先避避风头，换个地方再打的路子也不是没有哦？”

与急欲交战的我不同，法芙纳提议撤退。

我立即摇头否决。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的目标依旧没变。

我要杀尽所有，成为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人，以此成为『第一』。

是了，这是我的目标。

在重新审视过自己之后，我已经明白了，成为『第一』并不是我的『留恋』，而是我自少时以来的『梦』。

它并非『留恋』这种『就算是死也无法放弃之物』，而是『梦』这种『隐约明白不能实现而放弃之物』。

“我绝对要得到『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得到『不老不死』——抵达『理的盗窃者』之上的境界。最终在『留恋』的尽头，实现我的『梦』。因为成为『第一』是我的誓言！”

这个『梦』已是我和妈妈之间仅存的联系。
若是切断这个联系，我将不再是妈妈的女儿，也就堕为了与不曾诞生同义的存在。
我就是不愿变成那样，才在这条满是鲜血的路上走了过来。
而我今后的道路仍将涂满鲜血，以此保持我作为妈妈女儿的身份。

说到底，方才的呐喊已经道明了一切。

“即便喜欢和讨厌被『反转』” “我对重要的人的思念都是确实存在的” “唯有这一点绝不会

变” “不论我失去什么，唯有烙印在灵魂之上的事物是绝不会被夺走的”——也就是说，“我喜欢妈妈”。

所以我不舍舍弃这个『梦』。

我可以放弃，但我不能舍弃。

在杀掉『元老院』和『始祖』占据『顶点』之后，除了与世界为敌之外，我便再无成为『第一』的途径。并且为了和终将来临的『阳潼』的战斗，我必须在这里得到自己真正的『魔·法』和『不老不死』。

当然了，在『梦』的尽头等待我的是什么，『魔法』第三节的『咏唱』是怎样的，已有两节的我其实隐隐约约地猜到了。

我的咏唱不可能以『我喜欢妈妈』为句点。等着我的一定是比这丑陋得多的词句。在我人生终点的必然是一场特大的不幸。

但只是不幸并不足以让我舍弃自己的『梦』。
不过是将跟妈妈几无二致的涡波甩给我这种程度，我是不会搞错的。
我不可以失去与自己重要的人的灵魂的牵绊。
绝对不可以——！

“我要继续在这里集中于『Distance Mute』。法芙纳去下面拦住他们，不得放过一个人……!!”

下定决心后，我对法芙纳作出了指示。
可是听到命令的他竟莫名其妙地泪眼朦胧。

“啊、啊啊.....是了，没错.....拉古涅，就是这样没错.....！是『梦』啊.....！我主拉古涅・卡伊库欧拉！你无疑是正确的！！”

也不知是我话中的哪一部分拨动了他的心弦，无论如何，法芙纳对我的主张表示了相当的拥护。

“是了，『圣经』有言——第十四章第一节『无人可得清静之终结，然不净之终结亦无人得之』.....”

明明他的『经书』在我手上，可法芙纳却在虚空中做起了翻页的动作，看来就算书不在手边，他也把内容都背下来了。

法芙纳突然搬出的名言让我歪了歪头，问道：

“那、那个……你是在鼓励我……？”

“没错，这是激励。这『圣经』中的话语曾帮助我在不可尽数的苦境中开拓道路。”

“哈、哈啊……这可真是多谢了……？”

“那当然了，为你送上这句话可是意味着我真正将你奉为自己的主上了哦？”

“……这、这岂不是说我跟涡波大哥哥一样蠢？”

“没错，就是这样！你们俩真的一模一样啊！”

“……………！”

突如其来的侮辱使我对法芙纳怒目而视。

他对此颇乐在其中，笑道：

“不是不是，我这可是在夸你啊！哈哈哈！”

“唉、真是的……虽然我知道你是在担心我，但法芙纳你总是这么跑偏啊……”

肃穆的气氛不觉间消失无踪，弗茨亚茨城的顶点有了欢声笑语。

即便涡波在我眼里仍是妈妈的样子，虽然还是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尽管世界仍在幕后黑手的操纵之下……但在这里确实有自由，有让我做『梦』的少许的自由。

“那我稍微过去一下。我不在的时候可不要觉得寂寞哦，我主？”

“不可能的。……只要能帮我争取到时间，就算你死了我也无所谓哦？在这之后，就算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能走下去。”

得到命令的法芙纳前往了中央的天井，我则背对着他走向妈妈身边。

现场只剩踏过血水的脚步声。

待到法芙纳抵达天井旁边时，声音戛然而止。

“.....”

“.....”

寂静支配了弗茨亚茨的顶点。

当习习晚风的声音被寂静放得足够大时，法芙纳向我投来了最后一句话。

“——拉古涅·卡伊库欧拉。你货真价实的，是我『理想』的主上.....跟涡波分毫不差.....”

“这样难怪嘛。因为我们本质上是一样的啊。”

虽然他的话作为道别有些微妙，但我还是适当应了一声。

法芙纳微微一笑，迈出了最后一步，而后便与剧烈的风声一同落向下方。

相应的，我将手伸入了妈妈的身体。

『亲和』在妨碍之下已然无望，我所能做的，只剩下抽取『魔石』了。

“妈妈……”

我一面重启『Distance Mute』，一面反思借助『亲和』得到的答案。

该结束了.....

不过，现在想来，我们两个的人生实在是愚不可及啊.....

不为自己的『理想』，全为他人的『理想』的人生。明明再稍微拿出一点『勇气』，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等着我们，可我们却选择了逃避，以至于走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不过所幸还有最后一份希望。

那就是诺斯菲·弗茨亚茨。

救赎之光如今正赶往这昏黑的『顶点』。

她一定能展示出我们『没能实现的姿态』。诺斯菲『咏唱』的第三节一定会比我们精彩，一定会盈满与她的人生相应的灿烂光辉。

在听到她的『咏唱』，沐浴她『魔法』的光辉的那一刻，我们的『梦』亦将终结。

我们会得到与诺斯菲截然相反的第三节『咏唱』，给我们这滑稽不堪的人生一个答案。

“涡波大哥哥……『不老不死』、真让人期待啊……”

我做起了接受答案的准备。

在弗茨亚茨城的『顶点』，和跟妈妈一模一样的尸体一起。

就算那会使自己诞生的意义归于虚无，为了到那个时候，自己一样能展露笑容——

334. 旗手

大圣都

纵观弗茨亚茨绵延千年的历史，它的规模之大可谓绝无仅有。

我现在就置身于它的街道之中，迈步前行。

前路昏暗。

一直以来照耀着城邑的『魔石线』的光如今已无处可寻。

大圣都繁荣的光辉也与之同去。

不仅日常生活的生命线被切断，就连弗茨亚茨城都落入了敌人的魔掌。路上，没来得及避难的国民脸上无不写满初次感受到的恐惧。这也难怪，因为这大圣都已有上百年与战火无缘了。就算南北正在交战，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战火会烧到自己脚下。

穿过砖石铺就的街市、走过司空见惯的拱桥、横

穿钟塔和官厅，在向弗茨亚茨城进发的途中虽然被组织避难的骑士拦下，但我一报上名号便得到了放行。

最后登上了弗茨亚茨城前的长坡，战场的景象于是被陈列在了眼前。

弗茨亚茨城前的所有建筑无一例外皆片瓦不存。目力所及之处遍布血迹、弥漫于空中的血味腥不堪闻。

无数顶帐篷拔地而起，取代了倾颓的房屋。从帐篷中传来的伤员的呻吟声不绝于耳。看来久久不能平息的战斗造成的负担已经超出了医疗能力的极限。

在这些帐篷前方的，是利用断壁残垣临时垒成的护墙，在那下面则是依靠魔法构筑的阵地。

来到这里之后便再看不到面色发青的普通民众了。

写在充斥于此的面孔上的尽是紧张和杀意。

既有全副武装的骑士，也有着装相对轻便的隶属于公会的冒险者。为了这场战斗，弗茨亚茨不仅派出了正规军，还雇佣了为数不少的佣兵。

我一脸怅然地自其中走过，远望最前线的战况。

环绕弗茨亚茨城的河流、桥梁、街道已尽数为血——为『血之理的盗窃者』的血所吞噬。

不惟如此，即便是现在，那些血仍在蠢动着，意图侵蚀到更远的地方。

对此，骑士们排好了阵型，通过魔力的对抗竭力遏止血的扩张。

无论是以魔力构成的障壁、还是物力布下的天罗地网，如此出色的防线实在让人很难想象是一日之功。

即便失去了『元老院』这一头脑，军队这一身体的行动却依旧自如，这让我再次认识到今天的弗

茨亚茨确实是集以往千年的大成之作。

但遗憾的是，发起侵略的敌人之凶恶同样是前所未有的。

并不夸张的说，这次遇到的敌人虽只有两人，但其威胁却在『北方联盟』这一国家群之上。

首先、最棘手的一点就是数量。

为了对遏止血液扩张的作业进行干扰而发动袭击的『血之人偶』简直不可计数。

不过『血之人偶』相较之下其实算好对付的。虽然性质特殊，但终究是大圣都的士兵质量更高，在魔法护壁前的骑士们都能一对一轻松解决。

真正成问题的是那些形状诡异的『什么东西』。

这些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怪物们光是凭借其在视觉上的压迫力便能令见者魂不附体。

与此相应的，弗茨亚茨军队采取了彻底的远距离作战，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严守多对一的战法。

拉开距离、以众击寡、规避白刃战，只施以远程打击。

并且为了避免这些使用远程魔法的士兵精神崩溃，在他们后方还有同伴在一刻不停地释放精神魔法。再往后方则有为竭力避免被『什么东西』拖入近战而下达指示的指挥官。

作为应急对策而言值得肯定，但只是这样并不足以打倒那些『什么东西』。

削弱、并拖住它们的脚步，只此而已。

然而，这可谓微不足道的战果却要伴以剧烈的消耗。为了压制一匹『什么东西』就要投入至少十名精锐，在那之中的大部分将不可避免地在身心两方面受到致命的伤害。

这早已不是划不划算的问题了，战况在一边倒地恶化。任谁都看得出来，随着时间的经过，防线将不断后移，不消数日整个大圣都便将被血吞

没。环顾周围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指挥官对此都已有觉悟。

说到底，绝大多数士兵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和什么作战，他们不知道这场战斗因何而起，不知道怎样才算赢得胜利，也不知道究竟要战斗到何时。

这场战斗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对它究竟是不是战争的疑惑。

它既不是有识之士掀起的革命，也不是与他国的少数精锐作战，而是更加不同的——未知的敌人。是了，正是未知、光是这样就会给士气以沉重的打击，而士气对军队而言是比恐惧、魔力、体力都重要的。

说来可怜，其实第一天还在一个温和的阶段，真正的绝望要从第二天开始。到了明天，今天牺牲的同伴就会成为敌人，敌我战力的差距由此将进

一步拉大，然后第三天比第二天更甚、第四天比第三天更甚。一度拉开的差距将再也没有机会弥补。

——此刻，我又看到了一名士兵即将在这场毫无希望可言的战斗中殒命。

在应急搭建的护壁前方，是用魔法构成的屏障，在那道屏障的前方，是士兵的战场。

一名男性士兵在遍布鲜血的地面上奔走，接二连三地释放着远程魔法，却在不经意间被一匹迅速接近的『什么东西』捕获。

敌人展现出脏器般的触手，惊惧成狂的他因之发出了惨叫。

“——!!”

我冲了出去。

穿过断壁残垣和帐篷的间隙，越过战壕与护墙，投身于最前线，在空中发动魔法：

“——『Light Rod』!! ”

我制造出自己最擅长的武器，为了让战斗在最前线的所有人都能看到而将闪耀着光辉的它高高举起，随后借助着陆的势头将之挥出。

目标是即将夺走一名士兵生命的『什么东西』。

“——『Light Arrow』!! ”

在击中它那令人大倒胃口的躯体的一刹那，我在武器的前端释放了另一道魔法。

『什么东西』于是像气泡一样崩解，没入了血池之中。看来就算是『血之理的盗窃者』凶恶的眷属，终究无法抵御『光之理的盗窃者』全力的一击。

这样总算是保住了自己作为『理的盗窃者』的脸面，接着我同方才命悬一线的男性士兵搭话道：

“已经没事了，你安全了。”

“圣、圣女大人……?”

我的登场让他浑身发抖。

是因为免于丧命的心安？还是为我的光而目眩？我不清楚理由为何，但他真的抖得厉害，几乎要跌倒在地。

接着，因为我的登场，战斗在最前线的士兵们面色为之一变。

“圣女大人……？是圣女大人。圣女大人回来了……”

“为什么、会在这里……？”

“什……？不是被绑架了吗……？”

虽然只有片刻，但纷乱的战场确实静止了。

感受到『Light Arrow』魔力的奔流，『血之人偶』摆好架势严阵以待。那『什么东西』的注意力也从眼前的敌人转移到了我身上。理所当然的，弗茨亚茨所有士兵的目光都为夜战中突然降临的光芒所吸引。

一如当初的计划，我以娴熟的手法鼓舞众人道：

“光已于此刻来临。接下来，我将引导大家前进……”

首先要缓缓地、平和地，让我的声音传及他们耳边。

这第一句话只要能听到的人听到就足矣。

“圣女大人！得救了……!! 请您像之前一样救治大家！后方还有大量伤员急需治疗……!”

“不、不对！请先修复城内的『魔石线』!”

“啊啊！请用您的力量救救我们！用您的力量，消灭这些可憎的怪物!!”

于是附近的士兵们便向我乞求了起来。

他们的声音会传达给更远处的士兵，希望将由此传播开来。

现在整个战场想必都在对我手中辉耀的光做一厢情愿的揣测。

在无休无止的战斗中濒临极限的士兵的心灵已然将我这与明朗相去甚远的光当作了『神圣的光』加以尊崇。

而这正是我最想要的效果。

“圣女大人！我们等您的光等了好久了！！”

“啊啊！！若是诺斯菲大人的光、定能解决这些污秽的血！！”

“是诺斯菲大人！诺斯菲大人来了——”

其中甚至有士兵一边呼唤我的名字一边做祈祷。圣女的身份本是我为了迎击父亲大人而准备的一张手牌，不料却在这种时候发挥了莫大的效果。虽然时间不长，但我在大圣都治疗不治之症的行为似乎收效颇丰。说起来，我还通过『魔石线』对整个弗茨亚茨进行了魅惑来着。

虽说是自己所为，但我还是皱了皱眉。曾让我的朋友缦缦身不由己的那种『期待』，如今重重地

压在了我的身上。

“大家冷静一下……没错，正是这样，已经不要紧了……”

然而，我笑着接纳了它。

跟缇缇不一样，我已经是大人了。

我已然放弃做一个好孩子，不管是怎样的恶事我现在都做得出来。所以我无意老老实实在地回应这份期待，以至于被其拖垮。我要像个大人一样，去利用它为自己服务。

“——魔法『Light』!『Light Field』!『光之御旗(Nosfy・Flag)』!!”

用魔力编织出一张巨大的光布，并令其尽可能地光辉灿烂。

以前只是依照安排而举起的这面旗帜，如今被我以自己的意志高举。

与此同时，光之结界迅速膨胀，对混战中的敌人

的动作进行妨碍。

我倾尽自己所剩不多的魔力，争取到了少许演讲的时间。

当然，这当中还包括了有精神干涉作用的『Light Mind』、以及自费的魅惑的魔力。我要为了我的目的操纵己方士兵的心灵。

“——没错!! 我在这里! 我就在这里，与你们并肩作战! 所以还请不要放弃! 无论如何，你们的心都不能屈服!! ”

我首先要做的，是叱责那些祈祷的士兵。

言外之意是告诉他们，如果有祈祷的功夫，还不如为我而战。

“听好了吗!?! 这世上绝无靠祈祷获得拯救的道理! 只要祈祷就能得救，不存在那种好事! 只有你自己! 用你自己的力量、不断向前! 唯有前进! 才是在这地狱中唯一的救赎!! ”

在战场中合上双掌的士兵们听了这话浑身一颤。他们回到了只靠祈祷终究无济于事的现实之中，继而面容扭曲。

“在这个世界里，祈祷不会给你们任何好处！甚至有人会利用、嘲笑、玩弄、压榨你们的祈祷，并以之为乐！！若是想活下去的话，那便绝不可祈祷！握紧你们的双拳，迈动你们的双腿，用你们的灵魂，去和命运战斗！战斗是你们求存的唯一途径！！是人活于世的正当方式！！”

这番激励固然正确，但确实流于庸俗。

当然了，听到我这普普通通的叱责，期待奇迹降临的士兵的神情不免有些失落。

“没错，凭借每一个人的力量才能开拓命运……所以我能做到的，只是为你们提供一点助力罢了……只能让光照亮将手伸向我的你们……我只能在这条昏黑的夜路上，给你们一点微弱的

光.....——!! ”

这番激励能作用于百人，恐怕就算很好了。

言词这种东西，在战场上往往没有任何意义。

我明白的。

不过相对的，我的『光』可以传及所有——传及万人。

就算我的声音和身姿无从传达，唯有这份『光』——可以播撒到整个战场上，唤起『奇迹』。

是了，『奇迹之光』。

这是我作为圣女立于人前的基础，也是夺取临近瓦解的军队主导权的绝技。

我在魔法『Light』中灌注了全力。

将自己所能使用的所有强化魔法都输入到光中，令其侵蚀前线士兵的身体。

光同时浸透血肉，启动烙印在其中的魔术式，像润滑油一样注入需要的魔力。当然，我还加入了

用以回复的神圣魔法。世界最顶级的『Full Cure』和『Remove』，加之以『光之理的盗窃者』的『代替』的力量。而最重要的，是我用精神干涉和魅惑带给他们的虚构的希望，在一瞬间改写了支配战场的绝望。

“这、这是……!?”

“所有人的伤都痊愈了……!! 这种事、居然真的能……!?”

“啊啊，果然……! 果然没错! 圣女大人就是圣女大人啊……!!”

我都这么说了，结果还是有人合掌祈祷。

算了，都是常有的事了。

在些许的怀念感中，我将千年前的台词原原本本地重复了一遍：

“从此往后，你们无需再畏惧黑暗! 因为我将赋予你们光明! 此刻，我们每一个人心头都燃烧着

弗茨亚茨的火焰！所有的火焰合于一处，将成神圣的太阳，焚尽那污秽的血！胸怀弗茨亚茨壮志之魂，必将战胜所有的怪物！所向披靡！！”

我鼓吹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力量，用以欺诈、煽动。我明知哪怕再小的误解在战场上都是致命的，却还是自行其是。

“是啊！圣女大人说的没错！赌上弗茨亚茨的荣耀，我们岂能在此畏缩不前！！”

“前进吧！！我定要将那些污秽不堪的血悉数荡尽！！”

“啊啊，诺斯菲大人！请您看好了！！”

在我的号召下，所有的士兵都有了动作。

他们握紧了手中的剑，重新构筑出魔法，一边咆哮一边冲向了那些原本无法对抗的敌人。

啊啊，真的是……

你也好他也好，都是傻瓜、大傻瓜。

居然将曾经舍弃了弗茨亚茨的我称为圣女，醉心于我如此肮脏的光——忘乎所以地对我崇信不疑。

无论何时，群众这种东西都是如此的脆弱、愚昧、不可救药。

不过，这样就好。

我就是要利用愚蠢的群众，利用他们打通我前往父亲大人身边的道路。

——所以即便有人注定要在这条路上倒下，我也不能容许他就此退场。

“没错，前进吧！我的『旗帜』将照亮前进的道路！！”

我正要上前引领——可在这之前，有一名血气方盛的青年被我骗得昏了头，竟一口气冲出了阵列好远。

大概是战意被我的精神干涉引爆了吧，他不计后

果地冲到了敌军阵前，解放了自己所有的魔力。
结果自不必说，青年的气力、体力、魔力尽失，
他一脸满意地准备迎接气绝的结局。

实在是愚不可及，他将为国牺牲当作了一种荣誉，
意图结束自己的人生。

——这・种・事，我・绝・不・容・许。

我立马借助旗帜的光将魔力输入青年体内。

同时还操纵他体内的血，运用他自己的神圣魔法
展开治疗。

至于欠缺的气力和体力则由我『代替』支付。

我一面承受着难耐的疲惫感，一面喊道：

“还没到时候！还不可以放弃！给我战斗到最后
一刻！在你们身后还有你们的家人！还有你们重
要的人不是吗！？给我牢记这一点！！你们现在绝
不可以倒下！！”

青年感觉到自己气力尽失的身体又充满了活力，

重新站稳了脚步。

接着，他回过头，用含泪的双眼看着我，颌首道：

“——遵命！！”

得到『光之理的盗窃者』加护的青年重新投入了战斗。见证了此间过程的士兵们纷纷感叹“奇迹啊”，士气于是又上一层。

与高涨的士气一同而来的，还有士兵们被强化了几倍的魔法。

“魔、魔法的效果……！？如此强力的魔法，我还从来没用过……！！”

一名士兵因自己施展了效力前所未有的魔法而感动得浑身发抖。

“力量源源不断……！身体好轻……！！”

一名士兵因自己的动作前所未有的精湛而喜不自禁，也感动得浑身发抖。

这也难怪。

我现在已成所有士兵的『代替』。

换言之，他们的魔力和体力都是无穷的。不止如此，我还将今天早上为了与父亲大人战斗而收集的『经验值』切实地转化为了他们的『力量（Level）』。

“能行！就这样一口气杀到城——咕！！”

然而还是有错估了自己的实力，以至于身负致命创伤的人。跟刚才那名青年一样，又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子。男子被『什么东西』的触手刺穿，血如泉涌。

——死亡于他已是近在咫尺。

青年心中燃炽的幻想的火焰行将熄灭。在此之前，我『代替』他承受了重伤，喊道：

“——咕、呜！别做蠢事！你难道分不清勇敢和鲁莽的区别吗！？去做你能做到的事！在保住性命的同时，尽全力做到最好！这才是真正于大局

有益的!! ”

“遵、遵命!”

青年立即退到后方，投身于自己原本的职责。途中，他捂着自己的腹部，低喃道“刚才、伤口竟然……”。

为了甩掉令自己几欲成狂的剧痛，我再一次喊道：

“如今，这面光耀的『旗帜』与弗茨亚茨同在！我会高举这面旗帜，守护你们所有人！所有的伤！所有的魔力！所有的恐惧！都将由这面旗帜承担!! ”

战斗每继续一秒，伤员都会增加。

而我则一个不漏地予所有人以救治。

——我会『代替』承担一切。

士兵们渐渐察觉到了这点。

就算负伤也能在瞬间痊愈、不间断的身体强化、

用之不竭的 MP，所有这些都在不停地激励着他们。

当然了，这与奇迹无异的现象令全军气势大振。于是乎，欢喜的咆哮在弗茨亚茨城前雷动。

“ “ “—————!!!! ” ” ”

就这样，一味后退的防线开始向前推进。

“——来吧，开始反击！道路将由我们开辟！大家跟上！！”

我利用这个机会大声喊道，事到如今，呼喊已是一种不间断的作业。除此之外，另一份作业则是奋力挥舞旗帜。

现下，我能清楚地感觉到，部队已逐渐团结一心。

“很好！！西斯！！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斯诺·沃克！！”

开场白已经结束了。

时机已到，我唤出了同伴们的名字。

紧接着，在后方待机的三人便来到了我身旁。只不过，缇亚用略带不满的口气抱怨道：

“诺斯菲，别用那个名字叫我……！”

看样子她已经舍弃了这个名字，不过这毕竟是出于知名度的考虑，希望她能理解一下。一旁的拉丝缇娅拉代我解释道：

“缇亚，这都是为了尽可能提高士气啊……”

“呜、可是……！我已经……！”

另一旁的斯诺牵起了缇亚的手：

“缇亚，没关系。……如果害怕的话，有我握着你的手。”

在本应是现场最为恐惧的斯诺的激励下，缇亚不满的情绪逐渐平息。

“……斯诺，谢谢。我明白的。我们不能在这里却步。而我也并非孤身一人。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嗯！诶嘿嘿……”

事到如今岂能为一个名字所困，怀着这份决心，缇亚用力回握斯诺的手。

拉丝缇娅拉欣慰地看着这一幕，与此同时，周围士兵的目光也集中到了她们三人身上。

其中一名队长打扮的骑士在看到斯诺之后大感惊讶，疑问道：

“代、代理总司令殿下……！？我听说您退下了前线……为什么、会在这大圣都……？难、难道说、您已经料到了会这样……”

要说能预料到今天的局面，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斯诺站到了发问的骑士身前，以肯定的态度答道：

“……嗯，我来了。只要有我们在，大家就可以放心了。你们只要跟在我身后前进，这就够了。”

接着，斯诺展开她身后的苍翼，威风凛凛地向众人示以『龙之风』和『龙之咆哮』。

“——我斯诺·沃克定会将敌人悉数打倒!!”

迎面吹来的风魄力十足。

斯诺深谙渴望依赖之人的心理。一如担任代理总司令之时那样，她在士兵心中树立起坚如磐石的可靠形象，令安心感沁入周围人心中。

骑士为斯诺英勇果敢的表现而感动地颤抖起来，接着又同缇亚问道：

“使、使徒大人也.....也会与我们的代理总司令殿下一同战斗吗？”

“啊、嗯，没错。我（俺）被斯诺.....不对，我（私）是在圣女的引导下前来的。无论何时，传说中的使徒都与弗茨亚茨同在——”

接着，在一次深呼吸过后，缇亚用不负于斯诺的气势高喊道：

“——我乃使徒西斯！于故乡危难之际驰援来此！！尔等今夜就将亲眼目睹莱文教之奇迹！我正是那千年之传说、英雄之路标！在使徒威光的照耀下，将你们奋战的身姿镌刻于世吧！！”

缇亚借用了戏剧中的台词，并令身后的光翼大展，失去的手足处亦有光粒迸发。仅仅是进入战斗状态，夜空便为她的光辉所遮盖。

登场效果很不错。

我们已然成为整个战场的焦点。

借这个机会，我又补以更进一步的台词：

“沃克总司令！使徒西斯！你们打头阵，率领士兵从右侧进攻！在『元老院』覆灭的如今，没有人地位更在你们之上！还望尽力！！”

我作为统领一切的『光之御旗』，向两人下达了指示。

“遵命。圣女大人。”

“诺斯菲，这是借你的人情，之后可要还给我哦。
等这之后、一定……”

斯诺毕恭毕敬、缇亚则坦率地留下了道别的话，
就这样一同踏上了战场。两人在士兵的注视下疾
驰，一如英雄那般。

看着她们的背影，我回答道：

“好的，等之后。”

虽然到那时候我已经不在了，但还是发誓一定会
还上这个人情。

随后，我立即向留下来的第三人指示道：

“左边由拉丝缇娅拉负责。就麻烦你发挥『现人
神』的作用了。”

“诺斯菲……刚・才・的……”

拉丝缇娅拉用黯淡的神情呼唤着我的名字。

看样子，我和缇亚方才的互动令她隐约间的揣测
转化为了确信。

“拉丝缇娅拉.....我是千年前的传说之『御旗』。正是在这种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能比任何人都耀眼。所以，今天的事能请你交给我这个姐姐吗.....？”

与之相对的，我以更成熟的态度，就像姐姐一样，对她的情绪加以安抚。

“.....嗯，交给你了。姐姐去做姐姐该做的事，我・则・去・做・我・该・做・的・事。”

拉丝缇娅拉知道时间紧迫，所以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

不对，准确来说，她只能点头。

就这样，在切实地划分好彼此的职责之后，我又唤出了其他同伴的名字。

“塞拉・雷迪安特！佩露修娜・库艾伽！守护『现人神』的真正的骑士们啊！我的妹妹就拜托你们了！！”

两名『魔人化』的骑士应声现身，在同我行了一个骑士礼后并肩站到了拉丝缇娅拉身旁。

“谨遵吩咐……”

“诺斯菲大人，必将不负所托。”

拉丝缇娅拉在两名骑士的陪伴下迈出了脚步。

她拔出了腰际的剑，留给我一句“按照计划，我们在里面汇合”，接着便冲进了左侧的敌阵。

当然了，她在过程中也不忘像戏剧一样颂扬道：

“——我乃莱文教的『现人神』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 继承了缇娅拉·弗茨亚茨的意志，是当代的『圣人』! 赌上弗茨亚茨之名，势将诛除褻渎吾等城池之贼子! 骑士们啊，随我前进! 左翼接下来由我指挥!! ”

上位者的突然登场虽令士兵中的骑士们感到了动摇，但他们的表情都明朗了许多。

“联合国的『现人神』、还有『天上之七骑士』

.....!?”

越是指挥官——换言之、越是贵族出身的骑士，越清楚她们的实力。

堪称骑士之表率的女们的现身令全场的流向为之一变。低落的士气转眼间便高涨至极限。

确认过这点，我又继续呼唤道：

“——『魔女』!!『死神』!!”

因为她们的名字并不像前几位一般响亮，所以我使用了两人在大圣都的通称。

接着，我将手抵在地面上，将潜藏在自己影子中的她们拉了出来。

是身披黑衣——也就是莉帕的玛利亚。

因为顾及周围人的反应，两人同我确认道：

“.....我们也现身真的好吗？”

“毕竟我们在这边没什么好印象啊。”

直到几天前，她们还被视作掳走我的祸首。在不

少骑士和士兵眼中，两人是不折不扣的敌人。

“这倒确实。不过这种问题可以靠宣传的手腕解决。就当你们是在我的说服下洗心革面好了。……为了宣示这一点，可以让我在你们身上施加魔法吗？只要一点点就好。”

玛利亚表演的准备已经完成了。

只要再辅以一点光，我就能证明她是弗茨亚茨军队的一员。

“……事到如今就不必要什么许可了。将这份『思念』交予你保管本就意味着我已将全部的信任付诸于你。”

“我相信你，诺斯菲大姐姐！你一定要将我的思念也送到哦！”

这份和解与协助于大局而言明明是细枝末节，但却令难以自己的欢喜沁透了我的全身。

我一面感到浑身的痛楚略有缓和，一面回应二人

的信赖道：

“呵呵，那么——我就不客气了。闪耀吧，背负我的光，一往无前。——『Light』。”

虽然讲出口的仅有一个『Light』，但这当中其实蕴含了多种多样的魔法。

在宛如黑色太阳的玛利亚身边，加上了一道太阳的光晕——圆虹。

“按照计划，你们两人取道城后，打通另一道入口。从后方压制法芙纳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谨遵御意，圣女大人。”

“我会加油滴~!!”

道过别后，玛利亚奔驰而出。

我立即高声对她身后的圆虹进行强调：

“——大家注意！接下来，吾友玛利亚将焚尽弗茨亚茨的城川！！承载了我的光的净化之火，定能一举荡平那道污秽的沟壑！！”

因为无需统领骑士们前进，所以玛利亚很快就抵达了城川之前。

尽管那里有造型可怖的『什么东西』严阵以待，但在我的精神干涉加持下，她毫无动摇地释放了魔法。

“ “——共鸣魔法『Flame Light』!! ” ”

虽然命名方式略显单调，但其效果却惊世骇俗。
火与光。

两位『理的盗窃者』各自不同的本领在完美的共鸣下融合而成的魔法。

『火之理的盗窃者』特有的白炎被我的魔力染得更白。

无法分清那究竟是呈火焰形态的光、还是呈光形态的火焰。只能认为是化境界这一概念为虚无的『光之炎』不仅席卷了血河，还在一瞬间覆盖了弗茨亚茨外围的所有河道。

河道内的水尽数蒸发，理所当然的，居于其中的『血之人偶』在一瞬间便消失无遗。就连那些可怖的『什么东西』也并不好受。而影响最大的——

“这是何等的火焰……不对、是光……!!”

“这道光是……!? 奇、奇迹啊……”

“那些怪物在畏惧这道和煦的光……!? ”

附近的骑士们在目击这一幕后纷纷称之为“奇迹”。

这也难怪，因为置身于如此烈焰之前，竟没有任何人受其焦灼。明明『什么东西』在『光之炎』的侵袭下苦不堪言，己方却在『光之炎』的护佑下活力大涨。

“那是、是地下的『同死神相伴的魔女』……!? 她也是友军吗……!? ”

“是啊、不会有错了！诺斯菲大人的光感化她成为我们的同伴了啊……!! ”

正所谓是驱逐邪恶、救济世人的神圣的魔法。
如此一来，再也没有人会敌视驱使『光之炎』的玛利亚了。就算没有听到强调她是我的朋友的那番话，仅凭眼前所见，士兵们就能领会她的立场。表演大获成功。

玛利亚或许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她带着莉帕一起头也不回地越过了干涸的河道。

我正目送她离去的背影——恰逢此时，一具『血之人偶』杀到了眼前。

因为在下达指示的期间仍不断前行，所以我已经抵达了最前线。

面前的『血之人偶』高高地举起了它手中的血剑。然而我不仅没有停下脚步，甚至没有进行防御。

“——『Sehr・Wind』!!”

不消我做些什么，就有一道强力的风从旁吹来，刮飞了『血之人偶』。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唤出

了最后一位同伴的名字。

“骑士莱纳·赫勒比勒夏因。请你随我一同前进。
负责对付『血之理的盗窃者』的可是你哦？”

话音落毕，久候多时的莱纳便从队列中现出了身影。

“——是了，我明白。以那位大英雄的骑士之名
在此起誓：为实现我主珍爱的圣女之所愿，我将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在此期间，我仍不做防备地迈步前行。

就这样，我来到了防线的前方。

自然，袭击我的敌人越来越多。

但所有来犯之敌都被莱纳的魔法击退了。

“——『Tauf Schuss • Wind』!!”

看来琐碎的战斗都可以交给他负责。

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在打头阵的同时集中精力履行『光之御旗』的职责了。

我举起旗帜，聆听整个战场的声音。

“这就是闻名联合国的赫勒比勒夏因的骑士的力量……!? 多么强大的风啊……!! ”

“都是圣女大人带来的啊……沃克司令、『天上之七骑士』、还有使徒大人和『现人神』大人，都来到这弗茨亚茨了……!”

“啊啊、一如莱文教的传承所示……世界(Whose-yards)的危机到来之际，使徒和圣人降临，『天上之七骑士』在旁护佑……! 天运在我们这边啊……!! ”

信仰在不断传播。

不仅是前线，阵列两侧和后方也都知晓了『光之御旗』的存在。

我的光已经布及整个弗茨亚茨，换言之，无论是在帐篷中接受治疗的伤员，还是正在避难的市民，都无一例外地处于影响之下。所有人都将我、

将『光之御旗』奉为了自己的领袖。

然而居于『顶点』的代价是莫大的。

作为存在于战场之上的一切的『代替』、我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粉身碎骨般的痛楚。

万箭穿心相较之下算是程度较轻的了。皮肤绽破、神经断折、骨肉开裂、血流如注——如此这般，不可尽数。我浑身上下无时无刻不在承受剧痛的折磨。

不惟如此，还有程度更甚的形形色色的痛楚，有的像是抹了盐的锯子在伤口上拉扯，有的似是烧红的铁钉打进了身体，有的则仿佛是荆棘的倒刺钻进钻出。这些令意识不堪承受的负荷持续不断地刺激着我的大脑。

“哈啊、哈啊……！”

事实上，从刚才开始，我身上每秒都会新增十余处伤口。

即便我一直在用魔法进行治疗，但治疗的速度远远跟不上伤口增加的速度。我已经忽视了骨折和内出血的问题，只求治好外伤，在表面上营造出毫发无损的形象，光是这样就已经尽了全力。

说实话，我的内脏差不多已瘫痪了一半。明明如此，可我仍能继续行动，还是拜『半死体化』所赐。怪物的脏器代替了已然朽坏的心肺，凭借着非人的生命力勉强驱动血液流通全身。

当然，只是这样还不足以解释我活着的原因。

——我现在之所以还能动，答案很简单。

那是因为我现在心懷的『留恋』之深重即便在过去所有『理的盜窃者』之中也是首屈一指。所以，我死不了。

作为『代替』，我从拉丝缇娅拉、缇亚、斯诺、玛利亚、莱纳等所有人那里接受了『救回父亲大人』的『留恋』。

对『留恋』的大小直接决定强弱的『理的盗窃者』而言，想必再也不会有比这更厉害的强化魔法了吧。并且我有十足的把握相信，这才是『光之理的盗窃者』的神髓，也是『光之理的盗窃者』何以完成品的理由。

此时此刻，我不仅以一人之力背负了上万人的痛楚，还背负了他们内心的恐惧。

即便是这样，我也不会驻足。

就算本能的恐惧填满了脑海。

就算思考机能趋于崩溃。

就算我的灵魂土崩瓦解。

只要『救回父亲大人』的『留恋』还在，『光之理的盗窃者』就会继续走下去。

为了心中的一份『留恋』，哪怕身心俱逝，也还能动。

这就是所谓的『理的盗窃者』——

“哈啊、哈啊、哈啊……!!”

在重新审视了自己力量的来源之后，我缓缓地、缓缓地继续向前迈步。

我必须与身后的信徒保持一个适中的距离。

伤口增加的速度实在太快，差不多连表面功夫都难以维系了。血液浸透了衣物，最终与地面的赤色混在一处。

因为战场本身满是血迹，所以姑且能蒙混过关，不过必须抓紧了。

我咬紧牙关，好不容易来到了大桥之前。

还差一点就能入城了。

不过理所当然的，敌人的主力已久候多时。

我带着笑容，不断强化光魔法。

“——光啊。光啊、光啊、光啊光啊光啊、光啊光啊光啊光啊光啊光啊光啊光啊——”

为了死守大桥，可怖的『什么东西』在前方群聚

如蚁。

以之为目标，我开始了最后的表演。

敌人密度最大的这道难关恰恰是让『光之理的盗窃者』发挥的舞台。

利用这个绝好的机会，我要让所有人明白，自己并非只能起到鼓舞的作用，更是一个值得托付一切的存在。

在失去了『元老院』和王族的如今，位居弗茨亚茨的、南方联盟的总大将之人——不、位居『顶点』之人非我莫属，我要将这一点昭告天下。

为此——！

我现在、要在这一击中倾注自己的一切——！！

“——光啊光啊光啊、光啊光啊光啊光啊光啊光
啊光啊』『光啊、闪耀吧』————！！——
『Light Arrow・Brionac』——!!!!”

自然而然的，我的话从中途开始就转化为了『咏

唱』。

在『代价』的锤炼下，我的心已是坦荡如砥——父亲大人、父亲大人父亲大人父亲大人、父亲大人父亲大人父亲大人父亲大人——无比坦率、无比专一、无比热切地，我如此祈愿着。

作为其结果，我铸就的光矢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的。

“贯穿这座城、这个国家——不，给我贯穿这个世界！照亮我前往父亲大人身边的路——！！”

就像是我内心的写照一样，我的光矢化为了一欲遮天的魔枪。

我一面咳血一面呐喊，同时奋力挥动右臂——掷出了能将整座大桥殄灭无遗的光矢。

到了这个地步，它早已不是箭矢，而是破城槌了。眼前的光景有如流星驰过地表，在一秒钟左右的时间里，闪光盈满了世界。

与人类同等大小的敌人在这道『Light Arrow •

Brionac』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它吞没了路上的一切，一直抵及伫立于后方的弗茨亚茨城城门。

“所有人！跟随我的魔法！跟随这面旗帜——！！前进———！！！！”

『Light Arrow • Brionac』荡平了大桥上的一切。弗茨亚茨城的大门亦消失无踪。

目睹了这道魔法的威力，在后方战斗的士兵们纷纷欢呼道：

“一马平川了！！快、借这个突破口将敌人击垮——！！”

“开始反击！追随『光之御旗』前进——！！”

“能行、能行啊！只要有圣女大人在，我们就能赢——！！”

实在令人怀念。

就和我的鼓舞一样，这些话与千年前别无二致。说起来，在那个时候、在最后那天，我也是像这

样将无数人送入了绝境。仅仅是为了前往父亲大人身边，我就利用了不可尽数的希望，并将之全数扼杀。途中甚至不负责任地舍弃了手中的旗帜，不惜化为『怪物』，也要去见父亲大人一面。彼时，我孤身一人——

走马灯闪过，意识随之远去。

看来就算是『光之理的盗窃者』，刚才的魔法也还是太勉强了。不光是身与心，就连灵魂也几近崩溃、行将消失——

“喂、诺斯菲！所以我就说了！在抵达基督身边之前，你什么都别做就好！！”

“——！！”

虽然几近支撑不住，但我还是立即振作了起来。我还不可以消失。

愿意相信我的那些人的思念，那些『留恋』还寄存在我这里。

在将其实现之前，我绝对不能消失。

『光之理的盗窃者』还不能死。

不，是死不了——

“呵、呵呵……唉，真是的。莱纳你就知道操没用的心。这种小问题，完全没关系的。就是因为你总这么啰嗦，所以才让人恶心哦……”

我抓紧了险些飞走的意识，站稳了行将跌倒的身体，抬起头，同他笑道。

“……你还能耍嘴皮子就行！我来打头阵！你就有个大将的样子，慢慢来就好！明白吧！？”

“不、那可不行。我无论何时都必须走在前面。我就是这样活过来的啊……怀着坦率的心，一直、向前……！！”

好・孩・子・会・得・到・报・偿。

就是相信着这样一种愚蠢的『梦』，我现在才会在这里。

我告诉莱纳，事到如今，我无意止步。

“……!! 既然这样，那你就继续走！不管多么痛苦！都不要停下来!! ”

“……当然了！不用你说，我也会的！”

莱纳没有来到我身前，而是在身后激励我。

拜此所赐，我终于能以『光之御旗』的身份，统领军队从容而悠然地走过了大桥——抵达了城门原来所在的位置。

被我的『Light Arrow • Brionac』打穿的正门就像开了个洞的血肠，有血流源源不断地自其中溢出。汹涌的水流冲击着我的双腿，意图将我推回后方。

我一边逆流而上，一边抬头仰望。

尽管弗茨亚茨城此时已然换了副模样，但余韵尚在。

看着这个与自己有不解之缘的场所，我不禁回想

起了曾经的自己。

真是一段痛苦、艰难、黑暗、可怕的过往。

什么都未能传达便赍志而殁的千年前。

实话说，我现在所做的，很可能是重蹈过去的覆辙。

然而我决不能停下脚步。

岂止如此，认为『曾经的我』和『现在的我』不同的心情反而加快了我的脚步。

我人生的答案——我真正的『魔·法』已经变了。
在漫长旅途的最后，与各种各样的人相遇，得到了心心相映的同伴，终于升华。

所以，现在的我——

虽·然·辛·苦，但·不·辛·苦。

虽·然·痛·苦，但·不·痛·苦。

虽·然·艰·难，但·不·艰·难。

虽·然·黑·暗，但·不·黑·暗。

虽·然·可·怕，但·不·可·怕。

虽·然·我·接·下·来·会·死，但·我·不·
会·死。

——怀着这份确信，我踏入了城内。

弗茨亚茨城门廊的景象与早上离开时几无相异。
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血量吧。从中央天井处可以窥见的上层、以及其边缘的栅栏处垂落了数道血瀑。通往地下的空洞已被血淹没。如果正门没有被缇亚打穿，恐怕城内早就被鲜血灌满了。

在这片地狱当中，他就待在离玄关最近的螺旋阶梯上。

为了不放一人前往拉古涅与父亲大人所在的『顶点』，他屈身坐在一个台阶上，静候我们的到来。

“……哟。你又来了啊，诺斯菲。”

法芙纳站起身，用一如既往的态度跟我打了个招

呼。

“……嗯。我又来了，法芙纳。”

千年前为『风之理的盗窃者』缇缇所阻的道路。

如今又为『血之理的盗窃者』法芙纳所阻。

作为『光之理的盗窃者』，为了有一个不同的结局，我向他报以了微笑。

335. 第二回合

『血之理的盗窃者』挡住了我的去路。

一千年前，面对试图与我对话的缇缇，我二话不说便选择了战斗。然而这一次，轮到我扮演缇缇的角色了。

“法芙纳，我要用我的力量让父亲大人复活。所以请你把路让开。”

我知道法芙纳因为『经书』和『心脏』被夺而受制于拉古涅。

但是否阐明我的目的，应该会决定法芙纳抵抗的强弱。若是知道父亲大人接下来将会复生，那么作为父亲大人信徒的他应该会想方设法地落败吧。最重要的是，我必须赶在身后的士兵们入城之前制止法芙纳的暴行。

“还·是·算·了·吧，已·经·够·了。”

然而法芙纳只用寥寥数语便背叛了我的期待。

言罢，法芙纳从阶梯上起身，用魔法操纵起了脚边的血。只一瞬间便有二十几条血之触手组成了一张大网，向我直扑而来。

“——『Sehr Wind』！”

身后的莱纳立即以全力施展魔法，用风将血网震了回去。

我将防御任务交给他，自己则集中精力继续对话。

“为什么？父亲大人——涡波大人能复生啊？明明如此，不是别人，偏偏是你要拒绝吗？你不是

最为青睐涡波大人的骑士吗.....”

“没错，拒绝的不是别人就是我.....不好意思了啊。在做拉古涅的骑士的时候，我明白了啊.....就是这种『希望』让我们陷入了更深的
不幸.....”

跟昨天相比，法芙纳的样子明显不一样。

在 ** 纵下的他明明那么积极，可现在却异常的消极。

是因为他现在的主上——拉古涅的影响吗？

可能是因为拉古涅『反转』的力量，让他的内心状态发生了异样的变动。

我没有放弃，继续劝说道：

“法芙纳，你不是希望父亲大人拯救世界的吗？

从一千年前开始，你就一直将这话挂在嘴边不是吗……终有一日，父亲大人将拥有拯救世界的力量。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的。既然如此，你现在就不应该站在拉古涅那一边，而是成为能让父亲大人复活的我们的同伴。借此机会，能否让我看到你之前所没有的抵抗呢……”

连日来，法芙纳虽然嘴上说受到了操纵，但在他自由的行动上却很难体现这一点。如果说他不能忤逆『经书』的持有者的主张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那么现在正是打乱拉古涅计划的绝好机会。

然而事与愿违，法芙纳摇了摇头。
更有甚者，为了彰显自己强烈的战意——他将触手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你说的没错，我确实希望涡波能拯救世界。而如果涡波现在复生，那么他必将化身为足以拯救世界的存在，这一点确凿无疑。……只是，那所谓的『拯救世界』，于我而言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仅此而已。”

法芙纳汇集一层的鲜血，生成了一柄直剑。他单手持剑在血海中迈进，同时阐明自己的主张。或许是受到了我旗帜的光芒的影响，法芙纳坦率地讲出了理由：

“说到底，我所谓的『拯救世界』，想必就和拉古涅的『成为世界第一』一样吧……它是『梦』，而不是『留恋』。所以就算实现了它，我所能做的也不过只是确认一下罢了。『啊啊，虽然如今

的世界得到了拯救，可我真正想要拯救的一千年前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得救啊』，就只是这样罢了。——没有意义。”

危险的魔力和杀意迅速填满门廊。

为了抚平法芙纳的情绪，我连忙出言反驳。作为他千年前相当长时间里的主君，这番话只有我说得出来：

“……法芙纳，你是一个聪明人，这一点你在千年前应该就明白了吧？你明知会这样，却还是希望为这个世界带来救赎。你竭尽所能地想要减少为这个世界所苦的人。你拼上了全力，只求能稍稍平复耳边那些死者的声音——”

“我说啊、干脆给所有人都杀掉怎么样？虽然这不能让死者的声音消弭，但却能让它不再增多。

”

法芙纳以凶险的发言对我的劝说做出了回应。

明明他的表情写满了痛苦，可其中却总透着几分畅快。

或许这种想法在他心里早已有之。父亲大人的死固然是契机不假，但我认为这番话确实出自他的真心。

“法芙纳……为什么……”

现在的他可能跟千年前的我一样。

迫于法芙纳身上那种难以沟通的狂徒般的氛围，除了呼唤他的名字之外，我已不知该作何反应。

“哈哈。归根到底，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世界，

你不觉得光是活在其中就足够不幸了吗？既然这样，那还是所有人都死了更好吧。为了不再有多人诞生，就将现在的所有人斩尽杀绝……这样更好！！”

“法芙纳、等一下——！我们的话还没说完——！！”

以此为结，法芙纳向我冲了过来。

想必是在同时发动了魔法『Blood』吧，明明血水已漫至膝盖，他奔跑起来却如履平地。

“没什么好说的了！比起涡波，拉古涅的追求更合我意！所以我要站在拉古涅这边！我以自己的意志选择了拉古涅，誓要将她守护到底——！！”

我与法芙纳之间的距离转眼便不复存在。

法芙纳高举的血剑已近在咫尺、

“咕——！！”

我用手中的光之旗接下了这一击。

彼此的剑术和棍术都是一流的，二者的交锋不分高下。

但法芙纳的攻击手段远远不止剑术。

与他的劈砍一同而来的，是数量已然过百的血之触手。

虽然我勉强接下了他的剑招，但要防御这些触手则力不能及。

这也难怪，从一开始就决心要战斗的人和希望将

对话贯彻始终的人，一旦开打，差距立马就会反映出来。

千钧一发之际，莱纳抓着我的衣领将我拉向了后方。

“——『Tauz Schuss • Wind』！”

数量相当的风桩抵消了血之触手。

看来莱纳在我和法芙纳对话的期间就一直在进行准备。借着我陷入危机的机会，他强行变换了站位——于是莱纳代我接下了法芙纳的剑。

两名赫勒比勒夏因四目相对，剑与剑交错。

“休想杀了拉古涅……！就算只有一时，她也是我的主上！我绝对要守护她……！”

“这是我的台词……！我也一样，虽然只有一时，

诺斯菲毕竟是主上！你休想伤她.....！！”

两人之间激荡的杀意和对白已经确定了双方的敌对。

可是，我仍然不愿就这么放弃与法芙纳的交流。我希望像自己憧憬的人那样，持续不懈地与拒绝交流的法芙纳交心。

而我刚获得的真正的『魔法』——『不老不死』理应在这一点上无出其右。

『不老不死』可能就是为了这种时候而存在的。

但理性却告诉我不可以。

我真正的『魔法』仅能使用一次。

而它的对象在弗茨亚茨城的『顶点』。

毋庸置疑的是，它不该在一层就被我使用出来。

更何况，在我身后的成千上万条性命也不容许我这么做。

在我与法芙纳对话的期间，追随我前进的士兵们已经来到了城门前。为了制止他们进入城内，我冲身后喊道：

“——大家，请停下来！城内已与『血之理的盗窃者』合为一体！事到如今，修复已成奢望！只剩下从外部进行破坏一途了！！”

即将入城的士兵们听到我的声音立即停止了进军。

“所有人、停止前进！！”

“咕……！虽然隐约间猜到了，可我们的弗茨亚

茨城果然已经.....！”

“本来就是为了守护人民而建的东西！怎能在此犹豫不决！！”

“把圣女大人的话转达给周围的骑士团！但凡是有能力的都给我直接攻击弗茨亚茨城！”

士兵们对我的指示没有任何怀疑。

事前展示的足够多的奇迹已经让他们完全信任了我，不消数秒，来自城外的攻击便开始撼动弗茨亚茨城。

“『血之理的盗窃者』的本体由我们在内部进行压制！大家只要在外部攻击就好！看准我旗帜的光芒！不需要手下留情！！”

我的话音刚落，与莱纳交手的法芙纳便纵身后跳。

“啧！可恶的诺斯菲，净做些麻烦事——！”

在出言抱怨的同时，法芙纳将手搭在地面上，开始操纵城内的血。

随着血海的水位不断下降，流动在墙壁中的血液密度相应地变大了。

通过加强墙壁的厚度，法芙纳在巩固弗茨亚茨城的防御。

我由此产生了确信——果・然・没・错，这血之城的弱点与千年前一模一样。

虽然几乎所有人都会为它牢不可破的外表所蒙蔽，但它毕竟不是诺文・阿雷亚斯的水晶那种【绝对无法摧毁】的存在。就像缇亚今天早上轰开

了一个缺口那样，摧毁与否只是火力强弱的问题。

当然了，若只是百来名骑士的魔法，那么撼动不了它也在情理之中。

但现在聚集于城外的岂止千人，而是万人。只要骑士们不停地发动攻击，血之防壁迟早会不堪重负。

我点破法芙纳身边魔力衰弱的事实，劝降道：

“法芙纳，你还是死心吧。只要有我在不断地对外围的士兵进行强化和洗脑，你就必须不断地将自己的血和魔力往外部输送，以便为你那在『顶点』的主上守住立足点。现在我们对你已成包围歼灭之势，事已至此，你已经没有胜算了……”

“哈！少开玩笑。所以呢？那又怎样？”

然而法芙纳表现得颇不以为意。

即便要以一人之力迎战一国的军队，甚至面前还有同为『理的盗窃者』的我，法芙纳仍只是付之一笑，对这种程度的劣势，他丝毫没有放在眼里。

“我说啊，诺斯菲。归根究底，状态也好魔力的量也好，这种东西能左右的了结果吗？”

“.....确实不能。”

法芙纳这份自信背后的理由，确实有让我不假思索地点头附议的说服力。

看到我坦率的反应之后，法芙纳笑得更厉害了。

“哈哈！没错吧！？换言之，直到结束为止，我们『理的盗窃者』之间的战斗一直都是均势！

决定胜负的要素只有『留恋』的深浅！是了，都是老样子了！这也好那也好，都是老样子！！”

言外之意就是法芙纳在败北之前决不投降。
完成了对弗茨亚茨城的强化之后，他立马又冲了过来，重新挑起了战斗。

“再说了，可能你确实是对我的弱点了如指掌！不过别以为我就不知道你的弱点了啊！？我可是明白的，极其厌恶牺牲的你，无法舍弃应该舍弃的棋子！！”

法芙纳的目标并不是我这个进行辅助的后卫，而是正面作战的菜纳。

他抛下了脚边所有的触手，单枪匹马地同菜纳挑起了白刃战。

即便脚下的环境如此恶劣，法芙纳的速度仍快得惊人。纵使莱纳严阵以待，也还是没能避开血剑的一闪。

“——咕！”

血剑砍伤了莱纳的右侧腹。

不过我立即将他受的伤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但法芙纳早就料到了会这样，他立马抽回了赋予敌人致命伤的剑，这一次，他砍向了莱纳的脖颈。虽然第一招让敌人得逞，但莱纳这次冷静地用双剑接下了攻击。可惜法芙纳的左拳紧随其后。

莱纳侧身用肩膀扛下了这招。

在死者力量的加持下，法芙纳的臂力足足有常人

的上千倍。彻骨的冲击令剧痛漫及全身，莱纳的骨头之所以没被击得粉碎，不外乎是拜他自身的强韧与我魔法的强化所赐。

作为『代替』，所有的伤害和痛楚都理所当然地转移到了我身上。

莱纳仍是毫发无损的状态。

法芙纳清楚这一点，所以仍然没有停止攻击。连击接踵而至。此前不见动作的血之触手突然发难，如鞭子一般从四面八方抽向莱纳。与此同时，还要伴以法芙纳自己的剑与拳。无论回复多少次，法芙纳都只是一味地、不间断地——攻击。

不仅动员了他从死者那里领受的『剑术』『体术』『魔法战斗』等全部技能，还将『理的盗窃

者』的体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与此相对的，只能固守防御的莱纳不断地遭受着致命的伤害，他咬牙切齿地抱怨道：

“——该、该死！即便有强化在、也还是这样吗！我的实力、还是差了这么多！”

“就算『光之理的盗窃者』再怎么强，站在前面的骑士只有这点斤两也无济于事！要做我的对手，还是叫缇达和阿雷亚斯过来吧！”

短短几秒之内，致命伤总计已达两位数。

然而莱纳依旧毫发无伤。

一般来说，不明白我魔法效果的人这时会收手调查情况。但知道我作为『代替』背负了一切的法芙纳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他利用莱纳不断对我进行攻击。

就这样，『血之理的盗窃者』造成的致命伤终于超过了三位数——三位数的足以致死的痛楚终于令我屈膝。

“.....!!”

见状，法芙纳嘴角轻扬。

恐怕是因为他藉此确信了自己的战法有效吧。相对的，与他交手的莱纳面露苦色，朝身后喊道：

“诺斯菲！已经够了！把你对我的『代替』切断!!”

“.....现、现在要是解除了辅助魔法，你这种程度连一秒都撑不住啊!?”

正常来说这时候已经被杀了百来次的莱纳竟然要拒绝我的帮助，我连忙回过神，冲他喊了回去。

“我只有在背水一战的时候才能发挥真本领啊！听我的，你赶紧去上面！我都已经这么迁就你的任性了！接下来也该照『当初的计划』行动了吧！！”

莱纳要我去攀登阶梯。

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但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希望我停止『说服法芙纳』这一任性的行动，回到『当初的计划』这一正轨上。

“……我明白了，莱纳！在那期间，你就算是死了，也要好好压制住法芙纳！！”

“——什！？喂！你真打算去上面吗！？”

法芙纳本以为我一定会留下来继续帮助莱纳，正因如此，在我切断了所有对莱纳的辅助，决心独自前往上层的一瞬间——他大感动摇。

而这份动摇正是『当初的计划』启动的理想时机。仿佛早已久候多时一般，所・有・人都在这一刻行动了起来。

“——就是现在！缇亚！”

“我明白，别搞砸了哦！玛利亚！”

在门廊深处，经其它路线侵入城内的两名少女现出了身影。

与此同时，莱纳大幅拉开了与法芙纳的距离。

“——！果然来了吗！不过、就这种程度的奇

袭!! ”

虽然对我将莱纳弃于不顾感到了惊讶，法芙纳仍能从容迎接奇袭。

在千年前身经百战的他对这种时机下的魔法攻击已是见怪不怪。

“——共鸣魔法『Flame Arrow・守护炎』!! ”

“——共鸣魔法『Flame Arrow・守护炎』!! ”

与『理的盗窃者』相匹敌的魔法应声而成。

一刹那间，无数面疑似火镜的东西在红色的门廊中浮现，如红星一般闪耀着将法芙纳围在中间。见状，法芙纳愣住了。

“这、这是共鸣魔法.....? 而且、竟然是西斯

和阿尔缇的.....!?”

法芙纳的表情诉说着“这不可能”。

他拥有利用死者技能的能力，所以几乎通晓所有种类的魔法，自然也掌握了相应的所有对策。正因如此，他才为『Flame Arrow・守护炎』的异常性感到了深深的震撼。

我也不是不理解他的心情。毕竟这个『Flame Arrow・守护炎』是关系极为恶劣的那两人——西斯和阿尔缇的共鸣魔法。但凡是了解一千年前的往事的人，看到它的第一反应必然都是这样。

“缇亚，所有的退路都封死了!!”

“了解！——『Flame Arrow』!!”

紧接着，从缇亚掌中驰出了一道空有火矢之名的凶恶白光。

法芙纳一个横跳躲过了光线。
但光线被他身后的火镜反射。

“——！果然如此吗！！”

法芙纳连忙令拢在一处的血之触手挡在中间，
藉此化解了第二段的光线。
不过这只是第一发罢了。

“射击、射击、射他个够！！”

缇亚持续不断、并且精准无误地释放着『Flame Arrow』。

上百道光线在火镜的作用下开始了漫反射。
在无数次反射中，光线的速度已令肉眼无从追及，最终描绘出上千道白线，如白茧一般将法芙纳困死。

“——诺斯菲!!”

看中这个时机，门廊深处出现了一匹银色毛发的巨狼。利用身体优势，巨狼无视了恶劣的地形条件，在血海中疾驰而来。
骑在它身上的拉丝缇娅拉一边大喊一边冲我伸手。

“——明白!!”

我握住拉丝缇娅拉的手，在她的牵引下骑到了狼背上。

也就是这一刻，从本应被彻底封死的白茧中传来了声音和魔法。

“休想走……！——鲜血魔法『新历二年西圣战初期・八千八共鸣之矢（Whoseyards West One・Quadra Eight・Canon）』！！”

与『血之理的盗窃者』特有的奇妙魔法名一同突破白茧的，是一道不比缇亚施展的火矢逊色的别样光线。

即便承受着缇亚和玛利亚两人的共鸣魔法，法芙纳仍舍身对我发动了攻击。不过这种程度的执念已在预料之中。

“——『Dragon・Ardor』!!”

经不同路线侵入城内的最后一人、『龙化』后的斯诺展开双翼半路杀出。

与法芙纳的光线相抗衡的，是由『龙之风』炼就的风弹。

我立即对其进行辅助。怀着斯诺借给我的思念，催动沁染在她血中的光之魔力，激发寄宿在斯诺身上的所有才能。

作为其结果，『Dragon・Ardor』与撼动鼓膜的声音一同炸裂。

爆炸震偏了法芙纳的光线，令其击中了弗茨亚茨城的城墙。看到弗茨亚茨城如遭大地震侵袭一般晃动起来，斯诺感叹道：

“.....成、成功了！只要有这把剑和魔法、还有『安全龙化』的话，就算对手是守护者，我也能战斗.....！！”

斯诺惊讶于自己展现的力量，不过拉丝缇娅拉即刻作出指示，告诉她现在不是感动的时候。

“斯诺！你今天的任务不是对付守护者，而是掩护我们！！”

“嗯！我在空中将杂鱼清理掉——！！”

载着我和拉丝缇娅拉的狼一冲到阶梯便顺势直上，与此相配合，斯诺也利用中央天井飞向了上层。

『狼』与『龙』。

最大限度地利用『魔人返还』的速度的我们是为凶恶的魔法所困的法芙纳无从追赶的。

一切都跟『当初的计划』一样。

我们撂下了法芙纳，不断向上层进发。

二层、三层、四层、五层——途中虽然有血之人偶与『什么东西』阻拦，但一直在塞拉前进的高度飞行的斯诺会用风从旁将之刮飞。

“——『Dragon・Ardor』!!”

狼的脚力就在『龙之风』清场后的阶梯上尽展所长。

尽管不时会有敌人避开了斯诺的魔法袭来，但拉丝缇娅拉的剑与魔法足以处理。

我们就这样长驱直入，从五层到十层——再到十一层、十二层、十三层。

“.....拉丝缇娅拉、塞拉。计划进展得很顺利啊。”

说实话，进展有些过于顺利了。

我们以莱纳为诱饵，成功地将法芙纳拖进了他最不擅应付的陌生、持续且强火力的『魔法』之中。

在此之上，虽・是・偶・然，我们还漂亮地分成了两组。玛利亚・缇亚・莱纳三人负责对付法芙纳。拉丝缇娅拉・塞拉・斯诺加上我四个人负责从拉古涅那里抢回父亲大人的尸体。

既然佩露修娜不在这里，那就说明外面的部队都在她的统率之下吧。

“对啊！斯诺也是！感觉很不错！！”

“诶嘿嘿~.....！因为我现在可以使出全力嘛！虽然敌人都很恐怖，我却一点都不害怕！”
得到拉丝缇娅拉的表扬之后，斯诺无论是飞行还是魔法都气势大涨。

不过，似乎是在儆戒我们的得意，那道声音又来了。城内的血汇聚成人的喉舌，说道：

『——没・想・到・啊。』

是本应在下层战斗的法芙纳的声音。

『居然会如此出乎意料、真是被摆了一道.....不

过啊，诺斯菲，你真觉得能从我手上逃掉吗？不对，你觉得你现在能称得上是在逃吗？.....在这座城内根本没有逃的概念。一切都和在我腹中无异。』

这也是早就明白的了，即便相隔甚远，他的声音——魔法也能传达到。

『诺斯菲，你还记得涡波千年前的评价吗.....？我的、『血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操纵死者』.....！我的力量最棘手的一点是『对遗传因子的操作』——以及从中衍生的『迷宫构筑』啊!!』

无论喊得再怎么起劲，『血之理的盗窃者』法芙纳也没有远距离瞬移的手段。

不过相对的，他有一份力量非常麻烦。
那就是在其它场所对不同的人进行『召唤』的力量。

『——哈哈！虽然我没想到你们没有在城外而是在城内飞行……但也并不是没有对策，而且还是一个相当的狠角色呢……!』

与这道声音一同而来的，是倾盆的血雨。
地点不在我们攀登的阶梯，而是中央天井。

“——、————!!”

同时，一道用刃物摩擦肌肤般的尖叫声入耳。
这声音不是人、而是怪物的。
而且是在怪物当中也颇具特色的——虫子的声

音。

一只昆虫型的怪物与血雨一同自上方飞来。

那是一只丑陋、不祥、诡异的怪物。外形与蜂类相近，昆虫特有的复眼和硬关节特别突出。镰刀般的前足共有三对，轻薄的羽翼则有四枚。在腿脚之间还有两支长针。大小足足有斯诺的三倍，浑身呈土黄色。

“——Dr、『Dragon・Ardor』!!”

面对急袭而来的怪物，斯诺连忙释放了魔法。

然而怪物在空中做了一个直角运动，轻而易举地避开了攻击。更有甚者，它又以第二个直角运动迅速扑向了下方的斯诺。

怪物挥动镰刀般的前足，与斯诺的大剑撞在一起，传来一道剧烈的金属碰撞声。

怪物借助下落的势头从斯诺身旁穿过，紧接着又在下方急速转弯变换了方向。明明是在空中，它的行动却异常灵敏。见状，斯诺在空中停下了动作，低喃道：

“诶、诶……？难道说是、哥哥……？”

她问及了怪物的身份。

汇聚的血液回答她的疑问道：

『——没错。这就是格连·沃克原本的姿态、诞生不到几年便将自己的一族杀绝的『怪奇』的真面目。换言之，就是拟似『半死体』。正所谓是与

我走在相同道路上的同胞……!!』

法芙纳用略带欣喜的语气道明了格连的身世。
斯诺和格连虽然是兄妹，但两人都是大贵族沃克家的养子，彼此之间并无血缘关系。所以斯诺这是第一次看到格连的这种模样，并因之大为动摇。

而这种动摇对战斗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斯诺本应是空战的主宰者，结果却只能一边倒地固守防御。就算肉眼能跟上纵横无尽的怪物的动作，她的身体却迟迟不能发动攻击。

“这是……!拉丝缇娅拉、我们去帮斯诺一把……!!
”

想不到一路顺利的我们会在这时候被法芙纳打

个措手不及。考虑到两人糟糕的相性，我向拉丝缇娅拉提议援助斯诺。

然而——

“——诺斯菲！不用帮我！”

赶在我采取行动前，当事人自己便拒绝了帮助。

斯诺固守防御的态势只持续了数秒。她很快就在空中运用『龙之风』扭转了攻势。不仅如此，她的表情也恢复了之前的乐观，表明与格连的战斗不在话下。

“没关系！塞拉、请继续前进！这也跟『当初的计划』一样！我们要以自己的全力，将集我们所有人的思念于一身的诺斯菲送到涡波身边！！

诺斯菲不用多想，只要继续前进便是！！”

在此之上，斯诺还道出了我们计划的全部。

换言之，我们所谓『当初的计划』就只是『利用弗茨亚茨军队从各个方向进入城内，总而言之就是所有人一起袭击法芙纳，然后想方设法地将我送到塔顶』罢了。

跟众人之前第一次袭击弗茨亚茨城的时候不一样，此次作战的方针只用了短短几分钟便定好了。

毕竟我们没有『未来视』这种方便的能力。我们无法保证必胜。所以我们认为，这就是最好的办法。

而斯诺也确实遵照了『当初的计划』要求的随机应变，在思考过后表示自己一个人便足以应付。

化为狼形的塞拉垂首表示了解。接着，骑在塞拉背上的拉丝缇娅拉也点点头，冲斯诺喊道：

“我明白了，斯诺！要战胜那个奇怪的格连哦！”

“遵命，拉丝缇娅拉大人！我会好好教训一下哥哥！之后很快就会追上你们的！！”

斯诺用下属的语气作出了答复，随后开始解放自己的魔力。

那是她自己一直极力规避的全力『龙化』。

有『光之理的盗窃者』的辅助，她的这份力量能在没有任何『代价』的情况下发挥出来。

现在她身上变成龙的部分就只有双翼而已，四肢仍然保有人的形态。

可是她的魔力却与龙无异。

一种既不是人，却也不是怪物，虽然和『理的盗窃者』一样强大，但又完全不同的魔力——

曾经令整个大陆不由分说地认作『最强』的暴力的化身、如今在此显现。

“aA 啊啊啊啊、a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AAAAA——
——!!!! ”

斯诺身缠『龙之风』与『龙之咆哮』，用比格

连更快的速度舍身向他撞了过去。

这是与对自身的防御力颇为自信的斯诺相衬的战法，但却不像是性格缺乏勇气的她会使用的战法。

首当其冲的格连或许也有同样的想法。

眼前所见出乎了自己意料的格连于是结结实实地吃下了斯诺的撞击。

就这样，兄妹两人一同飞向了上空——非也，两人一同飞向正侧方，撞毁了沿途的栏杆。即便如此势头依然不减。斯诺紧紧地抓住格连的关节，继续飞向远处。

一如栅栏那样，弗茨亚茨城的血墙也被撞毁了。可势头还是不减，紧接着是更后方的房间的墙

壁，两人撞毁了沿途的一切，不断远去。

——不等我亲眼看着两人在视野中消失，代步的塞拉就已经跑远了。

离开二十层，前往更上方。

遵照计划，为了『让我对父亲大人施展魔法』这一最终目标，向着最上层疾驰而去。

336. 阶梯

化为狼形的塞拉每踏出一步，淤积在阶梯上的血液便随之四散飞溅。

她四足的步幅远超人类，一次能跃上五级台阶。这已经不是奔跑了，更应该说是飞驰。

我们在城的中段与斯诺分别，失去了风力的支援。

虽说要打倒拦路的『血之人偶』和『血的什么东西』会很费力气，但我们爬楼的速度却丝毫没有减缓。

身为狼形『兽人』的塞拉·雷迪安特的速度在全大陆也算首屈一指。据说她的速度甚至胜过了特化敏捷的父亲大人和莱纳，故而不可能有东西追的上速度冠绝当世的她。

她将麻烦的『血之人偶』和『血的什么东西』全都甩在了身后。

我们没有与敌人正面交锋，而是与其擦身而过——经过城堡的二十五层、二十六层、二十七层——一路赶来。

当然了，在此期间我们并非全然没有受到法芙纳的妨碍。阶梯上的积血时不时会泛起泡沫，从中伸出由血构成的树干般的手臂，意图抓住塞拉的巨躯。

“——塞拉！稍微向左偏一点！！”

但是那些手臂却完全够不着我们。塞拉的速度快于手臂固然也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更关键的原因则在于负责指挥的拉丝缇娅拉本领高超。她能预测出法芙纳可能设下陷阱的时机和位置，并指挥塞拉予以回避，而塞拉则毫不迟疑地遵从着主人媲美未来预知的指示来行动。远在一层的法芙纳释放的远程攻击被主从二人牵绊的力量彻底化解。

『咕、——魔法《Blood Bane》!!』

“塞拉，直走！危险由我来斩除!!”

有时会有这些由血构成的触手和箭矢袭来，但它们一样收效甚微。

法芙纳的鲜血魔法在威力和速度上绝对无可挑剔，无奈施法者离得实在太远，以至于发动速度（Response）无论如何都会慢上半拍。

而在塞拉的速度与拉丝缇娅拉灵活的应对能力之下，这慢了半拍的鲜血魔法根本无法给予我们有效的攻击——于是我们进一步跨越了三十层，沿三十一层、三十二层、三十三层——不断前进。法芙纳终于按捺不住了，高声叫道：

『该你出场了！艾尔米拉德!!』

当他喊出那个名字的瞬间，我的视野中出现了许多色彩斑斓的魔法。我还以为又是法芙纳的魔法，但很快意识到它们的属性明显不同。

红、蓝、绿——

炎、水、风属性的魔法之矢各三支，共计九支箭矢，由我们上行的阶梯前方如坠落般破空而来。拉丝缇娅拉立即做出回应：

“——《Flame Arrow》!《Water Arrow》!《Wind Arrow》!!”

为了将其抵消，她构筑并放出了与其完全相同的魔法。

即便构筑时间只有短短数秒，拉丝缇娅拉还是漂亮地准备出了威力和数量都与其相同的魔法。

但是，在箭矢九对九彼此碰撞，阶梯为轰鸣和冲击所充满的瞬间——那·家·伙从空中飞舞的魔力粒子中猛扑了过来。

那·家·伙的体格比常人要大上两圈，外形与狼形的塞拉相似，是一头四足野兽，不过种类却大不相同。乍一看，我还以为它并非某种怪物，而

是一头没有受到『魔之毒』侵害的狮子。不但它金黄色的兽鬃颇为惹眼，光洁的毛皮也同样熠熠生辉。

黄金色的狮子猛扑而来，一口咬住了飞驰于阶梯上的塞拉的前脚。

即便有我『代替』她背负创伤，她的动作也因此而暂时停止了。

“塞拉!!”

拉丝缇娅拉大喊，同时从塞拉的背上挥出一剑。而黄金色的狮子则轻易地跳开并避过了这一击。随后，它在上方的阶梯上低吼起来，用闪烁着理性的双眸凝视着楼下的我们。

“狮、狮子.....？也就是说，是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吗.....看起来不好对付！”

“请小心。他的状态恐怕和刚才的格伦是一样的.....！”

我和拉丝缇娅拉都认定在楼上等待着我们的艾尔米拉德威胁很大。

方才的袭击发生于塞拉和拉丝缇娅拉万分警惕之时。她们预测到了三种属性的魔法之矢不过是佯攻，对其后的主攻有所防备，但即便如此，塞拉还是吃了艾尔米拉德一击。

恐怕是因为在『血之理的盗窃者』的辅助下，艾尔米拉德达到了连『魔人返还』也无法比拟的领域，其速度超越了塞拉和拉丝缇娅拉。

『拜托你了……弗茨亚茨最高贵的血统，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说实话，比起你那边，下·方·的·情·况·要·更·加·糟·糕。你已经是——最后、的——』

在我们因新威胁的登场而咬牙切齿之际，更加令人头疼的法芙纳的声音传了过来——而后戛然而止。

与此同时，视野剧烈晃动。

在一场仿佛城堡本身土崩瓦解般的剧烈摇晃之后，魔力粒子的洪流从阶梯旁的梯井中喷涌而上。

“——!?”

“这种魔力的感觉是……!!”

我能感觉到多个大型魔法在下方炸裂。

魔法的属性是火、神圣以及无·属·性，没有血之魔力混杂其中。

从威力可以推断出魔法的施法者是玛利亚、缇亚和斯诺。可见下方的法芙纳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无力顾及这边了。不，说不定法芙纳已经眼看就要败北了——那股魔力的洪流甚至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我于是认为城内的状况大有好转，而艾尔米拉德很可能已经是法芙纳最后的手牌了。

在如此进行推测的同一时间，我的身体动了起来。

“塞拉！拉丝缇娅拉！艾尔米拉德就交给你们两个了！机不可失！我要继续往上！！”

“诶！？不行，你稍等一下！你先在那边的隐蔽处躲一会，我们马上就打倒他——！！”

虽然拉丝缇娅拉对我加以劝阻，但我还是从塞拉的背上跳下。也就在这时，艾尔米拉德有了动作，在阶上纵声咆哮：

“——、——————！！”

阶梯上不止出现了大量火、水、风属性的魔法，还出现了无数的神圣和土属性的魔法。它们形态多样，除箭矢以外还有剑、槌、绳、网等形状。对此，拉丝缇娅拉也不甘示弱，放出了与其相同的魔法。

“我们的话还没说完呢！——《Ice Battering Ram》《Wa-

ter Wire》《Flame Flamberge》《Rays・Wind》《Divine Arrow》《Earthquake》!! ”

几乎相同的魔法以几乎同等的威力碰撞在一起，彼此抵消——可这就是拉丝缇娅拉的极限了，她没有余力去应付紧随其后猛冲过来的艾尔米拉德。

不过，这次活用了狮子巨大身躯的追击却因拥有同等速度的塞拉从中牵制而遭化解。两头野兽互相对峙，战况陷入了胶着。

——情况果然变成了这样。

我在艾尔米拉德现身的瞬间便预见到了这种状况，因为两方的战斗风格太过相似了。

拉丝缇娅拉和艾尔米拉德都是万能的骑士，优缺点也是一致的。这两人什么都能做到，但是却缺乏决胜的手段。两人若是停下脚步展开魔法战的话，战斗中必定会发生魔法的相抵，而艾尔米拉

德所拥有的狮子的长处则会被作为从者的塞拉击破。

尽管这样下去她们并不会败于对方，但是会被浪费掉不少时间。

我不愿等那么久，于是行动了起来，同时喊道：

“拉丝缇娅拉！大家在下面给我们创造出的良机一秒也不能浪费！只要我能到达最上层，那就是我们的胜利！我先行一步！！”

我必须赶在父亲大人的魔石被拔出之前到达弗茨亚茨城的『顶点』，因此急着想要独自向上前进。

“可、可是，诺斯菲……！！”

“考虑到『星之理的盗窃者』和『光之理的盗窃者』在魔法上的相性，拉古涅是绝对无法阻止我的！这点确凿无疑！反之，艾尔米拉德只有你们两人能压制得住！！”

我如此劝说道。

在这一天，拉古涅特化了杀戮，而我则特化了不死。暗杀者与不死者之间恐怕无法轻易地分出胜负吧——说得极端一些，我只要无视拉古涅不断前进，最后触碰到父亲大人，我的目的就能达成了，在相性上真是好得出奇。

当然了，此次强袭最理想的结局应该是『多人一起围杀拉古涅』。

有多人一同抵达『顶点』，而在某人独自压制拉古涅数十秒之时，由我来使用真正的『魔法』使父亲大人复活，之后再不紧不慢地打倒拉古涅就好了——但这终究只是理想。拉丝缇娅拉也明白，现实往往不能尽如人意。

短暂的犹豫过后，不知是通过我的表情领会了我意志的坚决，还是因为时间宝贵，她非常简洁地应允道：

“我明白了！但是你别硬上！我们马上就会跟上的！我也好，斯诺也好！玛利亚也好，缇亚也好！大家都会跟上诺斯菲的！！”

太好了。

因为事前有打过拉古涅到时由我负责的预防针，拉丝缇娅拉似乎是接受了。如此一来，我・的・理・想，『与拉古涅一对一』就能实现了。

“——好的！待会儿『大家一起』汇合吧！”

对于事情变成了欺骗大家的形式，我感到很抱歉，但是作为补偿，我跟拉丝缇娅拉约定了今日必定不会有人死亡。

包括我在内谁也不会死，之后『大家一起』相会。我发誓。

“……！嗯，待会儿要『大家一起』哦！我们约好了啊！……塞拉，咱们两个把艾尔米拉德压制住吧！不对，速战速决吧！！”

拉丝缇娅拉迅速切换了思考，开始对艾尔米拉德发起反击。

在她行动起来的同时，我也开始奔跑起来。

——别了，拉丝缇娅拉。

我没有将这句话说出口，只是在心中与她辞别。

“——、——————!!”

不过艾尔米拉德当然不打算放我继续在阶梯上前进，他大吼一声，顷刻间便唤起一道暴风。他将身形隐没于风中，向我猛冲了过来。

“——《Sehr Wind》!!”

暴风魔法被拉丝缇娅拉抵消，塞拉则撞向了艾尔米拉德的身体。

她们用与斯诺相同的方法压制了艾尔米拉德，为我开辟了一条上行的道路。

我绞尽力气，沿阶梯向上跑去。

身后的轰鸣不断，但我没有回头，毅然决然地奔

向了三十五层。

已经连回头的力气都不能浪费了，只剩独自一人的我在接下来的路上必须凭借自己的力量开拓一切。

“……现在法芙纳的影响力无疑正在减弱，剩下的十五层我一个人也能……——！”

没等我激励完自己，拦路的『血之人偶』就在阶梯上现身了，但是其数量并不多。

“——《Light Rod》！”

我向怀中的旗帜重新注入了魔力，将其挥向逼近的『血之人偶』们。

老实说，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不过对面的『血之人偶』们也同样虚弱。仅仅数个回合，我就成功让所有的『血之人偶』回归了其原本的面貌。

我毫不放松警惕，准备应对接踵而至的敌人，可是却没有后续的敌人出现。

我确认了一下水位，发现血量明显减少了。光靠外部对弗茨亚茨群城的总攻是无法使其减少到这种程度的，估计是法芙纳为了化解自身的危机而将血从城内集中了回去。

多亏了下方的同伴们，拦路的『血之人偶』都变得很虚弱，我也不会被血拖住脚步。可以说，我现在受到的妨碍已经称不上妨碍了。

“哈啊、哈啊……！”

不过，攀登这空空如也的阶梯对当下的我来说也是一件苦差事。

与拉丝缇娅拉分别之际还能奔跑的双脚渐渐动不起来了。双脚已不仅是像灌了铅那么简单，甚至开始失去知觉。

奔跑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呼吸的苦难已不止是喉咙里有血味这种程度，甚至出现了咯血的现象。

可即便如此，我还是以自己所能实现的最大速度，穿过三十六层、三十七层、三十八层——攀登着城堡的阶梯。

“哈啊、哈啊、哈啊……哈啊、哈啊……！”

已经毋庸赘言，我此时的不适原因全出在『代替』上面。

其中占比最大的就是对玛利亚和缇亚的魔力的代替。光是这两人拥有的魔力和体力就超过了弗茨亚茨全军一万人的消费量。

可是我绝对不能切断对她们两人的魔力供给。

现在两人应该正在与法芙纳激战。在身为『光之理的盗窃者』的我的辅助下，她们将战斗能力在千年前的战斗中也属顶尖的『血之理的盗窃者』逼到了无暇顾及上层的地步。

光是想像一下下层的大家正在进行着怎样的战斗，我就必须将这种『代替』忍受下来。

更重要的是，长年的战斗经验告诉了我，就算是为了我前行道路上的安全，我也绝不能切断它。我的头脑虽然非常清楚这件事，但即便如此，我的内心却愈发软弱。我真想切断『代替』来歇息片刻，仅仅数秒就好。

“哈啊、哈啊、哈啊、哈啊、哈啊……!!”

随着气力不继，我的视野忽明忽灭，思考也时断时续。

有时我连自己为何要前进都搞不清楚，连自己如此努力地忍耐痛苦的理由也即将飞到九霄云外。而替代那个理由的则是如同要填满脑海般的——痛楚。

我的身体为我自己感到担忧，打算以痛楚这一危险信号填满我的脑海。

友方减少了，敌人也减少了，这固然使我的思考变得从容，可与之相应的，痛楚的强烈也变得前

所未有。

在此之前，我从未分神去顾及它的存在……但说实话，真的好痛啊。

就好像我的身体被无数次开出窟窿然后又堵上一样，那种感觉痛彻骨髓。

身体一直在痛，痛不可忍。

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步伐的迈进，那种痛楚也在不断增加。

因为无休无止的疼痛，我的眼泪和汗水开始不由自主地流出。

因为无休无止的疼痛，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肚子好痛。脑袋好痛。手臂好痛。脚部好痛。大腿好痛。肌肉好痛。骨骼好痛。血管好痛。体内好痛。体内的深部好痛。连我弄不清具体是哪里的地方都好痛。总之，浑身上下无处不痛。

我只觉得这种如波浪般时作时歇的痛楚打算扭

曲我的内心。

我已经想要顺应本能，就这样哭喊出声了，想要停下脚步，屈膝跪地，以手锤地——在发疯之前为了发泄情绪而哭喊出声了。

真的好痛。我因疼痛而感到辛苦、因疼痛而感到难受、因疼痛而感到害怕，脑海中已经只剩痛苦了。疼痛无休无止，我已经不知道它是自何时而起的了。我也已经不知道是哪里在痛了，连疼痛的原因都已经忘记了，甚至连疼痛这个词的意思都不明白了。一开始就被抛之脑后的忍耐疼痛的理由，这次终于要消失了——

“哈啊、哈啊，不・行——哈啊、哈啊、哈啊……！
我绝对——！！”

唯独那个理由我绝对不会迷失。

因此，我的脚步也绝对不会停歇。

不管我再怎么因疼痛而使大脑一片空白，那个理

由也绝不会化为乌有。毕竟它于『理的盗窃者』们而言就是被称作『留恋』之物。

如今，我心中有的是那种东西。

那个人的话语。

那个人的容颜。

那个人的声音。

那个人的一切，当下都在我的心中熠熠生辉，一直帮助着身为『光之理的盗窃者』的我。

没错。

举例来说——我领受了拉丝缇娅拉的思念。

那是『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首次得到『相川涡波』的帮助，被他的话语拯救，对他的身姿感到憧憬，为他的手所吸引时的回忆。

我在踏上人生最后的阶梯的同时，反复品味着那份思念——

337. 不老不死

——你说过你『必须成为圣人缇娅拉』，但是我可未曾听你说过『成为圣人缇娅拉是我的梦想』!! 一次也没有——!!!! ”

在众多参加者列坐于此，无名的我即将离世的瞬间，这声呐喊响彻云霄。

生活了三年的大圣堂；冰冷石头筑成的房间；其最深处的仪式用祭坛；布满雕刻的石柱和石壁；由窗扉映入的朝阳。

在满目的朦胧光芒当中——为了确认亵渎这场庄严仪式的人是谁，骑士、神官、宾客无不看向了他，眼中凶光毕露。

可是涡波却毫不介意，一步一步地缓缓走在血一般鲜红的地毯上。

涡波眼中的事物只有一个，那就是视线前方的我。

他笔直地朝我走来。

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我一直渴望着这种事情发生，也曾如此向他请求。

因为，我其实一直都很痛苦。

我其实一直都很害怕。

我其实一直都很辛酸。

我其实从来都不想死。

其实我一直都在想：如果世界说主人公不是我而是缇娅拉的话，那么属于我的主人公什么时候能来救我就好了。

我一直等待着有人能唤出并非缇娅拉，而是存在于此的我的名字。

我一直等待着那句话。

“告诉我吧，拉丝缇娅拉！堂堂正正地、说出你真正的梦想！”

“无需担心，『契约』尚未终结！倘若你的梦想，为这圣堂内的一切所碍——我亦可将之尽数摧毁！代价仅需你回到我的身边便可清偿！”

在唤出拉丝缇娅拉这个名字的同时，他将手伸向了我。

我的故事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多亏了涡波，我才会得救。

『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是拜『相川·涡波』所赐才得以活在当下。

因·此，我·对·涡·波——

——因·此，我·想·要·拯·救·父·亲·大·人。

“我还、没……——”

思念交织在了一起。

拉丝缇娅拉的回忆成为了我的助力，使我作为『光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有所增加，让我抬起

了垂下的头。

路途漫长，距目的地还有十层以上。

我在满是疼痛的脑海中道了一声“走啊”，继续迈步。

将死的我还能动起来的理由很简单。

现在，我『代替』拉丝缇娅拉背负了她的思念，其中寄托了她想要帮助父亲大人的愿望。

所以，我不会死，也不能停步。

从拉丝缇娅拉的思念中，我又见识了一份父亲大人帅气的表现，不由地微微一笑——就这样走上了染血的阶梯，由三十八层向三十九层、四十层迈进——

“——！”

途中，无关乎我的意志，我的身体倒了下去。

我想用『光之旗』撑住自己的身体，却发现自己甚至已经维持不住《Light Rod》了。

我立刻抓住阶梯旁的扶手，借此起了身。

在抓住扶手的手背上已经看不到残存的皮肤了。

我一直重复着『代替』背负战场上的创伤并予以回复的行为。肌肉每次分离后都会粘合回去，每次崩裂后都会恢复原状，由于这种荒唐的行为，皮肤似乎已无法修复。

变为红黑色的肌肉裸露而出，而没有了皮肤的手理所当然的也在不断出现新伤，血流不止。

我将视线从手背移向了脚下。由于只顾着注意周围的情况，我到现在才察觉到自己全身伤口流出的血量非比寻常。

看来，我似乎是因为失血过多才险些倒地。

在确认到这件事的同时，忽明忽暗的视野变成了灰色，然后甚至失去了色彩，化为漆黑一片。

我突然昏昏欲睡。

意识正在逐渐远去。

这种感觉我是知道的。

虽然我（诺斯菲）并不知道这种感觉，但『我（私）』却对其非常清楚。

那是我得自缇亚的思念。

只要『迪亚布罗・西斯』初次得到『相川涡波』的帮助，被他的话语拯救，对他的身姿感到憧憬，为他的手所吸引时的那份回忆还在——

——那个，你醒着吗？”

在魔力之雪（Tear Ray）纷繁洒落的那一天，这句话唤回了逐渐远去的意识。

当我即将不再是我的时候，是涡波拉了『我（私）』一把。

我被父母抛弃，失去了自己的容身之处。

被要求成为使徒，也依照要求作为使徒来回应他人，结果一切都被使徒夺走。

身边只剩下利用自己的敌人，所以我一直逃一直

逃一直逃，到最后——我来到了迷宫联合国瓦尔德。

可是在抵达那里的时候，我的心灵已濒临极限。迄今为止的人生全无意义。我明明为了世界、为了人民、为了救助受苦受难的人们、为了这个、为了那个而尽心竭力，可当我受苦受难的时候，却谁也没有陪伴在我身边，谁也没有向我伸出援手。

为了逃避使徒的身份，我作为一名剑士向迷宫发起了挑战，结果却仅仅使我痛感自己除了使徒之外什么也不是。单凭一把剑来战斗的我有好几次险些丧命。坦白而言，作为探索者的我是无人需要的。

就好像世界在告诉我，不是使徒的我没有任何存在价值。

正当脑海中浮现出了这种想法之时，我与涡波相

遇了。

在我濒于死亡，饥寒交迫，抱膝而坐，眼看就要泄气的时候——涡波来到了我身旁。他用温暖的声音与我交谈，给予我食物，不知不觉间就决定了要一起向迷宫发起挑战。

我因第一次得到了同伴而感到欢喜，以前所未有的欢喜语气开口道：

“——那明天就开始行吗!?”

“好，没问题。我的名字叫基督·欧亚，你叫我基督就行。”

好高兴。

感觉就像第一次有人握住了我的手。

“我知道了。我的名字叫缇亚，没有姓氏。仅仅只是缇亚而已，随便你怎么称呼都行。”

我将以前读过的英雄谭的台词原封不动地说了出来。

我觉得这就是自己并非使徒的崭新自我的起点。
我感觉我的故事终于有了进展。
毫无疑问，我现在之所以还能作为我活在世上，
都是多亏了涡波。
涡波没有抛弃身为剑士的我。
在我出逃后到达之处，在我艰难踟蹰、觉得死了
也好而闭上双眼之时，他来到了我的身边。因·
此，『我（私）』·对·涡·波——
——因·此，我·想·要·向·父·亲·大·人·
报·恩。
多亏了我代缇亚保管的思念，我远去的意识回归
了，变暗的视野也恢复如初。
于是我再一次看向自己的手背。
手背上已经看不到红黑色的肌肉了，它染上了光
一样洁白的颜色。
只不过，它已经背离了人形。

恢复了视野的我略一确认，便发现我的手上长着怪物的肌肤——不对，是覆盖着蛇鳞。

白色鳞片止住了血，试图延长我的生命。

我顺着白色右手握着的栏杆登上阶梯。

途中，为了尽量减少从身体中洒落的血液，我将左手捂在了最痛的腹部上。在肠子眼看就要从裂开的伤口中掉出的瞬间，我连忙将它塞回了体内。为了不让其他脏器掉出来，我加强了手上的力度。

我已经不再抗拒『半死体化』了，因为我有着即便化为丑陋的怪物也必须实现的愿望。

腹部的伤渐渐被不同于人类鲜红血肉的褪色的怪物肌肉堵住。

不过，那种怪物的肌肉马上便又因为我『代替』了战场上的负伤而裂开。

即便是『半死体化』之后，我的身体仍在重复碎

裂然后恢复的过程。越是免于死，疼痛就越是不断蓄积。

那种疼痛已经超越了痛感。

尽管我的身体还没有四分五裂，可心灵却已经支离破碎了。

现在我的脑海中既不是一片空白，也不是一片漆黑，而是充斥着无可忍受的哀号。我的大脑已经难以进行常规的思考，也难以识别视野中的信息了。

当下映入我眼中的事物只剩阶梯和血液。

血、血血血，眼中所见全都是血似乎让我的脑袋变得不太正常，以至于产生了自己沾满鲜血的身体溶解于鲜血淋漓的阶梯上的幻觉。

我觉得这样满是鲜血可不行，脑海中竟浮现出了将血喝下从而使其减少的妙招。不过癫狂的我马上就回过了神，再次在血中前进起来。无论上下

还是左右，到处都布满了血。血、血血血、血血
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
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

血的疯狂笼罩在我的心头，但撑下去的办法还是有的。

我还拥有着我们的思念。

那是我得自玛利亚的思念。

只要『玛利亚』初次得到『相川涡波』的帮助，
被他的话语拯救，对他的身姿感到憧憬，为他的
手所吸引时的那份回忆还在——

——如果说玛利亚是孤身一人的话，那我也一样。
因为我是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异物啊。”

此处是环绕着鲜红烈焰的地狱。

即便被烈火灼烧，主人还是向我伸出了手，如此
说道。

“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是从很远很远的别的世

界被召唤来的，普通的学生而已。所以我想回去，想回到我的世界……我很抵触，抵触自己在这种不明所以的地方死去……因为我在这里没有家人啊！是货真价实的，在这世上绝对的孤苦无依！我很害怕！害怕在这个地方一个人死去，怕得不得了！所以我必须要去迷宫才可以……！！”

面对心灵为疯狂所吞噬的我，主人直到最后仍在向我诉说。

世界真的满是谎言。

映入我眼中的世界尽是谎言，一直欺骗着我。

但是，主人终于将真相告知了我。

——将他的真名相川·涡波告诉了我。

这个名字将我支离破碎的心灵聚合在了一起。更重要的是，他触碰我的那只手非常的清凉、惬意——

“是的，我不会再让玛利亚感到痛苦了。玛利亚

的恋爱也不会是悲恋了。我会变成玛利亚的所有物。这样一来一切就结束了——”

涡波先生接受了我疯狂燃烧着的火焰。

他明知那是只会焦灼触及之物的火焰，却还是将我紧紧拥入怀中。他既没有否定我，也没有感到愤怒，而是说这样就好。

我在体验到这种过于温柔的冰冷之后便喜欢上了他。

只知灼烧的火一般的喜欢就此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喜欢』。它并非谎言，而是真真切切的『喜欢』，是我在失去家人之后以为自己再也无法得到的那种『喜欢』。

他使我领会到了那种感情。因・此，我・对・涡・波・先・生——
——因・此，我・想・要・帮・助・父・亲・大・人。

父亲大人若是承受着痛苦，我就会为他将痛苦消除。

他若是为疯狂所吞噬，我就会温柔地将其承受下来。

我想要『代替』父亲大人去背负一切。

多亏了玛利亚的思念，我取回了一点余裕。

在嘴角再次松弛下来的时候，我抵达了四十三层。

当然，我的放松仅维持了短短一瞬，身心的痛苦和疯狂感马上便再次向我袭来。

我的心灵濒临崩溃，连自我都快消失了。

令人癫狂的疼痛再次阵阵袭来，使我产生了把疼痛的部位割下来扔掉的想法。

我恨不得马上把腹部撕个稀巴烂，把手、脚、胳膊、脑袋全都扔掉，想让一切都化为乌有，以便从痛苦中逃离。

而我拥有的臂力还是能做到那些的。

我能够拧断自己的脖子，使大脑再也感受不到身体的疼痛。

不过在我即将下手之时，我再次求助于得自他人的思念。

那是我得自斯诺的思念。

因为『斯诺·沃克』初次得到『相川涡波』的帮助，被他的话语拯救，对他的身姿感到憧憬，为他的手所吸引时的那份回忆还在——

——那么，你只要认真地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就好！这次不要被沃克家和帕林库洛、不要被任何人迷惑！凭借自己的意志实现自己的愿望吧，斯诺——！！”

他鼓励我不要放弃。

我惜败于『舞斗大会』的准决赛。

大会的选手休息室虽然豪华，但却只有一扇窗

户。我由白色床铺的侧面注视着蓝天，只觉万事休矣。

但涡波却愤怒地说那是不对的。他认为无论多么辛酸、多么痛苦，我也要继续前进。他否定了我所有用来逃避的借口，让我做我自己。

“没有人来救才是正常的！我也是因为没有人来救自己才会变成那样啊！”

“可如果你不诉诸真心，那就永远不会得到你真心渴望的幸福！你觉得永远这样下去好吗！？屈从于沃克家，永远生活在谎言之中，这难道是你真正的愿望吗！”

我曾屡次失败，屡次犯错，多次失手害死珍视之人。无论我如何努力，终归还是没有回报。我屈服于这样的世界构造，丧失了自我。这个世界并不允许小时候在村落中欢笑的那名龙人少女存在。

可是，涡波却宽恕了那名少女的罪。

“如果不是『英雄』，而是搭档的话，我就不会离开你。我跟你保证。不管沃克家怎么妨碍，我都会一直在身边扶持你，直到最后为止。……所以，斯诺你也不用畏惧什么，用自己的力量战斗吧，怀着自己真正的愿望去战斗。”

他说就算我再次失败也没关系，所以我只要做我自己就好，绝不能放弃自己的人生，就这样宽恕了我。

因・此，我・对・涡・波——

——因・此，我・想・要・支・持・父・亲・大・人。

谢谢，我默默对斯诺道了声谢。

在即将折断自己的脖子之际，我再次露出笑容，走上了通往四十四层的阶梯。

不过我仍旧想要舍弃自己疼痛的部分——这种自

杀的渴望依然纠缠着我。

只要疼痛没有停歇，死亡对我而言就一直是甜美的。

我不经意间看向了远处的城堡的窗户。

它被法芙纳的血之壁堵住，看不见外侧的天空。因此，我看向了阶梯旁的梯井，凝视着那无底的黑暗。

想要由此跳下的冲动侵蚀着我的心。

要是我从这里掉下去，那一切就全都结束了，我也就能从这非同寻常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了。

——在这种诱惑下，我想起了一份无比陈旧的情感。

它存在于我最初的记忆当中。

那是在『魔之毒』的研究所中，我被尸山环绕着，第一次醒来的那天。

在被制造出我的三名使徒告知自己是『魔石人类

(Jewel Cross)』，得知了自己的使命之时，我萌生了一跃而下的冲动。

那时的我并不了解感情，仅仅是对其感到了困惑，但是如今有所成长的我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

那一天，我想要寻死。

不，准确来说——我觉得连出生都没有的自己是不该活着的。

毕竟即便我是第一次醒来，周围却没有父母。

既没有祝福的话语，也没人呼唤我的名字。

使徒们不单希望我活下去，更是把我当作为『代替』素不相识的人而生的道具，其中不存在一丝一毫的爱情。

我断不承认这种事是『诞生』。

因此，我无比空虚。

因过于空虚而神伤，因了无意义而发笑，几欲回

归于无的渴望突然涌现，以至于想要从城堡的窗户一跃而下。

我一定是觉得人生很凄苦。

觉得心里很愁痛。

觉得日子很艰辛。

觉得世界很黑暗。

觉得自己很害怕。

因为我明明活着，却又没有活过——

“……………!!”

或许是因为楼层（场所）不太对，我不由得回忆起了当时的感觉，心中对自杀的渴望不断膨胀。我行走在阶梯上的步伐渐渐停滞，想要立刻越过护栏，由梯井跳下。

在那之前，我将双手放在胸前，开始了回忆。

我已经不再是空虚的了。

我不止拥有着大家的思念，还拥有着父亲大人对

我说出的为我着想的话语。

我还拥有着『诺斯菲·弗茨亚茨』得自『父亲大人』的话语——

——不对，诺斯菲……女儿并不是先决条件……！
在那之前，因为诺斯菲是诺斯菲，所以我才无论如何都想救你啊！！”

弗茨亚茨城四十五层的中央。

涡波大人承受了我所有的魔法，他的腹部被剑贯穿，从由自己的血形成的血泊中站起。

“诺斯菲，我都看到了……我看到了你有多么努力。也看到了你是以怎样的心情活着，以怎样的心情与我相遇。所以——！”

即便我一心求死，即便我装作最差劲的敌人，即便我主张自己是个坏孩子，父亲大人还是说诺斯菲·弗茨亚茨不是坏人。

他拼上自己的性命来制止我，说我的结局不可以

这样。

他拖着濒临死亡的身体，毫不避讳自身的死亡——

“诺斯菲，拜托了。这是我最后的魔法了，拜托你握住这只手。”

向我伸出了手。

这份只属于我自己的思念就是我不要紧了的原因——

——因此，这一次轮到我了。

受助于自己的思念，我摒弃了所有的诱惑。

然后，我沿着栏杆登上四十五层，瞥见了旁边的——我曾与父亲大人战斗过的宽阔房间。

那个场所充满了回忆。

那个房间与千年前的房间等高，是用完全相同的构造再现出来的。或许是由于这个缘故，不仅是今早与父亲大人间的战斗，我在千年前与父亲大

人度过的每一天也都浮现在了脑海当中。

父亲大人在与使徒西斯的战斗中惨败后，一度陷入了梦游症般的状态。我与那样的他一同进食，一同在城堡的庭院中散步，对他进行了种种照料。最后，我的名字——

『——就叫诺斯菲如何？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人的名字。跟你很配。』

不再是诺斯菲丽德这种任务的名称，而是得到了一个像模像样的人名。

能从期待的人口中得到期待的话语，这使我几乎喜极而泣。我能清晰地想起自己为此翻来覆去地感到高兴的事。

我真的非常高兴。

自那个瞬间开始，我就再也不感觉自己空虚了。我的名字是诺斯菲，我作为诺斯菲真真切切地存在于世界之中。我知道，只要有这个名字在，我

就可以活下去。

回想起来，我在千年前也得到了拯救。

与其他人不同，『诺斯菲·弗茨亚茨』被『父亲大人』拯救了两次。

——因·此，我·也·强·烈·地·希·求·父·亲·大·人·能·够·活·下·去。

在这种想法的推动下，我远离了自己的房间。

我现在的状态是迄今为止最差的，却也近乎迄今为止最好的。我一面感受着自己的状态，一面继续向上，前往弗茨亚茨的『顶点』。

338. 城堡的顶端

我最后确认过自己的思念，同时也再度明确了自己的目的。

我的身体状况岂止没有改善，甚至每分每秒都在恶化，但是全身的力气却源源不断，前进的速度有增无减。

啊啊，终于……作为『光之理的盗窃者』，我终于也踏入了这个领域，就像在佩艾希亚的朋友（缇缇）那样。

凭借这股新的力量，我通过了饱含回忆的四十五层——途经四十六层、四十七层、四十八层——最后总算抵达了五十层。

我终于抵达了弗茨亚茨城的最上层。

再过不久……再过不久我就能达成最后的任务了，我为此感到欣喜，同时贴着墙壁走过了最后的回廊，打开了『元老院』的屋门。

那里鲜血淋漓，比此前的任何场所都要赤红、浓重、鲜艳。

在开门的瞬间，淤积于房间中的血液流到了回廊里，害得我差点摔倒在地。

“——!!”

紧接着，守在房间中的丑恶怪物抓住我这个破绽，动了起来。

在我刚走进房间，才认识到它存在的那一刻，它就已经袭击了过来。位于『元老院』房间中央的那『什么东西』猛地朝我劈出了一根触手。

消耗甚大的我无从防御这一击。我并非没有预见到这种情况，只不过这招比我预想中的要更加快速、惊人。

等候于此的那个『什么东西』体型比此前见过的要大上数倍，形状也分外异常。

迄今为止最为强烈的生理性厌恶游走于全身，使

我身体一僵。此时，触手前端的刀刃砍了过来，我甚至没来得及用手中的旗帜进行防御。

“咕——、a 啊 AA——”

躯体被砍中，上下半身直接分家。

甫一进门，伴随着一阵悬浮感的侵袭，我就那样直接摔在了地板上。

我的面部埋入了鲜血构成的浅滩之中。

只不过，就算落到这步田地，我身体上的疼痛也和刚才没什么区别。我冷静地整理了自身的情况，考虑着接下来该做的事。

我勉强驱动了双手，就算只剩上半身，我也得有所行动。

然而我一抬起头便发现那个攻击了我的『什么东西』已近在眼前，它正准备再次向我挥出触手。我的思考速度由此攀升至与千年前的『理的盗窃者』们战斗时相同的水平。

用旗帜来迎击——行不通，我这种状态没法进行白刃战。

相反，我只能发动魔法。

只是乱射也行，设法用魔法来远离对手，然后——可是，我刚思考到一半，背后传来“啪嗒”一声。

听到声音，我扭动脖子确认了一下后方的情况。结果在那里看到了又一个敌人，是将血剑举过头顶的一名『血之人偶』。

敌人呈夹击之势，这样一来就算我能用魔法的乱射来击飞其中一方，也不过是白费力气。

——不妙。

不妙不妙不妙。

这样下去我的四肢会被拆得七零八落。

尽管我不会死亡，但那样的话我就无法行动了。

疼痛对我来说无关紧要，其实就连下半身对我来

说也不必要，可是为了前往塔顶，我至少需要留下一条手臂。

为了抵达目的地，至少要保住一条用来爬过血池的手臂——

“——!?”

正当我考虑着要如何在夹击中留住一条手臂之时，我的不安突然一扫而空。

那是因为后方的『血之人偶』飞奔起来，从我的上方跃过，用血剑斩断了那『什么东西』的触手。更有甚者，他面对『什么东西』竟毫不相让，打算用剑将其劈成两半。

在『元老院』逼仄的房间中，血同血的交锋就此打响——

“诶……? ……不、不对，现在先——”

我将惊讶之情搁置，先爬到下半身旁边，利用恢复魔法进行应急的接合。

只不过，即便我如此擅长恢复魔法，也无法使其恢复如初。光是利用身体的特性注入魔力，以便它在这一天中能够继续行动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哈啊、哈啊、哈啊……!!”

在缝合结束的同时，『血之人偶』与『什么东西』的战斗也结束了。

上位的『什么东西』被『血之人偶』击败，还原为单纯的血液。

这很异常。

等在房间中的『什么东西』明显是特制的，我认为它是法芙纳为保护拉古涅而设置的最后一道防线。既然能将其打倒，那么这个『血之人偶』的实力虽不及『理的盗窃者』，至少也能与位于楼下的『天上之七骑士（Celestial Knights）』们匹敌。

结束了战斗的『血之人偶』转向了我这边，然后

就纹丝不动了。他简直像是侍奉某人的骑士，非常的沉静、绅士。看上去，他似乎正等待着我行动起来。

这个『血之人偶』是什么人呢？

法芙纳用魔法将过去亡命的骑士们无差别地——不对，恐怕是按照由强到弱的顺序叫了出来。那样的话，这家伙是在千年前侍奉我的某位骑士吗？是欠我一份恩情的某人无视了法芙纳的命令吗？不对，他的命令不可能无视得了。若是可以将其无视，应该会有更多的『血之人偶』发起反叛。

这名骑士恐怕是在遵守命令的基础上对我施以援助的。

那么赋予他的命令又是什么呢？『杀死敌人』或者『不得放任何人前往塔顶』，再有就是『守护拉古涅·卡伊库欧拉』之类的了——

啪嗒。

我又听到了鲜血迸溅的声音。

『血之人偶』没有迈出脚步，而是扭转了头部，注视着通往塔顶的阶梯。

虽然因为满是鲜血而完全看不出他的表情，但我能感受到他似乎担心着什么。可要是连名字也不知道的话，也就没法揣测看不到面容的对方的真意了。

“算了……继续……前进吧……”

我无法理解那种感情的去向，放弃了看穿他真面目的打算。

比起那种事，我更应该优先完成自己的任务。

我让刚刚接上的身体动了起来，朝『血之人偶』施了一礼。

虽然行走还很困难，但我以手扶墙，总算成功抵达了由最上层通往塔顶的阶梯之前。

我现在的动作和刚才被一分为二之前的人类的动作不同了。

不，我大概已经不是人类了。

不必对身体进行确认我就能明白，以刚才的负伤为界，我完全进入了『半死体化』的状态。

“哈啊、哈啊、哈啊……——”

蛇类特有的下半身滑溜溜地移动着，沿石制的狭窄阶梯上行。

吐出的呼吸带着血味，伤口也在失血，生命不断削减，但我还是扶着墙壁，在血迹中一点一点、一级一级地向上爬去。

接着，我终于抵达了它的尽头。

更在『元老院』之上的地方。

弗茨亚茨城的塔顶。

这个世界的『顶点』。

当我走出阶梯的瞬间，令流云涌动的风从旁吹

来。

夜风拂过刘海，同时夺去了我全身的热量，令我浑身一寒。夜晚与高处的寒冷相结合，使肌肤为之麻木。

来此的路途十分漫长。

不止时间、战斗、阶梯——我觉得迄今为止的一切路途都好漫长。

不过，我终于抵达了人生的『顶点』。

在这之后已再无前路可行。

这里就是我的终点。

这个作为我终点的场所非常昏暗。

在大圣都失去了光辉的当下，塔顶上真的是一片漆黑。

空中盘旋着淤泥般的黑暗，流动着烧尽的黑炭般的云朵，视野之沉滞有如置身漆黑的宝石之中。黑暗中响起的风声配上鲜血淋漓的脚下，宛如冥

府传来的呼唤。

如果是心理脆弱的人，光是站在这里或许就会不自觉地联想到死亡。

当然，我并不在乎。

我的确曾因为黑暗而栗栗危惧。当时我躺在床上，无论再怎么开《Light》照明，精神也一直惴惴不安。有时，我也会因为弄不清活着的意义而痛哭。

但是我已经不在乎那些了。

在此前的路途上，我充分确认了自己的种种思念。

即使没有《Light》，我也感觉世界熠熠生辉。

“——魔法《光之御旗（Nosfy・Flag）》。”

然后我构筑出了光之旗，把它当成火把，在塔顶上前进。我的目标并非父亲大人这一最终目的——而是他尸体旁的拉古涅。

拉古涅也看到了我。她感觉到我出现在了塔顶，于是中断了某种魔法，拔出了插入父亲大人体内的手臂。

然后，她朝我走来。

她的表情看上去与今早不同。

以拉古涅的立场来看，我觉得她不会白费口舌，而是直接开始厮杀，将我的一切全部夺走。可是，她现在的表情中并没有杀意，岂止如此，我甚至觉得她有意与我对话。

在我竭尽全力前进了一点的时候，拉古涅匆匆忙忙地前进了五步左右。我与她之间的距离渐渐缩短，然而，就在距离即将缩短到彼此可以互打招呼的时候，她突然目瞪口呆。

“——诶？”

拉古涅停下脚步，双目圆睁，看向了我的身后。

339. 拉古涅的第三节

拉古涅停下脚步，将手伸向前方。

我连忙追随她的目光回头看了过去，结果看到了之前帮助我的那名『血之人偶』，他就站在身后，仿佛是在守护我一般。

拉古涅被『血之人偶』夺去了注意力。

她的身体颤抖了起来，瞳孔摇动着低喃了一声
“——里、里埃尔？”，那词听上去像是某个人的名字。接着，拉古涅上前一步，想要靠近我身后的『血之人偶』。

“啊——”

然而『血之人偶』重重地摇了摇头，身形就此崩溃。

他化为了大量纯粹的血液，混入以血构成的浅滩中消失了。

拉古涅见状愣在了原地。

确凿无疑的是，她此刻全无防备。不过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发动袭击，而是选择同她搭话：

“刚才那位与拉古涅是熟识吗？”

听到我的话，拉古涅这才回过神，她合上了因惊讶而大张的嘴，用严肃的目光看向了我。

“诺斯菲……难道说，是刚才的骑士将你带到这里的吗……？”

拉古涅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反过来问了一个

新问题。

我的目的本就是与她『交流』，所以老实实在地回答道：

“是的。方才危难之际，是他鼎力相助。”

“这样啊……他、帮助了诺斯菲吗……”

拉古涅眉头轻蹙，而后微微一笑。

从拉古涅一反平时的语气来看，方才的『血之人偶』是触及她核心、且在她意料之外的存在。

是因为意外打乱了计划？还是说有什么别的理由吗？拉古涅反常地将我所期望的『交流』继续了下去。

“怎么说呢、你这样子……那个，是蛇系的怪

物来着……？好怀念啊，这种的一般只会在迷宫的低阶层出现哦？”

在一番斟酌过后，拉古涅抛出了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话题。

她这副模样不禁令我联想到了父亲大人。

应该是有什么事想问我，但却不好意思直接切入正题吧。因为她自觉一旦问出口势必会招致某种珍重之物的崩坏，所以只能无可奈何地规避。如果不是我误会，那么现在的拉古涅应该就是这样。

“嗯，这就是我真正的样子。按千年前的归类应该是蛇人种的『魔人』。”

对自己现在的模样，我并不觉得羞耻。

毕竟我就是靠着这具身体才来到这里的，我对它只可能有感谢，不可能有否定的意思。

“……感觉变化好大啊，你现在的表情跟今天早上比起来就像是换了个人。难道说，你终于理解我的主张了？诺斯菲或是我、由更强的一方得到你的『不老不死』才是最合适的。”

“很抱歉，拉古涅。我的答案不曾变过。我要——不，『我们要帮助相川涡波』。『光之理的盗窃者』真正的『魔・法』，既不会施加给我，也不会给你，而是要给父亲大人。——绝对的。”

与今早判若两人也是自然的。

因为我现在是作为所有同伴的『代替』站在这里的。换言之，现在我的灵魂并非只由诺斯菲一人构成。

“绝对吗……说实话，我一直是半信半疑啊，你的魔法真的能让人起死回生吗？”

拉古涅的回应出乎了我的意料。

我原本已经做好了拉古涅的反应远比今天早上更加激烈的觉悟，不想她却十分冷静。面对从始至终都在断言说一定会成功的我，拉古涅只是确认了一下一切的前提罢了。她是如此平静，以至于令我觉得比起自己，她才是与今早相比判若两人的那个。

“是的，我绝对能让他复活。这就是我『盗取的理』的力量的全部了。”

实现复活的术式只需要走一个过程，就连魔力都

用不了多少。

想必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吧。只要一如既往地进行『咏唱』，一如既往地成为『代替』，只需要这样，父亲大人就能复活了。

应该是看出了魔法的简单性吧，拉古涅苦笑了起来。

“人居然真的能死而复生啊.....而且还这么容易.....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于拉古涅而言，这意味着让自己赌上一切才得以击毙的怨敌起死回生。充满了讽刺的现实似对她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接着，拉古涅的目光也变得空虚、彷徨。

不知为何，她来回看向自己身后的『父亲大人』的尸体与在我身后消失的『血之人偶』的痕迹。

“哈哈。所以——事到如今，还要来迷惑我吗？我和诺斯菲就算了，连里埃尔大人也？刚才的妈妈也好，对『亲和』的妨碍也罢，真的是……！简直受够了……！！”

拉古涅十分不耐烦地挠起了头发。

由此来看，她现在吐露的都是藏在心底的话。也不知是好是坏，我的魔法对她起效了——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我握紧了手中的光之旗，进一步增强它的效果。在这个魔法——『光之御旗（Nosfy・Flag）』当中蕴含着堪称光属性真髓的力量。那既是光魔法

的基础，也是令如今的我深陷其中的『代价』。

——光之魔力能让人变得『坦率』。

不分敌我地令双方『坦率』，诱使双方选择用『交流』而不是战斗解决问题。正所谓是为了世界和平而生的属性，那便是光。

而现在，作为穷尽光属性之极致的专家，我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令光盈满了整个大圣都，此时的大圣都无疑是冠绝古今的最温柔的空间。

所有人都是光的作用对象，无论是士兵还是同伴，是我还是法芙纳——拉古涅当然也不例外。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在多重意义上进行『交流』，那么现在就是唯一的机会。

只有我这个『光之理的盗窃者』最后的光辉闪耀时，才能让无法对任何人『坦率』的拉古涅对『交流』做出回应。

在确认了十成胜算之后，我将拉古涅之前提到的两个名字重复了一遍。

“拉古涅……『妈妈』和『里埃尔』，这两个人就是你重要的人吗……？”

此前从来不曾听过的名字『里埃尔』、我们谁都不曾见过的『妈妈』。

我猜测这两个人是拉古涅的核心，于是向她发问。

“……………”

一贯谈锋犀利的拉古涅沉默了。

我由此确信自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于是更进一步问道：

“现在不在大圣都的这两个人……你是想和他们再会吗？你想与他们重逢，一起回到故乡生活……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的，那么你现在走的路就错了。你的愿望与『风之理的盗窃者』罗德·缇缇很像。如果要扫清你心头的封闭感，你就不应该待在这样的『顶点』，而是回到故乡——”

“不对，诺斯菲。……故乡对我来说根本无所谓。重要的只有成为『第一』。成为『第一』，然后确认我重要的人是否在那里等我。没错，只要确认就足够了。因为那是我自小开始的『梦』啊。”

与拉古涅交往甚密的拉丝缇娅拉等人曾怀疑她真正的目的是『故乡的复兴』或『与母亲重逢』。

但这些都被她不假思索地否定了。无奈之下，我
只得寻找不同的切入点。

“可是，你已经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了不是吗。这里是『顶点』，你所处的位置比任何人都高……单论实力的话，你无疑是『第一』。你现在在比这座城内的任何人都强。”

“……是啊，应该是这样。说实话，这里确实就是『顶点』啊。哈哈。”

现在拉古涅腰间挂着『阿雷亚斯家的宝剑』和『赫尔米娜的心脏』，同时还拥有暗、木、风的『理的盗窃者』的魔石，所有这些都成了她力量的来源。

我确实认为拉古涅是当世最强，而她也有此自负。

可是即便已经成为『最强』、已经立于『顶点』、已经成为『第一』，拉古涅还是摇了摇头。

“可是不对啊。因为我的世界仍然好暗。……好暗啊。且不说妈妈不在这里，我的人生也没有结束。这所谓的『顶点』之上不存一物。不，或许有什么，但都一文不值。没有任何价值。所以，这里并不是『第一』。不可能是。——绝对不是。”

拉古涅又用非常独特的理论对自己先前的主张加以强烈的否定。

不仅主观性强，而且内容过于抽象。恐怕其他人永远也理解不了她这些话。

但她流露出来的强烈感情却是我能略微理解的。

明明置身于光明之中却就是觉得周围暗无天日，

这种经验我也曾有过。无论怎样努力，世界都是伸手不见五指，让人感觉不到自己真的活着的日日夜夜。

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之后，我已经自其中解脱了。可是拉古涅恐怕还不曾见过光明吧。若非如此，她不可能如此完美地实现与所有『理的盗窃者』的亲合。不对，搞不好的话，这名少女可能承担了『理的盗窃者』全部的——

“没关系的，诺斯菲。即使如此，我也能想办法坚持下去，况且终点已经不远了。真的就差一点，我就能成为『第一』了。”

拉古涅感觉到了我目光中透露出的忧心，于是跟我强调说没有这个必要。

果然，她是不一样的。我必须理清她和无时无刻

不在期盼他人帮助的『理的盗窃者』之间的不同。

“……你所说的终点，究竟是什么呢？”

“今天早上我就说了不是吗。杀杀杀不停地杀，杀到这个世界不存一人，杀到世界上只剩我一个人的话，我就是『第一』了。和法芙纳联手的话，这并不是什么难事。”

依靠杀戮成为『第一』，拉古涅这话说的轻描淡写。

杀掉了父亲大人和『元老院』、再杀掉弗茨亚茨这个国家，这样还不够的话，就将一切斩尽杀绝。

尽管我曾下定决心要将『交流』贯彻到底，可这番话还是听得我哑口无言。

虽然早就知道了，但拉古涅实在是一个以杀戮为

本位去思考的人。将人杀死，夺取死者的价值，以此实现作为一个人的成长，这才是人的生存之道，她对此坚信不疑。也正因为这样，她的技能和力量都是为此而特化的。

我能够纠正得了这铭刻在她灵魂之中的价值观吗.....

不，说到底，她的价值观真的是错的吗。

我还不清楚自己作为一个旁人到底有无资格去对她的价值观加以否定。

在我不知该作何答复的时候，拉古涅毫无保留地继续讲述着自己的『梦』。

“将这个世界的一切斩尽杀绝.....再把藏在世界的黑幕背后搭桥牵线的家伙也揪出来杀

了……杀杀杀！杀到只剩我一个人为止！如此一来，我就是毋庸置疑的『第一』了！”

拜光芒所赐，她的话语绝不轻薄，其中蕴含着确实的重量。

所以我能明白。

拉古涅没有任何负罪感。

她无法顾及在这过程中丧命的人的心情。不对，可能在她看来，为死去的人惋惜反而是对他们的侮辱。

——她・就・是・这・样・的。

她就是成为了这样一个人。

不对，如此严重且固不可彻的扭曲，应该说是被・

塑・造・成了这样才对吗。

就跟父亲大人一样，他们的性格无疑是假他人之手塑造而成的。

必然如此，否则无法解释的矛盾就太多了。

“为了实现这点，『不老不死』非常重要！就由我来！由既不是使徒、也不是『理的盗窃者』、更不是『异邦人』——而是在这个世界诞生，作为这个世界的代表的我！！由我亲手毁掉这个世界的一切！从头到尾将这个世界的全部都否定掉！再把藏在幕后穿针引线的家伙都杀了！当然了，到那个时候，我一定要让他们为诺斯菲的人生偿罪！所以——！！”

而拉古涅自己也清楚所有这些矛盾，她在理解这一切的基础上，选择这样去活。

她知道自己走上了歧路，知道在路的尽头等待自己的只有破灭，知道自己的战斗全无意义，即使如此，她还是要以『第一』为目标——

“所以，请助我一臂之力！诺斯菲！！不是涡波、而是我拉古涅！请你成为我的力量！！”

拉古涅道明了所有，最后向我请求协助。

这是她由衷的请求。

到此为止，我在她的话语中感觉不到半分虚假。

这场『交流』绝不亚于我跟父亲大人之前的那一场。

然而，在以心交心的末尾，唯一清楚的就是拉古涅·卡伊库欧拉与诺斯菲·弗茨亚茨在信念和生存方式上截然相『反』罢了。

“拉古涅说的我都明白了……或许你的主张才是最为正确的。我现在不仅能从你身上感觉到我们『理的盗窃者』的弱小和错误，也能感觉到作为『人』的强大和正确。……可是，我无法答应你。我做不到。”

说着，我看向了拉古涅身后，看向了躺在台座上的父亲大人的尸体。
她也顺着我的目光看了过去，并露出了与我相似的柔和表情。

“即使如此，你也要让他……让涡波大哥哥复活是吗。”

“我跟父亲大人是家人。我终于拥有了属于我的家人。要我舍弃家人，我做不到。”

听到我如此断言，拉古涅笑了笑。

那是和她看到之前那名『血之人偶』时一样的表情。一种仿佛早就知道事情会如此的微笑，她脸上挂着微笑，用不耐烦的语气抱怨道：

“……家人。啊啊，家人吗。你也好他也好都是这样、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唉，真是无趣。——这种事，你不说我也明白啊。”

但是她并没有加以全盘的否定。

我从中感觉到了一丝希望，于是继续道：

“拉古涅……！能够驱逐你所感觉到的黑暗的，一定只有家人……我就是这样，同样身为『理的盗窃者』的缇缇和艾德也是，大家都是这样的！”

我们都曾和拉古涅一样活在暗无天日的世界里！
可是，是家人给了我们救赎！！”

“家人……给自己带来救赎的家人……”

“拉古涅，跟我聊聊你的『妈妈』吧。或许有什么我能帮到你。让我们好好『交流』一下，直到彼此都接受为止，直到『留恋』实现为止。让我们一起寻找能够帮到所有人的办法吧。因为，现在这里根本没有你的敌人。我不是作为你的敌人站在这里的。恰恰相反，我是为了帮你才来的……！”

为了证明所言非虚，我将作为武器的旗帜插进了地面，将满是鲜血的手伸向前方。

尽管这是于我而言所能展现的最大限度的好意——但在拉古涅看来却正相反。她露出仿佛遭到侮辱一般的表情，笑了。

“哈哈。就连你也要说跟那些人・渣一样的话吗？这种话听着太可疑了啊。从刚才开始就是这样。可疑、可疑可疑可疑透顶——”

“确实，你会这么想也难怪。即使如此，也请你相信我。拜托了。请你务必要相信我。”

作为洗脑和煽动的专家，我想玩弄花言巧语当然不在话下。可是我绝不会动用这类技术（Skill），只是向她投以不做虚饰的话语。

要拯救拉古涅——不，对拯救『理的盗窃者』而言最为必要的是什麼，我早已亲眼见证过了。我效法自己曾经见证过的，摒弃一切魔力，毫无防备地，仅仅只是将手伸向她，向她走近。

“哈哈……即・使・如・此、也・要・相・信？”

拉古涅将我诉诸了一切的话语重复出来，品味了一遍。

她是愿意倾听的，拉古涅确实有尽可能地奉陪我的『交流』的意思。

也正因此，她绷紧了脸，狠狠地咬了咬嘴唇。
接着，拉古涅的视线在天空和地面、在自己的脚边与我的脚边——似乎是在想方设法地为自己的心寻找一个能够接受的着陆点——彷徨起来。

“——相・信、家・人——”

在最后，她稍稍扭了扭头，看向身后的父亲大人，低喃一声。

就在这一瞬间，拉古涅的魔力急剧膨胀，冲击掀动了我的刘海。

始终保持镇静的她的魔力突然发出地鸣般的声音，颜色也为之一变。

魔力像今天早上那样染成了黑色，同时产生了强大的引力。

就像在塔顶开了一个大洞，铺展在地面的血液纷纷向其聚拢。

在那股漆黑色的魔力中，拉古涅的双眸闪烁着，嘀咕道：

“——即使如此，也要相信、这怎么……要是能相信的话，我和大哥哥就……就不会变成这样了。……就算想要相信，也没有让人信服的材料

啊。不如说，真相往往是截然相反的。一切的一切都和希望的背道而驰.....所以，我们已经只能、装作相信的样子.....——”

直至此刻，『光之御旗』仍在我身后闪耀。
它驱散了夜晚的黑暗，令塔顶明朗有如白昼。

可是所有的光都被拉古涅的黑色魔力阻绝了。
感叹世界如此黑暗的她，自己拒绝了照射而来的光，用魔力遮住了自己的身体。理所当然的，我已无法看清她的表情。

为『交流』所必要的因素被一一摘除，就像是在说一切都到此为止了。
接着，从拉古涅口中吐露的话语前所未有的冰冷。她的声音、终于——

“——诺斯菲，我最讨厌你了。”

终于和楼下的法芙纳一样，沾染了狂气。
她话中蕴藏的强烈拒绝足以使对方领悟到『交流』的结束。

与法芙纳不一样，正因拉古涅此前曾为此付出努力，决裂之际的裂隙才难以弥合。

拉古涅无疑努力过了。
拜那名『血之人偶』的出现所赐，她非常冷静地开始了和我的『交流』，她『坦率』地与我交心，一起步入了和解的道路。然而就算是这样也还是失败了。

拉古涅的攻击证明了这点。

不知不觉间，一柄剑刃从我的胸口穿出。

“——!!”

在呻吟声出口的同时，我用肉眼捕捉到了它的存在。

看着这柄被鲜血染红之后才终于能够认知的剑刃，我想起了莱纳的话。据他所说，不管是什么样的魔法都无法观测到拉古涅使用的透明剑刃。

“我乃『星之理的盗窃者』拉古涅·卡伊库欧拉。接下来，我要夺走『光之理的盗窃者』的光，予自己以『永远』的光辉，以此向世界发起无穷无尽的挑战。”

拉古涅用事务性的语气向脚步不稳的我报上自己的名字，宣布了彼此的敌对。

这一次她的话中没有任何情感，就像一个演员在扮演『星之理的盗窃者』这一角色一般，低沉、没有质感——

“『交流』之类终究没有意义可言。因为能得到胜利留存下来的只有一个人。互相厮杀、互相比较、用生命的重量撼动天秤，决定留下的是哪一方。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定理。一方失去所有，一方背负所有。由背负的那一方继续前进，仅此而已。无穷无止地前进下去。这就是所谓的『人』——”

听她话中的意思，拉古涅已经不想得到我的帮助，而是打算通过杀害的方式得到我的『魔石』。

眼前这个漆黑的球体告诉我，怀柔这种温吞的手段已经是过去式了。

“这样你能接受吗.....？其实你自己也觉得这样并不好不是吗？”

“拉古涅·卡伊库欧拉必须成为『第一』。在小时候，在那一天、那个地方，我跟妈妈约好了。我喜欢妈妈，妈妈也喜欢我——所以，我不能打破这个约定。是了，我是因为喜欢妈妈才走到这一步的。就为了成为『第一』便能和妈妈相见这个理由，我杀了许许多多人来到了这里。善恶和对错什么的已经无所谓了。意义和理由的有无也是无所谓的。就连它的价值，现在也已经成了无所谓的了。就算我没有『诞生的意义』，没有『活着的理由』、没有『死去的价值』，就算没有这些也要成为『第一』——这·个·『梦』·就·是·我·本·身。”

拉古涅已经无意同我对话。

她甚至不在乎自己的话是否合乎逻辑。

我是拉古涅·卡伊库欧拉，所以，我要以『第一』为目标。

仅此而已。仅此而已，但作为她的理由就成立了。

“拉古涅……!!”

“所以，为了我这个『梦』而死吧。『光之理的盗窃者』。”

名为拉古涅的『梦』。

『交流』结束了——可恰恰是在结束这个时候，我终于得以看清『星之理的盗窃者』拉古涅·卡伊库欧拉的本质。

可是那本质现在化作了魔法，向我露出了獠牙。拉古涅的漆黑魔力在塔顶不断扩张，将我的『光之御旗』裹了个严严实实，消除了塔顶最后的光源。不仅如此，扩张的魔力甚至遮盖了天空，将流云也逐出了视野。

在制造出拒绝光明的黑暗之后，拉古涅生成了她最强的武器——魔力之刃，并令其漂浮在空中。数量约十余把。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世界里，唯一能捕捉的便是剑刃的轮廓。

很快，这些剑刃开始回旋。

以作为引力之源的拉古涅为中心，剑刃在黑暗的海洋中游荡。

这是她之前用来杀死父亲大人的招数，换言之，

拉古涅将我视作了与父亲大人同等的死敌，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咕——！！”

我竭力试图看清对面的拉古涅的表情，但却被她利用这个破绽加以攻击。

身体下意识地采取了回避，尽管剑刃的轮廓难以捉摸，但以我的动态视力并非不能避开。

扭动脖颈，以毫厘之差成功实现了回避。

“——！！”

可就在我以为回避成功的同时，视野大幅偏移。一道强烈的冲击从侧腹传来，震歪了我的身体。

继之而来的痛楚和热量告诉我回避其实以失败告终。

一把染血的剑刃横向刺穿了我的腹部。我以为成功回避的那把只是诱饵，这一把才是意图所在。塔顶现在恐怕回旋着许多我感知不到的剑刃。

哪怕是以万全之身，我也很难将它们尽数躲过，那么以现在的我而言，回避就更是不可能的任务。

如此判断过后——我放弃了回避和防御，选择了前进。

“拉古涅、拜托了……——”

呼唤她的名字，仅仅只是向前迈步。

当然了，不做防备的前进伴随着莫大的牺牲。
能感知到与感知不到的剑刃各一把分别刺入了
我蛇化的下半身。

“咕——！！”

即使如此我也没有停下。
很快，又有十几把剑刺进了腹部。

“——！！”

声音已经压不住了。
就算是这样，也不能停。
脊髓被切断了，就想办法稳住体势。
手不需要拿去防御，只要拔出刺入体内的剑刃就
够了。

魔力只能用来治疗自己，不可用于攻击。

我从始至终都没有选择战斗，只是坚持前进。

就只是一味地前进。

向前、向前。坚信自己迟早会抵达目的地——

“死不掉……！不，为什么、为什么不和我战斗……！？你不是为了从我这里夺回他而来的吗？”

过程中，拉古涅停止了攻击，质问我为何不做抵抗。

我不想放过这个『交流』的机会，匆忙回答道：

“因、因——为、——咳、咳哈！！”

然而咳出的鲜血搅乱了我对话语的组织。迫于无奈，我只好先站稳脚步，优先修复肺和喉咙，而后立马鞭答刚刚完成治疗的声带发挥它应尽的作用。

“.....因为和拉古涅战斗没有意义。早在战斗开始之前，我就已经承认自己的失败了。我实在不觉得自己是战胜了父亲大人的你的对手。就由我这『光之理的盗窃者』来承认好了，『星之理的盗窃者』比任何人都强。你就是世界『第一』。”

我承认了败北，奉上称赞，并为拉古涅的『梦』——为她这一存在本身送上了祝福。

“我的胜利.....？不对。我甚至还没有杀死你。我没有从你这里夺走任何价值.....！就这种程度

的话，根本什么都没有结束……!!”

然而拉古涅还是表示了拒绝。

虽然视觉已接近瘫痪，但我还是能感觉到她在远处用力摇了摇头。

想必拉古涅的世界仍然是一片黑暗，与『第一』相称的光明仍然是无处可寻吧。所以她仍然持否定的主张。

她这固不可彻的思维令我下定了决心。

“不对。从刚刚开始，你已经杀了我好几次了。你好好看看我这满身疮痍的样子。”

“这是诡辩!! 我还没能杀了你!『光之理的盗窃者』还没有死! 所以还没完——!!”

“在诡辩的明明是你，拉古涅。你为什么一直不肯承认自己已经成为了『第一』？明明嘴上一直说着要成为『第一』，可你的心却一直在疏远它。”

在逐渐看清了拉古涅的本质之后，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否定她的说辞。

我一直就觉得，拉古涅嘴上的『第一』实在是流于空洞。

如果要使用『第一』这种抽象的词汇，那首先得决定是什么东西的『第一』。如果拉古涅是要做骑士、或是弗茨亚茨的『第一』的话，那么她的战斗早就结束了。就算她的目标是世界的『第一』，那她也早就已经具备了条件。

——所以这场战斗毫无意义。

只要拉古涅决定好一个基准，那么一切随时都能结束。只要承认她以之为目标的所有的『第一』都是既无光明，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场所的话，只要这样就——

“你刚才说你自己『本身就是梦』。如果是这样的话，等到那场梦成真的时候，你就——”

“——!! 去死!! 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啊啊啊啊!! 【星之理】——!! ”

明明已经完成了确认却不肯结束确认的过程。
在我想要点破这层矛盾的时候，拉古涅大喊着以加剧膨胀的魔力阻止我说到最后。

连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都无法掩盖的醒目的魔

力之毒迅速涂上了周围回旋的剑刃。

就算周围暗无天日，我也能清楚地感受到世界的扭曲。

这股禁忌的波动就是为『星之理的盗窃者』所『盗取的理』，是与我所行使的同一类的力量。

之前领教过这种力量的同伴们告诉过我它的效果。

玛利亚说自己的『魔力被其抹除』『意识被其夺走』。

斯诺则说自己的『魔力被其抹除』『龙化得到治疗』。

与拉古涅缠斗许久的莱纳推测那是一种『逆转事物性质』的力量。

而它在这个时候被用了出来。

在拉古涅被我祝福，从我手中得到胜利，在走投无路只能成为『第一』的时候，她选择了依靠力量。

因为同是『理的盗窃者』，所以我才能明白。

拉古涅的【星之理】是将她不愿承认的事情『反转』的力量。

在我由衷地想要成为『代替』的时候，我【光之理】的力量才真正绽放。同理，恐怕拉古涅曾有那么一瞬间由衷地渴望反转吧。

我明白了【星之理】的原理。所以为・了・保・护・拉・古・涅，我力图避过所有的剑刃。

然而做不到。沾染【星之理】的剑刃还是伤到了我。

于是，我身上的一切都遭到了『反转』、

“——u、呜咕呃 a！咕 e 呃、a 啊 AAA!! ”

远处传来了拉古涅痛苦的呻吟。

紧接着是一系列水溅声——听上去好像是在呕吐。

我站在原地，理解了其中的意义。

此时，我和拉古涅之间的战斗终于还是开始了。

340. 光之理的盗窃者与星之理的盗窃者

我终于还是攻击了拉古涅。

拉古涅大概是想解除我的『不老不死』，可被她『反转』的却是我同为『理之力』的『代替』之力，这使她反而背负起了我现在所背负的事物。尽管她的『咏唱』并不完全，并且也反射性地中断了『反转』，但她的身心无疑还是遭受了相当大的伤害。

拉古涅切身体会了我的状态，一贯明朗的声音有了颤抖：

“为、为什么……诺斯菲……为什么你能在这样的状态下……到我面前……”

拉古涅由此变得不知所措，她实在无法理解我因何而在这样的状态下仍真心想运用『代替』之光帮助自己。

我用心在黑暗中将周围环顾了一圈，发现绕塔顶

旋转的剑刃已经全都落在了满是鲜血的地面上。借助攻击中止的机会，我试着重启彼此的『交流』：

“.....我不想和你战斗。拉古涅，你不要再对我使用『反转』了。事已至此，不管你再怎么挣扎，结果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你已经赢定了，现在就请聆听一下我这个败者的话语吧。”

我催动略感轻松的身体，重新开始前进。与此相对，拉古涅则发出了与方才不同的呻吟声：

“咕、唔 u、唔唔唔——、——!! ”

我能明白她这番呻吟的含义。

她大概是在害怕吧。在对方看来，即便满身鲜血却仍旧毫无防备地接近，一个劲儿地提出『交流』的对手实在令人毛骨悚然，无论自己占据了多大的优势，面对这种情况都难免丧失冷静。

“诺斯菲，你承受着这样的.....变成了这样，为

什么还能.....还能坚持下去呢.....？”

内心动摇的拉古涅向我问道。

我由她低沉的声音意识到她恢复了常态，所以就算得暂时停下脚步，我也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

“我能坚持下去。只要弗茨亚茨的大家的思念还在，我就能继续坚持下去。”

拉古涅听到这个回答，脸上会是怎样一种表情呢？

由于昏暗魔力的阻碍，我无法对此进行确认，不过她的提问仍在继续：

“即使被世界玩弄至此，你也不会放弃吗.....？”

“我不会放弃的。无论是出身还是使命，我都愿意接受。”

每当听到我不假思索的回答，拉古涅的声音就会

微弱几分：

“即便遭受了那样过分的对待，你也能说自己喜欢他吗……？”

“我最喜欢父亲大人了，他是我在世界上最喜欢的人。”

即使看不到拉古涅的身姿，我也能隐约明白她一个个问题中的含义。

考虑到她的性质，恐怕她的这些问题同时也问向了自己。

“……你还在相信涡波大哥哥吗？”

“我相信他。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父亲大人。”

“就算涡波大哥哥死了，就算这之后你也会死，即便如此——”

“即便如此我也相信他。父亲大人爱着我，我也爱着父亲大人。就算我死了、就算父亲大人死了也一样，纵使世界终结，这份思念也决不会改变。

就是这样，我对此确信不疑。”

“……!!”

拉古涅听罢哑口无言。

只不过，我刚才这番话并不仅仅承载了我一人的分量，正因为我同时拥有拉丝缇娅拉、缇亚、玛利亚、斯诺的思念，所以才能驳倒拉古涅，使她心生动摇。

“我、我不会输的……!! 我也一样……我对妈妈的思念也一样……我从来都——没有动摇过!!”

在拉古涅高叫的同时，传来了鲜血飞溅的声音——以及她奔跑起来的足音。

她大概判断出无论是话语、剑刃还是【星之理】都无法阻止当下的我，于是打算将自己拥有的其他手牌一并打出，以求与我一战。

我的眼睛无法观测到拉古涅疾驰的身影，但这无

关紧要，因为我本就放弃去捕捉她的身影了。她是能出父亲大人之不意的骑士，我没有任何对策，能做的就只有不断前进。

“——！”

路上，暴风正中我的身体。

一如预期，我无法避开拉古涅放出的风之魔法。暴风席卷我虚弱的身体，打破了我的架势，支撑我身体的蛇类下半身进而被旋风切碎。

我的前进被迫中止，同时身躯遭受了自前方袭来的强烈冲击。

无法抵御的冲击将我震倒在地，紧接着我便注意到自己打算用来支撑身体的手动弹不得。

手腕处传来了人的体温。

应该是用木属性魔力强化过的手掌牢牢攥住了我的手腕。拉古涅将自己的身体撞了上来，封住了我的行动。

我被拉古涅推倒，后背着地。

我立刻发力想要把她甩开，可是被按住的两手手腕处马上便传来了阵阵痛与热。我由伤口扩散出的剧烈魔力波动得知，伤到我的不是先前那种『魔力物质化』的剑刃，刺穿我左右手腕的分别是『赫尔米娜的心脏』和『阿雷亚斯家的宝剑』。双臂被钉死的我动弹不得，但拉古涅却行动自如。利用这一优势，她将双手放在我的胸前，以浑身解数施展魔法。

“——《Dark・Relay》!《Dark・Down》!!”

继木和风之后的，是暗。

拉古涅在零距离施展的暗魔法侵蚀的不是我的身体，而是我的心灵。聪慧如她已经察觉到这才是打倒『光之理的盗窃者』的唯一方法，于是从佩于胸前的首饰中汲出了更多的暗之魔力。

骇人的黑色感情在我的心头迅速膨胀，其速度可

与曾经的『暗之理的盗窃者』匹敌，浓度也非比寻常。为使我意图前进的心灵屈服，她将焦躁与后悔、悲哀与绝望，各式各样的负面感情灌入了我的心中。

与此同时，她叫喊道：

“——死心吧！即便你抵达那里，那里也已经没有人在了！一切都太迟了！『勇气』拿出的太迟了！你（●）已经来不及了啊！你的思念已经绝对传达不到了！就连见上一面都实现不了！！”

拉古涅之所以大吼大叫，是因为不想让我前往父亲大人所在之处——我本是这样以为的，但马上便觉察到事实并非如此。

彼此的距离实在太近了。

笼罩于塔顶的黑夜。比这黑夜还要昏暗的拉古涅的魔力。虽则如此，可在极近距离下，我还是透过用那股魔力构筑的暗魔法窥见了拉古涅的面

容。

可是面前的拉古涅却没有看向我。

她的双手杵在我的胸口，将头低得不能再低，在那里大喊大叫，样子仿佛是正在同自己的身躯喊话。

明明那样要求我与她战斗，但她这可不像是在与我战斗的样子。

——我胸中的火焰因不愿屈服于暗之魔法而重燃。

与此前的路途相比，这种程度的精神干涉实在温吞。

我振作起萎靡的内心，将力量注入双臂。

妨碍我手臂愈合的是这两把名剑实在是万幸。我完全相信他们两人的锋利，因此用力地纵向抽动手臂。

“拉古涅，对不起。即便如此我也不会放弃，直

到最后我也会心怀让父亲大人活下去的愿望伸出手去。”

认真想来，完成伸手这件事其实根本就用不上手，于是我割断了自己的手腕，仅留下了一公分左右的连结。

我挣脱了束缚，同时将力量注入开了窟窿的腹部，撑起身体。

“……什!?”

拉古涅发出了惊愕的叹诧。

毕竟她骑坐在我已负致命创伤的部位之上，又用剑贯穿了我的双臂，还在零距离向我施以世界最尖端的精神干涉，在这种状态下还能行动的我令她感到难以置信。

“我会继续伸出手去，所以拉古涅也务必要将手伸向自己最重要的事物。”

我用几近碎裂的双臂温柔地将拉古涅从我的腹

部上推开。

——此举竟收获了成功。

拉古涅如摔倒般倒向了一旁。

她方才『代替』我背负了一部分伤害，但这并不能解释她的身体为何会无力到这种地步，令她虚弱至此的另有原因。

是对我这触目惊心的模样感到了畏缩吗？

还是被我坚定不移的话语驳倒了呢？

说不定是拉古涅自身心灵上的问题——

是以『第一』为目标的意志崩溃了吗？

还是使她成为『理的盗窃者』的条件土崩瓦解了呢？

又或者是更深层的某种前提已经无法维持了吗——

“还、还没完——！！”

拉古涅立刻站起身，打算追赶朝父亲大人的所在

前进的我。

可是她却追赶不上。她的身体虽能行动，可是却步履蹒跚，摇摇晃晃，手也够不到我。

“咕、u 呜啊、a 啊啊——!! 星、【星之理】啊啊啊啊！给我阻止诺斯菲———!! ”

无计可施的拉古涅只得再次依赖于那种力量。

一旦束手无策就会去滥用得自世界的力量，这是不成器的『理的盗窃者』最典型的行为。

承载于魔法之风上的所谓【星之理】包裹住了我，结果却使得拉古涅自己发出了悲鸣：

“——!? 嘎 a、a 啊 aAA!! 哈、咳~、咳、咳——!! ”

拉古涅在最关键的场合中借助了错误的力量。

我听到了呕吐的声音——不，是吐血的声音。

就这样，在拉古涅为痛苦折磨之际，我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到达她所守护的，父亲大人横尸其上的血之台座前的这段路实在是太轻松了——

抵达的时间比我预计中的要早上太多。

我明白个中缘由，简而言之就是我和拉古涅的相性好得不能再好了。

『星之理的盗窃者』极其不擅长对付弱者。

说得再清楚些，就是拉古涅太过精于暗杀，并不适合防卫战。那种暗杀术也完全是针对强者的，从未以我这种重伤者为假想敌。

由于这样的相性，我轻而易举地就跨越了她的阻碍。

其实在预想中，我本应与拉古涅一同抵达此处。我露出苦涩的表情转身看向拉古涅，为了在・结・束・之・前能帮她一把，我设法寻找新的突破口：

“——拉古涅，你所谓的那个【星之理】对我是没用的。就算它能『反转』这具濒死的身体，到

时候它也只是会变成恢复魔法罢了。那种力量毫无意义。.....坦白而言，你根本就没有必要成为『星之理的盗窃者』。你明白这当中的意义吗？”

“这种力量毫无意义.....?毫无意义的意义.....?你在说什么——”

假如她不是『星之理的盗窃者』的话，肯定能更好地与我们战斗。

她自己应该也察觉了此事。

明明已经察觉到了，为什么还要以『星之理的盗窃者』自称呢？

我为了确认其理由而开口问道：

“拉古涅.....你是想当面确认的吧.....？”

对象是谁自不必说，她此前行动与话语中的方方面面早就将其传达给了我。

“.....废、废话少说。”

拉古涅对此做出了否定。

“你恐怕立下过成为『第一』才能见面的约定吧。”

“烦死了……闭嘴。给我打住你那可疑的声音……！别用那种什么都懂的声音对我说三道四……！”

“可是，你却比任何人都不相信那个约定。”

“不对……我相信它啊。我比任何人都要相信妈妈的爱……我不许任何人否定这一点……”

我虽然下决心将拉古涅不愿被触及的部分说出了口，结果却只得到了以我的『交流』不可能拯救得了她的现实。

拉古涅与我的差别太大了。

不，与其说存在差别，不如说成是如讽刺般截然相反才更为准确。

正因如此，我的鼓励也好、共鸣也好、呵斥也好、追问也好，对她来说或许全都像是某种攻击。若是有人能将声音送入拉古涅的心灵，那只会是与

她在相同境遇中重复着相同错误的人。既然如此，那就只能——

“——『我于此弃旗』——”

我抛开了拉古涅，迅速编结起『咏唱』，在这暗无天日的『顶点』的黑暗中点亮了光芒。

我没有将魔力变换为魔法或者旗帜，而是将身体本身变成了照亮世界的光。我点亮血肉、灵魂，想要让光沁入背后的所爱之人。

发动它既不需要夸张的术式，也不需要庞大的魔力。

只消一次祈愿，【光之理】便成立了。

“——!! 休、休想得逞!! ——『我为逐幻之幻』!!”

不过对方也是一样，只需顺应自己的性质来祈愿，便能使【星之理】成立。

“只要将那所谓『不老不死』！将那个真正的

『魔・法』本身用我真正的『魔・法』来『反转』掉就可以了！！我绝对不会让涡波复活的——！！”

觉察到我想要释放出真正的『魔・法』，拉古涅也打算准备出与其等事物。

如此一来就成了『咏唱』速度的比拼。

拉古涅想要先于我道出象征自己人生的『咏唱』：

“甚、『甚而无法、存在于、世界（你）之中』！！『我是——……！！”

可是她的话语却戛然而止。

拉古涅不住地颤抖着，始终无法将后续咏唱出来。

看到她的样子，我也——

“『世界（你）的祝福已然无关紧要』『我已——……啊・a。”

我的『咏唱』也无疾而终。

『想要帮助父亲大人』这个愿望中混入了杂念，我的『咏唱』被迫中止。

代表她人生的『咏唱』就是如此令我震惊。

它是一段过于痛苦的诗句。在此之上，我觉察到了无法咏唱出第三节（后续）的拉古涅的心境。

而拉古涅则声嘶力竭地喊叫着。

她竭尽全力，试图用那比我痛苦得多的声音纺出诗句：

“『我是……我是！我是 a 啊啊啊啊啊啊啊 AAAAAAAAAAAAAA—！！”

然而响起的却只有悲痛的叫喊。

结果，我和拉古涅都没能编结出『咏唱』的后续——没能抵达人生的第三节。可是，双方没能成为真正的『魔・法』的【盗取的理】却不完全地发动，因魔法失败而暴发了。

侵蚀世界之理的毒从我们的身体里喷出，如狂风

暴雨般呼啸，将这片辽阔的天空充斥得满满当当。

两种庞大的魔力颜色截然相反，它们分别是明亮的白，以及昏暗的黑。

我和拉古涅面对面，正好——将世界彻底划分为明暗两部分。

我这边是明亮的，拉古涅那边则是昏暗的，就好像我们之间存在一堵不可见的障壁。

弗茨亚茨城的塔顶。

我们两人明明身处同样的场所，却又身处不同的场所。

这一点已是彰显无遗。

我的世界的『顶点』无比明亮，而拉古涅的『顶点』则无比昏暗。

她独自一人，在昏暗的场所中不断叫喊着“我是”二字。

——萌生的杂念膨胀了起来。

明明心想着不能去考虑它，同时却又不自觉地想要对拉古涅施以援手，意识在不经意间偏离了首要的目标。

结果，两种魔力纠缠在了一起。

我明亮的领域侵入了拉古涅昏暗的领域，与其相互混合，两种理也相互重合。

虽然有所局限，但【光之理】与【星之理】在此刻——产・生・了・共・鸣。

“咕、u 呜——!!”

直截了当地说，『魔・法』已经变得乱七八糟了。我们双双失败，偏离了原有的目标，放出了并不完全的魔法，因此使得各自【盗取的理】暴发了。失败的反作用侵袭了我们的身体。

覆盖『顶点』的庞大魔力忽明忽灭，数以千计的无色火花在空中绽放，无数次地歪曲世界。

随后，两种魔力完全混合在一起，化作了一种。那是一种非黑非白，既不明亮也不黯淡的透明色的魔力，就像是双方的性质相抵消了一样，没有任何特色。

明明处于夜间，黑暗却消散了。

不知何时，风平息了下来，云也不再流动。

平静的天空不属于清晨、白昼、午夜中任意一种。如同时间这一概念消失了一般，『顶点』上万籁俱寂。

于此响起的唯有一声呻吟：

“啊、a 啊……——”

拉古涅独立于『顶点』之上，呻吟自她的喉咙深处窜出。

覆盖她全身的昏暗魔力变作透明，于是她那因自己的『反转』之力而遍体鳞伤的身影如今也清晰可见。

拉古涅咬牙切齿、眉头紧锁，仰望着空无一物的虚空。

她在这通透的『顶点』之上，看丢了我的身影。

“果・然・啊……”

随后，她若有所悟地点了一下头，流下两行泪水。

我不理解其中的含义。

不过，作为刚才那个魔法的施法者，反馈而来的感触使我再次理解到了我与拉古涅互・相・背・负的事实。

“妈妈她、果然……并且，我・也对妈妈……——”

如今的拉古涅恐怕——

背负了我『想要帮助他人』这种思念的『对立面』，并且也不完全地背负了『重生』的魔法的『对立面』。

——因此才露出了如此悲哀的神色。

相反，我则——

背负了她『想要阻止他人』这种想法的『对立面』，并且也不完全地背负了『杀戮』的魔法的『对立面』。

——因此我几乎没有改变，不过是增添了一种思念而已。

“哈、哈哈哈。这就是我的第三节吗……”

拉古涅露出了终于得到长年寻求的答案的神情，与此同时，她的眼眸完全丧失了光彩。

她的战意和杀意全部烟消云散，空中和手上都再无凶刃可寻。她的表情不再凶狠，嘴角甚至浮现出了微笑。

“这就是第三节……在我的终点等待的真相……a、a啊啊，我……我果然……啊啊，果然啊……”

拉古涅泪流不止。

泪水虽然只有两行，却由她黯淡无光的眼瞳中不

断流出，并且看样子她似乎没有注意到自己正在流泪。

“a 啊、啊 a.....a 啊啊啊、a 啊.....——”

拉古涅终于连话都说不出了，她呜咽着，开始四下张望。

尽管无法准确理解刚才的暴发到底引发了什么，但我也能察觉到事情究竟演变成了什么样子。

拉古涅现在的样子与我过去在弗茨亚茨城中刚得到生命时一模一样。

因过于空虚而神伤，因了无意义而发笑，几欲回归于无的渴望突然涌现，忽然便开始寻找求死的场所。本应只会听命行事的人偶在对自己的生命产生疑问之际便会露出这样的神色。

“——好暗.....好暗、好暗好暗好暗。为何会这么的.....——”

拉古涅低喃着我熟悉的话语，不断向后退去。

她因目不视物而无法前进，能做的就只有逃向后方。

“拉古涅……”

她现在已经无法战斗，也无法进行『交流』了。

我隐约中的预感最后还是变成了现实。

和我们『理的盗窃者』一样，拉古涅坠入了弱者的深渊，想从那里爬上来绝非易事。取得巨大力量的『代价』在任何时代都是共通的。独自摆脱这种状态是不可能的，她的精神在今日之内绝对恢复不了。

“——啊・啊。”

正当我心中判断应该重新着手进行父亲大人的苏生之时，拉古涅发出了欣喜的声音。

在后退的路径上，她发现了昏暗的世界中唯一能用眼确认到的事物，位于中央的天井。

她一看到那个空穴，便立刻打算踏入其中。

“拉、拉古涅!?”

我不禁惊呼出声。

即使明白有优先要做的事情，我的身体还是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

我鞭策重伤的身躯，打算在满是鲜血的顶点上前行——

“——!?”

途中，地板上的鲜血泛起泡沫，一名『血之人偶』出现在了 my 眼前。

虽然他的脸为能面所遮盖，但我立刻察觉出他与先前在『元老院』的房间中帮助过我的『血之人偶』是同一位。

“你是……!”

『血之人偶』没有回应，只是摇头示意我不必多说。然后他转过身去，先于我——先于任何人，向着拉古涅跑去。

拉古涅眼看就要坠入天井。

这一瞬间，她的双脚离地，身体悬浮于空中，马上就要由『顶点』栽落下去。

来不及了。

即使能赶上，也只会和她一起掉下去。尽管我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但『血之人偶』却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他在满是鲜血的地面上一蹬，从旁抱住了拉古涅。两人就这样落入了天井之中。

迟了一步的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抵达了天井边缘。

“哈啊、哈啊、哈啊……！”

紧接着，我朝空穴中窥探，找寻他们两人的身影。拉古涅他们攀住了往下两层的——四十八层的栅栏。

“……太好了。”

毕竟拉古涅刚才处于那样的状态，就算得到了『理的盗窃者』的力量，自五十层之高的地方坠

落也很可能会殒命。

『血之人偶』立刻带着拉古涅从栅栏移动到了回廊上，摇动着她的肩膀，想要使她振作起来。

精神恍惚的拉古涅的眼眸慢慢聚出焦点，而当她确认到眼中那个存在的时候，她开口说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什麼，但听到她的声音之后，『血之人偶』没做任何回应就崩解、消失在了血泊之中。

拉古涅向消失的『血之人偶』伸出手去，但和先前一样，终究还是触及不到。拉古涅凝视了几秒他消失的痕迹，然后抬起了头。

她看着从塔顶的天井向下窥探的我，瞳中亮起了光芒。

她拭去了沿脸颊流下的两行泪水，再次咬紧牙关迈开了步伐。

不过，她的身体状况也很难说是安然无恙，只能像我先前那样扶着栏杆前进。

“这、这次又在往上走……？”

虽然步履蹒跚，但她的眼中重新燃起了斗志。

很显然，从『顶点』坠落下来这件事给予了她生存下去的活力。

察觉到其中的原因之后，我不禁愕然。

“拉古涅，你已经……只能在以上方为目标进发的时候……”

现在我完全理解了。

直至身死，拉古涅都一定会在抵达『顶点』之后继续探寻下一个『顶点』。如果得知下一个『顶点』并不存在的话，那么即使自己纵身跃下也要创造一个『顶点』出来。

她要将一场明知没有终结也没有意义的『梦』永远做下去。

拉古涅之前说的没错。

事到如今，这就已经等同于拉古涅·卡伊库欧拉本身。

“啊 a、a 啊啊啊 a……”

正因为窥见了拉古涅的心底，我才痛感自己的声音无法传达给她。

那种『反转』的力量强烈地拒绝着他人的帮助。无论我如何对『第一』和『梦』的本质进行说明，她都绝对不会愿意去理解。

而最为致命的部分莫过于刚才的『咏唱』。

虽然只有两节，却已经可以看出我们的人生大相径庭。

我们虽然经历了相似的人生，但结果却如讽刺般截然相反。

无论是我对拉古涅的鼓励、劝告还是愤怒——在她听来，归根结底都不过是幸运者的轻率之言而

已。

“a 啊.....父亲大人.....”

我明白，能将话语传递给拉古涅的人并不是我。

我转过身，朝向父亲大人所在的台座，和拉古涅一样步履蹒跚地缓慢前进着。

血液和光芒自全身的伤口洒落，为了『代替』背负父亲大人的死亡，我前往了他的身旁。

341. 光

接下来，我要让父亲大人起死回生。

拉古涅一定会兴高采烈地向自己心目中『第一』号的强敌、父亲大人发起挑战吧。为了能在这个暗无天日的世界里求得活着的实感——她一定会不断挣扎、直至身死。

“——『Light』——”

所以我想留下尽可能多的光明。

在拉古涅离开之后，塔顶已成『光之理的盗窃者』的专场。天空在光魔法的影响下渐渐变得明亮无比。我一边播撒『Light』，一边在心中同她作别。——别了，拉古涅。

我想接下来，你那漫长的挑战就能画上句点了吧。

“——『光啊』『光啊、光啊、光啊』『光啊，闪耀吧』。——『Light』。”

虽然我接下来也会消失.....但在那之前，哪怕只有一点也好，为了能让拉古涅变得『坦率』，我尽可能地令光铺展开来。因为对黑暗的恐惧而令自己夜不能寐的那种感受，我是再清楚不过了。

“这一定就是我的使命.....”

我明白的。

我是『魔石人类』。

就和拉丝缇娅拉一样，不过是为了推动情节发展而存在的舞台装置。

我们注定无法逃离自己的生产目的（使命）。

“即使如此，父亲大人.....我也要伸出手去.....”
在播撒了十足的『Light』之后，我抵达了父亲大人所在的台座。

专心致志地维系着次元魔法的『血之人偶』们就待在红色的台座周围。他们应该是法芙纳召唤出来发动魔法『Distance Mute』的千年前的骑士

吧。

“各位……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话音落毕，『血之人偶』纷纷向我看了过来。

他们的脸上也都覆着假面，我到底不能得知他们的身份。

尽管如此，但他们却能明白我就是诺斯菲·弗茨亚茨，并深深地向我行了一礼，紧接着便将自己维系的次元魔法转交给了我。

我连忙发动魔法。

“——鲜、鲜血魔法 | 『相川涡波』。次元魔法『Distance Mute』——”

说实话，这两个魔法不但超出了我的负荷，『代价』也相当大。

可是我毫不犹豫地以全力进行构筑。

启动烙印在血中的术式，发挥我作为『魔石人类』的本领。反正都到最后了，就用我的生命为代价

榨取魔力，燃烧我的灵魂，换来成功的结果。

于是，就在我的手臂开始散发淡紫色光芒的一瞬间，周围的『血之人偶』们全都身形崩溃，没入血泊。

想必是因为完成了使命吧。

为了继他们而去，我也伸出了手。

伸向在满是鲜血的台座上沉睡的父亲大人——

“——『Light』——”

照亮父亲大人的身体，检查他的状态。

父亲大人确实已经死了。

黑发遮盖下的眼睑紧闭，呼吸亦已不再。他的四肢被斩断，双肺被刺穿，心脏停止了跳动，颈上伤口无数。

只不过现在的我其实也和他差不多。

作为『代价』承担的种种令我的身体千疮百孔。几乎保不住双手不说，失血而死的过程已不知重

复了多少遍。当然，不仅是身体，心灵也濒临崩溃。我的死不久就会成为事实。

这样我们就一样了。

我微笑着将淡紫色的手臂伸入了父亲大人的体内。

其实我完全理解不了『Distance Mute』的原理。这东西是次元魔法最大的禁忌，其术式的结构已经超越了复杂的概念，是货真价实的神技。

只是我要做的既不是抽取魔石，也不是读取记忆，只是打造一份『联结』而已，拜此所赐，『Distance Mute』在我手上总算得以成立。

与此同时，我仍然在继续播撒『Light』，令光芒不至断绝。

用『Light』的光侵入对象体内，在内部进行操纵是我的拿手好戏。我甚至能令光沁入对方的血中，『代替』行使对方的魔法。

这次也和往常一样——只是要沁入更深处，到灵魂之中——然而，从那里传来的酷寒不禁令我浑身发颤。

因死亡而停止的『相川涡波』的灵魂异样的寒冷、阴暗。

我只觉得自己手肘以下的部位要被冻碎了，只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被那无尽的黑暗吞噬了，就算是这样，我也绝不能将手抽出来。

非但如此，我甚至将伸出的手转化为了光。

不仅是血肉、甚至将自己的灵魂也转化为光。反正是最后一次了，索性就将一切都充作『代价』，让我自己化身为光好了。

化身为光，照亮父亲大人的灵魂。

这道光是如此宏大，以至于能透过父亲大人的身体流露在外。

恰逢此时，我的注意力也由内而外地转移。

转动因魔法而开始光化的眼瞳，望尽弗茨亚茨城的塔顶。

展现在眼前的是我曾见过的光景。

那是一片金黄色的天空，就和今天早上几无二致。

阳光支配了这个世界的『顶点』。

当然，此刻正值夜晚，太阳的踪影根本无处可寻。充当光源的是我。

如阳炎一般摇荡的光——照亮了整个天穹。

流云与风都染上了金色，明明置身于塔顶，却仿佛身在于黄金色河流上遨游的白银船只的甲板之上。这一幕是如此出离现实，有如梦境一般，光是站着就有种不可思议的漂浮感。

无论上下左右金光闪闪，炫目的光芒闪耀、璀璨、明灭。

就好像待在一颗熠熠生辉的宝石之中。

如今『顶点』已经化为了堪称『宝空』的奇迹。

——虽则如此，但・还・不・够。

只有这种程度的话，还不足以扫清父亲大人和拉古涅心头的阴霾。

还不足以将别扭到极点的他们两人置于朗朗乾坤之下。

——『Light』还不够啊。

就现在这些光，父亲大人可能都不会觉得耀眼吧。

闭上眼睛仍能感觉到光在照射这种程度是不行的。非得是身死之后，就算不在这个世界也能传达到的光才可以，否则便谈不上足够二字。

如果之后要来到这『顶点』的两人口中道出了哪怕一声“好暗”，那我还有何脸面以『光之理的盗窃者』自居。

所以，需要更多。

更多、更多、更多。

要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的『Light』。

这里不仅是我临终的场所，还要成为父亲大人和拉古涅明朗的舞台。

那便不能有任何保留——！

“——『我于此弃旗』——”

只是为了照明，我就进行了『咏唱』，将自己的
人生当做了『代价』。

过程中，一股前所未有的，无穷无尽的魔力从灵魂深处涌现。

魔力的属性是『光』，性质是『代替』。

它在转化为魔法之前便已如此闪耀，明明是我的魔力却不受控制地从我体内——以泡沫的形式流溢而出。

这些泡沫并没有因光之名而被统一为透明一色，而是呈红蓝绿等千百种色彩，宛如彩虹一般。

——还要再明亮一些！直至这个世界的『第一』！！
怀着这份决意，我首先令上空的一个光泡破裂开来。

蕴含在其中的是『光之理的盗窃者』的灵魂的一部分、换言之，是足以覆盖一国的光。

以魔法造就的日光从天而降，在黄金色的天空中染上了自己的色彩。

大量的光如白霖一般砸在了铺满鲜血的地面上，而这些光又被地面反射向天空。

于是摇荡的极光之天幕在天地间落成。天幕的边缘彼此触动、络合、生成了无数细长的菱形，最终构成了如生物般活灵活现的光之绸缎。

紧接着，侧面空中又有一个泡沫碎裂，上千道日光从旁射来。

那就像是用钻石打磨玻璃的表面而成的白痕之束——光之芒。

竖向铺展的光之绸缎辅以横向射来的光线，变得更复杂，更立体、更富幻想性。

『Light』的力度还不到放缓的时候。

我一个又一个地令漂浮在空中的光泡碎裂。

光盈满了光，光反射着光，光与光不断交错。

在此期间，仍有无数的光泡从我体内涌现。

数不尽的光泡漂浮在『顶点』。

亮度终于登峰造极。

忤逆天理的光吞没了黄金色的天空与深红色的地面。

光已成一切。

光、光、光。除光以外再无一物——

——明·明·如·此，世·界·却·如·此·清·晰。

清·清·然、明·明·然。

明了、明确、明解、明细、明晰，总之就是一个

明字——世界澄澈明洁。

即便为如此庞大的光所吞没，黄金色的『宝空』依旧铺展于眼前。

父亲大人的身姿、满是鲜血的台座、整个弗茨亚茨城、全都清晰可见。

正常来说应该因过于明亮而染作淡白一色，一切事物的轮廓都会归于朦胧，但在这里却截然相反。

光照反而令一切事物的轮廓更加清晰。

抬头仰望，岂止是『宝空』，甚至能望见于遥远天边闪耀的夜空中的群星。

不需要定睛细看，那每一颗星星便清楚可见。

目力所及之处遍布光芒，可却完全不会感到眩目。

直射而来的光不仅不刺眼，反而给人以温柔的抚慰之感。

光洗净了在漫长的人生中淤满积淀的双眸，扫除了所有挥之不去的阴翳。

——如果是现在，是在这个地方的话，总觉得能看清许多一直看不清的事物。

若要举例来说，那便是脚边的流云。在云中的粒子。它们彼此间的联结。云成为云的来龙去脉。云之所以为云的原因。云之所以为云的意义。令其足以为云的全部理由尽在眼中。不仅是肉眼可见之物——就连无形之物也概莫能外。

因为太过明朗、太过透彻，就连形而上的信息也能轻而易举地领悟个一清二楚。

这里不仅在视觉层面上是明朗、瑰丽的世界，也是魔法层面上、真正意义上的『明朗的光之世界』。

在这里，不光是人，就连云、空、星、石、血——在生物这一总括之外的一切事物都变得『坦率』了

起来。

——这样一来，亮度就足够了吧。

总觉得甚至有些过了……但若是在这里的话，不仅是父亲大人和拉古涅，就连我也一清二楚了。我在真正的意义上明白了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明白了它的意义和理由。

——所以，我深吸了一口气。

接下来，我要作为『代替』背负父亲大人的死亡，而后死去。

可是我不会死。不仅不会死，还会永远活在父亲大人当中。

——于是，我念出了自己最后的『咏唱』。

这即是我的人生。

我降生的意义。

我活着的理由。

“——『我于此弃旗』。

『世界（你）的祝福已然无关紧要』『我才是那未得降诞之生命的祝福之光』——”

『坦率』地说，这段『咏唱』我一开始应该就知道了。

在一千年前，最初的最初。

我在勒伽西的引导下来到了一家医院。

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生命即将消逝的孩子，还有握着他的手的母亲。

没错，不仅只有孩子，还有母亲。

自那一刻起，我就一直——

“——魔法『代而亡逝之光（NoLife・Nosfy）』。
”

从为了代替而生的光，到作为代替而死的光。

真正的『魔・法』就此升华。

在『明朗的光之世界』里，我结束了自己的咏唱。
如此一来，我将化为光之魔法（Nosfy），继续闪

耀。

342.『反狱』六十，盈满产声。惟愿与君，同日降生。

——一千年前。

四面环山的弗茨亚茨在遮天蔽日的『魔之毒』侵蚀下摇摇欲坠。

瘟疫饥荒令四方回响挽歌，荒郊野外尸体堆积如山。

应急搭建的医院无论何时都挤满了病患。

那间医院并非华美造作的建筑，只不过是用木板堆叠而成，再覆以远远谈不上清洁的布料罢了。

在那里的都是遭『魔之毒』秽犯，已经放弃了治疗，只剩下死亡一途的患者。

在那些患者之中，有一个孩子。

一旁的母亲无比悲痛地紧握着孩子的手，为了受病痛折磨的孩子，她椎心泣血地恳求说“活下去”。

在看到这对母子的时候，我定是感到了歆羡吧。
我一定是希望将来有一天自己也能像他们这样。
作为『魔石人类』来到世上，如道具一般任人利用，身边从未有过双亲的存在，在这样的我眼中，那一幕实在令人憧憬。毋庸置疑，亲子关系对我来说就像『梦』一样。

在我感到艰辛、痛苦的时候，我希望你能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不需要其它理由，只要我在这里，就能从你那里获得无条件的爱。

我想要得到你的祝福，作为你的孩子，在这个世界里活下去。

不然我便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而生。

如果没有活着的实感，那走在这暗无天日的世界里就太可怕了。

我无论如何都想要听到你跟我说“活下去”一

—

这成为了『留恋』，令我作为『光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真正觉醒。

终于，到了一千年后——

我的『梦』成为了现实。

在弗茨亚茨城的四十五层，父亲大人将手伸向了我。

我和父亲大人的身影与那间医院里的母子就此重合。

“——诺斯菲!!”

父亲大人呼唤着他赋予我的名字，全心全意地看着我，拼上自己的生命恳求我“活下去”。

他的言行中满含着真切的爱。

那天，在那间医院的孩子们的心情一定也和我一样吧。

我的『留恋』实现了……本应如此。

——可我却没有消失。

这并非是父亲大人在那之后惨遭杀害所致。

即便拉古涅没有出现，我当时也没有任何消失的迹象。

当然了，作为女儿得到爱确实与我的『留恋』相关，这确凿无疑，因为当时我作为『光之理的盗窃者』力量已经有了衰减。那一幕确实给了我长年来梦寐以求的『诞生意义』。

可是我没能消失。

因为我的『留恋』还没有彻底实现。

——既如此，那我到底还在『留恋』些什么呢？

问题的答案我已经有了。

在父亲大人要我活下去之后，他还表示自己愿意为我而死。

医院里的那位母亲当时一定也怀有同样的想法吧。

可理所当然的，我从来不曾希冀过父亲大人的死亡。

就算真的能得救，也绝对不会有徒留自己一人苟活的念头。

医院里的孩子肯定也和我有同样的想法吧。之所以会发出“我不想死”的呻吟，并不是因为他希望独活，而是不愿与母亲阴阳两隔。比起死亡，孤独一人活在世上要可怕的多，所以才会那般痛苦。

生命得救的重要性其实远远谈不上『第一』。

最重要的是与所爱之人同在。

——是了，我已经得到了答案。

千年前与父亲大人缔结婚姻关系的形式当然是不行的。如果两个人没有心意相通，那便没有意义可言。在梦游症状状态下的父亲大人没有清醒的意识不说，甚至还将我错认为了别人。就算是撕

破嘴，我也无法觊颜说那时的我与他同在。
——啊啊，这里真的能让人看清好多事。
就连那样阴暗浑浊的我的心，在这『明朗的光之世界』里也变得澄澈明洁了起来。
我所真正钦羡的是什么。
我所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以及我『留恋』的真意。
我的『留恋』无疑是【渴望得到诞生的理由】。
所以，我才希望有人能向我伸出手，对我说“活下去”。
只是要完全实现这份『留恋』的话，还差一个有些特殊的条件。
这一定是我稍显奢侈的任性吧。
与同为『理的盗窃者』的其他人比起来，我这份愿望绝对谈不上微小。若是被缇缇知道了，她一定会指责我挑三拣四。

可是我就是个欲壑难填的坏孩子，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奢求。

——只有一方是不够的。

——彼此牵挂、彼此思念才是家人。

没错。

就像医院里的那对母子一样。

就算是死、埋在墓中、陷入永远的沉眠，两个人也要在同一个地方，让心意的相通成为永恒，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没有任何意义。

与父亲大人分离，只留我一人的话，就算活着，我也找不到任何价值。

彼此同在，除去隔阂，心意相通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的亲子……！！

——而这份思念成了我真正的『魔・法』。

『魔法』的原理十分简单。

由我『代替』父亲大人死去，父亲大人借此死而复生。

一言以蔽之，诺斯菲这一存在的死亡将避无可避。

但就算失去生命，我的思念也不会消失。

我是『光之理的盗窃者』。只要思念还在，我就能作为光永远留存。

我将在父亲大人心中继续绽放光芒。

永远永远、永远在一起。

——这就是『魔法』『代而亡逝之光（NoLife・Nosfy）』。

我将化身为光，『代替』承担折磨父亲大人的一切。

不过在那之前，贪得无厌的我睁开了双眼。

虽是在发动『魔法』的中途，我还是要传达自己最后的任性。

只·要·听·到·那·句·话·就·结·束·了。
我对此了然于心，可为了彻底实现『留恋』，为
了让『魔法』成功——此刻，我还是醒了过来。



弗茨亚茨城的塔顶。

在『明朗的光之世界』中，一切都无比鲜明。

无论是此世之理，还是魔法，亦或是人的思念都
不例外。

我自觉『代而亡逝之光』已成功发动，于是将右
手从父亲大人体内抽出。

结果发现右手的形态摇摆不定。

它就像映在泛着波纹的水面上一样模糊、暧昧。

右手已经彻底转化为了仿佛一道风吹过便会消
失的孱弱的光。

这孱弱的光很快就会消逝了吧。

既然魔法已经取得了成功，那么这就是绝对的。

只是相对于行将消逝的，也有因此而得生的存在。

在我右手的前方，躺在台座上的父亲大人原已被斩断了四肢、两肺与心脏皆被刺穿，脖颈亦伤痕无数，可现在，所有的伤口都恢复了原样。

在四十五层失去的手脚连同衣服一起复归原位，好像它们从来就没有缺失过一样。尽管有微弱的光芒摇曳，但心肺也一样恢复了机能。脖颈的大道砍伤也好，脸上的擦伤也罢，全都恢复如初。

于是现在，父亲大人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那双黑色眼眸在片刻的游移之后立即转向了我。

认识到了我的存在，父亲大人回过神，两唇翕动：

“诺斯、菲……？”

他最先做的是呼唤我的名字。

仅仅如此就令我欢喜不已，甚至有些想哭。

我的嘴唇颤抖着，回应道：

“没错，是我诺斯菲.....早上好，父亲大人.....”

我用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微笑同他道早。

接着，因为一心只想要再靠近父亲大人一些，于是我向前迈了一步，不料却打了个趔趄向后倒去。匆忙间，我正要用手抵住地面支撑身体，然而双手都已失去了实体，结果我就这么跌坐在地。

仔细确认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发现化为光的远不止右手。

我的手足都闪耀着光芒，如雾气般摇曳。

这也证明了我确实『代替』父亲大人失去了四肢。尽管手足已几乎丧失殆尽，可我却丝毫不感觉不到痛楚。

曾那样剧烈地折磨、侵蚀我的痛楚已自身体上完全褪去，这恐怕就是我已不再是生物而转化为了『魔法』的证明吧。

不过完全变换为『魔法』似乎需要一些时间，就像在湖水中稀释的牛奶一样，我的身体还在渐趋稀薄的过程之中。

这段迁延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光之理的盗窃者』那稍显奢侈的『留恋』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我的身体正为了留存于现世而抵抗。

“——！诺斯菲！！”

看来那异常敏捷的思维已经让父亲大人把握了情况，他从台座上一跃而起，用痊愈的双手紧紧地抱起了我的身体。

在他的双眸里，只印着我一个人的身影。

夙愿得以实现的喜悦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险些又流下泪水。

可我已经决定在最后要笑着告别，所以努力遏止了眼角的热量。

看着自己眼前的他，我再次展露了微笑。

父亲大人应该明白这当中的意义吧。

他眉头轻蹙，双眸不断地颤动，轻轻地摇着头，询问我此行的理由：

“诺斯菲，为什么……？就算来救我，也没有意义了……”

见他死过一次也还是这个样子，我不禁感到了安心。

面对以无端自虐的口气说着非常离谱的话的父亲大人，我只是请求道：

“父亲大人，请帮帮我……我的声音没有办法传达给拉古涅……”

“给拉古涅……？以拉古涅为对手，诺斯菲亲自去战斗是最好的……！考虑到你们的相性，诺斯菲必胜……！”

“不，我赢不了……因为我不会跟拉古涅战斗……我

就是决定要这样才会来到这里的.....今天早上的父亲大人也是这样的不是吗？我就跟您一样。”

“那、那是.....——”

我表示自己是在效仿他的做法，于是父亲大人便语塞了。

在此期间，他一直将我的状态看在眼里。

看到我那岂止不再是人，甚至不再是生物的身体，父亲大人的表情又扭曲了几分。

“——！！啊啊，可恶！——魔法『Dimension・千算相杀』！”

他试图利用次元魔法解除我的『代而亡逝之光』。可是没用的。如果要对这个魔法做些什么，父亲大人也必须使用真正的『魔法』才行。

“父亲大人.....比起这种事，在最后能跟我聊聊吗？正因为到了最后，我才想和父亲大人进行

最擅长的『交流』——一直没能做到的父女间的『交流』，我现在好想试一试。”

若是放任下去，父亲大人就有使用真正的『魔法』的危险。

为了避免事态演变到那种地步，我伸出了右手，用暧昧而摇曳的光轻抚父亲大人的脸颊，以期转移他的注意力。

“最、最后……？在最后，想・要・进・行・一・直・没・能・做・到・的・父・女・间・的『交・流』？啊、a啊 aa……—！”

听到我的请求，父亲大人十分意外地发出了痛苦的呻吟。

或许是刺激到他为数众多的心理创伤之一了吧。我连忙开始为『交流』准备材料，稍稍思考了一番后，很快就找到了一直想试一试的亲子话题：

“那个……请问，父亲大人，我是个好孩子吗？”

还是说是个坏孩子呢？”

虽然我自己已经有了答案，但还是想听听别人的评价。

特别是想听听父亲大人怎么说，想得不得了。

“我、做了各种各样的事……只为了吸引父亲大人的目光，我欺骗、利用、牺牲了许多人。虽然我为了成为一个好孩子而拼命努力，但是结果却做出了许多恶行。……缇缇她能够原谅我吗？”

说到最近的事，『风之理的盗窃者』缇缇是我最大的牵挂。

明明缇缇那样热切地待我，可我却到最后都没能坦率待她。

“——！缇缇她毫无疑问地原谅了诺斯菲……！岂止如此，她还一直挂念着你。在最后的最后，直到消失的时候，她还在祈愿诺斯菲能够幸福，还说你是『让她骄傲的朋友』。没错，缇缇她是

知道的啊.....缇缇比谁都清楚，清楚诺斯菲是一个好孩子。明明如此，我却.....我却.....——”

“我是『让她骄傲的朋友』.....？”

事到如今竟然得知了缇缇最后的话语，我的眼眶又湿润了。于是这次轮到我语塞了。

“诺斯菲是个好孩子哦。只要想到你为弗茨亚茨做的事，所有人都会这么说。无论是千年前还是千年后，诺斯菲都不曾利用过弗茨亚茨，也没有牺牲什么。也许诺斯菲会觉得都是自己不好.....但事实上，被利用、被牺牲的其实是诺斯菲你啊。而罪魁祸首便是『我们』。如果没有我和『使徒』们存在的话，诺斯菲应该会更加.....会拥有更加幸福的人生才对的.....”

温柔的父亲大人不断地强调说我是个好孩子。

可是，在说这些话的同时，他也是在责备自己。

“跟哪里来的蠢货们不一样，诺斯菲一直都在努

力……！直到最后都率直坦诚地相信着他人！足以让你生疑的材料明明比我和拉古涅那时要多得多……即使如此，诺斯菲还是选择了相信！相信了如此愚蠢的我……！”

“父亲大人……可是，我也做了许多坏事。我想着，即使是成为敌人也要作为『第一』留在父亲大人心中。我用非常卑鄙的手段，想要让父亲大人在意我。如果考虑到这点的话——”

“没那回事！”

我试图令父亲大人打住那自虐的口吻，却又被他以更强的语气打断。

“那种事、是理所当然的权利啊……只要是孩子，任谁都拥有那份权利。然而，我・们就连那种理所当然的事都没能做到……岂止是抱怨，就连那仅仅一句话，我们都不敢去确认……”

通过化身为光得到的与父亲大人的『联结』让我

隐约了解到，他口中的我・们指的是『相川涡波』与『拉古涅・卡伊库欧拉』这两人。

看来在我离开弗茨亚茨城的这段时间里，他们两人也对自己的人生做了检讨。

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变得这样脆弱。

曾是那样强大的两人，如今竟弱化到这等地步。

只是我并不觉得这种弱小有什么不好。

无论好坏，不管强弱，至少两人现在确实在前进。

只是他们的前路实在过于昏暗了。所以，我要——

“父亲大人，即・使・如・此——您也绝对不能放弃。只要继续前进、不断前进、再前进的话……总有一天，自己的愿望一定能实现！是真的！没错，我就是这样……！愿望一定能够实现！一定会实现的！父亲大人！！”

我要向他保证。

只要继续前进，无论道路怎样黑暗、可怖、艰辛，

在最后迎接自己的一定是光明。

听到我的话，父亲大人十分眩目地眯细了双眼，接着，在有力的阖过一次眼睛之后，他用坚定的语气缓缓地答道：

“嗯，我会继续前进的……就像诺斯菲一样，不断前进。我绝对不会再退缩了。我向你保证……”

他的声音和表情又令我安心了几分。

“呵呵呵，太好了……”

随着交流的继续，总觉得自己心中的牵挂越来越少了。

就连我自身感情的变化也如此清晰。

这片光芒撤除了一切掩饰内心的障碍。

“啊啊……父亲大人，这里真的好明亮……”

若是在这里的话，就没有任何矫饰话语的必要了。

我『坦率』地将自己最后的目的告知了父亲大人。

“请您.....在最后，在这片明亮的地方，将・那・
一・句・话、送给我.....”

实现自己的『留恋』。

我就是为此而来。

尽管如此痛苦。

尽管如此艰难。

尽管如此辛酸。

尽管如此可怕。

但为了那一句话，我还是来到了『顶点』。

“一句话.....?——!! ”

父亲大人立马就明白了我想要什么。

也正因此，他面色发青，而后噤声不语。

“拜托了，父亲大人。我真正的『魔・法』需要
用那句话来收尾。”

虽然我这么说，但为了推迟它的完成，父亲大人
还是反复摇头。

“还、还没……！我还有好多话没和你说……！有好多不得不说的话！多到数不完……！所以，再等一会儿！拜托了，再给我一点时间……！！”为了争取到哪怕再多一秒的迁延，父亲大人急忙开始寻找不同的话题。

“无论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其实这些都无所谓……！只要诺斯菲是诺斯菲的话，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血缘关系的有无也好，『魔石人类』的身份也罢，这都不是关键！虽然『交流』确实很重要、可是！可是我只是想要诺斯菲在我身边罢了……！诺斯菲就是诺斯菲，是我的『女儿』，是我真正的家人！所以、所以……—啊啊，我也搞不懂自己该说什么了！可恶！！诺斯菲，让我好好组织一下！！——一会儿就行，求你再等一下！！”

“没关系。我都明白的，父亲大人。因为那正是

我的『留恋』啊。”

可是无论父亲大人说什么，最后都一定会向我的『留恋』靠拢。

“『留恋』……!! 诺斯菲、等等！我还没有、对你……！我还没……!!”

“对我的『留恋』来说，只有一方是不够的。于我而言，最重要的是——”

就是为了确认那一点，我才留存到了现在。

“——【彼·此·都·为·了·对·方能活下去而伸出手】。”

不要单方面，而要彼此一致。

两人心意相通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前提。

因为只有一个人的话既找不到诞生的意义，也得不到活着的理由——

“我·也·希·望·父·亲·大·人·能·活·下·去。所以拜托了。只要一句话就好。请将那

一句话说给我听吧。没关系的，因为我今后也会继续活在父亲大人当中——”

“a、a 啊……诺斯菲……a 啊啊 a、啊啊……——”

在我明确地揭露了自己的『留恋』之后，父亲大人目瞪口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父亲大人确实希望能实现我的『留恋』。

可是，当【彼此都为了对方能活下去而伸出手】成真的时候，我也会从世界上消失。

父亲大人一定是不希望我消失的吧。

还不想你消失。我希望你能活下去。请你再重新考虑一下。如此这般，可如果要这样说服我，那就是满足了【彼此都为了对方能活下去而伸出手】的条件。

——所以，他什么都不能说。

可是就算这样不发一语，我一样会消灭无遗。

我现在『代替』背负了太多，已经无法再作为一个人继续存在下去了。

父亲大人的死亡的负担尤其沉重，时间已经不多
了。

所以尽管父亲大人明白只要自己说了那句话我就会消失，他也不得不说。

至少在消逝之前要完美地实现『留恋』，要让最后的『魔法』真正完成——若是温柔的父亲大人，他定会做此选择。

“诺、诺斯菲……——”

他再一次呼唤我的名字，为了探求不同的手段而目光游移。

可是那都是不存在的。

不管他怎么思考，都不可能找到在我希冀之上的东西。

因为父亲大人自己也明白，那才是我最大的幸

福。

所以，事已至此。

他只能开口。

“诺·斯·菲……！活·下·去！！”

父亲大人紧紧地拥住我，如此喊道。

于是，我在父亲大人怀中用最美好的笑容答道：

“——遵·命！父·亲·大·人！！”

这样一来，诺斯菲·弗茨亚茨就·迎·来·了·
终·结。

其消失已然注定。

虽则如此，我却心满意足。

『留恋』已一扫而空。

——非常感谢，父亲大人。

我心头长久以来的缺失终于得到了填补。

如此一来，我就能接受自己的诞生了。

那令我由衷钦羡的，现在我终于得到了。

这样我就跟那间医院中的母子一样了。

总算触及了那令我魂牵梦萦的东西。

我总算能满怀自信地宣告，我拥有自己的家人。

虽然一直对此感到了不安，但现在我可以毫无顾虑地说：我确实诞生于这个世界，也确实活着。

我活着。我活着我活着我确实活着，想要无数次地重复这句话——

在最后，我要将此刻的心情编织成诗。

“——啊啊……『此身血肉，徒具人形，未曾降世』『诞生之梦逐而不及，往赴九泉更为奢望』……及至今日，终于得生。『所谓人者，必能以生命降诞之光，一扫不生不死之暗』……『至爱之声响彻魂灵』，倘此声不绝，则我生不灭，直至永远……——”

如果有一天，父亲大人因生存于世而感到迷茫，希望他能够回想起我的这首诗。

到那时，只要用我的『咏唱』呼唤我就好。

作为报答父亲大人拯救了我的回礼，我一定会成为他的一份力量。

“——诺斯菲!! 不要死! 别消失! 和我一起活下去!! ”

父亲大人明白我留下的是自己的遗言，于是更用力地抱紧了我。

可是他喊出的每一句话都是我渴盼已久的。

于是这些话只能加速终结的到来。

“嗯，父亲大人.....从今往后我会永远和您在一起。永远、心与心相映.....”

到这一步真的好漫长.....

从一千年前，从我在没有任何人祝福的情况下诞生的时候开始.....

我就一直在探寻自己活着的理由，在暗无天日的道路上前进.....

可是在一切的尽头，迎接我的是最美好的结局。

“呵呵呵，好开心！原来会这么开心啊，父亲大人……！原来活着是如此令人心动不已的事吗！！这就是勒伽西所说的亲人的爱！我终于亲手得到它了！我永远不会放手……！！”

啊啊，太好了……！

为了做一个好孩子而努力到现在，真是太好了……！！

虽然我的手已经不在，但它就在我手中……！我和父亲大人伸出的手握在了一起！紧紧地，就像那对母子一样！！

“父亲大人，我爱您……！由衷地爱着您！我一直在这里，希冀着您的爱！千真万确的，就在这里！！”

明明就在那里，但却『不在那里』什么的已经永远成为了过去！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必在黑夜里独自感到害怕了！

那令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

“不，还没完，诺斯菲……！只是开始而已！从今往后也一样……！！”

是啊，父亲大人说的没错！

从今往后，在父亲大人当中，我『就在那里』！

“嗯！从今往后也会永远在一起！虽然我接下来会死，但我不会死！我会在父亲大人的怀中永远活下去！在这份爱中诞生的诺斯菲·弗茨亚茨将成为父亲大人生命的『代替』！没错，我之所以降生于世，一定就是为了这个时候！为了实现这份使命！！”

“……是啊。”

父亲大人应了一声，抱得更紧了。

我仅存的保有生物状态的躯体也在纷纷化作光

粒流失。为了留住那些粒子，父亲大人紧紧地、紧紧地抱着我。这让我开心得不得了。

“a啊、啊a啊啊、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话语自然而然地出了口。

为了确认这一切并非谎言，我一遍遍地重复着
“太好了”，结果终于——

“a、a啊、咦……？啊啊a……不是的……父亲大人，这是——”

泪水一口气盈满了眼眶。

这是『留恋』实现的结果。

是积蓄已久的情感的发散。

是至今以来的痛苦悲伤一扫而尽的报偿。

所以随着我开始放声大哭，我身体的粒子化也不断加速。

手脚的光已保不住既有的形态，纷纷散去。

接着由躯体到喉咙，最后到脑袋，一切都化作了

光。在就此消失的前一刻——

“我是在高兴啊……是在高兴，可眼泪它……呜
u、实在是太高了，啊啊、声音……声音要……—
—u 呜、呜呜、呜啊啊 a 啊——啊啊啊、啊 a 啊
啊——!! ”

我像个婴儿一样哭喊了起来。

“呜啊啊啊啊啊 a 啊啊、a 啊啊啊——啊啊啊啊！
呜 a 啊啊啊啊啊啊 a 啊 a 啊啊啊 AA——!! ”

这还是第一次。

像这样不顾体面，任凭感情驱使地放声大哭，千真万确的是我自出生以来的第一次。

与此同时，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视野如此模糊。

不仅是视觉，与之一同的，还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所有的感觉都模糊了起来——由人变化为魔法。

可能是我的身体完全消失了吧，我终于连父亲大人拥抱我的力道都感觉不到了。

“诺斯菲，我们永远在一起。只要你希望，就永远如此……永远永远……”

可是，我还能听见声音。

是因为我的头部还在吗？

是因为世界还映在我的眼眸中吗？

——我不明白。

事到如今，我所有的感觉都已经化为了『魔法』之光。

可是，唯有一点是我能了然的。

——那就是父亲大人的怀中十分明亮。

这里盈满了光。

以此为结，我终于——

“啊 a、终于找到、了……—我、的—归、宿……—
—”

消失了。

此时此刻，在父亲大人的怀抱中，诺斯菲·弗茨亚茨这一存在彻底消失了。

一条生命从塔顶消逝而去，活下来的仅剩父亲大人一人。

不过严格来说，我虽然消失了，但却没有消失。

只是成为了光，进入了父亲大人怀中。

我会永远在那里，成为父亲大人的『代替』。

所以，父亲大人他——

“嗯，你永远在那里就好……我们一起走吧，诺斯菲……”

他说我们在一起。

以这句话为契机，我与父亲大人达成了『亲和』。

作为一切之源泉的我的灵魂，与父亲大人的灵魂重合在了一起。换言之，父亲大人就是我，我就是父亲大人——『光之理的盗窃者』仍然存在，

仍然活着——不对，是于此刻重生了。

因此，弗茨亚茨城塔顶的光依旧不绝。

它还是那样，夜空之中了无一丝黑暗，白光之中满天星辰可见。

在这璀璨的『顶点』之上，父亲大人起了身。

一如我的遗言，为了向之后——为了向前进发，他抬起了头。

在他视线的前方，是连接塔顶和『元老院』的阶梯。

——一名少女从中现出了身影。

时候正好。

以『第一』为目标的拉古涅·卡伊库欧拉又一次回到了『顶点』。

来到塔顶的她为驱散了自己那漆黑魔力的光而目眩，于是开口道：

“这、这道光……！这种亮度……！是诺斯菲……！”

诺斯菲诺斯菲诺斯菲……！诺斯菲……！？”

接着，为了把握现状，她一边呼唤此前与自己交手的我的名字，一边寻找『光之理的盗窃者』的身影。

“拉古涅……”

可是我已经不在这里了。

能够予她的呼唤以回应的，就只有父亲大人而已。

听到有人呼唤自己的名字，拉古涅连忙看了过去。

可在那里，她只看到了父亲大人。

只有父亲大人一人，而没有我。再看到父亲大人显然已经领受了我的光之魔力，拉古涅就明白了一切——

“——a・啊、啊・a、啊・啊！！”

她以远比父亲大人更扭曲的表情，用胃液倒流般

痛苦的声音接连发出了三次肯定。

“你、你这……！你竟敢！”

接着，拉古涅纵声大吼，力度大得令人担心她胃里的东西会不会跟声音一起倾吐殆尽。

“——你竟敢杀了诺斯菲！！总是这样！你总是这样！你总是要夺走我最爱的人！夺走我最爱的东西！！一直啊！！从在那间宅邸的时候开始！不对，从我在那间小屋的时候开始、一直！！以自己的孩子为牺牲！你的良心难道不会痛吗！？你活着难道都不觉得羞耻吗！？你这混蛋啊啊啊啊啊——！！！！”

她应该是觉得我已经身亡，已经不在这里了吧。拜此所赐，我才得知原来拉古涅对我抱有好感。虽然这让我很开心……但总觉得她的话有些龃龉。

不过父亲大人似乎明白其中的原因，他认为拉古

涅有说这些话的资格，于是冷静地颌首倾听。

“诺斯菲才是『第一』啊！在我们三个人里——不对，她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生命！无论换谁来看，都会说诺斯菲才是应该活下来的那个人！可你竟敢！你竟敢夺走她的生命！！”

“是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拉古涅。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你是个正确的人。你从来只说正确的话。”

迎面相对的两人脸上都是一副泫然欲泣的表情。接着，面对拉古涅，父亲大人以十分纠结的表情开始了熟思。

“——拉古涅，再战吧。”

一番熟思过后，父亲大人没有选择救助拉古涅，而是选择了战斗。

与我的选择截然相反。

听到他的话，拉古涅的表情变了。

尽管她的表情仍是欲哭无泪，仍是辛酸苦楚，但同时又透着几分喜悦——

“如果你也想得到诺斯菲的话，那就战斗吧。与我战斗，从我这里将她夺走便是。”

父亲大人迈步向前，前往了插有两把剑的场所。在那里的是刺穿我双臂的『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与『赫尔米娜的心脏』。

他只从中拔出了一把、亦即『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接着向后退了几步。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第一』……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里决定好了。不过你要记住，没有重来的机会。虽然我们至今已经交过好几次手，但这就是最后了。我要你向诺斯菲的灵魂起誓，这将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战斗。”

父亲大人刻意为拉古涅留了一把剑。一如骑士间的决斗，他开口提请道：

“我乃相川涡波。现于此处，赌上诺斯菲的归属，正式同骑士拉古涅·卡伊库欧拉发起决斗。规则是你最喜欢的以命相搏。——来堂堂正正地一决胜负吧。”

父亲大人挑了挑剑尖，唆使拉古涅去拔出『赫尔米娜的心脏』。

非常低级的挑衅。

可是面对这样的挑衅，拉古涅却露出了十分怀念的表情。

拉古涅紧咬牙关，在对过去的仔细回味中，她也进行了一番熟思，最后——

怀着十二分的战意，拉古涅狠跺着脚走向了『赫尔米娜的心脏』。

“诺斯菲是属于我的！你可不要以为自己能在『厮杀』中胜过我啊！我绝对不会将诺斯菲的『不老不死』让给你这样的渣滓……!! 事到如今，诺

斯菲的光已是我唯一的光明.....!! ”

看到决斗开始前的这一幕，我不禁觉得这两人的关系实在好得令人眼羡。

只不过因为两人太过相近，所以彼此都不能变得『坦率』。

所以已经成为『魔法』守望他们两人的我决定补以更多的光。

为了他们彼此间不再有任何隐瞒，我开始了对舞台照明的最终调整。

本就明朗无比的塔顶于是亮度又上了一层。

拉古涅对此有了反应，开始环顾周围。

虽然我已经失去了眼睛，但就是觉得自己在此刻与她目光相合。

于是拉古涅拔出了『赫尔米娜的心脏』，没有向父亲大人，而是向我宣誓道：

“.....我发誓!! 这样结束就好!! 这里、这场战

斗便是我的『第一』!! 我将在此实现我的『梦』!!
”

她道出了与我分别之时没能说出口的话。

拉古涅的『梦』的内核，究竟要成为什・么・的『第一』——现在她终于决定好了。

听到这番话，我的战斗也算是没有白费。

在一切即将结束的时候，拉古涅拿出了勇气。

在感到欣慰的同时，极限终于来临。

意识渐行渐远.....我作为人的意识迎来终结，彻底成为『魔法』的时刻还是到了。

“就是这样。来的正好，挑战者拉古涅。.....作为代理，容我和你先道一声歉，那么就让我们开始『试练』吧。”

要继续守望两人已经做不到了。

不过我已经留下了足够的光。

从此往后，我留下的光会继续守护大家。

所以，这里就是诺斯菲·弗茨亚茨的——

“——这·里，这·世·界·的『顶·点』便·是·
六·十·层。『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的阶层。
此处并非赶工所成，它确确实实是高度与亮度冠
绝此世的场所。拉古涅，就在这片白光之下好好
确认吧。给我将你的一切都展露出来……！这就
是她留下的『第六十之试练』……！！”

就是我的阶层。

课以的『试练』是『光之理的盗窃者』的『Light
(光)』。

就请两·人·一·同，『坦率』地表露彼此的深
心吧。

当然了，在这里不容许任何演技存在。

映照在镜子当中的唯有彼此。

其中不存在任何人的『理想』，映出的唯有『真
实』。

请在这里好好确认自己的内核。

我想矛盾势必会越积越多，最终化为高深的壁垒吧。

返程的路途势必会为已然破碎的梦的残骸所阻塞吧。

若是一盘棋局的话，它可能已成死局。

可是还没完。

两人的终结一定还没有来临……

请你们两人合力，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没错，两人一起……——

不会再有人死去、不会再有人、悲伤……——

活下、去……——

父亲大人——、拉古涅……——

拜托了……——

为这两人的世界，献以明朗之光（我）的祝福——

343. 拉古涅·卡伊库欧拉——

『诺斯菲·弗茨亚茨』与『拉古涅·卡伊库欧拉』。

如果说她是光明的一方，那我便是黑暗了。

彼此的魔力正好分成了明暗两色相互对照。

在此之上，还有『代替』和『反转』。

两种理在一起交错、共鸣，最终将我裹在其中。

明明是光却又不是光，明明是暗却又不是暗的，
一道昏沉的雾霭。

在那里，我终于还是领悟了『拉古涅·卡伊库欧拉』的第三节。

那第三节的答案即便是在这暗无天日的世界里
也尤其黑暗。

『真相』就这么被摆在了我的眼前。

“妈妈她、果然……并且，我·也对妈妈……—
—”

——『讨·厌·透·顶』。

一如所料，『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果然为我带来了答案。

与拉古涅·卡伊库欧拉走在截然不同的道路上，注定会拥有我终身难以企及的结局的诺斯菲·弗茨亚茨。在她那令人目眩的光芒照耀下，我这道阴影果然现出了原形。

不过，虽说是一如所料.....但付出的牺牲未免太惨重了。

无论是回复魔法还是『反转』的力量，都治不好我所受的心理创伤。

我的心口被钻出了一个窟窿。

这是当然的啊。

因为对我来说妈妈就是一切。

如果以『讨厌透顶』将她否定，那我就不剩什么了。

那样的话，拉古涅此人的内核便如空洞般不存一

物。

事实上也就是这样，在我名为『理想』的外壳之下本就空空如也。

比起血肉、比起灵魂都重要的，只要是人就必然拥有的内核、拉古涅·卡伊库欧拉却没有。

原本就暗无天日的世界于是变得更加黑暗，于是我突然产生了寻死的念头。

空空如也的我为了寻找自己的内核而彷徨。

细细环顾周围——结果找到了一个与我相配的东西。

那便是弗茨亚茨城塔顶的天井。

用于自杀再适合不过了。

“——啊·啊。”

我明白了。

我之所以要以『第一』为目标，来到这穿云蔽日的『顶点』，就是为了从这里一跃而下啊。

如同受到牵引一般，我向洞穴靠近过去。

没有任何犹豫地阖上双眼，挪步踏入虚空。

身体一下子就失去了平衡，我上下颠倒着掉了下去。

感受着随之而来的漂浮感，我冷静地想起了弗茨亚茨城有五十层之高的事实。

这里是全世界最高的地方。

就这样头着地摔下去吧。

肯定能给我一个痛快。

拉古涅·卡伊库欧拉将就此而死。

结束了。

这徒有漫长而缺少内核的人生会在此终结。

这样就好。

不对，这样才好。

除此之外，我已不愿再作它想。

因为——

越·是·前·进，我·就·越·是·感·到·艰·辛。

就·算·去·战·斗，等·待·我·的·也·只·有·痛·楚，就·算·去·杀·戮，等·待·我·的·也·只·有·艰·难。

越是接近『第一』，世界就越是黑暗。

我没有理由活着。

不，我只是害怕活着。

『活着』好可怕。光是活着就如此辛酸、痛苦、艰难、黑暗。只要一想到这样的日子会永远持续，我就害怕得不得了。

『死亡』好体贴。能够为这辛酸、痛苦、艰难、黑暗的日子带来终结的死亡是我唯一的希望。是了，我一直都想要去死，想得不得了。

——终于能死了。

告诉我不能死的妈妈已经不在了，拜此所赐，终

于。

终于、终于终于终于，我终于能——

“咦……？”

可是不管过去多久，我都没有死。

延续至此的意识令我大感不解，于是不得不睁开双眼。

结果看到了天井。

我知道它是弗茨亚茨城回廊的天井，并且我还发现自己的世界也稍稍明朗了几分。

看样子，『魔力被消除了』。

与此同时，本应已经崩溃的内心也恢复了原样。

“咦、咦……？为什么……我居然会自杀……”

这不可能。

我实在无法理解之前那个想要寻死的自己是怎么想的。

为了查明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连忙开始

回忆之前的经过。

我和诺斯菲进行了战斗。

就跟当初的预定一样，既然诺斯菲不愿将『不老不死』让给我，那就诉诸力量将之夺来。因为直觉告诉我，那是为了变强的——为了完成我真正的『魔・法』的最终途径。

结果我险些被诺斯菲的话语击溃。

为了让她住口，我动用了【星之理】。

原因就是那个，不会有错了。

当时我令诺斯菲的『代替』发生了『反转』，结果从那里开始一切就变得乱七八糟，我遭到了光的精神干涉，以至于失去自我，最后得到了『讨厌透顶』的——

“——不、不对！”

我喜欢妈妈。

方才只不过是诺斯菲盗取的理在作祟，让我盗取

的理作用在了我自己身上罢了！

只是喜欢被『反转』为了讨厌而已！刚才那绝不是我的答案！绝对不是！

我的思念是不会有错的！！这份爱是不会错的！！

唯有这个，绝对、绝对、绝对——

就在我持续做出否定的时候，身旁“滴答”一声。

“……!?”

惊讶之下，我挺起了上半身。

所幸眼中的世界已经没有那么黑暗，所以我立马就看清了声源的样子。

一名法芙纳召唤出来的『血之人偶』就站在我身旁，仿佛是在守护我。他没有发出任何杂音，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看到他如此沉静的模样，一个名字在我喉咙里呼之欲出。

『血之人偶』的面部还是赤色的能面，装束上也并无特异之处。能够加以区别的只有魔力和举止，尽管如此，我还是能明白。光靠以前曾一直将他看在眼里这一个理由还不足以解释，但我就是能知道他是谁。

“……里、里埃尔大人？”

我唤出了他的名字。

听到我的声音，『血之人偶』有了反应，向我看了过来。这佐证了我的判断，我在动摇中鞭策一片空白的大脑组织言语。

应该有什么话是我非说不可的。

一直以来，我都有应该『向里埃尔·卡伊库欧拉传达的话』。

“里埃尔大人……那个、我……在那之后，我成为『天上之七骑士』了……当然，虽然比不了里埃尔大人，但我还是为了能好好代替你而努

力了.....为了守护卡伊库欧拉家.....然后，那个.....——”

从中途开始，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外壳驱动着我的身体，吐露的尽是无所谓的台词。

我知道自己应该尽早切入正题，可该说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明明只・要・问・一・句・话就够了，可那句话却过于模糊，淹没在纯白色的脑海里怎么也寻不见。

“——、———”

『血之人偶』点了点头，以示回应。

他没有发出声音，应该是因为没有声带吧。

只是他的能面却翕动着，试图向我传达些什么。尽管那就好像是人的嘴巴在张合，但终究没有能发声的器官。我努力尝试听取『血之人偶』的话语，可到底还是什么也听不到。

一点也听不到啊。

归根结底，里埃尔的声音是怎样的来着……？

在过去，里埃尔曾用怎样的声音，对我说过怎样的话？

我一面注视着『血之人偶』能面的动作，一面追忆故乡的宅邸——我想起了在宅邸里练习的里埃尔的身姿，也想起了我和他在那里的对话。

渐渐的，记忆中的里埃尔与我眼前的『血之人偶』重合在了一起。他们的魔力和举止一模一样，嘴唇的翕动也一模一样。魔法令过去在我眼前重新上演。这下我总觉得能听到他在说什么了。那令我怀念的腔调回荡在一片空白的脑海——

『……你总是这样欺骗自己，我已经看不下去了啊。』

他曾和我说过这样一番话。

而现在，就在我眼前，他说出了和那时一样的话。

后续的话语接连在脑海中响起。

当年离别之际，他留给我的遗言始终烙印在拉古涅这一外壳的内侧，一直抹不掉。

『——拉古涅，到大圣都寻找崭新的自己吧。』『我希望拉古涅能有拉古涅自己的样子。』『我希望拉古涅自己来决定。』

所有这些话都在冲击我的视野。

一阵眩晕感袭来，迫使我垂下了头。

.....崭新的我？

我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要说我该有的样子，那肯定还是妈妈。

我只有妈妈。喜欢妈妈的我才是我。

不存在除此之外的我。所以我一直以来才怀着与妈妈的约定，为了实现我的『梦』而努力。永远以『第一』为目标。这就是拉古涅·卡伊库欧拉。没关系。我很清楚。我没有搞错什么。

这才是我该有的样子——

“——诶、咦……？里埃尔大人……!？”

等到我抬起头的时候，『血之人偶』已经不在。

身旁已没有任何人，只剩下我一个。

我连忙起身环顾周围。

这里是弗茨亚茨城天井侧面的回廊。

尽管不知道具体的层数，但我掉下了塔顶这点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在这个位置上，我仍能看到一个从塔顶向下张望的人影。

因为魔力很容易辨识，所以我一下子就认出了她是诺斯菲。

“糟、糟了……!! 涡波要被……!!”

现在塔顶只有涡波和诺斯菲两个人，我必须尽早赶回去，否则就糟了。

里埃尔的事之后再说，成为『第一』无论何时都

是我最优先的目标。

就是这样。既然现在我从那里掉了下来，那就再去冲击『第一』便是。

来吧，在思考之前先行动起来。诺斯菲也说过，这才是我该有的样子。

我可是『拉古涅·卡伊库欧拉』。

“……!? 说起来，周围的样子……”

在跑向阶梯之前，我注意到了环境的异常。

在法芙纳支配之下的弗茨亚茨城应该充满了鲜血才对。

无论墙壁还是天井都覆有诡异的肉块，每次迈步都会被鲜血构成的浅滩阻碍。它本应是一个连移动都要费尽力气的场所，可现在却不一样了。

鲜血依旧触目皆是，这点没有变。

可是却没有了脉动不已的肉块，鲜血也不再涌流如川。

所有对行动的妨害都不复存在了。

也就是说，法芙纳已经丧失了对弗茨亚茨城的支配权。

在与我告别之际，法芙纳已有死战不休的觉悟，这点毋庸置疑。既然如此，血的强度减弱一定不会是出自他的本意。

看来在我和诺斯菲战斗的时候，楼下已经分出了胜负。

侧耳倾听，城外传来了军队欢庆胜利的声音。来到打开的窗户旁边确认大圣都的情况，结果发现侵染地上的血色有半数已经恢复了原样。

“法、法芙纳输了……？”

虽然我无法想象出他战败的样子，但除了败北之外再无理由能够解释当下的状况。

这同时也意味着，战胜了法芙纳的涡波的同伴们接下来会向上方挺进，而与之相对的，我已成孤

家寡人。

因为法芙纳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同伴……

“无所谓……！我本来就做好了孤军奋战的觉悟……！！”

我在鲜血渐趋稀薄的回廊中跑了起来。

以『顶点』为目标前进的脚步在血泊中溅起了阵阵水声。

向『顶点』进发，只是这样，我就觉得心中的不安被驱散了。

我觉得空虚感不复存在，活着的实感不断增强。

我觉得力量在从身体里不断涌现。

“我这就赶回去……！赶回去，将诺斯菲……、——！？”

顺着这个势头，我登上了通往上层的阶梯。

恰逢此时，一股莫名的魔力漫及全身。

我起初以为这是来自谁的攻击，但很快就意识到

真相并非如此。

——这股魔力是在我自己体内产生的。

那是一股熠熠生辉的纯白色的魔力——是诺斯菲的魔力。

突然有非同小可的魔力自我体内涌出、开始失控，诉说道“还没有结束”。

与此同时，我的黑色魔力也不断涌现。无关乎我的意志，在只能认为是魔力暴走的现象中，光与星的魔力以我的身体为基点再次交错、络合——

“咕、啊、a啊……又、来——？为、什么——”
眼前的东西一下子变得好暗。

不对，准确来说并不是这样，城内的光并没有消失。

诺斯菲在塔顶播撒的光甚至令楼下也十分明朗。
——可就是好暗。

直到方才还清楚可见的阶梯与回廊突然就像夜

幕降临般昏暗无比。

紧接着，在这暗无天日的世界里，在这本应不存一人的弗茨亚茨城高层，我竟感觉到了他者的气息。

“——!?”

吧嗒吧嗒的。

我听见了人的脚步声。

有那么一瞬间，我还以为是里埃尔又回来了。

可是随之而来的污染鼓膜的呻吟声立马否定了我的想法。

在我攀登的阶梯下方，从我的身后，涌现了无数死者诅咒生者的怨嗟。

我突然双腿发软，脚步迟缓了许多。

世界就像墓地一样阴森、寒冷。

死者的声音缠住了我的脚、腿、腰、手臂、肩膀、乃至于脖颈，仿佛要将我扯进深渊。

“诶……？法、法芙纳……！？不对——”

我起初推测这些声音的来源是法芙纳的『血之人偶』，但很快就自行推翻了这个猜想。

『血之人偶』是不会说话的。可是千真万确的，我现在听到了声音。

虽然不是『血之人偶』的问题，但原因一定也出在法芙纳身上。

他拥有将死者从墓地里召唤出来的能力。而因为这种能力，他无时无刻不在遭受死者声音的折磨。

那种现象现在也发生在了我身上吗……？

在充斥着死者灵魂的这座城内，回响着他们不成声的怨嗟……？

“呜、u 呜呜 u 呜……——”

我的性格没有柔弱到会在地中惊惧落泪。

本该如此，可身体的颤抖却无从羁止。

从楼下传来的呻吟声与黑暗一同滋长，并且它的意义也越来越清晰、显豁。

在这个黑得纯粹的世界里，偏偏只有这些声音的意义得到了清楚的强调。

——这是因我而死的那许许多多人的声音。

将因妈妈而死的人也算在其中，其数量早已过千。

光是今天一天，就有上万。

所有这些人都在向我咆哮、嘶喊。

质问我为什么要杀了他们。质问我他们死去的意义还有理由，在知晓这些之前，他们绝不会放了我。

“那、那是因为……——”

我之所以杀人，是为了成为『第一』。

杀死一个人并夺走他的价值，这是『人』的性质、权利。

除此之外再无任何意义，再无任何理由。我想要这样答复、

“——u 呜呜……”

可是却说不出口。

用不着出口，我自己就明白。

如此傲慢的回答，死者是绝对不会接受的。

正因为这里如此黑暗，真相才彰显得如此清楚。

“u 呜呜、ua 啊啊、a 啊啊……——”

我在黑暗之中，向着『顶点』拾级而上。

走在这条路上实在是过于严苛了……

明明感觉不到任何痛苦。

明明没有任何不适，也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可是——

虽然不辛苦，但却好辛苦。

虽然不痛苦，但却好痛苦。

虽然不黑暗，但却好黑暗。

虽然不可怕，但却好可怕。

恐惧令我的双腿颤抖不已。

与此同时，至今以来从未有过的后悔涌上了心头。

为什么我要杀掉这么多人呢？

为什么我杀人的时候没有任何罪恶感呢？

为什么我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独自前进呢？

我不明白。

不明白。不明白。不明白。

意义也好理由也好价值也好、我什么都不明白。

——我・不・想・明・白。

“妈、妈妈……”

泫然欲泣的我下意识地出声低喃。

只是唤出妈妈这两个字，力量便有如泉涌——应该是这样。

世界也明朗了许多——应该是这样。

还能坚持下去——应该是这样。

很好，这样就没关系了。

对啊，我刚才不是还在塔顶呐喊过来着吗。

我发过誓，无论发生什么，惟有这一点绝对不会变。

所以，我喜欢妈妈。

我一定是喜欢妈妈的。

因为喜欢，所以才能坚持到这一步。

不能输。这都是常有的事了。

都是这个邪恶的世界在作祟，它要我亲口说出
“我讨厌妈妈”。

可是我还不曾将它说出口。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今后也永远不会——！！

“只要有妈妈在，我就没关系……！”

就在这个念头闪过脑海的一刹那。

昏暗的阶梯前又出现了一道更暗的轮廓。

“——噫！”

不知不觉，嘶哑的悲鸣窜出了喉咙。

那道轮廓看似是『血之人偶』，可又不是『血之人偶』，简直就像亡灵一样。

而那亡灵的数量远不止一个。

就像沸水表层不断破裂的气泡一样，一个又一个、越来越多的轮廓渐次出现。

只一瞬间就有无数的亡灵将我团团围住。

全都是以前死在我手下的人。

只要听呻吟声就明白了，这都是被我充作了牺牲的人啊。

“u 呜呜、u 呜呜……a 啊啊啊——！！”

我试图用咆哮驱走心头的恐惧。

鞭笞颤抖的双腿，逃也似地在亡灵群中穿梭。

出乎意料的是，前进没有受到任何阻碍。我就像

是在雾中奔跑，直接穿透了亡灵的轮廓。

然而在前方等待我的，却是更甚于亡灵的噩梦。

我明明在攀爬大圣都弗茨亚茨城的阶梯，可展现在眼前的景象却是一片平原。

我的脚步千真万确地踏在了阶梯上，我确实实实在在地在向上前进。

明明如此，可在昏暗的世界中浮现的——却是我的故乡西多雅村。

无关乎我的意志，我穿过了卡伊库欧拉家的宅邸，跑进了庭院尽头的墓地，最终抵达了那个熟悉的场所。

一想到在这里的是什麼，我浑身便颤抖不已。

这、这里是……

这里是那对母女一起长眠的地——

“碍事啊啊啊啊!!”

我使尽浑身的力气，用更快的速度跑了起来。

明明有攀登阶梯的感触，可眼前所见却只有墓地的景象。

我踏过脚底的坟茔，越过腐坏的尸山，就这样前进着。

感觉快要发疯了。

“哈啊、哈啊、哈啊——！”

拜托了，快结束这一切吧。

为什么会这么长啊。

这阶梯实在是长过头了吧……！

就刚才看到的来算，我到塔顶应该只差一两层而已吧……！

可我明明已经爬了差不多十层了啊！明明如此，为什么我还没到！？

我都用尽全力了、都已经这么快了、都已经取最短距离了啊，可为什么我还没有抵达『顶点』！？
为什么我还没有到那儿！？

如此漫长的话，会撑不住的……！

在抵达之前，我就会垮掉的……！！

“没关系……我很强、我很强我很强我很强……因为我是妈妈的女儿我是妈妈的女儿我是妈妈的女儿。这种程度而已我不会输我不会输我不会输、我不会输……！”

我不得不进行自我激励，但每说一句话，脑海中便会响起截然相反的声音。

『已经撑不下去了……我很弱、我很弱我很弱我很弱……我不是妈妈的女儿我不是妈妈的女儿我不是妈妈的女儿。我赢不了我赢不了我赢不了、我赢不了……！』

如此这般。

成为『星之理的盗窃者』的『代价』对我的心上下其手，肆意嘲笑着我。

来自妈妈的名为『妈妈的理想』的外壳，仿佛在

不断地朽坏、剥落。

——啊啊，好暗。好暗好暗好暗。

眼圈擅自转动着，开始寻找天井和窗户。

我的本能在寻求一个能一跃而下的场所。

就跟刚才我从上面跳下来的时候一样。

过于辛苦。过于痛苦。过于黑暗。过于可怕。

想要去死，想得不得了。

其中的原因我已经明白了。

留在体内的诺斯菲的魔力已经让我看了个一清二楚。

所以，我已经——

就在这时候，又是“滴答”一声。

是血滴破裂的声音。

在不知不觉间跪倒的我于是看向了声源的方向。

“里埃尔……大人……？”

虽然我已经无法辨别它是真货还是赝品，但总之

就是有一名『血之人偶』站在身旁。

并且他那张覆有能面的脸也正对着我。

我缓缓地望了望四周，看向『血之人偶』以外的东西。

一个血红色的房间，我很眼熟。

在房间中央摆有一张圆桌，周围放着七把椅子。

是五十层的『元老院』。

看来我就是在这里屈膝跪倒，止步不前的。

『血之人偶』在一旁静静地守望着我。

时不时的，他会稍稍扭动脑袋，看向通往塔顶的阶梯。

也就是说，他在等待我继续前进。

只可能如此了，于是我回应道：

“……不行的。……我已经动不了了。”

从我口中吐露了丧气话。

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年了，我竟然会说出演技以

外的真心话。

不对，或许自我出生以来一次都不曾有过吧。

而现在——在光与星两种魔力的追逼下——在距『顶点』只有一步之遥的房间里，它终于还是被我吐出了口。

一旦出口便停不下来了。

因为除此之外便再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说这些话，而且除了他以外我也再没有一个能说这些话的对象——所以，我终于『坦率』了少许。

“因为、我都明白啊.....刚・才・这・些都不是法芙纳的原因，而是我自己的问题.....这里根本就不暗，反而很明亮.....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幻听和幻视.....”

我抛下了一份演技，承认了自己此前一直不愿承认的东西。

一直以来我所感觉到的黑暗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亡灵和墓地也一样。

法芙纳已经落败，战斗已经消歇。

所以就算我听到亡灵的声音也和他无关。

一切都只是因拉古涅·卡伊库欧拉这名少女的精神疾病而生的、妄想。

“在我体内大概还残留有两种『理之力』吧……『光』与『星』，二者仍然在暴走，一直没有停过……我现在之所以能勉强保有理智，是因为我正在向『顶点』进发的路上……”

以『第一』为目标的拉古涅·卡伊库欧拉很强。『妈妈的理想』是为最完美的『人』——因为这一外壳。

在披着这层外壳的时候，无论是怎样的精神干涉我都不会受其影响。

“可是一旦到了『顶点』，『妈妈的理想』就结束了……一旦结束，我又会承受不住的……因为，

如果成为了『第一』，我就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世界就会变得黑暗、辛酸、痛苦、难受.....让我想要去死.....是啊，我已经陷入了一盘死局。而能够打开这个局面的『魔・法』的第三节，其内容却是我绝对说不出口的。因为我光是一想到它，就会从高处纵身跳下.....!! ”

我想，每当我抵达『顶点』的时候，都必然会找一个理由让自己跳下去吧。

就算知道没有意义，也要反复挑战。

永远地。无数次地。反复无尽地。

坏掉的人偶将一直舞动下去。

这就是『星之理的盗窃者』。

就是我的第三节（终点），我都知道的啊。

“啊 a 啊.....我、已经.....我已经.....不想再去任何地方了.....我哪里都不想去了啊，里埃尔大人.....”

我的腿脚直发软，站都站不起来。

因为站不起来，所以我一步也走不了。

“哈哈……在成为『星之理的盗窃者』之后，我总算能承认了啊……我是个弱小的人……不，不对啊。我甚至连人都算不上。我是映照在镜子上的虚像，甚至没有活着。是扮演别人『理想』的幻影。这就是拉古涅·卡伊库欧拉——”

在自嘲中，我接受了事实。

看来这就是『理的盗窃者』们堕入的深渊了。

我终于也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明明那样大言不惭，结果却还是输给了它。真是可笑。

——说实话，我之前一直在心里瞧不起其他的『理的盗窃者』。

诺文、诺斯菲、缇缇。

我觉得为那种程度的人生所击败的他们的心灵

实在太过脆弱。

——我总有一种自信。

如果是我，就能克服『代价』，令『理的盗窃者』的力量完全为己所用。

因为我很强啊。

作为妈妈的女儿，我不可能输。

我拥有作为『人』的强大，哪怕是世界，我也一样能战胜。

——然而结果却如此不堪。

我的自信只是谎言。

不，连谎言都算不上。

剥开拉古涅·卡伊库欧拉本身就是『梦』这种矫饰，真相只有一个。

“——『我为逐幻之幻』——”

这句『咏唱』就是全部。

我是连实体都没有的幻影。

哪有什么强大可言。

就只是雾霭罢了。

不过是雾霭披着『强者』的外壳而已。

根本就谈不上强弱的问题。

“里埃尔大人，那天的事真的非常抱歉……活下来的就不该是我这样的幻影，而是里埃尔大人啊……”

我开始了忏悔。

在我的人生中从来没有过一次忏悔，哪怕是在墓前都没有。

因为妈妈告诉我，人死了一切就结束了。

祈祷没有任何意义。谢罪反而是侮辱。背负生命继续前进才是强大——

“那一天，真的很对不起……我没能去救你，对不起……我利用了你的死，对不起……”

可是，我已经撑不下去了啊。

“那时候该死的人，其实是我……”

停不下来。

“我不该活着……”

因为，我没有停下（活着）的理由。

“我一直都在想了……一直啊……”

『理想的自己』、『成为第一的梦』、『星之理的盗窃者』，这个也好那个也罢，一切的一切。

我已经没有了继续演技（活着）的理由，所以——

“——说·到·底，我·就·不·该·诞·生·
到·这·个·世·界。”

这句话被我说出了口。

接着，我抬起头，仰望天顶。

已经没有声音可出了。

也没有眼泪可流了。

就只是觉得糟透了。

只觉得难受、辛酸、痛苦、可怕。

我什么都不想再做了。

好想枯坐在这里，直到饿死为止。

就连呼吸，我都觉得麻烦。

挺胸吸气、然后再给它吐出去，这过程实在累死人了。

心脏的跳动也让我感到好疲惫。

继续维持生命活动的气力，我一点也拿不出来。

已经够了。都无所谓了。什么都不愿意再想了。

所以，我就这样——

“滴答” 一声。

又听到了血滴破裂的声音。

紧接着，有一股蕴藏杀意的魔力向我扑来。

与此同时，视野边缘亮出了一柄鲜红色的剑刃。

是来取走跪倒在地、不做任何防备的我的性命的利刃。

这是敌人的暗算。

是自己信赖之人的奇袭——非也，其实是恩・人・的・介・错。

可是，理所当然的，我那受到诅咒的人之身（外壳）采取了行动。

和不知哪里的某人（渣滓）一样，我也超越了自己的极限。

344. 死

都是拜长年的经验所赐。

正因为我比任何人都要擅长暗杀，所以才比任何人都要懂得对抗暗杀的方法。

区区跪地对我饱经磨砺的『剑术』构不成阻碍。倒不如说，在这种姿势下发起突袭、反击才是我的真本事。敢于露出破绽，才能给对手以意料之外的反击。

整个过程极其自然。

一息之间便尘埃落定。

我避开自死角迫近的血之刃，保持着跪地的姿势，在右手中生成了『魔力物质化』的剑，然后以其剑尖毫厘不爽地贯穿了『血之人偶』的心脏部位。

“为、什么……？”

在我愚蠢的疑问出口之际，被贯穿的『血之人偶』

踉跄着向后退去。

我慌忙解除了『魔力物质化』，可是为时已晚。

宛如盛酒的杯子破了洞一样，血液由『血之人偶』的内部漏出。他像人类一样失血不止，踉踉跄跄地后退，最终撞在了房间的墙壁上。

看到『血之人偶』屈膝跪倒，在墙壁上擦出了一大片血迹，我才理解到刚才发生了什么。

恩人好心为我介错，却被我反杀。

身体擅自行动了起来。

我也和那家伙一样，只是将想死挂在嘴上，心里却不愿去死吗？

不对，我是为了自己才希求死亡的，与涡波当时的状况截然不同。

这样的话，是因为那个『反转』之力吗？是它让我寻死的意志反而变成了求生的力量吗？不对，若是如此，这种糟糕透顶的心情应该早就被消除

了。

要说除此之外的原因，难道是『妈妈的理想』干扰了我吗？

明明我已经承认自己是雾霭了，为什么还会这样？

莫名其妙。我已经完全搞不懂了——

我一个人不断地思索着，想要独自找出答案。

可这时，我又听到了什么声音，似乎是在否定我的想法。

我觉得那是被我用剑贯穿，形体渐失的『血之人偶』的笑声。

他脸上的能面再次翕动起来，这次翕动短暂、单纯、简洁，因此我立刻就理解了其中的含义。

他对我说的是——『好强』『拉古涅的剑术果然了不得』。

我还能回忆起他的声色。

他以前就像这样称赞过我。那时我们两人一起游历大陆，四处进行着骑士的修行，偶尔打一打模拟战。在那期间，当我第一次向他展示了『魔力物质化』时，他就是这么说的。

“里埃尔大人……”

事已至此，他说出的仍是与彼时一模一样的话，这不能不令我战栗起来。

就算身死，沦为鲜血化成的怪物——他也仍然在称赞认为自己是徒具外壳（伪装）和雾霭的杀人鬼的我。这与生的恐怖同等地令我难以忍受。

“那、那种事……是理所当然的啊……”

没想到被他称赞为强大会令我如此痛苦。我想要告诉他我配不上这些话，挤牙膏似的说出了蹩脚的台词：

“你、你以为自那之后都过去多少年了啊……!？我变强了啊！杀杀杀，连同里埃尔大人在内，我

杀了各种各样的人！我已经变得如此强大了！请不要把我跟还是侍女的时候相提并论好吗！要对付依然如故的里埃尔大人，根本不在话下啊！！”

可那并不是因为拉古涅·卡伊库欧拉有多强，只是时过境迁罢了。

如果说里埃尔自那以后也一直活着的话，应该会变得和我同样强大。我本想这么说，但后续出口的话却截然不同。面对注视着我的『血之人偶』——

“没错！我比里埃尔大人还要强了！说白了，我就是世界第一！我很强的！！”

不知为何，我竟愚蠢地夸示起了自己的力量。

听到我的话，『血之人偶』点了点头。

我的话听上去就让人觉得不正常。

在为自己的强大而牺牲的里埃尔面前夸耀自己

的成长，这种行为简直傲慢至极。一股强烈的自我厌恶感令我痛不欲生。

可是，我觉得自己必须这样做。

眼前里埃尔的视线的强制力——更·甚·于体内『光』与『星』的魔力，驱使我做出了这样的行为。

『血之人偶』的能面翕动。

我的目光紧追不舍，解读其中的含义：

『——你绝对是个出色的女性。我认为你是侍女中最优秀的——』

他又将过去对我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就在这一刻，我感觉自己一直讨厌的外壳（伪装）似乎焕·然·一·新了。

不知是否又是幻觉，我觉得身体涌上了些许力量。

凭借那股力量，我为了起身而动了起来。

『血之人偶』看到我的行动后也动了起来，他放下了血剑，指向房间的墙壁。

光的粒子正于那里飞舞。

准确来说，是附着于房间内的血正在变换成光。

光的粒子不断变换而成，盈满了房间，它们飘动着，被吸往通向塔顶的阶梯。

根据前因后果，我推测那是诺斯菲的血。

法芙纳准备出的血是不可能变换为光的。

恐怕是塔顶上发动了某种大魔法，与此同时，作为她身体的一部分的血化作了光。

“这些、全都是……诺斯菲的血……？”

整个房间都为光所照亮，其数量令我为之愕然。

那重复百次失血而亡亦不足与之相比的血量使我了解到了她的伤情之重，也使我清楚地明白了她攀登这座城堡的过程中背负着多少创伤与苦痛。

她的痛苦定然更甚于当下的我。

不仅仅是身体，她的心灵一定也破败不堪了。

即便如此，她还是——

滴答。

血液迸溅的声音再次响起。

已经只剩躯干、右臂和头部的『血之人偶』点了点头。

我明白他的意思。

就算事已至此，里埃尔也仍旧相信我是『第一』。即便为我所杀，他也相信——同为『理的盗窃者』的诺斯菲登完了五十层，所以我一定也登得上去。

我曾觉得那是他为了刺激一心向死的我而说的严格的鞭策。

但现在我知道事实恰恰相反，它其实是一种温柔，是为了帮助我而说的过于温柔的激励。

法芙纳召唤『血之人偶』时的条件为何，我姑且还是能推测出来的。

里埃尔·卡伊库欧拉是为帮我而来。

即使身死，他也在向我伸以援手。

他不遗余力地想要帮助害死了自己的女人的女儿，帮助夺走了他的价值与家名、乃至取而代之的我。

因此，站起身后，我给了『血之人偶』一个答复。我咽下呕血，同时再次搬出演技，说出了一直埋藏于心底的『想要向里埃尔·卡伊库欧拉传达的话』：

“里埃尔大人，我明白了……我要去往弗茨亚茨的『顶点』……无论结局如何，我都要去往那里……我不会停下，定要求得一个与我相称的结局。所以，请您为我送行……”

我接过了那一天没有接受的『理想的我（事物）』。

只可惜为时已晚。

里埃尔当初邀请我一同前往弗茨亚茨，可如今我们再也无法一起前进了。

里埃尔已经到此为止了。

即便如此，我也将以大圣都的『顶点』为目标。

我挺起胸膛，态度积极地同他宣誓。

看到我的回应，『血之人偶』最后深深地点了点头，将自己的理解、满意和安心传达于我。

随后，如同『留恋』消失的『理的盗窃者』一样，他失去了形体，还原为血液。

“——别了，里埃尔大人。”

我道出最后的告别，朝血迹行了唯一一礼后便迈出了步伐。

推开『元老院』房间深处的门扉，走上了石制的阶梯。

“哈啊、哈啊、哈啊——！”

我明白自己的身体为什么还能勉强行动。

借助刚才的问答，我现在成为了『里埃尔的理想』。

因为我得到了崭新的人的外壳（伪装），所以才恢复到了能够行动的状态。

『——拉古涅，到大圣都寻找崭新的自己吧』『我希望拉古涅能有拉古涅自己的样子』『我希望拉古涅自己来决定——』，现在的我就是实现他这些期望的现象（幻象）。

我在离别之际说出的台词不过是表演而已，里埃尔应该也心知肚明，但是他却接受了它，满意、安心地与世长辞。

我一边登上最后的阶梯，一边考虑着其中的含义。

现在的我就是我该有的样子了……？

至少里埃尔是这么想的。如此说来，这具人的外

壳（伪装）就成了我真正的自己。那么先前那个雾霭般脆弱的自己就不是我了吗？不，不对。对人生的『咏唱』证实了那就是我的本质。那么哪边是对的，哪边是错的呢？搞不明白……

——实在是暗无天日，这样的话我什么都搞不明白。

需要有光亮，我才能确认其真伪。

我希望有光来照亮隐藏于黑暗中的真实。

没错，是光。

要是光在的话，我就能明白了。

光。

光、光、光。

光光光光光——

诺斯菲温柔的面容浮现于我的脑海当中。

我的眼中除『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以外已经别无他人了。

没有比她更加耀眼的生命了。那种光芒的价值比起与渣滓无异的我要高上数倍。她和里埃尔一样，是即便知晓我在表演也要予我以帮助的人，是就算被我杀死也要向我伸出援手的人。

她是个好人。

最喜欢她了。

我想见到她。

我希望在最后能再看一次她的微笑，希望能向温柔、明朗、耀眼、美丽、可爱的她请教各种各样的事情。

诺斯菲。

诺斯菲、诺斯菲、诺斯菲。

诺斯菲诺斯菲诺斯菲诺斯菲诺斯菲诺斯菲诺斯菲诺斯菲诺斯菲诺斯菲诺斯菲——！！

一心想要看到光芒的我不断地前进。

我每唤出一次她的名字便登上一级台阶，就那样

一步一步地朝着塔顶走去。

在呼唤了五十次左右的时候，强烈的光芒由上方石制阶梯的尽头处打来。

明明是夜晚，却如清晨般明朗。

拜诺斯菲所赐，『顶点』前所未有的辉耀，令我这铁石般的眼球感到眩目。

啊啊，好明朗……!!

“这、这道光……!这种亮度……!是诺斯菲……!诺斯菲诺斯菲诺斯菲……!诺斯菲……!?”

我一走上纯白的塔顶便立刻不停地唤着她的名字，找寻她的身影。

这里没有任何障碍物。

属于她的光芒盈满了天空。

可是我却立刻觉察到诺斯菲她不在这里。

『代替』她的是光彩夺目的——妈・妈。

妈妈静候于『顶点』之上。

她嘴唇翕动，唤出了我的名字：

“拉·古·涅……”

光是看到那个身影，我的身体就颤抖了起来。

跟里埃尔那时一样，她过去的声色于我的脑海中回响。

明明没有去回忆，它却纠缠不休。

都是称赞我的声音：

——『了不起』『干得漂亮』『不愧是我的女儿呢』『拉古涅是个好孩子啊』『你会成为第一的』『你是我的女儿啊』——

浑身颤抖不已。

受源源不断的强迫观念所迫，我的身体擅自动了起来。

不马上化作『妈妈的理想』的话，我就会被妈妈讨厌了。不做更多的『表演』、不成为世界『第一』的话，我就会被抛弃了。不，是被视为『无

物』。

若是妈妈有意的话，拉古涅这个女儿无论何时被视作『无物』都不为怪。

因此，我打算舍弃『里埃尔的理想』，化作『妈妈的理想』——但却被『明朗之光』打断了。

“——a・啊。”

『明朗之光』将始终隐藏于黑暗之中的真实告知了我。

现在站在那里的妈妈，并不是妈妈。

这是明摆着的事。妈妈并没有在『顶点』等我。成为『第一』就能与她见面的这个约定其实是个谎言，不过是为了让我能高高兴兴地被她出卖而说出的话语罢了。

位于我眼前的不是妈妈，而是涡波。

是和我一样，只有外壳和雾霭的混蛋。

是除了扮演他人的『理想』之外便一无所长的渣

滓。

只是那家伙在表演罢了。

只是他假扮我『理想』中的妈妈站在那里而已。

妈妈的身姿是虚假的。

那些温柔的声音也是虚假的。

都是我心生的幻视和幻听——!!

“啊・a。”

站在那里的是世界为了杀我而准备的棋子。

是前来收取与我盗取的理相应的『代价』的讨债人。

要是不杀掉拥有『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力量并且变得『不老不死』的妈妈的话，我就会作为『理的盗窃者』、再一次——坠入深渊。

啊啊，真是简单明了。

要是不战斗的话，我就又要后退了。

而且毫无疑问，眼前的妈妈是我人生中『第一』

的敌人。

“啊・啊!!”

敌人『不老不死』——也就是说，我承认诺斯菲已经不在。

诺斯菲被杀死，生命的价值被夺走了。

我希望能照耀于我的光，被眼前的家伙夺走了。

她光润的黑色长发飘动着，能使任何异性为之着迷的面容微笑着，从发梢到脚尖全都散发着光辉，有如恶意与魅力的具现化。

这个人总是露出一副温柔的表情，嘴边挂着于己有利的主张，在那里胡说八道，窃取属于我的东西。我拥有的所有有价值的事物全部被她据为己有。

我常常感觉那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那绝不是母女该有的样子。

除了每月一次的见面以外彼此一直装作外人，这

不是一家人该做的事情。

我一直都在这么想。

而现在，我终于鼓起『勇气』，将心中的想法喊了出来：

“你、你这……！你竟敢！你竟敢杀了诺斯菲！！总是这样！你总是这样！你总是要夺走我最爱的人！夺走我最爱的东西！！一直啊！！从在那间宅邸的时候开始！不对，从我在那间小屋的时候开始、一直！！以自己的孩子为牺牲！你的良心难道不会痛吗！？你活着难道都不觉得羞耻吗！？你这混蛋啊啊啊啊——！！！”

我的喉咙震颤到濒临撕裂，血管由脖颈上凸现，叫喊得胃液倒流。

不过，毫・无・意・义。

该听取这些话的妈妈并不在这『顶点』之上，而期望我如此的诺斯菲也已经不在了。一切都已经

晚了。我总是为时晚矣。

“诺斯菲才是『第一』啊！在我们三个人里——不对，她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生命！无论换谁来看，都会说诺斯菲才是应该活下来的那个人！可你竟敢！你竟敢夺走她的生命！！”

“是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拉古涅。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你是个正确的人。你从来只说正确的话。”

眼前的妈妈——不对，涡波表示了同意。

达成了『亲和』，并且同为为时晚矣之人，我们意见一致也是理所当然。

而他接下来说出的话语也正如我所愿：

“……拉古涅，再战吧。”

决定作为死敌重启战端。

正因为对彼此的了解都到了心照不宣的程度，所以对话的进展才如此之快。

“如果你也想得到诺斯菲的话，那就战斗吧。与我战斗，从我这里将她夺走便是。”

涡波在塔顶上前行，走到了插着两把剑的位置。插在那里的是贯穿了诺斯菲双臂的『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与『赫尔米娜的心脏』。

拔出了其中的诺文之后，涡波后退几步，说道：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第一』……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里决定好了。不过你要记住，没有重来的机会。虽然我们至今已经交过好几次手，但这就是最后了。我要你向诺斯菲的灵魂起誓，这将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战斗。”

涡波特意为我留下了一把剑，然后像骑士一样礼节周到地将剑尖指向了我。

“我乃相川涡波。现于此处，赌上诺斯菲的归属，正式同骑士拉古涅·卡伊库欧拉发起决斗。规则是你最喜欢的以命相搏。——来堂堂正正地一决

胜负吧。”

涡波提前将我想说的话全都说了出来，更是原封不动地吐出了我和他初次见面时说出的台词
或许是因为他的这一行为，我产生了一种眼前的人既不是妈妈也不是涡波，而是我自己的感觉。
前所未有的战意喷薄而出，我走向了『赫尔米娜的心脏』。

“诺斯菲是属于我的！你可不要以为自己能在『厮杀』中胜过我啊！我绝对不会将诺斯菲的『不老不死』让给你这样的渣滓……!! 事到如今，诺斯菲的光已是我唯一的光明……!! ”

我拔起剑，示意自己接受了决斗。

那一刻，本就明朗无比的塔顶变得更加熠熠生辉。

今日最为闪耀的光宛如为我撑腰一般盈满了塔顶。

——光。

是光。

明朗之光。

我所熟识的光。

——诺斯菲在看着我吗？

我仰望天空，找寻她的身影。

当然，那里空无一人，唯有光芒。

可我却朝着那光芒呼喊道：

“……我发誓!! 这样结束就好!! 这里、这场战斗便是我的『第一』!! 我将在此实现我的『梦』!!”

诺斯菲可能想听的答案，我迟了一些才给出了回答。

当然，这・也・毫・无・意・义。

事已至此才下定决心，一切都为时晚矣。

即便如此，我如今还是在光中（此处）决定，决

定要【打倒对我来说『第一』的敌人】。

没有什么理由。别说意义了，甚至都没有价值。

因为这里没有我真正想要大肆挞伐的对象。

可是我决意一战。

因为我实在想宰了眼前『第一』的敌人（人渣），所以我选择战斗。

我要战斗，然后给『梦（我）』一个终结——！

这个敌人（人渣）牺牲了诺斯菲，夺取了她生命的价值。

是利用自己的孩子使自身变得耀眼、强大的混蛋。

我唯独不会原谅你这家伙。

绝不原谅！！

敌人名为涡波。

虽然从外表看来是一位妙龄的女性，但那其实是技能『???』的效果，不过是体现了我的『理想』罢

了。这个让人为情所缚的卑劣技能，如今——却暴露于诺斯菲的光下，展现出了其真正的形象！淡紫色魔力缠身的黑发黑瞳的男性，『异邦人』。面戴一切『理想』所化的假面成长而成的千年前的『始祖』。

我立刻重新组织了对涡波用的战术。

给涡波准备的手段已经用尽了，但我还是有保留下来的本领的。

我仍然拥有和里埃尔一起磨砺出的『剑术』和『魔力物质化』，以及能使凝固的魔力变换自如的与生俱来的才能。

我要将魔力变换为剑、盾、矢、丝，从・正・面斩杀你这混蛋。

这才是我本来的、理想的战斗方法。

妈妈的教诲之类，我已经不在乎了。

——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刘海似乎

轻轻摆动了一下。

我突然产生了感官变得敏锐，身心融为一体的错觉。

也不知是不是拜周围的光所赐，我变得能看清魔力的流动了。不对，不止是魔力，我切身感受到了可称为事物之流向的【世界之理】。

在我发生变化的同时，涡波庄严地宣告出决斗的开场白：

“就是这样。来的正好，挑战者拉古涅。……作为代理，容我和你先道一声歉，那么就让我们开始『试练』吧。”

不对。

虽然向『试练』发起挑战的是我，但实际上是我（你）啊……！

我会不停弹劾下去，直到我（你）也认同本来的自我为止……！！

“——这·里，这·世·界·的『顶·点』便·是·
六·十·层。『光之理的盗窃者』诺斯菲的阶层。
此处并非赶工所成，它确确实实是高度与亮度冠
绝此世的场所。拉古涅，就在这片白光之下好好
确认吧。给我将你的一切都展露出来……！这就
是她留下的『第六十之试练』……！！”

这种事——！

不用你说我也明白！

比起这种事，诺斯菲！重要的是你啊！

请务必见识一下我（涡波）的本性！然后感到后
悔吧！

“——拉古涅！来继续吧！第三节的内容是什么，
就让我们在这里确认好了！！”

“——涡波！那第三节会要了你的命！我一定要
杀了你！！”

我要用此战来证明！

应该活下去的既不是涡波也不是我，而是你!!

这世界的『第一』并非其他人，而是你!!

诺斯菲!!

怀着这份思念——

我与涡波。

二人面对镜子，在这『明朗的光之世界』中同时
奔驰而出。

345. 第六十之试练『反狱』

最后的决斗开始了。

我与涡波。彼此都是擅使各种花招的魔法使，但却不约而同地持剑冲向前方。

奔跑的脚步落在余下不多的血泊中，令其中的血液到处飞溅。

这一幕本应是凄惨的光景，但唯独此刻却别具风貌。诺斯菲留下的光将凄惨这一概念从根本上消灭了。整个塔顶仿佛是在一颗巨型钻石的内部，而在其中四处迸溅的血液则有如一粒粒细小的钻石。

距离瞬间归零。

紧接着，在白刃战正式打响的那一刻，我挑起『赫尔米娜的心脏』——并用另一只手刺出了『魔力物质化』铸就的剑刃。

此乃集『剑术』的突刺与魔力的伸缩于一身的神

速之剑。

可谓是灭杀正统『剑术』的邪道的顶点。

“——『Dimension・决战演算』!!”

可这一剑却全无得手的希望。

涡波完全看透了剑招，扭头避过了剑锋。

成为『星之理的盗窃者』令我的各项属性数值突飞猛进，还加上了木和神圣两类魔法的强化，即便如此，我也没能伤到他一根毫毛。

不愧是战胜了超越『剑圣』芬里尔・阿雷亚斯的初代『剑圣』诺文・阿雷亚斯的剑士。

对手是穷尽正统『剑术』之极致，甚至超越极致的男人。避开我的攻击自不在话下，甚至还在回避的同时挥出了势在必杀的一记横斩。

对此，我用『魔力物质化』藏剑于腹部加以抵挡。将曲线形的刀刃编结在一起，结果就相当于用魔力打造了一件锁子甲。如果说方才的突刺是邪道

剑术的顶点，那么这招便是魔力运用的一个顶点了。

“这种手感——!? 里面藏了甲冑吗!?”

不消片刻，我用的把戏就被看破了。

这便是『次元之理的盗窃者』的特性。

如此一来，无论是刚才的突刺还是防御，只要我敢再用一次就必输无疑。

就算是一种技艺的顶点，一旦让涡波见识过一次，之后便与雕虫小技没有什么两样。

简直强得荒唐。

不需要魔法和技能，只靠特性就能压倒对手。

在此之上，他还能使用『魔法相杀』、『空间扭曲』、『未来预知』。

更有甚者，现在的涡波很可能已经得到了『不老不死』的力量。

实在强得太夸张了。

可是毫无疑问的是，这家伙就是这个世界上『第一』的敌人。

是我的敌人——！

“哈、哈哈哈！还是老样子，你还是强得这么离谱啊！！”

我对此欢欣不已，执剑继续发动攻击。

不知为何，我就是觉得很开心。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语气也非常自然。

不对，我知道为什么……其实都是拜诺斯菲所赐。

事到如今我才明白，到头来，这为城市生活服务的『表演中的表演』、这份『演技（角色扮演）』正是我的原貌——是我的始点。

于是我以『赫尔米娜的心脏』为诱饵，并且没有再用『剑术』而是用风魔法为障眼法，令主攻的剑藏形匿迹。我摆下两重诱饵，准备攻涡波之不

备。

可是理所当然的，涡波斩落了从死角袭来的我的剑。

即便是利用『风之理的盗窃者』的风进行透明处理，也还是骗不过他。

既然如此，那就再换一招——！

“我要赢！我要战胜涡波大哥哥，成为『第一』！然后带着诺斯菲这一世界上最宝贵的生命去见妈妈！与最爱的妈妈相见，这是我人生的一切！！”

接下来我要用自己魔力的性质做障眼法。

『赫尔米娜的心脏』也好『剑术』也好风也好，把这些全都充作诱饵，用『镜』之魔力藏匿剑刃。

所幸这里的光要多少有多少。

在这种环境下，很容易就能利用光的反射、折射、透射达到透明的效果。

利用物质和魔力两个层面上都『不存在』的剑刃，与涡波战斗。

面前有我手持的双剑，身后的死角有两种魔剑。这样一来绝无防御的可能——本应如此，可还是遭到涡波化解。

没关系，我就知道是这样。既然如此，那只要再换一招便是——！！

“我要杀了你，然后得到妈妈的夸奖！‘终于成功了啊’‘真了不起’为了让妈妈称赞我而死吧！涡波！！”

我一边呐喊一边劈下手中的剑。

涡波从正面接住了我这一招。

剑与剑相合，开始了力道的较量。

以涡波的剑术水准和次元魔法，这样的较量本不可能发生。

也就是说，这是涡波的陷阱——！

“——拉古涅，你真这么想吗？你真的觉得如果战胜了我，成为这个世界的『第一』之后，你的妈妈会在『顶点』等你吗……这样的『梦』话，你自己相信吗？”

他在我眼前说出了我最不想听到的话。

涡波想要击溃我的心。

他比谁都深知厮杀当中至关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心灵，所以才会做此选择。

这直逼核心的质问狠狠地刺穿了我的心。

说实话，对这个问题，我根本不想去回答、不想去考虑、不想去明白。

“哈、哈哈哈。成为了『第一』的话，妈妈就会在『顶点』等我……？”

可即使如此，我还是向前迈出了一步。

因为里埃尔在身后推了我一把。

因为诺斯菲在看着我。

所以我要说出来——！

“怎么可能——！我相信才怪啊！！你明明就一清二楚、却还在那儿故弄玄虚！你这种地方让我最讨厌了啊！！”

如此不堪的事实，自己不说，却非要我亲口说出来，简直是卑劣至极。

看似温柔，实则全是为了一己之私，就是这种装腔作势的地方最让我看不过眼。

“是啊，就是这样……『亲和』已经让我们确认过了啊……这就是我们的答案。我们和诺斯菲不一样。我们无法做到诺斯菲那样。连相信都做不到的人，又有什么相见可言……！！”

“对啊，没错！用不着你说我也知道啊！去死吧！！”

双方都承认了。

在人生这条路上，我们两个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经

一败涂地——承认了这个事实。

我是在被母亲抛弃而前往大圣都的那一刻。

涡波则是在被父亲抛弃而放弃了成为演员的那一刻。

我们都成了人生的失败者。

并且那失败的人生始终没有结束，反而延续至今。

只要还活着，失败者的凄惨卖相就会一直以尾声的形式呈现于世。

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我知道啊！可就算是这样，我也想和妈妈相见！做一场‘因为喜欢，所以想要相见’的『梦』！这也不行吗！？就连做『梦』的权利，你也要否定吗！？你明明和我没什么两样！！”

匍匐在地的失败者只能沉浸于『梦』中。

因为只有在做『梦』的时候，才能忘记自己失败

的事实。

若是有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总觉得自己就能继续苟活了，这样是最轻松的啊。

——和相信一定能实现目标，至死不渝的诺斯菲截然相反。

正是因为有诺斯菲，我们才能认清这些现实。

而涡波现在正一个接一个地将现实陈述出口。

“就连那场『梦』也是幻象啊……!! 拉古涅！归根究底，你真的喜欢自己的母亲吗……!?”

“喜欢？我喜欢妈妈……？哈、哈哈！哈哈……!!”

这个问题也一样，我根本不想去回答、不想去考虑、不想去明白。

无论是质问还是答案，我希望这二者能一起埋在黑暗中。

如果它们能在黑暗中消逝该多好。

可是、办不到。

就算移开视线、阖上双眼——说得极端一些，就算是自我了断，这里的『明朗之光』都会将我照亮。所以，我只能『坦率』地说出一切。

“——我喜欢妈妈！就有鬼了啊！！喜欢妈妈什么的，你觉得我可能是认真的吗！？你懂的吧，涡波大哥哥！你也看到了不是吗！？你能喜欢上那种人吗！？那种差劲透顶的渣滓，除了你以外这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个了啊！！”

在光的照耀下，我的真心毕露无遗。

里埃尔的助力让我来到了这个诺斯菲的光芒照耀的场所，而眼前又有与镜子几乎无异的涡波。诺斯菲的光夹在涡波与拉古涅这两面镜子之间不断反射，『明朗的光』于是一直照射到了心灵深处。

“妈妈可是个无药可救的人渣啊！用甜言蜜语欺

骗、利用天真的孩子！从自己的孩子身上夺走属于她的一切！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有利可图便据为己有！卑鄙下流还无耻！满嘴谎言骗得他人期待，结果却要将他人弃若敝履！！”

我呐喊着，向涡波询问当初没能同妈妈问出口的话：

“反正一切都是谎言了！反正都要一个人消失不见了！反正要抛下我不顾了！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要跟我说那些话呢！？你说啊，涡波大哥哥！！”

眼前的涡波听罢，面容扭曲。

无论是相貌还是生存方式都与妈妈相似的他想必心里有数吧。

而既然他不能当场给我答案——就意味着是那么一回事了。那些话其实他们原本就没想过实现，也没有多作考虑，全都是逢场作戏罢了。

“我又如何喜欢得了呢！就算想要相信，我也办不到啊！当然了，我也无法去确认！因为你就是一切！若是问了，那我便一无所有了！我为何而生、为何而活，这些都将变得不明不白！所以我、绝对、问不出口啊！！——对吧，涡波大哥哥！！”

涡波肯定对我的心情感同身受吧。

轻轻颌首的他表情已扭曲得无法更扭曲。

这也是早就明白的了，我们两人是成对的镜子。

所有的质问和回答，都是彼此共通的。

自虐此刻俨然成为了一种攻击手段。

于是我继续攻击、攻击、不停地攻击涡波：

“我并不喜欢妈妈！——虽然是这样！但我还是要实现妈妈的愿望！只要妈妈希望，我可以做任何事！‘终于成为『第一』了呢’、‘真了不起’妈妈会回到身边这样夸奖我——就算知道那一天永远不会来！我也要永远以之为『目标』！！”

“拉古涅……为什么、为了一个并不喜欢的人、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

涡波声嘶如绞，如此询问自己。

我纵声长啸，给自己一个答案。

“不行吗!? 明明不喜欢，却为之拼命！明明不喜欢，却为之献上人生！明明不喜欢，却想要见她!! 这有什么不可以吗!? 这样活着有什么不好吗!? 大哥哥对你妹妹的感情不也是一样的吗!? ”

想要为自己不喜欢的人努力。

这话充满了矛盾。

显然是破绽百出的梦。

“是啊，一样啊……是一样的没错！所以现在我要问你!! ”

涡波承认了这个矛盾。

换言之，我也一样承认了它。

啊啊，太奇怪了。我（你）一直都好奇怪啊。浑身上下就没有一处不奇怪的地方。

“拉古涅！你看到我难道不觉得奇怪吗！？你不觉得我蹊跷可疑，令人反胃，必欲杀之而后快吗！？”

“那是当然的啊！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啊！就是因为我这么想，现在才会变成这样啊！从一年前见到你的时候开始……我就想着‘啊啊，这人好奇怪啊’！所以才会变成这样！！这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是你的错！！”

“别什么都赖在我身上！说到底，还不都是你自己奇怪的错！！”

真是一模一样。

我与涡波，彼此一致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而在那当中尤其一致的——

“我、我奇怪……？真敢说啊！！啊啊、气死人

了!! 果然啊，涡波大哥哥你气死人了啊!! ”

“这是我的台词，拉古涅！你不仅杀了我，而且从刚才开始就在那儿大放厥词!! ”

我（涡波）讨厌自己，敌人（拉古涅）也讨厌自己。

两面镜子相向而立，在『明朗的光』持续不断的反射中，我再次明确了这一点。

“啊啊，不会错了！涡波大哥哥才是我的敌人！是我『第一』的敌人！如果不能杀了你，那我哪儿都去不了!! ”

如果能打倒面前的我（涡波），那就等于是打败了我最讨厌的自己。

一直以来，我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和谁战斗，可现在，我觉得我终于得到一个明确的敌人了——这让我无比欢喜。

“不管要我说多少次，我都要以『第一』为目标！

我要永远实现那天和妈妈许下的约定！就算它没有任何价值！就算这场战斗没有任何意义也一样——！”

只是在欢喜的同时，我也感到无比的空虚。

因为我对此间的种种龃龉了然于心，也深知自己矛盾重重。

即使如此，我（拉古涅）也要和我（拉古涅）战斗。

“——已经够了吧！认真和我战斗啊！！涡波！！”

当然了，这场战斗不·可·能·有·什·么·意·义。

可是，这才是我啊。

这个『自相矛盾的我』才是我该有的样子，是唯一能让我昂首挺胸的我。

“拉古涅……！！”

涡波分毫不差地领会了我的意图，出口的只有三个字、只有我的名字。

他一直在犹豫。

虽然我也是这样，但在扭曲到极点的面容之上再加以迷茫，那种表情真的丑陋不堪。

至此为止，涡波始终在手下留情。

缠绕于他周身的庞大魔力并没有被全部转化为魔法。尽管手中握着『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可却没有将它的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就和我一样，他的目光时不时会看向我之外的什么。

想必是诺斯菲的叮嘱在牵绊他吧。

诺斯菲一定曾拜托涡波帮我一把，而好出风头的涡波肯定无法拒绝她的请求。

他想要作为父亲实现与诺斯菲『交流』时她留下的嘱托。

“涡波大哥哥.....!!”

无奈之下，我也喊出了他的名字，告诉他那都是多余的关心。

『交流』并没有意义。

就算要高高在上地历数我的过错，我也早有自知之明，不过只会报以哂笑罢了。

如果涡波敢跟来安慰、勉励我的话，我一定给他砍个稀巴烂。

就算涡波有意耍帅，我也没有心思奉陪。

想要扮好人的话，麻烦去找别的女人。

我的人生已是山穷水尽。

和涡波一样，都已经被将死了。

涡波应该也明白的。

最后留给我们的，只有一件事。

能够为『理的盗窃者』的战斗打上休止符的，从来都是本心的碰撞。

——涡波连续三次颌首，承认道：

“a 啊、啊 a、啊啊!! 我会动真格地杀了你! 不过相应的，你也必须如此! 拉古涅·卡伊库欧拉也要使出全力!!”

不需要多说我们就都知道，这是一份誓约。

回顾至今以来彼此的每一次交手——『在迷宫二十层的第一次决斗』『弗茨亚茨大圣堂前的阻击战』『一之月联盟国综合骑士团舞会、北区第三场比赛』『弗茨亚茨城四十五层的暗杀』——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我在这四次战斗中都没有使出全力。

但在这『明朗的光之世界』当中绝没有任何拘束可言。

这第五次交手将会决定一切，我当抛下一切后顾之忧，全力以赴。

“用不着你说! 我绝不会离开此地半步! 纵身跃

下之举永远不会再有！这里正是我希冀已久的场所！既然不会有下一次，那我就不必有任何保留！！就让你好好见识一下我『魔力物质化』的极致！！”

我也好涡波也好，这一下都感到轻松不少。

说实话，『交流』这种过于正确的手段实在让人心急。

不必拘泥于正确行事，用错误的方式对付面前的敌人也无妨，这令我和涡波大感畅快。

于是乎，我们同时架开对方的剑，拉开距离，为接下来的大魔法做准备。

“好啊，我也让你见识见识！这究极的次元魔法！——次元魔法《次元决战演算『先谭』》！！”

来了，是那个『未来视』。

只要听到那一串又臭又长的魔法名，就能知道涡波是认真的。

别小瞧人，我的魔法可不会输给『未来预知』——！

“『旋转吧梦之群星！』『以璀璨光辉、斩裂现实』！

——星魔法『幻转大天体（Celestial・Garden）』！！”

我也为自己的杀手锏起了一个很长的名字，不仅如此，甚至还大声喊出了一段即兴的诗文。

或许是拜其所赐——不，其实应该是诺斯菲的光帮助了我——总之我就是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首先，此前费尽心力也始终难以驾驭的星之魔力被彻底纳入了我的支配之下，从而在塔顶铺设了星属性的结界。

虽是星魔法，但并非『Gravity』那种引他者下沉的类型。

基点是我。

将塔顶的一切拉向我身边。

满盈的光、流动的血液、飘荡的空气、迸发的魔力、涡波的身体，一切的一切。

而这些还不过是事前准备。

这个魔法的杀机在于『魔力物质化』铸就的剑刃。数量过千的剑刃触目皆是。

在塔顶已无任何藏身之处的情况下，我以『赫尔米娜的心脏』号令所有的剑刃。

以我为中心旋转吧。

旋转吧、旋转吧旋转吧。

旋转旋转再旋转、击毙我眼前这个男人——！！

命令相当粗略，灌注于其中的只有杀意罢了。

但我很清楚，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既然对手捏着『感应』和『未来预知』这两张牌，那有明确的目的反而会降低命中率。

“不过这种程度而已！！你以为我躲不过吗！！”

涡波吼道，随后冲上了前。

他在数以千计的剑林中穿梭自如，一意要将我拖入自己擅长的白刃战中。

只要成功回避的可能性存在，哪怕那几率只有1%，涡波就能轻而易举地化该种未来为现实。换言之，有多少把剑存在并不重要，关键是空隙的有无，只要有一点破绽，对涡波来说就是绝对能够规避的雕虫小技。

这些我都知道，所以我的攻击并没有给他留下可钻的空隙。

在剑林的夹缝里穿梭的途中，涡波的膝盖突然被切断了。

“是啊，当然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躲得开吗！？真正的杀器是连在剑刃之间的线！谁说魔力只能炼就为剑刃了！？哈哈！我走的可不是诺文那样的正道，以线罗织的暗杀也不在话下！！”
回旋的剑刃充其量只是用以搭载这些线的工具。

如此一来，但凡有人踏入这以剑铸就的天球仪（领域）之内，那么无论怎样挣扎都只有死一个下场。

一如这不可忤逆的命运，一条腿被斩断的涡波就此倒地，而后被剑斩杀。

——这一幕迟迟不现。

“什!?”

本应被斩断的膝盖如鬼火一般摇曳，而此刻理应跪倒在地上的涡波则仿佛无事发生般行动自如。

“——是啊。当然会知道了。毕竟我们都『亲和』过一次了。早就是心知肚明的。”

我起初以为他是用次元魔法错开了线的伤害，但膝上散发的光芒否定了这个猜测。

“光？用魔法消去了实体吗……？那就从意识外发动斩击，让你无暇变换!!”

我当即利用自身魔力的『镜』之性质，消去了剑

和线的踪影。

这样我布下的上千把剑和上千条线岂止是看不到，甚至无法被认知。

在这天罗地网之间，涡波的腹部和惯用手皆不得幸免，接连被线割裂。

更有甚者，好几把剑趁涡波无暇回避之际贯穿了他的两肺。

——可是涡波还没有止步。

他身上所有的伤口都散发着光芒，不消数瞬便恢复如初。

“咕——！还没完呢！这样如何 a 啊啊啊啊——！！”

逼不得已，我终于发动了星魔法『幻转大天体』的真髓。

改变结界的基点，将引力的源头由我转换为敌人的身体。

作为其结果，高速回旋于四周的剑刃尽数袭向了涡波。

理所当然的，这一招避无可避。

我凝神注视着在千把剑刃层层围绕下变得卖相古怪的涡波。

如果他要消去实体，那我就用『反转』将他变回来即可。在星魔法已完全驯服的现在，我可以将『反转』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理论上来说，涡波已经被将死了。

在这个魔法的攻击下，他除了死亡之外再没有别的结局。

如此确信的我在仔细检查过涡波的身体并无任何变换之后，解除了『魔力物质化』。

于是乎，在上千把剑刃消失之后——出现了浑身上下有八成部位在散发光芒的涡波。

剑刃方才确实刺入了体内。

毫无疑问，他已经死了不知几次了。

可明明死了，涡波仍能前进——！！

“这、这样都……！？这、这根本就不是变成了光或是次元错位的问题，你根本就没在躲吧！涡波大哥哥！”

“……我已经死不掉了。诺斯菲作为『代替』背负了我的死亡。只要没有她的许可，我就不可能死。”

回答我的质问时，涡波语气不甘。

这不是他想要的力量。

可即便并非所愿，力量也是力量。

——这样的话，死角这一概念便与涡波无缘了。

既然死亡已被诺斯菲『代替』承担，那么就算是利用他唯一的弱点——出奇计一击取其性命、也还是杀不了他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非常棘手，那就是诺斯菲的回

复魔法，这个看起来是随时随地都在生效。想一点点累积伤害削弱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的伤都会在须臾之间恢复如初。

即便能用什么办法阻绝回复魔法——估计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因为到那时候，诺斯菲的魔石下意识间必会毫不犹豫地『代替』承担涡波受到的一切伤害。

以通常手段已不可能置涡波于死地。

意识到这些，我不禁苦笑了几声。

一直令我半信半疑的东西现在作为事实呈现在了眼前。

这实在是太精彩了，以至于令我欢喜得不能自己。

“哈、哈哈.....哈哈!! 这就是『元老院』想要的『不老不死』吗！服了，真是要笑死我了！哈哈哈哈哈！这也太犯规了吧！——不过，这样

正好！这样我就可以永远挑战下去了——！！”

我一面如此呐喊，一面在心中向诺斯菲道谢。

接着我用『魔力物质化』制造出更多的剑刃，准备投入下一阶段的攻击。

不管打多久，涡波都不会死。

无论怎样，战斗都不会结束。

这样正合我意。

可是要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便是与死不了的敌人战斗没・有・任・何・意・义了吧。

可是人生漫长，没有意义的事绝不少有。

就我的人生而言，有十成都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这不过是一如既往罢了，我照样能笑着投入战斗。

“哈哈！啊啊，太好了！好亮、好亮、好亮啊！！
无论远近，不管何处，都好亮啊啊啊啊啊——！！
”

每说出一声好亮，我都会在心中默念一次诺斯菲的名字。

啊啊，诺斯菲。

诺斯菲、诺斯菲、诺斯菲！

拜你所赐，世界才会如此明朗。

所以就算没有意义，也没什么好怕的！

“诺斯菲……！好美……！！”

真不愧是『光之理的盗窃者』，若论及亮度，那么此时的『顶点』可谓当世绝无仅有。原本就堪称天下第一的这片『宝空』，如今的璀璨夺目竟更上了一层。

空中漂浮着无数盈满光之魔力的泡沫，每有一个泡沫破碎，便有媲美太阳的光源自其中洒落。它们在满是鲜血的浅滩和流云的反射下，仿佛是用光编织而成的绸缎。目力所及之处遍布光粒，让人觉得诺斯菲就在身旁。

而现在——在这光之『顶点』，又添上了我的魔力。

是之前解除的剑刃的余韵。

其属性为『星』，性质是『镜』。

不同于诺斯菲的魔力，它的形状更接近于平板。

结晶般平坦的魔力与泡沫一同在空中飘舞。

为她的光芒所照耀，反射她的颜色，渐渐地为她所浸染。

不需要我作出指示，星之魔力便成就了我想要的效果。

那是利用反射、曲折和迂回完成对光的捕获。

为了避免诺斯菲的光流出『顶点』之外，我的魔力组成了曲面阻塞了光的去路。就像是用镜子构建出球状的百面体，给『顶点』罩上了一座穹顶。只一瞬间，那充满了开放感的『顶点』竟因我而封闭。

可也正因此，亮度本就超乎极限的『顶点』又拥有了更强的亮度。

我和涡波就在这样的地方交战。

涡波手持『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我驾驭着无数『魔力物质化』生成的剑刃，彼此的剑闪都熠熠生辉。涡波施展着次元、光、地属性的魔法，我则施展星、木、风属性的魔法。

于其间迸溅的魔力粒子有如色彩纷繁的群星。

在镜状魔力的反射下，一道魔法仿佛分裂为了上千道。

也就是说，如太阳般闪耀的光每有一束，在这里便会增至千束。当地平线映入眼帘之际，看到的是上千条地平线向上千个方向延展。流云也一样，飘向了东西南北尚不足以形容的千余个方位。就像置身于万花筒一般——恰逢此时，一份令人怀念的记忆浮上了脑海。

是一年前在迷宫联合国的瓦尔法拉船上举办的『舞斗大会』。

彼时我坐在决赛的观众席上观战，心头雀跃不已。

我想起了诺文最后的战斗。

那时的他也是在这般明亮、美丽的场所战斗。

就和现在的我一样，用剑搏杀。

我始终忘不了他当时的表情。

忘不了他那欣喜、满足、帅气的侧颜。

毋庸置疑的是，『舞斗大会』的决战就是他的『顶点』。

他在那里得到了人生『第一』的价值，知晓了人活于世的意义。虽然诺文寻到了自己战斗的理由——

——可我却恰恰相反。

我与所有『理的盗窃者』都是截然相反。

明明做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事，可我却逐渐失去自己活着的意义。

我曾以为是报偿的，如今都不再是报偿了。

明明露出了和诺文一样的表情，可我心中的感情却另有不同。

啊啊，好空虚。

与涡波的战斗纵然令我欢喜，诺斯菲留下的光纵然美丽，可就是好空虚。

这场战斗无疑是世界第一的激战，此处景色无疑是世界第一的美景，可对我来说却没有意义。

那当然会让我感到空虚了。

自然而然的，一股吐意从笑颜的深处腾涌而上。

在令人如此惬意的天空下，感到糟糕透顶的我却大倒胃口。

身与心亦开始渐渐坏死。

可是我却并没有以『星之理的盗窃者』之身发生

『半死体化』。

这是当然的啊，因为我根本没有『魔人化』需要的内核。

直到最后，我都是披着一层外壳在前进。

“哈哈——！呜、u 呜、咳哈咳哈、呕呕——！
呜 u、u 呜啊啊啊啊啊啊、a 啊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我边吐边笑，笑得停不下来。

因为这就是我人生的答案啊，我又能如何呢。我也只能笑了啊。

是诺斯菲给了我答案，这就是我人生的第三节。如果不笑，那我也好诺斯菲也好，此前的一切不是就都白费了吗！！

“啊啊，我明白啊！这就是我的『顶点』！这永远都无法成为『第一』的场所，就是我的『顶点』！我一直、都在为来到这种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

地方而努力……！我就为了这种地方而迷茫、拼命、痛苦……！哈哈、真是蠢透了！！”

若是现在，我觉得就能说出自己真正的『魔・法』的第三节了。

倒不如说，如果没有它的力量，那我再没有任何可以与涡波的『不老不死』相抗衡的手段了。

可是在与涡波大哥哥分秒必争的激战中，我根本无暇将它付诸言语。

必须想办法拉开距离，为构筑魔法争取时间。我刚这么想，涡波便中断了剑斗。

“——拉古涅！！怎么了！？你不是要杀我吗！？我可还安然无恙呢！！”

“哈、哈啊！？你这家伙！！明明就是靠诺斯菲的力量才撑到现在的！你这卑鄙小人！！”

我知道他这番话是为了激励我而刻意为之，但现在的我不但无暇利用，甚至不能淡然处之。

结果对方也一样，一场意料之外的口舌之争就此展开。

“这不是卑鄙！现在诺斯菲就是我，我就是诺斯菲！我们两人是一心同体！！”

“你看，又是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辞！说到底不就是在压榨自己的女儿吗！？你这人就是这种地方最不要脸啊！！”

“闭、闭嘴！你不也是在利用艾德和缇缇的魔石吗！！”

“让他们借一点力量给我而已有什么不好！大家好像都挺喜欢我的……这只是出于善意稍微借用一点魔力罢了！”

“是你骗了他们才对吧！这种行为根本就是欺诈好吗！你这心机婊！”

不过话说回来，距离倒是拉开了不少。

接下来只要将『咏唱』的内容说出口就够了——

“你说我心机婊！？可恶的涡波大哥哥，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最讨厌你这种地方了！”

“我才讨厌你呢！别忘了我可被你杀过一次啊！！”

“不过就是被杀了而已，在那里叽叽歪歪！一点也不像个男人！那都是你自作自受！反正就算我不动手，迟早也会有别人杀了你！！”

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对彼此的挑衅成为了自虐、成为了『代价』——

“ “『我讨厌你的装腔作势』！『讨厌你的八面玲珑』！！ ” ”

在添补『咏唱』的过程中，彼此的表情都不再有任何虚饰。

说来依旧是自相矛盾的，不过尽管我们嘴上说讨厌，实际上却没有产生厌恶感。

“ “『我讨厌连踏出一步的勇气都没有的你』！『讨

厌你那不愿直面失败的窝囊相』”！！”

这些都是面前的男/女人让自己注意到的。

所以，在弹劾与厌恶的措辞之下，暗含着感谢与好意。

在最后，涡波催促道：

“来啊，拉古涅！趁现在使出你真正的『魔法』！！”

当然了！用不着你说！

我这就用——！！

“——『我为逐幻之幻』——”

我将不持剑的那只手抵在胸前，垂首低喃。

这一段话是我人生的写照。

与此相对，涡波则——

“——『我于此弃旗』——”

他故意以诠释诺斯菲人生的一段话来回应。

在对战诺文的时候，他就做过这种事。

以涡波的性质而言，使用他人真正的『魔法』是可能的。作为与他性质相同的人，我比谁都清楚这一点。

来了。

接下来，诺斯菲真正的『魔法』与我真正的『魔法』将会发生碰撞。

我们的生命、人生的价值将会互相比较。

一如我和她的约定，用天秤衡量彼此的时刻到了。

换言之，这将是我最后闪耀的瞬间——

“——『甚而无法存在于世界（你）之中』——”

“——『世界（你）的祝福已然无关紧要』——”

沐浴着前所未有的光芒，如今我也熠熠生辉。

黑暗这一概念已从我身上消除。

取而代之的是漂浮感。

被我垂下的目光捕捉到的——是一片深不见底的

湖泊。

因为亮度太强，脚边的地面反而变得通透。

血液荡漾的浅滩泛起粼粼波光，仿佛置身于清澈无垠的海面。

——在·本·不·该·映·照·出·任·何·事·物·的·湖·面·上，映·出·了·我。

那看上去就像是领受了一道格外广大的光、领受了诺斯菲的光而闪耀的『月』。

据此足以确信，诺斯菲如今正襄助于我。

她的光沁透了我的血肉，疏通了我的魔力，启动了术式，为我的魔法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帮助。正因如此，后续的第三节——才能如此顺畅地出口。

“——『我为不可掬掬之湖上月』——！”

我是幻影之月。

映于镜中的梦。

“——魔·法『逆映湖月梦之咒（Inverted·La-

guneQualia)』!! ”

我令反射光盈满了整个战场。

这个魔法的效果极其单纯。

就是『反转』的极致。

被反射光照射到的事象将无一例外地遭到『反转』。

不过我现在的目标当然只有一个。

那就是敌人的『不老不死』。

将生的概念『反转』为死，这是我唯一的目的。

星之魔力熠熠生辉，其正所谓是必予人以死的即死魔法。

此为我极尽杀戮的人生的答案。

这究极的即死魔法绝对无法回避。

因为它的影响范围是我的魔力所能触及的一切。

就连作为发生源的镜子本身、我自己也概莫能外。

面对这充满矛盾、兼具他杀与自杀的同归魔法，
涡波他——

“诺斯菲！把你的力量借给我！——『我已决心
为自己的诞生献以祝福』!!”

他唤出诺斯菲的名字，发挥了从她那里继承而来的
力量。

“——魔・法『代而亡逝之光（NoLife・Nosfy）』!!
”

光之魔力璀璨夺目，其正所谓是必予人以生的不
死魔法。

此为她极力助人的人生的答案。

这究极的苏生魔法也与我一样。

无差别、不可避的光充斥于四周。

结果，我们两人因『逆映湖月梦之咒』而不断死
去，同时又因『代而亡逝之光』而一直活着。

这并非互相抵消，而是彼此共鸣。

承受着互相矛盾的魔法效果，涡波执剑上前。

我也一样。

一直这样下去只会没完没了。

所以在两种魔法矛盾之际，一手持剑迈步上前。

在做一个了断之前，我们喊出了对方的名字。

“涡波——！！”

“拉古涅——！！”

在辨不清究竟是哪一方在呼唤哪一方的喊叫声里，剑斗再开。

此刻我已再无余力构筑其它的魔法。

所以身边并无『魔力物质化』生产的剑存在，只能凭借一把『赫尔米娜的心脏』战斗。

水晶之剑与染血之剑。

青与赤两种磷光交错于『顶点』之上。

又是让人联想到曾经那场决赛的一幕，可这场战斗也还是和之前一样、截然相反——

诺文与涡波仗剑对决之际，两人难分伯仲，但我
不一样。

我不仅『剑术』逊色于涡波，且魔力也与之相差
悬殊。

毕竟我光是维持『逆映湖月梦之咒』就已左支右
绌，可涡波却能将『代而亡逝之光』全盘委任于
诺斯菲。岂止是『Dimension・决战演算』，他甚
至有使用『未来预知』的余裕。

结果理所当然的，我未能化解涡波的一招突刺，
左肺就此被贯穿。

紧接着，持有『赫尔米娜的心脏』的右手被涡波
齐肩斩断。

即便如此我也不甘落败，却在上步的途中被涡波
刺穿右肺。

他的目的显然是心脏。恐怕下一招也一样——我
看出他的意图，在继之而来的刺击杀到之前攥住

了涡波的右手。

可就算用仅存的左手封住了涡波的右手腕，他还有左手是自由的。

他伸出缠绕紫色魔力的手——攥紧了我的心脏。

这一下正中要害。

不仅是心脏，连灵魂都被他攥在手中的我由此浑身一僵。

左手因此力度放缓，结果涡波看准这个时机一剑斩断了我的左臂。

失去双臂的我只得向后倒去。

魔力体力都已流失殆尽。虽然拜诺斯菲所赐还能活着，但除此之外都已经到极限了。

我倒在了弗茨亚茨城的塔顶、湖面般澄澈的地上，看向自己失去的双臂。这副模样就和不久前丧命的涡波如出一辙。所以，我只能——

“变成、这样的话……再怎么说、也挑战不下去

了啊……”

只能道出这个事实。

在追击中骑坐到我身上的前辈攥着我的心脏附议道：

“是啊，变成这样就回天乏术了。……都结束了。
”

“结束了吗……”

我承认道。

事已至此，我承认了一切。

啊啊，真是空虚。

到头来，我——

“哈哈。”

明明那样努力……明明双手染满了鲜血……

结果其价值却被我自己否定，归于虚无……

当然了，我在这之后的死亡也一样一文不值……

“哈哈哈哈哈。”

为其他『理的盗窃者』所拥有的『在一切的尽头迎接自己的事物』，于我而言并不存在。

我就仅仅只是确定了自己没有诞生的意义罢了。
就与『无物』没什么两样。

——这下场实在很适合我。

只不过，作为一道披着人皮的雾霭，我觉得自己算是把能做的都做了。

我以我该有的样子，凭借自己的意志抵达了自己决定的终点。

所以，这样就好。

这样就、好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好·才·怪。

是了。

虽然这样就好，但这样根本不好。

留给我的只有这个自相矛盾的答案。

这就是暴露于『明朗的光之世界』中的我的真心。
自己将自己『反转』来『反转』去的结果。
在我的世界的『顶点』。
在梦的尽头。
因『反转』过度而变得与矛盾本身几乎无异的我，
虽然没有意义，却也只能笑个不停。

346. 闭幕

——拉古涅的一切，亦已传达于我。

『矛盾』。

这便是我与拉古涅当中的雾霭的真面目。

结束了。

『Distance Mute』的攻击可以无视生死消灭对手。

虽然『星之理的盗窃者』拉古涅·卡伊库欧拉已无力回天，但我还是丝毫不敢大意地『注视』着失去了双臂的她。

【Sta■ster】

na■nk: 月 ■Lag■ 理的 ■lia

HP——/——MP■■■9/3■9 cl■ 字: 守 ■ 人

『表示』出现了乱码。

当初的帕林库洛也产生过这种现象，但不同的是，拉古涅的乱码始终不见有修复的迹象。

也只有我明白，这是『变换结果（Status）』跟不

上拉古涅的变化所致。

换言之，她超越了始祖涡波的力量。

更进一步来说，她超越了无时无刻不在对『表示』进行修正的世界的认识。

拉古涅曾说过，自己是一个虚像。

虽然想要以『人』之身成为『星之理的盗窃者』，可她恐怕既不觉得自己是『人』，也不认为自己真的成为了『星之理的盗窃者』吧。

可其实并非如此。

她是第一个在作为『人』的同时凭自己的力量成为『理的盗窃者』的存在。

正因为她的存在本身即是一种矛盾，所以状态才无法被『表示』，而世界要求她支付的代价也翻了一番。

——拉古涅·卡伊库欧拉是真·货。

然而真货本人现在却呈大字形躺在熠熠生辉的

湖上——准确来说应该是人字形，重重地叹着气。与此同时，她轻声低喃道“诺斯菲，谢谢你.....”。

拉古涅已经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

她以即便灵魂消灭也能坦然接受的表情道出了遗言：

“好了，涡波大哥哥.....你可要连着我的份一起努力哦.....我与诺斯菲，背负这二者的生命.....”

“嗯，我会的。”

获得胜利留存下来的人有义务背负另外两人的生命。

我无意否定这点。

拉古涅已经道过了遗言。

接下来只需要我抽出左手，一切就结束了。

可是我却感到了踌躇。

与拉古涅交战之际，诺斯菲的嘱托一直回响在耳畔。

她希望我能给拉古涅救赎。

对我此刻的纠结，拉古涅了然于心。

于是，她利用所剩不多的余命，聊起了不着边际的闲话。

“……哎呀，哈哈哈。话又说回来，我们两个人真是有缘啊。先是在迷宫决斗，后来又在『舞斗大会』上一起观赏戏剧……还一起乘船，成为了同伴……最后在大圣都一起约会、厮杀……所有这些、想不到还挺有趣的哦？”

方才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一扫而空，拉古涅变回了几天前的开朗模样。

就在这种亲昵的态度下，她向我告白道：

“涡波大哥哥，虽然我讨厌你，但我最喜欢你了……”

这是一句自相矛盾的话。

可不知怎么，我从中感觉不到任何龃龉。

“虽然这内在的雾霭讨厌你，但表演的外壳却喜欢你……无论哪一方都是我，无论哪一方都是真实的……仅此而已……”

拉古涅根本无意解决自身的矛盾。

我和拉古涅的关系告诉我……现在的她认同了一切。

包括没有任何意义的自己在内、一切。

所以，她才会是真·货吧。

“哈哈。真是的，我们两个实在是轻率、可疑啊。……可即便如此，里埃尔大人也还是称赞了我。里埃尔大人、你认识吧？他为我送行了。所以——”

她在顾及我的感受。

现在的拉古涅是我『理想』中的拉古涅。

可是我摇了摇头，告诉她没有必要搬出这种演技。

“够了，拉古涅。你不必担心我.....拜你所赐，我已经很清楚了.....”

“嗯~？哈哈。哎呀，你这话听起来不太可信啊。我呢，一点儿也想象不出大哥哥战胜你妹妹的样子。”

拉古涅对等待在这之后的战斗的结果进行了预测，并向我直言。

为了加以否定，我着力强调自己的成长与变化。

“就算是这样，也没关系。多亏你杀了我，我已经察觉了不少问题.....而必要的东西，『理的盗窃者』们已经都教给我了。特别是帕林库洛那家伙，自己就是自己这个道理，他已让我铭记在心.....现在的我一定是可以的。——没错，我跟你保证。”

“嘿诶～。……真不愧是帕林库洛。我还寻思他抢先一步下手是做什么，原来还是把该做的做好了啊。那可是不错的预习哦。”

拉古涅将我全心全意的保证一带而过，着重强调了自己曾经那位同僚的名字。由此可见她对我的信任何其薄弱，虽令人伤感，却也是理所当然。

“是啊。预习吗……果然啊，那家伙当时的话，都是给我的预习吗……”

“是的哦。毕竟那个人很擅长为将来的事情布局嘛～。”

这兴之所至的闲话似乎可以说上很久，但拉古涅却不容于此。

“……你还是快些过去为好，大哥哥。已经被我拖住很久了吧。下面的情况显然不对劲……去帮帮法芙纳吧，快一点……”

说罢，拉古涅看向了自己怀中的『经书』。

看她的意思，这算是给我的饯别礼。

但这种态度反而愈加令我迟疑。

从刚才开始，拉古涅一直在给我忠告。她用尽自己余下的时间，想要尽可能地为我提供助力。

“——因为大哥哥好好遵守了约定啊。”

拉古涅察觉到了我的想法，不等我问及便给出了回答。

说完这句话，她便将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了。

我用了些时间才想起她口中的“约定”是什么。在拉古涅将我杀死的前夜，我曾向她保证，保证我会救她。

虽然只是诺斯菲的顺带，但确实有过这么一个约定。

可是我并没能实现这个约定。

给拉古涅带来光明的人并不是我，而她到现在也还是没有得到诞生的意义。

一言以蔽之，此时的拉古涅与彼时并无二致。

她根本没有得到救赎。

将目光从我身上移走的拉古涅十分不甘地仰望着天空。

她眼都不眨一下，只是落下两行泪水。

“我一直都知道，其实并没有什么『第一』……可是妈妈既然说有，我就想要相信……我想要相信妈妈……”

拉古涅想要相信，却没能相信。

到头来，她没能打倒自己心中『第一』的敌人，也什么都没有得到。

没能讲给诺斯菲听的话就此脱口而出。

“可是，拉古涅……对我来说，你无疑是排号『第一』的敌人。……毕竟我在你手上死过一次。你是我最糟糕的敌人……”

这与我讲给诺斯菲的话截然相反。

“我既不想再和你交手，也不想再与你相见……所以，我要给你个了结。”

听罢，拉古涅重复道：

“我是你心目中『第一』的敌人。不想再见。所以要杀了我……这样吗。”

“没错。”

“哈哈。”

拉古涅哂笑几声，摇了摇头。

我极力试图为拉古涅的人生赋予一些意义，但却被她笑着否定了。

拉古涅不停地摇头，仿佛在说我・们不需要那种东西。

——是了，我们。

总有一天，我也会像拉古涅这样摇头否定一切。

拉古涅此举就是要我做好这个觉悟。

摇过头之后，拉古涅眯细了双眼，似是感到目眩

般望着天空自言自语。

她眼中已经没有了我的存在。

不对，可能是因失血导致了视觉机能的瘫痪。临死之际，世界会突然变得漆黑一片，这是我切身的体会。搞不好，拉古涅现在就连听觉都——

“——……嗯。……我没有、相信过哦。其实妈妈讨厌我、我都知道的。也知道妈妈希望我死掉。因为、妈妈不是什么好人嘛。喜欢女儿这种话，听着就有古怪。根本就信不过啊……”

她将话语掷向了自己的母亲。

其间，拉古涅道出了自己的答案。

“……可是，我就是喜欢那样的妈妈。虽然讨厌透顶，但最喜欢了。”

在来到『顶点』之前，拉古涅许多重要的事物都因『代价』而遭到了『反转』。即便是现在，『反转』恐怕也还在继续。只要看到她那濒临崩坏的

『Status』便是一目了然。拉古涅所处的状态无疑比死还要可怕——可她的声音却十分坚定，丝毫不负于『代价』。

“尽管我什么都未能相信，但还是想要相信自己这份感情。唯有这份感情不是演技。并非因为我是妈妈的女儿才喜欢妈妈，而是因为我是我，所以我喜欢妈妈。——『最讨厌（喜欢）了』。”

正因为是我才明白，这声『最喜欢了』究竟有怎样的意义。

拉古涅她、终于。

唯有由衷地承认了自己讨厌妈妈的如今，她才终于能由衷地说出自己喜欢妈妈。

如此一来，无论被怎样『反转』，这都是永远不变的。

“我既不要爱也不要生命。也不希求活下去之类的话语。……仅仅只是，希望妈妈能在那里罢了。

”

与此同时，拉古涅也承认了自己并没有妈妈。

到头来，她至死也不曾言及『妈妈』与『拉古涅·卡伊库欧拉』有无血缘上的联系。

而对那种联系，她也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们都一样，将之归为了无物。

即使如此，拉古涅还是说她喜欢妈妈。

她望着虚空，继续作答。

“世界无论何时都如此眩目、如此昏暗……虽然总是不知道我身在何处……可都是有妈妈的话，我才觉得自己能走下去……因为、这样……——

”

即便这样一点也不好，可这样就好，这样说着，拉古涅阖上了双眼。

“啊啊，我没能、成为第一——可是——、这里是世界上第一、高的……明亮的——地方——……”

以此为结，拉古涅失血而死。

通过『Distance Mute』确认了拉古涅的死亡后，
我未作道别便取出了她的魔石。

就和其他『理的盗窃者』一样，拉古涅的身体化作了粒子消散而去。

最后留下的只有她身上的衣物和『赫尔米娜的心脏』，以及『经书』和『理的盗窃者』们的魔石。
我将拉古涅的魔石与『经书』存入『持有物品』当中，戴上镶有魔石的项链，利用她制作的腰带别起『阿雷亚斯家的宝剑』与『赫尔米娜的心脏』。

我夺走了拉古涅的一切，随后站起了身

“诺斯菲.....拉古涅.....”

一下子失去了两・名家人，我因而痛心不已。

与此同时，『顶点』的对决迎来了结局。

拉古涅留下的镜之魔力纷纷破碎，封堵光芒的障

壁自此不复存在。

紧接着一道强光炸裂，整个塔顶的魔力尽数逃向了外侧的世界。

随着镜状的『魔力之雪』洋洋洒洒，塔顶就像关上了开关般重归暗夜——结果并没有这样。

此时此刻，正赶上橙黄色的朝阳自遥远的地平线彼端升起。

在镜状的『魔力之雪』反射下，如合奏般纷繁多彩的晨曦迅速在视野中拓展开来。

一场漫长的战斗过后，大圣都送别了夜晚，又一次迎来了朝阳。

——这当中的意义，『未来视』早已令我知晓。

在因镜状的『魔力之雪』而更显光辉熠熠的朝霞照耀下，我没有放松警惕，反而严阵以待。

随时可以拔剑迎击自不必说，『次元魔法』也是时刻准备着。

与『理的盗窃者』的战斗还没有结束，我以此为前提，令大脑全速运转。

过程中，镜状的『魔力之雪』尽数落地。

而后从天上降下了另一种雪。

那是白而冷的、触之即化的雪。

并非魔力所成，而是物质性的自然现象。

大气中的水分遇冷凝结而成的结晶、纷纷扬扬地落了下来。

“真正的雪.....在这边还是第一次看到啊.....自从离开了那边，好像就没有再看过了.....”

看到并非因魔法而产生的纯天然的雪，这是我在异世界的首次。

我摊开手掌，接下了其中一片雪花，观赏它因体温而融化的过程。

一份令人怀念的记忆由此复苏。

那是我在原来的世界中的生活。

失去了双亲的相川兄妹后来搬出了父母拥有的那间高级公寓。

离开了那间白色的房屋之后，我们来到了一个雪花飘洒的城镇。不同于此前居住的温暖的都心，那里一年四季的低温令我印象深刻。

稍微外出一会儿，就会冻得浑身发僵。

所以我们一直是手牵手一起走。

我曾相信若是两个人在一起，那就算是在这个降雪不断的小镇里，也不会感到一丝寒意。

——于我而言，雪就是妹妹、『相川阳渥』的象征。

我攥紧在掌心融化的雪花，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妹妹的感情。

阳渥是重要的家人。

是我最重要的、作为家人深爱着的、比我的生命还要珍贵的人。

帮助她是我的义务，令她幸福是我的使命。

所以，我之前才会以迷宫的『最深部』为目标。

我相信只要抵达了『最深部』，就能与妹妹重逢。

我们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又能一起生活。

就像曾经那样，我们两人一起、幸福和睦——

“哈哈……会是这样就怪了啊，对吧，拉古涅……”

不禁苦笑。

我立刻舍弃了『妹妹的理想』这一外壳，开始确认藏在外壳之下的雾霭。

多亏了拉古涅这位先驱，整个过程极其顺遂。毕竟我已经死过一次，如今又重获新生——所以很多地方都得到了修正。

我就与拉古涅一样。

这在昨夜的『亲和』中已经得到了确证。

拉古涅似乎是有些误会了，其实我那么做并不光

是为了帮她，也是为了自己。

利用『亲和』重新审视过后，我首先明白了一点——就像拉古涅并非『星之理的盗窃者』那样，我也不是『次元之理的盗窃者』。不过是利用了魔力的镜之性质，欺骗了这个世界罢了。

当然了，既然拉古涅·卡伊库欧拉是一场梦，那么相川涡波也是一样。

以我而言，那场梦便是——

——『我是相川涡波。所以，我绝对要守护妹妹。』
这是幻象。

通过拉古涅，我看到了我所不知道的妹妹的另一面。

她用冰冷刺骨的目光和魔力，将拉古涅从身旁逐走了。

接下来，我必须一个一个地将自己身上的矛盾检查清楚。

我摊开了攥紧的拳头，向前走去。

为了走下塔顶，与目标人物相见——

可·她·却·先·我·一·步·现·了·身。

——明明楼下围绕『理的盗窃者』爆发了一场激战，可她不断毫发未损，甚至优雅地走过阶梯来到了这里。

没错，只有一个人。

在弗茨亚茨城的战斗结束之后，抵达『顶点』的只有唯一一人。

她的身姿、她的面容、她的眼瞳，我绝不可能认错。

衣着还是老样子，是来到异世界之后换的新装。与我别无二致的一头黑发垂至腰际，每逢迈步都会在雪与风的交织下袅袅逸动。眼眸也一样黑得深邃，肌肤却成对照的白得病态。下弯的眼梢和嘴角表现出一种柔和善良的品性。举手投足的稳

重端庄总让人将她与大和抚子联想到一处。她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

来者正是我的妹妹、相川阳渥。

“——呼。稍微有些冷啊。”

阳渥呼出一口白气，搓着双手取暖。

明明是不知阔别多少年的重逢，可阳渥表现得却如此平常，仿佛只隔了一夜。

“啊。哥哥，早上好。”

阳渥微微一笑，向我开朗地道了声早。

作为哥哥，我很清楚她这句话并非讽刺，没有任何他意。

一如往常。

还是那个我认识的阳渥。

所以我也一如既往地回应道：

“嗯，早上好。阳渥。”

在我们彼此问完早的那一刻，就像在从旁探听我

们的对话一样，朝阳终于展露了全貌。

霞光从阳潼身后照了过来。

虽然因光的照射而感到了目眩，但我没有移开目光，继续道：

“不过……那个，该怎么说好呢……”

“这也难怪。要说的确实太多了点，让人有些困扰啊。”

因为重逢来的早了些，我还没有完全理清思绪，所以不怎么好开口。

想必是因为方才那番激战的影响吧。落差就像是令我大脑里的一根螺丝发生了松动。

但我一想到与拉古涅等人的战斗，便冷静地开口道：

“算了，也没必要着急……我们慢慢聊吧。首先是『交流』。从这里开始似乎才是我该有的样子……”

“……唉。聊聊、吗。确实，这正是哥哥该有的样子。连同你那无谓的装腔作势在内。”

我立马就明白，阳潼这句话里是暗含了讽刺和他意的。

我一边对她的毒舌感到怀念，一边答道：

“喜欢耍帅真是抱歉了。可是，这才是我啊。”

“是啊，正是如此。这才是哥哥。”

说的是同样的话，话中的意义却另有不同。

我说的充其量只是『表演用的外壳』，阳潼说的则是『兄长应有的姿态』。

这之间的齟齬，我要在一番比对之后给它撕碎。

“就照约定的那样，不能有任何隐瞒。”

“是啊，是有过这么一个约定呢。说是等战斗结束之后，将一切如实相告来着……跟满口谎言的哥哥不一样，我可是不说谎的哦。包括为什么我现在会醒过来，又为什么在这里。”

“我也不会说谎的。毕竟我已经不是千年前的一一不，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我了。”

如果还和那时一样的话，我就无颜面对消失的那些『理的盗窃者』了。

我不能白费了大家给我的教训。

想到这里，我攥紧了胸前的项链，向现在在这里的所有人起誓。

“所以，就让一切在这里结束吧。阳渢。”

看到我的样子——

“——啊・啊。”

阳渢露出了陶醉的表情。

我知道这意味着她的喜悦。

阳渢对我的成长感到喜不自胜。

想必是她终于得到盼望已久的东西了吧。

阳渢十分陶醉地看着我，赞赏道：

“哥哥，你的魔力……更重要的是，你的心变得

强大了啊。如此一来，我们就能站在对等的立场上对话了。就算我认真起来，哥·哥·也·不·会·再·逃·避、不·会·再·崩·溃、不·会·再·死·去·了。”

虽然阳潼最后说的话听着十分危险，可我能切实地感觉到那都不是玩笑。

在理解了一切的基础上，我向阳潼保证，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逃避、不会崩溃、不会死去。

“嗯。”

我点了点头。

阳潼见状面泛红潮，心中的喜悦又多了几分。接着，她瞥了身后的阶梯一眼，感叹道：

“呜呼。不仅如此，现如今！连同楼下在内，哥哥身怀的【理】已尽数终结！哥哥舍弃了弱小，得到了真正的强大……！这一切、都如『未来预知』所示！呜呼、呜呼、呜呼——！”

啊啊，楼下的『她』也已经不在了吗。

虽然我已料到会这样，但却没能亲眼见证那个瞬间。

话又说回来，如此兴奋的阳滝实在是少见。

若说上一次见到她如此兴奋的样子是何时，好像也就只有双亲不在之后，在医院与我和解那一次了吧。

现在，她向我展露了丝毫不逊色于彼时的笑容。

“啊啊。这一次，终于能与我『亲和』了呢。”
与充满热意的白色吐息一同而来的，是饱含好意的笑容。

这成为了我们的信号。

“那么，就让我们来一场只有我们两人的家庭会议吧。哥哥。”

“嗯，开始吧。阳滝。”

一个漫长的故事迎来结局的信号。

一对『异邦人』兄妹迷失于异界，并在那里编织的人生。

其中意义与理由的对答——就此开始（结束）。

『真相』本是我至死都不想知道的东西。

我不想了解、不想明白、不想认同。

然而我已无法再遁逃到黑暗之中。

在胸中这道『明朗的光』的引导下，我会一直前进。

向方才送别的『镜子般的自己』发誓，以我该有的样子迈步前进。

就算在最后等待我的，是与拉古涅相同的结局也无妨——

在弗茨亚茨城的塔顶。

兄妹两人，雪飘如絮。

沐浴着黎明的霞光，我们向彼此走近。

现在回想起来，到这一步虽然漫长，却也短暂。

自我在迷宫被召唤之后算起，为期数月。

若算上失去意识的时间，那便要再加上一千零一年。

兄妹终于不再离别，而得以重逢。

——是了，开始（结束）了。

两个词一同闪过了脑海。

真正（虚假）的漂泊记（故事）的一份，现在、就在这里，开始（结束）了。

虽然矛盾，却并不矛盾——我确有此感，也如此承认。